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六八冊目次

禮記集説一百六十卷統説一卷（二）（宋）衛湜撰
宋嘉熙四年新定郡齋刻本（卷三十四至四十　九十三至九十五　一百至一百六配清鈔本）……〇〇一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統說一卷（二）

（宋）衛湜撰

宋嘉熙四年新定郡齋刻本（卷三十四至四十　九十三至九十五　一百至一百六配清鈔本）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三

郊特牲第十一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郊特牲者以其記郊天用騂犢之義

嚴陵方氏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郊而郊以養牲爲先故此篇言禮以郊特牲爲首因名其篇焉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鄭氏曰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少爲貴也孕任子也易曰婦孕不育

孔氏曰自此至降尊以就卑文承禮器之下覆說以少爲貴之事郊謂於南郊祭感生之帝但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坐皆得特牲故鄭下註云養牲必養二又召誥公用牲于郊牛二是也社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功及於人人賴其功故以大牢報祭其牲則黝色也天子巡守至諸侯之國諸侯致膳於天子則用犢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則用大牢郊之特牲亦犢也經言社稷大牢以明郊用特牲言諸侯大牢以明天子用犢顯其貴誠之義也此以郊祭名篇案鄭氏謂天有六天丘郊各異指其清虛之體則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則有五以五配一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其義非也鄭以郊丘爲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爲宮至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上文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爲蒼璧蒼犢圜鍾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鍾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圜丘比郊則圜丘爲大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凡祭天其服皆大裘周禮司服文其尸服亦大裘故節服氏云裘冕送逆尸是也其樂除圜丘所用圜鍾爲宮之外皆奏黃鍾歌大呂大司樂云以祀天神鄭註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是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其玉圜丘用蒼璧夏正郊天用四圭有邸其五時迎氣東青圭南赤璋西白琥北玄璜中央亦用黃琮或用赤璋其牲幣各放其玉之色天色雖玄遠望則蒼故用蒼犢也其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菹醢之屬其祭天之處冬至則祭於圜丘圜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五時迎氣則在四郊其圜丘之祭初先燔柴及牲玉於丘訖次乃掃丘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燔柴及牲玉於壇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次則於壇下掃地而設正祭故禮器云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是也其所配之人虞夏殷周用人各異文具祭法周人則以嚳配之祭法禘嚳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是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是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也其社稷與神州樂用大蔟與應鍾故大司樂云乃奏大蔟歌應鍾以祭地祇其玉神州則用兩圭有邸其社稷玉當與神州同其服社稷則絺冕　皇氏曰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禖爲祈祭不入數其圜丘之祭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次又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爲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掃地而設正祭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其在先燔者亦蒼璧也次則薦血

腥祭天無祼故鄭註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然則祭天唯七獻也故鄭註周禮云大事于大廟備五齊三酒則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孰王酌盎齊以獻是為三獻也宗伯次酌醍齊以獻是為四獻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是為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醍齊以獻是為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為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同祭也

長樂劉氏曰鄭氏之說引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又引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皆正經也而謂天為有六則誤矣天地之道陰陽二氣而已冬至而陽長則陰消

於上而入于地中夏至而陰長則陽消於上而入于地中方其消長則二氣上下交合有敘而四時由之生焉故萬物資始於乾元者陽在地中也萬物資生於坤元者陽在地上也是以春生夏長秋實冬藏品彙於斯各正性命聖人受命于天資於萬物以養兆民不敢忘乎其所自也遂即圜丘以祀昊天上帝者報本也兆于四郊以祀五帝者迎時氣也報本所以神天之道必有宰而御之者故曰昊天上帝迎氣所以神天之時以其應候晷刻不差故曰五方帝六者無形也而萬物賴其生成之功無位也而聖人代其柄任之命雖欲神而報之莫知其神之所在也故望其昊昊然則圜丘報本之義生焉望其五方之色則兆于四郊之禮作焉亦猶宗廟一祖也而六饗行焉故天雖曰神地雖曰祇亦強名而神之者也何以知其然哉謹按大司樂之職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若夫地示則與四望也山川也各異其樂天神至尊一樂而已明其神之不二也又大裘而冕圜丘五兆不異此服示其同也聖人之意其在茲乎

山陰陸氏曰郊丘異祭六天之論起於鄭氏郊丘同祭一天之論起於王氏是其說不一久矣故予合而以理折焉蓋先王之制也天固有六而祭實無異斯不易之理也大宗伯之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寇之職曰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司服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曰四圭有邸以旅上帝其祀同曰祀天其祭同曰禋祀其服同用大裘其玉同用四圭有邸是則六天之證也然自其體而言之則曰天自其德而言之則曰帝其實一也故古者天與五帝通謂之天通謂之帝又通謂之上帝易曰雷出地奮豫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是六天同謂之上帝明矣周禮曰以冬日至

致天神又曰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周之始郊日以至則是同祭之證也特以其所在言之則謂之郊以其所祭言之則謂之丘其實一也或曰古之人以謂圜丘之祭玉用蒼璧牲用蒼犢樂用圜鍾而南郊之祭其玉四圭有邸其牲騂犢其樂黃鍾同祭信矣然牲玉各殊所用之樂亦各不同何也聖人之制祭有降神之牲又有祀神之牲有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有降神之樂又有祀神之樂夫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書曰植璧秉圭植璧者置之所以禮神也秉圭者執之所以祀神也黃鍾祀神之樂也故曰乃奏黃鍾以祀天神圜鍾降神之樂也故曰凡樂圜鍾為宮冬日至於圜丘奏之天神皆降又曰蒼璧禮天則蒼璧者禮天之玉也四圭有邸以祀天則四圭有邸者祀天之玉也郊特牲一曰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牲用

蒼犢所以祀神牛人所謂祭祀共其享牛是矣蓋祀神之牛謂
之享牛也牲用騂犢所以降神牛人所謂祭祀共求牛是矣蓋
降神之牛謂之求牛也牲玉雖異所用之樂雖各不同不害其
爲同祭也餘見祭法燔柴於泰壇解　又曰據此牲孕弗食也
祭帝弗用也祭天容或多少用牝犢也蓋今用犢甚少尚患難
得其殺時必令毋見始能割安不爾不復食草鳴喚至死乃已
傳所謂猶懷老牛舐犢之愛豈虛言哉經曰天地之牛角繭栗
今云牲孕弗用則天地之牛不皆用牡亦不皆繭栗其所謂繭
栗與牡正也公羊傳曰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
用騂剛羣公不毛羣公不毛雖曰少取亦用其騂有不能給由
是觀之雖周宗廟亦有通法存焉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
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宜如此

金華唐氏曰先王祀天之禮見於經傳其明而諸儒異說不肴
制始不明唯參考而公取之則坦然可舉大抵常禮歲九郊雩
明堂圜丘兆五帝於四郊也變禮有旅有類造有禱祠有柴望
有告有用牲稽經可歷考也夏正之月祈穀于上帝詩之噫嘻
郊特牲之迎長日春秋書郊左傳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于上
帝詩之噫嘻月令大雩帝春秋書大雩左傳龍見而雩是也季
秋大饗上帝五帝于明堂詩之我將月令大饗帝孝經宗祀文
王於明堂是也冬至日祀天於圜丘詩昊天有成命大司樂於
地上之圜丘奏之冬至之日登觀臺以書雲物禮器因吉土以
饗帝于郊是也兆五帝於四郊則小宗伯所掌月令迎氣是也
此則歲凡九祭皆祀天神鄭氏之說是矣然五帝與昊天同稱
帝不與昊天同稱天六天之說出於讖緯不攻自破矣王肅謂
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而已迎氣明堂皆祭人帝若此
則噫嘻祈穀我將天右孝經配上帝周禮禋祀五帝皆非祭天

可也肅之爲說又不通矣參而取之一天六帝歲有九祭常禮
之不可易者也若其變禮則大故有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
上帝禮器大旅具矣是也師役有類造肆師類造爲位泰誓類
于上帝是也旅陳類聚則合上帝而一祭焉者也大裁有禱祠
肆師禱祠于上下神祇雲漢上帝不臨春秋大雩書旱之類是
也巡守有柴望舜典至于岱宗柴詩時邁禮器升中于郊特牲
適四方先柴是也至於軍有肆類伐有告革命有柴作邑有用
牲亦事天之變禮也就陽故於國南郊因天故於圜丘至敬故
掃地燔柴故於泰壇此冬祀祈穀之所同也蒼璧牲幣放其色
樂以圜鍾爲宮所以禮之也四圭有邸牲用騂樂奏黃鍾所以
祀之也大圭素車大裘陶匏槀秸蒲越犧尊疏布冪樿杓大羹
用犢重誠質也鎮圭五路大常璪十有二旒被袞畫布冪彝或
明天道又以效其文焉夫事天之禮豈一而足哉先儒以圜丘
蒼璧爲冬祀南郊四圭爲春郊大裘無旒乘素車被袞爲魯禮
祭天無祼不用彝皆攷之未詳者也禮神之牲幣玉則燔之祀
神之牲玉則薦之降之而後禮禮之而後祀南言其方圜言其
形大裘而冕則被袞矣素車玉路乘之各有時亦兼文質而已
秬鬯以事上帝大旅陳奠彝則雖無祼酒設彝故酒正言五齊
三酒以實八尊而幂人疏畫亦通祭祀言之爲可攷矣大旅張
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昊天上帝亦
張設之爲可知矣大報天而主日故典瑞言搢大圭執鎮圭以
朝日掌次言朝日祀五帝則行於郊祀可知非實柴圭璧之祀
矣祀五帝沃尸盥則郊祀有尸矣然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則
尸乃配侑之尸歟魯之所用郊雩也其見於經傳則詳矣郊用
夏正魯於四月失禮也雩用龍見月令於仲春秦書也明堂兼
饗五人帝侑以五官主於宗祀故於室堂而禮文於郊祀詩有

牛羊似與用犢不合蓋配帝之大牢歟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則帝之牲與配牲容有不同矣郊配以稷明堂祀文王考之詩孝經明矣鄭以禘郊祖宗皆爲配天以禘其祖之所自出與后稷所配皆爲感生帝於經未有考也曰昊天上帝曰五帝則吾嘗聞之學者當信經讖緯不足惑也禮天地兆五帝器宜有七而六者兆於四郊則從四方之色而已古祭天之祀一歲已九又有變禮非王者所盡行則有攝位之禮矣禮莫重於祀祀莫重於天故卜日誓戒具脩皆致其嚴大饗不問卜者不徧問五帝云爾大宰言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非不卜也常祀多分有時乎合大饗是也變禮多合有時乎分巡狩柴望是也常禮則備變禮則略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類造禱祠柴告則又略於旅矣有故則旅則存奠彝厭樂器豈非以其凶災邪類或用於禪或用於師柴或用於狩或用於軍其禮一也旅掌於大宗伯類造掌於小宗伯則其隆殺可知告與用牲則又其略矣雩有二龍見常也旱暵變也其禱一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則大雩豈爲得禮乎自郊祖宮則雩其旱禱之先歟作樂於豫耳於鼎立廟於渙均是事天而所因之時異也唯聖人爲能饗帝仁人之事天如事親然則苟盡其事天饗帝之道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長樂陳氏曰大禮必簡則小禮必繁簡則內心而貴誠繁則外心而貴味此所以郊特牲而社稷大牢諸侯膳天子用犢而天子禮諸侯以大牢也蓋南郊所以祀天神北郊所以祭地祇其謂之郊則同而其所以用特牲亦同故周頌曰郊祀天地是天地之祀皆謂之郊也書曰用牲于郊牛二是天地之牲皆用特也　又禮書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正以祀感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大微之帝也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爲人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犧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果以是爲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

嚴陵方氏曰於郊故謂之郊言郊以知社稷之在國言社稷以知郊之爲天地於牲言特以見大牢之非一於牢曰大以見特牲之用犢也特則牢所畜之物牢則牲所畜之地互相備也郊言特牲膳言用犢亦互相備也天子有天地之德故諸侯以事

天地者事天子諸侯有社稷之功故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亦唯其稱而已郊用特牲而召誥言牛二者兼稷牛言之爾經言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蓋謂是矣禮器言天子祭天特牲王制言天子社稷皆大牢掌客言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其言正與此合凡此則尊者常小而少卑者常大而多故曰貴誠之義蓋誠在內而不在外故也天子牲孕弗食則諸侯容或食之言祭帝弗用則社稷容或用焉

延平周氏曰言郊則天神與地祇也詩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書曰用牲于郊牛二蓋一則用於南郊以祀天神一則用於北郊以祭地祇是天神地祇皆用特牲然則五帝與昊天同用特牲可乎五帝與昊天同用大裘而冕則同用特牲不亦可乎郊特牲以犢而社稷大牢不以犢諸侯膳天子以特牲而

天子禮諸侯以大牢者但以貴誠爲主蓋諸侯以事天者而事天子則足以崇其道天子以禮社稷者而禮諸侯則足以貴其功也夫誠者純一而未散者也牲孕則散矣故天子弗食而祭帝弗用也

馬氏曰郊者所以事昊天上帝社稷者所以祀土穀之神天子之德比於天諸侯之德比於社稷故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凡天下之物皆天之所生無物以稱其德故郊則以特天下之物皆天子之所有亦無物以稱其德故諸侯則膳之以犢社稷者土穀之神而諸侯爲君守者也社稷以大牢則諸侯亦賜之大牢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

鄭氏曰此因上說以少爲貴者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血腥爓祭用氣也大饗饗諸侯亦不饗味也

孔氏曰殷三路猶質對次路故稱先路每加以兩故次路五就禮器非加兩之差故鄭知爲誤也餘見禮器郊血以下因貴少更說不貴味也所進血腥亦如禮器說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此解郊血義血氣也夫孰食有味人道褻近事天宜極故用血也用血是貴氣而不貴味故云貴氣臭也宗廟敬降於天故用腥腥稍近味社又降於宗廟故用爓爓又稍近味諸侯爲賓灌用鬱鬯者灌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然後天子以鬱鬯酒灌之也故大行人云上公王禮再祼而酢侯伯王禮壹祼而酢諸子諸男王禮壹祼不酢鄭註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是也鬱鬯是臭故云灌用臭也此亦明貴氣之禮大饗尚腶脩者謂諸侯行朝享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也上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其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于時先薦腶脩于筵前然後始設餘饌故云尚腶脩而已此亦明不饗味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禮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則同其言次路繁纓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兩反此而加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則殷之次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耶鄭氏以七就爲誤是過論 禮書 又曰禮以全於天者爲尤厚近於天者爲差厚以近於人者爲差薄全於人者爲尤薄血者全於天者也腥者近於天者也爓者近於人者也孰者全於人者也郊與大饗常重於三獻之禮豈非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哉鬱鬯陽物也腶脩陰物也用陰物所以神之尚陽物所以明之而其所以不饗味一也夫大饗於神則王之事而大饗於賓則諸侯之事於神與賓皆謂之大饗者蓋謂之大所以極其禮謂之饗所以向之 又曰明堂之禮事神也宗廟之禮明鬼也鬼神變化非饗不足以通之諸侯之朝爲之飲以醉其德設之食以重其禮亦謂之饗何耶蓋饗於陰則幽明通而凡所謂饗神與鬼者皆所以通神明者也饗於陽則上下通而凡所謂饗於人者皆所以通上下者也蓋明不通則陰不格上不通則下不懷此諸臣所以有饗合上帝五帝而饗謂之大合祖所自出而饗謂之大則凡稱饗帝饗先王者皆小也合諸侯而饗謂之大則凡稱饗耆老孤子者皆小也

嚴陵方氏曰一獻孰則饗味矣味非不敬也特不若血腥爓之至爾經曰血腥爓祭用氣也以臭生於氣故此曰氣臭腶言捶肉如腶脩則以薑桂脩之諸侯爲賓即大饗之時天子饗諸侯於廟中然非君三重席之饗也鬱鬯可以養陽腶脩可以養陰

養陽不以酒醴養陰不以犧牲則以所饗在臭而不在味故也
山陰陸氏曰郊血言祭大饗腥言饗大饗饗諸侯也據此篇凡言大饗皆饗諸侯郊血有腥貴血大饗腥有爓貴腥三獻爓有孰貴爓一獻有孰而已故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荀子曰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諸侯如此用祭禮也灌用鬱鬯亦祭禮也周官所謂禮再祼而酢當此節則大饗尚腶脩當饗禮九獻之節按諸侯初相見以鬯即大夫來聘禮之用醴聘禮曰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是也醴已而出若諸侯出則奏肆夏以送之自不應用陔夏也其奏陔夏在其後饗之之日饗已而燕猶祭已而燕當是時雖奏陔夏可也故曰賓醉而出則奏陔夏且大饗尚腶脩言而已則大饗所尚在此其餘尚尚其次也蓋祭有等級郊用陶匏性也大饗尚腶脩脩爲之事三獻爓一獻孰道學而已故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鄭氏曰言諸侯相饗獻酢禮敵也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爲賓賓爲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席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賓主俱是諸侯皆設三重之席而受酢焉三重席是諸侯禮而又稱君故知諸侯相饗下云降尊就卑之義是尊卑不敵故此鄭云獻酢禮敵也三獻之介謂諸侯遣卿來聘卿禮三獻其副既是大夫與卿爲介謂之三獻之介此介是大夫大夫席雖再重今爲介降一席秪合專席主君若受此介之酢爵雖應合三重之席必徹去重席單席而受酢降諸侯之尊以就介之卑故也五等諸侯有九獻七獻五獻故五等諸侯之卿皆三獻也大夫卿之總號賓爲苟敬燕禮記文

長樂陳氏曰周官天子之席不過三重諸侯之席止於二重則國君之席三重者是殷之制也蓋夏殷之文雖不及於周之盛而禮之數有多於周之制則周於夏殷之席蓋益其文而損其數耳

嚴陵方氏曰禮器言諸侯之席三重兩君相見則其體相敵故其席如其數而不必增損焉至於他國之卿來聘而大夫爲之介焉位雖臣也命則君也名雖介也禮則客也其文雖殊其義則相敵故主君之受酢也降重席之尊而不與之異就專席之卑而必與之同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鄭氏曰其義一也言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此禘當爲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夏禘

孔氏曰此一節論饗禘食嘗有樂無樂之異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食謂秋食耆老嘗謂秋祭宗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無樂爲陰有樂爲陽此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食養陰氣者此復釋上文饗有樂而食無樂之義以飲是清虛養陽氣故有樂食是體質養陰氣故無樂饗禘在春爲陽食嘗在秋爲陰禘之與嘗同是追慕饗之與食同是賞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而食嘗無樂重結之也不言饗禘略可知也飲養陽氣食養陰氣覆釋上文也陽時爲饗則有樂故知凡聲是陽也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云春曰禴今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爲禴此經所論謂夏殷禮也

舉春見夏舉秋見冬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則夏家養老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與春饗之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則周人養老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春合舞秋合聲下云養老之禮遂發詠焉登歌清廟是秋時養老亦用樂也

横渠張氏曰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周為秋冬作記者文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長樂劉氏曰春夏陽氣發育萬物於地上故有樂秋冬陽氣潛藏於地下故無樂順陰陽之義也陽主乎氣陰主乎形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在人為氣故飲以養之聲所以達氣者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在人為形故食以養之靜所以安形者也

長樂陳氏曰饗禘以飲為主飲以天產而養陽氣故有樂食嘗以食為主食以地產而養陰氣故無樂蓋饗禘以春食嘗以秋春為陽秋為陰陽則來而主長陰則往而主成故禘之有樂所以迎來嘗之無樂所以送往春饗孤子以助其長秋食耆老以順其成凡此順陰陽而已此與祭義言春禘秋嘗同而王制祭統則言夏禘秋嘗蓋夏殷之禮不同也　又禮書曰冕而摠干施於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頌言顧予烝嘗而有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小雅言以往烝嘗而有鐘鼓既戒鼓鍾送尸則嘗有樂矣樂師饗食諸侯序其事令奏鍾鼓鍾師凡饗食奏燕樂籥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則饗樂矣其曰食嘗無樂蓋非殷周之制也　又曰先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教天下之孝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教天下之慈又況出身殁力而死於王事者在上有父祖在下有子孫棄而不養不足以報勞養不以禮不足以示勸故春饗孤子所以象陽之生秋食耆老所以象陰之成而外饔酒正遺人司門槁人皆共其職事焉然則以出於遺人司門者用以利死事之財養以義死政之老與其孤則趨利者知所愧而徇義者知所勉矣冢人之職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鄭氏謂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罰其身而養其父祖子孫者不罰不足以示義不養不足以盡仁也然春饗孤子秋未嘗不食而以饗為主秋食耆老而春未嘗不饗而以食為主周禮皆言饗耆老孤子則饗與食固兼用也耆老養於學孤子亦養於學文王世子反養老幼于東序謂各反其國養老幼如東序之禮也　又樂書曰先王之交鬼神也非祭則祀其接賓客也非饗則食祭之以其物有養而親之之意所以致愛也祀之以其道有止而尊之之意所以致敬也饗以飲為主有鄉之之意亦所以致敬也食以食為主有養之之意亦所以致愛也燕之為禮雖與祭祀饗食不同要之亦不過致愛敬而已故文王鹿鳴之燕群臣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意是致愛也待之以嘉賓之禮是致敬也然則祭祀饗食如之何不奏燕樂乎此言食嘗無樂非周制也　又曰禴禘皆陽義也莫盛於禘嘗烝皆陰義也莫盛於嘗春陽中也秋陰中也凡聲陽也凡味陰也故禘以享先王饗以待孤子皆用樂焉所以象雷之發聲於春也嘗以享先王食以待耆老皆不用樂焉所以象雷之收聲於秋也月令於仲春雷乃發聲於仲秋雷乃收聲而不及樂豈亦饗禘有樂食嘗無樂之意

嚴陵方氏曰重言而食嘗無樂五字蓋衍文

延平周氏曰陰有體而無聲陽有聲而無體饗與禘以飲為主飲陽也樂亦陽也故饗禘有樂食與嘗以食為主食陰也故食嘗無樂飲以天產為主所以養陽食以地產為主所以養陰春

爲陽中而用樂秋爲陰中而用食春饗孤子以助陽秋食耆老
以助陰其義一也雖然考於商頌周官則食嘗未有不用樂者
豈非夏之制歟
馬氏曰君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春禘所以達其怵惕之
心秋嘗所以達其悽愴之心故春饗生者之陽氣而禘死者之
陽氣則有樂有樂者所以順陽氣之出也秋食生者之陰氣而
嘗死者之陰氣則無樂無樂者所以順陰氣之入也故春禘而
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
陳氏曰陽作而有聲陰成而有味饗禘有樂用其聲也食嘗無
樂用其味也禮之所用惟其物宜而存陰陽之義存焉饗禘以
飲爲主食嘗以食　爲主飲者陽氣爲養精也食者陰氣爲養
形也養精者動之以聲此饗禘所以有樂養形者貫之以味此
食嘗所以無樂凡作而有聲無非出於陽也故曰凡聲陽也

山陰陸氏曰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此周禮也殷人尚聲雖食
嘗猶有樂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舞夏殷禮也公食
大夫無樂食禮也然則少牢饋食特牲饋食主嘗言之歟秋食
耆老月令所謂仲秋養老是也雖然春饗孤子耆老亦饗焉秋
食耆老孤子亦食焉知然者周官酒正凡饗耆老孤子皆共其
酒又文王世子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反
養老幼于東序知之也此一節言君子繁褥所謂其中必有美焉
者也彼見形而不及理往往不察故君子記之如此使讀者盡
心焉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
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鄭氏曰水土之品言非人常所食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鼎俎籩豆所法陰陽之事鼎俎以盛牲體牲

體動物屬陽故其數奇籩豆盛有植物植物屬陰故其數偶籩豆
所充實之物皆是水土所生品類非人所常食神道與人異故
不敢用人之食味神以多大爲功故貴多品案聘禮牛一羊二
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是鼎九其數奇也
又云陪鼎膷一也臐二也膮三也亦其數奇也正鼎九鼎別一
俎俎亦九也又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其腸胃
從羊五鼎五俎又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三俎
是鼎俎奇也案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
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
夫八下大夫六案禮籩與豆同是籩豆偶也鄉飲酒義豆數是
年齒相次非正豆也
長樂陳氏曰鼎俎之實以天產爲主而天產陽屬故其數奇籩
豆之實以地產爲主而地產陰屬故其數偶不敢用褻味所以

盡志貴多品所以盡物盡志所以交於神盡物所以交於明先
儒以旦爲神其說是也
嚴陵方氏曰籩之實若蔆芡之類豆之實若芹菹之類所謂水
之品也籩之實若棗栗之類豆之實若菁韭之類所謂土之品
也水土之品非人常所食故曰不敢用褻味或水或土所取不
一故曰而貴多品
山陰陸氏曰俎截而生之鼎烹而孰之籩豆受成而已旦明蓋
指祼獻之時至朝而踐則象朝時事親所進也於是始有籩豆
之薦雖有籩豆然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是乃所以交於旦明
之義也祼用鬱鬯祼用臭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交於神
明之義言以人事交於神明如此也交於旦明之義言以朝事
交於旦明如此也祼用鬱鬯無籩豆之薦以旦交於旦明之義
故曰籩豆之實而已又曰不敢用褻味而已以旦交於神明之

義故曰籩豆之薦又曰不敢用常褻味也按籩人掌四籩之實
自朝事而下則祼與籩豆之薦非特諸侯相朝雖祭亦爾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
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
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鄭氏曰賓朝聘者易和說也屢歎美此禮也發德者以詩之義
發明賓主之德匏笙也得得其所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朝聘之賓及己之臣子有王事勞者設饗燕
之禮奏樂之節饗禮既亡今約大射及燕禮解之案大射禮主
人納賓賓及己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賓入不奏肆夏賓入
及庭公升即席乃奏肆夏是也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
庭奏肆夏鄭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此云賓入大
門謂朝聘既畢受燕饗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
廟門也樂主和易今奏此肆夏之樂者示主人和易敬於賓
也又案大射禮賓至庭奏肆夏乃至主人獻賓賓受爵啐酒拜
告旨而樂闋賓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乃奏肆
夏公飲卒爵而樂闋又燕禮記云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
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是卒爵而樂闋也此卒爵謂
賓及主君也依大射禮主人受酢不作樂若其饗時主君親
獻賓賓親酢主君賓主俱作樂也孔子見禮入門而縣興卒爵
而樂闋屢歎也數歎美此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也奠酬而
工升歌者案大射禮獻卿之後大夫媵觶於公所謂酬也公奠
置此酬而未舉於時工升歌也或可饗時主君親酬賓賓初奠
酬薦東於時即工升歌也大射與燕禮異燕禮歌鹿鳴合鄉樂
凡合樂降於升歌一等王饗燕元臣升歌三夏三夏即頌合樂
降一等即合大雅也元侯自相饗亦歌頌合大雅故燕居兩君

相見歌清廟是也侯伯子男相見既歌文王合鹿鳴也准約元
侯則天子饗燕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鹿鳴也諸侯燕臣子歌
鹿鳴合鄉樂燕禮是也其天子燕在朝臣子鄭詩譜云歌鹿鳴
合鄉樂是也升歌合樂所以異者案鄉飲酒及燕禮工升自西
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
黍奏訖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間歌訖乃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
蘋間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
此其所以異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解所以不升笙之義也歌
是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匏竹可賤故在堂下然琴瑟亦升堂者
琴瑟工隨歌工故也因賓主禮樂之事遂說禮樂之義陽天也天
以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為化是樂由陽來者也氣化謂五
聲八音陰地也地以形生故制禮象之禮以形為教是禮由陰
作者也形數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也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
所也若禮樂由於天地天地與之和合則萬物得其所也
長樂劉氏曰入門而縣興乃奏肆夏之樂所以示天子用樂易
之德降接於羣臣以將其敬也然則為賓若乃其臣也當其禮
樂之俊降宜何心以報上哉故天保之詩者下報上也此文王
所以致多士而作周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者謂君能降
禮下交於臣以竭其歡心臣能盡忠以荅於上以成其尊奉位
天地育萬物由其禮樂行而陰陽順也此孔子所以屢歎之者
周衰不及其盛也
長樂陳氏曰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者所謂示情者也奠酬
而工升歌發德者所謂示德者也匏竹在下者所謂示事者也
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已此夫子所以屢歎
之也然孔子之屢歎固不止於卒爵樂闋而已言卒爵樂闋而

繼之以孔子屢歎者舉中以明上下也然哀公問言入門而金
作則不止於肆夏升歌則止於清廟言下管則主於象此言
入門而奏則止於肆夏言升歌則不止於清廟言匏竹則不止
於象何也蓋哀公所言者大饗之禮此則燕禮而已之足以
詳略不同也　又樂書曰古者燕饗之賓情意未通歡好未接
不必親相與言以禮相示而已故賓而饗之所以爲禮奏樂而
樂之所以爲樂賓始入門則奏肆夏以示易敬之意既卒爵則
與之升歌以發賓主之德意卒爵則以進爲文而禮意有所不傳
樂則則以反爲文而樂意有所不喻是樂與之終常不足於
意而意常有餘於言故言之發有不足以盡意其發至於嗟其
氣至於嘆者豈言之不足故嗟嘆之謂歟孔子於饗賓之際卒
爵而樂闋其嘆至於屢者蓋亦觀止之嘆豈一唱三嘆之謂
乎樂由天作其來自易陽禮以地制其作自乎陰陰陽不和萬
物不得禮樂不交賓主不敬是饗燕朝聘之政在禮樂不在陰
陽然非陰陽吾與以見禮樂矣在賓主不在萬物然非萬物吾
與以見賓主矣傳曰禮樂以而不可見者也可視而見可聞
而知其不說也有天下者莫非得其道之象而足哉此　又
曰禮樂之始自陰陽出及其至也行於陰陽陰陽者萬物之所
繇而并遺者也故陰陽和而萬物得周官言以禮樂合天地之
化百物之産蓋本於此

嚴陵方氏曰此言諸侯爲賓之禮也故曰賓入大門奏肆夏則
所以迎賓而納之也能易則賓主之情不雜能敬則賓主之情
不流不流不離禮樂之道也夫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
以反爲文爵始卒而樂遂闋則能以反爲文矣此先王之微意
也故孔子屢歎之曰樂所以發明賓主之德也卒爵則酬酢
之禮畢而賓主之德已明矣樂之闋也不亦宜乎闋終也孔子
於與歸之事畢而歎者歎其禮之亡也於卒爵而樂闋亦歎
者歎其樂之深也於禮之亡則傷之而歎也於樂之深則美
之而歎也主酌賓以獻賓答主曰酢主復答賓曰酬與酬謂
莫爵酬爵之時也夫禮成於三莫酬則禮成而賓主之德可
知也故樂工升歌以發之蓋維其德非發之於聲音則無
自而明故也升歌即仲尼燕居所謂升歌清廟示德是矣或
言發或言示互相備也歌者在上故經每謂之升歌匏竹在
下故經每謂之下管匏即笙竽之類竹即簫箎之類以尊典
者之堂上有琴瑟堂下有柷敔蓋之在上者以歌爲主在下
者以匏竹爲主樂由陽來禮自陰作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生
成相濟其氣乃和和則萬物不失其性矣

馬氏曰易者和說之也和悅以敬則和而不流卒爵而樂與
卒爵而樂闋不其樂而無荒也和而不流樂而無荒其禮樂
如此則孔子及此夫嘗不深嘉而屢嘆之也歌者聲之發於
口匏竹者聲之寓於器寓於器者其聲粗發於口者其聲精
故歌者在上貴人聲也記曰聲莫重者所以貴人聲也樂由
天作則樂者陽也故樂由陽來禮以地制則禮者陰也故禮
由陰作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和而萬物得古之人言禮樂
未嘗徇於一偏之說也

山陰陸氏曰饗始於入門而奏肆夏終於卒爵而樂闋其所以
饗在此孔子所以屢歎也詩曰一朝饗之饗言朝則食象食時
所進燕夕時也敬莫隆於朝至夕或怠矣故先王制禮饗以訓
共儉燕以示慈惠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豈特兵也哉
凡樂三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一也賓飲畢樂闋二也主
人受酢飲畢樂闋三也莫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所謂德發揚詡
萬物者此歟故孔子屢歎在彼不在此故曰德産之致也精微

升歌其清廟之詩萬物得一居得由其道得極其高大各得其宜
是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
儀蓋以此

講義曰樂所以道天下之和有得乎氣之溫厚故曰由陽而來
禮所以明天下之分有得乎氣之嚴凝故曰由陰而作

延平周氏曰禮樂之始雖由於陰陽及其妙也則能統陰陽而
育萬物故曰陰陽和而萬物得周官曰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
之產其此之謂乎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三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四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列先知
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
德也

鄭氏曰旅衆也邇近也鍾金也獻金為作器鐘其大者以金參
居庭實之間示和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朝聘貢獻庭實之物幣庭實也衆國貢獻幣
物非止一方故云無方五方各殊所出有異所以分別土地於
生之宜六服有遠近或頻或促貢獻之屬各有期也邇以下即
旅幣無方之事龜知之物衆之最在前東金則次於龜後
不謂之金而謂之鍾者貝金以共王之鑄器器莫大於鍾也金
性柔和從時變革居幣帛之間故云以和居參之也虎豹是
威猛之獸今得其皮來列在庭表示君臣之德能服四方之威
猛者也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束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以表
往歸於德故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

長樂劉氏曰六服諸侯更番以四仲月來朝則任土作貢旅衆
國之幣隨其國之所有或金或玉或龜或包如禹貢九州之物
無定法也而國服遠近不同必使番休六年一徧而每朝于必
皆助祭執豆籩駿奔走則不可在禘祫烝嘗之後也故曰節遠
邇之期方其朝宗覲遇也或受饗於朝或受饗於廟備陳衆國
充庭之物則九江納錫大龜者荊州之所貢也以為前列者先
其靈知能照國家之災祥也先儒考其貢無以鍾為貢幣者以
鍾為金則礦貢惟金三品以其從革可柔可剛有利國之義故
謂之和以和居參之者其陳三品銅色雖下而亦居其次者以
其和也

長樂陳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衆幣

所以無方也土地之宜在物而遠近之期在人周官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其爻有六物之異六物之異者所謂別土地之宜六歲之差者所謂節遠近之期也金之爲體則貴而其爲性則順體之貴則足以見情而性之順則足以示和示服猛者所以明德威惟畏也往德者所以示德明惟明也禮器言大饗之所貢故言三牲魚腊以至丹漆絲纊竹箭之類而極其多此言常貢之法則陳其大率而已此詳略所以不同也　又禮書曰采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貢而無賦周官大宰以九賦斂財賄有家削邦縣邦都之賦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有祀嬪器幣財貨服游物之貢其制地貢在大司徒其施邦國之貢在大司馬其物則職方氏揚州之金錫荊州之丹青青州蒲魚雍州玉石之類是也其用則大府以家削之賦待匪頒邦縣之賦待幣帛邦都之賦待祭祀邦國之貢待弔用是也然邦國有歲之常貢有因朝而貢歲之常貢則春入貢是也因朝而貢則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類是也二者之禮雖殊其玉帛庭實之設蓋亦相類考之覲禮侯氏奉玉帛以升庭實旅百先龜次金次丹漆絲纊馬在其南若皮則居馬之位而王特撫玉而已以示致方物者臣之職而不有其物者王之道也禹貢八州有貢唯冀州無貢以畿內王之所專特斂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

嚴陵方氏曰以衆之所陳故曰旅以意之所將故用幣土地所生之物有宜有否各使貢其所宜之物焉故以別言之地之遠者來之期常疏地之邇者來之期常數故以節言之鍾即金也貢金以共王之作器故以鍾言之曰金則以材言曰鍾則以器言金之爲物其情則和鑄之爲鍾則止而衆止而聚則和之所居故以和居言之

馬氏曰龜也鍾也虎豹之皮也束帛也皆幣也以其爲庭實其非止於此亦言其略而已旅之言陳也無方者以其土地各有宜不可以不別遠邇各有期不可以不節蓋土地各有宜則所貢不一遠近各有期則所入有多寡故周官制貢各以其國之所有即所謂別土地之宜也聖人之治天下有武以示威有德以示懷有武以示威故猛者服有德以示懷故人向而往之虎豹者猛物也幣以虎豹之皮者示王者之威足以服猛也璧者王也君子以玉比德焉加璧於束帛之上者示主有德而爲人所歸往也

山陰陸氏曰方猶常也旅幣無方即前所謂其餘無常貨後世求於不産貴之非時則非所以別土地之宜節遠邇之期此言諸侯大饗故其記如此即言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是王德也以鍾次之言設而已亦貶於玉鄭氏謂金兩義先設後入且言鍾金既審矣和居參之所謂參和爲仁也言往德不言尊德亦言之法

延平周氏曰旅幣無常也若馬之類古人亦謂之幣鍾即金也言金則不必鍾故止於示情言鍾則必用金故又足以示和往有附貢束帛則將其德之被於人者加璧則將其德之同於天者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鄭氏曰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百僭天子也肆夏僭諸侯也趙文子晉大夫名武

孔氏曰自此至夷王以下總明朝聘失禮之義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名火爲庭燎百者作百炬列於庭也大戴禮云天子百燎齊桓僭用後世襲之是失禮從桓公始也大射禮及燕禮諸侯納賓奏肆夏今文子亦奏之故云僭諸侯此謂

納賓樂也周禮九夏王夏惟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酒賓醉而出奏陔夏但非堂上正樂所用也

長樂陳氏曰天下有道天子馭諸侯諸侯馭大夫而禮樂有差天下無道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禮樂無別周之天子無道故齊桓公僭天子之禮而至於庭燎之百趙文子僭諸侯之樂而至於奏肆夏也蓋齊桓公之僭以強趙文子之僭以奢記者録而罪之以其濫觴於一時而致洋溢乎天下後世也

山陰陸氏曰齊桓公賢諸侯也而僭天子如此則餘諸侯可知趙文子賢大夫也而僭諸侯如此則餘大夫可知

金華應氏曰禮運自天子祭天地至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凡八條皆以明諸侯之失禮而大夫之失禮居其三此篇自庭燎之百至爲君之答己也凡十餘條皆以明大夫之僭禮而諸侯之僭天子居其三蓋世愈降而失愈甚失愈甚而亂愈速事變之推移亦可見矣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信哉雖然抑有由也諸侯之僭起於天子之失禮而已故禮運之嘆首以魯之郊禘非禮爲言大夫之僭起於諸侯之失禮而已故此篇之譏自齊威趙文子始蓋夫齊威將伐戎以服諸侯也乃自以庭燎之百誇其尊則何以責夫諸侯趙文子輔其君以伯者也而自僭肆夏翻同之禮已失矣則何以責夫大夫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鄭氏曰朝覲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何爲乎諸侯之庭非其與君無別也外交謂私覿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夫從君朝覲行私覿非禮之事朝覲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輒行私覿是非禮也若受命執圭專使鄰國得行私覿故聘禮臣出使有私覿所以申己之誠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覆明從君而行不私覿所以致敬於己君也周衰有臣從君而行設庭實私覿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譏之無外交者解所以不敢私覿之意爲人之臣既無外交唯專一事君既從君而行不敢貳心於他君所以不行私覿之禮也

馬氏曰以周官考之則公執桓圭侯執躬圭伯執信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大夫執鴈士執雉則大夫無執圭之禮此言執圭者荀子以謂聘人以圭問亦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則知此非所執之圭也

山陰陸氏曰大夫執圭而使所謂信圭如此信也者信此者也何爲乎者痛詞也春秋之義痛之益深其言愈緩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亦以此八佾舞於庭猶可也以雍徹甚矣故其詞先後緩急不同如此

長樂陳氏曰易大有九四匪其彭无咎則爲諸侯者其可庭實於諸侯之庭乎庭實於諸侯之庭者諸侯之無主也由禮言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又況大夫從其君之朝覲其可以私覿於諸侯之庭乎私覿於諸侯之庭者大夫之無君也檀弓曰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左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此所謂人臣無外交而不貳君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

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鄭氏曰大夫饗君由強且富也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
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
命鴆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也天子無客禮君適臣升自阼階
臣不敢有其室明饗君非禮也天子不下堂見諸侯正君臣
也夷王周康王之玄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
孔氏曰大夫富強專制於君召君而饗之非禮也大夫于國亂
紀君能殺之得其義也鄭註三桓以下並公羊文春秋之時則
有諸侯饗天子故莊二十一年鄭伯饗王于闕西辟樂備亂也
非正法也案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
諸侯也若春朝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故齊侯云各
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夷王下堂見諸侯自此以後或有然者
故云以下

黃氏曰魯自三桓執政日衰一日豈是能殺強臣爲得義哉蓋
殺者降殺之義也謂大夫無饗君之禮而今可饗君者由三桓
始也謂三桓勢強而君政微若降殺故爲大夫所饗正文非殺
殺臣弑君之事本記大夫饗君失禮之由與齊桓趙文子夷王
爲亂禮法之始則無殺臣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以大夫而饗君猶爲非禮又況以諸侯而覲天子
乎三代之制刑不上大夫而霸者之法亦曰無專殺大夫則古
之所以任大夫未嘗不以賢而其所以待大夫未嘗不以禮其
有至於殺者蓋其始也任之不以賢故其終也不可待之以禮
耳周衰之際諸侯之殺大夫者不獨始於三桓而必曰三桓始
者蓋前乎三桓者爲亂而不止於強及三桓之事則強而未至
於亂是以齊殺無知衛殺州吁宋殺長萬陳殺三良是皆以其
禍亂一國而不止於強也叔牙之欲立慶父則恃強而已而未

至於禍亂一國此記者所以言大夫強而君殺之由三桓始也
春夏萬物聚見之時先王爲之朝宗之禮而不純以臣待諸侯
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所以明其恩也於秋萬物分辨之時爲
之覲禮而純以臣待諸侯則負依南面而不下堂所以明其義
也明其恩則天下知所賢明其義則天下知所尊知所賢則人
樂於爲德知所尊則人樂於爲禮此天子之德所以常處於下
而其勢所以常隆於上夷至夷王則不然於其秋覲之時亦與
諸侯分庭抗禮而下堂見之是其自卑所以起諸侯之僭自弱
所以起諸侯之強以至平王東遷而齊王室於邦君降黍離於
國風者非由此哉
延平周氏曰齊桓公葵丘之盟嘗謂無專殺大夫而此謂大夫
強而君殺之自三桓始則所謂無專殺大夫者非特霸者之法
而已然周之諸侯殺大夫者豈獨始於三桓蓋三桓以魯言也

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之王業卒至於不可復興其失禮之害
也如此
山陰陸氏曰三桓蓋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季友之後子孫執
國政者也鄭氏謂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也案
季子鴆牙使若託以疾死然其於慶父緩追逸賊皆親親之道
即非以君命殺之又季子不應在三桓之列且古者殺大夫非
義也大夫見殺非智也其或有罪則遜就而爲之諱所謂簠簋
不飾是也後世大夫世執國政君由是弱矣有殺之者更以爲
義則若三家者有以啓之也經是以云經曰公廟之設於私家
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春秋傳曰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
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以己更孟氏知三桓非公子友等身明矣
不言由夷王始則夷王以下莫不然也其所謂始者能爲之始
而已後有不皆也據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邾婁復之

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
也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練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大夫
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
桓始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朝服
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士之有誄自魯莊公始也夫人之不
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馬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天子無客
禮莫敢爲主焉天子燕禮則以膳夫爲主諸侯燕禮則以宰夫
爲主示其君之尊而莫敢與之抗禮也故君適其臣升自主人
阼階之位示臣不敢有其室也爲人臣者不敢有己而況於有
室乎
橫渠張氏曰不當下堂而下是天子弱而諸侯強也君負屛而
立謂之朝是當行禮於庭中也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
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
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
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鄭氏曰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
牡大路殷天子禮也以上皆天子之禮也旅道也屛謂之樹樹所
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屛諸侯內屛大夫
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
於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詩
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以上皆諸侯之禮也仲
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
而僭焉
孔氏曰此一節總論諸侯及大夫奢僭強盛之事案小胥天子
宮縣諸侯唯合軒縣今乃有宮縣白牡是殷之正色諸侯祭用
時王牲今乃用白牡又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又諸侯得舞大
武故詩云方將萬舞宣八年萬入去籥是也但不得朱干設錫
冕服而舞今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詩云鏤錫謂以金飾之則
此錫亦以金飾謂用金琢傅其盾背盾背外高龜背亦外高故
鄭云如龜也蓋漢禮然也又諸侯合乘時王之車今乃乘殷之大
路並是諸侯之僭禮也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明堂位
云魯君孟春乘大路皆天子禮樂特賜周公魯唯文王周公廟
得用之用於他廟則爲僭若他國諸侯非二王之後相受命之
君而用之皆爲僭也臺門者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
樹立也人君當門道立屛蔽內外爲敬也明堂位云反坫出尊
則坫爲尊而設故鄭知反爵之坫也坫以土爲之論語云邦君
爲兩君之好有反坫故鄭知兩君相見彼註云其獻酢之禮更
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謂於此坫上而反爵也中衣謂冕及
爵弁之中衣以素爲之繡黼爲領丹朱爲緣案注既引詩云
素衣朱綃毛詩亦以爲綃綃屬以魯詩既爲綃字又五色備曰
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共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謂於綃上
刺黼文也又釋器黼領謂之襮故鄭云襮黼領也案禮公之孤
四命則爵弁自祭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
素但不得綃黼爲領丹朱爲緣耳自臺門以下於時大夫皆有
此事故言僭禮也相貴以等謂臣下不畏懼於君而擅相尊貴
以等列相覿以貨者大夫私相覿以貨賄不辟君也鄭知魯得
立文王廟者案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註云周
廟謂文王廟也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二年左傳云宋

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
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者彼據有大功德者
長樂陳氏曰宮縣玉磬朱干設鍚冕而舞大武此周天子之禮
而周之諸侯僭之也祭以白牡殷天子之禮而殷之諸侯僭之
也蓋殷尚白非天子之宗廟不用白牡猶周尚赤非天子之宗
廟不用騂剛周公以人臣不可及之功故祭得用天子之騂剛
所以優其功然又不可以忘人臣之分故以白牡所以正其分
也則祭以白牡爲僭者豈非殷之諸侯設明堂位以大路爲殷
路指木路而言之樂記曰大輅天子之車指金路而言之也殷
之木路非天子之祭天則不用周之金路非天子之所賜則不
得乘在殷而乘木路在周而乘金路皆謂之乘大路此言殷周
諸侯之僭禮也其所謂繡黼丹朱中衣者蓋繡黼中衣之領而
丹朱中衣之緣也先儒以繡爲綃其說非矣詩曰素衣朱襮
又樂書曰周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則諸侯宮
縣僭天子樂縣也舜之鳴球以象天帝玉磬之音諸侯擊玉磬
僭天子樂器也天子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諸侯亦設鍚而用
之僭天子樂舞也祭以白牡僭天子用牲之禮也乘以大輅僭
天子乘車之禮也蓋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諸侯莫得而僭
之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其不僭竊而有之未之有也言諸
侯僭禮則樂可知矣朱干用白金以飾其背所謂朱干設鍚是
也玉戚用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謂剝圭以爲戚柲是也凡此
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公之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譏之不
特用於魯之羣廟而諸侯廟亦用焉故於此譏之循緣積習八
佾作於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先王之樂自是掃
地矣
嚴陵方氏曰先儒謂縣若鐘磬之屬縣於簨虡者四面皆縣象

宮室之有牆故謂之宮縣諸侯軒縣猶軒車之有藩去其一面
故也白牡殷牲大路殷路也二者先王之禮物也惟天子乃得
兼而用之丹朱中衣以丹朱爲中衣之飾也王服在外故謂之
中衣微故見脅強故取僭四者之言亦互相明爵相貴以等則
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覿以貨則祿不足以馭其富相賂以利則
予不足以馭其幸大宰八柄詔王馭羣臣以此三者爲先三者
苟失天下之禮由是亂矣觀言非是則不行貨指物利指事諸
侯有國而已故不敢祖諸侯以
其不敢祖天子故立始祖而有五廟之制以其不敢祖諸侯故
立別子而有五宗之法
馬氏曰諸侯之僭由天子之微諸侯之見脅由大夫之強也方
周之衰上失道揆下無法守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
以利相貴以等言相尚以勢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言相尚以利
天下以勢利相尚不奪則不能饜其所欲此天下之禮所以
亂矣
山陰陸氏曰諸侯言僭樂僭祭祀言僭大路大夫言僭禮僭朝
會言僭中衣亦言之法言天子微在上言諸侯脅在下君子詞
也君子爲尊者諱敵不諱敗諱脅不諱微且言天子在下字言
諸侯在下祖言不敢明非不得也故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鄭氏曰過之遠難法也二或爲三
孔氏曰此一節論王者立二王後尊賢之事所以存二代之後
者猶尚尊其往昔之賢取其法象但代異時移今古不一所尊
之賢不過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爲法也案異義公羊說存二
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
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鄭云二王之後命使郊天

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則敬也敬其先聖而
封其後
唐天寶三恪二王後議曰三恪二王之義有三說焉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通己用六代之樂一云二王之前但存一代通二王爲三恪此據左傳但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存三恪者所敬之道不過於三以通三正三云二王之後爲一恪妻之父母爲二恪夷狄之君爲三恪此據王有不臣者三而言之按梁崔靈恩云三義之說以初爲長何者禮記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云二王之後來助祭又春秋公羊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爲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舜下同殷夏爲三恪也又按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據禮記陳武王之封遂以爲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據二代之後即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即謂之三恪且武王所封蓋以堯有則天之大人莫能名黃帝列序星辰正名百物自以功濟萬代師範百王故特封其後偶契三二之數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敬必由舊因取通己爲三正也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錄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足知無五代也況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爲三恪焉通典
嚴陵方氏曰成王之命微子曰惟稽古崇德象賢乃其尊也
山陰陸氏曰猶之言可以已也雖可以已猶如此厚之至也雖厚又惡大過故曰尊賢不過二代
長樂陳氏曰監於二代則存二代之意於可見矣
眉山孫氏曰立前代之後以統承先王者自古有此法也有虞氏之時棄爲高辛之後故得祭天詩謂后稷肇祀是也丹朱爲唐堯後作賓于虞書所謂虞賓在位是也至夏后時則丹朱商均之子孫皆爲二王後湯爲夏氏立後經傳雖不載然有商之興同當以禹之裔爲二王後無疑矣仲虺之誥稱湯之德有曰茲率厥典言其能率循舊典不易故常也豈其於崇德象賢之事獨不稽古乎至周則封微子於宋至封舜後於陳封東樓公於杞亦必因成湯封舜禹之後於陳杞可以推知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鄭氏曰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寓或爲託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寄公之子爲臣之事喪服傳云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爲失地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爲臣也
嚴陵方氏曰失地之君諸侯所以不臣之者以其嘗爲南面之君故也然以失地則其賢不足尊也故古者不使之繼世
馬氏曰古者寓公非有大功德不得繼世雖然諸侯猶擇其賢者而用之
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鄭氏曰荅對也辟君辟國君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大夫君辟正君之事諸侯則稽首於天子大夫則稽首於諸侯家臣不稽首者非是尊敬此家臣不令稽首以臣於國君已皆稽首今大夫之臣又稽首於大夫之君便是一國兩君故云以辟君也大夫得稽首於諸侯不辟天子者諸侯有大功德封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盡臣禮以事之

嚴陵方氏曰南者陽之位北者陰之位君以陽明爲德故南鄉而有荅陽之義所以向明也臣以陰順爲德故北面以荅君所以示順也君非臣之所敵故不可言荅臣臣者君之所統故不可言荅陰於君曰鄉則不斥其體君尊故也周官司士於王曰鄉自公而下皆曰面莊子言堯之爲君曰南鄉言舜之爲臣曰北面皆此意也然對而言之則如此離而言之君亦可以言面故易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經言聖人南面而立周官大祝辨九拜而以稽首爲先則稽首者至地而爲禮之隆也諸侯之大夫陪臣而已以陪臣之卑而可以當拜禮之隆乎必有君道之尊者乃可以當此坊記大夫不稱君則大夫固無君道矣

延平周氏曰天道降於南方故君之南鄉答天也陽即天也

馬氏曰君者兼天子諸侯而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蓋取諸離是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荅己也

鄭氏曰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君尊大夫之卑謂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親來獻君有物賜大夫大夫不面自來拜案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鄭註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

嚴陵方氏曰此謂諸侯大夫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爾故於大夫有相答之禮焉獻弗親有賜不面拜非敢怠也遠嫌君之答己而已親則必面獻亦必拜其言互備也

延平周氏曰君有答於大夫尊賢也大夫不親獻不面拜貴臣也

馬氏曰非不役志於獻而有慢君之賜也蓋禮無不荅而上之不虛取於下也爲其君之荅己故弗親不面拜禮從其簡而已亦所以尊君也

鄉人裼孔子朝服而立于阼存室神也

鄭氏曰裼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敺疫逐強鬼也裼或爲獻或爲儺朝服立于阼神依人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孔子存神之事鄉人驅逐強鬼孔子恐廟神有驚恐身著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馬氏曰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於周方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季秋孔子聖人從合於神明矣非欲於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儺者不違衆以立異也

山陰陸氏曰裼讀如陽裼以達陽制名儺言難陰而已方言存室神也即言儺非所謂敬

石林葉氏曰裼讀如陽儺有二名儺猶祓也以禦陰爲義故文從儺裼猶禓也以抗陽爲義故文從易此以存室神也故以裼爲名鄭氏以爲強鬼之名誤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鄭氏曰何以聽何以射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女子設帨

孔氏曰此一節論祭廟擇士之射何以聽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容相應何以射者言何以能使射與樂節相應並其兩事相應故鄭註射義云何以言其難也爲士之法理合能射不能則辭於爲士之義案內則云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所以設

弧者示有射道以其未能所以縣之長大不得不能不能則辭
以疾言以猶疾而不能與初生縣弧相似故云縣弧之義也
馬氏曰射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然後可以言中其容
體比於禮非難而其節比於樂爲難故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
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蓋射必以聲而
后發發而不失其節此君子之所難也以其節聽之在耳而得
之於心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其妙至於如此而非可以言喻
故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何以聽何以射者其難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妙難口傳雖欲問之不知其何以也故曰道
無問無問問之是害窮也
慈湖楊氏曰人皆曰所以聽者以耳而所謂耳者膚與肉而已
膚肉能聽乎孔子於是致其問曰何以聽人皆曰所以射者心
與手而所謂心者何狀方且挽弓扶矢而心已注于鵠及其射
已心又若入而執之無得視之無見窮之無鄉域卒不知其所
孔子於是又致其問曰何以射爲序至哉射者即聽者聽者即
視者視者即思者是數者雖出而並用何本何末何始何終無
所不通是之謂大同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鄭氏曰居讀爲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者不樂
而二日擊鼓則是成一日齊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祭失禮之事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不樂不弔
專其一心用以祭祀猶恐爲敬不足于時祭者致齊三日之中
而二日伐鼓使祭者情散意逸故譏而問之
延平周氏曰君子無故不去樂故致齊之不徹樂者三日然後用之以
祭猶恐不敬矣於齊之二日伐鼓則何居何居者其疑而嘆之之辭也
山陰陸氏曰此蓋魯事歟不直言之辭也

嚴陵方氏曰家語曰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
絕蓋其事矣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鄭氏曰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
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朝市宜於市
之東偏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
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孔氏曰此一經論魯失禮之事繹祭當於廟門外之西室今乃
於庫門內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謂朝
時而市當於東方謂市內近東也今乃於市內西方三事皆違
禮故言失之矣釋宮云閍謂之門孫炎云謂廟門外禮器云爲
祊乎外故鄭知祊在廟門外也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
故鄭知西室也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
在堂故云繹又於其堂也祊是室內求神繹是堂上接尸一時
之事故云二者同時也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釋文云繹又祭
詩絲衣云繹賓尸但有繹名而無祊稱是大名曰繹也案儀禮
有司徹是上大夫儐尸也但於堂上獻尸獻侑全無室中之事
又絲衣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下云兕觥其觩旨酒
思柔是接尸也故知祭神禮簡事尸禮大天子諸侯謂之爲繹
在祭之明日於廟門外西室及堂而行禮也上大夫曰儐尸與
祭同日於廟堂之上而行禮也引周禮者司市文爲主者據其多爾
嚴陵方氏曰祭之正日索祭謂之祊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
山陰陸氏曰祊在當日繹在明日故曰繹又祭也鄭氏謂二者
同時而大名曰繹非是也然則繹在廟門外祊在廟門內而禮
器曰爲祊乎外者蓋祊雖在內自堂視之亦外也故祊門內也
又曰詔祝于室而出于祊儀禮若不賓尸舊說云謂大夫有疾

殤攝主祭是也鄭氏引曾子問殤之祭宗子攝主不厭祭不旅
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自謂攝非攝祭攝主也
延平周氏曰詩之序曰絲衣繹賓尸也詩又曰祝祭于祊蓋廟
門外謂之祊而繹者紬繹而求之也繹之與祊一祭也繹言其
意祊言其地今若離之為二祭其說非也周官營國之法王立
朝於前而其朝有三后立市於後而其市亦有三朝雖有三皆
南也市雖有三皆北也則所謂朝市之於西方其說亦非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
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
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鄭氏曰牆謂之墉北墉社內北牆也國中之神莫貴於社故日
用甲也大社王為羣姓所立屋之北牖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
社殷之社殷始都薄
孔氏曰自此至反始也一節總論社神之義兼明所祭之禮土
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土
是陰氣之主故云主陰氣也社既主陰陰宜在北故祭社時以
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牆下而南鄉祭之是對陰
之義也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風雨至
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為屋以受霜露風雨是天地
氣通也達通也喪國社者謂周立殷社以為戒天是生成無生
義故屋隔之令不受天之陽也薄社即殷喪國社也既屋之塞
其三面唯開北牖示絕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鄭知大社為
羣姓所立者祭法文但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
以社為五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
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別名
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為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
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為鄭學者辨之其
社稷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
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為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
東方青南方赤是也天子諸侯各有二社祭法王立大社王
社諸侯立國社侯社是也又各有喪國之社此云喪國之社是
天子有之也春秋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
柴其下是魯有之也襄三十年左傳鳥鳴于亳社是宋有之也
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
左右為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為立者在藉田之中其亡
國之社案穀梁傳云以為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
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間于兩社為公室輔晉之外朝在庫門
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云間于兩社其鄉
大夫以下社案祭法曰置社註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
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法百家
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
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
民始得立社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皆以土地所宜之木則論
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及大司徒云而樹之田
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其天子諸侯大夫皆有稷故註司
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田主尚然故
知天子諸侯皆有稷其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
之社則為之尸是有稷也其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
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是三也
其社之主用石故鄭註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案條牒論稷壇
在社壇西俱北鄉並坐其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玉無文不
可強言今禮用兩圭有邸

蔡漢楊氏曰王鄭之學互有得失若鄭云句龍有平水土之功
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則鄭說爲長
丘氏曰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
也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若唯祭此五者則都邑之土人不賴
之乎周禮地官唯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爲社蓋社之所
祭祭邦國鄉原之土神也社既土神不曰祇而曰社者蓋以土
地人所踐履而無崇敬之心故合其字從示其音爲社皆所以
神明之也稷既百穀之神不言穀而云稷者蓋且以穀言之爲
人所褻稷者穀不可偏舉故舉諸穀之長言之
長樂陳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
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
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
故也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
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
或建於藉田然國語王籍則司空除壇農正陳籍禮而歷代所
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
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西漢又魏有
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紛然
或欲合二社以爲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
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
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
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
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是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漢
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先王之祭社稷春
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
之常者也凡天地大裁之類祭大故天裁之彌祀君行有宜宮
成有餰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若他則唯吉而已祭
之牲以大牢其遇天裁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也南面
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黝其祭血祭其爵大罍其樂應鍾其舞帗
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非夫深知禮樂之情者孰
與此哉先儒有以王社有稷壇原隰爲稷神有以句龍爲社而
非配社社爲稷而非配稷後世又有以夏禹爲社配有以成亥
爲社曰有以先農爲帝社有以大稷爲稷社皆臆論也餘見
祭法
金華唐氏曰先王之祀上下達神未有如社稷者也耕耨斂藏
人力所可勉旱乾水溢則係於神祇故凡先王神祇之事皆爲
民祈穀也天尊地親故事之不同噫嘻事之以鼓載芟事之以
力載芟良耜人事盡矣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忽於神也故祈焉
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忘於神也故報焉祈非吾過求也振古如
茲矣報非止於今也欲其有繼焉所謂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者
泄卜來歲之稼之意也諸侯危社稷而變置者古有之矣旱乾
水溢而變置社稷者未聞焉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故舉是
禮以言人君固不可舍己而求之神也云漢之詩曰祈年孔夙
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宮后稷不克宮社宮也意吾常禮之未
脩則祈社脩矣意吾變禮之未舉則郊宮徂矣而終不敢以責
神也自反而已自勉而已周之先王其於豐凶之際所以敬事
社稷者蓋如此故社稷國之主也兵農之事斂焉古者兵出於
鄉遂丘乘其本在社有社斯有民有民斯有兵乃立冢土戎醜
攸行故冢之主車戮則行焉勝則獻焉報本反始焉耳言公社
以別私言民社以別官王與諸侯爲羣姓立者公也自爲立者
私也里社民社也百室以上官社也命民社則下通於二十五
家之里社大割祠于公社則王之大社而已事地之禮有公而

又有私親地也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二尊乖
地祭故下達於庶人而且有公私焉尊親之辨如此
嚴陵方氏曰社必用日之始何也蓋陽始於甲而物生陰極於
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
原其始焉天雖以陽而生物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
其終焉夫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天地相須之義也故聖人制禮
以致其義焉大社即祭法所謂王社也以王社爲大則自侯社
而下皆爲小矣達者上下達之謂也上則達天之氣以濟乎下
下則達地之氣以濟乎上故以達言之喪國之社即媒氏所謂
勝國之社也勝言我所勝喪言彼之喪其實一也於大社言必
受霜露風雨於喪國之社言不受天陽亦互言之爾薄社言並
作亳薄與亳同
馬氏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此言社而不言稷者蓋社總祭五
土之神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是也稷則止於原隰而
已言社可以兼稷也祭法言天子諸侯立社而不言稷亦以此
日用甲用日之始則郊用辛用日之成也以乾知大始坤作成
物則郊宜用甲社宜用辛天雖主於生物亦有以成之則天之
道所以明地雖主於成物亦有以生之則地之道所以神蓋郊
所以明天道故用辛社所以神地道故用甲曲禮曰外事用剛
日內事用柔日郊者外事也社者內事也而此言郊用辛日之
柔社用甲日之剛者說者以謂郊社至尊之祭不可同於內外
此說得之霜露風雨之氣達則萬物之所以生也故天子大社
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示其有生物之功也喪國之社
屋之使之不受天陽示其生物之功息矣
延平周氏曰凡言南鄉皆位於北而南鄉則南鄉者答陽也此
言君南鄉於北墉下蓋位於南而鄉於北墉之下故曰答陰之

義也東方陽也甲者陽中之陽也社用甲而不用乙欲其以陽
召陰也西方陰也辛者陰中之陰也郊用辛而不用庚欲其以
陰召陽也以甲爲用日之始則誤矣古之營國之法前朝則立
大社後市則立亡國之社者欲示其存與亡常相爲對以戒於
有國者也故前之立大社則上不屋下不棧欲其達天地之氣
也後之立亡國之社則屋之所以不受天陽不受天陽者示其
天亡之也於北爲牖使陰明而不使陽明也所謂喪國之社與
薄社者皆亡國之社也喪國以人言薄以地言
新安朱氏曰或說稷是丘陵原隰之神或云穀神看來穀神較
是社是土神又問社如何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四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五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鄭氏曰中霤亦土神也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爲里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羨也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乘或爲鄰

孔氏曰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之道故此句爲下張本也地載萬物者釋地所得神之由也天垂象者欲明地故引天爲對地有其物天皆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財並在地出故爲人所取人知四時早晚皆放日月星辰以爲耕作之候是取法於天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所取財者故親而祭之一切親地而共祭社是也地既爲民所親故與庶民祭之以教民美報故也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以土神生財以養官與民故皆祭土神示其生養之本也社事祭社事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爲國之本故若祭社則合里之家並盡出故云單出里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鄭註皆往祭社於都鄙者案周禮都鄙公卿大夫之采地此卿大夫祭社其里之人皆往就祭此據采地言之也唯爲社田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福故若祭社先爲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也唯社丘乘共粢盛者鄭說祭社用牲此明祭社用米也丘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乘唯祭社而使丘乘共於粢盛也粢稷也稷曰明粢在器曰盛所以報本反始結美報也

[illegible]氏曰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耤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耤田若祭社則丘乘共之示民出力也國人畢作是報本而丘乘共粢盛是反始言粢盛是土所生故云反始也

嚴陵方氏曰主以陰氣而位於北牖凡此皆祭地以其神也主以日而位於南郊凡此皆祀天以其明也地爲明而祭之以其神故此言社所以神地之道天爲神而祀之以其明故後言郊所以明天道也且神者不明則其道與人絕矣明者不神則其道與人褻矣載物以利民用故言取財於地垂象以示民則故言取法於天取財則有所養養者母道也故親而不尊取法則有所教教者父道也故尊而不親夫天地之所以施於人者固美矣則人之報之也可不盡其美哉出里謂離所居也作謂起行也出里與作互言之爾單畢皆盡也亦互言之故周官又謂之竭作丘言其地也乘言其賦也夫社者陰之神軍者陰之事使軍賦之家而共粢盛於社各從其類也故將出征則宜乎社不用命則戮于社軍行則祓于社帥還則獻于社皆以是爾故此不曰丘民而必曰丘乘也以非祭社則不必如是故每言唯焉則以本始有在乎此而報反之禮不可不重故也

馬氏曰天以生物爲功而其功幽故聖人闡之而爲郊所以明天之道也地以成物爲功而其功顯故聖人則斂之而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以天遠於人則尊而不親地近於人則親而不尊故在天則明之欲民尊而親之也在地則神之欲民親而尊之也萬物本乎天而亦本乎土故家以中霤爲主國以社爲主者示其不敢忘本之意也古者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唯爲社事單出里此近於家出一人也國人畢作此所謂竭作而其餘無羨也唯爲社田國人畢作人不愛其力也唯社丘乘共粢盛人不愛其財也此皆報本反始之意也

横渠張氏曰家主中霤家非止卿大夫之家也祭中霤者祭其明也亦報天之義以不敢祭天故祭此明而已社土神也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者謂大夫長於屋里之間與百姓居者立社則大夫與百姓同事於社稷似非其類也恐是士大夫以下各以其革類立社天子諸侯皆有自爲立社士大夫不敢自各爲社則恐結革類以爲社其事之然士大夫方社之日當從其君以禮社則所事於置社者或以子弟家老行事也今貴而至天子賤而至農夫皆知禮社獨士大夫之家不預社事是不知身之所從來殊無戴天履地之報古者丘乘供粢盛恐士里之中立一社也

延平周氏曰周官以四祭祭社稷五祀中霤五祀之一而社稷之次故有國者以社爲主而有家者則中霤而已社事單出里所以重民也社田單作欲其皆曉於戰陣也春秋之法作丘甲則書之而周官稍人掌令丘乘之法蓋四邑爲丘而丘作其甲則春秋所以罪丘賦之重至四丘爲甸而甸出兵車一乘則周官之通法也是積四丘然後出兵賦而兵以殺爲主社陰神也亦以殺爲主而出兵必告焉故社之祭必使丘乘之家共粢盛者示其丘乘之兵所以能以殺爲主者其本始皆出於社而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長樂劉氏曰役於公則家有定員役於社則萃徒皆作人人求福於其身也天子諸侯郊社宗廟粢盛取於神倉大夫都鄙粢盛取於丘乘也衣食本乎土故曰報本知乎水土始於句龍知播五穀始於后稷故以爲配是曰反始焉

金華唐氏說見前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鄭氏曰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焚謂焚萊也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其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社或爲省流猶行也行田也鹽讀爲豔行田示之以禽使歆豔之觀其用命不也謂禽爲利者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失伍而獲猶爲犯命是求服其志不貪其得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仲春祭社之前田獵取禽以祭社獲福之事祭社既用仲春用焚當在仲春記者以季春民始出火遂誤以天子諸侯用焚爲季春也焚謂焚燒除治宿草出火謂出陶冶之火案春秋火出爲夏三月故左氏昭六年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用火故晉士文伯譏之若田獵之火則昆蟲蟄後得火田以至仲春也既焚之後簡習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歷其百人之卒五人之伍君親誓此士衆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所得之禽獻因以祭社故云親誓社或左或右或坐或起戒勅之以習軍旅君親自觀於習武發動之事教陣訖而行田禮驅禽於陣前以示士卒是流示之禽也利則禽也驅禽示之而欲艷之以小禽之利也於此之時觀其士卒犯命與不犯軍命者求欲服其士卒之志使進退依禮不欲貪其犯命苟得於禽言失伍得禽不免罰也其所爲得禮故戰則克勝祭則受福

嚴陵方氏曰木氣絶於辰故火順所生而見司爟於季春則出火焉水氣兆於戌故火受所勝而沒司爟於季秋則納火焉聖人奉天時則爲焚者特出火之事爾牧師凡田事贊焚萊是矣田獵之禮周官則行之於仲月而與此異豳詩月令則行之於季月而與此同此之所言亦泛記異代耳月令仲春擇元日命

民社則出火之田非爲社也王制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
爲充君之庖則田固有不爲社者矣夫社必先之以焚者蓋焚
其宿草而後可田故也且社主陰陰主殺則爲社而有田因田
而習軍旅不亦宜乎月令所謂教於田獵以習五戎車攻所謂
因田獵而選車徒皆謂是爾車賦者即司馬法自六尺爲步積
之至於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者是矣小司徒之職五人爲
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卒伍者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故也
簡言於利否有所擇歷言於夷險有所經曰簡曰歷亦互言之
故大司馬止曰選車徒也以至車驟徒趨車馳徒走險野人爲
主易野車爲主皆簡歷之也誓即所謂羣吏聽誓于陳前是
也誓特誓田而已而曰社者以爲社而田故也左之右之即以旌
爲左右祁門是矣坐之起之即以教坐作進退之節是矣左右
之位坐起之節亦莫不教焉凡以觀其習熟之審也流示之

禽者驅其禽而流行以示之所謂設驅逆之車是矣此則盟之
以利也夫田之獲禽猶戰之獲虜也戰之獲虜有賞而田之
獲禽有常爲所謂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是賞之之意也若失伍而
獲禽則所利者小所害者大必有罰焉蓋小人見利而忘法凡此
但求服士卒之心使之不失伍爾不貪其所得之禽也夫以不
教民戰是謂棄之故因其田以習軍旅則戰之備也故以戰則克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因其無事而歲三田則祭之備也故以
祭則受福
馬氏曰車賦者戰之器也有其器則不可以無其人故卒伍者
戰陣之人也歷有試之意
山陰陸氏曰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用是道也
延平周氏曰火星以春見以秋沒故季春出火季秋納火者皆
聖人後天而奉天者也則爲焚者特其出火之一事耳田獵之

禮或行於仲月或行於季月周官則行於仲月疏詩月令與此
行於季月不必同
嚴陵方氏曰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
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遂以
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徒弊致禽饁獸
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夫守國之備不可以不素講也不素講則敺
市人而戰之未足爲喻也是故春教兵入平列陳如戰之陳辨
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夏教茇舍如振
旅之陳辨號名之用以辨軍之夜事秋教師出如振旅之陳辨
旗物之用至冬大閱簡軍實爲然而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因春
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焉爲禽獸魚鼈皆由豆籩若無故而殺是
暴天物也作禽荒也故因祭社饗礿祀祊饗烝而行之明非好

兵也爲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爲祭祀也外以彰事神之禮內以
作不虞之備聖人之動其順如此豈不足爲後法乎
金華唐氏曰昔者聖人爲弧矢以威天下蓋取諸睽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於既濟則曰思患而預防於萃則曰除戎
器戒不虞先生慮患之深如此講武之制所由立也坎之彖曰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於象則曰常德行習教事師之彖曰以此
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其象則曰容民畜衆兌之彖曰說以先民
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於象則曰朋友講習先王之寓
兵於農而習武以田其兼得諸此乎先王至險也習之四時則無
不教棄民之患兵毒民也而無之虞井則無久而不用之憂兵勞
而犯難也習之田獵有說之義焉比鄰鄉井出入相友得講習
之義焉講武於始以同其憂患之變田獵於終以同其從禽之
樂公私之義其初律以禮法其久出於誠心故曰一之日其同

載續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致禽之禮其初師以官師其久
出於自盡故曰漸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一發
五豝虞之仁也五豝一發騶之仁也故曰莧田以時仁如騶虞
則王道成也國人畢作而老者優壯者獲禽而長者厚故曰五
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投者取之服者
舍之而威德兼著故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振旅先長者治兵
先壯者而仁義之兩得故曰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
威儀也自王至于庶人禮有等差自牧伯至于諸侯時有疏數
而上下之分明矣田車既好則狩于甫草選徒囂囂則苗于敖
而險易之利盡矣鳥獸孕尾則蒐於春五穀既植則苗於夏獮
於既成狩於畢時合圍掩羣在所不忍而對時育物之道得矣
大有宜造小有伯禱前有表貉後有饁獸社礿祊烝各順其時
而成民致力之義彰矣先王之講武田獵其道悉備如此豈獨
仁心仁聞之所能寳周公設官外職聯事合治決制備具之所
致也後世棄先王之典快心於從禽如詩人盧令之刺安意於
借禮如春秋蒐閱之書則周公之典壞矣

天子適四方先柴

鄭氏曰所到必先燔柴有事於上帝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
于岱宗柴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巡守祭天之禮巡守至方嶽先燔柴以
告天尊天也

延平周氏曰天子巡狩至于四嶽先柴以告天也管仲嘗以爲
自古七十二君皆有封禪其說雖不可信然觀書之所謂至于
岱宗柴序詩者所謂巡狩告祭柴望周官謂封于大神禮器
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之類豈非封禪書所謂納于大麓豈非
禪歟蓋古非無封禪也特不爲後世泥金檢玉之費耳故文中
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金華應氏曰四方惟天子所適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所適
必先柴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也噫其與周
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者異矣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
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
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鄭氏曰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
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大報天大猶徧也天之神
日爲尊日大陽之精故就陽位也埽地而祭器用陶匏觀天下
之物無可以稱其德也尚赤者周也

孔氏曰自此至始也一節總明郊之義郊祭用夏正此易緯乾
鑿度文徧報天之一切神天之諸神唯日爲尊故以日爲諸神
之主猶如君燕臣使膳宰爲主人也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
云埽地而祭陶謂瓦器酒尊及豆簋之屬已具解於上

延平周氏曰詩序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豐年秋冬報也
此言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豈非孟春之祈與孟秋之報者歟蓋
仲春仲秋日出卯而入酉則所以爲長日故祭於春秋之孟月
者乃迎其長日之至也大報天當以昊天爲主此言主日誤矣
周官兆五帝於四郊是祭昊天則就圜丘而無兆祭五帝則其
兆各順四時而布於四郊如兆火帝於南郊蓋迎夏之氣不得
不於南郊以爲就陽亦誤矣周官天地五方皆有牲幣各放其
器之色牧人謂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是郊用牲不必騂
唯宗廟爲陽祀而騂亦陽之色故用之此書於文王所以言騂
牛一詩於后稷所以言騂犧今以郊爲用騂亦誤矣

石林葉氏曰以郊爲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

以至正以別魯禮鄭氏反之強以建卯爲日至甚矣其好誣也
冬至之日祭天於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也孟春建寅之
郊蓋祈穀之祭爾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
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
則魯郊始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以謂啓蟄而郊鄭註明堂
位孟春祀帝正建寅之月鄭誤以爲建子季夏六月乃建未之
月也鄭又誤爲建巳之月雜記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
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蓋謂魯不得
郊日至故仲孫蔑欲取建未夏至而禘以配周郊祖所以記其
失何與六月之禘乎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蓋天時有不
可亂故周官每以正歲別之鄭氏本不曉郊禘之辨故以冬至
之祭爲大禘以祈穀爲正郊此其言所以紛紛所引易說亦
無據

橫渠張氏曰自秦漢而下多因怪異然後立郊如鄜時之類大
抵不明於禮非正也孝經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即昊天上帝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五帝周之始郊日以至日至陽
氣之始也四時迎氣之小者日至而郊迎氣之大者於此可以
見郊之大意郊之祭迎長日之至此之謂也家語言周之始郊
日以至言日至則更不容卜言月至則有卜之理卜日則失氣
至之時矣以此知不必卜日圜丘掃地而祭所貴簡易後世迎
修皆失本意天道本簡易天子之禮亦當簡易繁文盛飾貴帝
亦不饗牲必牛蓋牲之大無如牛也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
牛稷牛唯具然則二牛同時以用以此觀之后稷與天同時而
祭或謂郊祀以配天謂主祭后稷於配天之地后稷與天同祭
配天是如天也此說雖於經有合處然自古未有此說其意亦
深大儒曾深思　朝廷議南北郊同異久不決大抵南郊圜丘

冬至報本之時故服大裘器用陶匏藁秸之類北郊夏至之
報功之時也如此極易方報本則尚質及報功則備物而難者特
以盛夏不可服羔裘又不知何所據必要服大裘冬裘夏葛古
今同然況是季夏祭於明堂衮服則方澤豈必服大裘耶又以
昊天有成命云郊祀天地也遂指以爲天地當合祭豈不知祭
天時地亦從祀而北郊祭地自如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所
以盡天道氣之大者無如日月後世則百神皆從祀祀天至褻
事也物無以稱其德故掃地不壇服以大裘酌以陶匏禮以蒼
璧牲以犢燎以柴禮簡誠至止當如是而已人道之褻非所以
事天地然必以其祖而配者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事天之禮成
則事人之道不可不繼也故當燔柴成禮之後迎祖尸入而以
人鬼之禮祭之尸人象也俎簋籩豆人器也朝事饋食人禮也
以禰對祖則禰親而祖尊以祖對天則祖親而天尊事天事人
盡於愛敬此王者所以郊祀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日爲陽夜爲陰故陽生則日浸長而夜短陰生則
夜浸長而日短郊之祭在建子之月而陽生於子故曰迎長日
之至也至猶來也與月令仲夏日長至異矣故言迎焉祭天必
迎長日之至者當是時陽始事矣天以始事爲功也周官以冬
日至致天神蓋謂是矣以迎長日之至故以日爲主天神不可
得見所可瞻仰者日月星辰而已兆則爲之分域如龜兆之可
別也既曰兆於南郊矣又曰掃地而祭者蓋築壇謂之兆若兆
五帝於四郊是矣掃地亦謂之兆若此所言是矣此主祭天而
器之所象乃並言地者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性亦所
以歸功於天也故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則亦與此互
相明爲牲用騂即牧人所謂陽祀用騂牲赤者盛陽之色大宗
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而終言牲幣各放

其器之色則祀天之牲用蒼而已乃與牧人所言異者蓋亦爲
陽之盛色而蒼與靑乃其類也黑爲陰之盛色而黃與白乃其
類也若是則祀天之牲不必蒼也亦從其類而已故止言放焉
而牧人言凡陽祀以該之也以是知其止用騂也
馬氏曰郊必於冬至之日所以迎長日之將至言其迎之有漸
也說者謂建卯晝夜分而日長其說蓋非矣郊者所以祀天昊
天上帝者天之貴神也神不得而見故大報天而以日爲主祭
於壇而列於衆星之上蓋日者陽之精也祭義言大報天而主
日配以月而於此不言配以月者文略也就陽位者此釋其郊
之意也埽地而祭器用陶匏此釋其以少爲貴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郊祭迎長日之至周官所謂凡樂圜鍾爲宫冬日
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禮務質略是
之謂大報若社不若不足爲報也故曰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
之爲貴多之爲美不言教民此見獨之事也非所以教民據教
民美報焉天造而始之地作而終之故天言報在前地言報在
後於其質也變就言於於焉而已非有所就陶匏倫以質也董
仲舒曰質樸之謂性天地之性人之性是也於郊故謂之郊言
天無所不在以我祭於郊也故謂之郊而已於國則以爲於野
則以疏祭之郊爾矣
長樂陳氏曰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牲以蒼而不以
騂地牲以黃而不以黝者蓋騂者陽之盛色陽祀以騂爲主而
不必皆騂黝者陰之盛色陰祀以黝爲主而不必皆黝則牧人
所言亦其大率而已郊特牲之騂犢閟宫之騂犧此祀天之用
騂者也旱麓信南山之騂牡閟宫之騂剛洛誥之騂牛此宗廟
之用騂者也爾雅曰黃牛黑脣白犉詩曰殺時犉牡此社稷之
用黝者也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矣孔

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則山川有用騂者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鄭氏曰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此
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
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
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
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
孔氏曰鄭言上文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始郊
日以至據魯禮明堂位云魯君孟春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
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云魯唯止一郊不
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有三卜郊不從則止易
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
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
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 爲理乎言周之始郊者
謂魯之始郊者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先有事
故云始也 王氏曰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
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
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
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祭天或云用冬至之日或
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
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
橫渠張氏曰自冬至之日以樂降神爲郊之始而未祀既降神
乃用辛日而祀故曰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
日以至
嚴陵方氏曰噫嘻言春夏祈穀于上帝則知周之郊非一周以
建子之月爲正則冬至之日郊爲歲之始郊矣始郊言以至則

祈穀之郊不必以至於周之郊言日至則用辛之郊不必在周也
馬氏曰此對祈穀之郊則爲始故言始郊周禮冬至日祭天於
地上之圜丘圜丘與郊一也王肅曰郊則圜丘圜丘則郊蓋郊
者圜丘之地而圜丘者郊之壇由是言之則始郊乃周之禮康
成以爲魯禮非也康成以圜丘祭天而郊祭感生帝則又非也
凡郊皆所以祀昊天上帝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是也蓋康
成所疑有三以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於此則王
被衮此其疑一也周禮以玉路祀天而於此則乘素車其疑二
也周禮以蒼璧禮天而於此則牲用騂而尚赤其疑三也夫記
者之言非必止於記周而已泛而記之也則安知不雜於夏殷
之禮乎
山陰陸氏曰郊之用絶句言郊之用者辛也今周之始郊
日以至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
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
戒百姓也
鄭氏曰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
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敕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
之聚衆而誓之是也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勑庫門在
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
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庫或
爲廏
孔氏曰郊事既尊不敢專輙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作
灼也禰宮禰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考亦禰也尊祖
故受命宜由尊者出親禰故作龜作龜是事事宜就親近者
也以射擇士因呼爲澤宮至澤宮射以擇助祭之人是聚賢而
置之也又使有司誓勑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之衆與
而誓之也告祖作禰是受教義立澤聽誓是受諫議王自澤宮
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
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
王之親屬故在大廟而重戒之
橫渠張氏曰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又曰獻命於庫
門之內必是魯禮他國無庫門天子皐應路而已
秦溪楊氏曰此章初言周之始郊王立于澤王皮弁以聽祭報
王被衮以象天言王者不一而足而鄭注以爲魯禮魯可稱王
乎魯之郊禘非禮也聖人嘗歎之矣况可以稱王乎
嚴陵方氏曰卜郊蓋指用辛之郊爾以其有上辛中辛下辛故
周郊以日至而大宰於祀大神亦言卜日者崔氏謂卜日以至
爲主不吉乃用他日理或然也受命則受之而已作龜則質其
可否焉於祖則受命以其能始事故也於禰則作龜以其能成
事故也於祖曰廟以其遠而神事之也禰曰宮以其近而人事
之也尊親之義又在於是矣作龜即灼龜也灼之將以作事故
以作言之以一人之尊亦親聽誓命則以嚴上故也聚衆而誓
非爲三也特助祭者爾而王亦親聽之故有受教諫之義百官
授之以官者羣臣之謂也百姓賜之以姓者諸侯之謂也諸侯
親而尊故於大廟戒之百官疏而卑故於庫門戒之
延平周氏曰郊之禮雖有常而上之必受命於祖廟者先王一
舉事未嘗不受於鬼神也受命必於祖作龜必於禰者先王
之於祖則致其義義則尊之而於禰則盡其仁仁則親之故也
澤宮擇助祭者之所故冢宰於此誓命其助祭者而王亦親聽
之蓋示其君之於臣其上則有所受教而其下則受諫而已周
官司寇之職詔禮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所謂

誓百官即外朝之戒也所謂戒百族即大廟之命也然百官必戒於外朝而萬民必戒於大廟者古之百官皆賢能之士但臨之以司寇之刑官而戒於外朝可也若萬民則愚矣雖臨之以刑官而又當贊之以鬼神故戒之必於大廟也

山陰陸氏曰卜郊卜辛也稱一不言廟避上祖廟春秋傳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澤不言宮避稱宮也有所擇而澤之澤之者而露與之不得謂之澤矣老子曰莫之令而自均王立于澤而聽誓命者言行無擇而後可以擇人毛詩傳曰雍澤也然則澤蓋與宮辟廱是矣親聽誓命王不言戒言誓而已亦言之法若於其師受教若於其保受諫百官言獻命尊之也其尊之也將以責之也變言大廟之命親之也其親之也亦將以責之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鄭氏曰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粢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田燭田首爲燭皆謂郊道之民爲之也弗命而民聽上化王嚴上也

孔氏曰郊日之朝天子早起服視朝皮弁之服以聽之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備具敎人尊嚴其君上也未郊故未服大裘也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氾掃廣掃也六鄉之民廣掃新道於田首設燭照路凡此並非王命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作記之人盛美民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

延平周氏曰祭報祭之日宗伯報王以行禮也以眡朝之服而聽宗伯之報所以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所以冀其吉氾埽反道所以去其舊鄉爲田燭所以尚其質如此則弗命而民聽上蓋民之奉君猶君之奉天果君能奉天則民自化矣

馬氏曰報其時之早晚與牲之備否事之小者而皮弁以聽之所以尊天而不敢慢也不唯不敢慢於天亦示其民之所以知嚴也以天子之尊而其嚴如此則民莫不從而傚之故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也

山陰陸氏曰喪者不哭不敢凶服以尊勝親也祀天尊尊事地親親氾埽反道滌除濼雪所以事天也鄉爲田燭鄉可使知之者王郊以燭曰社以粢盛致養地事也據丘乘共粢盛亦言丘乘小社也弗命而民聽上即社有命之者矣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鄭氏曰袞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設日月畫於旂上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明天道謂則之以示人也

孔氏曰乘殷朴素之車貴其象天之質旂畫龍爲章龍爲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者總結王被袞以下王垂日月之象聖人事事則之魯用王禮作記之人旣以魯禮而爲周郊遂以魯侯稱王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曰郊之祭王被袞以象天然則合周官禮記而言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

表故大裘不裼則襲裘可知也議者以司裘言大裘祀天而不
及袞司服言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在袞冕之上謂大裘而冕
則不加袞是不知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爲正而裘又服之本
也故取大裘以名之猶之朝服緇衣羔裘而詩獨稱羔裘如濡
羔裘豹袪羔裘逍遥燕服玄端蜡服黄衣皆狐裘而詩獨稱狐
裘以朝狐裘蒙茸狐裘黄黄則裘之上未嘗無衣也裘之上未
嘗無衣而衣之下有不用裘故僕人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
之則凡春夏秋之祀不必服裘所以適時之宜而已古者犬羊
之裘不裼必襲之也表裘不入公門必裼之也是裘有裼之而
不襲有襲之而不裼未有裘之而不裼襲者則徒服大裘而無
襲非禮意也鄭志謂大裘之上又有玄衣此尤無據也禮記唯
君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則戒省眂用黼裘而後世服大裘
焉故記者譏之夫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内
心之敬故因丘埽地陶匏藁秸疏布椫杓素車之類此因
其自然以示内心之敬者也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
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黄鍾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
外心之勤者也然則内服大裘以明其自然外被龍袞載於旒
以致其文飾不以内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
禮盡矣
嚴陵方氏曰天以龍爲用而袞以龍爲首故被袞以象天經言
天子龍袞是也璪者聚采以飾其玉而有垂藻故謂之璪言適於
藻見於藻解左氏傳曰藻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
之大數也彼有象而我效之之謂象故於龍言象彼有則而我
則之之謂則故於數言則以象龍而文成焉故曰象以日月而
設飾焉故曰設然巾車之職則王玉路以祀而乘素車司常之
職則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是以日月者無與乎旂章設日月章者無

日月而此言龍章而設日月乃與周禮不同者容是記前代之
禮爾龍也日月也數也所貴也皆天之所示之象也而聖人觀之
以爲儀物之則故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以天道遠而難知神而
莫測故郊之儀物必觀象而作焉則所以明之也故曰郊所以
明天道也
馬氏曰袞被於身冕戴於首天德精微無可稱者故素車所以
貴質乘素車言貴其質則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
者言其文也天道至教聖人至德故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道幽
而不可知故郊所以明天道也
山陰陸氏曰則天數不言以其則之也若以象天以象之而已
素謂大路之素未集也蓋玉路之璞周官巾車王乘玉路以祀
非祀天也王被袞服大裘所其在内也乘素車建大常所其在下也
言此載萬物天垂象則昭布在上皆地之精神也以故爲社是
所以神地之道易所謂微顯是矣言天垂象聖人則之則衣服
在下皆天之象數也以故爲郊是所以明天之道易所謂闡幽
是矣社雖見至隱故言所以神在所以然之前郊本隱以之顯
故言所以明在所以然之後聖人所以神明天地之道在禮郊
社是也在易乾坤是也　又新説曰古者郊祀之禮内服大裘
其上加袞以被之故記言服而裘言被然周禮祭天王乘玉
路建大常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
車也蓋乘玉路建大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駁之以適郊乘
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時駁之以赴壇何以知其如
此也曰巾車王之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
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之祭之
玉路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
大旂以祀之而玉路者乘之以適郊則有兩車也雖然車旂之

有兩其特祭天也四時之田王乘戎路建太常而巾車之職曰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則田之車旂亦以兩蓋乘大路建
大麾者即道之車也與王乘玉路建大常同意乘戎路建大常
者即事之車也與王乘素車建大旂同意故巾車曰掌公車之
政令辨其用與旗物而等序之以治其出入治其出入者以明
兩車有事焉乘之以出入非即事之車也大馭曰掌王路以祀
及犯軷王自左馭蓋犯軷者王出國門之祭也王出國門乘玉
路則所謂乘玉路建大常以即郊明矣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
衮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龍旂而設日月之章旂十有二旒以象
天也乘素車在於後者復則所謂乘素車建大旂以即壇明矣然此
者皆周制也故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
禮樂而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
以后稷是也然則郊之祭也其序可推而知矣曾氏曰已之蓋祭

之日夜向晨王皮弁以聽祭報而小宗伯告時于王則王易皮
弁服衮冕乘玉路建大常以適郊既至下玉路息大次又衮冕
以聽祭報而小宗伯告備于王則王脫衮著大裘以衮被之易
玉路乘素車建大旂以即壇既至下素車捧帛升壇尊九牲上
以燔之致天神祭法所謂燔柴於大壇此先後之序也或曰司
常掌辨九旗之名物日月為常交龍為旂旂有升降之龍而已
蓋無三辰而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何也曰此大旂也非諸侯
之所常建故其上又有日月星辰之章以祀天神非特有升降
之龍也明堂位曰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覲禮曰王建大旂以
象日月星辰升龍降龍拜日於東門之外左傳云三辰旂旗昭
其明也然則龍旂而設日月其來固久矣
三山林氏曰黃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以法乾坤以昭象物所

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也使服其服者當須有其盛
德若繪以三辰所以則天之明尤為君德之光自黃帝以來歷
代之制莫不然也周人特備以旂練之數耳周禮無十二章之
文司服惟有衮冕至元冕皆名謂周登三辰於旗服惟九章嗚
呼何說之異也自黃帝至三代文物日以盛名分日以嚴儀章
日以著夫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文之備尊卑之
有辨也何得至周反去三辰之飾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
文尤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豈有王者象三辰之
明歷代皆飾於衣周人特飾於旗有何意乎況又謂上公九章
而王服亦九章將何所別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別與
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
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衮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足云
豈有周制止九章而魯乃加以十二之理乎

秦溪楊氏曰此玩司服經文則知有虞作服十二章周亦十二
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鷩冕
七章衮冕九章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享先王則
衮冕衮冕者繪衮龍於服而冕也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鷩冕者
繪華蟲於服而冕也蓋服有六而冕則一先鄭謂六服同冕是
也祀昊天上帝之服備十二章則繪三辰於服而冕可知也今
不曰三辰而冕而曰大裘而冕果何歟蓋享先王先公之禮備
乎文則以衮鷩為之文名之祀昊天上帝之服尚乎質則以大裘
之質名之與牲用犢席用藁秸器用陶匏之意同所以尊天也
祀昊天上帝之服雖不言三辰然服備十二章則三辰不待言
而可見矣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
旗冕服惟有九章然公自衮冕而下王又自衮冕而下君臣同
冕略無區別必無是理賈公彥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並鄭以

意解之則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惟注並以意解故後世遵用其說始有悟其上下之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文帝以公卿袞衣黼黻之制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衣公卿織文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日月服元冕旒三章而三公亞獻服袞孤卿服毳鷩貴賤無分而天子遂止於服袞它易盡廢者矣先王制禮必本於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于周天子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旒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纓十二就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而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旗山登於爼黼登於裳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制也自鄭氏以意解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之歴卒有不厭於人心幷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歎哉

延平周氏曰王被龍袞以象天德戴冕藻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十有二旒言周之郊禮也乘素車者言殷之郊禮也先儒以謂魯公之郊用殷禮則非也然周官司服之職謂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服袞冕是祀天止用羔裘而不用袞衣何也夫孟冬之北郊與仲冬之圜丘則用大裘可也如仲夏之祈穀與季冬之迎氣而亦用羔裘則非先王養人欲之意孔子曰緇衣羔裘素衣麑裘蓋有裘則必有衣有衣則不必有裘者禮之常也故周官司服於祀昊天止言裘則知必有衣於先王而下止言衣則知必有裘豈非冬之祭則服不以裘而加以衣至於夏之祭則衣而已

禮記集說卷六十五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六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鄭氏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養牲必養二也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唯具遭時選可用也

孔氏曰郊天既以后稷為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則用稷牛為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用之為猶用也經又覆說帝牛既尊必須在滌三月今帝牛不吉故取稷牛亦已在滌三月其祀稷之牛臨時別取故云稷牛唯具天神既尊故須在滌人鬼稍卑唯具而已是分別天神與人鬼不同也鄭注搜除謂搜埽清除周禮養馬謂之廋人遭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既用稷牲其祀稷牲臨時選其可者凡帝牲稷牲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養之也

長樂劉氏曰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在滌三月然後卜也稷所以配天也故其牲唯具以帝為尊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思文之詩所以頌稷而配天也

嚴陵方氏曰謂之滌則以精潔為義唯具則取足而已不必三月之滌也充人掌繫祭祀之特牲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則人鬼之牲亦芻之三月矣此止曰唯具者蓋芻之三月以祀天神為稱人鬼則如之而已故有時而唯具亦可也帝為天神稷為人鬼

山陰陸氏曰言養牲必養二下以為帝牛不吉則以為稷牛此亦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據稷牛不卜公羊傳曰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何休謂一卜語在下此讀養牲養二之誤也主郊以牲目社以獸且言在滌致敬也郊致敬社致養亦言之法據唯為社田國人畢作

延平周氏曰王自立社曰王社則祭社而不祭稷故周官封人
謂掌設王之社壝者是也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則祭社而祭
稷故此言帝牛不吉以為稷牛者是也凡言社未必言稷言稷
莫不兼社而但言社言稷何也言社以土為主言稷以穀為主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
始也

鄭氏曰言俱本可以配

孔氏曰此一經論祖配天之義人本於祖物本於天以配本故
也大報本反始者釋所以郊祭天之義天為物本祖為王本祭
天以祖配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對其反謂之報
歸其初謂之反

橫渠張氏曰祭先之道其不可得而推者則無可奈何其可知
者無遠近多少當盡祭之祖豈可不報蓋根本所繫雖遠焉得
無報郊祀后稷以配天周止知后稷是已之始祖已上不可知
天則是萬物之祖故祭天則以始祖配之雖庶人必祭及高祖
比之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如祭法廟數有不及祖者是不祭
祖也以理論之人無貴賤上下皆須祭及高祖以有服故也如
五世祖若在死則豈可不為服禮雖無此服當以義起昨
朝廷議禮言
太宗祖免親祖免親上於卑小施於尊者豈可言祖免

藍田呂氏曰祀天禮之至敬者也物無以稱其德故禮簡誠至
則事天之禮盡矣然人道有所未盡故從其祖配之所謂配者
當於事天禮成之後迎祖尸而已以人鬼之禮祭之必配祭者
盡人道之至愛凡言配天及郊祀之有尸者義當如此詳見前章
橫渠先生說

嚴陵方氏曰萬物皆天之所生而人則祖之所生如是則祖與
天合矣故推祖以配天故曰此所以配上帝人物所本如此安
可以不知報本而反始哉故言郊之祭大報本反始也

馬氏曰言始則對終言本則對末於其終而致其誠者乃所以
報本反始也

山陰陸氏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此諸侯大夫之事萬物
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此天子之事喪服傳曰都
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
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禰本也祖亦本也大祖亦本也其始祖
之所自出亦本也郊之祭不言所以尚非所以也據社所以報
本反始也

延平周氏曰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是祖之所配於圜丘者是天而考之所配於明堂者上帝
此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及言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
言其用故對而言則天與帝異離而言則帝即天也天即帝也
易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
帝與此同意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
索饗之也

鄭氏曰所祭有八神伊耆氏古天子號也索謂求索也歲十二
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
者神使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蜡祭之事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
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
但以此八神為主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為大天子既有八
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
也周禮大司樂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云象謂日月此不數

者先嗇司嗇是人神有益於人水庸之屬有益於稼穡故祭之天神象物去人縣遠雖祭不爲人神之數明堂位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而土鼓則伊耆氏神農也以其初爲田事故爲蜡祭下云王先嗇則是神農自祭其身乎蓋神農伊耆一代之總號其子孫爲天子者始爲蜡祭也鄭註造者謂造此蜡祭配此八神而祭

橫渠張氏曰八蜡以記四方八者先嗇一也是始治稼穡者據易則是神農也司嗇是脩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也祭之以民食之重亦報其嗇所成就以昆蟲爲八昆蟲是爲害者不當祭百種或致此百種而祭之或只祭稷而已

長樂陳氏曰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骨體骼葦其祭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先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古者蜡則飲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以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二祭之服不同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割祠于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則祈臘之名不同於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收民息已也周蜡於十有二月秦臘於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晉侯以十二月滅虢滅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祖在始行而無常時由漢以來溺於五行之說以王日祖以衰日臘其失先王之禮遠矣先儒謂蜡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大蔟姑洗南方蕤賓西方夷則無射北方則黃鍾爲均於神祇或然 又曰伊耆氏掌共王之杖咸以老者往杖然後安禮老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以有功於耆老著矣故後世以其官爲姓周又以其姓名官先儒爲其始制鼓籥又始爲蜡於是以爲古王者之號然古之制法者隸首造曆大橈作甲子倉頡造書之類豈皆是古王者哉果伊耆氏實古王者之號周人固應尊異而神之不宜列於銜枚氏壺涿氏而以下士之官名之也 並禮書

嚴陵方氏曰合而言之則曰大蜡分而言之則曰八蜡曰大蜡八者則知自八者之外皆其小也八蜡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畷也貓也虎也坊也水庸也周官有伊耆氏以共杖咸盡杖所以扶老豈非以伊耆氏始爲蜡以息老物故共杖咸者以是名官乎此所以言伊耆氏始爲蜡也昔之所用者物之形今之所索者物之靈故索而乃可饗焉然饗之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是矣凡物之種種固已雜矣十二月物之合聚之時也先王因其合而合之因其聚而聚之以之索饗不亦宜乎

馬氏曰建亥之月五穀已入萬物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功於其幽民有以致力於其明神有功以相其幽則報之民有力以致其明則勞之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是也

山陰陸氏曰大蜡八先嗇一司嗇二祭百種以報嗇三饗農及郵表畷四禽獸五迎貓六迎虎七祭坊與水庸八老物以伏死物以息蜡之祭也周官伊耆氏掌共其杖咸取其老物以佚蜡氏掌除骴取其死物以息先儒謂伊耆氏神農氏也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之謂神農有以勞之必有以佚之有以作之必有以息之是之謂伊耆氏蜡讀如乍一有一亡爲

午物之生死少老一有一亡何有窮已是之謂蜡
延平周氏曰歲十二月即夏之十二月乃建丑之月也蓋建丑之月為之蜡始可為息民之祭異周之十二月則其借為息民之祭乎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鄭氏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嗇所樹藝之功使盡饗之故云祭百種以報嗇也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為下國畷郵禽獸服不氏所教擾猛獸也迎而祭之迎其神也水庸溝也

孔氏曰以先嗇為主司嗇從祭種曰稼斂曰嗇云嗇者取其成功收斂受嗇而祭也祭百種以報嗇者下起文百種則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嗇田畯有功於民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即下文貓虎之屬言禽獸則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特云貓虎舉其除害甚者不忘恩而報之仁也有功必報之者義也蜡祭之仁義之至盡也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鄣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祭此坊與水庸之神鄭所引詩者齊風甫田詩也恐迎貓虎之身故註云迎其神

嚴陵方氏曰上言祭下言饗互相備也百種百穀之種也百種乃嗇之所成故祭百種以報嗇也農則致所掌以養人而不失其時者也郵則田官於此有所郵畷則田官於此有所聯皆督約農事之處也故三者合為八蜡之一焉鼠之與豕皆足以為田之害而貓與虎能食而除之迎其靈而祭之則所以報之也於貓虎如此則六者可知矣

馬氏曰先嗇者其智足以刱物立於其先司嗇者因其成法而謹司其職而已故祭則以先嗇為主而以司嗇配之

山陰陸氏曰先嗇田祖也司嗇田畯也若稷自於秋報之然則饗農以饗田畯而已周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祭百種祭百穀之種以報嗇也農其分也郵其過者也雖勿索可也貓獸以為其食我也故除之矣雖亦勿索可也今皆索而饗之是所謂仁之至義之盡矣表表而祭之若祭表貉是也畷畷而祭之若畛於見神是也據此表畷禽獸接祭而已矣先儒謂蜡祭無迎尸之事祭坊與水庸事也何以下言及水坊外也庸讀如民功曰庸之庸祭防謂以坊禦水祭水謂以水禦旱為其用之也故祭之故曰庸事也雖仁非仁之至雖義非義之盡

延平周氏曰索饗及於禽獸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盡於義然後至於仁故於仁言至義言盡君子之於物莫不各因其才而使之雖使之其勞亦必有以為之報此使人之術與忠厚之道常見於祭祀之間也坊與水庸以其有事於我故祭之

講義曰曰至曰盡不以鄙賤而忽之之意也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鄭氏曰土反其宅至歸其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為害者也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黃衣黃冠而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

孔氏曰土即坊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安則不崩水即水涓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蟲毋作謂螟蝗爲災草苔稗木榛梗之屬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草木有辭則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也案周禮籥章云國祭蜡則龡豳頌以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素服謂白素衣積素裳經不云皮弁者從上省文也素服送終是仁恩葛帶榛杖示陰氣衰割故云仁之至義之盡也田夫則野夫也野夫著黃冠是季秋之後草色之服故息田夫而服之也

長樂陳氏曰皮弁素服而祭者蜡祭四方百物也黃衣黃冠而祭者臘先祖五祀也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而以皮弁素服葛帶榛杖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而以黃衣黃冠然周禮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氏曰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氏曰四方百物謂祓攘及蜡祭也王於蜡服玄冕而有素服與黃冠者蓋執事者之服歟 禮書

嚴陵方氏曰水土昆蟲草木此皆因其合聚之時而合聚以祭之故祝者之辭言其時事如此皮弁則其色白素服則衣裳皆素素者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故曰以送終也別言之則服止言衣裳合言之則弁亦服爾故下止言素服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也既非喪必欲若喪者以其有送終之義故也前言皮弁素服後言黃衣黃冠而祭說者謂皮弁素服爲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爲助祭者之服矣其言野夫黃冠則爲助祭者之服可知且皮弁素服則以送終爲義黃衣黃冠則以息田夫爲義送終者祭之道也息田夫者祭之事也夫黃者土之色百昌生於土而作終亦反於土而息冬則反於土之時也服以是色亦宜矣土爰稼穡者田夫之事取土之義以息田夫又宜矣以土之義如此故凡野夫皆黃冠焉野夫即田夫也言其所事曰田夫言其所居曰野夫草服謂草野之服故下言草笠以爲野也上兼言黃衣而不止言黃冠則以草服該之故也然籥章曰息老物此曰息田夫者蓋作之於始息之於終雖人之情亦是道也道終則有始今歲之息乃所以兆來歲之作息猶氣之息也往來未嘗息乃所以爲息也

延平周氏曰大蜡祝辭雖記歲終之事蓋亦有順天時息老物之意也

馬氏曰蜡者於歲之終報其成功又以祈來年之始故祝之之辭如此草木若葦稗之屬王皮弁素服而祭所以送萬物之終也萬物之壽殺而王葛帶榛杖若以喪禮處之也蓋萬物生有以養人而終不可不報亦示其不忘本也故曰仁之至義之盡

山陰陸氏曰據此皮弁以祭而已所謂素服蓋去繢繡丹朱中衣不殺而死所謂終也故素服以送之葛帶於理見割榛杖於理見至爲其殺之也故喪之老子曰戰勝則以喪禮處之葛帶變麻榛杖變桐蜡之祭也其以祭服祭之可也今其衣服如此是亦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天謂之玄玄冠象焉朝服也地謂之黃黃冠象焉野服也經云野夫黃冠野夫務知地事而已黃冠草服也言草以非齊服玄冠齊服也齊朝廷之事也草野田之事也草是也齊質也草昧也齊明也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

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鄭氏曰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詔客告者詔使者使歸延告其君所以戒之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華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
孔氏曰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之事周禮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謂細密之羅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貢獸故也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令羅氏也使者皆草笠而至王庭草笠是野人之服令歲終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詔亦告也客謂貢鳥獸使者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與女致與使者宣天子之詔令使者反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也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此宣詔所告之言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非每國皆與女鹿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耳瓜冬之瓜言天子唯樹瓜與果蓏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與民爭利令使者歸告其君也註引小雅都人士周頌良耜二詩證笠是野人之服
長樂劉氏曰四方諸侯當仲冬而遇于天子者必助其祭祀也故其爲蜡而獵莫不從焉貢其禽於天子則大羅氏受之獻禽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草笠而至尊野服者以明諸侯及其臣皆野服馳騁從禽以助王也其爲忠義亦可尚矣即之以爲禮焉旣受草笠之獻則致鹿與女于庭而詔獻禽之客俾還告于其君以申天子之戒勸也曰好遊田以肆其荒者好女色以肆其情欲者亡國之道天子之所不赦也華果蓏也瓜及果蓏時鮮之物不可以自遠而致之也不可以收斂而藏之也天子乃樹植之所以貫時新供寢廟非貪其利而種之焉亦戒諸侯毋廣樹植務收斂以奪其民之利非絜矩示民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致鹿非實致鹿也特致所以獲鹿之物爾致女非實致女也特致所以飾女之物爾所謂作羅襦者以此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其戒之之辭也致鹿則所以戒好田致女則所以戒好女五子述大禹之戒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則好田好女者固足以亡其國而可爲戒也羅氏之戒好田則是矣而又戒好女者以其皆陰事故也周官甸師共野果蓏先儒言謂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蓋果即華之成實蓏即瓜之總名彼言果蓏此言瓜華互相備也斂秋事藏冬事瓜華之種類特可以共斯須之求非足以待久長之用而天子樹之以示不與民爭利焉此戒諸侯之辭也
馬氏曰好田好女不斂藏之種者戒其貪也其意以謂民有終歲之勞而有一日之佚而爲之上者豈可以好樂無厭而淫德不倦乎其意以謂有終歲之勤而有一時之積而爲之上者豈可以好貨無厭而貪利無已乎
山陰陸氏曰以天子掌鳥獸之官是以稱大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今曰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者則以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亦莫養君子故也然諸侯來曰朝使其臣來貢然後曰至尊野服也則野服雖尊非服之正羅氏致鹿與女周官所謂蜡則作羅襦是也瓜即瓜也以告諸侯故謂之華曲禮削瓜爲國君華之甸師共野果蓏之薦天子所樹者也爲大夫累之故瓜亦或謂之累凡此皆善蘊爛不可藏也故曰不斂藏之種爾雅云果蓏之實栝樓栝樓善藏言實則與華異然則瓜言華亦或以此蓋瓜果蓏之華者
延平周氏曰周官羅氏謂蜡則作羅襦蓋羅則罷之所以獲者而襦則女之所衣者也故致之以戒於諸侯然戒之必至於歲終者戒於終所以圖其始也瓜華者不斂藏之種也樹其不斂藏

之種者所以戒聚斂也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鄭氏曰四方方有祭也其方穀不孰則不通於蜡使民謹於用財也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義之與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矣

孔氏曰此論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有異兼記臘祭宗廟息民之事四方之內年穀不得和順成孰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欲使不孰之方萬民謹愼財物也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以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歆羨也前文云黃衣黃冠而祭不云臘之與蜡似爲一此文云既蜡而收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爲臘與蜡異也前黃衣黃冠在蜡祭下故鄭知是臘也不興功謂不興起功若土功則左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 皇氏曰此一節據諸侯之國而爲蜡祭以記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爲蜡成則爲蜡

長樂劉氏曰九州之諸侯保育其民者也各視其年之豐凶則蜡之祭有行與不行焉所以謹民財不以祭祀傷其衣食也在易之損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言凶年而約其禮也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以答百神所以致豐穰之勞也以移民也者民底厥勤以至京坻之積必因祭報以燕勞之所以勸而移之也易其不勤以爲勤移其心也易其不足以就有餘移其身也大司徒之職曰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然則蜡之通不通皆聽命於司徒矣蜡禮既畢然後息民之祭行焉然則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者蜡也非其所職焉其所職者于蜡之後以禮屬其黨之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謂之息民者息其田野之勞而入于邑居以習禮義故正其齒位以爲庠序之先焉

嚴陵方氏曰記四方者記四方之豐凶也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此以蜡而記其凶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此以蜡而記其豐也蜡乃合聚之祭故因其合聚而收之也物既收則民亦息民息則一歲之事已矣故曰民息已前言息田夫此言民息互相備也功者民力之所致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且蜡本以息農夫則此所言功止謂農功爾若夫宮功則執於建亥之月土功則畢於建子之月武功則續於建丑之月而既蜡君子未始不興功焉

馬氏曰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所謂黜之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所謂陟之也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及其酒無算則皆若狂矣子貢觀於蜡以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則狂者乃羨之之意也

延方周氏曰蜡之所以不通者謹民財也謹猶言節也蜡之所以通者斂民之所有餘而共其祭也既蜡則歲終矣萬物皆收成而百工皆告休故曰既蜡而收民息已

山陰陸氏曰記以不忘四方百物之功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於大烝以謹民財以移民也猶以謹之樂以移之記蜡而收民息已春播種之民作冬收斂之民息

沙隨程氏曰聖人洽神人之道以謂苟曠其職如神者亦不敢不致罰也然則四方年不順成之所八蜡不通者亦變置社稷之意非區區爲民財不足而謹之也唐禮蜡祭年不順成則紬其方守之神也此古禮之存者猶可考也

南豐曾氏曰博士和峴言蜡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蜡祭

之名蜡臘之別名也漢承火德以戌日為臘臘接也言新故相
接故田獵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致孝盡虔魏
晉同之唐以土王正觀之際尚用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辰日
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制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之
宋興推應火行以戌日為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蜡不應於禮
請如開元故事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
曰可 政要本箋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
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
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

鄭氏曰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麇臡
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非食味
之道言禮以異為敬

孔氏曰自此至后斷也一節總明祭祀籩豆酒醴苑箘果蓏之
醯醢鸞刀所用之宜恒豆謂朝事及饋食恒常所薦之豆所
盛之菹是水草和美之氣若昌本茆菹是也其所盛之醢陸地
所產之物也加豆謂祭末酳尸之後其菹陸地產生之物而為
之若葵菹豚拍之屬是也加豆所盛之醢用水中之物若蠃醢
魚醢是也鄭知此謂諸侯者以其與周禮天子豆物不同也天
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麇臡與此經同其昌本菹麋臡
菁菹非水物與此經異也天子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
醢與諸侯加豆不同其天子加豆有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
鴈醢筍菹魚醢芹菹與深蒲及箈菹筍菹非陸產也兔與醓
醢非水物也與此經異也鄭總云其餘則有雜錯是天子與
諸侯異也其籩豆所薦之物或水或土所生品類也前唯言
豆後連籩者籩是配豆之物所盛亦有水土所生也所薦之
物不敢用常褻美味而貴其多有品類言物多而味不美也所以
交接神明之義取恭敬質素非如人事飲食美味之道也

橫渠張氏曰古亦有燕器祭器為籩豆簠簋者若非聖人不能
為也蓋欲異其器而不通褻用又欲其器之盛物之豐且令人
持之專敬

嚴陵方氏曰恒豆謂所常進之豆加謂於所常進而有加者恒
而對加則加為暫以加而對恒則恒為朔事饋食矣菹淹菜
也醢肉醬也上言恒豆之菹則知加豆之陸產亦菹也上言陸
產之物則知下言水物即水產也上言水草之和氣則知下之
所言皆和氣也常所食者則褻於味而不敬故謂之常褻味交於
神明者在誠而不在味故曰非食味之道也義言其所宜道言
其所由籩豆之實此言薦者實言其實之於中薦言薦
之於上

廷平周氏曰朝事饋食之豆非無陸產之物也以水草之和
氣者為主加豆非無水草之和氣也以陸產者為主

山陰陸氏曰昌本茆菹麋臡麇臡故曰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
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葵菹蠃醢故曰加豆陸產也其醢
水物也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
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
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鄭氏曰武萬舞也

孔氏曰此總明祭祀之物不可同於尋常安樂之義也祭祀薦
羞質而無味不可耆也袞冕路車莊嚴不可尋常乘服以
為榮好也武是萬舞大武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娛樂也宗
廟尊嚴肅敬不可褻慢其中以自安宗廟之器共事神明

不可因便以爲私利

嚴陵方氏曰水土之品謂若籩豆之實水土之品可食之以爲禮而不可供耆慾之求袞冕龍袞也路車即大路也可陳之以爲儀而不可資玩好之用武舞執干戚以爲勇壯之容而非所以樂其情焉宗廟奉鬼神以示威靈之居而非所以安其身焉祭器不若燕器之利而便於用安樂者謂所安而樂之也若可耆可好之類是矣此一言先王之禮可食而不可耆則知後之所言玄酒明水與大羹皆不可耆言路車可陳而不可好則知素車之乘亦不可好也言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便其利則知疏布鼏與大蒲越稾鞂皆不可便其利也前總其畧後別其詳

山陰陸氏曰宗廟之威亦釋大武若言宗廟之威不應衍而字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鄭氏曰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稾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爲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沂鄂也

孔氏曰此明祭祀所用之物尚質貴本玄酒謂水也陳列酒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玄酒在三酒之上尊上其古故設尊在前鼏人云疏布鼏八尊禮器云犧尊疏布鼏是疏布之尚也凡常所居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稾鞂之尚是神明矣雕謂刻鏤言尋常車以丹漆雕飾之以爲沂鄂而祭天以素車之乘者尊其樸素貴其質而已矣此一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言祭祀之時不重華飾唯質素而已以其交接神明不可同於尋常身所安褻之甚也尚質貴尚儉如是而后得交神明之義

横渠張氏曰明水飲之祖毛血食之祖所以反始也

長樂陳氏曰禮之初有明水而已明水而後有玄酒玄酒而後有五齊五齊而後有三酒至於三酒則事神與人者備矣又有六飲所以純乎人而致養焉明水者陰鑑以取於月之水也玄酒者黑黍和於水之酒也考之此經則酒與醴固不同而玄酒明水亦異也合之以爲一則非矣

金華應氏曰周禮有明水而無玄酒則明水即玄酒也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大司寇奉其明水火皆言明水而不言玄酒則明水玄酒之非二物可知也郊特牲言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非以玄酒明水爲二物也加於齊則謂之明水加於酒則謂之玄酒且玉藻曰凡尊皆上明水而不曰上明水玄酒則明水之與玄酒決非二物

嚴陵方氏曰夫味以淡爲本感於鹹作於酸化於苦窮於甘變於辛玄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貴五味之本也黼作斧形其色則白與黑黻則兩己相背其色則黑與青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天地之文作於東南成於西南故也繢則五采之所會繡則五采之所刺言文則章可知言繡則繢可知是皆色之美者也布之精者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疏女功之作始於粗久而後至於精故揚雄曰霧縠之組麗女工之蠹矣以疏布之尚故曰反女功之始也明之也者謂其彰著之也若玄酒明水之類莫非明之也於蒲越稾鞂言之者以其無飾義故也味之貴者莫如淡大羹則以淡爲質而已物之美者莫如玉大圭則以玉爲質而已素車之乘即前所謂

乘素車是也尊與素貴也樸與菲質也故下總而言之則曰貴其質而已矣前曰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此曰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樂猶有義焉褻則甚矣

山陰陸氏曰貴其質也言貴不言美大羹玄酒可以言貴其不可以言美尊其樸也變美言尊樸之名尊老子曰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不言以直不可也樸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延平周氏曰安褻之甚不止於安樂之義蔑於先王之薦之頌則言安樂之義於酒醴之美則言安褻之甚大圭雖不琢因已美矣故大羹則言貴其質大圭則言美其質貴未至於樸故於素車則特言樸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六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七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鄭氏曰牲陽也庶物陰也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為上也

孔氏曰案宗伯云以天產作陽德註云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動物故為陽也庶物雖出於牲體雖以植物相和非復牲之全體故為陰也黃彝以黃金鏤其外以為目因取名也貯鬱鬯酒故云鬱氣也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黃是中方色目是氣之清明者也酒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於祭事必斟酌盡於中也目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必外盡清明潔淨也案明堂位云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云於諸侯為上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雞鳥虎蜼之彝取諸物也斝耳黃目取諸身也

嚴陵方氏曰以金目為飾故謂之黃目以實鬱鬯而貴臭故曰鬱氣之上尊而謂之尊者以居其所而彝者從之有尊之義故也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而黃彝處其四此乃言上尊者以時之所上而已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為體故其氣清以火為用故其氣明玉藻言視容清明亦以是已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鬱鬯在中而以瓚酌之蓋酌於中也直達於外焉蓋清明於外也大學子將祭必虛中以治之此非酌於中之義乎至於不御內不聽樂不飲酒不如葷此非清明於外之義乎

延平周氏曰司尊彝之職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

即黄目鬱氣之上尊也蓋萬物之於冬則反於土而復於本反
於土則終矣故飾用黄此坤所以至於上六始曰天玄而地黄
復於本則可以自見故飾用目此復所以小而辨於物然周禮
謂之彝此謂之尊何也蓋以彝對尊則彝爲常尊爲變以尊
對彝則尊爲尊彝爲卑及離而言之則尊與彝一也
山陰陸氏曰黄目鬱目也氣之清明者也於卑彝爲上據此司
尊彝彝尊先大彝先小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産
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
孔氏曰此所論亦尚質貴天産及聲和之義飾物皆人功和
合爲之鹽則天産自然故云貴天産也煎者煎此自然之鹽煉
治之也設之於醯醢之上故云尚割刀之用必用鸞刀貴其聲
和之義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后斷割其肉也
嚴陵方氏曰鹽非煎以鍊治之則不成故謂之煎鹽天官鹽人
之所掌祭祀共其苦鹽散鹽然鹽人醯人所共未嘗不以祭祀
爲主則醯醢之美祭祀非不用也特非其所尚爾夫刀能制斷
莫非義也獨鸞刀貴其義者貴其義之和而已
長樂陳氏曰何休曰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考之
詩禮曰和鸞雝雝曰發車聞和鸞之聲有鸞必有和鸞在前
和在後詩有言鸞鑣有言八鸞則和可知有言和鈴則鸞可知
然則何休言鸞刀之制蓋有所授耳夫和非斷則弊斷非和則
劌故天以秋肅物而和之以兌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鸞
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易曰利物足以和義 禮書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
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鄭氏曰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大古無飾非時人緌也雜記
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即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
之者鬼神尚幽闇也唐虞以上曰大古冠而敝之此重古而冠
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
孔氏曰自此至治天下也一節總明爲卑加冠因明官爵及禮
義之意此總論初冠之義以儀禮有士冠禮此說其義故云冠
義下篇有昏義此義與此同大古之時其冠唯用白布常所冠
也若其齊戒則染之爲緇今始冠重古故先冠之也古禮布冠
不合有緌而後世加緌故記者云其緌也引孔子之言謂未聞
緇布冠有緌之事冠而敝之者言緇布冠初加暫用冠之既冠
則敝棄之可也以其古之齊冠後世不復用也下云三王共皮
弁素積故鄭云唐虞以上爲大古與易之大古別也 皇氏
曰鄭引雜記緇布冠無緌而玉藻云緇布冠繢緌者此經所論
謂大夫士故緇布冠無緌諸侯則位尊盡飾故有緌也
延平周氏曰齊則緇之以幽思也末世緇布冠加之以緌孔子
以爲吾未之聞然非天子不議禮雖孔子亦不得不從當世
之所尚則冠之加緌雖非禮冠而棄之可也故曰冠而敝之
可也蓋敝有棄意
嚴陵方氏曰緇布之冠大古尚質而未聞有緌末世浸文乃加
緌焉玉藻言緇布冠繢緌者兼末世言之也孔子未嘗聞其
緌者指後世言之也
馬氏曰冠者禮之始而嘉事之重者也其數見於士冠禮於此
則言其義也故曰冠義緌者冠之飾
山陰陸氏曰據此有兩冠義冠禮亦收此篇然則後所謂冠義
又其後人拾其餘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鄭氏曰阼者東序少北近主位也每加而有成人之道成人則
益尊醮於客位　尊之也三加者始加緇布冠次皮
弁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冠而字之者重以未成人之時
呼之
孔氏曰宗子冠禮冠者在主人之少北是近主位也其庶子則
冠於房戶外南面客位謂戶牖之間南面此謂適子若夏殷醮
用酒每一加則一醮於客位周則用醴三加畢乃一醴於客位
其庶子則皆醮於房戶外也三加者曉喻冠者之志意令益大
也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
復加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是志益大案冠禮既冠見母畢
立于西階東南面賓東面字之曰伯某甫是冠而字之也難
未成人之時呼其名故以字代之鄭註重難也
嚴陵方氏曰冠者成人之服阼者主人之階成人則將代父而
爲之主故冠於阼以著代著代則所以明之也醮則以酒澤之也
每一加則一醮蓋酒所以饗賓客之物故醮於客位冠於阼則
是以主道期之也醮於客位則是以賓禮與之也以其有成人
之道故以是禮加之故曰加有成也然緇布之粗不若皮弁之
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故曰三加彌尊服彌尊則志宜
彌大故曰喻其志也以冠禮考之非特冠彌尊而衣也復也
亦彌尊非特衣彌尊至於祝辭醮辭亦然所以喻其志
則一而已
延平周氏曰皮弁天子視朝之皮弁也爵弁天子戎事之韋弁
也皮弁之色白白則喻其自潔而有所受韋弁之色赤赤則
天道下降於南方之色而喻其將出而與物酬酢也以視朝之
服而對於戎事之服戎事爲大故曰三加彌尊喻其志也然
士之冠而用天子之弁服可乎夫冠昏人道之大先王欲重
其禮而雖士之賤亦不嫌於與天子同服故始冠而用爵弁其
猶始昏而用角枕錦衾乎角枕粲兮蓋言新昏者也而周官
玉府於王之喪則共角枕此所以知先王欲重其禮而雖士之
微亦不嫌於與天子同服也
山陰陸氏曰此記適子有故而醮若無故有冠醴無冠醮士冠
禮是也醮禮簡醴禮繁醮用酒醴用醴醴在房內醮在房外
醴脯醢而已醮有折俎
新安朱氏曰此本與適子字加有成也在彌尊字下冠而下有
己字故其名作成人之道蓋傳誦之訛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
王共皮弁素積
鄭氏曰委貌章甫毋追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或謂委貌爲玄
冠也周弁殷冔夏收所服而祭也三王共皮弁素積所不易
於先代
孔氏曰三代常服之冠俱用緇布而其形自殊周爲委貌之形
殷則爲章甫之形夏則爲毋追之形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
章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
其形名之鄭註行道謂養老燕飲燕居之服若視朝行道則
皮弁也此云委貌儀禮記稱玄冠故鄭云委貌或爲玄冠也鄭
註冠禮記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冔名出於幠
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
聞皮弁素積以其質素故三王同服無所改易
嚴陵方氏曰委貌章甫毋追即初加之緇布冠是矣弁冔收
即三加之爵弁是矣皮弁素積即再加之皮弁是矣周尚文故
曰委貌周道也皮弁則以白鹿皮爲之素積則以素爲裳
言裳則衣可知裳必襞幅故謂之積揚雄所謂襞幅爲裳

是矣服其服所以行是道故每以道言之
延平周氏曰委貌章甫毋追與弁命以形三代不
同者所以趣時也皮弁素積三代共之者立本也蓋皮弁素積
上古之服
馬氏曰始加三加皆不同而再加之冠則三王共之者其義各
有所主也若其制則未之聞闕之可也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
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鄭氏曰言年五十乃爵為大夫也其有昏禮或改取也夏初以
上諸侯雖有功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亦五十乃爵命也至
其衰末未成人者多見篡弒乃更即位則爵命之以正君臣而
有諸侯之冠禮
孔氏曰二十而冠五十而爵為大夫故無大夫冠禮然四十強
而仕亦應無士冠禮而云有者立禮表用士為正所以五等並
依士禮冠子也若試為大夫者亦用士禮故鄭註冠禮記云周
之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
也禮三十而昏五十乃為大夫亦應無大夫昏禮而云有者是
改取也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者言夏初以前諸侯未有冠
禮與士冠同夏末以來諸侯有冠禮與士禮異故大戴禮有公
冠篇加玄冕為四加也此經直明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
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與士異也然則天子冠禮其來已久
但無文以言之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鄭註云始冠
之冠是天子則有冠禮
賈氏曰按喪服大夫為兄弟之長殤降服小功鄭云謂為士若
不仕者明其或亦為大夫則不為殤而降也若小記云丈夫冠
而不為殤此兄殤者既有德行年未二十而得為大夫則是大
夫亦不以二十而始冠也
新安朱氏曰引喪服之文見大夫而有兄殤又其兄若為大夫
則不降服則知其身與兄皆未二十矣是不必五十乃為大夫
也蓋其得為大夫之時已治成人之事或已因喪而冠如冢語
所說人君之例故不待二十而冠也賈意當是如此然此亦為
繼世為大夫者言耳非謂以賢才而選者也
石林葉氏曰自此至德之殺也見於儀禮士冠禮之末其文前
後相錯自鄭氏以來不能考故學者至今惑之此章為士冠禮
言也諸侯天子無為所以儀禮繫於本篇之末天下無生而貴
者謂天子之元子與大夫之子也後世有未冠而為大夫者故
言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諸侯天子君薨雖未冠必即位則生而
貴矣不可與士比故言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雖諸侯則天子
可知一加而冠緇布再加而冠皮弁三加而冠爵弁士服也然後
謂之士此天子元子與大夫之子所同者也男子二十而冠
大夫五十而後爵蓋未有大夫而始冠者此大夫所以無冠禮也
諸侯天子既冠而即位固已同於士禮矣未冠而即位則既為諸
侯天子何緇布皮弁爵弁之云則冠禮無復施安得複有公侯
之冠禮此所以為夏之末造也鄭氏謂諸侯雖父死年未及五十亦
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古禮雖不可盡見然天子諸侯固未嘗
以年斷當如其說不幸有未冠而立不及五十而死則終身不得為
諸侯天子乎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嚴陵方氏曰古者諸侯無冠禮蓋天子之元子猶士也況諸侯乎皆用士冠禮而
已父在則為士父沒則為君以從時未冠而父沒者不可以居諸侯之位而
用士禮故至夏末有諸侯冠禮然則諸侯之有冠禮為未冠而父沒者造之
也延平周氏曰冠不再昏不一故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天子之
元子其禮猶止於士而已何諸侯冠禮之有特夏之末造也然

自夏以降不特諸侯有冠禮而已蓋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皆用士之冠禮果元子世子之年未及冠而天子崩國君薨則元子世子亦有君道而復用士禮可乎故玉藻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者蓋言此也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鄭氏曰儲君副主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者賢者子孫恒能法其先父德行也以官爵人德之殺言德益厚爵益尊也

孔氏曰繼世以立諸侯此釋夏末以來有諸侯冠禮之意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明所以無大夫冠義也言官爵之授隨德隆殺也大夫以上臨以德授爵猶無冠禮士又德薄而無爵也

講義曰謂天下無生而貴者欲其脩德以繼統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嗣諸侯者有冠禮嗣大夫則無之者蓋諸侯繼世以立大夫以官爵之而不繼世故也諸侯以繼世以立所以象賢大夫不繼世為其德之殺也

延平周氏曰繼世以立諸侯象其祖考之賢也官有尊卑德有大小故以官爵人則德之殺也

新安朱氏曰自繼世以立諸侯至死無謚此蓋老子不尚賢貴因任之意言上古之時民各推其賢者奉以為君沒則復奉其子以繼之其後遂以為諸侯然其子之立也但象似其賢而已非故擇賢而立之也至於中古乃在上者擇人任官而爵之爵等此則德之衰殺不及上古之時矣又至於周而有謚法則生而有爵者死又加謚此則又其殺也上古人自立君故生無爵中古未有謚法故雖有爵而無謚又以申言古今之變也

新安王氏曰天子之元子士也此文係冠禮下夫天子元子冠同於士其餘與士不同雖君儲副有君父在上故冠用士禮所謂無生而貴者也象法象也父祖之賢子孫能法象之故使之雖未冠南面君國是以諸侯別有冠禮也爵言命為大夫也視諸侯德有殺故冠惟士禮與諸侯不同此言大夫所以無冠禮也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鄭氏曰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耳今記時死則謚之非禮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士禮此是士冠禮記之文以士為主古謂殷以前士生時爵不及死不制謚

山陰陸氏曰古謂周也生無爵蒙上以官爵人則大夫以上乃謂之爵今記時死則謚之案檀弓士之有誄自魯莊公始也則作此記者魯莊公之後人歟

延平周氏曰謚者行之迹故古者生有爵則死乃請謚於天子而天子命之謚後世但死則皆有謚蓋未嘗請謚於天子特其自謚耳故曰死而謚今也

新安朱氏說見前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鄭氏曰禮所以尊尊其有義也政之要盡於禮之義然其義所治深遠也

孔氏曰此經因上論冠義下論昏義故因上起下於中說重禮之義不解禮之義理是失其義唯知布列籩豆是陳其數其事輕故云祝史之事籩豆事物之數淺易可布陳禮之義理深遠難知聖人能知其義理而恭敬守之所以治天下也

橫渠張氏曰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理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嚴陵方氏曰經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所謂奇偶者其數也陰陽者其義也能守其義然後有以制禮能陳其數止可與行禮故祭統曰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數在外故可陳義在內故難知然知之矣而或不能守守之矣而或不能敬則亦未免失其義焉又何以治天下哉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正謂是矣

延平周氏曰禮之所以為禮者禮之義也而其禮之為禮者禮之數也禮之所尊尊其義而非尊其數而已也為祝史者特知其數耳其數則禮之文而已故可知其義則其非性命之理故難知果知其義則聖矣天子所以治天下也

馬氏曰有數有義然後足以為禮數者義之寓義者數之本而其重尤在於意也先王為禮未嘗不寓之以微妙之意知其義則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山陰陸氏曰孔子所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

延平黃氏曰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後世之言禮者猶陳其數焉

新安朱氏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具備之時之語因為之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鄭氏曰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曰禮之義也取於異姓謂同姓則多相褻也誠信也腆猶善也直猶正也直信二者所以教婦也事人事猶立也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

孔氏曰自此至人之序也論聖人重昏禮之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合配則萬物生焉若夫婦合配則子孫生焉此與下昏禮為自取異姓者所以依附相疏遠之道厚重分別之義也幣帛必須誠信使可裁制勿令虛濫賓之傳辭無自謙退云幣不善不詐飾也昏禮記云辭無不腆皮帛必可制鄭註云賓不稱幣不善是也所以幣必信辭必直欲告戒婦人以正直誠信也信事人者婦人立身之道非信不立信婦德者自信是婦人之德

橫渠張氏曰以義理言則婦死不當再娶夫死不當再嫁當其初娶時使期以終身豈復有再嫁之事禽獸猶有不再匹者男子正謂無嗣承祀事之重猶可再娶雖再娶止謂之繼室婦人則雖至窮餓而死不可也介甫直謂婦人得再嫁豈有是理令於祭祀凡再娶者其祀並列於人情未安古者人君自元妃而下姪娣媵御不復再娶元妃死則繼室攝內事自卿大夫以下有再娶之文亦必大不得已蓋其始昏固未嘗有約至于再也不然何為承家為祭祀之義大故再娶也生而再娶於情固未安葬而同坎則褻尤甚濫不可也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之止當祔一人夫婦之道是夫止合一娶婦止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則夫豈得再娶特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廢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為同穴同筵几譬之人情一室之中豈容二妻故以義斷之唯祔以首娶繼室別在一所乃安又非如姪娣媵妾自是妾與適葬者異穴雖而殊封是衛人之祔也離之必也一穴異坎為安

石林葉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此非特暫祭祀凡大宗之統其　親者亦不可無也然則婦人得再嫁乎據此理則婦未有二夫者也然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傳曰何以期貴終也則繼母有再嫁之道矣然必有

故為周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無故不用令者罰之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鄭氏謂故如然喪若衛世子共伯蚤死其
妻姜氏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守義誓而弗許作柏舟詩以自
見孔子取焉則不再嫁者婦人之義也有不得已而不得不嫁
者君子亦通之也
嚴陵方氏曰天地合萬物興昏禮之合二姓蓋本於此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父子所以傳世故曰昏禮萬世之始必取異姓所
以附遠不取同姓所以厚別厚於遠不附則人情無以通於別
不厚則人道無以辨昏姻者所以通人情而辨人道而已幣所
以將昏姻之意辭所以通昏姻之情幣必誠者無飾其意以偽
也辭無不腆者無致其情以曲也辭無致其曲則告之以直故
也幣無飾以偽則告之以信故也故經先言告之以直信以事人
者必以信而婦人以事人為事故信為婦德也上兼言直而
下不釋直者蓋信為無偽則直在其中矣不改則不改而他適
也以其不可改故雖夫死不嫁
延平周氏曰昏之以禮而告之以信信則無可變之道故夫死
不嫁然有不能以自存者夫死而嫁可也此共姜之父母欲奪
而嫁詩人有柏舟之興蓋柏雖可以為舟特非舟之所宜共姜
雖可以嫁特非共姜之所宜以共姜有可以自存之道也
馬氏曰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成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與此同
意幣者所以將其昏姻之意辭者所以導其昏姻之情幣以將
意則不可以不誠辭以導情則不可以不腆腆之言厚也君子無
所不用其誠與厚至於昏禮則尤甚焉故曰幣必誠辭無不腆
婦人事人者也事人必以信故體信以為德然後可以事人也
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惟厲之階言無信也一
與之齊則榮辱貧賤休戚唯所遇而不擇焉故終身不改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至昏禮不賀亦昏義也而言昏禮男子制
其禮婦人之事也按冠義始冠緇布之冠也士冠禮記冠義皆
禮記士昏禮以此不腆詞也凡謙詞稱不腆今詞不云不腆告
之以直信也按聘禮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春
秋傳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又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臣
下致諸執事以為瑞節告之以直信者直告之以信而已故曰
信事人也信婦德也昏禮父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
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所謂告之以直信也若信而有從
違則有義存焉非直信而已然非婦事也易曰婦人貞吉從一
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鄭氏曰先謂倡道也
馬氏曰男子親迎而男先於女者剛先於柔之意也豈獨昏姻
之際如此至於天地君臣其義一也天則造始而地則代終君
主乎倡而臣主乎和
山陰陸氏曰陽唱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是矣
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
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鄭氏曰摯所奠鴈言不敢相褻也人倫有別則氣性醇禽獸言
聚麀之亂類也
孔氏曰章明也壻親迎入門而先奠鴈然後與婦相見是先行
敬以明夫婦禮有分別不妄交親
嚴陵方氏曰壻先奠鴈乃與婦相見所以敬章其有別之道章
則所以明之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
相褻也正謂是矣男女有別則夫婦之道成夫婦之道成然後
可以傳世故有父子之親焉上言父子親則知下言義生者謂

君臣也君臣之義上下之分而已故義生然後禮作禮作則上不偪下下不僭上故萬物安也其序與繫辭所言合凡此所言不過有別有義而已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其以是與禽獸有牝牡之合而無內外之別有生育之愛而無上下之義故曰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馬氏曰摯者交接之際所以致敬人之私褻莫甚於衽席之上男女之際不可不正故執摯相見所以敬章別也父子相親出於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何也蓋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有相親之恩父子有相親之恩則必有相親之義故義生焉非特父子之親如此推而至於朋友兄弟君臣上下之際皆有義則燦然有文以相接故曰義生然後禮作禮作而貴賤有等上下有分此萬物所以安也自父子相親推而至於萬物安皆起於男女有別則衽席之上不可以不戒也哀公問政孔子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與此同意

延平周氏曰始於男女有別而終至乎萬物安者非禮之效孰能與此

山陰陸氏曰章讀如章物之章春秋傳曰男摯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鄭氏曰親之也者親之也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先王若大王文王出乎大門而先者車居前也從謂順其教令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爲傅

孔氏曰案昏禮婿降自西階壻親御婦車授綏是壻親御授綏也壻御婦車授綏欲親愛於婦令婦親已也

嚴陵方氏曰親御授綏固所以親之然以親迎親御亦所以敬之也敬所以爲義親所以爲仁先王之所以得天下者仁義而已

馬氏曰婦人女子近之則不遜故不可以不敬之遠之則怨故不可以不親之敬之者禮也親之者仁也愛與敬先王之所以御婦之道也二女嬪于虞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先王所以得天下也夫主於義故有所帥無所從婦主於聽故有所從無所帥夫婦之道其大槩不出於此故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端基之於此也婦者恒其德者也有三從之義而無一遂之禮故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者制義者也制人而不制於人故曰知帥人者也知帥人則非所謂不恒其德而從婦凶也

延平周氏曰夫者以知帥人者也而大夫亦謂之夫者大夫以知帥人之大者也然夫人亦謂之夫何也夫人謂之夫猶后妃謂之后蓋后乃命其夫人以下者而夫人乃帥其九嬪以下者

山陰陸氏曰壻親迎親御授綏咸卦是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恒卦是也

講義曰夫敬而親之先王雖得天下之道不外乎是蓋齊家治國平天下實出乎一道詩大序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矣

盱江李氏曰婦人從人者也從之斯尊之矣卑其夫未有能從命也夫弱於外婦強於內下上其心而莫之制何所弗及哉舉天下而漸其風亂矣王化之存者幾何是故婦人於夫家不可不使之盡禮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
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坐以夫之齒
鄭氏曰玄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爵謂夫命為大夫則妻
為命婦
孔氏曰䖍陳敬事也玄冕助祭服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冕
用助祭之服齊戒自整敕而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
神故云鬼神陰陽也妻為內主故有國者妻為社稷內主也
嚴陵方氏曰以交鬼神之道而施諸陰陽之配固所以致敬也
社稷主者夫為主於外婦為主於內故也此則主有土者言之
先祖後者有夫有婦然後可以傳世而後其先也此則通天下
言之牢謂牲牢也先王以牢禮為之等尊卑異焉而夫婦之禮
則共牢而食者示同尊卑也夫尊則婦亦尊夫卑則婦亦卑故
曰同尊卑尊卑同故爵齒亦從夫而已以爵齒各有尊卑故也
五峯曰君命屈狄再命鞠衣一命襢衣士褖衣是從夫之爵也
大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
婦道也是從夫之齒也
延平周氏曰玄冕事鬼神之服也齊戒將以事鬼神者故昏禮
而用玄冕齊戒者所以鬼神其陰陽之配也婦人無爵而周官
內宗則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則外女之有爵者何也內女之夫
即王子弟而外女之夫即公卿大夫則其所謂有爵亦從夫之
爵也
馬氏曰玄冕齊戒祭之重者也以祭之所重而用於昏姻之際
則明其重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是也
山陰陸氏曰鬼神陰陽神明之也神明之也者不可同於所安
褻之甚也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
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
鄭氏曰陶匏大古之禮器也大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
而用大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私之猶言恩也授之室明當為
家事之主也
孔氏曰共牢之時俎以外其器但用陶匏陶是無飾之物匏非
人功所為乃貴尚古禮之自然也厥其也厥明謂共牢之明日
也明日婦乃盥饋特豚舅姑竟以餘食賜婦食餘曰餕此示舅
姑相恩私之義案昏禮既昏之後夙興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笲
棗栗奠于舅席又執腶脩奠于姑席贊者醴婦婦受醴畢舅
姑共席于奧婦盥饋特豚卒食一酳婦即席餕姑之餘卒食姑
酳之此士禮也降自阼階授之室者謂適婦也婦餕餘禮畢舅
姑從賓階而下婦從主階而降是示授室與婦之義也
延平周氏曰陶匏祭天地之器而用於昏者尚禮之至也凡為
人子者居不處奧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者以其有父在也至於
冠禮則冠於阼階而昏禮又婦降自阼階何也先生欲隆冠昏
之禮而不嫌於無父是以有斯須之敬也
嚴陵方氏曰盥謂盥手所以致其絜饋謂特豚所以致其養以
舅姑之尊而降自賓階以婦之卑而降自主人之階者示授之
室而為之主男以女為室故以室主之
山陰陸氏曰器用陶匏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三王作牢
用陶匏言三代所不變也冠禮著代而已此授之室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鄭氏曰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序猶代也
孔氏曰不用樂者使其婦深思陰靜之義以脩婦道陽是動散
用樂則令婦人志意動散也
河南程氏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

但古人重此大禮嚴敬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則得之

嚴陵方氏曰昏姻之禮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婦則有代姑之序所以不賀則一也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彼言思嗣親此言幽陰之義者蓋有所思者固欲其幽陰也經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是矣然曲禮言賀取妻賀其有客而已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

延平周氏曰冠必至於昏昏必至於代父者人之序也以其序將至於代父則哀之可也故不賀

馬氏曰三十而取人之次序所當然也故不賀

山陰陸氏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所謂晦時以此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昏禮執鴈豈亦以此歟

長樂陳氏曰樂由陽來而聲爲陽氣禮由陰作而昏爲陰義故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然則昏之爲禮其陰禮與古之制禮者不以吉禮干凶禮不以陽事干陰事則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晉裴嘉有昏會酒中而作樂薛方士非之可謂知其義矣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鄭氏曰尚用氣尚謂先薦之爓或爲脂滌蕩猶搖動也

孔氏曰自此至篇末總論祭祀之事尚謂貴尚鄭註云凡薦者對合亨饋孰爲先也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爓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祭義云爓祭祭腥而退是也今於堂以血腥爓三者而祭並未孰是用氣也帝王革異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既尚聲故未殺牲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闋止也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之鬼神在天地之間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是求陽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血腥爓三者皆氣而已未嘗致味故曰祭用氣也然爓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其序如此殷人尚聲者以其自樂始故也臭未成以其未用鬯故也味未成以其未用牲故也樂之有聲蓋出於滌蕩之則存乎其人而已樂三闋者以陽成於三故也三闋則樂成矣然後出迎牲所以爲尚聲歟聲者樂之象音者聲之文聲音之號雖以求陽爲先然詔告於天地之間則凡在陰陽之間者無不求也

馬氏曰有虞氏之意以謂鬼神之所享在於敬而不在於味敬之所至則味有所遺故祭以血腥爲始記曰血祭盛氣也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皆不敢用褻味而貴氣也有虞氏

之祭尚氣殷人從而文之故尚聲樂由陽來則凡聲皆陽也蓋人之死也魂氣歸于天非求諸陽不足以報其鬼也殷人尚聲所以迎其鬼之來也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此舉其尚聲之時也有音之氣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此舉其尚聲之意也鬼神與於天地之間而不可度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之而已

延平周氏曰有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者皆以宗廟之祭言之也至於天地之祭則天以升煙爲主地以薦血爲主者百王之所不易也所謂尚氣者凡血告於室腥爓薦於堂有虞氏則血與腥爓皆以爲祭是故爲尚氣也所謂尚聲者先作樂以求諸陽然後迎牲所謂尚臭者先灌以求諸陰然後迎牲然則有虞氏之尚氣者亦求諸陰陽之間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有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後王彌文氣曰

事也聲臭事也味口事也血幽而未明腥明而未著
爓治而未熟有虞氏尚氣未有臭味殷人尚聲有臭味而未成
滌其聲使清蕩其聲使濁
長樂陳氏曰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而已商頌那祀成
湯也樂之所依者聲聲其名樂以聲爲宗則主以樂致聲之所宗皆
尚聲之意也孟曰三成胎月三成時歲三成閏然則樂不三闋
何以成樂哉今夫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滌
蕩其聲則盈矣必繼以三闋者以反爲文也樂三闋則減矣然
後出迎牲者以進爲文也然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者歸也
歸之以從地神者申也申之以從天詔告鬼神於天地之閒捨
聲音之號何以哉　又曰那詩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曰庸鼓鍾
鼓之大者也萬舞舞之大者也商之作樂在湯則奏鼓鼓之大
矣而未備在湯孫則嘒嘒管聲備其細以成大此經言尚聲豈
不以樂之大然耶
金華應氏曰祭祀之禮帝王所同而必別言之者隨其所尚各
有所先也夏禘鳴球祖考來格非不尚樂也而商樂視舜則
愈備犧形之詩可考也殷作祼將常服黼冔商非不尚祼也而
周祼視商則愈重旱麓受祖之詩可見矣黃氏近古祭未窮味
猶有茹毛飲血之意也殷愈再見嚴於求神祭閒至三而後迎
牲滌蕩者滌除洗滌於塵埃之境播散發越於虛無之中使無
一毫之隔礙也聲音之號者以聲音而號召之若以言語而詔
告之天地之閒虛曠洞達無不響答也周樂九變兼用六代視
商愈備而納牲必俟灌鬯之後故曰獻莫重於祼聲莫重於舞
歌舞莫重於舞宿夜是祼尤在於聲歌武舞之先也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七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八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
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
焫蕭合羶薌
鄭氏曰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
諸侯之禮也既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鉶南
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爲馨
聲之誤也奠或爲薦
孔氏曰周禮變於殷故先求陰尚臭也臭謂鬯氣未殺牲先酌
鬯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煑鬱金草
和之其氣芬芳調鬯也又以擣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
云鬱合鬯也鄭注鬱人云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用鬱鬯灌地是
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以圭璋爲瓚之柄瓚所以酌鬯也玉
氣潔潤灌用玉瓚亦求神之宜也玉氣亦是尚臭也周言用玉
則殷不用圭瓚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迎牲也先灌是先
致氣於陰故云致陰氣也蕭合黍稷周人後求陽也取蕭草及
牲脂膋合黍稷燒之此謂饋食時以臭氣求陽達於牆屋也故
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者明上焫蕭之時節也既奠謂堂上事
尸竟延尸戶內更從孰始也於薦孰時祝先酌酒奠於鉶羹之
南訖尸未入於是又取香蒿染以腸閒脂合黍稷燒之於宮中
此又求陽之義也馨香謂黍稷也
長樂陳氏曰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以形魄歸于地而求諸陰
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以視氣歸于天而求諸陽也祭祀
君與夫人所以自盡之也故君灌以圭夫人灌以璋君迎牲夫
人奠盎記言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焫
蕭是迎牲奠盎皆在既灌之後而焫蕭又在既奠之後則灌求

神之始也而焫蕭次之迎牲奠盎事神之始也而獻薦次之求
諸陰而事之猶以爲未又求諸陽而致曲焉則神其不格乎設
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則羶膟膋之氣也薌黍稷之氣也蕭合膟
膋黍稷而燔燎之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盎之禮
則祭義郊特牲之文雖殊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封之則血毛告
於室以示其幽全膟膋焫於堂以達其臭氣而奠盎定之所詔又
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尚臭也鄭康成以祭義所言爲朝事之
焫蕭以郊特牲所言爲饋食之焫蕭
嚴陵方氏曰鬱鬯二者皆味也則其爲臭陰而已故能達於淵
泉淵泉以言其幽也灌以圭璋謂君灌以圭瓚后灌以璋瓚也
見明堂位解玉之爲氣如白虹則潔之至也能交三靈而通之
亦以其氣之潔而已故祭祀每用焉迎牲之禮固已重矣而在
既灌之後則以致氣爲先故也蕭黍稷三者皆氣也則其爲臭
陽而已故能達於牆屋以言其顯焫者天産之臭故蕭以膟膋
故言羶合蕭以黍稷故言薌
馬氏曰殷人既尚聲周從而文之故尚臭臭氣也而氣有陰陽
之別周人尚臭灌用鬯臭所以致陰氣也灌者禮之始而敬之
至者也傳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又曰盥而不
薦推此足以知周尚臭之意也鬯者以秬黍合鬱草而爲之既
成然後和之以鬱金之汁蓋人之死也形魄歸于地非求諸陰
不足以格其神也故臭陰達於淵泉先求諸陰也灌以圭璋用
玉氣此舉其尚臭之意也既灌然後出迎牲致陰氣此舉其尚
臭之時也迎牲在於祭之始而既灌之後然後出迎牲而殺之
是所以尚臭也臭陰達於淵泉以下之深者言之也臭陽達於
牆屋以宗廟之所有言之也蓋魂魄具然後爲人以周人既以
求諸陰又以求諸陽言之則知有虞氏之用氣非不用味也殷

人先求諸陽非不求諸陰也亦謂之尚氣謂之尚聲謂之尚臭皆
以始言之而其意各有主也
延平周氏曰於鬱合鬯言臭陰於蕭合黍稷言臭陽何也灌雖
陰中之陽而氣則下達是故謂之陰燔雖陽中之陰而氣則上
達是故謂之陽
山陰陸氏曰鬱陰也鬯陽也蕭陰也黍稷陽也天陰中之陽欲
致陰氣非此不能出脂陽中之陰欲致陽氣非此不能降淵泉
虛而難窮牆屋實而難徹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
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鄭氏曰此其所以先後異也
嚴陵方氏曰祭所以求諸陰陽者一陰一陽皆自然之理非人
爲之僞也故曰凡祭慎諸此魂者氣所主故曰魂氣魄者營於
形故曰形魄主者在內故言氣於魂之下營者在外故言形於
魄之上人之生也受氣於天及其死也魂氣復歸于天成形於
地及其死也形魄復歸于地以其歸于地也故不可不求諸陰
以其歸于天也故不可不求諸陽然則聖人之爲此也豈徒陳
其數而已哉亦有以知其義爾故曰求諸陰陽之義也先求諸
陽則尚聲故也先求諸陰則尚臭故也五聲五臭各有陰陽然
聲以氣動而生故凡聲皆陽也臭以氣留而生故凡臭皆陰也
以殷爲求陽周爲求陰則知有虞氏之尚氣亦求諸陰陽之閒
而已夫一祭之內氣也聲也臭也三者未嘗不兼用焉經之所
言特以所尚者爾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
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
遠者與

鄭氏曰詔祝坐尸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用牲於庭謂殺之時升首於室謂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尊首尚氣也直祭祝于主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孰爲正也祭以孰爲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於彼於此言室與堂與尚庶幾也

孔氏曰下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故知詔祝於室當殺牲之初朝事之時也詔告也祝呪也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於堂戶西南面坐主在西方東面尸主之前則爲用籩豆也祝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告神於室又出墮祭於主謂分減肝膋以祭主前當此時王乃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制割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離今云詔祝于室是燎於爐炭入告於室也坐尸於堂者既灌之後尸出堂坐戶西而南面也上云詔祝于室次云用牲升首下云索祭以文次之故知直祭祝于主當薦孰之節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于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是也索祭祝于祊者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爲求祭於祊也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註云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上文云祊之于東方是也今此索祭是正祭日之祊禮器云爲祊乎外以其稱外故註云明日繹祭此經不云外又下云肵之爲言敬也相饗之也嘏大也毛血告幽全之物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日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此解正祭在廟門之時或設饌在室或設饌在堂不知神所在之處爲於彼室乎爲於此堂乎故兩處設饌也或諸遠人乎此解索祭爲祊之時其神靈或遠離於人不在廟乎祭于祊者庶幾求於遠者與言於遠處求神也鄭註云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者約少牢特牲饋食在奧時也云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者以在奧東面以南爲尊主西故居南主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尸於戶外戶南面主席於東面是也鄭此註雖參禮記及少牢特牲而言之亦約漢時祭宗廟之禮故其事委曲也云謂之祊以於繹祭名也者以祊是廟門明日繹祭稱祊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同稱之曰祊也

嚴陵方氏曰詔祝於室即毛血詔於室坐尸於堂即羹定詔於堂用牲於庭即納牲詔於庭納之將以用焉故言用升首於室即升首報陽若羊人祭祀割牲登其首直祭祝于主凡主事是也索祭祝于祊凡門事是也索即求之不曰求而曰索者以神之散無不之也彼此之間不遐近人而已又疑神之遠人然不可舍是以他求也以祊在廟前之旁猶爲遠而已故覆祭于祊而繼之以尚曰求諸遠者與夫廟門之旁其實爲遠人乎故以尚言之

馬氏曰自詔祝于室至於索祭祝于祊其言未必皆有序而詔祝於室者求之於內之深者也索祭祝于祊者求之於外之遠者也求之深求之遠蓋不知神之所在而求於此則疑於彼求於近則疑於遠而庶幾神之饗也鄭氏釋直祭祝于主謂薦孰之時謂之正祭而血腥之屬所以盡敬心蓋非是也釋索祭祝于祊以正祭日言之抑又非是也

山陰陸氏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朝制祭時當朝踐之節鄭氏

謂詔祝于室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
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主
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此殷禮也鄭氏以言周禮誤矣蓋殷
人制肝周人制肺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先求諸陽故
朝踐時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若周人制肺
雖在此時其取膟膋燎于爐炭自當饋食之節詔祝於室詔使
入以詔神方是時灌事畢而朝事始矣是以詔祝坐尸當此節
蓋神格而後可以詔祝主設而後可以坐尸用牲於庭升首於
室謂割牲時當饋食之節羊人所謂割牲登其首是也直祭祝
于主謂尸未入祝于主而已是之謂直祭若少牢祝酌奠遂命
佐食啓會主人西面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
于皇祖伯某尚饗當此節索祭祝于祊謂尸已出祝于祊而已
是之謂索祭若有司徹尸出于廟門卒若有司徹改饌于室中
西北隅如饋之設當此節始當求諸陽遂當求諸陰矣祭求諸
天地之間以爲未也故詔祝于室坐尸於堂詔祝於室求諸內
也坐尸於堂求諸外也猶以爲未也故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用
牲於庭求諸下也升首於室求諸上也又以爲未也故直祭祝
于主索祭祝于祊直祭祝于主求諸近也索祭祝于祊求諸遠
也求求之而已若索索也
藍田呂氏曰不知神之所往故尚氣尚聲尚臭以求於天地陰
陽之間不知神之所在故於庭於室於堂於祊以求之不知神
之所依故有主有几有尸有幣以主之不知神之所饗故肆爓
腥熟三牲魚腊水草備物以祀之矣
延平周氏曰所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
祊之爲言倞也肵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
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

鄭氏曰倞猶索也倞或爲諒肵者爲尸有肵俎此詁也福者人
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直者訓所以升首祭
也直或爲植相謂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饌也特牲饋食
禮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受祭福曰嘏長也大也
此訓也尸或詁爲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
孔氏曰此皆訓祭祀所爲之事案特牲少牢設饌後尸祭饌訖
祝取牢心舌載于肵俎設于饌北尸每食牲體反置于肵俎是
主人敬尸之俎也又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
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是大夫
嘏辭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故詩楚茨云求錫爾極時萬時億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首也者直也直正也言首爲一體之
正鄭引特牲讚饗尸時節尸答拜訖執此鉶南之奠祝設辭以
饗之欲尸饗此奠尸遂祭奠啐之是相饗之也尸嘏主人欲使
長久廣大也此經尸爲陳諸本尸爲主尸是神象當從主
嚴陵方氏曰索祭祝于祊於正祭之後而又索焉非強有力者
不能如此故曰祊之爲言倞也倞強也首謂升首也首植而直
支偶而曲故曰首也者直也以其直故得特達以升於室焉相
謂相尸也坐則有妥食則有侑入或延之升或延之凡爲此者
豈苟然哉亦心鄉之而欲神饗之而已故曰相饗之也福而有
假之義中庸言大德之得祿壽以得其壽故長以得其祿故大
故曰嘏長也大也且壽祿爲五福之先故必以長大言之天保
曰降爾遐福此福所謂長也楚茨曰以介景福此福所謂大也
尸神象也神隱而尸陳故曰尸陳也
山陰陸氏曰祊之爲言倞也以爲不知神之所在故又求之如
此肵之爲言敬以祈爲在此焉敬也故曰祭如在富也者福也
左傳所謂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奉酒

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是也旨也者升首於室是也升首而已則以直故也亦如是而後可以直祭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是之謂直若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是有見於當無見於直故曰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相饗之者相主婦也經曰旣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又曰鄉之然後能饗焉蓋祀主人所自致也他人所事祭而已若饗非夫婦有不能鄉亦其親或不饗也無期長也無疆大也不言言是詁也非言也爾雅曰嘏大也尸陳也在釋詁以此尸陳也故尸神象而已嘏長也大也故祝將命而已尸陳也者神無象也以尸陳之而已若主神則主之大火也經若祊之爲言倞也肵之爲言敬也此言也當也者福也旨也者直也此訓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此詁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鄭氏曰幽謂血也純謂中外皆善氣主氣之所舍也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

孔氏曰毛血謂祝初薦血毛於室時也血是告幽之物毛是告全之物告幽者言牲體肉裏美善告全者牲體外色完具所以備此告幽全之物者貴其牲之純善之道也血祭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肺肝心三者並爲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是貴氣之主也血是氣之所舍故云盛氣三者非即氣故曰氣之主也

嚴陵方氏曰信南山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蓋明是矣幽所以告其內之純全所以告其外之純祭祀之道以純爲貴觀射父曰毛以示物血以告殺又曰祝于一純二精是矣經血腥爓祭用氣也然腥爓之氣不若血之幽氣聚於幽而散於明聚則盛矣故曰血祭盛氣也夫鬼神無形也有氣而已則交之者可不盛其氣哉五行之氣在天則爲五星在地則爲五材在人則爲五藏之氣各有所主而牲亦象之肺則金氣之所主也肝心木火氣之所主也經獨言三者則以三代之所用者言之故也

延平周氏曰肺者氣之主肝者精之主心者血之主而皆以爲貴氣之主何也臟有五而位三肺心位乎上肝腎位乎下位乎上陽也位乎下陰也肝者位乎下之上故爲陰中之陽陽者氣之主陰者體之主故肺肝心皆氣主也而三代祭先所用不同何也周以火德王天下而肺藏屬金故祭用肺示其火之能勝於金也殷以金德而肝藏屬木夏以水德而心藏屬火是三代祭先皆用五行相勝之法以順天地性命之理也然五行相勝之法蓋起於陰陽之學果聖人制禮之意亦有取耶嘗考之於書在洪範則水先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又次之者生之序也在大禹謨則水先之火次之金次之木次之土又次之者乃相勝之序也推此而言雖聖人蓋有取也

山陰陸氏曰告幽全之物非志也是物也凡物內幽則血善外全則毛美幽非止血也全非止毛也以毛血告之而已幽言內全言外告全物以毛告幽物以血以毛血該之凡如此貴純之道也不言祭血以血名祭以血祭乃所以盛氣也血陰也氣陽也善攝生者血欲少氣欲多故下祭肺肝心則血祭有虞氏之事也有虞氏祭首亦以此夏后氏尚黑水氣之主也殷人尚白金氣之主也周人尚赤火氣之主也肺受制於火周人以火德王而祭肺焉祭其臣於我者也祭其臣於我乃所以貴我也他放此

長樂劉氏曰凡牲之博碩肥腯皆血氣之盛也氣行而血從之所以盛也氣不可得而爲也血所以盛大其氣焉故心也肝也

肺也雖皆陰藏而氣以之爲主故先祭之氣亦從其所主而可
羞矣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
鄭氏曰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也明水司烜所取於月之水也齊
五齊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
燒之亦有黍稷也
孔氏曰尸既坐綏祭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兼肺而祭故云加
肺也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云祭齊加
明水也肺是五藏在內水屬北方皆陰類又親形魄歸地是陰
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也朝踐時祝取膟膋燎于爐炭入以告
神於室出以綏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至薦孰時祝更取膟膋及
蕭與黍稷合燒之是臭陽達於牆屋也膟膋黍稷並是陽氣之
物首又是牲體亦是陽蒐氣在天爲陽以陽物祭之故云報
陽也
嚴陵方氏曰黍稷地產皆陰類也燔燎之火則司烜氏所取於
日者也首者陽之體升者陽之事皆陽類也凡此皆取而祭之
也上言祭下言取互相備爾詩言取蕭祭脂同義前曰求此曰
報何也求主乎人之情報主乎物之理
山陰陸氏曰祭黍稷加肺少牢所謂上佐食取黍稷下佐食取
肺尸受同祭于豆是也祭齊加明水即此所謂明水涗齊貴新
也鄭氏謂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則讀加爲尚之誤也經曰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報陰當朝踐之節報陽當饋食之節
報陰用明水則報陽用明火可知肺內而在上首外而在上
明水涗齊貴新也凡涗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
水也
鄭氏曰涗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涗齊及取明水皆貴
新也周禮慌氏以涗水漚絲涗齊或爲汎齊新之者敬也著猶
誠也言主人齊絜此水乃成可得也
孔氏曰設明水及涗齊貴新絜之義所以涗此齊者以敬於鬼
神故新絜之也
嚴陵方氏曰明水涗齊即上所言祭齊加明水是矣涗則和之
也以齊之濁故加水之清焉濁則故清則新故曰貴新也非特
此而已若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之類亦皆貴其新焉故
曰凡涗新之也明水謂之明因以取之於月又由主人之絜誠
著見於此水蓋汙則暗絜則明也
延平周氏曰周官司尊彝之職謂鬱齊獻酌醴齊縮酌及盎齊
涗酌以五齊清濁次之則泛齊與醴同用縮酌而緹齊沉齊與
盎齊同用涗酌此言明水涗齊蓋自盎而下三齊也涗者以水
而和之解之也和解之則新矣貴新故不嫌於味之薄也
山陰陸氏曰齊盎齊也盎齊涗酌凡涗新之也蟬捨卑穢爲高
謂之蛻蓋亦如此夫祭祀所爲貴者何耶亦曰貴純貴新而已
內外如一純也終始如一新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言尚主人
不獨雖取日月之氣不得爲明故曰是誠在我者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
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鄭氏曰割解牲體
孔氏曰再拜稽首肉袒是恭敬之極恭敬之至乃是服順於
親也
嚴陵方氏曰袒則肉露故謂之肉袒所以致親割之勞割謂割
牲以人君之尊而服勞如此所以爲敬之至服屈服於神故曰
敬之至也服也詩言勿翦勿拜而以拜爲屈故曰拜服也拜下
兩手而已稽首則首至地爲故曰稽首服之甚也首雖至地又

未若肉袒之勞焉故曰肉袒服之盡也
廷平周氏曰以天子不可屈之勢而爲之稽首肉袒則天下莫不知有尊而亦莫不知有親也蓋先王設教之意常寓於其微之間
山陰陸氏曰凡祭稽首不必肉袒肉袒不必稽首兼之者此歟蓋朝踐以前以素爲貴父子之事多饋食以後以文爲貴君臣之事多服臣之事也非子之事也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鄭氏曰孝孫孝子謂事祖禰曾孫某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相謂詔侑尸也嘉善也
孔氏曰義宜也事祖禰宜孝是以義而稱孝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既有國家之尊不但祭祖禰而已更祭曾祖已上唯稱曾孫言已是曾重之孫也　熊氏曰祭稱孝孫對祖爲言稱孝子對禰爲言經既稱國家則兼諸侯及大夫鄭註直云諸侯者略也　庾氏曰賓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與讓也
嚴陵方氏曰稱孝孫孝子者以示子孫得四海之歡心也稱曾孫某者以示國家非一世之積累也人之行莫大於孝自稱以此則疑於自矜祭而稱之且無所嫌者則有義存焉耳故曰以其義稱也稱曾孫以示國家非一世之積故曰謂國家也某則名之也於曾孫曰某則孝孫孝子從可知矣然其序先孫而後子者對祖禰稱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按少牢饋食曰孝孫某則祭稱孝子孝孫名今略之某之名外也外事稱曾孫某故曰謂國家也據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相主婦也故曰盡其嘉而無與讓也是之謂夫婦親之謙賓客之事也嘉夫婦之事也
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鄭氏曰治肉曰肆腍孰也爓或爲膶
孔氏曰肆剔也言祭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沈或薦煮孰四種之薦豈知神適所饗邪正是主人自盡敬心求祭之心不一耳
嚴陵方氏曰凡牲解而生之之謂腥體而陳之之謂肆爓而未腍之謂爓孰而爲殺之謂腍孰謂之腍若禾之稔故也由主人內盡其敬外盡其物也
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鄭氏曰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古謂夏時也
孔氏曰斝角爵名也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鉶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爵也詔告也尸始即席舉奠斝角之時未敢自安祝當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是詔妥尸也古夏時也夏立尸唯有飲食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立由世質故耳尸是神象故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令
嚴陵方氏曰斝先王之爵也天子用焉角時王之爵也諸侯用焉周官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斝之卒爵而飲之蓋言是矣詔妥尸即士虞禮所謂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是矣蓋尸於主人則子行也以卑臨尊嫌或不安焉爲是詔之也詩言以妥

以侑是矣必於時乃詔之者以尸始入舉奠故也尸於與事之時則子行而已子行爲卑故立至於有事之時則神象也神象爲尊故坐有事謂若舉斝角之類也禮器曰夏立尸而卒祭是矣至周文備豈復然哉故曰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且敬如是固不以子行無事則立也見乃謂之象神隱而尸陳以其陳者見於隱者故曰尸神象也將命於祭祀之間以交神人者祝也將命於燕饗之間以交賓主者介也此主祭祀言之故曰祝將命也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茲非將命乎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凡祭祀灌獻用斝齊用醆酒用爵知然者以春秋傳斝玉瓚祭齊一名醆酒知之也斝以灌也灌非以飲也以歷而已所謂爵人受斝歷而皆飲之以此然則舉斝角詔妥尸當灌獻之節妥尸蓋在初入即席之時宜在祼前先儒謂在饋食時此據儀禮之誤也蓋少牢特牲無朝踐饋獻故妥尸在饋尸前若祭自祼始尸即席久矣不應至饋食始詔妥坐也尸是象而已其所謂神在彼不在此也祝將命也其所以命之主人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

鄭氏曰縮酌用茅謂泲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酌酒斟也酒已泲則斟之以實尊彝昏禮曰酌玄酒三注于尊凡行酒亦爲酌也醆酒涚于清謂泲醆酒以清酒也醆酒盎齊盎齊差清和之以清酒泲之而已泲盎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汁獻涚于醆酒者泲秬鬯以醆酒也獻讀當爲莎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不以三酒泲秬鬯者秬鬯尊也猶若也澤讀爲醳舊醳之酒謂昔酒也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獻以醆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醆酒以舊醳之酒泲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泲清酒以舊醳之酒者爲其味厚腊毒也

孔氏曰此記人總釋周禮司尊彝泲二齊及鬱鬯之事縮泲也酌是斟酌謂醴齊既濁泲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欲泲醴齊時先用明酌和此醴齊然後用茅泲之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三酒之中事酒尤濁五齊之內醴齊尤濁醆酒清於醴齊清酒又清於事酒故鄭知以事酒泲醴齊明謂清明故知是事酒之上清明者也事酒謂爲事而新作者醳是和醳醞釀之名即今卒造之酒故鄭云皆新成也引春秋傳曰僖四年左傳文醆酒涚于清者涚泲也泲謂泲漉也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泲之不用茅也周禮云盎齊涚酌又醴齊後有盎齊禮運醴後有醆故鄭知醆謂盎齊盎齊既清作之必久清酒又冬釀接夏而成故鄭云久味相得也此記不言五齊獨舉醴盎二齊者以司尊彝說時祭二齊三酒與鬱故此記者釋之獻謂摩莎既以事酒泲醴齊清酒泲盎齊則泲秬鬯應亦用三酒今乃用盎齊者秬鬯尊故用五齊泲之五齊卑故用三酒泲之事相宜也古禮殘亡恐人不知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莎以醆酒之意故記者云泲醴齊之等猶若今時明清醆酒泲于舊醳之酒也就今日所知以曉古者難知之事明謂明酒清謂清酒醆酒謂盎齊舊醳謂昔酒作記之時以昔酒和此明酌清酒等三者而泲之也舊醳之酒作雖久成比清酒爲薄故用此泲清酒清酒冬釀夏成其味厚也國語曰厚味實

腊毒

長樂陳氏曰茅之爲物柔順絜白可以施於禮者也故古者藉祭縮酒之類皆用焉禹貢荊州包匭菁茅甸師祭祀共蕭茅鄉師大祭祀共茅蒩司巫祭祀共蒩館則茅有貢於方國者有共於甸師者甸師之茅有入之鄉師有入之司巫則鄉師之所共者大祭祀也司巫之所共者凡祭祀也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則茅不特藉祭而已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祝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特藉祭者也司尊彝醴齊縮酌記曰縮酌用茅明酌也縮然後酌則其縮不必束而立之祭前鄭大夫甸師註謂束而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而下若神飲鄭康成士虞禮註謂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起於其位故設苴以定之其說皆不可考男女墜祀望衍

〇一六

旁招以茅國語置茅蕝設表望公羊曰鄭伯左執茅旌何休謂斷之曰藉不斷曰旌宗廟之中以迎道神指護祭者然則茅之所用豈一端哉故可以承鼎可以御楃雜記或苴以爲豆實或包以通問好或索綯以備民用此茅所以可重也士虞有苴特牲少牢吉祭無苴而司巫祭祀共蒩館則凡王祭祀有苴矣賈公彥謂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於理或然 禮書

嚴陵方氏曰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王氏謂酌以茅縮而後酌也涗酌以酒涗而後酌也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故曰涗酌此言縮酌用茅即醴齊縮酌是也縮謂泲去滓也與盈縮之縮同字者有所取則盈有所去則縮故也酌謂酌取酒以獻也必用茅者以茅之爲物絜白順在祭祀之德欲如此故也縮之則清而明故曰明酌也周禮曰盎齊此曰醆酒何也盎以所造之器言醆以所酌之器言汁獻涗于醆酒即鬱齊獻酌是也以莪鬱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故曰獻汁言其物也獻言其事也鬱齊用灌亦曰獻者以居九獻之首故通謂之獻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祼醴齊必縮之者以其尤濁故必縮去其滓也醆酒不若醴齊之濁故以醆酒涗之而已汁獻尤不若醴齊之濁故以清酒涗之而已涗之亦明矣然不若縮之爲尤明故於用茅言明酌也前言凡涗新之豈非以明故新與涗齊酒不止於此三者以祼事用鬱齊朝事用醴齊饋食用盎齊尊彝之所實宗廟之所用常祀不過於此故經指是言之此皆古禮後世以舊澤之酒涗清酒醆酒而明之其制雖異其理則同故曰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雖然此以舊酒涗之則失先王貴新之意矣取其明之之意可矣

延平周氏曰周官酒正之職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司尊彝之職謂鬱齊獻酌醴

〇一七

齊縮酌盎齊涗酌蓋醴齊與泛齊則爲濁故爲縮酌即此所謂縮酌用茅者也謂之明酌者凡物之濁則昏清則明醴齊以其濁故以縮之縮之則差清差清則明是以謂之明酌也盎齊而下至於沈齊則爲少清而無待於縮以茅唯涗之而已故爲涗酌即此所謂醆酒涗于清者也清乃三酒之一也然所謂鬱齊獻酌何也鬱齊之味尤爲薄而尤非人之所可飲但著之而已故爲獻酌獻此所謂汁獻涗于醆酒者也而必涗于醆酒者蓋汁獻之味薄於醆酒故以醆酒涗之其猶醆酒之味薄於清酒而以清酒涗之也然言明水涗齊則盎齊而下涗用明水而從其味之薄此言醆酒涗于清則盎齊而下必從其味之厚者何也用明水所以反本反本所以致神道而用清酒所以趨時趨時所以致人道也

山陰陸氏曰縮酌醴齊也以茅縮之而後酌茅明也故謂之明

酌醆酒盎齊也以挹之在醆故謂之醆酒以涚之在盎故謂之
盎齊知然者以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知之也且方涚之以
水是齊而已凡盎言齊以此及涚于清然後謂之醆酒汁獻涚
齊也謂之汁汁陰陽之和也月令曰天時雨汁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鄭氏曰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謂若穫禾報社由用
也辟讀爲弭謂弭以兵遠罪疾也

孔氏曰有報焉者謂獲福而報之

嚴陵方氏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祈以求之若噫嘻祈穀于上
帝載芟之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
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秋報社稷是也慮彼之有來也故有辟
以去之若月令之磔攘開冰而用桃弧棘矢以辟去不祥之類
是也於辟又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所因而用之故也然
禮器言祭祀不祈者彼之所言蓋爲己耳此之所言主爲民也

山陰陸氏曰有祭而由之有祭而辟之由若祭門之類辟若祭
厲之類

延平周氏曰祈也報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聖人有以節文之
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鄭氏曰齊三日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則
見之也

孔氏曰解齊服所以用玄衣玄冠義也玄陰色鬼神尚幽陰故
齊者玄服以表心思幽陰之理所祭者謂親也

嚴陵方氏曰凡物之理陰則靜陽則動幽則深淺則明天機之
動不足以守靜天機之淺不足以極深而哀樂欲惡二其心矣
豈所以致其思哉故必貴乎以陰幽也君子之服象其德齊之
服其色若是豈不宜哉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以其靜
而深故也爲神而齊必見其所祭之神爲鬼而齊必見其所
祭者

山陰陸氏曰凡祭大事以玄冕小事以玄端鄭氏謂以衮冕祭
者以衮冕齊以衮冕祭者以鷩冕齊非是此稱始言貴誠之意
故以齊終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延平周氏曰玄者天道在北方之色而陰雜之也天道在北方
則寂然不動寂然不動則無思也然亦不能無思故齊之服玄
冕從其以陰幽而思也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八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九

內則第十二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內則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此於別錄屬子法以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山陰陸氏曰我有則而彼則之謂之則若王制則有以制之所謂降德于衆兆民以此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鄭氏曰后君也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

孔氏曰此一經論子事父母由后王之教使之然后謂諸侯王謂天子不先云王者辟天子妃后之嫌故言后王也降下也記者據諸侯爲文命冢宰下教令於羣衆兆民諸侯當爲萬民而云兆民者雜以天子言之依筭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大數以萬爲等數萬至萬是萬萬爲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是大數之法此篇既有飲食又有教令冢宰司徒兩官當備言之今云冢宰是記者據諸侯并六卿爲三司徒或兼冢宰之事鄭意疑而不定故稱或　王氏曰后王謂天子也

新安朱氏曰註疏言諸侯司徒兼冢宰是也但此上言后王之命則冢宰實天子之冢宰耳蓋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而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徒之分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其在諸侯則亦天子之宰施典於邦國而諸侯承之以教其民自不害於冢宰爲司徒之兼官也

東萊呂氏曰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爲閒矣

嚴陵方氏曰冢宰居六卿之長而以道佐王者也唯道以道之故德乃得而降焉天子曰兆民非不天下不足以與此

馬氏曰內則之爲言而其詳不如法古之人有曰典有曰則有曰法有曰式凡此皆謂之法蓋可也而君子有所不謂焉施於邦國謂之典施於都鄙謂之則施於官府謂之法施於財用謂之式治邦國以道而道有常故謂之典治都鄙以事而事有制故謂之則治官府有守而守有政故謂之法治財用以節而節有宜故謂之式然則內則之爲則者制於上者也上制其行以爲德而其下則之是故后王必降其德而后王使冢宰以降其德者所以爲兆民所視傚也纚籠之君謂之后其曰后王者指其德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

鄭氏曰咸皆也縰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爲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緌纓之飾也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扱也扱笏於紳笏所以記事也左右佩用自佩也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帨拭物之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礲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偪行縢基纏束也

孔氏曰自此以下至不敢私祭以上總論在內法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男女出入之禮長幼相事之法此論子事父母之法也盥謂洗手漱謂漱口此據年稍長者若孺子則晏起不能雞初鳴也士冠禮云緇纚長六尺鄭云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

而結之盧云所以裹髮着冠以全幅疊而用之着縰既畢以笄
插之此謂安髮之笄以縰韜髮作髻既訖橫施此笄於髻中以
固髻非固冠之笄故文在冠上總者裂練繒爲之束髮之本垂
餘於髻後故以爲飾也緌謂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
下垂謂之緌也紳笏之制備於玉藻此經所陳皆依事先後櫛
訖加縰縰訖加笄笄訖加總然後加髦著冠冠畢然後服玄端
著韠又加大帶也捨斂也故鄉射大射將射謂之遂射罷謂之
拾拾是收斂之意韈亦謂著韈之時韈上有繫以結於足也
皇氏曰左旁用刀不便故佩小物右廂用力爲便故佩大物晴
則以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韈繫謂韈頭施繫以爲
行戒未知然否或可著韈之時韈上自有繫以結於足
長樂劉氏曰櫛理其髮縰以韜之笄貫其紒總以束之拂其髦
以加於冠謂子生三月則翦其胎髮爲鬌若帶之于首男左女右

追其笄冠也則繅飾之加于冠謂之髦者不忘父母生育之恩
也父母喪則徹之詩云髧彼兩髦實維我儀是也金燧以鑑容
也右佩玦者護臣指以開弦也捍者著左臂以遂矢也
長樂陳氏曰帨佩巾也佩巾雖女子之事而男子亦有之觿謂
之錐亦謂之鑴若書曰用汝作礪是也詩曰童子佩觿佩觿成人
之服衛惠公服成人之服而有童子之行故詩刺之捍韝韘也
以韋爲之亦謂之拾亦謂之遂一物而三名先儒謂晴則取火
於金燧陰則取火以木燧然金燧以取明火特施於致嚴之時
而已則凡取火皆木燧耳孰謂木燧有關於陰晴耶周禮曰烜
氏夫遂取明火於日鑒取明水於月夫遂即金燧也鑒猶鏡也
謂之方諸蓋離者陽中之陰於物爲火坎者陰中之陽於物爲
水以金燧取火則以陽召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陽以陽召
陰夫道也故謂之夫夫能遂事故謂之遂夫遂以義一曰鑒以體

言於取火言夫遂於取水言鑒互相備也詩曰赤芾在股邪幅
在下左氏曰帶裳幅舄內則偪屨著綦鄭康成謂偪束其脛
自足至膝故曰在下蓋以幅帛邪纏於足故謂之邪幅所以自
偪束也故謂之偪偪即縢約之也故漢謂之行縢男子事父母
有偪詩諸侯朝天子有邪偪則凡行皆有偪特婦人不用故婦
事舅姑無偪 禮書
嚴陵方氏曰雞初鳴咸盥漱者夙興以致其潔也左右皆事也
故言用而與德佩異矣德欲純而有常故珩璜琚瑀同其質事
則雜而應變故金石竹木異其材左佩皆陽類也環還而玦決
皆所以象德乃用之事佩者然反人以環絕人以玦是亦事耳
或謂玦即決也以約絃而決之且珍飾焉故從玉詩云決拾既
佽而決與捍連言之理亦然也管以彌筆遰以鞸刀
山陰陸氏曰佩玉德佩也佩用事佩也佩德佩無事佩事佩無
德佩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容刀隨事佩之飾然
則鄭氏謂刀鞞也誤矣詩曰童子佩觿又曰童子佩韘觿所以
治結韘所以禦亂治結以圓禦亂以方綦所謂約是也綦綦之
也玄端屨綦青約故綦又訓青綦屨玄端之屨綦之易辨也故
亦或謂之不借許慎說文所謂一曰不借屨是也鄭氏釋笄師
謂堪讀如薄借綦之綦蓋是屨也先儒謂薄借之語未聞疏矣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
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
鄭氏曰笄今簪也衣紳衣而著紳縏小囊也縏袠言施明爲箴
管線纊有之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
孔氏曰此論女事父母婦事舅姑所服之衣所佩之物皆異於
男子婦人之笄異於上男子笄纚故鄭於此註始云笄今簪也
與士冠禮爵弁皮弁笄同故鄭注冠禮亦云笄今之簪也喪

縏女子言笄又二寸褎刺也以針刺黍而為縏褎故云縏黍縏物皆不言施獨於箴管線纊之下而言施縏褎明為四物而施矣鄭註昏禮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下男女未冠笄亦云衿纓者彼未冠笄之纓用之以佩容臭故下註云容臭香物以纓佩之與此婦人既笄之纓別也

新安朱氏曰婦人不冠則所謂吉笄即為固髻之用亦名為紒而非如二笄之簪矣

山陰陸氏曰白地繡謂之紛若今云闇葉矣紛繡也純畫也鄭氏謂凡畫者丹質蓋有白采矣凡畫五色紛純即畫所謂玄紛純黑地五采繢凡純繡紛為上畫純次之紛純又次之其最後繢紛繢純一名綴純以此箴管管所以管箴刀礪礪所以礪刀衿纓以衿結纓綦屨以綦約屨屨或謂之綫亦或謂之帨昏禮毋施衿結帨婦人謂嫁曰歸以有繫屬為主且男女未冠笄施衿纓前此矣今又施之毋以申戒爾雅曰衿謂之裞以此

嚴陵方氏曰針貯以管線貯以纊衿衣小帶也士昏禮所謂毋施衿是矣纓非冠纓之纓詩所謂親結其縭是矣纓示有屬繫示有別別於此則屬於彼矣綦屨即著綦於屨也與前互文耳

長樂陳氏曰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皆有纓以佩容臭則與女子許嫁之纓不同鄭氏曰婦人有纓示有繫屬誤矣何則許嫁已纓將嫁無所復施既嫁矣說之矣所復用則事舅姑之衿纓非許嫁之纓也鄭氏曰許嫁之纓蓋以五采為之然則事父母舅姑之纓亦五采歟 禮書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

鄭氏曰適之也怡說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先後之道時使也槃承盥水者巾以浾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酏粥也芼菜也蕡熬枲實蕡蕡類也冬用堇夏用荁榆白曰枌免新生者薧乾也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必嘗之而后退者敬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至其處所奉持沃盥之儀奉進酒醴膳羞之事溫藉者所以承藉於物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故鄭註云溫藉也酏是薄粥饘為厚者故左傳註云饘粥也爾雅釋言云饘糊也郭景純謂糜也芼菜案公食大夫禮三牲皆有芼牛藿羊苦豕薇也是芼乃為菜用菜雜肉為羹也釋草云蕡枲實也棗栗飴蜜以和甘飲食用堇用荁枌榆及新生乾薧相和滫瀡之令柔滑案士虞禮記云夏用葵冬用荁鄭註荁堇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與此不同者此經堇荁相對士虞禮葵與荁相對所對不同故註有異孫炎云榆白者名枌案庖人云共鱻薧之物鱻薧乾相對此經以免對薧薧既是乾故知免為新生也凝者為脂釋者為膏沃之使之香美此等總謂調和飲食也

長樂劉氏曰及所下氣怡聲恐驚其親也問衣燠寒候其冷煖失節也疾痛苛癢省其體瘢疥瘍也抑謂按摩之搔謂抓撓之皆所以撫恤衰病而一出於敬不敢以為褻也父母出入則或先或後敬扶持之相其所宜也助其力也又從而問其意之所欲食者則敬順其心以進之和柔其色以溫之芬芳其意以奉之庶其親喜而不之厭也孝子之事親也必養其志常使歡欣樂其子之能養則非如是莫之致矣

嚴陵方氏曰所即寢室下氣則不盈怡聲則不厲問衣之燠將

徹之使凊也問衣之寒將加之使溫也已燄而傷者爽也宜通
而塞者痛也體煩而爲苛氣虛而生瘞疾痛則抑按苛癢則搔
爬或先以引之或後以隨之左右扶持之如是而養可謂至矣
然苟不以敬何以別於犬馬故無以敬言之奉槃者易故少者
以之奉水者逸故長者以之沃盥以水沃之而盥也子夏問孝
孔子對之以色難夫色所以通人已之情也已能柔色斯足以
溫親之色矣自棗以下其性其味各不同故唯父母舅姑之所
欲順其所進而進之也於尊者則唯所欲者以血氣既衰養之
不可不順也於孺子亦唯所欲者以血氣未充養之亦不可不
順也蓋養老慈幼之道不得不然棗栗飴蜜故曰以甘之周官
所謂調以甘者此也堇荁枌榆四者常用之物然不常有故有
免有薨也數者其性爲滑故曰以滑之周官所謂調以滑者此
也脂膏以膏之周官所謂膏香膏臊之類者此也父母舅姑必

嘗之而后退則以知其得所欲故也所欲者則嘗之也自下氣
怡聲而下則所以養志也自饘酏酒醴而下則所以養口體也
故先後之序如此
東萊呂氏曰柔色以溫之此孝子有柔顔色以溫父母如今人
和易顔色以來而我見之則非特彼和而我之容亦覺和藹
然孝子以柔色來父母安得不豫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
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鄭氏曰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爲迫尊者給小
使也昧爽而朝後成人也具饌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未冠笄者事親之禮臭謂芬芳 庾氏曰以
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以纓佩之者謂纓上著香
物色

嚴陵方氏曰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若未許嫁則二十
而笄也總角總兩髦以爲角也兩相角故謂之角詩所謂總角
丱兮是也後言男角女羈此兼男女而止曰角者舉男以該之
也衿與前所謂衿同纓與前所謂纓異此言未笄之女固知非
許嫁之纓矣此所謂纓特以之屬物而已臭謂香物若蘭茝之
屬不佩用而止佩臭者示未能卽事也容謂容受之容言佩間
受是臭物也日出而昧爽則未也故謂之昧爽猶傳所謂黎明
歟具謂膳具幼者於視膳之事未能專之也特可以佐長者
而已
山陰陸氏曰上拂髦拂髦未冠笄之事不言其纚纚童子不纚
約容胥物也臭香物也言皆容上衿纓皆有容臭昧爽而朝如
成人也朝辨色始入皆昧爽而朝今言於此蓋未冠笄嫌或不
能也

新安朱氏曰註言佩容臭爲迫尊者蓋爲其身有穢氣觸尊者
故佩香物也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
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鄭氏曰斂枕簟者不欲人見已褻者簟席之親身也孺子小子
又後未成人者
孔氏曰此一經總論子婦之外卑賤之人爰及僕隸之等
嚴陵方氏曰斂則收而藏之必斂枕簟則以晝夜異用故也灑
埽則用水以斂塵而去之室堂及庭則自內以及外也布席則
所以待尊者之行事各從其事若女服事于內男服事于外之
類是矣早寢則未與乎日入之夕起晏則未與乎昧爽之朝唯
所欲食無時則以弱而未勝其制節且養之不可不備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

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鄭氏曰異宮崇敬也慈愛敬進之日出乃從事食祿不免晨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命士以上事親異於命士以下之禮
伊川程氏曰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
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横渠張氏曰古者有東宮西宮有南宮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
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
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故大慮則同之小慮則
異之不爲害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
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
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
長樂劉氏曰命士以上有祿矣故父子皆異宮爲昧爽而朝者
以其憂國而不專於養也乃後羣子而朝夫孝愛其親者弗完
虛敬也必有旨美甘滑之養以申其慈愛之誠焉故曰慈以旨
甘也日出而退各從其事者夙興以事其親辨色以趨于職日
入以夕其親遂視晚膳焉不有旨甘以達其慈則曷異於無
祿也
嚴陵方氏曰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褻故父子坐不同席居必
異宮所以致其敬也然貴貴者其禮宜詳責賤者其禮宜略故
由命士以上然後父子異宮也周官典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士
固有不命者矣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昧爽而朝則晨省之禮也
日入而夕則昏定之禮也
山陰陸氏曰言慈不言孝養以旨甘是慈也非孝也故曰有酒
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東萊呂氏曰慈以旨甘雖有八珍之味嗟來而與則食之何甘
疏食菜羹進之以禮顏色和悅則食之者自覺甘美此所謂慈

以旨甘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
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
鄭氏曰將衽謂更卧處襡韜也須卧乃敷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父母舅姑將坐將卧奉席之禮及親起斂枕
簟等早晨親起侍御之人則奉舉其几以進尊者使憑之斂此
所卧在下之席與上襯身之簟又縣其所卧之衾以篋貯所卧
之枕簟既親身恐其穢汙故以襡韜藏之席則否
長樂劉氏曰此已下至共帥時綱論凡事父母舅姑之禮鄉遂
五家之長咸職其民而教之者此其定範也文王用之以正其
民之性命遂有天命以與王業用是道也周官法令之書提其
大綱耳經而紀之其在此乎謂侍父母舅姑行遊於所至其將
至也則長者奉席而前請欲何鄉也將憩而卧於他所則長者
奉席而前請衽欲何趾也不敢斥言其首敬之至也坐卧所以
安老而優尊也而席爲之主羣子婦不敢專必讓於長者上下
之分禮宜然也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
者謂坐之將起寢之將興也几席之徹衾枕之斂則賤者尸之
不必子婦也
東萊呂氏曰父母將坐奉席請何鄉坐位自有常處必問鄉者
示不敢專之意
嚴陵方氏曰衽卧席也別言之則坐者爲席卧者爲衽合言之
則衽亦席
山陰陸氏曰少者執牀與坐侍者舉几則父母舅姑與矣子婦
斂襡以是爲節說文云牀安身之坐者至於恭坐則席縣衾斂
衾而縣之篋枕斂枕而篋之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巵

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
鄭氏曰傳移也牟讀曰堥卮匜酒漿器敦牟黍稷器餕乃用之恒常也旦夕之常食餕乃食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父母舅姑所服用之物子婦不得輒用所恒飲食之饌不得輒食衣衾簟席枕几侍御之人併所常處子婦不得輒傳移嚮他處杖屨是尊者服御之重彌須恭敬故云祗敬之勿敢偪近也敦則周禮有玉敦今之杯盂也隱義曰堥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卮酒器匜盛水漿之器僖二十三年左傳懷嬴奉匜沃盥是也與及也接上敦牟之文非但不敢用及父母恒食飲食非因餕時莫敢飲食
嚴陵方氏曰敦牟四者固不敢用至於餕之時亦或用焉與讀如預恒食飲謂日常所食飲也非餕莫敢飲食者不敢先尊者擅飲食故也
慶源輔氏曰凡此所以養其孝心也孝人心之所固有後世禮教不明日就銷鑠有不自知者矣若夫動容周旋中禮者則又成德者之事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鄭氏曰子婦佐餕婦皆與夫餕也既食恒餕每食餕而盡之末有原也御食侍食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不餕其婦猶皆餕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父母之食子婦餕餘之禮子婦者長子及長子之婦食必須盡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佐助餕食之使盡勿使有餘而再設也羣子婦謂冢子之衆弟婦也如初者如上父母在子婦佐餕之禮
山陰陸氏曰味爽而朝問何食飲矣則所謂羽戈盡在此時然則朝佐餕朝餕之餘也朝餕早矣容後或食既食恒餕言父母既食子婦餕之其謂之恒餕則著以其美者孺子餕故也言羣子婦佐餕不言冢婦冢婦不預也蓋舅沒則姑老冢婦代政矣上言子婦此言孺子相備也旨甘柔滑盛矣
慶源輔氏曰食須盡覩或餘而子餕之其意遠矣推而至於堂構播穫皆此物也未有原特一事耳父沒母存食則獨矣恐母心之傷也故冢子御食焉侍御也言御至矣羣子婦佐餕如初然後可以至於無窮旨甘柔滑孺子餕者所以慈幼也養老慈幼於是爲至
嚴陵方氏曰旨甘柔滑老幼之所宜食故父母食之孺子餕之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鄭氏曰慎齊齊莊也睇傾視也易曰明夷睇于左股褻衣謂重衣也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以露無容也撅揭衣也褻衣衾不見裏爲其可穢父母唾洟不見輒刷去之也手曰漱足曰澣和漬也綻猶解也潘米瀾也共猶皆也帥循也時是也禮皆如此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事父母舅姑在尊者之所畏敬之法并論漱澣沐浴并明少事長賤事貴如事父母舅姑不涉不撅者於尊所不因涉水不敢揭衣冠帶既尊故以手漱之用力淺也衣裳卑以足澣之用力深也此據士故冠帶得漱鼻子是大夫故識其澣衣濯冠也曲禮曰不漱裳是裳亦漱此漱澣對文爲例耳
嚴陵方氏曰唯者下順上之詞應以唯則無諾也周旋者周回

而旋轉也揖遊者揖讓而遊息也不爲人誘之謂惰不以物試
之謂齊曾受疾而爲噦心受疾而爲噫脉受疾而爲咳氣行爽
而爲嚏欠伸見曲禮解跛倚見禮器解睇口津也洟鼻液也噦
噫嚏咳則聲爲不恭欠伸跛倚睇視則貌爲不恭唾洟則聲貌
俱爲不恭矣故每不敢爲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則不敢適己
之便故也且子之於親也衣而寒煖則問之體之苛癢則搔之
而於己則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以至父母之唾洟不見而已則
唾洟不敢其所以愛親之心可謂至矣王肅曰裘之裼也見美
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充美則敬在內見美則敬在外內心也外
事也父子之間敬在心而已故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裼經言父
黨無容亦以是也非涉水則不敢揭衣褻裘褻也曲禮言暑無
褰裳亦謂是褻裳者裳服而不釋與禮服異爲褻而不敬
故謂之褻不見裏則爲其可褻故也父母唾洟不見致其潔也
漱若曲禮漱澣之漱澣若禮器澣衣之澣皆面以滑言其滑也
慶源輔氏曰應唯無二志也敬對無隱情也進退敬齊無不敬
也非精神篤志何以及此應以唯敏矣對以敬忠矣唯誠故敏
故忠至於進退周旋愼齊誠之至也誠身所以悅親而敬親所
以敬身也袒裼撅衣恐親之心不安也唯不得已而後爲之耳
父母唾洟不見人情所不欲見也請澣浴請補綴則容有不
許然必先備衣與箴而後請敬之至也簡者爲之則必得請而
後備矣沐不言請省文也猶是而行之固無有不至者矣
新安朱氏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此三句文義一樣
古註誤作兩段解言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袒裼敬事如習射
之類射而袒裼乃爲敬若非敬事而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唯
涉水而後撅若不涉而撅則爲不敬如云勞毋袒暑毋褰裳若非敬
事雖勞亦不敢袒唯涉水乃可褰裳若非涉水雖暑亦不敢褰裳也

橫渠張氏曰請靧請浴之類雖古人孝悌篤恐亦不如是之煩
時有請焉耳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
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
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
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鄭氏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謂事業之次序祭嚴喪遽授器不
嫌也奠停地也湢浴室也嘯讀爲叱嫌有隱使也擁猶障也
男子由右地道尊右也
孔氏曰此經論男子女子殊別之宜祭是嚴敬之處喪是促遽
之所於此之時不嫌男女有淫邪之意故得相授器也嘯是自
嘯叱是叱人經言不嘯與不指連文指旣指物明嘯是叱人若
其常事以言語處分足顯使人也如有奸私恐人知聞不以言
語但嘿叱而已是幽隱而使故云叱嫌有隱使也
長樂劉氏曰此經皆鄉遂教男女敬別防微之道故男者學業
于外志於四方者也不當與知內政復何言哉女者正絜于內
志於四德者也不當與知外政亦何言哉言則亂於先王正家
之法矣非喪祭之嚴且敬也無急事不相授器若其相授也女
則用篚否則奠之于地內外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湢浴嫌相
褻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通乞假嫌往來也不通衣裳惡淆
雜也內言不出惡交於外也外言不入惡交於內也禮當入內
嘯歌則涉乎邪也指曰則涉乎覘也有燭則行夜有不可得而
已也無燭則止行則涉於不明也道路之法其右以行男子其
左以行女子古之道也文王用是以教其民故桃夭之詩歌其
男女以正昏姻以時也漢廣之詩歌其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

愆犯禮者也汝墳之詩歌其婦人能勉君子以正也苟非敬則
防微之道習以成性風以成俗其能然乎
嚴陵方氏曰女受以篚則男所受可知言女受而不及男者受
陰事女以受爲正故也奠謂定之於地也以於地故坐奠之坐
亦跪也與曲禮言坐而遷之同義周官九夫爲井則同井而飲
此言外內不共井者外雖夫之所同內則婦之所獨故也言外
內則男女在其中矣而於衣裳特言男女者以男女之衣裳異
制尤所不可通故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與曲禮所言同擬敝
其面者惡外有所褻也
慶源輔氏曰內外異事男女異職非祭非喪不相授器者祭嚴
則不嫌喪遽有不暇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坐奠而後
取唯當時所授受必如此故於喪祭有不暇也井湢一定故言
不共寢席衣衾可移易故言不通外內泛也男女切也無燭
則止自防者至矣
山陰陸氏曰詩曰遵彼微行雖閭閻婦女尚知升避如此微行
牆下微步之徑也
新安朱氏曰有閒避嫌是否答曰合避處豈可不避如瓜田不
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男女授受不親君不與同姓同
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
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己雖不欲姑與
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鄭氏曰勿逆勿怠恐情其孝敬之愛或則違解也嘗而待待後
命而去服而待待後命釋藏也加之事人代之己弗欲謂雖其
妨己業也姑與之姑使之姑且也逑慰恕於勞事
孔氏曰此一節論子婦事父母舅姑受飲食衣服之事子孝於

父母婦敬於舅姑或恐倚恃孝敬之心違逆其命意有怠惰其
身故戒令勿逆勿怠也尊者以飲食與己己雖不愛必且嘗之
待尊者後命令已去之而後去之尊者加己衣服己雖不欲必
且服之待後命而藏去之尊者加己以事業事業欲成尊者又
使人代己此事既鬱成不欲他人而代己而難其妨己之業且
與代己者之事而且使代己者爲之待代己者休解而后復本
事業於己身也
嚴陵方氏曰唯孝故能於命勿逆唯敬故能於命勿怠勿逆則
以順愛之故也勿怠則以勤行之故也若必嘗而待必服而待
則順受其命可知若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則勤行其命可知
新安朱氏曰勿逆勿怠此謂不可變節以傷尊者平日慈愛之心也
東萊呂氏曰既孝敬矣何必戒其逆怠蓋不孝不敬之人固不
足責其逆怠惟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慢心易生恐
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
慶源輔氏曰父母舅姑之命或有未便而不能委曲將順之而
遽逆之而遂怠焉猶未能盡愛敬之道也必如後所言然後可
既加之事又使人代之己雖不欲人代己然不可不順父母之
命故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者終以身親之也是之謂勿
逆勿怠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子婦未孝未敬勿
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鄭氏曰寧數休之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也庸之言用也怒譴
責也表猶明也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
孔氏曰此論尊者接待卑者之禮子婦有辛苦勤勞之事父母
舅姑素雖甚愛此勤勞之子婦且緩縱之寧可數數休息此所
愛子婦不可移此勤勞於他不愛之子婦也不可怒謂雖責怒

之而不從命者子放逐婦被出衆皆為之隱也
嚴陵方氏曰子婦有勤勞之事甚愛之姑縱之而亟數休之則
彼其為子婦之職而吾不可以愛故奪之也子婦未孝未敬勿
庸疾怨則為傷恩故也
慶源輔氏曰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勤勞之事若遽止之是姑息
之愛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而康而色皇極之道也載色
載笑魯侯之德也是皆有父母之心也子婦放逐不得已也不
表禮焉是猶有不忍之心也
東萊呂氏曰明言其惡而出之之謂表父母愛子之心舅姑待
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
金華應氏曰自子婦孝者敬者而下勉子婦之孝於父母舅姑
也自子婦有勤勞之事而下勉父母舅姑之慈於子婦也兩者
交盡其道而孝慈之權交結而不可解矣父母舅姑之命或未
盡合乎理惟當順焉而不逆或不克堪其勞惟當勉焉而勿怠
味偶不甘而必嘗衣偶不稱而必服俟而待之則親知其果非
所安而不可強也加己以事而又代之以人己其吝而不付亦
姑與而姑使之待夫人之果不克勝而後從之亦不敢辭其難
也是非故為矯情蓋委曲以行其意雖至親之間亦有不容以
直遂者必如是而後無所拂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
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
疾怨起敬起孝
鄭氏曰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子從父之令不可謂孝
周禮曰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
鄉撻擊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父母有過子諫諍之禮犯顏而諫使父母不

致其罪輕畏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
閒寧用孰諫謂純孰殷勤而諫若物之成孰然
東萊呂氏曰下氣怡色柔聲此六字非特事父母當然凡處己
待人能體此六字則見孔子鄉黨氣象起敬起孝蓋我孝敬之
心無間斷隨過隨起故雖父母不從吾諫至於怒至於撻之流
血亦起敬起孝常自若起非起止之起只是遏捺不住
嚴陵方氏曰前言怡聲此言怡色前言柔色此言柔聲則聲色
皆欲柔而怡也起敬起孝言孝敬之心有加而無已也說則復
諫坊記所謂微諫不倦是矣子從親之令不可為孝故寧孰諫
孰則不暴孔子所謂事父母幾諫者此也上言鄉黨州閭者與
曲禮言稱其孝同意撻之至於流血猶不敢疾怨而況其餘乎
自非孝敬之至何以及此故每言起敬起孝焉
馬氏曰孟子云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
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荀子亦曰可以從而
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不子不孝也不衷亦
不孝也夫明乎從不從之義而以恭行之然後可以諫明乎怨
不怨之理而以愛守之然後可以怨故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
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父母有過下氣怡聲以諫所謂幾
諫也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所謂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也不敢疾
怨所謂勞而不怨也然則小弁何以怨傳云非所怨不怨則怨
出於親之也父子天性也而不若柳蜩淵葦之循其自然之理
此其所以若窮人之反歸而不知所屆也
建安真氏曰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孰之謂不諫是
陷其親於不義得罪於州里尊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
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
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

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忿念哉豈容一息忘哉是謂也聖人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事親者當合二言而思焉

慶源輔氏曰下氣怡色柔聲所以自牧也起敬起孝所以自策也自牧則無戾心自策則無倦意諫而父母不悅非己之罪也不諫而鄉閭責己則己之罪也

山陰陸氏曰事若小弁雖怨可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鄭氏曰婢子所通賤人之子由自也宜猶善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父母有婢子庶子庶孫父母所愛己亦愛之并明己有妻妾被父母之所愛己亦當愛之由衣服飲食由執事為自己所愛妾衣服飲食及執事也宜其妻者謂與之相善出謂出去案大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口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為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淫為亂族妬為亂家有惡疾為其不可共粢盛也口多言為其離親竊盜為其反義有三不去有所受無所歸不去嘗經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嚴陵方氏曰婢子婢之子也與曲禮自稱曰婢子異矣執事所執之事也事有難易勞逸故也於父母所愛之人猶若是況父母之身乎父母沒猶不衰況父母之存乎桃夭言宜其室家則夫婦之際欲其相宜而已故此言宜與不宜凡以愛憎在父母而未嘗在己故也

慶源輔氏曰吾親有存沒吾心無遷改吾之姪視吾之兄弟姪與妾則有間焉故易其辭曰雖父母沒不衰然不以親之存沒貳其心則一也

山陰陸氏曰言沒身不衰妻也即妾雖父母沒衰可也

金華應氏曰婢子賤微而可遺庶孽賤微而可忽然父母有所鍾愛焉非特加愛而又當加敬可也然婢子父母之所使令庶孽父母之所生育是固所當聽命至於妻妾之切近吾身者而亦不敢不聽焉妾雖吾所甚愛不敢與父母所愛者敵妻雖吾所甚宜不敢以父母不悅而留苟父母以為善子之情雖替而夫婦之禮不可不行也夫婢子父母之所使令庶孽父母之所生育是猶易以順聽妻妾吾所親暱亦惟父母是聽知有親而不知有己也父母沒而不衰蓋雖沒而念之愈深則其敬與愛宜其不衰也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九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
必不果

鄭氏曰貽遺也果決也

嚴陵方氏曰將者萌其始之謂果者成其終之謂君子之心將有爲也不必盡善以能有所思故不善終不成爲小人之心將有爲也非盡不善以不能有所思故善終不成焉然則善不善亦在乎思不思果不果之間而已

慶源輔氏曰檀弓曰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於此可見也曾子曰五者不遂烖及其親敢不敬乎又曰父母既沒謹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鄭氏曰姑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必請於姑者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介婦衆婦也請於冢婦以其代姑之事毋怠者雖有勤勞不敢解倦也不友無禮於介婦者衆婦雖無禮冢婦不友之也善兄弟爲友娣姒猶兄弟也毋敢敵耦雖有勤勞不敢掉磬也命爲使令皆下冢婦也

孔氏曰自此至后與之一節論婦事舅姑之禮并明冢婦介婦相於之節又明婦有私親賜之美物當獻於舅姑也若舅姑未沒年七十以上傳家事於長子其婦亦從夫知家事也若舅沒姑未老則其婦不得專知家事故經云姑老不友無禮於介婦者以衆婦無禮故冢婦疏薄之若冢婦無禮衆婦當友之以適婦尊故也北海人謂相激之事爲掉磬介婦不敢與冢婦並有教令之命下冢婦也

小宗子者亦然

嚴陵方氏曰大傳曰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則祇事宗子宗婦乃所以嚴宗廟而已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者不敢以支臨宗也加於父兄宗族與獻子加於人一等之加同蓋彼賤而我貴彼貧而我富而我以貴富服御入其門則是以貴富而加賤貧也終事而後敢私祭者蓋宗之親爲正統已之親爲旁出也正統之有祭公義也旁出之有祭私恩也終宗子之事而後敢私祭則是不以旁出先正統不以私恩勝公義也

山陰陸氏曰子弟猶歸句言適子庶子雖貴富畢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以寡約入雖子弟猶歸其家也其器衣服裘衾車馬雖吾貴富所有然亦必獻其上者於宗子

慶源輔氏曰不以貴富入宗子家此不專爲宗子發亦兄宗族皆不可也前言人事後言鬼事於鬼事而如此然後爲至著其所以敬宗子者當如此則宗子之所以自處者當如何

橫渠張氏曰禮者祭畢然後敢私焉謂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已祭諸孫來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此是公祭祭祖則爲公祭對祖而言則祭父爲私祭其他推此皆然

藍田呂氏曰宗子既祭其祖禰其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與禰明其宗也若已爲宗子而弟有子其弟既死其子欲祭其父必從祖祔食祭于宗子之家乎將就其宮而祭使其子自主之乎從祖祔食祭于宗子之家止謂殤與無後蓋殤與無後必宗子主之爲可若有後者亦使宗子主之則子有不得事其父矣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兄弟生而異宮所以盡子之私養及其沒也反不得主其祭於

嚴陵方氏曰婦人以從人爲事故冢子之妻謂之冢婦猶之宗子之妻謂之宗婦也舅姑使冢婦毋怠者不以居長而敢自怠也毋敢敵耦於冢婦者兩相亢爲敵兩相合爲耦言事之勞逸不敢與冢婦均也不敢並行並坐亦毋敢敵耦之事也

慶源輔氏曰舅沒則姑老不以年計之也有婦則可以傳家事矣然至於祭祀賓客禮之大者亦必請於姑然後從事夫然後婦姑各得其宜介婦不敢敵耦於冢婦必如是而后冢婦之志行而家事具矣

新安朱氏曰不友無禮於介婦此句之義未詳註說恐未然也或疑友當作敢

江陵項氏曰不友無禮於介婦當連上下文讀之上文云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言舅姑若任使冢婦冢婦毋得以尊自怠而凌辱衆婦令其代已也不友謂傾虐之無禮謂慢叱之怠也不友也無禮也三者皆當以毋字統之下文云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亦謂不得恃舅姑之使令而敵冢婦也兩節皆主使令言之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鄭氏曰婦待舅姑者也故不命適私室不敢退不敢專行故大小必請於舅姑家事統於尊故無私貨私畜私器私假私與或賜之謂私親兄弟藏以待乏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

孔氏曰若舅姑不乏私親兄弟既貧將欲以物與之不敢別請其財則必於舅姑處復請其故賜所藏之物舅姑既許然後取而與之

嚴陵方氏曰私室即婦室也其視舅姑之室若公所故也舅沒冢婦唯祭祀賓客之事則請於姑爾其餘則否也子婦無私貨以至不敢私與以家統於尊故也茝蘭皆香草也而獻諸舅姑者不敢私受人賜故也請其故賜而後與之者不敢私與人故也

慶源輔氏曰姑嚴則婦賢凡此非特舅姑之使其侍乃所以成婦之德也有事則私事大小也必請於舅姑無所隱也私貨謂不請於舅姑而專有之者喜如初受賜人以予己已得以獻諸舅姑其喜一也姑也人賜之令也親賜之又藏以待之其心終一於舅姑也必請其故賜非誠於無私畜不私與者不能如此也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鄭氏曰祇敬也宗大宗以寡約入謂入宗子之家猶若也非所獻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加猶高也獻其賢者賢猶善也夫婦皆齊當助祭於宗子之家也私祭祭其祖禰

孔氏曰此一節論族人敬事宗子之禮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婦言小宗子及庶子等敬事大宗子及宗婦也歸謂歸遺也子弟若有功德被尊上歸遺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善者於宗子富則具二牲其善者獻宗子使祭之不善者私用自祭也大宗子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齊戒助祭於大宗以加敬焉大宗終竟祭事而后私祭祖禰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

義可乎蓋異宮者必祭於其宮而其子主祭其祭也必告于宗
子而後行不得而專亦所以明其宗也宗子有祭必先與焉卒
祭而後祭其父故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又曰終事而後
敢私祭若非異宮則禮有所不得伸則雖祔食于祖廟亦可以
安所謂不得已焉者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不祭禰明其宗也
長樂陳氏曰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左傳曰大夫有貳宗蓋由
士以上莫不知尊祖禰知尊祖禰則尊者常宗當其爲宗則
宗子統族人於外主婦統族婦於內死雖殤也必喪以成人齒
雖七十也主婦不可闕居雖異邦也正祭不可舉妻死雖母在
也禫不可屈尊與出嫁者不敢降其服賢者不敢干其任貴者
不敢擅其祭乘車徒不敢以入其門凡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
也唯其疾與不肖然後易之故史朝言孟縶非人也將不列於
宗賀循言敫向淫亂則告廟而立其次凡此特義之權耳非其
所得已者也方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常棣行葦之美作於
上角弓頍弁之刺不聞於下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繫民而
民不散則宗子之於天下豈小補哉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
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
知有敬宗之道寖淫後世習以爲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
服紀之律而已閭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
爲義門此名生於不足歟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膳膷臐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
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

鄭氏曰飯目諸飯也黍黃黍也孰穫曰稰生穫曰穛膳目諸膳
也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膮牛
炙間不得有醢醢衍字又以鷃爲鴽

孔氏曰自此至薑桂一節總論飯飲膳羞調和之宜又明四時
膳食所用幷明善惡治擇之等顯貴賤所食之別此飯之所載
凡有六種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也下言黃粱則上粱是白
粱也案玉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天子乃加以麥菰爲六
膳豆上所盛美膳謂羹與胾醢之屬案公食大夫禮文二十豆
者膷一謂牛臛也臐二謂羊臛也膮三謂豕臛也牛炙四炙牛
肉也此四物共爲一行最在於北從西爲始醢五謂肉醬也牛
胾六謂切牛肉醢七牛膾八此四物爲第二行陳之從東爲始
羊炙九羊胾十醢十一豕炙十二此四物爲第三行陳之從西
爲始醢十三豕胾十四芥醬十五魚膾十六此四物爲第四行
陳之從東爲始以上十六豆是下大夫禮也雉十七兔十八鶉
十九鷃二十此四物爲第五行陳之從西爲始此是上大夫所
加二十豆李巡云鴽鶉　熊氏曰此經醢文承牛羊之下則是
牛肉羊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爲醢若其正羞則不得
用三牲故醢人職無三牲之醢也

嚴陵方氏曰飯者食之本然制造之亦無他焉反其生孰之而
已自黍稷而下皆言其材也牛曰膷鄉也土畜也羊曰臐熏也
火畜也豕曰膮水畜也皆以其氣臭名之醢胾膾炙並見曲禮
解

山陰陸氏曰按膳所陳二十豆應公食上大夫之禮則所謂飯
亦大夫禮五飯舉一三酒舉二六飲具舉羞籩遍舉餌羞豆舉酏
薦遍舉三薦五舉四或嚐出或閒見或上下舉亦或舉中焉蓋
禮有不可勝言也比物醜類使從可知而已孰穫曰稰若今晚
稻生穫曰穛若今早稻早稻食之而已晚稻耐收故說文云稰
糧也穛早熟穀也飲與酒以養陽氣名之食與飯以養陰氣名
之羊變膻言臐豕變腥言膮則以腥膻有不可食故也據羊泠
毛而毳膻豕望視而交睫腥云醢目諸醢也內有非醢以醢該

之鄭氏謂牛脘牛炙閒不得有醢醢衍字疑非衍若脯羮雞羮從麥食不貴非食也牛炙醢醢所以食炙牛胾醢醢所以食胾牛膾不言醢蒙上醢也炙小肉也胾大肉也膾腥肉也羊炙羊胾同醢下於牛也豕炙豕胾中醢變於羊魚膾上芥醬醬亦變於豕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爲醴黍酏漿水醷濫酒清白羞糗餌粉酏

鄭氏曰飲目諸飲也重陪也糟酢也清泲也致飲有酢者有泲者陪設之也以酏爲醴釀粥爲醴也黍酏酏粥也漿酢截也水者清新也醷梅漿濫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爲濫酒目諸酒也白事酒昔酒也羞目諸羞也糗擣熬穀也以爲粉餌與餈食此記似脫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食羞豆之實酏食糁食此酏當爲飦以稻米與狼臅膏爲飦是也

孔氏曰此稻黍粱三醴各有清糟以清糟相配重設故云重醴案周禮漿人共王之六飲有水漿醴涼醫酏不云糟也其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注云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若后之致飲于賓客有糟無清故酒正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注云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案漿人六飲有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康成以涼與濫是一物矣則此以諸和水謂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諸者衆雜之辭案漿人六飲一曰水則此經水一也二曰漿則此經漿也三曰醴則此經重醴也但用清耳四曰涼則此經濫也五曰醫則此經或以酏爲醴也六曰酏則此經黍酏也除六飲之外此經別有醷也若鄭司農之意以醷與醫爲一物即以酏爲醴者非康成義也鄭必知醷爲梅漿者見下文云調之以醯醢及若醯醷則醷是醯之類也又云獸用梅故知梅漿也清白者清謂清酒白謂事酒昔酒二酒俱白故以一白標之配清酒則爲三酒此無五齊者五齊是祭祀獻神所飲非人常用故也糗餌粉酏者案周禮註云合蒸曰餌餅之曰餈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爲之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以粉糗摶之周禮酏食糁食文連則酏是糁之般類此內則作糁與飦故云此酏當爲飦若其黍酏非膳羞所用且飦雖雜以狼臅膏亦粥之般類也

山陰陸氏曰有清有糟諸侯之禮天子用清大夫以下用糟醴禮也酏可作酒醴酏爲則已矣漿汁滓相將水而已醷即所謂醫濫即所謂涼涼一名濫濫言功愧於醫其備六飲之數濫矣清清酒若今麥酒白昔酒事酒若今生酒糗餌籩人所謂糗餌粉酏醢人所謂酏食言糗餌則餈可知言粉酏則糁可知四者謂之羞則以其美故也

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羮兔羮和糁不蓼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腶脩蚳醢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

鄭氏曰食目人君燕食所用也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糁蓼則不矣苽彫胡也稌稻也此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凡濡謂亨之以汁和也苦苦荼也以包豚殺其氣卵讀爲鯤鯤魚子或作攔也腶脩捶脯施薑桂也蚳蚍蜉子也自蝸醢而下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也其饌則亂膚切肉也膚或爲胖卵鹽大鹽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人君燕食所用以蝸爲醢以苽米爲飯以雉爲羹三者味相宜以麥爲飯析脯爲羹又以雞爲羹此三者亦味相宜細折稻米爲飯以犬兔爲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此

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爲糝不須加蓼故云和糝不蓼濡
謂烹煑以其汁調和濡豚包苦者謂包裹豚肉以苦菜殺其惡
氣濡雞醢醬者謂加之以醢及醬濡魚卵醬者謂濡魚以卵
謂魚子以魚子爲醬濡鼈醢醬者謂烹其鼈加醢及醬四者
皆破開其腹實蓼於其腹中又更縫而合之服脩謂服脯也言
食服脯之時以蚳醢配之脯羹兎醢者即上析脯爲羹以兎醢
配之麋膚魚醢者謂麋肉外膚食之以魚醢配之麋腥醢醬者
腥謂生肉食麋生肉之時還以麋醢配之桃諸梅諸卵鹽者言
食桃諸梅諸之時以卵鹽和之諸宜也謂桃菹梅菹即今之藏
桃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之乾藾案周禮諸
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其食臣下則公食大
夫禮與此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也案上陳庶羞依牲大小先
後此則不依牲之次第是上下雜亂故鄭云其饌則亂也　皇
氏曰蝸一也苽食二也雉羹三也麥食四也腒羹五也雞羹六
也折稌七也犬羹八也兎羹九也濡豚十也濡雞十一也濡魚
十二也濡鼈十三也自此以上醢與醬皆和調濡漬雞豚之類
爲他物而設之故不數自此以下醢及醬各自爲物但相配而
食故數之服脩十四也蚳醢十五也脯羹兎醢十六也麋
膚十七也魚醢十八也魚膾十九也芥醬二十也麋腥二十一
也醢二十二也醬二十三也桃諸二十四也梅諸二十五也卵
鹽二十六也
長樂劉氏曰二十有六物士庶不可得而備之也偶其有者則
如此法以制之凡爲人子婦者要當知之以敬於祭祀則鬼神
享之以奉於燕飲則賓客樂之以饌於尊親則衰病宜之其在
教也爲婦功焉聖人所以致婦女於孝敬措衰老於充肥者其
道如是也

嚴陵方氏曰蝸蝸牛也其殼禺而首有角故也其肉可以爲醢
故周官鼈人共之以授醢人也苽即周官六穀之苽也腒羹謂
乾三牲之肉以爲羹也和糝不蓼謂既和之以糝則不加蓼也
蓼味辛或用或否則以其性味各有所宜故也濡豚猶曲禮所
謂濡肉蓋和之以滑者醢醬謂和濡雞之類以醢醬也卵醬魚
子醬也
山陰陸氏曰蝸醢醬也食之主無時而不食故曰蝸醢而苽食
雉羹麥食腒羹雞羹折稌犬羹兎羹而爵下之詞即言蝸醢
苽食雉羹婦下折稌麥食不嫌也服鍛煉之使精脩脩飾之使
雅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凡和春多
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
粱鴈宜麥魚宜苽
鄭氏曰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多酸多苦多辛多鹹多
其時味以養氣也牛宜稌以下言其氣味相成
孔氏曰依經方春不食酸夏不食苦四時各減其時味與鄭註
不同者經方所云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經所云
食以養人恐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此云牛宜稌犬宜
粱而上云折稌用犬羹者此據尊者正食上據人君燕食以滋
味爲美故也
長樂劉氏曰飯食欲溫故比春時羹汁宜熱故比夏時醬齊欲
涼故比秋時飲齊欲冷故比冬時由是以飲食老者則易化而
難傷矣春夏秋冬五行之氣也天地之化成品彙聖人順天地
而養萬民者也欲其飲食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以
參配四時長養五藏之氣以助乎五行也調以滑甘者四時仰
土以成其能也此經所以養老而補病扶衰故經方之減者少

少壯言也牛宜稌牛肉稌飯尤相宜也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皆其類也豈獨於味爲宜實亦於人有補焉周官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而曰凡會膳食之宜以此又曰凡君子之食恒放焉則食飲膳羞醬珍之法備用於王而士庶君子之食庸得以放之此大司徒得以取而施諸教治以成人子養親之全德也

嚴陵方氏曰齊與王制遲速異齊之齊同視與五嶽視三公之視同且氣之溫涼寒熱莫不異宜味之酸苦辛鹹莫不異等雖則不齊然因時適宜以辨其等未始不齊也故謂之齊食齊則黍稷稌粱之類是也羹齊則雉兎雞犬之類是也醬齊則醯醢齏菹之類是也飲齊則水漿醴涼之類是也可否相濟謂之和此言五味六和之所和也故以凡和該之酸所以養骨苦所以養氣辛所以養筋鹹所以養脉甘所以養肉肉則肌膚之所包而欲其綏滑所以養竅竅則內外之所通而欲其利蓋四時之所同然不可多也不可寡也調之使均而已故調以滑甘而利其竅綏其肉焉牛土畜土埶下故宜稌蓋稌利下濕者也羊火畜火炎上故宜黍蓋黍利高燥者也豕能避濕則疾故宜稷蓋稷穀之疾者也犬能守守則強故宜粱蓋粱穀之強者也鴈隨陽陽則舒而遲故宜麥蓋稷疾而麥遲故也魚本陰陰則柔而弱故宜苽蓋粱強而苽弱故也此皆周官會食膳之宜也會之所以有合故各以物之性相合者爲宜焉六牲不及雞馬見月令解

延平黃氏曰飲食所以養人而養之過卒以害人而已是故君子養德則謹言語養體則節飲食蓋五行之用不能相無五行之氣不能無過不及天有四時人有五藏六腑溫涼之氣陰陽之中寒熱之氣陰陽之盛萬物得溫而生得暑而長大得

而收斂得寒而堅實一氣不備則物受其病焉五臟亦然四齊相廢則或養其一臟而遺其四養其一腑而遺其五熱勝而病陰寒勝而病陽夫飲養陽氣則宜以溫食養陰氣則宜以寒固其理也彼務愜適苟從其私不知其實害之不亦賊乎春能發散而收不及焉夏能解緩而堅不及焉秋之氣收斂而不及散冬之氣堅栗而不及耎在人內有臟腑外有骨肉筋脉咸其時氣無不然者一時之氣有所不及先王則過於一味以救之是故春多酸收發散也夏多苦堅解緩也秋多辛散收斂也冬多鹹耎堅栗也四時一多慮其不通焉滑所以調之慮其不和焉甘所以調之甘在內則養脾在外則養肉蓋於食醫則養脾於瘍醫則養肉四行無土不可四味無甘不可此甘之所以調竅竅者氣之所由以通者也竅不利則氣窮焉此滑之所以調竅或言四時之氣各欲其強春欲木強夏欲火強秋欲金強冬欲水強其勢少弱則他氣乘之矣木爲火所乘則夏令以行爲金所乘則秋令以行爲水所乘則冬令以行春之正氣不獲以爲生焉五行之病也先王以爲五行之於四時如此則萬物之所患五行之於五臟如此則一身之所患然則五臟之於四時可不以時致其強哉是故食醫之和春多酸則助木而強之庖人致其所制者爲之使焉故膳膏香益木之強耳夏多苦所以助火而強之庖人致其所制者爲之使焉故膳膏臊益火之強耳秋多辛其膳膏腥冬多鹹其膳膏羶運四味之所養分於四臟者脾之爲物也載四行之所用均於四時者土之爲物也是故脾土獨也甘土味也寓於四味而調之所以養土養脾而後脾能運是四味以行焉然則五味之用不亦大乎四齊所眡不失其時矣四和所多不失其節矣牛羊豕犬鴈魚天產也以爲膳者也養人之精稌黍稷粱麥苽地產也以爲食者也養人

之形精不足於養則氣衰形不足於養則氣殆然則膳食之齊不可相廢膳食之宜不可相失食醫則又會其所宜致其所養所宜或失焉則其所養適足以害之耳是故會牛以稌會羊以黍會豕以稷會犬以粱會鴈以麥會魚以苽天產陽也有以宜陰地產陰也有以宜陽是故天產足以養精爲氣之母地產足以養形爲氣之宅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是養王之欲可謂備矣無禮以節之溺志於嗜欲作陰德以爲淫邪作陽德以爲侈怠以物累其形以形累其心以心累其德則天下致養於王者適足以累之王何以治野人耶凡齊所眡凡和所多凡食所宜節王之欲可謂備矣是故王心常清不爲物所淫王體常寧不爲物所傷然後能以禮義養人之欲焉所謂君子者其智足以君國其仁足以子民勞心治人以報野人之所養者也觀王之所養則烏可不爲己者以制其欲哉

王氏曰一氣判而爲陰陽陰陽運而爲四時春陽中而氣溫夏陽盛而氣熱秋陰中而氣涼冬陰盛而氣寒溫熱涼寒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順之則人所以安拂之則人所以厲故先王無往而不以四時爲本者其知善養之道乎以春爲陽中而其氣溫食地產以養形形以聚氣形溫則氣和而疾不作故以溫爲齊而眡春時以夏爲陽盛而其氣熱羹天產以養精精以集神精熱則神從之而不離故羹以熱爲齊而眡夏時以秋爲陰中而其氣涼醬之味鹹鹹所以養脉而脉耎則和醬涼則陰順熱而脉得之以耎故醬以涼爲齊而眡秋時以冬爲陰盛而其氣寒飲所以養陽氣氣之暴在陽濟之以寒則爲不暴故飲以寒爲齊而眡冬時溫熱寒涼天之所造以養萬物者也酸苦辛鹹地之所化以養萬物者也人之一身與天地流通其氣味所養安可違天之所造地之所化此溫涼寒熱之所御所以必順四時之氣而酸苦辛鹹之所節必順四時之味矣夫春爲木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之氣散而其味則收故木之味酸以春主發散宜多酸以收之夏爲火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火之氣耎而其味則堅故火之味苦以夏主解緩則宜多苦以堅之秋爲金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之氣收而其味則散故金之味辛以秋主揫斂宜多辛以收之冬爲水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水之氣堅而其味則耎故水之味鹹以冬主堅栗宜多鹹以耎之酸苦辛鹹其味則因四時以爲之節若淡與甘則無所加損焉以其爲五味之主而生於土故也淡則所以利之甘則所以緩之唯利故能養竅唯緩故能養齒利之緩之所以調之也黃帝書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亦謂是也天產以養形地產以養精皆麗乎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有畏惡相反一有不宜則不唯不足以養形氣而疾病且乘隙而作先王由是觀膳食之宜以五行相生而爲之宜或以五行同氣而爲之宜或以五行相配而爲之宜牛土畜也稌金穀也土生金牛宜稌則以土生金而爲宜也羊火畜也黍火穀也羊宜黍則以火同氣而爲宜也豕水畜也稷土穀也豕宜稷則以水配土而爲宜也犬金畜也粱土穀也犬宜粱則金生於土而爲宜也鴈火禽也麥木穀也鴈宜麥則以火生於木而爲宜也魚水物也苽水穀也魚宜苽則以水同氣而爲宜也物類至多不可勝言口言其所常食則推類而可知矣昭禹

山陰陸氏曰牛宜稌以稌黍非不可也於稌爲宜爾他放此黍以暑而種粱以涼而收稌宜下地故謂之稌周官食用六穀鄭氏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然則有虞氏之兩敦始有黍稷夏后

氏之四璉加以稻粱殷之六瑚黍稷稻粱麥苽周之八簋黍稷
稻粱白黍黃粱稰穛也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
羽膳膏羶
鄭氏曰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爲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
也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腒乾雉也鱐乾魚也鮮生
魚也羽鴈也
孔氏曰上文食齊視春時至魚宜苽皆周禮食醫之文記者載
之於此論調和食飲之法此春宜羔豚一經又記庖人論四時
煎和膳食之宜以王相休廢相參其味乃善春爲木王牛中央
土畜春東方木木剋土木盛則土休廢用休廢之膏故用牛膏
也犬屬西方金夏南方火火剋金火盛則金休廢故用犬膏也
雞屬東方木秋西方金金剋木金盛則木休廢故用雞膏也羊
屬南方火冬水王水剋火水盛則火休廢故用羊膏也周禮庖
人文與此同鄭彼註云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充腒鱐
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爲人
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義與此同案洪範五
行傳云思之不睿則有牛禍牛屬土也言之不從則有犬禍犬
屬金也貌之不恭則有雞禍雞屬木也視之不明則有羊禍
羊屬火也士相見禮云冬執雉夏執腒故鄭知腒爲乾雉周禮
籩人云膴鮑魚鱐鱐與鮑相對鮑爲溼魚故知鱐是乾魚也鱐
既爲乾魚故鮮爲生魚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是冬
魚成也羽族既多而冬來可食者唯鴈故知羽爲鴈也庖人云
春行羔豚行謂行用此言之宜謂氣味相宜其事同也
長樂劉氏曰陽氣始長至此欲盛而壯也春宜食之以助新
陽膳用牛膏者欲其貞而十八也夏陽氣盛極宜抑之使內堅而
弗散也故食腒鱐膳以犬膏者良爲狗能止邪所以抑其過也
秋陰方盛長陽將潜伏其在外者衰宜補益之故牛犢鹿麛補
助陽氣者也膳以雞膏乾爲雞取其健而有常也冬陽伏藏而
陰冽于外魚鴈陽物也而善勳于陰食之於時宜也膳以羊膏
兌爲羊取其內實而外悅且渾也庖人所職應時以順陰陽之
宜其膳如此
嚴陵方氏曰膏豚羔豚之小者方春品物之小故以小者爲宜
腒鱐者雉魚之乾者方夏物有餒敗之患故以乾者爲宜也秋
則物成而可嘗之時故雞犢與麛皆得以嘗之矣冬則物衆而
可進之時故雞飛與潜者皆得以進之矣羽鳥也不曰鳥而曰
羽者以有別於腒也鮮魚也不曰魚而曰鮮者以有別於鱐也
雖然此止足以爲時之宜矣苟唯在藏有所不勝食之亦不足
以爲善也故又膳之以膏焉膳膏薌者以木用事時脾土有所
不勝故以牛薌之土氣助養脾也夏火用事之時肺金則有所
不勝故必以犬臊之金氣助養肺也秋金用事之時肝木有所
不勝故必以雞腥之木氣助養肝也冬水用事之時心火有所
不勝故必以羊羶之火氣助養心也薌臊腥羶四者皆言其臭
也然五藏獨不養腎何也蓋腎所主者水而所剋者土腎則五
藏之所本而五氣屬焉土則四時之所均而沖氣屬焉所養者
既不可偏於一時又不可拘於一物夫月令中央土止祭心而
不祭腎者以是而已然月令於冬時祭腎而與三時異此於冬
助養心而與三時同又何也蓋彼之所祭者主五藏之形而以
養其氣此之所勝者主五行之氣而以養其形以五藏爲主則
一本於腎故與三時異而獨以本以祭焉以五行爲主則還相
爲本故與三時同而均養所不勝而已
山陰陸氏曰方春宜養肝今助養脾方夏宜養心今助養肺可

謂善矣凡所謂膳如是而後爲善膳用六牲出天産也以作陰德是之謂膳若夏宜腒鱐冬宜鮮羽是宜而已凡所謂宜如是而後爲宜周官言行此言宜者爲其宜也故行之故曰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

王氏曰五行之在天下日運而無所停一往一返迭廢迭興其時可因而不可違其理可順而不可逆而人者五土之所生五行之所致養口納味養形納氣一味之不調一氣之不順則疾癘得以乘而至先王乘時之消息因理之盈虛以節飲食以養性命春行羔豚秋行犢麛所以順陰陽之中氣夏行腒鱐冬行鮮羽所以順陰陽之正氣也然陰陽之中有餘則衍不足則伏其數有消息而休王隨之其氣有盈虛而盛衰隨之不能順其所宜則失其所養不能參其有餘而助不足則失其所輔善養者順其時之所宜則其五臟得所養參五行之有餘不足而助其休廢則其五臟得所偵故均其宜而使之無過調其適而使之無不及故春則膳膏薌夏則膳膏臊秋則膳膏腥冬則膳膏羶蓋取其衰死者之脂膏以和之以相助也 昭禹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兎皆有芼爵鷃蜩范芝栭蔆椇棗栗榛柹瓜桃李梅杏樝梨薑桂

鄭氏曰脯皆析乾其肉也軒讀爲憲憲謂藿葉切也芼謂菜釀也軒或爲胖蜩蟬也范蜂也蔆芰也椇枳椇也椇棸之不臧者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

孔氏曰麋鹿田豕麕非但爲脯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言牛者牛唯可細切爲膾不宜大切爲軒雉兎皆有芼芼以和之芝栭者庾蔚云無華葉而生曰芝栭盧氏曰芝木芝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栭皆芝屬也則芝栭是一物也牛脩一鹿脯二田豕脯三麋脯四麕脯五麋軒六鹿軒七田豕軒八麕軒九雉芼十兎芼十一爵十二鷃十三蜩十四范十五芝栭十六蔆十七椇十八棗十九栗二十榛二十一柹二十二瓜二十三桃二十四李二十五梅二十六杏二十七樝二十八梨二十九薑三十桂三十一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故知此人君燕食也案周禮籩人醢人王羞唯有棗栗榛桃無以外雜物故知所加庶羞也

長樂劉氏曰自牛脩至此凡三十有一物四時之和氣可以脯可以乾可以鹽可以藏以備乎老者之所欲也士庶之力雖不得畢備有則備之亦子婦所以盡於孝敬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鄭氏曰尊卑差也

孔氏曰此一經接上人君燕食因明大夫士庶人燕食不同案鄭志云脯非食殺此燕得食脯者謂食不專用脯以爲食殺若有餘饌兼之則得有脯士不貳羹胾者謂士燕食也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黃氏曰王道之大致卵胎俯窺四靈爲畜者謂九命四民咸無僭禮而周于飲食者也故膾脯是食之珍味而位至大夫燕居常食不得兼之羹胾爲食之本也而士之燕居常食亦不得兼之降及庶人唯耆老乃不徒食徒者空也謂七十者無故可食肉矣故云庶人無故不食珍則珍者在庶人爲肉也斯禮之行民皆恥僭而不敢闚室矣億庶人無故禮可食珍則有位者豈稱肉食哉聖人垂教秦漢失之貪僭之塗既開仁義之源是塞

嚴陵方氏曰燕食謂燕饗之食也然與膳夫所言者異矣彼特謂燕居之食爾膾脯羞也故不得兼之言大夫如此則士可知羹胾者食之配士雖降於大夫然闕一不可特不貳之而已言

士如此則大夫貳之可知矣人君亦不徒食見王制解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
用醯獸用梅鶉羹雞羹鴽釀之蓼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
鄭氏曰芥芥醬也脂肥凝者釋者曰膏藙煎茱萸也漢律會稽
獻焉爾雅謂之榝和用醯者畜與豕物自相和也獸用梅者亦
野物自相和也釀謂切雜之寘在羹下烝之不羹也燒煙於火
中也薌蘇荏之屬也此皆言調和菜釀之所宜也
孔氏曰上云魚膾芥醬則謂秋時用芥芥辛於秋宜也鶉羹雞
羹者用鶉用雞爲羹鴽者唯烝煮之而已故文在羹下釀謂切
雜和之言鶉羹雞羹及烝之等三者皆釀之以蓼魴鱮烝者魴
鱮二魚皆烝熟之雛燒者雛是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
雉者文在烝燒之下或燒或烝或可爲羹其用無定故直云雉
也魴鱮烝及雛燒并雉等三者調和唯以蘇荏之屬無用蓼也
長樂劉氏曰藙氣味與實似茱萸也今閩蜀人尚用以和羹謂
爲茱萸非也
嚴陵方氏曰葱以氣達爲忽芥以味辛爲介春物方生故宜食
性之忽者秋物方成故宜食性之介者故膾用二物以和之韭
性溫而生能久蓼味辛而氣能散溫而生固春所宜也辛而散
固秋所宜也故豚用二物以和之三牲肉體之大者氣之所聚
不能無毒故用藙之辛以散其毒焉凡物未始無毒三牲必散
之者以肉體特大故也芥蓼之味非不辛然必用藙者能殺毒
故也和用醯謂三牲也荀子曰醯酸而蚋聚書曰若作和羹爾
惟鹽梅則醯與梅皆酸也和之以此所以收其味而已然牲用
醯獸用梅者亦各以其類而已
山陰陸氏曰魴鱮弱魚也烹或易爛烝之可也無羹與不羹異
不羹亦不必用蓼爾無羹直無蓼也

不食雛鱉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
乙鱉去醜
鄭氏曰皆謂不利人也雛鱉伏乳者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
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醜謂
鱉竅也
孔氏曰自此至攢之一節論治擇肉物惡者及果實之屬
嚴陵方氏曰互物之美莫如鱉然末大在所不食其肉爲美其
竅爲醜故下言鱉去醜狼能害人腸則傳道其所害之物者故
狼去腸鄉飲酒烹狗於東方以祖陽氣之發則狗固陽畜腎又
陽精之舍且惡夫陽之太勝也故狗去腎狸善搏兔善走是其
質之輕疾者而脊尻皆非滋美者也故狸去正脊兔去尻也狐
死正丘首天性然也人殺而取之則殺氣聚乎首故狐去首豚
者天一之水畜而腦則天五之土氣存焉既欲以水畜而有所
養且不可以所勝者害之故豚去腦爾雅言魚謂之乙而魚之
餒必自腸始故魚去乙謂之乙者其形屈如其字之文也
山陰陸氏曰雛鱉鱉雛之雛者夫鱉固美矣然猶如此他物可知
狼之腸直狼去腸蓋以此狗去腎以其熱歟俗云凡腎豕不如
羊羊不如狗今狸脊上一道如界兔尻有九孔豕俯聚精在腦
豚爲肫豚去腦以此今醫方云豕腦食之昏人精神魚去乙魚
腸謂之乙魚柔巽隱伏其內又屈甚矣去乙以此亦魚敗自內
始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
鄭氏曰皆治擇之名也
皇氏曰脫之者治肉除其筋膜取好處故爾雅云肉去其骨曰
脫郭云剝其皮也　皇氏又曰作謂動搖也凡取魚搖動之視
其鮮餒餒者不食郭氏云今本作斮斮之註云謂削鱗也棗易有

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栗蟲好食數數布陳撰省視之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或謂苦如膽者擇去之柤梨恐有蟲故一一攢看其蟲孔也

嚴陵方氏曰爾雅曰棗曰華之桃曰膽之棗李曰疐之柤梨曰鑽之與此大同而小異

山陰陸氏曰脫其皮爲脫作其鱗爲作魚柔巽隱伏作之可也擇而撰之爲撰儀禮曰棗烝栗擇又曰栗不擇桃曰膽之去其苦者如去膽焉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一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鴇奧鹿胃

鄭氏曰亦皆爲不利人也庮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庮泠毛毳毛別聚旃不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皫色毛變色也沙猶嘶也鬱腐臭也望視視遠也腥當爲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爲螻如螻蛄臭也舒鴈鵝也翠尾肉也鴞胖謂脅側薄肉也舒鳧鶩也鴇奧脾肶也鵠或爲鶴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腥臊羶臭及諸物不可食者從牛夜鳴至般臂漏皆與周禮內饔職文同牛好夜鳴則其肉庮臭泠謂毛本稀泠毳謂毛頭毳結若如此其肉羶羶謂膻惡臊謂舉動急躁狗若如此其肉臊惡皫色其色變無潤澤沙鳴謂鳴而聲嘶鳥若如此其肉臭腐腥謂肉結如星望視謂豕視望揚交睫謂目睫毛交豕若如此則其肉似星也黑謂馬脊黑般謂色班然馬若如此其肉如螻蛄臭也雛謂小鳥尾盈一握然後堪食若其過小未盈握不堪食也自此以下因廣言不堪食之物鵠鴞尾之肉不可食鵠鴞脅側薄肉不可食鶩鳧即鴨其翠不可食雞肝鴈腎亦不可食鴇奧及鹿胃亦不可食奧謂脾肶謂臟之深奧處凡此皆爲不利人也李巡云野曰鴈家曰鵝野曰鳧家曰鶩

嚴陵方氏曰夜鳴謂非時而鳴赤股者赤之爲色宜布若見股無毛則股著見矣故以赤言之躁則躁言其性之不靜皫言如燋之美而色白沙鳴鳴之悲凉者土燥而溫沙燥而凉故謂之沙豕俯首以食首俯則下視曰望視則首昂矣莊子所謂豚之亢

鼻盖此類也睫目毛以長故交黑脊言與體異而脊獨黑以
般猶疾之有瘢在前脛故曰般臂握手一握也尾不盈握則形
未成矣故弗食言此弗食則下陳者可知爾雅曰舒鴈鵞舒鳧
鶩鵞鴈類鶩鳧類以為人所畜不若飛者舒而不疾故謂之舒
山陰陸氏曰庮臭如朽木也朽瘀之灰也鳴其聲也躁其性也
毳其尾也望視而交睫腥言其精神黑脊而般臂漏言其形色
羊冷毛而毳則羶狗赤股而躁則臊鳥皫色而沙鳴則鬱豕望
視而交睫則腥馬黑脊而般臂則漏不言則有不皆也且曰則
者盡其辭也鬱周官作貍漏周官作螻盖凡物宜露而鬱之則
臭宜覆而漏之則臭漏與鬱言所以臭也螻與貍言其臭如之
雛少雞也許慎說文云雛雞子也雞長尾者故不盈握弗食月
令以雞嘗黍亦雞爾為物不同不可食者非一處也故舉言後
脛言左右肝腎與胃又言其肉

王氏曰天產之物所以養氣體之養者也所稟之氣一有不和
則養其味者疾癘或乘之而至於為害不少矣牛者服重致遠
之物勞於晝而息於夜若牛且伏靜之時今而夜鳴則陽內受
陰而陰陽不和故其臭庮庮者陰臭之惡也故曰牛夜鳴則庮
羊冷毛而毳羶者毛繆結謂之冷毛長謂之毳凡毛皆屬於肺
肺金也羊火畜火勝金今毛反繆結而長則火氣弱而金勝矣
矣其臭雖羶而不可食也犬走而無常謂之躁犬金畜也西方
陰止以收而生金金於五臟為肺而主皮毛赤股則金氣衰而
皮毛受病矣躁則反於陰止以收而其性受病矣其病如此則
躁臊而不可食也鳥皫色而沙鳴鬱蓋物貍藏則鬱蒸而不通
周禮言貍則貍與鬱文異而義同也皫色則其氣鬱而不達於
毛羽沙鳴則其氣鬱而不達於聲音其肉氣亦鬱而不可食矣
豕水畜也眡火事也水勝火而其病見於目則水火不相逮而
陰陽不和此腥之不可食者也馬火畜也黑水色也馬黑脊則
以水勝火而在上其文又般旋至於臂則水盛而火氣不足則
其臭如螻蛄而不可食每物而辨則膳羞之用無陰陽偏勝之
氣而氣體之養頼之而安矣 昭禹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菹麕為辟雞野豕為軒
兎為宛脾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鄭氏曰為膾為軒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軒
而切之比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釀菜而柔之以醯殺腥肉及
其氣菹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軒或為胖宛或作鬱
孔氏曰此一節明虀菹之異用肉不同作記之時無菹軒辟雞
宛脾之制皆有此言承而用之故稱或曰凡大切若全物為菹
細切者為虀其牲體大者菹之其牲體小者虀之用此麋鹿魚
為菹及野豕為軒是菹也麕為辟雞兎為宛脾者是虀也故鄭
注醢人云細切為虀全物若牒為菹少儀曰麋鹿為菹野豕為
軒皆牒而不切麕為辟雞兎為宛脾皆牒而切之是菹大而虀
小也少儀不云魚此云魚記者異聞也此魚與麋鹿相對是魚
之大者故以為菹其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切葱若薤
實諸醯以柔之者此亦少儀文或用葱或用薤故云切葱若薤
肉與葱薤置諸醯中故云實諸醯物置醯中恐其濡而孰故云
柔之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鄭氏曰羹食食之主也庶羞乃異耳秩常也無秩膳謂五十始
命未甚老也七十有閣有秩膳也閣以板為之庋食物也達夾
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五者三牲之
肉及魚腊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及大夫士等尊卑庶食之等差食謂飯也言羹之與飯助以雜物鱐脯是食之主故諸侯以下無等差此謂每日常食若非依常禮食之外或別有牛羊豕肉隨時得爲美也其黍稷稻粱依禮正食之外別有穱稰收穫者得爲飯故云羞食餘等案公食大夫禮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又周禮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二子男食二十四鄭注云食謂殷膳美可食者此庶羞乃異世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降於天子唯在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也三者豕魚腊也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爲土坫庋食也天子腊用六牲今云五閣是不一牲爲一閣魚腊是常食之物故知三牲及魚腊也

嚴陵方氏曰食爲主羹爲配人所日用者也唯稱有無隨其所宜不制齒殺而預爲之等焉雖然此特自諸侯以下而已若夫四海之奉一人之尊又安得無等乎周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則固有等矣此所以言諸侯以下也前言士不貳羹胾則士羹亦有等矣蓋彼主燕食此主常食言之也燕食以禮爲主故不可無等常食以養爲主故不可不隨宜焉大夫無秩膳與酒正秩酒之秩同義夾室以自其而達于外故謂之達必於夾室者遠庖廚之義也自諸侯而下則有遠近之殊多少之別者尊者詳卑者略尊者隆卑者殺故也天子諸侯於達房則必有常所大夫無常所士但於坫而已夫坫猶爵坫之坫閣則有門以幾其出入此又大夫士之別

山陰陸氏曰一羹一食雖不爲等可也夫禮曲而不苟蓋如此若前所云者皆燕饗等禮秩膳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是也若大夫賜則有之不得爲常秩膳有閣則臺餽有常度之所以須此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之所以不悅也堂上爲達公侯伯於房中下天子也左達左夾室前堂右達右夾室前堂大夫言於閣三則家上房中可知士言於坫一則凡閣用坫亦可知據上唯大夫有閣而此云士於坫一則士雖有閣不足言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鄭氏曰記王制有此

孔氏曰此一節皆王制文記者重錄之後人因而不去慎疑不敢刪易也

山陰陸氏曰王制上國故先言養國老於上庠後言凡三王養

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內則主家故先言三王養老皆
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言養國老於上庠主家以言故無
所謂少而無父者謂之孤一節即國以言故無所謂曾子曰孝
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一節主家也故言不從政秩主
國也故言不從政廣所謂家事有以異於國乎無也故內則然
之以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
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
惇史一節所謂國事者有以異於家乎無也故王制終之以父
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
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
未成不造燕器一節

慶源輔氏曰惇與脩道之謂教之脩同周人總三代之禮而兼
取其善者以制一王養老之禮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
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
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
況於人乎

鄭氏曰犬馬盡然賤喻貴者也

孔氏曰此一節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作記之
人既云孝子之身終恐人不解故解云非終竟父母之身終其
孝子之身也言父母雖沒終竟己身而行孝道與親在無異父
母所敬愛犬馬之屬盡須敬愛而況於父母所敬愛之人乎

長樂劉氏曰仲尼之門以孝聞者曾子而已參之為道也與夫
虞舜易地皆然其行非難也人人皆可以行之所以不逮于曾
子者曾子常父而不息也孝子之養老者婦之養舅姑孫之養
祖父母猶子之養其父母也故皆曰老焉樂其心者謂左右侍
養也晨昏定省也出入從遊也起居奉侍也必常顧詢其心之
所好者何在所惡者何如然後循循而篤其所好者而却其所惡
者果非悖于大義則莫不可從所以安固老者之行以適其氣
則心樂矣不違於其志者謂老者平生之志所欲為者以道德
仁義立身揚名取大榮顯於天下者建大令譽於鄉閭者崇大
孝弟於宗族者抗大志節於人倫者務既心以篤行之必著成
效則弗違其所志矣樂其耳目者謂必正身以範其家力行以
化其族則善言常入於親耳善行常悅於親目至於婢僕犬馬
親之所愛者則敬而愛之必使異於其倫列其親族子孫皆
所以樂其耳目者也安其寢處者謂堂室庭除必令潔之也簟
席裀褥衾枕帳幃必常脩治擇其所宜而以時更易所以將其
敬愛之心而盡其尊親之志則寢處安矣經云將坐則長者奉
席請何鄉將衽則長者奉席請何趾盡其敬以安之之謂也以

其飲食忠養之者謂飯也膳也飲也酒也食也如經所陳則其
飲食足以盡其忠敬之誠而老者不失其所養矣凡是五事兼
於其身常父而不息曾子由之以終其身者具此五美則可以
終其身無愧於天地鬼神矣無愧於天地鬼神則其親有不安
之者乎則其子孫有不範之者乎故曾子之孝也天下後世範
之者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
馬盡然而況於人乎經所謂沒身敬之不衰曾子行之已又言
之以為教天下後世老者耳其安且樂者莫非曾子之賜也詩
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謂是歟

嚴陵方氏曰心存乎無所事之時孝子則樂而不詔其憂忘見
於有所欲之際孝子則不違以順其命曰養老何也蓋老則近
於親而已近於親者養之且若是又況於其親不如是不足以
為孝子怡聲而問所以樂其耳也柔色以溫所以樂其目也定

於是所以安其寢也省於是所以安其處也以其飲食忠養之
者蓋養親之道雖非即飲食以能盡亦非舍飲食以能為君子
何以處之亦曰忠養之而已夫忠所以不欺其親也養之以物
止足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忠則足以養其志矣昔曾子養曾晳
曾元養曾子其有酒肉也未始不同及其問有餘曾子則曰有
曾元則曰亡故孟子以曾子為能養志以曾元為養口體者然
是禮也豈特於父母之身而行之乎又且終其身而不敢怠焉
經不云乎事死如事生又曰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
也是以於其齊也則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此非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若乎於其祭也則
朝事之籩豆以象朝事之所進饋食之籩豆以象食時之所進
加籩加豆以象饋之有加羞籩羞豆以象養之有羞既致其恭
又致其盛既致其盛且致其敬又致其饌且美者又服其服而

自致焉此非以其飲食忠養之乎豈非終孝子之身乎
山陰陸氏曰養老如此為其近於親也言忠養之嫌或偶上言
其近親者猶如此下言親所愛敬猶如此
建安真氏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敬者雖
犬馬之賤亦愛敬之況人乎哉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
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之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
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不之敬乎若嫚之是嫚吾父
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紞之譖不思太后之言
而疑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
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
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鄭氏曰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有讀為又又從之求善言可

施行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五帝三王養老之禮五帝養老法其德行三
王其德漸薄非但法其德行又從求乞善言五帝憲養氣體而
不乞言者後說上五帝憲之法養老人就氣息身體恐其勞
動故不乞言也老人有善德行則記錄之使衆人法則為惇厚
之史三王既法德行又從乞言依違求之而不偪切皆有惇三
代也
長樂劉氏曰先儒以謂憲其德行乃餘義爾若養老之大義則
天子用子事父之禮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所以使天
下憲法天子敬老之義致孝養于其親也故但盡禮盡敬以憲
萬邦而不乞言也又何憲法其德而已哉
嚴陵方氏曰老有考之義考有成之義以其年之高而德有成
知之深而言有考則帝王之禮或憲或乞不為過矣五帝養氣

體而不乞言則乞言之禮至三王之世始有五帝而上則亡焉
故特曰有也若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或以燕禮或以饗禮或以
食禮則所以養其氣也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或杖於家或杖於
國或杖於朝則所以養其體也且五帝之憲也而老者未嘗無
言要之以德為主爾故曰有善則記之三王乞言而老者未嘗
無德要之以言為主爾故曰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者養
之盡然後言可得而乞也亦微其禮者微則緩而不迫隱而不
切之謂蓋老者之氣衰矣不欲以迫切之禮耗其氣故也且幾
諫不傺事親之禮也君子之於老者未始不以微焉以近於親
故也皆有惇史者言帝王同有惇史以記其善也且善善而惡
惡記之而無所隱史之體也養老之史記善而不記惡則其心
可謂厚矣故以惇名之
山陰陸氏曰凡養老一歲有三周官仲春羅氏獻鳩以養國老

一也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二也周官上言國老非遺庶老也以獻鳩非庶老之事也月令止言衰老非遺者老也以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非有老之事也若夫季春天子視學於是大合樂必遂養老月令云季春大合樂而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又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是也先儒謂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此養老非是案養老皆釋奠而合舞言舍菜偏且謂秋合聲春合舞非大合樂也言三王養老雖亦有乞言亦微其禮然皆有惇史也是皆已道

東萊呂氏曰年之貴乎天下久矣五帝三王皆尊德尚齒然五帝三王養老之禮雖同然憲與乞言不同蓋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如此五帝憲則是敬其儀容視起居不曾有乞言之禮蓋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淳厚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三王不及五帝所以有乞言之禮比之於觀瞻不言之中所味稍薄五帝養老盡其誠敬所謂洗爵奠斝從容於其飲體未嘗乞言有善記之惇史蓋動容起居從容之間偶然發言也記如鄉黨所記可見惇史之意古者之史名各不同載閨內之事謂之女史所載者后妃之德載朝廷之事謂之國史所載者天下之大綱記老者善言善行而法之謂之惇史惇蓋惇厚之謂三王亦憲者於動容之間然既皆受欲請益咨問得老者一言書紳服膺終身佩服雖憲與乞言不同其問長者亦微其禮此尊老之至如此不敢急迫須從容欵曲伺間乘暇開端發問者微其禮一句是至誠盡禮在老者左右侯從容問暇略發端問其所乞之言所法之行皆有惇史記之五帝之時何故不乞言當是時風氣厚此情微主一更無一毫外心但至誠專一見老者之言無非從容感發觀所以不待乞言此氣味非後世所能及唯顏子於孔子說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終日不違如愚少有五帝不乞言之意唯五帝時人人皆然到得孔子出緫說子欲無言子貢便說小子何述焉其風氣稍薄以此知不乞言孔門中顏子一人而已五帝時風俗淳厚其養老禮之時渙洽陶冶之功深非言語訓誥所能及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微其禮從容欵曲與後世問答氣味又不同及忠厚惇篤之風衰前言往行斷絕學者所以淺薄今之學者當先思五帝三王渙洽陶冶之意又當思微其禮從容欵曲不敢迫切之意又當思前言往行不絕則忠厚純篤之風不衰唯能如此思雖在千百載之下五帝三王之氣象夫何遠之有

淳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

鄭氏曰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爲名毋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

孔氏曰自此至爲醯一節論養老須飲食如養親之事明八珍之饌并明羞豆糝餌之等淳熬是八珍內一珍之膳名也淳謂沃之以膏熬則煎醢是也陸稻謂陸地之稻以陸地稻米爲飯煎醢使熟加于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曰淳熬毋其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爲模言法象淳熬而爲之但用黍爲異耳食飯也謂以黍米爲飯黍無在水之嫌故不言陸

山陰陸氏曰淳毋謂之毋禁示呵也凡食黍稷爲正稻粱爲加稻而煎醢加焉沃之以膏猶可黍也如此甚矣

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

鄭氏曰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將當爲牂牂牝羊也刲刳博異
語也謹當爲墐聲之誤也墐塗塗有穰草也皽謂皮肉之上魄
莫也擣捶亦博異語也糔讀與滫瀡之滫同郷脯謂析豚若羊
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皽則解析其肉使薄如
爲脯然唯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内醯醢可食也
孔氏曰爲炮之法或取豚或取牂刲刳其腹實棗於腹中萑
是亂草也苴裹也編連亂草以裹匝豚牂裹之既畢塗之以墐
塗謂穰草相和之塗也用之炮豚須相粘著以此墐塗而泥塗
之擘之謂擘去乾塗也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
去其皽莫也爲稻粉糔溲之以爲酏者付全豚之外煎之於膏
若羊則解析肉以粥和之煎沒也小鼎盛膏煎豚牂膏必沒
此豚牂也鉅鑊湯者謂以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脯實於大鑊
湯中使鑊中之湯無得沒此小鼎若湯沒鼎恐湯入鼎中令食
壞也毋絕火者欲令用火微熱勢不絕也鄭注博異語者案易
云士刲羊又云刳木爲舟皆刲刳也是字同而語異也
山陰陸氏曰炮詩所謂毛炰是也若將刲之將讀如字若牂刲
之猶如麛執之先儒謂蔽麛有成禮如之也爲稻粉以下一節
釋爲稻粉之法
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脄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
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
鄭氏曰脄脊側肉也捶擣之也餌筋腱也柔之爲汁和也汁和
亦醯醢與
孔氏曰脊側肉美今擣以爲珍宜取美處經云去其餌又云去
其皽皽爲皮莫故餌爲筋腱腱即筋之類上炮豚炮牂調以醯
醢下漬亦食之以醢若醯故知擣珍和亦用醯醢
山陰陸氏曰此言擣珍則上所謂淳熬等物非珍也周官珍用
八物即此牛羊麋鹿麕豕狗狼是數與牛若一是言牛大生也
牛言布牛以下言施亦以此餌謂如合以爲餌煎之之餌言去
其餌則皆以物爲餌明之可知言取則捶反側之蓋生也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
醢若醯醷
鄭氏曰湛亦漬也
嚴陵方氏曰漬若濡肉之類醷即前所言飲之醷
山陰陸氏曰期朝猶言期年期月期年謂周一年期月謂周一
月期朝謂周一朝
爲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
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
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鄭氏曰熬於火上爲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自由也
醢或爲醯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是也
孔氏曰此論作熬之法於牛如上所陳若施設於羊亦如牛也
食熬之時唯人所欲若欲得濡肉則以水潤釋而煎之以醢也
七謂一淳熬二淳模三四炮取豚若牂五擣珍六漬七熬其一
肝膋則此糝下肝膋也但記文不依次故於糝下陳之
嚴陵方氏曰曲禮言濡肉齒決蓋由制造之異故食之不得不
異也
山陰陸氏曰不與麋鹿麕同曰如之者異言羊也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
煎之
鄭氏曰此周禮糝食也
孔氏曰周禮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注云糝食如一謂取牛羊豕
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

山陰陸氏曰三如一不異言牛羊豕是三牲一施之也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取稻米舉糔
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
鄭氏曰膋腸間脂舉或爲巨狼臅膏臆中膏也以煎稻米此周
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餰
孔氏曰舉皆也謂炙膋皆燋也酏是粥非是膏煎稻米故改酏
從餰也
山陰陸氏曰珍用八物其爲品六一曰擣二曰漬三曰熬四曰
糝五曰肝膋六曰酏言爲熬在上言爲酏在下熬隆於用火言
爲稻粉在上亦以此周官糝食即此糝酏食即此酏三相參爲
糝所謂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是也兩相差池爲酏所謂
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是也然則淳熬淳毋所謂糗餌粉
餈其與其謂之淳亦珍也然進於珍矣凡物以淳爲珍此篇上
言養老從之以此蓋珍宜以養老文王世子曰適饌省醴養老
之珍具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
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鄭氏曰閽掌守中門之禁也寺掌內人之禁令也
孔氏曰自此至當夕一節論夫婦男女及內外之別又明妾與
適妻尊卑相降之等
長樂劉氏曰凡禮者爲人倫而設也人倫之禮始於謹夫婦爲
易稱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
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
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又曰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
也然則夫婦之禮不謹不敬家道莫可得而正也家人之事不
閑以防之於細微之初不以正之於未然之始則其悔咎不

可追矣故用剛明閑於微細之始豈徒免有嚴家而悔又亡焉
是禮也禁於將然故曰志未變也此所以必爲宮室先辨內外
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各正其德業也宮不深則內外之聲可通
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閽寺守之不嫌於處內也故男非其
時不入女非其禮不出皆所以爲天下之內則也
嚴陵方氏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禮始於謹夫婦易
基乾坤詩首關雎皆始於謹夫婦之意也謹夫婦故爲宮室以
居之辨外內以防之男子居外女子居內陰陽之分也深宮則
外人不得而入固門則強者不得而啓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
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夫
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
鄭氏曰竿謂之椸楎杙也夫不在斂枕篋等藏之不敢褻也咸
皆也夫婦七十同藏無閒妾老無嫌及猶至也
孔氏曰爾雅釋宮云在牆者謂之楎郭璞引禮云不敢縣於夫
之楎椸植曰楎橫曰椸楎椸是同類之物橫者曰椸則以竿爲
之夫婦唯至七十同處居藏無所間別妾老無嫌疑故也
長樂劉氏曰婦正其德於內則夫之德正于外從可知矣夫婦
謹敬則家道由之莫敢不化也故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
婦者莫非出於謹敬也而況少事乎長賤事乎貴其敢不敬哉
夫婦之禮唯七十同藏無間夫婦雖未七十同藏未有可嫌者
聖人制禮以爲天下之內則也夫婦必如此者以爲男女內外
之禮敬則爲先焉夫婦身先于上則男女力行于下以無嫌正
有嫌也用有情之難行正人情之易制也
山陰陸氏曰枕有篋簟席有襡皆器而藏之不言枕言枕篋不
言簟席言簟席襡嫌瀆也卽器皆冒之不嫌

慶源輔氏曰器而藏之謂藏之於器盖藏於器則其潰之甚也
少事長賤事貴雖曰皆如之然有異焉 記者之辭不謹也案篇
首子婦之禮可知
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
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飮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
御莫敢當夕
鄭氏曰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御謂侍夜勸息
也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
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
將御者其往如朝也角衍字也拂髦或爲縪髦也雖婢妾衣服
飮食必後長者尊賤不可以無禮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辟女君之御日也
孔氏曰此經據妾言之然則妻雖五十以上猶得與其夫人及
二媵各有姪娣凡六人故三日也天子御法案九嬪注云女御
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
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徧妻不在謂卿大夫以下故註
云女君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
妾當避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縱令自當君之
御日猶不敢當夕而往故詩小星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註引
此云凡妾御於君不當夕是也
嚴陵方氏曰將御者必齊漱澣者則所以致潔敬也婢妾衣服
飮食必後長者蓋不以賤廢尊卑上下之道故也妻不在妾御
莫敢當夕者所以避上僭之嫌也
山陰陸氏曰髻用組乃笄又曰髻笄用桑長四寸角非衍字總
角拂髦女未笄之飾今服以御言君未足以當君子也故邦君
之妻自稱曰小童莫敢當夕謂莫敢進御鄭氏曰避女君之御

日非是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則凡妾御不當夕
未當夕夫人之惠也又曰五五日爲期六日不詹則男子婦人五
日一御亦衛生之經不得以此鄭說女御及后十五日而御
慶源輔氏曰故妾必與五日之御其心之厚可知已彼有弃舊
室淫新昏與華落色衰復狠弃昔者亦獨何哉老謂色衰也將
御者齊漱以至綦屨慎衣服必以禮不敢以靡麗求寵也詩是
篇之旨其往如朝敬之至也豈有爭妬之心雖婢妾衣服飮食
必後長者因上慎衣服遂言雖賤不可以廢禮也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
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
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
負子男射女否
鄭氏曰側室謂夫之室次燕寢也作有感動也夫齊則不入側
室者始時使人問也弧者示有事於武帨事人之佩巾表男女
也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前也
孔氏曰從此以下終篇末論國君以下至庶人生子之禮及適
庶妾別妻妾卑等所生男女養教之法此經則明大夫以下未
生子之前夫問之宜及生子設弧矢之法及月辰謂生月之旁
初朔之日也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
之旁故謂之側室妻居側室則妾亦當然故春秋傳云趙有側
室曰穿是妾之子也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
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
慶源輔氏曰當產而辟燕寢居側室其自斂戢者至矣豈復有
驕其夫之意哉夫使人日再問之者愛而不失於狎敬而不失
於疏孔氏引春秋傳非側室自是妾之常居室妻亦不敢見雖病不
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遽不敢失禮夫之於妻其恩至矣至

於禘則不以思擇義三日負子男射女否敬已行矣敬之至也如是而長男不武女不順可以無憾已

山陰陸氏曰言衣服則姆代服其服以對設悅知有酒食之事而已

嚴陵方氏曰設弧於門左設帨於門右右者地道所尊必曰設者方男女之生其於弧帨有可用之道而未能有用之實也古之人重男女之生又重男女之別非特見於弧帨而已男則寢於牀之尊女則寢於地之卑其衣之也男以晝服之裳女以夜服之裼其弄之也男以所有事之璋女以所有事之瓦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鄭氏曰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保保母保受乃負之代士也醴當爲禮聲之誤也禮以一獻之禮酬之束帛酬之以幣也士妻大夫之妾時自有子故使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事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國君世子生及三日負子及食之法婦人初産必困病虛羸故接以大牢詩者持也以手承下而維持抱負之桑蓬皆貴本之物故知本大古也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故云所有事然射禮唯四矢者謂天地非射事所及唯禦四方故止四矢蓬是禦亂之草桑與本之本也賜之束帛約士昏禮禮賓有酬幣之法此士負子故還用士禮　王氏曰接以大牢謂接待夫人以大牢　皇氏曰士之妻大夫之妾者備課用一人故桓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

長樂劉氏曰接者繼續之謂也諸侯有國家社稷宗廟人民其傳且付重任於輕夫人始生世子乃有繼續之道故接引其子俾有其志而禮用大牢也毋方生子分血減氣未可以與而男子之生必於丈夫之手所以卜求吉士負之以行接子之禮乃俾射人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者明其傳先王之道承父祖之付必有政德以達乎天地四方是假桑蓬以申其志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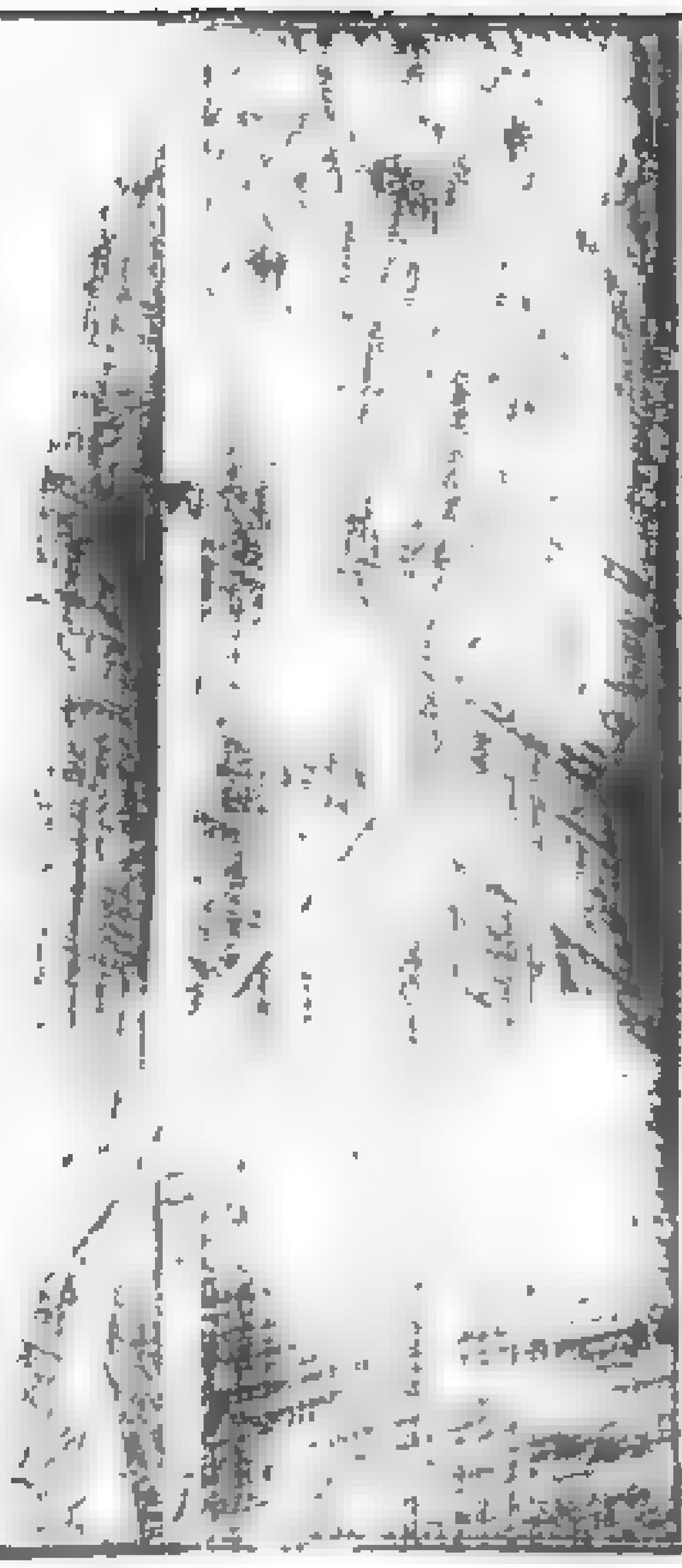
嚴陵方氏曰接以大牢者以大牢之禮接見其子也掌具則其設禮之具也卜士之明詩者將使負子下言詩負之是矣必使明詩者負子則期於能言故也明詩者謂之詩猶明易者謂之易祭義言易抱龜南面是矣既得士卜然後宿齊朝服負之則敬之至也射人則使之代射天地四方也保受乃負之則受其子於士乃負之也蓋士之負子特爲斯須之禮而已宰既掌具故以醴禮其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也使食子者食則乳之也夫射之爲道此男子之所當爲者故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方子之生則使人代之以射且示其有志然桑非可辭之上者蓬非矢材之勁者然則桑蓬取其用之義以見雖有其志未備其事而成人有漸也

山陰陸氏曰接續如字書曰接下思恭詩負之猶特牲受嘏詩曰詩懷之也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此言所謂其詩與醴讀如字醴以禮之冠禮曰乃醴賓以一獻之禮嬰兒多頼乳母則嬰兒以乳轉者有矣又大任之母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以爲古之胎教者皆如此則食母豈可以不擇哉

慶源輔氏曰大牢牲之大也大宰官之尊也所以重世子也據下凡接子可知士之負子斯須而已必醴而賜之者所重在子

也禮士而不及射人士負我者也射人我所使也固不可同矣諸母則擇之乳母則卜之者豈非情性之欲尚猶可見而氣血之相宜有不可知者耶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一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鄭氏曰凡接子擇日雖三日之内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天子世子也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庶人至國君世子皆謂長子非冢子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至庶人以上接子牲牢之異并適庶不同下云國君世子大牢故知上冢子謂天子世子也喪服父為長子是上下通稱長子故鄭云通於下謂通庶人士大夫也士特豚則庶人全應無牲禮窮故與士同用豚也

嚴陵方氏曰擇日卜日也卜而擇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據上云大夫食以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應云諸侯世子生嫌上庶人特豚應云國君大牢今曰國君世子大牢為其接以大牢同於王也是以盛言之盡其詞焉爾且言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推國君而遠之使不偪上也又以著自庶人積隆至是窮矣蓋禮窮則同此皆言之法也

慶源輔氏曰父子之氣未嘗不相接也生三日而又以禮接之於是為至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鄭氏曰異為孺子室於宮者特埽一處以處之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此人君養子之禮也他人無事不

往爲見精氣微弱將驚動也
孔氏曰此一節謂三日負子之後三月名子之前諸侯養子選擇諸母及養子之法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也但士不具三母耳大夫以上則具三母故喪服小功章中君子爲庶母慈己者鄭註引此三母獨言慈母舉中以見上下是知大夫有三母也爲之服小功若諸侯之子三母則不服也此雖在三月之前其實三月後養子亦當然也
長樂劉氏曰寬則容德固多裕則臨事不撓慈則仁性豐盈惠則恩意浹洽溫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淑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明弗散具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以寡言婦人之全德也然後可以爲子之師焉若夫愛子以德時其志意體其寒溫察其好惡相其寢興順其長育者慈母之職也保護其身衛養其氣時其衣服節其飲食待其寢寐防其疾苦而專司負之者保母之職也國之根本生靈休戚之所繫也弗正厥始用其德善則比於匪人終戕其性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弗淑其習烏能正厥性俾近於聖賢哉先王制禮謹乎微也乃及于是知所務矣三代所以世有賢君繼繼承承於萬世作民父母以建皇極者豈無所自哉
嚴陵方氏曰諸母與曲禮不漱裳之諸母同擇於諸母將使之爲子師也雖非諸母而其德如下所言可以爲人師者亦擇之故曰與可者
山陰陸氏曰孺子幼弱須人以成之時也於是擇師傅焉書曰孺子其朋其往正言孺子以此此三母猶三師也言慈母以知師之爲嚴言保母以知慈之爲傅
慶源輔氏曰異爲室於宮中則其視者不雜矣又使寡言者傅之則其聽者不雜矣孝曰敬敷五教在寬是教人者當以寬裕爲先也況於保孺子乎慈惠則有以愛其生溫良則其氣質之移之也易恭敬則其情性之感之也深有是衆德而又能慎而寡言焉然後以之爲子師慎則其心一而不分寡言則其行敏而不躁師保孺子者尤其宜也慎則言語自寡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

鄭氏曰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視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夫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辟人君也
孔氏曰自此至如養禮一節明三月之末卿大夫以下名子之法又書名藏之州府妻適寢夫入與妻餕食之事三月翦髮所留不翦者謂之鬌囟者是首腦之上縫故說文云十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曰角午達者案儀禮云度尺而午註云一從一橫曰午今女翦髮留其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故云午達不如兩角相對但縱橫各一在頂上故曰羈羈者隻也上文云妻將生子居側室則知此夫入門即入側室之門亦南鄉故有阼階西階也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東房當楣東面立與夫相對也人君則見適子於路寢見庶子於側室並見下文然大夫見妾子於內寢諸侯見妾子於側室何以下文適子庶子見於外寢註云此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則是人君見妾子於外寢不在側室也蓋人君世子之弟見於外寢妾子見于側室但庶子撫首咳而名之與世子弟同故連文云見於外寢其實在

側室也
嚴陵方氏曰角則相對以其偶也羈則相午以其奇也楊雄所
謂羈角之哺果而啗之是矣或男羈而女奇取陰陽之相須也
或男左而女右取陰陽之相類也
慶源輔氏曰男女初生羈角左右其辨也如此則知男女之別
無非自然之理豈特以末流之害然後制禮以別之耶
山陰陸氏曰上言特豚特豕少牢大牢此言具視朔食亦相備
也接子進於見子一等則其衣服進可知若國君世子大牢以
冕服接之歟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
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
妻遂適寢
鄭氏曰某妻姓若言姜氏也祗敬也或作振欽亦敬也帥循也
欽有帥一言教之敬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記有成者
記猶識也識夫之言使有成也師子師也後告諸母若名成於
尊適寢復夫之燕寢
孔氏曰此論母以子見父及父名子妻遂適寢之事妻既抱子
當楣東面而立傅姆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孺稚也謂恭敬奉
見稚子夫對妻言當教之令其恭敬使循善道對訖以一手執
子右手以一手承子之咳而名之妻對夫云當記識夫言教之
使有成就對訖遂左嚮迴還轉身西南以子授師也諸婦謂同
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後告諸母欲名成於尊也
嚴陵方氏曰夫曰欽有帥者欲其帥教而不敢怠也妻曰記有
成者欲其成身而不敢忘也執其右手則翊其方事也左還授
師則順其陽道也孩子以咳之則笑故謂之孩咳而名之則若
笑而受其名

山陰陸氏曰咳而名之待之若有識焉咳始誰之時也夫對曰
敬當有以帥之妻對曰記當有以成之帥之者父道也成之者
母道也妻言遂適寢妾言遂入御妾言夫入食如養禮妾言禮
之如始入室妻之詞莊妾之詞瀆言之法也
慶源輔氏曰姆先相曰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婦之禮嚴矣夫
對曰欽有帥妻對曰記有成夫婦之義一矣姆先相者妻既抱
子當楣東面而立傅姆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
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
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
鄭氏曰宰謂屬吏也春秋書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四閭爲
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州長
中大夫一人也皆有屬吏獻猶言也夫入已見子入室也其與
妻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
孔氏曰此經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也若諸侯
既絕宗則不告諸男也此衆諸男是卑者卑者尚告則告諸父
可知書名而藏之謂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之家之書府此據卿
大夫以下而引春秋者欲證明子生年月日之事也鄭氏四閭
爲族以下皆周禮地官文閭之屬吏則有閭史州之屬吏則有
州史州伯則州長州府是州長之府藏夫入從側室入正室也
案士昏禮婦盥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
之姑俎大夫以上則無文鄭知如婦始饋舅姑者以下文云妾
生子及三月之末見子之禮如始入室明此如養禮如始入室
養舅姑之禮也
嚴陵方氏曰名則辯告之以示於衆書藏之以傳於久則以男
子者人之所貴重故也若華封人之祝堯以是而已

山陰陸氏曰據此閽有府史州亦有府史而周官不言閽胥州長鄉遂之官也其府史胥徒士以委之然則出使長之其猶出封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鄭氏曰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褖衣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人君見世子及適庶之禮案內司服註云后六服后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狄鞠衣黃桑服也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御于王之服諸侯夫人以下所得之服各如王后之服則夫人亦如王后也此既在路寢與君同著朝服則是以禮見君合服展衣註云次而褖衣者此謂見子見子若訖則當進入君寢侍御於君故服進御之服次者首飾次第髮爲之則少牢禮髲鬄是也鄭註云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爲之

山陰陸氏曰不言三月之末嫌緌不言執其右手咳而名之嫌慢皆非所以言世子故也上下比義使從可知而已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鄭氏曰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無辭謂欽有帥記有成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人君世子弟及妾子之禮適子謂大子之弟見於外寢庶子則見側室但撫首咳名無辭之事與世子之弟同故與適子連文同云見於外寢其實庶子見於側室也帥循也初謂前文世子生見於路寢君夫人皆西鄉言見適子庶子威儀依循初世子之法但無教戒之辭然夫人所生之子容可如世子見禮若妾之見子則不得與夫人同當與卿大夫之妻見適子同但不親抱子耳案前世子生君名之乃降亦無辭也而云適子庶子無辭者以前言卿大夫妻見適子之時既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故於世子之禮略而不言其實世子亦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也故鄭引前文卿大夫見子之辭而言之

嚴陵方氏曰適子庶子止見於外寢則世子見於路寢可知

山陰陸氏曰內寢適寢也外寢路寢也據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鄭氏謂外寢燕寢也非是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氏曰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易諱不以隱疾諱衣中之疾難爲醫也不敢與世子同名辟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爲改

孔氏曰此一節論名子之法尊卑上下同有諱辟又大夫士之名子辟世子之名也案春秋衛襄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齊惡先衛侯生故與衛侯同名故鄭知先生者不改也

馬氏曰穀梁傳曰衛侯惡又有齊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從來也故大夫士之子不與世子同名則君臣不同名矣至于爲臣而與君同名則特稱字而已

山陰陸氏曰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正也其又致曲則不以山川曲禮是也其又加詳焉則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春秋是也不以日月其辟之如此則不以日月不疑曲禮先不以國以著國君名之如此內則以下國君不疑故以叙言之若不以山川而仲尼名丘則凡所謂不以名子者國君之禮也故曰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
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
鄭氏曰內寢適妻寢也禮之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餕也如始入
室始來嫁時妾餕夫婦之餘亦如之旣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
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夫妾生子之禮異於適子之法君謂夫也
妾賤故謂夫爲君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
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但夫之燕
寢對夫人及適妻之寢及側室爲在外故鄭前注外寢君燕寢
此經稱內寢知是適妻寢也案昏禮夫婦同牢之後媵餕夫餘
御餕婦餘彼謂正妻若妾初嫁始來夫婦共食初來之妾特餕
其餘今妾已見子夫婦共食令生子之妾特餕其餘亦如始來
時也前文大夫妻見子之後遂適夫寢未即進御後至夫入食
如養禮乃始進御此見子遂入御故鄭知大夫士之妾異正妻
也
嚴陵方氏曰使之特餕則私之而已以其賤故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漱澣夙齊下言沐浴朝服相備也夙齊言昔
朝服言今
慶源輔氏曰妾生子而禮之如始入室所以使之知大分已定
於其初矣特餕所以寵之然其分不可得而易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
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鄭氏曰擯者傅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賜於君有恩
惠也有司臣有事者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庶子生及三月見父異於世子之禮前文已
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異於世子今此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

與適子連文恐事事皆同適子故以此經特見庶子之法案前
註云凡子生皆就側室今特舉庶子則世子可知也生子之妾
君所特有恩賜偏所愛幸君則自名其子故云君名之衆子謂
衆妾之子不特寵御則使有司以名其子也其母朝服見於君
故擯者抱子
嚴陵方氏曰公庶子即前所言見於外寢者是也此申名言之
爾
山陰陸氏曰庶子言就側室則世子不就側室其母沐浴朝服
則君不沐浴朝服據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經有
世子有適子有庶子有衆子適子世子之母弟也衆子庶
子之弟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
以異也
鄭氏曰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禮同也庶人或無妾
孔氏曰無側室故夫出辟之若有側室則妻在側室夫自居正
寢不須出居羣室也其問之與卿大夫士同也
嚴陵方氏曰庶人或無妾故有無側室者羣室則固無定所矣
凡此以庶人之賤故其禮略也
見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鄭氏曰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
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
庶孫猶無辭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孫見祖之禮卿大夫以下之事父之於子有
傳重之事故有戒告之辭今孫見於祖適子既在其孫猶爲庶
孫且隔於父無所傳重故與見庶子同無辭也若所生適子其
父既卒則適孫冢子相似當有辭若庶孫父雖卒見祖亦

無辭
嚴陵方氏曰父在謂祖在也據子之父稱之故曰父爾以祖名
之而不以父者家事統於尊故也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
其子
鄭氏曰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
賜之劬勞也大夫之子食母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
士之妻賤不敢使人
孔氏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及大夫士適妻養子之人尊卑有
別
山陰陸氏曰不言寢不言君所嫌褻也
慶源輔氏曰劬毋道也勞不足以盡之詩云母氏劬勞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

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鄭氏曰旬當為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
以生先後見之旣見乃食亦辟人君也冢子未食而見適子庶
子已食而見急正緩庶之義此謂天子諸侯尊別世子雖同母
禮則異矣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夫及命士適妻與妾同時生子見之先後
差異之別并明天子諸侯見冢子及適庶緩急之儀旬均也謂
大夫命士適妾生子皆以未食之前均齊見又先生者先見後
生者後見雖見有先後同是未食之前故鄭云均而見冢子以
下鄭知是天子諸侯者以上文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適庶均
見此則有食前食後見之不同又前文云世子生其次適庶見
於外寢此國君之禮此經亦云適子庶子故知是天子諸侯也
未食謂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是急於正也先與后夫
人禮食之後然后始見適子庶子是緩於庶也
嚴陵方氏曰生子則必有食禮大夫士之子則旬而見天子諸
侯之子則有未食已食之別者詳於貴略於賤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子旣見之後凡旬一見冢子則未食而見適子
庶子則食已而見急正緩庶之義也執而見之待之若與己等
冢子故也其名之也如此
新安朱氏曰此說疑鄭失之旬如字謂十日也別記異聞或不
待三月也承上大夫禮而又別其冢嫡庶子之異同冢子之禮
仍與前章同唯適子庶子為異耳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鄭氏曰俞然也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
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男女自幼少教之之事男女鞶囊之外更有

繒帛之物飾而緣之則是春秋桓二年所稱鞶裂者與案傳作
鞶厲此註云鞶裂其義同也
嚴陵方氏曰教以右手則取其强而已是同男女之所同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
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楊子言鞶帨以至許慎服
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為帶特鄭氏以男鞶革為盛帨之囊誤也
詩言垂帶而厲毛萇杜預之徒皆以厲為帶之垂者特鄭氏以
而厲為如裂亦誤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
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
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鄭氏曰方名東西也不同席共食蚤其別也教之讓示以廉恥
也數日朔望與六甲也外傅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為襦袴為大

温傷陰氣也禮帥初漸習先日所爲也肄習也諒信也請肄簡諒
謂所書篇數也請肄簡諒謂應對之言也
孔氏曰自此至尚左手以明教男子從幼及長居官至致事之事
禮帥初者帥循也行禮動作皆帥循初日所爲學幼儀者從朝
至夕學幼少奉事長者之儀請習學篇章簡禮及應對信實言
語也
嚴陵方氏曰知方非徒知其遠近上下而已又有以知陰陽向
背之宜不同席欲其居處之異也不共食欲其嗜欲之分也出
入門户則欲其行之讓也即席則欲其坐之讓也飲食則欲其
食之讓也經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則行固欲其讓也又
曰任席之上讓而坐下觴酒豆肉讓而受惡則坐與飲食又欲
其讓矣由是推之則無所往而不讓矣夫有十日故九年教之
數日然日有十則先教於九年數與方皆五則後教於六年者
何也蓋日陽也數與方皆陰也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之意十
者天地陰陽生成之理備矣出就外傳曾子問所謂古者男子
外有傅是矣書即周官保氏所謂六書是也計即所謂九數是
也以數必計其多少故又謂之計焉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傳
所學之事也禮帥初謂漸習先日所爲而不敢變也慮其妄有
所改爲故也朝夕學幼儀者至此乃可以責事長之禮故也若
昧爽而朝之類則朝之所當學也若日入而夕之類則夕之所
當學也簡策也謂古先之事必書於策必請而後集之者則以
不敢專故也
馬氏曰書文字也以其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成故曰文以其始
於一二而生之至無窮故曰字以其可以記事故曰書文言其
形字言其法書言其用先王之世書止爲六藝之一而以之教
小學者蓋書者學之所始教之以此始固其所以成之也

山陰陸氏曰十年以後有學無教據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年
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請習簡而易從諒而易知之事
橫渠張氏曰袴則今之袴也襦今之襖子也不以帛則用布也
請肄簡諒請肄則童子自請所習於長者也長者所以教者當
以簡諒童子未能致文故姑教之以簡童子未能擇信故且使
之守信
慶源輔氏曰方名地事也六年教數一至十也十年學計百千
萬億也計者數之總也居宿於外者居日事也與燕居閒居同
襦袴下服不用帛然則上衣猶用帛也禮帥初者前已教之遜
讓禮之端也朝夕學幼儀者則至是不容有暇也有暇則又請
習簡諒矣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
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鄭氏曰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大夏樂之
文武備者也內而不出謂人之謀慮也
孔氏曰勺籥也十三之時學此舞籥之文舞象謂武舞也謂干
戈之小舞以年幼習文武之小舞也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慮
傷損故可以衣裘帛大夏是禹樂禪代之後在干戈之前文武
俱備故二十習之博學不教謂廣博學問不可爲師教人內而
不出者蘊蓄其德在內而不得出言爲人謀慮
河南程氏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
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
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
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
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之人聲音
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

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
之成材也難　古人爲學也易八歲入小學十三入大學舞勺
舞象有弦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其心忽則佩韋緩
則佩弦出入閭里則視聽遊習與政事之施莫不由此如此則
非僻之心無自而入　又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故未
嘗有不入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擇其秀者入大學不可教者
歸之于農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進退揖讓之序至於
閭里鄉黨之間如三百五篇之類人人諷誦要之莫非止於禮
義之言十三又使之舞象然則雖未能深知義理興起於詩其
心固已善矣後世雖白首未嘗知有詩此古今異習也以古所
習安得不厚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横渠張氏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
氣和則體柔古者教冑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教之舞教之樂
所以欲其和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二十博學不教內而不
出不敢遽爲成人之事也二十博學無方猶知類通達
嚴陵方氏曰成童先儒謂十五以上不言十五則以所學之事
不止於十五之時故也非有成人之材則不足以習武非有成
物之效則不足以立武故武事必於成童教之且勺雖告武王
之樂然以勺其道而道成於文故也象雖奏文王之樂然以象
其事而事成於武故也以以告武王之樂爲文者以示文之道
必有武爲之備也必以奏文王之樂爲武者以示武之事必以
文爲之經也勺固成王之樂以告成大武故取義如此冠者成
人之服也冠而後備服服備而後可以行禮故始學禮孔子言
立於禮成於樂此則先樂而後禮何也蓋孔子所言者禮樂之
情也此所學者禮樂之文也自情言之則禮淺而樂深自文言
之則禮難而樂易此以學文爲主故先其易而後其難者學記

曰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蓋謂是矣以其服備故可以衣裘帛舞
大夏則備文武故也文王世子教文武之舞皆於夏學以是且
十有三年舞勺則有文而無武成童舞象則有武而無文二十
成人然後舞備文武乃其稱矣教讓於八年學幼儀於十年則
孝弟之道固已知之及成人然後篤而行之以期於熟焉孟子
言幼學壯行是矣博學未教者蓋學所以爲己教所以爲人故
博學未教內而不出者以其未足以爲人故志乎內而無事乎
外有所入而無所出也
山陰陸氏曰始學禮凡言始自今始爾其餘不言始有前此者
矣據八年始教之讓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四十始仕有學無
教聚之而已子弟之道也　又新說曰象舞文王之樂也武舞
武王之樂也酌舞成王之樂也周之武兆於文王故其樂名之
曰象而詩曰肇禋維周之禎是也大於武王故其樂曰大武而
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是也成於成王故其樂名之曰酌而
其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是也天下之理自其成而
觀之易知也故十三舞勺自其兆而觀之難知也故十五舞象
大夏則舞之文武中者也有干戚有羽籥文武之道備矣故二
十而後舞大夏公羊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記
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其言正相反則夏有干
戚可互見矣詩言籥舞笙鼓又言以籥不僭記言夏籥序興其
言正相當則夏有羽籥可知矣
慶源輔氏曰十年衣不帛襦袴嘗謂襦袴不用帛耳博學不教內
而不出獨善而已獨善其身未足以善人也博學無方孫友視
志取諸人以爲善也取諸人以爲善則善足以及人矣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
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

男拜尚左手
鄭氏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無方言學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物猶事也方物言常事也服官政統一官之政也七十致其事於君而告老左手陽也
孔氏曰三十丁壯受其田土供給征役始理男事孫友言孫順朋友視其志意所尚四十年壯仕進行其常事無所諫逆出其謀計發其思慮以為國也
河南程氏曰古之為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自二十五年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即有汲汲利祿之誘何由向善
嚴陵方氏曰三十年為一世而男女為室有室所以傳世也傳世則有父母之道理男事者父道也博學無方繼之以孫友視志孔子言學而時習繼之以有朋自遠方來亦此意也孫有自卑之意書曰惟學遜志然所取之友有賢否則所存之志有遠近故以孫友而視其志也至此必視其志者以當壯而有立之時故也四十則強之時也仕則與物接而有理可言故謀不得不出有慮可思故慮不得不發然謀慮豈以偽飾加之乎亦比方事物以應之而已事人之道有合則有否故有從必有去合否在彼也有命存焉從去在我也有義存焉故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也服謂服其事從謂從君也拜尚左手尊陽道故也
山陰陸氏曰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此士之事也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者始仕而謀去就士之事也既仕矣有士就焉大夫之事也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服官政則與上所謂服從異服從服而從之服而從之則有死而已士執雉是也即服官政不得其官則去大夫執鴈是也七十男子止致事女子止嫁嫁女之終也男子如上所謂不愧於陽矣雖尚左可也女子如下所謂不媿於陰矣雖尚右可也
新安朱氏曰方物方猶比也
慶源輔氏曰子貢謂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可謂能孫友而視志矣又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亦然內而不出所以畜之也孫友視志所以畜之也出謀發慮所以行之也不可則去不宜不合者合在彼可在我易曰比之自內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鄭氏曰不出恒居內也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紃絛也觀於祭祀以下當及女時而知
孔氏曰自此至右手一節論女子自幼及嫁為女事之禮姆案九嬪註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則婉娩合為婦容鄭以此上下備其四德以婉為婦言娩為婦容聽從為婦順執麻枲以下為婦功組紃皆為絛紝謂繒帛或云組是綬也然則薄闊為組似繩者為紃下云十有五年而笄此觀於祭祀是未嫁之前觀看須於廟外納此酒漿籩豆菹醢之等置於神座一納包此六事也
嚴陵方氏曰不出謂常居閨閣之內也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皆女德也執麻枲則績事也治絲繭則蠶事也織以機紝以箴組紃繪凡此皆學女事以共衣服之用也觀於祭祀則欲其習執是事故也非特觀之而已又且納酒漿籩豆菹醢等物以致其禮相助長者而奠之於神為詩不云乎于以奠之宗室牖

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蓋助奠之謂也

慶源輔氏曰婉有委曲之意娩有遲緩之意聽從所謂以順為正也婦人之容德莫此為盛也執與孔子執御之執同治有俻習妥於執麻枲而慎於治絲繭教也始於容德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之禮婦人之事盡是矣

山陰陸氏曰詩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所謂治有如此者若麻枲女功之事煩辱者也是故謂之執即言觀祭祀嫌納酒漿亦觀也禮相禮相者助奠助長者奠禮相以觀助奠以力

新安朱氏曰納謂奉而入之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

鄭氏曰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有故謂父母之喪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則得與夫敵體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右手陰也

孔氏曰女拜右手漢時行之也

嚴陵方氏曰三五而圓者月也故女子之年至是數而笄笄者婦人首飾蓋成人之服也夫男子冠則有成人之禮女子笄則當許嫁之時然嫁止於二十娶必止於三十者陰以少為美陽以壯為強故也然經亦舉其大略耳故王氏謂女子非二十而後可嫁以為二十而不嫁則非禮男子三十而娶四十強而仕推此可知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而趨彼拜尚右手尊陰道也

馬氏曰易曰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蓋男之終必至于濟而女之終止于歸而已故內則男子之事必至於官女子之事止於嫁也

江陵項氏曰鄭氏註周禮肅拜云若今婦人撎蓋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耳鄭氏之所謂撎蓋如此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據鄭氏說則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者乃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則妄誤之甚矣周天元時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況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人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人之伏此理之必無者也大抵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為稽顙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虛坐之勢視古已加不得謂之減矣此經尚右手者特言斂手右向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禮與拜與伏不相干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二

玉藻第十三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記天子服冕之事冕之旒以藻納爲之貫玉爲飾此於別録屬通論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鄭氏曰祭先王之服也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

孔氏曰自此至食無樂一節總論天子祭廟朝日及日視朝并饌食牲牢酒醴及動作之事并明凶年貶降之禮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藻之前後各有十二旒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諸侯以下各有差降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旒五采矣玉依繅色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五采玉既貫徧周而復始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異矣天子十二旒在前後垂而深邃也延用三十升之布染之爲黃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冕謂以板爲之以延覆上故云前後邃延弁師註延冕之覆在上是也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於衣以祭宗廟司服及覲禮卷皆作袞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殊並已具王制疏

長樂陳氏曰大裘之冕以質爲尚故無玉藻以其內心也袞冕而下以文爲尚故有玉藻以其外心也冕之爲制方其後而卑之則足以立不變之體而與萬物辨圓其前而俛之則足以致無方之用而與萬物交表之玄也天道之所以升裏之朱也天道之所以降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方而卑之以象其升於此圜而俛之以象其降於南乃其所也然名之曰冕象其與萬物交者爲主故也

延平周氏曰十二者天之數變化者天之道十有二旒所以則天數也龍袞所以體天道也仰有以則天數俯有以體天道然後爲可以祭然服有六冕止於五內大裘而外袞衣則雖祭天可也特以其對玄端而祭故龍袞爲祭先王而玄端爲祭先君

嚴陵方氏曰玉爲德之美貫之以藻所以象君子以德爲體以文爲用也冕之旒所以蔽明而示內視也後亦設之者有戒慎乎其所不睹之意旒以十二爲節則天數故也唯天子爲能備天數也邃延所以覆之弁師所謂玄冕延紐左氏所謂衡紞紘綖皆言是耳延則以前得名邃則以後得名而旒之十二前後各垂故曰前後邃延弁皆不言邃者冕既以俛得名則延固可以該邃矣其言先邃而後延者邃之方則不變之體延之圓則無方之用先邃而後延從體以起用也龍卷蓋九章之服周登龍於山則龍爲首章故主於龍而名之夫龍之爲物降升自如不見制畜變化而不可知天之所以爲用者也以周官司服考之自享先王而上皆袞冕唯祀五帝而上則龍袞大裘於內耳

馬氏曰冕之爲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服飾於下陰也故有六冕袞則冕於上陽也故止於五冕止於五則大裘而冕與袞冕一矣蓋祀昊天則大裘而加冕饗先王則服袞而已周官於祀昊天不言袞則用袞可知也記於龍袞言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先儒有云大裘無旒不知何據

山陰陸氏曰天子用全故曰玉藻即若諸侯有非王者矣據瑀玉二采龍卷舉重諸侯以玄端以祭舉輕相備也

賈氏曰傅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此據衣服若諸侯

建旂則晝交龍升降俱有儀禮疏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鄭氏曰端當為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

孔氏曰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鄭知端當為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案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為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故也魯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大采謂玄冕也春分日長故朝日然則夕月在秋分也朝事儀云帥諸侯朝日於東郊故知東門是國城東郊之門也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案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注云謂正寢也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寢亦如明堂每月異所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恒在路門外也論語曰告朔之餼羊注云天子特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案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以其明堂之中故知配以文王武王也

橫渠張氏曰按玉藻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嚴陵方氏曰經有曰玄冕有曰玄冠有曰玄端何也蓋玄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為祭服衣玄衣而加玄冠則為燕服或冠冕通謂之端玄端而朝日則是玄冕者也玄端而居則是加玄冠者也聽朔亦玄冕者敬朔事如祭故也日生於東故朝日於東門之外日月合於朔陰陽交於南故聽朔於南門之外即明堂是也必曰門之外者亦猶迎氣之於郊歟

馬氏曰周之朝日王搢大圭執鎮圭而圭之繅藉有五采五就乘龍載大旂而旂之象有日月交龍其壇曰王宮其燎則實柴其牲幣則尚赤其樂則黃鍾大呂雲門而與祀天神上帝者大略同矣服不以袞冕而以齊燕之玄端祀群小祀之玄冕豈禮所謂稱也國語曰天子大采朝日而虞以大采為五色之繅藉而其服則袞其說是也然記稱朝日以玄端蓋非周禮也鄭氏易玄端以玄冕誤矣周禮也覲禮天子拜日於東門之外祀日於南門之外祀月於北門之外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然朝日非不於南不載于記夕月非不於西不見於覲禮日陽也以始事為功而主於東月陰也以終功為事而主於北故也夫告朔告於廟聽朔聽其事告朔春秋所謂朝廟是也聽朔春秋所謂朝覲是也天子告朔於廟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告朔於廟而已尊卑之辨也蓋告朔於廟明其受之於祖也聽朔於南門之外明其受之於天也

山陰陸氏曰玄端玄端而冕謂之端以齊制名故齊服有玄端素端玄端而冕冕服之齊服也玄端而冠冠服之齊服也端冕亦或謂之玄冕玄冕齊戒是也荀子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茹葷則端冕以齊明矣玄端而冠玄端而冕雖曰齊服然或服以祭亦或以朝服僭則同故也據士祭以玄端諸侯祭以玄端又天子玄端而朝日士玄端莫夕於朝之服南門大廟門也據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考工記曰門堂三之二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鄭氏曰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

孔氏曰閏非常月無恒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案大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　皇氏曰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

嚴陵方氏曰夫左陽為正右陰也時出佐陽而已闔門左扉而由其右以積分者非正故也且開明而發闔暗而用者扉之常也今於闔明之時而用其左亦以閏月之所居非常故也以居而為之位故曰立乎其中

延平周氏曰左扉即路門之左扉也左為陽陽主動故闔左扉者有居門終月之意

馬氏曰歲月日時有常也而閏之積則無常門之居有常也而門之開闔則無常天下之理有常者必待無常者而後備焉此王所以閏月居門也昔勾踐伐吳闔左扉而塡之以土先儒謂閉陽闢陰亦是意也月令言闔扇而此言扉者蓋木曰扉葦曰扇闔門扉扇之合也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

鄭氏曰餕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上水水為上餘其次之

孔氏曰天子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故著朝服至日中之時還著皮弁而餕朝之餘食餕餘之時奏樂而食餕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也月朔禮大故加用大牢案鄭志趙商問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則三牲備與此禮數不同者鄭謂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與周禮或合或否周禮六飲此五飲亦非周法也

嚴陵方氏曰以禮朝之服而食不敢慢於所養也日中餕朝之餘不別改造不敢厚於所養也奏而食周官膳夫掌王之食飲以樂侑食正謂是矣且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奏樂而食則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日少牢朔月大牢則所以為豐儉之節且重朔故也前於朔言聽此於朝言視何也聽主有所受於上視主有所明於下味以淡為本上水則貴本故也以至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者亦此義也以水為上則飲為次矣以清為上則濁為次矣故以漿酒醴酏為之序其名義已見內則解

沙隨程氏曰先儒相傳謂前旒蔽明黈纊塞聰亦習之誤此獨祭祀之袞冕為然欲其專精神以饗神也若視朝則皮弁服何旒纊之有哉

延平周氏曰皮弁之服白布衣積素以為裳用皮者貴其自然也衣白而裳素者貴其潔且明也蓋君之於朝當體於自然又欲其潔白於己而明於事也故皮弁以日視朝所謂體其自然與夫自潔於己而明於事者則無終日之間違之故皮弁遂以食日中而餕者約於自奉者也奏而食者非特侑之而已且又使非僻之心無自入也日少牢朔月大牢者重其始也膳夫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大司樂曰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則所謂鼎十有二物者豈非朔月大牢者乎蓋十二鼎者禮之至隆而無以加者也水漿醴酏以酒為主故其所言如此然考於周官之六飲則不同者豈非夏殷之制乎

山陰陸氏曰日中言奏而食則夕食不以樂侑然猶祭也故曰夕深衣祭牢肉牢肉雖非特殺亦非日中所餕之餘餕餘不祭周官王日一舉鼎十有二而此云王日少牢朔月大牢則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用少牢歟朔月月半然後三牲備爾蓋鼎十有

二不必皆大牢亦禮君無故不殺牛則王雖尊不應日殺然則
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舉謂
朔月月半以盛者言之也所謂三酒上玄酒五齊上明水則三
酒外有玄酒五齊外有明水今曰五飲上水則五飲有凉可知
然其目不言略之也且水凉無厚薄之齊凉雖上水亦幾於水
矣天子言飲諸侯言俎箕飲養陽氣食養陰氣也天子言日
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飲諸侯言祭牢肉善言上也天子言奏而
食諸侯言稷食菜羹亦善言上
馬氏曰禮俎生魚而麴庶羞先黍稷而飯稻粱疏布尊於黼黻
槀鞂尊於莞簟貳醴貴於醍醆鸞刀貴於割刀以至大羹先鉶
羹大圭先琢素車先飾車緇布先見而五齊加明水三酒加
玄酒皆五飲上水漿之意也蓋物之養人也無窮而人之逐物
也無窮聖人有憂之故凡行禮之際以器皿之本素而無文飲
酒之本淡而無味於是貴上之使人薄文以厚本節性以反樸
則無敗度之過矣
金華應氏曰皮弁以食敬且質也日中而餕簡且約也日少牢
崇其儉也朔月太牢殺其始也或者見周禮膳夫膳用六牲鼎
俎十二之說且疑諸侯所奉當半天子而朔月僅爲五俎四簋
相去邈遠遂以爲此篇所說爲異代之制是殆未深考周官之
說夫食用六穀膳用六牲與夫醬用百有二十罋不言其所貫
之物初不拘於大牢也特其所用不出於此且於此數者之中
隨物而用之耳豈必盡物而用之哉若夫鼎俎之十有二就其
想象而爲之注釋爾豈觀父之所謂舉者亦記其舉之大者爾
若常日一舉之數亦有所不必言矣故竊以爲王鼎俎十有二
者乃日食常膳之彌文而未必備也諸侯五俎四簋者乃朔食
之定數而不容虧也記禮者皆記其所見必不差也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
鄭氏曰天子服玄端燕居左史右史所書春秋尚書其存者瞽
樂人也幾猶察也察其哀樂
孔氏曰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左陽陽主動故記
動尚書記言誥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右是陰陰主靜故也周
禮有内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無左史右史之名者案周禮大
史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大史書
曰崔杼弑其君是大史在君左廂記動作之事則大史爲左史
也周禮内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左
傳云王命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在君
之右故爲右史是以酒誥云矧大史友内史友鄭注學記言記
行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逸命周公伯
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襄三十年鄭使大
夫命伯石爲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内史闕故也春秋之時則特
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
相是也御者侍也瞽人審音使之侍側幾察樂聲上下哀樂防
君之失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
馬氏曰玄所以體道端所以正德其制則先儒謂士之玄端身
二尺二寸袂長如之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理
或然也玄端齊服也而天子燕居亦服之者蓋先王之禮入虛
如有人燕居如有神此所以不愧屋漏也動見於貌言發乎聲
貌於時爲春陽也故左史書之言於時爲秋陰也故右史書之
周官大胥於春歌之時合舞於秋詠之時合聲其意亦若此也
行止在君而侍焉者御也即動之微而察焉者幾也政有治忽
故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上下雖殊而憂樂之聲均
有焉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憂聲之下者也其怒心感者

其聲粗以厲愛聲之上者也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樂聲之
下者也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樂聲之上者也有史以書言
動則上無過失有瞽以幾聲則下無匿情如此則禮樂交脩而
天下治矣
長樂陳氏曰玄之端則衣袂與袪屬衣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
果士之袪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袪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
也深衣之袂圜長衣之袂長乎祭及餘衣之袂侈則玄端之袂
端可知矣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樂記曰魏文侯
端冕而聽古樂此施於冕者也冠禮冠者玄端緇布冠既冠易
服玄冠玄端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公西華曰端章甫
以至吾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此施之於
冠者也蓋玄端齊服也諸侯與士以為祭服王藻玄端以祭特
牲冠玄端是也大夫以為私朝之服王藻朝玄端是也天子至
士亦以為燕服王藻天子卒食玄端而居內則事父母端韠是
也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記曰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祭
之冕服皆玄齊之端衣亦玄若夫朝服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
聞以玄端也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玄端冠禮冠者服玄
端雜記公襲朝服一玄端一從禮自皇受玄端則朝玄端異矣
玄端皆玄裳或黃裳雜裳可也未聞以素裳也鄭氏下文註云
朝服冠玄端素裳此說無據禮書 又樂書曰周官典同言高
聲硍下聲肆正聲緩則所謂中聲者非高而硍非下而肆一適
於正緩而已蓋樂以中聲為本而一上一下非所以為中也古
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蓋本諸此然則御于君所之瞽其察樂
聲有不以中聲為量乎今夫齊音敖僻喬志則聲失之高而上
者也宋音燕女溺志則聲失之卑而下者也上非中聲也下亦
非中聲也御瞽在所幾焉若夫不上不下而宿於中則中和之

紀於是乎在尚何幾察之有哉有瞽以幾聲樂則人主無流湎之
心矣
山陰陸氏曰諸侯言夕深衣舉輕天子言卒食玄端而居舉重
互相挾則天子夕亦深衣諸侯卒食亦玄端而居左史右史諸
侯亦應如此諸侯言行或愧於書天子言幾聲諸侯言定體蓋
言上幾聲精矣
延平周氏曰天子之於事則無為而其所有為者言而已故動
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御瞽幾聲之
上下
慶源輔氏曰玄端而居如是然後儼然人望而畏之有左史右
史以書言動天子諸侯言而世為天下道動而世為天下法宜
也故如是書之豈曰有所禁止之哉魏文侯云鐘聲不比乎左
高雖曰失其職然古意猶存也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鄭氏曰自貶損也
孔氏曰司服云大札大荒大災素服此是天子諸侯罪己之義
素服謂素衣故下文諸侯年不順成君衣布互文也若其臣下
即不恒素服唯助君禱請之時乃素耳故司服玄端素端註云
為札荒有所禱請也
嚴陵方氏曰憂民之憂而以殺禮自貶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所以應天者雖以實不以文然文者亦在
所不廢
馬氏曰順在氣成在物不順則逆而水旱至焉不成則虧而饑
饉至焉周官司服大荒素服大司徒荒政蕃樂大司樂大凶弛
縣雜記凶年乘駑馬皆憂以天下故也然食雖無樂飲酒蓋有
樂矣曲禮曰歲凶非飲酒不樂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
內朝
鄭氏曰玄端祭先君也端亦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
天子同裨冕朝天子也公袞侯伯驚子男毳也皮弁下天子也
朝服冠玄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
三朝
孔氏曰自此至同庖一節論諸侯自祭宗廟及朝天子自視朝
食飲牢餼之禮與天子不同之事鄭知玄冕祭先君者與上龍
卷以祭其文相類也玄端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於大廟不
應玄端以祭先君故鄭知端當爲冕也案明堂位君卷冕立于
阼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禮祭魯公以下則亦玄冕
也案覲禮云侯氏裨冕鄭註裨之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
其餘爲裨是以總云裨冕聽朔天子用玄冕諸侯下天子故用
皮弁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是也
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
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
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大祖廟訖然後
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
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
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鄭知朝服冠玄端素裳
者案王制周人玄衣而養老註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
侯朝服彼註云玄衣即此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
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論語云端章甫是也若上士以玄爲裳
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雖皆謂
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知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者以下文
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故知此路寢門外朝也知天子諸侯

皆三朝者大僕掌燕朝之服位註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是一
也司士正朝儀之位註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是二也朝
士掌外朝之法註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是三也諸侯
三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路寢朝是一也世子又云
其在外朝司士爲之與此視朝於內朝皆謂路寢門外每日視
朝是二也此但云內朝對中門外朝爲內也文王世子云外朝
者對路寢庭爲外也此據路寢門外而稱內朝明知中門外別
更有朝也諸侯三門是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朝也已
具文王世子疏
長樂劉氏曰天子聽朔於明堂而頒其正朔于天下諸侯受而
藏諸其大廟每月之吉則以餼羊告朔祭于大廟因而聽其月
朔之政則服皮弁焉
延平周氏曰衣以玄所以體天道章以黻所以辨善惡加之冕
則有俯而接物之象上有以體天道下有以辨善惡而又能俯
而接物則在天子爲可以朝日而在諸侯爲可以對先君故天
子玄端而朝日諸侯玄端以祭夫君子慎其獨雖在燕居亦莫
不欲體天道辨善惡故天子諸侯皆用玄端而居服有六冕止
於五故大裘龍袞同冕是大裘龍袞之冕爲尊而自降龍之袞
而下其冕皆爲卑故言裨冕者所以兼驚冕與毳冕也言朝者
所以兼覲遇與宗也凡天子諸侯路門之外與其大廟皆爲南
門之外而天子聽朔必於路門之外諸侯聽朔必於大廟者正
朔曰天子出而諸侯則受其天子之所頒者也故天子聽於路
門之外所以示其正朔自天子出也蓋路門者天子布政之所
諸侯則聽於大廟者神之也朝服皮弁也以其爲天子視朝之
服故曰朝服周官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
自驚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是天子

視朝服皮弁則諸侯視朝亦皮弁其內朝治朝也諸侯之門雖
殺於天子而三朝則同故以路寢之燕朝而對於路門之治朝
則治朝為外朝以路門之治朝而並言於雉門之外朝則治朝為
內朝
嚴陵方氏曰玄端以祭與天子朝日之義同然諸侯以一玄端
而祭者降於天子故也朝明朝天子各以其爵之服天子聽朔
於南門示受之於天也諸侯聽朔於大廟示受之於祖也諸侯
受朔於天子而已乃云受之於祖者以已得受朔於天子由祖
故也玄端祭服也皮弁朝服也天子以祭服聽朔者示受之於
天故神之也諸侯以朝服聽朔者示受之於祖故明之也內朝
亦曰燕朝以其別於外朝故曰內以其別於治朝故曰燕視止
於內朝者常朝也故以日言之
馬氏曰天子冕而祭皮弁而視朝諸侯裨冕而祭亦裨冕以朝
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玄端祭統曰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
又曰君純冕立於阼階配夫人而言之則諸侯祭以裨冕可知
也謂之裨冕者公之服卑於大裘侯伯而下又卑焉故也鄭氏
以玄端曰諸侯玄端以祭裨冕而朝遂易玄端為玄冕而謂諸
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然則祭統所謂純冕若冕者豈
皆然禮乎且周官諸侯之衣服禮皆以命數為節而諸侯相見
亦用朝王之圭藉豈祭不以朝王之裨冕特降之以從玄冕乎
殆不然矣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則端玄端也章
甫殷冠也曰端章甫則以衣名冠殆末世之俗變周之文從殷
之質故孔子冠章甫之冠而公西華亦以端章甫為禮此記者
所以有玄端以祭之說也或曰諸侯朝祭以裨冕荀卿則曰大
夫裨冕以其冕止於大夫故也周禮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
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記曰大夫冕而祭
於公
山陰陸氏曰玄端玄端而冕諸侯冕之而祭於公玄端而冕祭於
己據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然則玄端雖冕異於玄冕
玄冕纁裳玄端而冕玄裳特牲主人冠端玄不言玄嫌裳或素
天子言門諸侯言大廟言內朝序近不敢以言天子也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
然後適小寢釋服
鄭氏曰辨色始入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小寢燕
寢也釋服服玄端
孔氏曰應門之內則路門之外諸侯中門為應門外又有皐門
此經據君釋服故鄭云玄端君卿大夫釋服服深衣也
長樂陳氏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
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各自東方明矣朝既盈
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蓋尊者體盤卑者體蹙尊者常先
體盤者常後故視朝眾子然後天子至燕禮賓入及庭然後設公
席則朝雖臣入然後君視之皆優尊之道也然朝以先為勤以後
為逸退以先為逸以後為勤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人分守退而
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
寢釋服也然則公卿諸侯之朝王其有先後乎詩曰三事大夫
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夫夙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
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禮書
嚴陵方氏曰辨色者將旦之事將日則陰陽於是乎分以辨色
而入則以極辨為事故也視大夫退然後敢退者不與之均勞
逸也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是矣
廣源輔氏曰言始入不必早言視之不敢緩使人視大夫所以
體羣臣也必如是故天下為一家君臣為一人

長樂劉氏曰大夫有政不敢自達者必入路寢之朝以請于君也故大夫未退則君不敢適於小寢古之君臣同心同德以憂國事而君不敢恃其尊大以自暇逸三代之臣所以忠厚勤辨于後世蓋有所自焉

山陰陸氏曰釋服蓋服玄端若天子退而釋服蓋亦服此及食又服皮弁據又朝服以食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鄭氏曰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也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粱稻各一簋而已稷食菜羹忌日貶也夫人與君同庖不特殺也

孔氏曰上天子云遂以食者亦退於小寢釋服至食時又朝服互相明也三俎鄭約特牲禮早起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爲小段而祭之故鄭云異於始殺也以天子言日中諸侯亦當曰日中諸侯言夕挾天子日中故云互相挾也五俎鄭約少牢禮但少牢祭神加羊與膚爲五此人君所食故無膚有腸胃也詩云每食四簋注云四簋黍稷稻粱是簋盛稻粱也以此推之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若盛饌則八簋故小雅陳饌八簋當加以稻粱也案公食大夫禮簋盛稻粱此用簋者以常食異於禮食若禮食簋簋數更多也稷食以稷穀爲飯食飯也以菜爲羹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後王以爲忌也夫人與君同庖與諸侯天子可知

講義曰朝服以食以見一國之本亦不可忽也

嚴陵方氏曰牛羊豕爲大牢羊豕爲少牢諸侯朔月少牢以見日所食特牲者或羊或豕而已日食特牲下又言祭牢肉止言牢而不言少則不必具羊豕矣祭肺則明堂位所謂周人祭肺是矣深衣燕居之服由朝至夕則可以燕矣故夕深衣而燕食焉祭牢肉則以夕食非始殺故止於肉而不必肺也周官膳夫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王氏謂燕食有魚鳥之膳非祭朝之餘此言日中與夕則燕食爾而曰祭牢肉者由周以前質略故也朔月少牢固以降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牛故也俎以薦魚肉則天產也故用陽數之奇簋以盛黍稷則地產也故用陰數之耦五俎四簋則以朔月故倍常也君之常膳非不以稷爲食特以稻粱爲上而稷爲之次爾非不以菜爲羹特以雞犬爲裁而菜爲芼爾今食止以其次羹止以其芼則以疾日當自貶故也與君同庖與共牢而食同義

山陰陸氏曰深衣叙祭牢肉之上則夕亦以此食矣天子言卒食以居諸侯言夕深衣祭牢肉相備也相備而天子言玄端亦言之法所謂朝玄端夕深衣如此夕燕居之時也雖天子亦深衣易曰君子以嚮晦入燕息若端朝事也

長樂陳氏曰深衣以其深而有靜意而夕者離陽之動而復陰之靜故於是時則服以象之也

馬氏曰春秋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學則飲食之約也宜矣士喪禮朝莫哭不辟子卯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鄭氏曰故謂祭祀之屬踐當爲翦翦猶殺也

孔氏曰自此至篇末或論天子或論諸侯或論大夫士所爲尊卑之異隨文爲義無復總科大略此經謂諸侯也無故不殺羊亦諸侯大夫也天子大夫有故得殺牛鄭註祭祀之屬君若待

賓客饗食亦在其中也弗身親謂尋常祭祀之事則身自爲之
故楚語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刲羊擊豕是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故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是乃仁術也庖蓋宰
殺之所厨蓋烹飪之所
山陰陸氏曰踐讀如字血氣之類蓋若螻蟻豈能弗踐而已不
能禁人使勿踐也故曰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若行葦周家
忠厚之至豈止一日之積哉
慶源輔氏曰君可以殺牲矣猶無故而不殺仁之至也遠庖厨
不得已也於得已焉雖蚍蜉之微弗身踐也
金華應氏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辨禮也有故而殺
禮也遠之而弗身踐仁也君子遠庖厨蓋古有是語孟子亦引
之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
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鄭氏曰君不舉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春
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
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
衣布以下皆爲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
帛之冠是也搢本去珽荼佩士笏也士以竹爲笏飾本以象關
梁不租此周禮也殺則關恒譏而不征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
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
孔氏曰此經論諸侯及大夫遭凶年之禮經直云八月不雨不
云初不雨之月鄭知是子月者以周之歲首陽氣生養之初又
文十年有自正月不雨之文故據而爲說衣布者身衣布衣也
君遭凶年搢插士笏關謂關門梁謂津梁租謂課稅以其凶年
故不課稅山澤但遮列人不得非時而入恐損傷於物不賦斂
也土功不興謂人食不得滿二鬴之歲若人食二鬴則猶興土
功也故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廩人
云人食四鬴上三鬴中二鬴下是無年猶有一日之役
長樂劉氏曰洪範庶徵三代之明訓也五氣雖出於天時克使
來備弗失其和乃根乎五事是故三月之內一極備一極無則
天下莫足勝其凶咎矣君人者知其由己之致也反躬自訟不
御正寢不進常膳食不舉樂春秋所以書正月至于七月不雨
或書大旱或書大雩或書又雩皆因其違禮違天之實迹書以
見其咎徵也三傳弗達聖人之意乃曰不爲災故不書旱豈有
不雨者七月而不爲災則咎徵明訓適爲虛言矣此曰至于八
月不雨君不舉者後儒或於三傳不然則誤且繆矣
嚴陵方氏曰禮器曰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則不雨而不舉
亦宜矣殺牲盛饌曰舉以尊者唯盛饌乃可以舉故也周官均
人凶札則無力政所謂土功不興也無財賦所謂不租不賦也
馬氏曰春秋書不雨者七大旱二雩一大雩二十蓋不雨而爲
災則書旱不爲災則書不雨求而得雨則書雩其書不雨至於
秋七月者三而此言至于八月不雨者春秋紀實以刺譏而禮
明理以示教也蓋天之氣猶人之氣人之血脈長於少充於壯
而耗於老則天之雨澤滋於春滂於夏涸於秋理固然也古人
所謂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月令亦於八月言水始涸
以明水涸由此而始則至于八月不雨者終無雨而萬寶莫期
乎成矣此君所以不舉禮曰天地有災則不舉不雨而雖未爲
災有志乎民而閔之者其可以盛饌自若乎喪服以布士笏以
本衣布所以致憂搢本所以自貶不租不賦所以寬民財司關
凶札則無關門之征是也土功不興所以寬民力司徒荒政弛

役是也關以通陸梁以通川周官司書言賦而終之以凡稅斂掌交言九稅而餘官言九賦司徒言征而繼之以賦載師言賦而繼之以稅則稅者以地取之也征者以正取之也斂則收而聚之賦則取而布之租則取之不可以悉稅者取之以道征者取之以義斂者取之事職者取之法租者取之戒其言不同相備故也大夫不得造車而繼之以馬者造車而馬從之也王制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則非特凶年然也蓋王制所言異代之禮

延平周氏曰至于八月者自建寅之月至建酉之月也春秋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者三蓋商之正朔也故自建子之月至于建午之月不雨者不為災也此言至八月者以正歲言之也正歲至于八月則為災矣故君子不舉樂至于年不順成則不特不舉而已而又衣布搢本租以禾為主賦以兵為主然斂取而有用之者皆賦也

山陰陸氏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天子亦爾而不言不雨如此非所以言天子也不言不雨至于八月望雨之詞也據春秋文公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八月言搢本而已則用士笏明無象飾

廣安游氏曰土功謂築城邑浚河隍大夫不造車馬則君不得為宮室可知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鄭氏曰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定墨視兆坼也定體視兆所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孔氏曰此一經明君卜龜所定之異案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鄭云屬言非一也天龜玄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定之者定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射則繹也春用果秋用靁之屬也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卜從周禮占人註云墨兆廣也但坼是從墨而裂其旁岐細出謂之為璺坼故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士占墨卜人占坼註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是大坼稱為兆廣小坼稱為兆璺也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也

嚴陵方氏曰凡卜必用龜而龜有名物之異龜定矣必用墨而墨有大小之異墨定矣必有體而體有吉凶之異又不可不定焉若龜人掌六龜之屬所謂定龜也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所謂定墨也觀國上兩篇體無從言所謂定體也然周官言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其序與此不同者彼以尊卑之序言此以先後之序言故也

新安朱氏曰古龜土兆大橫木兆直（或曰火兆直只周禮曰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或曰木兆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橫吉大橫庚庚庚是為地兆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

延平周氏曰定墨定其食否若書言惟洛食是也定體定其象而已周官占者以神此言定者以人

馬氏曰卜人定龜周禮所謂卜師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是也史定墨周禮所謂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是也君定體如曰體王其罔害詩曰體無咎言是也凡龜作之而後坼坼而後墨墨與色可知坼有微明墨有大小色有善否然後君定體斷吉凶則衆占備矣與周禮所謂以輔衆志同意君占體與所謂謀及卜筮同意何則明謀之於人幽謀之於鬼其義一也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鄭氏曰幦覆苓也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羔幦虎犆此君齊車之飾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等齊車所飾之物尊卑不同苓即式也但車式以苓爲之有毀者有模者故考工記註云𧝹式之植者衡者也此云幦覆苓詩大雅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幭即幦也又周禮巾車作禊但古字耳三者同也知幦是覆苓者少儀云茵良綏申之面拖諸幦是也鄭註臣之朝車與齊同車飾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 皇氏曰君謂天子諸侯也詩云淺幭以虎皮爲幭彼據諸侯與玄衮赤舄連文則亦齊車之飾此用羔幦者當是異代禮

長樂陳氏曰此言車上之軾而乘者所憑以爲敬也軾之制有衡以横乎上有犆以直乎下幦者席然施諸軾上其禮有等其用有辨則虎以其威猛而有義也羔以其不黨跪乳而有禮也鹿以其善接其類而有仁也豹之於虎其爲威小矣禊於朝其爲禮異矣故諸侯覲王虎淺幦齊則羔幦虎飾而已士之齊車鹿幦豹飾則朝車之幦與飾不以鹿豹而大夫齊車朝車皆鹿幦豹飾者屈於君故也王於始宅宗之時以守先王之所傳者爲貴故犆用大喪則與人辨稍吉則與人接其接之淺亦故犆用鹿淺見周禮

嚴陵方氏曰言朝車於大夫士之間則知兼大夫言之也承君之下不言朝車則知君之羔幦虎犆以齊而不以朝也宜王賜韓侯鞹鞃淺幭者謂虎皮淺毛亦虎犆矣然非天子之所錫不必諸侯之以朝故也周官巾車金路封同姓象路封異姓則此所言羔幦虎犆者豈非金路象路乎齊右謂金路爲齊車蓋取夫有齊莊之心其言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而祭祀在其中則王固以金路齊也言王如此則同姓從可知言同姓以金路則異姓以象路可知由此推之大夫之車則墨車是也士之車則棧車是也然臣以齊車而朝則敬君如神也

馬氏曰周禮以金路祭祀會同賓客謂之齊車而其幦無所經見荀子曰絲末彌龍所以養威此天子之幦也然羔幦虎犆殆諸侯之禮歟羔之爲物群而不黨德也乳而能跪禮也鹿之爲物飲食相呼仁也虎豹相捍義也虎豹之爲物動則有威武也幦則有文文也人君以德禮爲貴故齊車用羔人臣以仁義爲貴故朝君用鹿至於文武者君臣所兼用而大小降殺不同故君則用虎臣則用豹羔車有式則有幦而式固有衡者有犆者於羔鹿言幦則知虎豹之犆亦幦於虎豹言犆則知羔鹿之幦爲衡也然衡必用羔鹿犆必用虎豹者夫德禮仁義者人之所馮而文武者所以立德禮仁義而已齊車如此則心其有苟慮乎足其有苟動乎

山陰陸氏曰豹犆一也而大夫士異言之則其大小麤縟有不同焉君不言車凡車如之也大夫言齊車嫌齊而已故車閒祭車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三

金華范氏曰玉藻一篇巨細兼舉自冠冕衣服推之齊明盛服致精明之德於內垂紳正笏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於外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至飲食起居之纖悉文若不類然錯綜而觀固雜而不越也天子受命于天故嚴恭以尊上帝羣臣受命于君故敬順以事天子亦大學之道歟身者天下之本元首又身之本以德服人温其如玉冕以莊其首服以尊其身祭

極敬朝極辨各有常儀一飲食一言動各有常度及天時少拂
逆爲之變禮深自挹損若仰愧俯怍而不自安表儀若此四方
訓之故涖卜之嚴齊車之式所以敬天也居處有常風雷必變
所以畏天也將適公所齊戒沐浴洞洞屬屬事君如事天矣惟
能事上斯能臨下冝登車之光輝如也君子者通上下而言之
也鳴玉揖揚之義將引而伸之始微倡其端比德之意雖同然
隆殺詘伸理一而分殊矣自侍坐之始至禮成而退中間賜食
侑食賜爵受爵酒齊少之授尊器之頃皆有節法冠一也而品彙
有差服一也而名制有別古者垂衣裳而天下治固百王所共
由也一或渝之聖人必著焉（禮之）始聲其罪於萬世其諸春秋
之筆乎冠冕弁服之既備於是秉笏束帶垂紳被韍動容周旋
於禮典之中行有環佩之音車有鸞和之聲禮之所興衆之所
治外朝濟濟矣而內之命服皆有章百僚師師矣而童子之飾
亦有貴穀核之微而少長之後先賓主之爵祿無敢僭踰故之
項而車馬之乘服服食之頒受不敢輕交際會通各有攸當受
親事上而命呼之唯諾門閾之出入必謹君大夫士而步武之
疾徐席間之舒歛必中曲矜細行無一物不在禮聖人制之君
子由之尊卑小大各安其分此禮義所以養人之欲也凡行容
以下乃總結上文之條目舉凡言例必汲汲於廟朝蓋先立乎
其大者餘可槩見也舉踵行坐莫非足容拱揖秉持莫非手容
稱謂擯詔莫非言容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其委蛇繁密略
與少儀曲禮相似而玉藻閎深矣　又曰（自天子玉藻止食無衆天子之儀）人主
天下之元首而頭容必比德於玉言從旒其首哉十二天數也
旒必象焉變化天道也龍卷象尊祖配天以是而祭可以對
越上帝來格祖考衆東者日之所出南者向明而治閏必變而
從時皆天道也皮弁以食順以質也餕朝之餘自損挹也日少

牢以儉也朔月大牢敬始也朔言聽受命于天也朝言視中
以觀天下也五飲水之爲上原本而反始也燕居而齊服戒謹
恐懼於不覩不聞也言動有書言有所禁止哉表儀天下也
幾聲以察治忽言聲與政通唯樂不可以爲偽也年不順成變
自貶損夏以天下禹湯之罪己也吁曰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
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誰獨無是心哉況享天下之奉
乎先王之視聽言動莫不養之以禮視朝聽朔明目達聰亦法
於人受命於天飲必上水而後漿之爲貴食必奏樂而非辟無
自而入齊服以禁慾端冕以事鬼神一衣服飲食動作起居仰
不愧天俯不怍人故雍雍在宮肅肅在廟安而行之周旋中禮
此聖人之於天道也豈勉彊而然耶　又曰（自諸侯玄端□至止不得造車馬諸侯之儀）
耳目手足股肱脈理皆有所屬而後知心之爲尊公卿大夫
士庶牧圉各有常分而後知天子之尊天子之冕以大裘諸臣
之服曰裨冕天子聽朔南門之外亦受之于天也諸侯聽朔于
太廟亦受禮之得于天子者也天子以祭服聽朔諸侯以朝服
聽朔皆有等差矣諸侯知尊天子然後大夫知有諸侯臣辨色
而入君日出而視大夫退毋使君勞愛君也君視大夫退乃
敢釋服體羣臣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牢
肉此禮之常也而皆有區別焉　又曰（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卜史之職
至微也而與禮所甚重先王聰明知識非不超乎萬物之表也
凡作大事謀及羣臣庶民亦可謂曲盡人謀矣然必建天地陰
陽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
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此篇言天子諸侯敬天尊
祖之大節而以龜卜繼之禮意所寓深矣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四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
必興衣服冠而坐
鄭氏曰當戶鄉明也東首首生氣也衣服冠而坐敬天怒也
孔氏曰自此至光矣一節明卿大夫以下所居處及盥浴并將
朝君之義
嚴陵方氏曰凡戶必面南而啓居恒當戶則向天明故也孔子
將病猶當戶而坐君視之猶東首加朝服迅雷風烈必變蓋
禮然也
山陰陸氏曰言興敬也興非夜之事衣服冠其言之亦敬也
亦言之法
金華應氏曰陽明溫厚之方天地仁氣之所寓故起居與寢必
常對之所以順其常風雨雷霆之怒天地怒氣之所形雖中夜
幽晦之時必盛服而興所以敬其變若夫天子諸侯飲食起居
之節未嘗不順其常而特自貶損於年不順成者亦所以敬其
變也
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
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
晞身乃屨進飲
鄭氏曰晞乾也沐靧必進禨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爲羞
籩豆之實絺綌刷去垢也杅浴器也蒯席澁便於洗足也連猶
釋也進飲亦盈氣也
孔氏曰盥洗手也沐沐髮也靧洗面也取稷粱之瀋汁洗面
沐髮並須滑故也此大夫禮人君沐靧皆粱也樿白理木也櫛
梳也沐髮爲除垢膩故用白理澁木以爲梳沐已燥則髮澁
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禨謂酒也少儀注云沐而飲酒曰禨

知進羞非庶羞者庶羞爲食而設今進酒而設羞故知是羞
籩豆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以新沐體虛補
益氣杅浴之盆也出杅浴竟而出盆也履踐也蒯菲草席澁
出杅而腳踐履澁草席上刮去垢也連用湯者釋去足垢
而用湯爛也
嚴陵方氏曰樿與禮器樿杓之樿同禨者福之先進禨猶言
上壽耳進羞則以庶羞薦之工乃升歌則以樂侑之也上貴而
下賤絺精而綌粗上絺下綌則用之各以其稱也杅以木爲
之蒯茅類蒯澁而蒲軟用湯謂用以洗足浴既用湯又用
湯以洗足故曰連連之爲言續也進飲而不進羞亦不升
歌殺於沐也君子於一沐浴之間未嘗不以禮而況重於沐
浴者乎
延平周氏曰鴇羽之詩先言稷後言粱故沐稷而靧粱所
以別其賤與貴也既沐而升歌所以作其陽也既浴而進飲
所以養其陽也
馬氏曰內則子之於親舅姑館人之於賓皆三日具沐五日
具浴蓋禮以情制使以禮作君子知彈冠振衣於其外則必
浴德澡心於其內也進禨與羞所以寧其虛進酒所以滌其
煩禮以樿笄爲惡笄象笄爲美笄而沐用樿櫛髮晞用象
櫛貴象故也
山陰陸氏曰禨讀如越人禨之之禨進禨猶進祝也詩曰如幾
如式連行用湯絜身而進者宜如此髮晞自晞也晞身使
之晞也
慶源輔氏曰用巾以除背上垢履蒯席以洗足然則之浴不以
人沐浴在身之重事也故著其法如此衣布如今之浴衫古
所謂明布也晞身乃屨屨服之末進屨則衣服皆具矣故進

飲焉

金華應氏曰日必五盥於其閒而沐浴焉則所以滌其垢而致其潔養其和者亦無所不至也沐則先稷而後粱其櫛則先樿而後象浴之巾則下用綌而上用絺其席則先用蒯而後用蒲大抵盥沐之初則先用其粗者盖垢汙之難去不可不加刮摩滌蕩之力及其盥沐之後則用其潤養之功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鄭氏曰書思對命君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也書之於笏爲失忘也玉聲玉佩也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

孔氏曰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案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或云有地大夫故用象以笏書其思對命三事也既服者著朝服已竟私習其儀容又觀容聽己佩鳴使玉聲與行步相中適也煇光儀也習儀竟行出至己之私朝揖其家臣煇如也揖竟出登所乘之車有光煇也而往適君朝矣

嚴陵方氏曰將齊戒故居外寢沐浴以前期爲之故曰宿公所蓋王朝也侯國乃私朝爾故後言私朝以此凡有朝必有所於公言所於私言朝互相備也且古之人非有所思也必先齊將有所爲也必先戒既齊戒故書思對命謂書己之所思於笏以待對君之命也史掌官書以助人爲事故史進之習容謂習見天子之容也右徵角左宮羽所謂玉聲也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所以觀之也觀則示之之謂方其揖私朝則服與玉而已燦然之文尚少也故以煇如言之及其登車乃有車馬旗旌之飾故以光言之

馬氏曰孔子之於哀公三日齊而後請伐齊若仲尼之當吾子飽叔被而浴之三然後見相公諸侯之於王畿泰山其朝宿之邑皆以湯沐名之則人臣見君之禮可見矣蓋諸侯朝王之禮也先儒以謂大夫見諸侯之禮豈非或於公所而爲之說乎

山陰陸氏曰言宿齊戒則戒亦宿也然則將適公所齊戒同日書思對命言書所思對所命適公所若今上殿矣習容觀爲有觀之者習玉聲爲有聽之者焉

新安朱氏曰笏者忽也所以備忽忘也漢侯初有秉笏奏事又曰執簿亦笏之類只是爲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爲常執之物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大圭不執只是搢於腰間却執鎮圭用藻藉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鄭氏曰珽亦笏也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諸侯唯笏爲荼讀爲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己君又殺其下而圜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笏制不同方正於天下示己之端平正直而布於天下也下文云天子以球玉故鄭知此珽亦笏也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玉人文彼註云或謂之珽引相玉書證珽是玉飾物皆光炤外珽玉光自照於內內含明也荼前詘謂圜殺其首後直下角用上方降讓於天子故前詘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之於天下體無所屈故珽必方正諸侯之於天子則謹度以臣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荼必前詘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為臣於天子則為陪臣故笏必前屈後屈士笏之制無所經見觀其飾之以象疑亦前屈後直歟天子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則所執者摯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蓋亦如此則諸侯執命圭者必搢荼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天子之笏曰珽諸侯曰荼大夫以下曰笏者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故車天子諸侯曰路大夫以下曰車寢天子諸侯曰宮大夫以下曰寢

嚴陵方氏曰玉之珽者為珽左傳袞冕黻珽是矣珽故直直故方故正方正者以其直而無所詘於天下也故天子搢之且其動也直天道也其動也詘地道也天子體天道故無所詘諸侯進則勢詘於天子故前詘退則道伸於國人故後直大夫進則詘於天子退則詘於諸侯故前詘後詘以示其無所不讓也搢謂搢之於紳也典瑞言王搢大圭是矣搢之於紳則服之也服之欲其識而勿忘故也言天子如此則餘可知矣

馬氏曰天子朝諸侯蓋執冒圭搢珽圭冒圭四寸所以冒四方珽圭六寸所統六服而珽之體方正則方正者以其有所臨故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照則執冒而搢珽執鎮圭而搢大圭長短適宜此禮所謂搢也先儒合珽大圭以為一蓋惑於搢大圭搢珽之文而為之說也

山陰陸氏曰珽非大圭大圭長三尺此長六寸大圭杼上終葵首讓於天也讓於先王也珽挺而已無所屈焉蓋王執鎮圭搢大圭以祀天以朝日以饗先王執冒搢珽以朝羣臣以見諸侯仁以冒之義以臨之諸侯稱荼猶天子稱珽荼緩也言詘於天子而已大夫無所不讓是以下不得謂笏為荼珽義也荼仁也笏禮而已故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言御則進退遲速有在我者矣大夫以下謂之笏而已今此不言笏言無所不讓笏非所言也前詘則其上而已前後詘上下躬也鄭氏謂前詘圜殺其首後詘又殺其下而圜誤矣

延平周氏曰以其無所屈故曰珽以其為圭玉之大故曰大圭以其記事則無忽忘故名之曰笏荼即鷞鷞所謂揜荼者也蓋荼者才秀也揜之可以為異秀者象其有成德為異則象其能養物諸侯有成德而能養物故笏飾以荼笏飾以荼猶玉飾以蒲也天子無為者也以內心為主故珽無飾諸侯有為者也以外心為主故飾以荼大夫則於諸侯為不足故無飾蓋天子則以飾之無足以稱大夫則以德之無足以飾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為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鄭氏曰引卻也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登席升必由下也徒坐不盡席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讀書食則齊者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為汙席也

孔氏曰自此至側尊用禁一節廣論臣侍坐於君之儀并顯君賜食賜酒肉飲之節兼明與凡人飲食之禮侍坐若側旁有別席則退就側席不退謂旁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黨屬於鄉在鄉之旁今借為喻言臣侍君坐若不退席則引而卻去君之旁側也黨謂君之親黨則君命今與君之親黨同席則卻引而離君之親黨坐君親黨之下也失節而踐為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案鄉飲酒禮賓席于戶西以西頭為下主人席于阼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為下賓升席自西方注云升由下也又鄉飲酒記云

主人介又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註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
若賓則升降皆由下也徒坐空坐也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
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讀書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豆去
席尺者又解食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
就豆
嚴陵方氏曰侍坐則必退席者不敢與尊者並故也雖不退
席猶須引身而去君之黨以避之然其黨如此則於君可知
矣登席不由前爲躐席者席以前爲正故登之不由前曲禮
言趨隅者以此躐踐也獵者之所逐無所顧而踐焉故謂之躐
先儒謂失節而躐爲躐者以此夫趨席之隅非不踐也特由
前而登乃失節爾故曰爲躐席徒坐不盡席尺徒坐即曲禮
所謂虛坐是也
山陰陸氏曰引而去君之黨言不敢近尊也若讀書而食則
齊豆當遠席恐汙妨復讀也
金華應氏說見君若賜之爵章
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鄭氏曰侍食則不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
羞忠孝也俟君食而后食若有嘗羞者膳宰存也飯飲利
將食也
孔氏曰自此至從者一節論人君賜食之禮祭祭先也禮敵
者共食則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
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
祭乃敢祭也先飯飯食也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示行
臣禮爲先嘗食之義也嘗羞畢歠飲以俟君飧臣乃敢飧也
禮食未飧必先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澀噎也若有嘗羞者
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故不得祭亦不得
嘗羞則君自使膳宰嘗羞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後已
乃食也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以俟君也
嚴陵方氏曰於飯曰先於羞曰嘗互言之爾食必先嘗臣子
之職所當然也凡飲必先飯而後食故飲而俟君食而後食
也飲飯謂飲飯之清將食也
山陰陸氏曰雖不嘗飯猶飲而俟著非故爲味也即漱嗛慢
先飯爲君嘗食今後飯以有嘗之者矣故曰若有嘗羞者則
俟君之食然後食飯然則侍食雖衆其嘗食常卑者一
人先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
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
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鄭氏曰羞近者辟貪味也順近食者從近始也覆手以循
咡已食也飧勸食也君既食又飯飧不敢先君飽也三飯
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執飯與醬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
當親徹也
孔氏曰君命之羞猶是君所不客者也雖君已食已乃後食
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猶先食近其前者一種
而止若越次前食遠者則爲貪好味也品徧也既未敢越次
多食故君又命徧嘗已乃徧嘗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次第
也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客與不客悉皆如此故云凡也意在
嘗遠者且從近始也君未覆手不敢飧侍食者恭然也覆
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殺粒汙著之也飧謂
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勸助令飽實使
不虛也君既食又飯飧者君食畢竟而又飧則臣乃敢飧

明不先君而飽也三飯謂三度飧也君饌已徹則臣乃自徹
己饌以授從者飯醬是食之主故自執之此謂不客者若
君與己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己之從者也故公食大夫
禮賓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註云不以出
者非所當得是也若非君臣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人相
者故曲禮云客若降等又云徹飯齊以授相者相者謂主人
贊饌者若賓主敵則徹於西序端公食大夫禮親徹是也
嚴陵方氏曰嘗與膳夫所謂品嘗食同義命之品嘗之然
後唯所欲則不敢有所擇也必順近食與羞近者同義覆手
謂釋己梜也方其用己梜而食則致爪掌焉及釋而不用則
覆手而已飧夕食也先儒以爲勸食者蓋朝食爲一則夕食
爲再以勸之使食故因謂之飧也君未覆手不敢飧者待君
一食之竟然後敢勸之使再也如是者三故曰飯飧者三飯
也語有三飯之樂師非謂是歟
山陰陸氏曰飧卒食也一日三食以是爲卒一食三飯以是爲
卒故曰飯飧者三飯也又曰夕食爲飧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偞卑
鄭氏曰不盡食不飽謙也水漿非盛饌也已猶大也祭之爲大
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
孔氏曰此一節以上文明侍君之食因明凡人相敵爲食之禮
凡侑食不盡食者明勸食尊者之法食於人不飽者通包食
於尊者及禮敵之人皆謙退不敢自足也食於禮敵之人所
設水漿不以祭先偞厭也若祭水漿爲大厭降卑微有所
畏迫也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受坐祭遂飲故
知臣於君祭之也
嚴陵方氏曰侑食謂勸侑人食也雖勸人食之使足而已不

敢自足也食於人不飽與共食不飽同義飲食之有祭非特
仁鬼神亦所以重其食水漿祭之則失於自偞卑矣偞卑
薄也不祭水漿特於敵者爾於尊者則又不得不祭焉
此於首言凡侑食則不主尊者可知
山陰陸氏曰若祭爲已偞卑釋唯水漿不祭食於人不飽
釋侑食不盡食上言凡侑食下言君若賜之爵則水漿不祭
蓋通上下鄭氏謂臣於君則祭之誤矣若公食大夫宰夫執
觶漿以進賓坐祭自謂漿非此水漿也
慶源輔氏曰孔子說食於人不飽禮也孔子食於少施氏未
嘗不飽飽少施氏之德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
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
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
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鄭氏曰洒如肅敬貌洒或爲察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油
油說敬貌以退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隱辟俛逡
巡而退著屨也
孔氏曰自此至用禁一節論臣於君前受賜爵之禮在君前
先飲者示賤者先即事後授虛爵與相者示不敢先君盡爵
此謂朝夕侍君得賜爵者若大禮則君先飲而後臣飲燕禮
公卒爵而後飲是也此經云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則先受
而後再拜又下云至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若燕禮非唯三
爵而已洒如者謂顏色肅敬如似洒然也二爵顏色稍和故言
言斯油油者言侍君小燕唯止三爵顏色油油然敬故左氏傳
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坐跪也初跪說屨堂下爲敬故
退而跪取屨起而逡巡隱辟而著之納猶著也若坐左膝

則著右足之屨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屨　皇氏曰讀言爲閒義亦通

慶源輔氏曰特言君若賜之爵則非禮食可知越席再拜稽首受者超越過衆席而拜受於尊所也反登席而祭之

嚴陵方氏曰色酒如明色如酒而悅澤也三爵特常飲爾若大饗之爵則不止於三退則坐取屨者以進既解屨登席故退則取屨納之也隱則不顯辟則不正隱辟而後屨與就屨跪而屏之於其側同義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凡以順手足之便也

馬氏曰考工記一升曰爵三升曰觚自觚至散其量有差而此特言爵者蓋爵者觚觶角散之總名故也君之賜爵所以致恩臣之受爵貴於至敬此所以三爵而油油以退也若夫湛露之燕諸侯至于不醉無歸燕禮之燕臣至于無筭爵是又禮之大者與此異也士相見禮言君賜之爵退則隱辟而後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而其出至於三辭此不言者記其略也

山陰陸氏曰斯禮已句言過此禮或少弛矣故曰觀盥而不薦詩曰崇墉言言言言大也有閑侐侐而大也孟子曰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沛然猶此酒如也今言油油在後言禮雖弛也能自收也

金華應氏曰自侍坐退席登席之初以至取屨納屨之後則燕見於君一席之禮始終略具矣蓋古之君臣以情相與不若後世堂陛之森嚴也於其閒燕命之侍坐從容無事可以用其情矣故其賜食賜爵之禮若今之燕見而留之飲食也燕見侍食則非朝聘宴饗之正疑若不必過於敬其分矣然亦未嘗忘恭敬之心廉恥之節焉其有不同者食則命之祭然後祭爵則越席而飲者不敢留君惠也飲至于三而亟退者慮易及亂而遂其驩則無已也飯至于三而猶勸者食以養人而相愛之意爲無窮也詩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故聘射之禮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則爵不過三古之定禮也若夫傳有四飯之文禮有勸飧之義其亦不厭於詳矣

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

鄭氏曰玄酒不忘古也面猶鄉也燕禮曰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在尊南南上饗野人飲賤者不備禮也棜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棜是以言棜

孔氏曰人君燕臣子專其恩惠故尊鼻向君故鄭引燕禮燕臣子之法以解之若兩君相見則尊鼻於兩楹閒在賓主之閒夾之不得面鄉尊也饗野人謂蜡祭時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德故唯酒而無水也側謂旁側在賓主兩楹閒旁側夾之又東西横行異於君也君側尊近於君南北列之則燕禮所云是也大夫士側尊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案鄉飲酒禮設兩壺于房戶閒有斯禁彼是大夫禮此云大夫用棜故知棜是斯禁也案特牲禮註云棜今木轝上有四周下無足今斯禁亦無足故云有似於棜

延平周氏曰玄酒所以貴其道也面尊所以專其恩也饗野人皆酒者蓋野人之所知者恩而已

嚴陵方氏曰設玄酒之尊必在衆尊之上禮運言玄酒在室是矣面尊者尊鼻向君也面尊則不面君面尊者專惠之道也臣側尊者辟君之嫌也臣之側尊用於禁則君之面尊用豐可知矣

馬氏曰周官行人王醴諸侯繅而有祼孤卿無祼則以酒禮之而已觀此則君子之於野人又可知也然禮之不用玄酒非特

此也士冠禮醴子昏禮醴婦聘禮醴賓皆無玄酒醴質故也特牲少牢陽厭酌一尊無玄酒禮殺故也昏禮尊于房戶之間無玄酒外略于內故也士喪旣夕士虞皆有酒醴無玄酒以變於吉故也然則玄酒雖薄而其禮重酒醴雖厚而其禮輕記所謂近於人情非其至者於此見矣

山陰陸氏曰水曰明水故此謂之玄酒少牢禮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甒有玄酒則其兩甒各有玄酒大夫之禮也士虞禮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東則其一甒玄酒也尊各有面唯君對之擬尊者面其鼻不上玄酒質朴玄足禁卽棜也屢棜言禁棜之詞仁禁無所不禁

賈氏曰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凡禮之通例稱側有二一者無偶特一爲側又昏禮云側尊甒醴于房中亦是無玄酒曰側（儀禮疏）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鄭氏曰緇布冠本大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

孔氏曰自此至桓公始也一節廣論上下及吉凶冠之所用唯五十不散送及親沒不髦記者雜錄厠在其閒始冠大夫士皆三加諸侯則四加從諸侯下達於士其初加者是緇布冠不復常著冠而敝去之可也餘見郊特牲

延平周氏曰用緇布者所以立本也然非以趨時故旣冠而弁之可也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鄭氏曰玄冠朱組纓緇布冠繢緌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繢或作繪緌或作蕤丹組纓綦組纓言齊時所服也四命已上齊祭異冠

孔氏曰案郊特牲及士冠記皆云其緌也吾未之聞謂大夫士也此云繢緌諸侯之冠故知尊者有飾也上云緇布冠自諸侯下達此更云緇布冠繢緌爲緌起文也諸侯唯繢緌爲異其頍項靑組纓等皆與士同云齊者兼祭祀之時其祭則諸侯以玄冕也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此云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

長樂陳氏曰考之於禮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所以異於大夫士者繢緌耳天子始冠不以緇布而以玄冠然世子則猶士而已以天下無生而貴也玄冠朱組纓則緌可知也緇布冠有緌則纓可知也朱以著正陽之色繢以備五采之文五采雖美不若正陽之純其飾所以異也國語委貌有笄士冠禮緇布冠無笄則天子始冠之冠有笄諸侯始冠之冠無笄明矣諸侯與士之齊則同而尊卑之分則異同故皆玄冠以一其誠異故組纓殊色以辨其等諸侯丹組纓則陽而已以其純於德故也士綦組纓則陰陽雜矣以其不純於德故也綦蒼艾色也詩以綦巾爲女巾書與詩以騏弁爲士弁禮以綦組爲世子之佩緌皆德未成者之禮也孔子佩象環而綦組綬則其義異此矣天子諸侯大夫齊祭異服特天子玄冕以祭羣小祀其冕蓋與齊同而其異者玄服玄端而已士之齊祭一於冠端玄其冠蓋與朝服之冠同其異者組纓之色而已（禮書）

延平周氏曰六入爲玄七入爲緇玄者天道在北方之色緇者純陽之色也朱者含陽之色繢者陽事也以冠爲體則組纓與緌皆用也含陽者天子之用而無爲者乃其體也純陰者諸侯之體而陽者乃其用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言纓諸侯言緌互相備爾組蓋綬屬以其縱橫相阻故也然纓不可徒設或之於組又不可則或之於帛可知夫始冠之冠或以玄或以緇者反本復古也然玄則存乎天之色緇則雜以地之色故以爲天子諸侯隆殺之辨爾之冠一以玄者以陰幽思也

馬氏曰委貌之制不可考觀周禮言冠弁而康成以委貌言之則委貌類弁矣范天子以我擊其子而折委弁則委貌有弁矣士冠禮緇布有纓無笄而皮爵弁有笄則委貌殊於緇布類於弁可知也周官司服其祭服有玄端素端而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齊之玄也以幽陰思也又曰齊玄而養身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荀子曰玄端玄裳絻而乘路志不在於食葷蓋大古之祭冠以緇周之祭冠以玄天子齊則玄冕而玄端所以絻而乘路者也諸侯而下則玄冠玄端而已所謂丹綦組纓是也

山陰陸氏曰齊冠言諸侯不言天子則齊冠丹組纓亦天子之齊冠以朱組纓冠故以丹組纓齊據士冠禮緇布冠闕項青組纓亦齊冠雖非冠猶如此蓋以冠行禮以冠齊以冕行禮以冕齊知然者以冕而親迎家也而玄冕齊戒知之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鄭氏曰縞冠玄武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紕讀如埤益之埤紕緣邊也既祥之冠已祥祭而服之也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也惰游罷民也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緌明非既祥也不齒之服所放不帥教者

孔氏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曰子姓武用玄玄是吉冠用縞縞是凶吉而雜凶不純吉也卷用玄而冠用縞古者冠卷異色也縞冠素紕者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耳縞是生絹而近吉當祥祭之時身著朝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不言以素爲紕故雜記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雜記既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鄭云祭猶縞冠雜記又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據此兩經并註皆云祥祭縞冠若既祥之後微申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紕以素重於縞也垂緌五寸祥冠而加垂緌五寸也以文承上故知亦縞冠素紕惰游與下不齒相連故知周禮坐嘉石之罷民也

延平周氏曰冠之有卷猶足之有跡故迹謂之武而卷亦謂之武也冠用縞則凶武用玄則吉凶在上吉在下者子姓之冠也冠用縞則有吉之禮緣用布則有凶之道故縞冠素紕既祥則服之垂緌五寸以別之者抑末也玄爲冠白爲武以恥之者有加明刑之意

嚴陵方氏曰子姓者子之所生得其正統者也正統爲姓旁出爲氏故謂之子姓特牲饋食禮所謂子姓兄弟是矣爲祖之亡也故冠用縞以示凶爲父之存也故武用玄以示吉且冠在上武在下冠爲外武爲內爲祖而縞尊尊於上也爲父而玄親親於下也爲祖而凶制義於外也爲父而吉本仁於內也夫上下尊親之義內外仁義之別人道所以相爲者順此而已苟反而逆之正所以爲人道之哉故冠宜縞而反以玄武宜玄而反以縞是逆之也宜爲不齒之服矣既祥之冠不以布而以縞者以吉事之先見也紕不以采而以素者有餘哀故也於冠言縞則知素之爲布於紕言素則知縞之非采惰游則不服田畝之事必致勤而惰之者所謂惰民是也業必有常而游焉經所謂游民是也

馬氏曰國語言率其子姓及國子姓詩言振振公姓喪大記

子姓立于西方王藻言子姓之冠蓋孫之傳姓謂之子姓大祥之祭縞冠朝服而嚮於吉既祥則素縞麻衣而未忘乎哀則祥與既祥之冠同而其服異矣

山陰陸氏曰縞冠玄武孫爲祖既祥之冠縞冠素紕子爲父既祥之冠上言子姓下言既祥相備也相備而言縞冠玄武在上謂其父親而先祖也子姓適孫也期而小祥孫爲祖服除矣而父之服未除不敢純吉以有承重之端焉縞冠素紕練冠言緣祥冠言紕紕飾也祥而言飾亦言之法即吉服皆是純惰游言士非罷民著矣亦以士猶以吉喪之

黄氏曰古者士農工商各有衣冠佩服以辨其升降民有不執四人之業者乃縞冠素紕垂緌五寸以標表之則不得與四人之列矣其不帥教者則縞冠縞武以罰之爲不齒之人矣居則鄰里閭比督輯之行則關市譏察之故民知恥則惰業游手者革心而違教於司圜者服義俾天下之人見其衣冠則知其善惡而國無幸民矣斯豈非三代聖王治天下之大法哉周禮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之罪者非此義也斯蓋以衣冠之禮化罷幸游手無業之人非疲困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蓋士之失位曰喪人其服飾則素衣其相見則弔惰游失業之士也縞冠素紕垂緌五寸宜矣先王之於民縣正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載師凡宅不毛者出不耕者無職事者閭師不畜不耕者不樹不蠶不績者困之以罰恥之以禁亦已至矣又垂緌五寸所以深激而勸之周官司寇以野刑上功糾力士師有野禁漢世有田律然則縞冠素紕垂緌五寸蓋野刑之類也惰游之責輕於不齒縞冠素紕垂緌五寸重於玄冠縞武惰游之辱則重而不齒之辱則輕何也蓋惰游者一時之過不齒之辱不特一時而已苟變惰游以趨職事則縞冠垂緌弁之可也若夫玄冠縞武或服之終身或服之三年先王豈忍重其辱於悠久哉然則以重馭輕義也以輕馭久仁也義故民畏其威仁故民懷其德夫如是孰不勸業而遷善乎子姓之縞冠玄武則以其上不齒之玄冠縞武則以其下以其上以父之有服故也以其下以下之自貽故也 禮書

慶源輔氏曰垂緌五寸惰游之象也玄冠縞武既非凶服又非吉服故爲不齒

金華應氏曰垂緌五寸游惰而長非法服也特惰游之士耳蓋勤飭者斂於趨事謹於守禮故緌必短惰游者怠於事而侈於飾故緌特長今之游冶者衣甚而長其帶亦若此耳玄冠縞武未見其爲辱所謂不齒者其爵高道尊而不與衆齒亦如謂三命而不齒者歟蓋縞冠玄武則卑而有所厭玄冠縞武則尊而有所伸者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

鄭氏曰居冠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有事然後緌燕無事者去飾也

孔氏曰屬武於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故也又不加緌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居冠屬武則非燕居武不屬於冠也喪冠條屬則非有喪者纓武異材也子姓之冠縞冠玄武不齒之冠玄冠縞武則非子姓與不齒者冠武同色也雜記曰委武玄縞而后蕤則武亦謂之委以其若冠之足故曰武以其委於下故曰委蓋古者綴冠於首然後加武以約之觀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則武之所設所以約冠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動而有爲則詳而文靜而無事則略而質居冠屬武以靜而無事故略而質也有事然後緌者蓋緌所以

為冠之飾無事則主飾故也其言與上文互相明爾

延平周氏曰居冠屬武卷去緌有燕居申申之意若諸侯齊與燕雖皆用玄冠然齊冠不屬卷而加緌則齊與燕其服不能無小異也

馬氏曰屬武與不緌緌則不屬武不屬武而緌則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冝緌而屬武則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觀先王之於禮也無事則綏有事則施其於綿絲也居則袗出則表皆動靜文質之意存焉則冠緌不同亦若此也

山陰陸氏曰冠武異材冠已則委之所謂委武是也燕居著冠於武安不忘危也平居如此有事而委之斯可矣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鄭氏曰五十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也不髦去為子之飾大帛謂白布冠白帛當為白不緌凶服去飾也玄冠紫緌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緌當用繢

孔氏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絰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啓殯已後亦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緌大白緇布連文故知此謂白布冠左傳云衛文公大白之冠白繒冠也與此異鄭疑紫緌僭宋者以祭周公用白牡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紫緌僭宋後也上文有繢緌故知緌當用繢

延平周氏曰五十不散送所以養筋力於始衰之年也親沒不髦所以責成人於親沒之後也大帛不緌所以異於吉也

馬氏曰曲禮曰五十不致毀喪大記曰五十不成喪不致毀猶也不成喪禮也子生三月剪髮為髦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及事父母總拂髦故詩曰兩髦傳言弁髦大記諸侯小斂脫髦既夕禮士既殯脫髦蓋子之幼也父母剪髮為之髦及長也因以為飾謂之髦存而不忍棄所以順父母之心長而不忘幼所以示人子之禮及親始死而猶幸其生焉故不脫之三日之後則幸生之心已矣脫之可也蓋親存而髦與常言不稱老同意親沒不髦與衣純不以青同意青赤黃白黑之五色直於甲丙戊庚壬之五方正色也甲己合而為綠丙辛合而為紅乙庚合而為碧丁壬合而為紫戊癸合而為緇間色也先王之於間色貴緇而已以其出而復於道故也至于紅紫碧綠則在所不為而紫尤君子所惡魯桓公以為冠緌其非禮也哉鄭氏以為僭宋王之後其說無據不可用也

山陰陸氏曰帛讀如字白言色大帛言質故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疏布也大帛疏帛也春秋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少帛少帛小白旗少大白者也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

鄭氏曰謂大夫士也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也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縫或為逢或為豐衽謂裳幅所交裂衣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也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也

孔氏曰自此至弗敢充也一節廣論衣服及裘裼襲衣之事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玄端夕服深衣在私朝及家也以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君則朝服也朝服其衣與玄端無異但其裳以素耳若大夫莫夕莫亦朝服也士則用玄端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深衣也袪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案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為二四

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寬頭嚮下狹頭嚮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為七尺二寸此為裳之上畔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為一丈四尺四寸此謂裳之下畔縫齊倍要者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也衽謂裳之交接之處當身之畔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狹頭嚮上交裂一幅而為之鄭注凡衽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深衣與喪服相對為小要兩旁皆有此衽故云小要取名也衽屬衣謂喪服或朝祭之衽屬裳謂深衣之衽上下相交謂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今刪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對為衽何以知之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上屬幅而上相對為衽鄭註深衣鉤

邊今之曲裾則宜一邊而有也但此等無文言之且從先儒之義袂上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

長樂陳氏曰深衣與長中同制異飾連裳方袷直繩旁衽以至裳十二幅要三袪縫齊倍要之類此其所同也深衣之純以采若素長衣之純素而已中衣之飾繡黼丹朱而與長衣又繼揜尺焉蓋以其衣裳逺焉故謂之深衣以其袪褎長焉故謂之長衣以其有表而在中焉故謂之中衣又曰長衣與深衣同以布中衣與長衣同揜袂深衣中衣用於吉凶長衣用於凶而已衽所以揜裳際也深衣連裳故衽屬衣餘衣不連裳故衽屬裳衣裳雖殊垂而放之一也故有事則或扱或執是衽未嘗縫之以合也袼之小要謂之衽以其揜縫若衣衽然非為小要而名之是衣衽皆狹上廣下未嘗有殺上殺下之異也詩言婦人之采芣苢或袺衽或襭衽是婦人之服未嘗無衽也衽之辨有上下其用有左右生者上右記曰親始死扱上衽是也死者與夷狄上左記曰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語曰被髮左衽是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朝非玄衣也夕非玄端也端兼在首故主朝言之衣止在身故主夕言之朝玄端則大夫士所獨夕深衣則天子諸侯之所同玄端祭服從公亦服之者敬君也夫齊為下體之極下體則地道也陰道也天一而地二陽奇而陰偶倍要則二而偶之故也衽衣襟也

山陰陸氏曰玄端與緇衣異緇衣不端裳鄭氏謂玄端則朝服之衣易其裳爾言亦不若先儒謂要廣七尺二寸齊廣一丈四尺四寸上狹下廣相縣如此非制作之情也縫或為豐為其倍也是故謂之豐若績衽續衽或為裕要縫半下要或為優其義一也優則不迫矣裕俞其寬有餘裕也豐又非裕而

已袂可以回肘而已則格可以運肘

延平周氏曰朝玄端所以體道夕深衣所以自絜無私平直者自絜之事也以司服考之卿大夫士之於王朝與其助祭則服玄冕皮弁而玄端深衣者私家之朝夕也然君之夕深衣而臣之夕亦深衣可乎夫深衣者不特自絜蓋又足以責其成德而表其有所受也君之與大夫士則莫不欲其有成德而大夫士亦有家臣納誨則亦欲其有所受此君之與臣所以同用深衣又況臣之於私家其禮有所伸乎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為袪止於一尺二寸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以人配天地則為三才故中齊必用三袪之數中齊人之象也地配天則為兩儀故下齊倍要者兩中齊之數下齊地之象也衽當旁欲其直也袂可以回肘欲其文武皆可施也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四

金華范氏曰自君子之車止則有光矣居處沐浴適朝之節天地之氣盛於東南君子體之以爲寢處之常順天者也敬天之怒迅雷風烈必變君子凛然不敢安寢處之常畏天者也升歌以上著沐之法進飲以上著浴之法君子日夜洒濯其心澡身浴德如盤銘日新又新之意何所不用其極沐必先櫛而後梁櫛必先樿而後象巾必上絺而下綌席必先蒯而後蒲節目次第先以粗而致刮摩蕩滌之力後以精而致調娛潤養之功乎特治其身之條理若此若將適公所又不止是先事致敬三日齊七日戒專致精明之德於內斯洗垢滌煩盡其潔蠲之敬於外備遺忘之思習朝覲之儀聽珮玉之聲皆在未趨闕庭之先起敬有素亦異乎振衣端書於君前者矣以是而出揖私朝亦異乎不能事上求以使下者矣犂莚之道渾如之吉也休有烈光於登車之頃詩所謂安且吉乎　又曰[illegible]飲食之節自侍坐而禮行之初至以退而禮成之後益見於君席之終始略具矣君致其恩施天所以交泰也臣致其敬天澤所以制禮也前言朝祭之嚴後言燕見之節古有道盛時君臣以情相與非若後世堂陛森嚴尊卑闊絕間無從容命之坐賜之食賜之酒恩意洽矣然一坐席之頃進退前後必中其節一飲食之微疾徐進退必適其度食君未覆手不敢飧飲君未卒爵不敢飲明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亦不止爲行禮也食順近而及遠羞食味也飲越席而拜受不敢留君惠也飯至三而猶勸受上無已也飲至三而亟退和樂而不流也詩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提爾明告敬仲猶知此先王之澤也歟自侍坐至以退辭敬義密無終食之間違仁言凡者繫而推之見君臣之義焉見賓主之交焉見長幼之序焉燕閒猶爾況朝祭之嚴乎　又曰自凡尊必上玄酒止鄉飲尊用其論酒元酒之尊必在衆尊之上味雖薄而禮重醴味厚而禮輕所謂近人情非其至於此見矣面尊則不側側尊則不面鄉飲謂尊於房户之間賓主共之也大夫於側則欲其不流士禁則欲其不放先王制禮尊有禁示警懼也彝有舟戒流溺也此以禁言其禁於未發之豫所以遷善遠罪恐酒之流生禍也制器命名其旨微矣　又曰自始冠緇布冠止自魯哀公始也冠者禮之始古者冠禮筮日筮賓以敬冠事三加彌尊尤莫重於冠之始蓋棄幼志將責以成人之行其禮可不重歟始冠尚質存本而非以趨時從諸侯下達於士初加緇布敝而棄之天子諸侯略爲區別於始冠之飾而重元服之意一也所冠將致敬乎鬼神冠以緌綦以雜不言而高卑判矣其致美敬見之意乎子姓之以縞也尊祖也武之元也吉也親父也尊尊義也親親仁也等尊者矣親之以素用於既祥期日之遠近不言而喻矣若夫冠之縞也而以元武元也而以縞逆之甚也不飾敬者服之以示不齒畫衣冠而民不犯禁教化之意微矣燕居不尚乎飾而冠偏乎忘安不忘危之義寓焉於上下之間曰天子達何莫由斯道者冠一也天子諸侯而上下之分形焉齊與燕居而在宮在廟之義著焉子姓既祥而服紀之等差係焉情游不齒而人物之淑不判焉聖人制禮自王由之而於衆禮之尊者其始失其詳春秋筆削之嚴乎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五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裏布非禮也

鄭氏曰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袷曲領也袪袂口也緣飾邊也中外宜相稱故以帛裏布非禮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

孔氏曰長衣中衣繼袂之末揜餘一尺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故揜餘一尺也長衣揜必用素中衣揜或布或素隨其衣而然長中制同而名異者所施異故也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故鄭註深衣目錄素紕曰長衣有表謂之中衣也袷謂深衣曲領廣二寸袪謂深衣袂口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深衣邊以緣飾之廣寸半也朝服用布則中衣不得用帛故以帛裏布非禮也皮弁服朝服玄端服三衣用麻麻即十五升布故中衣並用布也云朝服又云玄端者朝服指玄衣素裳而玄端裳色多種或朱裳玄裳黃裳雜裳之屬廣言之也

長樂陳氏曰禮遭君夫人世子之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喪服小記大夫士筮宅史練冠長衣以筮則聘禮朱以凶服接吉而筮不以吉服卜凶是長衣所施鄰於凶而非純凶也詳見前禮書

嚴陵方氏曰長中與深衣大同而小異繼揜尺者繼袂而揜覆一尺也此所以異於深衣也袷領也以交而合故謂之袷辨則奇合則耦故二寸 緣寸半者三五之分也且深衣之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故其緣取三五盈虛之義

山陰陸氏曰長衣練冠長衣是也中衣繡黼丹朱中衣是也繼接袖也其衡長蓋揜尺雜記曰豚肩不揜豆是之謂侈袂以帛裏布若今褎衣矣固未有以細裏粗也據練衣黃裏縓緣即其衣之裏也

延平周氏曰袷二寸地數也以袷而對袪與袂則袷爲上袪與袂爲下而反用地數其方又應矩亦象地道袪與袂爲下而反用天數其圜又應規亦象天道何也言以位則天上而地下言以道則不嫌地上而天下蓋不如是不足以爲交泰之道猶之五臟陰也六腑陽也五臟反在上而六腑反在下者蓋以此也緣廣寸半言其面也面廣寸半則爲廣三寸廣三寸所以象三極蓋緣有旁行之象三言雖旁行亦不離三極之道也 又曰玄冕而上衣用帛則裏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者則裏亦用布欲其有純一之德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

鄭氏曰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不貳采大夫去位宜服玄端玄裳也衣正色裳間色謂冕服玄上纁下

孔氏曰織者前染絲後織此服功多色重士賤不得衣之也士衣染繒詩庶人得衣錦者禮不下庶人也下居士節帶非爲衣也大夫得衣織而禮運云衣其澣帛先代禮質故也不貳采是有采色但不貳爾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服素裳三月之後則服玄端采色之中玄最貴也玄是天色故爲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爲間色 皇氏曰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也綠紅碧紫駵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爲木木色青木尅土土黃並以所尅爲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爲火火赤尅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爲金金白尅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色黑水尅火火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駵黃是中央

間中爲土土剋水水黑故騂黃黃黑色也

嚴陵方氏曰織謂錦繡之爲文以織而成故謂之織士學乎文而已故不衣織錦緣者以其未仕未可以常禮拘之也居士錦帶者以其不仕不可以常禮責之也抑所謂衣者不止於緣帶而已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曲禮言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則不貳采可知所謂貳采非重采也謂服素而不以采貳之爾若列采則重之矣緇者火之色而土間之故爲間六冕之外衣裳有純用玄者有純用素者其類非一經所言亦舉其大者爾

延平周氏曰士不衣織德不足以稱也無君者不貳采有可弔之道也先儒謂玄端玄裳理或然也蓋無君則無爲采正色所以尊道故用玄裳間色所以下功故用之蓋天地五方之色爲正而五方相勝之色爲間若木勝土爲綠故詩以綠衣黃裳而刺妾之上僭者也

山陰陸氏曰貳采兩采謂以一色又爲一等也據繅三采六等其一等貳也衣正色裳間色此言衣裳之分宜如此采舉弁冕而言之也詩曰綠衣黃裳傳以謂上曰衣下曰裳綠間色黃正色蓋知是矣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鄭氏曰列采正服振讀爲袗袗禪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襲裘不入者衣裘必當裼也

孔氏曰鄭詩形解袗絺綌其形露見褻解表裘表裘在衣外可鄙褻二者上加表衣乃出也檀弓云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皆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爾若襲裘不得入公門也

嚴陵方氏曰正服則文采備焉故謂之列絺綌據暑時言之表裘據寒時言之絺綌固爲涼矣必有表衣以蔽之所以惡其褻也表裘固爲溫矣必有正服以被之所以惡其簡也然則絺綌非不可入公門也以之振則不可表非不可入公門也爲之表則不可夫大裘可以祀天非不重也猶不可以從服必被之裘焉則表裘不入公門固所宜矣襲裘與曾子襲裘而弔所言同不入公門則惡其似凶故也振曲禮論語皆作袗

山陰陸氏曰五等未謂之列采猶五等爵謂之列爵能成列者也振舉也舉絺綌不入公門謂無上衣純體絺綌

纊爲繭縕爲袍襌爲絅帛爲褶

鄭氏曰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縕謂今纊及舊絮也襌爲絅謂有衣裳而無裏帛爲褶謂有表裏而無著

孔氏曰據鄭詩注以好者爲綿惡者爲絮

詩義曰縕謂敝絮子路衣敝縕袍是也詩曰衣錦尚絅絅爲襌衣也褶即今之袷衣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鄭氏曰朝服以縞亦僭宋王者之後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未道未合於道謂若衛文公者

孔氏曰上玄冠紫緌鄭云僭宋故此云亦也王制殷人縞衣而養老燕服則爲朝服宋是殷後故知朝服以縞也朝服而朝者朝服緇衣素裳而朝謂每日朝君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鄭知非天子之朝服而云諸侯與羣臣者以上文皆云不入公門下云唯君有黼裘又云君衣狐白裘皆據諸侯之禮故知此亦據諸

侯也
嚴陵方氏曰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縕不以縞然而後世則反之
者始乎季康子之失禮也天子皮弁以視朝玄端聽朔卒朔然
然後視朝事故卒朔然後服朝服也禮不盛服不充禮所以
行道也故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此亦孔子所足以承
上文故止言曰
山陰陸氏曰公借朱王者之後服然後大夫亦借王者之後
服公猶可也大夫則不可故經紀魯桓公事在前季康子在
後於公言冠於康子言服亦互言之法卒朔卒告朔也告朔已然
後退而聽朔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世為上季康子
發之朝服皮弁服言諸侯非視朔不服非有道者不能充
焉其難稱如此而況王者之後服乎爾 言者蓋曰如此已
云不稱又況審如此者乎據曰子假好德汝則錫之福詩曰不
稱其服不充乎服之謂也此篇言始冠緇布冠等冠皆玄冠
紫綾自魯桓公始言朝玄端夕深衣等服盡朝服之以縞
也自季康子始言先王冠服自茲二人亂之詩曰誰生厲階
至今為梗以大裘非古也於是言裘以入大廟說笏非古也於
是言笏然言大裘非古在前言裘在後言大廟說笏在後
言笏在前非相戾也大裘在裘之前說笏在笏之後因其所
也至於言帶言韠等物亦皆有序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鄭氏曰僭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裘黑羔裘也黼
裘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省當為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
獮田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也
孔氏曰君諸侯也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文以作裘也誓
者告勑也大裘天子郊服禮唯許諸侯服黼裘以誓軍衆
曰獮田不得用大裘當時非但諸侯用大裘又有大夫僭用
大裘者以經云唯君則知時臣亦為之故言唯君又非古以
譏之
長樂陳氏曰周禮掌皮以秋斂皮以裘氏獻裘以待裘司裘
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鄭氏曰
良裘因其良時而用之所謂黼裘與功裘人功微麤謂狐
青麛裘之屬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然則良裘其質
美功裘其功多良裘非特黼裘而功裘非特狐青麛裘古
者行禮之裘必以羔與麛燕居之裘必以狐與貉故詩以羔裘
逍遥狐裘以朝刺不自強於政治則黼裘不雜以狐白矣惟
君黼裘以誓省後世有用大裘故記者譏之曰非古也何則
祀天尚道故以大裘誓省尚義故以黼裘誓省則前期十日大
宰帥執事而卜日是戒是也省則前祭一日大宰及執事眡滌濯
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是也司寇大祭祀納亨前王郊特牲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則王於誓省皆與之也先王
制禮重於始為故常貴於未將則禮嘗嚴於未然之前
祭祀治官以治之刑官以涖之則其戒常肅於行禮之際則黼
裘以誓省宜矣家語合大裘黼裘為一則曰大裘黼之以象
天鄭氏改省為獮則曰黼裘以誓獮田然大裘純色無白
黑之文獮田在秋非用裘之日二者之說誤矣 禮書
嚴陵方氏曰誓言有誓軍旅之屬省若省耕斂之屬蓋黼之
為物其色為白黑其方居西北故必用之以誓省也
山陰陸氏曰誓誓言百官省省牲鑊黼其裘表領也昏禮曰被
穎黼蓋穎黼於穎上緣以黼黼裘於裘上緣以黼然則男
子之服寒則黼裘煖則繡黼方朱中衣所謂各以其宜服之
後世失是矣雖服大裘或黼其領故曰大裘非古也據家語矣

裘以黼之言唯君者有大夫不得服此故曰丹朱中衣大夫之僭
禮也
延平周氏曰黼言與必有貴乎斷故用黼黼裘有裘必有衣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鄭氏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
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曰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
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
色也右虎裘左狼裘衛尊者宜武猛也士不衣狐白辟君也狐
之白者少以少為尊也
孔氏曰錦衣之上更有衣覆之以無正文故鄭以詩證之天子
狐白之上衣皮弁服亦無正文故鄭言與為疑辭也狐白既白
皮弁服亦白錦衣亦白三者相稱皆為白也天子視朝服皮弁
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
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天子兼諸侯也下云
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亦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故下
註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裼
長樂陳氏曰狐白所以象德之成狐青所以象仁之發故狐白
錦衣為人君之服狐青而下為君子之服言君子之服則大夫
士同之也夫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
之尤難得者也觀紂以狐白免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
文以狐白脫秦患則狐白之貴可知矣士不衣狐白裘不特以
其德之未成也蓋亦不敢以賤服貴與古者所貴不過狐白
裘而已後世有黑貂青鳳鶡鶴雉頭鶴氅毛之侈此不可與言
禮也人之手足右強於左獸之勇鷙者虎過於狼右虎裘則武
士之衛君如手足之衛身也蓋君之所以制服人者不特恃夫
道德之威而已故士謂之虎士門謂之虎門旗有熊虎之文

車有虎辟之飾則左右狼虎之裘宜矣周官虎賁氏掌先
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右皆八
人然則君之左右蓋旅賁之類也 禮書
延平周氏曰疑其所可疑卒乎無疑故用狐有成德故用白文
之極故用錦三者天子諸侯之所同以裘對衣則裘為自然
衣為使然凡內裘而外衣者有內帝外王之意詩曰錦衣狐
裘又曰黻衣繡裳狐裘錦文之上加以黻衣繡裳諸侯之顯
服唯見天子與助祭則服之也詩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
朝服也狐裘祭服也蓋剌其燕以朝服而朝以燕服者也狐青
裘者玄冕而祭於己者也狐裘亦息民之祭者也羔裘豹飾朝
服也麑裘青犴褎燕服也詩曰裳錦褧裳衣狐白裘錦衣以
裼之則錦衣之上復有衣也是玄綃衣之類其上皆有衣也衣
裘之色雖以相稱為貴然不必一色故狐青裘加以玄綃衣白
麑裘加以蒼黃之絞衣所謂玄綃衣之類者尚不必一色則玄
綃衣之外者又可知也故冕服雖玄衣不害其加於狐白裘與
狐青裘之上皮弁雖曰布衣亦不害其加於黑羔裘之上詩人
以羔裘豹袖朝者言朝所以兼君臣是君臣皆服羔裘與皮
弁也右者所有事者也故右則服虎裘左則狼裘而已士不
衣狐白非成德者也
嚴陵方氏曰有表為裏者必以衣為表焉裼之則所謂表也
夫狐之為物善疑而可戒以之為裘則有戒心存焉所用
雖不同其為戒則一也若錦衣以裼之則燕居之狐裘也玄
綃衣以裼之則祭祀之狐裘也黃衣以裼之則息民之狐裘
也燕居必戒者安不忘危也祭祀必戒者神明其德也息民
必戒者慎終如始也虎屬西方無若故右以虎裘且右為有
力狼雖善搏不若虎之猛故在左而已狐白以狐腋為之非

狐白則士亦得服
山陰陸氏曰卒食玄端而居燕服也則錦衣狐裘天子諸侯
朔月燕居之服蓋卒白燕居不應如是之盛故曰居不容又
曰不文飾也不裼且禮天子視朝玄端而冕則其日燕居服
皮弁服可知據皮弁以日視朝於內朝卒食玄端而居然則
皮弁蓋一冠而兩服素衣麑裘錦衣狐裘是也詩曰錦衣狐
裘顯以謂狐裘朝廷之服非謂以朝者非在野之服云爾若
狐裘黃黃則在野者也不言諸侯者子男服此猶嫌不言雖
容大夫亦或服之故曰士不衣狐白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
服也
鄭氏曰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狐
青裘蓋玄衣之裘也豻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孔子曰素衣
麛裘是也豹飾飾猶褎也孔子曰緇衣羔裘是也黃衣大
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是也非諸侯則不
用錦衣爲裼
孔氏曰以狐青爲裘豹衣爲褎用玄綃之衣以覆裼之也案
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所以息田夫又月令孟冬臘先祖五
祀是黃衣爲臘先祖之服　熊氏曰六冕皆有裘此云玄
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
狐青大夫雜以豹褎鄭註胡犬謂胡地野犬
長樂陳氏曰羔裘豹飾狐青裘豹褎麛裘青豻褎何
也豹取其武而有文青豻取其仁而能守武而有文諸侯視
朝之事也仁而能守天子視朝之事也狐青以燕居褎亦
以豹則武而有文亦非燕居之所可忘也詩曰羔裘豹飾

孔武有力又曰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其託物同而意異
者義則一也善用之則爲武不善用之則爲暴夫言豈一端
而已哉先儒謂凡裘天子諸侯用全其臣則褎飾異焉然
天子諸侯之用全特狐白裘而已欲其純白之備也至於麛
裘羔裘則上下之所同非無飾也若曰裘以用全爲貴則狐
黃之裘無異褎犬羊之裘無異飾而賤者亦或服之何也
延平周氏曰裘用狐青所以象其仁褎用豹所以象其義玄綃
衣所以象其道內衣狐青裘而外加玄綃衣有顯道神德行
之意麛裘青豻褎此同麛能愛而其色白豻善守而其色
青麛裘所以象其義而能愛豻褎所以象其仁而善守絞
蒼黃之色蒼所以象天道黃所以象地道羔裘所以象其禮
豹飾所以象其義緇衣所以象其道之幽黃衣者坤道在上
六之時息民之祭一歲之終也羔之色黑而衣用緇狐之色黃
而衣用黃者欲其有純一之德也
嚴陵方氏曰言綃則錦衣以降裼皆用綃可知緇衣黃衣
言色而裘不言者蓋狐有青有白有黃前言青言白者
以其與衣異故也此特不言則從其衣之黃可知麛裘所以
爲聽朔之服羔裘所以爲視朝之服麛鹿子也羔羊子也
於豻言褎則知豹之爲飾亦褎矣褎言其體飾言其用
也凡此言君則指天子諸侯而已君子則兼大夫以上言之也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
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
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鄭氏曰犬羊之裘質略亦庶人無文飾故不裼裼主於有文
飾之事裘之裼見美也者君子於事以見美爲敬也喪非所

以見美故襲裘君在則裼謂臣於君所也充美充猶覆也所敬不
主於君則襲尸尊則襲執玉龜襲重寶瑞也無事則裼謂已
致龜玉也
孔氏曰案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是
不文飾之事不裼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裘之裼
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
美以爲敬也弔襲謂主人既小斂之後若未斂則裼裘檀弓
子游裼裘而弔是也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
以敬於君也服之襲充美也者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揜
襲裼衣覆蓋裼衣之美以君不在敬心殺故也凡敬有二體
一則父也二則君也子於父以質爲敬故於父母之所不敢袒
裼臣於君以文爲敬故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亦襲以其質
略故也所襲同其意異也尸與尊位無敬於下故襲也凡執
玉得襲故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也若執璧琮行享雖玉
亦裼執玉或容裼聘享享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
實之物執之亦裼若尋常所執及下則龜不敬其神靈也無事
謂行禮之後則裼不敢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若不在
君所無事則襲前文云者是也
長樂陳氏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則袒而見裘
曰裼揜而充裘曰襲孔子素衣麑裘則麑裘之上素衣其正
服也緇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也黃衣狐裘錦衣狐
裘蓋亦若此鄭氏前註以爲袒而有衣曰裼其然裘之上有
裼衣裼衣之上又有正服則是裼襲在衣不在裘而經言裼
裘襲裘何耶 檀弓書
嚴陵方氏曰夫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
有正服則所謂裼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裼衣故謂之裼爾
所謂襲者未嘗無裼由掩其裼衣故謂之襲爾由內達外則
有裘而後有裼故於裼言裘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後有襲故於
服言襲由內達外則以乎顯故曰見美以示其文自外至內則
入乎隱故曰充美以示其質充言充於內也見言見於外也犬
羊之裘則庶人之服庶人之容焦焦而無文故不裼故經言不
文飾也不裼
延平周氏曰裼者盡飾故其美見於外襲者不盡飾故其
美充於內臣之於君則不敢充其美故以文爲貴以文爲貴故
君在則裼無事則襲弔喪爲尸執國寶則不敢見其美不敢
見其美故以質爲貴以質爲貴故襲所謂王非執贄與庭實
也蓋執贄者有藉則裼而爲庭實者執璧琮則裼
金華應氏曰交錯而相易曰裼會聚而掩覆曰襲裼之義
雖近於袒亦惟袒其表以見其美非盡脫其表而盡見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鄭氏曰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
用純物也
孔氏曰自此至去一節明天子以下笏所用之物并明用笏之
事及顧挾長短案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
玕焉璆琳美玉球與璆同魚須文竹謂以鮫魚須文飾其竹
也士以竹爲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言可者通許之辭
長樂陳氏曰天下之事常脩治於人之所慎而廢弛於人之所
忽先王於是制爲之笏或執或搢而畢用之使人稽其名以思
其義觀其制以思其德肅有臨事而失者乎天子之笏以玉
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蓋玉德之美象
義之辨竹禮之節天子尚德諸侯貴義大夫士則循禮而已
此笏所以異也魚須文竹竹而以魚須文之也竹本象可也竹

本而象飾之也大夫近尊而其勢屈士遠尊而其禮伸其飾
之各異也禮大夫沐稷而君與士皆沐粱大夫之臣曰私人而
君與士之臣皆曰私臣大夫祭則堂之上下共尊而君與士則
堂下異尊大夫内子拜尸西而君與士之妻則北面大夫之於
主婦不致爵而君與士則致爵大夫嗣子不舉奠而君與士之
嗣則舉奠大夫賓尸尸酢主人乃設席而君與士則先酢而設
席大夫前祭一日筮尸而君與士則前祭一日視濯凡此皆順
而撫之之禮則其飾笏以象不亦可乎

又曰天子之笏其玉以球其不琢也謂之大圭其方正也謂之
珽其實一也竹取其堅貞有節以魚須飾之卑者不敢用純也
竹本尤堅貞而有節者也士以節義爲尚故笏用焉象諸侯所
以爲笏者也士卑而伸故飾笏用焉先儒謂士竹本象者以象
飾其本誤矣 禮書

馬氏曰象也者馴物也諸侯之在外以順爲行故其笏用象而竹
以文爲美大夫士皆事人者也事人者以正固爲節故其笏用竹

嚴陵方氏曰魚之爲物得其道則易取失其道則難制而有道
則從之無道則去之者大夫之節也故以魚須文竹執焉者亦
以此魚勞在須故必文之以須焉貫四時而不改其操者竹也
歷夷險而不易其節者士也故以竹本執焉者亦以此大夫貴
於士而不得用象士乃得之者以賤故也且謂之可兼正宜用
之也

金華應氏曰後世人臣之佩用魚亦大夫魚須文竹之意也爾
雅魚曰須蓋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故也

講義曰魚目雖夜不瞑大夫夙夜在公似之

山陰陸氏曰竹有節而已死制之事也大夫則又有文焉言笏
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爲正若或用象亦許故曰象可也
可者通許之詞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
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
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

鄭氏曰言凡吉事無所說笏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也小功
輕不當事可以搢笏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故說之搢
笏輒盥爲必執事也畢盡也

孔氏曰以臣見君無不執笏笏所以記事射所以正威儀大廟
之中雖當事之時亦執笏也君則大廟之中當事則說笏時臣
僭於君當事之時亦說笏故記者云非古禮也鄭註凡者非一
人之辭下文云小功不說則大功以上皆說之故云唯吉事無
所說笏也既搢笏於紳帶必盥洗其手謂須預潔淨雖有執事於
朝不須盥矣造詣君前而受命則書記於笏笏畢用謂事事盡
用笏記之故因而飾以爲上下等級焉

長樂陳氏曰見天子也入大廟也射也皆禮之不可忽者故不
說笏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說笏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
禮故說之 禮書

嚴陵方氏曰事莫重於見天子藝莫難於射二者猶不說笏則
餘可知矣說與武王不說冠帶之說同君當事則說笏所以逸
尊者後世臣或說之則失之簡矣小功之喪悲哀殺矣事不可
不記矣故不說笏免冠之時則悲哀極矣不暇記事故說之搢
笏必盥手及有執事於朝亦弗再盥於朝之穢猶不再盥餘可
知矣故以雖言之指言指其事之意而定之畫言畫其事之分
而[illegible]呼之不敢徒手而爲之者嫌其大褻也書已之思則記之將
以獻乎上書君之命則記之將以行乎下也此笏所以爲畢
用歟

金華應氏曰酒以浣為新器以滌為敬手以盥為潔故祭尊潔者盥不止於一笏之為用尤重而執於朝亦再盥者以其端潔之有素也始而進見則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及其造君受命則又退而書之心思恍惚之間對揚造次之頃謹敬君命慮有廢忘而進退終始皆假笏以書之是不謂之畢用乎

山陰陸氏曰見於天子執贄大宗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是也射亦執贄射人三公執璧孤執皮帛是也雖有所執猶有所搢故曰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當事雖免猶說笏然則小功不說笏非當事者也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鄭氏曰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

孔氏曰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其天子椎頭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笏之中央同博三寸故云其中博三寸也其殺六分去一者天子諸侯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分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案玉人云天子杼上此云殺故鄭知殺猶杼也玉人云天子終葵首則諸侯不終葵首可知經特云其中博三寸明笏上下二首不博三寸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其上大夫士北面之臣宜俱殺其下故鄭云又杼其下也

長樂陳氏曰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然天子之笏長三尺以六寸為搢首而言之則於二尺六寸為有餘去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為不足蓋玉藻所言非天子之笏 禮書

山陰陸氏曰此言諸侯之笏諸侯素帶終辟諸侯笏度二尺六寸降殺以兩則大夫二尺四寸士二尺二寸歟

延平周氏曰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此言笏度二尺有六寸蓋考工記兼其杼上終葵首言之故有三尺相玉書指其終葵首言之此去其杼上而言之若天子無所屈則杼上四寸而終葵首諸侯前屈則杼上四寸而圜其首大夫前屈後屈則不特杼其上圜其首而又杼其下圜其末三等之制雖殊而其中皆博三寸其殺皆六分去一而止於二寸有五分

新安王氏曰大圭其長三尺此言笏其度二尺有六寸則不得以為大圭況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鄭乃曰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是以考工記大圭之制以為笏未見其可也且記但言其殺六分去一又安知天子諸侯殺其上首而大夫士殺其下首乎且笏之度二尺有六寸而其中博三寸其中博不殺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有半也其下六分去一則便於搢插其上六分去一則便於操執而搢之也何謂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杼其下首乎

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

鄭氏曰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為之如今衣帶為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縪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縪積如今作幓頭為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此自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

孔氏曰自此以下至皆從男子明帶及韠𩎚及王后以下衣服等差其文雜陳又上下爛脫今一依鄭註以為先後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

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節總論帶之義也今依而解之天子以素爲帶用朱爲裏終竟帶身在要及垂皆裨故曰終辟諸侯唯不以朱爲裏亦用朱綠終裨大夫不終裨但以玄華裨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士用熟帛練爲帶用單帛兩邊繂而已繂謂緶緝也下裨者但士帶垂者必反屈嚮上又垂而下大夫則揔皆裨之士則用緇唯裨嚮下一垂者也居士用錦爲帶尚文也弟子用生縞爲帶尚質也并亦也紐謂帶之交結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天子以下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故云并紐約用組三寸者紐約之組闊三寸也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故云長齊于帶紳謂帶之垂者紳重也謂重屈而舒申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四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長三尺也紳韠結三齊者紳謂紳帶韠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爲之廣四寸雜帶雜猶飾也飾帶君用朱綠大夫用玄華士用緇也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謂用單練廣二寸繚繞也再度繞要亦四寸凡帶謂有司之帶有繂謂其帶既禪亦以箴線緝其側但繂緶之而已無別裨飾之箴功故云無箴功鄭註人君充之者充蒲也天子諸侯飾帶從首及末偏蒲皆飾故云充之大夫飾其帶紐以下至於末

山陰陸氏曰措笏於此故適言之非肬㬪在是也即承天子朱裏終辟則不詞士言練大夫言素相備也相備而於士言練則大夫以上宜有素者也士練而後能率下辟帶以束縛辟之章也而辟有降殺紐若今蝦蟆用環并紐謂以二色爲之然則并紐與約用組蓋弟子之飾

長樂陳氏曰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爲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綠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下辟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綠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然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繂而已無剌繡之功也以至并紐約組三寸再繚四寸紳韠結三齊皆天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於所飾則失之大拘所飾長於所束則失之大文紳韠結三齊然後爲稱則有司之紳韠蓋亦二尺五寸歟古者於物言韠則五色備矣於文稱凡則衆禮該矣鄭氏以華爲黃以凡帶爲有司之帶以率爲士與有司之帶以辟爲裨以二寸爲士帶廣以至大夫以上用合帛士以下禪而不合皆非經據之論也居士錦帶然則所謂居士即命氏錦以其有備成之文也居士即處士也有守節而不仕者有成材而未仕者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氏謂賓介處士也鄉射禮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鄭氏云君子處士也此蓋處士之未仕者歟[illegible]

金華應氏曰管子曰處士就閒燕則士之未仕者也然書言越百姓里居則居士非特窮而在下者也抑士有學成德尊不屑仕而君就命之後世命隱逸之禮即所謂飾卑衣錦之命民歟然士服縞布帶乃其常耳退居而有錦帶亦衆尊而奉之歟

嚴陵方氏曰辟讀如闢辟之辟天子諸侯始終皆辟者象其德

廣所及始終如一也蓋爲帶必有以稗其旁因有辟而廣之之
意矣上有而字蓋衍文無諸侯字疑脫之也帶之體用素者示
其有潔白之德以約其身帶之裏用朱者示其有合陽之德絨
於密下言雜帶君朱綠則兼大夫諸侯言之其所異者諸侯得
以朱爲表而不以之爲裏耳凡帶練於要者爲紳垂於前者爲
紳天子諸侯終辟則自要至紳皆辟也大夫垂則辟其紳而已
於要則否也士下辟則紳之下而已於上則否也自天子至於
士則隆殺可見矣至於以帛白約其身無貴賤一也故悉以素
爲體焉率者循其經緯之理而辟之也言士如此則舉卑以見
尊下言凡帶有率無箴功則知率固不止於士矣居士有由中
之良貴則服錦帶以象之弟子有受道之素質則服縞帶以象
之亦唯其稱而已或曰縞或曰素何也所謂縞則素繒而已所
謂素則凡未受采者皆是也縞則生者而已素則凡熟者是也前
言縞冠素紕此其辨歟然合而言之皆白而已紐則帶之交結
也合并其紐用組以約之則不可解矣紳之制士三尺者則自
要而下三尺爲稱故也言士如此則亦與卑以見尊而已有司
謂府史之屬欲其便於奔走之役故特去其五寸焉言大夫帶
四寸則亦舉卑以見尊也不言士則以獨二寸故也言雜帶則
知素帶之爲純言素帶則知雜帶之爲采矣大夫以玄則失之
大質故又爲之華藻焉十編辟二寸則半大夫之制故也再繚
四寸者再繞於要則合爲四寸矣此所以爲半大夫之制歟凡
帶率之而已故無用箴之功以縫之也然帶之有辟亦用箴矣
此所言謂率處無之耳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者束謂組也以束約故謂之束帶則紳肆故也今也以束帶之
制其重如此故今有事者收之走則擁之以示不敢溷爲有事
收之於身以服其勞也走則不暇收之矣姑擁之以手而已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
挫角士前後正
鄭氏曰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此玄端服之韠
也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
服皆素韠圜殺直目韠制也天子四角直無圜殺公侯殺四角
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圜其上角變
於君也韠以下爲前以上爲後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
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
孔氏曰此一經總明韠殺上下尊卑之制唯有大夫大帶一經
厠在其中案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爵韠謂士玄端之韠
此云士爵韋故知是玄端之韠也圜殺直者前方後挫角則圜
也前後方則殺也又天子直故鄭云目韠制也公侯前後方是
殺四角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
也鄭註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者案雜記云韠會去上五寸是
上去五寸又云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是去下五寸鄭註
雜記云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如鄭此言即上去
五寸是領也以爵韋爲領故云領之所用與紕同下云所去五
寸純以素故鄭註雜記云純紕所不至者五寸然則上去五寸
是領也下去五寸是純也若然唯去上畔下畔而云殺四角者
蓋四角之處別異之使殊於餘處也其會之下純之上兩邊皆
紕以爵韋表裏各三寸故雜記云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
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韠制大略如此但古制難知不可悉識後挫角謂殺上角使圜
不全方也註云正直方之間語者正謂不邪也直而不衺謂之
正方而不衺亦謂之正故云間語
長樂陳氏曰韠之作也在衣之先其服也在衣之後其色則視

裳而已以其蔽前則曰韍以其一巾足矣故曰韠以色則曰緼以緼質則曰韎韐考之士冠禮於皮弁玄端皆言韠特於爵弁言韎韐詩於素韠言韠於朱芾赤芾乃言芾是韠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韎韐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韠雖以朱而諸侯朝王亦赤芾詩曰赤芾在股赤芾金舄是也士雖以爵凡君子之齊服皆爵韠記曰齊則緇結佩而爵韠是也采芑言方叔之將兵韍亦以朱瞻彼洛矣言作六師而韍以韎韐者蓋兵事韋弁服韋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韎韐韎韐即所謂緼韍矣天子之韍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後挫角其會山而已鄭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韍韋以禮推之周人多以近世之禮待貴者遠世之禮待卑者則鄭氏之說是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韠即芾也古者蔽前一巾而已芾存此象焉以其服在衣之後故有韠之義焉芾又作韍紱所謂緼韍是也又謂之韎韐冠禮所謂韎韐是矣若詩所謂韎韐有奭則韋弁服以之代韠而已說者以祭服曰韍朝服曰韠兵服曰韐蓋無所據矣於以韋為之則一而已士言爵韋者舉卑以見尊也曰君則兼天子諸侯言之矣然詩以赤芾為諸侯之服者芾舉諸侯之在國則朱韍以存臨下之仁在朝則赤韍以示事上之禮故也天子體天以臨下故直公侯法地以事上故方於方言前後則直亦前後可知所謂直則必方矣所謂方則未必直也此其所以為殺歟

山陰陸氏曰朱爵弁之韠素皮弁之韠爵玄端之韠君玄爵弁大夫玄皮弁士玄玄端如是而後可知亦玄言爵韋容君朱大夫素或緣也圜殺直圜前後正殺前後方直前方後挫角天子直方正於天下也公侯前後方殺於天子也大夫前方後挫角下於諸侯也士前後正無所不下也天子直不言前後務廣天子也士前後正前亦挫角於是為正

延平周氏曰士賤而無嫌故正雖正矣未必直且方也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五

亊乎追琢之功象取其回環屛翰之文大夫士取其堅直之勁節比笏之飾所以異樂記言武王之事而曰裨冕搢笏牧野既事而搢笏說劒以行朝覲郊射之禮則見天子與射固無說笏矣弗再盥者以明端絜之有素也君前指畫開陳事理條析利害不容不盡其情也史進象笏於入見之先書思對命於造見之頃又退而書對揚之所命毋敢廢忘終始假笏亦可以言畢用矣此言用笏之大凡也若笏之度寔權不爽二尺象道之體六寸象道之用聖人貫三才而成位乎中故其中博三寸六分去一適得五分參天兩地之數也去一為言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歟此制笏之大凡也尊卑隆殺厥有深意孰敢以慢易之心臨之哉　又曰（自天子素帶止至[illegible][illegible]之論帶）禮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約之以帶示禮之嚴重而使人不敢縱者也自天子至士隆殺殊矣至以絜白約其身無貴賤一也故悉以素為體焉居士以錦美在中而英華之自發也弟子以縞白受采而有入道之質也紳之垂韠之蔽結之紐三者適齊惟其稱也位有崇卑德有隱顯而飾之隆殺隨之此朱綠縞華所以異也凡帶有綼緆之飾無刺繡之功或肆或束或收或擁走趨疾徐雖童子莫不中節所謂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斂搢笏於此故文相因間有錯亂先儒正之以序今從之　又曰（自韠君朱止赤韍葱衡韍韠）韠即芾也朱素爵韋以辨其色圜殺方直以辨其等此其不同者分也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長三尺以象三才其頸五寸以象五行其肩革博二寸以象陰陽此其不異者制也一命於公侯為士而子男之大夫也再命於侯伯為大夫而子男之卿也三命侯伯之卿是已赤黃為縕其色雜故於士言之赤其色純故於卿大夫言之衡佩上之璜也幽其色黑而深晦葱其色蔚然可觀朝祭用之韍即韠也皆言其蔽膚以皮後

王漸加飾焉在士曰韎韐進為縕縕進而赤赤進而朱位高而愈顯此其別也禹致力乎韍冕詩朱芾斯皇皆韠也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六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鄭氏曰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

孔氏曰其上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韠繫於革帶鄭恐繫於大帶故云凡佩繫於革帶以大帶用組約其物細小不堪縣韠佩故也

嚴陵方氏曰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長三尺以象三才其頸五寸以象五行肩革帶博二寸以象陰陽故其制如此頸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故也肩兩角也以在兩旁如人之肩故也以繫於革故并言革帶之博焉

山陰陸氏曰肩脅也韠自有帶其繫處與革帶齊後博二寸容革帶博亦如之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

鄭氏曰雜猶飾也即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繂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裨之士雖繂帶裨亦用箴功凡帶不裨下士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紳韠結三齊

孔氏曰君謂天子諸侯飾帶外邊上畔以朱朱是正色故在上也下畔以綠綠是閒色故在下也鄭註外以玄內以華近人為內遠人為外玄是天色故在外以華對玄故以為黃也黃是地色故在內也士既練帶而士冠禮謂之緇帶據裨色言之故謂之緇帶以裨之外內皆用緇也餘說見前經而素帶終辟下

延平周氏曰於士帶言三尺則士而上皆三尺也於大夫言四寸則大夫而上皆四寸也士雖二寸再繚之亦四寸也大以形言雜以色言凡帶即所謂有司二尺有五寸者率者欲其自直而已有率則有箴功而言無箴功者指其無所裨而言之

山陰陸氏曰天子雜帶蓋亦朱綠而不言則用全天子之事雜非所言也以君見之而已雜帶猶言雜佩雜裳冠禮曰玄裳黃裳雜裳可也雜裳先儒謂前玄後黃素帶即大帶也言素以於雜帶為素言大以於雜帶為大然則素帶冕服之帶雜帶爵弁皮弁玄端之帶知然者以爵弁服緇帶皮弁服緇帶玄端緇帶知之也綠木之間華土之間先儒謂五間綠紅碧紫騮黃蓋所謂騮黃騂騮也據此大帶四寸雜帶二寸再繚四寸雜帶之二當大帶之一也士緇句辟句二寸句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鄭氏曰此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緼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為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

孔氏曰鄭以上經是玄端服之韠知此韠異於上也此據有孤之國以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玄冕若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絺冕不得唯玄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是其異其名也案易困卦九二朱韍方來利用享祀是祭祀稱韍也韍韠皆言為蔽取蔽障之義也案毛詩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色淺則亦名赤韍也大夫赤韍色又淺耳有虞氏之前直用皮為之後王漸加飾焉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是也此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靺韐此緼韍則當彼靺韐故云所謂韎也毛詩云靺韐茅蒐

染齊人謂茅蒐爲韎韐聲也茅蒐則蒨草以借染之其色淺赤則縕爲赤黄之間色若子男大夫但名縕韍不得爲韎韐也以其非士故耳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又孫炎註爾雅云黝青黑葱則青之異色三命則公之卿玄冕侯伯之卿絺冕皆赤韍葱衡

長樂陳氏曰此一命於公侯則爲士而子男則大夫也再命於侯伯則爲大夫而子男則爲卿者也三命則侯伯之卿是已與命所載可考已見鄭註蓋赤黄間而爲縕則其色雜矣雜則賤故於士言之赤則其色純矣純則貴故於卿大夫言之以其如是羅之可蔽則爲韠以其文飾之與衆辨則謂之韍可以爲祭服亦可以爲朝服鄭氏謂尊祭服異其名則以韍爲祭韠爲朝誤矣　又曰韍不獨祭服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見於方叔亦芾朱舄又歌於會東都之詩諸侯禮曰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又曰赤韍幽衡赤韍葱衡若朝服也然王人玄端素韠子廟門之内以筮日則見於士冠禮之初而緇衣則爵韠皮弁則素韠又序於士冠禮三加之際則韠不得爲朝服也

嚴陵方氏曰韍即韠矣以前言天子諸侯與在朝之臣而此止言諸侯之臣故變言之爾縕赤黄之色也上出於火土出則火藏矣故其色謂之縕縕者藏也衡佩上珩也以言其衡之以爲履則謂之珩以言其横之以爲平則謂之衡一命其韍用縕以見雖有所縕未足以發見而著明也再命三命爵位漸隆足以發見而著明矣故其韍用赤焉

山陰陸氏曰韎曰在昧谷縕曰在暘谷之色赤則既進矣故韎韐昧也進而爲縕縕進而爲赤赤進而爲朱詩曰朱芾斯皇有瑲葱衡則三命赤芾蓋朝會之服士一命皮弁素韠二命爲爵弁韎韐若加一命是爲三命服玄冕矣玄冕以上服韍所謂一命縕韍幽衡是也又加一命則服赤芾幽衡又加一命則服赤韍葱衡是爲五命先儒謂三命以上皆服葱衡此讀三命赤韍葱衡之誤詩曰有瑲葱珩蓋言之發也葱青之達也珩讀如字既夕禮曰有前後裳不辟辟之而已若積無數

延平周氏曰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者言天子諸侯與其在朝之臣也一命縕韍幽衡而下言諸侯之臣也再命者在大國則大夫而已故衡與一命者同所以示其卑也在小國則卿也故韍與三命同色所以示其尊也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

鄭氏曰褘讀如翬揄讀如搖翬搖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後世作字異爾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

孔氏曰自此至男子一節論王后以下命婦之服惟有三等長齊子帶一經制在其間褘衣六服之最尊也揄讀如翟鄭註内司服引爾雅釋鳥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鄭又云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是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群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黄桑服也色如鞠塵服之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御于王之服闕翟赤揄翟青褘衣玄鞠衣黄展衣白褖衣黑其六服皆以素沙爲裏鄭註以經王后夫人其文相次故以夫人爲三夫人但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爲屈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三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註司服疑而不定云三夫人其闕狄以下乎爲兩解之也王者之後自行正朔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亦褘衣也若祭先公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褘衣故明堂位云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是也

長樂陳氏曰九者陽之窮故王之吉服九六者陰之中故后之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襌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襌以陽成於奇陰成於耦故也素質義也青質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也有仁義以爲質有禮以爲文后之德如此而已然地道尚義故褘衣爲上揄狄次之言褘衣則知揄之爲翟闕狄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則其制屈於揄狄而已三翟蓋皆畫之於衣如王吉服鄭賈之徒謂褘衣黑而象水水生於金故展衣白金生於土故鞠衣黃土生於火故闕狄赤火生於木故揄狄青五色之上則玄而已故褘衣玄祭先王服褘衣祭先公服揄狄群小祀服闕狄蠶則服鞠衣以禮見王及賓客服展衣燕居及御于王則服褖衣崔靈恩謂王后之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雖數如命數於理或然詩曰其之翟也而繼之以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則德當神明可知矣曰其之展也而繼之以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則行配君子可知矣然謂二翟刻繒畫之綴於衣闕翟刻之而不畫其說無據夫黃者陰之盛色蠶而服之以其帥外內命婦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事之盛也白者陰之純色見王及賓客服之以其見王及賓客無事乎飾一於誠焉后禮之懿也黑者陰之正色纁者陰之上達褖則揗緣之也燕居及御于王服之以其體貴至正以上達爲揗緣而已后行之盛也玉藻所謂夫人揄翟君命屈狄再命鞠衣士褖衣者周官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鄭氏以爲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褖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褘衣然記言士褖衣則明婦命眡夫也言君命則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蓋子男之夫人闕狄侯伯之夫人揄狄公之夫人褘衣公之夫人褘衣記稱夫人副褘是也再命鞠衣則上至於四命可知也鄭氏謂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屈狄孤鞠衣卿大夫展衣士褖衣而改褘爲鞠其說是也謂三夫人及公之妻闕狄誤矣王制言三公一命袞則三公在朝鷩冕其妻揄狄可知也玉藻言夫人揄狄則三夫人揄狄可知也公之夫人褘衣而明堂位言魯夫人副褘者魯侯得用袞冕則夫人副褘可知也少牢太夫之妻衣侈袂則其上至后夫人之袂皆侈特牲士妻褖衣之袂不侈禮書

嚴陵方氏曰言褘衣則以知揄之爲衣言揄狄則以知褘之爲狄自鞠衣而下不言狄則以不畫狄故也褘衣畫狄而不言則以尊而無嫌故也六服之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而僭上焉后之褘衣猶王之大裘乃至尊之所獨也故曰王后褘衣揄狄則諸侯公夫人之所同猶上公與王同服袞冕也故曰夫人揄狄言諸侯夫人服此則自侯伯而下服屈狄可知屈狄亦三夫人與三公之夫人所服三夫人君之內命婦也三公之夫人君之外命婦也故曰君命屈狄然降於諸公之夫人一等者猶三公在朝則服鷩冕也屈狄爲君之命婦則鞠衣而下皆臣之命婦服而已若子男之卿再命其婦則從夫之爵故曰再命鞠衣其大夫一命故曰一命展衣其士不命故曰褖衣而已臣之命婦不比於子男而是爲言者舉卑以見尊也經之所言皆以互相明爾王后少以狄爲尚何也蓋狄之爲性則交有時別有倫守死而不犯分焉婦人之德所宜以至后之五路皆重翟者其義亦若是而已內之二十七世婦以應外之二十七大夫言世婦如此則大夫而下其妻可知

延平周氏曰翬翟皆雉也蓋以其飛有時別有倫與夫文明可以爲飾夫人兼王與大國也揄狄爲大國則屈狄者小國而已褘衣之色玄北方之色也揄狄之色青東方之色也北方陰陰主靜東方陽陽主動婦道以靜爲貴故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屈狄之色亦南方之色也以其刻而不畫則於文爲闕於禮爲屈故小國之夫人服之再命褘衣先儒以爲鞠衣是矣蓋鞠衣服之以桑故其色黃象桑之始生示其及時事也此再命者所以服之内司服辨外内命婦之服自鞠衣始蓋自再命已下言之也禮衣命以賓所以象婦德褖衣命以褖象其婦道而已婦道陰也故其色黑

山陰陸氏曰褘衣當袞冕揄狄當鷩冕闕狄當毳冕鞠衣當希冕禮衣當玄冕爵弁褖衣當皮弁褖衣當朝服玄端知然者以主人爵弁纁裳女次純衣纁袡大夫以玄賴士婦以禮衣從者畢玄端姆纚笄宵衣在其右諸侯以朝服視朝於内朝夫人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服知之也男子褖衣白婦人褖衣亦白褖衣白禮衣亦鞠衣黃揄狄青褘衣玄闕狄視揄狄少闕而已則亦青可知玄北方也青次之赤次之白又次之鞠衣以黃在中

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鄭氏曰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于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結或爲衿

孔氏曰鄭註言其屈而重者解吾帶名紳之意申重也餘見前

延平周氏曰大帶之下四尺五寸故參分帶下紳居二焉則紳有三尺韠與結亦三尺也故紳韠結三齊韠敝之也蓋君子之道長於襝束于内而不知蔽護于外者不足以接人長於蔽護于外而不知襝束于内者不足以成己此紳韠結所以三齊者也

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禮衣士褖衣

鄭氏曰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褘當爲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禮衣褖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褖或作稅

孔氏曰女君謂后也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被后之命故云君命屈闕也直刻雉形闕其采畫故云闕狄也褘衣是王后之服故鄭知當爲鞠謂子男卿妻服鞠衣也禮展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服展衣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褖衣也典命云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云再命褘衣一命禮衣士褖衣又承闕狄下正與子男同故知據子男大夫及卿大夫士之妻也

長樂陳氏延平周氏說見前

山陰陸氏曰屈狄其夫五命之服也蒙上又兩加命是爲九命所謂再命褘衣者此歟不言五命屈狄而言君命著君命以奇自五而加焉一加爲七命又一加爲九命矣士一命其妻褖衣若加一命是爲大夫則其妻服禮衣所謂一命禮衣者此歟據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不言士褖衣一命禮衣而言一命禮衣士褖衣使士在下也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鄭氏曰奠猶獻也凡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夫

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矣
自君命屈狄至此亦亂脫在是宜承夫人揄狄
孔氏曰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獻繭謂世婦及命婦入助蠶畢獻繭也凡獻物必先奠於地故云奠凡夫尊於朝妻榮於室皆得各服其命服今唯世婦及卿大夫之妻並卑雖已被命猶不得即服命服必又須經入助蠶蠶畢獻繭繭多功大更須君親命之著服乃得服爾故云命於奠繭鄭註云已下則文御亦然其他謂后夫人九嬪及五等諸侯之妻也其夫得命則其妻得著命服不待奠繭之命故云皆從男子
延平周氏曰二十七世婦即外之二十七大夫也世婦已下必待奠繭然後命之則大夫已下其妻亦若是矣必命於奠繭其意以為有功於祭服然後可以受此命也
山陰陸氏曰凡奠繭獻而後奠正言奠繭者命世婦在既奠之後其他皆從男子以無奠繭之事也亦著世婦以功受服不專為夫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鄭氏曰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
孔氏曰自此至不俟車一節論人臣侍君及被君召之儀凡者臣無貴賤皆然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恒如踐履裳下也霤屋霤身俯故頸臨前垂頤如屋霤垂拱者拱沓手也身俯則宜手沓而下垂也視下者視高則傲故下瞻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面鄉上以聽之也視帶以及袷者視尊者之處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故曲禮云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是也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使也侍君之時君坐故侍者在右是以聽鄉皆以左為任謂以左耳近君也
嚴陵方氏曰頤霤則首俯而頤傾如簷霤也身屈故手垂高目下耳以尊臨卑之道視下聽上以卑事尊之道
慶源輔氏曰垂而拱則不盡垂也
山陰陸氏曰鄉目所向右耳目不如左明亦左無為之地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鄭氏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今漢使者擁節不俟趨君命也必有執隨授之者官謂朝廷治事處
孔氏曰節以玉為之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急則二節臣故走也緩則一節臣故趨也在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屨在外遠故云車周禮典瑞徵召守國諸侯以鎮圭召之漢時使人持節召臣
庾氏曰召以節者謂急則以二節緩則以一節急緩不出於三耳不謂節盡於三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言旌以招大夫旂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皆召以節之義也凡趨疾於行走又疾於趨趨則自束攝散亂焉走則趨前之速矣官以知外之為私言外以知官之為內孔子之不俟駕皆為是也孟子聞王命而遂不果何哉孔子臣道孟子師道也且為師矣雖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
山陰陸氏曰節有疏數一節而二則數矣故君召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慶源輔氏曰先云二節以走趨君命主疾
金華應氏曰器以藏禮禮以出信也故進人以環聘賢以幣招大夫以旌皆以出信也節之以一以二以意而示緩急亦若此敕制命為義承命為信也故在廟則駿奔走見君則趨進沒階

翼如皆以承命也召而或走或趨亦隨事而爲緩急歟自公召
之顛倒裳衣何暇於俟屨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何暇於俟車蓋
古者官府皆近列於朝廷之側所謂在官猶在公也席地而坐
登席則解屨慮其汙也造次聞召未容遽納故或不容於俟屨
及退食於家出行於外則徒馭皆散倉卒未易豫集故或不容
於俟車然亦豈終於跣足而徒步哉倉卒承命而屨與車隨之
而後耳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鄭氏曰不敢拜迎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士往見卿大夫卿
大夫出迎答拜亦辟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士於尊者之法大夫詣士禮既不敵故士不
敢迎而先拜大夫雖拜士則辟之也而拜送者案儀禮但是主
人送賓皆再拜賓不答拜鄭註云禮有終故也士於尊者謂往
詣卿大夫卿先於門外拜之拜竟乃進而親相見也若大夫出
迎而答拜則士走辟之

慶源輔氏曰拜迎則勞尊者之來已拜送則盡己之敬

嚴陵方氏曰尊者則不必大夫凡在己上者皆是也先拜進面
者先拜於門然後進相見也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鄭氏曰君所大夫存亦名

孔氏曰此一節論士於君及大夫之所言舉臣之法若前臣名
若大夫生則士呼其名大夫已沒而士於君前言則稱諡無諡
則稱字士賤雖已死猶呼其名若士與大夫言及他大夫士則
士呼名大夫呼字若大夫士卒則字士諡大夫

嚴陵方氏曰沒死也以生若浮則死爲沒矣

山陰陸氏曰春秋書孔父夷伯此沒矣則稱字亦諡也

金華應氏曰隱其名而舉其諡與字非獨自謹分守存謙退亦
所以體君上尊賢貴隱卒崇終之心也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鄭氏曰公諱若言語所辟先君之名也凡祭祭羣神不諱謂祝
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廟中上不諱下教學臨文不諱爲或
未知者

孔氏曰此論諱與不諱之法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不自私諱
父母敬大夫故不重敬也祭社稷山川百神祝嘏辭中有先君
之名不諱之廟中有事於祖則不諱父有事於父則諱祖教學
謂師長也若諱則疑誤後生臨文謂簡牘及讀法律之事諱則
失於事正

嚴陵方氏曰此一節與曲禮所言文雖小異而義則一也彼言
君所此止言大夫者舉卑以見尊也此言教學彼則不言者以
詩書見之也凡祭則廟中在其間矣而重言之者廟中上不諱
下與凡祭異故重言之曲禮不言凡祭者舉親以見疏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
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
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鄭氏曰玉比德焉君子士已上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
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此謂玉聲所中也門外謂之趨齊當
爲楚薺之薺采齊路門外之樂節也肆夏登堂之樂節周還反
行也宜圜折還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
仰見於後也鏘聲貌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

孔氏曰自此至綦組綬一節廣明佩玉之事案詩秦風云言念
君子溫其如玉聘義云溫潤而澤仁也至浮筠旁達信也是玉
以比德下文天子佩白玉下至士是君子含士以上也所佩之

王中徵角宮羽之聲案樂記角爲民徵爲事右是動作之方而
佩徵角事則須作而成民則供上役使故可勞而在右又樂記
宮爲君羽爲物左是無事之方君宜靜而無爲物宜積聚故在
於左所以逸也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齊爲
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歌肆夏之樂爾雅釋宮
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
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爾總而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
趨鄭註反行謂倒行反而行假令從北鄉南或從南鄉北曲行
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鄉南行曲折而東鄉西鄉也揖俯也若
行前進則身俯小俯俛也揚仰也卻退遂行則身微仰也進俯
則佩嚮前垂而見之退仰則佩嚮後垂而見之然後佩鳴身而
直行搖動佩自擊所以玉聲得鏘鏘而鳴也君子恒聞爲和佩
玉之正聲是以非類邪僻之心無由入於身也此謂平常所乘
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故注秦詩云置鸞於鑣異於
乘車

長樂陳氏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
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
其聲右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或結
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
固之德不內遷非僻之心無自入也蓋衡以平其心璜以中其
德琚欲其有所安牙欲其有所制右徵角所以象事與民左宮
羽所以象君與物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所以比於樂周還中規
折還中矩所以比於禮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則佩之
爲物奚適而非道耶蓋民爲貴君爲輕事爲先物爲後能治民
然後能安君能應事然後能生物此所以事與民在所右而物
與君在所左也　又曰書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出撞黃鍾
右五鐘皆應然後大師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左五鐘皆應
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周禮樂師行以肆夏趨以采齊
自其出言之也則黃鍾之鐘所以奏肆夏也禮記趨以采齊行
以肆夏自其入言之也則蕤賓之鐘所以奏采齊也出撞陽鍾
而陰鍾應之則動而節之以止也入撞陰鍾而陽鍾應之則止
而濟之以動也動而節之以止則無過舉止而濟之以動則無
廢功肆夏非特施於王行也享牧伯亦用焉春秋傳稱三夏天
子所以享元侯是也非特享牧伯也而送助祭者亦用焉禮記
稱大饗其王事與其出也肆夏送之是也諸侯之禮有肆夏無
王夏大夫之禮有陔夏無肆夏故郊特牲奏肆夏則諸侯有肆夏
無王夏可知鄉飲酒奏陔夏以送賓而禮譏大夫之奏肆夏自
趙文子始則大夫有陔夏無肆夏可知矣王食則以樂侑之言
則以樂歌之行則以肆夏采齊以節之登車則有鸞和以和之
然則王之所以言語飲食行趨登車之際無非樂音以樂之樂
禮以節之則純和之志不內散而非僻之心無自入焉所謂禮
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此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古之君子以見佩之所設其所由來尚矣佩上
有一瑀下有二璜瑀奇天道也璜耦地道也上有二珩中有一
琚瑀又謂之衝衝之以爲平也珩又謂之衡衡行也人行亦行
耳則佩之設也豈苟然哉徵角爲陽宮羽爲陰陽主動陰主靜
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
蓋佩所以爲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知
行而不知止則動或生悔知止而不知行則靜或失時以處靜
必知動故右之聲而中徵角之陽以即動必知靜故左之聲而
中宮羽之陰焉先右而後左者體以右爲尊故也至於言結佩
設佩則先左而後右者德尊而事卑故也此所以爲德佩事佩

之辨而五聲之中獨無商者則與周官言宮之樂無商義同蓋佩之象德也而基德者必以温樂之事神也而懷神者必以柔商於四時爲秋秋之氣肅非所以爲温故也於五行爲金金之性剛非所以爲柔故也孔子不云乎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蓋謂是矣雖射樂則假旌以商者以習武故尚義也齊周官作薺當以周官爲正采齊蓋逸詩肆夏即九夏之一也周旋則其步緩而曲曲則圓前故中規折還則其步疾而直直則方後故中矩中規仁也中矩義也君子雖行步而不忘仁義焉玉鏘然而鳴則右中徵角左中宮羽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經解所謂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者是矣夫環佩以玉爲之則陽精之所生鸞和以金爲之則陰精之所成陽主仁陰主義環佩入而在内之飾也鸞和出而在外之飾也君子存心以仁爲本故行則鳴玉佩制事以義爲先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焉有仁義則所習者是所從者正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曰鸞以見和之爲和曰和以見鸞之爲鳴鸞以體言也和以用言也以鸞爲和之聲美故因取象焉

延平周氏曰五音惟宮徵有變變者臨人之道常者事人之道故右則徵在上而左則宮在上也不用商何也所謂右徵角者非不具五聲也特以角徵爲均所謂左宮羽者亦非不具五聲也特以宮羽爲均蓋樂之有均猶人之有主商臣也其可以爲主乎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趨樂師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是行之與車出之與入於堂上則皆以采薺爲節在門外則皆以肆夏爲節還有止意言周還以對於折還則周還爲行折還爲止於進言揖則知退爲讓於退言揚則知進爲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蓋和者象其皇之和鸞者象其鸞之鳴故韓詩内傳曰鳥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

新安朱氏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圜如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横去如曲尺相似其横轉處欲其方如矩也

建安眞氏曰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玉中宮祉之音步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車則聞鸞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静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爲功也易近世一切無之而所以瞀惑斲喪者則不可勝數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爲力也難夫惟知其難而益勉持敬之功庶乎非僻無自而入矣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

鄭氏曰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也此謂世子也居則設佩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於君則結佩亦結左也齊則綪結佩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者齊服玄端

孔氏曰世子出所處而與君同在一處則不敢佩玉玉以表德去之示已無德也下云朝則結佩謂朝時則此君在非朝處也知爲世子者以臣之對君則恒佩玉故下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前文云然後玉鏘鳴也是臣之法朝君備儀盡飾當佩玉不云君在不佩玉故知非臣下云世子佩瑜玉是以知世子也左結佩者謂結玉佩不使鳴非謂全去也右設佩者謂設事佩木燧大觿之屬也居則設佩朝則結佩亦皆謂世子齊則綪結佩則謂凡應佩玉之人非唯世子也綪結佩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而爵韠者謂士玄端齊故爵韋爲韠也　能氏曰爵韠謂諸侯而下皆以玄端齊而以爵韋爲韠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

韠素韠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左佩皆有五右佩皆六以左陽而奇右陰而耦故也左佩者小右佩者大以左手足不如右強故也先設事佩次加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詩言佩觿佩韘乃言容兮遂兮是先設事佩後設德佩也此經鄭氏以爲世子之禮是也臣於君所佩必垂委而朝必鳴玉是與世子之禮異也考之內則男女未冠笄衿纓佩容臭而已則佩者成人之服也衛詩以惠公驕而無禮故譏以童子佩觿童子佩韘以言無成人之德而服成人之服也子衿詩曰青青子佩蓋亦指成人者言之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微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況敢聽樂乎儀禮之陳服器有順有綪順則直綪則屈故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士虞禮曰器西南上綪既夕禮乃奠豆南上綪是二南上綪鄭氏曰綪讀爲綪屈也
嚴陵方氏曰自君在不佩玉至朝則結佩先儒謂世子是矣蓋人臣之於君所未始不佩玉故也言君在不佩玉而又言左結佩右設佩則知前所結所設者非德佩也事佩而已示其可以即事而未足乎德也居則設佩者此則言德佩也居謂燕居朝謂朝于公朝之時居則設以示德音孔昭雖燕而有所不忘朝則結以示韜其德音自謙而有所未發也既曰君在不佩玉又曰朝則結佩者所謂朝則在朝之時所謂在則退朝之所也退朝之所則父子之道也在朝之時則君臣之義也子有代父之嫌而臣無代君之禮故退朝不佩玉者子避嫌於父也在朝必佩玉者臣盡禮於君也蓋其意各有所主而已朝雖佩玉然猶結之則又有別於羣臣焉齊則綪結佩而爵韠凡致齊者皆如是所以謂之玄也當是時君不得以朱大夫不得以素佩之聲則靜而不譁服之色則幽而不著凡以陰幽思而已
馬氏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左徵角右宮羽者君佩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者臣佩也君佩尊是故左右皆以玉臣佩卑是故左以德右以事
慶源輔氏曰左結佩不敢比德也右設佩不敢忘事也居恐其略故言設佩朝戒其褻故言結佩無非教也
金華應氏曰佩玉自天子至士所同而禮有所敬則屈而不伸故君在則不佩玉所謂不佩非盡去之特結其左耳蓋左爲尊而主必在左故仕於君則聽鄉任左是以設之而不結也蓋人臣將朝胥容觀玉聲則佩未嘗不設乎身及其見君起敬則微結束而收斂之不若齊之縪縛固結也先儒疑臣之朝君未嘗去佩遂以此爲世子之事然尋繹上下文意皆無世子之文又左右之所結所設則以爲德佩事佩居朝之所設所結則專以爲德佩亦不相貫通矣君在若鄉黨所謂君在踧踖如也居則設佩者姑以平居對朝而言之平居非必燕居之時也語曰去喪無所不佩蓋德佩事佩皆欲其備也詩所謂雜佩以贈之是也然凡帶必有佩玉是事佩可略而德佩不可去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鄭氏曰凡謂天子以至士喪主於哀故去飾衝牙居中央以前後觸也故謂喪與災眚
孔氏曰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
嚴陵方氏曰帶以約身玉以比德約身必以德故帶必有佩玉

唯喪則否以自貶故也下言無故玉不去身以此佩玉有衝牙
者以往來乎兩璜之間相衝為故謂之衝牙牙言其體也衝言
其用也且佩之設有珩璜焉有琚瑀焉而此止言有衝牙者吉
凶悔吝皆生乎動動則不能無害且牙居兩璜之間動則相觸
於璜固不能無傷焉夫佩所以節行也故其名如此而經所以
止言是歟亦見明堂位崇牙解無故玉不去身已見曲禮解繼
言君子於玉比德者以見身不可離於德也
山陰陸氏曰凡帶必有佩玉據此佩有不設無不佩也佩玉有
衝牙著玉非觸不鳴君子比德於是為至故曰藏而後應道而
後動不得已而後鳴聘義玉在下以德比玉此先王以玉比德
以德比玉尊矣以玉比德簡其玉而比之
慶源輔氏曰帶必有佩言飾之不可已也據此則不佩非去之
也結之耳有衝牙然後有聲佩所以設聲也玉不去身必
有以也故又言其所以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如是則不去身
也宜矣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
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孔子佩象
環五寸而綦組綬

鄭氏曰玉有山玄水蒼者視其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
相承受者也純當為緇古文緇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也
縕赤黃孔子佩象環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
可循而無窮
孔氏曰玉色似山之玄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故鄭云
文色所似但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世子及士唯論
玉質不明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承
上天子諸侯則世子天子諸侯之子也然諸侯世子雖佩瑜玉
亦應降殺天子世子也瓀玟石次玉者賤故士佩之顧命綦弁
註云綦青黑色鄭風縞衣綦巾註云綦蒼艾色故鄭知綦為雜
色也象環五寸法五行也
長樂陳氏曰玉之貴者莫如白賤者莫如瓀玟山玄以象君德
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玄水蒼其文也瑜與瓀其質也世
子佩瑜則士佩瓀矣士佩瓀則世子而上佩堅矣瓀或作碝以
其多石故也玟或作珉以其賤故也組綬之佩謂之綬以其貫
玉相承受也其飾天子玄玄者道也諸侯朱朱者事也大夫蒼白
者德之雜世子赤黃者事之雜士純則素而已此天子至士佩
綬之辨也
嚴陵方氏曰組與前所謂組纓之組同組以言其質玄以言其
色綬以言其用也下皆放此組與縕散之縕同君以無為而體
道道則純故色以純者君也臣以有為而用事事則雜故色以
雜者臣也諸侯雖有君道以對天子則為臣故綬雖以朱之純
而山玄則雜之矣世子亦有君道以有父在則為臣故玉雖以
瑜之純而綬以綦則雜之矣是皆不純乎君道故也若天子玉
純以白異乎公侯雜之以山玄也綬純以玄異乎世子雜之以
綦也此非隆殺之辨歟孔子有自然之文故佩象其文應變而
無窮故以環能參天兩地故五寸有素王之德而居人臣之位
故綬以綦與世子同所謂以義起禮也
山陰陸氏曰山水斷飾也山仁也水智也為人君止於仁大也
者以智帥人者也瑜有美而無瑕世子之法周公所以教成王
求為是故也士佩瓀玟玟質不美故也彼所謂碔砆猶愧於此
純讀如字縕讀如字純組綬以絲為之縕組綬以纊為之言純
組綬則朱組綬亦純也言朱組綬則純組綬亦朱也綦組綬縕
組綬放此知然者以毛詩傳曰士佩瓀玟而青組綬知之也環

佩上玉也亦或以玦環理也玦事也莊子曰緩佩玦者事至而斷綬柃也佩柃謂之綬漢制綵綬之間得施玉環鐍蓋有所本之也綦組綬此士服歟卒言孔子如此以退前佩有在此不在彼也莊子曰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魯國儒者一人而已此孔子也寸用五五數之變不可勝窮也故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

慈湖楊氏曰至矣哉象環之無窮乎佩無窮之象環復無窮莫之曉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所共視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鄭氏曰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紒也

孔氏曰自此至而入一節論童子之儀唯有肆束及帶一經爛脫在其間童子之節謂童稚之子未成人之禮節也用緇布為衣尚質故也用錦為緇布衣之緣又紳帶及約帶之紐皆用錦并以錦為總而束髮其錦皆用朱色之錦童子尚華示將成人有文德一文一質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童子之帶非必全錦也錦紳而已錦紳非以其有備成之文也親在致飾而已

嚴陵方氏曰始生而蒙故布以緇含德未發故錦以朱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六

金華范氏曰（自王后褘衣止士祿衣）自王至士其配各有服其服各有等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德本末之純一也王后而下服分六等各視其夫爵以位為之隆殺也世婦而上各分六等由君而命以德為之隆殺也唯世婦命於奠繭昭婦功也其他皆從男子昭婦順也六宮之內后親蠶世婦以下皆分繭稱絲效功以共冕服百官之衆夫尊於朝婦榮於室位高而後身顯無敢覬覦一衣服之間區別如此安有不稱其服者乎如是然後家齊而國治　又曰（自凡侍於君止紳垂左侍君之儀凡君召止不俟車歟召之儀）立凡以言例所謂凡無貴賤皆然事有常儀宜有常心矣禮達分定所以一人心定衆志而緩急疾徐如手足之應腹心又見分嚴而情通也　又曰（自士於大夫止臨文不諱論士大夫交際與名諱之禮）先之以事君之禮繼之以卿大夫士交際之禮蓋次第等級士知有大夫大夫知有君其義然也貴貴尊賢之義並行不悖於其下然後同心協志一德以尊于天子制禮之意深矣不特其生為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君所無私諱廟中不諱而義達于上下貫乎幽明矣教學臨文豈可以一日之避就而失萬世之經哉　又曰（自古之君子必佩玉止綦組綬論佩玉之節）君子比德於玉言古見其所自來非一日先聖王所以成德確乎其不可拔也人之常情蠱者於內者或肆於外矯揉於外者或踰於內今行鳴佩玉其在內如此車聞鸞和其在外如此蓋禮樂未嘗斯須去身也此一段論佩玉忽參以在車一語有旨哉蓋比德工夫與成德節奏表裏純固內外洞徹宜非辟之心無自而入也不然針芒罅隙苟在毫釐蹔不謹斯須間斷得以汨其聰明亂其純一殆恐乘間而入者日引月長不勝其可慮矣此非有法家拂士之啓告也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乃爾古之君子動容周旋不勉而中豈自外來耶　德佩之結不敢與君比德也齊之結也不敢散其純一之志精明之德也況敢聽樂乎　古之君子必佩玉何也為其於士比德也有天子之禮有世子之禮有公侯大夫士之禮非可一槩言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而

君在不佩玉者不敢以德自居也不敢示德亦德之至也喪之
結喪之去以故而不佩也去喪無所不佩德不可須臾離也德
有不同用亦隨異此公侯至士所以有別也此篇以玉藻名篇
之玉在冕頭之容也佩之玉在帶身之容也無往而非此德也
言古明先王之制禮言必見百王之不可違也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七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鄭氏曰肆讀爲肄肄餘也餘束約組之餘組也勤謂執勞辱之事此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箴功

孔氏曰約束帶之餘組及帶之垂者若身充勤勞之事則斂持在手身須趨走則擁抱之於懷也

長樂陳氏曰肆伸之也束組紐也伸束及帶所以爲容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所以便事

山陰陸氏曰此宜在此非脫亂也肆讀如字言以朱錦束髮肆之使垂帶其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如帶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鄭氏曰皆爲幼少不備禮也雖不服緦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裘帛溫傷壯氣也絢屨頭飾也

孔氏曰童子唯當室與族人爲禮有恩相接之義故遂服本服之緦服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緦故不服也雖不緦猶著免深衣無絰以往給事緦喪使役也不當室鄭注猶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未免者謂成服之後也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先生師也童子不能獨爲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

長樂陳氏曰不裘爲其消陰氣也無緦服聽事不麻絰未責之以盡恩也夫童子未有知未有與也先王制禮當寬之而不殺略之而不詳故名而不字紒而不冠見先生則從人而入遭先生於道則拱手而立執事則委而不投坐則隅而不正喪則不哀不踊不杖不菲不廬豈特無緦服聽事不麻而已哉凡皆以爲不可以預成人之禮也彼闕黨之童見譏於論語亦以之子取

譏於春秋蓋不知此 禮書
嚴陵方氏曰不衰即不衣衰是也不帛即不帛襦袴是也不
屨絇未拘之以行戒也不服麻則以幼未能勝絰故也
山陰陸氏曰屨之重在絇即言不絇屨則屨重矣亦著絇雖重
不以責童子也童子於有喪者之家當事則不麻爲其幼也故
謂之聽事而已少儀曰童子曰聽事
講義曰從人而入不敢獨勞長者與爲禮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主
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
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
鄭氏曰後祭先飯謙也客祭盛主人之饌也客飧者美主人之
食也疏之言麤也客自徹敬主人也徹奠于序端一室之人非
賓客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壹食之人壹猶聚也爲
赴事聚食也婦人不徹質不備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侍食飲食之節侍食於先生及異爵者此
謂凡成人禮異爵謂尊於己者彼不爲己故後祭先飯示爲尊
者嘗食也客盛主人之饌其故祭之主人致辭云不足祭謂疏
食不足備禮也客飧者若食竟作三飯飧也主人見客飧而致
辭云麤食傷客不足致飽若欲使更食然也主人敬客自置其
醬則客宜報敬故自徹之曲禮主人親饋是也同事而合居一
室既無的賓主故必少者一人徹饌壹食謂赴事一聚共食則
亦不人人徹亦推一人徹也
嚴陵方氏曰先生則生在己先謂尊者也異爵則爵與己異謂
貴者也婦人弱不勝事故不徹
山陰陸氏曰異爵若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之類此雖舉角後人
而祭先人而飯先飯爲人嘗食卑者之事一食若今言同盤食

一而已壹合而爲一也
金華應氏曰祭美而辭者飧而辭者客謙於食祭於味而主人辭其待
致之不腆也祭而辭飧而辭則客美其食旨其味而主人謝其待之
過腆也少施氏之待孔子掌用其禮矣　夫君子之爲禮非無左右
給使之可役而賓主必以身爲禮者貴其誠而不敢煩其使且安也
慶源輔氏曰徹亦徹饌也曲禮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
者鄭云飯齊也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粱與醬以降然
則主人不自置醬則客猶徹飯齊又此篇前云君既徹執飯與
醬乃出授相者壹食之人一人徹不以無賓主而廢禮也婦人
不徹婦人固難盡責以男子之禮且不害其弱而不徹也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
者先君子有慶非君賜不賀有憂者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鄭氏曰弗致于核懷也上環頭忖也果實陰陽所成非人事故後
君子火孰備火齊不得故先君子非君賜不賀若唯君賜爲榮也
有憂者此下絕亡非其句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此補脫重
孔氏曰此一節明食果實及非君賜不賀之事弗致于核謂懷
核不置於地也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
下環也上環是頭間下環是脫華處祭時取上環祭之而食中
操謂手所持者弃之不食後君子不得先嘗也火孰和調是人
之所爲故先於君子而嘗之有慶謂或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
吉不相賀唯受君賜爲榮故相拜賀
嚴陵方氏曰弗致于核曲禮所謂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
核是也有核者不止於棗桃李亦舉所常食者以該之爾瓜中
虛而外實橫斷之則若環然故以環言之上環以祭中以食言
上中則知所操者下也曲禮言削瓜於士曰疐之即棄所操也
則此言主於士而已自然之味以先食爲新故後君子而俟嘗

使然之味以後食爲愼故先君子而嘗焉周官膳夫品嘗食王乃食而不及果實者亦此之意

山陰陸氏曰弗致于核弗致餘於核即懷其核懷之弗致其核有慶非君賜不賀言有慶者有慶唯君賜然後賀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宜承無滅功鄭氏謂此補脫重誤矣

新安朱氏曰註云頭忖謂寬頭所切一環也以其所生之本味最甘美又先斷而不汚故以爲祭中者中環也亦甘且潔故以奉尊者所操下環爲手所持履以其味薄而不絜故弃之而不食也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

鄭氏曰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

孔氏曰凡客將食與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不合禮也凡禮食先食胾次食殽乃至肴有至有則飽乃飧孔子不食肉仍爲飧者是季氏饌失禮故也

慶源輔氏曰此所謂不屑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金華應氏曰聖人處亂世交際之閒極其謹密然觀待陽貨之禮婉而深待季氏之禮直而簡意者季氏猶可以微意警而陽貨不可與語默抑其時或有不同者蓋陽貨時已爲大夫孔子僅爲士其食於季氏或者攝司寇之後孔子時蓋年高矣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鄭氏曰乘服以拜敬君惠也賜君未有命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也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致諸地致首於地酒肉之賜弗再拜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君子小人不同日惜於尊卑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受君賜之法凡受君賜賜至則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重君恩也稽首者頭至地據掌致諸地據按也謂頭及首俱至地左手按於右手之上至地也酒肉但初賜至時則拜明日不重往拜也

嚴陵方氏曰車馬即日拜其賜於家明日乘之以拜於朝是之謂再拜衣服亦若是而已稽首據掌皆致諸地恭之至也王者之於賜與其賢足以爵則賜之爵以馭其賢庸足以祿則賜之祿以馭其庸至於其賢不足爵其庸不足祿而恩私施焉則與之以馭其幸而已謂之君子則於賢庸爲有餘故在君子則賜之小人則於賢庸爲不足故與之而已此君子小人賜與之別也曲禮言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則賜與固不得不異又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則其賜與固可同日哉

山陰陸氏曰拜賜句君賜若車馬乘以拜賜若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謂非經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輒乘服也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紫五品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

延平周氏曰賜君子以爵賜小人以物賜之者恩也不同日者義也

慶源輔氏曰乘服以拜賜所以榮君之賜也然君雖賜之而未有命使之乘服則亦不敢即乘服也意者古之人君賜臣下以車馬亦必兼命其乘服之歟以稽首據掌致諸地推之今之拜攖矣拜以左手覆案右手爲敬今之拜手散矣酒肉之賜弗再拜孔子往陽貨之門爲其來賜而已不在也下文云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君子小人賜予之猶不同日況其他乎

馬氏曰衣服之賜膺賜也是故乘服而再拜酒肉之賜斯須之賜也是故有拜而不再

長樂陳氏曰事不同不可同日語人不同不可同日賜故詩勞還率則歌出車勞還役則歌杕杜凡以明貴賤辨等列也昔虢公晉侯之朝于周也同賜以五瑴之玉君子猶以位之不同爲譏秦后子楚子干之寓晉也同食以百人之餼君子猶以富之

不同為幾鄭忽猶以周班為怨韓信猶以噲等為恥又況君子
之與小人乎苟同日而賜之是冠屨𧟆玉混淆之也
金華應氏曰凡君之賜物有命矣而曰君未有命者蓋車馬衣
服皆視爵命以為賜臣聞君命則必謙遜而致辭等所謂受爵
不讓至于己斯亡者故必受而不辭亦辭焉而又再命之然後
乘服以拜況車馬重賜為人子者三賜不及焉則其必辭以待
命可知也先儒求之而不得其說遂以為天子所賜非得國君
之命則不敢乘服然其文意皆不協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於
大夫去茢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己也
鄭氏曰再拜稽首送之敬也膳美食也葷桃茢辟凶邪也大夫
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茢菼帚也造於膳宰既致命
而授之葷或作焄大夫不親拜不敢變動至尊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臣獻君之物及致膳於尊者之法凡獻謂大
夫士有食獻君法大夫尊恐君拜己之獻故不自往而使己膳
宰往獻士賤不嫌君拜故身自親送皆再拜稽首古大夫雖使
人初於家亦自拜送而宰則命及士自送至君門付小臣之時
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天子諸侯之臣獻熟食於君恐邪氣
干犯故用辟凶邪之物覆之大夫之臣以食獻大夫則除去茢
士之臣亦以食獻士又去葷桃桃枝也皆皆於君大夫士也造
至也膳宰主飲食官也獻熟食者操醬齊以致命致命竟而以
所獻之食悉付主人之食官也大夫自獻則屈君荅己故不親也
長樂陳氏曰膳於君大夫士若致福之膳也非致福之膳則無
事於桃茢鄭氏以膳為凡美食誤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此所謂再拜則與酒食之賜弗再拜異矣此謂以
一拜為不足又申之以重拜爾桃以其性葷以其氣茢以其形

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去其一者去茢去其二
者又去葷唯桃為不可去無貴賤一也皆造於膳宰者則以不
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
金華應氏曰子祖膳於親臣致膳於君其敬養之誠一也致膳者
非一端祭祀歸胙則其致膳之大者也鬼神所歆陰幽之氣慮或
襲之葷可調和而味酷然而又以逼物桃南方陽明之木可以除
北方幽暗之祟蓋致膳者臣子之愛心也熏祓不祥者敬心也
慶源輔氏曰孔子問人於他邦猶再拜而送之況於君乎物所
以將意不誠無物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荅拜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
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鄭氏曰士拜受又就拜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弗服以拜異於
君惠拜於其室謂來賜時不見也見則不復往
孔氏曰自此至必拜之一節明尊卑受賜拜謝之禮大夫拜賜
而退者大夫往拜至於門外告君之小臣小臣受其辭入白於
君小臣入則大夫乃拜之拜竟即退不待報恐君召進荅己也
士待諾而退者君不拜士士故於外拜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
報諾出以退又拜者小臣傳君諾出又拜君之諾報也弗荅者
君不荅士拜也大夫親賜士士初亦拜受又往彼家拜此非酒
肉賜故再拜也君賜服服以拜大夫輕故不服其所賜而往拜
之也敵者相獻既已拜受賜則不復往彼家拜也若獻時主人
不在留物置家主人還必往彼家拜謝也其室獻者之家也
朋友則論語云朋友之饋非祭肉雖車馬不拜
嚴陵方氏曰又拜弗荅拜正所以拜如此而君弗荅焉士卑故也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則知非親賜者容或不然矣言衣服而不
及車馬以大夫方受車馬於君不可以之賜人也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則任交或不鈞矣此所以異於士之與大夫也敵者亦必朋友

馬氏曰又拜於其室者拜親賜而已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親在行禮於人則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鄭氏曰有獻而弗敢以聞謂獻對也少儀曰君將適他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是其類也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己不敢變動尊也稱父事統於尊

孔氏曰凡謂賤者也謂臣有獻於君士有獻於大夫其辭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當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屬也不承賀不受賀也下大夫於上大夫尊相近故受也

嚴陵方氏曰承賀者有慶事而受人之賀也爲人子者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行禮於人稱父焉則不敢私交故也或人賜之則稱父拜之則不敢私受故也

慶源輔氏曰有獻致其誠也弗聞恐其瀆也不承賀者在彼者可賀而在此者不敢受賀也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鄭氏曰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大裘路車謂祭天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乘玉輅武曰乘兵車不式

孔氏曰此一節明禮盛者不崇小敬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於內唯盛禮乃然聘及執玉龜以襲爲盛禮故也故郊禮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禮盛服充不見美也路車謂玉輅郊天車過門閭不式亦禮盛不爲曲敬也

嚴陵方氏曰經言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孔子曰禮未盛則不充其服焉蓋謂是矣且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圭璋則無藉以之聘璧琮則有藉以之享聘禮在先享禮在後因聘而後有享故也則聘禮固盛矣

延平周氏曰以文爲敬則不敢充其美以質爲敬則不敢見其美大裘不裼以質爲敬也乘路車不式所敬不二也

馬氏曰衣服者所以飾身也禮盛者則其飾不足以言之故充其服充其服者內心也以德將者也故曰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然則致其曲者非禮之盛者也禮不足然後致其飾

山陰陸氏曰大裘不裼則襲可知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鄭氏曰易方爲其不信己所在也復反也不易方不過時不可以憂父母也

孔氏曰自此至焉耳一節明子事親之禮父命呼父召子也命謂遣人呼非謂自喚亦云爲父命所呼也應之以唯而不稱諾唯恭於諾也急趨父命故投業吐食也趨疾趨也但急走往而不暇疾趨也方常也若啓往甲則不得往乙若覓不見則老人易憂慮也復還也曰啓云日中還不得過中

嚴陵方氏曰唯而不諾即曲禮所謂父召無諾也旣曰命又曰呼者命之以事而呼之使來也唯諾皆應也而唯之應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之步速於趨國莫尊於君家莫尊於父故君之召也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父之呼也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然主於國故言在官在外爲主於家故止手執業食在口而已其言亦互相備也出不易方有定所也復不過時無愆期也凡此所以慮貽親之憂疑而已然而孝子之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是耶蓋以親老者尤不可不知此故也

慶源輔氏曰唯諾相去幾何而禮之辨如此能於此而察之則其義精矣走趨亦然

山陰陸氏曰或言親或言父敬言之則稱父愛言之則稱親

親齊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鄭氏曰疏節言非至孝也齊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是也圈屈木所爲謂巵匜之屬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

孔氏曰親病孝子當憂愁惶懼行不能正履今唯色容不充盛而已此乃孝子疏簡之節言孝心不篤也手澤謂父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在焉口澤謂母平生口飲潤澤之氣在焉不能謂不能忍爲此事也

嚴陵方氏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故親齊色容不盛人之氣體和則齊不和則反之以害於齊故謂之病文王世子所謂色憂不滿容是也然而事親又有要道存焉此疏節也書謂書冊也君子所執以誦習故於父言之杯圈飲食器也婦人主酒食是議故於母言之杯正作桮手澤汗之所漬也口澤津之所漬也口有氣焉故又以氣言之凡以人既亡而澤猶存焉故有所不忍也

山陰陸氏曰稱疾與瘵異矣謂變雖至猶病公羊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若唯而不諾出不易方亦疏節也

慶源輔氏曰於其疏者苟不及焉則其餘不足觀矣親亡而澤猶存唯篤於孝者覺之上爲疏節而此爲至性也

講義曰以爲孝子之疏節者蓋孝子之事親必有篤於此者彼其未病之前既病之後亦何所不用其至哉

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鄭氏曰君入門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不中門不履閾辟尊者所從也閾門限此謂聘客也公事聘享也私事覿面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兩君朝聘卿大夫入門之儀入門謂入大門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闑士介大夫之介微遠於闑故當棖與闑之間士介卑去闑遠故拂棖闑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介者副也此明朝又明聘賓入者謂聘賓也不中門謂不當闑西棖闑之中央不履閾謂足不履踐門限之上也聘饗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闑西用賓禮也私覿私面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闑東者從臣禮示將爲主君之臣也

嚴陵方氏曰闑于門之中者闑也拂謂衣拂之也介拂闑則近中故也士介拂棖則近旁故也於上言士介則上言介爲君介中言大夫亦其介而已蓋門以中爲貴故下言賓入不中門焉中門則嫌於自尊履閾則嫌於自高論語言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正謂此蓋以臣爲賓故不得不然爾公事謂聘享也入門左而自闑西則以就西階故也入門右而自闑東則以就東階故也公事爲國而與主君敵故自西焉私事爲己則從主君而已故自東焉與曲禮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同義曲禮又言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則一自東而已與此異者彼言爲臣此言爲賓故也亦見彼解

延平周氏曰君入門言朝也賓入不中門言聘也中門棖闑之中不中門有所辟也闑西之中則君所由闑西之東則臣由之可也故公事自闑西故之也私事自闑東覿之也

山陰陸氏曰大夫不言介言大夫而已相備也大夫入門中棖與闑之間則君入門拂闑士拂棖可知君介士介如此則大夫之介亦可知公事義揜恩故自闑西私事恩揜義故自闑東

新安朱氏曰按此云門只有一闑賈氏儀禮疏獨云門有二闑

故中門之與及君與賓介行之次第皆有不同未知孰是故也

考之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

鄭氏曰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間容迹也徐趨謂君大夫士之徐行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謂直行也跣數自若發謂起屨也移之言靡迤也毋移欲其直且正欲或為數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席上亦然尊處亦尚徐也端行端直也頤或為霤此疾趨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著徐趨之事

孔氏曰自此至如也一節明行步疾徐之儀貴賤與尸行步廣狹不同君天子諸侯也武迹也二足相躡每蹈於半未得各自成迹故云接武尊者舒遲故君及尸步遲狹大夫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迹也士卑故與尸行步極廣每徙足間容一足地乃躡之也徐趨遲行也疾趨則欲發者發起也欲屨頭恒起無復繼接之異其迹或疏或數自若貴賤同然也屨恒欲起手足猶宜直正不得邪低靡迤搖動故云手足毋移也圈豚行者釋上徐趨之形也豚循也轉足循地而行不舉足謂足不離地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仰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在席上未坐其行亦如是圈豚行齊如流也端行頤霤一經複上疾趨之節端行謂直身而行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頤如屋霤之垂也矢箭也身之趨前進不邪如箭也弁急也剡剡身起貌也急行欲速而身屨恒起也踵謂足後跟也執龜玉徐趨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蹜蹜言舉足狹數蹜蹜如也

嚴陵方氏曰凡行步廣則疾而勞狹則緩而逸尊者逸而卑者勞故君至于士尸行之節其別如此起屨雖疾手足之容亦不可妄有所改移也圈豚行不舉足者謂回旋而行也蓋性聚豚性散豚雖性散圈之則聚而回旋於中矣故取況如此席雖以坐其行而就坐之時亦以是為節焉剡剡則如火之趨上固異乎流之趨下矣舉前曳踵與曲禮言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同義蹜蹜有難進之意論語所謂足蹜蹜如有循是也

山陰陸氏曰所謂布武在繼武中武之間徐趨皆用是言雖君大夫徐趨亦中武也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句圈讀如杯圈之圈言雖舉趾稍高尚循徐趨圈域之內豚謂其首尻行蓋言冕行知然者以端行弁行知之也端行謂服玄端而行弁行謂服爵弁皮弁而行也言執玉龜襲今此上龜執玉而慎非其至也

慶源輔氏曰必言與尸行者著行之徐非止逸也敬而已矣愈尊愈敬徐趨謂行有所向也疾趨雖疾而布武未改也故曰足毋移拱言手者亦不改其拱也故曰張拱而趨至於走則手不能拱而步闊遠矣行不舉足既舉則未與撥矣故其裳下緝如水之自動焉席上亦然曲禮將即席衣毋撥足毋蹶是也剡剡銳利也屨頭發起之貌舉前曳踵若所謂不舉足則前亦不舉矣蹜蹜如也則有緩而已

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鄭氏曰惕惕直疾貌凡行謂道路也齊齊恭愨貌濟濟翔翔莊敬貌

孔氏曰此一節明道路廟中朝廷行步之法道路雖速疾不忘於直廟中對神不敢舒散齊齊自收持嚴正之貌濟濟有威儀矜莊也翔翔行而張拱

慶源輔氏曰凶悔吝生於動故凡有所行其容惕惕易曰夕惕
若厲無咎廟中心一於敬則步自齊矣濟濟翔翔行容之盛也
在朝廷則宜盛故也
山陰陸氏曰齊濟相讓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如是而後為朝廷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
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
鄭氏曰齊遬謙慤貌也遬猶蹙也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
且正也目容端不睇視也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欬也
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予也色容莊
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告謂教使也詩云溫溫恭
人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子動止之儀手足口耳之節舒遲閑雅也
雖尋常舒遲若見所尊之人則齊遬齊謂齊齊遬謂蹙蹙言自
斂持迫促不敢自寬者也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受物與己己
受得之形也色容欲常矜莊勃如戰色不作變動燕居謂私燕所
居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時唯須溫溫不欲嚴悚　皇氏曰齊
謂裳下緝遬謂蹙蹙君子見所尊之人自俯下身裳下蹙斂也
賀氏曰德有所施與之名也立時身形小俯嚮前如授物與人
時故註云如有予也
嚴陵方氏曰禮器曰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
不然則已蹙是蓋舒遲之謂也且舒遲則所以脩容也若夫父黨
無容則無事舒遲矣故曰見所尊者齊遬齊則不舒遬則不遲
目容端則無淫視口容止則無僭言矣聲容則不欲其譁周官
置銜枚者以此頭容直恐其頗故也周禮制側弁者以此告溫
溫則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
唯謹爾則燕居之告溫溫亦各有所施而已語不云乎子之燕

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正謂是也
慶源輔氏曰舒遲德性自然也齊遬則又整齊而變於此可以體
心口容止當言則言不作躡嚅之態頭容直一身之元不容有
所偏也立容德常若有所不足者無德則傲矣莊有不動之意
謂不輕舉易慍心不失其正則容貌自得其宜然又不可不學
故詳言之
山陰陸氏曰口容止足容重則言行可知也後言燕居則以上
非燕處之容也孔子曰居不容
黃氏曰立容德者德謂安於仁義得於禮法之謂也君子立時
之容其志常抱仁義合禮儀造次不離則容貌自安於仁義禮
法之德小人俾端立正貌則凡有斬作傾欹而不安矣故德者
安於仁義禮法之容非受授之義明矣
金華應氏曰立容德蓋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也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鄭氏曰如覩其人在此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之時凡祭謂諸祭也容貌恭敬顏色溫和
如似見所祭之人也即所謂祭如在也
嚴陵方氏曰孝子之祭也退而立如將受命蓋容貌如見所祭
者也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蓋顏色如見所祭者也
慶源輔氏曰容貌顏色不可以偽為也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鄭氏曰纍纍羸憊貌顛顛憂思貌瞿瞿梅梅不審貌繭繭聲氣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瞻視之儀喪容瘦瘠纍纍然
顏色憂思顛顛然不舒暢也瞿瞿驚遽貌梅梅微昧也繭繭猶
綿綿聲氣微細
講義曰喪容纍纍總言之也色視及言悉言之也顛顛憂思之

貌也梅梅於義無取音當爲晦晦亦以衰故視不明也
嚴陵方氏曰纍如纍紲之纍言其心有所拘繫家語言喪家之
狗亦曰纍然者以此色容顛顛言其色之顛毀而不能立也問
喪所謂如壞牆然者以此言容繭繭者謂憂營於内而言不能
繹也
慶源輔氏曰纍纍欲落之意憂悴而不能自營也顛顛如字纍
纍顛顛皆隕落崩壞之貌繭繭鬱結而未有緒也
山陰陸氏曰顛顛摧殞貌梅梅悲戚貌繭繭未有緒之貌張則
瞿瞿收則梅梅經曰見似目瞿
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諂頭頸必
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
鄭氏曰暨暨果毅貌也詻詻教令嚴也厲肅儀形貌也清明察
於事也立容辨卑辨讀爲貶自貶卑謂磬折也諂爲傾身以有
下也頭頸必中頭容直也山立不動搖也時行時而後行也詩
云威儀孔時顛實揚休顛讀爲闐揚讀爲陽盛身中之氣使之
闐滿其息若陽氣之休物玉色色正不變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戎容之體色容厲肅厲嚴也肅威也視容清
明瞻視之容須清察明審也立容辨卑中立之形容當貶損卑
退磬折恭敬不得驕敖忽略士卒又當有威可畏無得過爲諂
曲以屈下於人也山立者立則疑如山之固樂記云總干而山
立不動搖也顛塞也休養也軍士宜怒其氣塞滿身中如盛陽
之氣生養萬物也玉色謂不變動常使如玉
講義曰戎容暨暨總言之也言容而下悉言之也
嚴陵方氏曰暨暨以陽暨陰非欲之也不得已爾視容清明者
目以下爲體其視正則其容清以火爲用其視正則其容明郊
特牲言目者氣之清明盖謂是矣且水所含而爲精火所藏而
爲神則用戎之道亦在乎精神之審而已頭頸必中者中立而
不倚也故山立以言其重如山而不可移山立則守之事也時
行則攻之事也既曰立容又曰山立既曰色容又曰玉色者蓋
山立玉色則言其形狀之如山玉焉又非止於容而已
山陰陸氏曰詻詻各言其意勝敗繫之非雷同之時也厲肅所
謂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視容清明以臨危事其容如此神閑而
意定也盛氣顛實戰勇氣也振振與闐闐可謂實矣揚休對揚王
休是也玉色時靡有爭是也自盛氣至是皆言戎事之成
慶源輔氏曰心無所陷穫則視自清明故曰存乎人者莫良乎
眸子辨絕句卑固未可知諂則氣索矣山立重也時行敏也兵
法曰來如處女敵人開戶去如脫兔敵不及拒顛實則無是餒
也詩言太公曰時惟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所謂揚休也
黃氏曰立容辨卑毋諂本二字爲句上云立容辨謂所立之容
明辨尊卑左右之分下云卑毋諂既上云立容辨別合禮是無
僭上之義也又慮其卑退失分則近乎諂媚故云卑毋諂謂卑
不至諂也此一節上有立容辨下有山立上云立容辨爲受命
之時之禮也下云山立執干戈列行陣之時之禮也觀上文云
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皆嚴毅威猛之容則被甲兵之
際無磬折之容明矣
四明沈氏曰容貌皆由於心若執心不定容貌何能爾耶處干
戈戰爭之中如此可見神閑意定泰山覆於前而不變麋鹿興
於左而不瞬非氣雄心壯不能也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
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
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鄭氏曰予一人謙自別於人而已伯上公九命分陜者邊邑謂

九州之外大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

孔氏曰自此至爲賓也一節明天子以下至士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案曲禮曰余一人予余不同者鄭註云古今字爾其義同也此云自稱曲禮註云擯者辭則天子與臣下言及遣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言我於天下之內但祗是一人而已若臣下稱一人則謂率土之內唯有此一人尊之也伯曰天子之力臣曲禮云天子之吏不同者此謂身自稱於諸侯言已是天子運力之臣曲禮謂二伯擯於天子以此不同也諸侯身對天子自稱曰某土之守臣某若諸侯上介致辭於天子之擯者亦當然也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侯某故曲禮云諸侯之於天子曰臣某侯某鄭註晉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在九州之外邊鄙之邑自稱於天子曰某屏之臣某若使上介告天子之擯亦當然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子某某男某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註云入天子之國曰子男者亦曰男是也諸侯於敵以下自稱曰寡人言以下通及民也曲禮云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是也小國謂夷狄子男之君自稱及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故云小國之君曰孤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也其在國自稱亦曰孤故曲禮云庶方小侯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是也

山陰陸氏曰予一人求助之辭伯言力而已亦謙也孔子曰驥不稱其力也不言之於天子著其於敵以下自稱如此據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且言天子言伯以臨下之詞稱之亦言之法諸侯言之於天子則非君見也若後世上表擬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且曰某土之守臣某則在國可知其在邊邑自兹以往非王土且非守也爲屏而已故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同姓異姓小邦諸侯自稱如此知然者以天子同姓異姓大國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知之也然則小國之君小前所謂庶邦小侯是也

嚴陵輔氏曰稱予一人雖曰謙然以予一人而臨天下則其職重矣伯謙於力臣則所當勉者在德矣諸侯曰某土之守臣言土也已爲王守之而已且知其職矣故曰巡守者巡所守也某屏之臣言所以屏衛中國也寡人則謙而已矣小國爵卑故擯告於天子無異辭

嚴陵方氏曰力臣言雖爲人臣之長非有論道之才徒有治功之多而已某土之守臣某者言雖有君人之號不足以治人也可以守土而已於後言小國則前所言皆大國也擯者亦曰孤者謂爲賓於外而執事者亦以是稱之也擯者稱小國如此則大國稱寡君可知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

鄭氏曰擯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

孔氏曰此明上下大夫世子在已國及出使往他國稱謂之異上大夫卿也自於己君之前稱曰下臣若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設擯禮待之此擯者稱大夫爲寡君之老雖以擯爲文其實謂介接主君之辭亦當然擯介通也下大夫對己君稱名而已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卿也出使設擯者以待主國此擯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世子對己國之君稱名擯者曰寡君之適謂對他國之辭也

嚴陵方氏曰上大夫居上位而不敢以上自居故曰下臣而已世子亦公子爾以爲適而傳世故曰世子而擯者亦曰寡君之適

慶源輔氏曰上大夫既曰下臣矣下大夫非名則無稱矣

公子曰臣孽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

鄭氏曰孽當為枿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晉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

孔氏曰枿是枿生之餘故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蘖謂對己君也若對他國當云外臣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傳遽亦謂對己君也大夫家臣稱私此士既不與大夫為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下文云大夫使私人擯故知大夫之臣曰私人私人擯則稱名者謂以己之獨臣為擯相雖是上大夫及下大夫擯者則皆稱名蓋以非公事出聘故降而稱名也

清江劉氏曰鄭云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非也此乃謂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爾凡大夫聘而傳命則當稱寡君至於私臣擯於君命不得言主故名之也楚隆之詞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之此則名者也

嚴陵方氏曰世子為適則知公子為庶庶子孽也適子本也故公子曰臣孽謂之孽者以其自本旁出若木之有蘖故也周官行人掌傳遽之小事謂傳遽令也以其急而不遲故以遽言之士以章事為事故自言服傳遽之賤役也且行人以下士為之則士以是自稱又宜矣於大夫曰外私者士有仕於朝者有仕於家者朝為公而家為私故仕於家則稱私人下言私事使私人擯是也仕於朝則稱外私以其外於私而從公故也公子與士皆不言擯則以其略之也

慶源輔氏曰公子自稱曰臣孽常使此自別於適焉是乃所以愛之也故曰君子愛人以德行人以下士為之所掌者傳遽之事則傳遽之事士職之最卑且勞者以此自稱則其餘者固不敢辭難矣大夫得以臣上而此士非大夫之臣也故曰外私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

鄭氏曰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下聘使下大夫公士為賓謂作介也往之也

孔氏曰此明大夫以國之公事出聘及私問也正聘之時則用公家之士為擯不用私人稱下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往謂之適也大夫正聘者有所往適之時必與公士為賓賓介也言使公士作介也

山陰陸氏曰公士擯嫌上擯者曰寡君之老擯者曰寡大夫或斥大夫私行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所以著私事使或非禮

慶源輔氏曰寡大夫官也寡君之老君之所尊也私事使固不可稱矣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七

金華范氏曰(自童子之節也止從入童子之節) 先王制禮以其幼也望之略持之寛未以成人責之也然為童子之自處者極其卑下以未可與以成人之禮也辭遜禮之端少成習慣無幼而不遜弟之悔矣易之蒙以養正三王之早教諭大學不能為下何以事上皆此意也 又曰(自侍食於先生上不食肉而飧食之節) 絮羹而辭飯鹽而辭客詳於食於味故主人謝其自致之不腆也祭而辭飧而辭客重其食旨其味故主人謝其相與之過腆也少施之待孔子嘗用其禮矣俎豆庶羞非不備禮也而置與徹惟以贊貴食味之主也

故獻肉食者操醬齊左右給使非無以供役也而賓主必自置與徹蓋取親於其身之爲敬且東也尊者逆卑者爲少長有禮矣男子徹婦人不徹男女有別矣一食之間曲致其盡如此古人非爲飲食也爲行禮也　賜果懷核敬君也瓜祭上環敬先也薦新與火孰異薦賢也與先薦服獻之音同一果之微皆有法安敢肆情於禮節之外乎　又曰（自君賜車馬止乘以拜賜之節）君制命者也臣承命者也制命致賜君子小人異其日承命受賜車服酒肉異其拜先王之制禮也節矣　又曰（自禮不盛止事人之節）至敬無文大禮必簡固也不曰充盛而曰不盛不充此其在己以外當反而求之故孔子曰禮未盛則不充其服焉　又曰（自父命呼止口唯之慮存）

（爲事親愛敬之節）孝子之事親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況父之所命呼乎父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一舉足不敢忘況敢易方過時以累慈懷之念後乎此注而盡其情也晨夕視膳問安非禮文而已

及其疾而色不滿容中心達於面目不自知也此猶而致其憂也然皆此知而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思其居處思其所嗜觀物動心有不忍焉此教之不能忘沒而致其思也古之知禮者莫不然　又曰（自君入門止自闑東賓主分相之節）君入而有大夫士介之別賓入而有公事私事之別拂闑拂棖闑東闑西不言而意已喻何爲屑屑於此蓋禮禁亂之所由生惡聘覲之禮廢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患起是以先王謹之　又曰（自君與尸行止跪蹜如也行步疾徐之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亦在徐行疾行之間茲步武之廣狹趨蹌之遲速先王制禮必在所謹豈可以細故視之蓋自是充之孝悌發乎朝廷放乎道路所係豈不重歟　又曰（自凡行容惕惕止揚休玉色視聽言動之容）曰足矣而曰行與言曰目矣而曰視與色曰口矣而曰言與聲　舒遲雍雍也蹙蹙肅肅也夫敬以和君子之容歟于溫而厲恭而安人見其溫良恭孫覲繹黨所

記燕居所教與可識矣于足頭目坐立聲色容體如此而燕居皆溫溫豈勉強然哉亦雍雍之驗也如臨喪有哀色甲胄有不可辱之色無物不在禮矣曾子所貴乎道者三由此得之不然喪紀失其哀戎事失其制凡衆之動失其宜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矣禮之於人如是夫喪紀戎事身體動失其節故以二端發之　又曰（自凡自稱止寡君之節言名稱之辭）　孔子爲政必先正名蓋以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也有自稱之辭有稱人之辭有擯贊之辭若孤寡不穀純乎謙也稱人與擯贊雖謙而有體如寡君之老之適曰孤謙也曰老曰適未嘗不明德與序矣有對尊者之辭有對敵者之辭有對卑者之辭對尊者極其謙如某守臣某曰摯曰傳遽是也對敵之辭謙不失己有於外之辭有於其國之辭稱謂各有深意此制名之不苟者也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八

明堂位第十四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明堂位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案義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一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此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禮所云似秦呂不韋作春秋時說非古制也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之如鄭此說則用淳于登之說此別錄所云則依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說各不同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云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祭祀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取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圓水則曰辟廱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爲各異者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大學禮之本物也事異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幽隱清淨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囚俘截耳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廱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之論是鄭不同之意也

新安朱氏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大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大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大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央爲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大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亦然也　又或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卻分祭何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又曰明堂恐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

長樂劉氏曰秦政狠暴既焚先王典籍又坑滅其能傳先王典籍之儒是以六官百度蕩然一空明堂之制後世不可得而詳之矣兩漢以來諸儒各起臆見希合先王之規造制百出罔有定極世主弗得已而擇其頗已者從之歷代承平沿襲紛然極意於制作而未有及明堂之義者夫失明堂之義其制雖存猶曰虛器矧其制與義兼亡哉謹案孝經仲尼以教曾子者也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故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孟子對齊宣王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此謂東巡狩肆覲東后於泰山

之明堂也然則王天下者必會天下之諸侯於明堂以助天子報祭於上帝因而朝宗覲遇之禮或行於宗廟或會於明堂皆所以分職授政任功考績如周之會同焉此明堂之義也成王即位而十有三焉血氣幼弱未可勞之以天下之政也周公者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也旣具上聖之德又為上公輔佐文王於岐周夙夜勤勞遂有天下乃代成王攝行天子之政固其家事也是以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因而明諸侯之尊卑定衆志之貴賤然後分六官之所職於天下授六典之為政於四方任九職之為功於兆民於是考其禮樂政刑之失得而賞罰廢置八柄之法行於諸侯矣此經所載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其義如是也

嚴陵方氏曰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則祀事以之明故也孟子言行王政於明堂則政事以之明故也此言朝諸侯於明堂則朝事以之明故也謂之明則一所以謂之明則有三焉此王朝事之明故以位言之君臣上下尊卑前後各有所位焉故曰明堂位也

馬氏曰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祀后稷於明堂以配文王則是郊者指其地而言之明堂者指其在宗廟言之也先王之祀天神人鬼其酒曰明水食曰明粢服曰明衣皆神之也明堂之在宗廟亦所以神之也周公朝諸侯而必就明堂者何也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朝則位於內朝覲則受贄受享於廟而已今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所謂覲禮也成王之覲禮當在后稷之廟故周公於文王之廟以辟成王也然則明堂者固在廟中而不言朝諸侯於文王之廟何也蓋明諸侯之尊卑則其號不可以言廟欲其辟成王之為天子則不可不於明堂故也然旣曰周公又曰天子則是成王固嘗受覲禮於文王之廟也以其制禮作樂者周公之事而於后稷之廟以朝諸侯則嫌於廢君臣之義故唯在文王之明堂而成王亦負扆而朝覲也周公之朝諸侯所以明功成王之受覲所以正名正名者禮也明功者義也必受以文王廟而武王不預者何也蓋孝莫大於嚴父也然方岳之下亦有明堂者蓋先王無行而不奉天之命也夫明堂者天子朝諸侯班政教之堂也以其位在國之陽天子居其中行政教神而明之故曰明堂也考之制度則諸家之說皆不同難於考信也凡見於聖人之言者若孝經孟子是也自此之外無足信也而明堂位亦不言明堂之制但言周公為明堂朝諸侯之事爾蓋古者天子皆有明堂而其制則因時改易是以百家之說不同也

山陰陸氏曰清廟之詞約周也明堂之詞侈魯也

長樂陳氏曰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別也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則堂漸廣矣夏言堂脩廣而不言崇殷言堂脩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脩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殷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大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與大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三階而為九階矣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

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略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爲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門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鄭康成謂明堂大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大廟辟廱同實異名豈其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大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大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袁準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大廟辟廱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大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饗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大廟無明堂特魯致其制晉放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名之總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之相見玄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大廟以其大饗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書與士虞以殯宮爲廟則大饗在焉謂之大廟可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岳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

禮書

盱江李氏曰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其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群儒譸張各信其習倚墜補闕何所適從案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个二月居青陽大廟三月居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左个五月居明堂大廟六月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大廟大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大廟九月居總章右个十月居玄堂左个十一月居玄堂大廟十二月居玄堂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述學者之所傳習而一事殊制乖遠如此註釋之家亦各未爲精當考工記五室鄭康成解云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故聶崇義三禮圖其爲明堂接於大室四角以爲四室蓋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王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未可用也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爲四室聶崇義誤以爲秦人明堂圖者是也案秦實無明堂後儒見月令呂不韋所作有居明堂之文疑爲秦之明堂爾然其四室之角復爲四室未知何所使用將以象五行饗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覈其意義反覆不安此說未可用也月令一大室四廟八左右个凡十三位鄭註青陽左个則曰大寢東南北偏正義以爲云東堂者則知聽朔皆在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且夫謂之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同在一堂靡所隔限而可爲廟與个也蓋康成旣執明堂爲五室若於此十三位又爲限隔則是實數頗多與己意相違故曲飾其辭以爲三位同在一堂實不害於五室之文爾此說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

南等註月令但知十二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大室既居中央若其餘室連大室而爲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闕處又各可置室復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就欲巧而成之愈乖於方位矣或將遠大室而爲則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此說亦未可用也後魏時有李謐著作明堂制度論竊所未喻且謂大室四面各爲一室則四角闕處各方二筵二筵之地乃爲兩便房基址既狹況地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能正也豈有四面之室既以二筵爲一辰左右之个乃以二筵爲兩辰哉舉茲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愚竊考工記盛德記月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同但立旨質略意義弗顯訓傳之士尼文大愚因而背馳李謐之志稍欲專而合之矣柰不得其旨尤而效之臣以爲月令之最爲明著輙亦取

以爲本而通之周戴天以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斯言合於事理因亦取之詳考工記是言堂基脩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上是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爲大室矣欲連大室南作餘屋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北四面各虛方二筵之地四角闕處又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爲大廟而大室正居中所謂大廟大室者言此大廟之中有大室也大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大廟相通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大廟者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

方一筵地以爲室所謂左个右个者也八个之堂并大室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所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也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四大廟前面各爲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窻所謂八窻四闥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之名也大廟之內以其大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也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負載萬物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大室用祭天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大廟之名以聽其朔也若是則三家之指曷有異者但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窻闥之制也最崇義所謂秦人明堂者其制有十二階似丞古之遺法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案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

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皐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鄭康成註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正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爾且既有東南西北門矣而又有應門非重門而何歟觀其本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爲應門也又但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爲東門西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東蠻戎狄之君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

郊野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儀而草草若是乎王宮常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郊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以門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四門斷在不疑矣愚又詳鄭康成註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則云世室者宗廟也殷人重屋則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周人明堂則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制王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仍與諸儒疏答多方援引因以爲三者同制後學承之莫有非者愚竊謂之不然矣尚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矣用建明堂若以尊嚴國正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從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爲也宗廟之祭豈當是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既曰明堂行以事上帝也宗廟行以尊先祖也而以己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道也鄭之此說並由習聽必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爲五室三代皆然但脩廣之度因時而變周監二代其爲宗廟則法脩廣於夏其爲路寢則取尋尺於殷其爲明堂則自爲度筵之制貫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說皆非經見妄用迂闊而談矣不直謂周家作宗廟則法於夏路寢則法於殷明堂則自爲之各求其制以示於世乎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有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爲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今迮取諸書以定明堂制度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大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窻是爲八窻四闥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采於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

金華唐氏曰明堂之制雖不詳見經傳其制尚略可攷諸儒各執所傳聚訟而不通起於考工之記經文質略大抵舉隅互見亦考之未精爾本朝李泰伯作明堂定制圖刪據諸家異同考工記月令大戴記白虎通之說校諸鄭康成蔡邕李謐聶崇義爲近矣而猶有未盡者亦考經未盡通也謂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各用其半四堂之脩不等一不可也用其半則三筵有半僅三丈一尺而已祭祀之時登歌鍾磬彝尊在堂自層之內爲地三丈一尺何以容之況王者於此聽朔祀帝百官在列四海來祭而以脩三丈一尺之堂臨之不亦隘乎二不可也營造之法脩廣崇高略須相稱以脩三丈一尺之堂而崇九尺不亦太高乎三不可也王者會朝諸侯正在明堂獨稱其南北此爲何意四不可也窻闥設於堂前之極則諸侯之位當於何所容戶牖設於堂之四面二筵之中尚可酌獻跪起乎五不可也九階著於考工必爲十二階朝上於應門而必應設皋庫不亦衍乎六不可也臨諸侯以九尺之堂而室堂無階級之嚴是尊已而卑神七不可也考工三代之制雖異其名皆明堂也其制相沿所異者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夏殷崇三尺周崇一筵自狹而廣自下而高而已其制度未始改也夏堂脩二七則四面之堂皆脩七步矣廣四脩一則東西九步南北七步矣東西雖九步其二則四堂之脩均矣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總之而面十二步一室而面十三尺也九階者四堂二而大室一也四旁兩夾窻者八窻而四闥室中之制也白盛白綴牖也白綴則戶赤綴矣門堂三之二居四堂三之二也室三之一一門而二室三分之一也夏后氏之制僉五室合方四十步堂脩止七步可以無重屋也殷人度以尋則皆增四之一故殷謂之重屋者

始重屋也堂脩七尋與堂脩二七一也夏舉其二面殷言其一面也堂崇三尺記其沿於夏也唐虞至儉猶土階三尺夏之堂不崇一尺其爲康成聽說也明矣禹卑宮室然復致孝乎鬼神其不能褊明堂之制決矣殷崇三尺言基也周崇一筵言陛也九尺則四尺有五寸矣周堂之崇其不三倍於殷人明矣四阿所以爲上圓也重屋所以爲四阿也周人明堂之名舊矣舉明堂以見世室重屋之皆明堂也度九尺之筵則又增殷人廣脩九之一也東西九筵則廣四脩一也南北七筵即堂脩二七堂崇一筵則再倍於殷矣五室猶夏之五也凡室二筵則四三步三四尺也總之而十二筵分之而十有八尺也諸儒不能通而妄分之以爲宗廟路寢明堂而紛紛之論出矣堂各居十二辰之位月令明甚而謂堂亦在兩隅則先儒之失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舉每堂之脩耳而謂五室十二堂總在九筵七筵之內則又先儒之失也今據考工爲本參以月令白虎通於國之陽晝地四面方二百四十筵於中取方二十四筵以爲五每室方三筵虛其十六筵室之兩旁爲窻合八窻于午卯酉所虛二筵閒四隅總謂之大廟以中央四隅爲五室縱橫數之爲九室四阿重屋上圓下方崇於堂一筵前爲一階以通明堂大廟室之外東西虛各四筵南北虛各二筵占地脩十筵廣十四筵南北之堂廣十四筵脩七筵崇一筵三在前四在後以設其戶牖上爲重屋橫六楹以爲五閒左右个前直三楹如个字之形每楹閒二牖一戶大廟故其前凡一堂爲九十八牖東西之堂亦如之四堂八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一戶大廟而各二階與大廟合爲九階堂之四隅以爲四阿堂皆有門居堂三之一門堂各有室居門堂三之一外爲應門雉門設兩觀參之考工記大

戴記白虎通制度無不合計其堂門庭之脩廣不僭不侵可以通用以是爲天子布政之宮以聽朔視朝而饗帝於上亦庶乎其可也若乃本五室而不合于月令之堂言九室而有乖乎考工之數折東西南北之筵而褊陋不足以容朝祀之禮宜其紛爭而莫之決也明堂之制定而明堂之制行故於是合五帝昊天於季秋謂之大饗月朔以牲告其方之帝及其神座於明堂以頒月令謂之聽朔天子負扆於明堂自三公九采無不在列謂之朝位大饗在周配以文王我將之詩與禮記孝經之說是矣謂明堂獨祀五帝而不及昊天不知孝經者也詩言天孝經言上帝則祀昊天明矣謂五室各設於堂不知昊天上帝者也五帝各居其方則昊天祀於何室昊天祭於太室則五帝配位必非二筵之所兼容況夏室度以步乎故莫方而五室數而九室有戶牖而無三面之壁所以容六帝之座而便於周旋執事哉祭天特牲而詩曰維羊維牛則配座五人帝有牢禮明堂之禮文於郊丘矣文王配上帝周之子孫未之有改孝經謂之嚴父爲周公言之也樂記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爲武王言之也若成王以降則亦祖而已德如文王而可以配上帝文王既配帝則武王雖無配可也康成謂聽朔配以文武舉說也其說謂祭法禘郊祖宗皆配天之祭亦攷之未詳爾禘祖宗宗廟之祭郊配天之祭也鄭氏註大傳祖之所自出謂祭感生帝不足信也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所以爲祖之所自出也長發大禘之詩而叙契至于阿衡其爲禘昭穆之祭何疑禘不爲郊則祖宗不爲明堂審矣況祭法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豈有不變宗廟者乎十二月各居其堂聽朔而已常居固在路寢爾堂以居室以祀中央非月朔也於是時告五帝乎大室無可頒之令不居祀神之室一明矣於此告神雖謂之居可

也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周公當之。位愈近者益尊鄭氏以九采爲九牧非也門内六服也門外蕃要也應門外鎮服也四塞即蕃國告至而已其或來也則位於九采之次決矣或曰古人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制而異名信乎曰是起於大戴禮以外水爲辟雍又言或以爲文王之廟也合言此天子之路寢也蔡邕之徒祖其說皆考之未詳爾路寢之不在郊明堂之不可爲學宮大廟之不可爲明堂之制不待論而明矣大戴所記雜有三代之禮兩存或者之傳則亦未可以決辭觀也古之辟雍居中而四學居其四旁大室上圜則水有辟雍之象五室謂之大室而於是祀文王複廟重屋茅屋示儉則有清廟之制外之四堂與其戶牖路門則亦合於路寢常居謂之路寢猶宗廟謂之大廟四堂及五室皆有大廟之名古人簡質不嫌同辭非謂明堂即常居之寢大祖之廟也世室重屋明堂同制異名而鄭氏雜之明堂辟雍清廟寢制有同者其實異所蔡邕合之歷代之不爲明堂與其儀論之不決蓋由此

秦溪楊氏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謂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疏家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内此言雖未可以爲據然其制必凛然森嚴肅然清淨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焉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大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間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爲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爲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謂青陽之左个乃明堂之左个東之南即南之東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右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玄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時十八日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朱子所謂明堂制度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者指五方四隅有九室之大略而言之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據乎曰漢承秦後禮經無全書姑以考工記與之亦粗可見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爲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爲六丈三尺言明堂之脩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爲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爲一使有九筵之廣七筵之脩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尊上帝配祖考者在是　非七筵九筵之脩廣能行也五方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春夏秋冬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也此其大略也。又按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此又王者巡狩之地明堂以朝諸侯行政教非在國之明堂也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鄭氏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

孔氏曰自此至之位也一節明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儀及諸侯夷狄所立之處案覲禮諸侯受次于廟門外是覲在廟今辟王故在明堂謂辟成王也釋言云牖戶之間謂之扆在明堂中央大室戶牖間

橫渠張氏曰明堂[illegible]周公攝政不言踐阼故作此明堂於國南以朝諸侯不然何以周官並不見明堂唯見之考工記孟子言明堂必是辟緣周公有明堂以朝諸侯以天子之禮自處

故作此堂於國中非居常置之于泰山之下案明堂之制自有
十二月之政巡守至此亦暫處僃爲用設是秦有明堂以其近
古得古意猶多戶牖之間謂之扆三分其堂東以爲戶西以爲
牖則中爲墉即扆之所也以是西北爲室之深奧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天謂昊天也上帝五方帝也旣言宗祀是亦廟
祭然於明堂恐但周公之意非周禮也亦是周公爲成王立法
使之至是室朝居踐是政諄諄提耳之義如周公則坐以待旦何待
此以施政事當爲後君立法後人有言爲路寢者天子之宮城
必有路之象不害於城南設之宗祀文王於明堂此禮恐只是
周公居攝時所行非周制也至如洛亦止有文武之廟
長樂陳氏曰成王宅洛周公位冢宰而百工總己以聽焉及旣
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
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若曰周公代之而受朝則誤矣且周
公之東征也稱王命然後往其居東也俟王察己然後復則周
公事成王如此孰謂攝代之乎代之之說始於荀卿盛於漢儒
於是以復子明辟爲還政之事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還
政之時是皆不知書者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下言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則負斧依南鄉
而立者亦周公矣而曰天子者以朝諸侯之事主於天子非主
於周公也周公特攝之而已故正言天子斧即黼也其繡用斧
故謂之斧依即扆也以人所以依故謂之依且黼於五色得白
黑焉其位則乾也又以見聖人體乾元於內而萬物由之以資
始南於十日得丙丁焉其位則離也又以見聖人用離明於外
而萬物由之以相見也
馬氏曰依者狀如屛風畫爲斧形故曰斧扆斧者威武斷割之
器也天子欲其有獨斷之明而申威于天下也南鄉而立南者

陽之方萬物長養之所天子長養萬民如之特牲曰天子南鄉
荅陽之義周公朝諸侯之時如此
新安王氏曰武王未受命克商二年有疾周公告于三王於是
有金縢之書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東征後諸侯來朝成王卽政
於是受朝於明堂周公相成王朝諸侯禮也謂攝王位非禮
也鄭注可削天子成王也斧依在戶牖間其位王南鄉古者受
朝立而不坐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
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
北面東上
鄭氏曰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也
孔氏曰此以下明朝位之法周公已居天子之位餘有三公而
云三公者舉國本數言之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侯對伯爲
尊故在阼階阼階近主位也伯以下皆云國此云位者以三公
旣云中階之前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
皆朝位也三公則東上侯尊於伯故在東子尊於男亦在東是
上近主位尊也
長樂陳氏曰周禮治朝之位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外朝之位左
孤卿右公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尚右東西面
者皆尚北路門之左右者皆尚中而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
面則不尚右在門東西者東上則不尚中在西門之外者東面
南上則不尚北何也儀禮諸侯覲于天子壇壝宮於國外上介
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位皆
東上是朝於國外與朝於國內之禮異也明堂位與壇壝宮相
類蓋亦國外之禮
嚴陵方氏曰天子曰鄉諸臣曰面與郊特牲言君南鄉臣北面

同義言阼階以知西階之為賓言西階以知阼階之為東公則尤尊故位中階之前以答王焉以子對男則子尊而男卑故諸子位於門東諸男則位於門西

馬氏曰三公尊故其位則立於中階之前三公人臣之尊非位之所能拘故不言位諸侯言位則諸伯之下言位可知東方陽也尊者居之西方陰也卑者居之而侯之位立於阼階之東阼階者主人之階也西面北上者取其近天子也伯之國立于西階之西而西階者賓之階也侯尊而伯卑故侯立于東而伯立于西北面西上者亦取其近天子也諸子又卑於伯故位于門東北面東上其上禮與三公同也諸男又次於子故位于門西北面東上其上禮亦與三公同也自此而上中國五等之諸侯

朝位在門内

山陰陸氏曰三公不言位進於位矣　又新說曰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祿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以此經考之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而其書謂之明堂位則其事正言乎其位者也蓋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即孟子所謂天子一位者也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即孟子所謂公一位者也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即孟子所謂侯一位伯一位者也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即孟子所謂子男同一位者也蓋子男之位同在國門而鄉又北面東上則其為位不異矣與諸伯等位在三階之前而面各不同則異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孔氏曰案職方云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與此不同者爾雅釋地謂殷代此明堂及職方並謂周禮但戎狄之數五六不同故鄭荅趙商問云職方四夷謂四方夷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六或五兩文異爾　皇氏曰九夷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八蠻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六戎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五狄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下九采在應門外之西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夷狄後之而弗先賤之而弗貴故疆以戎索和以舌人食之則委之牲體而坐諸外樂則不使亂雅而陳於門則位夷蠻於東南之門外位戎狄於西北之門外宜矣漢蕭望之欲貴單于於諸侯之上賈誼欲高堂邃宇以懷其腹親而手食之以懷其心蓋不知此 禮書

嚴陵方氏曰九夷東夷也故位於東門之外八蠻南夷也故位於南門之外六戎西夷也故位於西門之外五狄北夷也故位於北門之外夫君天道也故尚左臣地道也故尚右若三公之與子男八蠻之與九采皆北面而以東為上九夷西面而以北為上六戎東面而以南為上皆以右為尊故也諸侯西面諸伯東面皆以北為上蓋以近君為尊故也至於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宜以西為上矣乃以東為上何也蓋南面者君之正也北面者臣之正也故五狄之國臣而已然所國之方在北故位於北門之外南面為南面疑於君矣故與北面者同其上所以別其為臣也

馬氏曰名曰夷者言其易而無禮也名曰蠻者言其慢而無禮也戎則言其好用兵狄則言其遠而難化也

山陰陸氏曰廟門謂之閍又其外為應門又其外為庫門南門即所謂庫門蠻言南者言庫門也然則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四　廟門也凡立位北面東上南面

西上東面西面皆北上其正也今明堂位六戎東面南上五狄南面東上蠻於中國從夷狄也然則先王所以待戎狄與於蠻夷五服有蠻夷無戎狄以此蠻夷取數多戎狄取數少亦以此

新安王氏曰此序諸侯之位也然亦有差誤周官侯服外有甸服甸服外有男服其外曰采服又其外曰衛服衛服外乃有蠻服蠻服乃有夷服夷服乃有鎮服蕃服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蓋言侯甸男采衛也作洛之役稱侯甸男邦采衛見七十周皆不及蠻夷而采服諸侯與焉今夷蠻戎狄之國在宮門外九采之國反在應門外鄭說曰九采九州之牧正門謂之應門二伯率諸侯而入九牧居外糾察之何所據而爲此說也周官職方有蠻服夷服而無戎狄之服大行人之職衛服之外有要服而無蠻服鄭曰要服即蠻服要服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又曰蕃國夷服鎮服蕃服也今明堂位蠻夷戎狄並在門外而夷服鎮服蕃服又在蠻夷戎狄之外謂之四塞記之所言已自可疑鄭注其可信乎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鄭氏曰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九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爲蔽塞者新君即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此明堂之位周公權用之朝之禮不於此也

孔氏曰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注云采取美物以當穀稅采亦是事言各掌當州諸侯之事鄭注居外而糾察之是也明堂更無重門此應門非路門外之應門也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鄉大門應門也應是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顧命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故鄭知二伯帥諸侯而入也伯既領之入應門故牧居應門外糾察諸侯後入不如儀者九州之外夷狄爲四方蕃塞每世一來朝告至或新王即位或己君初即位皆來朝也鄭引周禮大行人文證夷狄世一見即世告至也

嚴陵方氏曰應門亦南門矣不曰南門示其有別於八蠻也四塞言告至而已則不責之以朝貢之禮故也不言其位則亦順其四方而位於四門之外

山陰陸氏曰禹貢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而周官甸在侯服禹貢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而周官男采在綏服綏服二百里奮武衛而周官衛在要服要服三百里夷而周官夷在荒服三代相承至周風化所移浸廣故也然則侯先甸服男先采服蠻先夷服與禹貢文不同者言風化所移侯願服甸事男願服采事蠻願服夷事也九采之國所謂要服荒服是與蠻言采者亦以夸大周公之德雖在要荒願供王事也四塞即上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世告至謂隨其侯大朝會一見於王朝於門外是也謂之告至以此鄭氏謂新君即位乃朝非是蓋新君即位與其新爲諸侯自應一至不在大朝會之數也周公攝政辟尊已焉故明諸侯之尊卑蓋先王未之有也故曰此周公明堂之位

金華應氏曰朝會大禮也明堂尤大朝會也車輅前陳旗物森列金石在虡琛贄充庭繅旒袞冕天臨乎其上簪緌鵷鷺星拱於其下萬官千品孰不在列而乃不言者此方主於朝諸侯外之萬國畢至則內之諸臣可知且王宮之顯職皆外服之重臣

抑其班序素定而不必特記也三公亦在內之臣而此獨先之
者中階而正王面地莫近焉在前而冠班首位莫尊焉兆特以
其總領王朝之衆政亦有為二伯而兼統天下之諸侯者矣獨
曰三公而不以外職者王朝體統之所繫也諸侯之國九千七
百七十三而環立乎一堂之下肩摩袂屬蓋不勝其雜矣故自
公而下列為四等各以其序近則序立於階遠則序而立於門
而各分東西焉夷蠻戎狄之君隨方環列於四門之外　分列
四門則內為五室可以概想既有南門而又有應門者南門洞
啓不止於一而應門則當中而相應爾推正門謂之應門故當
中而北面東上者亦同於中階之三公焉前之三公外之九采
內之諸侯外之四夷四面而立雖各異其方隅而環列拱嚮無
一人不得以對揚涉級而上雖各殊其階戺而趨進序升無一
人不與之拱揖　周書又有王會篇所載稍殊明堂之朝位詳
於諸侯而僅載四夷者聖人每詳內而略外也王會篇之朝位
詳於四夷而略於諸侯者遠人自面內而嚮化也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八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九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鄭氏曰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

孔氏曰欲顯明諸侯之尊卑故就尊嚴之處以朝之大司馬職
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山陰陸氏曰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
上是之謂明諸侯之尊卑君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諸公東
面諸侯西面曰朝異是矣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
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
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鄭氏曰脯鬼侯謂以人肉為薦羞惡之甚也踐猶履也頒讀為
班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筐筥所容受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周公有勳勞之事周本紀鬼侯作九侯家語
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以為年十歲周公攝政三年天
下太平六年始制作者書傳云周公將制禮作樂優游三年然
後營洛邑以期天下之心於是四方民大和會周公曰示之以
力役且猶至而況導之以禮樂乎其度量六年則頒故鄭註尚
書康王之誥云攝政六年頒度量制禮樂成王即位乃始用
之也

嚴陵方氏曰紂之亂不止於脯鬼侯蓋舉其甚者以明武王之
所以伐也詩言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則相
武王者不止周公經之所言將以明周公之勳勞爾幼言其年
之未長弱言其才之未強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武王
卒成王年十三則處乎幼弱之間不曰居天子之位而曰踐者
與文王世子言踐阼同義或以鬼侯為高宗所伐之鬼方與攝

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者將以七年致政於成王故也必待天下大服然後致政則周公之志既可見矣禮寓於形容制之然後其形成樂寓於聲音作之然後其聲出度量寓於器用頒之然後其用廣器之所宜頒者不止於度量有規矩權衡准繩止以二者爲言何也蓋度者分寸丈尺引也以之度長短故謂之五度其形則起於權衡而禮寓之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以之量多少故謂之五量其聲則中於黃鍾而樂寓之矣先王以爲度量不存則禮樂之文熄故作此使天下後世有考然則禮樂者出自度量度量者寓諸禮樂此主乎禮樂故止言度量而已

山陰陸氏曰泰誓三篇數紂之惡初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次曰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後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故黜師保囚奴正士今曰脯鬼侯而已則以明堂朝諸侯故也明堂所含者衆所謂明諸侯之尊卑亦以此孟子言伊尹說湯以伐夏救民故書以伊尹主伐事伊尹相湯是也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故記以周公主伐事周公相武王是也若太公者涼彼武王而已所謂涼於力爲薄成王雖幼不弱公不復踐天子之位也且成王弱武王託孤在公公於是焉辭攝以爲潔則可也以爲聖人則不足矣六年朝諸侯蓋自成王除喪始至是六年也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即此朝於明堂蓋成王諒闇百官總己以聽周公自其常禮及喪畢成王尚幼是以周公權宜踐天子之位制禮作樂作陽也制陰也陰制而陽作之禮樂之事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三朝外朝以大詢內朝以日視朝燕朝退而聽政諸侯來朝則見於大廟明堂以頒朔而已周公攝政七年成王既冠將復辟而歸以天下知周公攝政之久未知成王之尊於是因六年五服之朝合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君而並見然猶不敢正大廟之朝是以即明堂而權制其位蓋天子無事四時之朝見於廟歲以一服有事而會不巡狩而同則爲宮於郊設方明而祭之蕃服世一見未有與諸侯併朝者也司士所掌朝儀之位與朝士所掌外朝之法皆自有定著明堂位蓋周公之爲故記禮者以爲周公朝諸侯之位其曰負斧扆南鄉而立是雖仍攝政之稱謂周公曰天子然負扆而立則成王自不失南面而坐周公但從成王立於其側爾中間言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者亦與成王同坐立於斧扆之間周公曷嘗正天子之位而居之乎禮所記甚明陋儒初不悟雖荀卿猶云周公履天下之籍若固有之以爲以枝代主君臣易位學者由是紛紛至于今有異言何周公之不幸也

長樂陳氏曰昔周公作禮樂以爲治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爲人子不能揚父之功德也故優游三年而不能作然後營洛以期天下之心而四方諸侯各率其黨以攻其廷示之力役且猶至此況導之以禮樂乎此六年朝諸侯於明堂所以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也蓋律呂之器寓於陰陽陰陽之數周於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其本於黃鍾一也故度起於黃鍾之長其方象矩所以度長短也禮之意寓焉量起於黃鍾之龠其員象規所以量多寡也樂之意寓焉禮雖起於度未有不資於量故荀卿論禮必濟以度量樂雖起於量未有不資於度故樂記論樂必稽之度數王制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廣狹不中量皆禮之所禁與同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十有二聲爲之齊量皆樂之所本是禮樂道也度量器也周公制禮作樂而頒度量則以道寓器以器明道夫然後天下得以因器會道中心說而誠服矣語所謂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也方其始

頒也出以內宰掌以司市及其既頒也慮其或不一也以合方
氏一之慮其或不同也以行人同之其同民心出治道如此天
下惡有不大服者也然此特禮樂與政而已未及夫刑也禮樂
刑政相爲表裏而王道備其極未始不一也故又以服大刑而
天下大服終焉
新安王氏曰書傳稱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
成王明年王乃即政以周書洛誥等篇攷之不合此稱六年朝
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亦未可盡信洛誥稱在十有二
月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七年致政明矣然七年春召
公營洛周公乃命殷民丕作則大誥東征殺武庚命微子於
是唐叔得禾王命唐叔歸于周公其事皆在六年至七年春方
營洛邑則朝諸侯於明堂決不在六年也
講義曰制禮樂以暢中和之化頒度量以一天下之俗

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
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鄭氏曰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功曰勳事功曰勞曲阜魯地上
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
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
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
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
之也魯公謂伯禽
孔氏曰洛誥云朕復子明辟是以王事歸授之也自此以下皆
爲周公有勳勞之事故成王特賜魯國用天子之禮樂四代服
器案費誓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又臣瓚註漢書云魯城內有
曲阜逶迤長八九里魯是上公五百里之封又加四等附庸四

等謂侯伯子男也案大司徒註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
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總爲二十四同同謂百里也
既受五百里之封五五二十五爲二十五同又加二十四同故
云積四十九開方計之得七百里案左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
之軍案論語千乘之賦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諸侯之地
三百里而下未成國也公則五百里侯四百里計地餘有千乘
謂之成國鄭引詩魯頌閟宮文證魯廣開土宇兵車千乘之事
同之於周者謂同此周公於周之天子也知魯公爲伯禽者伯
禽歸魯周公不之魯故公羊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
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
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長樂劉氏曰周公攝天子之政于內抗世子之法於伯禽習成
王以君天下之道于內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而敎法行焉道德

立爲成王由是以大成也生其身者武王也成其德存其位者
周公也蓋二十有二始聽天下之政而周公復歸臣位躬盡臣
禮北面以事成王然未足以爲周公之芳烈也攝政七年緝文
王之舊政廣敷于四海以盡其性以順其命使各由之各安其
位爲井田之各遂其生然後采唐虞夏殷之善法緝熙有周之
猷爲以成一代之典著于六官以遺成王俾蹈于躬以爲萬世
仁民之矩度措周之德隆於唐虞距今未有能過之者文武成
康之德遂配於天地覆載萬物無有窮已者周公之芳烈也故
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先儒謂武王十二月崩成王年十歲三年之喪二
十五月而畢則成王喪除年十三矣周公於是乃攝政至此七
年王二十矣故以王事歸授之王王功曰勳言勳則國功民功
從之矣事功曰勞言勞則治功戰功從之矣

嚴陵方氏曰七年致政於成王即洛誥言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矣周公之功格于上下宜成王有以報之詩言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若是則封周公之子而已然封周公之子以承周公之祀是乃所以封周公歟故經之言如此孟子言齊魯之地為方百里蓋伯禽以侯爵受封故也周官大司徒言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其食者百里矣王氏謂并附庸言之則為方四百里孔子以為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以為東蒙主非魯有其地也且在邦域之中則附庸故也并附庸止於方四百里而此又言方七百里者是亦兼附庸而已以理推之并附庸而方四百里者侯之常封也并附庸而方七百里者非常之封也以諸侯則常封而已詩言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其出於非常故特曰錫焉詩言俾侯于魯書言魯侯伯禽則魯受侯爵也明矣然魯既受爵而此又或稱魯公者蓋公侯皆有國者之所通以伯子男之稱侯則侯之稱公不為過矣國君之子稱公子亦以是也革車兵車飾之以革也千乘謂出千乘之賦也井田之法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出車賦以給軍故以革車言之詩又言公車千乘者以輸國言之則曰公車以給軍言之則曰革車其實一也

慶源輔氏曰始言周公相武王伐紂未至於天下大服則公之職未終也然則周公之攝也欲終已事而已終已之事所以終文武之事成王以流言之故始蓋有疑於周公矣及其感金縢之事視天變之速然後悔其前日之非既悔而褒崇周公故不能無過當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豈以周公嘗攝天子之位耶非周公之意矣

盱江李氏曰或問魯用王禮如何曰成王以周公勳勞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尊矣故稱文王郊后稷皆做王禮而不備焉周公而上王禮可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饗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安有非禮而頌之云乎周公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問於衆仲始用諸侯禮也

新安王氏曰此漢儒夸辭不可信也周禮雖曰諸公之地五百里蓋兼附庸言之然其制實未嘗行故孟子曰周公封於魯大公封於齊為方百里安得有七百里之地而封之天子之畿方千里其地百同魯之地若方七百里凡四十九同蓋半天子之國矣且周公身為三公又為東伯是謂上公周公既沒伯禽乃是魯侯列侯之國方七百里非特成王不以封魯伯禽亦不敢受也魯頌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万其辭不無溢美天子地方千里謂之萬乘若魯地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何止有車千乘耶

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俱非也以周觀之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借用天子禮樂爾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鄭氏曰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旂畫日月帝謂蒼帝靈威仰也天上帝魯不祭

孔氏曰下云季夏六月禘禮若是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即是周之季夏明此孟春亦周之孟春又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鄭知建子之月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既破周為魯故此云魯郊日以至祭天上質大路一就知是祭天所用尊敬周公故用先代殷禮牲用殷白牡車乘殷大路也弧以竹為之其形為弓以張縿之幅故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弓衣謂之為韣周禮日月為常又王建大常此

云日月之章與天子同也后稷唯配靈威仰不配昊天上帝故知魯不祭

嚴陵方氏曰周制郊以建子之月所以迎其氣之生禘於建巳之月所以順其位之正此魯所以於孟春祀帝于郊季夏禘周公於大廟魯人郊禘不用周之牲路而用商之牲路何也蓋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經言天子之禮其以是歟故郊特牲言諸侯祭以白牡乘大路而謂之僭也凡旂建於車者皆言載此曰載弧韣旂則以建之於大路故也覲禮言載龍旂弧韣則與此同義十有二旒則天之數也日月之章則天之明也郊所以明天道其謂是歟周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此言日月之章謂之旂常可也乃謂之旂旂者常謂之旂猶公侯伯子男通謂之諸侯歟且大司馬言王載大常諸侯載旂魯公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故雖有日月之章而止謂之旂焉此亦降殺之微意也

山陰陸氏曰孟春不言正月若魯卜郊卜曰其從之疾也穀梁曰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人臣用天子之禮樂故其名號而成章如此祿郊特牲載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

慶源輔氏曰變公爲君以下所云非公之事也後言君袞冕立于阼亦以此

新安王氏曰鄭謂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祭天車也天子之旌旂畫日月帝蒼帝靈威仰也魯不祭昊天上帝鄭說也周天子有日至之郊以報本有啓蟄之郊以祈穀其祭天車用玉路旗用日月之常魯僭天子禮亦不敢盡同是以有祈穀之郊無日至之郊祈穀於孟春郊而後耕以孟春乃建寅之月非建子也不敢乘天子玉路又不敢乘同姓金路故乘殷之大路常畫日月天子建之旂畫交龍同姓諸侯建之常十有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今不敢全用天子之旂故於旂上畫日月之章綴以十有二旒此皆用天子禮而不敢盡同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

鄭氏曰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群公稱宮白牡殷牲也尊酒器也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篹籩屬也以竹爲之雕刻飾其首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爲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梡始有四足也嶡爲之距

孔氏曰自此至下也一節明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物具備之儀牲用牡者尊敬周公不用已代之牲故用殷牲尊用犧象山罍者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犧讀如沙沙鳳凰也刻畫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作獻字齊人之聲誤爾此犧尊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以象骨飾之此象尊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而用以盛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尊天子於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今褒崇周公禘祭雜用山尊不知何節所用也鬱尊用黃目者鬱謂鬱鬯酒黃目黃彝所用尊崇周公於夏禘用之灌用玉瓚大圭者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酌之所用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瓚薦用玉豆者謂所薦菹醢之屬也以玉飾豆故曰玉豆下云殷玉豆是也雕篹者與豆連文故知是籩屬形似筥亦薦時所用篹

既用竹不可刻飾又知雕畫其柄鄭謂飾其直且謂柄也爵用玉琖仍雕者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爵名以玉飾若故曰玉琖加以璧散璧角者加謂尸入室饋食竟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為再獻又名為加以其非正獻故謂之加于時薦加籩豆也此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瑤是玉名爵是總號璧是玉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名異而實一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為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故此經雖加先散後角便文也俎用梡嶡者兩代俎也虞俎名梡梡禮圖云梡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嶡亦如梡直有脚曰梡虞氏尚質未有餘飾也加脚中央横木曰嶡夏氏漸文故也

長樂劉氏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者此謂后稷之廟在魯者也魯有閟宮則姜嫄之廟也魯郊于天以后稷配非無廟也周公薨于周而廟祀於魯二年之喪始畢則以天子之禮樂禘祀周公之主于后稷之廟所以審諦其昭穆之序也然後周公之主始安於其廟之祀禘祫由之行焉

長樂陳氏曰以天子之禮禘於廟而牲則用白牡者異乎周官牧人所謂陽祀用騂牲書言文王騂牛一者也蓋以周公之勲勞不必有於天下故推而上之以同乎王然無以別之則不足以辨君臣之分詩曰周公皇祖白牡騂剛乃其意也犧者牛也而用事於耕者也象者西方之獸而致用以白者也於尊必以牛重本也必以象誠在內也罍也者貯酒而給於尊者也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則罍之為器大矣謂之罍者有雷之象蓋雷出以時則利於物而反之則為災器之名罍譬之而已經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禍乃其意也山也者止而安者也而罍以山者所以安於神司尊彝有山尊與此類也玉者陽精之純而通神明若也故於瓚所以用玉圭者銳而有生物之仁也故瓚之柄所以用圭且之飾與瓚同意簋則以竹而無事於雕雕之者以其質而有承乎文也璧者圜而有天體之象散者散而非致飾者也角者剛而能制以為酒戒也玉為陽故君以玉琖獻尸璧之體有降於玉故賓長以之然散與角亦非所以施於尊者禮曰賤者獻以散卑者舉角是也言加則知非正爵

嚴陵方氏曰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蓋帝嚳者周祖之所自出也故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此言禘周公則非周之祭法也特用夫禘禮而已凡六畜皆謂之牲蓋取夫能生之而後可殺故也所謂黃目即黃彝也而又曰鬱尊者以鬱鬯之所實也瓚柄之形必以圭者圭為東方之器東方純陽君道也故用圭至於夫人則用璋而已以其陰靜之故也與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同意郊特牲曰䄍以圭璋用玉氣也名雖不同至於用玉則一而已然此止及璋者蓋舉大足以兼小而婦人之從夫可知矣天子飾豆以玉諸侯以象玉豆則天子之豆也以玉以象則與瓚之所用同義且琖則爵而已一升曰爵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唯其所容有加於琖也故又因以為加焉

馬氏曰黃目者以黃金為目也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于中而清明於外也玉豆所薦謂菹醢之屬水草之和氣也雕篹所薦謂陸産之物也凡器飾之以玉者皆貴文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言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則以禘禮祀公而已非以禘公也用卜而後用之用重辭也以以之而已撥加以璧散璧角玉琖仍雕言雕則玉不純矣下於周故也灌用圭璋故加用

璧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先言璧散蓋禮正獻以小爲貴者加獻
尚大正獻以大爲貴者加獻尚小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
豆今曰薦用玉豆玉豆外無他豆也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
殷以椇周以房俎今曰俎用梡嶡梡嶡外無他俎也
新安王氏曰周官有鬯人鬱人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供之煮
鬱金和鬯酒謂之鬱鬯鬱人掌之天子賜諸侯以圭瓚則諸侯
可用鬱鬯宣王賞以圭瓚秬鬯二卣賜文侯周公在東都日成
王賞以秬鬯二卣命周公禋于文王武王則秬鬯圭瓚魯公必
受此賜無疑按周禮秋嘗冬烝灌用黃彝黃彝即黃目賜諸侯
或一卣或二卣不言黃彝何也卣乃中尊蓋黃彝別名或謂尊
有三彝爲上卣爲中罍爲下失其義矣凡灌天子諸侯用圭瓚
后夫人用璋瓚瓚者其盤圭其柄也故鬱尊有黃目灌有圭瓚
雖魯人得用然瓚有大圭未免僭天子禮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
下也
鄭氏曰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
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
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昧師掌教昧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
僭廣大也
孔氏曰升升堂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也清廟以文王
有清明之德祭之於廟而作頌也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
云下管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案詩維清奏
象舞襄二十九年見舞象箾南籥知非文王樂必以爲大武武
王樂者以經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以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知
爲武王樂也朱干玉戚者亦盾而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王
著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上云下管象謂吹
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爲大武之舞也皮弁三王之服裼見美
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
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
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
所祭之冕而舞祭統冕而揔干以樂皇尸是也鄭引周禮昧師
以證經之昧樂又引小雅鼓鍾之詩以證南蠻之樂任即南也
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爲夷所歸故賜奏夷之樂
於庭也唯言夷蠻則戎狄可知或云正樂旣不得六代故賜夷
唯與二方也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
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
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味味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
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
藏也此東曰昧西曰株離與白虎通相反納夷蠻之樂於大廟
者言皆於大廟奏之廣魯欲使如天子示於天下也
馬氏曰歌者人聲也匏管者竹聲也堂上以人聲歌清廟者所
以貴文也堂下以匏竹奏象武者所以賤武也周公之德妙而
不可知所可知者見於文德武功而已文德成於制作之間武
功存於征伐之際故彰其武功則錫之以武樂彰其文德則錫
之以夏樂蓋武之盛莫盛於大武而文之盛莫盛於大夏冕者
文服也服冕服而舞大武者以文止武之意也皮弁素積者服
之質也舞大夏則服之所以守其文也裼者服之見美也皮弁
素積掩蔽其文而不顯故裼衣所以顯之也
山陰陸氏曰言下而管象則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也即言下
管象嫌歌象同作祭統言而嫌明堂在下管象同作也仲尼燕
居言而嫌前下管象同作也然則文王世子何以不嫌遠也舞

莫重於武宿夜故冕而𢿱以舞大武弁而裼以舞大夏內則十
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不言大武大武蓋深矣又在其
後　又新說曰積與弁文服也皮與素則陰矣故以舞大夏干
與戚武器也而朱與玉則陽矣故以舞大武此陰陽相成之義
也陽以陰成之故裼武也而以舞大夏陰以陽成之故冕文也
而以舞大武　又曰大饗之禮與宗廟同故亦升歌清廟下管
象而舞大武大夏燕居所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夏籥序興
是也養老之禮則異於大饗故升清廟下管象其舞則大武而
已無夏也蓋武降大夏一等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
武是也燕禮則有勺而無大武蓋勺降大武一等儀禮所謂升
歌鹿鳴下管新宮遂合舞樂合樂則勺是也
嚴陵方氏曰武爲征伐之名夏爲文武之地武王以征伐之大
功而戡亂於商故其樂謂之大武夏后以文明之大德而受禪
於舜故其樂謂之大夏以武爲征伐之名故武王之號因以同
其樂以夏爲文明之地故夏后之樂因以同其國焉然則大武
者武舞也大夏者文舞也干必以朱戚必以玉者朱爲含陽之
色玉爲陽精之純朱玉德也以見先王有德以立武焉弁必以
皮積必以素者皮無經緯之文素無繪繡之功皮素質也以見
先王不以文而滅質焉於武言干戚以見文之有羽籥於夏言
裼則知武之爲襲其言亦相備而已然其樂先文王之歌而後
武王之武者時之序也其舞先武王之武而後夏后氏之文者
事之序也先王之時祭祀必用夷樂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
民而役之得其歡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君子之所樂也故周
官有韎師及旄人鞮鞻氏之職者以此東方曰夷而與蠻戎狄
通謂之四夷者猶之公伯子男通謂之諸侯也且四夷之習俗
雖各不同至於與夏相反皆易而無文則一而已然而夷樂有

東南而無西北者亦隆殺之微也東爲四夷之長對蠻之小爲
大爲周官專以韎師掌之者以此周之化自北而南南於豐鎬
爲尤遠爲詩言以雅以南經言胥鼓南者以此昔成王欲報周
公勳勞故其命以樂也以諸侯爲未足又命之用天子之樂以
時王爲未足又命之用先王之樂以中國爲未足又命之用四
夷之樂則所用廣矣故曰言廣魯於天下也
長樂陳氏曰考之於經舞干羽于兩階則文舞於東階武舞於
西階武舞常在先文舞常在後何則書言舞干羽則先干而後
羽樂記言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則先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
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則先大武而後大夏詩簡兮言碩人俁俁公庭萬舞乃言左手
執籥右手秉翟則先萬舞而後籥翟漢之樂亦先武德之舞而
後文始之舞唐之樂亦先七德之舞而後九功之舞然則古人
之舞皆先武而後文蓋曰武以威衆而平難文以附衆而守成
平難常在於先守成常在於後　又曰周之興也功莫大於武
功樂莫重於武舞故舞大武以祭服之冕舞大夏則朝服之皮
弁而已干所以自蔽戚所以待敵朱干白金以飾其背記曰朱
干設鍚是也玉戚剝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曰剝圭以爲鏚柲
是也蓋朱所以象事玉所以象德武以自蔽者爲主而待敵者
非德也故其宣布者見以爲事者欲自蔽而已至於持以待敵
者溫純之德爾此武舞之道也籥所以爲聲翟所以爲文聲由
陽來故執籥於左文由陰作故秉翟於右此文舞之道也天子
之樂如此而魯有之康周公故也世衰禮廢魯不特用於周公
之廟而羣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譏之不特用於魯之羣廟而諸
侯之廟亦用焉故郊特牲譏之以至八佾作於季氏之庭萬舞
振於文夫人之側則先王之樂掃地可知矣祭統曰朱干玉戚

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公羊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
舞大武蓋公羊所傳者誤也然朱干玉戚之舞國君躬與焉祭
統曰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摠干　又曰王者舞先王之樂明
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蓋四夷
之樂東曰韎南曰任西曰侏離北曰禁或以其服色名之或以
其聲音名之服色則韎是也聲音則侏離是也其他不可以考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掌教四夷之樂韎師則掌教東夷之
樂而已然韎師之樂施於祭祀大饗而旄人鞮鞻之樂施於祭
祀與燕者蓋東於四夷爲長饗於燕爲重觀韎師曰師旄人鞮
鞻曰人與氏師則序於前而人與氏序於後則夷樂之別可
知矣先王之於夷樂雖或用之然夷不可以亂華哇不可以
雜雅蓋亦後之而弁先外之而弁內也觀夾谷之會侏儒之
樂奏於前而孔子譏之東漢元日碑國之樂作於庭而陳禪
非之則魯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蓋陳之於門而已唐之時皆
奏於四門之外豈古之遺制歟升歌清廟下管象說見文王
世子
慶源輔氏曰言廣大周公之德於天下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
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
大服
鄭氏曰副首飾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
副褘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
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
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
德宜饗此也
孔氏曰前經明祀周公所用器物此經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
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於阼階夫人立於
東房中魯之大廟如天子明堂得立房中者房則東南之室也
總稱房爾副是首飾以其覆被頭首鄭引詩鄘風言宣姜首著
副珈而又以笄六玉加於副上引周禮追師證副是王后首服
案周禮褘衣揄翟闕翟等皆是后之所服褘衣則后服之上者
故鄭云褘王后之上服也迎牲于門謂裸鬯之後牲入之時迎
於門也夫人薦豆籩者朝踐之饋孰并酳尸之時也卿大夫助
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也命婦助夫人謂薦豆籩及祭事之
屬當祭之時今百官各揚舉其職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大刑
以此祭周公文物備具禮儀整肅百官供命天下大服明周公
之德宜合如此
長樂陳氏曰阼者明陽之地房者幽陰之地君於阼法陽之道
夫人於房體陰之道天子六冕有衮冕諸侯出而有君道故其
冕亦如之而王后六衣亦有褘衣以從王祭祀諸侯之夫人從
夫之爵則禮當服焉鄭氏以爲二王之後誤矣
嚴陵方氏曰卷冕即衮冕也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而王亦
被衮以象天以其九章之盛服服之有章者窮於此故也首飾
以副爲名者首以髮爲主飾則副之故也君立阼夫人立房中
所以順陰陽之位而已袒則肉體露故曰肉袒然人勞則如是
必肉袒迎牲將以親射親割而致其力故也迎牲于門則薦豆
籩于室可知牲則干外男子之事故君迎之豆籩則庶羞婦人
之事故夫人薦焉與五官奉六牲六宮奉六齍同義經有言籩
豆何也凡籩則豆從之用豆則籩不必從也故禮器言天子諸
侯之豆數鄉飲酒言五十六十之豆數未有特言籩者若晉侯
饗季孫宿有加籩而武子辭則雖或特言籩固亦有豆矣周官
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其序則先籩人而後醢人

爲蓋以籩尊而豆卑故也及其並陳則籩居邊而豆居中然則以尊卑言故曰籩豆以内外言故曰豆籩其實一也君與夫人祭主也心專其事焉卿大夫命婦臣妾也則替其事而已各揚其職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司寇奉犬之類也夫職雖揚又不可侵官故言各焉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蓋謂是矣廢職則職不揚矣服大刑肆師於祭之日誅其怠慢者是矣

山陰陸氏曰君出迎牲御大夫從矣而後夫人薦豆籩命婦贊夫人男女相辟別嫌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亦以此命婦贊夫人言贊不言相侵爲也樣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

慶源輔氏曰周公人臣而用天子禮樂之祭宜人之心有所不服今也執事之臣各舉其職而無怠慢之意至於一有廢職而不舉者則亦自服於大刑至此然後知天下大服而不以周功爲不可用天子禮樂也此皆魯人誇詞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鄭氏曰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祊大蜡歲十二月索鬼神而祭之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得祭之事魯在東方朝常以春當朝之年以朝闕祭巡守在二月不於正月祭者諸侯預前待于竟故也祭社祀祊大司馬職文祊當爲方四方句芒之屬也

長樂陳氏曰夏以飲爲主故於祭謂之礿秋以嘗新爲主故於祭謂之嘗冬則物之衆而可進也故謂之烝春言社則知秋獮者亦祀方也詩曰以社以方是也秋言獮則春社亦蒐也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

嚴陵方氏曰言夏礿秋嘗冬烝而不及春祠與王制言烝則不礿同義其所異者特彼以礿爲春祭爾春祭闕祠而不闕社者祠則君之所獨社則民之所同故也社與省春與祭皆有之其所異者春社以祈爲主秋社以報爲主春省以耕爲主秋省以斂爲主爾此於社言春以該秋於省言秋以該春其實一也大蜡必言遂者與大司馬言遂以蒐田之遂同蓋秋省則百物成矣蜡所以報百物於其成而後百物可報故也省非祭名而與祭併言之者以此凡此亦諸侯之所同然特魯行之蓋禮有所隆爾

講義曰此不言春祠先儒謂魯在東方王以春東巡狩則魯闕春祭朝常用春當朝之年則亦闕祭非也特經有脫文耳祭不可闕也

馬氏曰天子大蜡八凡此者天子之祭也而魯以周公之功故得用之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鄭氏曰廟及門如天子之制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皐之言高也詩云乃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衆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門及廟制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魯之庫門制似天子皐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必事事皆同也引大雅文王緜之詩證諸侯有皐門應門也

盱江李氏曰鄭以爲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大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大廟亦如明堂矣若周之大廟制如明堂魯之大廟又如明堂則是魯之大廟如周之大廟也何不曰大廟天子大廟而云

明堂哉斯蓋僭行天子禮樂饗帝告朔當放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略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作大廟以天子明堂之制作庫門以天子皐門之制作雉門以天子應門之制鄭司農云天子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庫門中門也周官所謂中門之禁蓋在是矣禮宰夫執木鐸以令于宮自寢門至于庫門以此君復于庫門亦以此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亦以此君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亦以此然則左宗廟右社稷在庫門之外雉門之內故君出疆反入自闕孔子與於蜡賓出遊於觀之上此大廟在雉門之內之證也庫門應在內今在外者魯王禮也使雉門之外又有門焉據天子一曰皐門二然後曰雉門

長樂陳氏曰皐者始事之辭記曰皐某復周官有皐舞皆始意也五門始於此故曰皐王之庫藏在焉故曰庫有雉之象故曰雉對於路門而爲布政教之所故曰應五門以路爲大故曰路此言庫雉而不言路者以路爲門之大天子諸侯無嫌於不同故也古人出一號發一令皆聲以警之故振木鐸於朝鐸有以金爲之則取乎義而於時爲秋秋則其氣肅而以殺爲主故所用多在乎武事周官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振鐸是已有以木爲之則取乎仁而於時爲春春則其氣溫而以生爲主故所用多在乎文周官小宰小司徒皆云正歲率其屬而振之以徇於市而語稱孔子之德亦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是也此皆天子之政也

清江劉氏曰此經有五門之名而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皐應畢無庫雉路諸侯有庫雉路無皐應畢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而名不同何以言之詩曰乃立皐門乃立應門書曰二人爵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言天子也畢門或謂之虎門蓋王在國則虎賁氏守王之宮蓋居此門故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指虎賁而言故曰虎門又或謂之路門蓋建路鼓於壯門之外大僕司之指路鼓而言故曰路門無道庫雉者非天子門故也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故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諸侯有路寢路寢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三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識兩觀不識雉門也無道皐應畢者非諸侯門故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外朝在皐門外治朝在應門內內朝在畢門內畢蹕也王出至此則蹕也師氏掌焉應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海內莫不欽應也皐告也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此亦春秋大合天子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外治朝在雉門之內內朝在路門之內謂之庫雉者諸侯不敢戚天子名門以其所近也庫者府庫所在也雉者治朝所在也雉猶治也路者路寢所在也此亦小言諸侯也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閒于兩社爲公室輔者是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五門自內而出一曰路門路大也正寢之門二曰應門應和也路門倡之應門和之三曰雉門觀闕縣於此四曰庫門器械藏於此夫觀闕所以垂象爲民極則縣之於五門之中亦宜矣器械所以除戎器戒不虞則備之於外門之內亦宜矣五曰皐門皐緩也近則迫遠則緩皐門爲五門之遠者故也名以庫門而比天子皐門之制名以雉門而比天子應門之制自外而入則皐門近庫門故庫門比皐門之制自內而出則應門近雉門故雉門比應門之制皐庫在外故自外入言之

瞽宗書在上庠

鄭氏曰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四時各有所宜干盾也戈句矛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春夏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秋冬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也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皆樂官之屬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鄭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是也春誦謂歌樂也夏絃謂以琴瑟詩謂用事則學之以聲依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

孔氏曰自此至周公踐阼爲第二節論庠序釋奠先聖先師養老東序三王教世子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凡學世子學謂教也鄭註俊選即王制云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選等升於學謂大學也故下云於東序是大學也以時謂四時各有所宜即下春夏干戈春誦夏弦之類是也盾捍也干盾所以捍難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以其形句曲有子及鄭云若今雞鳴戟也宣公八年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以其用干故知象武若其大武則以干配戚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若其小舞則周禮樂師帗舞干舞是也春夏陽氣發動故云動作之時羽翟羽也籥笛也公羊傳曰籥者何籥舞也以其不用兵器故象文也秋冬收寒斂靜故云安靜引詩執籥秉翟是邶風簡兮之篇此籥師教戈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又籥師既教羽又教籥此小樂正所以教

雉門在內故自內出言之且庫雉者天子之所獨是應諸侯之所同必以天子所獨者爲名取其別於諸侯也止於諸侯所同者爲制又以降於天子也周官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以至鄉師士師宮正亦莫不用焉此非天子之政乎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亦此意也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九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

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鄭氏曰山節刻欂盧爲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窓也每室八窓爲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旣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閒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

孔氏曰此一經論魯大廟之飾鄭注欂盧今之斗栱也侏儒柱梁上短柱也重檐者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故鄭云重承壁材也刮楹者楹柱也以密石摩柱達鄉者謂牖戶通達詩云塞向墐戶故知鄉是窓牖也反坫者自兩君相見反爵之坫也築土爲之在兩楹閒近南人君飲酒旣獻反爵於坫上故謂之反坫出尊者尊在兩楹閒坫在其南故云出尊崇坫康圭者亢舉也爲高坫受賓之圭舉於其上也疏屏者疏刻也屏謂之樹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浮思小樓也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牆故鄭云浮思也此皆天子廟飾反坫亦在廟故今言廟飾也

馬氏曰天子之廟飾不止於此此舉其略爾天子用其全而魯用其略也

嚴陵方氏曰刻節爲山取其有鎭而已飾棁以藻取其有文而已復廟復猶傳所謂複道之複坫奠圭與爵之器也反坫者爵坫也崇坫者圭坫也凡器仰之爲正覆之爲反反坫所以覆爵也故爵坫謂之反崇坫所以薦圭也故圭坫謂之崇亦反坫亦可以崇爵矣獨於圭曰崇者措圭之時無反覆之異故也出尊者爵坫在尊之外也凡物在內爲入在外爲出故在尊外則曰出康圭者圭以坫而康也凡物措之則康故以措圭曰康圭此皆天子之禮故臧文仲山節藻棁孔子以爲僭焉

長樂陳氏曰廟所以事死復有歸根而靜之義刮其楹則有潔意而潔也者齊戒以事鬼神之義也達其鄉則有明意而明者神而明之之意也於屏言疏疏者通之也屏所以蔽而通之者以神無方而無乎不在故通之也

金華應氏曰複廟重檐深嚴邃密於內以爲神人祭祀居處之所即詩之所謂寢廟奕奕是也前殿曰廟後殿曰寢摠而名之則皆曰廟蓋內錯宗廟外具朝廷之儀故天子受覲於此納聘於此諸侯聽朔於此聽事於此焉節峙而仰承欲其安靜故刻以山鎭之象而亦有草木叢茸之狀棁細而倚踞欲其聳翹故繪以藻荇之文而亦有水勢流動之狀非嚴密靜深則不足以安神靈故複廟以深其藏而重簷則又以避風雨也非紬繹疏爽則不足以照物采故刮楹以華其飾而達嚮又所以通日月也稠複重閟幽而神之也開通洞達顯而明之也

山陰陸氏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刮楹其一隅也大廟楹排細皆有杜達鄉若今偷柱使前達也反坫反爵之坫崇坫崇爵康圭使圭安焉出尊使尊見焉尊爵之所貧也康讀如字坫崇則嫌或不安故謂之康疏爲疏於其上

慶源輔氏曰反坫出尊言其所在崇坫康圭言其所用互備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鄭氏曰鸞有鸞和也鉤有曲輿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王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春秋傳曰大路素鸞或爲欒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四代車其制各別路即車也鉤曲也輿則車牀曲輿謂曲前闌也虞質未有鉤矣桑根一年左氏云大路越席然席是祀天之席則大路亦祭天之車祭天尚質故鄭云素也

長樂陳氏曰鸞在衡和在式鸞鳴則和應唱和於自然故虞氏之車以之鉤者曲也致曲以趣時者人之道故禹之車以之大

路繁纓一就周官謂之木路木則質而其制略殺之道略於周
故車以之乘路繁纓之就十有二周官謂之王路王為陽之精
而其制文文之盛莫過於周故車以之
嚴陵方氏曰鸞車車之有鈴者必曰鸞取其聲之美也若鸞刀
謂之鸞亦以是而已鉤車取其形之曲鉤邊謂之鉤亦以是而
已車之有鸞自虞氏始也車之有鉤自夏后氏始也以其尚未
而於道為大故曰大路若大圭謂之大亦以是而已以其最貴
而尊者所乘故曰乘路若乘馬謂之乘亦以是而已周尚文故
其路名之以乘而飾用玉然於鸞於鉤曰車於大於乘曰路者
何也曰車則上下之所通曰路則尊者之所獨以其上下之所
通故或以鸞車為遣車焉家人言鸞車象人是矣或以鉤車為
兵車焉司馬法言鉤車先正是矣以其尊者之所獨故大路乘
路殺周乘之以祀而已郊特牲言乘素車貴其質是殺以大路
祀明矣巾車言玉路錫樊纓以祀是周以乘路祀明矣夫路以
大言之也人君有大物者故所居則曰路寢所乘則曰路車也
山陰陸氏曰詩曰鸞聲鏘鏘又曰鉤膺鏤錫則車皆有鸞馬
有鉤鸞車言和鉤車言正大路言道乘路言德
慶源輔氏曰虞夏言車殷周言路各據時代所稱言之意者殷
周始稱車為路耳自魯言之故下皆曰路也
新安王氏曰路即車也舜時始有鸞和故其路名之鸞車夏始
鉤車大路木也殷人以此為重故謂之殷路周天子乘玉路封
同姓則有金路封異姓則有象路魯之乘路蓋金路也玉路非
魯所敢僭故郊禮又用殷之大路鄭以乘路為王路非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鄭氏曰四者旌旗之屬也綏當為緌讀如冠蕤之蕤有虞氏當
言緌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緌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

大麾書云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周禮王建大旂以賓
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旌旗虞氏之綏但注旄竿首未有
旒縿夏后氏之旂漸文既注旄竿首又有旒縿大白謂白色旗
大赤謂赤色旗大白大赤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鄭引周禮巾
車職文必知綏為大麾者彼大麾上有大白大赤此經夏后氏
之綏下有大白大赤故知綏當大麾也
金華應氏曰子華子曰舜建大常則車服之等辨於下旂常之
數備於上至舜而已詳世本云奚仲為車正建旐旒辨等級則
車旗之制至夏而浸詳然舜車惟有鸞和而已夏則鉤之而曲
商復反之於質至周飾之以玉而益文矣舜惟建旂常耳至夏
則復綏之以羽旄綏者旒之條於緌而華者也商復以素為飾
周赫之以大赤而又加明矣
長樂陳氏曰旂之制始於舜而已此有虞氏所以謂之旂也至
於夏則致飾矣故曰綏白西方之色西主殺而謂乎義十一征
而無敵於天下自湯始故殷之旂以之赤南方之色南者離之
位文明之象也故周之旂以之
嚴陵方氏曰旂飾以龍以象春綏飾以黑以象冬大白以象秋
大赤以象夏綏即巾車所謂大麾是矣大麾色黑而質且旂即
所謂交龍為旂者是也大帛即雜帛之物也大赤即通帛之旜
也唯麾不在九旂之數故特以綏名之
山陰陸氏曰車旂言四代馬言三代尊言四代其爵其彝其勺
言三代簋俎言四代豆言三代登言四代其旌其酒言三代鼓
言四代學言四代官言四代車者舉四亦言之法若樂言伊耆
氏之土鼓女媧之笙簧與四代之樂矣其鼓　其鼗其磬三代可也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

殷白牡周騂剛
鄭氏曰順正色也白馬黑鬣白翰殷黑首爲純白凶也騂剛赤色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之馬及牲色不同夏尚黑故用黑
鬣駱白黑相間也殷尚白頭黑而鬣白從所尚也然類三代俱
以鬣爲所尚也蕃赤也周尚赤用黃近赤也剛牡也騂言剛則
白亦剛白言牡黑亦牡也故殷告天云敢用玄牡從天色也
嚴陵方氏曰馬以毛物爲主而鬣又毛之長者故三代之馬以
鬣言之剛公羊氏作犅蓋牛也牡言其質也剛言其性也言二
代如此則夏后氏尚黑亦用牡可知故湯用玄牡而釋者以謂
未變夏祀也郊特牲言牲孕弗食祭帝弗用周景王時雄雞自
斷其尾憚其犧雖且用牡而況牛乎蓋陽貴陰賤不得不然也
山陰陸氏曰按此魯雖兼用四代服器等物皆有所殺也駱馬
黑鬣即視乘驪白馬黑首即視乘翰黃馬蕃鬣即視乘騵然則
駱馬黑鬣夏后氏猶以爲黑白馬黑首殷人猶以爲白黃馬蕃
鬣周人猶以爲赤蓋君子不以下妨上小妨大如此白牡言牡
而已周然後稱剛殷白牡周騂剛不言尚尚不疑也
慶源輔氏曰殷周獨於此稱人者以言馬故也周言剛夏殷亦
剛也殷言牡則夏亦牡也夏言尚則殷周亦尚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鄭氏曰泰用瓦著著地無足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用四代尊或用三代或用四代隨其禮存
者而用之耳考工記云有虞氏尚陶故知泰用瓦罍猶雲雷也
畫爲山雲之形也著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爲著然殷尊無足則
其餘泰罍犧並有足也犧象畫沙羽及象骨飾尊也然殷名著
周名犧象而禮器云君西酌犧象亦是周禮也
嚴陵方氏曰泰司尊彝謂大古之瓦尊以盛彼名其質此名其度

故也山罍即山尊也禮器亦謂之罍尊非諸臣所酢之罍也
以山罍爲尊因謂之罍尊亦猶以壺爲尊因謂之壺尊也著讀
如附著之著下無所承著地而已殷尚質故其尊從簡如此飾以犧則曰
犧尊飾以象則曰象尊無飾爲質有飾爲文周尚文故其尊有飾如此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鄭氏曰斝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爲形故并標名於其上琖以玉
飾之殷亦爵形而畫爲禾稼斝稼也周爵或以玉爲之或飾之以玉
長樂陳氏曰考之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棧晉元興中剡縣民井
中得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則棧卑而淺矣夏爵命之以
琖蓋其制若棧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
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制若雀然也琖象棧爵象雀而
斝有耳焉則三者之制可知矣明堂位言王琖周禮言王爵春
秋傳言瓘斝則三者之飾可知矣詩曰洗爵奠斝周禮獻尸大
祭祀贊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琖斝先王之器也唯魯與
二王之後得用焉諸侯用之則僭矣故記曰琖斝及尸君非禮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斝殷尊名也而爵亦名之者以爵有從尊之義故
因以名焉殷質故也若行葦所謂奠斝者爵也周尊彝所謂斝
彝者尊也爵則爲爵之形以承之周尚文故也夏殷未承以爵
而亦謂之爵者自周始然觀若所謂一升曰爵夏則一升曰琖殷則
一升曰斝也不然則由周以前止有爵之名由周以後又有爵之形也
山陰陸氏曰琖以齊言斝以盛言爵以酒言知然者盞齊亦或
謂之棧酒也斝尊一名斝彝知之也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耳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
疏勺周以蒲勺
鄭氏曰夷讀爲彝周禮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

用斝彝黃彝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灌尊及所用之勺雞彝法也與餘尊
爲法故稱彝雞彝者或刻木爲雞形而畫雞於彝斝者畫爲禾稼
黃目以黃金爲目鄭引周禮以下司尊彝之文雞彝盛明水鳥
彝盛鬱鬯斝彝黃彝義亦然龍勺勺爲龍頭疏謂刻鏤通刻勺
頭蒲謂刻勺爲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末微開也
長樂陳氏曰尊之爲言尊也彝之爲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
天地彝用以祼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獨名尊彝於常器
均名彝藉談曰有勳而不廢撫之以彝器臧武仲曰大伐小取
其所得以作彝器則彝之爲常可知矣尊亦謂之彝彝亦謂之
尊故黃目彝也記曰灌尊彝之上尊雞斝皆彝也明堂位曰灌尊
然彝之爲器不特飾以雞鳥黃目虎蜼之象而已凡邦國之約
劑書於此司約大約劑書於宗彝是也凡臣之有功銘於此祭
統勒大命施于烝彝鼎是也蓋臣之有功祭於大烝故勒大命
者施于烝彝鼎則三時之彝不預也　又曰雞者司晨之始則
陰盛而陽微祼所以求諸陰故夏后氏以之若夫司尊彝以春
言之者春則所謂時之首爲者也龍勺龍陽中之陰也淵潛而
爲仁以澤萬物故夏以之殷以疏者亦前疏斝之意蒲之爲物
柔而順有懷柔百神之意 禮書
嚴陵方氏曰灌尊所以貫祼鬯之尊也夷以對險夷者道之常
險者道之變故孟子引季氏之詩變險爲夷者以此勺用以酌
酒首疏與疏布之疏同而與斝之疏異蓋疏而通之無他飾焉
山陰陸氏曰六彝雞東方也鳥南方也虎西方也蜼北方也黃
彝斝彝中央也鄭氏謂斝畫禾稼龍勺爲龍頭蒲勺爲鳧頭疏
勺爲雉頭經曰雉曰疏疏龍勺以能施爲義疏勺以能不淫爲
義蒲勺以能不溺爲義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
瑟四代之樂器也
鄭氏曰蕢當爲凷籥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
今有姓伊耆氏者拊搏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
柷敔皆所以節樂者也四代虞夏殷周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用古代及四代樂器土鼓謂築土爲鼓蕢
桴以土塊爲桴葦籥謂截葦爲籥說者以伊耆氏爲神農
嚴陵方氏曰古者以土爲鼓未有鞸革之聲故也蕢桴者以凷
爲桴未有斲木之利故也葦籥者以葦爲籥未有截竹之精故
也拊搏揩擊亦所以作器也或言其器或言作樂互相備也與
益稷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同義玉磬琴瑟又皆堂上之
樂故特舉其名瑟言之琴言中而不言小瑟言小而不言中亦
互相備也
山陰陸氏曰伊耆氏之樂如是而已故曰伊耆氏之樂也據四
代之樂器也樂舉遠古器舉近世樂性情也與生俱生者也器
形而已據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然則賁鼓大璜封
父龜天子之器也中琴言琴小琴言瑟略之也書曰言戛擊鳴球
搏拊琴瑟記言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者蓋搏拊
治亂以相是也治亂在下堯舜之事治亂在上殷周之事球璞
也磬器也琴瑟器也大小形也堯舜言璞殷周言器堯舜言器
殷周言形又書曰搏拊言樂記言拊搏言搏擊揩擊搏取聲深拊
取聲淺戛取聲深揩取聲淺亦堯舜殷周之辨也且言玉磬等
物總舉四代與他物異則以樂統同禮辨異故也
長樂陳氏曰中央爲土以土爲鼓則中聲具焉以蕢爲桴則中
聲發焉以葦爲籥則中聲通焉籥之爲器如笛而三孔通中聲
故也古之作樂自伊耆氏始而蜡祭之禮亦始於此故周官有

伊耆氏之職而以下士為之則伊耆氏非古有天下者之號也
特古之本始禮樂者而已樂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荀卿曰
金石絲竹所以道樂也蓋先王本道以制器制器以導樂凡為
樂器數度及旁量雖本於鍾律要皆定以五聲播以八音然則四
代之樂器雖損益不同其能外乎八物哉虞書述舜樂曰戛擊
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是樂器成於有虞氏備於三代也琴瑟之
器士君子常御焉所以導心者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
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聲應相保而為
和矣自拊搏至琴瑟皆堂上樂也自土鼓至葦籥皆堂下樂也
魯之用樂推而上之極於伊耆氏推而下之及於四代則文質
具矣施之周公之廟固足以報功於之魯固亦難乎免於僭矣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鄭氏曰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
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祧也魯公伯
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
故云武世室案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又
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
成王褒崇魯國而已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
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美之非實辭也
慶源輔氏曰由是觀之則成王之所以賜伯禽者未必如是之
備如此篇所載亦有魯君因仍而僭用之者矣
新安王氏曰此言尤不可信周公為魯太祖而開國實係魯公
其廟不毀固有此理然不可援文王為比也若夫武公乃伯禽
玄孫春秋之初毀廟復立季氏為之也且季氏立已毀之廟者
有二煬公之廟毀而復立煬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
復立武公命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有不臣之心春秋書立
武宮立煬宮以罪季氏蓋不考其故乃曰世室者不毀之廟夫
昭穆遞遷則毀武公之廟禮也世室既遠毀而復立非禮也而
比之於武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矣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

鄭氏曰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
廩虞帝上孝今藏粢盛之委焉序次序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矇
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於此祭之頖
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
孔氏曰此經明魯得立四代之學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
以虞庠為廩以藏粢盛鄭註古者至樂祖大司樂文於此祭之
謂於此瞽宗祭之大司樂云祭於瞽宗是也
橫渠張氏曰四代學名多不同要之皆是學可解則解之不可
解何必強為養老之地也瞽宗亦一至德教歌於此則瞽宗蓋
大師之官也後世樂工雖未必皆其學則不害亦謂之瞽宗也
嚴陵方氏曰米廩者藏養人之物而庠以言養人期於充實也
序也者射也射有偶然而以序進焉必曰序則主以禮教故也
瞽宗者瞽人之所宗而樂祖在焉必曰瞽宗則主以樂教故也
頖宮者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辟言辟以禮廱言廱以樂頖
宮雖半辟廱之制亦兼禮樂以教之故也有虞氏以言養人而
未及乎禮夏后氏及乎禮而未及乎樂殷人及乎樂而禮樂未
能兼備兼備之者在乎周而已此周所以為文之盛歟然孟子
言殷為序而此以夏后為序言周為庠而此以虞為庠者蓋以
其養人於此則皆可謂之庠以其習射於此則皆可謂之序其
實一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鄭氏曰崇貫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春秋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越國名也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

孔氏曰定四年左傳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與夏后氏相對故知國名子都拔棘隱十一年左傳文證棘爲戟

嚴陵方氏曰凡此即周官天府所藏大寶鎮寶之類是矣王氏曰大寶鎮寶皆寶器也非以道勝淫不能伐而俘之非以德服天下不能受其獻也故爲之先者以能得其傳爲榮爲之後者以能守其所傳爲善是皆天子之事左氏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繁弱則大弓也則魯得有天子之器固明矣凡五兵之用遠則弓矢者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矣然後殳者擊之戟者刺之弓爲五兵之始戟爲五兵之終此言棘與弓則五兵之用略具故戎器必以是爲言焉

山陰陸氏曰以周賜我爲夸故曰天子之器也其言天子之禮之祭之政之廟飾之戎器其以爲夸一也大璜封父龜傳所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是也蓋此龜一名繁弱豈以善中名之歟大弓武王之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公羊曰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慶源輔氏曰諸侯之國皆有分器不獨魯有之而曰天子之器也夸辭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鄭氏曰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簨簴也殷頌曰植我鼗鼓周頌曰應朄縣鼓垂堯之共工也女媧三皇承宓犧者叔未聞也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簧笙中之簧也

孔氏曰鄭引殷頌那之篇證殷楹鼓引周頌有瞽之篇證周縣鼓垂之所作調和之鍾叔之所作編離之磬女媧所作笙中之簧三者先代之樂魯皆有之案舜典垂作共工鄭不見古文故曰堯時帝王世紀云女媧氏風姓承包犧制度始作笙簧鄭註和離謂次序其聲縣者解和也縣解離也言縣磬之時其聲希疏相離

嚴陵方氏曰楹以貫中縣則在上獨足爲在下故特謂之鼓足焉與司服言弁則曰弁服屨人言屨則曰服屨同義郊特牲曰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故謂之和鍾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故謂之離磬

山陰陸氏曰不言足鼓而曰鼓足言足固宜在下也和鍾編鍾也離磬特磬也

長樂陳氏曰足不若楹之高楹不若縣之垂亦其後世之加隆爾 又樂書曰正北之坎爲革則鼓爲冬至之音而冒之以皆鼓之曰其役象天其形象天其於樂象君故鼓揚鼓鼛鼓晉鼓鼖鼓鍾鼓鼙鼓缶皆謂之鼓以聲非鼓不和故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此其意歟蓋鼓制自伊耆氏始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春秋之時楚伯棼射王鼓跗豈夏后氏遺制歟周官大僕建路鼓大寢門之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也是楹鼓爲一楹而四稜焉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桓圭也莊子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楹貫而置可知商頌曰置我鞉鼓是也周官鼓人晉鼓鼓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所謂縣鼓也禮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田縣鼓則縣鼓周人新造之器始作而合乎祖者也以應鼓爲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唱始之樂歟鍾之爲樂過則聲淫中則聲和垂之和鍾和聲之鍾非淫聲之鍾也磬之爲樂編之則雜離之則特叔之離磬特縣

磬來編縣之磬也和鍾始於垂或謂之鼓延景爲之或謂磬襄
爲之離磬始於叔或謂古毋句氏爲之或謂伶倫爲之皆有
所傳聞然耶古者造笙以匏爲毋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
中道達陰陽之冲氣象物之植而生故有長短焉太簇之音也
蓋其制法鳳凰以象其鳴大者十九簧而以巢名之以其衆管
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簧而以和名之以其大者唱則
小者和也大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是也詩曰吹笙鼓簧則笙
簧笙中之簧也笙簧始於女媧氏而世本謂隨爲之豈隨因而
循之者歟詩曰並坐鼓簧又曰左執簧傳曰鼓猴族之簧則簧
又非笙中之簧也簧之爲物非特施於笙又施於竽笙簧十三
或十九水火合數也竽簧三十六水數也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鄭氏曰簨虡所以縣鍾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
以嬴屬羽屬簨以大版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
牙以挂縣紘也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
簨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孔氏曰此一經明魯有三代樂縣之飾案考工記筍飾以鱗此
經并云虡者蓋夏時簨虡之上皆飾以鱗至周乃別故云龍簨
虡殷則於簨之上刻畫木爲崇牙之形以挂鍾磬也詩周頌云
設業設虡業虡相對故鄭知業則簨也其簨上更加大版刻
崇牙謂之業故詩大雅云虡業維樅是也璧翣也者周畫繒爲
翣戴小璧於翣之上

嚴陵方氏曰其崇如牙夏后氏有簨虡而未有崇牙殷有崇牙
而未有璧翣至周然後三者兼備焉此皆漸致其文也

長樂陳氏曰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
器異虡異而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鍾虡飾以嬴屬磬虡飾以羽屬
器異異虡故也鍾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
筍故也筍則橫之設以崇牙則其形高以峻虡則植之設以業
則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
有璧翣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筍虡所以縣鍾磬崇牙璧翣
所以飾筍虡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無璧翣
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故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是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鄭氏曰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

孔氏曰簋是黍稷之器敦與瑚璉共簋連文故鄭云皆黍稷
器鄭註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其註云未聞者瑚璉之器
與簠簋異同未聞鄭註論語曰夏曰瑚殷曰璉者誤也

長樂陳氏曰敦所以養人之存也璉者養人而不絕者也瑚以玉
爲之玉者美而有光貴之寶養人以爲充實者瑚之用也簋以
竹爲之竹者和而有節言養人所以能節者簋之用也食所以
養陰自其數而觀之則以兩以四以六以八豈非陰數而愈備
於前歟

嚴陵方氏曰兩敦若內則所謂敦牟周官所謂玉敦是矣四璉六
瑚即孔子謂子貢爲女器者是矣釋者以爲宗廟之器焉八簋
即伐木所謂八簋是矣皆黍稷之器也故每用陰數之耦則與
籩豆同義曰敦曰璉曰瑚曰簋則所命之名不同也或兩或四
或六或八則漸增其數也

山陰陸氏曰敦亦簋也蓋敢以對故謂之敦兩謂之璧則四謂
之璉可知瑚言簋之而不可知也簋言底此所同也同而後
受之字或作匭以此兩敦黍稷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
麥苽苽一名彫胡蓋以其器名之八簋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
穛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

鄭氏曰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

孔氏曰虞氏質未有餘飾故鄭知梡有四足而已蹷謂足橫辟不正鄭注嶡之言蹷謂嶡足間有橫似有橫蹷之象也周禮謂此俎之橫者爲距椇枳之樹其枝多曲橈殷俎似之周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跗足間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柎似堂之東西頭角有房但古制難識不可委知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故爲疏刻之

嚴陵方氏曰梡者斷木爲足無餘飾也苟完而已嶡者於足間加橫木爲楨爲立橫爲嶡故也椇者旣有橫木又爲曲橈之形則於是爲具故也此皆漸致其備也楬豆未有他飾以木爲柄若蜡氏之楬而已玉豆則於楬之上又飾之以玉也獻若周官所謂再獻之獻再獻對朝踐言之則朝踐爲初獻矣醢人所謂朝踐之豆者初獻也所謂饋食之豆者再獻也此言獻豆則主祭祀之豆耳以祭祀之豆爲疏刻之形則燕饗之豆不疏刻矣司尊彝所謂獻尊義亦類此是皆漸增其飾也

山陰陸氏曰楬所謂今柔是也爾雅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豆首竹言籩勝瓦言足祭統曰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鐙同足也

長樂陳氏曰殷之椇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周之下跗與三代異而直其足與虞夏同詩言大房傳言房烝此房俎也少牢禮言俎距此橫距也其高下脩廣無文舊圖謂高一尺四寸廣尺四寸不可考莊周曰加肴𦙌于雕俎之上唐褚遂良曰禹雕其俎士喪禮有素俎盖雕俎始於禹氏後世用之於吉凶者文質於是異矣殷又曰枳椇之枝蓊而不能伸故殷俎其形如椇故名之房者堂之偏者也周俎之足上下兩間其形象之故曰房俎楬豆楬者木之弱也以木爲之則無異飾楬以言其制玉以言其飾獻以言其用 禮書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鄭氏曰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韍或作黻

孔氏曰此一經論魯有四代韍制虞氏直以韋爲韍未有異飾故服韍夏后氏畫之以山殷增以火周人加龍以爲文章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故鄭知韍爲祭服案士冠禮士韎韐是士無飾推此則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

嚴陵方氏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則其文成矣於周特言章焉章者文之成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鄭氏曰氣主盛也

長樂陳氏曰祭以右手凡祭必於脯醢之豆間特公食大夫有司徹祭於上豆之間以豆數多故也祭之尚肺周禮而已若有虞氏則祭首夏后氏則祭心殷則祭肝以時異則禮異也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間而已若五祀則户先脾中霤先心門先肝以事異則禮異也士冠有嚌肺而鄉飲鄉射燕禮之類皆有離肺而無祭肺婚禮有離肺又有祭肺鬼神陰陽之意也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肝祝亦祭肺後祭肝則祭肺非不祭肝

也以肺為主耳由是推之夏殷非不祭肺也以心與肝為主而已

嚴陵方氏曰有虞氏祭首尚用氣故也氣雖有陰陽之異要之以陽為主爾首者氣之陽也至於三代則各祭其所勝者焉蓋夏尚黑為勝赤故祭心心於色為赤故也殷尚白為勝青故祭肝肝於色為青故也周尚赤為勝白故祭肺肺於色為白故也必各祭其所勝者明非有所勝則不能王天下不能王天下則無以致孝於宗廟矣

山陰陸氏曰氏旁出也有虞氏稱氏言堯之旁出堯猶在也夏后氏稱氏言舜之旁出舜猶在也自此以上稱氏以此殷稱人無夏矣周稱人無殷矣此篇言殷周如此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鄭氏曰此皆其時之用爾非尚也

孔氏曰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案依禮以尊上玄酒是周亦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故鄭知經言尚非也

嚴陵方氏曰明水者陰鑑取於月得之於天者也醴則漸致其味成之以人者也然猶未備足以為禮而已酒則味成而可薦焉厚之至也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鄭氏曰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

孔氏曰此經明魯兼有四代之官魯是諸侯案大宰職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今魯雖被褒崇何得備四代之官與三百六十職蓋成王褒崇於魯使魯得雜存四代官職名號非謂魯盡得備其數也記者盛美於魯因舉四代之官本數言之鄭引昏義證夏官百二十夏倍於虞殷倍於夏殷官既多周不可倍之故但加殷百二十

嚴陵方氏曰書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與此不同何也書之所言者據其號記之所言者據其人蓋官有差等而分職不可以無辨職有繁簡而用才或得以相兼故官之號嘗多而官之人常少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謂此也以虞氏之官其實五十則夏殷亦其實數而已夏倍虞之五十而百殷倍夏之百而二百是乃所謂夏商官倍也周三百六十此止言三百亦以其實數而已先儒遂以冬官之亡為言豈其然乎天官言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天子之官得以相兼矣書言周公為師則三公之職也又言周公位冢宰則六卿之職也豈非相兼者乎王氏謂三公之官率以六卿之有道者兼之無其人則不置是矣蓋魯用四代之禮樂唯得通用其名不必盡用其數若禘禮有山罍而無大尊夫樂用東而闕西北皆此意也

山陰陸氏曰有虞氏官百而言五十夏后氏官二百而言百以著積隆有漸魯乃令得兼用之非實數也與魯頌同義

慶源輔氏曰魯百里之國決不能盡備四代之官此皆夸辭也以此例上所言可知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鄭氏曰綏亦旌旗之緌也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殷又刻繒為崇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

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
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帛縿素升龍於縿練
旒九
孔氏曰此經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夏旣綢杠以練又以
綍爲旒殷刻繒爲崇牙之形以飾旌旗之側前經云殷崇是也旣以
崇牙爲飾此旌旗又飾以崇牙故鄭云相也周亦武取天下殷
旣以崇牙爲飾周尚文更取他物飾之不用牙也周以物爲翣
翣上戴之以璧陳之以郭棺車前文崇牙璧翣是飾翣與此與
夏后綢練連文故知是葬之飾鄭引周禮者欲證有旌旗及翣之
義天子八翣禮器文諸侯六翣而下並喪大記文
嚴陵方氏曰崇牙與綏之所設其名雖同其用則異公西赤志
孔子之喪曰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正謂是矣
長樂陳氏曰喪禮旌旐之飾亦有崇牙棺牆之飾亦有璧翣與
荀虞同者爲欲使勿之有惡耳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
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
故天下資禮樂焉
鄭氏曰王禮天子之禮也傳傳世也資取也此蓋盛周公之德
耳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
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
孔氏曰記者旣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結之於後美大魯國據
伊耆氏之樂女媧之笙簧非唯四代擇其多者言之耳亦有但
舉三代者然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用之不謂事事盡用
也作記之時是周末唯魯獨存周禮故以爲有道之國左傳襄
十年云諸侯宋魯於是觀禮是天下資禮樂也

嚴陵方氏曰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故詩述四篇而作頌語稱一
變而至道孔子含之而何適齊仲孫則言未可以動韓宣子則
美其禮吳季札則嘆其樂王氏謂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
德而報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明堂位之所以作歟然
而居人臣之位而用天子之禮樂是法之變而已非法之常也
聖人由是即其間必寓之微意雖致其隆亦每存乎殺焉是以
雖承周公之祀而受魯侯之爵郊禮旗用日月之章而閟弧韣
之旗禘禮灌用特祭之黃彝而閟閒祀之虎蜼獻用常祀之犧
象而閟閒祀之大尊灌器用圭瓚而不言璋瓚夷樂用昧任而
無離禁社言春而不言秋省言秋而不言春於朝天子之年或
闕春祭有大廟之制而無明堂以至有庫門而無皐門有雉門
而無應門有木鐸而無金鐸朝止曰世室學止曰頖宮此皆隆
殺之意也由是觀之聖人之制作也豈徒然哉學者不可以
不察
金華應氏曰有眞賜之以備物而他國之不得爾者郊禘之類
禮是也有例放之常典而他國未必不同者如礿嘗烝社之常
祭是也有眞畀之以寶玉而視他國爲特優者崇鼎貫鼎夏后
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是也此其器因遠傳乎古他如伊耆氏之
樂女媧之笙簧虞夏商周之尊罍則皆用其制度而已如虞夏商
周之官則亦汎記其多寡之數而又未必用其制度也
山陰陸氏曰以爲以爲如此而已是故亦綴詞也文雖少褒其
詞如是與失之誣者異矣
慶源輔氏曰傳謂傳說也蓋言久矣天下共傳說魯國之有禮
法也云天下以爲有道之國君臣未嘗相弒也雖曰隱惡不若
不言之愈也
石林葉氏曰鄭氏以桓公宣公之事欲附會而不可得遂併記

婦人髽士有誄之事以言禮之從變謂此皆為近事若然胡為列之記乎禮記雖出漢儒其言未必盡實然桓宣之弑不應減殺不知至此吾嘗證呂覽以周賜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為在平王之世魯惠公之所請以是質之則明堂位之作宜在桓公之前正當惠隱之際魯初得周公之賜故記禮者因緣而載之所以不及弑事其說尤可信不疑也非特此而已且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若果出於成康及周公之身安得所謂魯公武公之廟乎乃知事有在目前歷千載而弗悟者雖聖人猶然而況其他此不獨可辨明堂位之非誣尤以成呂覽之言而證成康周公之無遺禮也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一

喪服小記第十五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喪服小記者以其記喪服之小義也此於別錄屬喪服

嚴陵方氏曰哀之本在心及發於聲音而見於衣服者乃其末耳此篇則以服為主故以服為言且謂之小記至於大記則所主不特在服故不曰服而謂之大記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

鄭氏曰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為母又哭而免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孔氏曰自此至則髽一節論斬衰之喪男女括髮免髽之異斬衰者主人為父之服也括髮者為父未成服之前所服也禮親始死子布深衣去冠而有笄縰徒跣扱上衽至將小斂去笄縰著素冠視斂斂訖投冠而括髮括髮者以麻自項以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為母初喪至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故亦云括髮以麻也免而以布者此謂為母與父異者也亦自小斂後而括髮士喪禮云卒小斂主人髻髮袒是也至尸出堂子拜賓時猶與為父不異至拜賓後子往即堂下之位士喪禮所云男女奉尸侇于堂訖主人降自西階東即位主人拜賓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此時則異也鄭註又哭是此時也若為父此時猶括髮而踊襲絰帶以至大斂而成服若母喪於此時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踊而襲絰帶以至成服故云免而以布也惡笄榛木為笄也婦人質於其自卷持者有除無變故要絰及笄不須更易至服竟一除故云以終喪 崔氏曰凡親始死將三年者皆去冠笄纚如故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而哭婦人則去纚衣與男子同不徒跣不扱衽著白布深衣其

齊衰以下男子著素冠衰齊以下婦人骨笄而纚皆吉屨無絇
其服皆白布深衣至死之明日士則死日襲明日小斂若大夫
死之明日襲而括髮大夫與士括髮於死者俱二日始死以後
小斂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始死去笄未暇分
別尊卑故大夫與士其冠皆同也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
加素弁士加素委貌皆加環絰凡括髮之後至大斂成服以來
括髮不改但士之既殯諸侯小斂於死者皆三日說髦同也其
齊衰以下男子於主人括髮之時則著免其婦人將斬衰者於
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為髽其齊衰者於男子免時婦人則以
布為髽下男子免而婦人髽是也其大功以下無髽也其服斂
畢至成服以來白布深衣不改士死後二日襲帶絰其大夫以
上成服與士不同其襲帶絰之制或與士同或與士異無文以
言之其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
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
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成服大夫士三日成服其葬之時大
夫及士男子散帶婦人髽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若天
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為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
委貌加環絰鄭謂揆紳不可以紞凶是也至既虞卒哭之時乃
服變服首絰要帶男子皆以葛易之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絰不
易要帶大功小功婦人則易要帶為葛雖變麻為葛卒哭時
亦未說麻至祔乃說麻服葛其斬衰至十三月練而除首絰練
冠素纓中衣黃裏縓緣為領袖緣布帶繩屨無絇若母三年者小
祥亦然斬衰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既祥乃服十五升布深
衣領緣皆以布縞冠素紕二十七月乃禫服玄冠衣黃裳而祭
祭畢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為冠所謂纖冠而纓吉屨踰月服
吉父沒為母與父同父在為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大祥十

五月而禫其服變除與父沒為母同其不杖齊衰及大功以下
服畢皆初服朝服素冠踰月服吉也
藍田呂氏曰免以布為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於冠禮
謂之闕項冠者必先著此闕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闕
項存因謂之免首免以其與冠弁之異其首則亂故改音問
長樂黃氏曰括髮免髽乃小斂至大斂未成服之制又有變禮
括髮免髽者齊衰是也有啟殯見棺柩變同小斂之時者既夕
禮丈夫髽散帶垂是也大要不出此三節而免之用為尤廣蓋
喪禮未成服以前莫重於袒括髮檀弓曰袒括髮去飾之甚也
括髮以麻免以布又曰免不冠者之所服則免之禮稍殺於袒
括髮也是故小斂為父括髮而至於成服為母則即位之後不
括髮而為免小斂有括髮有免及啟殯則雖斬衰亦免而無括
髮以至卒哭不唯此也自斬至緦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
童子當室免朋友在他邦亦袒免君弔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
之用為尤廣也
嚴陵方氏曰衰凶服名也其制當心曰衰當背曰負左右曰
辟其別如此而通謂之衰者以衰雖見於衣服其本在心
故也
山陰陸氏曰士喪禮主人髺髮袒眾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
則袒括髮一人而已諸子皆免
新安朱氏曰括髮是束髮為髻鄭氏儀禮註及疏以男子括髮
與免及婦人髽皆云如著幓頭然所謂幓頭即如今之掠頭編
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髻也
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
則髽
鄭氏曰別男子也

孔氏曰此明男子婦人冠笄髽免相對之節但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則女首有吉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若成服爲父男則六升布爲冠女則箭篠爲笄爲母男則七升布爲冠女則榛木爲笄是男子冠而婦人笄若遭齊衰之喪首飾亦別當襲斂之節男子著免婦人著髽故云男子免而婦人髽免者鄭注士喪禮云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如著幓頭矣髽有二種一是斬衰麻髽二是齊衰布髽皆名露紒必知然者以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笄髽衰是斬衰之髽用麻鄭注以爲露紒明齊衰髽用布亦謂之露紒髽也喪服往往奇異以明喪或髽免髽亦有首故解之以其義言於男子則免婦人則髽男去冠猶婦人去笄無復別義故云其義也

長樂黃氏曰襄公四年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註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疏曰髽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衆以爲枲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爲屈布爲之高四寸著於顙上鄭玄以爲去纚而紒檀弓說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也縚母喪孔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毋扈扈爾鄭玄云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若布高四寸則有定制何當說其從從扈扈而誨之哉如鄭玄云纚而空露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爲父髽衰三年空露紒髮安得與衰共文而謂之髽衰也魯人逆喪皆髽豈直露紒迎喪哉凶服以麻表髽字從髟是髮之服也杜以鄭衆爲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當麻髮半也於時魯師大敗遭喪者多婦人迎子迎夫不能備其凶服唯髽而已同路迎喪以髽相弔傳言魯於是始髽者自此以後遂以髽爲弔服雖有吉者亦髽以弔人檀弓曰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知於是始髽者始用髽相弔也

嚴陵方氏曰男子所以冒首者謂之冠婦人所以冒髮者謂之笄此特言其吉而已及凶而變焉男子則去冠而免婦人則去笄而髽也故曰男子免而婦人髽蓋有冠則首服去冠則免故去冠以布繞之謂之免有笄則髮立去笄則髽故去笄以麻繞之謂之髽若夫男子成服則亦有冠焉所謂厭冠是也婦人成服則亦有笄焉所謂惡笄是也然則喪之或免或髽者豈有他哉特以辨男女之義而已

山陰陸氏曰婦人笄猶男子之冠故司馬子期曰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可乎喪服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蓋曰以笄則其主在笄以髽則雖有笄焉非笄之正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孔氏曰此一經解喪服苴杖削杖也苴者黯也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斫故貌必蒼苴所以衰裳絰杖俱備苴色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操四時不改明子爲父有終身之痛故斷而用之無所厭殺也削者殺也必用桐者明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凋落此謂母喪示外被削殺服從時除終身之心與父同也

賈氏曰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內外有節象子爲父亦有外內之痛此爲父所以杖竹桐外無節經時而變象家無二尊屈於父削之使方者取母象於地此爲母所以杖桐也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斷 儀禮疏

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

鄭氏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適孫承重之服祖父卒者謂適孫無父而爲

祖後祖父已卒今又遭祖母喪故云爲祖母後也如父卒爲母
三年若祖父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期今父沒祖母亡時己亦爲
祖母三年也
嚴陵方氏曰言祖父卒而爲祖母如是則祖母卒而爲祖父亦
若是

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
其餘則否
鄭氏曰父母長子稽顙喪尊者及正體不敢不盡禮也雖緦必
稽顙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也其餘則否謂婦人恩殺於父
母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合稽顙之事重服先稽顙而後拜父母長
子並重其餘期以下先拜後稽顙也此謂平等來弔若大夫弔
士雖是緦麻之親亦必先稽顙而後拜也婦人爲夫與長子亦
先稽顙而後拜其餘否者謂父母也以父重他族其恩殺於
父母
長樂陳氏曰稽顙猶稽首也禮非至尊不稽首則喪非至重不
稽顙矣然有非至重而稽顙者非以其至親則以弔者之尊也
故爲妻稽顙以至親也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以弔者之尊也
婦人移天於夫而傳重於長子故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夫
與長子而已以所受於此者重則所報於彼者殺也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鄭氏曰謂爲無主後者爲主也異姓同宗之婦也婦人外成
孔氏曰婦人外成適於他族不得自與己同宗爲主此云異姓
者與夫家爲異姓同庾氏曰喪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
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爲男主適婦爲女主今或無適子適婦
遣他人攝主若攝男主必使喪家同姓之男婦主必使喪家異
姓之女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鄭氏曰不敢以己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
孔氏曰此一經論適子承重不得爲出母著服之事出母謂母
犯七出爲父所遣母子至親義不可絶父若猶在子皆爲出母
期若父沒後適子從嗣承祭者不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故不後
爲出母服
嚴陵方氏曰爲出母無服者隆於公義而殺於私恩也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鄭氏曰己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
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
孔氏曰此一經廣明五服之輕重隨人之親疏者服之節親親
以三者上父下子并己爲三也爲五者謂三者之上加祖及孫故爲
五也以五爲九者己上祖下孫則是五也又以曾祖故親高祖
曾孫故親玄孫上加曾高二祖下加曾玄兩孫以四益五故爲
九也上殺者據己上服父祖而減殺故服父三年服祖減殺至
期以次減之應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俱齊衰三月者但父祖
於己是同體之親故依次減殺曾高其恩已疏故一等從齊衰
三月也所以喪服注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
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故皆服齊衰也下殺者謂下
於子孫而減殺子服父三年父亦宜報而父子首足不宜等衰
故父服子期也若正適傳重便得遂情故喪服云不敢降是也
父服子期孫卑理不得祖報故爲九月若傳重者亦服期也爲
孫既大功則曾孫宜五月但曾孫服曾祖止三月故曾祖報亦
一時也曾祖是正尊自加齊衰服曾孫卑故正服緦麻曾孫既
緦麻三月玄孫理不容異故服同三月也旁殺者世叔之屬是也

父是至尊故以三年若據祖期斷則世叔宜九月而世叔是父一體故加至期也從世叔既疏加所不及據期而殺是以五月族世叔又疏一等故宜緦麻此外無服也此是發父而旁漸至輕也又祖是父一體故加至期而祖之兄弟非己一體故加亦不及據於期之繼殺使止五月族祖又疏一等故宜緦麻此外無服是發祖而旁漸殺也又曾祖據期本應五月曾祖之兄弟謂族曾祖既疏一等故且三月也自此以外及高祖之兄弟悉無服矣又至親期斷兄弟至親一體相爲而期同堂兄弟疏於一等故九月從祖兄弟又疏一等故小功族之昆弟又殺一等故宜三月此外無服是發兄弟而旁殺也又父爲子期兄弟之子但宜九月而今亦期者父於子本應報以三年特爲首足故降至期兄弟之子爲世叔本應九月言世叔與尊者一體而加至期世叔旁尊不得自此彼父祖之重無義相降故報兄弟子期且已與兄弟一體兄弟之子不宜獨異與己子等所以至期故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引而進之是也又同堂兄弟之子服從伯叔無加則從伯叔亦正報五月也族兄弟之子又疏故宜緦耳此發子而旁殺也又孫服祖期祖尊故爲孫大功兄弟之孫服從祖五月故從祖報之小功也同堂兄弟之孫既疏爲之緦麻其外無服矣曾祖爲曾孫三月爲兄弟曾孫以無尊降之故亦爲三月始自父母終於族人故云親畢矣且五屬之親若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緦麻高祖外無服亦是畢也

嚴陵方氏曰親親之道成於三窮於九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有生則有成矣人道上由父生下以生子身居其中然後人道成焉此謂成於三變而爲九是所謂九族而人道盡於此矣此之謂窮於九曰上殺者遠近之殺也曰下殺者尊卑之殺也曰旁殺者親疏之殺也遠近之殺者近者隆而遠者殺故也尊卑之殺者尊者隆而卑者殺故也所謂親疏者亦若是而已不曰隆而曰殺者親愈上則愈殺於遠親愈下則愈殺於卑故也所謂旁殺者亦若是而已三殺既畢則九族之外也絕族無移服故曰而親畢矣曾者增之也高者積而上之謂也玄者幺而小之謂也

馬氏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而不言七者以其上而曾高者皆爲遠祖也下而曾玄者皆爲遠孫也凡喪服之道以近爲親是故上殺者有緦麻而無功衰以其相遠也旁殺之親有大功有小功者以其相近也近者至於親親而不尊遠者至於尊尊而不親唯其親而不尊故九月五月之喪功衰而已唯其尊而不親故雖齊衰之喪亦有三月者也

李氏曰周官小宗伯曰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書曰九族既睦辨因其近故止于三睦舉其遠故至于九蓋六世則親屬竭矣自己而上殺至于高祖則五世自己而下殺至于玄孫則五世自己而旁殺至于三從兄弟則五世故曰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夫服者所以存其親者也禮有經而等義有推而進權有重而輕輕而重孫爲祖齊衰而祖爲之緦麻兄弟之子爲世叔期從兄弟之子爲從世叔小功五月而從世叔亦爲之五月族兄弟爲族世叔緦三月而族世叔亦爲之緦兄弟之孫爲從祖五月而從祖亦爲之小功從兄弟之孫爲曾祖之兄弟三月而曾祖兄弟亦爲之緦兄弟則期從兄弟則大功從祖兄弟則相爲緦此經而等也子爲父三年而父爲之期孫爲祖期而祖爲之大功曾孫玄孫爲曾祖高祖齊衰三月而曾祖高祖亦爲之緦此順而殺也爲子期則爲兄弟之子當大功而亦期此推而進也有傳重者則父爲祖三年祖爲孫期此輕而重也爲祖期

爲曾祖當大功而乃爲之五月此重而輕也
長樂陳氏曰書與詩序皆言九族特周禮小宗伯儀禮士昏禮記仲尼燕居特言三族者三族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白虎通夏侯歐陽何琦如淳之徒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九族其說蓋以詩之葛藟剌平王不親九族而言謂他人父謂他人母類并剌幽王不親九族而言豈伊異人兄弟甥舅角弓亦剌不親九族而言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則所謂九族者非特內宗而已是惡知詩人之所主者因內宗而發哉彼謂父族四者父之姓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二族己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三族己女適人者子爲四族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二族母之女昆弟爲三族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然於母之母則合而爲一族妻之父母則離而爲二可乎爾雅於內宗皆曰族於母妻曰黨而已又禮小功之末可以嫁娶妻之黨固無妨於嫁娶昏禮不容慮其不虞也然則九族之說當從孔安國鄭康成爲正此經則九族隆殺之差也禮書

山陰陸氏曰族之以喪紀論者孔氏云上至高祖下及玄孫爲九族此斥同姓而兼死者言之也族之以親屬論者歐陽氏云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九族此斥生而兼異姓言之也以此經考之則孔氏之言爲是以經頍弁角弓考之則九族異姓在焉於歐陽氏之言爲當也夫以喪紀言服者推而上之極於高祖引而下之極於玄孫者何也蓋曾祖之上其祖謂之高言尊者以親屬高遠也曾孫之下其孫謂之玄言卑者於親屬微昧也故喪紀於是盡焉以親屬言族者母族三有母之母姓父族四無父之母姓者蓋嫁於父之姓故也此父在爲母期之意也然則母之姓於母之父姓何以無服曰理有等恩有殺於同姓之族殺於異姓之族略仁義之道也母族三有母之女昆弟適人者而妻族二無妻之昆弟適人者何也蓋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以其非正親故也妻之姊妹於己則非正親其不在族中也宜矣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鄭氏曰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而立四廟者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也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

孔氏曰此一節論王者庶子之郊天立廟與適子同之義禘謂夏正郊天自從也王者禘祭其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以祖配者以其先祖配祭所出之天也既有配天始祖之廟更立高祖以下四廟與始祖而五也天位尊重庶子爲王郊天祀五廟事重如適子嫌其不得故特明之鄭註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公羊宣三年傳文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引衛侯元有兄縶證世子廢疾不可立也

長樂陳氏曰韋玄成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廟親盡也然則玄成以禘爲祭天固不足信以立四廟爲始受命而王者於理或然蓋始受命而王者不必備事七世故立四廟止於高祖而已其上親盡不祭可也庶子王亦如之者禮爲人後者爲父母期公子爲後爲其母於祭於孫不言爲人後者雖受重於所後而不絶父母期公子爲後雖受重於君母而不廢其母祭則庶子爲王雖有正統之七廟其可輙廢其考之祭乎於是自立四廟以視始受命而王者所以著其不忘本也昔漢宣帝以從孫繼昭帝患昭穆之體一也於是立悼皇考廟以當一代之穆而王

舜中劉歆以爲孝宣以兄孫繼統爲孝昭後考廟固不當立累
世奉之是兩統二父也然宣帝以悼皇考當一代之穆固不合
禮若特立廟乃庶子王之所當立者謂不當立誤矣
毗陵方氏曰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言王者
止曰立四廟者據月祭之親廟言之也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
嘗乃止既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祭及其二祧可
知矣此所以不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王者後世嘗更衰亂統序既絕其子孫有特
起者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既復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祀
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也若孝文繼孝惠雖非適子其承祭祀
不言可知今經言此者正爲庶子不祭庶子王然後祭耳
廬陵胡氏曰鄭謂世子有廢疾而庶子立如昭七年左氏云孟
縶之類案經傳庶子王多矣豈世子盡有疾
清江劉氏曰庶子王亦如之註云庶子祭天立廟非也此一句
當承後文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脫誤在前耳文曰而立
四廟云天子立四廟亦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耳文當曰諸侯
及其大祖而立四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
者也
鄭氏曰別子者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也謂之別子者
公子不得禰先君繼別者別子之世長子爲其族人爲宗所謂
百世不遷之宗也繼禰者別子庶子之長子爲其昆弟爲宗也
謂之小宗者以其將遷也五世而遷即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
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
孔氏曰自此至宗也一節並論尊祖敬宗之義諸侯適子之弟
別於正適不得禰先君故稱別子其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
爲始祖故云別子爲祖別子之世世長子恒繼別子與族人爲
百世不遷之大宗故云繼別爲宗也禰謂別子之庶子所生長
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此大宗爲小故云小宗也五世者
爲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此玄孫之子則合遷徙不得與族
人爲宗故云有五世則遷之宗此五世則遷實是繼高祖者之
子記文略爾若繼高祖之身未滿五世猶爲服也鄭註小宗有
四以別子之後族人衆多或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或繼曾
祖與再從兄弟爲宗或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或繼禰與親兄
弟爲宗一身凡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
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
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兼大宗爲五繼高祖者至
子五世不復與四從兄弟爲宗故云皆至五世則遷各隨近相
宗然則小宗所繼非一獨云繼禰爲小宗者雖四初皆繼禰爲
始據初爲元故特云繼禰也
橫渠張氏曰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
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
小宗子也
山陰陸氏曰有五世而遷之宗據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
也其繼高祖者玄孫也宗其繼高祖者玄孫之子也先儒謂記
文略此讀五世而遷之宗之誤也即云五世而遷之宗猶云五
世則遷之宗
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鄭氏曰宗者祖禰之正體
孔氏曰四世之時尚事高祖至五世之時謂高祖之父不爲加
服是祖遷於上四世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世不復宗四從
族人各自隨近爲宗是易於下宗是先祖正體所以尊祖故敬

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嚴陵方氏曰先儒䟽祖遷於上宗易於下特五世則遷之小宗爾若夫百世不遷之大宗則祖未甞遷而宗未甞易焉於祖曰遷於宗曰易者遷有升之之意故於在上者言之易有去之之意故於在下者言之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鄭氏曰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尊宗以爲本也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不爲長子斬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

孔氏曰庶適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故云明其宗也此言庶子則是父庶父庶即不得祭父何假言祖故鄭云禰則不祭也然而不祭祖者謂適士得立二廟自禰及祖宗子得立祖廟祭之祖庶雖俱爲適士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祭之也鄭註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爲禰適而於祖猶爲庶故禰適謂之爲庶也五宗悉然不爲長子斬亦尊宗之義喪服爲長子斬此明父是庶子故不得爲長子斬互相明也然父適二世承重則得爲長子三年故鄭註云不必五世也禮有適子者無適孫雖是祖正若父猶在則己未成適則不得重長必是父沒後者故云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也然己身雖是祖庶而是父適則應立朝立廟則己長子傳重當祭而不爲斬者以是祖庶服降故不敢服斬且死者其父見在父自供祭然禮爲後者有四條皆不爲斬有體而不正庶子爲後是也有正而不體適孫爲後是也有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有正體而不傳重適子有廢疾不立是也四者皆期悉不得斬也唯正體又傳重者乃極服耳

賈氏曰適妻所生皆名適子第一子死則取適妻所生第二子者立之亦名長子若言適子唯據第一者若云長子通立嫡以長故也儀禮䟽

橫渠張氏曰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

嚴陵方氏曰適士二廟則有祖廟矣官師一廟則有禰廟而已此言庶子不祭祖者言適士家也下言庶子不祭禰者言官師之家也夫立宗所以重本適子本也庶子支也其不祭也雖在之不同至於明其宗之義則一而已其曰不祭祖則禰容祭之矣

山陰陸氏曰庶子不祭祖此謂庶子爲士無祖廟者不敢祭祖祭於宗子之家明其尊宗以爲本也庶子不爲長子斬此関上下言之亦言之法不繼祖關上庶子不祭祖者也不繼禰關下庶子不祭禰者也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二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鄭氏曰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

孔氏曰庶子謂父庶及祖庶也殤者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謂成人未昏或已娶無子而死者庶子不得祭父祖此殤與無後者之親共其牲物各從其祖祔食祖廟在宗子之家己不得自祭之也鄭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者謂己是父之庶子及餘兄弟亦是父之庶子所生之適子爲殤而死者不得自祭之以己是父庶不合立父廟故也殤尚不祭成人無後不祭可知云不祭無後者祖之庶者己是祖庶不合立祖廟故兄弟無後者不得祭之己若是曾祖之庶亦不得祭諸父無後者諸父無後當於曾祖之廟而祭此不云曾祖者祖兼之也云無所食之者以庶子不合祭祖無處食之故宗子主其禮也云祖庶之殤則自祭之者己於祖爲庶故謂己子爲祖庶之殤己是父適得立父廟故自祭子殤在於父廟也爲墠祭之者謂宗子是士唯有祖禰二廟無曾祖廟故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若宗子爲大夫得立曾祖廟則祭於曾祖廟不於墠也

横渠張氏曰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絶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立而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爲之如士當一廟而設三世則是祖廟而設祖位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爲祭伯祖則當自與祖爲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爲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使死者無知已妄有去取則已不是不如求中於義理爲善然禮於親疏遠近則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去位板於櫝中至時祭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卑且無逆祀之禮若又設於他所則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近世亦有祭禮於祖考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凡器皿俎豆筵席絶緣之類莫不異也此意亦僅得之其從食者必又有降雖古亦然以明尊卑親疏至如設祔位雖以其班亦當少退其禮物亦須少損其主祭者於祔食者若其尊也則亦有親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爲之且主祭者不可絶親煩辱必須簡逸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以語世數特以己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也不祭祖故不往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己爲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唯當從祖祔食

山陰陸氏曰其謂之庶子凡小宗子皆庶子也知然者以宗子無無後者又得自祭其殤知之也

金華應氏曰殤與無後皆庶子之子也殤者幼而未成人無後者長而未有子鄭氏以殤爲己之子而繫於父之庶以無後爲兄弟而繫於祖之庶蓋以殤惟適可祭今適子之下又有無後者不應更祭故指此爲兄弟而言之夫所謂殤與無後包羅其義云爾非謂庶子之子其殤與庶皆死也適子或殤而死或無後而死皆自從祖而祭於宗子之家謂之祔食特祔焉而又食之非必同祭於祖故曾子問又謂之殤不祔祭若果如此則兄弟之無後者亦不患於無所祔食矣

廬陵胡氏曰此與曾子問中言殤同語異也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鄭氏曰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

孔氏曰禰適故得立禰廟故祭禰禰庶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明其有所宗既無禰廟故不得祭子殤也前文云不祭祖以有祖廟故註云宗子庶子俱爲適士此文云不祭禰唯有禰廟故註云宗子庶子俱爲下士若庶子是下士宗子是庶人此下士立廟於宗子之家庶子共其牲物宗子主其禮雖庶人是有祭義若宗子爲下士是宗子自祭之庶子不得祭也

金華應氏曰前文以長子衰斬之事重故先言不祭祖又言不繼祖禰以明之以統傳於祖而源流遠也幼殤祔食之事輕故專言不祭禰以明之以子出於禰而源流近也注所言適士下士之說雖於禮法曲盡其詳然立言初意恐不在是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鄭氏曰言服之所以隆殺

孔氏曰此一經論服隆殺之義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與尊長則卑幼可知男女有別若爲父斬爲母齊衰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爲夫斬爲妻期之類此皆人道最大者也

從服有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

鄭氏曰所從亡則已謂若爲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所從雖沒也服謂若自爲己之母黨也妾爲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今俱出女君猶爲子期妾於義絕無施服

孔氏曰此一節論從服之事從服者按服術有六其一是徒從者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從此而服彼徒中有四一是妾爲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爲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就此四徒之中而一徒所從雖亡則猶服如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其餘三徒則所從亡則已謂君母死則妾子不復服君母之黨及母亡則子不復服母之君母又君亡則臣不復服君黨是也其中又有妾攝女君爲女君黨各有義故也今云所從亡則已已止也止謂徒從亡則止而不服者鄭註略舉一隅爾屬者骨血連續以爲親也亦三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三從雖沒猶從之服其親也鄭註亦舉一隅也妾從而出謂姪娣從女君而入若女君犯七出則姪娣亦從而出也

嚴陵方氏曰從服即大傳所謂徒從也屬從即大傳所謂屬從者也然徒從不若屬從之爲重故於徒從則所從亡則已於屬從則所從雖沒而猶服焉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者以其義絕故也

禮不王不禘

鄭氏曰禘謂祭天

孔氏曰此論王者郊天之事王謂天子也禘謂郊天也禮唯天子得郊天此經上下論服制記者亂錄不禘之事廁在其閒

山陰陸氏曰此文宜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之上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鄭氏曰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不降妻之父母爲妻故親之也爲妻齊衰不杖者君爲之主子不得伸也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據服之成文也

孔氏曰世子既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亦不降與大夫之適

子爲妻同也不杖者父爲主其子不得伸喪服唯言大夫適子
者若舉世子爲妻嫌大夫以下有降喪服若舉士子爲妻其士
既職卑本無降理大夫是尊降之首恐其爲適婦而降故特顯
之
山陰陸氏曰諸侯世子世國故其妻死齊衰不杖不杖不敢病
也然則大夫之適子爲妻何以不杖往至大夫賢著而德成以
賢擧其適也據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然則大夫非世爵祿
亦非不世爵祿孟子曰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矧吾大
夫之子能似其先人胡爲而不世其所謂春秋譏世卿謂非其
似者也
金華應氏曰天子諸侯降其妻之父母而世子上不敢擬於尊
者儲副韜潛而未有君道也大夫之子爲其妻齊衰不杖舂而
世子下不敢異於卑者家國雖異而敬父則均也故服不降者
非厚於外黨也自處於卑而致其謙焉期服不杖者非薄於伉
儷也厭於所尊而避其私焉凡以君父在焉而不敢失臣子
之禮也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
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鄭氏曰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
敢以己爵加之嫌於卑之也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者謂父以
罪誅尸服士服不成爲君也天子之子當封爲王者後以祀其
受命之祖云爲士則擇其宗之賢者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
爲王者後及所立爲諸侯者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
諸侯之服如遂無所封立則尸也祭也皆如士不敢僭用尊者
衣物
孔氏曰尸服士服謂玄端若君之先祖爲士大夫則服助祭之

服故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是爲君尸有著弁者有著冕者若
爲先君士尸則著爵弁若爲先君大夫尸則著玄冕是也若大
夫士之尸則服家祭之服故鄭注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服士
玄端是也鄭知父以罪誅者以尸服士服故也以其嘗爲天子
諸侯不可以庶人禮待之士是爵之最卑故服其士服云若微
子者不必封其子者案尚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
子啓代殷後是擇其賢者不立封紂子也
嚴陵方氏曰言天子諸侯士之祭其別如此則王制所謂祭從
生者也與中庸所言亦同父爲士其尸服以士服者則與喪從
死者同義
金華應氏曰古之爲天子者皆積累世德而致之未有一旦崛
起而在尊位也其失天下者必有大惡自絶於天人之心否則
未有不賴前哲以免也故德必若舜禹而後能自匹夫躋與於
萬乘惡必若桀紂而後忽自萬乘蹶降於匹夫若諸侯與士之
進退升黜雖或有之而亦已鮮矣自周秦以降而後興替之不
常貴賤之殊絶始比比有之此論其所祭所服者固亦當時所
絶無而僅有然先王制禮以該括古今之變而方來之人情事
物不能逃焉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
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鄭氏曰當喪當舅姑之喪也出除喪絶族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婦人遭喪出入之節婦正當舅姑之服被夫
遣出恩情既離故出即除服也女出嫁爲父母期若婦自有父
喪未小祥被夫遣歸値兄弟之小祥則隨兄弟服三年之受既
已絶夫族故其情隆於父母也故云則三年若父母喪已小祥
而女被遣其服已除今歸雖在三年内則止不更反服以兄弟

小祥之後無服變節故女遂止也已止也未練而反謂先有父
母喪為夫所出今喪猶未小祥而夫命既反則還家小祥而除
是依期服也既練而反則遂之者若被遣還家已隨兄弟小祥
服三年之受而夫反命之則猶遂三年乃除隨兄弟故也
嚴陵方氏曰女出嫁則恩隆於夫家被出則恩復隆於父母得
反則恩復隆於夫家既練而反則服不可中道而除故遂其三
年凡此所謂以仁起禮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
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
為除喪也
鄭氏曰三年至一時言喪之節應歲時之氣也期而祭謂練祭
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
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為也
孔氏曰自此至則已一節總明遭喪時節除降之義期而祭者
孝子喪親歲序改易隨時悽感故一期而為練祭是孝子存親
之心於禮當然故云禮也期而除喪者親終一期而除說其喪
天道自然故云道也祭為存親除喪為天道二事雖同一
時不相為故云祭不為除喪男子除首絰女子除要帶總而言
之練祭祥祭亦名除喪也
嚴陵方氏曰期而祭謂練祭也除喪謂男子期則除首絰婦人
期則除要帶也禮言緣人情道言因天時故曰期而祭禮也期
而除喪道也人情天時各有謂焉故曰祭不為除喪
馬氏曰期而祭者謂之禮其除喪也謂之道禮存乎人道存
乎天
李氏曰有經者禮也莫不由之者道也期而祭以其有經故曰
禮期而除喪以其不可過與不及故曰道君子應乎禮出乎道
而已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鄭氏曰再祭練祥也間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祔明月練而祭
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宜異時也而除
喪已祥則除不禫
孔氏曰此謂身有事故不得及時而葬故三年後始葬再祭謂
練祥祭也既三年未葬尸柩尚存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親服
故三年葬後必為此練祥不可同一時而祭當前月練後月祥
故云不同時於練祥之時而除喪謂練時男子除首絰婦人除
要帶祥時除衰杖也鄭註已祥則除不禫者以經直云必再祭
故知不禫禫者本為思念情深不忍頓除故有禫也今既三年
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也
嚴陵方氏曰未葬則雖期未可練再期未可祥必待葬畢而為
之故曰再祭必有漸焉故不可同時也
馬氏曰祭不為除喪而除喪者必因祭焉以祭為吉而除喪者
所以從吉也夫練祥之時既已過矣而猶為之再祭以存親之
禮不可廢也其祭之間不同時者以其存親之節不可忘也祭
不同乎時而除喪者亦不同乎時則除喪必從祭也可知矣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鄭氏曰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為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
少大功為之再祭則小功緦麻為之練祭可也
孔氏曰此明為人主喪法也大功從父兄弟也主人之喪者謂
死者無近親而從父昆弟為之主喪也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
若子妻不可為主而子猶幼小未能為主故大功者主之為之
練祥再祭朋友既祭大功但虞祔而已然則大功尚為練祥則
虞祔亦為之可知親重者為之遠祭親輕者為之近祭故大功

爲之祥練小功緦麻爲之練朋友但爲之虞祔也　皇氏曰死
者有三年之親大功主者爲之練祥若死者但有大功則大功
主者至期小功緦麻至祔若又無期則各依服月數而止故雜
記云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謂無三年及期者也
田氏曰劉德嘗問朋友虞祔謂主幼而爲虞祔也若都無主族
神不歆非類當爲虞祔否荅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
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但後日不當祭之耳
魏田瓊見通典
金華應氏曰貴人必以其所故同姓之所親則要以三年於父
游之所厚則期以三月爲義必於其可故變除生者之服飾非
親者而不能安祔死者之精神雖疏者可爲之然又必有妻子
則爲之練祥再祭雖不廢而變除之節可畧也凡此皆爲死者
無主後而慮生者不能以其事故以親疏而爲之節若盡送往
拊孤之義則雖過於厚而無害也夫死生之相收邱人道之當
然今其身死而又妻子惸弱適無父母兄弟之至親也則大功
當任其責而至於終喪或其適無小功之親也則朋友當任其
責而至於逾葬使其不幸而無大功以爲之依則小功以下其
可以坐視乎又不幸而無朋友以爲之助則爲鄰者儀與之責
者其可以恝然乎是以體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之義則練祥
不必大功而親黨皆不可得而辭推行有死人尚或墐之之心
則虞練不必朋友而凡相識者皆不得而拒特其情有厚薄則
數之各不同自其篤於義者言之則各有加焉無害也凡遇夫
人之急難而與事之變者不可以不知
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
鄭氏曰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
孔氏曰喪服云大夫爲貴妾緦是大夫貴妾無子猶服之也士
妾無子則不服不殊別妾之貴賤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
鄭氏曰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己己不及此
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己
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讀如無
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
孔氏曰此一節明稅服之禮父先本國有此祖父以下諸親後
或隨官出遊居於他國更取而生此子此子不與諸親相識故
云不及謂不及歸見也若此諸親死道路既遠喪年限已竟而
始聞父則稅之謂追服也此子則否然己在他國後生得本國
有弟者假令父後又適他國更取所生之子則爲己弟故有弟
也鄭註當其時則服者以稅是不相當之言若服未除則猶是
服內服故知則服謂服其全服也　王氏曰己則否謂計己之
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己生則稅之也
昆弟謂諸父之昆弟
淳于氏曰按除而緦小功者稅之蓋正親而重骨肉也今父在
則祖倘父亡則三年此非重輕若但以不見則割其至親之本
愛而忍惻怛之痛使與諸父母昆弟同制此其可乎尊祖之義
於是踈矣又禮爲慈母之父母無服亦云恩不能及恩不及者
慈母之父母則可也今以它故生不見祖而以爲非時之恩意
實不厭　見晉淳于纂通典
嚴陵方氏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
鄭氏曰臣之恩輕也謂此大夫出聘問以他故久留
孔氏曰自此至臣服已一節論臣爲君親稅之與否此經謂臣
出聘不在而君諸親喪臣後方聞之若君未除則從爲服之若

君已除則臣不稅之所以然者恩輕故也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鄭氏曰謂正親在齊衰大功者正親緦小功不稅矣曾子問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此句補脫誤在是宜承父稅喪已則否

孔氏曰此廣釋檀弓中曾子所說也曾子所云小功不稅是正小功耳若本大功以上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爲稅之本情重故也

山陰陸氏曰嫌小功不稅降服亦是也故出之在此非脫誤也卽承父稅喪已則否於義不倫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鄭氏曰謂君出朝覲不時反而不知喪者近臣閽寺之屬也其餘羣介行人宰史也君雖未知喪臣服已從服者所從雖在外自若服也

孔氏曰此經明賤臣從君出朝覲或遇險阻不時反國此反而君諸親喪君自稅之臣之卑近者則從君服之非稅義也其餘爲臣之貴者若君親服限未除君既服之則臣下亦從而服之若限已竟而君稅之臣不從君而稅也若君出而國內有親喪君雖未知在國之臣卽如尋常先著服凡從服者悉然也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

鄭氏曰哀益衰敬彌多也虞於寢祔於祖廟

孔氏曰此論哀殺去杖之節士虞禮云虞於寢檀弓云明日祔于祖

嚴陵方氏曰喪禮先虞而後祔虞杖特不入於室而已至於祔杖則雖堂亦不升焉蓋哀雖衰而敬愈不衰也室內而堂外故於室曰入堂高而陛卑故於堂曰升論語於室亦曰入於堂亦曰升者義亦如此

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鄭氏曰徒從也所從亡則已

孔氏曰此經論徒從所從亡則已之事爲君母後謂無適立庶爲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悉徒從若君母卒則不服君母之黨今既君母沒爲後者嫌同於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

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

鄭氏曰如要絰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杖大如要絰之義喪服傳云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是首尊而要卑卑宜小故五分而去一象服數有五也杖大如絰同在下之物故也

賈氏曰苴絰大搹搹是搤物之稱據中人一搤而言大者據大拇指與大巨指搤之故言大也

山陰陸氏曰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杖大如絰蓋如其絰卽如要絰是如帶非如絰也

新安朱氏曰首絰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腰絰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絰要絰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串於中而束之又曰首絰右本在上者齊衰絰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卽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綴殺之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故須著纓方不脫落也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鄭氏曰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

孔氏曰此一經論妾從女君服同女君爲長子三年妾亦爲女君長子三年故云與女君同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鄭氏曰除喪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易服謂大喪既虞
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
孔氏曰此一節論服之輕重相易及除脫之義男重首絰女重
要絰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
其重也易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變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
首也謂先遭斬服虞卒哭已變葛絰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
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
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
也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
鄭氏曰廟殯宮鬼神尚幽闇也哭皆於次無時哭也有事則入
即位
孔氏曰此一經論在殯無事之時辟開也朝夕入即位哭則暫

開之無事則不開也次謂倚廬凡非朝夕晝夜無時之哭則於
廬次之中有事謂賓來弔若朝夕哭及適子受弔並入門即位
而哭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
如不知姓則書氏
鄭氏曰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
崩復曰皐天子復諸侯薨復曰皐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
孔氏曰此一經論復與書銘男女名字之别書銘謂書亡人名
字於旌旗也天子書銘於大常諸侯以下則各書於旌旗士與
天子同也殷質故男子復及銘皆名周尚文臣不名君也婦人
復則稱字此云書姓及伯仲是書銘也姓謂如魯姬齊姜伯仲
隨其次也此亦殷禮周之文末必有伯仲當云夫人也氏如孟
孫三家之屬殷無世繫六世而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則有
伯宗掌定世繫百世昏姻不通故必知姓也若妾有不知姓者
當稱氏矣鄭註其餘及書銘則同謂周卿大夫以下書銘與殷
同也
嚴陵方氏曰復謂招魂也銘即明旌也伯仲則長幼之第也
山陰陸氏曰男子稱名所謂皐某復是也先儒謂周禮天子復
曰皐天子復諸侯復曰皐某甫復此讀復曰天子復矣之誤也復
曰天子復矣是告人以天子復非復天子之詞據崩曰天王
崩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
服之
鄭氏曰斬衰之葛齊衰之麻其絰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
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葛大功之麻其絰之大俱五
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兼服

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
絰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
主於男子
孔氏曰此一節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衰既
虞受服之葛首絰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絰帶同齊衰變服之葛
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皆兼服之者皆上斬衰齊衰大功麻葛之
事也斬衰既虞遭齊衰新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
衰之葛絰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絰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婦人
上下皆麻故鄭註云兼服之文主於男子也鄭知絰帶大小者
案喪服傳云苴絰大搹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
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
喪服所云謂初喪麻之絰帶也至既虞變葛之時絰帶漸細降
初喪一等斬衰葛絰帶與齊衰初死麻之絰帶同故云絰俱七

寸五分寸之一所以然者就其絰九寸之中五分去一以五分
分之去一分故七寸五分寸之一其帶又五分去一又就葛絰
七寸五分寸之一之中五分去一故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
九也此即齊衰初死之麻絰帶矣齊衰既虞變葛之時又漸細
降初喪一等與大功初死麻絰帶同大功首絰與齊衰初死麻
帶同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其帶五分首絰去一就五
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百二十五
分寸之七十六也凡筭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納子餘分
以爲積數然後以寸法除之但其事繁碎故略舉大綱也
山陰陸氏曰謂若斬衰卒哭男子變要絰以葛若又遭齊衰之
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絰猶是斬衰之麻女子更首絰
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絰其要絰猶是斬
衰之麻是之謂兼服是何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故也下
放此鄭氏謂服麻又服葛誤矣故曰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
也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

鄭氏曰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虞以安神
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得依常葬之禮赴猶急疾也貧者或因事
故死而即葬不待三月葬竟而急設虞以安神宜急也卒哭猶待
三月者奪於哀痛不忍急也
山陰陸氏曰此不及期而葬不及期而葬報而後知之即及期
有會而無報葬雖速猶須三月而后卒哭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鄭氏曰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
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
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殺宜從重假
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
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
孔氏曰此一節論並遭父母喪虞祔及衣服之制父母雖有同
日月死而不得同月葬曾子問先輕後重謂先葬母也葬母竟
不即虞祔更脩葬父之禮以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未忍爲也後
事謂葬父也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
鄭註父死在前月謂母死前之月但未葬之前皆是前月也雖
葬母亦服斬衰之以父未葬不得變服也若爲母虞祔練祥皆
齊衰也卒事之日反服父服故鄭云卒事反服重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

鄭氏曰大夫爲庶子大功祖不厭孫也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
大夫以爲主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夫尊降庶子一等兼不爲主之事大夫降
其庶子故爲其庶子不爲大夫者服其大功也嫌既降其子亦
厭其孫故此明雖降庶子而不厭降其孫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
爲三年也士死無主後其親猶有爲大夫者尊不得主之
嚴陵方氏曰庶子之子不降庶子以尊可以降卑不可以降
尊也大夫不主士之喪者不以尊攝卑

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鄭氏曰恩不能及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爲慈母之黨服此即是喪服中慈母父雖
命爲母子本非骨肉故慈母之子不爲慈母之父母有服者恩
所不及也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鄭氏曰以不貳降

孔氏曰此一節論婦人不貳降之義　賀氏曰此謂子出時已昏故此婦還則本舅姑大功若子出時未昏至所爲後家方昏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恩義不相接猶臣從君而服不從而稅人生不及祖之從而皆不責非時之恩也　熊氏曰夫爲本生父母期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他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從夫服也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鄭氏曰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

孔氏曰謂祖爲大夫孫爲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不敢用士牲祭於尊者之前也下云賤不祔貴而此云士祔大夫者謂無士可祔也猶妾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若有士則當祔於士故雜記云不祔於大夫謂先祖兄弟有爲士者當祔於士不得祔於大夫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鄭氏曰錄恩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

孔氏曰此一經解喪服經中繼父同居異居之禮繼父謂母後嫁之夫也若母嫁子不隨則此子與母繼夫因自路人無繼父之名故自無服也今此言謂夫死妻稺子幼無大功之親隨母適後夫亦無大功之親後以其貨財爲此子同築宮廟四時使之祭祀同其財計如此則是繼父同居故爲服期若異居其理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雖共居其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爲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已今經言有主後爲異居謂繼父更有子也舉此一條餘亦可知然既云皆無主後者爲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

山陰陸氏曰言皆無主後則子亦是也然則繼父同居蓋亦爲之娶婦矣娶婦而有子亦異居焉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二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鄭氏曰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

孔氏曰此一經論哭朋友之處右西邊也南面鄉南爲上以對荅弔客檀弓云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

祔葬者不筮宅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

鄭氏曰宅葬地祔葬不筮前人葬既筮之也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爲士大夫者不得祔於諸侯卑別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爲祖者兄弟之廟而祔之中猶間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貴賤祔祭之義此謂祔祭也禮孫死祔祖今祖爲諸侯孫爲士大夫而死則不得祔祖謂祖貴宜自卑遠也諸祖祖之兄弟也旣不祔祖當祔祖之兄弟爲大夫士者夫旣不得祔祖妻亦不得祔於祖姑而可祔於諸祖姑也諸祖姑是夫之諸祖父兄弟爲士大夫者之妻也若祖無兄弟亦祔疏族不爲諸侯者然上云士易牲祔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祔於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故大夫士不得輕親也妾死亦祔夫祖之妾亡無也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也祔必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故祔高祖也妾無廟爲壇祔之耳諸侯不祔於天子亦謂祔祭卑孫不可祔於尊祖也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者祖賤孫貴祔之不嫌也若不祔之則是自尊卑於祖也

嚴陵方氏曰祔葬與祔廟皆謂之祔者以後死祔前而神事之則一故也凡祔以廟爲正葬則如之而已故言祔廟則不言廟言祔葬則必言葬者以葬非正故特明言以別之也

馬氏曰士之於大夫皆人臣也位皆人臣則雖有貴賤而其勢亦有可幾之道是故進而祔之可也天子諸侯則君矣尊無上貴無倫而其勢不可幾也進而祔之則君臣亂矣苟無所祔則祔於諸侯祖父之爲士大夫者而不敢祔於諸侯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鄭氏曰母之君母外祖適母從從也所從亡則已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貴恩所不及之事母之君母母之適母也此親於子爲輕故從從也已母若在母爲之服已則服之已母若亡則已不服母之君母矣

宗子母在爲妻禫

鄭氏曰宗子之妻尊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宗子妻尊得爲妻伸禫之事宗子爲百世不遷之宗也　賀氏曰父在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爲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爲妻禫可知

橫渠張氏曰喪之有禫何也所以致厚也三年之喪其禫者所以欲占及三年也朞喪之禫者所以欲占及二年也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庶子母在不爲妻禫以其不承重不敢致厚於其妻也庶子在父之宮則爲其母不禫以厭降也宗子而爲其妻禫以承其重所以敬宗也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適士其庶子異宮且皆爲其禫矣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鄭氏曰謂父命之爲子母者也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己庶子爲後

孔氏曰此一節論爲庶母後之重喪服有慈母如母傳曰妾之
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爲子母而子服此慈母三年此即
爲慈母後之義也記者見喪服有此例故觸類言之謂妾經有
子而子已死者餘他妾多子則父命他妾之子爲無子之妾立
後與爲慈母後同也故云爲庶母後可也又觸類言之謂祖庶
母乃己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故己命己之妾子與父妾爲後
故呼己父之妾爲祖庶母亦服之三年如己母必知妾經有子
者若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
山陰陸氏曰爲庶母爲祖庶母爲讀去聲言爲後慈母者爲庶
母服爲祖庶母服可也喪服傳云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爲庶
母無服其後慈母若爲之服歟
爲父母妻長子禫
鄭氏曰目所爲禫者也
孔氏曰此一經鄭云目所爲禫者此一人而已然慈母亦宜禫
也而下有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則在父室爲慈母亦不
禫也故不言之妻爲夫亦禫但記文不具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鄭氏曰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
孔氏曰此一經論禮有不合世祭之事祭慈母即所謂承庶母
祖庶母後者也妾母謂庶子自爲其母也既非其正故唯子祭
之而孫則否鄭引春秋傳者穀梁隱五年明不得世祭也
金華應氏曰慈母一時之恩易世可以無祭若妾母爲所生則
子孫皆其所自出而不世祭之可乎以上文爲庶母爲祖庶母
之後觀之或者妾母若此之類然此更當隨宜精審未易以一
槩言也
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鄭氏曰冠笄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也言
爲殤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
孔氏曰此一經論宗子殤死族人不得以父道爲後之事爲殤
後者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
爲子也以其父無殤義故也既不後殤而宗不可絕今來爲後
殤者之人不以殤者之爲父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既不與
殤爲子則不應云爲後今言爲後故鄭謂據已承其處爲言也
云以本親之服服者當在未後之前不復追服不責人以非時
之恩故推此時本親兄弟亡在未後之前者亦宜終其本服之
日月也爲後及所後如有毋亡而猶在三年之內則宜接其餘
服不可以吉居凶若出三年則不追服矣
山陰陸氏曰不言男子女子言丈夫婦人則以冠宜有丈夫之
道笄宜有婦德故也自童汪踦觀之冠而無丈夫之道笄而無
婦人之德雖以爲殤可也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鄭氏曰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久而不葬不變服之事久而不葬謂有事礙
則三年服皆不得祥除今云唯主喪者廣說子爲父妻爲夫臣
爲君孫爲祖得爲喪主悉不除也其餘謂期以下至緦也主人
既未葬諸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自服限竟而除不待主人
葬除也然此皆藏之雖緦亦藏至葬則反服其服是也　盧氏
曰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爲正兩餘親者以麻各終其月
數除矣　庾氏曰喪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此以尊
主卑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絰也是知主喪不除
唯於承重之身孫爲祖子爲父臣爲君妻爲夫此之不除也
劉氏曰注謂旁親不指言衆子當除也父謂衆子爲庶子庶子

不得以父為庶父也父得卑其庶子而降之庶子不得降其父也然子之於朝禮同服等非旁親之謂也今服大功者女子之嫁者降伯叔父母及昆弟姊妹注謂此旁親而經無降父之文明衆子及女雖不承嫡猶非旁親也然則未葬而除自謂旁親得以麻終者耳 賀瑒世明見通典

山陰陸氏曰言以麻終月數則期不在此列據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兄弟期也反服其服即非不除亦非除喪則已除喪則已於葬不反服也

箭笄終喪三年

鄭氏曰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孔氏曰此一經論婦人以箭笄終喪之事前云惡笄終喪女子為母也此云箭笄女在室為父也

嚴陵方氏曰在室者服父以箭笄則出嫁者服榛笄矣篠正作篠前言惡笄以為母言之故知其為榛猶然以對玉之美言之則箭即篠通謂之惡亦可也服母則一以榛服父則有箭篠之辨者蓋父懷敬而不可無節母懷愛而不可不同故也杖有竹有桐亦以是而已

山陰陸氏曰箭笄重矣據齊衰惡笄以終喪箭笄猶苴杖惡笄猶削杖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鄭氏曰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尊卑服同之事大功以上同名重服與齊衰三月可同繩屨謂以麻繩為屨齊衰為尊大功為卑三月為恩輕九月恩稍重所以衰服殊而為恩情處為淺深所以同其屨也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

鄭氏曰臨事去杖敬也濯謂溉祭器也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

孔氏曰此一經論練祥筮日筮尸之時所著衣服也練為小祥也筮日謂筮小祥之日筮尸亦筮小祥之尸視濯謂視洗濯小祥之祭器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絰唯有要絰病尚深故猶有杖屨其未服變為繩麻屨欲小祥稍著小祥之服臨此筮日筮尸視濯三事此三事悉是為祭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謂執事者鄉者變服猶杖今有司既告三事辦且將欲臨事故孝子去杖敬生故也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者筮日與尸二事皆有賓來鄉當臨事時去杖今筮占事畢則孝子更執杖以送賓視濯輕而無賓故不言也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亦豫服以臨筮尸不言日及濯從小祥可知大祥則去絰杖屨故不云杖絰屨鄭引閒傳者以大祥之後著素縞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之

新安朱氏曰古者喪服始死至終喪漸漸變去不似今人服滿頓除便衣華采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鄭氏曰庶子為母不禫妾子父在厭也不以杖即位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也孫以杖即位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謂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庶子父在應杖及不應杖之節庶子在父之室為其母不禫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也若異宮則禫之庶子不以杖即位謂適庶俱有父母之喪也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而去之下適子也父不主庶子喪則孫以杖即位者父主適子喪有杖適子子以祖為其父主故辟尊不

致但以杖即位今此父不主庶子喪故庶子子則得杖即位祖
雖尊貴不厭孫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者舅主適婦則適
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得為妻以杖即位也父主妾喪
故主適婦所以適子不杖父既不主妾喪故不主庶婦所以庶
子得杖若妾次子既非正嗣故亦同妾子之服也
山陰陸氏曰禫服之細也雖奪之可在父之室謂未娶者也即
已娶雖同宮猶禫庶子無厭有降若父為長子杖其子不以杖
即位是厭也非降也父雖不主庶子之喪孫猶不以杖即位作
此記者見適孫有厭今祖不與因欲緣情許之故曰可也下父
在庶子為妻亦承上蓋父不主庶子之喪則雖父在庶子為妻
以杖即位可也其曰可也則不以杖即位亦可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
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鄭氏曰君為之主弔臣恩為己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
拜必免者尊人君為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
孔氏曰此一節明諸侯弔喪衣服之節君無弔他臣之禮若來
在此國遇主國之臣喪為彼君而弔故主君代其臣之子為主
弔必皮弁錫衰者有二種一謂此弔異國臣若自弔己臣則素
弁環絰錫衰也一云此亦為自弔己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
至當事乃弁絰耳檀弓已論主人必免者諸侯來弔主人必為
之重禮凡五服大功以上為重服自始死至葬為免卒哭後
乃不復免也小功以下為輕輕服自始死至殯為免殯後不復
免至葬啓殯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若人君來弔雖非服
免時必為免以尊人君故也此經必免謂大功以上故下親者
皆免鄭註云大功以上也按士喪禮君弔主人中庭拜稽顙成
踊彼為主人為主故中庭拜今鄰國君弔君為之主拜賓則主

人不拜曾子問稱季桓子之喪衛君來弔魯君為主季康子拜
而稽顙故幾其喪有二主
嚴陵方氏曰諸侯弔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者有主欲其位相
敵故也周官司服眡朝則皮弁服凡弔事王為三公六卿錫衰弔
以皮弁則取其素而已以錫衰則王服三公六卿之服而弔異
國之臣亦唯其稱也錫者麻之滑易者
山陰陸氏曰據此凡諸侯弔皆皮弁錫衰言必者著諸侯弔無
內外皆當如此然則天子弔服與諸侯異歟天子重絰諸侯重
衰天子弔服皮弁加環絰諸侯弔服皮弁錫衰司服職曰凡甸
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弁承上皮弁則皆皮弁素
積冠弁言冠不言服服弁言服不言冠相備也相備而言冠在
上言服在下亦言之法然則凡弔主人服而後弔弔而後為之
服若王弔三公六卿主人成服王皮弁服加環絰以弔及其為
之服也皮弁緦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
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鄭氏曰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
也死則當為之主其為主之服如素無喪服入主人之喪入猶
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為主其有親來為主者素有喪
服而來為主與素無服者異素無服素有服為今死者當服則
皆三日成也養尊者謂父兄卑謂子弟之屬
孔氏曰此一節論自有喪服親族有疾患者養之法已先有喪
服養此親屬有疾者則不著喪服疾者既死無主後此養者為
之主養時既去其服今疾者身死己為之主還與素無服同也
非養者謂死者之親屬當死者病時不得來為養而死時來為
主雖有前喪之服今來為主不易己之喪服所以然者己既前

不蓋不經變服故今為死者不易已之喪服鄭註與素無服者
異者謂若來為喪主者身本吉無喪服既來為主則為此死者
服始死之服若本喪服今來為喪主仍以先喪之服主之故云
異也云皆三日成者謂已身若本有服及本無服與死者有親
則皆至三日成服皆為死者服其服也若本有服重而新死者
輕則為之成服而反前服也若新死重則仍服死者新服也身
本吉而來為主則計今親而依限服之也養尊者必易服養卑
者否此廣結前文養有疾者不喪服之文前不分明尊卑故此
明之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鄭氏曰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

孔氏曰此一節明祔祭之法妾當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當
祔於高祖姑故前文云亡則中一以上今又無高祖妾祖姑則
當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祔於女君可也下一等者若女君少
牢妾則特豚可也

嚴陵方氏曰女君適祖姑也妾祔之嫌於隆故易牲而祭以示
其殺焉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士不攝大夫士攝大
夫唯宗子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

鄭氏曰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
尊者宜主焉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宗子尊可以
攝之不免而為主親質不崇敬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祭為主之事虞與卒哭在寢故其夫或子
則得主之祔是祔於祖廟其事既重故舅主之婦之所祔者則
舅之母也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為主士卑故也宗子為
士而無主後可使大夫攝主之也主人未除喪者謂在國主人
之喪服未除有兄弟自他國至謂五屬之親從遠歸奔者也免
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免崇敬欲新其事故也若
兄弟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免也

山陰陸氏曰若態大夫主喪雖無大夫士不得攝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鄭氏曰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為榮省陳之謂主人之
明器也以節為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以明器送葬之事鄭註就器者既夕禮註云
就猶善也必其可用也贈無常唯玩好所有總而言之亦曰明
器故宰夫云凡弔與其幣器註云器所致明器也多陳列之以
為榮省少納之有常數故也若主人所作明器依禮有限故省
陳之而盡納於壙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沫之屬是也

嚴陵方氏曰就器亦明器也以賓客就喪家陳之因謂之就器
既夕禮曰若就器則坐奠于陳

山陰陸氏曰陳器之道如其陳之數而納之正也耶雖多陳之
少納之省陳之盡納之禮亦不禁是之謂可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
后之墓

鄭氏曰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宮故殯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奔兄弟之喪兄弟之喪骨肉自然相親不由
主人故先往之墓若所知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也

父不為眾子次於外

鄭氏曰於庶子略自若居寢

孔氏曰眾子庶子次謂中門外次也父不為庶子處門外為喪
次長子則次於外為喪次也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鄭氏曰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

孔氏曰鄭恐彼此俱諸侯爲之服斬故註云謂卿大夫以下若俱爲諸侯則各依本服經不云與君爲兄弟而言與諸侯爲兄弟故知容在異國也然既在異國得爲舊君服斬者以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今來他國不仕故得服斬也　熊氏曰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

嚴陵方氏曰兄弟期喪爾而與之服斬衰者以其爲君而有父道故也

山陰陸氏曰禮臣爲君斬衰雖兄弟不得以其屬通如是而後君臣之分嚴故期之喪達乎大夫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此與諸侯爲兄弟者也雖如此猶服斬所臣兄弟可知也兄弟如此諸父可知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鄭氏曰報猶合也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絰帶澡率治麻爲之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

孔氏曰謂本期親在下殤降在小功者服澡麻爲絰帶而斷麻根本示輕故也今若下殤在小功者則但首絰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示其重故也故云帶澡麻不絕本謂不斷本也凡殤不糾要垂皆散其帶而此下殤則屈所散麻上至於要故云屈而反也屈向上然後中分麻爲兩股合而糾之以垂向下故云報也鄭註澡率治麻謂戞率其麻使潔白也凡殤謂成人大功以下之殤其殤既輕唯散麻帶垂而下不屈而上糾之異於下殤小功故也

嚴陵方氏曰凡殤之帶則散而垂今則不絕其本根而反之亦既祖矣又詘而反以報之不使之垂者明其親本重而與凡殤異也

山陰陸氏曰以本齊衰之親降在小功故視大功以報之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鄭氏曰祖姑三人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

孔氏曰此一節明婦人祔祭之事婦祔祖姑則祔於舅之所生者也其妻爲大夫而卒者謂夫爲大夫時而妻死者也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者謂妻死後夫或黜退不復爲大夫而死也夫既不爲大夫死若祔祭此妻但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時牲也妻死後夫乃得爲大夫今既祔祭其妻則得用大夫牲妻從夫之禮故也死當祔於祖今夫死祔於其妻故鄭知是無廟者宗子以廟從則祔於祖矣

橫渠張氏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

新安朱氏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

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
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
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
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横
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為允況又有前
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杌隉而不安者唯葬則今
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長樂黄氏曰案喪服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
親者祖姑有三人是皆得祔於廟則其中必有再娶者則再娶之
妻自可祔廟程子張子特考之不詳耳朱先生所辨正合禮經
也
嚴陵方氏曰婦人以從人為事故貴賤從夫而不在己也
山陰陸氏曰夫為大夫而曰其妻為大夫婦人從夫之爵故也
祔於其妾即是祔於其祖姑妾未有不祔於祖姑者也鄭氏謂
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誤矣
金華應氏曰經據妾之生死同夫榮辱而立文注以祔於其妾
則為始仕而未有廟亦未必然且以妾言之正使新從他國而
為大夫亦必有廟既不立祖廟豈敢為妾立廟乎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鄭氏曰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祀也
金華應氏曰祭吉禮也喪凶事也凶服不可以行吉禮子無絶
母之理而為父後則有祭祀之責以宗廟為重故寧奪母恩而
不敢廢祖父之祀然出婦既得罪於宗廟則其為服亦無望於
前夫之家其有故而它適者必有受我而為之服矣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為
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鄭氏曰姑在為夫杖姑不厭婦也母為長子削杖嫌服男子當
杖竹也母為長子服不可以直於子為己也女子子在室亦童
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
嫁及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成人正杖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婦人應杖之節姑在為夫杖鄭義唯謂出嫁
婦人若成人婦人在家為父母雖不為主亦杖若在夫家唯為
主乃杖故為夫與長子雖不為主亦杖若餘非為主則不為杖
但夫是移天之重婦雖不為主而杖而云姑在者舅主適婦喪
則厭適子使不杖今有姑主子喪恐姑為主則亦厭婦故明之
也案喪服杖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鄭謂為童子婦人
不能為父母杖也今由主喪者不杖則此童女一人杖若主喪
者杖則此童女不杖童女未嫁而鄭稱婦人者以其有適人之
端也
嚴陵方氏曰削杖桐也杖桐非所以服男子然母為長子則杖
之者以其所以服我者而報之也
山陰陸氏曰婦人不杖為主而杖猶童子當室杖也今雖不為
主為夫杖為長子杖異於童子亦其情至且能病也曲禮曰士
曰婦人雖曰婦人為夫為長子杖在可以勉之域也若庶人非
男子蓋不杖矣雖男子後世猶有以杖關轂而輠輪者則先王
不責婦人可知也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
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
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
鄭氏曰緦小功虞卒哭棺柩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免
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不報虞謂有故不得疾虞雖
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緦麻也為兄弟不報

虞則除之謂小功以下也遠葬在四郊之外
孔氏曰自此至皆免一節論著免之節緦小功之喪棺柩在時
則當著免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柩雖藏已久鄭註既殯先啓之
間雖有事不免者明未虞之前則不免也虞前有葬葬是喪之
大事棺柩既啓著免可知練虞與卒哭棺柩既掩不復著免故
特明之也葬在遠處郊野之外不可無飾故葬訖欲反哭之時
皆著冠至郊而后去冠著免反哭於廟
山陰陸氏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此言過期而葬也
若不報葬知然者以亦報虞知之也蓋禮如期而葬加期則虞
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及時而葬渴葬也過時而葬慢
葬也故禮使後其虞以責子道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也會葬者
葬已而去即欲會虞報而後知之言雖主人皆冠嫌不冠也又
虞則皆免據此報葬虞自有日但禮文殘闕其遠近之期不得
而知也報虞卒哭則免據此報虞則赴卒哭即不報虞雖卒哭
不赴也此言遠葬者視從葬反哭者皆冠既及郊而後免反哭
反哭遠葬者也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
免
鄭氏曰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
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異國之君免或為乎
孔氏曰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
麻絞其垂也至將葬啓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
麻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為之著免不散麻帶貶於大斂之前
及既啓之後也若他國君來與己國君同主人為之著免大功
以上親者皆從主人之免敬異國君也已君來弔親者亦免可
知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鄭氏曰殤無變文不縞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
成人為釋禫之服成喪成人之喪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
祭乃素縞麻衣
孔氏曰此一節明除殤及成人之喪除殤之喪謂除長殤中殤
下殤之喪其除喪祭服必玄冠玄端黃裳異於成人也鄭註無
變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也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禫祭始從
玄端今除殤之喪即禫服是文不縟也大夫朝服而祭朝服者
玄冠緇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除成喪用縞冠是未純吉
山陰陸氏曰言必玄則冠亦玄可知鄭氏謂玄端黃裳蓋非是
振殤之以玄也以陰幽思也殤玄而養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
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
袒
鄭氏曰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為母不括髮以至成服一
而已殺於父也即位已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
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
者始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奔喪之法括髮於堂上殯宮堂上也不并繼
者奔喪異於初死也袒謂堂上去衣降堂阼階東而踊為踊故
袒既畢襲謂掩所袒之衣帶絰于東序東奔母之喪初時括髮
至又哭以後至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與父同父則括髮
而加絰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著免加絰已後即
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其即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
時賓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出殯宮
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

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家也此謂已殯而來若未殯而來
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
山陰陸氏曰上言經於東方免於東方髽皆經也今此言經爲
要經爾
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鄭氏曰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
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
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
孔氏曰適子之婦不爲舅後者則姑之服庶婦小功而已適婦
宜大功庶婦故小功也鄭云將不傳重於適者如廢疾他故死
而無子之屬是也云及將所傳重非適者爲無適子以庶子傳
重及養他子爲後者也
山陰陸氏曰若爲舅後者姑爲之大功非皆有廢疾以傳重也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三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四

大傳第十六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此
於別錄屬通論
長樂陳氏曰禘者祭之大者也追王者孝之大者也名者人治
之大者也人道者禮義之大者也是篇言人道者三則其所謂
祭祀追王服術宗族之類莫非人道而已豈非所謂傳之大者
哉故命曰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
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鄭氏曰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
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
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
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大祖諸侯受封君也大事寇
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
無廟祫祭之於壇墠
孔氏曰此一節論王及諸侯大夫士祭先祖之義禘謂郊祭天
也郊天之祭唯王者得行案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
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
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王者皆感大微五帝之精而生
也靈威仰至汁光紀皆春秋緯文耀鉤文案易緯乾鑿度云三
王之郊一用夏正是正歲之正月也就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
之帝是特尊焉註引孝經證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
引宗祀配上帝證文王不特配感生之帝而汎配五帝矣此文
具於小記於彼釋之諸侯非王不得郊天配祖於廟及祭大祖

耳大夫士有勳勞大事爲君所賞者則君許其祫祭至於高祖但無始祖廟雖得行祫唯至於高祖並在於壇墠而祫之故云干祫及其高祖也然此對諸侯爲言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大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是也

趙氏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所自出謂所系之帝諸侯存五廟唯大廟百世不遷及其大祖言及者遠祀之所及也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不言祫者四時皆祭故不言祫也有省謂有功在見省記者也干者逆上之意言逆上及高祖也據此體勢相連皆說宗廟之事不得謂之祭天祭法載虞夏殷周禘禮所謂禘其祖所自出蓋禘郊祖宗並叙永世追祀而不廢絶者也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群廟之主爲其疏遠而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鄭玄註祭法云禘爲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者故爲此說耳祭法所論禘祖郊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絶者有四種耳非關祭祀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耳豈關圜丘哉若實圜丘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處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間僞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爲誣蠧甚矣

橫渠張氏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以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后稷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復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盡出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推以后稷配上帝則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須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是堯舜之子苟非其子雖舜受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子禪遜之事焚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員丘器用陶匏服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其祭天與帝一也 本朝以太祖配員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定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並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之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與祖德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原於此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配上帝不當言文王以爲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絶父以祭地於員丘愈於不祭不知祭父於稱人廟乘中堂之上則可祭母則不來享要之一是父道一是母道一在圜丘一在方澤一於冬一於夏自是合始與資生之道且是感生帝之說不可用

新安朱氏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又曰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東向若宣聖廟室則先聖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禘嚳郊稷嚳東向稷南向今朝廷宗廟之禮情文都相悖古者尊位東嚮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南向到拜時亦却望西

長樂黃氏曰祀先之禮由禰而祖自祖而推之以及始祖其禮已備矣而禘之祭又推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夫報本追遠而至於及其祖之所自出是其用意甚深而非淺近之思也然此豈私意常情之所可及哉根於天性之自然者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者謂之孝真實無妄者謂之誠主一無適者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為祭者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者莫能行此或問禘之說夫子以不知答之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蓋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其仁孝誠敬之至積其心蓄精神之極一至於此則即此心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其於治天下也豈不甚明而甚易哉

泰泉楊氏曰且章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爾於祀天乎何與而注妄以為祭感生帝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稱圜丘為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注皆指為祀天同歸於誤其病安在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嚳明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為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出也鄭氏強析而為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為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為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繆耶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配以文武謂之祖宗夫孝經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雖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為兩等循至隋唐之際昊天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杜佑通典載於大傳之註亦以感生帝與昊天帝並列而為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宗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歎哉

長樂劉氏曰禮不王不禘若謂大禘於南北祭天地生民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者此周人所以郊稷而思文之頌奏焉姜嫄帝嚳之元妃也姜嫄之廟在魯則曰閟宮為帝嚳者廟于周必矣然則后稷之神靈既出自帝嚳文王既受天命以王天下尊其祖后稷以配天矣又推其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廟而祀之五年而大禘則自七廟而上至于帝嚳之毀主皆用昭穆之禮合食于帝嚳之廟乃尊其受命者文王為祖以配之此之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鄭氏引緯書以為禘祭大微五精帝事非經據聖人之意不如是也謐以下文其理煥然矣諸侯降於天子禘之禮得行於其君廟五年一禘則自其始封之祖以下毀廟之主皆與其五廟之主序為昭穆以合食故曰及其大祖也若王者大禘則非止及其大祖而已也又推其大祖所自

出者叙其昭穆以祭之焉大夫士又降於諸侯也然其有大事
勳勞補於國政省錄於其君而寵貴之以禮樂則干祫及其高
祖大夫三廟而已高祖已下合食於壇墠空地之上故曰干祫
及其高祖也由此推而上之則天子之大禘也有廟明矣
嚴陵方氏曰儀禮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
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
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出禘則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矣故禮不
王不禘蓋德彌厚而孝彌隆位彌尊而祭彌遠故也此禘也或
謂之間祀或謂之追享或謂之大祭或謂之四獻祼何也以其
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
以其比常祭為特大焉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饗焉故
謂之四獻祼名雖不同至於所及為適當焉則一而已此所以
通謂之禘也且禘之為言諦也月祭及其親廟而不及祧廟特
祭及其祧廟而不及毀廟三年之祫及其毀廟之祖而不及祖
之所自出至於五年之禘然後及其祖之所自出者焉及其祖
之所自出則所及可謂諦矣此其所以謂之禘也以其祖配之
則以之配食也祭必有配食猶接之有酬獻亦相侑之意也非
特禘為然雖郊亦然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非特郊
為然雖宗亦然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大
禘必有配者事死如事生也郊必有配者事天如事親也宗必
有配者事亡如事存也以成王之時言之文王則祖考之祖也
后稷則始封之祖也帝嚳則所自出之祖也諸侯及其大祖即
王制所謂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是也有大事省於其君
詩所謂有功而見知是矣祫謂毀廟之主食於祖廟也大夫止
於三廟士止於二廟一廟則廟祭固不及高祖必待祫然後及
之故曰干祫及其高祖祫人君所行之祭也非人臣之常禮也
特人君非常之賜而已
建安真氏曰祭祀之禮遠及於始祖之所自出無乃太遠乎蓋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
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
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
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
至豈有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如考妣如祖考
妣則念其精神未散或有遺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
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
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
者不能知其理不能行其事蓋惟仁孝之深者能知此身之所
自來惟誠敬之至者能知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至難知者
鬼神之理苟能知此理矣則其它事物之理何難知之有苟能
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
江陵項氏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必以其祖配之者以其無名字
不知其誰何也無名字者必以有名字者配之猶祭天帝者必
以人帝配之使有依也
石林葉氏曰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干上達也古者諸侯有祫而
無禘大夫有時祭而無祫禘天子之事也祫諸侯之事也大夫
既不得祫然有大功見察於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祫其毀主
以類推之諸侯有功見察於天子則得視天子上達而禘其始
祖亦禮之所通歟
新安王氏曰記大傳者首言禮一字明所記者禮之舊與非漢
儒臆說也鄭康成以來皆言不王不禘明侯不得禘非也不王
之王與王者之王其義不同不王之王謂終王也王者之王謂
天子也國語曰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世終劉歆曰大禘則終

主顏師古曰毎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朝祭此不王不禘之旨
也杜預云三年祭畢致新神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乃大祭于
大廟以審禘昭穆謂之禘禘與祫不同祫則太祖東嚮毀廟及
羣廟之主昭南向穆北向合食於大祖之廟禘則祖之所自出
者東嚮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故禘爲大祫次之如周人
之祀后稷祖廟嚳祖之所自出也故祫則后稷東嚮禘則帝嚳
東嚮后稷配之

諸家解見王制天子犆礿章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
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
以卑臨尊也

鄭氏曰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先祖者行主也牧室牧野之
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逡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周頌曰逡
奔走在廟不以卑臨尊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
矣於殷猶爲諸侯於是著焉

孔氏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率諸侯以祭祖廟追王大王王季
上尊祖禰之事與前相接也牧野之戰是武王大事也既戰而
退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奠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逡
領天下諸侯執豆籩疾奔走在廟以祭先祖此時乃追王大王名
亶父者又追王王季歷及文王昌等爲王所以然者不以諸侯
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案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
故甘誓云用命賞于祖此武王所載行主案周本紀云載文王
木主以其成文王之業也遺人云凡國野十里有廬三十里有
宿五十里有市道路尚然明郊關亦有館舍也中庸云周公追
王大王王季者謂以王禮改葬爾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
故也此大王王季追王者王迹所由興故也若非王迹所由不
必追王故小記云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
服以士服是也文王生雖稱王號稱猶未定武王追王乃是耳

横渠張氏曰文王之志固欲成大王王季之業武王周公成其
志追王之取宗廟之中叙昭穆辨貴賤辨親疎遠近所尊尊之大
者也践文王之位行文王之禮奏文王之樂敬文王之尊愛文
王之親如文王之生存所以爲達孝

長樂陳氏曰武王之出師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所以
告其伐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所以告其
成也出師而告其伐既事而告其成以明所以伐者天與神之
命以其所以成者天與神之功而已率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者
書所謂丁未祀于周廟是也不以卑臨尊者小記所謂父爲士
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之意也　又曰大傳言柴於
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諸侯執豆籩逡奔走書武成王
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
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大傳言武王追王大王王季中庸言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然則或先柴祈然後率
諸侯以享廟或先率諸侯以享廟然後柴望或言追王在武王
或言追王在周公何也蓋既事而退柴帝祈社商郊之祭也故
在享帝之前柴望大告武成豐邑之祭也故在享廟之後文武
有追王之志周公行追王之事則文王有其志而承以武王武
王有其志而佐以周公也司馬遷言文王有正朔追尊大王王
季妄矣書曰至于商郊牧野詩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敦
商之旅于牧之野周語曰武王以黃鍾之下宮有戒于牧野牧
野武王克紂之地也牧室牧野之室也禮曰師行必載主示必
有尊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則設奠於牧室者尊行
主也行主遷廟之主也鄭康成以行主爲先祖其說是矣周本

紀稱武王載文王木主以行果載以行則文王之廟虛主矣爲假主以行則文王之廟二主矣馬遷之說得非惑於文考受命之說乎位幼不誅長賤不誅貴孫子雖貴不作父謚王后歸于京師猶稱季姜尊不加父母也子尊不加父母而武王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者以王迹所興故也書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詩曰惟周大王實始翦商又曰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則文王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二者其始乃自大王王季也武王所以得天下其成乃自文王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又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書曰九年大統未集又曰集大命于厥躬記稱武王曰君王其終撫諸春秋書王正月公羊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觀此則宜若文王既受天命作周改元稱王矣而記謂武王周公追王之何也蓋於是時天下之獄訟者不之紂而之文王謳歌者不謳歌紂而謳歌文王則虞芮質成之後天固已命之矣然作周而未成有所統而未集不幸九年而終至此武王周公所以正紲而追之也觀祖伊稱文王以西伯武王稱文王以文考則文王未嘗稱王可知也

嚴陵方氏曰爾雅言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書言王朝至于殷郊牧野此又言牧之野則武王之事乃在於殷邑之外而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此若非其氣祈者求以事奠者薦以物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則各以其職來祭故也執豆籩以見四時之和氣逡奔走以見四表之歡心所謂古公也季歷也西伯也皆當時之所稱也大王也王季也文王也乃後來之所追也且祖禰爲侯子孫爲王則是以卑臨尊也故追王之者不敢以子孫之卑而臨祖禰之尊也故曰不以卑臨尊也棫樸文王之詩而曰勉勉我王則當時固已王矣今又追王何也蓋當時則以王道稱之而已後世則以王爵追之也

李氏曰天言及於上帝則地必及于大示矣地言及于社則天必及于日月矣上帝言柴則大示固瘞矣而于社言祈者蓋先王之用兵也以民而所重者以食故于既事而退則祈于社此武王所以能綏萬邦而屢豐年也設奠領食之始將至于饋食則援於故設奠于牧室書武成曰王自殷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于牧野則于地祇冢社于曲萌于地祇舉山川者蓋社之利民所恃以爲養而山川之所恃以爲險固者也先王方其既事而退以民爲重故言社而不及于山川方其武成則以保國爲難故言望而不及社與人之安忘危危忘安者異矣其于牧野則先言柴于上帝祈于社而後設奠于牧室于豐則先告于周廟而後柴望者蓋祀于牧野則天地以尊至于豐則以告廟爲始此祭祀之序也夫周之業固建邦啓土于后稷而實始翦商于大王王季則始受祿而奄有四方王此大邦矣文王則受命作周矣于武王則既事矣集大統而已是以其追王者止于大王王季文王記者以爲不以卑臨尊則誤矣不及于后稷者固已追王于文王之時歟是禮也豈特周哉殷頌玄王桓撥玄王契也則追王之禮殷固具矣

東萊呂氏曰謂不以卑臨尊此出於後來漢儒之說無疑而非追王之本意也儀禮喪服傳曰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則父與天子人君其尊等耳大王與文王乃武王之祖父其尊孰大於是特爲待追王而後尊哉然則追王者何意曰考之武成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蓋三王皆肇基之主所以追王之也

眉山孫氏曰觀大傳此書似與武成所記畧同然祈社自是往伐之時不在既事之日燔柴自是至豐之後不在于牧之野諸侯駿奔走執豆籩自是祀周廟之禮非設奠于牧室三者之祭皆失其實惟追王三后當在入商未還之時耳不知漢儒竊見古文武成舛誤之經而為是言耶抑自記其所聞而繆妄失實有遷於經也書序曰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此篇經文當有條理而孟子所見雜亂如此禮記所述謬妄如此昔人謂六籍經幾秦非虛語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鄭氏曰治猶正也繆讀為穆聲之誤也竭盡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之後外治親屬合族之禮叙昭穆之事上正祖禰是尊其尊下正子孫是親其親上主尊敬故云尊尊下主恩愛故云親親旁正昆弟逾遠疏也旁治昆弟之時合會族人以食之禮又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事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此三事皆分別之以禮義使人之道理竭盡於此矣

長樂陳氏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天子月祭止於五廟享嘗及於二祧禘及於壇墠此上治祖禰尊尊之也諸侯冢子生祭以太牢庶子皆以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爲長子三年庶子朞爲嫡孫朞庶孫大功此下治子孫親之也兄弟朞從兄弟大功族兄弟小功此旁治昆弟也周禮大宗伯曰以飲食之禮親兄弟宗族記曰繫之以姓而不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飲食者人情之合歡者也觀文王燕兄弟而棠棣之美作幽王不能宴樂同姓而頍弁之刺興則合族以食禮之大者也禮曰君與族人燕則膳宰為主人又曰族食世降一等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國語曰親戚宴饗有殽烝又曰歲飫不倦時宴不淫則族食之禮合之以時等之以世掌之以膳夫其薦也以殽烝其飲也或以夜不特如此而已序以昭穆別以禮義則尊者安於為尊卑者安於為卑然後孝慈友恭油然生於其間人道不竭於此矣蓋合族以食恩也序其昭穆別之以禮義所以節恩者也無恩則離恩而無以節之則亂先王之於宗族使不至於離且亂無他盡人道以治之而已

嚴陵方氏曰上治祖禰固所以尊尊然治之以法則尊尊不能無等經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是也下治子孫固所以親親然治之以法則親親不能無殺經曰五世袒免殺同姓是也旁治昆弟固所以合族然治之以法則合族不能無降經曰族食世降一等是也序以昭穆謂三者皆為先後之序若小宗伯所謂辨廟祧之昭穆蓋序祖禰之昭穆也魯語言昭穆等胄之親疏蓋序子孫之昭穆也祭統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若是序昆弟之昭穆也別以禮義為遠近之別也上曰祖曰禰下曰子曰孫旁曰昆曰弟此之謂別之以禮尊尊有等親親有殺合族有降此之謂別之以義若是則人道豈復有餘藴哉故曰竭矣

馬氏曰上治祖禰所以尊之也下治子孫所以親之也至於旁治昆弟蓋睦友之道而不言之者文之略也上治祖禰則上有所殺下治子孫則下有所殺旁治昆弟則旁有所殺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故合族以食使之有所同而內外之意一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使之有所異而親疏之義明如此則人道為盡於此矣

慶源輔氏曰馬氏之說似善合族不止謂兄弟合族以食所以

序昭穆而以禮義別其尊卑親疏也
東萊呂氏曰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此三句正是宗法大傳一篇主說宗法蓋尊祖然後能敬宗故此篇之首先說禘祭到此一節便說睦族治子弟之事治是整齊不必作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鄭氏曰且先言未遑餘事也功功臣也存察也存愛察有仁愛者物猶事也紕猶錯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人道謂此五事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聖人受命以臨天下有不可變革之事聖人即位所且欲先行者五事治親即前三事三事若正則於家國皆正故急在前報功謂報其有功勞者使為諸侯之屬是也舉賢謂舉用嚴穴有賢德之士皆謂有道藝亦祿之使各當其職存愛謂存察民下有仁愛之心者亦當舉之上五事一皆得行於天下民無有不足無有不賙贍者贍是優足之餘莫得其死言無得以壽終也
嚴陵方氏曰所先者五言未暇致其詳也民不與焉非不以民為事苟能行此五者民亦從而治矣故後言民無不足無不贍者夫正之以善之謂治予其所施之謂報升之於位之謂舉任之以職之謂使念之而不忘之謂存而愛則人之所不可忘者也君子仁民而愛物則存愛者主物言之也聖人治天下必自人道始蓋以治親為先故也始言聽天下終言治天下者蓋事之來也聽其可否而後治之使正焉故言之序如此
馬氏曰夫治外者必自內始故先之以治親賢者去就在彼而我所不可得而制則舉之能者去就在我而我之所可得而制則使之而已治親報功舉賢使能可謂有良法矣然而無仁心仁聞則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卒之以存愛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察有仁愛者蓋嘗莫敢離其持心不同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以此後世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刻薄之徒進而仁愛者不見察民始莫得其死矣無不足力也無不贍財也後變聽言治聽而後治之聽之以德治之以道
李氏曰夫古帝王之平章百姓必始于睦族治天下必自平齊家故一曰治親成大功而以民為主者聖人之所賚也故二曰報功賢者服休者也故三曰舉賢能者服采者也故四曰使能愛者曰予好德者也曰予好德則錫之福故五曰存愛夫治親則天下不遺其親報功則天下不遺其力尊賢則樂于德使能則勸于藝存愛則篤于仁治親仁也報功義也尊賢使能知也存愛仁也仁者人道之終始也故曰必自人道始矣武成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建官惟賢所謂舉賢也位事惟能所謂使能也重民五教則自治親始也崇德所謂存愛也報功則與此同也大傳尊賢序于治親之後武成建官言于五教之前者蓋始乎治親者治天下之常也待仁人有過于周親者時隆殺之義也綢繆者被飾綿密之意有所被飾而不能周曰紕物有被飾而過實曰繆
長樂陳氏曰湯有天下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武王有天下崇德而後報功周官八統進賢使能然後保庸先王於有功者非不報也特在進賢使能之後耳後世不然故晉文反國先賞從亡衛獻反國先賜從者漢高就業首封諸將類皆急勳勞而緩賢

能此以報功繼治親以衆賢猶能後存愛蓋漢儒之說歟
慶源輔氏曰既已舉賢使能則存愛不可如鄭說仁而不謂之
賢可乎五者無非為民而曰民不與焉何哉言未及於民事如
勞來勸率賙給之類也親親存愛仁也舉賢使能義也聖人之
治天下仁義而已矣始曰親親終曰存愛則又以仁為本也仁
體也義用也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
得與民變革者也
鄭氏曰權稱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文章禮法也服色車馬也
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衣服吉凶之制也
徽或作褘
孔氏曰此廣明損益之事權度量新制天下必宜造此物也考
校也禮法謂夏殷周損益之禮正謂年始朔謂月初王者得
政改故用新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
是易朔也車馬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各隨所尚之正色也
殊別也徽號謂周大赤殷大白夏大麾各有別也周禮九旗是
也器謂楬豆房俎禮樂之器械謂戎路革路兵甲之屬別衣服
者周吉服九章虞以十二章殷凶不厭殷周貴則降卑此諸事
可變革與民為新者也
長樂陳氏曰權度量者法制之所自出故先立之衣服者法制
之所自成故後別之論語言為政之術則先之以謹權量而王
制巡守之所觀則終之以衣服皆此意也衣服言其制服色言
其色而徽號者帝王之所稱非所謂旌旗者也又曰宜革而因
物失其均宜因而革物失其則故得於天者可因而不可革則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也成於人者可革而不可因則立
權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是也立權
度量所以示民信改正朔所以授民時考典章別衣服所以示民
禮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所以使民用蓋聖人立法因民而已
民之所安聖人不強去民之所厭聖人不強存通其變使民不
倦天下其有敝法哉周官司常辨九旗之物象其事象其名家
司馬仲冬教茇舍卞號名之用詩曰織文鳥章左傳曰揚徽者
公徒也鄭氏曰徽旌旗之名蓋用兵之法以旌旗待事以名
號待夜事則徽號者徽識之號也許慎曰有盛曰械無曰器然
器足以兼械械不足以兼器則械者戒備之具而已必曰有盛
曰器非也
嚴陵方氏曰銖兩斤鈞石謂之五權首言權則以規矩準繩衡
皆始於此故也權之輕重度之長短量之多少及其久也則不
能無差故考以定之文章蓋言禮樂法度久則不能無弊故考
以成之正朔者天之所為則改之而已服色者人之所為故可
易焉徽號者天子之美稱也以道則稱皇以德則稱帝以業則
稱王此之謂殊徽號若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
瑚周之八簋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此
之謂異器械虞夏殷周各異或以深衣或以燕衣或以縞衣或
以玄衣此之謂別衣服此七者治之法也法有變要在通之而
不倦故曰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慶源輔氏曰殊徽號陳氏方氏說優器械則兼大旗幟矣然周
於器械服色衣服之間則又似古說及陳氏後說是當考所得
與民變革者則知聖人之治有所更易無非所以奉天命而順
民心固非私意所能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
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鄭氏曰四者人道之常

嚴陵方氏曰或以三或以五或以九其數雖不同所以爲親親之義則一也有祖有父有曾有高其名雖不同所以爲尊尊之義則一也四世而緦五世袒免戚雖不同所以爲長長之義則一也父則隆於母夫則隆於婦兄弟則隆於姊妹其位雖不同所以別男女之義則一也此四者治之道也道有常變在父之而不易故曰不可得與民變革也既曰變又曰革何也天下之理因之則有常革之則有變因革則存乎人變常則存乎事人與事常相須而已

馬氏曰自立權度量至於別衣服者禮之文也文則應時而造自親親至於男女有別者禮之本也本則理之不可易

慶源輔氏曰親親仁也尊尊長長義也男女有別禮也知者知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其不得而變革者經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鄭氏曰合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也主於母與婦之名耳際會昏禮交接之會也著明也母婦之名不明則人倫亂也亂者若衛宣王楚平王爲子取而自納焉

孔氏曰自此至可無慎乎一節論同姓從宗異姓主名男女有別之事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大小宗也合聚族人親疏使昭爲一行穆爲一行同時食故曰合族屬也異姓謂他姓之女來爲己姓之妻夫爲父行則主母名夫子行則主婦名治正也際會所以主此母婦之名正昏姻交接會合之事若母婦之名著則男女尊卑異等各有分別不相淫亂鄭註衛宣公生急子娶於齊而美公取之見桓十六年左傳楚平王爲太子建取秦女自納之見昭十九年左傳凡姓族異者所以別異人也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爲氏舜後姓嬀而氏曰陳故鄭駮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不爲卿其君不賜族

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之爲別散則通故左傳問族於衆仲下云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長樂劉氏曰宗者一族人倫之主也天子諸侯尊崇雖其子之親非嗣厥位則莫可得而禰之此是以同姓之親必崇其宗從其宗則五服各有倫類所以辨親疏定長幼明尊卑叙昭穆也正其一身而人倫之道備焉者宗以正之使然也故先王之禮同姓人之昏嫁祭祀燕饗食飲必稟於大宗仕進出入饋遺往來亦如之合族屬者屬猶繫也父之黨則繫於昭子之黨則繫於穆昭穆分而叙之以長幼合族人而食所以正人倫而禮義行於宗黨矣異姓主名治際會者名著而男女有別者謂娶異姓之女以爲己親彼雖無服可以娶矣而其名在昭行則不可娶之以爲婦名在穆行則不可娶之以爲母此謂治其際會之故名著則男女之尊卑自分而匹

偶不失其序焉

嚴陵方氏曰從宗者從大宗小宗也主名者主母名婦名也從宗所以合親疏之族屬主名所以治昏姻之際會以聚而聚於一者謂之族若所謂宗以族得民敬宗故收族是也以小而繫於大者謂之屬若所謂夫屬乎父道夫屬乎子道是也上下之交謂之際彼此之合謂之會若王姬下嫁於諸侯者際也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也言同姓從宗則異姓非不然也以同姓為宗之所主而族屬之所繫焉不然則離故也經曰婦人從夫其謂是與異姓主名則同姓非不然也以異姓則名之所難辨而際會之所因焉不然則亂故也經曰合二姓之好其謂是歟名著而男女有別若尊者為父親者為母而父母之名著矣外則為夫內則為婦而夫婦之名著矣此男女所以有別也至於父之與夫而名著乎外則男又有別矣母之與婦而名著乎內則女又有別矣

馬氏曰同姓者自內出而有所殺嫌於無所厚故使之從宗合族屬所以親之以仁恩也異姓者自外入而有所厚嫌於無所分故使之主名治際會所以別之以禮義也

慶源輔氏曰同姓從宗所以合族屬也異姓主名所以治際會也際會謂男女際會之時名著則男女雖際會而有別矣此所謂主名也

東萊呂氏曰名著而男女有別大抵婦人尊卑本無定位隨其夫之尊卑爾故所主者在名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

鄭氏曰母焉則尊之婦焉則卑之尊之卑之明非己倫以厚別也

孔氏曰此言他姓婦人來嫁己族本無昭穆於己親唯據夫尊卑而定母婦之號也道猶行列也若其夫隨屬於己之父行者其妻皆己之母行也其夫隨屬於己之子行者其妻皆己之婦行也故婦人來嫁己伯叔之列即謂之為母也來嫁於己之子行即謂之為婦也男女若無尊卑倫類相聚則淫亂易生

長樂陳氏曰母婦無昭穆而昭穆係於父子之別嫂婦無長幼而長幼係於兄弟之倫故婦於世叔父母則大功世叔於婦亦大功以其相遠而親之也兄公與叔於嫂婦無服嫂婦於兄公與叔亦無服以其相逼而遠之也

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

鄭氏曰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己之列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為母則令昭穆不明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也是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為服不成其親也男女無親則遠於相見人治所以正人也

孔氏曰此論兄弟之妻在己之倫列恐相褻瀆故弟妻假以同子婦之名兄妻假以嫂老之名殊遠之也既以子妻之名名弟妻為婦若又以尊父之妻名名兄妻為母則上下全亂昭穆不明故鄭註喪服亦云弟之妻為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是弟妻可借婦名兄妻不可借母名也男女尊卑隔絕相服成親義無混雜兄弟之妻已之倫列若成親為服則數相聚見女亂易生故無服以疏遠之令同路人恩親不接也名謂母婦之名得之則昭穆明失之則上下亂是人治之大須慎之也

嚴陵方氏曰兄之與弟長幼而已非尊卑也而謂弟之妻為婦者蓋推而遠之別嫌爾以弟之妻為婦則可謂兄之妻為母則不可矣然止謂之嫂者蓋男陽也陽宜伸女陰也陰宜屈以女宜屈故弟之妻可謂之婦而從卑以男宜伸故不可謂兄之妻

為母而從尊也是以叔不服兄之妻而婦服夫之兄爲倂之理蓋可見也然而嫂雖少當敬已如叟故於文從之是乃所以別嫌與名雖非尊而實則敬之蓋先王之微意也人道所以相治而不亂者以是而已不曰治人而曰人治者非其所以治人而人所以治故也

山陰陸氏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是也若子路者猶以爲迂故曰可不慎乎

金華應氏曰人固有幼而無依年之長幼或甚遠絕兄當撫幼弟如父故康誥以兄不念鞠子哀爲大不友嫂當撫幼叔如子故唐賢有鞠于嫂以有成以母服報之恩禮可以有加而名卒不可變者天倫自然之序非人所能移也此其所以尊惡於主名也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鄭氏曰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

孔氏曰自此至周道然也論殺同姓叙宗族之異名四世謂上至高祖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爲族兄弟相報緦麻是服蓋盡於此也爲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共承高祖爲四世而緦服盡也五世謂共承高祖之父者服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六世謂共承高祖之祖者不復袒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

嚴陵方氏曰四世者三從之親也以其疏而不足於哀也致其思而已故服謂之緦焉五世者三從之外也以其尤疏但不變不冠以變其吉爾故謂之袒免焉六世雖不變吉可也

馬氏曰服有五者蓋其親有隆殺則服有精粗故四世而緦者服之精乃其服之窮也至於五世則宜其無服而先王不忍遂絕之也故爲之袒免之禮所以殺同姓也免者如冠廣一寸加之於首所以示其吉袒者袒其體所以示其凶吉凶相半此其所以爲殺同姓也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四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五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鄭氏曰玄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姓世所由生昏姻可以通乎問之也周之禮所建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

孔氏曰作記之人以殷之五世以後可以通昏故將殷法以問於周云周家五世以後庶姓別異於上與高祖不同各為氏族不共高祖別自為宗是別於上也戚親也單盡也謂四從兄弟恩親盡於下各自為宗不相尊敬庶衆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衆多故曰庶姓高祖以上復為五宗也既姓別親盡昏姻應可以通故問其可通與不記者以周法荅之周法雖庶姓別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分別若姬氏姜氏大宗百世不改也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雖相去百世昏姻不得通周道如此異於殷也鄭註玄孫之子姓別於高祖者玄孫與高祖服屬仍同其姓與高祖不異玄孫之子則四從兄弟承高祖父之後至己五世而無服各事小宗因字因官為氏不同高祖之父是庶姓別於上庶姓氏族之謂也云姓世所由生者五世無服不相宗承各為氏姓也云姓正姓者對氏族為正姓也云始祖為正姓若炎帝姓姜黃帝姓姬周姓姬本於黃帝齊姓姜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是也云高祖為庶姓者若魯之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為游氏國氏之等云若今宗室屬籍者漢同宗有屬籍也

長樂陳氏曰恩出於情有時而可絕義出於理無時而可廢故六世而親屬竭者恩之可絕也百世而昏姻不通者義之不可廢也然恩之有絕其來尚矣而義之不廢特始於周故舜娶於堯而君子不以為非禮昭公娶於吳而君子以為不知禮以其時之文質不同故也

嚴陵方氏曰姓為正姓氏為庶姓正姓始祖也庶姓高祖也氏別於上而親盡於下則既五世矣宜若可以通昏姻焉然繫之以本姓而弗別綴之以族食而弗殊在殷而上禮質而親故五世而昏姻可通由周而來則禮文而嚴雖百世不通曰周道然者言周所行之道如是也周官言定世繫所謂繫之以姓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所謂綴之以食也小記言婦人不知姓則書氏則殷無所繫可知堯舜同出於黃帝而堯以二女妻舜則自殷而上通昏姻可知曲禮曰取妻不取同姓則周之不通亦明矣

東萊呂氏曰禮記庶姓即左傳所謂氏族如襄二十五年崔武子欲娶東郭偃之姊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蓋崔與東郭皆是氏其姓同出於姜自姜姓中分別出來便有所謂崔氏有所謂東郭氏此便是庶姓別於上也戚單於下蓋親盡也

慶源輔氏曰自野者觀之疑若可以通昏姻矣而周道則不然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必如是而後仁之至義之盡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鄭氏曰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之黨服

孔氏曰此經明服術之制親親父母為首次以妻子伯叔尊尊君為首次以公卿大夫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并弟婦兄嫂之

屬出入若女子子在室爲入適人爲出及出嫁爲人後者也長
謂成人幼謂諸殤從服下有六等鄭略舉夫妻相爲而言之
馬氏曰術者言其所由服之制有五而術則有六此詳至於如
此者所謂喪多而其服五上附下附是也親親者門內之喪門
內之喪則以恩掩親而以父母爲首故爲父母斬衰此親親之
重也尊尊者門外之喪門外之喪則以義斷恩而以君與臣爲
首故爲君斬衰此尊尊之重也名者自彼而適我也出入者自
我而適彼若姑姊妹之服是也方姑姊妹之未出則其服重其
已出則其服輕所謂姑姊妹受我而厚之者也從服者言其以
類相從而非正服也
山陰陸氏曰親親下所謂自仁率親是也尊尊下所謂自義率
祖是也三曰名所謂名曰輕名曰重是也四曰出入所謂一輕
一重是也鄭氏謂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
輕是之謂出入
[redacted]氏曰鄭康成謂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名世母叔母之
屬長幼成人及殤其說是也謂出入女子嫁者及在室者以嫁
者爲出在室者爲入然在室者於兄弟有長幼之服於姪有尊
卑之服入非在室者也周官媒氏判妻入子皆書之喪服出妻
之子爲母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喪服小記婦當喪而出則
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
期既練而反則遂之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然則
大傳所謂出入蓋此類歟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
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鄭氏曰屬從子爲母之黨徒從臣爲君之黨從有服而無服公
子爲其妻之父母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從重而輕夫爲妻之父母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孔氏曰從服有六者從術之中別有六種屬從者屬謂親屬以
其親屬爲其支黨鄭注舉一條稱妻從夫夫從妻並是也徒從
者徒空也與彼無親空服彼之支黨鄭亦略舉一條妻爲夫之
君妾爲女君之黨庶子爲君母之親子爲母之君母並是也有
從有服而無服以下鄭注所引並見服問篇公子之妻爲本生
父母期公子爲君所厭不得服從妻有服而公子無服是從有
服而無服嫂叔無服亦是也公子被君厭爲己外親無服而妻
猶服之是從無服而有服娣姒亦是也妻自爲其父母期爲重
夫從妻服之三月爲輕是從重而輕也舅之子亦是也公子爲
君所厭自爲其母練冠是輕其妻猶爲皇姑服期是從輕而
重也
嚴陵方氏曰以非正由於己特從人而服故謂之從服若母爲
其黨服則服之正也至於子爲母之黨服是從之而已君爲
其黨服則服之正也至於臣爲君之黨服是從之而已是則屬
從與徒從也推此則餘可知有所繫而從曰屬無所繫而從
則曰徒屬從由仁而生也徒從以義而起也從有而無從重而輕
斷之以義也從無而有從輕而重濟之以仁也先王之於服術
仁之至義之盡矣故率親則自仁率祖則自義餘亦見服問
東萊呂氏曰從輕而重所因者自輕而已從之乃反重也從重
而輕妻爲重又其父母當重而已反輕從無服而有服所從者
自無而已反有從有服而無服所從者自服而已乃無服
山陰陸氏曰無屬而從謂之徒從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
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鄭氏曰自猶用也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

而父母輕恩重者為之三年義重者為之齊衰然如是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祖禰仁義之事仁恩也親謂父母也等差也子孫若用恩愛循親而上至於祖遠者恩漸輕故名曰輕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名曰重義宜也言人情道理其合如是案喪服條例義服表恩若高曾之服本應緦麻小功而進以齊衰非數等之服豈非為尊重而然至親以期斷而父母加三年豈不為恩深故亦然矣
嚴陵方氏曰言率親以知率祖之為尊言率祖以知率親之為親親親仁也以禰之親故自仁率之尊尊義也以祖之尊故自義率之因親以推祖則以階而升焉故曰等而上之由祖以及禰則即世以降焉故曰順而下之至于祖名曰輕者隆之以仁而親為重故也至于禰名曰重者制之以義而祖或輕故也或輕而崇以義或重而降以仁而下止言其義然者義之為言宜也宜輕而輕宜重而重是亦義而已
馬氏曰以祖對禰則禰為仁以禰對祖則祖為義祖以義為主禰以仁為本故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以至于祖名曰輕以其義有所殺也自義率祖順而下之以至于禰名曰重以其仁有所隆也雖其仁有所隆義有所殺其理不得不然故曰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慶源輔氏曰親親仁也逆而上之則漸輕故至于祖名曰輕尊尊義也順而下之則漸重故至于禰名曰重輕則緦麻三月重則斬衰三年一輕一重其義則然非人之所能為也孔鄭說繁
金華應氏曰自從也仁恩之厚於親者無以仁率親而推於祖乃漸而殺是故之則謂之曰輕義道之操於祖者節以義而順而下於親乃愈隆以其殺之則謂之為重非故為其輕重之差乃其理之不容不然耳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鄭氏曰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別嫌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君有絕宗之道合族者言設族食燕飲有合會族人之道
長樂陳氏曰君之於族人主乎愛而失愛則疏族人之於君主乎敬而失敬則褻以失其愛則疏故有合族之道所以明其親親之恩以失其敬則褻故不得以其戚戚君位所以明其尊尊之義不能親睦九族燕樂同姓與夫恃親而不恭者豈知此哉
東萊呂氏曰君有合族之道如詩所謂飲食宴樂同姓是也蓋君雖絕宗而恩自不可廢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謂族雖有尊卑為臣者雖屬尊不敢與君叙列君至尊也
慶源輔氏曰君有合族之道親親仁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尊尊義也上所行者下所守者義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鄭氏曰明猶尊也一統焉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
孔氏曰上一經論人君絕宗自此至之義也一節論卿大夫以下繼禰繼小宗大宗之義案小記云庶子不祭祖下文云不祭禰此直云不祭者小記辨明上士下士此則總而言之又小記云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斬則三年與此一也小記文詳此文簡略故直云不繼祖也小記已備釋之
長樂陳氏曰庶子之所以不祭不敢瀆其祖於上也所以不得為長子三年不敢重其嗣於下也上不敢瀆其祖下不敢重其嗣皆以己之不繼祖所以明其宗也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祭禰而亦繼之以明其宗則不祭祖所以明大宗不祭禰所以明小宗此文止言不祭兼大宗小宗而明之也小記又曰庶子不為

長子斬者蓋亦不繼祖與禰故也蓋不繼祖大宗之庶者也不繼禰小宗之庶者也合而言之皆祖也斬言其服三年言其期言斬則知其有三年之期言三年則知其有斬之服蓋亦相為表裏而已

嚴陵方氏曰適子爲宗宗則承家主祭焉庶子非宗也故不得祭以明其宗焉小記言不祭祖又言不祭禰者蓋言適士官師之辨爾其所以言庶子不祭之義則一而已故於此則統而言之

東萊呂氏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如曾子問所謂供其牲物所以辨其大宗故也

新安朱氏曰依大傳文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禰也其小記則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文意重複似是衍字而鄭氏曲爲之說於不祭禰則曰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則其尊宗以爲本也於不祭祖則云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而䟽亦從之上條云禰適故得立禰廟故祭禰禰庶故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明其有所宗也下條云庶子適子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也又云父庶即不得祭父何假言祖而言不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爲適士適子得立二廟自禰及祖是適宗子得立祖廟祭之而已是祖庶雖俱爲適士得自立禰廟而不得立祖廟祭之也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爲禰適而於祖猶爲庶故禰適謂之爲庶也五宗悉然今姑存之然恐不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該悉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

鄭氏曰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繼別謂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者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

孔氏曰前既云明其宗故此以下廣陳五宗義也別子謂諸侯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而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先君故云別子並爲其後世之始祖故云爲祖也鄭註若始來在此國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亦謂之別子以其別於在本國不來者繼別謂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爲大宗也族人與之爲絶族者五世外皆爲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繼禰謂父之適子上繼於禰諸兄弟宗之謂之小宗以本親之服服之

晉賀氏曰庾亮問荀禮宗子之服傳代不遷所以重其統也是以祖宗之正不易別本支昭穆歷百代而不亂此立宗之大旨也然則士大夫及諸從事於典禮者服宗之義便應相效矣而禮祖宗之文惟著諸侯別子不列卿大夫之制不審此由諸侯君其族人族人不得宗其君故祖宗之制指爲此歟自卿大夫以下與其宗黨無君臣之懸則不統有常嫡服宗有成例故不得别著其制也將由卿大夫位卑則宗服之制厭宗嫡無不遷服紀止五族故不復別見其義也今既無士大夫依諸侯別子之明文又不見無得立宗之定制而頃者以來諸私服於宗嫡者無服者則制緦有服者無加又不詳此爲各以非開國代封之家故避嫌謙而不敢私重其宗耶將此之由自有所承願告旨要答曰禮宗子之義所以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義委曲著見者多在別子非卿大夫之文偏不詳悉服之致疑有如來旨然舊義雖非別子起於是邦而爲大夫者便爲大宗其嫡繼之亦百代不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之廟一昭

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君解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於是國盛德特興爲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及族人服之皆宜始別子之宗也又宗子之服雖在絶屬皆齊縗三月代喪禮禁斯之者少矣中暑無此服中主緦而不暑其所由來以政教凌遲人情漸慢非謂大夫位卑或以共代封爲嫌也　又曰奉宗加於常禮乎居即每事必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來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于同宗祭畢合族於宗子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爲男主宗婦爲女主故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以當合族糾宗故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于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若義有主也立主義存而有一人不存者則會宗而議其同族不可以無統故立宗宗位既定則常尊歸之理其親親者也是故義定於本自然不移名存於政而不繼其人宗子之道也故爲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佑之奉以爲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之情也若嚚回淫亂行出轍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乃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我之權也　興

橫渠張氏曰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己非己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

藍田呂氏曰國君之適長爲世子繼先君之正統自母弟而下皆不得宗次適爲別子別子既不得禰先君則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所統屬故爲先君一族大宗之祖其生也適庶兄弟皆宗之（別子之母弟雖庶子與之嗣子同不得謂之別子）其死也子孫世世繼之爲先君一族之大宗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雖百世不遷無後則族人以支子繼之（此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羣公子雖宗別子而自爲五世小宗之祖死則其子其孫爲繼禰繼祖之小宗至五世以上則上遷其祖下易其宗無子孫則絶（此謂繼禰者爲小宗）每一君有一大宗世世統其君之子孫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所自出謂別子所出之先君（如魯季友乃桓公之別子所自出即桓公大宗者乃桓公族之大宗）一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則別子爲先君大宗之祖羣公子皆宗之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若君無次適可立爲別子止有庶公子數人則不可無宗以統當立庶長一人爲小宗使諸弟皆宗之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若庶長死國君復立庶長爲別子以爲先君一族大宗之祖而以其子繼之是雖不繼見然以義求之則一君之大宗不可以絶後也）若君之正適外止有一公子既不可宗君又無昆弟宗己是謂無宗亦莫之宗然此公子亦爲其先君一族大宗之祖沒則百世相繼先君之子孫皆宗之如大宗法國君立先君之祀上可及先君之大祖而下爲先君子孫之宗故曰尊者尊統上別子爲先君百世大宗之祖而不敢禰先君故曰卑者尊統下大宗者所以統先君之子孫非統別子之子孫故曰大宗尊之統也又曰繼別子之所自出（宗子議）　又曰宗子法久不行今雖士大夫亦無收族之法欲約小宗之法且許士大夫家行之其異宮同財有餘則歸不足則取及昏冠喪祭必告皆酌今可行仍以古法詳立條制使之遵行以爲睦宗之道亦無所害於今法可以漸消析居爭競之醜所補當不細矣（雜議）　又曰古之典禮者皆以宗名之故伯夷作秩宗周官有宗伯下及乎都家皆有宗人宗者廟也禮始於親親之法非廟不統所以別姓收族無一不出於祖廟不主乎宗祖故天子之元子爲天子之大宗以繼其大祖而別子爲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而自

爲一國之大祖故諸侯元子亦爲諸侯之大宗而繼其太祖而別子爲大夫大夫亦不敢祖諸侯而自立家爲別子之祖繼別者爲宗亦謂之大宗所以別小宗而百世不遷者也小宗有四五世則遷者也故繼高祖之宗得祀高祖凡族兄弟皆宗之族兄弟同出於高祖故高祖與族兄弟之服皆三月至于繼祖繼曾祖繼禰所祀所宗莫不倣此故其所繼者皆謂之宗子以主家政而宗之者皆聽命焉諸侯大夫之大宗久廢不講唯小宗若可行于今然士大夫廟制世數之等與宗子族食之差其詳可得聞歟至宗子必以世適有才不才間有所廢置焉之則宗法壞不變則家不行支子不祭必告于宗子古者仕不出鄉則支子常得與祭於宗 以今之仕者出處之不常將有終身不與者可乎至於尊祖奉宗之心或至於貴富同財歸資之法或廢于私藏發之則賊恩寬之則弛法如庶民之無知雖父兄猶有不聽何有於宗子乎將使家政脩宗法舉廢祭饗冠昏其財不私法度如一其親親之道至於祖遷宗易而後已亦有道乎

篆問

長樂陳氏曰人生而莫不有孝弟之心親睦之道先王因其有是道而爲之節文故立爲五宗以糾序族人而使之親疏有以相附赴告有以相通然後恩義不失而人倫歸厚此周官所謂宗以族得民也蓋諸侯之適子孫則繼世爲君而支子之爲卿大夫者謂之別子有自他國而來於此者亦謂之別子有起自民庶而致位卿大夫者亦從別子之義此三者各立宗而爲大宗所謂繼別者也若魯之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其適子弟之長子則爲小宗所謂繼禰者也 又禮書曰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離則踈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踈有別而不貳貴賤有繫而不間然後一宗如出乎一族一族如出乎一家一家如出乎一人此禮俗所以刑而人倫所以厚也蓋公子不禰先君故爲別子而繼別者族人宗之爲大宗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爲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四世則親盡屬絶而不爲宗矣然言繼別爲宗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爲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子所自出者即別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也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別言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而孔穎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所由出即國君也其可宗乎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即別子也

東萊呂氏曰別子爲祖如魯桓公生四子莊公既立爲君則慶父叔牙季友爲別子繼別爲宗如公孫敖繼慶父是爲大宗繼禰者爲小宗如季武子立悼子悼子之兄曰公彌悼子既爲大宗則繼公彌者爲小宗所以謂之繼禰者蓋自繼其父爲小宗不繼祖故也

嚴陵方氏曰諸侯之適子繼世而爲君其羣弟之所敢宗諸侯之於世子不爲之服而子亦不敢私相服故君命長弟以統之使夫不敢宗君者有所宗不敢相服者有以相服此宗道所以立也別子爲祖者適子既爲諸侯則別子乃大夫爾大夫不敢祖諸侯故自別爲祖焉別子即庶子也然庶子有二例別而言之妻之子無長幼皆爲適子妾之子無長幼皆爲庶子合而言之自繼世之子爲適子其餘雖妻之子亦庶子而已猶之天子之伯叔兄弟則爲同姓昏姻之國則爲異姓非昏姻之國則爲庶姓合而言之自伯叔兄弟之外昏姻與非昏姻之國皆異姓而已此之所言別子自定也以其得繼別子故得承家主祭而爲

宗禰即別子之庶子也以其非適故不得繼別而為大宗已自立為禰使其子繼之是為小宗也以繼禰者為小宗則繼別者為大宗矣

盱江李氏曰大宗者其先祖之負荷族人之紀綱乎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盡於高祖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乎

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鄭氏曰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

孔氏曰此一經覆說大宗小宗之義并明敬宗所以尊祖也百世不遷謂大宗也五世則遷謂小宗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自由也別子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故鄭註云世適也前文云繼禰者為小宗今此云繼高祖無小宗之文故鄭云亦小宗也鄭以經繼高祖為小宗何以前文云繼禰又釋此意謂前文繼禰者承上繼別為大宗之下則從別子言之別子子者別子之適子弟之子者別子適子之弟所生子也弟則是禰其長子則是小宗故云繼禰為小宗因別子而言也此經云繼高祖上文云繼禰唯曾祖及祖無繼文故鄭云曾祖亦有也五宗者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為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為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是小宗四并繼別子之大宗凡五也尊祖故敬宗總結大宗小宗大宗是遠祖之正體小宗是高祖之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先祖之義也

新安朱氏曰之所自出四字疑衍註中亦無其文至作疏時方誤爾

横渠張氏曰今無宗之家所祭不能追遠大宗則百世不遷言百世已遠矣小宗大宗人主禮者統宗族之事者宗也故稱宗子國有宗正大抵主族中之禮故以主禮稱宗人君虞已稱秩宗掌禮秩典秩也宗宗族之禮也

藍田呂氏解見前

長樂陳氏曰大宗則一故雖至於五世之外猶為之齊衰三月此所謂百世不遷也小宗則有四有繼禰而兄弟宗之為之服期年有繼祖而同堂宗之為之服九月有繼曾祖而再從宗之為之服五月有繼高祖者而三從宗之為之服三月至於四從親屬盡矣則不為之服此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蓋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毀小宗高祖之統高祖之廟以恩立而五世則遷以其廟之遷不遷之不同故其宗所以易不易之不齊也凡此皆卿大夫之制至於公子則具下文餘見前解

嚴陵方氏曰繼別子即別子之子也別子之子出自別子故謂之繼別子之所自出繼別子者既為宗矣而其子又宗之世世不絕故曰百世不遷也至於小宗族人宗之五世則遷遷則變而別為之宗矣夫宗以承祖之家者也尊祖於上故敬宗則尊祖之義在其中矣

東萊呂氏曰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蓋諸侯必敬宗子者以宗子是祖之嫡尊所以自來故敬嫡也

盱江李氏曰吾於五宗見孝弟之至焉高祖以上遠矣而數千

百世尊其正體不忘祖也何考如之祖免以外疏矣而合之以
食序以昭穆厚其同姓何弟如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此其本
歟周衰法弛斯道以亡噫正適者有之矣幼陵長者有之矣祖
以世斷遠則忘之矣族以服治疏則薄之矣骨肉或如行路尚
何有於天下乎於戲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
子是也

鄭氏曰公子有此三事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

孔氏曰以前經明卿大夫自有大宗有小宗以相繼屬此經明
諸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不可無人
主領之義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爲宗領公子禮如小宗
是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
得立庶昆弟爲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唯一無他公子
可爲宗是有無宗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己是亦莫之宗也公子
是也言此三事他人無唯公子有也

河南程氏曰凡言宗者以祭祀爲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
子爲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
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父爲大宗此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別子
之諸子祭其別子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爲小宗
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
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却是禰也

山陰陸氏曰君有適兄弟使爲大宗以統公子是之謂大宗而
無小宗鄭氏下文註謂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是也君無
適兄弟使庶兄弟一人爲小宗而無大宗鄭氏謂無適而立庶則如小
宗死爲之大功九月是也若公子一而已無公子可宗亦無公子宗之
是之謂無宗亦莫之宗鄭氏謂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者也

金華應氏曰宗法自一而五自五衍之以至於無窮而其初必本長
獨立而無副者則惟一而已故或無大宗或無小宗或莫之宗以此然其
始也亦或有數傳而不增若五世無他枝者是族之衆寡非人之所能
爲也天也然宗法則常存而不可廢維持培養而勿忘焉滋蔓長茂則
始而孤弱者亦能以蕃衍盛大此所謂綿綿瓜瓞也先王之世有千
百年相承之家而後世鮮三數傳詩書之族可歎也

藍田呂氏解見前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
公子之宗道也

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
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
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
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也

孔氏曰此一經覆說上公子宗道之意公子有宗道言公子有
族人來與之爲宗爲下起文也公子之公者公君也謂公子之
君是適兄弟爲君者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爲士
大夫所謂公子者也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言君爲此公子士大
夫庶者宗其士大夫適者謂立公子適者士大夫之身與庶公
子爲宗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也此適者即君之同母弟適夫
人所生之子公子既有小宗大宗故知適者如大宗庶者如小
宗大宗之正本是別子之適今公子爲大宗謂禮如之非正大
宗故鄭注云如也云死爲齊衰九月者以君在厭降兄弟降一
等故九月以其爲大宗故齊衰與君同母故云其母則小君也
爲其妻齊衰三月者同宗服宗子之妻也既立適爲大宗則不
復立庶爲小宗前經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是也云無適宗庶
者既無適子可立但立庶子爲宗禮如小宗與尋常兄弟相爲

同君在厭降一等故死爲之大功九月毋則庶母妻則兄弟之
妻故無服也前文所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也公子唯己而已
即前經無所宗亦莫之宗鄭註遥釋前爾
晉范氏曰禮諸侯於其非正嫡一無所服則群兄弟亦不敢相
服則無相統領無相統領則不可不立宗立宗然後有服爾故云公
子有宗道也公子之公公者君也此立宗君命所制嫌自相推
故又舉公以明之也爲其士大夫之庶宗者此獨說庶宗者嫌
上總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爲混故復指解小宗之義則大宗
自然了也所以統大夫庶宗者諸侯庶兄弟有爲大夫也所以
正舉大夫者所宗庶長或可爲士嫌大夫位尊不相宗故云爲
大夫之庶宗以斷疑也 通典
晉曹氏曰禮諸侯不服庶子先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私相服
也夫兄弟之恩旣不可以無報親親聚群君又不可以無主故君
必命長弟以爲之宗宗立而相服相服之義由於其宗故曰公
子有宗道也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宗者貴公子之公謂君
之庶弟受命爲宗者也其有功德王復命爲諸侯者群庶所不
敢宗故此君復命其次庶長爲主士大夫群庶之在位者也 通典
嚴陵方氏曰士大夫即公子也以先君之子故曰公子以爵爲
士大夫故曰士大夫爲猶使之也使其庶公子宗其適公子焉
即上言有大宗而無小宗是也至於有小宗而無大宗有無宗
亦莫之宗皆公子之宗道而此不釋之者舉大以該之也雖然
所謂有宗道者非特公子而已有自他國而來於此者亦謂之
別子有起自民間而致位大夫者亦從別子之義經之所言舉一端而已
山陰陸氏曰言公子有宗道如上所謂無宗亦莫之宗是無宗
道也故公子之公爲此公子求其上行先君之兄弟適者使爲之宗以
欲公子此公子之宗道也即上行無適以其先君庶兄弟爲小宗以統之

東萊呂氏曰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二庶而一嫡嫡者君之同
母弟公子旣不敢宗君君則命同母弟爲之宗使庶兄弟宗焉
若皆庶而無適則須令庶長攝攝祭事傳至子則自爲宗矣
藍田呂氏解見前
絶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鄭氏曰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有親者服各以其屬親疏
孔氏曰此一節論親盡則無服有親則有服絶族者謂三從兄
弟同高祖者族兄弟緦麻族兄弟之子及四從兄弟爲族屬旣
族故無移服在旁而及曰移言不延移及之有親者各以屬而
爲之服故云親者屬也
橫渠張氏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斬於
五世則服可知矣故四從六世爲絶族而後旁及之服待親者
各以親疏屬之也服不及於六世而昏姻乃百世不通者仁之
所施有宗而義之所別不可已也然所謂絶非特此也喪服出
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絶族無施服親者屬
也謂妻於夫家與族齒其出也與族絶族絶則爲祖父母無服
此所謂無施服然夫妻則合有絶族子母至親無絶道故爲出
母期謂親者屬禮記作移喪服傳作施蓋古者移施通用
嚴陵方氏曰九族之外謂之絶族以其恩至此絶故也有恩則
有服從其恩絶故無移服也夫以卑而屬尊以幼而屬長從庶而屬適
以旁而屬正親親之道如斯而已故曰親者屬也族絶即非其所屬
山陰陸氏曰言公子有宗道如上從重而輕是之謂移服
東萊呂氏曰絶族無移服謂四從兄弟無服移者推也推不去
親者屬也如期服親兄弟之屬也大功同堂兄弟之屬也此類皆是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
道親親也

鄭氏曰親親言先其恩
孔氏曰自此至篇末一節論人道親親從親己以至尊祖敬宗收族宗廟嚴社稷重禮俗成天下樂之而無厭倦自仁至於禰前文已具此重說之者前文論服之輕重此論親親之道
嚴陵方氏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則始乎親親焉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則終乎親親焉人道終始乎親親也
慶源輔氏曰人道不過仁義親親仁也尊祖義也推親親之仁至于尊祖則義也率尊祖之義而至於親親則仁也仁義之極則一故云人道親親也又云親親故尊祖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鄭氏曰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猶成也斁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
孔氏曰己上親於親親亦上親於祖以次相親去已高遠故云尊祖宗是祖之正體故云敬宗族人既敬宗子宗子故收族人故喪服傳云大宗收族是也族人散亂骨肉乖離則宗廟祭饗不嚴肅也若收之則親族不散昭穆有倫則宗廟之所以尊嚴也宗廟嚴以下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並立宗之功也先嚴宗廟而後社稷重百姓百官也百官各當職更相匡輔則刑罰得中上無淫刑濫罰則民手足有所措各安其業財用得足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天下皆足君及民人百志悉成是謂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禮節風俗於是而成所以太平告成功也樂謂不厭也禮俗既成所以民庶樂而不厭也引此詩周頌清廟之篇言文王之德人無厭倦之者斯語辭也今尊祖敬宗人皆願樂亦無厭倦故云此之謂也謂與文王相似矣
河南程氏曰收族之義止為相與為服祭祀相及
嚴陵方氏曰親其所親則推而上之至於親之所親親之所親則尊矣故自親親故尊祖有祖而後有宗宗者五宗也有宗而後有族族者九族也宗廟者祖禰之祀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族屬雖以祖禰而後生然非子孫衆多則無以共承宗廟之祭祀宗廟雖以有土穀而後立然非祖禰積累則無以保守社稷之基業故曰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有社有稷必得人而共守是以重社稷故愛百官族姓也有愛人之心則刑不濫故庶民安其生而樂其業則農者生財於田野商者通財於道路而足以致用故養生送死無憾而百志成也百志成則禮義於是乎生故禮俗刑禮俗刑矣則爭鬬之患息和平之氣通故曰然後樂王者功成作樂其以是歟樂者樂也不顯不承則親親尊祖之意也無斁於人斯其樂之意也故引詩之言以明之然上言愛百姓非不愛庶民也蓋致自貴以及賤爾下言庶民安非百姓不安也蓋賤者已安而貴可知矣臣以安社稷為事上言社稷故繫之以百姓刑不上大夫下言刑罰故繫之以庶民而已
山陰陸氏曰孔子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反是而已彼嫌父子親親之義淺矣雖曰尊祖是卑之也誠若詩所云可謂樂矣樂未有大於此者也彼於論鼓鐘末矣
東萊呂氏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此一篇之綱目人愛其父母則必推其生我父母者祖也又推而上之求其生我祖者

則又曾祖也尊其所自來則敬宗備者之道必始於親此非是
人安排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天使之也譬如木根枝葉繁盛
而所本者只是一根如異端愛無差等只是二本皆是汗漫意
思收族如窮困者收而養之不知學者收而教之宗族既合自
然繁盛族大則廟尊如宗族離散無人收管則宗廟安得嚴耶
宗廟嚴故重社稷者蓋有國家社稷然後能保宗廟安得不重
社稷國以民為本無民安得有國乎故重社稷必愛百姓也心
誠愛民則謹於刑罰不中矣庶民安謂民有定居而上不擾之
則可以生殖財用上既愛下下亦愛上此是第一件其次歡忻
奉上樂輸其財和氣感召則時和歲豊萬物盛多財用足故百
志成者雖有此志而無財以備禮則志不成財用既足則祭祀
合族皆可舉矣所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禮俗不可分為兩事
且如後世雖有善言善政百姓且不得而見安得習以成俗故

禮俗不相干故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如春秋祭
祀不待上令而自安而行之刑是儀刑之刑須是二者合為一
方謂之禮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謂之禮俗不顯不承無斁
於人斯且如成王能盡得許多事則在文武豈不甚顯在成王
豈非是能承此兩句總結一篇之意前面有許多事到得禮俗
成後方有此意思惟王萬年子子孫孫永保民此言無斁於人
斯之意德盛者流遠德薄者流淺

慶源輔氏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孝仁而義也敬宗故收
族率義而仁也

新安朱氏曰承尊奉也斯語辭言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
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新安王氏曰此詩頌文王之德記此傳者即之以明己之意耳
不顯顯也不承承也親親尊祖敬宗收族而宗廟嚴豈不顯乎
推其效至於財用足百志成禮俗刑豈不承乎禮俗刑而民樂
豈非人之無斁乎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五

少儀第十七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少猶小也此於別錄屬制度

嚴陵方氏曰篇中所言不特主於少者然壯者之儀亦在乎少時所習而已

山陰陸氏曰內則曰十年學幼儀則此篇其類也

范陽張氏曰先儒訓少爲小其意以爲所記者小節耳聖人之道本無大小以此爲小孰能爲大少有副意如大師之有少師則少者所以副其大是儀者所以副其禮也有大無小何以見其用伊川先生曰灑掃應對即形而上者之事豈不信哉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敵者曰某固願見

鄭氏曰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固如故也將猶奉也即君子之門而云願以名聞於奉命者謙遠之也重則云固奉命傳辭出入階上進者言賓之辭不得指斥主人敵當也願見願見於將命者謙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見君子之法但此一篇雜明細小威儀不從局以科段記者謙退不敢自專制其儀而傳聞舊說故曰聞也辭客之辭也某客名也再辭曰固聞名謂名得通達也將命謂傳辭出入通主客之言語也客實願見君子而云願聞名於傳命者不敢必斥見君子但願將命者聞之而已不云初辭而云固者欲明主人不即見已已乃再辭也若初辭則不云固惟云某願聞於將命者耳階進也人升階必上進主謂主人也客賓卑退不得進斥主人也敵者不謙故云願見亦應云願見於將命者因上已有故此略之固義亦同上

長樂劉氏曰古者朋友往來賓主相覿同用一禮於是傳命共爲一辭若士相見載於儀禮用以一天下之禮俗也此少儀所以載於經乎曰聞者謂三代先王既行其辭於舊俗間或衰墜而知禮者未盡殄滅故曰聞焉願聞名於將命者謂至於門外擯者請事答以辭不得階主述其崇德之意不敢由階升堂直見主人之謂也

金華應氏曰古禮嚴於辭命不徒揖讓不嚴文辭之義能盡其敬者固雖然分勢之隆崇者又未免亢焉而不接人臣之見天子昧死而後言頓首而後請其辭曰陛下下僚之見上官庭趨而後進升階而後降其辭曰閣下亦幾於阻絕而不通矣夫將命者人也人則有可通之情陛階門閣地也地則無自通之路噫安得以少儀之辭而語之哉

嚴陵方氏曰聞言所記之事非由於己見乃聞之於人爾君子者有位有德者之通稱也辭則表記所謂無辭不相見是矣將命者蓋將奉主人之命而傳道之者也亦擯詔之類歟論語言將命者出戶是矣願見君子而曰願聞名於將命者以其尊而不可以遽見故先欲聞其名以其不可指斥而與之亢禮故止言將命者而已不得階主蓋言不可指斥主人升進而與之階也與之相敵故不必先聞其名直曰願見而已此隆殺之辨也

山陰陸氏曰主主尊者階階敵者不得階主亦詞也若曰固願見不得階主而前爾

新定邵氏曰諸家解釋不得階主未甚分曉以愚觀之階猶階梯之階主猶觀近臣以其所爲主之主未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恐不得將命者通達爲之階主爾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正此意

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

鄭氏曰罕希也希相見雖於敵者猶爲尊主之辭如於君子也
承數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朔夕聞名於將命者於敵者則曰某
願朝夕見於將命者皆無曰也以無曰辭不稱見
孔氏曰前二條明始相見此經明已相見而疏者尊者敵者皆
云願聞名於將命者然敵者始來曰願見重來而疏猶曰聞名
者亦殺之使不疏也或云始來禮降故卑卑宜異重來禮殺故
宜同也亟見謂數相見者數見者其來不問見貴賤理並通一顧
聞於將命者
嚴陵方氏曰罕見以其相見之希疑其情之不通雖於敵者亦
曰聞名而已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鄭氏曰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比猶比方俱給事童子未
成人不敢當相見之禮曰某願聽事於將命者聽役者喪於敵
無賓主之禮皆爲執事來也
孔氏曰前明吉禮相見此以下明凶事相見也往敵者喪家長
不主相見凡往者皆是助事故云比謂比方其年力以給喪事
也若五十從反哭四十待盈坎皆是比方其事童子往適敵者喪
不得與成人爲比但來聽主人以事見使也若適公卿貴者之
喪聽主人之見役輕重唯命不敢辭也云於司徒者國有大喪
謂公卿之喪則司徒率其屬掌之故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
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鄭云衆庶所致役也又檀弓云孟
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
嚴陵方氏曰比猶比之匪人之比言願比於將命者以俱給事也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
贈從者
鄭氏曰適他行朝會也資猶用也贈送也

孔氏曰此經論臣致物於君及敵者之辭前明吉凶相見之禮
此以下明吉凶送遺之禮此明送吉也君若朝會出往他國而
臣奉財物以充路費金玉貨貝略舉其極然亦非君尊備物不有
之少故不言獻恐君行有事馬路中或須資給故云此物以充
馬資有司主典君物者也敵者當言贈於左右從行者
嚴陵方氏曰尊者之行必有馬故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其謂
稱秣之資蓋所以資其濟也王藻曰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蓋
謂是矣自大夫以上必有從不徒行故於敵者曰贈從者而已
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
鄭氏曰言廢衣不必其以斂也賈人知物善惡也周禮王府掌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有賈八人不
以襚進不執將命也以即陳而已
孔氏曰此明送凶禭者以衣送死人之稱禮以衣送敵者死曰
襚襚者遂也遂生時之意也若臣以衣送君死不得曰襚但云致
廢衣言不敢必君斂但充廢致不用之列也賈人者識物價
貴賤主君衣物者也不敢云與君故云賈人也然喪大記云君
無襚註云無襚者不陳不以斂鄭註周禮云物謂文織畫繡之物送
敵者無謙故云襚也親者相襚但直將進即陳之不須執以將命若
非親則稱者傳辭將進以爲禮節進謂執之將命也案士喪禮大
功以上同財之親襚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
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鄭氏曰甸謂田野之物
孔氏曰此言臣爲君喪進物之辭納爲獻也納入也甸田也言
此物是田野所出今獻入於君有司也必云田所出者臣受君地明
地物本由君出也衣是送君故與賈人貨貝但供喪用故付有司
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鄭氏曰賵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賻馬以下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路也雖為死者來陳之於外戰伐田獵之服非鑾者周禮革路建大白以即戎

孔氏曰此一節論賵賻之異以馬送死曰賵賵副亡者之意既送亡者遂入廟門以馬助生人營喪曰賻賻猶助也以財貨助主人喪用並助主人之物故不將入廟大白兵車革路之旗並為送喪之從車本是田戰之具故不入廟門然所以得有大白兵車來助主人者此謂諸侯有喪鄰國之君以此賻之或家因自有也　庾氏曰禮既祖祝而後賵馬入設於廟庭而入門者欲以供駕遣車也故鄭云主於死者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鄭氏曰喪者非尸柩之事不親也舉之舉以東

孔氏曰此一節明賻者授物及主人受之之禮坐猶跪也謂賻者既致命跪而委物於地主人擯者舉而取之吉時若人餽物主人自拜受之有喪主於哀戚不得拜受使擯者受舉之而已鄭知舉以東者雜記云含者入升堂致命坐委于殯東南席夫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後推者賻者並然若賻生人則致命擯者不告殯不升堂然車馬不舉以東謂幣帛之類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鄭氏曰不坐由便也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相授受之禮坐亦跪也凡尊卑相授乃以跪為禮受立謂尊者立以物與卑者卑者受此尊者之物授立謂尊者立己以物授尊者之立此二事皆不坐以尊者立故也若坐則尊者須跪故也性謂天性若尊者天性直自如此短小尊者雖立若授受尊者之物則有坐而授受

嚴陵方氏曰曲禮所謂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是也此兼言受而不及坐彼兼言坐而不及立亦互相明　不坐謂不跪也與曲禮坐而遷之同而與授坐不立之坐異凡此所以周旋於禮以致其曲而已或直情者則雖授受於立固有或坐者矣

山陰陸氏曰言人之性有不能委曲如禮者雖坐君子不責也據此禮雖致曲不責人盡能曲禮所言雖若已煩君子不以為苛者有恕存焉爾然則聖人禁其太者故曰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新安朱氏曰按此句文義皆未通恐是記失禮耳性之直者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歟

慶源輔氏曰性之直者備禮而不度宜跪固禮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闔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

鄭氏曰可猶止也謂擯者聘賓主之節說屨於戶內者一人雖衆敵猶有所尊也在內也尊長在則後來之衆皆說屨戶外

孔氏曰此一節明賓主之人擯者告之辭讓之節及說屨之儀始入門主人辭謝於賓擯者告主人曰辭謝賓矣謂辭謝賓令賓先入至階又時擯者亦然告主人曰辭讓賓先登矣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入門及階也至賓主升堂各就席而立擯者恐賓主辭讓即席故告之曰可矣言止不須辭也賓主各席衆入戶內雖尊卑相敵猶推一人為尊開戶排闔者說屨戶內者止尊者一人而已先有尊長在堂或室衆人後入不得說屨戶內也

山陰陸氏曰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宜衆皆辭亦然脫亂在此

慶源輔氏曰物各然後有禮故衆必有所尊也若說屨於尊長前非禮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不
疑在躬
鄭氏曰不斥人謙也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也躬行也不服行
所不知使身疑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賓主相問飲食及道藝之事品味謂殽饌也亟
數也若欲問彼人已嘗食某殽饌與否者則不可斥問嘗食否
但當問其數食某食乎如言彼已嘗經數食也問道藝則曰子
習於某道乎子善於某藝乎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疑而稱
乎謙退之辭鄭註不斥人此人兼賓主也師氏告國子三德三
行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
行保氏教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賓主相問以道藝則亦有學
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也
嚴陵方氏曰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
之以好惡而昭其癖故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不可斥之以
能否而暴其短故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信然後不疑有
諸己之謂信則疑固不可以在躬矣
慶源輔氏曰凡問當有辭辭不可以徑直然也舉此二事以例其
餘品味曰亟食者數食則其所嗜也清明在躬宜也有疑而不
求師親友以決之使之在身而不去是自棄也
講義曰君子處富貴之中而人不疑其貪者視之如無也見富
貴財利則有欲之之色安能使人不疑其貪乎在吾身有可疑
者莫甚於此故此先言不疑在躬而下繼以民械重器大家三者
金華應氏曰按在躬之疑若衣服而不知其名亦其一也
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鄭氏曰械兵器也不可度民家之器物使己亦有大謂富貴之廣
也訾思也重猶寶也

孔氏曰此一節因明賓主之禮客至主人之家不度民械使己
亦有也大家謂富貴廣大之家謂大夫之家士往見彼富大不
可願效之非分而願必有亂心也客不思玩主人珍物重器若
思玩之則憎疾己貧賤生淫亂濫惡也
嚴陵方氏曰民備械以待敵苟度其利否則是與之爲敵矣大
家謂貴臣之家梓材所謂達大家者是也以賤而願貴則僭亂
之原不可長洪範五福不言貴者以此重器謂若九鼎之屬訾
與國語訾相之訾同
慶源輔氏曰械猶機械不逆詐之意民有械而度之億詐也耽
小惠而入大惑知者不爲也居室以苟完爲稱器用以粗給爲足
新安朱氏曰訾猶計度也下無訾曰金玉成器字義同此國語云
訾相其質漢書云爲無訾者又云不訾之身皆此義此言不訾
重器者謂不欲量物之貴賤亦避不審也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
鄭氏曰鬣謂帚也帚恒埽地不絜清也持箕將去糞者以
舌自鄉
孔氏曰此一經明主人爲賓酒掃之事汜廣也大賓來外內俱
埽謂之埽小賓來則止埽席前名曰拚也拚是除穢埽是滌蕩
若拚席上不得用埽地帚也膺人之胷前揭箕之舌也持其舌
自鄉胷前不得鄉尊者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鄭氏曰不貳問謂當正己之心以問吉凶於蓍龜義與志與大
卜問來卜筮者也義正事也志私意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問卜筮之法當正己心志若貳心不正則卜筮妄
告若卜筮者是公義則可爲卜筮若所問是私意則不爲之卜筮
長樂劉氏曰凡問卜筮之道先正其心決定所事之去就則從

此而違彼無疑貳之心矣然後問於筮考諸卜吉所就而從者吉乎凶乎是之謂不貳問也則擇我以為主而不敢徇其志也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言必義敢志為先人謀次之鬼謀又次之然後龜筮協從也習吉之卜徇其志者也天下之所弗筮焉

慶源輔氏曰問卜當誠意惟誠然後此問彼應志不必義也必義而後可卜而不可行險以僥幸矣左傳昭十二年南蒯將叛筮而遇坤之比以示惠伯曰即欲有事如何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則否又曰易不可以占險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植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

鄭氏曰踰等父兄黨也問年則己恭孫之心不全嫌見謂自不用賓主之正來則若子弟然也遇於道可以隱則隱不敢煩動也不請所之恐尊長所之或卑褻長不植弔亦不敢故煩動也事朝夕哭時侍坐弗使不執琴瑟至不翣皆端愨所以為敬尊長或使彈琴瑟則為之可命有所傳辭也坐者不敢臨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卑幼奉侍於尊長諸雜儀卑幼私燕而見不使擯者辭傳其命無賓主之禮若於道路遇逢尊者尊者見己則面見不見則隱雖面見而不得問何往也弔於尊者當俟朝夕哭時不非時而獨弔侍坐於尊者若不使己不執琴瑟而鼓之不敢無故畫地不弄手翣扇也雖熱不敢搖扇以為敬也寢臥坐跪也若尊者臥而侍者傳辭當跪而前則臨尊者也

嚴陵方氏曰琴瑟固常御之樂然非尊長使之執則不敢執深衣言舉手以為容玉藻言手容恭則手未始無容也言雖或無容當有是者亦不可作耍

山陰陸氏曰侍坐雁使故以不使為弗若曾點鼓瑟希不必使也然則弗使不執琴瑟亦禮為之大坊而已有不皆也

慶源輔氏曰既已非我匹行雖幼穉亦當尊敬之矣問年則己恭孫之心不全遇於道可隱而不隱則敖已見而不面則忽尊者於卑者則可問所之琴瑟者養之具雖無故不去而侍於尊長不使亦不執古者席地而坐故不畫地則不容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鄭氏曰約矢不敢與之拾取也擁矢不敢釋於地也投投壺也投壺坐勝則洗爵請行觴不敢直飲之客亦如之謂客射若投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角謂觥罰爵也於尊者卑者客如獻酬之爵擢去也罰徹也已徹馬嫌勝故當尊之

孔氏曰矢并也凡射必計耦先設福在中庭楅者兩頭為龍頭中央共一身而倚矢於楅身上上耦前取一次下耦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各得四矢而升堂插三矢於要而手執一矢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并取四矢故云約矢投壺禮亦賓主各四矢矢謂投壺箭也若柘若棘剝之從委於身前坐一一取之若卑者侍投則不敢釋置於地手并抱之也擁抱也若敵射及投壺竟司射命酌而勝者當應曰諾勝者弟子酌酒南面以爵置豐上不勝者下堂揖讓升堂北面就豐上取爵將飲之而跪曰賜灌猶飲也勝者立於不勝者東亦北面跪而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自洗爵而請行觴然後乃行也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以請所以優賓也行罰用角爵詩云酌彼兕觥是也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角投壺立算為馬馬有威武射者所尚也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頻勝三馬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一

馬之朋徹取一馬者足以爲三馬以成勝也今若卑者朋雖得
二亦不敢徹尊者馬足成己勝也
山陰陸氏曰約矢言約長者之矢意若欲中擁矢言擁長者之
矢恐若欲入如是而勝非求勝也客雖勝亦洗而以請後言不
角不擢馬使不姣如也不角示無所爭也不擢馬者雖以彼馬
從我馬不擢我馬在上示無所矜也
新安朱氏曰此皆見卑者與尊者爲耦而及投壺若已勝而
司射命酌則不敢使他弟子酌酒以罰尊者必自洗爵而請行
觴若耦勝則亦不敢煩他弟子酌而飲己必自洗爵而請自飲
也註疏說恐非是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
執轡然後步
鄭氏曰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亦不行也面前也幦覆苓也
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苓上也步行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爲君僕御之法凡御則立今守空車則坐右
帶劍帶之於要右邊也此謂初御法僕即御者也帶劍之法在
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劍則妨於君
故右帶也良善也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面鄉前取君綏由
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綏之末於面前拖諸幦者
拖猶擲也亦引此綏申於面前而擲末於車前幦上亦云引之
置車幦上也苓車前欄也亦名爲式故詩傳云幭覆式與此同
以散綏升者謂初升時也散綏副綏也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綏
故執副綏而升也既升車執策分轡而後行車行車五步而立
待君君出上則授良綏而升君也
新安朱氏曰以言以散綏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劍負綏
而擲綏末於幦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

而就車此疏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取綏而拖諸幦誤
矣又疑綏制當是以索爲環兩頭相鈎故負之者得以如環處
自左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腋之中以申於前
而自車下擲於幦上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罥幦如環處授君
使君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按此與曲禮君車將駕以下皆非
專爲君御者之事若負劍妨左人自當右帶綏欲授人自當負之
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己故但取散綏以升乃僕之通法註疏皆誤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
鄭氏曰不請退去止不敢自由也朝廷曰退近君爲進燕遊曰
歸禮褻主於家也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
孔氏曰此一節明卑者見尊及朝廷歸退之辭卑者於尊所有
請見之理去必由於尊者朝還則稱曰退論語子退朝冉有退
朝君在燕及遊還稱曰歸燕遊禮褻主於歸家也師役之中欲
還則曰罷勞

長樂陳氏曰有見於君子有慕德之志而請退焉則幾於僭冀
矣朝廷曰退者寵榮之地人所競進君子之道雖行而猶請退
也燕遊之事人所樂爲而忘本者衆故曰歸者不忘反其本也
師旅之役事干于國不敢言歸動衆之爲難也曰已疲勞不勝
其役可也
山陰陸氏曰言退不必請也即請嫌欲主人留已朝廷之上宜
退而已燕遊曰歸言當返也詩曰不醉無歸雖君子之厚意猶
不敢忘此師役曰罷未有不罷者也雖曰如虎如貔然猶如此
新安朱氏曰按易曰或鼓或罷史記將軍罷休就舍之罷亦
同註引春秋傳疏以爲用何休註傳無此文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
可也

鄭氏曰此皆解倦之狀伸頻伸也運澤謂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

孔氏曰此明侍坐法也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動也謂君子揺動於笏澤謂光澤玩弄笏首則生光澤還轉也屨者謂履於户内是屨恒在側故得自還轉之也及視日者忽問日之早晩雖假令也前言侍者不得請退今若見君子有欠伸以下諸事皆是坐久體倦欲起或則息侍者此時假令請退可也

山陰陸氏曰氣不足則欠力不足則伸運笏澤劒首示無所事也

慶源輔氏曰運笏示欲揺而起還屨示欲著而起澤劒首則意不在己也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鄭氏曰量量其事意合成否

孔氏曰此一節明臣事君之法臣之事君欲請爲其事必先商量事意可否以否然後入而請之不先入請然後始商量成否乞假於人謂就人乞貸假借爲人從事謂求請事人亦須先商量事意成否故云亦然然故上無怨然猶如此也事君者能如此則下不忤上故上無怨上不責下故下遠罪

長樂劉氏曰事君所以行其道非苟禄也已才雖可任當量其君之德與己協否協然後入其朝則道斯可行而君臣合德矣故入而后量其君之不己協也進退皆難彿之則害身從之則失守君子不爲也孔子不假蓋於子夏量其意之不樂非重蓋而輕其師也然則君子之於人也保其仁義終而始之不以外物失其往來之義爲於其所從事者乎故上無怨而遠於罪無所入而不自得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彼有量而我量之之謂量量有大小受不可過也人亦如之量大者乃能受大言量小者止能受小言而已入謂進言也表記曰事君者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則進言謂之入也明矣事君者量而後入者量其大小可否而後入其言也苟入而後量則無及矣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言亦必量其可否而後入其言也

馬氏曰事君者三揖而進其進之難非苟謙也懼其義未合也一辭而退其退之易非苟廉也恐其過已形也此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者蓋謙期於必行言期於必聽無謏諂以爲間無沽訐以取禍則臣之將入豈可不量哉古人能盡臣道量而後入者莫如伊周不入而後量者莫如孔孟伊尹處莘將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必量成湯可以爲此又必待成湯三往聘也然後入爲阿衡之任周公居東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必量成王將出迎也又必待成王足以有爲袞衣而歸也然後入與上公之職量而後入者也孔子在魯欲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子之行蓋知魯終不我用也孟子在齊欲以萬鍾之禄授之孟子之不受蓋知齊終不我用也不入而後量者也

慶源輔氏曰入謂進入也方氏謂進言曰入可也然入不止於進言進而委質進而任事皆入也若乞假於人則主於言矣爲人從事豈但言乎孔子之未嘗有所終三年淹孟子之久留於齊蓋皆量其君也上無怨謂下無怨上之心也不量而入上不我用則怨心生矣君子成己所以成物故其效如此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鄭氏曰不窺密嫌伺人之私也密隱曲處不旁狎妄相服習終或爭訟不道舊故言知識之過失損友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孔氏曰此一節明在僚類學習於行之事人當正視不得窺覘
隱密之處旁狎妾也妾與人狎習或致忿爭因狎而致訟也不
戲色言人當尊其瞻視褻慢則失敬也
山陰陸氏曰不旁狎雖在側不狎也不道舊故不道人之舊故
即故舊應言故舊不戲色色容莊
新安朱氏曰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不道舊故舊事
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
情為勝所殺之類也戲色謂嘻笑侮慢之容
講義曰不窺密者慎獨也不旁狎者誠己也不道舊故全交也
不戲色正容貌也四者皆學也
慶源輔氏曰密謂人之所隱人且密之己可窺乎不旁狎近猶
不可狎況遠乎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

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鄭氏曰亡去也疾惡也頌謂將順其美也驕謂言行謗從恃知
而慢也怠惰也相助也廢政教壞亂無可因也役爲也
孔氏曰此明臣事君之道君若有惡臣當諫之訕謂道說君之
過惡及謗毀也論語云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言諫不從乃出境
而去不得強留而憎惡君也頌美盛德之形容諂謂以惡爲美
橫求見容君政怠惰臣當爲張起而助成之君政廢壞無可
復張助者則當掃蕩而更立新政也鄭云役爲謂助爲也社稷之
臣謂爲助社稷之臣也
嚴陵方氏曰君有過焉諫之使正可也訕之則不恭矣諫之不
從而去焉可也疾之則大傷矣頌而無諂則所頌爲公諫而無
驕則所諫爲正事弛而不力爲怠故張而相之事弊而無用爲
廢故埽而更之臣之事君如此則君豈有失德國豈有廢事哉

夫然後休功足以固王業而人人各安其居和氣足以召豐年
而人人各得所養謂之社稷之役其以是與必曰役者以其有
勞於社稷故也
山陰陸氏曰諫不得已也而有驕志則是君之失有社稷臣者
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謂之役以此即進於此君之德政廢怠吾
知有去而已焉若之詩是也
慶源輔氏曰以下美上易失於諂以是諫非易失於驕志怠則
張而助之事廢則掃而改之謂之社稷之役者凡所以竭誠致
力如此者為社稷而已
毋拔來毋報往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
於法游於說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鄭氏曰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有宿漸
不可卒也瀆謂數而不敬也循枉謂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行
以自伸也毋測未至測意度也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

三曰孝德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
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工依於法謂規矩尺寸之數也游於說謂
鴻殺之意所宜也考工記曰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
弇之所由興有說說或爲悅毋訾衣服成器訾思也成猶善也
思此則於貧也毋身質言語質成也聞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
所誤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爲人之法神明正直敬而遠之不可瀆慢
循猶追述也枉邪曲也未至之事重人難之凡人固不可預欲
測量之也士謂進士有德行者當依附於三德教游於六藝鄭
註三德周禮師氏職文六藝保氏職文說謂論說規矩法式之
辭工當依附於規矩尺寸之法式游息於規矩法式之文書鄭
引考工記文證說是論法度之意彼謂鑄鐘或薄或厚聲之

[illegible]溥厚而出
[illegible]報往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逐
[illegible]之意此二句文勢猶云其就我若
[illegible]以人見有箇好事必急歡喜去做這様人不
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鋭者其退速
也
講義曰毋拔來者事來則應毋報往者事往則已未來則拔而
致之既往則追而報之此世所謂生事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應物也來則迎之未甞拔之使至往則將
之未甞報之不已伸人異道不可雜擾故曰毋瀆神孔子所以
敬[illegible]則非所以改過故曰毋循枉左氏所
[illegible]也未至之事不可測故毋測未至孔子所
以[illegible]依則無日不然游則有時而已德本也
[illegible] 十七
[illegible]依於[illegible]常法也所謂[illegible]則有變通存
[illegible]故依之而不可違若器或利於古而
[illegible]以不泥昔子貢問[illegible]欲爲之斷以
問[illegible]以官故良工之匠尚有説也所謂説者如此
衣服所以致飾於器所以致用衔區區言之則奢侈之心生矣
山陰陸氏曰毋拔之使來毋報之使往毋瀆神禮也毋循枉義
也毋測未至知也
廬陵胡氏曰拔猶拒也報猶逆也測未至測謂不窮理而億中
如子貢毋身質言語身已也有疑當就有道而正毋斷以己意
慶源輔氏曰拔來則强報往則滯毋測未至者雖億則屢中然
君子不貴也依於德游於藝乃學道之方也依於法游於説學校
之道也士所據者德藝則游之而已工所據者法説則游之而
已游謂遊習於其間然亦甘矣非誠也衣以服體爲足器以給

用爲良
馬氏曰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蓋士之於道猶工之於事也古之處士於
學校處工於官府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知工之所以爲
器之術則知士之所以致道之方德出於性在内之良知也藝
成於才在外之小技也法者規矩準繩之成筭也説者功藝巧
拙之異宜也所依在德則可以就道藝則游之而已藝去道遠
而亦可以助道所依在法則可制器説則游之而已説去器遠
而亦可以成器
長樂劉氏曰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有言逆于汝心必求
諸道以懲己而賞以拔其來則陷於非道爲悖已而罰以報其
往則失於有道勤祭祀而遠于中則瀆侵於神祇作好惡以循
于枉則賊賊於政教恃聰明測事之未至則事汨其情人君謹
此五者所以御天下之道也是以王心無爲以守至正篤恭而
天下平焉依於德者凡求仕進者則以忠信爲本也而司徒之
三物須臾離之則失其依焉游於藝謂六藝以悦其心焉工
依於法者冬官司空掌天下之制度工作器用苟不依之則無
所受而刑之所禁也故工不信度致之弊可知矣游於説者謂
論説聖人制器尚象之義註引考工記者制度之説也毋訾衣
服成器者此一節其要之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位至而
後衣服備禄至而後器用周今不至而言之非道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
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鄭氏曰匪讀如四牡騑騑之騑皇讀如歸往之往美皆當爲
儀字之誤也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
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孔氏曰此一節明諸事之宜與貌容言語形狀穆穆皇皇然由禮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行容也皆美大之狀在朝威儀則濟濟翔翔然謂卑重實好之貌孝子祭祀威儀嚴正心有所繼屬故齊齊皇皇匪匪翼翼者皆是車馬之形狀故詩小雅云四牡騑騑下文云駟牡翼翼皆是馬之行容鸞和聲之形狀肅肅雍雍肅肅是敬貌雍雍是和貌引周禮保氏六儀容即儀也故知美皆當爲儀

長樂劉氏曰言語之美顧於行則穆穆可觀協于極則皇皇可大朝廷之美莫其賢則濟濟可尊迪于禮則翔翔可度祭祀之美致其嚴則齊齊而莊崇其德則煌煌可敬車馬之美毛齊壯則騑騑孔阜偕御閑則翼翼敬鑾和之美步趨應節則肅肅有嚴宮商成文則雍雍協律五音之爲美皆出於中和之心非止於儀容而已也

嚴陵方氏曰穆穆者敬以和皇皇者正而美濟濟者出入之齊翔翔者會集之美齊齊言致齊而能定皇皇言有求而不得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有輔肅肅言唱者之敬雍雍言應者之和

山陰陸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行容也今曰言語之美言行相顧也朝廷之美不言蹌蹌蹌蹌士也濟濟如見所祭者皇皇如有望而弗至也匪匪猶騑騑也騑騑翼翼之反肅肅雍雍猶所謂雝雝喈喈也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六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七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鄭氏曰御謂御事正樂政也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士祿薄子以農事爲業

孔氏曰此一節明國君及大夫士之子長幼之稱彼人問君之子長幼長則答云能從君供社稷之事若幼則曰能御御治也謂已能治事大幼則曰未能治事此事謂尋常細事大夫之子恒習學於樂長則已能習樂故曰能從樂人之事幼則習樂未成但聽政令於樂人故云已能受政令於樂人若大幼則曰未能受政令於樂人鄭引大司樂證卿大夫子習樂之事曲禮問其父身此問其子記人之意異耳

嚴陵方氏曰國君以能保社稷爲孝國君之子則從社稷之事而已正於樂人謂從其政也長則能其事幼則徒其政而已負薪易於耕故長則曰能耕幼則曰能未能負薪

山陰陸氏曰曲禮記天子之大夫士禮少儀所記諸侯之大夫士禮知然者以曰問國君之子長幼知之也少儀視曲禮降一等以此且曰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其問答衆子若曲禮所言是以一人之身長幼問答

慶源輔氏曰御謂五御孔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謙辭也亦天下未有無生而貴者也教之樂所以養其德也而曰能從樂人之事君謙辭也教所以正之也猶言能受教於樂人未能受教於樂人也且示不敢忘教負薪則從於耕

長樂陳氏曰古之學校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將出學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是樂正之職主於正國子而教之者也大夫之子國子之次者也故問大夫之子長幼必以樂言焉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自成童而上皆長自成童而下皆幼曰能正於樂人以其能舞勺故也未能正於樂人未能舞象故也蓋樂者人之所成終始也始乎樂舞命夔以樂教胄子是也終于樂孔子曰成於樂是也曲禮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與此異何耶曰禮樂射御書數無非藝也禮然後樂言樂則禮舉矣射然後御言御則射舉矣人之於六藝闕一不可大夫之子既能禮樂射御則書數蓋亦無不能矣其不言者以人生六年固已教之名數十年固已學書計故也 樂書

金華應氏曰曲禮之問乃他人之旁自相問故對之者其辭文此則人問其子於父故對之者其辭卑先儒誤以此之問對為人之問對其辭意皆不適其中且人之對父必稱其子父之言子必承以謙此古今之常情天下之達禮也尚何疑乎然曲禮上焉則問天子之年下焉則問庶人之子而此則不及焉者蓋彼亦旁問之辭而此則請問其父天子之前固無與之敵而敢問其子者矣庶人卑賤其自相答問之辭不足紀也此問者侯之子亦必鄰國之君

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鄭氏曰於重器於近尊於迫狹無容也步張足曰趨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軍中之拜肅拜

嚴陵方氏曰武車以言其道戎車以言其事兵車以言其器革車以言其飾餘說並見曲禮解

山陰陸氏曰前曰兵車不式兵車革路也此曰武車不式武車木路也

慶源輔氏曰趨蓋所以為容也執重器則加謹近尊者則加恭於迫狹及臨危則自斂故皆不趨非此時則行不可無容也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

鄭氏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耳為尸為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　或為唯或曰喪為主則不手拜肅拜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婦人拜儀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吉事及君賜悉然手拜則周禮空首鄭註周禮空首拜頭至手此云手至地不同者此手拜之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兩注不同其實一也肅拜是婦人之常而昏禮婦拜扱地以其新來為婦於舅姑故也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者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下云為喪主則不手拜明不為喪主其餘輕喪凶事則手拜也周禮坐尸雖婦人或異故記者明之尸坐謂虞祭若平常吉祭共以男子一人為尸祭統云設同几是也婦人為尸或荅拜時但肅拜而不手拜也

長樂陳氏曰肅拜俯其手而肅之也婦人與介者之拜也手拜者手至地也士昏禮婦拜扱地是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肅拜者低頭屈膝以致其肅爾莫重於君賜吉事雖有之亦止於肅拜而已為尸亦拜者以婦人容或荅拜故也

慶源輔氏曰言雖有君賜其間拜以見肅拜非簡也自是婦人禮當然凶事變常故手拜為尸坐為喪主不手拜則又變於喪

葛絰而麻帶
鄭氏曰帶所以自結束也婦人質少變於葬之帶有除而無變
孔氏曰此謂婦人既虞卒哭其絰以葛易麻故云葛絰婦人尚
質所貴在要帶有除無變終始是麻故云麻帶
取俎進俎不坐
鄭氏曰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
孔氏曰取俎謂就俎上取肉進俎謂進肉於俎俎既有足立而
進取便故不坐管子書弟子職云進柄尺謂爵豆之屬
嚴陵方氏曰俎有足而高進取必立焉故不坐若書冊琴瑟則
坐而遷之可也
山陰陸氏曰弟子職曰柄尺不跪未必籩豆之屬若俎無柄然坐
今卒哭取俎進俎猶立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鄭氏曰重慎
上蔡謝氏曰或問敬慎同異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慎之
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其物有接待
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之謂也詩曰相
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入虛如有人之謂也執虛猶如執盈況
於有物之器而敢忽乎入虛猶如有人況於有人之室而敢怠
乎故孔子執圭如不勝出門如見大賓若此也君子推執器之
道以任天下之事雖微小在所不可遺也況萬鈞之重者乎推
入室之道以遇天下之事雖幽暗在所不可欺也況十目之視
者乎
北溪陳氏曰此二句體認持敬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至
盈之物心不在焉移步即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看行
到何處也不傾倒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畏如對大賓然此便

是主一無適之意
婺源輔氏曰敬慎有常心不以在外者變也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鄭氏曰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天子諸侯祭有坐
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屨乃升堂
孔氏曰此一經論堂上有跣無跣之事凡祭謂天子至士悉然
也跣說襪也下大夫及士陰陽一厭及燕尸皆於室中上大夫
陰厭及祭在室若儐尸則于堂正祭饋食卿大夫士並在室中
此則貴賤通天子諸侯則有室有堂朝事延尸於戶外是坐尸
於堂然非禮之盛節初入室灌及饋孰之時事神大禮故鄭註
云祭所尊在室祭禮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若非唯室中不說襪
堂上亦不敢說襪燕則有之者謂堂上有跣也燕禮云賓及卿
大夫皆說屨升就席註云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初時
在堂行禮立而致敬故曰所尊在堂

山陰陸氏曰凡脫屨爲坐也立飫坐燕故曰燕則有之而禮不
脫屨升堂謂之飫既脫屨也無幾而跣謂之徒跣
未嘗不食新
鄭氏曰嘗謂薦新物於寢廟
孔氏曰人子不忍前食新也
嚴陵方氏曰秋祭曰嘗以物新成而可嘗故也未嘗則親未嘗
新矣孝子其忍食之乎月令每言先薦寢廟者以此然新物不
特秋而有此止以嘗言者以物成於秋故也月令特於孟秋言
嘗新者以此左氏言不食新乃謂麥爲新麥以夏爲秋故也
婺源輔氏曰飲食不敢忘父母未嘗而遽食新焉則是死其
親而喪其心矣
侍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

鄭氏曰還車而立以俟其去
孔氏曰此一經論僕御之禮必授人綏故君子升及下僕者皆授綏也僕者始乘君子未至御者則式以待君子升也僕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更還車而立待君子去後乃敢自安或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故君子將下車則僕亦下車立於馬前待君子下行乃更還車立以俟君去
嚴陵方氏曰曲禮言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式之以致敬也還立猶言復立也
山陰陸氏曰言僕自始乘則式至君子下車然後已還立其處正言君子乘者君子之器也即負且乘何足以當之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鄭氏曰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魯莊公九年敗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七乘五乘三乘此蓋殷制也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及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
孔氏曰乘貳車佐車僕乘副車法也朝祀尚敬乘副車者式戎獵尚武乘副車者不式也戎獵自相對則戎車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故周禮戎僕馭倅車田僕馭佐車
嚴陵方氏曰貳車道車之副也如世子之貳其父有故乃攝而代之故謂之貳佐車者田車之副也如衆臣之佐其君以佐為事故謂之佐道車即象路也以朝夕燕出入而謂之燕車王朝夕燕出入無非道路也田車即木路也道車以道之所在故乘其貳則式以為儀田車則事之所在故乘其佐則否路車先王以之祭天玉藻亦言不式者蓋敬夫以內心為尊儀者所不足進也
山陰陸氏曰周官所謂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然則下文大夫三乘子男之卿
金華應氏曰按此與周禮未甚差似非異代之制當時記禮者所見多諸侯禮故所言止及於此若上公禮亦自是等而上之耳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
鄭氏曰服車所乘車不齒尊有爵者之物廣敬也弗賈平尊者之物非敬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廣敬之義有貳車則謂下大夫其所乘之馬所服之車不敢齒次論其年歲評其價數高下車有新舊則年數有多少價數有貴賤觀視也不輕平尊者物賈直多少之價
嚴陵方氏曰乘馬者所乘之馬也車馬皆服而乘之此亦互言之也道車之副謂之貳大夫乘墨車而已乃有貳車者蓋別言之則道車之副謂之貳田車之副謂之佐合而言之凡朝祀之車其副皆謂之貳戎獵之車其副皆謂之佐故檀弓言魯莊公之戰而曰佐車授綏也弗賈者弗許其直之貴賤也上因言貳車故止及車馬而不及衣服下言乘馬則車亦弗賈可知其言互備耳大夫以上有貳車然後謂之君子貳車以位言之也君子以德言之也上言貳車則斥大夫以上而已下言君子則凡於有德者皆若是也
慶源輔氏曰齒與齒君之路馬之齒同衣服舉其總服劍佩之大者乘馬物之盛者微細之物有不必戒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鄭氏曰陳重者執輕者便也乘壺四壺也酒謂清也糟也不言

陳犬或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鼎肉
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也加猶多也
孔氏曰自此至辟刃一節廣明以物獻遺人之法四馬曰乘乘
酒亦然束脩十脡脯也酒脯及犬皆可為禮陳列也陳列於門
外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若謂將命之時辭也雖陳酒犬而單
執脯致命其辭亦猶曰有酒脯犬也無脯而有酒肉則亦陳酒
而執肉以將命若以禽獸賜人加於一雙謂或十或百雙則唯
執一雙將命其餘委陳於門外
長樂劉氏曰此已下皆述將命者之禮必有所執以致命所以
提其綱領俾知所獻之大數也
慶源輔氏曰乘壺酒束脩一犬此例以多物獻人者其以鼎肉
此例以一物獻人者不必須有酒也加於一雙此例以一物獻
人物多不盡執者

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
靮皆右之臣則左之
鄭氏曰緤紖靮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
之名謂若韓盧宋鵲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臣謂囚俘異
於衆物
孔氏曰緤牽犬繩也犬有三種一曰守犬守禦宅舍二曰田犬
田獵所用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廚庶羞用田犬守犬有名主人
擯者既受之乃問犬名食犬無名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
犬也桓譚新論云夫畜生賤也然其尤善者皆見記識故犬道
韓盧宋鵲皆右之謂以右手牽之此謂田犬守犬畜養則善無
可防禦若充食之犬則左手牽之右手防禦曲禮云效犬者左
牽之是也臣謂征伐所獲民虜或兇惡應左手操其右袂右手
當制之曲禮獻民虜者操右袂是也

慶源輔氏曰馬亦有名不問之者從犬可知矣犬馬有名則牛
亦可知既受乃問則未受不問也君子於人畜必致其辨如此
義也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
櫜奉胄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
襓與劍焉
鄭氏曰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摯幣也櫜弢鎧衣也胄兜鍪也
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器則執蓋謂有表裏也韣弓衣也櫝謂
劍函也襲卻合之夫襓劍衣也加劍於衣上夫或為煩皆發聲
孔氏曰曲禮云獻車馬者執策綏故知陳車馬而說綏執以將
命獻鎧若復有他物與鎧同獻則陳鎧而執他物輕者以將命
也袒開也若唯獻甲無他物則開甲櫜出胄奉之將命曲禮云
獻甲者執胄是也器凡器若獻則陳底執蓋以將命蓋輕便也

拊弓把也弓則左手屈弓衣并於把而執之右手執簫以將命
曲禮云右手執簫左手承拊是也啓櫝啓開也獻劍則先開函蓋卻
函之蓋也開函而以蓋卻合於函下底謂仰蓋於函底之下加
函底於上重合之故云襲加夫襓與劍焉者又加劍衣函中而
以劍置衣上也
慶源輔氏曰綏乘車所執也甲若有以前之者此又例有前之
者袒櫜則甲可見器則執蓋者蓋輕又在器之上屈韣屈卷
之也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策籥其執之皆
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
鄭氏曰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茵著蓐也穎警枕也策
蓍也籥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
陰也卻刃授穎削授拊辟用時穎鐶也拊謂把以刺刃授人則

辟刃不以正鄉人也
孔氏曰笏也書也脩脯也苞苴也弓也茵也席也枕也几也穎也杖也琴也瑟也戈有刃者櫝也謂戈之有刃以櫝韜之策也籥也執此諸物皆左手在上而執之右手在下而承之若授人以刃卻仰其刃授之以刃鐶穎是穎發之義刃之在手禾之秀穗枕之發動皆謂之爲穎其事雖異大意同也案既夕禮葦苞長三尺內則云炮取豚編萑以苴之是裹魚及肉亦兼容他物禹貢云厥包橘柚肉謂以物所苞之蒲苴有著者謂之茵故既夕禮云茵著用茶茶謂茅秀用茶以著茵也
嚴陵方氏曰卻其刃恐傷人也禾首爲穎此言穎亦刃頭耳刃以柄爲首也前經所謂淳劒首莊子所謂吹劒首皆柄
慶源輔氏曰辟當音避此總辭也上授穎授削皆此意至於無穎與拊則授時辟刃不以鄉人耳方氏謂穎爲刃似傷刃柄之

末或有環前授拊無環者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
鄭氏曰入後刃不以刃鄉國也軍尚左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卒尚右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
孔氏曰此一節論兵車出入及將士所處之宜軍將行伍皆尚左方士卒行伍貴尚於右
嚴陵方氏曰軍以謀爲主而好生故尚左卒以戰爲事而敢死故尚右
慶源輔氏曰軍衆而卒寡軍尊而卒卑異其所尚所以致別也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鄭氏曰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詡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也險

險阻出奇覆設之處也隱意也思也虞度也當思念己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也
孔氏曰成二年左傳齊晉戰於鞌齊國佐陳辭所以拒晉師是敏而有勇也鄭註覆設之處者解經中險字險是地形險阻設詐也地形既險得出奇謀覆設詐也隱情謂以意思念彼情豫測度前敵知其所欲爲事
長樂劉氏曰恭敬哀詡同出於一心也而用之以應物各有所宜焉致其誠於應接迎勞曰恭故賓客待之以成禮焉致其誠於心志言貌曰敬故祭祀待之以饗神焉致其誠於悲傷憂念曰哀故喪事待之以竭忠焉致其誠於煦育生成曰詡故會同待之以立極焉詡煦也經云德發揚詡萬物人君法天地作會同以建極而生成萬物之德在焉
慶源輔氏曰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爲主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爲主內外無二致恭敬無二理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爲上思險謂臨事而懼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鄭氏曰先飯而後已所以勸也亟疾也備噦噎若見問也口容弄口
孔氏曰此一節明侍食之法先君子之飯若嘗食然君子食罷而後已若勸食然小飯謂小口而飯備噦噎亟謂疾速而咽備見問也數噍謂數數嚼之無得弄口以爲容食竟客欲自徹其俎主人辭其徹俎客則止而不徹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鄭氏曰客爵謂主人所酬賓之爵也以優賓其賓不舉奠於薦

東介爵酢爵僎爵皆飲爵也介賓之輔也酢所以酢主人也古文禮僎作遵遵謂鄉人爲卿大夫來觀禮者酢或爲作僎或爲馴

孔氏曰此一節明客爵所在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爵賓受奠觶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一人舉觶于賓賓奠觶于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主人獻介介飲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飲主人獻僎僎飲是三爵皆飲爵也此三人既不被優故爵並居右案鄉飲酒三爵皆不明其置之所故記者於此明之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膴

鄭氏曰進尾擗之由後鬐肉易離也乾魚進首擗之由前理易析也冬右腴氣在下腴腹下也夏右鰭氣在上鰭脊也膴大臠謂刳魚腹也膴讀如哻

孔氏曰此一節明進魚之禮濡濕也冬時陽氣下在魚腹夏時陽氣上在魚脊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進魚使鰭右以右手取之便也此謂尋常燕食所進魚體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祭膴者此處肥美故食魚則刳取以祭先也

長樂陳氏曰魚之在俎或縮或横或右首或左首或進首或進尾或進鰭或進腴或右鰭則右首左首者於俎爲縮於人爲横進首進尾者於俎爲横於人爲縮公食大夫魚縮俎寢右進鰭士喪卒塗之奠左首進鬐士虞亦進鬐少牢右首進腴蓋鬐者體之所在腴者氣之所聚禮雖貴右人之飲食貴體鬼神之祭貴氣也公食與少牢皆右首而喪禮左首反吉故也少牢進腴公食進鰭而喪奠與虞進鰭未異於生故也儀禮大夫士祭皆薨魚周禮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鮮薨曲禮曰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先儒謂天子諸侯之禮[illegible]濡其説是也魚之爲物冬則潛而趨陽乎下故腴美夏則躍而趨陽乎上故鰭美冬右腴夏右鰭此又所尚在時與公食大夫少牢之所進者異矣

山陰陸氏曰凡食魚進首唯羞濡魚者進尾嫌軟媚無骨鯁冬右腴夏右鰭冬則在下夏則在上祭膴瓜祭小取上環祭大取下

李氏一曰冬右腴者若鰭者以陽之所在也祭祀之牲則皆爲右以陰之所在也魚陰物也故尚其陽牲陽物也故尚其陰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鄭氏曰齊謂食羹醬飲有齊和者也居於左手之上右手執而正之由便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齊和之宜凡齊若謂以鹽梅齊和之法執此鹽梅以右手居之於左者居處其羹食於左手以右手所執鹽梅調和正之於事便也

山陰陸氏曰五齊加於明水居之於左祖天地之左海也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鄭氏曰自由也謂爲君授幣爲君出命也立者尊右

孔氏曰此一經論贊幣贊辭之異贊助也爲君授幣之時由君左詔辭謂爲君傳辭與人則由君之右

嚴陵方氏曰助之以言則曰詔助之以事則曰贊分而言之事亦可謂之詔太宰詔其廢置是也言亦可謂之贊太宰贊王命是也

山陰陸氏曰贊幣若聘禮擯者進相幣是詔辭若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是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鄭氏曰如君之僕當其爲尸則尊也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軓乃飲之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範與范聲同謂軾前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爲尸之僕祖道祭軷之宜尸之僕爲尸御車之僕將欲祭軷酌酒與尸之僕今爲軷祭如酌酒與君之僕也其在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主尸車故於車執轡受爵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軌謂轂末范謂式前僕既受爵將飲則祭之於車左右軌及前范所以祭者爲其神助己不使傾危也祭徧乃自飲此云范周禮大馭云軓兩事是一聲同字異但式前之軓車旁著凡或作範字轂末之軌則車旁著九此經左右軌是也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九

嚴陵方氏曰當其爲尸則弗臣勖尸之僕如君之僕宜爲過哉蓋僕正王服位以詔賛揖相前驅爲軷祭祀則賛牲事既祭則王使馭酌爵明與之並受福也王乘則有馬以轡爲之御王行則有車以軹爲之節王馮則有式以軓爲之前大馭言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乃飲則亦歸福於神之意其言正與此合然彼作兩軹此作左右軌兩即左右也軌即軹也彼作軓此范荀子曰形范正則範通作范軓亦通作范可知凡車轂末謂之轍亦謂之軌此言左右軌即轂末之軌考工記言經涂九軌即車轍之軌轂末謂之軹輢之衡者亦謂之軹大馭言兩軹即轂末之軹也考工記言參分軹圍即輢衡之軹也

李氏曰左右兩轂末也軌范軾也左右乃祭于旁軌乃祭于中也祭至此者先王之於物凡有功于己者未嘗不致其誠與敬也凡爲祭必受神之福者禮也故僕祭乃飲

慶源輔氏曰言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尊廣敬也斯須之敬如之而已軌轂末所謂轍也范則軾前老蘇曰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爲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完車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者轍不與焉雖然車斃馬仆而患亦不及轍此其所以獨祭之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君子不食圂腴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凡羞有湇者不以齊爲君子擇葱薤則絶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

鄭氏曰於俎內祭者俎於人爲橫不得祭於閒也周禮圂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於人穢小子弟子也卑不得與賓介俱備禮容也凡洗必盥謂先盥乃洗爵先自絜也盥有不洗也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者提猶絶也刲離之不絶中央少者使易絶以祭耳齊和也絶其本末爲有萎乾耳出見也

孔氏曰自此至則坐一節廣明祭俎及羞膳之事若羞在豆則祭於豆閒若羞在俎則於俎內而祭俎內近人之處俎在人前橫設故不得祭於俎外及兩俎閒腴豬犬腸也豬犬亦食米穀其腸與人相似故君子辟其腴故鼎闕一也小子但給役使故宜驅走不得趨翔爲容趨徐趨也小子若得酒舉爵時則先以坐祭祭畢乃立飲之盥盥手也洗爵必先洗手也祭肺之法刲離之不絶心心謂肺中央少許耳提猶絶也凡羞有湇湇汁也羞有汁則有醯醢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薄主人味故不以齊也葱薤根不淨末萎乾故擇者必絶其二處本根也羞首謂牲羞有牲頭者則進口以嚮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也

嚴陵方氏曰凡飲食之祭皆於器外唯俎不然以橫於前而便於內祭也凡鳥獸之口皆曰喙

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

鄭氏曰尊者設尊者也酌者鄉尊其左則右尊也鼻在面中言

鄉人也折俎尊徹之乃坐也已沐飲曰機酌始冠曰醮步行
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設尊及折俎行爵嘗羞之儀人君陳尊在東
楹之西於南北列之設尊之人在尊西鄉東以右為上則尊以
南為上也酌謂酌酒人也酌人在尊東西面以左為上亦上南
也二人俱以南為上故云以酌者之左為上尊也尊卑垂於有
面面有鼻鼻宜嚮於尊者故言面其鼻飲酒者則下文機者醮
者是也總以飲酒目之折俎者折骨體於俎也機醮者若有折
俎為尊機醮小事為卑故不得坐也折俎所以為尊者折俎則
殽饌尊故冠禮庶子冠于房戶之前而冠者受醮不敢坐又機
者並不敢坐也案鄉飲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獨云機者醮
者不坐者以機者醮者無酒俎之時則得坐嫌有折俎亦坐故
特明之羞殽羞也殽羞本為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
矣此謂無算爵之時羞庶羞行爵之後始嘗羞之若正羞脯醢折
俎未飲酒之前則嘗之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後乃薦脯
皆先祭脯醢嚌肺乃飲卒爵
庾氏曰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註玉藻
云唯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下云公席阼階上西鄉下
又云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案左玄酒南上之
言是設尊者東鄉酌者西鄉設者之右則酌者之左也
嚴陵方氏曰設尊者必面其鼻示專惠也玉藻曰唯君面尊是
也謂之鼻者以當前如人之鼻故也若玉人大璋駔琮皆有鼻
亦此意蓋聖人之制器近取諸身而尚其象故也以至劍有首
壺有頸鼎有耳鼐有足量有耳皆以是而已機見玉藻解醮見
郊特牲解俎者折骨於俎也取之則辨貴賤雖王之燕饗亦不
過此小子不敢當備禮故不坐也凡燕饗以酒為主以食為配

所以未步爵不嘗羞
新安朱氏曰設尊之法鄉飲酒云左玄酒在西鄉射云左玄酒而
鄭註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即此所謂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
尊者無鼻設尊之人方其設時即預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
玄酒也若據燕禮則設尊者西面而左玄酒南上公乃即位於
阼階上則酌者不得背公自當東面以酌而上尊乃在其右矣
故此經所云以為為鄉飲鄉射而言則可以為為燕禮而言則
正與之反今鄭註既不分明庾孔又皆引燕禮而反謂酌者西
面其辟失甚矣唯賈氏疏儀禮以為據君面以左為尊者得之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
麇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
鄭氏曰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醯與葷菜淹之
殺肉及腥氣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膾及菹齏之異聶而切之者先藿為大
臠而後報切之為膾也麋鹿為菹已下已於內則具釋之
嚴陵方氏曰菹酢菜也醢人所謂菁菹茆菹是矣彼以菜為菹
此以麋鹿為之者特制造之法如之而已膾夫通謂之醬者以
此其聶而不切則大聶而切之則小
山陰陸氏曰孔子曰膾不厭細內則腥言肉而已此言魚內則
菹言魚此言麋鹿亦相備也麋無角以有角者名之兔無脾以
有脾者名之家俯而已以能仰者名之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
鄭氏曰亦為柄尺之類燔炙也鄉射曰賓奠爵于薦西興取肺
坐絕祭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帨手是也尸尊也少牢饋食禮
曰尸左執爵右兼取肺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俎之儀折俎折骨於俎俎既有足柄尺之

類故立而就俎取所祭肺升席坐祭祭訖反此所祭之物加之
於俎皆立而爲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唯祭時坐耳燔謂燔肉
雖非折骨其肉在俎其取及祭反時亦不坐故云如之此皆謂
賓客若爲尸尸尊雖折俎取祭反之皆坐也鄉射禮云興則立
也鄭引少牢饋食禮證尸坐之義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宜承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脫
亂在是凡卑者無不坐故曰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燕

有折俎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

鄭氏曰罔猶罔罔無知貌
孔氏曰衣服文章所以表人之德亦勸人慕德若著之而不識
知其名義者則是罔罔無知之人也
橫渠張氏曰古之人直以衣服爲事禮云衣服在躬不知其名

爲罔然今之人固能名其衣曰襖曰衫然不知襖之與衫何以
得其名知此則亦是未知其名
嚴陵方氏曰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此其大者也
山陰陸氏曰衣者對裳之稱服者對御之禮蓋在上曰衣在下
曰裳在人曰物在物曰御別而言之其義如此合而言之凡所
衣者皆曰衣凡所服者皆曰服若所謂褻衣則不必在上者矣
若所謂矢服則不必在人者也有在物者亦可謂之衣若弓衣
是也有在上者亦可謂之服若首服是也此言衣服在躬則上
至冠冕下及裳屨皆得以兼之
李氏曰先王之制衣服莫非性命之理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
方屨者知地形佩玦者事至而能斷先王之制衣服皆使然乎
夫衣服者未嘗去者也身者至近者也以未嘗去之衣服被乎
至近之身而有所未知故曰罔罔者神不明也

慶源輔氏曰切身者不知猶爲罔况在內者乎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爲獻主者
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鄭氏曰以在者告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及階子曰階
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是也凡飲酒
主人親執燭敬賓亦不倦也言獻主容君使宰夫也未爇曰燋
爲賓言也不讓不辭不歌以燭繼晝嫌褻
孔氏曰此一節明有燭無燭之儀爲主人法也在者謂已在於
坐者也若日已闇而坐中未有燭有人後至則主人以在坐中
者而告之云某人在此某人在此道瞽亦如無燭時也獻主主
人也凡飲酒主人自獻賓若尊卑不敵則使宰夫爲主人以獻
賓故云獻主夜闇故執燭燋謂未爇之炬既欲留客又取未爇
之炬抱之也作起也客自起辭主人從辭而止乃以燭授執事

之人也執燭夜時也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相屬
德今既夜莫所以殺此三事
山陰陸氏曰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此
一節宜承執燭不讓不辭不歌脫亂在是
慶源輔氏曰如是而後盡不然則苟矣所貴乎人者如是而已
故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以燭繼晝出於主人之意則可
故必親爲之若使人疑有不得已者不讓不辭不歌禮殺矣禮
之殺則亂之所由生此田完之所以不敢也
金華應氏曰執燭抱燋賤役也爲獻主者以身親之其敬客而
自下之者不嫌其爲勞也執已然之燭而又抱未爇之燋其愛
客而欲留之者尤有加而無已也一席之內獻酬交錯或讓或辭
或歌皆不容廢惟執燭之人不暇爲此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咡而對

鄭氏曰亦不敢欲臭也口旁曰咡
孔氏曰洗謂與尊長洗足也盥謂與尊長洗手也及執尊者飲食之時尊者有事問己己則辟口而對不使口氣及尊者
山陰陸氏曰洗盥所謂凡洗必盥是也洗爵及執食飲者有氣焉人或穢之氣猶不得其聲欬言語可知循咡循之也辟咡辟之也
嚴陵方氏曰勿氣則屏氣也凡以致恭而已辟咡詔見曲禮
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左肩五个
鄭氏曰曰致福曰膳曰告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主人展之展省具也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
孔氏曰此一節明致福及膳於君子及所膳牲體之數為人祭謂攝祭而致飲胙於君子其將命之辭謂致彼祭祀之福於君子也若已自祭而致胙於君子則不敢云福而言致膳膳善也致其善味耳若已祔祥而致胙又不敢云福膳但云告言以祭胙告君子使知已祔祥而已故顏回之喪饋孔子祥肉是也凡初遣膳告君子之時主人自省視飲食多少備具於阼階南稽首拜送使者使者反亦在阼階南南面再拜稽首受命曲禮云使者反必下堂而受命是也其禮以下明所膳禮數也若得大牢祭者則用牛膳周人牲體尚右右邊已祭所以獻左也周貴肩故用左肩九个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蹄為九段以獻之也臂臑謂肩腳也禮得少牢者則膳羊左肩折為七个大牢少牢並用上牲不并備饌故大牢唯牛少牢唯羊也若祭唯特豕亦用豕左肩為五段也
嚴陵方氏曰膳夫所謂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是矣必謂之福以言祭者獲福致其餘於人而與之同其福也曰致膳者蓋祭祀不祈為已而祭非敢徼福以其味之善乃致之於君子爾於致膳曰君子則致福又可知矣至於練祔特告死者之已祔生者之已練而已故直以告稱之展與展墓之展同主人展之省其善否也其授使者與反命皆再拜稽首則敬之至也止言膳告而不及致福則致福者尤致其敬不嫌其不如是矣臂則脛也臑其節也
山陰陸氏曰祔練凶事也難以福言又難以善言旁言之而已故曰告凡告以善于祥是也凡膳告於君子言告則自此以下皆謂祔練故牲皆用左胖
慶源輔氏曰君子者有德者之稱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以祭之餘獻遺人故加敬也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鄭氏曰靡敝賦稅亟也雕畫也幾附纏為沂鄂也組縢以組飾之及紟帶也詩云公徒三萬貝胄朱綅亦鎧飾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國家靡敝減省之禮君造作侈靡賦稅煩急則物凋敝或以靡為靡謂財物靡散凋敝車不雕畫漆飾以為沂鄂甲不用組以為飾及紟帶紟帶謂以組連甲及為甲帶鄭以紟帶解經縢字縢約也引詩魯頌閟宮文貝胄謂以貝飾胄朱綅綴之也綅線謂絢縫紩之屬不以絲飾之
山陰陸氏曰言國家靡敝則所乘所衛所養所履所御皆貶
嚴陵方氏曰幾微也雕刻以微為工組猶纓之用組縢猶邊之

有藤皆所以約而織之因以爲車飾弁若木者爲刻金者爲鏤馬食穀曰秣五事必以車馬爲始終者蓋車馬在禮爲重故年不順成則大夫不得造車馬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七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八

學記第十八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此於別錄屬通論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鄭氏曰憲法也言發計慮當擬度於法式也求謂招來也謏之言小也動衆謂師役之事就賢謂躬下之體猶親也所學者聖人之道在方策

孔氏曰此一節明雖有餘善欲化民成俗不如學之爲重發謂起發慮謂謀慮衆動能擬度於法式故云發慮憲又能招來善良之士以自輔則可以少有聲聞不足以動衆賢謂德行賢良屈下從就之遠謂才藝廣遠心豈能親愛之恩被於外故足以動衆也仁義未備未足以化民也君子君謂君於上位子謂子愛下民謂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欲教化其民成其美俗非學不可鄭恐所學者唯小小才藝之事故云所學者聖人之道也

橫渠張氏曰求善良求爲良善之人也就賢體遠就謂躬下之體謂體遠大之事足以動衆若燕昭下士可以有聞于人也未足以化民就賢下士在乎他人而不在乎己未能成德也其必由學乎何謂學成德謂之學學在乎推廣而不可以不思

清江劉氏曰發慮憲者言發動知慮能求憲法也動衆如中庸明則動之動言此皆使善未足以動人也就賢體遠實謂賢於人之賢遠謂遠於人之遠可以動人矣未能使人化也凡動者言發之化者言心服之唯學可以化民成俗謂其所傳者博所教者衆見之者詳也

長樂陳氏曰致防患之思爲慮則依義之經爲憲存其可欲爲

善充善之至為良友天下之善士就賢者也尚論古之人體遠者也古之論誠者誠則形形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是動之所終為化化之所始為動詩序言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揚子言鼓衆動化天下雖皆始終相成要之本於誠一也孟子曰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不誠未有能動則動本於誠可知子思云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則化本於誠可知由是觀之唯誠為能動唯至誠為能化

延平周氏曰慮與憲章文武之憲同發己之所慮與己之所憲求人之善與人之良者足以小有聞而不足以動衆蓋善良者未至於賢故止於有聞而已就其賢者而師之體其遠者而行之足以動衆而未足以化民蓋就賢體遠則止於成己而已如欲化民成俗則必由學蓋學者一道德之源道德一然後可以化民成俗

馬氏曰慮者求諸己者也憲者法先王者也求善良資於人者也雖然此細行而已中庸言為天下國家之經而以尊賢繼脩身之後所謂賢者非特如善良而已動衆致也化民道也學以致其道而以教之則足以化民成俗矣

山陰陸氏曰就賢進於求善體遠進於發慮憲言未足非不足以化民也

新安朱氏曰動衆謂聳動衆聽蓋守常法用中材其效不足以致大譽遠謂疏遠之士下賢親遠足以聳動衆聽使知貴德而尊士然未有開道誘掖之方也故未足以化民唯教學可以化民使成美俗

永嘉戴氏曰求賢以自輔屈己以下賢人君之治莫先於此而皆不如建學之功何也蓋求賢以自輔足以資人君多聞之益屈己以下賢足以興起天下為善之心然學校不立教養闕然天下之人雖欲為善而無所考德問業其賢者固已用矣而未賢者將孰從而成就之故化民成俗必由學校其所及者廣所傳者遠也大抵天之生賢賢難其生賢也所以扶植國家以為民命其既生也又賴上之人教養成就之苟舍之不教使之斲喪戕賊則自暴自棄往往而是國家何賴焉此建學之功所以為大也

廣源輔氏曰發慮憲謂所發之志慮合乎法式求善良乃是發慮憲之事也動與風以動之之動同小聲聞不足以動衆也就賢如孟子所謂欲有謀焉則就之也體與中庸體百姓之體同體遠如武王不忘遠之意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以體遠也就賢則尊德之誠至體遠則愛民之仁深其仁心仁聞固足以感動天下矣然法度未立政事未舉故未足以化民故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教學政之先務也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鄭氏曰教學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兌當為說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

孔氏曰此一節論喻學之為美故先立學之事王者建立其國君長其民內設師保外設庠序以教之記者明教學事重不可暫廢故引兌命以證之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云今亡

長樂陳氏曰玉則璞之至美者也器待琢而後成苟不琢焉雖其質至美不成器者有矣道待學而後知苟不學焉雖其性至貴不知道者有矣聘義曰君子比德於玉終之以天下莫不貴者道也經曰大道不器是則以器明道非

大道也特就所學者言耳　又曰詩云魯侯戾止在泮飲酒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由是知魯侯非特在泮教人抑又在泮學而受教焉順彼長道學而受教之謂也豈非念終始典于學之意歟

嚴陵方氏曰道則器之所出也器則道之所寓也故以器比道天子則有辟雍諸侯則有頖宮始於學終於教教亦學也

山陰陸氏曰以玉取譬玉之質美者也故曰大匠不能斵米

永嘉戴氏曰玉不琢而碔砆琢之則碔砆猶爲可用玉蓋不及也大抵資質之美不足恃恃資質之美而未嘗學問其與資質不美者均爾夫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剛好勇此天下至美之質也愚蕩賊絞狂亂此天下至不美之事也有天下至美之質一不好學陷於天下之至惡況夫資質不美而又不學小而害身大而害人其禍豈不大可畏乎夫人之所以貴於爲學者謂其知道也道本在我人唯不學故有所不知則道與人爲二物苟不知道則觸事面牆其意皆以善爲之而卒陷於不義者多矣況於死生禍福之際乎昔者子游舉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由此語觀之三代之時小人固亦知學矣小人賤隷之詩聖人取焉則小人固知學也蓋自黨庠遂序以達於國士民之秀異者固已舉而用之而其下焉者亦知有義理天下安得而不易治蓋三代之學如人堂室然寢於斯食於斯生長於斯未嘗一日不甚後之學校如園圃然有之徒爲美觀而已

李氏曰建國以教爲先君民以學爲先故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也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辟雍成而天下服教也訪落成王謀於廟而羣臣進戒曰學有緝熙于光明言學曰益緝熙于光明學也

慶源輔氏曰由此觀之則古之王者以君子長者待天下而務使天下皆爲君子長者之歸至於用刑法以治不軌皆非得已也教學謂在上者教之在下者學之典常也兌命曰此斷章取義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斆學半其此之謂乎

鄭氏曰言美也學則睹己行之所短教則見己道之所未達自反求諸己也自強修業不敢倦也斆學半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

孔氏曰此一節明教學相益事也至謂至極不足謂己之所短困謂學困則甚於不足矣

嚴陵方氏曰肴有味唯食之然後可以辨其味道有理唯學之然後可以窮其理然而味有旨否唯肴之嘉者爲旨理有善惡唯道之至者爲善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此以食喻道者也以道之難明故所況如此若夫逆道之全則淡乎其無味又豈肴之可比哉足則厭矣故學以不厭爲知困則倦矣故教以不倦爲仁知其不足然後能自反以求其足知其困然後能自強以濟其困自反若所謂自反而仁之類自強若所謂自強不息之類教人之功得學之半故引說命之言以證之上學字宜讀曰斆說命亦作斆斆即教也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豈非斆學半之謂乎

永嘉戴氏曰天下之理[illegible]一而後知故聞見之與身親其知不同如鄰列盛饌非不美也人皆見之而食者爲知味道在天下

非不高且美也人皆仰之而學者為知善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食者猶未必能知味況未嘗食者乎夫子謂冉有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蓋冉子以畫為不足故夫子責之譬如行百里者至中道而止力不足也畫則未嘗出門安知力之不足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人唯知不足然後能自反若自以為足豈復有反己之功

長樂陳氏曰人皆有所不足非學無以知皆有所困非教無以覺是以顔淵學孔子之道然後知其卓然不可及此學而後知不足者也任人問禮食之重而屋廬子至於不能荅此教然後知困者也夫彼不足而求於我之教所以長於彼我之知困自強則學者所以長於我故曰教學相長也方其學也未嘗不教及其教也未嘗不學此說命所以言斅學半也

橫渠張氏曰困者益之其未也學者之病正在不知困爾自以為知而問之不能荅用之不能行者多矣

東萊呂氏曰人皆病學者自以為足但恐其未嘗學耳使其果用力於學則必將自進之不足而何敢自是哉　又曰不能自反自強皆非真知者也若疾痛之在吾身然後為真知蓋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須深思欠闕在甚處然後從而進之苟況然以為我有所未足夫何益哉

慶源輔氏曰此因上教者與學者而推言之能自反則不已無不足者能自強則亦未有力不足者

馬氏曰能自強而與之則進於學矣是以教長學也自反而得之則優於教矣是以學長教也

山陰陸氏曰所謂教學教之中有學學之中有教是之謂相長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氏曰術當為遂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室謂之塾周禮五百家為黨萬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

孔氏曰自此至之謂乎一節明國家立庠序上下之殊并明入學年歲之差古之教者謂上代也周禮百里之内二十五家為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謂民在家之時朝夕出入恒受教於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里右師次為左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仁義也鄭註仕焉而已者已猶退也謂仕年老而退歸者案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此謂家有塾也庠序皆學名於黨中立學教閭中所升也於遂中立學教黨中所升也案周禮六鄉之内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遂之内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今此經六鄉舉黨六遂舉序則餘閭里以上皆有學可知故鄭註云歸教於閭里其比與鄰近止五家而已不必皆有學也又周禮遂人掌野之官百里之外故鄭知遂在遠郊之外也鄭註州長職云序州黨之學則黨學曰序也鄉飲酒云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註云庠鄉學也則鄉學曰庠也此云黨有庠遂有序者蓋黨為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内州學以下皆為庠六遂之内則縣學以下皆為序也或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國謂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也周禮天子立四代學以教世子羣后之子及鄉中俊選所升之士也其諸侯但立時王之學故云國有學

新安朱氏曰或問古者庶人子弟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否答曰不然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于門而察其出入其

來學也有時旣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及其卅而上也則亦有
時春夏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復有以養之也矣旣給之以百畝之
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耶周禮旨有士田可攷
長樂陳氏曰董氏言王者立大學以敎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
則家塾黨庠術序所謂鄉學而化於邑也國有學所謂大學而
敎於國也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則成均之學
豈非國有學之謂歟以義求之蓋者執也言習執乎酒觴以應對
進退之事將由末以致本者也庠者養也言養人材而成之非
特口體而已序者射也言以射別行能而進非特主皮而已學
則本天人之道而覺之非特爲利而已　又曰家言其塾則凡
鄉遂之家皆塾也遂言其序則凡鄉遂之路皆序也學者自是
而至於鄉自鄉而至於遂近而出入之所習執遠而往來之所
次序文德之盛無大於此

山陰陸氏曰黨有庠則鄙有序遂有序則縣有序鄙有庠則州
有序州有序則縣有庠六鄉貴庠則以養之爲義六遂貴序則
以別之爲義　又新說曰周人設庠序學校其於六鄉六遂之
中非謂於一處設一學而已周官州長言射于州序則所謂序
者州亦有之而不獨有於遂也黨正言飮酒于序則所謂黨者
又有序矣不獨有於庠也王制曰耆老皆朝于庠習射上功習
鄉尚齒鄉飮酒曰迎賓于庠門之外則所謂庠者鄉亦有之不
獨有於黨也春秋傳曰子產不毀鄉校則鄉又有校矣不獨有
乎庠也由是言之則庠序學校之制其於鄉遂蓋各具矣不必
於鄉有庠於遂有序也故孟子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而不分
所在之地蓋共數學於鄉遂中通有也學記曰國有學家有塾黨
有庠術有序蓋術之言路也讀如經術之術鄭氏謂術爲遂非
也蓋記此者言古之敎人者以外則國有學以內則家有塾於

黨則有庠以待其居者於路則有序以待其行者以明先王之
敎人其大略如此非以盡天下之學而已也宗鄭氏者遂以爲
鄉有庠遂有庠而已此不該不徧一曲之論也
李氏曰古者國有學州有序族黨有庠比閭有塾縣遂同于州
鄉鄰鄙同于黨族鄉里同于比閭此經于六遂言序以見鄉之
黨于六鄉言黨以見遂之鄙于縣遂之學言遂于族黨之學言
黨舉大以兼于小比閭鄰里之學言家舉小以見大此先王之
法言所以常約而詳也康成謂六鄉之學皆曰庠六遂之學皆
曰序則誤矣
永嘉戴氏曰班固云里有序鄉有庠序以明敎庠則行禮而視
化焉周禮於鄉遂獨不載庠序事亡於州長言春秋以禮會民
而射于州序黨正亦言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飮酒
于序說者以爲序者州黨之學也禮記曰耆老皆朝于庠說者
曰此庠鄉學也旣曰黨庠術序又曰里序鄉庠又曰州黨有序
雖所載不同要之州鄉里之間通謂之庠序不得謂之學唯天
子諸侯得稱學爾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禮記又有上
庠下庠東序西序左學右學東膠虞庠之名四代之學其名又
多不同大抵後人多祖述前人之名也
延平周氏曰養人之有序故自家至國皆立之庠
建安眞氏曰按古敎灋其近民者敎彌數故二十五家爲閭閭
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灋者十有四灋者何大
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
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敎又皆因
性誘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節樂治以成其德逹其材古者作
人之功蓋如此今之世里於民最近而無學士常輕去土著而
事遠游行之修否無所乎考至其設敎則以琢辭儷句爲巧詭

聖僻詖爲能非佳無以叔其人抑且重盟其交之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
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
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
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鄭氏曰比年入學者每歲來入也中猶閒也鄉遂大夫閒歲則
考學者之德行道藝周禮三歲大比乃考焉離經斷句絶也辨
志謂別其心意所趣鄉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立臨事不惑
也不反不違失師道也遠者懷之懷來也安也蛾蚍蜉也蚍蜉
之子微蟲爾時術蚍蜉之所爲其功乃復成大垤
孔氏曰每間一歲鄉遂大夫考校其藝下一年三年五年七年
之類是也入大學者自國家考校之未入大學則鄉遂大夫考
校也鄭引周禮三年大比考校則此中年考校非周禮也學者
初入學一年鄉遂大夫於年終考視其業以離經謂離析經理
使章句斷絶辨志謂辨其志意趣向習學何經敬業謂敬業長
者敬而親之樂羣謂朋友善者願而樂之博習謂廣博學習親
師謂親愛其師論學謂學問稍成論說學之是非取友謂選擇好
人取之爲友此七年之學其業小故曰小成九年則視其知義
理事類通達無疑強立不反則是大學聖賢之道記禮者引舊
記之言故云蛾子時術之蛾子小蟲蚍蜉之子時時術學銜土
之事而成大垤猶如學者時時學問而成大道
長樂陳氏曰比年者必再歲也周官鄉大夫三年大比則考其
德行道藝則所謂中年者必三歲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學者之於庠序也蓋學
者由積而成自小而至大教者因年而視自一而至九皆中年
以考校以校中失之實也離經以審其師授辨志以別其趣嚮

敬業而不慢則不知燕辟之爲可尚樂羣而不厭則不知燕朋
之爲可從博習而詳說則理無不窮親師而信道則功無不倍
學有先後而知所謫友有損益而知所取知類通達有以盡知
之所及強立不反有以盡仁之所守由離經辨志至於論學取
友則可與適道而未可與立學之小成者也必四進而後視之
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則可與立矣學之大成者也尚何事於
視爲哉今夫王道以九變成化簫韶以九變成樂則學以九年
大成亦天數之常爲學日益之事也知類通達而見善明強立
不反而用心剛權利不能傾羣衆不能移天下不能蕩夫然後
內能定外能應非夫以善養人而服天下孰能與此今夫蛾有
君臣之義蛾子又有父子之道焉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
大倫也大學之道所以明人倫也故取此以明之僖公作頖宮
於魯禮教達而國人從之德義達而淮夷懷之武王立辟雍於
鎬京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其學雖殊其成功一也化民易俗
始也化民成俗終也近者說服遠者懷之教也近者說遠者來政也
嚴陵方氏曰人不可一日不學故比年入學又不可比年而視
之故中年考校如下所言是其事也離經者經之文也離其經
矣因習之以爲業敬業者脩其業而不敢慢也志既辨則與之
同志者在所樂矣樂羣居而不厭之謂也樂羣則上足以親師
而爲之法上能親師則下足以取友以爲之助故繼之以取友
上有師以爲之法下有友以爲之助則適道而行半塗而廢者
寡矣故繼之以強立而不反焉以能強立故不反也不反則有
進而無退矣知類通達則告往知來聞一知十之謂自取友以
上固足以爲成矣然或立之不強有時而反必待強立而不反
然後足以爲大成也記說與文王世子言視學同意易俗謂易其
污俗也美俗成則污俗易矣俗既易矣則天下豈有殊俗哉近

者既服而遠者懷之固其理也說服者中心說而誠服也術者
述其所行之謂也時者術學者之時習也
延平周氏曰觀人之有序故自一年離經辨志而至於九年知
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能離經然後知業之為可敬能敬業然後
所習者博習博然後能明學能講學然後知類通達凡此皆視
其學問者也內辨其志然後外樂其羣樂羣然後上能親師
親師然後下能取友取友然後能強立而不反凡此皆視其德性者
也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此所以近者說服遠者懷之
橫渠張氏曰辨志辨經之志詩之志如何書之志如何敬業樂
羣學者必有業能敬其所業樂羣謂朋友由博習而能以反
約事師而至於親敬則學之篤而信其道也論學取友能講論
其學而取友必端矣知類通達比物醜類是也九年者止言其大略
人性有遲敏氣有昏明豈可齊也強立而不反可與立也教者可以
無恨矣化民易俗之道非學則不能至此學之大成蛾子時術之積功也
山陰陸氏曰其視親師友如此豈有殺君之事哉故曰尹公之
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雖然尚非其至也謂之小成而已知
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立所謂知及之仁能守之似之矣蛾讀如
字蛾之子蟻蟻爾術蛾之所為乃復成垤可以人而不如乎且
蛾牧而生蛾而死矣其不苟向如此此愚公所以屈知叟之笑也
新安朱氏曰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為善為利為君
子為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樂於取
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而徧也親師者道同
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
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能觸類而貫通也強
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
業之淺深徐察其德行之虛實讀者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

東萊呂氏曰離經辨志謂決意義敬業未敢輕易五年方可博
習未至此則非聖人之書不敢觀則此非不從師至此方能親
師七年見得的當方可議論是非又擇賢否
慶源輔氏曰離經謂分章析句未有不得其辭而達其意者也
故教學以離經為先羣居所以講習樂羣則知講習之說也親
師則能自得師也荀子博習不與師術蓋用於此然而誤矣此
之博習謂所習者不一也夫師道不一下至農工皆有師焉況
道藝豈一塗而足各因其所習而就師可也豈曰博習然後可
以為師耶能自得師然後可以取友未能得師則取友或失之
濫論學謂講論所學之道於是則又可以取友也親師易取友
難師以道藝術者故親之為易若友則凡勝我者皆可友也不
慎取友則反害其德能親師取友以自輔可謂小成矣然未保
其能強立而不反也小成所謂可與適道之時也大成則可與
立之時也建國君民以學為先是以君子長者之道待斯民也
此所以心說而誠服之歟彼切於威而強服者則以草木禽獸
視其民其變也可立而待由是言之則民之於學固不可已而
教者亦不可以不自反也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
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
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
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鄭氏曰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
屬宵雅也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
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
以官且取上下相和厚也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
孫猶恭順也夏稻也楚荊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收謂

收斂整齊之成威儀也時觀而弗語使之憤憤悱悱然後啓發
也學不躐等學教也敎之長幼倫理也自大學始教至此其義
七也官居官者也士學士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諸侯教學大理凡有七種大學謂天子
諸侯使學者入大學始習先王之道使有司服皮弁祭先聖先
師以蘋藻之菜若皮弁祭菜蔬菜並是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道
矣宵雅祭菜之時使歌小雅習其三篇謂以官勸其始欲使學者
得爲官與君臣相燕樂各自勸勵也鼓篋謂學士入學之時大
胥之官先擊鼓以徵之周禮大胥云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學者
既至發其篋篋以出其書所以然者欲使學者恭順其所持經
業也夏楚爾雅釋木云槄山榎郭景純云今之山楸學者不勤其
業則以榎撻之收斂其威儀也未禘不視學者禘在於夏天子
諸侯視學考校必在禘祭之後禘必先卜故連言之若不當禘
祭之年亦待時祭後乃視學也所以然者欲學者之志優游縱
暇不汲急切之也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使有
司爲之非天子大禮視學也若大禮視學在仲春仲秋及季春
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
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月令季春大合
樂與此別也此視學旣在夏祭之後則天子春秋視學亦應在
春秋時祭之後此繫未卜禘不視學則餘可知也時觀而弗語
謂教者時時觀之而不告語欲使學者存其心使心憤口悱然
後啓之幼者但聽長者解說不得輒問今其謙退不敢踰越等
差也此七者是教學大理也又引舊記諸上事凡學謂學爲官
學爲士者官則先教以居官之事士則先論教以學士之志言
七事皆是教學居官及學士者
橫渠張氏曰皮弁祭菜始入學教以天子視學之禮所以表示

學者雖天子尚必敬學欲使之敬業也士即仕也始入學便教
以官人之事蓋學也者君國子民之道也故篋謂入學先搜索
所藏防其挾異端邪說以亂學者也時觀而弗語默觀其人之
所爲幼者當問長者不可躐等直問其師官先事士先志謂有
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爲先此據教之大倫而言也
官先事官已仕者也謂先其職事士先志觀其志之如何
長樂陳氏曰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周
官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者之於先聖先師
大有釋奠小有釋菜釋奠以飲爲主而其禮隆釋菜以食爲主
而其禮薄故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所以示敬而已矣皮弁質物
性而制之則文質具焉祭菜芹藻之屬而羞之則減禮若爲古者
天子以皮弁視朝而士亦以之爲爵弁皮弁上下之通服而三
王共焉者也始教者服皮弁之服行祭菜之禮菜之爲物至薄
而減禮焉則以之致祭也其敬非自外至由中出生於心而
已豈非內心以示敬道之意與儀禮鄉飲酒燕禮皆工歌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春秋襄四年穆叔如晉亦歌是三篇而已蓋鹿
鳴主於和樂四牡主於君臣皇皇者華主於忠信皆小雅之三
則和樂君臣忠信之道不關而可以入官從政矣用是以勸始
入學之士則所入易以深矣古之教世子必以禮樂則其教學
士亦必以禮樂焉故皮弁祭菜而示之使敬敎以禮也小雅肄
三而誘之使勸教以樂也周官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撻
其怠慢者徵而比之鼓篋孫業之謂也撻其怠慢者夏楚收威
之謂也君喪畢之明年然後卜禘未卜禘則不視學不以凶禮
干吉禮也卜禘猶卜郊於上中下辛之類也未卜禘猶所謂寡
君之未禘祀也卜禘尊祖所以崇本也視學尊師所以勸士也
先尊祖後勸士其序然也孔子之於門人退而省其私不憤則

不啓不悱則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時觀弗語以存其心之謂也未能知生者不得問知死之說未能事人者不得問事鬼之論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之謂也先事者非志也急先務而巳先志者非遺事也特在所後而巳故周官考士之法先功緒而德行次之孔子設科之序先德行而政事次之

嚴陵方氏曰皮弁無經緯之文織紝之功祭菜無犧牲之味黍稷之實宵雅肄習必至於三欲孰故也習必以雅欲其正也止以小雅欲其有漸也以其始教故曰官其始也官者主治之謂也學以孫志爲事故教者必扑之以收其威也禘蓋五年之祭未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志故也且中年考校則再考校乃當視學之年五年視學則再視學乃當學者大成之年矣視學見文王世子解以言傳道則學者止得於耳聞以默識道則學者乃得於意會時觀而弗語則欲其默識之存其心則得於意會矣觀者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當其可而巳故以時言之游其志所以俟其自成存其心所以使之自得莊子曰美成在久則未卜禘不視學者久之謂也孟子曰思則得之則時觀而弗語者思之謂也夫入道有序進學有時所謂等也居幼而爲長者之事則爲躐等矣謂之倫先後不可亂皆然教亦多術矣今且止如是亦其大略爾夫官所治者事士所尚者志方其學居官則以事爲先方其學爲士則以志爲先故教之大倫爲是而巳

東萊呂氏曰自堯舜三代以來所以教學者切要工夫唯是敬之一事最難識未見師友未經講習先使之皮弁祭菜肅然此心是以敬道示之宵雅肄以宵爲小大抵經書字不當改古人采詩夜誦正是宵雅肄三之意夜間從容無事諷誦吟詠善端良心油然而生初入學未知爲學之方其心茫然初無所捄使夜間肄習三章之雅非獨費說所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但取雅之三章諷誦吟詠此心遂有所據所謂官其始也初入學見在學之衆鳴鼓升堂衣冠濟濟肅然在上新入學者要得出示其所業向來驕慢怠忽之意都消了所謂遜其業也未禘先視學遽以萬乘之尊臨之學者安得不迫切所以未卜禘不視學使人從容優豫以養其德既卜禘而視學使之不敢自怠也古者教之善處不在口耳之間其動容感發之功深矣故時觀而弗語所以存養其心也古人爲學盈科而後進幼者踰節而問即是躐等雖曰自求益亦是犯分便與爲學相悖七者皆是古者教人大槩後世此理皆在七端之數所謂講道不過兩事如其他皆是存養工夫古人爲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洒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養工夫所謂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永嘉戴氏曰宵雅肄三說者謂始學習此勸之以官則是王者以利祿誘人也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古人之學亦貴於有用爾學者以學詩爲先所以興起人心也人而不孫不可以爲學入學之初扑其所有以求勝於人則業不進矣故始入學者鼓篋發篋示其所短以求教於人非若後世掩匿所短畏人之議已亦非矜誇所長求人之服已也孫其業者言所業不如人使之知孫也幼者未足以問而驟躐等焉則爲不孫弟矣然學者之問亦難泛然而問列事未盡而問有所挾而問非所當問而問皆所不欲也七者之教於學者初無論辨誦說之功教以謙敬之道正其威儀之失優游其未處涵養其心術而習孰其恭順之意而已

慶源輔氏曰示敬道也所以使之立爲學之誠官其始也所以使之知教者之意學者之志立教者之意明然後可以教之矣

故孫其業而使之有受道之質然又慮其怠也則又以其威而使之有勉強之意有受道之質無怠惰之志則學者可以進道矣然又慮教者之亟而不俟夫學者之自得也故又五年一視學使學者之志優游而無迫急之患時觀而勿語使學者之心常存而有憤悱之誠上無迫切之教下有憤悱之誠則不患乎人之不自得已夫教者固不可亟矣而學者亦不可以有亟心也故又終之以學不躐等焉此其倫序也七者皆所以正士之志士則未爲官也志則未見於事也士而正其志則官而能其事矣

新安朱氏曰小雅肄三案鄉飲酒及燕禮皆歌此三篇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六笙詩本無詞聲亦不傳觀示也謂示以所學之端緒語告也

馬氏曰古之君子其學也爲道而已豈爲官而學哉然而士之學者未有不志於行道者也楊子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則是官其始者所以爲王者事也凡視學必於卜禘者以禘爲大祭之禮所以擇士也若夫時觀則不必以禘祭爲節矣然或曰視或曰觀者何也視學所以考其成德爲行也時觀其存於內者而已成德爲行著者也謂之視焉見於著者也存於內隱者也謂之觀焉見於隱者也古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蓋常禮比年入學中年考校則其所謂中年者皆合於禘祭之歲蓋中年而考校者有司而已卜禘而視學者皆是天子諸侯之事

臨邛魏氏曰古者上自朝廷下及四方之賓燕凡以爲講道修政之樂歌則小雅之三也鹿鳴以示人善道樂嘉賓之心四牡以勤勞王事養父母之志皇皇者華以布宣主德爲使臣之光

故大學之教自皮弁祭菜以後即肄此三雅饗燕射鄉自旅酬奠觶以後即升此三歌嗚呼非文武之澤浹於人也深其能和平忠厚使人油油翼翼詠嘆而不能已也如此

金華應氏曰禘者春祭之名見於王制鄭特牲比年之學則自正歲始和之後即已講祭菜鼓篋之儀而天子諸侯既畢禘事乃始視入學考校蓋從容游泳其志而使之一意於學也必以五年大禘爲說則視學希闊而學者之志渙弛而荒矣按月令每歲視學者凡四豈必待五年之久乎且大禘惟魯有之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八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九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

鄭氏曰有居有常居也

孔氏曰自此至之謂乎一節論教學之道必當優柔寬緩不假急速遊息孫順其學乃成也時謂時習之正業謂先王正典非諸子百家學者退息必有常居之處各與其友同居得相諮決不可雜濫也

長樂陳氏曰大學之教也時所以順天道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所以盡人道蓋安弦以夏安詩以冬安禮以秋此所謂時也教人弦詩禮學之正而不以異端此謂正業也退息必有居教者之事遊焉息焉學者之事

山陰陸氏曰正業言時教之所教也若春誦夏弦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居學言退息之所學也若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是也

新安朱氏曰今按上句鄭註孔疏讀時字居字句絶而學字自爲一句恐非文意當以也字學字爲句絶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謂居其所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時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藏脩息遊之類所以學者能安其學而信其道

講義曰時教謂時時教之道欲其孰習故學者亦貴於時習而教者亦貴於時教正業如楊雄曰君子正而不他正與他之間不可不謹其所向故教者必以先王之正道退息必有居非謂有所居止而已也必有常居焉所居有常乃教者所以教學者所以學古之人坐則如尸立則如齊几杖有銘盤盂有戒無非學也豈以退息而姑置之哉

延平周氏曰退息必有居故身安而心廣

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鄭氏曰操縵雜弄也博依廣譬喻也依或爲衣雜服冕服皮弁之屬雜或爲雜興之言喜也歆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

孔氏曰此以下並正業積漸之事學操縵教樂也樂主和故在前弦琴瑟之屬人將學琴瑟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不能安正其弦故先學雜弄然後音曲乃成也學博依教詩法也詩是樂歌故次樂依謂依倚譬喻也雜服自袞而下禮經正體在於服章以表貴賤不明雜服則心不能安善於禮也不興其藝此總結上三事並先從小起義也藝謂操縵博依六藝之等若欲學詩書正典意不歆喜其雜藝則不能耽玩樂於所學之正道也

横渠張氏曰古之教人先使有以樂之者如操縵博依如此則心樂樂則道義生本無此以致樂尊義理自得以爲樂然學者太苦思不從容第恐進銳退速苦其難而不知其益宜能安樂也服卓也雜服洒掃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興藝樂學興起也樂禮樂之文如琴瑟笙磬古人皆能之以中制節射御亦合於禮樂之文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騶虞和鸞動必相應也書數其用雖小但施於簡策然莫不出於學故人有倦時又用此以游其志所以使樂學也

長樂陳氏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以至不學雜服不能安禮學者之於業也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教者之於人也縵之爲樂鍾師之所職磬師教而奏之所謂操縵則燕樂而已此固音之所存而易學者也凡物雜爲文色雜爲采古者冠而後服備未冠則冠衣不純素所服采衣之雜服而已此固禮之所存而易學者也安弦而後安詩學樂誦詩之意也安詩而後安禮興詩

禮之意也夔教胄子必始於樂孔子語學之序則成於樂內則就外傅必始於書計孔子述志道之序則終於游藝此禮樂與藝固學之終始歟

嚴陵方氏曰操之而急縱之而緩者操縵之謂也弦之理亦若是而已依則依物之理以爲言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博依之謂也詩之理亦若是而已服雖雜而煩亦君子之所不憚焉以服亦無非禮也藝雖成而下亦君子之所不廢焉以藝亦無非學也

山陰陸氏曰操縵非弦之正事博依非詩之正事緣明如字書曰聲依永

新安朱氏曰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思過半矣且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玄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朝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諸侯常朝則服玄端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服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庶人深衣此所謂雜服也

慶源輔氏曰博依如陸氏之說學詩然後能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謂廣譬喻亦非古人因詩而歌使協聲律歌有高下清濁合於宮商則爲聲聲協律呂則爲律蓋古之學詩者先學歌詩使其歌依於聲律故云博依博謂有其聲者清濁高下不一也先能歌然後能安之而求其義服事也雜服謂凡禮之事如三千三百之儀是也不學操縵以下皆言藝也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上言禮樂矣故下言藝以總射御書數也詩亦樂也故因樂言之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學者先教以六藝也興如舊音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鄭氏曰藏謂懷抱之脩習也息謂作勞休止　之息游謂閒暇無事之游敬孫務時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脩之業乃來

孔氏曰故因上起下之辭君子之爲學脩使業不離身若能藏脩息游無時暫替乃能安其所習學業學業既深知由於師故親愛師既能親師故樂重同志之友說信己道一云安業故乃親師樂友後乃信道輔即友也雖離違也必信己道不復虛妄假令違離師友亦強立不反也乃來謂所學得成也

橫渠張氏曰藏退也脩則思以得之日知其所不知也息休止也游遊玩也接物從則存心講習以不忘其故此溫故而知新也大要未嘗須臾忘也敬孫務時敏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唯其敏而已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學也將以致道沒身不怠而已故藏焉以蘊其所已知月無忘其所能是也脩焉以習其所未知日知其所亡是也息焉則所次必於是若倪寬帶經而鋤休息輒誦是也游焉則所造必於是若孔子出遊於觀之上有志於三代之英是也君子之於學如此故能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矣今夫美吾身者學也成吾性者道也模範我者師也切磋我者友也學待師而後正性不安學則疾其師而不親矣道待友而後明情不樂友則疑其道而不信矣安學而親師則外有正以行樂友而信道則中有主以止若然則雖離師輔確乎強立而不反也

延平周氏曰藏者言其學之既得者也脩者言其學之未得者也息對游則息爲暫游爲久言安學而親師則知信道而樂友言樂友而信道則知親師而安學有所藏有所脩有所息有所

游則其所入者深故雖離師輔亦不反也輔也者蓋交有佑助之意

嚴陵方氏曰藏焉脩焉所以存其心息焉游焉所以游其志藏則藏於其心脩則脩於其身務學不求師則道孰爲之傳問學而無友則道孰爲之輔是故雖安其學必親其師必樂其友既樂其友然後能信其道其始也親師取友以至於此其終也雖離師輔亦若是而已孔子曰以友輔仁

廬陵胡氏曰學者君子之所以藏身猶魚之藏於水不可離也脩猶竹之脩日加益而不知也息謂居之安也遊若遊心於淡之遊

永嘉戴氏曰君子爲學當以進德脩業爲本今脩居其一而藏遊息居其三豈教人爲怠乎蓋古之教者教以心後之教者教以言古之學者養其心後之學者苦其心然則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既求之則操之存之養之制之至於宅心正大而後至於縱心不踰豈若後世學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苦其志慮耗其血氣非徒無益而喪失其本心者多矣觀師取友此學者之心務師友之間固有實不相知而外徇其名者無所得於其師則齟齬而情實疏無所得於其友則疑忌而意不合此非學者之過抑師友亦有過焉蓋涵養之功不加而督迫之意日至漸漬之實不孚而責善之意太甚則彼有不安而已爾有不樂而已爾況望其能進德乎涵養其心術之微使之漸漬習熟安於義理無所矯揉則無有師保自進於善雖他日離群索居不變其初大抵物之矯揉者力盡則還唯自然馴習者久而不變一段與上文意似不合然古人援詩書爲證畧取其大意而也敬孫則心有所守無欲速之患時敏則進脩及時無自怠之失此所以厥脩乃來要之藏脩遊息四者不同其爲脩業則一也

慶源輔氏曰藏猶詩所謂中心藏之脩謂以身脩之也藏之則不須臾而忘脩之則不頃刻而廢息亦在於斯遊亦在於斯猶言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夫然故能自小成而進於大成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小成也雖離師輔而不反大成也樂猶心有所愛羨之意若子貢所謂賜也何敢望回安其學故親其師樂其友故信其道如七十子之服孔子所謂安其學而親其師曾子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所謂樂其友則信其道蓋交友以輔欲見不假交之輔助而不反也敬孫務時敏謂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以下厥脩乃來謂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以下

金華應氏曰深考自大學之教至此章則自比年入學至九年大成其所學大畧可見蓋時教之正業即所習者經也至於親其師樂其友乃所謂樂羣親師也至於知類通達則雖離師輔而強立不反矣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鄭氏曰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師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也呻或爲慕訊或爲誶言及于數謂發言出說不首其義動云有所法象而已不顧其安謂務其所誦多不惟其未曉也不由其誠由用也使學者誦之而爲之說不用其誠也不盡其材謂師有所隱也施之也悖求之也佛謂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也隱不稱揚也不知其益若無益然速疾也學不心解則忘之易刑猶成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教者違法學者所以不成多其訊者不曉義理假作問難許可多疑也進謂務欲前進誦集使多而不曾反顧其義理之安誠忠誠也使學者誦文而已爲之說義心皆不曉是不用己之忠誠也教人不盡其材謂隱惜所知也教者有上五者之短故施教於人違背其理其學者求之則亦違戾義意佛戾也師教既悖受者又違故弟子隱其師之學而憎疾其師也師說既不曉了故弟子受之苦其難不解不自知其有益也雖得終竟其業其去之必速疾師教弟子不成由此在上諸事

嚴陵方氏曰以言問之之謂訊道之不寓諸理其末見乎數言及于數非所謂教之大倫矣進而不顧其安非所謂安其學矣使人不由其誠非所謂可信其道矣教人不盡其材非所謂強而弗抑矣施之也悖非所謂不陵節矣求之也佛非所謂孫其業矣隱其學而疾其師非所謂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矣隱以言其學之不明也苦其難而不知其益非所謂和易以思矣其去之必速非所謂強立而不反矣

新安朱氏曰數謂形名度數言及於數欲以是窮學者之未知非求其本也註疏法象之說恐非若小學之教蓋將使之循習乎掃洒應對之節與今之教言及于數者其意不同隱其學謂以其學爲幽隱而難知如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之意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蓋進之必顧其所安而使之進也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蓋使之必由其誠而不強其中心之所不欲也於門人問仁問孝之類其答皆不同蓋教之必盡其材故所答雖有難易而未嘗不隨其才之大小也後之教人者反此故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而其教之者卒不見其成故曰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雖終其業去之必速

慶源輔氏曰至言及數所謂記問之師也呻其佔畢所以形容其貌多其訊謂無統類強聒而泛語之訊猶墓門詩所謂歌以訊之之訊毛氏曰訊告也言及于數則愈下矣此上言在己之失此下言教人之失盈科而後進可也如是然後居之安而資之深若不顧其安否而強揠以進此學者所以隱其學而苦其難也強揠以進是使人不由其誠未及安於此而又進之是教人不盡其材此二句所以終上句之義材者可爲之資施與求皆謂師之事施謂施己之教求謂求學者之益隱不安之意栢舟之詩註云隱痛也痛則不安矣安其學故親其師則隱其學而疾其師宜矣所謂雖得之必失之也強聒而教之強揠而進之則有終其業者矣然其志豈可立而待刑猶儀刑之刑教之不刑猶言教不足爲人之儀刑也

橫渠張氏曰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其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故使人必由其誠教人必盡其材人之材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其誠者哉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鄭氏曰未發情欲未生謂年十五時可謂年二十成人時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以小教幼者鈍者以大也施猶教也孫順也相觀而善謂不並問則教者思專也摩相切磋也興起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教得理則教興也十五以前情欲未發則用意專一學業易入逆防於未發之前故云豫也二十德業已成

時可受教故云時陵猶越也節謂年才所堪不越其節分而教
之所謂孫順也善猶解也
長樂陳氏曰邪不閑則誠有所不存回不釋則美質有所不增
故禁於未發之謂豫所以救失於未然之前當其可之謂時所
以長善於可教之際故當其可以學之之時而達之可以習之
之業易所謂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因時而不違循理而不逆不
責其所不及不強其所不能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
自趣之豈不為孫乎與夫驟而語之喧德蕩志者異矣教者不
陵節而施之則學者見賢思齊見善相示不必親相與言而同
歸于善矣豈不為摩乎與夫朋友以諂不胥以穀者異矣以內
則推之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禁
於未發之意也八年始教之孫以至二十執行孝弟當其可之
意也學樂而後射御射御而後學禮舞勺而後舞象舞象而後
舞夏不陵節而施之意也二十博學無方孫友視志相觀而善之
意也教之所由興本諸此而已
嚴陵方氏曰夫既發而後禁則爲無及未發而先禁乃爲有備
幼子常視毋誑亦可謂之豫矣未可以教而教則欲速而不達
可以教而不教則雖悔而不可追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舞勺
成童舞象則可謂之時矣不陵節而施則理順而不悖故謂之
孫若孔子言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則可謂
之孫矣以此之善而見彼之不善以彼之不善而見此之善所
謂相觀也有見於上則知善之可慕有見於下則知不善之可戒
荀子所謂見善脩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則可謂
之摩矣夫既有以防其情又有以成其性既有以因其才又有
以輔其仁則教之之道盡矣故曰所由興也
廬陵胡氏曰蒙卦初六發蒙則未發謂童蒙之初也其志不分
防之宜早康衡曰謹防其端禁於未然詩傳人少而端慤長大
無欲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年通一經三十而五經立此皆學之
時不陵節若學詩學禮之次
新安朱氏曰禁於未發但謂豫爲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
五時也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亦不當以年爲斷相觀而
善但謂觀人之能而於己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
橫渠張氏曰當其可者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而後教之
也又曰不待其問當其可告之機即告之如孟子曰時雨化之
如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即雨
馬氏曰自掃灑應對進退而至於成人者各有當也當其可之
謂時也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又曰學禮乎不陵節而施之謂
孫也切切偲偲相觀而善之謂摩也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可謂二十成人時夫謂之可豈特年二十
而已不陵節若孔子所以教諸弟子未有同者也此之謂孫孫
師之事也摩友之事也鄭氏謂不並問則教者思專夫所謂相
觀豈特不並問而已
永嘉戴氏曰夫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疑若不可須
臾緩也然不陵節而施之謂遜相觀而善之謂摩又何其甚緩
也夫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過時非也不及時亦非也乾於九
三論君子進德脩業其言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
與存義也知所終始則無過不及之患矣大抵學者為學始終
節目皆有次第先傳後倦不可誣也若先後倒置本末舛逆學
雖勤無益也禁於未發不必謂十五時也物欲未深情偽尚淺
則猶可禁也當其可不必謂年二十成人時也適當其機因而
導之此之謂可孫之為言有優游巽入之意焉摩之為言有切
磋勸勉之意焉人知豫與時之為教而不知孫與摩之為然也

深矣

河南程氏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四明沈氏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謂失可教之機也聖人朝夕視學者孰矣投機之會藏於未形非聖人誰識之夫子於子貢曾子不待其問不俟其請遽提其名語以大道之要蓋夫子默察二子見道之機以語之聖人於門弟所謂如慈母之哺嬰兒如醫師之候病者無不各中其所欲內外感動之妙油然而自得矣

慶源輔氏曰凡事豫則立況教人者乎已犯上矣而使之無爲亂已究坯矣而使之勿爲盜既爭而教之讓既奢而教之節難矣故先王之教人自能言時男唯女俞之不同至七年時同席共食之不可其道當然不可謂之大早計也自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至言道一以貫之皆當其可之時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

誘人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則其所施不陵節而孫可知矣曾子問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是相觀而善也忠告而善道之又其次也強聒而不已祇取辱焉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鄭氏曰扞格不勝謂教不能勝其情欲格讀如凍洛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時過然後學則思放也雜施不孫則小者不達大者難識學者所惑也獨學無友則不相觀也燕朋燕猶褻也燕辟褻師之譬諭廢滅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學不依理教所由廢發謂情欲既生也扞謂拒扞格謂堅強譬如地凍則堅強難入今人謂地堅爲洛也學時已過則心情放蕩雖復追悔精明已散徒勤苦而體也雜施謂教雜亂無次越節則大才輕其小業小才苦其大業並是壞亂之法不可復脩治也獨學則學識孤偏無所諮寡有所聞此四條皆反上教之所興也燕朋謂燕褻朋友不相尊敬則違逆師之教道燕辟謂義理難曉時須假設譬喻而燕學之徒好褻慢笑之是廢學之道也此六者是廢學之由

嚴陵方氏曰情發後禁則扞於口相抵也相抵則禁之有所不勝矣時過後學則勤苦不倦欲有所成難矣雜施而至於亂壞則術業無由而脩矣獨學無友則孤而無與陋而不廣所聞寡矣以燕安爲朋而至於逆其師之教以燕安爲譬而至於廢其學之道若是則教何自而興乎然教之興止於四廢至於六者以見教之爲難所由興者常少所由廢者常多也

延平周氏曰燕安則有褻意人之所以爲朋者以其同出於師故尊其朋則爲順其師而褻其朋乃爲逆其師也學至於難辭

然後有用於辟故褻其辟則爲廢其學也

橫渠張氏曰學者當先與朋游講習然後問師若但多問未嘗自得學者則情教者則瀆兩俱失之燕朋不敬其朋友而燕慢之必不能從師之教理之然也燕安也褻也褻其友則慢其師甚有漸也安師之辟喻則不能三隅反何學之有燕辟燕爲燕安樂人之辟喻不能自得是廢學人當思而得之

山陰陸氏曰燕朋逆其師之意燕辟廢其學之方

新安朱氏曰燕朋逆其師大戴保傅篇作左右之習反其師朋此燕朋是私褻之友所謂損者三友之類辟說非也燕辟但謂私褻之談無益於學而反有所害也

永嘉戴氏曰發然後禁非不禁也特禁之不得其要爾時過然後學非不學也特學之不得其道爾雜施而不遜則躐等施之矣施之不得其敘猶不施也獨學則固學自學矣而無其友猶

不學也燕遊私昵之謂也燕朋謂昵於朋比如孺子其朋之朋燕辟謂昵於教辟如師也辟之辟昵於朋比則人自爲學不顧其師昵於教辟則自以爲是不力於學教之不行由此其故也夫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而爲師最難其道與天地君父並是爲可以易爲之夫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人而可以爲師則中之所存必有大過人者然而非深識學者之病無以成開闢造化之功故修己者可以尊道知人者可以明道設教者不可以不兼備也

慶源輔氏曰發而後禁唯孔子之聖而後可過而能改非子路之勇則不能舍是則未有不扞格者也禁師之事也學弟子事也互言之爾如孔子之教則無不勝如子路之學則無不成先儒之言曰老而好學尤不易得人固不可不自勉學者孔子者雖歸如樊遲有子夏以啓發之則不患其道而未達及其餘者相觀而善切切偲偲則其成德達才可知矣朋友損以慝佞而切偲我道則非燕朋矣善教者亦曉畢而喻之學之長於發喻則非燕辟矣燕朋則志有所溺故逆其師之教燕辟則心有所分故廢其學之業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六者雖舉師資之病以見教之廢非獨一人之罪也

講義曰前四者教之所由興在師者三在學者一後六者教之所由廢在師者三在學者三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鄭氏曰道示之以道塗也抑猶推也開爲發頭角思而得之則深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子教人方便善誘之事喻猶曉也君子既識學之所由興故教喻有節道猶示也牽謂牽偪令速曉強謂微勸學者不推抑而教之開謂開發大義不事事使之通達也人苟不曉而牽偪之彼心必生含恚今但示正道則彼心和而意悟易謂受者和易則易成也思謂用意思念所得必深師能教弟子如此可謂善教喻矣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教人道而使之和則所從者樂強而使之易則所進者銳開而使之思則所得者深此所以爲善喻矣

延平周氏曰知其學之所興者務所廢者去則可以爲人師道而弗牽者私淑艾者也強而不抑者盡其材者也開而不達者引而不發者也道而弗牽則和而不暴強而弗抑則易而不難開而不達則思而不殆君子之教人常欲其所得勝所聞故曰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嚴陵方氏曰教主乎道喻形乎言然道未嘗不資乎言言未嘗不本乎道教無非喻也喻無非教也故下有獨言善喻者或獨言善教者君子之教喻也道之使有所向而弗牽之使從則人有樂學之心強之使有所勉而弗抑之使退則人無難能之病開之使有所入而弗達之使知則人有自得之益以此三道而喻人故曰可謂善喻矣孔子循循然善誘人所謂道而弗牽也於互鄉童子與其進不與其退所謂強而弗抑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所謂開而弗達也

永嘉戴氏曰君子之教而以喻爲言何哉喻以義理使之心通意悟默然自喻此教之大功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未嘗示人以其難開而弗達亦未嘗示人以其易不示人以其難則教者有善誘之功學者有欲罷不能之意不示人以其易則教者當憤悱之機學者有啓發之功大要和易以思使學者不過用其心亦非必然無所用其心所謂勿正之功蓋如此

慶源輔氏曰知所由興則行之知所由廢則防之然後可以爲
人師道而弗牽則和强而弗抑則易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
也先儒謂至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則
教者亦豈可不知此理哉開謂開其端緒開其端緒則自不能
已於致思故可以致於自得之地於教於諭而如此謂之善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
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
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鄭氏曰失於多謂才少者失於寡謂才多者失於易謂好問不
識者失於止謂好思不問者救其失者多與易則抑之寡與止
則進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教者識學者之心而救其失也才識淺小而
所學貪多則終無成是失於多也才識深大而所學務少徒有
器識終成狹局是失於寡少也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識人不知
思求唯好汎濫外問是失之輕易此學而不思則罔心未曉知
不肯諮問唯但自思慮不能達此失於自止是思而不學則殆
四失由人心之異故也師既識四心之不同乃能隨失而救之
使學者和易以思是長善使學者無此四失是救失唯善教者
能之
横渠張氏曰失之多過也失之寡不及也止有兩端無三也凡
學不是過即不及若無過與不及乃是中矣失則多謂才小率
然不能會歸故失於煩多若子夏是也子夏之學自洒掃應對
之末至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其學最實寡者以才多易曉
達而不精審者若子張親見夫子近上一節不復勤求力行又問
善人之道意謂善人可不學而至孔子告以必踐履善人之事
乃能至善人之地曾子亦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易者

輕易也與寡相近以爲易知更不復研究子路事多近之止畫
也若其難而不進冉求事近之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
失寡不察則易畏難則止
東萊呂氏曰大抵治學者之病須是先知它病處所謂學者四
失隨其氣禀厚薄淸濁判斷不出四端或失則多才有餘者或
失則寡才不足者或失則易俊快者或失則止鈍滯者大抵四
者所謂心之莫同也病各自別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要識
他病處失在多寡易止譬如醫者用藥須知得陰陽虛實方始隨
證補瀉鍼灸若錯他之教者學者皆勞而無功只看孔子教人於
四者之病隨證用藥曲得其妙且如子路所失者多孔子未嘗
不裁抑也兼人故退之知他多病而成就之或失之寡孔門
如柴愚參魯雍也仁而不佞就他資質上所失在寡孔子之教
就他寡處博之以文約之以禮各到成立或失則易如子貢億
則屢中與夫方人之病孔子未嘗不深懲而痛抑之如云夫我
則不暇皆使之難不使之易或失之止孔子之門如冉求之自
畫孔子未嘗不誘掖而進之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若不識學者
之病到去他病上加添無緣得成就子路之失多更若進之所
謂有餘不敢盡工夫子路何緣得入推此類言之其他無不如
此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爲學之道扶持長養人之善端
救人之偏失孔子之教皆在一部論語中如君子哉若人尚德
哉若人大哉問善哉問如此之類無非長善如責以朽木不可
彫糞土之牆不可汙凡此之類無非救其失
長樂陳氏曰失之多者孔子謂之狂而失之寡者孔子謂之簡
古之教者觀性以知心因心以救失多者約之以禮寡者博之
以文易者抑之以自反止者勉之以自強此長善救失之道也
且善譬則苗也失譬則莠也欲長善者必救其失欲長苗者必

去其莠稂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其智不已踈乎
延平周氏曰或失則多者智之所以過或失則寡者愚之所以不及或失則易者賢者之所以過或失則止者不肖之所以不及
嚴陵方氏曰失雖見乎事而所存本乎心故知其心然後可以救其失於外也人之性莫不有善苟無教以長之則善浸以消人之心不能無失苟無教以救之則失或爲害
永嘉戴氏曰夫人資稟各有所偏雖伯夷柳下惠不能免也其平日所踐履終身所成就皆於其所偏者重況於學者乎學者四失其意皆自以爲善而不知其非失之多者恃博以爲功失之寡者約取以爲精失之易者泛應而不能致思失之止者小成而莫肯前進所貴於學問者謂其能化氣質之偏學者每患於不自知故有賴於教者之功蓋自知甚難自上知下甚易設教而不知學者之失知其失而不知救學者之過皆非所以爲教也
慶源輔氏曰必知之言不可不知也不言失之多而言失則多者蓋多寡易止有時爲當然者至於此則爲失也故云則爲博之失則多陋之失則寡易之失則易愚之失則止有所溺然後後失形於外不正其心而治其外末之能也失由心生善本性有教人者長其固有之善而已救其失則非知其心有所不能也
山陰陸氏曰長善而救其失將順其善而匡救其失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鄭氏曰善歌善教言爲之善者則後人樂放傚也可謂繼志謂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其言少而解藏善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教者若善則能使學者繼其志於其師也記者以善歌而比喻之言聲和美感動人心能使聽者繼續其聲善教者必能使後人繼續其志如今傳說周孔也又釋所以可繼之事言爲教者出言寡約而理顯易解義理微妙而說之精善其譬喻少而聽者皆曉爲教如上則可使後人繼其志也
橫渠張氏曰繼其志謂教者使學者繼其志循循然善誘是繼志也善歌者亦使學歌者自繼其聲高下得相繼使人繼其志繼學之志也使人心不能已善教者也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長樂陳氏曰聲之不可繼者非善歌志之不可繼者非善教蓋高明以絕物則不足以爲善中庸以道物然後爲善也夫詳而不約而後能達顯而不微而後能臧多譬而不罕然後能喻此理之常也今也約而能達微而能臧罕譬而能喻則其約而人知其要微而人知其妙罕譬而人知其簡可謂繼志矣蓋約與微所以明道罕譬所以明物道至於難明則又明物以顯之此所以爲善也　又樂書曰善歌者直己而陳德未嘗無可繼之聲善教者易直以開道未嘗無可繼之志其聲爲可繼則氣盛而化神其志爲可繼則德盛而教尊其故何哉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故也
嚴陵方氏曰天下之理太高則與物絕而人莫能繼矣太卑則與物褻而人不足繼矣惟得中則可爲繼焉夫言苟務多則人以爲惑而不達矣言苟好大則人以爲迂而不臧矣言苟多譬則人以爲僻而不喻矣若然則教者雖有其志學者焉能繼之哉
山陰陸氏曰歌不貴苟難則易於繼其聲教不貴苟難則易於繼其志若佛老言理則妙矣以爲善教則未也故昔賢論此以

爲無之則昧理有之則害教一不可謂微而臧也約而達微而臧則罕譬而喻矣

新安朱氏曰繼聲繼志者皆是以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詳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三者皆不發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

永嘉戴氏曰善歌藝也猶使人繼其聲善教者可不使人繼其志乎然繼志之學不在言語之間曰約曰微曰罕譬其爲詞甚簡曰達曰臧曰喻其見理甚明教者之辭簡學者之理明若此可謂能繼志矣

東萊呂氏曰約而達教者之言甚約然而本末畢具微未嘗不達微而臧教者之言甚微然而渊深粹美其味無窮罕譬而喻大抵曲爲之喻使學者自得於言意之表如此可謂善繼志矣大抵聖賢之教引而不發非是阻節學者若閟而不肯盡其底蘊以告之學者不去思量不去玩味其流弊多是口耳之學惟是引而不發示其端而不盡使人寓諸千思反功深力到義理自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學記教人皆是三代教人之法如孔子洙泗之教孟子在戰國風氣既降氣質既漓三代之教已自盡用不得今看論語少者一二語多者不過三四語孟子往往至千百言所謂約而達到孟子已自用不得如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孔子則罕言利與命與仁矣子之言性天道不可得而聞到孟子已自用剖析精微不如論性直指之謂善如論浩然之氣皆是分明說破所謂微而臧到孟子時已自用不得孔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所謂罕譬而喻見於論語者少若孟子每事譬喻亦是不得已傳注者謂其長於譬喻當時罕譬而喻又用不得然而孟子觀會通以行典禮於此自立規模所以爲孟子如多寡易止則止是就一人身上看孟子致規模是就天下看

慶源輔氏曰若夫子之舉一隅孟子之引而不發所謂善教也不以三隅反雖如也則能繼其志矣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則人有自得之地矣然則孟子之譬喻非與曰時不同也孟子於戰國大道既隱之時與其君臣言論又非其素所講學也故不得不假譬以曉之然孟子固曰吾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可謂繼志矣者名文也蓋言如此則可謂能使人繼志矣

李氏曰欲其來而后應故其言常約欲其思而后得故其義常微言之所不能及義之所不能明故達之以譬譬者理之所在也理欲其自窮故罕譬言雖近而指不可不遠故其言約其義微其譬罕指遠故雖約而達雖微而臧雖罕譬而喻也子曰夫易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指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其稱名小取類大則罕譬而喻也其指遠其辭文則微而臧也曲而中則約而達

延平黃氏曰學之序能辨志然後能遜志能遜志然後能繼志辨志求道之時也遜志從道之時也繼志會道之時也志於道則無畏志於仁則無惡

禮記集說卷第八十九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愼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鄭氏曰美惡說之是非也長達官之長弟子學於師學爲君也擇師不可不愼師善則善也四代虞夏殷周

孔氏曰此一節明爲師法君子謂師也教人至可以爲君長之事隨器與之是至學之易隨失而救之是至學之難罕譬而喻言約而達是爲美反此則爲惡博喻廣曉也知此四事爲主爲類長之乃廣有曉解能廣解乃可爲人作師爲師是學優學優宜仕故能爲一官之長治官有功則能爲君也師有君德弟子就師可學爲君之德故宜愼擇其師也三王謂夏殷周四代則加虞雖皆聖人無不擇師爲愼故云唯其師引舊記結此擇師之重也

橫渠張氏曰知學者至于學之難易又知其資質其才性之美惡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洒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學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古者雖匹夫若學則必先學正心誠意學治國平天下之事此則以道言之也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學者學也所以爲教者莫非王道也王道則非君道而何施於爲政其所以輔佐於其君者亦孰非君道

長樂陳氏曰學有精粗則其至有難易質有美惡則其喻有淺深知美而喻之則有以長人之善而達才知惡而喻之則有以救人之失而成德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君子知至學之難易以至能博喻所謂克明也能博喻然後能爲師所謂克類也能爲師然後能爲長所謂克長也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所謂克君也古之論學必自有虞氏始而擇師亦如之是亦始乎伏犧成乎堯備於有虞氏而夏殷周特因之而已故先三王而四代次之主三王兼用虞氏故也

延平周氏曰知其至學之難易者言其才而知其美惡者言其性知其才知其性然後能不以一類喻之能不以一類喻之然後能爲師師者有爲長之道長者有爲君之道

嚴陵方氏曰揚子云學者所以求爲君子蓋君子者人之成名雖聖人亦不過君子而已必知其事之難易才之美惡然後能博喻於人喻之爲義以理喻人而人之所以喻而曉也師之爲義以道帥人而人所以帥而從也且師有道者也長有位者也君有土者也有其道然後可以有其位有其位然後有其土君雖有土非有道不足以得之故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學宜讀曰斆斆教也雖尊而爲君亦師之所教焉故擇師不可不愼也三王者禹湯文武也四代者虞夏殷周也指其人則曰王指其世則曰代先言王而後言代者有其人乃有其世故也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好學如此誰獨無師乎若舜之於務成昭禹之西王國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臧丈人武王之於太公望則三王四代之師固可見矣

李氏曰知至學之難易者循理以造道者也知其美惡者窮理以得道者也故曰然後能博喻能博喻則可以反說約而衆之所附依故曰然後能爲長有長人之道也能爲長則可以出令正衆故曰然後能爲君君者出令以正衆者也故易乾之九二見龍在田君德也而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

之兄者居上之道仁者長人之道居上長人之道必自乎學而已
慶源輔氏曰人之至於學也順理則易逆理則難習是則幷習
非則惡知其理之順逆習之是非然後能廣博開喻學者而可以
爲人師也能爲師然後可以爲人君則君之爲道可知矣彼
其刑法制民而不本之敎化者其君去道遠矣武王曰天佑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若武王者可謂知君道矣禹湯文武其師善
矣若四代之君或善或否皆繫其師之如何此甚門之詩所由作也
山陰陸氏曰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
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長即此所謂長師即此所謂師
牧亦此所謂君也雍也可使南面蓋學之力歟若顏淵問爲邦
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進於是矣彼千
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十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束帶立
於朝可使與賓客言尚未足以語此唯其師言顏師如何耳
新安朱氏曰今詳經文但能爲師以敎人則能爲君以治人耳
擇師不可不愼言能爲君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也
永嘉戴氏曰君師長三者雖不同皆以敎化其民然不明乎義
理不容乎人心雖欲施實德於民不可得也是故君子先知其
理之難易而又知其人之美惡然後能旁取曲譬以開導人心
然後可以爲師矣出而長民上而爲君復以斯理敎民爲善夫
豈有二道哉大抵君子爲學貴其有用也有民人有社稷則
有君國子民之道焉是以仲弓可使南面而子路冉有自詭治
國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惡可不謹擇其人哉三王四代皆
以擇師爲重况其下者乎
金華應氏曰洞達人情事理然後可以敎人能敎人則亦可以服
人而爲長能服人則可以治人而爲君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
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
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鄭氏曰嚴尊敬也尸主也爲祭主也尊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
武王踐祚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
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端
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屛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
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
道書之言
孔氏曰此一節論師德既善雖天子以下必須尊師此文義在
於師幷言尸者欲見尊師與尸同也不當其時則臣之案鉤命
決云暫所不臣者五謂師也三老也五更也祭尸也大將軍也
天子諸侯同之此據尊師與尸相似故特言之詔告也雖天子
至尊當告詔之時天子不使師北面所以尊師也鄭註武王踐
阼以下皆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文有小異存乎意言意恒念之
丹書亦雀所銜丹書也
濂溪周氏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化矣
橫渠張氏曰王人將王命乃在諸侯之上非尊是人蓋尊命也
匹夫傳道雖天子無北面亦非尊是人蓋尊道也王者事天如
事君故爲師弗臣不必師傅之官但問所不知皆師之道使不
可以臣禮處之
嚴陵方氏曰嚴即尊也嚴師即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是矣以一
人之貴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堵之貧此嚴師所
以爲難也嚴師者人嚴之也人嚴其師則師道嚴矣師所以傳
道故師嚴然後道尊與子所以爲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以神
言之故爲尸則弗臣以追言之故爲師則弗臣此皆有曰大學
之道有曰大學之敎有曰大學之法有曰大學之禮何也蓋

道以言其位教以言其術法以言其治禮以言其文

永嘉戴氏曰此一段爲人君尊師言非學者事也以人君而尊師若此學者可知矣大抵古人行禮有教化存焉嚴師固所以尊道尊道則民知敬學率天下之人而皆知敬學天下豈不大治是故先王養老尊賢之義非特爲其人也皆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君之尊天也而君之於臣有答拜之禮臣之卑地也而臣之於君有無北面之義然則古人於君臣之際亦濶乎其有意矣尊君卑臣其殆始於後世乎上下曠閒而交泰之情疏堂陛尊嚴而臣鄰之意薄先王之時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而況於尊師乎

慶源輔氏曰凡學之道則非獨君也嚴師爲難蓋言無嚴師之道爲難耳非心悅誠服致敬盡禮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不可也能盡嚴師之道則師始嚴矣師所以傳道師嚴則道自尊道未嘗不尊也用其尊而尊之則蔡人之嚴師也師嚴道尊然後斯民皆將興起於學是故古之人君必自其師以致其誠敬也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所以極言之也

盱江李氏曰善學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師師者所以制民命其可以非其人哉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爲民立師也學校廢師不命于上而學者自擇焉識不至擇不精是從之是類莫不可師也然則父儒而子跖朝華而暮戎何足怪哉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鄭氏曰從隨也庸功也

孔氏曰自此至之道也一節明善學及善問并善答不善答之事善學謂聰明易入者師體逸豫而已之所解又倍於他人故恒口師特加功於己不善學者已既閒鈍故師體勤苦而功裁半於他人又反怨師獨不盡意於己故也

延平周氏曰善學者不自以爲功不善學者不自以爲過

嚴陵方氏曰顏氏聞一以知十子貢告諸往而知來所謂師逸而功倍也顏淵曰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其後子貢則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所謂又從而庸之也以其有功於我我故庸[illegible]之有德於我我故德之也

馬氏曰博學而篤志所謂善學也善學者務其本務本則道立故其爲教也長善而已不必救其失故師逸而功倍

廬陵胡氏曰庸謂用師之道見於日用也怨若陳亢之毀仲尼

永嘉戴氏曰此一段爲學者言也不善教而罪學者自教者固失矣不善學而咎其師亦非教者罪也夫子曰予欲無言論語亦曰予所雅言詩書執禮蓋聖人欲以無言教學者不得已形於言亦曰詩書執禮而已師何其逸也七十子之徒中心悅而誠服其有功於學者若此古人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謂是也莊周之學未必出於子夏李斯之罪豈盡出於荀卿今論莊周者推原所自歸過子夏罪李斯者以荀卿爲詬首然則取友必端爲師者其難哉

慶源輔氏曰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鄭氏曰善問者先易後難以漸入也從讀如富父舂戈之舂舂容謂重撞擊也始者一聲而已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後

問乃極說之如撞鐘之成聲矣從或爲松
孔氏曰問謂論難也攻治也善問者如匠善攻堅木先斫治其
易處然後及於節目問者臨問理答者分明及其經久師徒共相
愛說以解義理若不解問之人與能問者意反也善能答問難
者如鐘之應撞亦隨彼所問事之大小而答之
橫渠張氏曰問學亦須發端不發端則無以起論議蓋直若大
路如不因端則指何者爲先須是攻堅而不入有疑而未洋者
如此發問乃有得也善待問如撞鐘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
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而有知答問者必知問之所由故答從
所問言各有所當也大鳴小鳴因所叩也不必數數告語待其
來問至當皆實見處故易以喻所謂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嚴陵方氏曰節則木理之剛者說卦所謂爲堅多節是矣目則
木理之精者弓人所謂斵目必荼是矣皆其至堅難攻之處也
苟先其易攻之處則其難者亦相說以解矣欲其因微以入乎
妙由淺以極其深故也從非牽也容非迫也待其從容然後盡
其聲則隨其所感而爲之應進之以漸而不以頓故也善問者
則足以進己之學善待問者則足以進人之學故曰皆進學
之道
延平周氏曰善問者知先後之序善待問者小以成小大以成
大
馬氏曰切問而近思所謂善問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所謂相說
以解者也
山陰陸氏曰說息也言師弟子相與委蛇於言意之表從讀如
從容之從昔子路初見孔子以爲不若己居三年以爲與己等
居三年然後知不如若此可謂從容矣老子所謂爲學日益
是歟

廬陵胡氏曰鐘隨叩而應能待問亦隨問而答從容謂再三叩
也問傳云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偯聲餘從容也盡其聲謂無隱
也如以挺撞鐘而應之以大蓋不善答問者
新安朱氏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
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
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
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說而解之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
相說而解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蟹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
然觸發解散也　又曰從容註說非是正謂聲之餘韻從容而
將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
永嘉戴氏曰古人論學必繼以問故曰學問中庸曰博學之審
問之論語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蓋學以問爲功疑思問
問思難故問者進德之階然非學者善問教者善答雖問無益
也善問者如攻堅木去其枝葉尋其脈理難易節目皆有次第
而不求欲速之功善待問者如撞鐘公而無我虛而善應洪纖
高下隨扣而答從容而後盡其聲如此則進學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今之治木者猶然柔者既去然後堅者可脫而解
矣故曰相說以解音悅恐非悅則以學者言矣以後聲觀之不
然撞鐘者以挺撞之則其聲小以楹撞之則其聲大聲之大小
雖不同然必待問者之從容然後盡其聲焉若亟撞之則未有
能盡其聲者也夫子之答門弟子固未嘗同也然非禮勿聽勿
視勿言勿動之言必發於請問其目之後自古皆有死民無信
不立之說必待其問於斯二者何先然後語之也問者答者皆
得其理然後學者有可進之道也一或不善則失是矣然則學
者之無功殆又非特不善學者之罪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

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鄭氏曰記問謂豫誦雜難雜說至講時爲學者論之此或時師不心解或學者所未能問也聽語必待其問乃說之舍之須後
孔氏曰此一節論教者不可爲記問之學記問謂逆記他人雜問爲人解說無益學者聽語謂聽其問者之語依問爲說也受業者才力不能見問待憤悱之間師然後語之語之不能知且舍住待後別更語之也
河南程氏曰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其所學者外也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嚴陵方氏曰記者得諸言而非得諸心問者資諸人而非資諸己是特學者之事爾若夫教者則得之於心而寓之於言取之於己而傳之於人者也聽語者聽其所問然後語之以言也彼無問則我無言矣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其聽語之謂乎教人之道固聽其所問然後語之以言至於力所不能問者教者將舍之乎亦曰語之而不知然後舍之而已聽所問而語之者教者之義也力不能問而語之者教者之仁也

山陰陸氏曰聽之而覺語之而知非記問之學也力不能問然後語之非不欲問也力不能問爾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李氏曰記問者記而待問之謂也夫人之才性有明暗之殊而其學有淺深之異或學博矣而約有所不能知體矣而用有所不備可告之詳者不待三隅而反可告之略者不叩其兩端而竭滯學而不知本則語之以貫于心務本而不知學則語之以求于學此所謂聽語也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故才有不足而志至焉者斯可告矣故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孔子之於鄙夫近是矣至于材不足而志不至則不可告也故曰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孔子之於孺悲近是矣此君子之所謂不屑教者也力不能而後語之所以不失人語之而不知則舍之所以不失言也夫君子之教人或聽而語或語之或舍之其欲成之一也
永嘉戴氏曰昔人有言經師易得人師難遇若記問之學足以爲人師則學者求諸簡編可也何以師爲是故闔闢造化之功全在教語唯諾之間其力能問者因問以致啓發之功其不能問者告語以開其欲問之意力不能問而語語之而後不知則教者無所施其力矣雖舍之可也舍之以須其後猶爲不棄也世人皆知誦說之爲學而不知游息之爲學皆知答問之爲教而不知不屑之爲教此教學之所以難也
慶源輔氏曰記問之學如前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是也記問之學據己所有者以告人聽語者因人之所疑以啓之孟

子所謂知言是矣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此非心與道一而尺度權衡之在我者不足以與此也知言則其義精矣彼有質朴而訥於言雖有所欲問而力不能發者必有以知不待其問而語之如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是也如此而語之未有不知者也故曾子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若夫雖語之而彼無以受之則止而不以告非謂其旣語而彼亦不知乃已也舍如字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鄭氏曰必學爲裘仍見其家錮補穿擊之器也補器若其金柔乃合有似於爲裘必學爲箕仍見其家撓角幹也撓角幹者其材宜調調乃三體相勝有似於爲楊柳之箕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教者數見數習其學則善故三譬之良善也

冶謂鑄冶也裘謂衣裘也積世善冶之家子弟見其父兄世業陶鑄金鐵使之柔合以補冶破器皆令全好故能學爲袍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爲弓之家使角幹撓屈調和成弓故其子弟亦學取柳和軟撓之成箕也始駕馬明新習者也駕馬之法大馬本駕在車前今馬子始學駕車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車在馬前所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使駒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則不復驚也學者亦須先教小事如操縵之屬然後示其業則道易成也上三事皆須積習非一日所成君子察此則可有志於學也

横渠張氏曰良冶之子不只冶其物而學爲裘當爲從心生之節模

長樂陳氏曰裘非一腋之所能成理非一物之所能備故爲裘所以譬明理也箕待揉然後成性待脩然後善故爲箕所以譬脩性也馬觀於車然後可以駕行識於所往而後能行故駕馬所以譬其善行也蓋明理而後能脩性能脩性然後能見於行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延平周氏曰爲裘則所資者不一所資者不一故象其道問學爲箕則所因者自然所因者自然故象其尊德性車在馬前有觀而化之之意君子察此三者則可以有志於學矣

李氏曰合皮以爲裘合金以爲冶其合則同而裘有異乎冶析柳以爲箕析木以爲弓其析則同而弓有異乎箕學者自麤而入精故學冶者先爲裘學弓者先爲箕始駕馬者未嘗馭者也故車在馬前趨有近于馭故始駕馬者先觀趨此學之次也至于鐘鼎之齊不可以爲斤斧大刃之齊不可以爲鑑燧以之爲器則新而無窮敝而無惡以之爲刃則倨而可入句而可決長外而堅短內而疾以之爲鐘則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皆有說以爲之量則可以權可以量可以鬴莫不有法以爲之甲則其衆易其朕直豪之而約纏之而豐衣之而無齘此冶之良也冶至于良則非爲裘者之所能知也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木必爲其液厚其帤節方其峻高其柎長其畏薄其敝其和至于濟其應至于無已此弓之良也弓至于良則非爲箕者之所能至也得之于銜應之于轡得之于轡應之于手得之于手應之于心不以目視不以策驅進退履繩而曲旋中規矩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此御之良也馭至于良則非趨者之所能任雖然學冶必始于裘學弓必始于箕學馭必始于趨蓋其學有漸次耳故曰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學矣

永嘉戴氏曰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三子言性止曰性而已獨夫子性習兼言之此其所以善論性也夫人性不甚相遠善惡之分全係乎習習與性成久而自然人知其爲性不知其爲習也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其人情皆然也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物理亦然也少而習之長而安焉耳目見聞悖移心志而不自知是故學者貴乎習也觀聽以習其外涵泳以習其內德之不進未之有也故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講習爲兌此時習之所以說也

慶源輔氏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至於馬之子則不能然也雖然苟有以調習之則亦無不能也此見人獸之異君子而能察夫弓冶之賤必學爲箕裘之業馬之子異於人矣而有以調習之亦皆安於牽駕之事則可以有志于學矣蓋學乃君子當爲之事也可以勉之之辭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

五服弗得不親

鄭氏曰比物醜類以事相況而為之也醜猶比也醜或為計當猶主也五服斬衰至緦麻之親

孔氏曰此一節論弟子當親師之事上明學者仍見精事又須以時事相比方也物事也古之學者以同類之事相比方則事學乃易成既云古學如斯則今學豈不然以下四事皆比物醜類也鼓革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言鼓之為聲不宮不商故言無當於五聲而五聲不得鼓則無諧和之節五聲與鼓俱是聲類即是比類也水謂清水也五色青赤黃白黑也章明也水清無色而五色畫繢者不得水則不明五色是其水之出故五色須水亦其類也五官金木水火土之官也學先王之道非主於一官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故化民成俗必由學能為師然後能為君長故官與學之類也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人若無師教誨則五服之情不相和親也師情有在三年之義故亦與親為類

橫渠張氏曰比物醜類須學者至明乃能之五官弗得不治施於天官而天官治施於地官而地官治不主於一官

長樂陳氏曰類者物之所同也醜之為言衆也理有所不類則比物以明之物有所不一則醜類以盡之夫然後因理以明道而善乎學矣夫聲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其聲濁者尊其聲清者卑非得鼓為之君而唱節之則五聲雖衆而不和者有矣夫色青於東白於兌赤於離黑於坎黃於坤相有以章相無以晦非得水為之主而潤色之則五色雖施而不章者有矣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者是之謂五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是之謂天君蓋五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善假學以治之使目非是無欲見斯徹而為明矣使耳非是無欲聞斯徹而為聰矣使口非是無欲言斯肆乎善矣使心非是無欲慮斯凝於神矣五服也或以恩以義而制或以節以權而制升數有多寡歲月有久近凡皆稱情為之隆殺而已非假師以訓迪之則五服之制不明於天下而學士大夫欲短喪者有之此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有待契之敷教也總而論之鼓非與乎五聲而五聲待之而和水非與乎五色而五色待之而章學非與乎五官而五官待之而治師非與乎五服而五服待之而親是五聲五色五官五服雖不同而同於有之以為利鼓也水也學也師也雖不一而一於無之以為用然則古之學者比物醜類而精微之意有寓於是非夫窮理之至者孰能與此記之論學多辟諭以明之言玉不琢不成器取其有質者言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取其有材者言之嘉肴取其有味者言之鍾鼓取其有聲者言之川與水取其有本者言之官與服取其在身者言之蛾子與馬取其動物言之弓冶與車取其成器言之蓋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

永嘉戴氏曰夫比物醜類本不足以為學然察於萬物而見義理之當然則心適意曉有所信而必為此教者所以貴於博喻也天下之理固有不相為而實相用者如鼓之於五聲水之於五色是也學何與於五官然視聽言貌思非學則不得其正師何與於五服然五服隆殺非師則恩義不篤學者苟知五聲非得鼓則聲不和五色非得水則色不章將以治五官安得不從事於學將以親五服安得不有賴於師邪

嚴陵方氏曰五聲之清濁固所以相和也然非鼓以作之則弗得其和而雜矣五色之淺深固所以成章也然非水以潤之則弗得其章而隱矣五官之異用固所以相治也然非學以明之

則弗得其治而亂矣五服之親等自所以相親也然非師以教之則弗得其親而疏矣以鼓況學以水況師五聲以之況五官五色以之況五服是皆比物醜類之道也

金華應氏曰聲以鼓而宣色以水而發身以學而治族以師而親皆若緩而甚急若不相關而不可廢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鄭氏曰不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不約謂若胥命于蒲無盟約不齊或時以生或時以死有志於本謂本立而道生以學爲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也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始出一勺卒成不測

孔氏曰此一節論學爲衆事之本記者引君子之言也大德謂聖人之德官謂分職在位聖人在上垂拱無爲不治一官故云大德不官器各施其用聖人之道弘大無所不施故云不器論語云君子不器又云博學而無所成名是也大信謂聖人之信約謂期要也大信不言而信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是大信也不爲細言約誓故云不約也大時謂天時也齊謂一時同也春夏華而自生薺麥自死秋冬草木自死薺麥自生故云不齊若能察此在上四者之事則人當志學爲本也三王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後祭海或先祭其源或後祭其委河爲海本源爲委本總之則皆曰川也源委謂河海之外諸大川也或解云源則河也委則海也中明先河而後海義亦通矣先祭本是務重其本本小而至大是小爲大本先學然後至聖是學爲聖本也　庾氏曰不官爲群官之本不器爲群器之本不約爲群約之本不齊爲群齊之本四者莫不有本人亦以學爲本也

長樂陳氏曰上德無事於事故不官大道妙於無體故不器大信無必而唯義所在故不約大時無固而唯變是適故不齊由德以至道則入神而無爲由信以至時則致用而無不爲此四者先後之序也不官不器者道德之本而入於器主於事者皆道德之末不約不齊者時信之本而言必信行必果者皆時信之末猶之河與源者海與委之本海與委者河與源之末末雖君子之所不忘而本則君子之所志是故末之所不忘則存乎學本之所志則存於道學則日益道則日損夫性本之學至於此則君子之道成矣

嚴陵方氏曰大德不官不拘於所守也大道不器不拘於所用也大信不約不拘於所期也大時不齊不拘於所遇也德之大者無入而不自得若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是矣道之大者無往而不通若孔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是矣信之大者則無可無不可若孔子不言而信是矣時之大者則唯理之適孔子聖之時是矣唯其不官故無所不官唯其不器故無所不器唯其不約故無所不約唯其不齊故無所不齊此其所以謂之大而爲之本河也海也源也委也名雖不同合而言之皆自泉流而已故總以爲祭川焉孟子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此以祭川況務本固所宜矣

山陰陸氏曰大德大道大信大時凡此道之事也於學之終篇言此者將以道學也老子曰絶學無憂矣守古人之糟粕而不能遠離者猶無錄詩書未能自化安能化民不能自成安能成俗有見於學又有見於本可謂君子矣作記者以是終焉以此彼不知因心會道而溺於末流之弊者學之失也源所出也河是已委所歸也海是也爾雅曰河出崐崘虛色白所渠并千七

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蓋君子之於學無以貫之則無源無以聚之則無委無源非也無委亦非也故曰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又曰寡聞無約也寡見無卓也然三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則先後緩急可知故曰形名度數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新安朱氏曰註說非是但言大德者不但能專一官之事若荀子所謂精於道者兼物物也大信不約謂如天地四時不言而信者也先河後海者以其或是源故先之或是委故後之疏有二說此說是也

慶源輔氏曰學固不可無漸教固不可無等然亦不可不使之知其本也故舉此四者使之察之而有所志焉可以有勉勵也比與中庸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同意祭川亦比物之意由是觀之則學者固不可不知所謂本也

四明沈氏曰學記之末聖人始以此四者示學者大意欲學者離言語捨形迹而求大本也大則不可以一端名一曲取造形而悟絶物離迹而立於獨矣此正是學者事

吳興沈氏曰海者源也河者委也昔有人問何以謂海爲源應之曰海者水之所會也其河之所流者皆其泉脉也譬之人之一身元氣則其海也其經絡則其河也元氣不充實則經脉不運行矣謂經絡爲源則非也謂元氣爲委則非也鄭氏謂源者泉所出委者流所聚蓋不知吾之說也然則所謂先河而後海者以河之近故先祭之海之遠故後祭之非固後之也亦務其本者當如是也

永嘉戴氏曰官如禮樂明備天地官矣之官器如形而下者謂之器不約如上古結繩之信大時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之時皆深造本源不累一形迹君子察此豈得不用心於本原之學自敎學而至於罔覺自文章而至於不可得聞前日所謂善學善問至此皆不足進矣 又曰河流入海三王祭川先小後大重本也學記之論由末以造本大學之論自本以徂末其爲敎則一也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一

樂記第十九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藝文志云黄帝已下至三代各有當代之樂名周衰禮壞其樂尤微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内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招本曰招頌曰竇公是也案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在劉向前矣至劉向為別錄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與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篇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鄭氏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方猶文章也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孔氏曰自此至王道備矣一節論樂本音之所以起於人心者由人心動則音起人心所以動者外物使之然也人心既感外物而動口以宣心形見於聲心若感死喪之物則形見於悲戚之聲心若感於福慶則形見於歡樂之聲既有哀樂之聲自然一高一下或清或濁相應不同故云生變變謂不恒一聲變動清濁也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也音則今之歌曲也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播之并及干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鄭註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者極濁為宮極清為羽五音以清濁相次五音清濁相雜和比謂之音單有一聲無餘聲相雜曰聲然則初發於口單者謂之聲眾聲和合成章謂之音金石干戚羽旄謂之樂則聲為初音為中樂為末也唯舉音者舉中見上下矣引易文言證同聲相應之義引春秋昭二十年左傳文證同聲不得為樂也云方猶文章者凡盡青黄相雜分布得成文章言音清濁上下分布次序得成音曲似之也案樂師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無兵舞鄭彼註干舞者兵舞但經云干戚用戚則是大武大武兵舞故註引樂師並以兵舞解經之干戚也引詩邶風者證羽舞是翟舞也

張氏曰夫樂之起其萌有二一是人心感樂樂聲從心而生一是樂感人心心隨樂聲而變也物有外境外有善惡來觸於心則應觸而動故云物使之然比音言五音雖雜猶未足為樂後須次比器之音及文武所執之物共相諧會乃是由音得名為樂武陰文陽故所執有輕重異 唐張守節樂書內同

延平周氏曰音之所以起者以心心之所以動者以物無心則無物

長樂陳氏曰禮自外作而文樂由中出而靜虛一而靜者其人心乎此凡音之起所以由人心生也人心離靜而動豈自爾哉

有物引之而已今夫由心以感物其能不形於聲乎形於聲故有鼓宫宫動鼓角角應而以同相應也彈羽而角應彈宫而徵應而以異相應也以同相應則一倡一和而未始不有常以異相應則流行散徙不主故常而生變矣然心動而生聲聲動而生音語樂則末也比音而樂之動以干戚之武舞飾以羽旄之文舞然後本末具而樂成焉是豈不謂發於聲音形於動静有以盡性術之變歟由是觀之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舉其器則凡音之起由人心生者其本也形於聲而生變者其象也變成方者其飾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者其器也四者備矣樂之所由成也周官大司樂以五聲效八音以八音節六舞而大合樂焉其樂至舞然後大成也言變成方謂之音又言聲成文謂之音何也曰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聲之所以成方也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聲之所以成文也變成方將以成樂音之始也聲成文必寓於政音之終也　又曰文者音之雜方者音之節音之雜者音之始音之節者音之成故情動於中而形於聲則成文聲相應而生變然後成方此始與成之辨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音雖閗于外其原生於人心而已楊子所謂言心聲是矣音之所由生者陽作之也故以起言之音雖一也起於心者則不一故以凡言之人心之静性自然也及其動也物使然爾莊子所謂有物採之而出是矣爲物所使而動則心與物感故也故曰感於物而動心静則藏於默心動則發於言故形於聲藏於嘿而作於緘者聲也故以形言之有聲矣或唱或和則相應無常也宫變生徵徵變生商商變生羽羽變生角上下相通而成方則雜比之矣故謂之音音既雜比則節美而可聽人斯樂之不知手舞足蹈也故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樂也以人樂之故謂之樂先干戚而後羽旄者事之序也與書言乃武乃文明堂位先言舞大武而後言舞大夏者亦此之意此變成方則言歌之音後聲成文則言詩之音

延平黄氏曰樂之實本於性根於心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非作於外物也外物爲之感發而已人之心其猶柷敔有物觸其中則鳴非柷求鳴於物也聲者心以應物者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單出未之變也五聲相應而變生焉聲成文謂之音此言聲有所變變成方謂之音此言變有所歸惟其有所歸在故其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繹如也以成無方則不可比矣象

馬氏曰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心動於中然後發於口而形於聲故凡同聲者皆相應也變而使之雜則清濁相錯高下相足而成其文故曰變成方謂之音東西曰緯南北曰經有經有緯文之象也比音而樂之舞也干戚羽旄容也有聲有容樂之所以成也

山陰陸氏曰音八音是也據此雖有金石絲竹而無舞爲不得謂之樂故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與舞

慶源輔氏曰樂非外事也我固有之故此篇數言音之起於人心以曉人聲相應則自然高下之不同故云生變聖人因其變而品節之以五音使高下清濁雜然而可聽故云變成方謂之音樂始於聲成於舞故於首發之

[illegible]曰聲感物而生者也變何自而生哉聲之感者主於一而聲之應者從以五則清濁之不齊高下之不類變由是而生矣宫之應者徵也而不止於徵商之應者羽也而不止於羽宫倡而徵商角羽迭應以變宫倡而羽角宫徵迭應以變以其應之適聲者推之則其變有不勝窮者矣此聲相應故生變也

羽角及商之聲則變而爲金石革木宮及徵之聲則變而爲絲竹爲匏土自其方之不同則回旋以相參合其方之所向則曲折以相和聲不因乎應則不能以自變變不成乎方則不足以爲音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鄭氏曰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踧也嘽寬綽貌發猶揚也粗麤也

孔氏曰此經覆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結樂聲生起所由也合音乃成樂是樂由此音而生本猶初也物外境也樂初所起在於人心之感外境也心既由於外境而變故有下六事之不同若外境痛苦則其心哀哀感在心故其聲踧急而速殺也若外境所善心必歡樂歡樂在心故其聲必隨而寬緩也若外境會心心必喜悅喜悅在心故聲必隨而發揚放散但樂是長久之歡喜是一時之悅左傳云喜生於好是喜與樂別也若忽遇惡事而心恚怒恚怒在心則其聲粗以猛厲也若外境見所尊心中嚴敬嚴敬在心則其聲正直而有廉隅直謂不邪廉廉隅也若愛情在心則聲和柔和調也柔軟也人生而靜無此六事六事之生由應感外物而動也所以知非性也今設取一人觸此六事必隨觸而動故知非本性也 庾氏曰隨其所感而應之是知非性也此聲皆據人心感於物而口爲聲故鄭註云人聲在所見也

張氏曰六事隨見而動非關本性聖人在上制正禮以防之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也

横渠張氏曰古樂不可見蓋爲後人求之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但以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而得之樂之意盡於是詩只言志歌但永其言而已永轉其聲令人可聽爾今學者亦以轉聲不變字爲善歌既長言之要入於律則知音者察之知此聲入得何律錯綜以成文矣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也後之樂反以求哀爲工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感人不善之心歌也者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聲之上下有此聲則有此心竊本知變樂之情也所求乎知變樂之道盡於此樂所以養人中外之性以其無嘽緩噍殺之聲太噍殺則聽之使人悲哀太嘽緩則聽之使人怠惰惟雅樂則聲音中正故可以養人和平此鄭衛之聲古人所以切禁蓋移人者莫甚焉尚未成性皆能移之不然夫子何以之戒顏回也鄭衛之聲使人忘倦樂聽魏文侯當時賢君也尚曰聽古樂則欲臥聽鄭衛之聲則忘倦蓋鄭衛之音悲哀則令人意思留連又是其音正與心合故樂聽也靡靡者亦類此聲故古人以御瞽幾聲之上下使之不至於噍殺不至於嘽緩惟是中正既作此聲又語之以義不聞其音即聞其意未嘗須臾不在理義此所以雅樂之能養仁義今日意思正惟日日講及義理則心乃常存也其始則心要合音終久復要音養人心也大槩外物未必能動人惟聲爲切

長樂陳氏曰樂出於虛必託乎音然後發音生於心必感乎物然後動蓋人心其靜乎萬物無足以撓之而性情之所自生者也撓動以靜則喜怒哀樂未發而爲中則性也君子不謂之情離靜以動則喜怒哀樂中節而爲和則情也君子不謂之性其

故何哉人函天地陰陽五行之氣有哀樂喜怒敬愛之心然心
以情變聲以心變其哀心感者未始不戚戚故其聲噍以殺其
樂心感者未始不蕩蕩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多毗於陽
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多毗於陰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
者內直而外方故聲必直以廉愛心感者內諧而外順故聲必
和以柔則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易
簡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然也流辟滌濫之音作而民淫
亂喜心所感然也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怒心所感然也
廉直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寬裕順和之音作
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凡此六者非性之正也感於物而后
動則其情而已乃若其情則能慎其所以感之矣人心之本知
六者之變使姦聲不留聰明淫樂不接心術合生氣之和道五
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各安其
位而不相奪則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而治道舉
矣若夫不知慎所以感之則彼必有悖逆詐偽之心淫泆作亂
之事以強脅弱以衆暴寡以知詐愚以勇苦怯疾人欲滅天理
者矣其欲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未尤
難哉 樂書

嚴陵方氏曰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
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此六者之別也噍則竭
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嘽則
顯而無餘緩則紓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
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蓋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粗則
疏而不精厲則危而不安蓋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
委曲廉則有分際蓋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
則致順蓋心有所悅故形於聲者如此靜者天之性動者人之
情無所感則靜有所感則動六者感於物而后動故曰非性也

延平黃氏曰樂生於夷曠故其聲嘽以緩喜生於倨適故其聲
發以散哀則抑故噍以殺怒則揚故粗以厲敬則義心感也故
其聲直以廉愛則仁心感也故其聲和以柔六者之感情動於
中而形於聲者也性所有也然而非性一曰性則靜矣無六者之
動言性則合矣無六者之別物能動人之情先王能制天下之
物故物之所以感人者先王能爲之謹爲聲之所出則有樂以
和之志之所適則有禮以道之其得喪同則有政以一之其姦
害同則有刑以防之禮樂以治其內刑政以治其外其名四其
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其實一也家

山陰陸氏曰其所以感民者有爲不慎雖有韶濩從無爲之不
能諧也

慶源輔氏曰噍殺急促而微細怨促故殺細也外境可哀故心
之哀應之是我心本無哀也因彼之哀而哀之耳故曰哀心感
下準此人心憂愁則聲斂喜樂則舒散然喜與樂之初樂是喜
之終始則發散終則舒緩自然之勢也厲謂慎厲廉近乎方敬
曰敬義體用也愛心如母之於子是也先王知此則知樂之本
矣慎謂一嚬一笑不敢妄形一話一言不敢妄發

延平周氏曰哀樂喜怒敬愛皆天性也感而形於聲亦天性歟
也以是六者爲非性誤矣

曰靜者天之性具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初動者人之情形
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後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
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鄭氏曰極至也同民心而出治道此其所謂至也

孔氏曰既六事隨見而動非關其本性故先代聖人在上制正

禮正樂以防之不欲以外境惡事感之也禮樂刑政是防慎所
感之具政法律也正禮教道其志正樂諧和其聲法律齊一其
行刑辟防其凶姦用其四事齊之使同其一致人心所觸六事
不同聖人用四者制之使俱得其所也　賀氏曰雖有禮樂刑
政之殊及其檢情歸正至理一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之於易制禮於謙作樂於豫明政於賁致刑
於豐則禮樂者政刑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古之人所以同民
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不過舉而錯之而已
夫姦聲感人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和樂興焉先王必慎所
以感之故禮自外作而道志於内樂由中出而和聲於外政以
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慎所以感之之術也其極則一
於同民心使之無悖逆詐偽之心一於出治道使之無淫泆作
亂之事慎所以感之之效也此因人心之感物而動故先王慎
所以感之而以禮樂政刑出治道下文因人之好惡無節故先
王以人爲之節而以禮樂刑政備治道相爲終始故也
嚴陵方氏曰心有所之則不能無聲故於志言道情有所發不
能無辨故於聲言和成備者欲雜乎不可拔故於行言一在外
者宜止其所自故於姦言防離言之則先政而後刑先後之序
也合言之則先刑而後政終始之序也民心由四者而同治道
由四者而出
馬氏曰道行達而治之之意也蓋禮所以節於内有以節於内
則在下者無覬覦之心矣易所謂辨上下定民志者是也樂所
以和其心能和其心然後能和其聲不言和其心者聲和則心
和可知矣蓋有禮以道其志則樂必有以和其聲此内外之辨
也政者所以約之於外而行亦自外作故政以一其行有禮以
道其志有樂以和其聲有政以一其行而奇邪不能無也故又

爲刑以防其姦蓋刑者所以待其有不帥也故禮樂刑政其體
雖不同而其極則一也所謂其極一者皆所以同民心而出治
道也言治道因之以出
山陰陸氏曰風出於德性雅出於政事故魏編曹者其風雖不
同而雅則常一也春秋傳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禮樂刑政
所以同之此四者蓋出於民而還以治民
廬陵胡氏曰極中也禮樂刑政合乎民心是謂中
慶源輔氏曰制於外所以順行於内養於心所以和易其聲禮
樂交相養也政者正也一於正而已不正則有刑以俟之民心
本同隨所感而異而禮樂刑政所以反其同也爲治之道無越
於此矣
盱江李氏曰趙簡子問子大叔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
非禮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
則之是故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政事庸力行務
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以是言之
樂政刑非禮者乎
金華邵氏曰此又言聖人養其樂之本如此夫音由心生心由
物動苟不謹其所感使放僻邪侈見作於外非心妄念日動於
中則發之音聲其將若何故感者在心感之者在物先王所以
謹其感之者豈有它道哉制禮以道其志而使不放作樂以和
其聲而使不乖政以一其行而不使之雜刑以防其姦而不使
之犯禮樂刑政其用雖異然究其終窮則未始異也志者心之
所之聲者心之所發行者心之形也姦者心之賊也四者旣謹
則民心同入於善而治道由是而出故曰所以同民心而出治
道養其本者如是則心之發於聲有不得其所者哉
延平黃氏說見前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鄭氏曰言八音和否隨政也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

孔氏曰上文云音從人心生乃成爲樂此一經明君上之樂隨人情而動也人君政教善惡感動於心故形於聲上文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是也聲成文謂之音則上文變成方謂之音是也聲之清濁雜比成文乃謂之音此云音不云樂者樂以音爲本變動由於音又下文言治世之音亂世之音故不云樂也治平之世其樂音安靜而歡樂由君政和美而人心安樂故也亂世音樂怨恨而恚怒由君政乖僻而人心怨怒故也亡國謂將欲滅亡之國樂音悲哀愁思由其人困苦哀思故也治世亂世云世亡國不云世者以國將亡無復繼世也治世亂世云政亡國不云政者言國將滅無復有政也

張氏曰人心即君上心也樂音善惡由君上心之所好故云生於人心者也情君之情也中猶心也心既感物而動故形見於聲也政和則聲音安樂政乖則聲音怨怒是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黃氏曰正義解五聲清濁雜比爲成文今詳之非其義也斯蓋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若單出未能成文成文則聲成言句之辭理義明白可以爲樂文者理也謂之音者取言成章句感包五聲可以入音和諧爲樂之本者也故聲成文者言合理也以其頌美刺淫章句合理爲成文矣儻但取清濁雜比則常言俗語爲獸之聲咸有清濁雜比豈可謂之成文者哉

濂溪周氏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長樂陳氏曰心以感物而動爲情情以因動而形爲聲聲者情之所自發而音者又雜比而成若也治世以道勝欲其音安以樂雅頌之音也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以欲勝道其音怨以怒鄭衛之音也政其有不乖乎亡國之音則桑間濮上非特哀以思而已其民亦已困矣由是觀之世異其音音異其政夫豈聲音自與政通耶蓋其道本於心與情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衛意歟自繼代以論世未嘗無治亂自封域以論國未嘗無興亡治亂言世不言國則國以世舉亡國不言世則國亡而世從之矣治亂言政不言民亡國言民不言政亦可類推也樂者音之所由生繼之以六者之聲言宮商角徵羽繼之以五者之音何也曰聲以單出爲名音以雜比爲辨論音之散而單出雖音也亦可謂之聲論聲之合而雜比雖聲也亦可謂之音此言情動於中又言形於聲詩序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言情發於中而形於聲者動有喜怒哀樂之未發者也發者發而中節動不足以言之動發於中而形於言與聲詩之所以寓於音也動於中而形於聲樂之所以通於政也詩序兼始終言之樂記特原其始而已故其辨如此

延平黃氏曰怒有以責之也至亡國也不足以責之思其治者而已下泉之詩是也怨有以親之也至亡國也不足以親之哀其亡者而已黍離之詩是也政有得失則於物有善惡物有善惡則於情有喜怒情有喜怒則於聲有美刺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

嚴陵方氏曰安以樂者安其居樂其業也怨以怒者其心怨其氣怒也哀以思者哀於今思於古也人安而樂由世之治世治由政之和和者相順而理之謂人怨而怒者由世之亂世亂由

政之乖戾者相悖而逆之謂亾國之音由國亾由民之困困者不能自立之謂且政和則其音安樂政乖則其音怨怒此聲音之道所以與政通也

馬氏曰上言變成方謂之音而此言聲成文謂之音其實一也哀者哀其將亾而思者思其已存之際

慶源輔氏曰安謂不知其所以然樂則驩虞不足以盡之矣怨怒猶有所屬哀思則依依然矣人樂則思慮省哀則思慮多通上下只一理

[illegible]曰頌鳧鷖既醉之詩則安以樂可知頌君子偕老之詩則怨以怒可知讀黍離揚之水諸詩則哀以思可知審樂知政蓋知本之論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鄭氏曰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怗懘敝敗不和貌五者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陂傾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五聲之殊所主不一得則樂聲和調失則國將滅亡鄭註月令云宮屬土土居中央總四方君之象也又音以絲多聲重者爲尊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爲君也商屬金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之貴重也角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宮濁而羽清角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半清半濁故云清濁中民比君臣爲劣比事物爲優故云角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火用五十四絲聲清比爲事羽屬水用四十八絲最爲清所以羽爲物也五者各得其所用不相壞亂則五音之響無敝敗矣宮音亂則其聲放散由其君驕恣故也商音亂則其聲欹邪不正由其臣不治於官官壞故也角音亂則其聲憂愁由政虐民怨故也徵音亂則其聲哀苦由繇役不休民事勤勞故也羽音亂則其聲傾危由君賦重民貧乏故也迭互也陵越也五聲不和則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爲慢也滅絶也無日言旦夕可俟無復一日也　崔氏曰五音之次以宮最濁自宮以下則稍清矣君臣民事物亦有尊卑故以次配之商是金金以決斷爲臣事君亦以義斷爲賢也角屬春春時衆物生皆有區別象萬民衆多而有區別也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以徵配事也羽屬冬冬物聚則成財用冬則物皆藏聚與財相類也宮聲所以散由君驕也君驕則萬物荒散也商聲所以傾邪者由臣官壞也官壞則物傾邪也角聲所以亂者由民之不安業有憂愁之心也民無自怨君上失政故下民生怨也徵所以亂者由民勤於事悲哀之所生也危者聲不安也羽聲所以不安者由君亂於上物散於下故知財之不能得安故有匱之也倘據一亂未足以滅亡五者皆亂故滅亡無日矣

延平周氏曰還相爲宮而不相亂則其音和相陵謂聲不依永也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

長樂陳氏曰先王作樂以聲配日以律配辰原樂聲之始五聲未始不先律要樂器之成十二律未始不先聲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原樂聲之始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宮商角徵羽之聲樂器之成也古者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以本之黃鍾之管九寸觸類而長之數多者上生而有餘數少者下生而不足一損一益皆不出三才之數而已故三分益一上生之數也三分損一下生之數也今夫樂始於聲聲始於宮宮聲最大而中閎足以綱四聲覆四方君之象也三分宮數損一而下生徵徵聲微清而生變事之象也

三分徵數益一而上生商商聲則濁而下次於宮臣之象也三
分商數損一而下生羽羽聲最清而足以致飾物之象也三分
羽數益一而上生角角聲一清一濁其究善觸而已宮徵商羽
角上下相生之次也宮商角徵羽君臣民事物之次也傳曰宮
者音之主蓋商非宮則失其所守不足以爲臣角非宮則失其
所治不足以爲民徵非宮則失其所爲不足以爲事羽非宮則
失其所生不足以爲物五行主土五事主思亦由是也宮商角
徵羽五聲之名也君臣民事物五聲之實也實治則聲從而治
實亂則聲從而亂傳曰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
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
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宮亂而君驕失溫舒廣大之意也
商亂而官壞失方正好義之意也角亂而民怨失惻隱愛人之
意也徵亂而事勤失好施而爲之之意也羽亂而財匱失好禮

而節之之意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王氏謂宮爲君者周覆而以宅人者也商爲臣者
臣主商度者也角爲民者民可制也不知所以制之則善觸人
者也徵爲事者事於微則有徵也羽爲物者物則有實用亦可
以爲飾故也怗如沾懘如滯由是而成除故也滅亡無日矣則
滅之也亡則自亡而已

山陰陸氏曰荒其君驕之兆也陂其官壞之證也怨是以憂勤
是以哀危兆於匱亦危所以匱也凡樂唯宮爲大故宮亂則荒
若商亂角亂則壞則憂而已

延平黃氏曰其君不驕則其宮不亂其宮不亂則其音不荒其
財不匱則其羽不亂其羽不亂則其音不危故曰五者不亂則
無怗懘之音矣

慶源輔氏曰大而不治曰荒荒不治也陂不正也變臣之官者

主有職者言之也卒土之濱莫非王臣變與哀嘆救之意也危
則欲絶矣嵇康之制慢商者其是之謂乎商慢則臣陵乎君矣

講義曰人君知音之理實與政通則不敢驕傲怠忽而臣民事
物之理亦從而得矣蓋治生於敬而失於慢方慢之初疑若未
至於亂亡及其漸也則已不可收拾古之人所以務敬不使
慢心得生焉以此也記言涉於慢謂之慢其有旨哉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
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鄭氏曰比猶同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
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
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謂闓
也

孔氏曰此經論亂世亡國之樂鄭國之音好濫淫志衛國之樂

促速煩志並亂世之音也雖亂而未滅亡故云比於慢向前之
慢也鄭註昔殷紂以下皆史記樂書之文君政荒散民自流亡
誣罔於上行其私意治道不可禁止也

横渠張氏曰鄭衛之音人聞之須是留情光景之意又生怠惰
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之
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必曰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
人不爲物所移耳若未成性則有時能爲所移蓋鄭衛之地濱
大河沙地土壤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氣苦不費耕耨
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惰弛慢頹靡其人情既如此則其聲
音所感亦同故聞其樂亦使人如此又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
意氣柔弱怠惰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

長樂陳氏曰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內足以發疾外足
以傷人亂世之音也雖未至於亡國之慢亦比近於慢而已其

政散而無統其民流而不反 樂書
山陰陸氏曰桑間即詩桑中是已其序曰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今曰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其濮上之音歟孔子曰大師摯適齊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
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此言有守者然不至於是矣
慶源輔氏曰五音應五事陂慢則為亡無日矣故鄭衛之音幾
於慢而未至於慢也夫至於形於聲音者如此則反之豈易事
哉亦終必亡而已矣故曰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政散
民流亂國之事也疑當在亂國之音下國亡矣何有政散民流
誣上行私之足言哉呂氏詩記辨之詳矣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序詩者引是以為說豈亦誤歟
延平黄氏曰誣上則天下之誠心喪行私則天下之和心喪此
亡國之音所以作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
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
鄭氏曰倫猶類也理分也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
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
孔氏曰自此至正也明音樂之異音易識而樂難知知樂則近
於禮又明禮樂隆極之音先王以禮教人之意音從聲生聲從
心起故云生於人心者也比音為樂有金石絲竹干戚羽旄樂
得則陰陽和失則羣物亂是樂能通倫理也陰陽萬物各有倫
類分理者也衆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樂之大理唯君子能知
極樂之理
横渠張氏曰樂通倫理者合八音行八風如此得其和也不通
倫理安得如是樂欲通天下之和必先盡萬物之理須是無不
和故通倫類也論倫無患樂之情與萬類皆無患方是樂之行

和八音行八風猶是其間事之小者自天地鬼神萬物之類無
不盡其理所以作之而神人和鳥獸感通倫類故也
延平周氏曰大而天地細而秋毫莫不有倫理也唯樂為能貫
之樂者豈特聲音而已故禽獸知聲而不知音則異於衆庶衆
庶知音而不知樂則異於君子雖然君子之知樂亦未嘗不始
於聲音
長樂陳氏曰樂為音之緼音為樂之發故樂足以該音而音不
足以盡樂音雖生於人心未始不通於倫理八音克諧無相奪
倫是也樂雖通倫理未始不生於人心樂者心之動是也蓋倫
則天人之道存而有先後理則三才之義貫而有度數故行而
倫清以為樂論倫無患以為情近而視聽貴賤之理形遠而天
地萬物之理著然則樂通倫理雖不離先後度數之間蓋將載
道而與之俱往來而不窮矣彼禽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音
而不知樂豈足與語此心感於内情形於外而單出者樂之聲
也曲折成方交錯成文而雜比者樂之音也大司樂曰凡樂皆
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傳曰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則樂者
比五聲八音而成之者也君子仁足以盡性術智足以通倫理
其於知樂也何有
延平黄氏曰倫理之於人同有於性同生於心然而無樂為之
和同則至於乖絶無樂為之感通則至於湮塞君臣上下聽之
莫不和恭父子兄弟聽之莫不和親則不至乎乖絶聽鐘聲則
思武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則不至乎湮塞禽獸有聞
而無知有情而無文故不知音衆庶有知而無德有文而無實
故不知樂
嚴陵方氏曰倫言人倫理言物理也若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
不和敬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

親所謂通人倫也若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所謂通物
理也君子則通於道者也故惟君子爲能知樂焉若瓠巴鼓瑟
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
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
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清江劉氏曰所謂君子知樂者知其通倫理也知其扶性節情
而反之正也知其創業象功移風易俗也
慶源輔氏曰樂者通倫理者也蓋有序而後和和則其序不紊
矣君子通倫理故能知樂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
丑繹如也以成君子盡人道者也衆庶則有所蔽矣孟子曰人
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金華邵氏曰倫倫類也理條理也曰心曰聲曰音曰樂名以不
同倫理未嘗不相通爲一故心與聲通聲與音通音與樂通
極其終則樂又未嘗不與理通禽獸知聲出之聲而不知成文
之音衆庶知成文之音而不知比音之樂此皆不通倫理者也
惟君子通倫理故能知樂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
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
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鄭氏曰知樂則幾於禮者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
君臣民事物之禮也
孔氏曰音由聲生樂由音生政由樂生政善樂和音聲皆善治
道備矣
黃氏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
倫以此辨之樂之作非徒然而起咸取國風雅頌四詩爲本先
有歌詩後乃從而爲樂故古之審樂辨於詩者多矣若今捨詩

言而辨五聲八音者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唯聞師曠吹律云
南風不競知楚師無功及泠州鳩辨鍾聲之撫理猶未嘗盡辨
音聲之能者唯知其吉凶之徵兆也若政之善惡不辨詩言而
唯在聲音則夫子云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及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此之時魯政日衰而惡聲
不見於雅頌之樂哉以此詳之辨於聲則微而辨於詩者多矣
蓋魯國樂師方失雅頌至夫子歸而正之俾聲依其永律和其
聲則雅頌之樂復正矣使聲音之旨不發於詩則奏鄭衛之樂
而歌關雎之詩爲亡國之音哉奏周南之樂而歌桑中之什爲
治世之音哉非通論也言五聲應君臣民事物者乃御瞽察聲
之上下得失之徵應爾觀注文正義之旨言樂本四詩誠爲
未當故云知音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
樂而知政也詳其義如今之琴也小人聞之但知琴之音而不
辨其辭旨唯君子能知其音而辨其詩可知政也明矣
長樂陳氏曰聲樂之象音樂之文故審聲之清濁則知音之高
下審音之高下則知樂之和否審樂之和否則知政之得失而
治道備矣大司樂以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
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則五聲所以成
八音審聲以知音也八音所以節舞而合樂審音以知樂也幽
足以致鬼神示明足以和邦國内足以諧萬民外足以安賓客
遠足以說遠人微足以作動物是則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豈
外是歟凡物皆自動而有聲聲變而成音知音必自聲始知樂必
自音始禮主於節樂主和和勝則流有以節之則不至慢易以犯
節流湎以忘本其於禮也亦何嘗遠之有此幾者近而不遠之
辭知樂之情則樂常幾於禮而未嘗遠禮自迹求之聖人作爲
鞉鼓椌楬塤箎以道德音之音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旄狄以

舞之蹈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施之祭祀所以獻酬交酢也施之饗燕所以官序貴賤得其序也施之鄉射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然則樂之所樂禮之所節未始不行於其間者豈不幾於禮歟楊子曰人而無禮焉以爲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則禮爲德之容樂爲德之華所謂有德者禮樂皆得於身而已 樂書

嚴陵方氏曰聲雜而爲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爲樂故審音以知樂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樂以知政此皆由粗以致精故每言審焉審聲以知音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審音以知樂故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夫以天地之形言之則樂陰於禮以陰陽之理言之則禮深於樂所謂知音者知其禮而已故言知樂則止幾於禮也何以言之樂由陽來而陽爲春夏之作長作長所以動而即事禮由陰作而陰爲秋冬之斂藏斂藏所以靜而入道故也王氏謂見形則知剛強之勝柔弱識理則知柔弱之勝剛強是矣雖然獨陽不生獨陰不生非春夏之作長亦無以致秋冬之斂藏苟不知樂亦何以幾於禮乎

馬氏曰唯君子爲能知樂故由聲以至於知音由音以至於知樂以至於知政而爲治之道無以易此矣禮樂有相通之理禮者中也樂者和也中以和爲用和以中爲體故知樂則可以幾於禮樂者近而未至之辭幾之近於樂而未達於禮所謂幾於禮者也至於禮樂皆得則不特幾於禮而已凡禮樂之情文皆有以得之得者對失之辭禮樂之道非必聞得身之所能知故知之者寡而不知者衆知之者寡而不知者衆則是天下皆失而我獨得之故曰德者得也

延平黄氏曰聲變而爲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爲樂故審音以知樂政者樂之效樂怨怒中淫恭慢之所自作故審樂以知政樂與禮同出乎仁義之實禮之實節文仁義之成樂則樂其成而已然而樂之和已有節文在其中焉子曰禮者理也樂者節也以其樂爲主不得謂之禮耳故曰知樂則幾於禮心徹而爲智智徹而爲德徧得樂則和而有所流徧得禮則中而有所倚非所謂有德

山陰陸氏曰得其一而已德不足言也既得之又失之不得爲德也

李氏曰樂由陽來禮自陰作故禮樂者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是以方其以禮爲體也必以樂爲文方其以樂爲體也必以禮爲用故子曰淳于樂者禮素言禮必以樂爲文也周官曰以樂禮教和言樂必以禮爲質也故達于禮而不達于樂則素達于樂而不達于禮則偏矣唯知禮故幾于與知樂故幾于禮此自樂言之故曰知樂則幾于禮矣

慶源輔氏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順而下之自源以尋流也審樂以知政逆而上之自末以反本也審始形之聲以知他日之樂審已成之樂以知前日之政如表裏形影之不誣也則治道悉矣樂通倫理故知樂則幾於禮禮者理也然知之而已故曰幾焉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故禮樂不備不可謂之成人

金華邵氏曰惟君子知樂故審噍殺之聲則知其爲志微噍殺之音審嘽緩之聲則知其爲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如此之類所謂審聲以知音也審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則知和樂興焉審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則知淫樂興焉若此之類所謂審音以知樂也審樂之和則知其政之和審樂之乖則知其

攷之乖若此之類所謂審樂以知政也吾能自知音以至於知
政倫理貫通則於爲治音樂不敢缺一苟一有缺則聲與音音
與樂必形見於此矣故不知聲不可與言音不知音不可與言
樂苟能知樂則於禮爲幾蓋禮者理也樂通倫理故於禮爲幾
論至於此則禮樂豈二理哉
[redacted]曰領父子君臣之節形貴賤長幼之理樂之通倫也
動四氣之和著萬物之理樂之通理也樂不通倫其能使祖考
來格虞賓在位樂不通理其能使百獸率舞鳳凰來儀乎樂者通倫
理者也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一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二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
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
和有遺味者矣

鄭氏曰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
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
人從歎之耳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爲俎實不臑熟之大羹肉
湆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

孔氏曰樂之隆盛在移風易俗非崇鐘鼓之音食饗之禮謂宗
廟祫祭在於孝敬非在致美味清廟之瑟謂歌清廟之詩所彈
之瑟也朱弦案詩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
此云朱弦明練之可知也不練則體勁而聲清練則絲熟而絃
濁瑟兩頭有孔疏通之使兩頭孔相連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
遲聲既濁瑟音又遲是其質素初壹倡之時但有三人贊歎
之言歎者少也雖然有遺餘之音言以其貴在於德所以有遺
音人念之不忘也此覆上樂之隆非極音也大饗之禮案郊特
牲云郊血大饗腥此云腥魚故鄭知大饗爲祫祭宗廟也尚玄
酒在五齊之上腥生也俎雖有三牲而兼載腥魚謂爲血腥之
時至薦孰之時皆耳之而孰魚則始末不耳故云俎腥魚并肉
湆皆質素之食而大饗設之雖然有遺餘之味人愛之不忘也
此覆上食饗之禮非致味也

張氏曰樂之盛本在移風易俗非窮鐘鼓之音禮之盛本在安
上治民非崇玉帛至味清廟之瑟言樂盛非用極音大饗即食
也饗食言大宗其名故也不尚重味故食言大也此言禮盛不
在至味先王制禮作樂本是教訓流民平於好惡之理使去惡
歸善不爲口腹耳目之欲令反歸人之正道也

長樂陳氏曰德爲禮樂之本禮樂爲德之文樂之隆在德不在音非極五音之鏗鏘而已大饗之禮在德不在味非致五味之珍美而已清廟之瑟爲樂之隆則大饗之禮其禮之隆與清廟而以朱弦疏越之瑟和之使人知樂意所尚非在乎極音者也且得無遺音乎老子所謂大音希聲此也周官大司樂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蓋羞其肆而酌獻焉則以祼猶生事之有饗也蓋羞其孰而饋食焉則以食猶生事之有饗也饗以陽爲主而其祭爲禘食以陰爲主而其祭爲祫由是觀之食饗之禮未嘗不致味謂之非致味者豈大饗之禮而誤爲食饗歟曲禮大饗不饌富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故大饗之禮尚玄酒俎尚腥魚豆尚大羹貴飲食之本也聖人爲禮貴本始以示之使人知禮意所尚非在乎致味者也且得無遺味乎左傳所謂大羹不致此也樂書

清江劉氏曰此皆言貴其本而忘其末也遺者忘也棄也清廟之瑟美其德而忘其音大饗之禮美其敬而忘其味凡樂以音爲之節而反忘音焉意不主於音也意不主於音是故朱弦疏越乃可尚也凡食饗以味爲之文而反忘味焉意不主於味也意不主乎味是故玄酒大羹乃可尚也主於音則不能遺音不能遺音則雖煩手淫聲有不足矣主於味則不能遺味不能遺味則雖大牢庶羞有不足矣故孔子曰禮樂云

延平黄氏曰極音致味以物爲音爲味也朱絃之有遺音元酒之有遺味以德爲音爲味也先王之制禮樂也以極口腹耳目之欲則雖極音致味不足以厭其志而教民平好惡反人道之正則內足而無待乎外矣故雖朱絃之濁疏越之遲三嘆之希元酒之質俎魚之腥大羹之淡足以勝其欲是以先王之制禮樂也務使人以理而後動以節而後作

嚴陵方氏曰以樂之隆非極音則凡音之所極者皆樂之殺爾以饗之大非致味則凡味之所致者皆饗之小爾極音則無遺音致味則無遺味矣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升而在上則隆之故也瑟堂上之樂君子之所御此清廟之詩所以必播之於瑟也朱絃疏越皆非極音之義倡必有和歌之常也於此則歎之而不和者以言之不足故也是所以有遺音與大羹以其不和故足爲大也於玄酒言尚則知腥魚大羹皆在所尚矣於腥魚言俎則知玄酒之在尊大羹之在豆矣於大羹言不和則知玄酒之不厚腥魚之不孰矣是互相備也有所遺則爲不盡矣極與致一也互言之耳前曰食饗後曰大饗又何也饗雖以食爲下亦未嘗無食焉故以食言之然饗之類不一且嫌其非大也故又以大言之

延平周氏曰傳曰有聲者有聲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是故清廟之瑟有遺音者貴其未發之音也所謂未發者無音之音也大饗之禮有遺味者貴其未嘗呈之味也所謂未嘗呈者無味之味也

山陰陸氏曰一倡而三歎所謂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於是爲至遺猶忘也言造其極者忘其粗也遺音與味其於禮樂可謂真得矣

新安朱氏曰一倡三歎蓋一人倡而三人和也今解者以爲三歎息非也

慶源輔氏曰三歎謂聞者歎其有遺音也有遺音言弗盡其音也有遺味言弗盡其味也於此有所遺則於彼有所盡矣

金華邵氏曰禮樂皆得而謂之德者豈自外來哉得之於我而非強探力索始可謂德耳是以樂之隆雖鐘鼓管磬干戚羽籥

莫不具陳而非得乎樂者故非極音食饗之禮雖進其肴羞醴
薦饗餽莫不畢備而非得乎禮者故非致味至文王清廟之瑟
聲濁而遲倡者一而歎者三其音蓋有遺矣而後世必貴焉者
以文王之瑟有得於樂故音雖不足而德則有餘也大饗之禮
元酒腥魚大羹其味蓋有遺矣而後世必重焉者以大饗之禮
有得於禮故味雖不足而德則有餘也然則禮樂之理豈假於
外亦貴其自得於吾身而已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鄭氏曰教之使知好惡也

孔氏曰玄酒腥魚大羹是非極口腹也朱絃疏越是非極耳目也教民均平好惡使好者行之惡者避之反歸人道之正也

黃氏曰禮樂之制所以平天下之情欲俾各知其分而不萌好惡之心者也洪範云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皆節其好惡之心為王道者也若禮樂失制則王道不行而好惡無節矣易曰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名器失制則小人者不責己愚但忌惡其負而好其乘也是故強負者乘暴寡奔競無極為大亂之道也若禮樂明備則君子在位小人自知其愚不求僥倖之乘而甘乎負矣如斯則是好惡有節而反人道之正也

長樂陳氏曰作好則失仁作惡則失義故平其好所以反之仁平其惡所以反之義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反仁與義者反人道之正也周官五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所謂防民之情偽者平好惡也教之中和者反人道之正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飲食以行禮非極口腹之欲歌舞以作樂非極耳目之欲禮以節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過樂以和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乖好得其平則好也人之所同是惡得其平則惡也人之所同非好惡止於一故能反人道之正焉

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夫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好能惡是為人道之正矣

馬氏曰先王之制禮樂也不知者以為極口腹耳目之欲極口腹耳目之欲從其小體而已先王之為禮樂將以教民平好惡平之使中其節也反人道之正則非強其所無也使之復其性之本而已

慶源輔氏曰人之好惡本無不正也蔽於私奪於氣則不得其平而失其正矣禮所以防其私樂所以平其氣也

金華應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何往而非正發而中節謂之和何往而非平乖戾而失其平則和德喪偏倚而失其正則中德虧平其好惡則得其和反人道之正則得其中平者固所以趨乎和正者固所以趨乎中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權平則正矣正則中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鄭氏曰性不見物則無欲物至知知至來也知知每物來則又有知也節法度也知猶欲也誘猶道也引也躬猶己也理猶性也

孔氏曰自此至道也論人感物而動物有好惡所感不同若其感惡則天理滅為大亂之道故下文明先王所以制禮樂而齊之也外物既來每一物來則心知之會意則好愛之不會則嫌惡之是好惡形也好惡恣己之情是無節於內所欲之事道誘

於外外見所欲心則欲之是知誘於外也不能自反而禁止則天性滅絶矣

河南程氏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俱備元無少欠

横渠張氏曰謂天性靜則何常靜謂之動則何常動天性雖尊以靜言無物非天性靜也感之而動氣之性也何謂氣之性人須氣以生其性即氣之性也感者必待有物則有所感無物則何所起喜怒好惡去取莫非因物而有知知猶言能知能知其知則好惡形焉

長樂陳氏曰人生而靜書所謂惟民生厚也有不爲天之性乎感於物而動書所謂因物有遷也有不爲性之欲乎更遷以性之動爲性之順誤矣夫道有君子必有小人性有善必有惡知惻隱之爲仁羞惡之爲義是非之爲知辭遜之爲禮此知性之本也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鼻之欲臭口之欲味此知性之欲也知性之本循而充之爲君子知性之欲循而充之爲小人

嚴陵方氏曰性稟於天靜而無欲物自外至而入吾可知之域得所欲則在所好非所欲則在所惡而好惡形焉知知者知其所知也然心知其爲好而好之知其爲惡而惡之所謂好惡特未定也知誘於外則逐物逐物則不能反躬流於人偽而天理滅矣

馬氏曰人生而靜則無知也物之至然後知之順其心則好逆其心則惡好惡無節於内則在内之志誘於在外之物不能反躬以復其性之本而天理於是滅矣然則所謂知者非真知也所謂欲者非可欲也所謂動者非動而中節也所知非真知則所欲非可欲也欲非可欲則其動亦不能中其節也

延平周氏曰靜則爲性性則情之未發者也動則爲情情則性之已發者也

山陰陸氏曰物至而知知所謂知則所謂真者變矣而好惡形矣列子曰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

廬陵胡氏曰欲情也董生曰情者人之欲也禮運云喜怒哀樂愛惡欲謂之七情易取於民其背者背則不見可欲也知知所知者多也人病以多知爲雜理猶道也鄭謂理性也案易說卦云窮理盡性則理性各別

新安朱氏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也然性之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言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未有形氣渾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謂之理已有形氣是理降而在人具於形氣之中方謂之性已涉乎氣矣便不能超然專說得理也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是也　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命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　又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

節於內知誘於外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唯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唯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唯其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

延平黃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靜而中者靜之正也動而和者情之正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無中為之主故也莊子曰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夫用無涯之知應無窮之感生無節之好惡則天理滅矣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能反躬而誘於外為樂此天理所以滅也

廣漢張氏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其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而陷溺其性專為人欲矣　又曰反躬之義深矣好惡無節於內則知為物誘心不宰而情徇於物矣故貴於反躬焉反躬而求之則夫生而靜者卓然而可見而萬理可得而窮矣平日致知力行無非反躬之功也

慶源輔氏曰因上禮樂教民平好惡故此推人好惡所由生反躬謂反之於心也變性言理善言性也滅謂埋滅之實未嘗亡也

金華邵氏曰感物而動性始有欲欲非情欲逸欲之欲性而無欲則槁木死灰耳率性之謂道從何出哉孔子曰我欲仁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書曰惟天生民有欲果情欲逸欲之謂乎所謂物者亦豈外物哉感君臣而敬感父子而親之類耳然性非自能有欲也物至於吾前吾之知足以知之故所喜則好所怒則惡其欲遂形欲雖形矣當此之時乃邪正未分之時苟作好惡無節於內而吾之知又為物誘於外則流蕩忘反而天理滅矣天理即人道之正也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鄭氏曰窮人欲言無所不為

孔氏曰物既眾多感人無有窮已所好所惡無有法節物善則人善物惡則人惡是人化物也人既化物逐而遷之恣其情欲故滅其天生清靜之性而窮極人所貪嗜欲也知者欺詐愚人勇者困苦怯者疾病者心所嫌惡不收養之老幼孤獨無有哀矜者故不得其所也

橫渠張氏曰窮人欲則心無由虛須立天理人心者人欲道心者天理窮人欲則滅天理既無人欲則天理自明明則可至於精微謂之危則在以禮制心　又曰滅天理而窮人欲今當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

長樂陳氏曰天理滅則人之良心亡矣彼生於其心者安得無悖逆詐偽者乎人欲窮則人之美行喪矣彼發於其事者安得無淫泆作亂之事者乎夫然則弱者無所恃而為強者之所脅寡者無所附而為眾者之所暴愚者無所施而為知者之所詐怯者無所立而為勇者之所苦疾病不養而其政散老幼孤獨不得其所而其民流非大治之道也豈足以同民心哉自好惡無節於內至滅天理而窮人欲不能平好惡之患也自有悖逆

詐僞之心至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不能反人道之正之患也由是觀之先王之於禮樂刑政獨可已乎 樂書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謂其蔽於物則我亦物也我亦物則以物而交物者也以物而交物則天理所以滅而人欲所以窮也天理滅人欲窮大亂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物之感人自外入而無窮人之好惡由中出而無節則非所謂物物而不物於物者矣故曰物至而人化物也人爲物所化則滅自然之天理窮使然之人欲而不反矣天下之亂莫大於此故曰大亂之道

馬氏曰君子爲能役物物至而化者是役於物者也

李氏曰夫役于物則失其精義逐于物則喪其利用而化于物者言其成于漸也孟子曰交于物傳曰習與性成夫人之於物也始于交至于化而終于成夫物有外有內得于內者內物也動于外者外物也能無失其良心則不汩其內物操其常心則不動于外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所謂內物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謂外物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言內之物交乎外之物也夫所謂不能反躬者舍其常心也好惡無節于內者失其良心也

新安朱氏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工夫極密兩邊都有些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主宰如何被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且是語意渾粹 又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返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唯恐其存之有未至也而反滅之人欲唯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則天理之本然者初未嘗滅也但染習已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耳

慶源輔氏曰是故君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天下固未有大於心者自強者脅弱至孤獨不得其所皆所謂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反此則天理也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鄭氏曰人爲之節言爲作法度以遏其欲也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射鄉大射鄉飲酒也

孔氏曰人爲猶爲人也言制禮樂爲人作法節也食饗謂食饗客也凡此皆是正交接之節不使相陵越也

張氏曰言制禮樂以節於人衰麻以下並是陳禮節人之事也

長樂陳氏曰居喪以哀爲主其發於衣服容體則斬衰三升而其貌若苴至緦麻十五升而去其半容貌可也其發於言語聲音則斬衰唯而不對其哭若往而不反至緦麻議而不及樂所以節喪紀者如此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故鐘鼓以聲文事干戚以容武事所以和安樂者如此婦曰昏夫曰姻二姓之好自此和室家之道自此正所以別男女之親也男娶以三十則參天之陽數女嫁以二十則兩地之陰數則陽數者必成以陰故始之以二十之冠則陰數者必成以陽故始之以十五之笄所以別男女之成也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先行鄉飲酒禮旌以詔之鼓以節之朴以戒之定其位有物

課其功有筭使人存爭心於揖遜之間奮武事於燕樂之際德行由是可觀齒位由是可正所以正交接於鄉黨也食以養陰而食在所主焉饗以養陽而飲在所主焉故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而諸伯如之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而諸男如之禮事相於世婦樂事序於樂師所以正交接於賓客也然亂多而刑五治多而禮五故天之所秩不過五禮有備而已由是觀之節喪紀而使之不過者凶禮也和安樂而使之不乖者吉禮也別男女而使之不雜者嘉禮也正交接而使之不瀆者賓禮也不言軍禮者舉干戚與射以見之 樂書

嚴陵方氏曰人為之節者因人而制為之節也因人之有喪紀也故制為衰麻哭泣以節之因人之有安樂也故制為鍾鼓干戚以和之以至昏姻冠笄之於男女射鄉食饗之於交接亦若是而已且制禮所以為之節也樂則所以為和也然以為之節

者蓋樂雖和而不流是乃所以為之節也以至別男女正交接亦無非節而已喪在彼也而我以禮數紀之故謂之喪紀衰麻有重輕之節焉哭泣有多少之節焉於樂舉鐘鼓以見管籥於舞舉干戚以見羽旄安則無危樂則無憂和則可否相濟之謂也和其安則安不至於怠和其樂則樂不至於流昏姻所以別男女之名冠笄所以別男女之服

延平黃氏曰先王為人化物然後制禮樂人莫不有禮樂之質而無化物者則天下自有禮樂矣先王安用制哉及其化物非特滅天理也偽禮偽樂又從而乘之故先王之制禮樂也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恩有厚薄禮有隆殺麻所以節其文泣所以節其情

新安朱氏曰人為之節言人人皆為之節也

金華邵氏曰先王制禮樂以為防閑之具則人道正而天理還制為衰麻哭泣則喪紀不失人道之正制為鍾鼓干戚則安樂不失其正昏姻冠笄則男女之道正射鄉食饗則交接之道正

此以上皆明禮樂之義如此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孔氏曰禮有尊卑上下所以裁節民心樂有宮商角徵羽及律呂所以調和民聲政謂禁令用禁令以行禮樂也不行禮樂則以刑罰防止之四事通達流行而不悖逆則王道具備矣

長樂陳氏曰常道成於唐虞王道備於周周之時禮掌於宗伯樂掌於司樂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以謂化民於未偽之前者在禮樂而不在刑政治民於已偽之後者在刑政而不在禮樂四者交達順理而不悖則王道備而無闕矣禮樂陽也刑政陰也陰積於無用之地不時出以佐陽則天道不成刑

政要於不得已之務不時用以佐禮樂則王道不備然則忽刑政絀禮樂其為王道與禮自外作而節民心以外節內也與書以禮制心同意樂由中出而和民聲以內和外也與書以義制事同意 樂書

嚴陵方氏曰禮以道其志然後能節民心樂以和其聲然後能和民聲政以一其行然後能行禮節之道刑以防其姦然後能防禮樂之失四者如是則無所不達無所不達則無所不順無所不順之謂備前言出治道則四者之始也此言王道備則四者之終也既曰道其志又曰節民心蓋禮達而分定禮達則所謂道其志也分定則所謂節民心也

馬氏曰禮者稱人之外而亦所以節於中故禮節民心樂者導民之心而亦所以和於外故樂和民聲禮樂者為治之本也政以行之恐其有所倦也刑以防之防其不帥於禮樂也此與上

之言雖不同而其實則一也先王有制治之大要莫出於斯四者

故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金華邵氏曰用禮樂者先王之本意間有不循吾化而越禮棄樂者則有政焉以使之必行有刑焉以防其或違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

鄭氏曰同謂協好惡異謂別貴賤流謂合行不敬也離謂析居不和也合情飾貌欲禮樂並行斌斌然也

孔氏曰從此以下爲樂論此章凡四段自此至民治行矣爲第一段論樂與禮同異同謂上下同聽莫不和說也異謂尊卑各別恭敬不等也無所間別故相親有所殊別故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明雖有同異而又有相須也勝猶過也樂過和同而無禮則流慢無復尊卑之敬禮過殊隔而無和樂則親屬離析無復骨肉之愛唯禮樂兼有所以爲美合情謂樂也樂和其內是合情也飾貌謂禮也禮以檢跡於外是飾貌也二者無偏是禮樂之事也

河南程氏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長樂劉氏曰樂和上下所以爲同禮別尊卑所以爲異同則達適欣合故相親異則大小適宜故相敬相親而無節則流蕩而忘返相敬而無節則離析而不通是故合和天下之情以爲同者樂之事也貴飾萬民之貌以爲敬者禮之事也

長樂陳氏曰樂主和而爲同凡天下所謂同者麗焉禮主別而爲異凡天下所謂異者麗焉周官大司徒以樂禮教和以儀辨等記曰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教和則其仁足以相親而不流辨等則其義足以相敬而不越二者不可偏勝也詩曰好樂無荒戒其流也易曰履和而至戒其離也樂者爲同而有異焉故雖合愛未嘗不異文禮者爲異而有同焉故禮雖殊事未嘗不合敬要之樂同禮異者特其所主爾

延平黃氏曰可以相勝者仁義也故厚於仁而薄於義則親而不尊厚於義而薄於仁則尊而不親不可以相勝者禮樂也故曰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仁義相勝則相治禮樂相勝則相賊相親以其有情相敬以其有分禮樂之同異正也而使之相勝則非禮樂之正矣故情勝分則流分勝情則離樂於內合情禮於外飾貌內外不相勝而後爲禮樂之事禮者理也而行禮者義也樂者情也而稱情者文也下文上下和與夫爵舉賢者所謂仁以愛之也貴賤等與夫惡不肖刑禁暴者所謂義以正之也

嚴陵方氏曰同則有情以相親異則有貌以相敬然能同而不能異則樂勝於禮其和至於流矣能異而不能同則禮勝於樂其體至於離矣禮樂不相勝而無流離之患則能事畢矣故曰禮樂之事也

馬氏曰同則有恩以相愛故相親異則有文以相接故相敬流者無所止離則失其所附禮樂之道貴其並行而不陵於所獨也

新安朱氏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好就勝字上看最重這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即是禮樂之正　又曰嚴而泰和而節

建安眞氏曰禮屬陰凡天地間道理一定而不可易者皆屬陰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運轉者皆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陽之不可偏勝一歲之間寒暑之相代易雨露霜雪之相濟方能氣候和平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爲旱陰太勝則溢而爲水

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物不成禮勝則太嚴而不通
乎人情故難合樂勝則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
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
本末亦初無二理
慶源輔氏曰樂者所以合人之和禮者所以辨人之分和合則
相親分辨則相敬有以合其情而無以飾其貌則樂勝而流矣
有以飾其貌而無以合其情則禮勝而離矣合情飾貌禮樂之
事也二者闕一則不可
金華應氏曰同異者禮樂之理親敬者禮樂之效流離者禮樂
之偏內合其情而相與交致其親敬外飾其貌而不使偏勝於
流離此禮樂之見於事爲者
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
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鄭氏曰等階級也
孔氏曰義宜也禮得其宜則貴賤各有階級文謂聲成文也樂
文諧同則上下自和所好得其善所惡得其惡則賢不肖自分
別矣用刑罰禁止暴慢用爵賞以舉賢良則政教均平矣用仁
以愛民用義以正惡則民治行矣此經凡五事也
張氏曰言禮樂刑政既均又須仁以愛民義以正民如此則民
順理正行矣
長樂劉氏曰禮之爲義立於民心則貴賤雖殊而莫敢以爲不
等也樂之爲文同於天下則尊卑雖異而莫敢以爲不和也是
以用禮樂以尊崇之者亦之以天子之所好也用禮樂以疏遠
之者亦之以天子之所惡也好惡若於天下則賢不肖有別而
民務德遠罪矣故暴於禮樂之俗者必有刑以禁之賢於禮樂
之俗者必有爵以旌之仁以愛之謂樂以和其心也義以正之

謂禮以方其行也溥天之下莫不如此則民治行矣
長樂陳氏曰禮粗而顯而以義微之樂妙而幽而以文闡之故
禮非義立則貴賤之位不等樂非文同則上下之情不和天尊
地卑而君臣定卑高已陳而貴賤位禮義立則貴賤等之謂也
節奏合而成文父子以之和親君臣以之和敬樂文同則上下
和之謂也因禮樂以好惡則好惡著而賢不肖別矣刑以禁暴
與衆棄之也爵以舉賢與士共之也因好惡以施刑爵則人人
勸懲畏刑而政均矣爵以舉賢仁不可勝用也刑以禁暴義不
可勝用也仁以立人而有以愛之義以立我而有以正之則禮
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固足以同民心出治道而民治不行未之
有也前言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此兼刑以爲政何哉曰孔
子將爲政於衛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子張問政於孔子則
對之明於禮樂而已是禮樂者政之本刑罰者政之助以刑爲
政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之也 樂書
延平周氏曰合情者樂之事飾貌者禮之事禮之義既立則貴
賤有等樂之文既同則上下能和有禮有樂所以平好惡故好
之者則所好者賢惡之者則所惡者不肖此賢不肖所以別惡
之必至於刑故刑以禁不肖好之必至於爵故爵以舉賢有威
有福則政之所均自好之至于爵仁以愛之也自惡之至于刑
義以正之也如此則民治行矣
嚴陵方氏曰貴賤以位言故曰等上下以情言故曰和於禮言
義於樂言文於禮言貴賤於樂言上下互相明也然上言不肖
而下言暴者蓋不肖雖爲可惡然未至於可刑必至於暴然後
有刑以禁之也
馬氏曰禮義立則貴賤等公以七爲節侯伯以五爲節子男以
三爲節此等之之迹也樂爲同故樂文同則上下和君臣上下

同聽之莫不和敬此和之之類也然禮言義於樂言文言義則有數言文則有情言文而不言情言義而不言數互文以見意也義者禮之本故言立樂者合音言諧故言同好惡當其實則賢不肖有別貴賤等以至於政均其爲治略具矣而猶未盡也又有仁以愛之義以正之故民治行矣於王道行則止言禮樂刑政而於民治行則不止於禮樂刑政而又益之以仁義者蓋王道備則爲治之略民治行則爲治之詳上言政而又言刑此則兼刑以爲政者蓋合而言之則政刑一也分而言之則刑與政異矣

山陰陸氏曰所謂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有以禁之又有以舉之是之謂均所謂民治仁義而已非所與論於仁義之外也

李氏曰夫禮之所以爲異者以其數也樂之所以爲同者以其情也數必存乎義情必見乎文故曰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樂之道爲明爲出爲愛爲發爲息而屬乎陽禮之道爲幽爲入爲化爲殺爲消而屬乎陰屬乎陽者于人爲好于政爲爵于治爲仁屬乎陰者于人爲惡于政爲刑于治爲義故曰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慶源輔氏曰禮之義立則貴賤有等樂之文同則上下相和同亦和也貴賤有等矣上下相和矣然人之賢不肖終不能無也賢者好之不肖者惡之則賢不肖分別而刑政所由生也刑以禁暴則非作惡也爵以舉賢則非作好也刑賞不以私意而一循公理則其政均平而無偏陂前止言禮樂刑政之用此又言刑政之所由生也禮樂刑政即是仁義之事後又總言之也如此謂如上所言者也行即達也民治行謂治民之道達于下也

金華邵氏曰此又申言相親相敬之事必有政刑仁義以輔之治不偏於一而後可行於天下猶前言禮樂刑政四達則王道行也夫禮者義之實義既立則貴賤有等樂者文以五聲文既同則上下無不和然貴賤不徒等必也明其好惡使賢不肖有別上下不徒和必刑賞以禁暴舉賢而使其政均既有仁以致其愛復有義以正其過如此則治達於下無有壅而不行者然禮樂者治之本而刑政所以輔之歟

金華應氏曰等所以辨異和所以統同好惡者心之取舍也刑爵者政之勸懲也合和其仁也辨等其義也好賢而爵舉之仁也惡不肖而刑禁之義也言禮樂與政而刑包其中蓋別而言之則禮樂亦所以爲政也前以刑政輔禮樂而曰王道備言其爲治之具也此以仁義別禮樂而曰民治行言其爲治之效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鄭氏曰由中出和在心也自外作敬在貌也文猶動也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

孔氏曰自此至禮行矣爲樂論第二段明禮樂自内自外或易或簡夫子行之得所則樂達禮行也樂從心起在心故靜禮肅人貌貌在外故云動也大樂必易朱弦疏越是也大禮必簡玄酒腥魚是也

張氏曰出猶生也爲人在中和有未足故生此樂作猶起也爲人在外敬有未足故起此禮

横渠張氏曰禮自外作故文與孟子義内之説相似蓋孟子方辨道故其言得造深作記者非不知内者據粗迹言之事簡則誠是易從然而後世之理簡而至於無矣故必崇禮古人於禮亦爲常事故其爲之也亦易禮樂簡易亦有此理

長樂劉氏曰樂由中出則復其自然之性所以静也禮自外作則除其詐偽之心所以文也大樂必易者以言其與上下同樂也大禮必簡者以言其與貴賤同安也

長樂陳氏曰方陽之復也雖動而静此樂由中出所以爲静也方陰之出也雖静而動此禮自外作所以爲文也易言乾之静專坤之爲文如此而已言静則知文之爲動言文則知静之爲質人之心也静而與物辨則在性而質動而與物雜則在貌而文原樂之始則静而已及要終焉未始不動乎外也要禮之終則文而已及原始焉未始不中正以爲質也夫乾天下之至健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坤天下之至順其德行常簡以知阻樂作自乎天其來自乎陽其所以著者在於大始未嘗不與乾同德焉此大樂所以必易也禮制自乎地其作自乎陰其所以居者在於成物未嘗不與坤同德焉此大禮所以必簡也大樂之易大禮之簡言必者不易之理也

嚴陵方氏曰由中出則天作之也天無聲無臭所以爲静自外作則地制之也地有剛有柔所以爲文基命宥密無聲之樂此非其静歟大理物博而多之爲美此非其文歟

延平黄氏曰樂者樂也德也故由中出而外設者其文也禮者復也行也故自外作而中立者其本也外作於貌故文内出於性故静　又曰大樂所樂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復者理也故簡簡者禮之至也易者樂之至也易則無險阻故無怨簡則無紛辨故不爭大禮大樂之世所樂者正性所復者真理則吾復何爲哉此所以揖遜而天下治　又曰大樂所樂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復者理也故簡先王之制禮樂也豈其私意哉禮制其性之中樂制其情之和而已由性之中制禮以致其中由情之和作樂以致其和然後天位乎上以生地位乎下以成而人位乎其中以贊之大樂之易大禮之簡天下之理存乎先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則成位乎其中矣

延平周氏曰樂由中出文在於外禮自外作本在於中所謂由中出者言其自然也所謂自外作者言其使然也以其自然故静以其使然故文樂由天作故易此大樂所以有遺音也禮以地制故簡此大禮所以有遺味也

慶源輔氏曰樂由中出原其始也禮自外作論其形也原其始則樂本於静論其形則禮必有文静則必形於動文則必有其本自静而爲動故易自文而反本故簡

講義曰静者謂樂未出之初人心未感物之時寂然而已及其爲樂則聲音由静而生爾樂既本静則當求之於静矣文者謂威儀三千其始安得有此以其行於外故有如此之文禮之本不在文則不當求之於文矣是以大樂必易大禮必簡

金華邵氏曰禮樂皆天理也而曰禮自外作何哉使禮果自外作荀卿子所謂偽者矣於禮何取曰樂由中而出於外也禮自外作自外而作夫内也外有所爲必出於中而有本中有所藴必作於外而可形學者詳繹出與作之義則思過半矣惟由中而出於外故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而其用則静蓋中之静形於外亦静也惟自外而作夫内則升降上下周旋裼襲隆殺等威經而爲三百曲而爲三千而其用則文蓋外之文所以作夫中之文也然則禮樂果有内外之辨哉　又曰中出而静外作而文此樂禮之用也必易必簡又推其本而言之大樂者性之和大禮者性之中以一性之和爲樂則和之外無它事如清廟之瑟豈不易乎以一性之中爲禮則中之外無煩文如大饗之禮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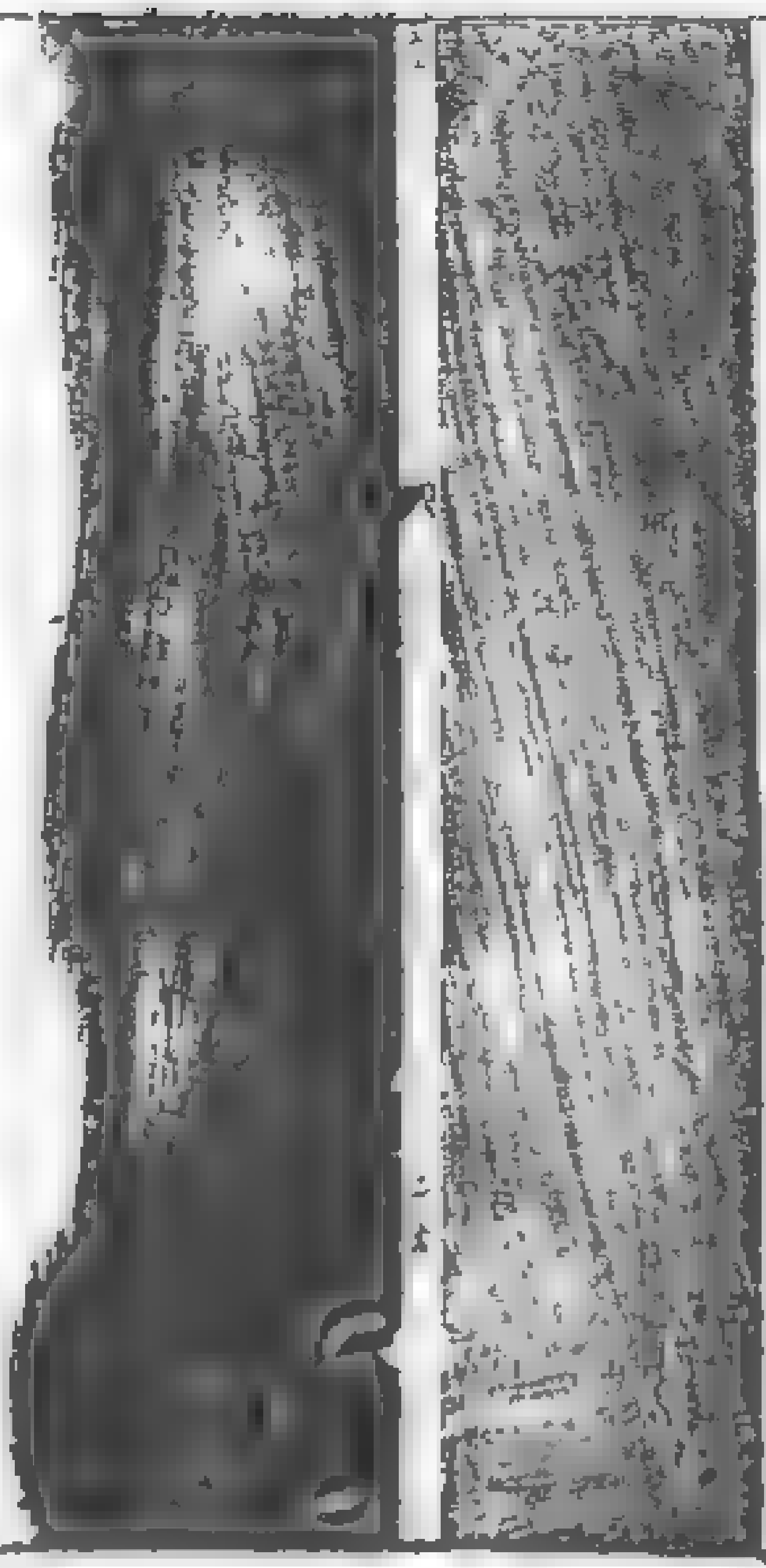
不簡乎
金華應氏曰樂之和蘊於心由中出者和順之積精充溢而流動於外也禮之敬動於容自外作者威儀之周旋設飾而矯揉於內也靜者言樂止其所雖鏗鏘備舉而中之純一者不可散也文者言禮備其節雖莊敬純實而外之設飾不可略也蓋樂和而易於流故雖動而必主乎靜禮嚴而易以倦故雖質而必飾以文四肢百體皆由順正樂之靜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之文也樂出於虛愈出而愈靜禮飾其質愈飾則愈文此所以不同易以心言簡以事言心和則易而順事敬則簡而略大猶重也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鄭氏曰至猶達也行也賓服賓協也試用也
孔氏曰樂行於人由於和故無怨禮行於民由於謙敬故不爭民無怨爭則君上無為但揖讓垂拱而天下自治其功由於禮樂故云禮樂之謂也暴民凶暴之民不作不動作也天子如此則禮行者言天子若能使海內如此則是禮樂與行也樂云達禮云行者互文也
長樂陳氏曰樂不至不可以言極和禮不至不可以言極順內極和則不乖於心何怨之有外極順則不逆於行何爭之有樂以治內為同禮以脩外為異同則相親而無怨異則相敬而不爭通而言之禮亦可以無怨樂亦可以不爭故經言樂則曰暱其顏色而民不與爭禮器言禮則曰內諧而外無怨也周道之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則樂不至可知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則禮不至可知暴民不作於下諸侯賓服於上大則兵革不試小則五刑不用百姓無患而有所謂和天子不怒而有所謂威如此則樂無不達矣父子天性也有以合其親長幼天倫也有以明其序敬四海之內則立愛自親始而民睦立敬自長始而民順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而禮無不行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至則無以復加之謂也天下之心無怨爭則天下有所不足治者矣暴民不作則諸侯賓服諸侯賓服則兵革不試五刑不用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然後百姓無患天子不怒故其序如此此皆和之所致故曰如此則樂達矣父子固有親矣禮則合之長幼固有序矣禮則明之父子得其親長幼得其序四海之內豈有相慢易者哉故曰以敬四海之內言四海之內皆相敬此皆節之所致故曰如此則禮行矣
山陰陸氏曰樂至則無怨若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是也禮至則不爭若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也天子不怒當曰天下不怒以天子言禮以天下言樂相備也以敬四海之內所謂予視天下匹婦匹夫能勝予是也
廬陵胡氏曰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此明堯舜之揖讓異乎後世之戰爭禮至樂至謂躬行之至此云樂達禮行謂施乎天下之盛
慶源輔氏曰至可以兼達與行達與行不足以盡至之義也唯至故可以達可以行亂世之音怨以怒則樂亦有怨者也然非樂之至滕薛爭長子產爭承則禮亦有爭者也然非禮之至極禮樂之至則堯舜之事是也固不可分別而言之矣故曰其極一也樂達言其終也禮行言其始也樂欲達之於下故以天下言樂禮欲率之於上故以天子言禮陸氏之說善矣然亦非相備而已
金華應氏曰四海之內一句恐在合字上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二

曰清廟之瑟音不足而德有餘大饗之禮味不足而德有餘然則禮樂之理亦貴自得於吾身而已此先王之制禮樂所以不務極音致味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三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内合敬同愛矣

鄭氏曰同和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不失謂不失其性祀天祭地謂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教人者也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

孔氏曰從此至述作之謂也爲樂論第三段自此至名與功偕明禮樂與天地合德明王用之相因不改功名顯著也鄭註案解同和數解同節天地氣和而生萬物大樂之體順陰陽律呂生養萬物是天地同和也天地之形有高下大小之異大禮辨尊卑貴賤與天地相似是與天地同節也和故能生成百物不失其性節故不尊卑上下祀天祭地報生成之功也聖王能使禮樂與天地同和節又於明則尊崇禮樂以教人幽則尊敬鬼神以成物則四海之内合其敬同其愛也

長樂劉氏曰律呂和而四時順陰陽和而萬物生是與天地同和也寅著節而萬物遂等降節而兆民安是與天地同節也和而百物不失其宜節而三禮必報其本故明則使之敬禮樂以保於五福之休幽則使之敬鬼神以避於六極之咎然則四海之内莫不合其敬以爲義同其愛以爲仁矣

延平黄氏曰大樂致和大禮致中天地之於萬物生之以和成之以節而先王之大禮大樂贊天地之化育故大樂與之同其和大禮與之同其節天地生成百物者也故言皆化王者收用百物者也故言不失百物得和而生得節而成先王以大禮司天地之節以大樂同天地之和其力則在天地之後故物之成也先王不敢私有其功焉祀天祭地報之而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此禮樂之配鬼神也事神而從天居鬼而從地此禮

樂之役鬼神也　又曰以樂合天之神動物之産使陰德無淫
邪與天地同節者也以禮合地之化植物之産使陽氣無僭忒
與天地同和者也
長樂陳氏曰天地之氣春夏與物交而爲和秋冬與物辨而爲
節和則有聲而大樂出焉節則有形而大禮出焉是禮樂之本
出於天地自然之和節而其用實同之乃若樂者天地之和禮
者天地之序則直與之爲一非特同之而已易曰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和故百物不失之謂也孔子曰非禮
無以節祀天地之神節故祀天祭地之謂也均是和也或謂百
物不失或謂百物皆化者蓋樂者道天地中和之和所以合天
地之化百物之産者也與天地同和其功及故止於百物不失
爲天地之和其功深故至於百物皆化自天地所合至不齊不
殄所謂百物皆化也百物不失特不失其道理而已故詩序曰
崇丘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禮樂之志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樂之功也明則有禮樂
幽則有鬼神得非傳所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乎所謂
極乎天蟠乎地通乎鬼神者歟禮樂則合敬同愛於其明鬼神
則合敬同愛於其幽明寓愛敬於禮樂幽寓愛敬於鬼神如此則
推而放諸四海之内未有不合敬同愛者也然合敬同愛禮樂
之情非禮樂之文也合情飾貌禮樂之事非禮樂之直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與天地同和則其爲和也大矣故曰大樂與天地
同節則其爲節也大矣故曰大禮和者氣之所生故百物不失
蓋百物不失本乎氣生之初故也節者形之所成故祀天祭地
蓋祀天祭地在乎形成之後故也有氣而後有形故百物不失
乃可以祀天祭地而報本反始焉天地所以示教化於明者禮
樂也故曰明則有禮樂所以行變化於幽者鬼神也故曰幽則

有鬼神鬼神之與禮樂固相爲體用矣四海之心莫不有敬也
合之者則存乎禮莫不有愛也同之者則存乎樂
馬氏曰天地之和此自然之和天地之序此自然之序也至於
禮樂則人爲之禮樂也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禮樂之道雖
出於天地之自然而未嘗不繼之以仁故極樂之妙則和與天
地同極禮之妙則節與天地同自昊民不作以至天子不怒天
地同和之效也自合父子之親至於敬四海之内天地同節之
功也天地自然之和故百物化生至人爲之樂則聖人有以贊
天地之化故百物不失其性而已天高地下而聖人爲禮則祀
天於地上之圜丘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者以其有節也和故百
物不失者此言其和之之意也節故祀天祭地者此言其節之
之事也明則有禮樂使然之禮樂也幽則有鬼神自然之禮樂
也鬼神者往來乎天地之間以和以節而生萬物者聖人則令
天地之化輔天地之宜而制禮作樂以示於人禮者別宜居鬼
以從地而近於鬼樂者敦和率神以從天而近於神故明則有
禮樂幽則有鬼神合敬者禮之事同愛者樂之事禮樂之道得
乎此則合敬同愛者見于彼
慶源輔氏曰與天地同和則和而不失其節故曰和故百物不
失百物不失則其節著矣與天地同節則節而不失其和故曰
節故祀天祭地祀天祭地則其和至矣禮樂形而下者鬼神形
而上者上下無異形幽明無二理非深於道者不能知也先言
明後言幽者主禮樂言之也先王制禮作樂與天地同和節則
是理充塞乎天地幽明之間矣故四海之内因禮以合其敬因
樂以同其愛
河南程氏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
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又曰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

心之妙用

橫渠張氏曰禮樂鬼神一物得禮樂則得鬼神失禮樂則失鬼神但有幽明之別在明則有禮樂法度在幽則有鬼神天道耳人在隱微有不善其心不安必私禱祕祝於鬼神殊不知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理無二也樂仁也禮義也仁則有樂義則有禮

山陰陸氏曰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精氣爲物禮也遊魂爲變樂也故君子不離明而識禮樂亦不即幽而知鬼神周禮義曰大宗伯言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而大司樂言祀大神示享先王者大司樂非禮官也其佐王祀神示祖考也以道謂之鬼則弗以神事之矣是禮而已非道也然則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周官蓋備矣

新安朱氏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聖禮王成樂王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　又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　又曰言人在明處則犯禮樂在幽處則犯鬼神

金華應氏曰首言出治道繼言王道備繼言民治行者禮樂周流大和極治之驗也至是則充塞兩間無非禮樂之用則政亦餘事耳大者皆禮樂之深遠無盡而推其極至之妙也同者言其與天地同運並行不可以差殊先後觀也樂和故況言百物不失舉物類之至微見其小大各得也禮嚴故特言祀天祭地舉祭祀之至重見其高下有等也禮麗於定體收斂而不散鬼之歸也樂遊乎和氣發達而不流神之伸也昭昭之際進退盈縮而經緯不窮者無非禮樂之用冥冥之中屈伸往來而闔闢不已者無非鬼神之用幽明各有管攝其分不同而理則一口

有者顯然見其理之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惟此理磅礴充塞乎天地鬼神之間故極天下之大而愛敬無異心也

金華邵氏曰同此一和節也豈特天地同之而已哉得此於明則爲禮樂得此於幽則爲鬼神天地禮樂鬼神皆一理而已故四海之內感其節則敬心翕然而合感其和則愛心油然而生夫幽與明一致鬼神與禮樂一理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經言禮樂極乎天蟠乎地通乎鬼神禮樂合敬合愛於其明鬼神則合敬合愛於其幽則四海之內未有不合敬同愛者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鄭氏曰沿猶因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沿或作緣事與時並爲事在其時也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名與功偕爲名在其功也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各因其得天下之功

孔氏曰尊卑有別是殊事俱行於禮是合敬宮商別調是異文無不歡愛是合愛禮樂之狀質文雖異樂情主和禮情主敬致治則同明王所以相因述言前代後代同禮樂之情因時質文或有損益故云相沿也沿謂因而增改也事與時並明禮名與功偕明樂事謂聖人所爲之事與所當之時而並行若堯舜揖讓之事與淳和之時而並行湯武干戈之事與澆薄之時而並行也名謂樂名偕俱也言聖人制作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大章是有章明之功大韶是紹堯之德及禹湯等樂名皆與功俱立也聖王雖同禮樂之情而分逵但時與功不等故禮與樂亦殊

長樂陳氏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語其事未嘗不適變以從宜如之何不殊乎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語其文未嘗不比物以飾節如之何不異乎禮雖殊事而不殊乎合敬禮之本故也樂雖異文而不異於合愛樂之本故也禮雖殊事而有所謂文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是也樂雖異文而有所謂事大司樂凡樂事逆以聲展之是也特絕謂之殊不同謂之異禮之事則相絕遠矣故言殊樂之文特不同而已故言異別言之如此合言之一也禮樂殊事而同道異物而合用其情所以同也天宰以禮典和邦國諧萬民春官大司樂以六樂和邦國諧萬民則禮以和爲用樂以和爲體其情同故也明王之於禮樂有改制之名無變情之實禮之損益雖事與時並樂之象成雖名與功偕要其情則明王未嘗不相沿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吉凶軍賓嘉禮之所以行事也可謂殊矣及其至

而不爭則相敬之心莫不合而同宮商角徵羽樂之所以成文也可謂異矣及其至而無怨則相愛之心莫不合而同事與文雖殊而異然愛敬則皆合者以其情同故也情同故明王得以相沿焉後又言不相沿樂者復言其文此言其情故也述者之謂明故特言明王焉雖相沿之情如此然或不同者以其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也事因時而作時異則事異名以功而顯功異則名異

馬氏曰禮樂之情同而明王以相沿則知禮樂之文異而明王不以相沿也蓋當其時而爲之以堯舜讓而帝湯武爭而王差其時而爲之則子噲讓而絕白公爭而滅古人言禮有曰以時爲大有曰變而從時此事之所以並於時也古人言樂有曰樂所以象成此名之所以偕於功也雖然事與功者豈聖人之得已哉蓋時有所不同則所以趨於時者豈不得不異也

山陰陸氏曰然則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豈言其文而已若乃人心之所同然者猶相沿襲也

慶源輔氏曰禮雖殊事然所以合天下之敬樂雖異文然所以同天下之愛由是觀之則禮樂之見於事文者雖或不同而其情則未嘗不一也唯其情之一故明王相沿而爲禮樂以順天下之道以合愛敬之心至於事與名則又因時與功之不同而爲之又未嘗不與時偕行也功因時而有有堯舜之時則有堯舜之功有湯武之時則有湯武之功有是時則有是事有是功則有是名聖人觀其會通以行典禮固未嘗執一以廢百然亦未嘗徇末以忘本也

延平黃氏曰合敬則無離心合愛則無異情事文禮樂之迹也敬愛禮樂之情也先王之制禮樂也立本有情遂時有迹情天也不可反者也故在所因而同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沿迹時

也不可同也故在所損益而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事者時之應名者功之效超時斯有事建功斯有名爲超時而後有事故事與時並爲立功而後有名故名與功偕

延平周氏曰禮樂之器與其文則明王未必相沿而其所以爲器與夫所以爲文之情則相沿也時異異事故曰事與時並功異異名故曰名與功偕唯其事與時並名與功偕則文質之相救而韶武之作所以不必相沿也

金華邵氏曰事謂文質損益之類名謂咸韶濩武之類情同而事與名雖異不害其爲同也

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

鄭氏曰綴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

孔氏曰自此至之謂也申明禮樂之器與文并述作之體綴謂

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謂位外之營兆也邑還謂行禮周曲廻旋也裼謂袒上衣而露裼也襲謂掩上衣也禮盛者尚質故襲不盛者尚文故裼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爲樂也發之聲音則鑄之金而爲鍾節之革而爲鼓越之竹而爲管磨之石而爲磬形之動靜則舒籥以舞大夏干戚以舞大武此樂之器也而象實寓焉習其俯仰屈伸行其綴兆要其節奏一舒一疾樂之文也而質實寓焉其爲禮也著之齊量則外方以正内圓以應簠之所以爲器也内方以亍外圓以從簋之所以爲器也暉之度數其數以湯奇俎之所以爲器也其數以陰偶豆之所以爲器也又制度以等異之文章以彩色之禮之器然也而象在其中矣升降上下周旋以合其儀裼襲以美其身禮之文然也而質在其中矣 樂書

嚴陵方氏曰官在堂下磬在堂上羽籥文舞之所執干戚武舞之所執屈伸言舞者之身容俯仰言舞者之頭容綴兆其位也舒疾其節也簠簋所以盛地産俎豆所以爲天産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飾升降言其行上下言其等周旋言其容裼襲言其服則禮樂之文與器略見於此矣綴則表綴也舞者於此相聯故曰綴兆則兆域以舞者於此可別故曰兆

延平周氏曰鍾鼓簠簋之類器也而其所以爲器者情也屈伸升降之類文也而其所以爲文者情也所爲情者性命之理而已矣知其情則能識其文故能作識其文則未能知其情故能述而已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鄭氏曰述謂訓其義也

孔氏曰下文云窮本知變樂之情若能窮盡其本識其變通是知樂之情也又云著誠去僞禮之經若能顯著誠信棄去浮僞是知禮之情也既能窮本知變著誠去僞故量事制宜而能作也禮樂之文謂上屈伸俯仰升降上下是也述謂訓說義理既知其文故能訓說禮樂義理不能制作禮樂也

長樂劉氏曰知禮之大本者斯能作禮矣知樂之大本者斯能制樂矣周公作六曲作大象大武可謂作而聖矣兼用六代之樂三王四代之法可謂述而明矣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情寓於象質之微而難知其文顯於器數之粗而易識故知其情者能作之於未有則聖之事非明之所及也識其文者能述之於已然則明之事而已聖不與焉古之制器者智創之巧述之創業者父作之子述之然則禮樂以聖作以明述亦豈異此孔子述而不作非不足於聖也特不居而已蓋有不知而作者又在所不與焉詩曰不識不知冥知人所爲識則識其面目而已是識之外矣知之内矣識之淺矣知之深矣禮樂之情存乎内而深故稱知其文存乎外而淺故稱識 樂書

嚴陵方氏曰情者文之始也故知其情者能作文者情之末也故識其文者能述上言作述於聖明之上下言述作於明聖之下何也蓋作述者聖明之用聖明者述作之體用之所起者事也事則有作而後有述故上以作述爲之序體之所歸者道也道則由明乃可入聖故下以明聖爲之序

馬氏曰知禮樂之情者知其情於未作之前識禮樂之文者識其文於已作之後作者所以作其文述者所以述其情知其情於未作之前者因情以作其文識其文於已作之後者因文以述其情因情以作其文者非神足以知來知足以知往不能與於此故作者之謂聖因文以述其情者非明足以照之亦不能

與於此故述者之謂明揚子曰深知乎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
禮由已此因情以作其文也又曰鍾鼓不陳玉帛不分吾無見
聖人此因文以述其情也
董氏曰平禍亂一四方立君臣等上下使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所謂知禮樂之情而作者也聖人之事也事之難者也因其
情備其文詳其制度而正其聲音此所謂識禮樂之文而述者
也賢人之事也事之易者也事之難者非其盛德得其時而起
莫之能爲也事之易者苟逢其時得其說皆可以爲之也
延平黄氏曰情可以意會文可以理考無精義不能會其情無
明德不能考其文或曰夫子旣聖矣述而不作何也曰夫子聖
人之在下者也有其德無其位亦何敢作
慶源輔氏曰禮樂之情存乎中禮樂之文形乎外即吾之心而
能作者聖之事也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聖可兼明明不
能兼聖聖誠者也明者也自明而誠則聖矣
金華應氏曰剏新開始曰作所以鼎事物之發端而建立其規
模制度襲舊成終曰述所以因前古之遺緒而修明其遺闕也
氏曰禮樂之情愛敬是也禮樂之文上所言是也然情
文嘗相依有此情則有此文雖然明聖之名豈易得哉惟盡述
作之實始可以居明聖之名故繼之曰明聖者述作之謂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
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
禮樂也

鄭氏曰化猶生也別謂形體異也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取法天
地也過猶誤也暴失文武之意
孔氏曰從此至與民同也爲樂論第四段此經申明禮樂從天
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樂調陰陽是天地之
和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樂生於陽是法天而作禮生於陰是
法地而制聖人識合天地則制作不誤若非聖識則必誤誤制
禮則尊卑混亂誤作樂則樂體違暴失文武之意謂文樂武樂
雜亂也
長樂陳氏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
者交通而成者天地之和也樂實與之俱焉天尊地卑神明位
矣以春夏先秋冬後四時序矣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者天
地之序也禮實與之俱焉是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和
則不乖故百物因形移易而皆化序則不亂故羣物萌區有狀
而皆別樂統同也嫌於不異故言百物以辨之禮辨異也嫌於
不同故言羣物以統之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則合異
以爲同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則散同以爲異古者治定制禮功
成作樂禮未可制而制之是過制也樂未可作而作之是過作
也過制則失序矣離而爲慝禮能無亂乎過作則失和矣流而
爲淫樂能無暴乎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明王制作之始也
舉禮樂而天地將爲昭焉明王制作之效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和則統同而化故言百物皆化序則辨異而別故
言羣物皆別百物皆化然後至於百物不失羣物皆別然後可
以祀天祭地羣物亦百物矣舉其數之成則曰百以其類之衆
則曰羣於禮言羣以物旣別不嫌於數之不辨故也制禮所以
致治然過制祇以爲亂作樂所以致和然過作祇以爲暴明於
天地然後能興禮樂制作之過則禮樂之道廢矣故以興言之
經有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有曰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有曰樂
由天作禮以地制或言陰陽或言中外或言天地言皆不同何
也以道言則曰陰陽以分言則曰中外以形言則曰天地
延平周氏曰樂之本出於天地之和及用於天地之間則其和

也能致百物之化禮之本出於天地之序及行於天地之間則其序也能致羣物之别樂雖出於天地之和然樂則陽也故其作以天爲主禮雖出於天地之序然禮則陰也故其制以地爲主過制則非禮非禮則亂過作則非樂非樂則暴 天地之所以節與和者以禮樂也禮樂之所以節於和者以天地也是天地則禮樂也禮樂則天地也故曰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

馬氏曰樂者天地之和此言其自然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此言其自然之序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此天地之序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至於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此天地之和也天以和而百物化故樂由天作而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以序而羣物别故禮以地制而聖人制禮以配地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者所謂作者之聖是也

山陰陸氏曰過制則失中故亂過作則失和故暴鄭氏謂暴失文武之意文武若今云文武大矣

李氏曰天地真位故序神明通氣故和和所以爲樂序所以爲禮故曰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和故百物自消自息而皆化序故羣物或合或離或纖或縮而皆别和則屬乎陽序則屬乎陰屬乎陽者麗乎天故曰樂由天作也屬乎陰者麗乎地故曰禮以地制也

廬陵胡氏曰易於樂取雷出地奮是天地之和於禮取上天下澤是天地之序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所謂制作侔造化樂主陽禮主陰過制則亂過作則暴範圍天地而不過則暴亂不生

延平黄氏曰和者天地之情序者天地之理百物言其羣分羣物言其類聚聚而患其亂故皆别則言羣物有生則貴衆多故皆化則言百物 又曰先王之制禮樂也發天地之情明天地之理而已過制過作人僞也非真禮樂也故過制則非禮而失之亂過作則非情而失之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者發其情明其理而已

慶原輔氏曰此所謂禮樂非聖人不足以言之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樂之理著矣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之理著矣前言自然之禮樂形於天地之間者次言聖人制禮作樂非自爲之蓋有自來矣前兩言天地原其始也後分言天地要始以成也禮樂雖出於天地然制作之者人也人則不能無差僭乎制得侚乎私則過得則遂其所欲過則反得其所不欲亂者理之逆暴者和之反也極言之所以戒者嚴也明於天地聖人之事也非述者之謂明也

金華邵氏曰天地禮樂常相資而立天地非禮樂則其功泯禮樂非天地則其用息樂者天地之和天地得樂而後和也禮者天地之序天地得禮而後序也惟其以樂而和故物雖不一而皆化惟其以禮而序故物雖羣居而有别天地可一日而無禮樂乎禮樂雖有功於天地至於制作亦不能令天地以自用故樂由天作蓋以其和禮以地制蓋以其序有序而過之則亂有和而過之則暴則天地又有功於禮樂矣能明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知禮樂之所以爲禮樂又豈可一日而無天地乎 又曰樂以氣化天則氣之運也禮以形辨地則形之殊也過乎此而作則不和而暴過乎此而制則無序而亂

葉氏曰言同和同節必曰大禮大樂而此言禮止曰天地之序言樂止曰天地之和何也蓋所謂大禮大樂者自人而言之也自人而言之能與天地同則曰大若自天地言之有不容以大言之矣故止曰天地之和天地之序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

敬恭順禮之制也

鄭氏曰倫猶類也患害也官猶事也質猶本也

孔氏曰此以下明禮樂文質不同事爲有異樂主和同論說等倫無相毁害是樂之情也八音克諧使物歡欣此樂之事迹也在心則倫類無害故爲樂情在貌則欣喜歡愛故爲樂事內心中正無有邪僻是禮之本質也外貌莊敬謙恭謹慎是禮之節制也

張氏曰既云唯聖人識禮樂之情此以下更說其情狀不同也

長樂陳氏曰樂有情有文微情文之顯以之神則非意之所能致言之所能論也闡情文之幽以之明則意之所能致言之所能論也故其文不見其情無患皆得而論焉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論乎陰陽而無散密之患論乎剛柔而無怒懾之患各安

其位而其倫清矣非樂之文也樂之情而已孟子曰欣欣有喜色傳曰歡然有恩以相愛則欣喜在色而主乎外歡愛在心而主乎內非樂之君也樂之官而已誠非禮不著偽非禮不去誠著則中正偽去則無邪中正無邪則釋回增美質矣豈不爲禮之質乎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而謟之以莊則敬矣是外莊則內敬也貌曰恭恭近於禮而禮又極順焉是外恭而內順也禮以地制莊恭乎其外敬順乎其內則因物以裁之而已有不爲之制乎 樂書

馬氏曰樂以和爲實而亦所以通倫理也所謂論倫無患者其和足以通倫理而無繆也故爲樂之情情猶言實也樂雖以和爲實而其和之所見者則在於欣喜歡愛無欣喜歡愛則和之理幾乎隱矣故欣喜歡愛而爲樂之官也官猶言樂之職也則是情者官之所始而官者情之所成也著成去偽者禮之經也中正無邪者誠而已故爲禮之質雖以誠爲本而誠之所發者則在於莊敬恭順之間蓋無莊敬恭順則禮之誠於是乎滅矣故莊敬恭順而爲禮之制也制猶文也則是質者制之所立而制者質之所行也此與夫義理禮之文忠信禮之本者其意同矣

嚴陵方氏曰樂之理本於心而已發而爲言故有論由乎天而已出而之人故有倫然理之所一不可貳也故無患而樂之所以動於中者不過是焉故曰樂之情也經曰文足論而不息此樂之論也又曰樂行而倫清此樂之倫也又曰百姓無患此樂之無患也經曰禮以制中此禮之中也又曰禮之正國此禮之正也又曰止邪於未形此禮之無邪也經曰樂飾喜則發而爲欣可知曰樂合愛則發而爲歡可知曰禮相敬則形而爲莊可知曰禮極順則形而爲恭可知

延平黃氏曰倫者言其理而已矣倫人理也樂之情天德也以天德論人理則無廢天之患矣人之德出而分於三則有中入而止於一則有正中而無邪則能徙於人正而無邪則能俾於天敬順禮之制在心者也莊恭禮之制在體者也欣喜歡愛則設於情恭順莊敬則立於質下文與民同則禮樂之小者也與天地同禮樂之大者也與道同禮樂之妙者也先王之於天地以其妙者官之以其大者相之

延平周氏曰論倫而無患者言其和和則樂之情也中正而無邪者言其中中則禮之質也欣喜歡愛者樂之所司故曰樂之官也莊敬恭順者禮之所裁故曰禮之制也

廣源輔氏曰有序而後和故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恭敬者不可不本之以誠實故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金華邵氏曰情實也官職也有此實則有此職質者本也制者文也有此本則有此文論其倫則不相害害如書所謂無相奪倫者故欣喜歡愛而其職形矣中正而不流於邪僻如所謂行脩言道者故莊敬恭順而其制立矣知情而能作識文而能述此明聖述作之事也至其施播於金石之間發越乎聲音之表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情此官此職此制又將與天下公之豈明聖所得而私哉

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鄭氏曰言情官質制先王所專也

孔氏曰施於金石越於聲音明樂也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明禮也通而言之則禮樂相將矣此等與民所同有也言經論樂之情等四事先王所獨能專也

張氏曰言四者施用祭祀隨世而異則前王所不專故云與民同言隨世也

長樂陳氏曰均是樂也施於金石樂之器也越於聲音樂之象也均是禮也用之宗廟社稷內祭之禮也事乎山川鬼神外祭之禮也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由是觀之金石聲音雖主乎樂而禮在其中矣周官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此樂施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者也於器舉金石則絲竹之類舉矣於象舉聲音則歌舞之類舉矣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此禮施於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者也凡祭祀以天地宗廟爲大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爲次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爲小於大祭祀舉宗廟則天神地示之類舉矣於小祭祀舉山川鬼神則風雨百物之類舉矣凡此無非寓於政治而與民同者也論倫無患至於莊敬恭順者禮樂之本先王之所以與人異及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之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禮樂之用先王之所以與人同不以所異者與人不以所同者處已夫是之謂議道自已置法以民 樂書

嚴陵方氏曰施以言其施張越以言其發越金石者樂之所以張故言施聲音樂之所以發故言越樂之所施固或在於匏土革木矣此止以金石爲言者以考之尤有聲也宗廟社稷內也故以用言之山川鬼神外也故以事言之宗廟社稷所以依鬼神也雖不言知其爲鬼神矣山川則有貨財焉故必言鬼神以別之禮運言山川所以儐鬼神亦以是也金石聲音特樂而已亦兼以禮爲言者凡行禮必後用樂用樂所以成禮未有用樂而不爲行禮者也周官有禮樂亦此之意夫情官質制者禮樂

之義也金石聲音者禮樂之數也其數可陳用民之所同其義難知則君之所獨故於金石聲音曰則此所與民同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語曰禮樂自天子出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皆此意也

延平黃氏曰禮樂之實生於天下之情性然後聖人爲之著於文寓於器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仁之實失節則促失文則固義之實失節則刻失文則介天下之人其促爲墨子其固爲子莫其介爲仲子其刻爲申子禮樂之實熄矣其文與器豈得而議哉先王始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故其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無過與不及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故其和也喜而爲仁怒而爲義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皆中其節萬民之僞弗入而廢其天其性中矣禮之實存焉萬民之情弗出而徇於物其禮和矣樂之實存焉然後聖

人以文與器兼收其實而已制禮所以致中作樂所以致和中和之氣格於上則天位焉格於下則地位焉行乎其中萬物育焉記曰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能使其情和然後其功成能使其性正然後其治定

馬氏曰情官質制四者雖不同而其大樂皆不出於一人之身若夫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不獨在於一人之身而與天下共之也

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禮作樂也內外相應本末具舉情官質制並行而不相悖然施之金石越之聲音用之於宗廟社稷行之於山川鬼神與斯民共由之然後禮樂之道達而君人之職備矣

氏曰書曰禋于六宗類于上帝則用之宗廟社稷矣宜于山川偏于羣神則事乎山川鬼神矣神無方也無乎不在在天所謂天神在鬼所謂鬼神謂之山川鬼神者其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歟情官質制禮樂之本先王所以與人異金石聲音禮樂之用先王所以與人同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鄭氏曰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是也辯徧也干戚之舞非備樂者樂以文德爲備若咸池者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孰亨而祀非達禮者達具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孔氏曰從此至禮樂云是樂記第三章名樂禮章也章中明王者爲治必制禮作樂故名樂禮章案鄭目錄第三是樂施第四是樂言第五是樂禮今以樂禮爲第三章記者別起意別之也

王者之功因民所樂故功成作樂以應民所樂之心如民樂周王用干戈而業成故周王作干戈之樂禮以體別爲義今治人得體故制禮以應之如周公太平乃制禮也樂云作禮云制者作是動用制是裁斷白虎通云樂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陰也繫制於陽故云制也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禮具言功治有大小故禮樂亦應以廣狹也樂備謂文德備具不備謂干戚之舞禮具則血腥而祭不具謂孰亨而祀言禮樂之體皆以德爲備具也周樂干戚之舞非如舜時文德之備樂也後世孰亨牲體而祭祀非如五帝血腥之達禮也

長樂陳氏曰功不至於是樂不可以言成治不至於既濟不可以言定王者德位兼隆於天下雖有可以制作之道必適乎可以制作之時故禮雖可以義起必待乎治定樂雖可以理作必待乎功成此周之禮所以備於內外之既治而樂所以聲於旦競鍾之後也作樂合乎祖而萬舞備舉樂之所以備也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禮之所以具也蓋全之之謂備小備之謂具具於備爲微備於具爲全也然則文武之舞不全非所以爲備樂腥孰之爲不兼非所以爲具禮周官以六代文武之舞爲大合樂禮運以毛血腥孰合亨爲禮之大成則備樂具禮於是親矣變具禮爲達禮者禮不具不足爲天下之通禮故也古者之舞有以干配戚者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是也有以干配戈者春夏學干戈是也有兼而用之者干戈戚揚是也干則朱飾之盾也有捍禦之材而仁禮之意寓焉戚則玉飾之斧也有剛斷之材而仁義之意寓焉彼其於武舞之器如此豈非有武事必有文備之意歟樂書

嚴陵方氏曰樂以象其功禮以飾其治以樂象其功故其功大者其樂備以禮飾其治故其治辯者其禮具

馬氏曰禮樂雖相資之物而制作之際則不必同其時蓋功主於王業而王業者起於古而成於今治主於教民而教民者施於今而俟於後功成於今故武王始得天下而作大武所以象其功之成至於周公六年朝諸侯而始制禮然周公制禮之時又曰作樂者緣其須暨而廣之耳則周之樂雖莫盛於勺而必以武爲主也若禮者則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其治未至於定則不可以具也以見功未成而治未定其禮樂將廢耶曰功未成則樂未作而用先王之樂治未定則禮未制而用先王之禮樂之備則不獨於文不獨於武鼓干戚之舞非備樂也禮之具則不獨於今不獨於古故孰亨而祀非達禮也武王有武功而其樂之名曰武故其武之備遂而又久者此武中而有文也舜有文德而其樂之名曰韶故舞干羽于兩階者此文中而有武也此文武之樂備也

延平黃氏曰王者之爲天下方其圖功而謀治也則有教化以行禮樂之道及其功成而治定也則有制作以建禮樂之業道也聖人非敢私行之業也先王非敢私爲之明人之天而已禮之實節文仁義者也樂之實樂仁義者也節之不泛文之不同樂之不乖二者之實雖人之所固有者彼所以節文而樂之則因教化而後至焉蓋使天下之人耳目之視聽無非禮也手足之舞蹈無非樂也其功已成其治已定先王始有制作以收其成而已樂以象治而功成則治之著也故作樂以揚之禮以節事而治定則事之辭也故制禮以彰之功大者其樂備治辯者其禮具王者之制禮樂其情相沿而有詳略者時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達禮自天子達三獻爛一獻孰是已干戚之舞備樂也而曰非備樂孰亨而祀達禮也而曰非達禮以著禮樂在彼不在此也雖有干戚之舞而功不備雖孰亨而祀而治不協愧於備樂達禮矣

延平周氏曰立於禮故禮制於治定成於樂故樂作於功成舜命九官益而後伯夷而後夔蓋此意也

慶原輔氏曰樂固所以象其功然亦所以保其功禮固所以飾其治然亦所以保其治與[illegible]然有別矣易偏爲辯者謂禮故也樂備而後成禮達而後行樂不備則功未大也禮不具則治未辯也變其爲達禮之具猶表之言也必以達於上下爲至

金華邵氏曰此聖人保治之道世儒往往指爲飾治之具功之成者易於怠故作樂以樂之如所謂勸之以九歌也治之定者易於縱故制禮以防之如所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然功大而樂不備則以有道而不爲之處治辯而禮不具則以有敘而不嚴之處此所以必責乎備且具歟干戚止爲耳文德何與焉故非備樂孰亨止今禮而古禮何與焉故非達禮

氏曰治定未至於功成功成不止於治定制禮者立於禮也作樂者成於樂也易以議制禮繼以作樂之豫舜命夔典禮樂以變典樂皆此意也然感人莫善於樂治人莫急於禮功未成治未定禮樂將廢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特一新其制作必待功成治定耳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鄭氏曰不相沿襲言其有損益也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侈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略敦厚也

孔氏曰沿因也五帝三王禮樂之情則同故前文云明王以相沿是也此論禮樂之迹損益有殊隨時而改故不相沿襲也樂好而不止放蕩奢侈物極則反樂去憂來又角手足聲怡嬉心耳則憂感生也禮勞而不堪既生懈倦則致粗略偏謂倦略不

爲備也及夫厚重於樂知止而無至於憂行禮安靜要曲備且
不至爲略唯大聖之人能如此也
長樂陳氏曰五帝體天道故以帝號而同乎天三王盡人道故
以王號而應乎人時有陰陽運量天之所爲也世則前後推遷
人之所爲也五帝傳賢同于天非不用禮也而其尚乎樂樂由
天作故也三王傳子應乎人非不用樂也而莫尚乎禮禮因人
情爲之節文故也詳而求之伏羲之扶來神農之下謀黃帝之
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皆以象成功得而相沿夏禮尚質周
尚文殷文之中皆以從宜而得而相襲顏淵問爲邦孔子告以
夏時殷輅周冕之禮有虞氏韶舞之樂語樂於帝語禮於王亦
與是相爲表裏孔子詶五帝謂法始乎伏羲著於神農成於黃
帝堯舜蓋書詳之於易孔安國以唐虞預五帝則是以少昊顓
頊高辛爲之不知其孫樂王乎盈不止極而極焉禮王乎減不

其祖而粗焉樂極而不反則其淫而已能無憂乎禮粗而不進
則波險而已能無偏乎及夫敦樂而不倫則適吾之性何憂之
有禮備而不偏則情文俱盡何偏之有樂書
嚴陵方氏曰樂以感人爲樂樂或至於極則憂之所生禮以强
世爲難難或至於粗則偏而不起能敦以合之雖樂而不至於
極顧豈有憂之患備以周之雖難而不至於粗顧豈有偏之患
大饗享禘而樂闋鄉飲酒樂備而功出所以防其極也書言享
多儀經言賓主百拜亦以防其粗也敦樂者言其始禮備者言
其成樂著大始故先言敦以見其始禮居成物故後言備以見
其成前言相沿述者之事故稱明此言敦備作者之事故稱聖
延平周氏曰明王之所以相沿者禮樂之情同也不相襲者
禮樂之文異也同所以立本異所以趨時唯其異也乃所以爲
同五帝天道也故繫之以樂三王人道也故屬之以禮樂出於

人情之所樂則其敝也過故樂極則憂而以反爲文禮出於勞
世則其敝也不及故禮粗則偏而以進爲文敦樂而無憂禮
備而不偏則無過不及之敝唯聖人能與於此
馬氏曰不相沿樂樂之文也不相襲禮禮之文也王於禮樂之
情則百王之所不易也於五帝則言樂於三王則言禮至文以
見意也樂患於極故以反爲文盈而不能反則放故極則憂禮
患於粗故以進爲文減而不能進則銷故粗則偏敦樂而無憂
者盈而不反也禮備而不偏者減而能進也以大聖而言之□
所謂進而反者非出於勉强而皆從容中之也
延平黃氏曰干戚之舞飾戚而已故非備樂孰亨而祀致味而
已故非達禮五帝之天下未傳之子故不言世而言時其時未
失德故不言禮而言樂五帝之時其俗未嘗革故言其殊而不
言異 又曰樂極則憂者以物爲樂故也禮粗則偏者以度數

爲貴故也大聖敦樂有仁而其樂未嘗蕩故無憂禮備有義而
其法足以適用故不偏
山陰陸氏曰禮樂不可極又不可粗憂則失其所謂和偏則失
其所謂中
慶源輔氏曰帝王各隨其治與功而制作之也然其情則其本
一故其損益百世可知敦與易敦臨敦艮之敦同臨之上曰敦
臨艮之上曰敦艮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爲難敦云者敦篤以守
其終之謂故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制禮以極其備非聖人其
孰能與此
金華邵氏曰樂固貴於備然備非極之謂極則窮窮則憂將至
矣禮固貴於具然具非粗之謂粗則不密不密則失於一偏矣
若夫篤於樂而不至於憂備於禮而不至於偏非天下至聖孰
能與此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三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四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

鄭氏曰禮爲異樂爲同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

孔氏曰自此至天地官矣申明禮樂配於天地若禮樂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宜禮以裁制爲義故特加制字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害禮爲節限故義近於禮

長樂劉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尊卑大小之義出於自然是天地之道亦有禮制行於萬物也天地之運升降交感流行而不息陰陽合同而品彙化生晷刻不移非有能使之者也是天地之道亦有和樂興於自然也人亦則乎天地之理春而耕作夏而長耨是人之性有仁及於萬物之道也秋而斂之冬而藏之是人之情有義及於萬物之理也故其仁近於天地之樂義近於天地之禮所以先王用禮樂以治天下之情

長樂陳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形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氣也夫天地之初有氣然後有形及其形之既具而氣又運乎其間則形資氣而後有氣資形而後行自其形資氣而觀之則樂常先於禮自其氣資形而求之則禮又先於樂記者之言或先樂後禮或先禮後樂其意如此而已物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此天地之仁故曰春作夏長仁也說乎兌勞乎坎成乎艮此天地之義故曰秋斂冬藏義也仁主乎愛故近於樂義主乎敬故近於禮孔子言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後至於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仁近於樂也言教民理順莫善於弟而後至於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義近於禮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陰以形爲體故於禮言天地萬物之形陽以氣爲用故於樂言天地萬物之氣形故言其名氣故言其義於禮言

制制爲秋事於樂言化化爲夏事上言禮制行則知化爲樂化而與下言合同而化則知制爲散殊而制也作長以氣言氣斂於春夏故春夏言其氣斂藏以形言形成於秋冬故秋冬言其形禮樂者天地之道也仁義者四時之德也

馬氏曰天高地下此尊卑自然之序也萬物散殊此小大自然之別也禮非人爲於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際而禮制行於其間矣流而不息天地之和氣也合同而化者和故百物皆化也萬物散殊未始不資於和而後生樂非人爲自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際而樂興於其間矣春作夏長所以生之故爲仁秋斂冬藏所以成之故爲義以春作夏長之仁未若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爲妙故仁近於樂以秋斂冬藏之義未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爲妙故義近於禮此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在於天地之間而非所謂人爲者也

山陰陸氏曰言凡在天地之間應所謂和者皆樂也應所謂別者皆禮也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元亨之仁利貞之義蓋義[illegible]之事也其於禮樂如此柰何終於詹 欲詳制作之情哉

延平黄氏曰道之下降氣爲陰陽形爲天地散爲萬物氣數之中以其高下散殊而有禮之序以其流化合同而有樂之和二者道理之自然有生之類其不具焉流而不息者品物流行也合同而化者萬物並育也禮居仁義之後人德之序也禮居仁義之先天德之序也自其天地始分而言之則仁義其在後矣仁主愛樂主統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禮主辨異故義近於禮而禮樂之大用非僅於四時是以仁義之用近之而已禮要德也夏之序長春之生而已可以統言仁智冬德也冬之序藏秋之成而已可以統言義天地化始於仁革始於義

李氏曰天嚴而高地坎而下萬物錯雜於其中散而不合殊而不一而序生焉圓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清濁相廢而輕重相停其流未嘗息天穹窿而周乎下地磅礴而向乎上而和生焉春作言其事夏長言其化秋斂言其物冬藏言其氣所以互相足夫陰陽之道其入則爲神明其出則爲禮樂其形則爲天地其運則爲四時其德則爲仁義

横渠張氏曰樂仁也禮義也仁則有樂義則有禮

新安朱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子大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舊見伯恭愛教人看只是說得粗文章不曾亮不如此說之純粹通暢他只說人做這箇去合那天之度數如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

然合當如此

建安眞氏曰禮樂之原出於天地自然之理天高地下此即自然之尊卑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有隆有殺此即自然之等級聖人因此制爲之禮君父在上臣子在下此即天高地下之象自是而下兄弟夫婦師友賓主以至於輿臺皁隸名位分守燦然有倫此即萬物散殊之象皆所以法天地之序也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少息爲雷霆爲風雨皆是陰陽之氣摩盪而成雖其二氣和合所以能化生萬物聖人因此作爲之樂樂有五聲以應五行十二律以候十二月之中氣皆陰陽交錯而成所以象天地之和也樂音之和與天地之和相應可以養人心成風俗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爲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爲禮者既不能合先王之制

而樂尤甚焉大抵鄭衛之音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然禮樂之用雖亡禮樂之理則在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是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後言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一章是矣

慶源輔氏曰禮行樂與此禮樂之形於天地者也制云者以其禮之制非人之所能為也作長斂藏此禮樂之形於四時者也形於天地則先禮而後樂蓋有序而後和生焉形於四時則又先樂而後禮蓋氣和而後物成焉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敦氏曰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別宜禮尚異也居鬼謂居其所為亦言背之也官猶事也天地各得其事

橫渠張氏曰樂動故率神而從天禮靜故居鬼而從地率神居鬼鬼神一物也只是神為伸鬼為歸以幽明而言

長樂陳氏曰樂極和不有以敦之未必能純同禮從宜不有以別之未必能辨異天法道者也人法地者也神由天道而無方非樂之圓而神不足以率之鬼由人道而有歸非禮之方以知不足以居之率則有循而體自然非有以強之也居則有方而止其所非有以行之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而其從天地如此亦各從其類故也天以至陽而職氣變地以至陰而職形藏樂由天作而至陽之氣存焉禮以地制而至陰之形存焉聖人職教化者也為能因陰陽以統形氣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蓋樂有聲而無形作之以應天則聲氣同故也禮有形而無聲制之以配地則形體異故也禮樂明矣而不昧備矣而不偏非徒足以官天地天地亦將為我官也聖人始而應配之以成位終而官之以成能庸詎知禮樂非天地耶天地非禮樂耶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別而言之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合而言之聖人制禮作樂而天地官者作之事也大人舉禮樂而天地將者述之事也言天地官則天地雖大亦受於禮樂矣言天地將則天地雖固亦不能違其情矣

嚴陵方氏曰和言其樂者乎所謂中和以為和是也宜言其物易所謂象其物宜是也和則有和矣樂則敦之使厚而已物固有宜矣禮則別之使辨而已和既敦則莫不循其理而無所乖故能率神宜既別則莫不安其處而各有所歸故能居鬼神者陽之感而天以陽為德則樂之敦和率神所以從天而已鬼者陰之感而地以陰為德則禮之別宜居鬼所以從地而已故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亦各從其類也禮樂之本出乎天地故每以從言之聖人以樂之從天也故作為聲音以法天之明以禮之從地也故制為文采以法地之□於是言應天禮言配

此禮樂內外之別也

延平周氏曰樂由天作無方而不可知故率神以從天禮以地制有方而不能變故居鬼而從地本乎天也故作之以應天本乎地也故制之以配地有樂也天之道所以通有禮也地之義所以顯樂所以發天地之和禮所以明天地之序

馬氏曰神者陽之精而天者陽之所積也樂由陽來故率神以從天鬼者陰之精而地者亦陰之所積也禮由陰作故居鬼以從地神言率而鬼言居率者引而上之也居者伏而就之也故神言率則知樂者崇之道也鬼言居則知禮者卑之道也天地有自然之禮樂而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者所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則禮樂明備而天地各當其位也此與記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同意

慶氏曰樂由天作故敦和以從天禮由地制故別宜以從地從
猶順也民得其和而已未足以從天必能率神而後可以從天
人得其宜而已未足以從地必能居鬼而後可以從地率者循
其自然居者安其所守者詩所謂神之弔矣此率神也傳所謂
鬼有所歸此居鬼也
延平黃氏曰氣也者神之盛也敦和又其氣之盛也禮樂之道
行乎陽則高下散殊合同而化行乎陰則率神而從天居鬼而
從地鬼神之道未離乎數而數實行之是以道之妙乎樂則能
率之以從天妙乎禮則能居之以從地禮樂之妙能官天地而
率神居鬼則分天地之所主而已唱者天之道也故作樂而應
之偶者地之道也故制禮以配之應也配也禮樂參之天地者
也
慶源輔氏曰前言形於天地四時者如此此又推言禮樂之理
也然樂之理則敦厚於和率循陽道以從於天禮之理辨別其
宜居守陰道以從於地敦和率神天之道也別宜居鬼地之事
也從天從地禮樂自然之理也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聖人
之事也禮出乎地樂出乎天始也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
地終也至於禮樂明備則天地之化見於禮樂而無餘蘊如此
則天地反爲聖人之所官矣
金華邵氏曰作樂以應天應者彼有而此答之之謂制禮以配
地配者以此而合彼之謂然則禮樂非聖人之私術蓋因天地
之理而爲之耳及夫其用昭明而全備則天地之間各有司存
不相紊亂是又以天地而理天地者歟　又曰天地者禮樂之
主禮樂者天地之官主君道官臣道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
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

者天地之別也
鄭氏曰卑高謂山澤也位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靜陰陽用事
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
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象光耀也形體貌也
孔氏曰自此至禮樂云廣明禮樂之功包天地之德此一經明
禮爲天地之別也山澤列於天地之中故云已陳貴賤即公卿
以下故鄭註周易云君臣尊卑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下也動
靜謂雷風動靜有常也小大小謂草木春生秋殺是蟲夏生冬
伏大謂常存不隨四時變化不等故云殊也方謂走蟲禽獸之
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謂殖生草木之屬各有區分自殊於
藪澤者也鄭註易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此註不同各有以也
行蟲有性識故稱方殖生無心靈故云物也萬物各有區分性
命之別聖人因此制禮辨殊蟲物各隨性命也成象日月星辰
也成形謂山川動植也聖人制禮是從天地之分別也
張氏曰明聖制禮殊別是天地之分別也亦別辨居鬼而從地
也
橫渠張氏曰禮不必皆出於人天地之理自然而有天之生物
便有尊卑小大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天秩者父子
兄弟夫婦之類次第而有者也天秩者雜然而生其間便有小
大上下之別或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猶告子
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當合內外之道能知禮
之本於自然人順而行之是之謂禮　又曰卑高亦有義高以
下爲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動靜陰陽性也有常不
牽制於物也
長樂陳氏曰貴以高爲本賤以卑爲基是高卑以天地尊卑而
後陳貴賤以君臣定而後位言定則知位爲辨言位則知定爲

分分辨不同禮亦異數此君臣所以別於朝廷貴賤所以別於天下也然卑高者位之積貴賤者位之序貴以卑而後形故言卑以敵貴賤以高而後顯故言高以敵賤然君可以言貴貴不必言君也臣可以言賤賤不必皆臣也故於君臣言尊卑於貴賤言高卑以別之易言乾坤此言君臣者易以乾坤為首禮以君臣為大故也天道常動地道常靜以動為常凡物之所謂大者皆麗焉以靜為常凡物之所謂小者皆麗焉因其大而大之因其小而小之則小大殊矣禮者天地之序序故羣物皆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如此而已變易之剛柔斷言小大殊者此主禮有小大言之異乎易主乾坤而言也天地之間有方不能無類聚有物不能無羣分蓋獨陽不生獨陰不生相與以成體相與以致用相辨以成體則陽與陽類陰與陰類凡非類者斯離而不合故乾位西北至陽也震坎艮之陽聚焉坤位西南至陰也巽離兌之陰聚焉其非類聚耶相與以致用則陽物不能無偶分之以羣乎陰陰物不能獨立分之以羣乎陽自天地以道相濟山澤以氣相通雷風以聲相搏水火以性相逮豈非羣分耶是豈天地使然各因性命不同而已禮之道以節為體而有以相之辨以和為用而有以相與使天下之衆萬物之繁靜安性命之理動安性命之情亦何異此易原吉凶所生以同民患禮推性命不同以辨名分故也在天成象則凡物之有象者皆資成焉非特日月星辰之垂象而已在地成形則凡物之有形者皆資成焉非特山川草木之流行而已象成而上形成而下暉之本數係之末度孰非天地之別乎在易繼之變化見在禮繼之天地別者易圓而神禮方以知故言妙於易言粗於禮樂書

延平黃氏曰由卑而見貴由高而見賤方以類聚物物以羣分類天之尊卑陰陽之動靜羣類之聚分形象之上下天地之理自爾交感之相摩旋轉之相盪鼓以發之奮以進之動以化之煖以養之天地之情自爾

嚴陵方氏曰以形言則曰高下以道言則曰尊卑以位言則曰卑高獨位反言之者以位卑積卑至高故也陽常動而長陰常靜而消消則小而有別於大長則大而有別於小凡此皆天地所以辨而別也而禮行乎其間故曰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金華邵氏曰前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以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以興蓋言禮樂之所由始也此言天尊地卑而君臣定天地之氣齊降而百化興蓋言禮樂之所形也小大則易所謂小往大來之小大也不可以人物性命不同言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盪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鄭氏曰齊讀為躋躋升也摩猶迫也盪猶動也奮迅也百化百物化生也

孔氏曰地氣上升故天氣下降與地氣交合積氣從下升在樂象氣故先從地始形以上為尊在禮象形故從天為初相摩謂陰陽二氣相切迫相盪謂天地之氣相感動萬物以氣生而未發用雷霆以鼓動之得風雨奮迅而出也動之以四時者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煦之自雷霆至日月皆天地相盪之事百物化生由此作樂者法象天地之和氣樂和則天地亦和也前經云制禮樂亦然

長樂陳氏曰樂之道形而為天地氣而為陰陽天地待陰陽而

後變化陰陽待天地而後流通故地氣不上齊則肅肅之陰何以出乎天天氣不下降則赫赫之陽何以發乎地兩者交通一上一下陰陽所以相摩也一先一後天地所以相蕩也蓋陰陽之氣運行乎天地之間其相薄也感而為雷激而為霆其偏沴也怒而為風和而為雨雷霆以震之凡物之有聲者莫不鼓矣風雨以潤之凡物之有心者莫不奮矣一噓為春夏一吸為秋冬四時之行也有以動化之或循星以進退或應日以死生日月之運也有以煖煊之如此則一寒一暑一晝一夜而百昌之化與焉然則樂有不為天地之和耶莫神於易莫明於禮微之而為乾坤顯之而為禮樂其所以同異詳略亦相為表裏而已煖之者日也月亦預焉潤之者雨也風亦預焉相須而成故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地位乎下而天位乎上未始齊也及其升然後與天齊焉故曰上齊陰陽以氣言而見乎形故曰摩天地以形言而存乎氣故曰蕩其實一也雷霆者聲之所作故曰鼓風雨者氣之所散故曰奮四時代謝故曰動日月代明故曰煖禮之別終於成形者主乎體故也樂之和終於百化者主乎氣故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一節禮樂與易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春秋傳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經義亦如之蓋禮無所不在在孝經則為孝在繫辭則為易其揆一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鄭氏曰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

孔氏曰此經明天地不時由禮樂失所樂以法天化得其時則物生不時則物不生天之情也禮以法地男女有別則治無別亂升地之情也　皇氏曰天地無情以人心而謂之耳

張氏曰此明天地應於禮樂也隨禮樂得失而應之是天地之情也然樂是氣化故云害物禮是形教故言亂人也

長樂陳氏曰和故百物皆化化不時則不生樂失其和故也序故羣物皆別男女無辨則亂升禮失其別故也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化不時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女無辨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地也 樂書

馬氏曰天地之道變化不以常未春而煖未冬而寒則陰陽失其和雖天下易生之物亦不能生也故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有別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夫亂之所起常起於無序之上蓋人之所務而莫之知也故曰男女無辨則亂升升猶言階之以為亂也康成釋升以成蓋亦是矣化不時則不生此言有以貴於和男女無辨則亂升此言有以貴於別不獨人情如此天地之情亦如此故曰天地之情蓋化則貴其和也春先乎夏秋先乎冬則天地亦未嘗不貴其別也男女則貴其別也而兄弟睦夫婦和則人倫亦未嘗不貴其和也此皆互文以見意

山陰陸氏曰化不時以無樂故也男女無辨以無禮故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豈人為哉亦天地之情也

延平黃氏曰化不時則不生失樂之和男女無辨則亂升失禮之節不生無辨天地之情所不能免故後之於天地以樂之和輔相其宜以禮之中裁成其道

慶源輔氏曰天地之化不時則物不生男女無辨則亂以作樂舉天地禮舉男女總之以天地之情而不及人以見禮樂之在三才無異理也夫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不和則不生無序則亂作則亦天地之情理也

及天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
而測深厚
鄭氏曰極至也蟠猶委也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
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
孔氏曰自此至禮樂云盛説禮樂之大天降膏露是極乎天
地出醴泉是蟠乎地禮樂行而陰陽和日月歲時無易百穀
用成是行乎陰陽禮樂用之以祭鬼神樂六變百神俱至是
通乎鬼神高遠謂天之三光皆應禮樂而明是禮樂窮極之
也深厚謂地之山川皆應禮樂而出珍寶是測深厚也此經
盛論禮樂之大雖取象於天地之功又能徧滿於天地之間
也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用四方上下無所不至此樂所以行天
地之和而非止同其和禮所以爲天地之別而非止同其節

也蓋禮樂非天地則不因天地非禮樂則不成猶之乾坤毀
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亦幾乎息此體用相資之道
也
延平黃氏曰樂之和失之則不生禮之別失之則亂升及其得
之則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
深厚行乎陰陽則物莫能違之通乎鬼神則物莫能間之凡有
聲氣形數之類在其中焉禮樂至於此矣然後能著大始能居
成物
嚴陵方氏曰極乎天蟠乎地言其升降之無常也行乎陰陽言
其往來之不息也通乎鬼神言其變化之無方也極乎天非特
樂由天作雖禮亦極乎天蟠乎地非特禮以地制雖樂亦蟠乎
地行乎陰非特禮由陰作雖樂亦然行乎陽非特樂由陽來雖
禮亦然通乎鬼非特禮別宜居鬼而已雖樂亦然通乎神非特

樂敦和率神而已雖禮亦然此其所以爲至歟故首以及言之
及言及其至也高者下之對遠者近之對深者淺之對厚者薄
之對高猶可窮而況於下乎遠猶可極而況於近乎深厚猶可
測而況於淺薄者乎
馬氏曰禮樂之粗見寓於形名度數之間至於精則無乎不在
也此言中和之致其妙至此而不言在人者蓋中和者人之所
致也其妙如此則在人可知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禮樂在人有如此者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
神孰能與於此
新安朱氏曰此以理言有是理則有是氣一氣之和無所不通
亦如説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之意引膏露降
醴泉出等語緣其有此理末流便有這徵驗
廬陵胡氏曰上言天地自然之禮樂此言聖人所制禮作樂之

功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
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鄭氏曰樂著大始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著不息著
不動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
孔氏曰樂象於天天爲生物之始是樂著大始禮法於地地養
天氣而成於物是禮居成物顯著明白運生不息者是天也顯
著養物不移動者是地也一動一靜者動物飛走蠢動感天之
陽氣也靜物安然止靜感地之陰氣也一動一靜天地間所有
百物也周禮雷風日月之屬皆動也植物山林之屬皆靜也記
者引聖人語云此一章是禮樂法天地也離而言之則樂靜
禮動若禮樂合用之事則可有動靜故知天地之間物有動
靜也

長樂劉氏曰天地交而萬物生是樂著於生物之始也有天地然後有尊卑是禮居於成物之後也天行健終而始之不窮者也故著生不息者樂之理天之道也地不動著而生之無疆者也故著生不動者禮之制地之道也一動一靜者禮樂行於斯民而中和育萬物於充盈乎天地之間者人之道所以配乎天地也

長樂陳氏曰乾者萬物之所資始故能以始而推始則至於知大始坤者萬物之所資生故能以生而生生則至於作成物然乾於大始知之而已未能使之者坤於成物作之而已未能至於居唯樂有和所以能著其始禮有節所以能居其物此禮樂所以能成天地之道也雖其成天地之道如此蓋亦本於天地之動靜而已故著不息而已故著不息而動者樂也著不動而靜者禮也一動則爲樂一靜則爲禮是以凡在天地之間者莫非禮樂也禮樂之道天地而已聖人曰禮樂云玉帛鐘鼓云乎哉

又樂書云大始氣之始成物形之中終著其微而顯之者樂也居其所而有之者禮也樂以陽來以天作凡在天成象者皆資之顯也豈非著大始之意歟禮以陰作以地制凡在地成形者皆資之居焉豈非居成物之意歟乾則自强不息坤則至靜德方天確而動故其運不息著不息者樂之所以寘乎天也地隤而靜故其處不動著不動者禮之所以寘乎地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之情非動則靜而禮樂如之樂主動由中出則靜矣禮主靜交乎下則動矣萬物盈於天地之間或類聚或羣分動者有時而靜靜者有時而動一動一靜而不主故常者與適而非禮樂也非聖人知禮樂之情其孰能究此故此繼之聖人曰禮樂云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與易闢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同意一動一靜天地之間與易一闔一闢謂之變同意

延平黃氏曰天之化其陽始於亥生於子成於丑而乾位西北焉則知大始矣乾者天之道也楊子曰天與西北鬱化精也物於此焉天道制其命化精含有其生意特未判也及夫萬物資始於成於艮至於震而天之用出焉地氣上升天氣下降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數者寘合而有樂之和則大始著矣地之化其陰始於巳生於午成於未而坤位西南焉則作成物矣易曰致役乎坤者致役者作之也萬物之生天化氣地化形其化形也萌者出句者達羽者飛足者走鱗者游特未定也及夫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悖遊者潛走者伏飛者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散者寘分而有禮之序則成物居矣大始者精氣也樂散爲和氣以著之成物之體立矣禮分爲定體以居之禮者其樂之終始歟故言禮制行矣則在乎樂之前言禮居成物則在乎樂之後

嚴陵方氏曰有物者必由於有始有始者必至於有物曰大始則又始之前也亦猶大初謂之大爾曰成物則又物之後也亦猶成汲謂之成爾乾知大始知之而已及樂由陽來則著其理而可見坤作成物作之而已及禮由陰作則居其功而得所著大始則有氣而已居成物則有形焉氣則往來未嘗息而乾建之所以爲天歟故曰著不息者天也形則未嘗動而坤靜之所以爲地歟故曰著不動者地也夫天之不息以氣所以爲天者未嘗不息莊子曰天其運乎是矣地之不動以形所以爲地者未嘗不動莊子曰地其處乎是矣禮樂亦然經曰樂由中出故曰靜是亦未嘗不息也又曰禮者動乎外是亦未嘗不動也故止以著言之著者

見其衆物之體也於成物獨不言著者以在成形之後不嫌
於不著也間讀如無有入於無間一動而天一靜而地是
天地之間耳若夫動者未嘗動靜者未嘗靜和同為一
豈復有一間哉楊子曰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蓋謂
是矣
馬氏曰樂由天作而樂亦著大始禮以地制而禮亦居成物蓋
物之質必由而後化則是樂者存乎物生之始質散而後有
其別則是禮者居於物成之後故曰樂著大始禮居成物
天者陽也而陽以動為功故天之道存於不息地者陰也
而陰以靜為德故地之道存乎不動天之道存乎不息故
聖人作樂以應天而動亦與陽同功地之道存乎不動故聖
人制禮以配地而靜亦與陰同德樂之動則應於天之間禮
之靜則應於地之間故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然而天

地合而後萬物生陰陽和而後萬物成則禮樂之道亦必相待
而後成也故樂亦未嘗不靜而禮亦未嘗不動故曰樂由中出
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慶源輔氏曰氣和而後物生物生而後有辨樂著大始和之
事也禮居成物辨之事也有氣而後有物有用而後有辨樂
統同氣也禮辨異物也天之所可見者不息也地之所可見
者不動也不息樂之事也不動禮之事也至於一動一靜聖
人之妙用而禮樂之並行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言二者不可
闕一也
金華邵氏曰禮樂雖因天地而形天地亦以禮樂而著方其天
地別而為禮天地和而為樂是禮樂因乎天地也及夫禮樂極
天蟠地行陽陰通鬼神窮高極遠測度深厚禮樂之理無所不
有天地亦賴禮樂而著焉故大始氣也成物形也大始本有是

氣樂則著而明之成物本有是形禮則居而辨之故著而運行
不息則為天著而一定不易則為地著而為一動一靜則在動
非動在靜非靜乃天地之間而機緘之妙也聖人於此窮其所
自而歸之於禮樂故曰禮樂云又以見天地造化亦不無待於
禮樂也
金華應氏曰自天高地下至此一章本上繫之文夫子所以明
易也而以是發明禮樂之理非聖門學者深究乎天地之蘊而
有見於禮樂之用未能及此情者理之所存而心之發見也及
猶至也樂出於自然之和禮出於自然之序其二者之充塞流
行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屆無深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大
始之妙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之所以為天
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為地居者藏諸用者也著者顯諸仁者
也天地之間不過一動一靜而已故聖人昭揭以示人而名之

曰禮樂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鄭氏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以言
父母之長養己其辭未聞夔舜時典樂者也書曰夔命汝
典樂
孔氏曰此一節是樂記第四章名為樂施明禮樂既備乃施布
天下也自此至行也明聖人制樂以賞諸侯其功大者其樂備
五弦謂無文武二弦唯宮商等五弦也南風詩名案家語云昔
舜彈五弦之琴其詞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
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故註
云其辭未聞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教
天下之孝也案世神農作琴今云舜作者特用琴歌南風始
自舜或五弦始舜也夔是舜典樂之官名夔欲天下同行舜道

故歌此南風以賞諸侯使海内同孝也然樂之始亦不止在夔
也
長樂陳氏曰順天地之和莫如樂窮樂之趣莫如琴蓋八音以
絲爲君絲以琴爲君所以禁淫邪正人心者也洞越練朱之制
雖起於羲農而作五弦以歌南風合五音之調實始於舜而已
以之歌南風亦不過咏父母生養之德以解吾憂而已豈特解
民慍阜民財而已乎夔之爲樂薦之郊廟鬼神享作之朝廷庶尹
諧立之學宫天下服近足以儀難致之鳳凰遠足以舞難馴之
百獸豈特賞諸侯而已哉彼然而言之者因歌南風而發亦見
賞以春夏之意也然賞諸侯以樂前此無有也後此亦因夔而
已故以始制言之此後世所以推爲樂祖而祭之瞽宗歟樂
書
嚴陵方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有好生之德莫如舜故作五
弦之琴以歌南風五者土之數而土者生物之主也南風者
長養之氣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歌南風所以寫其心示其
長養之意也故解吾民之慍此言養其心也阜吾民之財此
言養其形也南爲長養之方北爲肅殺之地舜作南風之歌
而紂爲北鄙之舞此舜與紂善惡之所以分樂所以象德而
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賞之故夔始制樂以賞諸侯之有德
也
李氏曰舜知樂之情故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識樂之文故
制樂以賞諸侯夫當冬而叩徵音以激蕤賓則足以致陽光熾
烈而堅冰立散故歌南風取萬物之皆相見也夫歌南風以合
於天制樂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以合於人此舜之所以通神明
配天地育萬物和天下者也
延平黄氏曰歌南風和天也賞諸侯和人也諸侯之受賞亦貴

其致和而已德盛而教尊則其德和於人五穀時熟則其德和
於天樂者象德而賞之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觀其舞而知其德
謚者行之迹也故聞其謚而知其行
慶源輔氏曰南風長養之風鄭氏則以爲舜歌父母之德如南
風家語所載之辭則以爲解民慍阜民財然以此觀之則疑家
語所載必有據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舜爲天子而
歌此以爲樂則諸侯之君民者亦當法舜之德體南風之意以
長養其民故夔因其歌而寫之於金石絲竹當時諸侯有養民
之德者則以樂賞之也非謂夔始制樂言因南風而制樂以賞
諸侯自夔始也
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
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
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鄭氏曰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
近舞人多也謚者行之迹也
孔氏曰此經明諸侯德尊樂備舞其綴謂酇也飾謂酇聚舞人
行位之處立表酇以識之舞行綴遠由人少舞處寬也舞行綴
短由人多舞處狹也舞處之綴一但人多則去之近人少則去
之遠覩其舞之遠近則知其德之薄厚由舞所以表德也又以
謚比擬其舞聞謚之善否知其行之好惡也
長樂陳氏曰諸侯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天子賞之以樂
者以其人事修於下天時應於上然後可以樂其樂也故其勞
於治民者舞之行綴則遠逸於治民者舞之行綴則短觀其舞
於外足以知其德於内聞其謚於後足以知其行於前則舞者
勞逸之迹而謚者善惡之名迹則見於一時名則流於不朽此
諸侯不可不勉而記者所以極言之也　又樂書曰天下有道

禮樂自天子出故諸侯有德天子得爲樂以賞之德盛於內而日新教尊於外而日隆則人和於下矣五穀種之美而以時熟爲則天地之和應於上矣人和於下天地應於上則德教洽而民氣樂其賞之樂以彰有德不亦宜乎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巡舞列經曰行其綴兆行列得正焉蓋位則綴也所以爲綴列則佾也所以爲行治民勞者綴遠而佾寡德薄故也治民逸者綴遠而佾多德盛故也非故不同凡各稱德而已夫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鄭伯賂晉悼公女樂二八悼公以半賜魏絳用是推之服虔所謂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不易之論也然則舞行綴遠豈六佾歟舞行綴短豈四佾歟杜預謂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豈復成樂舞耶世

衰道微禮樂交喪於天下諸侯僭天子者有之大夫僭諸侯者有之及其甚也大夫不僭諸侯而僭天子陪臣不僭大夫而僭諸侯魯公初去八佾獻六羽諸侯僭天子而知反正者也季氏舞八佾於庭大夫僭天子而不知反正者也彼豈知舞以樂舞賞諸侯之意哉

嚴陵方氏曰君子所以教人者以德唯德盛人所從者衆則其教尊而人事修矣人事修則天時應故繼之以五穀時熟德盛教尊則養其心者至矣五穀時熟則養其形者至矣諸侯之養民者如此天子賞之以樂也不亦宜乎諸侯六佾大夫四士二佾舞固有常制矣而此所言綴有短遠之異者豈非因其德之大小然後或備或否歟行以言其成列綴以言其相聯言遠以知短之爲近言短以知遠之爲長長短言其所陳之形遠近言其所至之地樂不止於舞必以舞爲賞罰者以德之形容尤可見於此故也

馬氏曰五穀時熟有富之意也德盛而教尊有教之意也有富與教則諸侯之德備然後賞之以樂賞之以樂者言賞之以備樂也德大者然後得其樂之備德小者則雖有常數而不得備故其治民之勞逸者其舞所以不同也上言舜歌南風夔始制樂言其樂之聲也下言其舞行綴遠綴短者言其樂之容也舞者德之餘德者舞之蘊故觀舞可以知德謚者行者謚之主故聞謚可以知行其意主於舞而繼之以聞謚者所以詳之也

山陰陸氏曰若魯僖公可謂德盛而教尊矣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致民之勞逸係其德之厚薄逸則有餘裕矣勞者未優泰也

延平周氏曰聖人之賞樂以治民爲主

廣源輔氏曰以舜之事觀之則天子之爲樂非特自象其功德而又欲以賞天下諸侯之有德者使天下諸侯皆法象天子之德也人事至而天時未應其德猶未至也況樂者天地之和也故必俟乎天時應五穀熟然後賞之治民勞謂勞於治民者治民逸謂逸於治民者勞謂勤勞逸謂暇逸勞逸以事言也故曰治民焉行綴遠則氣舒行綴短則氣促上動則下紓上逸則下促舞者德之容謚者行之名猶影形聲響之可信也若後世之所謂謚則異是矣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四

F以

氏曰禮樂與天地竝立而天地之仁義尚爲近之春作是長

又曰以其齊降故有摩盪以其摩盪故有雷霆風雨陰陽

之交相摩乾八方之氣相推盪易解一起一滅爲相摩一進一退爲相盪震坎艮本坤也惟以剛摩柔故一索再索三索於乾而男成焉巽離兌本乾也惟以柔摩剛故一索再索三索於坤而女成焉震東方也故震盪艮爲春離南方也故離盪巽爲夏以至兌盪坤坎盪乾而爲秋冬亦若是而已　又曰一闔一闢往來不窮而變化生焉雷霆發之所作風雨氣之所發運行無窮曰動寒暑相繼而歲成焉照臨爲煖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百物皆化代興不廢易所謂品物流形周禮所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記上二條地止產以下　又曰極天蟠地者禮樂之容也未出乎天地之間窮高極遠而測深厚禮樂之化也又非止乎天地之間也記樂極乎天以下　又曰琴非始於舜作而歌南風者舜也舉非出於夔制而賞諸侯者夔也記作五弦以下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五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鄭氏曰大章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韶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夏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周禮曰大濩大武

孔氏曰此論六代之樂咸池備矣言黃帝之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周偏是爲備具也咸池雖黃帝之樂堯既增改修治而用之故此文次在大章之下至周謂之大咸黃帝之樂堯不增修者則別立其名則此大章是也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故周禮雲門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卷當大章也自夏以前皆以文德王天下殷周二代唯以武功爲民除殘暴民得以生人事道理盡極矣

石林葉氏曰咸池言備者德之全也殷周言盡者聲之極也

長樂陳氏曰舜有紹堯之至德故樂謂之韶禹有中國之大功故樂謂之夏由夏而上言樂之名而不言代由殷而下則言代而不言樂之名者蓋世遠則樂之名難明世近則樂之名易知以其難明故詳之以其易知故略之也

又樂書曰堯作大章以其煥乎有文章也黃帝作咸池以其咸物而潤澤之也蓋五帝之樂莫著於黃帝至堯脩而用之然後一代之樂備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舜紹堯之後德而以后夔作韶禹成治水之大功而以皋陶作夏成湯能護民於塗炭故伊尹爲之作濩武王以武定禍亂故周公爲之作武是帝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至三王無復餘蘊矣故曰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此三代之道所以異乎堯之所謂備也堯

曰大章又曰雲門大卷者雲門樂之體也大章大卷樂之用也雲之爲物出則散而成章其仁所以顯入則聚而爲卷其智所以藏堯之後德望之如日就之如雲雲門之實也其仁如天大章之實也其智如神大卷之實也

延平周氏曰法成於堯而天道備故曰咸池備矣文極於殷周而人道盡故曰殷周之樂盡矣

嚴陵方氏曰大章咸池黃帝堯舜之所以同用也韶謂之九韶九者樂成之數前乎舜則堯非不繼也後乎舜則禹非不繼舜也特於舜樂言繼者蓋法成乎堯者也在舜之時法猶未成堯雖繼之而可繼之事未備舜協于帝在舜之時功爲已協禹雖繼之而不足爲難則可繼之善善繼之功唯舜獨也無不順之謂備無有餘之謂盡

馬氏曰堯德明於天下故作大章以章之黃帝之德所施者博

故作咸池德之所施者博故曰池民之所順者衆故曰咸湯武所爲豈其心之所欲出於不得已也蓋其人道極於此故曰盡矣

山陰陸氏曰言章備咸池之樂故大章一名大咸護曰韶護蓋亦以此韶雖禪猶繼也若禹繼舜不足當之耶付朱均雖繼絕矣夫文反繼爲絕蓋如此凡樂後無所加則備中無所含則盡備猶可也盡甚矣

延平黃氏曰雲門天德之象也咸池地德之象也樂之象德有天而已則簡地堯之德有咸池則備矣韶夏文樂也濩武武樂也象德有文而已則缺武商周之樂有濩武則盡矣大卷言雲之形大章言雲之象

慶源輔氏曰大章章之也言帝德之章著也德至於可名則非其至矣故曰咸池備矣咸也非可以名義求也以大章而視咸池則咸池備矣此所以先言大章後言咸池也若韶繼也夏大也視大章則又殺矣曰護曰武則又韶夏之次也故曰盡矣言無餘蘊而不復可繼也由是觀之則樂可知

金華邵氏曰樂盡則德有所不足文王清廟之瑟猶有遺聲則德有餘而樂不能盡也商周之樂盡矣豈湯武之征伐有歉於三聖揖遜之盛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記者之意或得諸此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鄭氏曰教謂樂也以法治以樂爲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

孔氏曰此明樂之爲善樂得其所則事有功也以法治者若學

善則治得其善樂不善則治乖於法前文教不時事不節是也人君教化美善則民法象君德

張氏曰此明施樂節須節也既必須節故引譬倒寒暑天地之氣也若寒暑不時則民多疾疫也風雨飄灑淒厲不有時者則穀損民饑也樂以氣和民心如天地寒暑以氣生化故謂樂爲民之寒暑也風雨之事謂之禮也禮以形教故曰事也天地之以風雨膏潤萬物猶以禮安治萬民故謂禮爲萬民之風雨也先王爲樂以以法制治善則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也

長樂陳氏曰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運而爲四時則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散而育萬物則風雨相資而化興焉樂道天地之和而其教與事實體之也蓋寒暑所以生成萬物而風雨又所以輔成歲功也教所以化成天下而事又所以輔成治功也寒暑不時而愆伏其能不疾而傷世乎風雨不節而淒若其能不饑

而無功乎以迹來之春誦夏弦春合舞秋合聲以至先王之所著以成敎者孰非法寒暑之時耶凡樂之事或以聲展之或以舞正之以至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孰非法風雨之節耶然則先王爲樂法寒暑風雨之治教有時事有節以善民如此則民之行也未有不象上之德矣在易益之九五上則有孚惠心下則有孚惠我德豈非以法治也善則民之行象德歟樂書

嚴陵方氏曰往來應期之謂時多少得所之謂節寒者冬之氣暑者夏之氣故言時風雨則散潤於四時之間而已故言節氣所傷爲疾食不足爲饑氣由寒暑而運故不時而疾食由風雨而成故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欲得其時故也事者民之風雨欲適其節故也且敎以經世苟或不節何異風雨之致饑乎故曰無功敎得其時事適其節莫非和之所致也和者樂之道

故繼之以先王之爲樂爲上所言敎之時事之節皆法治之意以樂爲法則莫非善法以樂爲治則莫非善治

馬氏曰古之爲教者常興於旣富之後蓋彼爲救死而恐不贍則奚暇治禮義哉故其序必在於富庶之後而使之因足以耕而爲之食宅足以桑而爲之衣元元皆樂於衣食之餘而凍餒之苦不及於父母兄弟然後謹庠序之教而孝弟得以興於暇日也此教貴得其時也天下之事有小有大而非可以一二言之皆不可以無節故農事既畢而麻事隨興野功既訖而宮功再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講事在於農隙之際此事必宜其節也

山陰陸氏曰教無樂則不時事無禮則不節言樂以法象其治善則行如其德若大章章之也韶繼也夏大也行可謂不愧於德矣蓋行見於行事固有不能如其德者也故曰君子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延平黄氏曰萬物之生得寒而成得暑而長然而不時則邪氣乘物故不時則疾得風而動得雨而潤然而不節則淫暴害物故不節則饑教者先王所以化物也故譬則寒暑事者先王所以應物也故譬則風雨因時之宜而立教故不傷世適物之變而用事故有成功是以先王之爲樂也於天下也法治於己也則行象德然後無不時不節之患

慶源輔氏曰寒暑不時風雨不節天地之禮樂失矣教不時事不節人之禮樂失矣教時事節即禮樂之事也天地之道寒暑時而風雨節矣故先王因而作樂以象法其治善謂作樂之善也行象德則如大章韶夏是也若不類其德而未備於鍾鼓管磬之間則不可謂之善也

延平周氏曰有樂而無禮則流故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則善

善則民之行亦象德矣

金華邵氏曰此又言天下之事必貴乎得其時與節先王之禮樂亦不可拂其時與節也故引天地之道以言之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鄭氏曰以穀食犬豕曰豢爲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享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也壹獻士飲之禮百拜以喻多綴猶止也

孔氏曰自此至著其教焉明禮樂之設不得其所則禍亂興故先王節其禮樂以防淫亂豢養也先王由酒之流生禍因爲飲酒之禮凡饗禮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

侯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略爲一節俱三獻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也故鄭知壹獻爲士饗禮所獻酒少從初至末賓主相荅而有百拜是意在恭敬示飲而已故不得醉也人君作樂以訓民使民法象其德也制禮以教天下所以綴止淫邪也

石林葉氏曰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易以需受之以訟曰飲食必有訟蓋原始要終之意如此

長樂陳氏曰飲酒人之大欲不能不速訟先王知其然於書有彝酒之戒羣飲之誅於禮有幾酒之察屬飲之禁猶以爲未也又寓教戒之意於器皿之間尊皆有舟其載有量尊皆有罍其鼓有節爵以角觥以兕以至傷而爲觴單而爲觶觚而爲觚受而爲醆散而爲散止而爲禁無非備酒禍也一獻之禮非士之燕禮士之饗禮而已一獻之禮非不尚也而賓主至於百拜終日飲酒非不久也而不得醉焉然則先王爲禮以備酒禍可謂至矣言士之饗禮如此則自士而上可知也酒食以合歡則禮之所施樂未嘗不有以通之也然合歡以爲樂非樂其情必以象德酒食以爲禮非淫其德必以綴淫易之需言君子以飲食燕樂酒食合歡之意也樂言先王以作樂崇德樂以象德之意也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禮以綴淫之意也樂言

嚴陵方氏曰醲黍以爲酒固已美矣又加之以黍禾焉則美之至也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非謂是乎一獻之飲酒禮也一獻以見飲之少百拜以見儀之多楊子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亦以是而已黍與豹黍之黍同謂養之也酒所以爲饗禮食所以謂食禮饗食之禮凡以通賓主之情合彼此之歡也歡既合矣必有樂以和之故繼之樂以象賓主之德以形容於樂故以象言之樂之所樂不能無淫必有禮以節之故繼之以禮以綴淫淫過也

馬氏曰書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此皆酒之流生禍也然而酒者人情之所不能免先王亦不能絕之因爲酒禮以節之而已終日飲酒久矣而不醉焉此先王之所備酒禍而有禮以節之也人心有相得之歡無以見則寓於酒食故酒所以合歡德無形而樂有象德蘊於中而無以發則寓於樂故樂以象德禮所以節人心而使之知所止故禮者所以綴淫也

延平黃氏曰酒之養人猶其教其事酒之流生禍猶其不時不節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所以節其流　又曰上下之分甚嚴而不至於絕者以其有酒食以合歡甚歡而不至於蕩者以其有樂以象德有禮以綴淫

慶源輔氏曰物之流生禍者多矣此姑舉其一也亦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舉以戒焉人固有自然之德所謂和者是也故作樂以象之而使之常不失其自然又慮其過也故制禮以綴止之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鄭氏曰大事謂死喪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事之大者必有禮以哀之於福之大者必有禮以樂之死亡凶札禍裁天事之大者也圍敗冦亂人事之大者也大宗伯皆以凶禮哀之所謂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也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福祿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所謂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也彼哀而我哀之彼樂而我樂之哀樂之分雖異情而皆以禮終則禮達

而分定矣 樂書

嚴陵方氏曰於吉曰福以知凶之爲禍於凶曰事則吉無非事分以言其有定分而不可犯也若曾子七日水漿不入口則不能以禮節其哀矣魏文侯聽鄭衛而不知倦則不能以禮節其樂矣

馬氏曰大事者言其凶事之大者也大福者言其吉事之大者也哀樂之情皆生於中而禮者所以飾之也以禮哀之而哀不至於過以禮樂之而樂不至於極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此言有禮以節之

慶源輔氏曰有禮以哀之喪禮是也有禮以樂之嘉禮是也皆以禮終則不至於過也

延平黃氏曰皆以禮終故哀樂中其節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

故先王著其教焉

鄭氏曰著猶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教國子

孔氏曰樂本從民心來故感動人深使惡風移改弊俗變易風謂水土之風氣謂舒疾剛柔俗謂君上之好惡

延平周氏曰聖人之所樂則莫非正也發其所樂而爲樂則莫非和也以其正故可以善民心以其和故感人之深有以善之又有以感之則所以移風易俗也

長樂陳氏曰善民心則惻隱羞惡之心達而爲仁義恭敬是非之心達而爲禮智感人深則動蕩血脉流通精神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有善惡樂之善民心感人深則至剛之風可移而爲柔至惡之俗可移而爲善移風而使之化易俗而使之變爲樂之效如此而先王著之以爲教則一道德同風俗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 樂書

嚴陵方氏曰聖人所以樂其樂者以樂可以善民心故耳所以能善民心者以其感人深而移風易俗故耳樂之道如此苟非著之以爲教則其道或幾乎息矣故先王著其教焉上言聖人以見有所樂故作之也下言先王以見教之所由來尚矣君上所化謂之風民下所習謂之俗遷此之彼爲移更有爲無曰易

馬氏曰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人不能無樂而先王亦不能無樂故樂也者先王之所樂也先王因其樂而著其教焉人之善性雖皆出於天而風俗則未嘗同先王盛時能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者以其有樂也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延平黃氏曰衆人所樂者物之感聖人所樂者德之感雖樂出於聖人之所樂故能養民心其感民深其移風易俗而出於衆

人者彼且自荒矣其如民何

金華應氏曰漢志云良移風易俗自一獻百拜而終日不得醉以至大事大福哀樂有分皆以禮終蓋因事之風雨以謹夫教之寒暑也百拜以禮綴淫以禮哀樂以禮與非禮也而曰著樂之教蓋禮樂初無二理禮有節則樂不流如風雨不爽則寒暑不忒矣著謂尊尚而表顯之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鄭氏曰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

孔氏曰自此至君子賤之也是樂言之科從此至淫亂論人心不同隨樂而變夫樂聲善惡本由民心所感而起及合成爲樂又感於人善樂感人則人化之爲善惡樂感人則人隨之爲惡是樂出於人而還以感人猶雨出於山而還以雨山火出於木

而還以熇木也此言人由血氣而有心知其性雖一所感不常
故云而無喜怒哀樂之常內心應感起於外物謂物來感已心
逆應之而念慮興動也術謂所由道路也以其感物而動故心
之所由道路見也
長樂陳氏曰民生而靜有血氣心知之常性應感起物而動無
哀樂喜怒之常情以有常之性託無常之情則心術之形固非
我也實自物而已樂書
嚴陵方氏曰心無爲也應感起物則其心動矣故其術形於外
莊子所謂有物揉之而出是也上言血氣心知而下止言心
者蓋别言之雖有血氣心知之異合而言之萬化皆本於心而
已
慶源輔氏曰血氣心知民之所不能無也故曰有性喜怒哀樂
民之所不能一也故曰無常應感起物而動猶言感於物而後

動應物而感因物而起則有動爲動而後心術形心術猶孟子
所謂仁術也
金華應氏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中節之謂和此道心
惟微也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此人心惟危也
扣之則應觸之則感相激相生循環無端皆緣物而起物動於
內而心形於外也所性曰心知心之虛明未嘗不靈也所形曰
心術心之動則不勝其多事矣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
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
音作而民肅敬寛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
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鄭氏曰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
也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肢也賁讀爲憤憤怒氣充實也春
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此皆民
心無常之效也肉或爲潤
孔氏曰人君志意微細噍殺謂樂聲噍蹙殺小如此音作而民
感之則悲思憂愁也嘽寛也諧和也慢疏也繁多也康安也君
若道德嘽和疏易則樂音多文采而節簡略下民所以安樂也
粗厲謂人君性氣粗疏威厲猛起謂武猛發起奮末謂奮動手
足廣賁謂樂聲廣大憤氣充滿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性氣剛
毅肉言人肉多則體肥肉謂厚重者也君上寛裕厚重則樂音
順序而和諧動則民皆應之而慈愛也流辟謂君志流移不靜
邪散謂違辟不正放邪散亂狄成滌濫皆謂樂之曲折音聲疾
速如此則民感之淫亂也此六事皆據君德及樂音其意易盡
者則一句四字志微噍殺是也難盡者則兩句八字以結之嘽
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類是也或六字以結之廉直勁正莊誠是

也
延平周氏曰心術形然後音作故審其音則其心術可知也
長樂陳氏曰樂以音變音以民變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
思憂哀心所感然也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怒
心所感然也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
然也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寛裕肉
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流辟邪散狄成
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心所感然也由前則以心論聲而其
辭略由後則以音論民而其辭詳此其序所以不同也總而論
之其音作而民思憂亡國之音也其音作而民康樂治世之音
也其音作而民淫亂亂世之音也治世之音居亂亡之中者以
爲世治而不知戒不亡則亂矣此記樂者之微意也今夫肉倍
好者璧也好倍肉者瑗也肉好如一旋而不可窮者環也肉好

之音豈其音旋而不可窮耶樂音謂之狄者猶夷狄謂之狄以
其有禽獸之道也順成之音則其音順而治狄成之音則其音
逆而亂矣 樂書
嚴陵方氏曰慢易者非傲慢之慢特言其過耳繁文簡節者文
雖繁而節則簡也且厲則踏厲之厲猛則所守不中正起則作
之而不已末與風淫末疾之末同奮末則手舞足蹈之謂也肉
好猶璧之有肉好然蓋璧外謂之肉實而無隙內謂之好則虛
而已謂其音實而有所養又虛而得所好也狄成言狄強而成
滌濫言滌而泛濫也
馬氏曰論樂之所始則起於心之所感而後發於聲音論樂之
所成則反以感人心者也是故自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至於
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言其音起於心之所感也至於所謂
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以至於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

亂此言其樂之所以感於人心也先王之為樂尤慎其所以感
之之始
山陰陸氏曰言著志微以著嘽諧慢易粗厲猛起廉直勁正寬
裕肉好流辟邪散皆志也蓋志微則噍殺之音作噍殺之音作
而民思憂嘽諧慢易則繁文簡節之音作繁文簡節之音作而
民康樂粗厲猛起則奮末廣賁之音作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
剛毅餘放此鄭氏謂簡節少易也肉肥也狄濫往來疾貌皆非
是文繁而節不簡則失之繁節簡而文不繁則失之簡肉而無
好則失之實好而無肉則失之虛順成言順以著逆狄成言狄
以著華
延平黃氏曰有血氣則有情慾有心志則有意識情慾可動
意識可感然後喜怒哀樂隨其所遇而變君子則不然血氣
心智不能遷其性而喜怒哀樂之情發而中節故不為憂思

淫亂而異其音焉是故君子之樂可以善民心可以移風易
俗
慶源輔氏曰慢猶緩也對怨之言易謂和易也平易也繁文
所以極其盛簡易所以著其誠肉好猶俗言美滿也喜心感者
易失之流故以其流者言之於其終又有以見上五者亦皆有
過焉故下言先王制樂使剛氣不怒柔氣不懾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
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
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鄭氏曰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懾猶恐懼也
孔氏曰上經既明樂之感人自此至深矣明先王節人情性使
之和其律呂親疏有序男女不亂乃成樂也自然謂之性念慮
謂之情先王制樂本之情性稽考也既得人情考之使合度數

裁制之以禮義使合生氣之和道達人情以五常之行陽主發
動失在流散先王教之使感陽氣者不散陰主幽靜失在閉塞
先王節民情使感陰氣者不塞剛不至暴怒柔不至恐懼陰陽
剛柔四者通暢於身而發見動作於外陰陽剛柔各得其所是
安其位也不相侵犯是不相奪也五常之行若木性仁金性義
火性禮水性知土信也
張氏曰前言民隨樂變此言先王制正樂化民也陽謂稟陽氣
多人也陽氣舒散稟陽多則奢陰氣閉密人稟陰多則縝密今
以樂通二者之性皆使中和故陽者不散陰者不密也
長樂陳氏曰本之情性而明樂之情稽之度數而明樂之文有
情有文然後裁之以禮義故能幽合生氣之和明道五常之行
幽合生氣之和則和於天明道五常之行則同於人和同天人
而至於無閒故能使之陽不散陰不密剛不怒柔不懾不散者

陽中之陰不容者陰中之陽不怒者剛中之柔不懾者柔中之剛四者條暢於中而發作於外是以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又樂書曰自人有血氣心知之性以至六者之音作而民應之無非本之情性也自黃鍾之長而以黍累之則別於分忖於寸蔓於尺張於丈信於引而五度審矣自黃鍾之數而以一推之則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而五數備矣然度數在天下被之於文則久而必息寓之節奏則久而必絕要在稽之而已稽之則其數足以正其度而音正矣百度得數而有常又制之禮義使百體齊運而順正其大足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不乖其微足以道人性五常之行而不悖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喜心感者聲發以散哀心感者聲噍以殺是陽易失之散陰易失之容也怒心感者聲粗以厲愛心感者聲和以柔是剛易失之怒柔易失之懾也先王知樂之感人如此故合天地生氣之和道人性五常之行使之陽氣宜散而不散陰氣宜容而不容一適天地之和以暢之而已剛氣宜怒而不怒柔氣宜懾而不懾一適人性之和以暢之而已周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便陰陽之聲陂聲散險聲斂正聲緩陂則陽而散斂則陰而容陽而不至於散陰而不至於容其正聲之緩乎論陰陽如此則剛柔可知已凡四暢交於一體之中而發作於一體之外則陰陽皆安其位而陽不奪陰而散陰不奪陽而容剛柔皆安其位而柔不奪剛而懾剛不奪柔而怒夫然則聲相應保而為和細大不踰而為平而樂之道歸焉爾書以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為舜樂之成詩以笙磬同音以籥不僭為周樂之美皆此意歟剛柔言氣而陰陽不言者陰陽氣之大者也於氣言剛柔則陰陽舉矣陰陽之氣自得之於天者言之剛柔之氣自得於地者言之

延平周氏曰樂出於人心故本之情性情性之在物者有理故稽之度數惡夫過而淫也又制之禮義如此故能幽合生氣之和明道五常之行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則和而無乖故陽舒而不散陰慘而不容剛不至於過柔不至於不及四者條暢交於中而發於外是以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嚴陵方氏曰黃鍾之律長九寸應鍾之律長四寸此樂之度也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此樂之數情性出乎內故言本度數存乎微故言稽生氣者天地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曰生氣也五常者五行也生氣固有和矣唯樂以合其和然後其和不離五常固有行矣唯樂以道其行然後其行無礙陰陽兼物言之也剛柔指人言之也陰陽不言氣者陰陽不嫌於非氣也陽不散陰不容然後得其暢故曰暢陽不至於散則陽交陰故也陰不至於容則陰交陽故也故曰交其暢也其交也豈非和之所致乎剛柔之氣亦若是而已夫然後發之於外足以起事作之於外足以成功且皆各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馬氏曰樂出於人心故本之情性其文則見於形名度數之間故稽之度數當於人心不合於度數合於度數而不當於人心皆非所謂善樂然而制之不可以不合其宜故制之以禮義人受天地之和而生蘊於中則為性發於外則為行故合生氣之和於內而道五常之行於外陰陽剛柔之性皆當其位而六通四闢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皆當其位而不相奪也

延平黃氏曰本之情性以正樂之德稽之度數以正樂之文制之禮義以正樂之用陰陽為道則剛柔為德陰陽為德剛柔為氣剛氣陽德之發柔氣陰德之發不散不容陰陽之中也不怒不懾剛柔之中也有中性然後有中德有中德然後

有中氣樂者本於性發於德而作於氣者也

慶源輔氏曰喜心感怒心感者是謂情性性度數謂律呂生氣天地生物絪縕之氣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凡音之起由人心生故本之以情性律呂著天地自然之數故稽考使有所合大樂與天地同和道順也順夫五常之行使動而不失於流散則陽中有陰靜而不至於固滯則陰中有陽剛不過於怒則剛中有柔柔不失之懾則柔中有剛兼此四者以總上六者陰陽剛柔四者交暢於人之心而發作於外之樂交暢於中則作於外者疑於無倫今也各安其位而不相陵奪然後為樂之至本之情性則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稽之度數則皆安其位而不相奪

金華邵氏曰此言著其教之意先王將以著樂之教必先立其本而後樂可作其本不立則不過聲音器數之末何以感動人

物故先本之情性使出於天機自動天籟自鳴有非人偽能為者然後稽之度數如律呂之損益宮羽之小大制之禮義如用八用六宮縣軒縣也夫情性者樂之本然無所養則本喪矣合其義之和而使之不乖道其行而使不亡適至四者條暢交感各安其位則得所養矣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也

鄭氏曰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周禮大司徒樂以樂語樂舞教國子是也律六律也周禮典同以六律六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小大謂高聲之類正聲之類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宗廟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以象事行宮為君商為臣是也皆形見於樂謂同聽之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

孔氏曰先王欲稽之度數制之禮義非教不可故立之學等使依其才藝等級而教學之增習寬廣其樂之節奏省審其文采文采謂樂之宮商相應若五采成文即上聲成文是也繩是度量之物謂度量之以道德仁厚也律小大之稱者謂六律小之與大以為樂器使音聲相稱也若黃鍾之律長九寸應鍾之律長四寸半強各自倍半為鍾是其小大也鄭氏註高聲正聲見周禮典同註比終始之序者五聲始於宮終於羽比五聲終始使有次序也鄭註宗廟黃鍾為宮以下大司樂文黃鍾律之最長者應鍾律之最短者引以證經之終始使人法象五聲是事行也若宮商角徵羽象君臣民事物也先王制樂以化民由樂聲調和致親疏之理見於樂之聲以樂聲有清濁高下故貴賤

長幼男女之理見於樂也記者引古語言樂觀之益人深矣

長樂陳氏曰教不可陵節學不可躐等先王之於樂非獨以善吾身又將以教人也故始之以中和祗庸孝友之樂德中之以興道諷誦言語之樂語終之以二帝三王之樂舞始之以十三舞勺中之以成童舞象終之以二十舞大夏其立之學等宗其才之差而使習之如此抑又使之廣其節奏而不為簡節之音省其文采而不為繁文之樂則德之充實而端厚者故足繩之使不淫矣周官小師掌六樂之節鍾師掌九夏之節奏奏之辨也樂之止有節其作有奏兩者合而成文則文采而已節奏文采均聲之飾治飾之道欲始博而終約始博之節奏不可以不廣終約之文采不可以不省以繩德厚則能使人復性之靜而不逐物之動又何窮人欲滅天理之有律述此者也比輯此者

也樂之於天下其體固有大小其用固有終始蓋難以一偶舉
迹以小大之稱則大小相成而無輕重之不等輔以終始之序
則終始相生而無先後之不倫以此象乎事行則事容有大小
終始矣繩德厚以爲性象事行以爲行則越之聲音形之動靜
一遠一近而親疎之理存焉一上一下而貴賤之理存焉一先
一後而長幼之理存焉一内一外而男女之理存焉能使是理
莫不形見於樂豈不原於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聊合生氣
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陰陽剛柔各安其位所以觀其和之深
也立之學等廣節奏省文采以繩德厚所以觀其德之深也律
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所以觀其事之深也親疎
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於樂所以觀其理之深也故曰樂觀
其深矣乃若無形與聲則樂之文深載道而與之俱且將不
可識况得而觀之乎樂書

嚴陵方氏曰立之學所以教之立之等所以辨之若樂師掌國
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所謂立之學也若舞勺舞象所謂立
之等也節奏惡其狄故曰廣文采惡其雜故曰省凡此皆原其
性之所稟故曰以繩德厚小大有宜事之稱也終始相生事之
序也有宜則不可以無稱故律而述之使不易相生則不可以
無序故比而聯之使不絕若宮音濁而大羽音清而小蓋律
小大之稱也始於黃鍾之初九終於仲呂之上六蓋比終始
之序也凡此皆發於情之所動故曰以象事行夫德本厚或
爲物所遷則失其厚唯正之以樂然後歸厚焉故於德厚言
繩親疏言其分貴賤言其位長幼言其序男女言其情四者
皆人之倫也莫不各有理焉唯形容於樂乃可得而見故曰
樂觀其深矣

馬氏曰前言樂之道備矣然非廣其教則不足以傳後世故立
之學等以至於親疎貴賤皆形見於樂樂之作則奏樂之止則
節節奏合而成文采而以繩其德厚也人之性雖出於天而非
樂則無以成其性故曰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德者性之端
所謂德厚也樂者德之華所以繩德厚也律述也樂有大有小
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唯其稱而已樂有始有終而終始之
序不可亂也若五音大不過乎宮細不過乎羽此小大之稱也
大師之奏始作翕如至於繹如此終始之序也律小大之稱比
終始之序皆以象事行也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
還象風雨此樂之器所象也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
著往復亂以飭歸此樂之作所象也康成釋律謂之六律則其
說似非也樂者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致者在
上匏竹在下故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也自本
之情性稽之度數以至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

則觀其樂可謂深矣然禮樂政刑其極一也而獨以樂爲深者
蓋禮與政刑者皆所以約人於外者也樂者所以和人之中者
也故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

延平黃氏曰先王以民之喜怒哀樂隨其所遇而變則天理滅
矣故本之情性而爲之樂爲及以感通之則君臣上下同聽之
莫不和敬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夫恭之於君臣親之於
父子天理也而形見於樂觀其深矣

山陰陸氏曰樂觀其深若季札觀樂是也夫樂窮之而益遠故
孔子爲之三月不知肉味

慶源輔氏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即上所謂繁文簡節也節
奏貴簡潤文采貴繁縟省謂察之恐失之不及也上言先王
作樂此言先王以樂寓之學宮而以教人以繩正人固有之
德使不失其序也事之行也又有小大之稱終始之序故先

王之於樂亦律而比之以象夫事之行焉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樂通倫理其是之謂乎觀乎樂則發人者深矣

氏曰黃鍾者子之氣陽律之長也而林鍾可謂遠矣乃損而下生林鍾者未之氣陰呂之長也而大蔟可謂遠矣乃益而上生此親疏之理而見其父子相繼之禮焉宮有君之義而其尊爲君商有商度之義而其卑爲臣此貴賤之理而見其君臣相濟之禮焉黃鍾之管其九寸則所生在先而爲始中呂之管寸六則所生在後而有繼此長幼之理而見其兄弟相序之禮焉律不能以獨生也必下以求呂呂不能以獨成也必上以附律此男女之理而見其夫婦相親之禮焉

吳與沈氏曰山川草木禽張動靜皆樂規也深言其妙而難知

觀若大觀在上之觀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

鄭氏曰遂猶成也慝穢也

孔氏曰自此至君子賤之也論作樂不得其所則滅和平之德故君子賤之也敝謂勞敝煩謂煩擾陰陽之氣衰亂故生物不得遂成慝惡也淫過也世道衰亂上下無序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以上三事皆喻禮慝樂淫也

馬氏曰土敝也水煩也氣衰也所以喻世亂也土敝則草木不生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所以喻禮慝而樂淫也世亂非無禮樂也禮慝樂淫則禮樂之名雖存而其實已亡矣

慶源輔氏曰氣衰則生物不遂所以總上二語敝謂傷敝煩謂勞煩土敝水煩皆陰陽之氣衰息故也物者氣之所生也禮樂者世之所形也慝反善之辭禮慝如世俗委巷之禮也禮易失之慝樂易失之淫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五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六

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鄭氏曰廣謂聲緩狹謂聲急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

孔氏曰朋淫於家是慢易以犯禮節淫酗肆虐是流湎以忘根本廣謂節奏疏緩多有姦淫之聲狹謂聲促則感人思其情欲條遠也暢舒也賤謂棄而不用也

長樂陳氏曰禮慝不足以善物樂淫不足以化俗故其聲哀矣外貌為之不莊其聲樂矣中心為之不安或慢易以簡節反以犯其節或流湎以逐末反以忘其本廣則嘽緩而容姦以亂正狹則急數而思欲以害道如此則感動條暢之順氣而殄滅和平之至德其何以動四氣之和養至德之光乎是以君子賤之也蓋同異相濟為和高下一致為平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嚴陵方氏曰此廣言淫樂之事關雎之樂非不哀也然所以哀者窈窕之難求是乃所以為莊非不樂也然所樂者淑女之為配是乃所以為安今哀而不莊故慢易以犯節樂而不安故流湎以忘本慢則無所敬易則無所戒故犯節流則不知止湎則有所溺故忘本廣固足以有容所容者姦聲感人則逆氣應之矣狹固足以有思所思者樂得其欲則以欲忘道矣平則條而有理和則暢而能通

山陰陸氏曰廣失之無法狹失之不通感動之微也詩曰無感我帨兮或言感或言滅相備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鄭氏曰成象者謂人樂習焉

孔氏曰自此至贈諸侯也為樂象之科從此至行其義明樂有姦聲正聲以類相感君子當去淫聲用正聲也逆氣謂逆之氣即姦邪之氣姦聲感動於人而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淫樂遂興紂作靡靡之樂是也正聲感動於人而順氣來應二者相合而成象則和樂興若周室大平頌聲作也聲感人是倡也氣應之是和也善倡則善和惡倡則惡和是倡和有應也回謂乖違邪謂邪辟言乖違邪辟曲之與直各歸其善惡之分限言善歸善分惡歸惡分也既善惡各歸其分是萬物之情理各以類自相感動也

長樂陳氏曰聲樂之象也其發而感人不能無姦正氣體之充也其出而應聲不能無逆順蓋樂者天地之和正聲之所止也而姦聲則乖此人者天地之委和順氣之所鍾也而逆氣則反此然二者合於無象見於有相感而文生文之所生則象之所見也象之所見則樂之所形也逆氣成象而淫樂興則新樂之發非治世之音也順氣成象而和樂興則古樂之發非亂世之音也夫命有正有不正性有善有不善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然則聲有姦正氣有逆順樂有淫和不亦感應自然之符耶聲之邪正既異其所倡則氣之逆順亦異其所和可謂倡和有應矣逆氣而淫樂興順氣而和樂興可謂回邪曲直各歸其分矣凡此非特人為然萬物亦莫不各以氣類相感動也古之人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雪霜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終歲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以至

鄒巴鼓琴而鳥舞魚躍師曠奏角而雲行雨施鄒衍吹律而寒
谷黍滋豈非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聲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出氣之作
也不可得而見及其成也乃形見於樂而已然由其所感者異
故其所應者異所應者異故所與者亦異此君子慎其所以感
之者夫聲無非樂也樂亦無非聲也然單出為聲比音而樂之
然後為樂言聲感於上而樂興於下又以見上有好者下必
甚焉言回則知其有莊言邪則知其有正文或曲或直焉此
言其聲之別如此夫順氣則成順象逆氣則成逆象此以
類相動也以類相動其理然也故曰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
也
疏曰周禮樂師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賈疏顏淵問
為邦孔子對云樂則韶舞放鄭聲之淫者蓋樂聲者四慢則不
肅不若凶之不善凶則不善不若過之不中過則不中不若淫
之不正為邦以禮樂為急樂以放鄭聲為先故建國所禁之聲
其序如此此言淫樂和樂淫樂則多哇之鄭也和樂則中正之
雅也先王建國不先禁淫樂則鄭聲得以亂雅矣古之人將欲
揚善必先遏惡將欲存誠必先閑邪亦類此然禮樂之道同歸
故曲禮論安民以無不敬為先周官論建國之樂以禁四聲為
先
馬氏曰象者見乃謂之象也然聲亦可謂之象故曰聲者樂之
象倡和有應故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皆以類相動
也
慶源輔氏曰由是觀之先王之樂固非一日之積也而樂之和
與淫亦豈一人之所能為哉自聲之感氣氣之成象然後樂與
焉先王因其自然之象而為之於八音固不能有所加損於其
間也至紂為靡靡之樂亦其逆氣自然之象耳唐太宗時張文
收請改正樂帝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隋末喪亂雖改音律
而樂不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其說未盡善然得其大意
矣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即上所言是也至萬物又言
其不特在樂而已泛推物理亦莫不然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
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
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鄭氏曰反猶本也術猶道也
孔氏曰反去淫溺之情理以調和其善志比擬善類以成己身
之美行不留聰明不留停於耳目也不接心術謂心不存念也
設謂施設由從也
張氏曰君子人君也民下所習既從於君故君宜本情不使流
宕以自安和其志萬物之理以類相動故君子比於正類以成
其行也諸行率由順正以行其德美化其天下也
長樂陳氏曰天下之情以正聲感之則和以姦聲感之則蕩天
下之行以非類成之則惡以正類成之則善能反情以和其志
則好濫之音莫能淫燕女之音莫能溺其心一於和而已能比
類以成其行則以道制欲而不以欲忘道其迹一於善而已行
歸於善則德全矣姦聲可以為淫樂而淫樂不止於姦聲亂色
可以為慝禮而慝禮不止於亂色姦聲亂色其入人也淺不能
累吾聰明於其外淫樂慝禮其入人也深不能蔽吾心術於其
內夫然則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百體所由無逆而非順
無邪而非正以行其義而已 樂書
嚴陵方氏曰情者性之欲反情所以復其性類者人之善比類
所以資諸人反情以於內故足以和其志比類於外故足以成其

行鄭衛則為姦聲紅紫則為亂色聰明外也故於聲色言之心
術內也故於禮樂言之留則來而止之接則與之交焉此又內
外深淺之別也以慝禮不接心術故惰慢不設於身體以淫樂
不接心術故邪辟不設於身體蓋心術之動則氣有所從故也
義者宜也由乎順正則所行無不宜矣
山陰陸氏曰反情以和其志情所謂可有否焉是之謂反情以
和其志故曰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比類以成其行若德不
足以比大王則雖效死勿去可也若紀侯大去其國是不知比
類以成其行之過也義義也順正命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
其正又曰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目之於色也四肢之於安
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李氏曰反情以和其志以內脩內者也比類以成其行以外治
外者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以外治內也
惰慢邪辟之氣不設身體以內治外也夫如是則耳之於聲目
之於色鼻之於臭心知百體之於佚莫不順而無逆正而無邪
矣故曰耳目鼻口皆由順正
建安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它內外交致其功而已故
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
所以養其內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
外亦正矣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
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而心知皆
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顏子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
慶源輔氏曰反其情之所自發也人情亦無不善及其流則有
惡者矣故反情之所自發以和其志情出於性志存於心類肖
也伊川解詩克明克類曰非徒能明又能類令能知之而不克
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此義亦然君子以成德為行言比

類其德以成其行也不留不接不設制於外所以養於內也內
得其養則發於外者無不中節矣故五官百體皆由順正以行
其義順則不逆正則不邪所由者順正而所行者又不失其宜
也凡此者皆所以自養之道已得其養則樂之本立矣故下言
作樂以養發其德不曰耳目而曰聰明聰明耳目之德也耳不
可使之不聞目不可使之不見但不留於聰明可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
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鄭氏曰奮猶動也動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假祖考著猶
成也
孔氏曰前經明君子去姦聲行正聲自此至皆寧明正聲之道
論大樂之德可以移風易俗安天下也此謂動發心志以聲音
文飾聲音以琴瑟振動形體以干戚裝飾樂具以羽旄隨從諸
樂以簫管用以奮動天地至極之德光明則神明來降也感動
四時使氣序和平故能著萬物之理謂風雨順寒暑時鬼神降
其福萬物得其所也
馬氏曰反情以和其志者和於內也比類以成其行者善其外
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此言耳目之無所蔽也淫樂慝禮不接
心術此言心之官無不善也其甚至於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
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則樂之實備然後發以聲音而至於著萬
物之理樂出於心而後形於聲音故發以聲音發聲音而後舞
動其容故動以干戚獨聲不足以為樂故發以聲音文以琴瑟
干戚非備樂也故動以干戚而又飾以羽毛在己則奮至德之
光在天則動四氣之和在地則著萬物之理蓋樂有本有末故
其所至者如此
長樂陳氏曰發以聲音而為德音之音文以琴瑟而為德音之

器動以干戚而為武德之容飾以羽旄而為文德之容從以簫管而為備成之樂則性術之變盡矣此詩所以有簫管具舉之説歟以書推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為堂上之樂下管鼗鼓至簫韶九成為堂下之樂則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堂上之樂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堂下之樂也德自此顯足以奮至德之光氣自此調足以動四氣之和夫然則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萬物之理何微而不著乎

嚴陵方氏曰如上所言然後可以作樂故此極言作樂之事聲音者心所生故言發琴瑟者樂之器故言文干戚所以為武故言動羽旄所以為文故言飾簫管作於堂下故言從至德者天地陰陽之德也至陰之德肅肅出乎天至陽之德赫赫發乎地上下各有所至故曰至德夫相合以為光相濟以為和以義固相合矣由樂之德輝有以奮之故其光不滅四時先後以相濟

由樂之德音有以動之故其和不乖

慶源輔氏曰有諸內必形諸外故發之以聲音者則聲之成文者也寫之琴瑟則其文益顯矣永歌不足則至於手舞足蹈故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動謂發揚蹈厲發揚蹈厲則有干戚之舞然又不可無飾故飾以羽旄樂既形於音容又從之以堂下之樂上舉琴瑟下舉管籥則其餘者可知矣奮至德之光明猶大章章之也之類奮與豫卦雷出地奮同故彼亦言作樂崇德也動四氣之和謂感召四時之和氣著萬物之理即所謂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也故曰樂通倫理者也

山陰陸氏曰奮猶發也至德之光以樂而奮四氣之和以樂而動萬物之理以樂而著若大章所以發堯德之光大韶所以發舜德之光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

鄭氏曰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鍾鼓也周旋謂舞者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中呂

孔氏曰人之歌曲清潔顯明以象天鍾鼓鏗鏘寬廣壯大以象地終於羽成於宮象四時變化終而復始也舞者周匝迴還象風雨之迴復五色五行之色謂五行之聲宮商角徵羽相應成文如青黃相雜故曰五色也八風八方之風律謂十二月之律樂音象八風樂得其度故八風十二月律應八節而至不為姦慝也八風者白虎通云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次明庶風次清明風次景風次涼風次閶闔風次不周風次廣莫風皆間四十五日而至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百

度謂晝夜百刻度數有常也小大相成謂十二月律互為宮羽而相成者終始相生謂五行宮商迭相用為終始倡和清濁謂十二月律先發聲為倡後應聲為和律長者濁短者清迭相為經謂十二月之律還相為宮是樂之常也

長樂劉氏曰清明象天言人樂之聲清亮而高遠也廣大象地言宮縣之位廣大而含容也小大不類而義實相成也終始不斷而理實相生也是以倡和清濁迭相經紀以成天地之化

長樂陳氏曰天職氣覆而清明地職形載而廣大運行天地之間一變一通而終則有始者其四時乎一散一潤而周則復還者其風雨乎樂之道本末具舉情文兼盡其聲清而不可溷明而不可掩者以象天也非特人聲而已其體廣而不可極大而不可圍者以象地也非特鍾鼓而已八舞終於大武始於雲門八音終於革木始於金石六律終於無射始於黃鍾六同終於

夾鍾始於大呂皆象四時也非特宫羽而已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宫舞動其容以要鍾鼓俯會之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皆象風雨也非特舞之一端而已五聲之節奏合爲文采莫不雜比成文而不亂則宫爲君足以御臣商爲臣足以治民角爲民足以興事徵爲事足以成物羽爲物足以致用夫然則各得其所不相陵犯而無怗懘之音矣不言五聲而言五色者爲聲成文而言故也八風象八卦也其所以撥而送之者八音所以節而行之者八佾之舞而已蓋主朔易者坎也故其音革其風廣莫爲果蓏者艮也故其音匏其風融震爲竹故其音竹其風明庶巽爲木故其音木其風清明兑爲金故其音金其風閶闔乾爲玉故其音石其風不周坤土器也故坤音土而風涼離火精也故離音絲而風景是正北之風從黄鍾之律而黄鍾冬至之氣也東北之風從大呂大簇之律而大呂大簇大寒啓蟄之氣也正東之風從夾鍾之律而夾鍾春分之氣也東南之風從姑洗仲吕之律而姑洗仲吕穀雨小滿之氣也正南之風從蕤賓之律而蕤賓夏至之氣也西南之風從林鍾夷則之律而林鍾夷則大暑處暑之氣也正西之風從南吕之律而南吕秋分之氣也西北之風從無射應鍾之律而無射應鍾霜降小雪之氣也八方之風周於十二律如此則順氣應之和樂興而王聲格矣尚何姦聲之有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以是求之五色成文而不亂文之以五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播之以八音之諧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之以十二律之度也吴季札觀樂於魯而曰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五色成文而不亂五聲和之謂也八風從律而不姦八風平之謂也百度得數而有常節有度守有序之謂也五聲在天爲五星在地爲五行在人爲五常以五聲可益而爲七音然則五星之於天五行之於地五常之於人亦可得而益之乎十有二律以應十有二月之氣以十二律可益而爲六十律六十律可益而爲三百六十律然則十二月之於一歲亦可得而益之乎劉焯以京房爲妄田琦以何妥爲當可謂知理矣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辨十有二辰即十有二辰生十有二律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而天下之度數出焉要之皆黄鍾以本之也百度得數而有常豈不原於十二律耶説者以百刻爲百度何其狭也聲音律吕發越於樂縣之間其體有小大不相踰而相成其用有終始不相廢而相生一倡一和一清一濁迭相爲經而其常未始有窮也蓋音莫不有適大清則志危大濁則志下皆非所謂適也一清一濁迭相爲經要合清濁之中而已安往而不適哉百度得數而有常有常之常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無常之常也有常以爲體無常以爲用非知眞常者孰能究此鄭氏謂蕤賓至應鍾爲清黄鍾至中吕爲濁豈迭相爲經之意邪

嚴陵方氏曰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旋者樂之節故象風雨合之以柷樂之始也止之以敔樂之終也既備乃奏樂之周也以反爲文樂之還也五色即五行也五行則言其道五色則言其質非有其質則文無所附方言其成文故以其質言之五行播於四時故天地之文作於春夏而成於秋冬相生所以相成相剋所以相治故曰成文而不亂律十有二宫以應歲十有二月合而爲四時四時分而爲八節八節行之以八風故八風在天則應乎八節在地則位於八方在易則畫於八卦在樂則播於八音其所

以從律則一也律述氣者也風則天地之氣也風從律之所述
則應期而不姦矣百度者晝夜之刻數也陽長則陰消則晝得
數爲多夜得數爲少陰長則陽消則晝得數爲少夜得數爲多
得數多者其晷長得數少者其晷短長短者度之所起也故謂
之度陰陽一消一長晝夜一短一長雖小變而不失其大常故
曰得數而有常小者陰也大者陽也成雖陰之事然非陽以生
之則陰無自而成故曰相成終者陰也始者陽也生雖陽之事
然非陰以成之則陽亦無自而生故曰相生倡者爲先和者爲
後清者爲升濁者爲降倡和者陰陽之氣先後之序也清濁者
陰陽之氣升降之體也方其倡之得位則倡者爲經和者爲緯
矣及和之得位亦若是也清之得位則清者爲經濁者爲緯矣
及濁之得位亦若是也雖然此特其大槩爾至於播之於樂則
五音六律其聲亦莫不有倡有和有清有濁焉迭相爲經亦若
是而已
馬氏曰清明象天象天之德也廣大象地象地之體也終始象
四時之所行也周還象風雨之回合也聲成文謂之音五色成
文而不亂者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者律之和也君子之
於樂也小大精麤皆有數故天之中數五而因之以爲五聲地
之中數六而因之以爲六律至於樂之始則柷柷之數其方二
尺四寸此三八之數也其深一尺八寸此二九之數也九勝八
陽勝陰也此樂之所以作也至於樂之終則有敔而敔之數其
鉏鋙二十七此三九之數也其長尺此十之數也十勝九陰勝
陽也此樂之所止也凡此皆百度得數有常而不變也言百者
亦舉其成數爾小大相成此釋其清明象天廣大象地也終始
相生此釋其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
此釋其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也

山陰陸氏曰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蓋有不可以意致言傳
者鄭氏釋之如此是徒見形表而已而遺其精神也周還象風
雨樂出於虛而復於虛也若春行秋令或風暴雨揔至則五色
不成文八風不循律矣百度得數而有常者其度長短者不失
毫釐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是也
[redacted]曰周乎天地之間者五行也播五行於四時者十二律也
自春徂夏陽以動土爲功樂則始作翕如非春夏之始乎自
秋徂冬陰以作成爲事樂則繹如以成非秋冬之終乎非特
此也變化齊一不主故常以象四時之變通行流散徙不主常
聲以象四時之周流樂之迭相爲經四時之迭起是也樂之還
相爲宮四時之無窮是也以至分律而序之終於無射始於黃
鍾分同而序之終於夾鍾始於大呂分舞而序之終於大武始
於雲門　又曰其絲多者其聲濁其絲少者其聲清故宮以八
十一而最濁羽以四十八而最清此五聲之清濁也其管長者
其聲濁其管短者其聲清故自黃鍾至中呂爲濁從蕤賓至應
鍾爲清此十二律之清濁也
廬陵胡氏曰如詩歌清廟維清則樂與德皆清明也如詩奏文
武樂與德皆廣大也
金華應氏曰自反情和志以下即樂以養其內而導其所感於
外也自發以聲音以下備樂以形於外而發其所養於內也清
明者天之氣樂之皦如者象之廣大者地之體樂之翕如者象
之終始周還者四時風雨之變樂之純如繹如者象之合之則
象兩儀分之則象四時增以中央土則爲五行分以四隅則爲
八方五聲配乎五行之色故各成文而不亂八音配乎八卦之風
故各從律而不姦自是衍之而至於百則百度各得其數猶八
卦至於六十四而其變無窮也大而日月星辰之度小而百工

器物之度各有數焉不止晝夜之百刻也曰不亂不姦以至有
常言其常而不紊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為經言其變而不
窮也順其常則能極其變矣
慶源輔氏曰上既言樂作矣故此言樂之理樂之清明則象天
樂之廣大則象地此可以默識而不可以言傳始終終始則象
四時周還回複則象風雨之生物不一而止故樂之周旋
回複似之不曰始終而曰終始以見相生無窮也此其所以象
四時色疑聲字之誤也五聲成文而不亂言在樂者也八風從
律而不姦言在天地者也百度得數而有常言在人者也終又
雜舉在樂者言之度量衡皆生於黃鍾之宮
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鄭氏曰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
孔氏曰樂行而倫類清美矣人聽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變
移散惡之風改革昏亂之俗而天下皆安矣
張氏曰正樂既行故人倫之道清不視聽姦聲亂色故視聽聰明口
鼻心知百體皆由從正故血氣和平風移俗革移是移從之名
易是改易之稱文王之國自有文王之風桀紂之邦亦有桀紂
之風桀紂之後文王之風被於紂民易前之惡俗從今之善俗
上行謂之風下習謂之俗
長樂劉氏曰樂之道行而人倫清矣非禮勿聽則耳聰非禮勿
視則目明非禮勿言則氣平非禮勿動則體暢移風易俗而天
下皆寧
嚴陵方氏曰樂行言樂化之行也倫清言人倫之清也蓋樂行
則天下和而不乖和而不乖人倫不為淫風所動汙俗所染故
清下文所言皆其事也耳聰則是非可以審目明則妍醜不能
蔽血和則暴樂無所乘氣平則喜怒不妄作自一人之身達之

天下國家則倫清之至也
馬氏曰倫者理也言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
樂行而倫清言其莫不和親莫不和順莫不和敬也耳目聰明
言不為外物所誘也血氣和平言不為外物所觸也移風易俗
天下皆寧此樂之效也
[illegible]曰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樂行而倫清則八音克諧無相奪
倫確乎鄭衛之音不能入而雜之也以之行乎一身耳目聰明
於其外血氣和平於其中則中國雖大若出乎一人矣以之行
乎天下移風易俗於其始天下皆寧於其中則天下雖廣若出
乎一家矣國語曰夫樂以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其
耳目聰明之謂乎傳曰樂者所以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
其心其血氣和平之謂乎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高
唐而齊右善歌夫以一匹夫之歌猶能感人心如此又況人君
擅天下利勢而以先王之樂感人未有不移風易俗者矣太伯
之於吳率以仁義化以道德而風俗移易舉欣欣然遷善遠罪
而不自知一國尚爾況天下乎楚越以好勇之風成輕死之俗
而有蹈水赴火之歌鄭衛以好淫之風成輕蕩之俗又有桑間
濮上之曲姦聲尚爾況和樂乎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信
矣荀卿言樂行而志清自人言之也此言樂行而倫清自樂言
之也
慶源輔氏曰上既極言樂之理故此下以樂之功效以結之倫
理也清明也倫清言人之倫理清明而無曖昧紛亂之患自一
人之身言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自天下之大言之則移風
易俗天下皆寧樂之功效至此極矣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
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鄭氏曰道謂仁義欲謂淫邪也
孔氏曰前經言正樂感人此經明君子小人各有所樂故因上起下之辭所以名樂者是人之所歡樂也君子所樂在於道得其道則歡樂也小人所樂在於欲得其欲則歡樂也若君子在上以道制欲則意得歡樂而不有昏亂若小人在上以欲忘道則志慮迷惑而不得歡樂
張氏曰引舊語樂名廣證前事因其人所樂而名爲樂人心不同故所樂有異有異而名通故皆名樂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樂用仁義以制小人之欲則天下安樂不敢爲亂小人在上君子在下則小人肆縱其欲志於正道天下從化皆爲亂惑不能安樂
河南程氏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馬氏曰君子小人爲樂則同所以爲樂則異君子者從其大體者也故樂得其道小人者從其小體者也故樂得其欲道者出於天下之公欲者出於一人之私君子以心導耳故以道制欲樂而不亂小人以耳導心故以欲忘道惑而不樂
長樂劉氏曰樂者樂其禮之盛行也不曰樂得其道乎小人由之以享五福不曰樂得其欲乎
嚴陵方氏曰君子能知樂之情故由情足以得其道小人徒見樂之文徇文止能得其欲道與欲所得皆樂也然道有義故足以制欲欲既制則其樂不流而治生欲無窮故至於忘道道既忘則其惑不解而憂生
延平黄氏曰樂由中出不可以爲僞樂得其道而正樂興焉樂之由中出者也樂得其欲而淫樂興焉樂之由僞作者也均是樂也而樂有內外在外之樂無常其欲無已無常之樂不起無已之欲則憂至焉物累其心又慮其樂之去則惑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此又總言樂之義而君子小人所樂不同以見上所言者君子之樂也樂得其道則和平恬愉此樂之真也樂得其欲則沉湎淫佚此樂之流也樂本於道則欲不行故和平恬愉而不亂樂本於欲則不復有道故至於耽惑而已豈真可樂哉
廬陵胡氏曰以道制所欲易所謂窒欲以欲忘道曲禮所謂從欲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鄭氏曰方猶道也
孔氏曰前經明君子小人所樂不同自此至爲僞明君子新行善樂也反己多欲之情以諧和德義之志寬廣樂之義理以成就政教之事正樂既行民皆鄉仁義之道人君如此可以觀其德行矣
長樂陳氏曰反情以和其志則是志以道寧而其仁足以成己廣樂以成其教則是以樂教和而其習足以成物樂教行於上而民鄉方於下則上所廣之教無非德教下所鄉之方莫不背僞而趨德豈不可以觀之哉 樂書
延平黄氏曰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道制欲廣樂以成其教則以道制人之欲
嚴陵方氏曰君子所以反其情和其志豈他術哉亦以樂而已且情出乎性性則得之天者志生乎心心則存乎人者反其在天者然後可以和其在人者是則繼之以比類以成其行者學之事此則繼之以廣樂以成其教者教之事
馬氏曰反其一己之私情而和其在內之志則足以成己然而

未見其足以成物故廣樂以成其教所以和人心而有以成物
也則樂行而民鄉方矣其效至於民鄉方君子之德斯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反情以和其志養其在内之樂也廣樂以成其教
作夫在外之樂也自内而達諸外則樂行矣樂行而民知鄉方
則君子之德著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
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

鄭氏曰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内則不能爲樂也
孔氏曰德在於内樂所以發揚其德故樂爲德之光華也非器
無以成樂故金石絲竹爲樂之器也詩謂言辭詠其志歌謂音
曲以歌詠其言辭之聲音樂在内以形於外故以舞振動其容
樂之體有此三者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是詩言志也言之不
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則永歌之是歌詠其聲也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是舞動其容也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發三者
相因原本於心先心而後志先志而後聲先聲而後舞聲須合
於宫商舞須應於節奏乃成於樂故曰樂氣從之
張氏曰樂氣詩歌舞也君子前有三德爲本於心後乃詩歌舞
可觀故云然後樂氣從之
長樂陳氏曰先王作樂以崇德奏之於詩爲德言詠之於歌爲
德音形之於舞爲德容故堯之大章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湯之
大濩豈皆足以既德之實耶不過形容其英華而已樂出於虛
寓於實寓於實則八音雜於器故凡物之盈於天地之間若堅
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沉若浮皆得效其響焉記論八音
多矣舉其始言之不過曰施之金石要其終言之不過曰匏竹
在下兼始中終言之則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在心爲志發言
爲詩詩也者言之合於法度而志至焉者也真則咏歌歌也者
志之所形也樂則舞蹈舞也者蹈厲有節而容成焉者也蓋詩
爲樂之章必待歌之抗墜端折然後其聲足以合奏歌爲樂之
音必待舞之周旋詘信然後其容足以中節古之教六詩者以
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以六德爲本故自樂器推而上之
及於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也以六律爲音故自樂器推而
下之及於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也由是觀之聖人非惡歌也惡
其酣歌非惡舞也惡其常舞爾故酣歌常舞商書儆之屢舞躚躚
周詩刺之三者皆本於心心合於氣故本於心而樂氣從之
嚴陵方氏曰五常性之所有也非德無以得五音德所寓也非
樂無以發發而爲華然後散而爲器然器不止於金石絲竹特
舉此以該之有言有咏有動皆氣之所使也所以使氣者心而
已故曰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夫氣亦本於心然樂以樂爲主
故特言樂氣而已
馬氏曰德者出於天命之性而非人之力也故曰性之端
慶源輔氏曰端猶孟子所謂四端也華即下文所謂英華也德
出於性故德者性之端樂以章德故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
又樂之形於下者也此總言樂之始終又言樂之本於心詩言
心之志歌詠心之聲舞動心之容與詩大序所言同意樂之氣
謂和氣也樂由陽來豈無氣乎

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
以爲僞

孔氏曰情深謂志意深遠文明謂情由言顯志意蘊積在中故
氣盛内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故變化神通也氣盛謂手舞足
蹈是也化神謂動天地感鬼神也和順積於心中言辭聲音發
見是英華發外也此據正樂若善事積於中則善聲見於外惡
事積於中則惡聲見於外若心惡而望聲之善不可得也汝

云唯樂不可以爲僞僞謂虛僞
長樂陳氏曰情形於言而爲詩則情深而文明者詩之不可以爲僞也氣歎不足而爲歌則氣盛而化神者歌之不可以爲僞也內樂而外應之爲舞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者舞之不可以爲僞也三者一本於誠心而已誠則明明則能變誠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變化代興之謂天德蓋文者理之所寓而情出焉者也形者神之所舍而化出焉者也情顯於文故情不深則文不明氣合於神故氣不盛則化不神情深而文明是以誠心闡幽也氣盛而化神是以誠心微顯也然舞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而天道兼焉豈非誠心積而爲變化之天德歟
嚴陵方氏曰樂有情則有文有氣則有化其情深然後其文明其氣盛然後其化神蓋中外之理然也情深氣盛則樂之和順積於中文明化神則樂之英華發於外所積者和順則知所發者無乖無逆所發者英華則知所積者有本有根矣是皆有諸中然後形諸外故言不可以爲僞也
慶源輔氏曰情深故文明氣盛故化神文明謂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有是心則有是聲有是聲則有是樂紂靡靡之樂彼豈不知爲鄙耶故曰唯樂不可以爲僞武之未盡善亦以是故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
鄭氏曰文采樂之威儀也
孔氏曰前經論志聲容三者自此至始也廣明舞之義理與聲音相應之事心動而有聲聲成而爲樂是樂由心動而成也樂本無體由象而見是聲爲樂之形象聲無曲折則大質素故以文采節奏而飾之動其本則心之動也樂其象則亦樂之象之治其飾則亦聲之飾也以此三者結上三事
長樂陳氏曰心靜於自然而樂動於使然故曰心之動樂之本則隱而其聲則見故曰樂之象聲之單出則質必待文采節奏爲之飾也　又樂書曰容從聲生聲從志起志從心始是知詩與歌舞合而爲樂皆本於心焉故曰樂者心之動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形於聲則聲寓於器而非器猶爲之象而已青與赤謂之文五色備謂之采則文於采爲略采於文爲備止樂謂之節作樂謂之奏則奏於樂爲始節於樂爲終要皆非聲之質也聲之飾而已君子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動其本之謂也施於金石越於聲音樂其象之謂也省其文采廣其節奏治其飾之謂也
廬陵胡氏曰前論舞由聲心相應故此又言樂之心見於舞
慶源輔氏曰此足以見樂之所以不可爲僞也見乃謂之象有是聲則樂之象見矣樂有是象故因以文采節奏飾之而爲樂動其本猶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也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六

曰反去淫溺之情而調和其志比擬善類以成己之行不接心術心不存念也反情於內則不以欲志道故足以和其志比類於外則必資人成己故足以成其行反情以和其志以下　又曰在己則奮至德之光在天則動四氣之和在地則著萬物之理

見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鄭氏曰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往武王除喪至盟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二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復亂以飭歸謂鳴鐃而退明以整歸也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

孔氏曰此以下引周武王伐紂大武之樂以明上三者之義方謂方將欲舞積漸之意也亂治也復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也象武王伐紂既畢整飭師旅而還歸也拔疾也謂舞者奮迅疾速而不至大疾歌者坐歌不動是極幽靜而聲發起是不隱也世多違背道理武王獨能樂其志意不違厭其仁義之道理謂恒以道自將也既不違厭道理又能備舉而行之以利天下不私自恣己之情欲也情見謂武王伐紂之情見於樂也義立謂武王伐紂之義與立也觀其樂終則知武王道德尊盛也君子謂在位者小人謂士庶之等君子觀武王之樂德類如此則好行善道小人觀武王之樂則亦聽伏己之行過也生養民人之道樂最爲大特舉武王之樂者以其利益最深餘樂莫及故也

長樂劉氏曰先樂而鼓所以警肅其衆俾正心觀舞以知先王之德也大武之作先進三步以見其慎伐之方也終而又始所以法天之行往無不利也復其位以自治所以警飭其民歸其有極也武王伐紂備行極於幽微而舞亦象之不隱蔽也獨樂其志所以嗣文王而行堯舜之道也天下之民攜老挈幼以歸之不厭其道之謂也而皆象之以舞焉備舉二帝三王之道偕而兼用之求以盡斯民之性也不私武王之所欲也

長樂陳氏曰凡兵以鼓進以金止大武之樂先鼓以警戒出而治兵也三步以見方武始而北出也再始以著往再成而滅商也復亂以飭歸入而振旅也奮疾不拔太公之志也極幽而不隱周召之治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志以道寧也備舉其道不私其欲以道制欲也凡此又舞動其容而已乃若詩發乎情則情見而義立者武王伐殷以平亂也歌陳乎德則樂終而德尊者武王偃武以脩文也義立則天下歸之以爲王德尊則天下宗之以爲君君子發之莫不惡惡而好善小人視之莫不懲功而聽過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由此其本也然則生民之道有不以樂爲大乎 樂書

嚴陵方氏曰鼓陽聲所以作樂凡作樂皆先之以鼓爲是故也作之將以用事用事不可以無戒作之乃所以戒之也三者數之成三步乃能見方者警戒之故也方者舞之位舞有四表皆自南北出故言方焉作始之謂始舞始而北出再始則周而復始故也始爲往終爲復始至於再則往之義著矣治亂之謂亂舞亂皆坐復亂則還而治亂故也往爲出復爲歸亂至於復則歸之事飭矣故言飭焉樂由陽來陽之氣爲舒其德爲明故容雖疾而不至於拔者以氣之舒故也義雖幽而不至於隱者以德之明故也拔則其本去矣隱則其文隱矣不拔以見乎容雖疾而本常自若也不隱以見乎義雖幽而文又可考也獨樂其志言所樂在志不特在乎聲而已備舉其道言所舉在道不特在乎容而已有志則足以達乎道故能不厭其道有道則足以制其欲故能不私其欲志則聖人之所自得故言獨道則天下

之所共由故言備在己自得則久而不厭故繼之以不厭其道與人共由則同而無私故繼之以不私其欲情所以本樂之義故情見而義立樂所以崇君之德故樂終而德尊君子樂而好之則足以成其善小人樂而聽之則足以知其過凡此皆正聲所感故也且君子好其善而積之則足以成名小人聽其過而改之則不至滅身皆生之道也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馬氏曰先鼓以警戒象武王伐紂而誓衆也三步以見方象武王伐紂有漸也再始以著往象武王以紂之不悛而再往也復亂飭歸象武王既勝而歸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而不私其欲此武王所以能伐商以救民於水火之中也情見而義立象武王伐紂之情見而天下之公義立樂終而德尊言及樂之終而武王之德愈尊武王伐紂所以著其善去其不善故君子因之以勸而好善小人因之以戒而聽過古之言禮者有曰民之所由生禮爲大言政者則有曰人道政爲大而於此則又曰生民之道樂爲大此皆以其所隆而言之也獨不及刑蓋刑者先王不得已而用之也

廬陵胡氏曰再始謂再曲一終更發始爲之凡再更發始也鄭云象十一年觀兵孟津十三年往伐凡再往也案此經之論樂不指武王至觀兵貫論武之備再成而滅商乃武王再往之事不應前後異說也飭歸謂大抵師出當以嚴歸也極幽謂感鬼神也生養也樂助天地之化育是爲大

慶源輔氏曰自先鼓至飭歸言君子治飭之道不拔不隱則以有本故也所謂飭者因其本而文之耳固不可無其本也奮疾謂發揚蹈厲極幽謂無聲然即其容而情自見也獨樂而下又廣言樂舞之義不厭其道謂於道無厭斁也故能備舉其道以示人而不私於己舞之情見則韶之義立矣武王之情見則武之義立矣作樂所以崇德故樂終而德尊季札之見舞韶箾所以知舜德之不可加也君子小人有感於樂則心和君子之心和則好善小人之心和則聽過聽過謂知其爲過而退聽以改之也

黄氏曰樂終而德尊謂象武王應天順人伐紂成功王有天下之尊君子以好善者君子觀武王之樂知武王之德以至仁伐至不仁救天下塗炭覺好行仁義之善道也小人聽過者謂小人之心本不好善觀武之樂知天道福善禍淫紂以暴亂而滅成聽知其過亦革心從善也

金華應氏曰先鼓以警其衆蓋戒司馬法所謂平旦三通者自三步而積也三步以見其所嚮之方不可得卒六步七步也蓋武王觀政于商諸侯皆欲伐紂而武王以爲未可也再整綴兆以爲之始明白洞達以著其往所謂今朕必往其必也行列以環繞之以治整亂而飭其歸所謂大告武成也發揚蹈厲之已蚤可謂奮疾矣而不失之暴舒徐和緩之象也遲之遲而又久可謂極幽矣而不失之隱明白洞達之心也靜而自守則獨樂其志所謂聲淫及商非武王之志動而有爲則備舉其道所謂周道四達禮樂交通也獨樂其志於可厭而不以爲厭者有道以爲樂備舉雖曰可樂而不私其樂者無欲以爲累也君子樂得其道今乃好善而進於道小人樂得其欲今乃聽過而抑其欲聽者退聽而自省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鄭氏曰施言樂出而不反禮有往來也自由也

孔氏曰此明禮樂之別報施不同作樂使衆庶皆聽之無反報之意但有恩施而已曲禮云往而不來非禮也故禮言報也又廣明上意若武王民樂其由武功而生王業即以武名樂以受施慶立名也若祭后稷報其王業之由是禮有報也章德報情

又覆說報施之意言樂施而不報是章明其德也禮有恩則報以人意言之謂之報情以父祖子孫言之謂之反始其實一也

長樂劉氏曰樂象功德以勸於後世故曰施也禮將誠信以反於本初故曰報也聞樂而自強於善故曰樂其所自生也被禮而必答以敬故反其所自始也是以禮樂並行而章德報情反始之道達乎天下

長樂陳氏曰樂由陽來天道也禮由陰作地道也天覆萬物施其德以食之與而不取故曰樂也者施也地載萬物因其材而長之與而取之故曰禮也者報也春夏者天地仁氣而生之施秋冬斂天地義氣而歸乎報施者天之之至德報者天下之大利仁近於樂而主施義近於禮而主報亦是義也樂樂其所自生所以章德施之道也禮反其所自始所以報情報之道也離而言之則然合而言之一於反始而已禮器主乎禮故先言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而以樂樂其所自成繼之樂記主乎樂故先言樂樂其所自生而以禮反其所自始繼之然則禮不言所自成樂不言所自始者蓋天下之理粗而顯者聖人未嘗不欲藏之以之神妙而幽者聖人未嘗不欲闡之以之明禮也者藏而之神故推而上之有及於所自始樂也者闡而之明故推而下之有至於所自成

馬氏曰樂由陽來陽散其文而以生育為功故樂主於施禮由陰作陰斂其質而以反朴為事故禮主於報樂主於施故樂其所自生禮主於報故反其所自始樂其所自生者樂其成於此而生於彼則有施之象焉反其所自始者反其終於此而始於彼則有報之象焉舜生於紹堯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韶武王主於武功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武此樂其所自生也萬物本乎天故先王以郊明天之道人本乎祖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反其所自始也樂樂其所自生故彰德禮反其所自始故報情彰德樂其德之發於外也情之為言實也因其實而報之則有反始之意也魂陽物也報之以燔燎羶薌魄陰物也報之以黍稷心首此報情反始之意也禮言報情反始則知樂章德樂生也蓋文之省

新安朱氏曰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却是人做底雖說是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和順積諸中英華發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樂說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說得亦得只是樂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耳

四明沈氏曰樂能發人之善心禮能遏人之惡心發之而不遏之則亦何所安止哉

金華邵氏曰施有出而無反之之義報有反而歸之之義樂者順人情而為之者也人有此情聖人則為樂以樂之故曰施惟施故樂其所自生生謂情所生也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人情流而不反聖人則為禮以反之故曰報惟報故反其所自始始謂情所始也樂彰德所謂施也如韶以象紹堯武以象武功豈非施乎禮報情反始所謂報也如君臣則反乎君臣之初父子則反乎父子之初豈非報乎禮報情反始不必作兩句則義明矣

金華應氏曰樂有發達動盪之和宣播而出於外一出而不可反故曰施禮有交際酬荅之文反復而還於內故曰報韶濩夏武皆章德而導和祭饗朝聘皆報情而反始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

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賜諸侯也
鄭氏曰賜諸侯謂來朝將去送之以禮
孔氏曰此又明禮報之事諸侯守土來朝天子故天子以此等物報之不明樂施者其事易知故略之大輅金輅也據上公及同姓諸侯故下云龍旂九旒亦上公也若異姓則象輅四衛則革路蕃國則木輅而受於天子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據上公言之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寶龜之中並以青黑爲緣天子既與之大輅龍旂及寶龜占兆又從以牛羊非一故稱羣
長樂陳氏曰天子之禮在於豐大故其車則大輅天子之德在於變化故其旗則龍旂車旂所以重國寶龜所以藏國謀諸侯以重國藏國謀爲先而以自養爲後故從之以牛羊之羣而使之有以自養此其賜諸侯之道也　又樂書曰殷尚質其大路則木輅而已周尚文其大路並玉路與周馭三路者謂之大馭則玉路爲大路明矣大路天子之車所以賜諸侯蓋殷制非周制春秋傳稱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杜氏以爲金輅蓋周天子之路以玉爲上諸侯以金爲大大夫以革木爲大其爲大同其所以爲大異矣周官司常交龍爲旂析羽爲旌別之則旌旂異制合之則旂亦可謂之旌爾雅曰纁帛縿爲旒旒亦謂之縿旆以維則旒旗精矣左傳謂綪茷是也升龍青則降龍青矣青陽也仁之色也素陰也義之色也商頌曰龍旂十乘則龍旂九旒所以象火火以養信蓋殷天子之旌非周制也周制則巾車王乘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青入爲黑北方之色也而知於是乎藏黑出爲青東方之色也而仁於是乎顯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爲其能顯仁藏知也以其有安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車以其有養民之德故報以天子之旌以其有守國之知故報以天子之龜以其有養民之道故報之以牛羊之羣車服以庸其意如此
嚴陵方氏曰輅即路也輅有五曰玉曰象曰金曰革曰木然周之所以賜諸侯者雖同姓不過金輅而已玉輅則以祀而不以封焉此言大輅即金輅以其賜諸侯者無大於此也故春秋傳言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分康叔以大路少帛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以至凡受之於王者亦得謂之大若鄭子僑叔孫穆子皆稱大是也旂以辨爲言龍陽德之用也九陽數之極也諸侯體人君之道故飾以陽德之用居人君之位故備以陽數之極以辨爲言則無敢僭擬於天子青爲少陽之色黑爲重陰之色謀之於龜不過欲知陰陽而已然以巾覆之於上又以錦藉之於下特以之爲緣何也蓋諸侯非敢專亦循緣於天子而已故必天子之所賜然後敢以爲寶也賜諸侯也以龜諸侯饗天子亦以龜者不敢自專其知也賜諸侯以龜者與之共守其寶也故經曰諸侯以龜爲寶牛羊者燕饗之所用則用之末也非所先焉故曰從之
馬氏曰天子之上策用天地四方之龜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南龜赤西龜白北龜黑至於青黑緣之龜若天子之五寶也然則大輅龍旂寶龜皆以賜諸侯何也蓋天子以十二爲節大路繁纓十二就旂十有二旒青黑緣之寶龜長尺二寸公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五爲節然則大輅與旒青黑之寶龜賜以上公之禮也
金華邵氏曰樂爲施禮爲報諸侯得乘大路建龍旂用青黑緣龜又從以牛羊之羣若幾於極其所施而無節矣記者一言以該之曰此所以賜諸侯以見非諸侯之所可用猶王制若有加則賜也之意則禮之爲報蓋昭昭矣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
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鄭氏曰理猶事也統同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也管猶包也
孔氏曰自此至天下也名為樂情樂出於心故云情禮在於貌
故云理變易換文也樂主相親是統領其同禮別貴賤是辨別
其異樂主和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人情不過
於此是包管於人情也
橫渠張氏曰禮者理也欲知禮必先學窮理禮所以行其義知
理乃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夫立本者未能窮則在後
者烏能盡禮文殘闕唯是先求禮之意然後可以觀理
嚴陵方氏曰樂之所可變者文而已至於情則不可變蓋情主
於和而有常故也禮之所可易者制而已至於理則不可易蓋
理主於節而有定故也前言樂者為同禮者為異而此言樂統
同禮辨異蓋統同有別於為同辨異有別於為異為則有人為
存焉若乾之統天復之辨物曷嘗為之哉是以前則繼之以禮
樂之事此則繼之以禮樂之說也說可言而已事則有所為矣
管者有所主治相為終始之謂禮樂出乎人而還以治人故其
言如此
馬氏曰先王之為樂未嘗不順於人情以其情不可變也先王
之為禮未嘗不因於人理以其理不可易也樂動於內故以情
言禮動於外故以理言樂者和也凡同者則統之禮者節也凡
異者則辨之禮樂於人情無不包也
李氏曰樂者為同而其同也因其自同而樂者統之而已禮者
為異而其異也因其自異而禮者辨之而已故曰樂統同禮辨
異
慶源輔氏曰情之極然後形之聲音播之金石而為樂故曰樂
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尊卑上下之理截然不可亂聖人則因
而制為之禮故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者天地之和故
統同禮者天地之序故辨異禮之說不外乎辨異樂之說不外
乎統同
金華應氏曰禮樂之說管子說作統
金華邵氏曰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變者不可以為樂和者不可
以為乖豈非情不可變乎上天下澤先王以之制禮尊者不可
使卑親者不可使疏豈非理不可易乎惟情不可變故樂之為
教能統天下之同而不使之睽蓋天下同此情故也惟理不可
易故禮之為教能辨天下之異而不使之無別蓋天下同此理
故也有以辨之則同者以異而分有以統之則異者以同而合
如此則天下之人情皆管攝乎禮樂之中而無所遺矣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之情
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
臣之節
鄭氏曰偩猶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萬物小大
也領猶理治也
孔氏曰此更廣明禮樂之義樂本出於人心心哀則聲哀心樂則
聲樂不可變易是知變也能窮極人心知內外改變樂之情也顯
著誠信退去詐偽禮之常也禮出於地尊卑有序是偩依地之
情樂出於天遠近和合是偩依天之情禮樂出於人心與神明
和會故云達神明之德用之以祭故能降出上下之神謂降上
而出下也又能正其萬物大小之形體理治父子君臣之節樂
使上下相親禮定貴賤長幼是領父子君臣也
長樂陳氏曰自哀心感者其聲之噍殺也噍以殺以至樂心喜心
怒心敬心凡感於聲之變者皆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則情而

已此窮人心之本知聲音之變所以爲樂之情也易以窮神知
化爲德之盛則窮本知變其樂情之至歟誠者性之德僞者性
之賊君子於禮有所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非著誠歟以五
禮防萬民之僞而敎之中非去僞歟禮天之經也著誠去僞則
全於天眞而不汨於人僞其於禮之經也何有書所謂天秩有
禮者此也禮釋回增美質領惡而全好與此同意天地先禮樂
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故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得以偩而出之
也蓋天地之道其明爲禮樂其幽爲神明其位爲上下其物爲
精粗內之爲父子外之爲君臣先王原天地之序以制禮道天
地之和以作樂偩天地之情於後而使幽者闡達神明之德於
外而使顯者微神之在上而不可知也則降而下之在下而不
可知也則與而上之夫然後陰陽交通而物體之精粗有所凝
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而人倫之大節有所領矣樂書　又曰
樂所以偩天之情而達神之德禮所以偩地之情而達明之德
則神之在上者無不降神之在下者莫不與至於凝是精粗之
體則主於樂以其爲天地之和而百物皆化也領父子君臣之
節則主於禮以其爲天地之序而羣物皆別也
馬氏曰窮其在心之本則不放其良心知其在物之變則不遷
於外物不放其良心不遷於外物則樂莫大焉故爲樂之情和
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此天地之情也明於天地然後能
與禮樂也能與禮樂則其和節至於與天地同故曰禮樂偩天
地之情
新安朱氏曰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
之則樂只是一體周流底物禮則兩箇相對著誠與去僞也禮
則相刑相剋以此剋彼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夜之
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皆

出于一樂之和便是禮之誠禮之誠便是樂之和只是禮則有
誠有僞須以誠剋去僞則誠著所以樂記內外同異只管相對
說翻來覆去只是這兩說
嚴陵方氏曰偩言負之而行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言神則知
明之爲人言明則知神之爲幽禮以節之使有別樂以和之使
無乖此神明之德所以達也若燔柴於泰壇以祭天瘞埋於泰
折以祭地是禮降與上下之神也六變而天神皆降八變而地
示皆出是樂降與上下之神也羣物皆別者禮所以凝精粗之
體也百物皆化者樂所以凝精粗之體也承上令下之謂領領
君父之節所以承上也領臣子之節所以令下也禮運言以正
君臣以篤父子此領其節有見於禮矣記言君臣莫不和敬父
子莫不和親此領其節有見於樂矣必曰節者父子之尊卑君
臣之貴賤皆有自然之節故也內之父子外之君臣皆足以領
其節則人之大倫盡於此矣
山陰陸氏曰偩猶所謂背藏也偩天地之情以微顯達神明之
德以闡幽噓則流形吸則凝體精者其氣粗者其魄歟子曰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其斯
之謂歟
金華邵氏曰偩載也天地之情隱於造化禮樂則偩之而出神
明之德行於幽冥禮樂則達之而顯上下之神寓於兩間禮樂
則降與之而使合如此則禮樂之用皆自然而非僞爲者故以
之凝爲精粗之體精者其至理妙用粗者其繁文末節也方是
理散於天地神明與夫上下之間固無所據依及其凝而爲體
以領父子君臣故大人一舉禮樂則天地之理皆昭著而不可
揜蓋析而言之則天地上下之神固有異名合而言之則神明
與上下之神其實皆天地之造化耳此所以禮樂一舉而天地

自昭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

鄭氏曰天地將爲之昭然明也訢讀爲熹熹猶蒸也氣曰煦體曰嫗屈生曰區無𩦃曰觡昭蘇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鬻生也內敗曰殰殈裂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大人舉用禮樂則天地協和生育萬物爲之昭著之事但天地訢合以下唯論樂不論禮記者主在於樂樂功既爾禮亦同也熹合者熹謂蒸動樂能感動天地之氣使下降上騰也言體謂之天地言氣謂之陰陽天地動作則是陰陽相得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也天體無形故氣曰煦地體有形故體曰嫗此對文爾其實地亦氣也草木據其成體故云茂區萌據其新生故云達區者句曲而生出莖且是也羽翼謂飛鳥之屬皆得奮動角觡謂走獸之屬悉皆生養𩦃謂角外皮膚澤者鹿角之屬是也蟄伏之蟲埋藏其體近於死今得昭蘇似闇而遇曉死而更息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相天地以成能者也故制作禮樂而天地官矣大人配天地以成位者也故舉禮樂而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陰陽者萬物之男女也天地訢合而化醇陰陽相得而化生其於煦嫗覆育萬物也何有自物之無情者言之草木則皆茂區萌則上達自物之有情者言之羽翼奮則飛者舉矣角觡生則走者舉矣蟄蟲昭蘇則解外之物遂矣羽者嫗伏毛者孕鬻則羽毛之物蕃矣胎生無內敗之殰卵生無外裂之殈則樂之道歸是矣 樂書

延平周氏曰所謂大人者豈非以體禮樂之文而能述者乎和同天地而無間發育萬物而不遺此樂之道歸焉耳

嚴陵方氏曰舉禮樂而錯之則天地節和之道散於萬物而可見故言天地將爲昭焉將與將有爲之將同有先天而天弗違之意且舉非作也故不謂之聖非述也故不謂之明特舉而措之散於事業而已故以大人言之天地訢合然後陰陽相得下文所言乃其效也歸言歸功於樂也上兼言舉禮而此止歸功於樂者有地道無成之意

馬氏曰禮樂負天地之情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之情可知自天地訢合以至於不殰不殈此皆天地將爲昭焉之事也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此言其氣之和也自草木茂以至卵生不殈此言其氣之和而物不失其性也夫天地生物之功至於如此之妙者皆起於樂也故曰樂之道歸焉耳蓋樂所以和人心心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無不應言樂則禮可知矣

山陰陸氏曰區讀如字攷别爲區莊子曰萬物化作萌區有狀蓋萌一而區二若今茶言一槍二旗是也據此所謂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尚聖人之餘事也

慶源輔氏曰煦嫗覆育以此四字形容天地相與生物之理區萌當如字陸氏說優已成曰茂已生曰達飛鳥以羽翼奮爲成鳥獸以角觡生爲壯羽翼奮角觡生已生者得遂其成嫗伏孕鬻已遂者得孳胎不殰卵不殈未生者得生上所言非樂不能使之然故歸之於樂之道焉耳焉辭也

金華邵氏曰歸焉者謂此可歸之於樂而不可歸之他也

金華應氏曰歸者言樂之用復歸於此也蓋樂者出而不反疑其不能復歸也而至和所感羣物受之復凝結而會聚是樂之歸也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

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外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
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
禮故後主人
鄭氏曰禮樂之本由人君也禮本著誠去僞樂本窮本知變辨
猶別也正也弦謂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贊禮儀也知本者尊知末者卑
孔氏曰自此至下也明禮樂有本本貴末賤君子能辨其本末
則可以制於天下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也黃鍾以下唯是樂
器播揚樂聲非樂之本故童者舞之鋪筵席而下所以飾禮是
禮之末節故有司掌之北面鼓弦言其處卑也宗謂宗人祝謂
大祝但辨曉宗廟詔相之禮故在尸後商祝謂習商禮而爲祝
者但辨曉死喪擯相之禮故在主人之後皆知禮末節故位處卑賤也
長樂陳氏曰陽六爲律黃鍾其首也陰六爲呂大呂其首也作
樂必奏律歌呂則黃鍾大呂合而和聲著也弦之以琴瑟舞之
以雅頌堂上之樂也盾謂之干謂之干揚武舞執乎以堂下之樂
也皆樂之末節而非其本故童子舞之鋪筵席司几筵之職也
陳尊俎司尊彝內外饔之職也列籩豆籩人醢人之職也即是
而以外降爲禮則禮之末節而非其本者也故有司掌之仲尼
之告子張不以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爲禮而以言而履之爲
禮不以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爲樂而以行而樂之爲樂君子
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是以天下太平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
同以合陰陽之聲而教六詩焉則樂乎聲詩之意南面而立者
人君也辨乎聲詩之用北面而弦者樂師而已大祝掌六祝之
辭以事鬼神示辨六號九祭逆尸相尸禮則辨宗廟之禮後尸
而相之者宗祝之職也古者祝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
商祝故士喪禮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祿衣次繼之主人襲
反位商祝掩瑱設幎目則辨喪禮後主人而相之者商祝之職
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末節言非禮樂之本數也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
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內則言成童舞象則舞樂固童
者之事孔子言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則掌禮固有司之事律言
首以該乎末堂上之音言上以該乎下干揚者武舞所執言武
以該乎文以至言筵席以見几御言尊俎以見彝言籩豆以
見鉶登皆互相明爾樂師即大師也以樂人所師故謂之樂師
猶工人所師謂之工師也聲詩即歌詩也以歌者尚聲故謂
之聲詩北面則非尊位弦謂鼓琴瑟堂上之樂樂師雖北面亦
在堂上從南北分尊卑也商尚質而喪禮以質爲主故使之辨
喪禮
馬氏曰言童者舞之則知非達樂之意也言有司掌之則知謹
守其常職而已蓋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之
意樂之見於聲音節奏者非樂之妙也故樂師辨乎聲詩則北
面而弦禮之見於形名度數者非禮之妙也故宗祝辨乎宗廟之
禮則後尸商祝辨乎喪禮則後主人宗廟之禮主於敬而敬之
所主在尸喪之禮主於哀而哀之主在於主人商祝則知周兼
用二代之禮
延平周氏曰有司之所知童子之所能者禮樂之末而聖人之
與民同者也如其禮樂之本則豈非聖人之所獨得而與百王
同者乎
慶源輔氏曰末對本之稱本末一理也在人知之如何耳非本之外
別有所謂本也此皆自局於形名度數之間而不能即事以求
理即數以求義也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
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鄭氏曰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
在下也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爲治法
孔氏曰以道德成就故在上則君上及主人之屬藝術成就故
在下如樂師之屬行成則德成矣德有內而行在外也事成則
藝成矣在身謂之藝所爲謂之事人有多少品類先王因其先
後使尊卑得分乃可制禮作樂以班天下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於天下得之斯爲德行之斯爲行能之斯
爲藝執之斯爲事德必有行而行不全德者有矣藝必有事而
事不全藝者有矣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
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事也祭統曰禘嘗之
義大矣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由是觀之禮樂之本在
人心而童子有司樂師是藝成而下也宗廟之敬在尸而致喪
之哀在主人祝相尸主人擯相特以辨其事而已是事成而後
也先王有制於天下使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
者豈有他哉不過上先下後不失本末之概而已 樂書
延平周氏曰樂師不得駐於南面宗祝不得先尸而商祝不得
先主人者以其有藝而非德有事而非行此先王所以詳辨其
上下先後蓋將以制於天下也
嚴陵方氏曰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德則反本藝則務末故
其成也以上下爲異位行施於此而後事作於彼故其成也以
先後爲異序故君子於德必有據焉藝則游之而已於行必有
所脩焉事則節之而已夫上下有位先後有序則足以爲法於
天下矣蓋制而用之謂之法故也
馬氏曰德者行之經行者德之發事者藝之散藝者事之總德
與行賢者之所能而治人者也藝與事賤者之役而治於人者
也蓋有見於下而無見於上有見於先而無見於後者皆一曲
之士也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而宗廟之敬主於尸則不
廢於宗祝喪之哀主於主人則不廢於商祝而禮樂之本亦不
廢於末節此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也然而至於本則尤爲
君子之所務也
山陰陸氏曰此外王之事也若所謂內聖則爲上下先後是倫
也非制也
慶源輔氏曰德成而上非遺其藝也藝成而下則局於藝者爾
行成而先非廢其事也事成而後則役於事者爾本末具舉精
粗不廢得道之全體然後可以制作禮樂以示天下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七

金華 氏曰以其安民故報以車以其君民故報以旌以守
國故報以龜以牧民故報以牛羊 此[illegible]大[illegible]者以下 又曰王者以
其位配乎天地故作禮樂以官天地大人德合天地則舉禮
樂以昭天地制作成始也舉者成終也官天地者贊天地而育
萬物也昭天地者本人情而承天地也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
後天地而作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償之以闡幽也天地之道明
爲禮樂幽爲鬼神位爲上下物爲精粗內爲父子外爲君臣先
王本天地之序以制禮本天地之和以作樂及舉禮樂則天地
之情可見矣 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鄭氏曰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

孔氏曰自此至有所合之也明魏文侯與子夏問答今樂古樂之異身著端冕明心恭敬也端冕玄冕也凡冕服其制皆正幅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故稱端也言古樂何以朴素如彼使人不貪至於卧新樂何以姣美使人嗜愛不知其倦也

長樂陳氏曰樂之於天下中則和過則淫故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殷周之濩武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此所謂中則和古樂之發也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敖辟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此所謂過則淫新樂之發也莊周曰大聲不入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豈是謂耶蓋文侯之於古樂則在所外而唯恐臥於新樂則在所內而不知倦此其間所以有彼此之辭也諸侯玄端以祭則端冕諸侯之祭服也文侯以祭服聽樂猶檜君以朝服逍遙其好鄭衛之音不已甚乎 樂書

延平周氏曰古樂和而雅感於人也深唯意誠者知其所以樂新樂淫而靡入於人也易故聽其音者不知倦

慶源輔氏曰古樂古人之心聲也今樂今人之心聲也其心不古而使之聽古人之樂是猶以大羹玄酒而陳之於饕食者其不唾去也幸矣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鄭氏曰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言衆樂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大師職曰大祭祀帥瞽登歌合奏擊拊下管播樂器合奏鼓朄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爲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

孔氏曰此經明子夏對文侯古樂之體言古樂進退如一而不參差樂音和正寬廣而無姦聲弦匏笙簧其器雖多必會合保守待擊拊鼓之類擊鼓必擊拊鄭引周禮大師職謂大師登歌合奏時先擊拊下管合奏時先擊朄證此經擊拊也始奏以文謂始奏樂時先擊鼓復亂以武謂舞畢反復亂理欲退之時則擊金鐃也金屬西方可爲兵器故爲武鼓主發動象春故爲文治亂以相者相所以輔相於樂亂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也訊疾以雅者舞者訊疾奏此雅器以節之君子於此時語說樂之義理道古言君子作樂之時亦謂說古樂之道理也君子既聞古樂近脩其身次及其家然後平均天下

長樂陳氏曰旅之爲義生於師旅之從其陳足以成列也所謂進旅退旅豈非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進退成列耶以廣而後和正雖廣而不容姦矣進旅退旅進退得齊焉和正以廣志意得廣焉抑又作之堂上弦之以琴瑟作之堂下匏之以笙簧堂上非特琴瑟也又會守拊焉堂下非特笙簧也又會守鼓焉雖清奏象舞其文也武奏大武其武也文先之武次之有安不忘危之意而揖遜征誅之義盡矣干羽之舞雜然並奏容有失行列而不治甚疾速而不剌者乎是故治亂以相有文明以節之使之和而不流也訊疾以雅有法以正之使之奮而不拔也樂終於舞如此則樂終而德尊故明樂之君子於是語以告之道古以明之而君子小人未有不好晉而聽過者矣 樂書

又

曰言會守拊鼓則衆樂待其動而後作也旣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非拊也鄭氏以相爲拊誤矣拊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蓋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前雅和樂謂之節或說節卽相也周禮笙師掌敎舂牘應雅以敎祴樂蓋樂者正也賓出而舂雅欲其醉而不失正也工舞而奏雅欲其訊疾而不失正也賓醉出之奏雅有祴樂則工舞之奏雅各以其舞之曲歟

延平周氏曰進退以旅者言其齊而有儀和正以廣者言其美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者言其序始奏以文者本乎仁復亂以武者制以義相雅皆樂器名也以其節樂而能治其亂則有相之道是以謂之相以其趨樂之節奏而不失於雅是以謂之雅古樂之作也如此故君子樂終而語今則有倫道古則不悖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其所以爲古樂也

嚴陵方氏曰進旅退旅言進退之整如師旅之陳也樂所以交歡師所以禦難於交歡之際乃若樂雖之整則君子之樂豈或至於淫荒而生患哉故必謂之旅也和足以合生氣正足以感順氣凡以言其樂之聲也弦匏笙簧則舉八音之樂凡以言樂之器也始奏以文謂擊鼓而作鼓聲爲陽故謂之文復亂以武謂擊鐃而退鐃聲爲陰故謂之武復亂謂復有所治也治亂而使之理乃所以助樂之和故曰治亂以相訊疾而使之節乃所以正樂之失故訊疾以雅訊亦治也語卽大司樂所謂樂語道古卽語也以所作者古之樂故從而道古之事鄭氏釋樂語曰道者言古以制今蓋謂是矣脩身及家平均天下言雅樂足以致此也古樂之發言樂之發見於事者如此平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

慶源輔氏曰此進旅退旅四字形容古樂已盡和正不流和而不流便有廣大之意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此所謂一張一弛也

馬氏曰始奏以文者所謂先鼓以警戒也復亂以武者所謂復亂以飭歸也語者所謂旣歌而語以成之也古者於旅也語而語者語其父子君臣長幼之節而合德音之致旣語而又有以道古道古者道上古之治而以明其作樂之意也

橫渠張氏曰治亂以五成而分之時也周召之事故以相言之相者器之名然因周召之事名之以記其節訊疾以雅是發揚之事也雅亦器之名雅旣爲正必在中處當發揚蹈厲之時亦以比物記其節雅者正也故以文王爲大雅出車還率爲小雅治亂以相爲周召作訊疾以雅爲大公作於旅也語謂唯是語樂言不及他飮射之際亦當如是

藍田呂氏曰訊疾以雅擊雅以任舞者之進也治亂以相拊相以治舞者之亂也舞者之進以象發揚蹈厲不可得而緩也其舞旣急行列不能無亂故武亂皆坐拊相以節之使正其行列復不可得而急也故訊疾爲大公之志志於伐商而不可失治亂爲周召之事歸馬散牛不復用兵敎之以禮樂者也

濂溪周氏曰古聖王制禮法脩敎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刑政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

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鄭氏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
治之獶獮猴也言舞者如獮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獶或爲優
孔氏曰此經明子夏對文侯新樂之體新樂謂今世淫樂也俯
謂俯僂曲折行伍雜亂姦邪之聲濫竊不正人所貪溺不可禁
止作樂之時及有俳優侏儒獮小之人舞戲如獮猴間雜男女
不復知有父子君臣之禮既與古樂乖違樂雖終不可語道於
古也
延平周氏曰進退皆俯非有儀也姦聲以濫非和正也溺而不
止非所以爲廣也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非有序也樂終
而語今則無倫道古則有悖此其所以爲新樂也
嚴陵方氏曰夫屈伸俯仰樂之文也一屈一伸一俯一仰樂乃
成文今則進退皆俯宜所以爲樂之文乎姦聲所以感逆氣者
濫若鄭音之好濫溺若文侯所問之音言流而不知反也俳優
侏儒皆淫樂以之爲戲也獶即猱也戲若猱之無辨故言獶
雜子女獶雜故不知父子父子者人之大倫不知父子故樂終
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
馬氏曰聲既以濫而失節又雜之以侏儒女子則樂之淫益甚
也語者語父子君臣之節而不知父子則樂終不可以語道古
者道其治古之隆而淫聲起於亂世則於古無以道
山陰陸氏曰惡不頓進濫而後溺溺而不止然後浸淫乎獶雜
是之謂反
慶源輔氏曰進俯退俯有斷作之意其曰古樂之發如彼新樂
之發如此而使文侯自得之此子夏所以善啓告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鄭氏曰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爲音應律乃
爲樂
孔氏曰古樂有音聲律呂今樂亦有音聲律呂是樂與音相近
也樂則德正心和乃爲樂音則心邪聲亂不得爲樂是不同也
長樂陳氏曰古以德音謂之樂今以溺音爲之則非樂也淫濫
之音而已是樂與音固相近而不同也文侯所問在樂所好在
音是知音而不知樂直衆庶之見爾孔子惡鄭聲之亂雅及顔
淵問爲邦而告以韶舞子夏所學則孔子也故必叩其兩端以
盡陳善閉邪之道孟子以齊王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今樂
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以
今樂異古所以抑而攻之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有音而後有樂則樂與音相近而所以爲樂者不
止於音故曰近而不同
馬氏曰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
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則樂與音蓋相近而不同矣至
於子夏之意則異於此蓋文侯所問雖先王之雅樂而其意之
所存者鄭衛之淫聲也此子夏所以言鄭衛之淫聲不足以爲
樂而可以謂之音而已孟子言今樂由古樂在於與民同樂而
已究其實則古今之樂不同猶天地之異也
慶源輔氏曰先言聲樂之異後又言君之所好者溺音正之以
漸也不然文侯有不復問矣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
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
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
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
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鄭氏曰敢問何如欲知音樂異意德音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為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於後世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子夏與文侯問荅古樂之正大當當謂不失其所案禮緯含文嘉云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為三綱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是六紀也弦歌詩誦謂以琴瑟之弦歌此詩頌也經引詩云大雅皇矣之篇鄭註德正應和以下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詩言王季之德既正天下應和故其音莫然而靖其明可以照臨四方施惠勤勞不私於己廣及等類教誨不倦能為人師長慶賞刑威能與人作君故能王此大邦慈和徧服又能擇善而從之王季之德如此可以比擬文王無可恥悔左傳引此詩皆以為文王謂比校文王之德事事皆美無可悔恨與詩文互意別也王季既受天福祉以遺子孫子孫有天下詩云德音此經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天地以順動則四時不忒是天地順理然後四時各當其分也民有德人之和也五穀昌天地之和應之也如此災害不生而無疾疢禍亂不作而無妖祥合是數者無適不當則三才之理豈得不謂之大當乎然後内外相維而紀綱正則天下之動正夫一而大定矣在易既濟本於剛柔正而位當家人家道正也而終於天下定然則天下之大當而禮可行天下大定而樂可作固其時夫然後正六律而使之和聲和五聲而使之協律弦之琴瑟歌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為庸詎不為德音之樂耶周之世世脩德莫若文王詩之形容文王之德莫若靈臺而靈臺所美又不過虡業維樅賁鼓維鏞矇瞍奏公而已然則文王之樂豈不原於德音耶樂書

嚴陵方氏曰天氣下而地不應地氣上而天不應若是則逆矣非所謂天地之順也春或雨霜大蟄夏或草木零落若是則忒矣非所謂四時之當也民有德以有恒心也五穀昌以時和歲稔也疢熱疾也妖則左氏所謂地反物為妖是也祥與亳有祥之祥同疾疢則災之加乎人者妖祥則災之加乎物者疾疢不作而無妖祥凡此之類則天地之間至纖至悉無不當於理矣故曰此之謂大當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弦歌詩頌故曰此之謂德音樂者德之華故德音之謂樂

馬氏曰天地順而四時當以至疾疢不作而無妖祥者言和之極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亦不足以為樂故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由父子而推之則盡其親疏之序由君臣而推之則盡其貴賤之等然不得以間於親疏不得以覬覦於貴如此則上下之志定矣大曰綱小曰紀書曰若綱在綱記曰紀散而衆亂則紀綱者衆目之總也紀綱正無所不正矣故言作為父子君臣而卒之於天下大定自天地順而五穀昌以至於天下大定則其和與節無所不具矣然後寓其和節之意於形名度數之間故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德音者言其有德之音也然作為君臣父子必在於天地順五穀昌之後者蓋天地四時失其當而五穀失其昌則彼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詩之所謂莫其德音者非在於樂而記者以樂言之則蓋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義也記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克明言明於善也類亦善也書曰自底不類此言其止於善也克長言其德可以長於人也克君者其德可以羣於人也可以長於人可以羣於人然後能王此大邦而克順克比也克順者言民順之而不逆克比

者言民輔之而不貳此大王之道也而比于文王則其德又不
止於此故其德靡悔靡悔者賢人之事也無悔則聖人也其德
至靡悔而有以受福于天而併有以施澤於後世故曰既受帝
祉施于孫子凡此者皆以其漠然清淨之德音至於如此
廬陵胡氏曰父子紀綱明則君臣紀綱朝廷禮樂引三綱不經
之論今所不取
慶源輔氏曰紀綱正而天下定天下以序而後定樂以定而後
作正六律然後可以和五聲和五聲然後可以弦歌詩頌詩即
今之風雅頌即今之三頌也此詩雖言德音而不言樂然既曰
德音之謂樂故可引以為撮要之樂之功亦可致此此子夏可
語詩之一端
講義曰父子君臣人倫所固有者而曰作為何也人固有父子
未必有父子之道人固有君臣未必有君臣之義必待聖人作
為禮節以明之如書所謂勑我五典五惇哉則紀綱正矣人倫
既正天下復有何事故曰大定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
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
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鄭氏曰君之所好其溺音乎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也文
侯問溺音何從出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鄭宋齊衛四國皆
出此溺音濫濫竊竊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
數讀為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
孔氏曰此經子夏與文侯問荅溺音所出也濫竊謂男女相偷
竊鄭國樂音好此相偷竊是淫邪之志也溺沒也宋音所好唯
女子所以使人志沒溺即前所謂溺而不止也鄭音好濫宋音
燕女其事是一而為別言者濫竊非己儔匹別相淫竊燕女謂
己之妻妾燕安而已所以別於好濫也上云鄭衛之音則鄭衛
亦淫聲也又此云四者皆淫於色是衛與齊皆淫聲也而經唯
云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不云女色者案詩有桑中淇
上是淫佚可知則淫佚之外更有促速煩志齊詩有哀公荒淫
怠慢襄公淫於妹亦女色之外加以敖辟驕志故摠謂之溺音
也
延平周氏曰德音則能善其志而溺音則能亂其志也
長樂陳氏曰志淫則心蕩志煩則心亂志溺則心下志喬則心
高皆非中聲所止非所以為德音之樂也蓋樂所以放淫亦所
以誨淫所以養德亦所以敗德故放淫養德古樂之發也 樂書
馬氏曰鄭音好濫而使人之志淫宋音燕女而使人之志溺衛
音趨數而使人之志煩齊音敖辟而使人之志喬祭祀之所用
在和與敬鄭淫宋溺則失於敬衛煩齊驕則失於和是以不可
用之於祭祀也
山陰陸氏曰前言所好者音也今乃言所好其溺音乎是引其
君有漸也蓋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古之人多如此四音淫志
為甚溺志次之煩志驕志又次之
慶源輔氏曰既言德音而不及溺音乃曰君之所好者其溺音
乎乎疑辭也所以致文侯之問而後語之也不然則將勃然如
宣王矣四國之音在當時如此宋音其紂之遺乎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
不行
鄭氏曰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
孔氏曰此經子夏重為文侯明正樂此詩周頌有瞽之篇言樂
音敬和而鳴先祖之神聽而從之若施於政教何事不行也
長樂陳氏曰樂之發肅肅乎其敬而制之以禮雝雝乎其和而

制之以義如此則外不淫色內不害德舉而措之天下何事不行況用之祭祀而先祖不是聽耶書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者此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肅陰事也而禮由陰作以敬爲主雍陽道也而樂由陽來以和爲主孔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故曰夫敬以和何事不行樂中之禮於是見之矣文王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以是而已

慶源輔氏曰敬以和何事不行則濫與淫何事可也

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鄭氏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

孔氏曰此經子夏勸文侯謹行古樂以化民無不從也引詩厲王大雅板之篇

嚴陵方氏曰言人君謹其所好惡則以戒文侯之好溺音故也君則指其人上則指其位

馬氏曰夫鄭衛之音其效至於如彼而和與敬其效至於如此則爲人君者其好惡不可不慎也君者臣之倡上者下之儀臣則聽君而和下則視儀而動

廬陵胡氏曰好惡謂好古樂惡新樂也誘謂導之

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鄭氏曰六者爲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壎篪或爲簨虡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

孔氏曰此經論聖人作爲道德之音以示後世也柷形如漆筩中有椎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四齟齬篪七空塤六孔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自擊鼓鞉也椌楬木也其聲質素故周語單穆公云革木一聲註云一聲無宮商清濁是也既用質素爲本然後用鐘磬竽瑟華美之音以贊和之使文質相雜干楯也戚斧也狄羽也聲既文質備矣又用干戚旄羽以舞動之則可以用於宗廟之中若樂九變而鬼神格也又用於廟中以接納賓客賓入奏肆夏及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是也又用樂別尊卑於朝廷使各得其宜天子八佾諸侯六佾是也若聞樂知德施于子孫是示後世使聽之莫不和順莫不和親是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者寓之象以稽諸度數者寓之器是故作革以爲鞉鼓而鞉所以兆奏鼓者也作木以爲椌楬而楬所以止合樂者也作土爲壎而始有所倡作竹爲篪而終有所和則播鞉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擊椌而楬止之中聲以節焉吹壎而篪應之中聲以和焉蓋絃歌詩頌中聲之所止也而謂之德音則鞉鼓椌楬壎篪出聲之所出也謂之德音之音不亦宜乎聖人既作爲六者之器以寓德音之樂抑又越之金石以爲鐘磬宣之匏絲以爲竽瑟所以諧其聲舞武以干戚舞文以旄狄所以動其容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神人奚適不和哉此所以祭先王之廟而幽足以交於神獻酬酳酢而明足以交於人行之當時而官序貴賤莫不得其宜示之後世而尊卑長幼莫不得其序也夫樂之在器以鼓爲君以相爲相在聲以宮爲君以商爲臣歌在上而貴舞在下而賤凡理之形見於樂者未有不寓貴賤尊卑長幼之意是樂之所樂而禮未嘗不行於其間不言柷敔而言椌楬者柷以中虛爲用而聲出焉故又謂之椌敔以伏虎爲形而聲伏焉故又謂之楬蓋聲出

也樂由之合聲伏也樂由之止亦陰陽之義書曰合止柷敔

樂書

嚴陵方氏曰鞉革音也椌楬木音也壎土音也篪竹音也至於鍾則金音也磬石音也竽匏音也琴瑟絲音也凡此八音略備矣而又干戚旄狄以舞之於是樂成焉故足以祭先王之廟如下所言諸事也獻酬酳酢見鄉飲酒酢酳即後言執爵而酳是也則獻酬酳酢所乘用也尊卑以上下言長幼以先後言禮樂之際貴者在上賤者在下貴者常先賤者常後故官序貴賤各得其宜足以示後世尊卑長幼之序也官序即次序也以其所主治故曰官經有言干戚羽旄有言鍾鼓干戚有言羽籥干戚有言弦歌干揚有言干戚旄狄其言各不同何也蓋干戚干揚皆武舞也羽旄羽籥旄狄皆文舞也干則盾也戚則斧也揚則鉞也干以自蔽戚揚以勝人武之事如斯而已旄以示變羽以示飾籥則六律之所作狄則五色之所備文之事如斯而已所舉雖各不同所以主文武之事言之則一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鄭氏曰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石聲磬磬當爲罄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廉廉隅也濫之意猶擥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爲最讙以立動聞讙囂則人意動作讙或爲歡動或爲勳有所合謂以聲合成己之意

孔氏曰此一節論樂器之聲各別君子聽之思其所用之臣金鍾之聲鏗鏗然堅剛故可以興立號令號令威嚴則軍士壯氣充滿而武事可立也石聲輕清故磬磬然能分明辨別既能明別節義則不愛死也哀謂哀怨絲聲婉妙故哀怨以哀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以自立其志也竹聲既擥聚故能立會以聚衆笙以匏爲之而在竹聲之中若但笙以匏爲體插竹於匏匏竹兼有故笙文在竹也鼓鼙之聲使人意動作故能進發於其衆五者聲各不同立事有異事皆聲起是聲能立事也君子謂知禮樂之情者聞聲達事非徒聽其音聲鏗鏘而已彼謂樂聲亦有合成己之志意

橫渠張氏曰所謂至誠動金石只爲人能感動擊之鼓鍾其武者叩之則怒其悲者叩之則悲如此可必謂擊鍾而求鼓音則卻無是理

長樂陳氏曰樂辭有陰陽之殊人事有陰陽之辨則樂之與人常相象而未常相異君子聽樂之聲而思人之才則有所合而無所戾矣蓋鍾聲爲兌石聲爲乾絲聲爲離竹聲爲震鼓鞞爲坎鍾聲鼓鞞陰也陰以嚴爲堅勁爲事故鍾所以象武臣石聲所以象死封疆之臣鼓鞞所以象將帥之臣絲竹陽也陽以純深滋養爲事故絲聲所以象志義之臣竹聲所以象畜聚之臣蓋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內小人樂得其外樂得其內故必思其所象樂得其外則務其鏗鏘而已魏文侯之不倦新樂蓋亦不過於五者而未及其所象此子夏所以致曲而深諭之也然君子必思聚畜之臣何也蓋君子聚人以財而理財以義則其思聚畜之臣欲其免於急與不足之患而有以備凶旱水溢之災使民不至於菜色而已此所謂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其與夫冉求之聚斂有間矣　又樂書曰鍾於五行爲金於五事爲言於五藏爲氣於五性爲義令則奏而鏗鏘言則發而爲號令

直其氣所以立横方其義所以立武所以思武臣也磬於八音爲石於八卦爲乾石則其形曲折而有别乾則其行剛徤而不隨有别所以立辨不隨所以致死此所以思死封疆之臣也琴瑟同出於絲絲聲則哀殺而哀潔靜而廉依義以立志而已此所以思志義之臣也竽笙簫管同出於竹竹聲則動濁而濫合比而會有聚衆之義焉此所以思畜聚之臣也鼓鼙則爲革聲一也士讙而讙羣嬲而動有進衆之義此所以思將帥之臣也蓋有死封疆之臣則外足以保疆埸有志義之臣則内足以厲風俗有畜聚之臣其衆足以順治有勇武將帥之臣其威足以無敵爲國之道無就維人而已君子於音聽之在心不在耳誠有所合之也言絲聲鼓鼙之聲則知絲之爲琴瑟竹之爲竽笙簫管也言絲聲竹聲則知鐘之爲金鼓鼙之爲革也言石聲磬則金聲鏗之類見矣言竹聲濫則石聲清之類見矣匏竹利制

言竹則匏在其中矣革木一聲言革則木在其中矣就八者革出一口之故謂之聲由聽其雜比言之故謂之音聽音然後君子者唯君子爲能知樂故也八音不言土者以七音待土贊之而後和故也鄭康成以石聲磬當爲罄字之誤也經有故樂書

嚴陵方氏曰其聲温柔者足以悦人其聲堅強者足以警衆而號令所以警衆也故鏗以立號警衆則所及者廣故號以立横横者廣也從順爲文横逆爲武故横以立武磬聲作乎上衆聲依乎下上下有辨南交而物以之生北辨而物以之死故辨以致死聲之細莫如絲陽以大爲樂陰以細爲哀樂則舒而無礙界哀則戚而有分際廉者有分際之謂有分際所以立己故廉以立志立志者立己之謂也竹聲濫濫者汎濫之謂淵而靜而與物分流而動乃與物合故濫以立會分之則散會之則聚故會以聚衆鼓以作爲事然則静讙則動静則止動則進蓋樂之聲作乎彼君子之思感乎此則以彼之情而以合此之意故曰有所合之也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而樂以聲爲主故比以鐘磬爲首然金尤爲著鳴故以金石爲序琴瑟者堂上之樂竽笙簫管者堂下之樂故又以絲竹爲之序凡作樂皆曰鼓樂由天作終則有始故以鼓鼙終焉竽笙爲匏簫管爲竹合言之者竹而已衆音皆言其聲之狀獨於石則直言磬者以石止可以爲磬也蓋八音之中唯土與石止可以爲塤磬畜若易所謂畜物之畜聚若易所謂聚人之聚畜聚之臣則畢乎聚斂之臣矣將帥亦武臣或於聽鐘聲思之或於聽鼓鼙之聲思之何也謂之武則存乎所守之志而已謂之將帥則見乎所行之事焉鐘金音也鼓革音也軍旅之法以革而進以金而止故其别如此

山陰陸氏曰武之事横矣磬聲盡也詘而盈也若王齒以後續其毀於石終而後詘卽卬之其聲詘然以長其終詘然樂也凡盡則詘窮磬爲折形以此竹聲濫所謂物是也毛詩傳曰磬聲之清者笙磬同音可謂同矣無所不入而後可以立會伯夷隘立志者好之柳下惠不恭立會者好之鏗金聲鏗士聲其於言之則通

李氏曰有禦難之臣則姦宄不敢肆有藩捍之臣則外邪不敢犯有衣食之臣則國用足禦難之臣所謂忠義之臣也藩捍之臣所謂武臣也死封疆之臣也將帥之臣也衣食之臣所謂畜聚之臣也故詩曰山有苞櫟隰有六駁又曰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櫟爲山之藩捍之象也六駁在隰能禦難之象也棣與檖皆可養人衣食之象夫有其臣而君忘之此不思之者也君子一聽音而有以思藩捍禦難衣食之臣則其好樂也國之良士將瞿瞿而來蹶蹶而進休休而樂矣君子之於樂也豈聽其鏗鏘而已耶

廬陵胡氏曰號猶伯牙操鍾之號僨謂壯氣充盈祭義云
四海鄭謂磬當爲罄漢古字通用廿磬樂器也或爲殺云磬于
甸人是也或爲折磬折則佩垂是也或爲絞訐掉磬是也或爲
盡磬無不宜室如懸磬聲磬然是也殺也絞訐也盡也皆有死
義袁謂姚妙康猶康遠地則堂高之廉平志不可犯濫濫觴
之濫有聚意君子以聲合成己之志如上五思也
慶源輔氏曰此亦子夏對文侯辭又據下以發之爾言君之所
好者音也夫音與樂相近不同故此又爲文侯言古人之聽音
亦豈徒哉亦有合成己之志意也君子之志意在得賢而用之
耳堅剛之聲號令似之故鍾以立號號令則所警者衆故號以
立橫橫大則武之事也故橫以立武磬折也盡也折而盡所以
立辨辨而後可以死故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封疆又辨之大者取則自有廉隅而
不流有志者似之志義謂志在於義也所志者義則不爲容悅
矣地上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所謂畜聚之臣若如師之君
子是也鏗鏘者聲也號與武者義也聲在彼義在我君子不徒
聽其聲而已必有感發其在我之意而已獨言鏗鏘以例其餘
也

金華應氏曰文侯方以淡泊爲可厭則使其聽鏗鏘之可
喜者焉方以昏倦惟恐卧則欲其聽之而致思焉且
使之思武臣將帥死節志義與夫畜聚之臣則其志
氣感發慷慨興起而視優侏子女之獶雜皆不足
以進乎前此子夏之善告君也故嘗謂古今本無異
樂而雅俗不容同音顏子問爲邦孔子告以樂則韶
舞欲其知所慕也繼以遠鄭聲者欲其知所戒也春
秋去舜逾千載而鍾鼓管弦之音猶未衰則古今
固不可謂有異樂也然知其聲不可不遠者以其淫而易以溺人
故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齊宣王自謂非好先王之樂直好世
俗之樂視魏文侯之惕然自省則大不同矣宣王述而未悟故
孟子告以今樂猶古樂者其辭寬文侯悟而求之故子夏告之
以古樂新樂之發者其辭嚴異時文侯能知鍾聲之不比亦畧
有見乎樂矣然明於音而聾於官卒未免見笑於田子方蓋區
區徒能辨其聲而未能得其官以與樂樂官猶然而況於將帥
死封疆之大者乎

石林葉氏曰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周衰天下未有能
以身致死而援之者子擊磬於衛荷蕢聞之以爲有心哉者以此

延平周氏曰鍾磬絲竹鼓鼙之聲既不同而所立者亦不同故
君人者聽之亦各以其類而思其臣也且畜聚之臣又安足思
也哉夫君子不畜聚非不畜聚也蓋君子之畜聚而能散則畢子人
之爲畜聚也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八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鄭氏曰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衆也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爲憂憂其難也咏歎淫液歌遲之也恐不逮事恐不逮及也事戒事也及時事時至武事當施也致右憲左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非武坐言武之事無坐也非武音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時人或說其義爲貪商也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而時人妄說也書曰王耄荒萇弘周大夫

孔氏曰自此至不亦宜乎別録是賓牟賈賓牟姓賈名初論他事次及於樂問是孔子對是賓牟賈五問五荅但三荅是二荅非夫發語之端孔子問作武樂之前先擊鼓備戒其衆備戒之後久始作舞何也賈荅武樂今舞者久不即出是象武王伐紂憂不得衆心此荅是也孔子又問欲舞之前其歌聲吟咏之長歎之其音連延而流液不絶吟思遲遲是貪羨之貌何也賈荅象武王伐紂恐諸侯不至不及戰事此荅是也孔子又問初舞之時手足即發揚蹈地而猛厲故云已蚤賈以爲象武王及時伐紂戰事此荅非也下云發揚蹈厲大公之志故知非也孔子又問武人何忽有時而坐以右膝致地左足軒起何也坐跪也致至也軒起也賈荅此非是武人之坐以武法無坐也此荅亦非下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故知非也孔子又以時人之意問賈云奏樂何意有貪商之聲淫貪也孔子大聖應知其非此是知非而故問也賈以武王應天從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貪商之聲故言非武音也孔子因問貪商之歌何音也賈荅典樂者失其傳若非失其傳是武王荒耄遂有貪商諸於也吾子相視之辭

長樂陳氏曰古之善論兵者以威文之節制不可敵武湯之仁義仁則愛人而惡人之害之也義則循理而惡人之亂之也未有下不得人和上不得天時者矣夫豈以衆之不得爲病事之不逮爲恐事之不及爲慮哉其所以備戒如此者出而與民同患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爾觀其誓師之辭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者其意亦可見矣

嚴陵方氏曰武之樂舞形容當時伐紂之事備者備其物而有所防戒者戒其事而有所飭若夫果得衆則無所事乎備戒矣唯其病不得衆所以然也咏者永其言歎者歎其事淫則淫漬而不已液則流通而不絶凡若此者恐不逮事也發揚言手容之發揮蹈厲言足容之奮厲荒言淫其以至於荒也

馬氏曰夫武王之伐商雖出於天人之應順而有必克之理然未嘗無戒也傳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又曰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此病不得衆恐不逮事之意也若恐民之未信則曰獨無不信朕不食言恐民之未畏則曰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病不得衆恐不逮事之一端也發揚蹈厲之已蚤所以示其有勇敢之勢而武之始如此也發揚蹈厲之已蚤非樂其蚤也蓋當其可之謂時而君子舉事欲及時而已矣

延平周氏曰武王之伐紂豈得已哉順乎人應乎天而已矣順

乎人應乎夫猶且病其不得衆恐其不逮事則此所以終能及時事也

山陰陸氏曰泰誓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病不得衆若此之謂也夫以周伐殷其克之必矣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然武王之志猶如此恐諸侯不逮其事蓋慎之至也故曰子之所慎齊戰疾及時事也此正言大公之志如此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憲讀如字憲左謂縣左膝不致地武坐左亦致也據武亂皆坐紂作靡靡之樂所謂及商者此歟對曰有司失其傳後商之淫辭也五字在此當承對曰脫亂在後夫聖益遠其傳之失者有矣而君子知其不然以在我者揆之而已若世傳伊尹以割烹要湯百里奚以五羊之皮干秦繆公孟子皆斷而非之是也此言聞諸萇弘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則先儒謂問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是也

慶源輔氏曰賈五答皆是當從陸氏說見後賓牟賈當時爲知樂故孔子與之言及樂而又問之此亦與人爲善之一端也病不得衆恐不逮事所謂臨事而懼也不以在己之已至者而貳之此所謂聖人之心也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是恐不逮事也若非武音則何音也此夫子所以深叩之賈之言如是則其中誠有所見而不可奪者非口授耳傳之徒而已也唯受辭也當作去聲

葉氏曰武之備戒已久武之始也久立於綴武之終也於用武之始而曰病不得其衆者諸侯之旣至也用武之終而曰待諸侯之至者諸侯之未至也遲之遲者動容也又久者久立於綴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鄭氏曰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揔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舞象戰鬬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

孔氏曰賓牟賈前所答孔子之問雖爲孔子所許賈猶有不曉者故復請問於孔子也免席避席也既聞命謂既爲孔子所許也問備戒已久立於綴亦是遲而又久何意如此孔子爲賓牟賈說其持舞之意言作樂所以放象其成功舞人揔持干盾以正立似山而不動搖也舞人發揚蹈厲象大公威武鷹揚之志

横渠張氏曰揔干而山立是舞中有一人而象武王之治者然以就舞位而樂尸養老必天子有時而親爲也發揚蹈厲之已蚤此則是大公之志及時事而動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此象武功成周召以文治也坐者無事於武也　又曰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大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訶疾蹈厲者大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嚴陵方氏曰免席而徒立所以致敬更端而問故以請言之上遲音稚蓋待也所謂待諸侯之至也下遲宜如字蓋遲未至於久遲而又久則遲之至也如下文所言至武之遲久皆其事也居吾語女者以免席而請故命之居席將以告之樂象成者以其成功形見於樂也揔干與祭統所言同曰揔固足以該戚且干所以自防戚所以致誅於此見武王之用武無事於致誅姑自爲之防爾發揚蹈厲見乎手足之鼓舞手足之鼓舞存乎心之所之故曰大公之志亂謂治其行列之亂大公之志即武王之志也以武莫若大公故繫之以大公而已周召之治即武王之治

也以文莫若周召故繫之以周召而已
馬氏曰遲之遲而又久言其久立於綴久立於綴者所以待諸
侯之至也夫武之遲久非特以待諸侯之至而已故孔子自樂
之象成以至於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而反覆以告之也揔干而
山立所以見其靜也發揚蹈厲所以見其動也靜者動之主動
者靜之役主則宜逸故揔干而山立臣則致勞故發揚蹈厲傳
曰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則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
下有爲也而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此其意也
山陰陸氏曰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言君之事如此發揚蹈
厲太公之志也言將之事如此武亂皆坐凡讙亂使坐則定
慶源輔氏曰賓牟賈蓋當時之知樂者也故孔子以武樂問之
賈五答而夫子進之以一言初未嘗有所詳明也而賈乃起敬
免席而請者蓋其心之良有合於德容有以感動之也故曰誠
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賈雖樂亦謂誰可與言故夫子
使之居而語之由是觀之則賈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故孔子
因而發之三句蓋武樂之義與武王伐紂之事又見當時各
盡其心此蓋孔子之所自得者若其得於萇弘者與賈之所言
合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
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
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鄭氏曰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爲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
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
荊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
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夾振

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也駟當爲四聲之誤也武
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
四伐五伐分夾而進分猶部曲也事猶爲也濟成也舞者各有
部曲之列又夾振之者象用兵務於早成也久立於綴象武王
伐紂待諸侯也
孔氏曰此一經孔子爲賓牟賈說武樂六成之意成謂曲之終
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也武始而北出者謂初舞
位最在於南頭從第一位而北出次及第二位稍北出者復綴
以崇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
復此位六奏其曲武樂充備是功成太平周德充滿於天下也
經云天子夾振明是尊者故鄭知王與大將也武樂在庭天子
尊極所以得親夾舞人爲振鐸者作武樂時每一奏中而四度
擊刺象武王之伐紂四伐也盛威於中國者象武王之德盛大
威武於中國也振鐸夾舞者而前進象爲事之蚤成也未舞前
舞者久立於鄭綴象武王待諸侯之至也　熊氏曰前云三步
以見方此是一成也作樂一成而舞象武王北出觀兵也作樂
再成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武王滅商則與前文再始而
著往爲一也三成謂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南反象
武王克紂而南還也四成謂舞曲四成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即
至第二位象武王伐紂之後南方之國於是疆理也五成謂從
第二位至第三位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六成復
綴以崇者綴謂南頭初位舞者從第三位南至本位謂六奏充
其武樂象武王之德充滿天下此執鐸爲祭天時也案祭統云
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揔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下云食三
老五更於大學冕而揔干尚得親舞何以不得親執鐸于　皇
氏曰武王伐紂之時王與大將親自執鐸以夾軍衆今作武樂

之時令二人振鐸夾舞者象武王與大將伐紂之時矣　王氏
曰天子之所作樂六成皆崇天子之德也此家語文
橫渠張氏曰綴兆綴以表行列兆者場域之限也舞以八佾佾
以八人爲列則六十四人也六成者六奏曲終也大凡舞者必
於其中以見其象周始有雍州之地及滅商所得者又有其青
徐有六州之地既得天下必須鎮撫其諸侯故三成而南鎮撫
南方諸侯也四成則見南方之國皆疆理而治也五成而分舞
列皆以南爲以象周召之分而治也六成復綴以崇此時必改易
衣冠服飾使之充盛象治定致文也天子夾振而駟伐以舞列
分爲左右則揔干者在中央振鐸而舞列夾而進也駟伐者必
是舞列四出象兵四出也南國是疆之後亦有不伏者如淮夷
是也其時須當用兵故言盛威於中國大中國之威也分夾而
進夾以[illegible]久立於綴不是揔干者立於綴也以待諸侯之
至舞中亦必有此象是舞人四出後改易衣服以待其至也如
言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必有變服爲諸侯而出
延平周氏曰樂以一變爲一成紂都在北故武始而北以象其
觀政商郊再成以象克紂三成以象克紂而反四成以象有南
國之土五成以象周召之分治六成以象武功之成韶文樂也
文爲陽故九成武武樂也武爲陰故六成夾振之而駟伐所以
象武王之躬伐伐以事爲主兵事不可緩也而貴於夙故曰事
蚤濟也紂之亡非獨得罪於武王天下之君皆欲亡之此諸侯
之所以至凡此皆所以象成也詩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長樂陳氏曰先儒謂立四表於郊立廟廷舞人自南表向二表
爲一成自二表至三表爲二成自三表至北表爲三成乃轉而
南向自一表至二爲四成自二表至三爲五成自三表至南表
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則文自南而北而七成自二表至

三爲八成則地祇皆出若九變又自三表至北表爲九成人鬼
可得而禮焉蓋周都商之西商都周之東北故舞始而北出
則至二表矣此三步以見方也再成而滅商則至三表矣此
再始以著往者也三成而南則至四表矣家語作反四成而南
國是疆則又自北而南至二表矣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
至三表矣此復亂以飭歸者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illegible]
則復初表矣此樂終而德尊也蓋武始而北出則出表之東北
以商居東北故也三成而南則入表之西南以周居西南故也
疆南國然後可得而分治分治然後可得而復綴分治繫於臣
故散而爲二復綴統於君故合而爲一樂記言復綴以崇天子
繼以夾振之而駟伐者又本其始也何則武舞四表所以象司
馬之四表也夾振之而駟伐所以象司馬振鐸鉦鼓作也夾
振之而駟伐詩所謂駟騵彭彭是也亂以飭歸國語所謂布
憲施舍詔之亂以優柔容民是也司馬之四表三表百步一
表五十步始則行而不驟趨中則趨而不馳走及四表則馳走
之時也故五十步而已舞之四表蓋不必然儀書　又樂書曰
孔子語大師之樂以翕如爲作以繹如爲成是樂以始作以變
成武王之樂六成則六變而已始而北出爲治兵所以尚威武
也終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則入爲振旅所以反尊卑也
蓋大武之舞以鼓進以金止以鼓進則分左右夾而進之所以
欲事功之蚤濟也以金止則又立於綴兆之位而遲之所以待
諸侯之至也其所以如此者亦蘇其欲也致天討除人害以對
于天下而已
嚴陵方氏曰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者復綴則以象功成而還歸
焉也舉武事者既出於天子則成武功者可不歸諸天子乎歸
功所以崇之也故曰以崇天子夫成之數有多寡以象事序爲

夾振之者八佾相夾而振鐸八佾相夾則合一而爲四矣故總言
駟伐伐謂以戈伐地也下又言分夾則如此言夾者爲今矣振
之以鐸所以盛其威之聲伐之以戈所以盛其威之容故曰盛
威於中國也夾而駿者所以一其心分而進之所以作其氣作
其氣則欲其事之速成爾故曰事蚤濟也然樂舞之數有曰成
有曰變有曰終有曰闋有曰奏何也曰成者言樂至是而成也
曰變者言樂至是而變也曰終者言樂至是而終也曰闋者言
樂以是爲止也曰奏則樂以是爲進也雖成可復生變可復常
終可復始闋可復成奏可有加而無已故數有至於再至於三
有至於六有至於九者然武之樂止於六成韶之樂至於九成
者蓋二四爲六一三五爲九則陰數窮於六陽數窮於九武樂
陰也故六成韶樂陽也故九成乾爻用九坤爻用六亦以是爾
山陰陸氏曰南言化自北而南則商滅在後今言南成而商滅
在此者商之滅早矣詩曰實始翦商四成而南國是疆若文王
之化行乎汝墳之國猶未也至是而後疆焉則南國盡是矣詩
曰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如是二公分陝而治可也又如是而已
矣不可以有加矣所謂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是也王制曰天子
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黍離周
失是矣春秋尊王豈得已哉大武言成不言變恨於雲門等樂
六成復綴鄭氏謂每奏一終爲一成然則舞雖坐作進退不同
其樂一也以崇天子如是而天子崇矣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
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此一節應在上今在此言如上所謂
而後能如此且天下定矣王命周召分陝以主諸侯又命大公
主征不庭此周之所以治也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
陝以西召公主之又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
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是也

馬氏曰先儒謂樂六成以尊崇天子之德凡樂之作皆所以昭
天子之德豈特六成之末始崇之乎
金華應氏曰武樂之始終大槩不過乎蚤與久之兩節而已蹈
厲之已蚤大將之鼓勇也分夾而蚤濟三軍之養勇也備戒之
已久不敢輕大敵而易進久立以有待不敢迫諸侯而速進斂
以遲天時而以蚤爲貴則動如飄風之不可禦緩以聽人心而
以久爲貴則靜如磐石之不可搖一急一緩俱不可偏然六成
之舞其久之意常勝於蚤者聖人無貪利之心迫而後應不得
已而後動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
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
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
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
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
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
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鄭氏曰反當爲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牧誓曰至于商
郊牧野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
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積土爲封封比
干墓崇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
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倍祿復其紂時薄者也散猶
放也桃林在華山旁甲鎧也衅釁字也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
武服兵也建讀爲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
甲也詩曰載櫜弓矢春秋傳曰垂櫜而入周禮曰櫜之欲其約
也薊或爲續祝或爲鑄
孔氏曰孔子將欲爲賓牟賈論牧野之事中間道四達之意故

云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以下文云濟河而西故鄭知此及商是及至商也未及下車言封之速也二王之後其禮大故待下車而封之投殷之後于宋者武王初封武庚於殷使微子復其故位左傳云武王親釋其縛使復其所是也即從而居宋故鄭註云所徙者微子也及武庚作亂於周公居攝時周公因即微子所封而大之故書序云武王既黜殷命命微子啓是也周本紀云封神農之後於焦此不云者舉三恪二代也商容容謂禮樂之官漢書儒林傳徐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謂之容也然武成篇云式商容閭則商容是人姓名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䟽政謂廢民坡紂虐政者去之倍祿庶士祿薄者倍益之車甲不復更用故衅而藏之以血塗物爲釁也倒載干戈而還鎬京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今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也虎皮武猛之物也用此虎皮包裹兵器示武王威猛能包制服天下兵戈或以虎皮有文欲以見文止武也封將帥之士爲諸侯者以報其勞賞其功也鍵櫜鍵牡也櫜兵鎧之衣也言鎧及兵戈悉櫜韜之置於府庫而鍵閉之故云名之曰建櫜也鄭引周禮考工記文

張氏曰今衛州所理汲縣即牧野之地亂幽州縣也陳陳州宛丘縣故陳城也汴州雍丘縣濟河而西武王伐紂事畢從懷州河陽縣南度黃河至洛州從洛城而西歸鎬京也桃林在華山旁

石林葉氏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此商字下脫政字蓋武成文也鄭氏不見古文遂謂反當爲及此與下誤言行商容同

橫渠張氏曰牧野之語古樂於旅也語說此樂之義也牧野之語語武也語中之事必是皆有此象不傳者恐失其傳或其樂多雜以語言盡也

延平周氏曰必封先代之後如此者亦其無意於天下雖曰得之亦與先代之後共之也書曰釋箕子囚蓋釋箕子而後使之爲臣又曰式商容閭蓋式之而後復其位也漢之將帥亦嘗使爲諸侯然卒不若周之無虞者漢之所謂將帥非周之所謂將帥也

長樂陳氏曰孔子定書正禮皆斷自唐虞此封先代之後必及黃帝者豈二帝三王之君皆出於黃帝故耶與商周禘嚳同意商王賊虐諫輔而比干以諫死囚奴正士而箕子以智奴剥喪元良而商容以仁隱皇天震怒命武王誅之夫豈使之利廢士衆民爲戮斷於繼絶世獲仁人而已死者不可復作封其墓以旌異之生者猶可因任因者釋之而使以德隱者起之而復其位急親賢也武成以歸馬華山放牛桃林爲先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爲後與此異何耶曰昔者廄焚孔子問以傷人爲先而馬次之先人後物古之君子皆然夫豈武王僅其獨先物後賢耶是知武成簡編錯誤而記之所載爲不失其序封二王之後所以戒後世之爲君者封比干之墓所以勸後世之爲臣者式商容之閭言其始行商容而復其位言其終釋者以商容爲商之禮樂失之遠矣

嚴陵方氏曰牧野蓋武功所成之地而武樂所由作也故謂之牧野之語殷者湯之所遷故後世以爲有天下之號若曰殷邦殷命是也商者契之所封故後世以爲所都之號若曰商邑商郊是也然湯止稱商王書止曰商書頌止曰商頌特不忘本耳又有言湯居亳紂都朝歌者殷乃亳之地名書言將治亳殷是也朝歌之城特紂所名耳克殷則克殷之師而勝之反商則反商之政而復之於所克言殷以見紂師之衆於所反言

商以見政之由舊焉下文所言是皆反商政之事也封帝王之後
則書所謂崇德象賢脩其禮物是也於黃帝堯舜則封于未下
車之前夏商則封于既下車之後者蓋以道成於三故存二代
之後以明應時損益之迹則脩其禮物者止於二代而已二代
而上崇德象賢其事爲略故於下車之前封之以示其不可緩
也脩其禮物其事爲詳故於下車之後封之以示其無敢遽焉
崔氏謂黃帝堯舜之後爲三恪謂夏商周爲三王杜氏釋左傳
三恪以爲舜與二王後誤矣言黃帝而不及少昊高陽高辛者
猶周官之序六樂易之序十三卦皆言黃帝而遽及堯舜也投
有棄意實封之而名曰投豈非戒後世而然歟崇先代仁也戒
後世義也舜封象于有庳曰放亦此意商容書言式閭則所以
禮之此言復位則所以用之互相備焉耳馬則人乘之以致遠
故言弗復乘牛則人服之以引重故言弗復服華山桃林各以
其所宜之地而散之也孔氏謂欲使自生自死疑或不然濟河
而西則據當時所用事之地也倒載干戈者反其本末而載之
於車以示其不復用也然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右秉鉞以示不
忘戰此則倒載干戈以示不復用者蓋武之道以止爲志以戈
爲事志者天子之所守示不復用宜矣事者司馬之所行示不
忘戰宜矣

山陰陸氏曰投殷之後微子也言投因致其義焉封之者恩也
投之者義也易曰箕子之明夷利貞蓋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
微子去之利而不貞臣道以正爲事故武王訪箕子而投微子
且投之爲言以紂故也亦以微子故也以紂故以戒天下之爲
君者以微子故以戒天下之爲臣者雖謂之投其實封也封之
者以殷故也亦以微子故也以殷故以勸天下之爲君以微子
故以勸天下之爲臣若故曰道並行而不悖釋箕子之囚使之

句使之言用之也言箕子爲之使則武王可謂盛德矣行猶視
也行商容而復其位則非特式其閭而已經曰虎豹之皮示服
猛也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言威武足以服猛示不復用矣苟
或不然雖包制干戈能弗用乎名曰偃兵實遣兵之始也

廬陵胡氏曰薊即涿郡薊縣燕國之郡也孔安國司馬遷及鄭
皆云燕國郡邵公與周同姓陸德明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也
然則豈黃帝之後封薊者疵絕而更封燕邵乎而皇甫謐以邵
公爲文王庶子記傳無見又左氏富辰之言亦無燕也當考爾
左氏云武王親釋微子縛使復其所此云投於宋者非也案書
及周本紀武王封紂子武庚於商墟使其弟管蔡相之至周公
居攝時作亂被誅成王命微子啓爲宋公代商後則封微子於
宋者成王非武王也將帥爲諸侯即牧誓千夫長也建櫜藏兵
甲也春秋傳垂櫜示無弓則建櫜非垂矣

慶源輔氏曰先封其遠者以示近者之必封也物有本末事有
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弛其政所以慰民倍其祿所以勸士
武王之得天下所以慰民而勸士如斯而已莫非義也豈若後
世之大赦天下不問義理以媚于民哉成而衅之幸其成也衅
而藏之幸其不復用也武王之所以息天下之兵者固自有道
凡若此者知其有不復用之理也豈若後世之人率情而爲之
偃兵爲造兵之本者哉將帥爲諸侯師之上六是也建而櫜之
其爲固也甚矣武王之示不復用以其道而知之也天下知武
王之不復用兵以其迹而知之也

金華應氏曰武始而北出三成而南皆以河爲南北大勢之限
也又曰濟河而西者又以北爲東西大勢之限也蓋以岐雍而
視濮衛則周爲西而商爲西北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

虎賁之士說劒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鄭氏曰郊射爲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以歌爲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袞之屬也搢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耕藉藉田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克商之後脩文教也散軍而郊射者還鎬京止武而習文也天子於郊學而射所以擇士簡德也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者東學亦在東郊貍首諸侯之所射詩也周立虞庠於西郊故知使諸侯習射於東學歌貍首詩也鄭註大射云貍首逸詩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西學在西郊騶虞天子於西學中習射所歌之詩也王制云殷禮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大學射騶虞也鄭言爲射宮於郊者據大學也貫革所謂軍射也革甲鎧也取甲鎧而張之射穿多重爲善春秋傳養由基射穿七札是也既習禮射於學故貫革之射止息也裨冕者覲禮云裨氏裨冕鄭曰裨之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故鄭註云裨衣袞之屬謂從袞冕之衣以下皆是也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祀乎明堂者是文王之廟也周公攝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當武王伐紂未有明堂故知文王之廟制非正明堂也六服更朝故諸侯知爲臣之道王耕藉田以供粢盛故諸侯知敬還國而教也

長樂陳氏曰武王克商行郊射之禮猶即商學而已何則周人之學有東西無左右商人之學有左右無東西地道尊右而卑左故諸侯郊射於左學天子郊射於右學然射而揖遜之取有勇力之取不主皮之射揖遜之取也貫革之射勇力之取也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則尚揖遜不尚勇力也今夫貍之爲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射者必持弓矢審固莫而後發亦擬度之意也騶虞見於周南而貍首無所經見逸詩有之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豈貍首之詩耶檀弓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豈貍首之辭耶周官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以下如孤之服由是觀之子男之君視公侯伯爲卑而孤卿大夫又視子男爲卑此子男之君所以與孤卿大夫同服裨冕勝商之後天子郊射以騶虞爲節諸侯郊射以貍首爲節而貫革之射息孤卿大夫服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劒則偃武脩文之意可見矣鄭康成謂裨衣袞之屬也孔穎達因謂天子六服以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不亦誤乎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嚴父之孝莫大於此天子以孝致明堂之祀而四海之民莫不觀化而知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也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而朝覲居其一朝春以圖天下之事覲秋以比邦國之功然後諸侯不敢不一於制節抑又知謹度以脩臣道焉公田謂之藉借民力治之故也王所親耕謂之藉借民力終之故也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而王必躬耕以共粢盛者以爲祭不自致則如不祭以此率諸侯事其先君夫孰不知所以敬哉祭義言與此詳略不同何也曰繼治者其道同繼亂者其道變祭義論先王治世之常法故以食老更祀先賢次於祀明堂以耕藉先於朝覲樂記論武王牧野一時之權宜故以偃武爲先脩文爲後使民知孝爲先諸侯知敬爲後明堂之制周法然也武王牧野之事未必有是記者言之豈追成周之制言之歟 樂書

嚴陵方氏曰軍之出也聚於行伍其入也散於阡陌故軍則軍

既入而天下無事矣然又郊射焉慮忘戰之危故也以樂爲節則異乎貫革之射矣故曰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示其將有事於文也說則脫而解之也裨冕見王者解虎賁周官以之名氏焉取其奔走如虎也故春秋外傳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貍首騶虞者脩樂之文以偃武也裨冕搢笏者脩禮之文以偃武也夫教亦多術矣此五者特其大者爾故曰大教示民之孝止以明堂之配帝而不云郊祀之配天者以天下初定禮之大者有所未暇故也其序先散軍郊社與裨冕搢笏以脩禮樂之文爲急而又以樂之文爲首者以樂入人易故也與內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同意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繼之以祀明堂孝所以事內臣所以事外故繼之以朝覲君臣之閒主敬而已故繼之以耕藉

慶源輔氏曰此武王所以偃兵之極致也貫革之射虎賁之劍非強以息之說之也示之以郊射禮服而彼自不能不息不說也民知乎孝則無犯上作亂之心諸侯知所以爲臣知所以敬天則有尊天子畏上帝之誠此兵之所以不復用也所以者爲自敬天之理也知其所以然然後能不違也孝獨不言所以孝無所以也子之孝於親夫孰知所以然哉唯有以感發之而已

金華應氏曰射於郊養老於大學非有異學也大學即在郊之學貍首騶虞之節雖有天子諸侯之異籍意因學而分左右非分學而射也若分之而天子諸侯各射一處則非所以辨尊卑矣騶虞仁而不殺天子包容徧覆之象貍首義而善射諸侯奔走赴功之象故射各以其詩爲節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鄭氏曰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揔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

孔氏曰鄭註三德謂正直剛柔五事謂視聽言貌思文王世子註云象三辰五星皆義相包矣天子食三老五更之時親袒衣而割牲親執醬而饋之食訖親執爵而酳口親自著冕手持干盾而舞也此冕當爲袞冕饗先公以饗射養老之類天子親自養老則諸侯亦然此不言教以孝者與上互文

橫渠張氏曰古者養老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執干羽以就舞位天子身親如此用悅老者所以教天下之孝悌聖人之教人也是故洒埽應對爲道之基本也五更三老更疑爲叟三老三人五更五人

長樂陳氏曰禮運云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賓之於鄉三卿之於國三公之於朝皆非一人爲之則三老五更之於學豈皆以一人名之耶後世以附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多類皆以一人爲之非古意也三老有成人之德近於父者也先王以父道事之五更更事之久近於兄者也先王以兄道事之然君者所尊也非事人者也其所以事人不過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以禮之冕而揔干以樂之而已文王世子言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言親袒割牲則適饌可知言執醬而饋則珍具可知言執爵而酳則省醴可知言冕而揔干則發詠可知樂書

嚴陵方氏曰老取其成德更取其能歷事以其成德故數必以三三者數之成也以能歷事故數必以五五者數之備也三老不必三人五更不必五人亦猶三公四輔之義爾此成而上事成而後此隆殺之別也袒而割牲所以服其勞執醬而饋所以養其陰執爵而酳所以養其陽冕而揔干所以侑其食也若是固足以教諸侯之孝矣止曰教弟者以未若嚴父配帝之爲大

故也饋食固不止於饋以食物故執之啟執食者揖饋者是已以酒漱口曰酳養老止於如此亦微其禮故也揔干武舞也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鄭氏曰言武遲久爲重禮樂

孔氏曰周德如此之後則是周之道德四方通達禮樂交通無所不備也凡功小者易就其時速也功大者難成其時久也周之禮樂功大故作大武之樂遲停而久不亦宜乎

延平周氏曰樂者德之聲舞者德之形容周之始以兵戈克紂而至於祀明堂耕藉田養老更於大學然後其教大備其道四達則樂舞之遲遲豈過也哉

嚴陵方氏曰四達者東西南北無所不達也交通者上下內外無所不通也唯其道四達故禮樂得以交通焉周之成功若是之遲歷時若是之久也則樂之象成亦宜夫遲久矣故曰不亦宜乎

金華應氏曰帝者之德尊而其世已遠意其淪墜之已久故封之尤急王者之德降而其世猶近未至於圮散而無所歸故封之爲次　商容閭廢于家武王固已親式其閭以致敬而未敢輕起之而遽任以事也故使箕子同類之賢者先行而訪之道達殷勤而後復其位所以尊賢也牛馬縱而遂其性則物之勞者逸車甲衅而息其神則器之動者靜干戈倒而包以虎皮則昔爲武而今爲文將帥俾爲諸侯則昔治軍而今治民貫革之射則息之虎賁之鋼則說之所以潛消其暴戾鷙悍之習狸首騶虞以爲節裨冕執笏以爲容明堂朝覲耕藉養老所以開導其孝悌敬順之心凡此皆所以反前日之所爲而一新天下之觀聽也其氣象甚雍容其節目甚詳密此豈一日之所能爲宜乎武舞象之而舒徐遲久也然則戒之久立之久固無急於當天下之心遲之遲而又久又必綏以待天下之化大武雖武舞也實止戈之武也實修文之武也故武之詩曰勝殷遏劉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鄭氏曰致猶深審也子讀如不子之子油然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樂由中出故治心

孔氏曰自此至可謂盛矣名爲樂化言樂能化人始至於善此經明樂以治心記者引君子之言云禮樂是治身之具故不可斯須去離於身也致謂深致詳審易謂和易直謂正直子謂子愛諒謂誠信言能深遠詳審此樂以治正其心則和易正直子愛誠信之心油油然而生矣油潤澤之貌言樂能感人使善心生也四善之心生則令人和樂利欲之發由貪鄙而來心思利欲則形勞神苦善心既生則利欲寡少情性和樂安而不躁久則人信之如天畏之如神天有四時不失故云信神是人所畏敬故云威其實一也

橫渠張氏曰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長樂陳氏曰自生則樂至不怒而威此由粗以至精自有而入無也蓋易直子諒之心生可欲者也樂者有諸己者也樂則安者充實者也安則久者有光輝者也久則天者大而化者也天則神化而不可知者也孟子之言主於學故言善言信言美言

大言聖此主於樂故言易直子諒言樂言安言久言天然功則
歸之於一故皆終之以神也天則不言而信者孔子所謂天何
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者也神則不怒而威者易所謂神武
而不殺者也　又樂書曰陂則險平則易邪則曲正則直易則
易知性之所以為知也直則內敬性之所以為禮也子者天性
之愛所以為仁也諒者天性之誠所以為信也致樂以治心而
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於性之所受者能樂於性之所受者能樂
則於事之所遇者能安於事之所遇者能安則不失其所而其
德可久矣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則久
者將以人之道也天者聖人之天道也神則聖而不可知雖陰
陽且不能測況於人乎
嚴陵方氏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君子須臾不離道跬步弗忘
孝造次無違夙夜以強學皆以是也斯者辨於此須者待於彼
辨則離待則合斯須則一離一合之頃也禮樂之不可去身如
此故言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也易直子諒之心皆以和為
體故致樂以治之則油然生矣且易直者天之道以樂之始由
乎天也子諒者人之道以樂之終成乎人也樂言心之無憂安
言身之無危心樂乎內然後身安乎外故樂則安安而無危則
固可久故安則久久而不易則其道自然故久則天自然則其
用不測故天則神自然者天之道也不測者神之用也自然則
莫之或疑矣故不言而信不測則莫之敢犯矣故不怒而威
馬氏曰易以言其平直以言其正子以言其愛諒以言其信皆
人之常性也人之性出於天而成之者樂也樂者樂得其常性
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則樂莫大焉安則外物
所不能傾而執德弘信道篤在此無斁在彼無惡險夷一節也
安則久久者幾於化而天者以言其化也至於化則廣大有以

致而高明有以極矣故久則天至於化之不可知則為神故天
則神蓋天者四時春夏秋冬不言而人信之神則視之而不見
聽之而不聞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者以其不可知也凡此者皆樂之所致也故卒
之言樂以治心然則治之治心終至於神何也蓋樂生於心則
其所循者天所循者天則其體也壯故由易直子諒之心而積
之終至於神此與夫孟子所謂善信美大聖神之說類矣
東萊呂氏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有序而和則為禮樂夫其
所以然者何歟不仁則禮樂息矣
新安朱氏曰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近是天謂體性自然神謂
神妙不測
建安真氏曰古之君子以禮樂為治身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
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言和平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則易
直子諒油然而生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豫也樂則安樂之
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
為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何言人自信之以其
不忒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
謂善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退遜為
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此以治身則自然嚴威夫禮樂一
也然以禮治身至于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至于天且神者
何也蓋天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於嚴威則亦自然矣其效未
嘗不同也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消融其查滓故禮以順
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為
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
若是其至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心斯須而不
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慢易入之善惡之端

為消長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也鄙詐易慢皆非本有而謂之
心者和樂不存則鄙詐入而為之主莊敬不立則易慢入而為
之主夫既為主於内非心而何猶汙泥非水也撓而濁之是亦
水矣此禮樂之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慶源輔氏曰致禮致樂與君子學以致其道之致同致謂我有
以致之而彼自至也禮樂雖我之所固有然不有以致之則無
以得其用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我欲仁斯仁至矣禮樂不
可斯須去身是所謂禮樂而非玉帛鐘鼓之謂也致樂以治心
謂常存和樂以養其心也和樂常存於内則善心油然而生矣
易者天之道也直者地之道也子諒人之道也一心具三才之
妙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故生樂則安矣安如自得之則居之安仁者安仁
之安則其守固以同時通久者於一息故悠久悠久不息則天
也天則不可測識矣故曰天則神神則天之不可知者也非天
之外別有所謂神也因其不言而信則謂之天因其不怒而威
則謂之神

禮記集說卷第九十九

金華[illegible]氏曰待諸侯之至此武之始事孔子言之於終者以其
習至於遲久故以是言之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
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鄭氏曰躬身也禮自外作故治身鄙詐入之謂利偽生易輕易
也
孔氏曰前云致樂此云致禮聖王詳審禮意以治躬則莊嚴而
恭敬内心莊嚴恭敬則人憚之嚴肅威重也不能致樂治心心
中斯須不能調和則不能喜樂而有鄙恡詐偽之心入於内矣
不能致禮治躬故輕易怠慢之心從外而入内矣
河南程氏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矣此與敬以
直内同理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則須和樂正以中心沒事
也
長樂陳氏曰肅則莊敬重則嚴威是嚴威以莊敬為本莊敬以
嚴威為文也禮也者貴莊敬以為教待威嚴而後行樂由中出
而本乎心則和樂者心之發於天真者也禮自外作而見乎貌
則莊敬者貌之形於肅括者也鄙詐之心反乎子諒者也易慢
之心反乎莊敬者也言反乎子諒者推而上之以見易直言反
乎莊敬者推而下之以見嚴威言之法也 樂書
山陰陸氏曰是亦威也與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亦異
矣夫禮之事如斯而已故致樂以治心終始兩言之也子曰言
之重辭之複其中心有善者焉
李氏曰不和則鄙不樂則詐不莊則易不敬則慢不和不樂不
莊不敬生者生於内者也鄙詐慢易入者入自外者也
新安朱氏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
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入之一字正見得外
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

於內則非心而何
慶源輔氏曰樂以治心禮以治躬而皆終於威者德成而後有威也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成德之事也述樂之功詳述禮之效略者非崇樂而簡禮也以治心治躬之不同耳雖然樂生於禮禮成於樂治心所以成其身治躬所以正其心禮樂之用未嘗不相資也鄙謂[illegible]强而不和鄙而後至於詐易而後至於慢由此觀之則所謂致樂者致其和樂而已致禮者致其莊敬而已和樂者人之本心莊敬者人之正貌鄙詐易慢則感於外而然也故云入自外之內曰入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鄭氏曰德煇顏色潤澤也理容貌之進止也
孔氏曰此一經言聖人用禮樂以治身內外兼備使德煇動於內而民順於外樂從心起故動於內禮自外生故動於外樂能感人故極益於和禮以檢貌故檢益於順內心和而外色順故民望其顏色而不與爭外貌和順故民不生易慢樂以和心故德煇發動於內而民莫不承奉聽從禮以治貌故理發見於外而民莫不承奉敬順聖王若能詳審極致禮樂之道舉而錯置於天下悉皆敬從無復有難為之事也
張氏曰動謂觸也用禮樂以感動之樂治心故云動內禮檢跡故云動外
延平周氏曰樂動於內所以極和和言其心禮動於外所以極順順言其貌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於天下辨上下之位則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相通以致用也定內外之分則樂動於內禮動於外相辨以立體也其爲體用雖殊而所以職乎動則一而已記者兩言之爲更端異故也曾子言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誠信達之於顏色恭敬達之於容貌君子內和於心以達誠信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焉以內信外也外順於貌以達恭敬則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之心焉以外直內也曲禮曰執爾顏正爾容祭義曰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是顏色之於容貌爲內容貌之於顏色爲外故於內和之樂言顏色外順之禮言容貌子張問政孔子對以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然則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則安上治民移風易俗猶反掌耳爲政豈難哉此孔子特爲政於衛所以深悼禮樂之不興也樂雖主和未嘗不順和順積中是也禮雖主順未嘗不和禮之用和爲貴是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樂動於內而彼此之情不爭故其極也和禮動於外而上下之體無逆故其極也順內和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外順則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顏色則指其面目容貌則兼手足言之瞻近而望遠故也夫瞻其顏色望其容貌已足以使民弗與爭而不生易慢又況於親炙之乎聽亦無非順也以樂有音故特以聽言聽與順皆言下之所以承上者如此錯言錯之於彼以其莫不聽順故曰錯之天下
慶源輔氏曰樂作於外而動於內禮根於內而動於外樂動於內故極其和禮動於外故極其順和以心言順以迹言而心迹初非二事也內和則外順矣禮樂果二道哉內和而外順而民瞻望之至於如此者蓋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也德煇謂樂也所謂畜至德之光也德煇動於內則必形於外矣理即禮也理發於外則根於內可知矣舉

言樂之自我始也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而已然果能致禮
樂之道於己則舉而錯之天下民莫不順從矣又何難之有哉
金華邵氏曰禮樂何以能感民如此哉蓋聖人與斯民均備是
禮樂於所性之中特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故一舉而錯之天
下則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宜其易易而無難矣
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
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
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
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鄭氏曰禮主其減人所倦也樂主其盈人所歡也進謂自勉强
也反謂自抑止也文猶美也善也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報讀
爲褒褒猶進也得謂曉其義知其吉凶之歸其義一謂俱趨立於
中不銷不放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禮樂之體或減或盈其事各異王者當各依其
事以和節之禮既減損若不勉强自進則禮道銷衰樂主盈滿
若不反自抑損則樂道流放
張氏曰威儀繁廣易生厭倦故禮之失在乎損洋洋盈耳不欲
休止故樂之失在乎盈失在於損當自勉强失在於盈當自抑
止
河南程氏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長樂陳氏曰禮未嘗不主減然而饗必至於百拜儀必至於三
千則以進爲文可知樂未嘗不主盈然而合樂必止三終奏韶
必止九成則以反爲文可知在風之蟋蟀儉必欲中禮樂必欲無
荒在雅之楚茨禮儀欲其既備鐘鼓欲其既戒亦此意銷則鑠
於外物不能以自强入於魯人之跛倚者有之放則逐於外物
不能以自反入於魏文侯之忘倦者有之

嚴陵方氏曰其情減則知退而不知進故宜文之以進其情盈
則知出而不知反故宜文之以反報者施之對施爲出而出所
以退報爲入而入所以進進與報其實一也禮爲異故有曰進
有曰報樂爲同故一曰反而已前言禮報情非禮有報之謂
乎又言君子反情以和其志非樂有反之謂乎
馬氏曰樂動於内故主其盈禮動於外故主其減此言其體也
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以至禮之報樂之反
此言其用也以體而言之故禮曰減樂曰盈以用而言之故禮
曰進樂曰反樂者動於内者也故其體則主於盈蓋樂由中出
而爲人心之所喜禮動於外故其體則主於減蓋禮自外作而
先王有以强世禮主於減故君子勉而作之而以進爲文樂主
於盈故君子反而抑之而以反爲文以進爲文然後能全其禮
以反爲文然後能全其樂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

而至不然則已蹙一獻之禮而賓主百拜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
乾人飢而不敢食日暮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懈怠以成禮節
此皆勉而進之者也進旅退旅所以示其有所和弦匏笙簧會
守拊鼓所以示其所有統治亂則以相迅疾則以雅其作之則
以柷其止之則以敔此皆反而抑之者也禮減而不進則禮之
道幾於息矣故銷樂盈而不反則樂之道至於流矣故放先王
知禮樂之偏故禮則有報而樂則有反禮有報者必資於樂也
樂有反者必資於禮也故曰禮之用和爲貴言禮之用和爲貴
則樂之用節爲善也故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得其
報則禮資於樂資於樂則樂蓋樂者樂也傳曰行而樂之樂也
樂得其反則安則樂資於禮資於禮則安故傳曰有禮則安禮
之報樂之反雖不同而相資之理一也故曰其義一也
李氏曰陽剛以動吐故其道常饒陰柔以靜翕故其道常乏

禮陰也常主之故主乎減樂陽也常饒故主乎盈然陽而不陰則無以合其施經而不緯則無以成其誼故陰之陽剛上而文其柔所以爲禮之文也陽之陰柔下而文其剛所以爲樂之文也故曰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易於復曰反復其道而於姤曰品物咸章蓋上者陽之所也下者陰之所也陽上進而陰下退所以爲復禮主於減樂主於盈者復之道外者陽之所也內者陰之所也陽內入而陰外出故爲姤禮以進爲文樂以反爲文者姤之道也若夫禮減而不進則入至於藏故銷樂盈而不反則出至於蕩故放銷則不能若消之有存而放則不能若息之有止也是以君子之於禮也得其報則樂而不憂其體樂也得其反則安而不庪故孔子之言謙以制禮則繼之以復以自知言作樂崇德則繼之以嚮晦入宴息凡以此也蓋一反一動者亦出於理之自然而道之常也故攷者陰也然

而含陽雜者陽也然而含陰此信道致詘詘道致信一盈一虛以相爲終始相爲先後者也故曰樂之反禮之報其義一也

新安朱氏曰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爲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爲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　又曰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

慶源輔氏曰禮主其減減所以裁節於外也樂主其盈盈則充盛於內也樂而不盈則無以形於外禮而不減則無以合於內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非禮也故曰禮有報往來不已是亦進之意

金華邵氏曰禮有以節乎人情故聖人制禮之初則主其減減則便於行樂有以樂乎人情故聖人作樂之初則主其盈盈則滿其欲禮固主於減矣然必增而進之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進也故以進者爲文樂固主於盈矣然必有以約而反之如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所謂反也故以反者爲文在風之蟋蟀儉必欲其中禮樂必欲其毋荒在雅之楚茨禮儀欲其既備鍾鼓欲其既戒禮有報皆於樂樂有反資於禮此禮樂皆得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

鄭氏曰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爲也性術言此出於性也盡於此不可過

孔氏曰自此至章末總明樂之德也樂之爲體是人情之歡樂所不能自抑退也內心歡樂見於聲音則嗟歎咏歌是也形見於動靜則手舞足蹈是也是人道自然之常術謂道路變謂變動言聲音動靜是人性道路之變轉皆盡於此不可過於此度也

嚴陵方氏曰聲音生於氣故曰發動見於容故曰形發故可聞形故可見

慶源輔氏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術也咨嗟咏歎手舞足蹈性術之變也過此則淫放故曰盡於此矣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

鄭氏曰形聲音動靜也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爲三台字

孔氏曰此明人稟自然之性而有喜樂歡樂既形於聲音動靜而不依道理或歌舞不節俾晝作夜不能無淫亂之事以至亡國喪家也

長樂陳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人之所以爲詩也情樂於內

而形於外人之所以爲樂也凡此天機之發而不能自已非有
以使之然也是人而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之道達
則始乎治常卒乎亂矣 樂書
嚴陵方氏曰前言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故此復言人不能無
樂前言樂不形於動靜故此復言樂不能無形
慶源輔氏曰形而不爲道則鄭衛之樂是也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
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
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曰流猶淫放也文篇辭也息猶銷也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
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闋作進止所應也方道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先王恥其亂故立正樂以節之也先王制其
雅頌之聲作之有節使人愛樂不至流逸放蕩也文謂樂之篇

章言德樂深遠論量義理而不可息止也曲謂聲音迴曲直謂
聲音放直繁謂繁多瘠謂省約廉謂廉稜肉謂肥滿凡聲音之
宜或須繁多肉滿謂麤大也或須瘠小廉瘦謂細小也凡樂器
大而弦麤者其聲鴻器小而弦細者其聲殺也節奏謂或作或
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言聲音之內或曲或直或繁或瘠或廉
或肉或節或奏隨分而作以會其宜使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
已既節之以雅頌又調之以律呂猶得其勤心得其和故放心
邪氣不得接於情性矣
長樂陳氏曰王政廢興在雅不在風盛德形容在頌不在雅制
爲雅頌之聲以道之則審樂足以知政聞樂足以知德使其聲
足樂而不流文足論而不息也聲足樂而不流故安文足論而
不息故久中正之雅不過是爾蓋廉直之音作而民肅敬繁簡
之音作而民康樂肉好之音作而民慈愛先王制爲雅頌以道

曲直繁瘠廉肉之聲抑又節奏合而成文其有不足感動者人
之善心邪上文論六音此及廉直繁簡肉好而不及噍殺粗
厲滌濫者不合雅頌之聲故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先王之恥其亂非苟恥而已必有道以道之制雅
之聲道之使正制頌之聲道之使公聲者道之所發文者理之
所寓聲足樂者樂其道也文足論者論其理也道所以制欲而
有節故雖樂而不至於流理所以明義於無窮故可論而不至
於息曲者聲之柔若絲是也直者聲之剛若金是也繁者聲之
雜若笙是也瘠者聲之純若磬是也廉者聲之清若羽是也肉
者聲之濁若宮是也節者聲之制若徵是也奏者聲之作若合
是也絲金者樂之音笙磬者樂之器羽宮者樂之聲節奏者樂
之文互舉以相備也樂至於此則其教不廢也故以方言之
李氏曰夫無中聲則淫樂不可勝聽矣蓋樂者民之所不能免

而無中聲以節文之則民德亂矣故聖人於豫則曰作樂崇德
所以養其正而閑其邪也故制雅頌之聲以和之使其聲和故
足以樂而不流其文明故足以論而不息則確乎鄭衛不能拔
也夫道則無方也當應物則有方矣
延平周氏曰無放心則無邪氣有邪氣則有放心
慶源輔氏曰先生恥其亂與孟子所謂武王恥之之意同道謂
宣道其和樂之意中聲之所止故足樂而不流君子於是語於
是道古則文足論也不息謂意味深遠言之不能盡也樂易矣
之放有放心則邪氣應焉
氏曰雅頌中聲也聲足樂文足論和也曲直歌之曲折
繁瘠廉肉聲之隆殺節奏或作或止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
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

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鄭氏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

孔氏曰此一經覆說聖王立樂之事君臣主敬鄉里主順父子主親人聲雖一而所感有喜怒哀樂之殊當須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比八音之物以飾音曲之節或奏作或節止以成其五聲之文合和父子君臣者上文和敬和親是也附親萬民上文和順是也

張氏曰正樂流行故隨所在而各盡其善宗廟有君臣所主在和敬鄉里有長幼所主在和順閨門有父子所主在和親前章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是也長樂

長樂陳氏曰宗廟主乎敬族長鄉里主乎順閨門主乎親樂之主乎敬者聽之莫不敬主乎順者聽之莫不順主乎親者聽之莫不親德道之所在仁者見之之謂仁知者見之之謂知　又

樂書曰樂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主敬主親主順之道皆會歸於和父子兄弟和親於閨門樂之化行乎一家也長幼和順於族長鄉里樂之化行乎鄉遂也君臣上下和敬於宗廟樂之化行乎一國與天下也古樂之法脩身及家平均天下如此而已五聲所以爲一者以宮爲之君也十二律所以爲一者以黃鍾爲之本也故審宮聲則五聲之和定審黃鍾則十二律之和定審一以定和也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草木以節之比物以飾節也節以止樂而奏以作之一節一奏合離以成文采節奏合而成文也指八音而言謂之比音指八音之物而言謂之比物其實一也審一以定和者樂之情比物以飾節者樂之節節奏合而成文者樂之文三者備矣在閨門之內所以合和父子也在宗廟之中所以合和君臣也在族長鄉里之中所以附萬民也

嚴陵方氏曰樂之爲樂則一而聽之者各有所主故其感皆不同至於所以爲和則一而已故每以和言之君臣言在宗廟而不及朝廷則以君臣主敬而宗廟尤所宜故也且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在宗廟朝廷之禮固亦同矣族者親之所聚長者衆之所從鄉里與祭義言一命齒于鄉里同族長則指其人鄉里則指其地也特於族長鄉里言長幼則以鄉黨莫如齒故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則知樂亦得一以和也且樂爲天地之和天地之和同出於一氣者也樂之道在乎審其一而後其和可定也樂有自然之節比物則因以爲之飾爾合言道和言情離者可使附疏者可使親也

慶源輔氏曰前言制雅頌之聲以道其樂意耳此又言先王作

樂之法一者萬物之所以不能外也在禮則爲節在樂則爲和故審一以定和此先王制樂之本意也豈徒悅人之耳目哉

金華應氏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精審察於衆理之中以求其當所謂惟精惟一也守一以凝定其和雜比以顯飾其節及其成文則文可以合和其至親至嚴之大倫附親其至疏至衆之萬民蓋樂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無二理也

　氏曰樂之爲樂則一而感各有不同其和則一而已故每以和言之先王作樂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審其用於未發之初純一而不雜故定其情於中節之際和順而不乖近取諸身而審一以定和者樂之情也遠取諸物而比物以飾節者樂之文也情文俱盡而節奏俱合則樂之本末具矣故內則和父子外則和君臣達則和萬民先王立樂之方同此和而已故曰保合太和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鄭氏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先王制樂得天地之和則感動人心使之和善也雅以施正道頌以贊成功聽之則淫邪不入故志意得廣焉干戚是威儀之容俯仰詘伸謂動止以禮故容貌得莊莊也依其綴兆故行列得正隨其節奏故進退得齊樂感天地之氣是天地之教命樂和律呂之聲是中和紀綱總要之所名人感天地而生又感陰陽之氣樂既合天地之命協中和之紀感動於人是人情不能自免也今案詩荷戈與祋與鄭氏不同鄭氏所見齊魯韓詩本不同也

張氏曰前云先王制之聲音形於動靜故此論其事雅頌是發於聲音執其干戚是形於動靜

長樂陳氏曰季札觀周樂於魯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歌頌曰至矣哉廣而不宣師乙言樂於賜謂廣大而靜者宜歌大雅寬而靜者宜歌頌是雅爲王政之興頌爲王功之成其體未嘗不廣也況聽其聲乎蓋內之爲志意外之爲容貌陳之爲行列履之爲進退聽雅頌之聲則知反情以和志故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則不至慢易以犯節故容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則回邪曲直各歸其分故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然雅頌之聲詩之歌也干戚舞之器也俯仰詘伸舞之容也綴兆舞之位也節奏聲之飾也言雅頌則風舉矣言干戚則羽籥舉矣言俯仰詘伸則疾舒舉矣言綴兆則遠短舉言節奏則文采舉矣樂出於虛藏於無天地麗於實形於有實必受命於虛有必受命於無此樂所以能生天地非天地所生也萬物非天地不生天地非樂不生則樂者天地之受命也今夫始天始地者太始也樂有以著之以至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自非能命天地而不命於天地孰能與此喜怒哀樂未發而爲中者性也天下之大本存焉發皆中節而爲和者情也天下之達道存焉先王作樂以情性爲綱以中和爲紀無中以紀之則蕩而至於過無和以紀之則異而至於乖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所道者中德所咏者中聲使大陸音不愆以合神人以中紀之也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夫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以和紀之也然樂之道推而上之以覲其妙斯爲天地之命推而下之以覲其徼斯爲中和之紀以樂爲中和之紀則禮者中之紀而已與易於乾言變化於坤特言化同意

嚴陵方氏曰人之志意公正則廣私邪則狹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皆所以形於容貌者以其所執所習如彼故容貌所得如此綴兆者舞之營域行者行止有序之謂列者多少有制之節奏者樂之終始故要其節奏進退得齊焉進言樂作而進退言樂闋而退言總而會之也行列欲止於一故言正進退患其不齊也故言齊天地之命者言道天地之化於萬物使小大長短各有所受之也命既立矣然後得天地之正氣而爲中得天地之沖氣而爲和中者性也和者情也紀者正物而有常言天下之性情莫不取正於樂以之爲常也命也性也情也皆繫於此又豈人情之所能免乎以人情爲言者其以動而發於聲光所不能免故也

馬氏曰天地之所以命於人者中和而已傳曰生者天地之委和又曰人受天地之中而生則是樂者以中爲體以和爲用而

中和之要蓋不出於此也
延平周氏曰樂能官天地而天地不得之則或幾乎息故曰天
地之命又能道中和而中和得之則各有條理故曰中和之紀
雖大而命天地小而紀中和而其歸於樂則一而已所謂樂者人
情之所不能免也
慶源輔氏曰此後世之士爲此而必恧焉反以爲愧也豈知先
王制此所以莊其容貌爲故後人之歸善而不勇者樂之教不
行焉故也樂者天地之命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人情之所不能
免也中和於是而總要焉人情之所不能免焉此所以爲天地
之命也
氏曰天地之命樂之道也中和之紀樂之制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
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

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鄭氏曰儕猶輩類天子之於天下喜怒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
從而畏敬之禮樂王者所常興則盛矣
孔氏曰此一經覆說樂道之盛樂以飾喜非喜不樂是喜得其
儕類鈇鉞飾怒非怒不可擅施鈇鉞是怒得其儕類非喜不喜
故天下和之非惡不怒故暴亂者畏之上經論樂章末兼云禮
者以此一章總兼禮樂故以禮樂結之
長樂陳氏曰樂有六樂居一焉禮有五軍居一焉樂由陽來而喜
者陽也禮由陰作而怒者陰也以飾喜爲樂則飾怒爲禮矣以
鈇鉞爲禮之器則鍾鼓爲樂之器矣先王以樂飾喜樂以天下
者也故天下安治者莫不和之以爲樂焉以禮飾怒憂以天下
者也故天下暴亂者莫不畏之以爲威焉孟子言今王鼓樂於
此百姓聞之舉欣欣然有喜色所謂樂所以飾喜也繼之相告
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所謂喜則天下和之也言王赫斯怒爰
整其旅所謂軍旅鈇鉞所以飾怒也繼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
謂怒則暴亂者畏之也先王之於喜怒未嘗容私皆得其儕焉
夫豈爲道之過哉由是知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有子謂
先王之道以禮之用和爲貴則兼樂之有不爲盛者乎喜怒得
其儕則喜怒必以其類矣與春秋傳謂喜怒以類同意卑吉
嚴陵方氏曰在顏之謂飾喜心生於內則隱矣必播於聲音節
奏然後顯其所以喜故曰飾喜怒心生於內亦隱矣必用其軍
旅鈇鉞然後顯其所以怒故曰飾怒喜合乎樂則非作好也必
天下所同喜怒合乎禮則非作惡也必天下所同怒和言天下
畏言暴亂者暴亂且畏則天下無所不畏矣此言禮樂則知前
所言軍旅鈇鉞者對樂而言禮也五禮特言軍者對喜而言怒
故也

馬氏曰以樂飾喜而不以爲汰者以喜當其類也以軍旅鈇鉞
飾怒而不以爲暴者以怒當其類也喜而當其類則天下和之
怒而當其類則暴亂者畏之先王治天下之道非一端可盡而
其大要則在於禮樂故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然上言禮樂
而此則言樂而繼以軍旅鈇鉞者蓋於禮者所以揖讓而軍旅
鈇鉞者所以征誅也揖讓征誅皆謂之樂也荀子曰出所以征
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揖讓征誅其義一也
則揖讓征誅皆謂之樂而禮在其中矣
山陰陸氏曰和讀去聲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
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愛者
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
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寬

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

鄭氏曰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賤工樂人稱工執猶處也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下行讀云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商宋詩也愛或爲哀直己而陳德各因其德歌所宜育生也

孔氏曰自此至問樂依別錄是師乙之章凡聲歌各逐人性所宜子贛令師乙觀已之性宜聽何歌也師乙不敢定其所宜故請誦所聞之語寬謂德量寬大靜謂安靜柔謂和柔正謂正直頌其成功德澤弘厚故性之寬柔靜正者宜歌之廣大而靜謂志意宏大而安靜疏達而信謂疏朗通達而誠信大雅者歌其大正故廣大疏達者宜歌之恭謂以禮自持儉謂以約自處好禮則動不越法小雅者小正也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之正直

而靜退廉約而謙恭故宜歌諸侯之風商者五帝之遺聲五帝道大故肆直慈愛者宜歌之齊三代之遺聲三代干戚所起裁斷是非故溫良能斷者宜歌之歌者當直己身而陳論其德已有此德則宜此歌也歌者運動己德而天地應四時和星辰理萬物育和謂陰陽順理謂不悖逆育謂羣生得所鄭註商宋詩者以下文商人識之齊人識之皆據其代宋是商後故知此商謂宋人所歌之詩也

長樂陳氏曰人之生也直而德則直心而行之歌以發德而德則直己而陳之直己則循理而無所詘陳德則因性而無所隱然則歌之所發豈自外至哉人之歌也與陰陽相爲流通物象相爲感應故聲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氣和則象和象和則物和動己而天地應焉其形和也四時和焉其氣和也星辰理焉其象和也萬物育焉其物和也三才相通而有感有感斯應矣

四時變化而不爭不爭斯和矣星辰各有度數而不亂能勿理乎萬物各有成理而自遂能勿育乎中庸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是寬柔者君子之容德靜正者君子之敬德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之雅以政而後成政以德而後善君子之德有小大廣大嫌於離靜以即動疏達嫌於去信以近誣大雅政之大者也故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之恭儉而知好禮則恭而能安不失之太遜儉而能廣不失之太陋小雅政之小者也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之洪範之論君德以正直爲始論王道以正直爲終正直則不倚於剛亦不倚於柔一適乎中而已齊之以靜則其正足以有守其直足以有行廉而濟之以謙剛廉不失之隘謙不失之輕風出於德性繫一人之本者也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之以書之九德考之寬而靜則寬而栗也柔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

而靜廉而謙則簡而廉也疏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愿而恭也好禮則亂而敬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溫也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說見後樂書

嚴陵方氏曰人之德性不同而歌之爲體亦不一故德性之小者不足以歌大大者不可以歌小師乙所以誦其所聞而使之自執焉夫寬者容德也柔者順德也容或失之雜故濟之以靜順或失之隨故持以正此皆德之盛者故宜歌頌廣大者鎮之以靜疏達者守之以信此皆政之大者故宜歌大雅恭則不侮儉則不奪然恭而無禮或失之勞儉不中禮或失之陋勞則過乎禮陋則不及乎禮故必好禮以制中焉此政之小者故宜歌小雅正直而守之以靜廉而有分際者於物或所絕故守之以謙若是則可以動化一國故宜歌風肆直所以爲德慈愛所以爲仁溫則將至於懦而無立良則將至於寬而制故又貴乎能斷

斷則在己有立在物有制矣故宜歌齊蓋溫良所以爲仁能斷
所以爲義也歌出於志之所之非可以致曲也亦直己而已曲
則隱直則陳故必以咏言之仲尼燕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非
陳而何夫歌不過發乎聲聲不過發乎氣雖千變萬化無非一
氣之所爲也故通乎天地者一氣之升降爾行乎四時者一氣
之往來爾見乎星辰者一氣之成象爾散乎萬物者一氣之成
爾則歌之動己也以致天地之應四時之和星辰之理萬物之
育固其宜也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疑以脫亂因先後之序蓋其文宜曰夫歌
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
育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
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
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故商者五帝之遺聲
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
齊內愛一字衍大雅蓋文王之三小雅蓋鹿鳴之三頌蓋清廟
風蓋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故季札觀樂
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所謂正直而廉靜而謙者宜
歌風者爲此歟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所謂
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者爲此歟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
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所謂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
歌大雅者爲此歟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處
而不底行而不流所謂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者爲此歟
金華邵氏曰人之一身凡天地四時星辰萬物之理莫不具備
今也直己而陳德於歌宜其或應或和或理或育有不期然而
然者非歌能使之也德寓於歌聞其歌而感之也直己者無所
掩覆致直而行之也

金華應氏曰師乙賤工而論其所聞有非後世儒者所及蓋先
王之澤未散人多習聞聲樂之理及夫子正樂而感發益深不
但學者有所悟解而工師之職亦皆講肆而精通之故師摯之
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而師乙之對聲歌亦可觀也其後樂
益僭亂而繚干師摯之徒皆逃而去之入於河海豈偶然哉
李氏曰歌者樂語也以樂語爲之文者必以樂德爲之本中和
祗庸孝友所謂樂德也夫不過之謂中不亢之謂和祗者敬之
見於體庸者有常而能變孝者仁之本友者義之本也夫寬柔
者和德也靜正者中德也寬而靜柔而正中正之至也廣大者
未足乎寬疏達者未足乎柔信者未足乎正寬大而靜疏達而
信中和之次也恭儉而好禮則祗也正直而靜者中而未足乎
和也廉而謙者和而未足乎中也肆直能斷者義也慈愛溫良
者仁也肆直而慈愛者本乎義而濟之以仁者也溫良而能斷
者本乎仁而濟之以義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
神明者也故盡中和之德者宜歌之大雅者言天下之事形四
方之風之大者故有中和之德者宜歌之小雅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之小者故祗庸者宜歌之風言一國之事繫一人本者
故或有中德而未足乎和或有和德而未足乎中者宜歌之夫
人之情其歎折悲傷嗟怨皆不能隱於樂非直己歟其文止於
禮義其言明於法度其理通乎性命非陳德歟夫發於至誠者
於詩爲近故大足以動有形之天地幽足以感無迹之鬼神
商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
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
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鄭氏曰屢數也數斷事以其肆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良能斷
也斷猶決也保猶安也知也

孔氏曰五帝道備三王德盛但遺聲於後代肆直而慈愛溫良而能斷者宜聽其歌聲非謂能行其道德也以其肆直慈愛故臨危疑之事數能斷割是勇也以其溫良能斷故見利不私於己是有義也有勇有義之人非歌聲辨之誰能知哉

長樂陳氏曰五帝之聲不得而見所可見於書者不過詩言志歌永言而已商人識之蓋不得其詳所得而歌之者不過五帝之遺聲而已商之聲其體肆而不拘直而不屈其用則恤下以爲慈利物以爲愛則肆直義也慈愛仁也仁之實盡於事親義之實盡於事兄樂也者節文仁義而已然則歌商之音非肆直而慈愛者豈所宜哉三代得天下以仁未嘗不始於溫良行仁以義未嘗不始於能斷故湯之代虐以寬溫良也布昭聖武能斷也言湯如此則武周可知故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勇以行之故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義以守之故也勇者正直之德義者剛克之德歌者直己而陳德者也非歌孰能保此勿失乎周人兼用六代之樂而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太師得非五帝之遺聲乎周之禮樂盡在於魯而魯太師摯適齊得非三代之遺聲乎子贛達於政非不臨事而屢斷也累於貨殖未必能見利而讓也然則子贛所宜歌亦可知矣 樂書

嚴陵方氏曰明者不爲物蔽之謂肆直慈愛而不蔽於慈愛是明乎商之音者也故臨事而屢斷以慈愛之蔽在於無斷故也溫良能斷而不蔽於能斷是明乎齊之音者也故見利而讓以能斷之蔽在於無讓故也唯有勇乃能斷事唯有義乃能讓利歌五帝之遺聲則可以保其勇歌三代之遺聲則可以保其義故曰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蓋勇義人之所有非明乎歌之音則不足以保全之故也

金華應氏曰會決明廉者商治之規摹故明乎其音則能有決而不亂紆遲而畢緩者齊俗之氣象故明乎其音則見利而遜

延平周氏曰有勇也非歌五帝之遺聲則孰能保之有義也非歌三王之遺聲則能保之是人之於歌也非苟從其所宜而已又將有以成就於己也

李氏曰歌者直己非徒直己而陳德也又足以脩人之所未足故肆直而慈愛宜歌商而明乎商之音則臨事而屢斷溫良能斷者宜歌齊而明乎齊之音則見利而能遜此古之人所以成於樂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

鄭氏曰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如有此事

孔氏曰此論感動人心形狀如此諸事歌聲上響感動人意使之如抗舉也音聲下響感動人意如似墜落也音聲迴曲感動人心如似方折音聲止靜感動人心如枯槀之木止而不動音聲雅曲感動人心如中於矩音聲大屈曲感動人心如中於鉤音聲之狀纍纍乎感動人心如貫珠言音聲感動人心想如此

嚴陵方氏曰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回轉而齊也止言其闋後而定也倨則不動不動者方之體故中矩言其聲之常如此句則不直不直者曲之體故中鉤言其聲之變如此纍纍乎言其聲相繫屬端如貫珠言其終始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

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鄭氏曰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歎之至也子貢問樂上下同美之也

孔氏曰上論歌之形狀此論歌之終始相生至於舞蹈歌者引液其聲使長也說之故言此又還說歌意有可說之事來感己情故言之直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美而和續之雖復嗟歎情猶未滿故不覺揚手而舞之舉足以蹈之也

嚴陵方氏曰此先長言而復嗟歎詩則先嗟歎而後永歌者言先歎嗟則以嗟歎而唱之也後嗟歎則嗟歎而和之也彼以詩爲主而詩者樂之始故以唱爲序此以樂爲主而樂者詩之終故以和爲序非其不同意各有所主也終言子貢問樂蓋題上事也與文王世子言周公踐阼同義

山陰陸氏曰目下事也宜在子贛見師乙而問焉之上

金華邵氏曰歌之爲義長其言之謂也方其入有所悅乎中則言之言不足以盡其悅故言之至於長言不足而聲嗟氣歎嗟歎不足而手舞足蹈樂至於此蓋有非歌之所能盡者故終之曰子貢問樂記者亦不能容言於其間猶曰可問而不可言也夫可問而不可言此豈羽籥干戚鍾鼓管磬之謂乎中庸之終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與子貢問樂同意或者以爲總結上文問樂之義非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一

雜記上第二十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雜記者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此於別錄屬喪服

嚴陵方氏曰此篇雖以記喪爲主下篇又兼言三患五恥觀蜡取益之類則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猶之易有說卦序卦而有雜卦莊子有內篇而有雜篇也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毁墻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

鄭氏曰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與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褒衣也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爲緌緌爲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輤取名於櫬與蒨讀如蒨旆之蒨櫬棺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裧謂鱉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象宮室屋其中小帳櫬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廟所殯宮墻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毀或徹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夷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門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

孔氏曰自此以下至蒲席以爲裳帷總明諸侯及大夫士在路而死招魂復魄升明飾棺貴賤之等此經論諸侯之制五等之侯朝覲天子及自相朝會死於主國有司所授館舍若復魂之禮則與在己本國同如於道自若也道路也若諸侯在道路死升其所乘車左邊轂上而復魄車轅向南左轂在東也不於道

路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侍衆殯非死者所専有也以其綏復
者若在國中招魂則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綏亦
冀魂魄望見識之而還也若王喪於國亦用綏周禮夏采云建
綏復如四郊是也其輤有裧輤謂載柩之車四旁有物裧垂象
鱉甲邊緣也輤下棺外用緇色之布以爲裳帷於此裳帷之中
又用素錦以爲屋小帳以覆棺設此飾而後行也鄭引將葬車
飾曰柳者證此輤非將葬車也至廟門不毀去裳帷遂入殯宮
殯爲餘物不說唯輤一物說於殯宮門外輤乃覆棺上象宮室
今入之有宮室故去輤鄭云入自有宮室是也柩自入門至阼
階曾子問文
山陰陸氏曰綏旌也以其旌復旐北方之物也死無乎不之號
而復之則其旗宜以死者所首之方而已
廬陵胡氏曰禮言綏凡數處鄭皆讀爲緌爲謂王制明堂位夏

采所云讀作緌可也此復魄既在車當以執綏之綏杜子春說
是鄭意蓋謂夏采建綏以復不知彼王禮也裳用緇則輤與裧
皆赤也以玄纁對耳鄭謂輤如綪旆之綪取綪赤也竊案大夫
以白布爲輤豈亦因染赤得名乎柩車飾經惟此一文則知未
大斂前車飾亦然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
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以輲車入自門至於
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
鄭氏曰綏亦緌也大夫復於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大夫輤言
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輤者達名也不言裳帷俱用布無所別也
至門亦說輤乃入言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輲讀作輇
或作槫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
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

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以輴也廟
中有載柩以輴之禮此不易耳
孔氏曰此一經明大夫車飾大夫以白布爲輤不以倩草染之初
死及至家皆以輲車至家說輤惟輲車在故云載以輲車說車
說去其車也舉自阼階下而升適兩楹之閒所殯之處此謂尸
若柩則升自西階也天子諸侯載柩以蜃車其殯時則易輴矣
大夫士在路載以輲車至家說載亦載以輲車故鄭云車不易
也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其制與輲車同車禮
遂師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云遂匠納車于階閒注云蜃
車是士也此云輲車謂大夫也諸侯不言可知其蜃車之形鄭
註既夕禮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前後轝轝上
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爲輪迫地而行其輪卑有似於蜃
故鄭云半乘車之輪乘車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得三尺三

寸也輲車則不用輇爲輪天子諸侯殯皆用之故檀弓云天子
菆塗龍輴謂畫輴轅爲龍諸侯殯亦用輴車不畫轅爲龍也喪
大記云君殯用輴註云君諸侯也輴不畫龍大夫殯不用輴故
鄭註喪大記大夫之殯廢輴士殯見衽是亦廢輴也其朝廟
大夫以上皆用輴士朝廟用軸故既夕禮云遷於祖用軸鄭
註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是也輴與
輁軸所以異者輴有四周輁軸則無故鄭註既夕禮云軸狀如
轉轔刻兩頭爲軹輁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是也
廬陵胡氏曰綏亦如字大夫無爲屋之文則是素錦帳同諸侯
矣
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鄭氏曰言以葦席爲屋則無素錦爲帳
孔氏曰此一經明士輤也謂用葦席屈之以爲輤棺之屋蒲席

以爲裳帷圍繞於屋旁也然大夫無以他物爲屋之文則是用
素錦爲帳矣既有素錦帷帳帳外上有布幬旁有布裳帷則士
之葦席屋之外旁有蒲席裳帷則屋上當以蒲席爲幬覆於上
但文不備也
嚴陵方氏曰大夫以布爲幬則諸侯用帛可知士以葦席爲屋
則不得用素錦矣蒲席爲裳則不得用緇布矣此皆降殺之別
也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
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
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鄭氏曰訃或皆作赴赴至也訃於其君謂臣使其子使人至君
所告之也君之某之某死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君夫人不稱
薨告他國君謙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遭喪訃告於君及敵者并訃於鄰國稱謂
之差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
是臣之親屬死者君赴於他國稱寡君若云寡德之君曲禮云
諸侯曰薨士曰不祿夫人尊與君同今俱不稱薨同士稱者言
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故云不祿若君薨
而訃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
赴書以卒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也不敢指
斥鄰國君身故云告于執事夫人太子皆當云告于執事不言
者略也
山陰陸氏曰凡諸侯同盟則訃不同盟蓋不訃也不言死不死
其君也不言卒不卒其君也曲禮云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君雖壽考猶以不祿赴臣子之意也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左傳
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

曰薨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曰某不祿訃於他國
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
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
祿使某實
鄭氏曰適讀爲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
人聲之誤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大夫卒相訃告之禮同國適者謂大夫位相
敵者大夫既尊於士士處亦稱不祿稱其者或死者名或死者
官號而赴者得稱之訃於他國之君故云外臣自謙退無德故
云寡大夫尊敬他君故云某死訃於他國大夫私有恩好故曰
外私以赴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祿以身赴告故云某使至
訃於士與大夫同

嚴陵方氏曰士曰不祿此非士亦曰不祿者謙辭也與死者有
恩私故曰外私與玉藻言於大夫曰外私名同而實異矣使某
實謂以事實來告
廬陵胡氏曰春秋傳曰以賜君之外臣首實謂身親告也
清江劉氏曰使某實實者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實之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
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
外私某死
孔氏曰此一經論士喪相訃告之稱士賤赴大夫士及他國皆云
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
室
鄭氏曰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

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亦謂未練時也士亦謂邑宰朝廷之士居廬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夫士遭君喪次舍居處及歸還之節大夫恩深祿重故爲君喪居廬終喪乃還家邑宰之士恩輕又爲君治邑又不歸則廢職故至小祥反其所治邑朝廷之士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也大夫居廬以位尊恩重士居堊室以位卑恩輕鄭知未練時者若練後則大夫居堊室知士居堊室謂邑宰者若非邑宰未練之前當與大夫同居廬然周禮宫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引此經文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下定居堊室與此註朝廷之士亦居廬不同者鄭意謂與王親者雖士賤亦居廬則此註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堊室則此經士居堊室是也故宫正之法引士居堊室謂疏賤者居堊室也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亦居廬也

熊氏曰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此經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宰邑之士居堊室宫正之註是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士次於公館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即言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練士練而歸猶居堊室廬非久處者也以言待盡於此

金華應氏曰以次於公館即練而歸之士也但大夫以其庠序次且朝夕存焉以待終喪故曾子問曰君未殯則朝夕不歸士則不盡次而又止於練未必朝夕在焉故檀弓曰早備入而朝夕踊經所以既曰練而歸又曰次於公館者正謂其不能盡次故以次爲復也鄭氏謂士分兩等而有邑宰朝廷之殊諸侯之士多矣由大國至小國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固不止於兩等然而邑散布於四竟之内固有去國尤遠者若邑宰之士盡釋邑事而館於此豈不皆廢一邑之事乎於經文似不通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鄭氏曰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

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

孔氏曰此一經明大夫士爲其父母昆弟之服大夫之父母兄弟或作士或與官今大夫爲之若著大夫之服是自尊踰越父母兄弟也鄭知士是大夫庶子者若大夫適子雖未爲士猶服大夫之服即下文是也引春秋襄十七年左傳文證大夫與士喪服不同也唯卿爲大夫者此晏嬰對家老言若身爲卿得著大夫之服若身爲大夫唯得服士服此平仲謙退之辭非禮也案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即麤也麤衰斬者言其布縷在齊斬之間齊斬三升麤衰四升今麤如三升半而計縷唯三升也鄭既約晏嬰之事始明大夫與士不同大夫以上斬衰枕凷士則疏衰枕草也鄭既約士之父服縷細降一等經文有母及兄弟故約母與兄弟之服喪服爲母四升此云爲母五升縷謂

麤細似五升之縷成布四升喪服爲兄弟五升此云爲兄弟六
升縷爲麤細如六升之縷成布五升皆謂縷細成布升數少也
大夫以上儀服無降殺故鄭云備儀盡飾士以下爲父母兄弟
降從義服案喪服義服皆降正服一等居喪之禮以服重爲伸
以服輕爲屈今以重服情深使士有抑屈是勉勵士身使爲高
行也大夫以下輕服情殺故上下俱伸
王氏曰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
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
故曰一也晉士起大國上卿當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爲
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
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大夫尊攻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
於當時爲重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
於庶人三代共之又此經云端衰喪車皆無等又家語云孔子

平仲可謂能遠於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也
其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在喪斂時弁絰士冠素委貌
石林葉氏曰古者喪服大夫士必有異制禮經皆不載鄭氏引
晏平仲居桓子喪其老以爲非大夫禮爲證父母兄弟之未爲
大夫者服士服蓋不欲以尊踰之也而桓子亦大夫矣晏氏之
老以爲非大夫禮則平仲之服士服也故疑其爲過也由是言
之大夫與士之禮其必以精粗爲辨歟當春秋時諸國蓋多行
短喪而況其服是以平仲矯之不欲斥人之過所以姑自抑以
徼然後爲大夫爲荅家語亦記此事而有曾子問孔子孔子以
爲遠害孔子蓋與平仲而禮略之也
嚴陵方氏曰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臨之故也
生者賤而死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僭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大夫喪服士有不如也既夕禮曰衰三升絞

苫枕塊則古者士服斬衰寢苫枕塊大夫麤衰斬縗苫枕草是
歟當晏子時士僭大夫大夫以上喪服益輕故嬰麤衰斬枕草
反古之道家老視時以爲非也閒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
六升齊衰四升蓋士以下則五升大夫六升諸侯天子齊衰之
別也若斬衰則兩等喪服所謂衰三升三升有半三升有半大
夫以上服斬之衰歟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
鄭氏曰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象賢
孔氏曰父官至大夫適子雖未仕得服大夫之服爲其能象似
父之也　皇氏曰大夫適子若爲士爲其父唯服士服鄭註仕
至大夫謂此子若仕官至大夫始得服大夫服以其賢德著成
也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

齒
鄭氏曰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
孔氏曰大夫庶子仕至大夫由身有德行所以得服大夫之服
其行位之處齒列於適子之下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之下
使適子爲主若年少於適子則固在下是宗適也
嚴陵方氏曰大夫之適子雖爲士服大夫之服而不嫌於重者
適故也至於庶子死身爲大夫雖服大夫之服其位猶與未爲
大夫者齒蓋長幼之序不可以貴賤廢故也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
後
鄭氏曰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
孔氏曰士之身爲大夫父身是士故不可爲大夫喪主使此死
者之子爲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服大夫服爲之主前經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服是也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庶若無
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庶皆得用大夫禮此所置之後謂者
爲喪主假用大夫禮若大宗子則直爲立後自然用大夫禮也
父是士則不得主大夫喪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故大夫之
子得用大夫之禮子貴不可以及父故其父不得用大夫之禮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

鄭氏曰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
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冠者也占者尊於有
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服皮弁

孔氏曰宅謂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麻衣謂白布深衣
吉服十五升之布布衰謂麤衰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
寸綴於衣前當胷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白布深
衣是吉衰是凶布帶亦凶緇布冠是吉不蕤亦凶故鄭云非純
服也因喪屨因喪之繩屨也緇布冠古法不蕤後代有蕤此以
凶事故得云不蕤占者謂卜龜之人皮弁是純吉尤甚者

山陰陸氏曰有司羣吏有事者也鄭氏謂有司卜人誤矣據士
冠禮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
饌於西塾言因喪屨則麻衣布衰布帶緇布冠不蕤非前日之
服也凡服皆先服服而後冠聘禮曰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
衣練冠以受是也筮先冠後衣自既服之後歟緇布冠不蕤禮
也不待言不緌而後著今言不緌以有緌之者也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鄭氏曰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
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日朝
服以朝也

孔氏曰士喪禮云筮宅卜日故知此謂筮宅也下云下大夫及
士不合用卜故知用筮以筮輕故用純凶服占者用朝服也案
士喪禮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鄭註服玄端也彼謂士之卜禮
此據筮禮故朝服案士虞禮註云士之屬吏爲其長弔服如麻
此史練冠長衣者此經文合大夫其涖爲大夫以布帶繩屨故
史練冠長衣若士之卜史當從弔服不得練冠長衣也

山陰陸氏曰長衣蓋練衣也練而爲衣長之即吉有漸也知然
者以練練衣黃裏縓緣鹿裘衡長袪知之也鄭氏謂長衣深衣
之純以素非是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鄭氏曰嫌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主人之
史請讀賵

孔氏曰此明大夫將葬柩朝廟後欲出之時也案士喪禮下篇
云薦馬凡有三柩初出至祖廟設奠爲遷祖之奠訖乃薦馬一
也至日側祖奠又薦馬二也明日將行遣奠時又薦馬三也此
薦馬下云包奠而讀書於既夕禮爲第三薦馬時也薦進也
馬是牽車爲行之物孝子見進薦馬是行期已至故感之而哭
踊馬出乃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苞者象既饗而
歸賓俎士則羊豕各三个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示將行也
有遣車者亦先包之書謂凡送亡者賵入椁之物皆書之著
者錄之也註引讀賵賵猶送者人名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鄭氏曰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
謂揚火灼之以出兆

孔氏曰大夫謂卿也大宗謂大宗伯也小宗謂小宗伯也皇
氏曰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

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金華應氏曰君臣一家也君之喪百官庀其職大夫之喪家臣庀其役其廣狹不同矣君則鄭其私而以國有司助之其凡役則司徒供之以儀聽役於司徒是也其贊相則大小二宗與卜人同之宗伯四師相禮是也大小宗與卜人皆春官而喪事同贊相之蓋君喪之用大宰大宗大祝若曾子問所記是也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夫臣子之喪其力有不能盡具者皆仰之於公又俾有司贊其事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內子以鞠衣褎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

鄭氏曰此復所用衣也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爛脫失處在此上耳內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隗於狄趙衰以爲內子而己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侯伯夫人自褕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紗縠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襌以素紗裹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褎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卿大夫以下之妻所復之衣鞠衣褎衣者始命爲內子上所襃賜之衣故曰褎衣即鞠衣也復時亦用此衣亦以素沙爲裏鄭引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左傳文證卿妻爲內子也王后以下之服已具玉藻袍制爲通衣衷有表有裏似袍故云不襌似漢時袿袍下之襈以重繒爲之也其餘如士謂鞠衣襌衣之外其餘褖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褖衣而復則內子下大夫妻等亦用褖衣也

復諸侯以褎衣冕服爵弁服

鄭氏曰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褎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也褎猶進也

孔氏曰自此至西上總明招魂所用之衣但此經上下顛倒如鄭所次以此經爲首次以夫人稅衣褕狄之經然後次內子以鞠衣之經諸侯既用褎衣又以冕服爵弁服而復也冕服者上公自袞冕而下故爲五侯伯自鷩冕而下故爲四子男自毳冕而下故爲三也凡服各依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其褎衣君特所褎賜則宜在命數之外也故王制云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是褎衣不入命數也此褎衣或是冕之最上者
山陰陸氏曰先儒謂始命爲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若秦仲受顯服其詩曰黻衣繡裳此其一隅拔衣也然則復諸侯以褎衣公襲褎衣一舉其有者也若以謂諸侯人得而有之非所謂褎

夫人稅衣褕狄狄稅素沙

鄭氏曰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褕狄也狄稅素沙言皆以白紗縠爲裏
孔氏曰此明婦人復衣婦人衣有六也夫人謂諸侯伯夫人也狄稅言褕狄以下至於稅衣
山陰陸氏曰夫人先稅衣後褕狄卽服有漸也據復諸侯以褎衣冕服爵弁服其言狄稅素沙又以別內子爲據內子以鞠衣素沙夫人稅衣不言以不嫌不以

復西上

鄭氏曰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
孔氏曰凡招魂皆北面而招以西頭爲上招魂冀生氣之來生氣爲陽又北面言之南方是陽左在西方故鄭言陽長左案士喪禮復者一人諸侯之士一命而用一人明復者各依命

數也
嚴陵方氏曰復北面求諸幽故以西爲上西北皆陰故也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鄭氏曰謂池飾也揄揄翟也采青黃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
孔氏曰此一經明大夫葬時車飾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繒於池下若大夫降下人君不得畫以揄絞屬於池下其池上則畫於揄得有揄絞也故喪大記士亦有揄絞與大夫同但不得屬於池下人君之柳上有池下有振容池與振容之間又有魚故註云在其間詳見喪大記
山陰陸氏曰宜承上消康以爲采性之下脫爛在是然則大夫士殯與其儀雖小不同大略一也其異者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鄭氏曰附讀皆爲祔大夫祔於士士不敢以己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祔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祔者祔於先死者
孔氏曰自此至祔於公子廣明祔祭之義大夫祔於士謂祖爲士孫爲大夫若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爲士者士不祔於大夫謂先祖爲大夫孫爲士不可祔祭於大夫唯得祔於大夫之兄弟爲士者無昆弟謂祖無昆弟爲士則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爲士者高祖爲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爲士者若孫死之死後應合祔於王父王父見無可祔亦如是祔於高祖也鄭恐大夫之昆弟俱作大夫士亦得祔之故云謂爲士者中一以上喪服小記文謂自祖以上間一世各當昭穆而祖祔之若不得祔祖則間去曾祖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祔高祖之祖是祖又祖也
金華應氏曰重世爵之本宗故大夫尊自屈而祔於士重朝廷之命爵故士不敢僭而祔於大夫重婚姻之正耦故婦與妾之祔各以其類而與之則尊越次而間升重承家之陽類故男祔則配而女祔則不配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鄭氏曰夫所祔之妃於婦則祖姑
孔氏曰此經論婦之所祔義與夫同孫婦祔祖姑無妃謂無祖姑亦間一以上祔於高祖之妃無則祔於高祖之祖妃若其祖有昆弟之妃班爵同者亦祔之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
鄭氏曰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與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公子附於公子不敢戚君
孔氏曰男子祔於王父并祭所配王母在室之女及已嫁未三月而死祔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案特牲禮云用薦歲事於皇祖某子是不言配少牢禮云以某妃配某氏鄭註云某妻也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此是言配但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其餘皆同是祭饌如一特牲雖是常祭容是禫月吉祭故不言配公子之祖爲君公子不敢祔於祖之兄弟爲公子者故鄭云不敢戚君也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鄭氏曰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侍或爲待

孔氏曰大子君存稱世子今君既薨故稱子與諸侯並列其待之禮猶如正君引春秋者證未踰年稱子及待猶君之義若踰年則稱君也若杜元凱之意未葬以前雖踰年猶稱子既葬雖未踰年亦稱公具在曲禮疏

山陰陸氏曰此言君薨未葬待其子猶君也春秋召陵之會陳子亞衛侯待猶陳侯也若溫之會陳侯既葬陳子序在鄭伯之下莒子之上視君下一等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鄭氏曰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絰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

孔氏曰此謂遭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絰已除故特云冠若初死者是降服大功其餘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則不得易三年之練也大功無杖無可改易斬衰既練要絰與大功初死要絰麤細同斬衰是葛大功是麻故鄭云不如大功之麻重也云練冠易麻互言之者麻謂絰帶大功言絰帶明與三年練亦有絰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冠與絰帶易三年冠及絰帶故云互言之

嚴陵方氏曰三年之喪既練而遭大功喪則以麻易之者此以義起禮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鄭氏曰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而祔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冠而兄爲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

孔氏曰此經明已有父母之喪練後得祔兄弟小功之殤也已有父母喪猶尚身著功衰今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須祔祭則不改練時之服身著練冠祔祭於殤也大功正服變三年之練故鄭知此大功以下之殤言以下兼小功也已是祖之適孫若祔大功兄弟長殤得在祖廟若祔小功兄弟長殤則是祖之兄弟之後所以得祔者已是曾祖之適其小功兄弟同曾祖今小功兄弟當祔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孫適孫爲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也當祔祭此殤之時其祝辭稱此殤曰陽童又稱此殤曰某甫所以不呼其名者尊神之也故爲之造字稱曰某甫曾子

問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故曰陽童宗子殤死祭於室奧則曰陰童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也鄭云冠而兄爲殤謂同年者此鄭自難云弟冠而兄得爲殤者謂弟與兄同年十九也云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者此新死之兄既是小功之服不合變三年之練而得有因喪冠者謂已明年之初用父母喪之練節而加冠以後始祔兄弟也云爲之造字者以冠始有字此兄去年已死未得有字祔時爲之造字也

橫渠張氏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藍田呂氏曰上言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此謂三年既練遭大功之喪當易練冠練衣而服大功之衰又加首絰以麻易葛帶所不易者杖屨而已然此三年者統

言父母君長子及為人後及適孫為祖之類若父母之喪既練而祔於兄弟之殤則杖屨與練冠俱不易此一節於三年練冠中特為父母立例蓋大功之衰有重於三年之練冠故所不易者唯有杖屨兄弟之殤雖亦大功然既殤且祔宜輕於父母之練故比之三年所不易者又有練冠也功衰者卒哭所受六升之服也至練則以功衰之布練而為衣故猶曰功衰此不曰練而曰功衰者為下練冠立文也言尚者明受功衰之日已遠故知為練服也若哭兄弟之殤則必易練冠蓋殤之喪雖無卒哭之稅至于祔宜有殺矣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

鄭氏曰以哭對很恒之痛不以辭言為禮也散帶垂與居家同

也凡喪小斂而麻疏者謂小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

孔氏曰此一節明異居聞兄弟喪哭及奔赴之禮言凡非一之辭異居別所而始聞兄弟之喪不暇問餘事唯哭對使者赴於禮可也始麻散帶絰者此謂大功以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絰若小功以下服制則糾垂不散也若聞喪未及服麻而即奔喪道路既近至在主人未成絰時謂未小斂之前也疏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成之親者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絰滿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案士喪禮小斂襲絰于序東是凡士喪小斂而麻也又士喪禮三日絞垂此云始麻散帶絰是與居家同也鄭註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者謂疏者若不及主人之節亦自用其依禮之日數奔喪之後至三日而成服也案奔喪禮聞喪即襲絰絞帶不散彼謂有事未即奔喪故也又奔喪禮至即絞帶不散室彼謂來遲此即來奔故至猶散麻以見尸柩故也

山陰陸氏曰喪服小記所謂有主後者謂異居是也此謂聞同母異父兄弟之喪殺於兄弟閔怛之情輕不必盡哀又不必問故故曰唯以哭對可也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于正室君不撫僕妾

鄭氏曰祔自為之者以其祭於祖廟不撫僕妾略於賤也

孔氏曰妾既卑賤得主之者謂女君死攝女君也祔祭於祖姑尊祖故自祔也妾合祔於妾祖姑無祖妾姑則祔於女君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妾祖姑無廟於廟廡壇祭之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為主則別為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

嚴陵方氏曰妾之喪祔於妾祖姑之廟故其夫自主而祔之非尊妾也尊祖而已練祥則使其子者略之也殯祭不於正室者所以明嫡也不撫僕妾賤之於賤宜略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主妾之喪則自祔則妾之喪其主有不主者矣崔氏謂女君死攝女君也然則練祥使其子主之曰練祥可矣今曰至於練祥則又以著虞卒哭其子主之固也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

鄭氏曰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

孔氏曰雖是徒從而抑妾故為女君黨服防覬覦也攝女君差尊故不為先女君之黨服

嚴陵方氏曰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者親親之仁也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者尊尊之義也

山陰陸氏曰即不言先嫌女君出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鄭氏曰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禮也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疏亦虞之以喪事虞祔乃畢

孔氏曰此一節明奔兄弟喪之法見喪者之鄉而哭此謂親兄弟同氣及同室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不同者此經謂降服大功者若如此則兄弟之名通輕重也適兄弟之送葬者此兄弟通緦小功也適往也謂往送五服之親不及喪柩在家主人葬竟已還送葬之人值於路不得隨逐于歸仍自獨往於墓也兄弟疏者謂小功緦麻彼既無主雖服緦小功之疏亦爲之主虞祔之祭案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註云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彼承大功有三年者此則緦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爲亦虞祔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一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鄭氏曰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

孔氏曰未畢謂喪服將終猶有餘日未滿有人始來弔當爲位哭踊不以殺禮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

鄭氏曰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加環絰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緦麻也大夫等爲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

孔氏曰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大夫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絰若未成服以前與殯之時身亦弁服而首加弁絰也私喪之葛謂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於此之時遭兄弟之輕喪緦麻大夫降一等雖不服以骨肉之親亦著弔服弁絰而往不以妻子私喪之末服臨兄弟也若成服後則錫衰未成服之前身著素裳而首服弁絰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鄭氏曰子不以杖即位辟尊者也爲妻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故不杖不稽顙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父在贈拜則不得稽顙

孔氏曰父爲長子杖其子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也爲妻謂適子爲妻父母見存不敢爲妻杖又不敢爲妻稽顙案喪服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己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爲婦杖父沒母在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連文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

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不稽顙二義母在不稽顙者謂母在爲妻子尊常拜賓之法也稽顙者其贈也拜者但父没母在稍降殺於父有他人以物來贈已其恩旣重其謝此贈之人時爲拜得稽顙故云其贈也拜

嚴陵方氏曰父母在則爲妻不杖不稽顙爲尊者厭不敢盡禮於私喪也母在父没則爲妻亦不稽顙則容杖矣然於拜贈之時亦稽顙焉凡以别於父在之時也

山陰陸氏曰適子爲妻如此則庶子父雖在以杖即位可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鄭氏曰其君尊卑異也違猶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

孔氏曰去諸侯謂不使其君及辟仇也之往也已若本是諸侯臣往仕大夫此是自尊適卑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本是大

夫臣今仕諸侯此是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也故亦不反服舊君服齊衰三月

清江劉氏曰此言違而仕者則不反服舊君避新君也然則違而未仕者聞舊君之喪則反服爾春秋傳所謂未臣焉有伐其國者反死之可也旣臣焉而反死之則不可鄭玄云夫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非也

嚴陵方氏曰或違尊而之卑或違卑而之尊皆不敢反服於舊君者以尊卑異體故也

喪冠條屬以别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緦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

鄭氏曰别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爲武垂下爲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小功以下左辟象吉輕也繰纓繰當爲澡麻帶絰之澡聲之誤也爲有事其布以爲纓

孔氏曰此一節明喪冠輕重之制吉冠則纓與武各别喪冠則纓與武共材條屬者條猶著也謂取一條繩屈之爲武垂下爲纓以著冠也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亦猶條屬與凶冠不異吉冠則攝上辟縫嚮左左爲陽陽吉也凶冠縫嚮右右爲陰陰喪所尚也過小祥猶條屬故縫猶嚮右也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嚮左也緦麻冠治縷不治布冠又用澡治緦布爲纓以輕故也鄭註有事其布以爲纓者緦麻旣有事其縷就上澡之是又治其布謂縷布俱治也大功以上散帶者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絰於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

山陰陸氏曰繰讀如繅繰之繰繰纓散絲纓也即言絲繞不散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

鄭氏曰緦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

孔氏曰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爲之緦麻於朝服十五升布之內抽出其半以七升半用緦麻服之衰服也鄭註喪服去其半而緦如絲是也取絲以爲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經云去其半而緦始云加灰錫明此緦衰不加灰不治布故也

山陰陸氏曰周書成王會墠上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搢笏八十七十五十物縷也據此升之精粗有不同矣鄭氏謂八十縷爲升舉其精

者也緦於縷加灰錫於布加灰朝服據布故曰十五升去其半
而緦加灰錫也恭悲哀三年憂緦而已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
鄭氏曰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也後路貳車貳
車行在後也
孔氏曰襚謂以物送死用後路謂上路之後次路也冕服謂上
冕之後次冕也先路褒衣是已車服之上不可以施人以彼不
以爲正服所用也
嚴陵方氏曰後路貳車也先路正車也褒衣即前言後諸侯以
褒衣是矣
山陰陸氏曰大路玉路也左傳僖二十八年王賜晉侯大路之
服襄二十九年鄭公孫蠆卒王追賜之大路二十四年賜穆叔
大路定四年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分康公以大路少帛分唐叔
以大路密須之鼓是也車馬曰賵衣服曰襚襚而以路非正也
旣夕曰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路北面致命變言前路若非後路
也不曰先路避先路也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
鄭氏曰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遣奠天子大包
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
个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輤其蓋也四面皆有障蔽以隱翳牢肉
孔氏曰遣車送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
賤各有數也一个爲一具取一車載之故云視牢具諸侯大夫
位尊雖無三命則有車馬之賜及天子上士三命皆得有遣車
諸侯士以下賤故無遣車也疏布輤者以麤布爲上蓋四面有
物章之入壙置於槨之四隅
賈氏曰士無遣車則所包者不載於車直持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疏布輤亦如殯車但輤其異者四面有章置於槨
之四隅
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鄭氏曰粻米糧也言死者不食糧也遣奠本無黍稷
孔氏曰遣車載粻有子譏其爲失也遣奠之饌無黍稷故不設
粻旣夕藏苞筲者謂遣奠之外別有黍稷麥也遣奠用牲體是脯
醢之義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鄭氏曰各以其義稱
孔氏曰祭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祭吉則申孝子之心祝辭
云孝也或子或孫隨其人喪稱哀子哀孫謂自虞以前凶祭也
喪則痛慕未申故稱哀也故士虞禮稱哀子卒哭乃稱孝子
嚴陵方氏曰祭所以追養而盡於一身之終喪所以哭亡而止
於三年之孝則爲人子孫終身之行也故子孫之於祭必稱孝
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盡三年之禮而已故子孫之於喪止
稱哀
端衰喪車皆無等
鄭氏曰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
一也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
孔氏曰端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爲正而喪
衣亦如之以其綴六寸之衰於心前故曰端衰等等差也喪
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等差之別也案鄭註巾車喪
車凡五等木車始遭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藻車旣練所乘駹
車大祥所乘漆車禫所乘
山陰陸氏曰喪制雖無等其布之精粗則有差也緣衰與其不
當於物也寧無衰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
鄭氏曰不蕤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
孔氏曰大白冠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二冠無飾故皆不蕤此緇布冠謂大夫士之冠其諸侯則玉藻云緇布冠繢緌是也玄縞二冠既先有別卷後乃可蕤故云而后蕤也大祥縞冠亦有蕤何以知之前既云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別安卷灼然有蕤也鄭引衛文公證大白冠是布也文公以國未道不充其服自貶損也
馬氏曰冠以莊其首蕤以致其飾冠而不蕤者始於上古尚質而不文也冠之以蕤者制於後代以文而勝質也文公爲狄所滅齊桓公救而封之則以亡國之君爲居喪之服故以大白始

冠者欲其重始而取上世之冠故以緇布此皆不蕤者也至於玄冠或以朱組纓或以丹組纓縞冠則或以玄武或以素紕此皆以蕤者也然而大白不蕤矣而郊特牲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緇布不蕤矣而玉藻曰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若是則有時而致飾可以蕤乎雜記所言特喪冠爾
山陰陸氏曰委委貌也玄所謂縞冠玄武縞所謂玄冠縞武如是而後緌先儒謂玄冠委貌也然則縞冠素委貌歟素委貌蓋素端之冠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鄭氏曰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然則士弁而祭於己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夫士公私祭服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祭於己自祭廟也助祭爲尊故服絺冕自祭爲卑故服爵弁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冠玄冠爲卑自祭不敢同助君之服故用玄冠也作記之人雖云士冠而祭於己以己既爵弁親迎親迎輕於祭尚用爵弁則自用爵弁自祭已爲於禮可用也是記者緣事類許之者爵弁也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己與少牢異故鄭註云唯孤爾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玄冠不爵弁也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祭祀須依班序者弁於理可也
崔氏曰孤不悉絺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踰之也
馬氏曰周官司服曰王之吉服祭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祭而至於祭羣小祀則玄冕蓋祭之大者其重於天而祀之小

者莫甚於羣小祀不別以服不降以等則尊卑不殊隆殺不分而禮幾乎熄矣大夫士則祭之至大者莫重乎助於公祭之有常者莫甚乎祭於己故大夫則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者亦周官六服司冕之意也蓋王則異其服而大夫士則異其冕弁而已周禮又曰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大夫以玄冕爲極而士以爵弁爲極也非祭於公安敢用哉雖然士弁而親迎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乎謂公安敢用哉雖然士弁而親迎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乎謂昏者己之事祭於家者亦己之事弁可用於昏則亦可用乎祭於己此記禮者之所疑也蓋昏禮者合二姓之好爲萬世之始以其至大之禮行於一時之間可以攝其盛服而用弁爲士昏禮所謂主人爵弁者也至若祭於己則歲時所用於家爲常苟不與祭於公者有辨安在其爲禮哉士可弁而祭於己則

大夫亦可冕而祭於已矣雖然士之弁而親迎亦猶記所謂冕
而親迎者也故哀公嘗疑其爲已重而孔子弁之諸侯以祭服
而親迎則士以助祭服而親迎義之當然於是乎從而弁而祭
於已則非特嫌其同於公而又著其輕於昏矣故士之弁而祭
於公者正也弁而親迎者權也弁而祭於已則不可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大夫若冕而祭於公則弁而祭於已士若弁
而祭於公則冠而祭於已若下大夫一命弁而祭於公則冠而
祭於已可知下士不命冠而祭於公則端而祭於已亦可知少
牢朝服而祭下大夫也特牲冠端玄而祭下士也王之上士三
命服玄冕則弁而祭於已矣然則一命大夫不冕雖士三命有
服冕者據大夫五士三鄭氏謂大夫爵弁自祭宗廟惟孤爾又
謂諸侯自相朝聘皆皮弁服皆非是索與瑞公執桓圭侯執信
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相見亦如

之蓋諸侯自敖以上相見皆用其至且有宜稱皮弁服不應執
圭
李氏曰大夫冕而祭於公謂天子之大夫也侯禮曰大夫朝服
而祭謂諸侯之大夫也士弁而親迎則弁而祭於已可也詩曰
角枕粲兮角枕天子之所服也有昏者枕可以同於王而士之
冠可以同於大夫所以重昏也
暢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
柄與末
鄭氏曰臼杵所以擣鬱也椈柏也枇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喪祭
也吉祭枇用棘畢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
孔氏曰吉一節明吉凶暢及枇畢之義暢猶鬱鬯也椈柏爾雅
釋木云梧桐也以柏爲臼以桐爲杵擣鬱鬯用柏香桐潔白於
神爲宜也牲體從鑊以枇升入於鼎從鼎以枇載之於俎知吉

祭枇用棘者特牲記枇用棘心是也主人舉肉則用畢助主人
舉肉用桑者亦喪祭也吉時亦用棘末頭亦削之枇亦當然
長樂陳氏曰匕之別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疏匕有
喪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廩人之所摡黍稷之匕也饔人之所
摡牲體之匕挑匕也其制則黍稷之匕小於挑匕
挑匕小於疏匕何則敦之量不過三豆而高不過一尺則黍稷
之匕小矣挹之以挑匕然後註於疏匕者三則疏匕大矣故器
曰畢祭器亦曰畢皆象畢星也詩曰兕觥其觩角弓其觩有捄
棘匕有捄天畢捄者曲而長也則畢之狀可知矣鄭氏曰畢狀
如匕喪匕用桑而畢亦桑則吉匕用棘而畢亦棘此鄭氏所以
言匕畢同材也然桑黃棘赤各致其義舊圖謂匕畢皆桑之誤
矣特牲主人及佐食舉牲鼎宗人執畢先入贊者錯俎加匕鄭
氏曰主人親舉則宗人執畢導之以畢臨載匕備失脫也少牢

及虞禮無匕何設少牢大夫不親舉虞祭主人未執事其說是
也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鄭氏曰此謂襲尸之大帶率繂也繂之不加箴功大夫以上更
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
孔氏曰小斂大斂衣數既多有絞不可加帶故知此謂尸襲竟
而著此帶也率謂爲帶也但攝帛邊而熨殺之不加箴功
異於生也吉時大帶唯有朱綠玄華無五采以五采飾之亦
亦異於生也此士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士喪禮用緇帶鄭
以襲衣與生同惟帶與生異凡襲事著衣畢加帶乃成故註云
成於帶也
山陰陸氏曰言大夫以上襲尸其帶皆以五采緣率之即非襲
尸無率也據士練帶率下辟

醴者稱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後折入
鄭氏曰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為桁所以庪甕甒之屬聲之誤
也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折承席也
孔氏曰此經謂送葬所藏之物醴是稻米所謂甕者盛醯醢
甒者盛醴酒筲者盛黍稷衡者以大木為桁置於地所以庪舉
甕甒之屬實見間者見謂棺椁之飾言實此甕甒筲等於見
外椁內二者之間也實物棺內既畢然後以承席加於椁
上案既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注云器用器役器也加見者
器在見內也又云藏苞筲於旁注云見在外也則見內是用器
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此是士禮大夫以上則有人器明器也人
器實明器虛案既夕禮注云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
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故謂承
席
賈氏曰見棺飾也飾則帷荒以帷荒加於柩棺柩不見唯
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為見
唐陸氏曰見棺衣也
山陰陸氏曰以實見間非止此四物以此四物該之衡讀如字
其桁之橫者也
重既虞而埋之
鄭氏曰就所倚處埋之
孔氏曰案既夕禮初喪朝禰廟重止於門外之西不入謂將
朝祖廟若過之然也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欲明將出之
時重出自道左倚之就所倚之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
也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鄭氏曰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為尊卑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
鄭氏曰嫌當事來者終不拜故明之也此既事皆拜
孔氏曰禮凡當大斂小斂及啓攢之時唯有君來則止事而出
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即堂下之位悉徧拜故云
皆辯拜也然若士當事而大夫至則士亦為大夫出雜記云大
夫至絶踊而拜之是也
金華應氏曰小斂以襲其形大斂以韜於棺啓殯以載其柩皆
喪事之變節而切於死者之身也生者之痛莫此為甚賓亦於
是拜死者弔生者故主人皆徧拜以謝之而致其哀也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鄭氏曰朝夕哭不帷緣孝子心欲見殯肂也既出則施其屋鬼
神尚幽闇也無柩謂既葬也棺柩已去鬼神在室堂無事焉遂
去帷
孔氏曰案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鄭云徹帷㡉之則㡉是褰舉
之名初哭則褰舉事畢則施下之葬後神主祔廟還在室在堂
無事不用帷也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
奠
鄭氏曰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迫君也君即位車東出待不必
君留也君反之使奠
孔氏曰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來弔君位於車東
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謂祖廟門也右西邊也若門外來
則右在東此據車門內出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從位立近門
內西邊北面而哭踊為禮也出待者孝子哭踊畢而先出門待
君以君來則拜迎之去則拜送今君弔事竟不敢必君久留故
孝先出待君出也反而後奠者君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而后

設奠告柩知之或謂此在廟載柩車時其謂反設祖奠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
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鄭氏曰繭衣裳者若今大襦也纊爲繭縕爲袍表之以稅衣乃爲一稱爾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爲之緣非也唯婦人纁袡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曾子譏襲婦而已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爲襲之舊冕或爲冠或爲玄端

唐陸氏曰袡裳下襈也王肅云婦人蔽膝

孔氏曰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繭衣者纊爲繭謂衣裳相連而緜纊著之也稅謂黑衣也亦衣裳連纁絳也袡裳下緣襈也以絳爲緣繭衣既褻故用稅衣表之合爲一稱故云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也素端以素爲衣裳此第二稱也服既不褻竝無別衣表之也皮弁第三稱也十五升也布爲衣積素爲裳也爵弁第四稱玄衣纁裳也玄冕第五稱大夫之上服也纁袡是婦人之服而子羔襲用之故曾子譏之鄭以經云皮弁爵弁但云冠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故云禮以冠名服子羔爲大夫無文今玄冕故云曷爲襲之

山陰陸氏曰據此男子裏衣皆連衣裳裳蓋亦如之然則婦人連衣裳放男子之內也公襲九稱爵弁三大夫五稱皮弁三則士三稱爵弁一皮弁二與凡襲親身之服不與其餘爲序故子羔襲稅衣其素端以下自爲序素端亞皮弁皮弁亞爵弁爵弁亞玄冕公襲袞衣其玄端以下自爲序玄端亞朝服朝服亞素積素積亞爵弁爵弁亞玄冕玄冕亞袞衣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鄭氏曰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閒士三踊婦人皆居閒
鄭氏曰公君也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前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閒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

孔氏曰此一經明諸侯至士初死在室殯踊節及明貴賤踊數也公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襲之時又一踊襲明日朝又明日小斂朝一踊爲四也其日晚小斂時又一踊是小斂日再踊就於前三日爲五也小斂明日朝又踊爲六也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七也大夫三日殯合死日爲四日始死一明日襲朝又明日小斂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士二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至小斂時一又明日大斂一凡三也婦人與丈夫更踊居賓主之中閒也然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爲禮有節之用每踊輒三者三爲九而謂爲一也

山陰陸氏曰公五日而殯踊七日大夫三日而殯踊五日其始死之日踊既殯之後一日猶踊若士三日而殯踊三日則其既殯之後一日猶踊歟三五七然後有閒士三踊婦人居閒言皆三無又閒故也然則婦人居閒若閒七踊其二日甲一踊又二日乙一踊又二甲乙踊大夫放此

嚴陵方氏曰爲貴者踊則多爲賤者踊則少此重輕之別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鄭氏曰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

以素爲之中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
明雖有變必佩此二帶也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
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
孔氏曰此一經明襲用衣公襲以上服在內公身貴故以上服
親身欲尊顯加賜故褎衣最外而細服居中也子羔賤故卑服
親身玄端者燕居玄端朱裳也朝服者緇衣素裳日視朝之服
也素積者皮弁視朔之服纁裳者冕服之裳亦鷩毳任取中間
一服爵弁二者玄衣纁裳此始命之服重本故二通也玄冕之
下又取一也褎衣最上華君賜也自卷至此合爵弁二通合九
稱朱綠帶者以素爲之飾以朱綠此衣之小帶散在於衣非是
總束其身已用此朱綠小帶結束之重加大帶於革之上象生
時大帶也用素爲之士則二采大夫諸侯皆五采即前經革帶
也申加者謂於革帶之上重加此大帶也天子諸侯襲數無文

鄭約之故稱與疑辭也
嚴陵方氏曰言公之襲如此自卿大夫而下固有降殺矣
山陰陸氏曰子羔言纁衣裳公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相備
也喪大記曰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纁裳先儒謂
冕服之中鷩毳任取中間一服非是纁裳即冕服不應其序在
此蓋纁裳亦爵弁也故曰素積一纁裳一素積言皮弁則纁裳
言爵弁可知然則公襲爵弁蓋三即言爵弁三嫌不侈又公言
褎衣而子羔不言著有褎衣則襲異則否且於公言有褎衣亦
言之法若子羔嘗賜褎衣則其襲應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
玄冕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褎衣一知然者以公襲如此
知之也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鄭氏曰環絰者一股所謂纏絰也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
而加此絰焉散帶
孔氏曰環者周迴纏繞之名故知是一股纏絰若兩股相交則
謂之絞親始死孝子去冠至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
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絰故云一也
長樂黃氏曰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出戶袒乃投其冠
括髮子游嗤其不知禮疏云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
前主人爲欲奉尸故袒而括髮在前今武叔奉尸夷堂之後乃
投冠括髮失哀節故子游嗤之以此推之則小斂之時士素委
貌大夫以上素弁而加環絰可知及至大斂子亦弁絰　又曰
鄭註環絰之末有散帶二字既馮尸主人絞帶條下孔疏亦云
小斂於戶內訖主人袒括髮散帶垂今以記文考之小斂但言
婦人帶麻主人絞帶不言主人帶絰至奉尸夷于堂方言帶絰
而註訖則以小斂之時散帶訖說又以爲既小斂之後散帶其

說不同皆不足爲據也
嚴陵方氏曰親始死故未暇辨貴賤之等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鄭氏曰喪大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君至此君升
乃鋪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也
孔氏曰公君也明君臨臣喪大斂禮也臣喪大斂君來至之前
主人雖已鋪席布絞紟衾聞君至則主人撤去之君來升堂時
商祝更鋪席待君至乃斂榮君來爲新之也亦示若事由君也
商祝主斂事者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鄭氏曰言失之也士喪禮下篇曰贈用制幣玄纁束帛
孔氏曰記魯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椁中魯人雖三玄二纁
而用廣尺長終幅不復丈八尺則失禮也

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鄭氏曰弔者即位于門西立門外不當門也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也相者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也稱孤某者其君名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無出字說

孔氏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末明諸侯相弔含襚賵之禮此一節明弔禮門西謂主國大門之西凶事異於吉故介在東南北面西上以使在門西故也相者相主人傳命者也鄭註喪不言擯

此對例耳通而言之吉士亦云相司儀云每門一相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凶事亦稱擯故喪大記云君弔擯者進又士喪禮擯者出請入告是也孤某須也孤謂嗣子也某爲嗣子之名異於吉禮不出迎故曰須矣主人升堂謂從阼階升也子拜稽顙不云孤某而稱子者客既有事於殯故稱子以對擯之辭也以下皆然若對賓之辭則稱孤某

嚴陵方氏曰此皆諸侯相弔之禮也淑善也如何不淑言奉君之命弔君之喪不敢不善其事也須待也與寡君須矣同義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鄭氏曰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新服告鄰國之禮也即就也以東藏於內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含之所用已具檀弓疏含者坐委所含之璧于殯之東南席上未葬之前有葦席承之既葬已後則以蒲席承之案左傳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也公羊亦云不及事皆譏其緩也鄭云無譏者據穀梁云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宰咺言來得周事也是既葬歸含且賵無譏宰夫朝服即喪屨者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且不敢純凶待鄰國也以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屨也此禮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宰著朝服若新始遭喪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弔者既爲上客又賵者是上介則此含者襚者當是副介末介但含襚於死者爲切故在陳之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鄭氏曰委衣于殯東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順其上下授襚者以服者賈人也其舉亦西面亦襚者委衣時

孔氏曰此一節明襚禮案上文含者稱執璧下文賵者稱執圭則此襚者當稱執衣不云者文不備也鄭註順其上下謂上者在前下者在後也聘禮有賈人故知授襚者之服是賈人也上云委衣于殯東又云受爵弁受皮弁玄端皆曰如初是皆在殯東西面而獨殯今亦舉者亦西面是亦如襚者西面也其服重者使執而入爵弁受於內霤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

於西階玄端受於堂旣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南凡
諸侯相襚衣數無文據此其服有五又先路褒衣不以襚以外
無文
嚴陵方氏曰卽前所言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者蓋是禮也
山陰陸氏曰所受服轉卑故其所授轉高也爵弁皮弁不言委
朝服玄端不言委受可言也委不可言也凡端不言服愧於
言服據爵弁服纁裳皮弁素積玄端玄裳爵弁服尊矣受
於門內霤皮弁次之受於中庭朝服又次之自西階受朝服
玄端卑矣自堂上受玄端不言受朝服於西階受玄端於堂
亦以此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
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
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鄭氏曰輈轅也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覲禮曰路下四
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使或爲
史
孔氏曰此一節明賵禮乘黃謂馬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黃之馬
於大路之西子殯宮中庭北轅者大路輈轅北嚮也客使謂使
客之從者爲客所使故曰客使自下由路西者由左也陳路北
轅旣竟賵客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大
路亦使設之也引覲禮證馬爲下也四亞之謂馬四疋亞次路車
也賵旣夕有奠主於親者故旣夕禮兄弟賵奠此諸侯相於旣疏
故無奠
嚴陵方氏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此言賵禮
故陳乘黃大路於中庭
山陰陸氏曰大馬不上於堂故執圭將命小行人圭以馬畢事

君言相大夫士言殯亦言之法正言大路舉重以該之蓋二王
之後歟所謂乘黃亦如此客使牽馬者也自下自路下西之前
聘禮所謂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是也商拜而後稽顙周稽顙而
後拜今拜稽顙拜其臣故也卽拜其君宜稽顙而後拜稽首首
至地而遲也頓首首至地而頓也空首首不至地凡此三拜以
兩手承之所謂拜手稽首是也若今吉拜也吉拜拜而稽顙凶
拜稽顙而後拜振動若今叩頭矣春秋傳曰再拜稽顙肅拜若
今婦人拜是歟春秋傳曰敢肅使者嫌於不敬故謂之肅奇拜
一拜也孔子拜爲火來者士一大夫再士貶於大夫一拜則凡
再拜褒矣褒讀如字言坐委於殯東不言圭尊圭也下放此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
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于門外
鄭氏曰凡者說不見者也鄉殯將命則將命時立於殯之西南

宰夫宰之佐也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大字賵者
出乃言反位門外明禮畢將更有事
孔氏曰此一經總明從上以來弔含襚及賵文不見者鄉殯謂
在殯之西南東北面將命旣畢子拜稽顙之後將命者來就殯
東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歟圭者主人上卿坐舉含者之璧與
賵者之圭宰夫舉襚謂宰之屬官舉此襚者之衣宰與宰夫欲
舉時升自西階不敢當主孤之位來鄉殯東席之東西鄉坐取
之降自西階也
山陰陸氏曰此弔儀也始云寡君使某弔矣而曰寡君使某含
寡君使某襚寡君使某賵又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
一介老某相執綍則弔臨含相賵皆相將贈賻亦應爾而今不
錄不與錄也故曰玩好曰贈貨財曰賻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

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鄭氏曰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爲哭耳臨者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賓三辭而稱使臣爲恭也爲恭者將從其命孤降自阼階拜之拜客謝其厚意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

孔氏曰此一節明弔含襚賵既畢上客行臨哭之禮使一介老

某相執綍者某者上客名也相助也謙言助主人執其葬綍其實爲哭而來耳一介言唯有一人爲介謙辭耳其實介數各下其君二等臨者不敢自同賓故入門右從臣位也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者主國宗人掌禮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降曰請復位者宗人下阼階請客復門西客位也反命者反此客之辭命於嗣君也曰孤敢固辭者是宗人受嗣君之命以告客前文云孤某此直云孤不云某者客是使臣不復稱名也前四禮客皆在門西此臨在門東者前是奉君而行此是私禮若聘禮私覿故在門東

山陰陸氏曰臨應親至故其詞如此據寡君使某弔使某含使某襚使某賵不云不得承事其達上客亦以此賵稱上介亞於此歟若陳乘黃大路於中庭蓋亦重禮也言執綍者外客臨有葬而至者也含不及斂不及事矣襚不及殯不及事矣賵不及葬不及事矣雖然猶愈乎否賓升受命于君嗣子稱君容外客臨有不及事既葬與踰年而後至也公羊傳曰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其曰孤降自阼階則于踰年可知孤不名亦以此曲禮曰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鄭氏曰辟其痛傷已之親如君

孔氏曰此謂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也以義斷恩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

山陰陸氏曰言諸侯有天子之喪雖有親喪不敢受弔諸侯如此則其臣有諸侯之喪蓋亦如此設若衛靈公弔季康子而康子有君之喪應辭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

鄭氏曰此喪大記脫字重著於是

孔氏曰大記云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夫人東面坐馮興踊唯四字別義皆同也

嚴陵方氏曰此一節宜承公襲衷申加大帶於上之下脫亂在是案喪大記曰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坐馮之興踊蓋非脫字重著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鄭氏曰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也

孔氏曰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也既夕禮云屬引專道謂喪在路不辟人也三事爲重故與天子同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

雜記下第二十一

嚴陵方氏曰此篇固以所記不一爲雜然有生必有死人道之正也死於外則變矣有樂必有憂人情之常也重有憂則變矣變則不一而雜謂之雜者又在乎此故上篇諸侯行而死於館爲首自未沒父喪而母死分爲下篇之首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鄭氏曰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

孔氏曰自此至父也明前後兩服之中有變除喪之節此經明先有父喪而後遭母死爲父變除之節未沒喪者爲父喪小祥後大祥前未竟之時于時又遭母喪母既葬後值父應大祥除

服以行祥事故云服其除服卒事謂父祥竟更還服母服也若母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二祥之祭爲吉未葬爲凶故未忍凶時行吉禮

橫渠張氏曰如有服則服其服雖緦小功之服亦服新而服舊以往時暫故也反則如常

嚴陵方氏曰除服謂祥祭之服服其除服而後反喪服以示於前喪有終也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鄭氏曰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不長中乃除

孔氏曰此經明諸父兄弟之喪當父母服內變除之節父母服內其諸親除喪亦爲服除服除竟反先服此亦謂重喪葬後之時也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是有君服不得除己私服其私謂父母已下及諸父昆弟皆不得除也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據此言之是尋常小功緦麻不得易大功以上之服故知有大功以上之服不得爲小功緦麻除服也又服問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既變三年之葛明在大功服中爲殤長者中著服而又爲之除也

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

鄭氏曰言今之喪既服顈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顈草名無葛之鄉

去麻則用顈

孔氏曰此明前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練祥既顈者謂後喪既虞卒哭合變麻爲葛無之鄉則用顈也後喪既顈之後其前喪須練祭皆舉行之此經云既顈不云未沒喪則知既顈與未沒喪者別也既顈是既虞受服之時故鄭知未沒喪是既練之後也　庾氏曰鄭註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當云又喪母不得并稱父依禮父在子爲長子三年後喪既顈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虞祔

山陰陸氏曰凡喪服皆麻練而葛並禪而後顈顈吉服也知然者以被顈黼衣錦尚絅知之也三年重服故雖當既顈其練祥猶行鄭氏謂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鄉當父母之喪未練祥也然則既顈在禪之後明矣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鄭氏曰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耳王父既祔則孫可祔焉
猶當爲由由用也附皆當作祔
孔氏曰禮孫死祔祖今此明若祖喪雖未二祥而孫死則孫亦
得用是祔禮祔於祖也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
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註云親過高祖則
毀其廟以次而遷以此言之則練時壞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
檐示有壞意其以先祖入於太祖之廟其祖傳入高祖廟其新
死者入祖廟是練時遷廟也入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廟是祥後
祫也故註云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耳兼言祥者恐未祫
故也但祖祔祭之後即得祔新死之孫然王父雖祔未練與廟
孫得祔於祖其孫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爲
嚴陵方氏曰王父雖未練祥而孫得祔者以昭穆同故也
山陰陸氏曰猶之言嫌不祔也未練祥嫌未卒哭祔周卒哭而

祔嫌未卒哭曰未練足矣今曰未祥則亦嫌未祥可以祔也春
秋傳曰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其言吉何未可以吉也其言
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始如即位之禮
鄭氏曰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爲位入奠謂朝入奠於
其殯既乃更即位就他室如始哭時此謂後日之哭也
孔氏曰有殯謂父母喪未葬柩在殯宮者也外喪謂兄弟喪在
遠者也他室別室也若聞外喪哭於殯宮則嫌是哭殯於別室
明所哭者爲新喪也明日之朝著重喪之服入奠殯宮及下室
卒奠而出改已重喪服著新死未成服之服即他室之位如昨
日聞喪即位時也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
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

告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
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
鄭氏曰猶亦當爲由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者反
而後哭不敢專已於君命也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爲差
緩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夫士與祭於公而有私喪之禮猶是與祭
者既與祭於公祭日前既視濯之後而遭父母喪則猶是吉禮
而與於祭也其時止次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未視濯前
遭父母之喪則使人告君必待告君者反而後哭父母也既宿
謂祭前三日將致齊之時既受宿戒雖有期喪則與公家之祭
若諸父昆弟姑姊妹等同宮而死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
廬陵胡氏曰猶是言自若也
山陰陸氏曰禮大夫死雖當祭猶告春秋傳曰大夫國體也古

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鄭氏謂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
爲差緩也然則歸而後哭亦以此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
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
鄭氏曰尸重受宿則不得哭內喪同宮也
孔氏曰案上文不爲尸之時未視濯之前受宿之後父母喪使
人告告者反而後哭今此齊衰內喪亦謂諸父昆弟姑姊妹也
但尸尊故出舍公之宮館以待君之祭事不在已之異宮耳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鄭氏曰冕兼言弁者君之尸或服士大夫之服也臣見尸而下
車敬也尸式以禮
嚴陵方氏曰此一節已見曾子問解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

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鄭氏曰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兄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主人適子散等栗階爲新喪略威儀

孔氏曰將謂將祭大小祥祭而有兄弟死則殯後乃祭兄弟輕故殯後便可行吉事此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之輕卑死猶待葬後乃行父母祭也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則爲之三月不舉祭祥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虞祔則得爲之若喪柩即去者則亦祭不待三月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此二祥祭宜涉級爲有兄弟喪少威儀故散等也散栗也等階也助執祭者亦栗階舉主人至兄弟虞祔而行父母二祥祭執事者亦栗階栗階謂升一等而後升不連步也故燕禮記云栗階不過二等註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

清江劉氏曰按喪不宜有異居然則兄當作兄兄弟或不同居矣喪服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山陰陸氏曰散等謂不入級聚足鄭氏謂散栗階誤矣栗階躐等有栗之道故曰栗階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鄭氏曰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

孔氏曰此經明喪祭飲酒之儀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賓長酢則嚌之衆賓及兄弟祭末受獻之時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以知此主人之酢非受尸酢者以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虞比小祥爲重尙卒爵今惟嚌之故知受賓酢也神惠爲重故在喪受尸酢亦卒爵賓禮爲輕故賓酢但嚌之知喪祭有受賓酢者鄭註云子問云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故知小祥之祭旅酬之前皆爲之也

嚴陵方氏曰蓋飲酒之禮以少爲敬啐爲少於飲嚌爲少於啐下言衆賓則知主人之酢爲受長矣於長賓嚌之則於衆賓啐之於長賓啐之則於衆賓嚌之此重輕之別也而大祥又殺於小祥者以哀少忘而敬少略故也

山陰陸氏曰自諸侯達諸士蓋蒙上言練祥虞祔之祭升降皆散等升降如此則小祥之酢嚌之啐之大祥啐之飲之皆達亦可知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鄭氏曰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

孔氏曰侍謂相於喪祭禮者喪禮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不食之也此謂練祥祭虞祔不獻賓也

嚴陵方氏曰祭之而不食者哀而不忍故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鄭氏曰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喪尚哀言敬爲上者疾時尚不能敬也容威儀也孝經曰容止可觀兄弟之喪存乎書策言踈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齊斬之喪哀容之體經不能載矣不奪人之喪重喪禮也不可奪喪不可以輕之於己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居父母兄弟喪禮不奪人之喪者謂不奪他人居喪之禮謂他人居喪任其行禮不可抑奪亦不可奪喪謂

已之居喪當須依禮不可自奪其喪使不如法不奪人喪恕也
不奪已喪忠也齊斬之喪謂父母至親哀容狀體經不
能載顏色稱其情當須毀瘠容稱其服當須憔悴也
橫渠張氏曰持喪敬則必哀哀則必瘠忘適非所以居喪稍不
敬則哀忘之矣或謂三年致哀於君子所養得無損乎是君子
之所養也居喪以敬爲上敬則一於禮也
嚴陵方氏曰敬足以盡禮故爲上哀足以盡情故次之瘠足以
盡容故爲下顏色在乎面目而面目者情之所見也故顏色稱
其情戚容兼乎四體者服之所被也故戚容稱其服顏色稱其
情者以外稱內也戚容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情有悲哀隆殺
之別服有齊斬重輕之殊外不稱內之隆殺則爲僞矣本不稱
末之輕重則爲野矣奪喪見曾子問解
山陰陸氏曰凡居親之喪哀瘠常淫於敬故哭泣之哀顏色之
戚有圖不能盡書不能載者矣故孔子言之如此兄弟之喪存
乎書策若親之喪求情於言意之表可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
夷之子也
鄭氏曰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
孔氏曰此明居喪得禮之事三日不怠謂親之初喪三日內水
漿不入口之屬三月不解者未葬前朝夕哭及哀至則哭之屬
期悲哀謂練以來常悲哀朝夕哭之屬三年憂者以服未除憔
悴憂戚
馬氏曰聖人之作春秋於中國則尊之於蠻夷則擯之者以明
中國者禮義之所在而蠻夷者不可以禮義責也然而少連大
連之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孔子之高
弟曾閔之至孝亦不過如是此孔子稱之曰東夷之子也蓋非

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是俗也雖然孟子之言舜生於
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
郢西夷之人也彼舜文王爲東西夷之人則二連以東夷之子
而合於禮豈足怪哉論語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
行中慮少連之行可與下惠爲徒則豈特如孟獻子之流加於
人一等而已哉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
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鄭氏曰言言己事也爲人說爲語在堊室之中以時事見乎母
乃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也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
孔氏曰大夫士言而後事行故得言己事不得爲人語說也對
而不問謂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與有服之親若
與賓客疏遠者言則間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
也喪大記云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
嚴陵方氏曰言略而語詳對順而問倡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以
居憂有所不暇故也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亦憂之所獨也在
堊室非時見乎母不入門則在廬之中非時亦有所不見矣間
傳曰齊衰之喪居堊室齊衰即此所謂疏衰以廬爲嚴故父母
之喪乃居之所謂嚴者以居喪之重人不可犯也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鄭氏曰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服雖有異其哀戚輕重各視所正之親妻居
廬而杖抑之視叔父母姑姊妹出適服輕進之視兄弟長中下
殤服輕上從本親視其成人也
嚴陵方氏曰此言輕重雖稍異而哀戚略同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鄭氏曰親喪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喪日月未竟而哀已
殺
孔氏曰親喪謂父母之喪外謂服也兄弟謂期服及小功緦也
内心也
長樂黃氏曰註說内除謂日月未竟而哀已殺若日月未竟而
哀先殺則是不能終其喪也内除外除皆言日月已竟服重者
則外雖除而内未除服輕者則不唯外除而内亦除也註說失
之
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鄭氏曰言小君輕服亦内除也發於顏色謂醲美酒食使之醉
飽
孔氏曰視比也謂比視君之母與君之妻輕重之宜比於已之
兄弟若酒食不發見於顏色者則得飲食之
嚴陵方氏曰服君之母妻比已之兄弟則服君之服比已之
親可知此亦所以明外除内除之異也發諸顏色若酒醴之
類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
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
之是也
鄭氏曰惻隱之心能如是則其餘齊衰以下直道而行盡自得
也似謂容貌似其父母也名與親同
孔氏曰異於人謂殊異於無喪之人餘行皆應如此以弔死
問疾哀痛之處身又除喪戚容應甚故舉弔死問疾言
也其餘謂期親以下父在爲母雖期年亦從上三年之内
也
山陰陸氏曰餘則直道而行之言所謂百行推此而直前則是

矣故曰執一術而百善至者孝之謂也
廬陵胡氏曰路隋父死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引鏡近於目瞿
劉温叟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近於心瞿弔問哀痛之處戚容
應甚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鄭氏曰爲期爲祭期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
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
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
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
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
常也
孔氏曰祥謂祥祭主人除服之節於祥祭前夕預告明日祥
祭之期此人著朝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明旦祥之
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於練祭不著祭服於此祥
時正著祭服故註云正祭服純吉朝服玄冠今縞冠故云
未純吉祥祭雖吉哀情未忘加著縞冠素紕麻衣鄭引閒
傳大祥素縞麻衣是也禫禮玄衣黃裳玄冠大吉當玄衣素
裳今用黃裳故云未大吉也禫祭後著朝衣綅冠踰月吉祭
乃玄冠朝服則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吉祭之服也從祥至
吉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吉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
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
玄端而居六也
山陰陸氏曰嫌於夕爲期嘗朝服矣詰朝不復反喪服故
云爾然則祥之日猶服練服及祭易之所謂除成喪者其
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已又易之所謂大祥素縞麻衣是
也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鄭氏曰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爲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也

孔氏曰既祥謂大祥後有人以喪事來弔者既晚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主人必須反著此祥服縞冠受來弔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素縞麻衣之服

山陰陸氏曰此言親喪雖既祥猶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縞縞既祥之服也然後反服然後反他喪之服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鄭氏曰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更成踊者新其事也於士士至也事謂大小斂之屬

孔氏曰此一節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案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謂大小斂時主人不出故辭大夫也此是斂已竟當其袒踊故絕踊而拜之也反改成踊反還也改更也拜大夫竟反還先位更爲踊而始成踊也乃襲謂更成踊訖乃襲初袒之衣也既事既猶畢也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竟而成踊不即出拜也士言既事則大夫亦然大夫言絕踊則士固不絕踊也成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不更爲成踊

山陰陸氏曰已當袒矣大夫至而襲故今改襲而袒於士襲而後拜之故不復改袒然則又成踊何也蓋居喪凡賓客弔容去而歸必踊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鄭氏曰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下大夫虞以犆牲與士虞禮同與

孔氏曰上大夫平常吉祭用少牢虞依常禮也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廟附也二祭皆大並加一等用大牢也下大夫吉祭用少牢虞祭降一等用特牲卒哭附依常吉祭禮也鄭以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虞與卒哭其牢既別明卒哭與虞不同也

嚴陵方氏曰犆即特也與特牲三俎之特同而與郊特牲之特異蓋位有上下故禮有隆殺也

山陰陸氏曰禮士虞用特豕今下大夫之虞亦云特牲則容父爲士子爲下大夫其祭如此於上大夫言父爲大夫於下大夫言父爲士相備也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鄭氏曰祝稱卜葬虞者卜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爲祖後者稱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爲卜稱名而已

孔氏曰謂卜葬擇日而卜人祝龜所稱主人之辭也虞用葬日故并言葬虞子卜葬父則稱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乃者言之助也妻卑故假助句以明夫之尊也弟爲兄則祝辭云某卜葬兄伯子某兄爲弟則云某卜葬其弟某兄弟稱名則子孫與夫皆稱名也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

鄭氏曰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

輪人作車輪之官
孔氏曰關穿也輠迴也作輪之人以扶病之杖關穿車轂中而
迴轉其輪於是有爵而後杖以其爵位既尊其杖不訕褻而許
用也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
鄭氏曰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
飯焉則有鑿巾
孔氏曰飯含也大夫以上貴故使賓爲其親含恐尸爲賓所憎
穢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口也士賤不得使
賓子自含其親但露面而含耳鑿巾則是自憎穢其親故爲失
禮也
山陰陸氏曰禮因時損益故有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若有
爵而後杖鑿巾以飯是也禮士含巾不鑿至公羊賈始鑿之以
含君子有取焉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
設冒也
鄭氏曰言設冒者爲其形人將惡之也襲而設冒言后衍字耳
孔氏曰此經記者自問荅設冒之事未襲之前始死事須沐
浴自既襲以後以至小斂之前雖以著衣若不設冒則尸
象形見爲人所惡也襲則設冒至小斂之前則以衣覆於
冒上
山陰陸氏曰記冒如此亦以著鑿巾爲善后非衍字言孝子如
此設冒不得已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
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
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
乎
鄭氏曰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
異與君子寧爲是乎言傷廉也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言父母
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或人問曾子遣奠之事大饗賓客既畢主人
斂三牲俎上之肉歸於賓館已家父母今日既去遂同賓客之
跡是孝子所以悲哀也重結前文以語或人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
鄭氏曰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是言非爲人喪而問之與人
喪而賜之與問遺也久無事曰問
孔氏曰此語接上之辭故鄭云滅脫與語助也豈非爲人有喪
而問遺之與人之有喪而賜與之與平敵則問卑下則賜
山陰陸氏曰宜承既卒哭遺人可也之下脫濶在是著非爲人
喪從父昆弟以下雖卒哭猶無所問遺
金華應氏曰非爲喪而問也又非爲喪加賜也乃爲己之親
耳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
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
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
也
鄭氏曰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謂受
問受賜者也受酒肉必衰絰正服明不苟於滋味也受而
薦之於廟貴君之禮喪者不遺人言齊斬之喪重志不在
施惠於人
孔氏曰此一經論身有喪拜謝之禮以其喪拜謂父母長子也
其實杖期以上皆爲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者謂不杖期以

下此義已具檀弓疏三年之喪受酒肉雖受之猶不得食也葬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是也

嚴陵方氏曰喪拜吉拜皆爲拜辭與問也心有所係然後以物遺人喪以哀爲主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之者卻之爲不恭故也

山陰陸氏曰所謂吾從其主者也然則稽顙而後拜蓋三年之喪拜也故曰以其喪拜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朞之喪如剡朞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月弔

鄭氏曰如斬如剡言痛之惻怛有淺深也朞之喪至而禫當在練則弔上爲父在爲母也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練則弔謂父在爲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矣

孔氏曰自此至盈坎明弔喪之節三年之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自諸侯達諸士謂貴賤同也功衰雖不弔人如有服謂自有五服之親喪則往哭之將往哭則不著己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申於骨肉之親故也然諸侯絕朞不應有諸親始死服今云服而往當是敵體及所不臣者謂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也大祥始除衰杖而練得弔人者以父在而得出則其餘喪雖無父亦得出也母既可矣諸父灼然故鄭云皆可以出

山陰陸氏曰所謂功衰猶言功衰微加人功雖服功衰不弔則以創鉅痛深故也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朞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

鄭氏曰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綍之屬朞之喪謂爲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不與於禮謂饋奠也

孔氏曰身有大功之喪既葬往弔他喪弔哭既畢則退不待主人襲斂之事朞喪之練亦然朞之喪謂姑姊妹無主爲之殺朞未至於葬往弔鄉人之喪亦哭畢則退不待襲斂弔於鄉人其情稍輕於未葬得待襲斂但不親自執事經直云朞喪鄭知姑姊妹無主者以下云大功既葬始得弔人此經朞喪未葬已得弔人明知此朞服輕是姑姊妹在他族成婦日久殯在夫族者也執事猶相也緦小功服輕故未葬使可弔人亦爲猶相但不得助彼饋奠耳曾子問云疏衰與奠非禮也猶相可也是猶相輕而饋奠重也

藍田呂氏曰功衰事下脫一不字此謂卒哭之受服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鄭氏曰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附皆當爲祔

孔氏曰相趨本不相識情既輕故柩出廟之宮門而退相揖恩微深故待柩出至大門外哀次而退相問恩轉深故窆竟而退相見恩轉厚故葬竟孝子反哭至家而退朋友疇昔情重故至主人虞祔乃退然與死者相識亦當有弔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今註云弔則知是弔生人也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鄭氏曰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猶隨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壯時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優遠也坎或爲壙
孔氏曰此論助葬及執事反哭之節弔喪者本是來助事非爲空隨從主人而已既助主人故使年二十以上至四十强壯者皆執綍鄉人同鄉之人也五十始衰故待主人窆竟反哭從孝子反也四十强壯不得即反故待土滿坎而反若非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歸優饒遠者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

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毁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毁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鄭氏曰君子病之病憂也疑死疑猶恐也既葬適人人食之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爲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功衰齊斬之末也鹽酪酢截毁而死是不重親也
嚴陵方氏曰禮所以制中飢而忘廢事飽而忘哀皆非中道故皆以爲非禮然送死所以當大事則飢而廢事尤爲非禮矣君子病之以其不足以當大事也其黨則食之非其黨則弗食所以爲之節食菜果飲水漿皆聖人之中制故天下無難能之病焉
藍田呂氏曰功衰亦卒哭之受服間傳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與此文正合疏食水飲其飲不加鹽酪故曰飲水漿無鹽酪也不能食食鹽可也者喪大記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蓋人有所不能亦不可勉也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功衰齊斬之末末者齊衰既葬斬衰既練之後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
鄭氏曰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堩道路
孔氏曰從柩爲孝子送葬從柩去時反哭謂孝子葬竟還時道路不可無飾得免而行非此二條不得免於道路也若葬遠反哭在路則著冠至郊反著免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后免是也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鄭氏曰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

孔氏曰自小功以上恩重哀深自宜去飾沐浴是自飾非此數條祭事則不自飾也言小功以上則至斬同練祥不主大功小功也若三年之喪則士虞禮云沐浴不櫛鄭註云碁以下櫛可也又士虞禮云明日以其班附沐浴櫛註云彌自飾大夫以上亦然
嚴陵方氏曰有祭則不可以不齊戒齊戒則不可以不沐浴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鄭氏曰言喪不行求見人耳人來求見己亦可以見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
孔氏曰此明在喪與人相見之義小功輕可請見於人大功不可也文承疏衰既葬之下則小功亦謂既葬也凡言見人謂與人尋常相見不論執贄之事也

嚴陵方氏曰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者以人請見在彼請見人在此故也亦與對而不問同義執摯則請見人之禮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朞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鄭氏曰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

孔氏曰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與此不同者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緫云三月也若大夫士三年之喪朞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鄭氏曰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

廬陵胡氏曰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而此取嬰兒哭者此泛問哭時故舉重始死時也彼在裝斂當哭踊有節故異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鄭氏曰自卒哭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天子諸侯諱羣祖母之所爲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亦爲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爲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親戚死亡諱辟名之事卒哭前猶以生禮事之卒哭後去生漸遠故諱其名王父母謂父之王父母於己爲

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爲之諱子亦同父諱之兄弟謂父之兄弟於己爲伯叔正服朞父亦爲之朞是子與父同有諱也世父叔父是父之世父叔父於己是從祖正服小功姑謂父之姑於己爲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緦麻二者皆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己從父而諱也姊妹謂父姊妹於己爲姑在家正服朞出嫁大功九月是己與父同爲之諱此等是子與父同諱也鄭註子不敢不從諱據王父母世父叔父及姑己不合諱者言之父之兄弟及姊妹己爲合諱不假從父而諱也鄭註是謂士也士謂父身以父身是士故諱王父若是庶人子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故知諱羣祖妻之所爲其親諱但不得在側言之於宮中遠處得言之母與妻二者之諱與己從祖昆弟同名則爲之諱不但宮中旁側其在餘處皆諱之也鄭註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者父爲王父諱於子則爲曾祖父之伯叔及姑則是子曾祖之親故云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共同曾祖之親故註云在其中從祖昆弟於父言之是父之同堂兄弟子也父服小功不爲之諱已又不得從父而諱若母妻諱與從祖昆弟名相重累則諱之故註云於父輕不爲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鄭註爲從祖昆弟諱而生文也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葬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

鄭氏曰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取之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雖或爲唯

孔氏曰自此以下明遭喪冠取之節將冠值喪當成服時因喪服加冠非但輕服得冠雖有三年重喪亦可因喪服而冠故云可也冠於次謂加冠於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合

之處冠後入於喪所哭而跳踊每哭一節三踊如此者三凡九
踊乃出就次所曾子問云將冠子未及期日有齊衰大功小功
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言未及期日知冠月則可冠也次廬也據
重服而言

廬陵胡氏曰夏小正冠用二月若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
而冠必待冠除受服之節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三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
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
可

鄭氏曰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
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
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喪除喪而後可為
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

孔氏曰大功謂已有大功之喪末謂卒哭之後取婦有酒食之
會集鄉黨僚友涉近歡樂故大功之末乃可得為也經文大功
據已身不云父小功據其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故鄭註同之謂
父及已身俱有大功之末小功之末父是大功之末已亦是大
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已亦小功之末可以

嫁取必父子俱然乃得行事故云必偕祭乃行知父子俱大功
小功者若姑姊妹出適父子俱為大功從祖兄弟父子俱為小
功其服同也若父齊衰子大功則不可若父大功子小功可以
冠嫁未可取婦必父子俱小功之末可以取婦若婦小功已緦
麻灼然合取可知下殤小功謂本齊衰重服降在小功不可冠
嫁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若其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理不可
冠嫁矣經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吉冠則大功小功之初當冠
之時則因喪服而冠之鄭因前經三年之喪可冠於此復明輕
喪亦可冠也

范氏曰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已為無服也以
已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為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
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已有緦麻之喪於祭亦廢婚亦不通矣
況小功乎　又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

曰縗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耳禮貴妾緦而叔向稱在縗絰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麻猶無婚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每於婚冠見之矣雖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而下章云已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爲相代尋此言爲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

横渠張氏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爲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父大功則是已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也蓋冠取者固已無服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是已自冠取妻也

山陰陸氏曰入小功之末謂小功服之在父行者若從祖父母從姊妹從祖父祖母從祖祖姑是也大功之末在卑行者若孫及從父兄弟從父姊妹兄弟之子婦是也大功之末不言可以取妻不可以取婦也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言主冠取者雖在可以主之域然其冠取者若有小功未卒哭亦不可

凡弁絰其衰侈袂

鄭氏曰侈猶大也弁絰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

孔氏曰弔服首著弁絰身著錫衰緦衰疑衰此三衰大作其袂若士則其衰不侈也故周禮司服有玄端素端註云變素服言素端明異制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絶樂

鄭氏曰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將至來也辟琴瑟亦所以助哀

孔氏曰父有服在宮中不與於樂謂命士以下與父同宮者若異宮則得與於樂　崔氏曰父有服謂其以下之服也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不當與於樂

長樂黄氏曰註云宮中子與父同宮者禮由命士已上父子異宮正義從而解云若異宮則得與樂上文言諱雖子之服盡尚從父諱其父之所諱豈命士而上父有喪服者子可與樂哉今詳之父有服宮中者謂諸父方持服在家未出而從吉之時其子或輕而先除或親盡而無服以其父方在喪服衰戚未終不可與於樂也亦如從父諱於先祖之禮也次云母有服妻有服

亦謂方在服制之中亦隨其降殺其宮中者謂持服不出之際則其義明矣非謂同宮至居命士而上父有喪服子可觀聽音樂者也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自士上達父有服有作樂者宮中雖不聞子不敢與也母有服聲聞焉不敢舉樂妻有服於其側不舉爾所謂不與於樂非直不舉也

長樂陳氏曰父生我者也尊而不親故父有服宮中子不得與於聞樂況舉樂乎母鞠我者也親而不尊故母有服不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妻齊我者敵體而已故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雖不於其側舉之可也是人子有服於母其情殺於父而於妻又殺於母也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爲有故矣雖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琴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不至絶樂

若夫於己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弃也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
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
附於夫之黨
鄭氏曰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
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
姓類也里尹主之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諸侯弔於
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里尹主之亦斯義妻之黨自主之非也
夫之黨其祖姑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姑姊妹在夫家而死無後使外人爲主之事
或曰主之者或人之説云妻黨主之而祔祭之時夫之黨主之
非也案周禮六卿之内二十五家爲里里置一宰下士也諸侯
之臣在國而死他國君來弔則君爲主死者雖至親不得爲主

里尹主之亦此義
新安朱氏曰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
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
山陰陸氏曰言妻之黨雖親弗主苟夫無族矣雖視朋友至於
祔而止可也喪服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
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鄭氏曰吉凶不相干也麻謂絰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絰代大帶
也麻不加於采衣采也不麻謂弁絰者必服弔服是也采玄纁
之衣
孔氏曰尋常執玉行禮不得服衰麻聘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
衰而出註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似行聘饗執玉得服衰絰者
彼謂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行聘饗大事則吉服也弁絰之
麻不得加於玄衣纁裳之采
山陰陸氏曰據此若弁絰雖服皮弁而絰非常服之弁歟弁師
王之皮弁服會五采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
不廬
鄭氏曰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童
子未成人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
孔氏曰即位自因者孝子於殯宮朝夕奠之時即阼階下位自
因其故事而設奠也案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當室謂
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
皇氏曰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問喪之免而云杖舉重
言也
山陰陸氏曰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此一節宜承

如始即位之禮脫爛在是言若國禁哭則之他室不哭其入奠
與即位猶自因也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
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鄭氏曰由用也言知此踊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哉能
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山陰陸氏曰疏衰大功文也踊絕不絕情也伯叔母之喪文至
而情不至姑姊妹之喪文不至而情至知此者則凡於禮知由
於内矣故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若夫徒文具而無至誠惻怛
之實失是矣
廬陵胡氏曰踊絕地不絕地義有輕重豈由禮文而已哉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
之也

鄭氏曰亦記失禮所由始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

孔氏曰相主人之禮法相也由左孟子云魯穆公時子柳子思爲臣子柳即此泄柳也

山陰陸氏曰由右相雖非古在可以然之域凡經言自某始記失禮所由始也即言爲之君子有取焉據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鄭氏曰此蓋夏時禮周禮天子飯含用玉

孔氏曰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皆非周禮並夏殷之法左傳成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爲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

山陰陸氏曰士喪禮貝三實于笄此士三之證也崇珠玉曰含玉貝亦曰含則散言之飯含通也鄭氏謂蓋夏時禮周禮天子飯含用玉誤矣典瑞言玉職也貝非所言大戴禮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則珠有以玉爲之者矣玉府所謂珠玉是也諸侯言飯不言含則蒙上含以玉可知然則飯以珠不必言矣其言之則以天子珠兼以玉諸侯以珠而已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相備也相備而天子言玉諸侯言璧璧器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時子叔聲伯陳子行臣飯含僭君疑襄周時禮鄭謂此等夏殷禮無所依據又檀弓飯用米貝鄭不疑於夏殷獨疑此何也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鄭氏曰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

孔氏曰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葬罷即卒哭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關尊卑是貴賤同然

山陰陸氏曰士踰月而葬容外姻至大夫三月而葬容同位至諸侯五月而葬容同盟至天子七月而葬容同軌至左傳云同軌畢至若同盟以下雖至有不畢也若其卒哭遲速不同則以其德服喪有隆殺也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鄭氏曰言五者相次同時

孔氏曰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宣君命人以飲食爲急故含次之食後須衣故襚次之有衣即須車馬故賵次之君事既畢則臣行私禮故臨在後事雖多同一日畢也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

孔氏曰案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無算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或三問謂君自行無算謂遣使也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鄭氏曰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綍引同耳廟中曰綍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正之大夫士皆二綍

孔氏曰此經明諸侯大夫送葬正柩之禮執鐸之差將葬朝於

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既夕禮云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是也
銜枚止諠囂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左右各八人夾
柩以號令於衆也匠人工人也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
葆匠人主宮室故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指揮爲進止之節
也周禮喪祝御柩謂王禮也案周禮注六卿主六引六遂主六
紼經云執紼應舉六遂而言黨者正取一黨之人數耳邑有三
百戶之制謂小國中下大夫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
論語云奪伯氏駢邑三百註云伯氏齊大夫是齊爲大國下大
夫亦三百家也

嚴陵方氏曰載柩有車車有副焉而載柩者爲正大夫殺禮於
諸侯故以茅取其色白宜於凶禮且以表哀素之心焉楚軍前
茅亦以兵凶器也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

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
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鄭氏曰難爲上也言其僭天子諸侯鏤簋刻爲蟲獸也冠有笄
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
坫也山節薄櫨刻之爲山梲侏儒柱畫之爲藻文難爲下言其
偪士庶人也豚俎實豆徑尺言并豚兩肩不能覆豆喻小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奢儉失禮之事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山節
而藻梲天子之廟飾論語云邦君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
反坫此天子諸侯之制而管仲爲之當時謂管仲是大夫之賢
者尚爲此僭上之事是難可爲上者他人在管仲之上者皆被
僭之也旅樹山節已具禮器及特牲疏依禮豚在於俎以豆形
既小尚不揜豆明豚小之甚不謂豚在豆也平仲賢大夫猶尚
偪下是在平仲之下者恒被平仲而偪也

馬氏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相齊之業可謂賢矣
然有功而不必有德有才而不必有禮故能九合諸侯而不
能治一身能一言省刑而不能善一祭此晏仲君子以爲濫
平仲君子以爲隘也故言其功與才則孔子稱其勳勞而荀
子第其優劣言其德禮則曾西所不爲而孟子所不與也
以是知非有德不可以知禮非有禮不足以成德德禮既偉
豈有失哉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
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
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鄭氏曰踰封越竟也君夫人歸奔父母喪也其歸也以諸侯弔
禮其待之若待諸侯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入自闈門升
自側階不自同於賓客也宮中之門曰闈門爲相通者也側階

亦旁階其他謂哭踊髽麻嫂不撫叔叔不撫嫂遠別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諸侯夫人奔父母喪節如若也若父母三年
之喪則雖君之夫人歸往奔喪也非三年喪則不歸女子出適
爲父母期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案奔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
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今此不然以女子不同於女賓之疏也主
國之君在阼階待之不降階而迎言其他如奔喪禮嫌夫人位
尊與卿大夫妻奔喪禮異故明之

嚴陵方氏曰男不入女不出則婦人其可以踰封乎唯弔三年
之喪然後踰封而弔哀有所重故也檀弓言五十無車者不越
疆而弔人者所以優老也此之所言特以防微而已闈門宮中
旁出之門也撫謂撫存之也與不通問同義

李氏曰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故曰婦人非三
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春秋書曰鄭伯姬來歸傳曰大歸也大歸

而猶曰鄭夫人之也故曰若待諸侯然非三年之喪則雖衛之亡而許穆夫人不得歸唁者大夫守之以義故也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鄭氏曰恥民不足者古者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衆寡均謂俱有役事人數等也倍焉彼功倍己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在位君子有三患五恥之事人須多識若未聞知患不得聞也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今之撫養使民逃散是地有餘而民不足役民衆寡彼己均等他人功績倍多於己由不能勸課督率故君子皆恥之

嚴陵方氏曰弗聞則無由知弗學則無由能弗行則無由至道始於聞而知中於學而能卒於行而至雖然聞之矣而不能學則與無聞同學之矣而不能行則與不學同故君子每以是爲患焉昔舜居深山聞一善言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其至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又其次也若冉求對孔子以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豈知所謂聞而能學乎齊王欲孟子姑舍爾所學而從我豈知所謂學而能行乎君子居其位將以行道道非言無自而行居其位而無其言是備位耳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其謂是歟言之者衆而行之者寡言之爲易而行之爲難有其言而無其行是空言耳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其謂是歟君子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位又不可以苟失既得之而又失之則非義

而退矣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其謂是歟政不足以聚人則民不繁民不繁則有曠土矣故地有餘而民不足由禮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其謂是歟術不足以使人則事不達事不達則有廢功故衆寡均而倍焉孟子曰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謂是歟所謂衆寡均而倍者彼力均於此而我功少於彼也雖然孔子嘗謂鄙夫事君其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蓋鄙夫之心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此所以爲異三患之所言者道故曰患五恥之所言者事故曰恥此所以言三患於前而後言五恥唯其知所患故能終至於無患唯其知所恥故能終至於無恥

廬陵胡氏曰楚許伯樂伯攝叔致師能行其所聞而復者能力行也故聞也學也患弗得不患弗能唯行也患弗能也能猶力也衆寡均而倍焉若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鄭氏曰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凶荒君自貶損也校人馬有六種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此五路所乘駑馬負重載遠所乘凶年人君自貶乘駑馬也天子諸侯常祭大牢凶荒則用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豕降用特豚如此之屬皆爲下牲

嚴陵方氏曰馬不良謂之駑馬牲非純全謂之下

山陰陸氏曰下牲蓋猶用其本牲之下者也故祭凶年不

恤由之喪哀公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嚴陵方氏曰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

山陰陸氏曰儀禮士喪是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鄭氏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祭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怪之也蜡之祭主先嗇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也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

孔氏曰此一節明蜡月鄉飲酒之樂蜡謂王者於亥月報歸物休老息農又各燕會飲酒於黨學中故子貢往觀之民勤稼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也張謂張弦弛謂落弦張而不弛則絕其弓力喻民久勞不息亦損民力弛而不張則失弓往來之體喻民久休息則志驕逸若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張弛以時勞逸以意則文武得其中道也

藍田呂氏曰蜡索祭也歲十二月歲將終矣百物成矣凡物之神苟有功于人無不舉而祭之故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貓也虎也坊也水也謂之八蜡祭之道至于蜡則報之禮備矣故曰仁之至義之盡也自秋成至于十二月有百

日在百日中索是鬼神以修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于十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一方不成則蜡不行於其方謹愛民財而不可費也順成之方蜡祭乃行必使不成之方移民而就粟也

嚴陵方氏曰蜡者既勞之而報之也澤者欲息之而加之惠也勞之其來也久故言百日之蜡息之其及也均故言一日之澤方其勞之之初猶弓之張而有爲也及其息之之後猶弓之弛而非作也張之以武所以告始弛之以文所以成終百日之蜡始於春一日之澤終於冬亦是意也

馬氏曰王者奉天牧民以施政春夏使之耕作秋冬使之收成欲其富也能勿勞乎致其勞也能勿息乎既蜡而收民息已則飲之酒使其相樂是也子貢觀蜡但見其狂是上不知觀天道下不能酌民情故孔子告之以百日之蜡一日之澤爾又言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弛而不張文武不爲蓋推蜡之澤以治民推民之意以承天則不爲久張以著其仁不爲久弛以著其義自非聖人安能明此

山陰陸氏曰弛而不張聖人有所不爲張而不弛聖人有所不能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鄭氏曰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孔氏曰此一節明魯郊禘之事獻子仲孫蔑謚正也正月周正月建子之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靈威仰

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其月日至若天子則圜丘魯以周公之故得郊天所以於此月郊所出之帝此言是也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於祖廟此言非也魯之祭祀猶用夏法禘以孟月孟月於夏家是四月於周爲六月獻子以二至相當以天對祖乖失禮意獻子爲之記其失所由也案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案僖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云以僖公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十月乃禘理不合譏爲致夫人故書之獻子既七月而禘春秋不書於經以示譏者魯時暫行之又此不云自獻子始是不恒行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冬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夏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僖公蓋嘗用此秋七月禘于大廟是也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鄭氏曰亦記魯失禮所由也周之制同姓百世婚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

孔氏曰諸侯夫人亦天子所命或是王后無畿外之事故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此文是也若畿內諸侯及卿大夫之妻則王藻註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是也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鄭氏曰皆謂嫁於國中者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爲國君

孔氏曰君內宗爲君悉服斬衰爲夫人齊衰則君外宗之女爲君及夫人與內宗同故云猶內宗也案禮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則異族者亦不可以戚戚君故不以其親服服至尊也鄭知嫁於國中者以經云爲君夫人是國人所稱號故也國外當云諸侯古者大夫不外取故君之姑姊妹嫁於國內大夫爲妻是其正也舅之女及從母在國中諸侯雖曰外取舅及從母元在他國而舅之女及從母不得來嫁與己國卿大夫爲妻以卿大夫不外取也內宗外宗嫁在他國皆爲本國諸侯服斬或云在他國則不得也此外宗與喪服外宗爲君別也故鄭註彼云外宗是君之外親之婦此外宗惟據君之宗

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鄭氏曰言拜之者爲其來弔之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

孔氏曰廄焚孔子爲廄爲火焚孔子拜鄉人來慰問者雖非大

禍災亦是相哀弔之道也

山陰陸氏曰廄焚雖不問馬然猶爲爲火來者拜也錄之以著聖人言動之間無所不爲法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鄭氏曰可人也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宦猶仕也此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

孔子曰此一節明大夫之臣雖仕於公反服大夫之服孔子論説管仲之事管仲於盜中簡取二人薦上以爲桓公之臣謂此盜人所與交遊是邪辟之人故爲盜其人性行是堪可之人也依禮仕於大夫升爲公臣不合爲大夫著服管仲死桓公使此

二人著服自此升爲公臣者皆服官於大夫之服記失禮所由
又記桓公不忘賢者之舉也
山陰陸氏曰言其所以放辟爲盜以其所遊也故君子居必擇
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爲其所爲主服與遊大
夫之諸侯不同蓋世衰道微君不能教始服其師君不能舉而
所爲主者有服矣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鄭氏曰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稱字謂諸臣之名
也
孔氏曰此明辟君之諱過謂過誤也
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
鄭氏曰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爲亂己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
鄰國爲寇則當死之也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

辟內難而不辟外難
孔氏曰此經明卿大夫辟內亂之事引春秋莊二十七年公
羊傳文案彼云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公子慶父公子牙通
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
親親故請至于陳葬原仲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
逐慶父酖叔牙也此註力不能討亦謂不與國政若與國政
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宣二年晉史董狐書趙盾以弒君是
也
嚴陵方氏曰門內之治恩揜義內亂不與者所以重恩也門外
之治義斷恩外患不辟者所以重義也
贄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
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鄭氏曰贄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藻薦王者也

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贄者失
之矣
孔氏曰此名五等諸侯所執贄玉之制周禮有大行人篇掌諸
侯五等之禮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贊明大行人之事記者引之
剡殺也圭與璧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五等諸侯圭璧雖異而
俱以玉爲之故云玉也藻謂以韋衣板以藉玉者三采朱白蒼
也六等六行也謂三色每色爲二行是三采六等案聘禮記云
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與璪云公侯伯皆三采三
就謂一采爲一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與璪又云子
男皆二采再就二采則四等又云琭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
以頫聘此謂卿大夫二采共一就也天子五采五就則十等也
此經則公侯伯子男總云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此謂圭也
總包子男失之矣

山陰陸氏曰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藻皆九寸問諸侯朱
綠藻八寸蓋上言所以朝之玉下言以聘也國者也藻八寸則
圭亦八寸可知故曰琭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子男執璧
以朝以圭聘頫今此言圭則子男聘頫之玉也鄭氏謂子男執
璧作此贄者失之矣誤也正言玉也則所謂博三寸厚半寸剡
上左右各寸半主公言之其餘以是爲差上公用龍四玉一石
雜曰玉可也故曰藻三采六等謂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
采再就
長樂陳氏曰玉之藉以繅而繅之長既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
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而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
文爲然後可以行禮矣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伯侯皆三
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
同也繅或作藻爲繅織絲爲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

章爲之亡祿也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鄭氏曰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何君時

嚴陵方氏曰文公之下執事也自此而下宜更有辭衮簡脫之耳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鄭氏曰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宰夫攝主故居上拭靜也自由也其衈謂將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有刉衈有司宰夫祝宗人也告事畢皆宰夫也君朝服者不至廟也路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

孔氏曰此一節論釁廟及考路寢之事宗廟初成則羊取血以釁之其禮謂釁廟之禮爵弁士服也純衣謂絲衣則玄衣纁裳也雍人是廚宰之官拭靜其羊於廟門外案大戴禮釁廟篇云成廟則釁以羊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鄉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命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此皆大戴禮文初受命寢門內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玄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等入廟之時則爵弁純衣也雍人抗舉其羊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間而升也當屋棟上之中南面刲割其羊使血流于前也門廟門夾室東西廂不用羊各一雞凡三雞故云皆用雞如上用羊升屋割之也未刲羊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則在門夾室則在夾室之屋下故云其衈皆於屋下衈訖然後升屋而釁門與夾室亦當門屋上及室上之中釁既畢反報君命於路寢考之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器之作名者成則釁豭豚血塗之細者成則不釁鄭注周禮云毛牲曰刉羽牲曰衈此經有羊有雞無刉文總以衈包之周禮對文耳

皇氏曰殺羊謂刲羊於屋自中謂在屋之中屋謂羊在屋棟之下縣之上下處

長樂陳氏曰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新成則釁室成不釁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者釁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然則周官羊人釁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雞人釁共雞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犬人幾珥用駹禮記言宗廟之器釁之以豭豚則釁牲不特雞羊而已賈公彥曰或羊或犬俱得爲釁是也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寶鎮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雞人釁龜圉人釁廐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戶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爲牲而牛馬不預爵弁而不冕牲駹而不純則釁之爲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釁鐘而甚者有叩人鼻以珥社此先王之所弃也

嚴陵方氏曰考即宣王考室之考且考有燕必用酒者陽之盛也寢者人之所居故以陽之盛者考之釁有祭祭止用血血者陰之至也廟者神之所居故以陰之至者釁之亦各從其類也衈者割其耳而薦其毛也凡器莫不有名先儒言名器謂尊彝之屬者以其名之尤著故也若名山謂之名亦以是而已

橫渠張氏曰釁名器以豭豚而齊宣王釁鍾以牛戰國時無復常制不然又何以欲以羊易之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鄭氏曰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也前辭不教謂納采時此辭賓在門外擯者傳辭入致命如初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器皿其本所賫物也律弃妻畀所齎

孔氏曰自此至待之一節論諸侯出夫人及卿大夫以下出妻之事夫人有罪諸侯出之令歸本國禮向訖退不能指斥夫人之罪故使者將命云寡君才知不敏不能隨從夫人共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告在下之執事須待也侯亦待也敬須待君命也使人得主人答命使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賫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主國亦使有司領受之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姑姊妹亦皆稱之

鄭氏曰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誅猶罰也稱舅稱兄言弃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唯國君不稱兄姑姊妹見弃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

孔氏曰稱舅謂妻被出夫之父在則稱父名使使來告也稱兄謂夫兄之名不云舅沒則稱母者婦人之名不合外接於人也若有死喪則稱母者故曾子問云母喪稱母夫身無兄則稱夫名使某來告則上文是也夫之父兄遣人致命之辭未聞

嚴陵方氏曰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王亦存其辭焉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鄭氏曰言貴其以禮待己而爲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

孔氏曰此一節明少施氏以禮食孔子吾祭謂孔子祭也作起也飧謂強飯以答主人之意

橫渠張氏曰後世不安於禮相見唯務簡便至如賓主相與爲禮安然不動復何相勸相歆之意但以酒食相與醉飽而已古人非不知此簡便必自進籩豆凡席酌酒而拜所以致其敬也末世雖宗廟之饗父母之養禮意猶有所闕然所謂如食宜飫如酌孔取但取飫食醉飽而已殊非養老之意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必是少施氏有禮也食於季氏不食肉而飧孔子雖欲行禮施於季氏必是不知故不若辭食而已凡禮必施之知者若爲不知禮亦難行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呼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而與之乞人則不屑也孔子食於少施氏曰非食之以禮又安得爲之飽乎觀其賓祭與飧主人皆作而辭則其有禮也可知矣飧者食後而更飧傷謂傷廉也

山陰陸氏曰詩所謂既飽以德者此歟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

鄭氏曰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个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復特見也諸父旁尊各就其寢亦爲見時不來也女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所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鬈首猶若女有鬌紒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昏禮婦見舅姑及女未許嫁加笄分別之事婦來明日而見舅姑之時兄弟姑姊妹皆立于舅姑之堂下東邊西鄉以北爲上近堂爲尊也婦自南門而入入則從於夫之兄弟姑姊妹前度以因是即爲相見不復更別詣其室見之故云是已見也諸父謂夫之伯叔婦於明日各往其寢見之不與其從舅姑同日也女子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子賓以醴禮之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既笄後尋常燕居則去其笄而鬈首謂分髮爲鬌紒也既未許嫁猶爲少者處之

嚴陵方氏曰納幣即昏禮所謂納徵以物言故曰幣以義言故曰徵周官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王氏謂天數五地數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爲之節正謂是矣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鄭氏曰會謂領上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紃施諸縫中若今時絛也

孔氏曰韠蔽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上廣下狹象天地數也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下總會之處故謂之爲會謂韠之領縫也此縫去韠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紕謂會縫之下韠以兩邊紕以爵韋用六寸倒攝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紕韠之兩邊不至韠之下畔闕五寸純以素者謂紕所不至之處橫純之以生帛之此帛上下亦闊五寸也紃絛也五采之絛施之諸縫之中也會之所用無文純紕既用爵韋故鄭知與紕同也純之上畔去韠之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韠之上畔五寸以其俱五寸故鄭云與會去上同也

長樂陳氏曰韠長三尺所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猶書所會作謂會也紕裨其上與旁也純緣其下也夫會與純合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然韠自頸肩而下則其身也鄭氏以其身之五寸爲領而會爲領縫是肩在領上矣衣之上韠猶尊上玄酒俎上生魚也古者喪服用韠無所經見詩曰庶見素韠是祥祭有韠也 禮書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

喪大記第二十二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喪大記者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此於別錄屬喪服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周官以喪禮哀死亡則喪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小大此篇所記以大者為主故名曰喪大記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鄭氏曰疾困曰病外內皆埽為賓客將來問病也徹縣去琴瑟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縣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寢東首於北牖下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為墉下廢牀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新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一人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改服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纊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為其相褻

孔氏曰此明君及大夫等疾困去樂之事君謂諸侯此篇所記皆據諸侯以下案論語鄉黨云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經云東首故鄭知君來視之時東方生長鄉生氣也案既夕禮云養者皆齊文王世子云世子親齊玄而養至病困改服故檀弓曰親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羔裘玄冠即朝服也

嚴陵方氏曰疾甚至於病檀弓言曾子寢疾病論語言子疾病皆謂是也疾病則賓客見問故伯牛有疾而孔子問之曾子有疾而孟敬子問之皆禮然也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疾病則所謂有故也故皆徹而去之北牖與郊特牲言北牖下同義欲君南面而視之故也

馬氏曰君子之於其生也欲內外之有別於其死也欲始終之不褻則男女之分明而夫婦之化興此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所以必記於禮也昔者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及其易簀反席未安而沒故論語亦云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則曾子之死唯弟子與子侍側而已

李氏曰東首所以歸魂于陽北牖下所以反魄于陰使之各歸其真宅而已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以齊終也

金華應氏曰埽庭及堂正家之常道今於此又皆埽者肅外內以謹變致潔敬以謹終也撤縣琴瑟自其疾即不作則聲音固已久閒於耳矣撤而去之亦不欲接於目也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

鄭氏曰死者必皆於正處也寢室通耳其尊者所不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貴賤死寢室同君謂諸侯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故春秋成公薨於路寢道也僖公薨于小寢譏即安謂就夫人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適寢猶今聽事處其制異諸侯大夫與妻皆死於適寢大夫

妻曰命婦而云世婦世婦是諸侯之次婦諸侯世婦尊與命婦敵故互言之見義命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卿之妻未爲夫人所命則死在下室至小斂後遷尸還正寢也士之妻各死正室夫妻皆然故云皆也鄭註寢室適者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此云卒於適寢是寢室適也云尊者所不燕者謂尊嚴之處不就而燕息焉

嚴陵方氏曰路寢謂之路猶路車之路以大言之也適寢謂之適猶適子謂之適以正言之也言正則以別他下室非燕處也寢即正寢也士與其妻皆死于寢則以賤而無嫌故也

山陰陸氏曰諸侯子曰世子大夫妻曰世婦大夫不世爵祿然克生其子則世矣其妻謂之世婦以此內命婦曰世婦蓋名生於大夫之妻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鄭氏曰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簨虡之類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衮則夫人用褘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褕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赬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襢衣榮屋翼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皋某復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爲主人之惡

孔氏曰自此至復而後行死事明招魂之禮此一經明復時所用之衣及招魂升降之節死者封内若有林麓則虞人設階梯而升屋官職卑小不合有林麓故狄人設階簨虡階梯之類也小臣君之親近復君魂來依之大夫士以下亦用近臣也君以卷謂上公衮冕而下夫人屈狄謂子男之夫人男子舉上公婦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也大夫招魂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赬也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唯襢衣言世婦亦見君之世婦服與大夫妻同也士以爵弁士助祭上服也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稅衣六衣之下也皆升自東榮者復者升東翼而上也天子諸侯四注而屋屋東西兩頭爲屋翼霤下故言東霤大夫以下則北二注而爲直頭頭即屋翼亦此升也中屋履危者當屋東西之中履屋上高危之處而復也北面求陰之義也鬼神所尚也三號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三招既竟捲斂所復之衣從屋前投與司服之官司服待衣於堂前者前謂陽生之道復是求生也如雜記所言則每衣三號降自西北榮者復者投衣畢而往西北榮而下也初復是求生故自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就幽陰而下也取西北扉爲便也故鄭註士喪禮云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也

嚴陵方氏曰設階以升以虞人者以階之材取諸林麓而虞人則掌林麓之官故也無林麓則無虞人故以樂吏之賤者代之前命言狄設簨虡綴衣而不以簨虡之類者以此故斂則用大牙飾脊則用崇牙璧翣而揭柳之間以容棺爲度

馬氏曰始死者人以不忍之心而望其重生求生者人以必還之理而欲其不死故謂之復自君至於士自夫人至於士妻各以其祭服之至盛者招之求乎神之衣是而來也中屋履危則求之上下之間北面三號則求諸幽陰之義及乎不知神之所在而卒不復也然後捲衣投于前而降焉蓋死矣滅矣不可以復生矣則自小斂以至於葬此所謂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也然則死者不可以復生萬物自然之理也乎死而必爲復既死而卒不能復聖人制此豈虛禮歟亦以謂禮義之所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孝子之情苟可以生死而肉骨者無不爲已況於萬一有復生之道何擇而不設此禮哉

山陰陸氏曰虞人所虞也狄人所樂也喪則憂戚幸其生故使虞人狄人設階周官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亦是此意大夫褒纁言赬則大夫以下纁裳以赬代歟猶一命縕紱幽衡士妻以稅衣亦互言爾玄赬冕服也大夫以玄赬則世婦用鞠衣士以爵弁則其妻用禮衣即服皮弁其妻乃服稅衣矣君夫人應言東霤今言皆升自東榮主大夫以下天子諸侯爲殿屋四注大夫以下雖亦四注其上猶有翼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鄭氏曰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浴而去之袡嫁時上服非事鬼神之衣也婦人稱字不以名行也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

孔氏曰絳褖衣下曰袡自殷以上質貴賤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婦人並稱字氣絕而孝子即哭哭訖乃復故云唯哭先復復而不生故行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也

長樂陳氏曰不以衣尸不以斂此兩句共一說耳於文爲駢然則本但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斂也以衣尸者即士喪禮以衣衣尸者也不以斂者即士喪禮浴而去之者也

嚴陵方氏曰稅與袡皆謂之緣衣或以復或不以復者蓋祭之緣衣則謂之稅嫁之緣衣則謂之袡此其所以異服各以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故也

山陰陸氏曰復世婦以禮衣士妻以稅衣禮衣有袡稅衣亦有袡復升而復袡下是故不以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鄭氏曰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

孔氏曰主人孝子男子女子也哀痛呼叫不能哭故啼也有聲曰哭兄弟情比主人爲輕也婦人哭踊也亦婦亦啼婦人往踊而此云踊者通自上諸條並踊也

山陰陸氏曰主人啼而不哭兄弟哭而不踊婦人哭踊殺於上矣蓋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鄭氏曰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爲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

孔氏曰此經明人君初喪子及夫人以下哭位也案旣夕禮云設牀笫當牖下士喪禮將含商祝入當牖北面故正知正尸牖下南首也子謂世子世子尊故坐于東方士喪禮言之男主人在其後又云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當在室內東方但諸侯以

上位尊故顧命兼主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
姓俱在室内也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遥繼主人之後
也有司庶士卑故在堂下北面案士喪禮云少功以下衆兄弟
堂下北面此經直云有司庶在堂下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
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夫人坐于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云
婦人俠牀東西但士禮略人君當以帷彰之内命婦則子婦也
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于西方也外命婦外
宗既於内命婦故在戶外婦人無堂上位故皆堂下北面男之
女及從母之女外宗中兼之也
山陰陸氏曰卿大夫序于父兄子姓之上國事先君臣也諸侯
爲卿大夫服而不服父兄子姓以此序内命婦在上豈諸侯爲
内命婦服視卿大夫服歟
金華應氏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哀迫人雖事叢
尤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雜亂者有倫矣主東賓
西内外之大紀也男主居東之上而内之家長雖若母亦在
西則示一國一家之有主而内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攝
矣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
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
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鄭氏曰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
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承衾哭者哀慕若
欲攀援
孔氏曰此經明大夫士初有喪哭位之禮大夫之喪哭位之中
有命夫命婦雖有卑於死者以其位尊故坐哭若其無命夫命
婦雖尊於死者亦皆立哭此是爲喪來哭者若有弔者當立哭

不得坐也不顧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喪及下
文士喪略可知也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既位下
故坐者等其尊卑無所異也　皇氏曰尊者坐卑者立謂爵位
尊者則坐故上文君喪子及夫人坐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
婦皆坐是也君之喪卿大夫皆立卿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者
皆立是也此尊卑非謂對死者爲尊卑也成服之後尊於死者
則坐卑於死者則立也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
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鄭氏曰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惑
賓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未小斂之前主人出迎賓之節鄭
註或至庭者謂世子迎寄公及國賓下文士出迎大夫是也或
至門者謂下文大夫於君命是也以此言之則世子於天子之
命士於君命亦皆然也士之喪大夫來弔其主人於大夫來弔
不當小斂之時則出迎大夫案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
爲註云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
出但云斂不云襲者大襲之前唯爲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
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迎于寢門外是也君使退主人
哭拜送于外門外於時賓有大夫則拜之非特出迎賓也雜記
云士喪當袒大夫至絶踊而拜之亦謂斂後正斂時不出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
夫於君命迎於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於下士於大夫親
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鄭氏曰拜寄公國賓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
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

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旣拜之即位
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
孔氏曰前經明出迎賓遠近此經更辨拜迎委曲之儀降自西階不忍當主位也寄公謂失位之君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鄭知寄公在門西者寄公有賓義也知國賓在門東者或本是吉使行私弔之禮故從主人之位皆北面者凡賓弔北面是其正故檀弓云曾子北面而弔焉尸在堂上故卿之也寄公小斂後稍依吉禮就賓位東面卿主人也國賓亦以小斂後漸吉就賓位但爵是卿大夫猶北面也主人卿其位拜訖即位於西階下東面哭之士之喪大夫親來弔立於西階下東面主人則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與大夫俱哭不迎大夫於門外此謂大夫士俱來若大夫獨來不與士相隨則北面故鄭註大夫特來北面也
山陰陸氏曰迎逢也凡言先之也若逆彼來而後往焉夫大夫於君命言迎士於大夫言逆以此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鄭氏曰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
小斂之後尸西東面
孔氏曰前經明男子迎賓此經明婦人迎賓也出謂出房也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也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爲出者亦同也前文云君之喪外命婦卒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故鄭知此時在堂上北面也小斂之後遷尸于堂故知從婦人之位在戶西東面也
小斂主人卽位于戶內主戶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
鄭氏曰士旣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旣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孔氏曰自此至拾踊一節明人君大夫士等小斂之節及拜迎於賓及奠祭弔者之儀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尸東今小斂當戶內故主在戶內稍東西面斂訖主人馮尸而踊主婦馮尸竟亦踊主人袒者鄭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說髦者髦幼時翦髮爲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髦是也今小斂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括髮以麻者以用也人君小斂說髦竟而括髮用麻士旣小斂亦括髮但未見髦耳婦人髽亦用麻也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絰也男子說髦括髮在東房婦人髽亦用麻也帶麻于西房與男子異處鄭註於死者俱三日者謂數往日也
藍田呂氏曰婦人不俟男子襲絰亦先帶麻者以其無絞帶布帶且質略少變故因髽而襲絰也
長樂黄氏曰小斂所用之日以喪禮義考之但有死三日而斂若併死日而數二日而小斂三日而大斂今言三日而斂則恐指大斂而不及小斂唯白虎通義云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此乃小斂日數疑引以爲在禮有之然無所考天子諸侯殯葬月日與士不同則斂日亦當不同　又曰案士喪禮小斂馮尸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又士喪禮曰旣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喪大記曰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以此觀之則知小斂馮尸之後括髮免髽之時主人已絞帶衆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特主人未襲絰爾　又曰喪服斬衰章疏云婦人亦有絞帶布帶以備喪禮呂氏云無絞帶布

帶當考

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

鄭氏曰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也

孔氏曰此經明士之喪小斂訖徹帷夷尸之節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小斂衣尸畢有飾故除帷也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徹帷見下文夷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將出戶陳于堂孝子男女親屬扶捧之至堂也降下也適子下堂拜賓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所以寒其尸使勿傷故曰夷牀曰夷衾皆以是夷堂者夷之爲言移也亦以傷爲戒故也

山陰陸氏曰體魄降矣而謂之夷婉詞也蓋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亦以此即若知氣有升無夷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

鄭氏曰衆賓謂士妻也旁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也

孔氏曰此經明小斂訖拜賓也君謂嗣君也小斂畢尸出堂嗣君下堂拜寄公國賓並就其位鄉而拜之也大夫士是先君之臣同服斬衰小斂訖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卿大夫則就其位鄉而拜之士賤不人人拜之每一面三拜士有三等故也旁猶面也夫人拜於堂上婦人無下堂也大夫內子士妻夫人亦拜之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不言者見卿妻與命婦同也特拜命婦特猶獨也謂人人拜之尊故也拜內子亦然衆賓士妻賤故氾拜之亦旁三拜也此經唯舉君喪拜賓不云大夫士者文不具也大夫士喪拜賓亦然故士喪禮云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士也

熊氏曰大夫士拜卿大夫者士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卿大夫於位士旁三拜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喪小斂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遭喪并言之者以其大夫士家喪小斂後拜賓同故也

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

鄭氏曰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母之喪即位而免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爲母重初亦括髮既小斂則免乃奠小斂奠也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也

孔氏曰主人拜賓時袒今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絰於序東復位乃踊也案士喪禮云先踊乃襲絰此先襲絰乃踊士爲卑此據諸侯爲尊故鄭註云尊卑相變也爲父袒拜賓竟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絰至大斂乃成服所以異於父也拜賓襲絰踊竟後始設小斂之奠弔者襲裘加武者未小斂之前弔者裘上有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斂之後弔者以上朝服掩襲裘上裼衣也加武者主人既素冠素弁弔者故加素弁於武也帶絰者帶謂要帶絰謂首絰以朋友之恩故加帶絰若無朋友之恩則無帶唯絰而已拾踊拾更也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更踊也鄭註加武明不改冠亦不免也者凶冠則武與冠連不別有武免亦無武今云加武明不改作凶冠亦不作免弔所以有免以四代祖免親及朋友在他邦謙有免理故云亦不免也引檀弓曰以下證小斂之前裼裘小斂之後襲裘也此皆謂未成服前若成服後成錫衰緦衰

等已具上檀弓疏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有裝經乃踊尊卑相變也然則袒括髮括髮袒亦相變言加武則著不以居冠弔據居冠屬武後經弔服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鄭氏曰代更也未殯哭不絶聲爲其罷倦既小斂爲漏刻分時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爲𣂁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挈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涖縣其器大夫不縣壺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踈哭也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小斂後代哭之異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亨飪故出鼎冬月水凍則漏遲無準故取鼎煖水用虞人木爨煑之也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故司馬自臨視縣漏器故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也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

賓出徹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鄭氏曰賓出徹帷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斂即徹帷徹或爲廢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由東面

孔氏曰此明小斂後尸出在堂時法也鄭注士卒斂即徹帷士喪禮文賓出後乃除帷是人君及大夫禮舒也哭尸於堂主人位在尸東婦人位在尸西如室中若於時有新奔喪從外來者故移辟之而近北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内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内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鄭氏曰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也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於賓耳不敢當尊者禮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小斂之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及拜賓之位又廣明喪主不在之義婦人質故送迎敵者不下堂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亦不哭也故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是也其無女主以下明喪無主使人攝者禮也若有主則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于寢門内少遠階下而猶不出門也無男主則使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位鄉云女有下堂謂此也子雖幼小則以衰抱之爲主而人代之拜賓也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者謂主有官爵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也無爵者人爲之拜謂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爲主拜賓也若主行近在竟内則俟其還乃殯葬若主在國外不可待則殯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釋所以使人攝及以衰抱幼之義無主則對賓有闕故四鄰里尹主之無得無主也

嚴陵方氏曰有後無後存乎天有主無主存乎人存乎天者不可爲也故喪有無後者存乎人者可以爲也故無無主也

金華應氏曰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重爵命也無爵者則代之拜有爵無爵蓋係於弔者而注以係於爲後不在之人雖於理有之而有不通者人之於喪也惟其情之厚者則弔之初不視其爵之有無而爲攝主者亦通大夫士而言也大夫或弔於士士或弔於大夫其往來初無常而受弔者不拘爲後之貴賤但弔者之至則隨其人而應之有所辭所拜之不同耳且攝主所以領賓而欲弔者之不虛辱耳若如注說則爲後不在而必身無爵者於凡有客始一例接之苟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皆無事乎接賓也又何以攝主爲在禮士不主大夫之喪士不攝大夫則有爵者喪必有爵者而後主之矣爲主者有爵則受有爵之弔乃爲相稱又何辭焉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之子

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鄭氏曰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輯斂也斂者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夫人世婦次於房中卽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命輯杖下成君不敢斂之也卜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卽寢門外位也獨焉則杖君謂子也於大夫所杖俱爲君杖不相下也

孔氏曰自此至隱者一節廣明君及大夫士三日後杖之節制案下文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今杖不同日是人君禮也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妻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嫁爲士妻及女御皆七日杖也子大夫子兼適庶及世子寢門殯宮門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持杖拄地行以至寢門殯柩在門內神明所在故入門輯斂之不敢拄地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輯杖是也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者次謂西房居喪之地則得持杖拄地卽位則使人執之以堂上有殯也子有王命去杖者世子尊天子之命對之不敢杖也國君之命輯杖謂鄰國使人來弔世子未敢比成君故斂杖也有事於尸謂虞及卒哭祔祭筮卜及尸故去杖也大夫於君所輯杖者君謂世子經前云子後云君嫌是別人故鄭云君謂子也若大夫與世子俱在門外位大夫則輯杖敬君也大夫與大夫俱在門外是兩大夫相對同爲君杖不相降故並得杖拄地也

山陰陸氏曰子夫人杖不言授嫌或使之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

鄭氏曰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貴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夫杖節大夫死後三日既殯庶杖者悉杖也大夫嗣子而云大夫者兼通子爲大夫有父母喪也有君命則去杖對君命亦然也大夫之命謂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自卑下也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內子卿妻也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已則去杖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內子敬之則使人執杖以自隨卑於夫人故隨而不去也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內子卿妻者互文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

山陰陸氏曰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輯杖於此取中焉在去杖

與杖之間爲世婦之命授人杖不言使人執之卑也其稱君亦
以此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五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六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鄭氏曰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

孔氏曰此一節明士之杖節二日而殯除死日爲二日也三日殯之明日也士之子於君命其妻於夫人之命如大夫禮皆去杖也若士之子於大夫之命其妻於世婦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之禮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之命則授人杖也

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

鄭氏曰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去杖同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啓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弃杖於隱者杖是喪至尊爲人得而褻之

孔氏曰大夫士謂大夫士適子既殯塗之後於父也其尊偪近故哭殯可以杖將葬既啓之後對爲尊則斂去其杖鄭註廟門即殯宮門也大祥斷杖弃於幽隱之處使不穢汙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鄭氏曰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弃於坎下札爛脫在此耳造猶内也襢第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内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盤併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

文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
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初死沐浴之節造冰者造內其冰於盤中夷
盤亦內冰小於大盤置冰於下設牀於上去席禮露第實浴時
無席爲漏水也設冰無席爲通寒氣也含襲遷尸此三節各
有牀唯含一時暫徹枕使面平故士喪禮云商祝徹枕含竟並
有枕含襲及堂皆有席也鄭注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
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也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栖綴足用燕几
君大夫士一也
鄭氏曰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士喪禮曰士死於適室幠用
斂衾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
孔氏曰此一節明初死之節下經論死後而沐浴前經論浴後

設冰經文顚倒尸初在地冀生氣復既不生故遷於牀近南當
牖前所謂正尸也幠覆也斂衾者大斂之衾被也遷尸在牀用
斂衾覆之楔齒楔柱也栖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屈曲將含恐
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栖柱張尸齒令開也尸應著屨恐足辟戾
亦使小臣倒几於足令几脚南出綴拘尸足兩邊令直不辟戾
也既夕禮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是也自始死至此貴
賤同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
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
小臣爪足浴餘水弃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鄭氏曰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挋拭也爪足斷足爪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浴時也管人主館舍者汲謂汲水瓶索也遽
促於事故不說去井索但縈屈執之於手中以水從西階而升

盡不上堂用盆盛浴水爲是絺葛除垢爲易用生時浴衣拭尸
肉令燥如他日謂如平生尋常之日也浴竟小臣翦尸足之爪
坎者甸人所掘階間取土爲竈之坎甸人主郊野之官也內外
宜別故母喪用內御舉衾內御婦人也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
同耳
嚴陵方氏曰管人主管籥之人也井竈亦其所司故使之汲水
焉繘井索也枓以木爲之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
爲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
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
小臣爪手翦須濡濯弃于坎
鄭氏曰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浴沃用枓沐於盤中
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

上之天子沐黍與
孔氏曰此一節明沐也粱稷皆謂用其米取汁而沐也將沐甸
人爲土垼塹竈于西牆下以煑沐汁陶人作瓦器之官重鬲謂
縣重之罌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爲粥實於瓶以疏布冪口繫
以篾縣之覆以葦席也淅於堂上管人亦升盡等不上堂就御
者受淅汁往西牆於垼竈鬲中煑之甸人取復魄人所徹正寢
西北厞以然竈煑沐汁爨然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云抽
取屋西北扉或云取屋外當扉隱處薪義亦通也煑汁熟管
人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御者乃爲尸沐瓦盤貯沐汁用巾拭
髮及面士喪禮注云挋晞也清也事事如平生小臣翦手爪治
須象平生也濡謂煩撋其髮濯謂不淨之汁所濡濯汁弃於坎
中鄭注士喪禮云巾柶浴衣亦并弃之其坎案既夕禮掘坎南
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此沐汁弃於坎則浴汁亦然

沐與浴俱有枓有盤浴云用枓沐云用盤故鄭云文相變也案
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是稻粱卑於黍稷黍味美
而貴故鄭疑天子用之也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
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
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
鄭氏曰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
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妻也同言無算則是皆一溢米或
粥或飯
孔氏曰此以下廣明五服之喪自初死至除服君及大夫士食
飲之節此經明君喪食之禮財謂穀也謂所食之米也每日納
用之米朝唯一溢米莫唯一溢米也作之無時當須豫納故云
納財案律歷志二十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古稱有二法說左

傳者云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一百九十二兩則一
升爲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
銖計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叅以成四百
八十銖唯有十九銖二叅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
大略而言之也居喪因病不能頓食隨頻則食故云無算士賤
病輕故疏食麤疏也食飯也麄爲米飯亦水爲飲夫人世婦諸
妻皆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言疏食水飲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
士亦如之
鄭氏曰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士亦如之如其子食粥
妻妾疏食水飲
孔氏曰此經明大夫禮也子姓謂孫也不云衆子主人中兼之
案喪服傳云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案檀弓主人主

婦獻粥主婦謂女主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
食菜果祥而食肉
鄭氏曰果瓜桃之屬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既葬至練祥君大夫士之食節既葬哀殺可
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
飲酒者先飲醴酒
鄭氏曰盛謂今時杯杅也篹竹筥也歠者不盥手飯者盥篹或
作箕
孔氏曰此一節明食之雜禮歠粥不用手故不盥以手就篹取
飯故盥也練而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醯醬也始食肉始飲酒謂
祥後也然服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二文不

同蓋記者所聞之異 熊氏曰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醯
醬祥而飲酒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
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
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鄭氏曰食肉飲酒亦謂既葬
孔氏曰此一節論期與大功喪食之節期之喪謂大夫士旁期
之喪三不食者謂義服其正服則二日不食見閒傳猶期之喪
謂事同期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
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
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鄭氏曰叔母以下義服恩輕也故主謂舊君也言故主者關大

夫及君也性不能食粥可食飯菜羹有疾食肉飲酒爲其氣微
也不成喪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七十
居處飲食與吉時同
孔氏曰此一經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
謂小功并言之容殤降之緦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故以
壹不食再不食結之故間傳云小功緦麻再不食殤降者也故
主若是諸侯當云舊君主者大夫之稱故知關大夫君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
有酒醴則辭
鄭氏曰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顔色亦不可
孔氏曰此經明已有喪既葬尊者賜食之禮葬後情殺可從尊
者命也君食之謂君食臣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父友謂父同
志也其人並尊若命之食則可從之食也雖以梁米之飯及肉

命食孝子食之若飲酒醴則變見顔色故辭而不飲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鄭氏曰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所用之席士卑不嫌故
得與君同用簟也案士喪禮記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簟士喪經
云布席戶內下莞上簟謂小斂也大斂云布席如初始死至大
斂用席皆有莞也大夫辟君上席以蒲若吉禮則蒲在莞下故
司几筵纘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也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
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
在列
鄭氏曰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
數也士喪禮小斂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則大夫異同今此同
亦蓋天子之士也絞紟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斂無
紟因絞不在列見之也或曰紟者二
孔氏曰此以下至絺綌紵不入廣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及殯
所用之衣并所陳之處經明小斂之衣以布爲絞從者一幅豎
置於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
爲三片以結束爲便也君大夫士各用一衾故云皆一紟衾於
此絞上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
屈衣裹又屈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
人既終故云以天地終數斂之也陳衣謂將小斂陳衣也房中
者東房大夫士唯有東房也絞紟不在十九稱之列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
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
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

紞
鄭氏曰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服十五
升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
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紞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若今被
識矣生時襌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士喪禮大斂亦陳衣
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紞或爲
點
孔氏曰此一節明大斂之事布絞縮者三者取布一幅裂作三
片直用之兩頭裂中央不通橫者五者又取布二幅分裂作六
片用五片橫於縮下布紟者禪被也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二衾
者小斂君大夫士各一衾至大斂各加一衾爲二衾其衾所用
與小斂同但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故士喪禮云幠用斂衾注
大斂所并用之衾一是大斂時復制士既然明大夫以上亦然

君陳衣百稱者衣多故陳在庭爲榮案鄭注雜記篇與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舉上公全數言之北領謂尸在堂也西上由西階取之便也大夫士小斂衣小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上亦取之便也絞之於紟二者布精麤皆如朝服十五升絞以一幅之布分爲三段辟擘也小斂絞全幅析裂其末爲三大斂之絞既小不復擘列其末古字假借謂辟爲擘也鄭注堅之强堅之急者辟小斂絞用布全幅以衣少欲得堅束力强也大斂一幅分爲三片凡物細則束縛牢急以衣多故須急也鄭注紞緩之領側若被識者領爲被頭側謂旁識記識言綴此組類於領及側如今被之記識也

皇氏曰紟嬋被也取置絞束之下擬用以舉尸也孝經云衣衾而舉之是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鄭氏曰不倒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君無襚者不陳不以斂也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

孔氏曰祭服謂死者所用也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用裹尸要取其方而衣其倒領在足間者唯祭服尊領不倒在足也君無襚者國君陳衣及斂悉用已衣臣有致襚不得陳用也大夫士降於君小斂則先畢盡用已正服乃用賓客襚者也用衣之美者故言祭服若親屬有衣相送受之而不以即陳列也士喪禮鄭注云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襚之不將命自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祭服無算算數也大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也大夫士猶小斂則複衣複衾也據主人之衣故用複若襚亦得用袷也故士喪禮云襚以褶是也

廬陵胡氏曰謂君不以衣襚大夫士也此謂小斂若大斂則君有襚士喪禮具之

袍必有表不襌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鄭氏曰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是也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亦爲其褻也

孔氏曰袍有衣以表之不使襌露也引雜記證子羔之襲有袍繭衣上加稅衣爲表乃成稱引論語證衣上加表死則冬夏並用袍上加表

熊氏曰褻衣所用尊卑不同士襲而用褖衣故士喪禮陳襲事爵弁服皮弁服褖衣注云褖所以表袍是襲有袍士喪禮小斂云祭服次散衣次注云褖衣以下袍繭之屬是小斂有袍士喪大斂散衣是亦有袍若大夫襲亦有袍案雜記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若公則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褻衣不雜記公襲無袍繭是也襲輕尚無大小斂無可知

唐陸氏曰衣單複具曰稱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鄭氏曰取猶受也不屈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也絺綌紵當暑之褻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正服

孔氏曰列采謂五方正色非列采謂雜色不入陳之也絺是細葛綌是麤葛紵是紵布此褻衣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鄭氏曰祖者於事便也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
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
禮商祝主斂

孔氏曰此一節明斂所用之人大小斂事多故祖爲便還尸入
棺事少故襲大祝是接神者故君喪使執斂事是猶執也衆祝
喪祝也賤故副佐大祝也大夫卑故大祝侍之侍謂臨檢之也
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也衆祝即喪祝卑故親執斂也士之喪
喪祝臨之士之朋友來助斂也士喪禮士舉遷尸是也商祝祝
習商禮者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鄭氏曰左衽衽向左反生時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斂衣之法前也言小斂不倒此又並言者爲
下諸事出也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
示不復解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
束畢結之不爲紐也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
人

鄭氏曰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妄人褻之執或爲褻

孔氏曰斂者謂大祝衆祝之屬以其與亡者或臣舊或有恩今
手爲執事專心則增感故斂竟皆哭也士與其執事謂平生曾
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若不經共執事則褻惡之不
使斂也生經有恩死又爲之斂爲之廢壹食斂兩邊各三人故
用六人凡者貴賤同也

山陰陸氏曰君子所遇而安則死亦樂矣莊子南面王樂是也
故君之喪使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夫喪親豈有窮哉故凡斂孝
子非之大胥是焉檀弓曰君於大夫將葬及出命引之言孝子
可以義奪也士商祝主斂士是之而已鄭氏謂胥當爲祝語誤
矣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
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
冒也

鄭氏曰冒者旣襲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帬韜足上行者
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字或爲材

孔氏曰此一經明尊卑冒帛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以韜尸也
冒有質殺者作兩囊各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
囊皆然也上者曰質下者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鄭注士喪禮
云冒制如直囊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綴
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也大夫綴旁五士旁
三者尊卑之差也鄭注士喪禮云上玄下纁象天地也以此推
推之士赬殺則君大夫盡殺爲斧文也凡冒謂通貴賤也冒
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也殺從足韜上長三
尺自小斂以往往猶後也小斂前有冒小斂後衣多故用夷
衾覆之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者言夷衾所用上齊於手下
三尺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爲囊及旁綴
也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
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
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
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鄭氏曰子弁絰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
絰

孔氏曰此一經明君大斂時節也成服則着喪冠弁絰是未成

服君大夫士皆然此雖謂大斂其小斂亦同也序謂東序端謂
序之南頭卿大夫謂羣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謂
南近堂廉者子既在序端故羣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父兄
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卿北以東爲上也若士亦
在堂下外宗君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也輕故在房中而鄉
南鋪席謂下莞上簟敷於阼階上供大斂也商祝鋪絞紟衾衣
等致于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也士亦喪祝之屬周禮喪祝上
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將舉尸故先盥手于盤上也斂上
即斂處宰告者斂畢大宰告孝子也孝子得告馮尸而起踊夫
人亦馮尸而踊馮尸乃斂於棺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
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
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
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
馮之

鄭氏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
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
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孔曰此一經明大夫大斂節也主人適子也出門迎君望見馬
首不哭不拜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士喪禮注云不哭厭
於君不敢伸其私恩也巫止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茢至門
恐主人惡之且禮敬主人故不將巫入對尸柩士喪禮云巫止
于廟門外祝代之其在檀弓疏巫止而祝代入故先君而入門
升自阼階也君隨祝後而升堂即位於東序之端阼階上之東
是適子臨斂處也主人房外南面者卿者在門右君升則主人
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鄉南俱欲視斂也遷尸者卿鋪絞
紟衾衣而君至今列位畢故舉尸于鋪衣上也主人得告斂畢
降西階堂下卿北立待君者君臣情重方爲分異故斂竟君以
手撫案尸與之別主人見君撫尸故在堂下拜稽顙以禮君之
恩君降者撫尸畢而下堂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自
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君又命主婦馮之士喪禮其子
不得升故鄭注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橫渠張氏曰巫祝皆所以接鬼神也巫之接鬼神者不誑有鬼
神直以至誠感之若有所感之正則得正感之邪則得邪聖
人存之

山陰陸氏曰君釋菜者非修絜不入諸臣之家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鄭氏曰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

孔氏曰此一節明士斂之節士喪卑無恩君不視斂故云君不
在也其餘鋪衣列位男女之儀悉如大夫也

鋪絞紟踊鋪衾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鄭氏曰目孝子踊節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貴賤踊節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
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
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
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
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

鄭氏曰撫以手案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馮謂扶持服膺也君
於臣撫之至夫與妻於昆弟執之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
之類必當心馮尸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也馮之類
凡馮尸興必踊悲哀之至馮尸必坐

孔氏曰此一節明撫尸及馮尸之節大夫貴故君自撫之大夫以室老爲貴臣以姪娣爲貴妾死則爲之服故並撫之也君夫夫自主父母妻長子同人喪故可馮之馮父母撫妻子并云馮通言耳士賤故馮及庶子無子者君大夫庶子雖無子不得馮也凡馮尸者凡主人也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子也君尊於臣但以手撫案尸心身不服膺也父母於子執之當心上衣也子於父母馮之服膺心上也婦於舅姑尊故奉當心上衣也舅姑於婦亦手案尸心與君爲臣同也妻於夫拘之微引心上衣輕於馮重於執也夫於妻於昆弟亦執心上衣也不當君所者君已馮心則餘人馮者宜少辟之凡馮尸必哀殯故起必踊泄之馮者爲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奉卑者則拘執執雖輕於拘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是兼有尊卑深淺也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此下云馮尸不當君所明君不撫得當君所也

山陰陸氏曰言執若不能捨也婦於舅姑言奉若舅姑在焉婦人從一拘之若猶有所拘焉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由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

鄭氏曰宮謂圍障之也禮柱也謂不障不於顯者不圖見面於隱者爲廬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

孔氏曰此以下至兒不次於弟明君大夫士遭喪斬衰齊衰大功等居廬及堊室至祥禫以來降殺之節此經論遭喪居廬之禮廬者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以草夾障不用泥塗之孝子居於廬中寢臥於苫頭枕於由若非喪事口不言說君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大夫士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不塗廬外顯處也大夫士既葬故得宮之凡非適子謂世子也既非喪主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爲廬葬竟亦然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鄭氏曰此常禮也

孔氏曰此經明居喪言禮未葬不與人並立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既葬可並立則諸侯可言於天子事猶不私言己國事公君也大夫士亦得言君事未可言私事曾子問練不羣立旅無事之時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六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鄭氏曰此權禮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

孔氏曰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遂常禮故從權也葬竟未卒哭王事入於已國既卒哭則出為王服金革之事公政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卒哭則有變服令服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我便國君當亦弁絰也然此云弁絰帶弁絰謂弔服帶謂喪服異凡弔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鄭氏曰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

孔氏曰此一經論練及祥禫之節練居堊室謂不與人居也練後漸輕故君大夫士得謀已國家事也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堊白也新塗堊於牆壁令白稍飾故也外即中門外堊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也內中門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是樂作矣故門內不復哭也

鄭註禫踰月定本禫作祥禫踰月自然樂作矣

嚴陵方氏曰既練君謀國政異乎既葬之不言國事矣大夫士謀家事異乎既葬之不言家事矣或言政或言事者蓋在上則曰政兼在下則曰事蓋黝其地使微青塗其牆使純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若既練所居之室以堊則以表哀素之心耳非致飾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鄭氏曰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歸謂歸夫家也

孔氏曰此一經釋禫節言禫時從御婦人於內也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不待踰月若不當四時吉祭則待踰月吉祭乃復寢案間傳既祥復寢謂不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復寢謂平常之寢文同義別故鄭註不復宿殯宮也案喪服女子為父母卒哭折笄者云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云既練不同者喪服註云可以歸是可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鄭氏曰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

孔氏曰此經明公士大夫有地之君喪其臣歸之節臣下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為公故曰公之喪大夫俟練者此君下之臣大夫待練而歸也知此公是公士大夫有地者以其臣大夫待練士待卒哭故知非正君案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也　皇氏曰鄭註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者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公士大夫之君采地言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君喪而來服至小祥而各反故云歸也

山陰陸氏曰言俟著哀之殺早矣據父母既練而歸曰既哀有餘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鄭氏曰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也謂殯宮

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次謂不就其殯宮爲次而居
孔氏曰此一經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爲大夫士也父子異宮故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適子則終喪在殯宮朔月朔望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則歸殯宮也諸父諸兄弟並期爲輕故至卒哭而各歸此謂適弟則庶兄爲之次下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鄭氏曰爲之賜謂有恩惠也加蓋而至於臣之妻略也
孔氏曰自此至君退必奠明君於大夫及士并夫人於大夫士恩賜弔臨主人迎送之節君於世婦謂內命婦常爲之恩賜則小斂而往然則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案隱元年公與小斂故不書日此謂卿當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是卿未襲而往物莊非卿禮君即弔急弔賢也君於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君至也於諸妻謂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爲之賜大斂焉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斂爲之賜小斂焉於大夫外命婦謂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者降之事也
嚴陵方氏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速爲敬故大斂而往者則爲禮之常小斂而往者則爲之賜也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鄭氏曰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户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擯者進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
孔氏曰此明君弔大夫之禮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士同也君將往使人豫戒主人主人重君之來先備月朔大奠之禮待于門外見君馬首先君而入視先道君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户之東皆負壁而鄉南墉壁也君位于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也執戈辟邪氣也擯者進於孝子前告孝子使行禮喪禮曰相此云擯者以君之弔禮故以擯言主人北面而拜稽顙君舉弔辭祝以相君先踊君乃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鄭註君直北者直當也顧命云夾階上刃故鄭知夾階立也
橫渠張氏曰殷衆也周禮立其殷謂置衆士也殷奠者以盛此禮報事衆人執物以進所以表其勤也是以殷奠不足則取諸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之是知用人之多也其進之也必人執一物以薦薦有不盡則反之却來取以再薦之也易言殷薦之上帝亦是衆進之義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君弔則復殯服
鄭氏曰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爲君之荅己三問三往壹問壹往所以致殷勤也君弔則復殯服者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復或爲服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來弔士與大夫其禮不同也大夫則奠可

也若君既在阼士人在庭踊畢則釋此殺奠于殯可也言對人
君可爲此奠士畢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君于門外君使人
命反設奠士乃反入設奠主人奠畢又先出門待君大夫士同
君退主人門外送之而拜稽顙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
拜然則喪法孝子拜賓無荅拜之禮鄭註云爲君荅己者意恐
君之荅故不拜迎案僖二十四年左傳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
有喪拜焉謂其餘諸侯來弔國喪王不拜宋用敵禮拜謝之亦
主人拜賓之義也殯服則苴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此謂臣喪大斂殯君有故不得
來殯後始來弔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
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
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鄭氏曰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爲節也世子之從夫
人位如祝從君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夫人弔臣禮先入門右門亦大門也孝子迎
君之妻亦如迎君禮也主婦臣妻也夫人來弔故婦人爲主人
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
禮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
竟而設奠事如君弔禮主婦送于門內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
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內拜送之主人送于大門外喪無二
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

金華應氏曰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既殯往夫人於
大夫士之家亦往弔之然蓋弔內子士妻之禮亦在其中矣主
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阼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
稽顙于下執妾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侍之世子初[illegible]
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于門外婦人迎送不下堂而
持至門者爲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于門外送亦如之所以
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
對所尊而不敢變也古之君臣猶一體也頭目手足疾痛慘楚
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家也父兄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
相關視之如一體故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君或撫或踊眞若
吾手足之斷折焉視之如一家故君喪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
士妻位乎西不翅父兄之痛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夫人視
之世子視之眞若子弟之失士焉然諸婦之至君所惟喪祭爲
然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侯非問疾弔喪則不入諸臣之
家夫人之行必與世子偕其動也不苟矣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
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
人而拜

鄭氏曰入即位於下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衆
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即位於房中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後
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
無二也

孔氏曰此經明大夫君之禮大夫下臣稱大夫爲君故曰大夫
君不迎于門外敬於正君也主人北面者其君即阼階下位故
適子辟之所以在君之南北面也婦人之位在堂君雖不升堂
猶辟於房中正君來禮亦如此不言大夫君之妻來者當同夫
人禮也前君臨大斂云主婦尸西以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謂
殯後也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
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鄰之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若有此諸
賓在庭則此大夫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拜賓

故也然大夫君不敢同於國君專代爲主故以主人陪置君之
後君先拜主人後拜不同時拜故鄭云主人無二也
君平見尸柩而后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鄭氏曰君平塗之後雖往不踊也君退必奠榮君之來
孔氏曰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君去後必設奠告殯以
榮君來故也　皇氏曰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殯後有踊者
謂既殯未塗得有踊也故鄭註云塗之後不踊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
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鄭氏曰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
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
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
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
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
孔氏曰自此至篇末總論君大夫士等棺椁及飾棺之異并椑
綠之殊此經君大夫士等棺椁厚薄之制天子四重之棺屬
與椑合一尺大棺六寸水兕革棺共六寸都合厚二尺四寸也
上公棺則去水皮所餘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伯子男則又去兕
皮但餘三棺爲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也上大夫去椑四寸所餘
大棺與屬合爲一尺四寸下大夫大棺與屬各減二寸厚一尺
也士則不重唯大棺六寸檀弓從內而說以次出外謂近尸有
水革次外有兕革次外有椑次外有屬次外有大棺此先云大
棺及屬乃始云椑是從外向內而說故知大棺及屬當梓棺
也椑當杝棺也案檀弓孔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
椁是庶人棺四寸也案哀公二年趙簡子與鄭戰于鐵簡子
自誓云桐棺三寸不設屬椑下卿之罰也大夫依禮無椑今云

罰始無椑故知當時大夫常禮用椑時僭也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
鄭氏曰鐕所以琢著裏
孔氏曰此一經明裏棺之制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以朱繒
貼四方綠繒貼四角雜金鐕者鐕釘也尚書云貢金三品黃白
青色傳所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綠著棺也大夫
四面玄四角綠士用玄亦同大夫用牛骨鐕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
衽二束
鄭氏曰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衽束之數蓋棺上蓋也用漆謂漆其衽合
縫處也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
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大夫士橫衽有二
每衽有束故云二束士卑不用漆衽束與大夫同檀弓云棺束
縮二衡三者據君言也若大夫士橫唯二束此文是也
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鄭氏曰綠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鬊亂髮也
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囊盛之此綠或爲簍
孔氏曰此一節明鬊爪之異綠即棺角也士賤以物盛埋之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
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鄭氏曰欑猶菆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暨及也此記
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椁上
四柱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
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欑其三面
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小裁取容棺帷之鬼神尚幽闇

也士達於天子皆然
孔氏曰此一經明尊卑殯之制度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輴置於殯位殯處然後從阼階舉棺於輴中輴外以木菆聚輴之四面之木高於棺乃從上加綃黼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湊題頭也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內也象椁上之四柱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於屋之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其諸侯殯時則置棺輴內亦菆木輴外木高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菆木於塗上不題湊象椁也亦中閒高似屋形但不為四柱此記稱君者據諸侯不得云攢至于上畢塗屋若君據天子應稱龍輴不得直云輴故鄭註云此記參差也大夫殯以幬者幬覆也謂棺衣覆之於大夫言幬覆則王侯並幬覆也西序屋堂西頭壁也大夫不輴又不四面攢以一面倚西壁而三面攢之又上不為屋也塗不暨于棺暨及也王侯塗之而攢廣去棺遠大夫攢狹故使塗才不及棺耳士掘肂見衽其衽之上所出之處亦以木覆而塗之故謂塗士士喪禮云乃塗註云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為火備也帷障也朝夕哭乃徹帷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鄭氏曰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一筐大夫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

孔氏曰此經明熬穀之異火熬其穀使香欲使蚍蜉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魚腊謂乾腊特牲士腊用兎少牢大夫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為惑蚍蜉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鄭氏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為黼文畫荒緣邊為雲氣火黻為列於其中耳偽當為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為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為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瓜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綏當為緌讀如冠蕤之蕤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葬時尊卑棺飾君龍帷者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王侯畫龍以象君德三池者織竹為籠挂於荒之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以絞繒為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為雉縣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幡動也黼荒火三列黻三列者荒謂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黑黼文然黼文之上荒之中央又畫火黼各三行列行也火形如半環黻兩己相背也素錦褚者素白也褚屋也於荒下用白錦為屋在路象宮室也加偽荒者帷是邊

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以纁爲紐連之旁各三凡六也齊五采五貝者謂中上當中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凡車蓋四面有垂下若今此齊形上象車蓋旁象蓋蕤上下縫合五采繒列行相次如爪內之子以𥡴爲分限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者翣形似扇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二畫黼二畫黻二畫雲翣兩角皆戴圭云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振容又縣銅魚於振容間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君纁戴六纁披六者車與飾棺故更言君也棺橫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爲紐三束有六紐用纁帛戴索連繫棺束之紐與外畔柳材使相當值謂連棺著柳故有六戴纁披亦用絳帛爲之將一頭結此戴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大夫帷畫雲氣二池前後各一池或云兩邊而已畫荒謂畫雲氣火黻錦褚與君同紐用四不一色故二纁二玄也齊三采降黃黑也貝亦降二也翣降兩黼翣角不圭止用五采羽作緌無絞雉而有魚躍拂池戴不並用纁其數與披同四也士唯一池在前亦畫揄雉於絞在於池上紐降用玄緇四紐連四旁也齊與大夫同一貝者一行絡之耳翣降二黻前纁後緇者戴當棺束通兩邊爲四戴也二披用纁通兩旁則亦四披也鄭註以華道路及壙中以翣入壙中則知餘物堪入壙中者皆入

山陰陸氏曰君龍帷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其神明也今龍在下變於生前纁後玄亦以此黼荒所謂加斧于其上者此類歟黼主義斷黻可否相濟有和焉素錦褚即雜記所謂錦屋諸侯大夫士一也其異者士以葦席爲幹爾知然者以君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大夫亦云而士不言從可知也即異旐言若大夫不振容士揄絞玄紐二緇紐二之類是也然則殯與葬儀蓋無以異鄭氏謂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誤矣加僞荒荒一名僞荒以死爲反眞宅則凡所謂物皆僞也僞或作于亦通言加于荒則素錦褚加于僞荒之上大夫不言加僞荒則以上加僞荒知之也纁紐六素錦褚加于荒之紐與齊五采五貝齊裳下緝也謂以五采五貝綴裳帷之下與君纁戴六纁披六戴猶所謂紼披猶所謂引引之使行紼之欲止戴之使上披之欲下　使即葬焉無係吝也見理者如是周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以此再言君再言大夫再言士亦如此大夫畫帷布帷不畫畫帷畫以雲氣龍帷加龍焉易曰雲從龍二池不振容振蓋驚也大夫不振容然亦不揄絞士德不足於此者也特驚非大夫之車也雉亦非大夫之車也不言無振容曰不振容不言無揄絞曰不揄絞以此揄絞縛青雉若後世以綵結鷄鳳矣士布帷披此蒲席以爲裳帷亦其幹爾天子八翣皆戴璧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戴圭者必戴綏戴綏者不必戴圭綏旄也知然者以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知之也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鄭氏曰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當爲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又誤爲國輇車柩車也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祈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爲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綍或爲率

孔氏曰此一經明葬時在路尊卑載柩之車及碑繂之等輴國皆當爲輇輇則蜃車在路載柩尊卑同用蜃車諸侯紼有四條碑有二所天子則六繂四碑羽葆以爲羽註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大夫二繂二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繂各穿之也士二繂無碑手縣下之大夫用茅自廟至墓士卑御自廟至大門墻内而止出路便否至墓不復御也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此經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經當云引而云繂與碑者初在塗後遂窆葬故鄭云連言之至窆時下棺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蜃車更載以龍輴以此約之諸侯殯以輴葬用輇明矣大夫朝廟用輴殯與葬不用輴也士朝廟得用軼軸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軼軸鄭云碑桓楹者天子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爲碑謂之桓楹此經君稱二繂二碑故云桓楹謂每一碑樹兩楹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僭也

凡封用繂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鄭氏曰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檀弓曰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爲斂與斂尸相似咸讀爲緘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横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又擊鼓爲縱舍之節大夫士旁牽緘而已庶人縣窆不引紼也禮唯天子葬有隧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咸或爲椷

孔氏曰此一經論尊卑下棺之制至壙說載除飾之後解此蜃車之繂以繫於柩緘束之繩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繂去碑負引也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爲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紼直繫棺束之緘下於君也君下棺時命令衆人無得諠譁以鼓封者擊鼓爲縱舍之節每一鼓漸縱繂也大夫卑直命人使無哭耳士又卑哭者自相止也諸侯四繂二碑前後二繂各繞前後二碑之鹿盧其餘兩紼於壙之兩旁人輓之而下也天子則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一繂前後用四繂其餘兩繂繫於兩旁之碑諸侯不重鹿盧前碑後碑各一紼其餘二紼在旁人持而下棺耳經云紼去碑謂前後紼耳在旁之紼無碑也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鄭氏曰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

孔氏曰此一經明所用椁木不同君諸侯也諸侯用松心爲椁材大夫以柏爲椁不用松心士又卑用雜木也案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註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雖有此約無正文可定也

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鄭氏曰間可以藏物因以爲節

孔氏曰此一經明棺椁之間廣狹所容也柷如桼桶是諸侯棺椁所容也壺是漏水器命大夫所掌甒盛酒之器士所用也

嚴陵方氏曰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知君必以柷則與狄人設階同義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鄭氏曰裏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七

祭法第二十三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爲祭法者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制祀群神之數此於別録屬祭祀

吳興沈氏曰祭法自燔柴於泰壇祭天也以至終篇即其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之義疏也上只添禘郊祖廟一段

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大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黄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宜郊契

孔氏曰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宗祖所配之人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旣灌及春秋禘于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帝於南郊也此禘鄭謂祭昊天於圜丘者以文在郊祭之上郊前之祭唯圜丘爾爾雅釋天云禘大祭此餘處稱大祭故總得稱禘也案聖證論以此禘黄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虞氏之祖出自黄帝顓頊是虞帝七世祖以顓頊配黄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非鄭義也鄭云

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者以明堂月令五時皆有帝及神
又月令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人帝及五天帝也孝
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孝經云宗祀
文王此云祖文王宗武王故知祖宗通言也此祖宗祭五帝郊
特牲祭一帝而在祖宗上者以其感生之帝特尊之虞氏禘郊
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夏之郊用鯀是稍用其姓
代之但不盡用己姓故云稍也云先後之次虞夏宜郊顓頊殷
人宜郊契者今虞先云郊嚳後云祖顓頊夏先云郊鯀後云祖
顓頊殷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後在後者居前故云
宜也　熊氏曰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
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祭而郊嚳者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
生帝於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
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也祖始也宗尊也其夏后
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記之人當代各別虞字文單
故以有字配之無義例也后君也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也
王氏曰祖宗為祖有功而宗有德其廟不毀郊與圜丘是一郊
即圜丘也天唯一而已安得有六五行分主四時化育萬物其
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豈得稱天而郊以五帝為靈威仰
之屬非也禮周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其尊嚳不若后稷今乃
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哉郊則圜丘圜丘則郊
猶王城與京師異名而同處
趙氏曰虞氏禘黃帝黃帝舜祖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
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天則舜合以顓頊配
天也為身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舜之世系
出自顓頊故以為始祖情禮之至也舜宗堯當禹身亦宗舜凡
祖者創業傳世之所出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廟不遷也夏后
氏禘黃帝義同舜也郊鯀者禹尊父且以有水土之功故以配
天祖顓頊者舜世系亦出於顓頊也宗禹者當禹身亦宗舜子
孫乃宗禹也殷祖契出自嚳故禘嚳冥有水功故郊冥以配天
湯出契後故祖契宗湯者當湯身未有宗也周禘嚳義與殷
同稷有播植之功且為始祖故稷當武王身亦未有宗詳見
大傳禮不王不禘下
藍田呂氏曰天子宗廟之祭自殷以前常祭有四春礿夏禘秋
嘗冬烝是也非常之祭有四禘祫郊宗是也祫對犆之名無別
祭因時祭而舉之故有犆礿祫禘祫烝春祭物薄故不祫犆犆
祭一廟也秋祭物薄不足合食故特祭之祫合也合群廟之主
而祭于祖也禘者諦也自義率祖順而祭之至于禰先尊後卑審諦
昭穆同時異日各行其祭也常禘則止及大祖（時禘）大禘則
及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其大祖配之（如周以后稷為大祖嚳即所自出之帝）
（帝亦本此義始祖稷而大祖文王也）二禘之祭皆在夏有大禘則無常禘常
禘歲行大禘則五歲一行（禘謂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禘者若常禘則合享
大祖大禘則合于始祖不失追享之義而合食之郊者推其祖
之功德可以配天者祀天子郊以所配者配之故曰郊宗者以
其功德可宗祀帝于明堂則以其宗配之禘郊祖宗雖皆祀其
先然必推其先世之有功德者非此不在祀典故嘗鮮皆有惡
德虞不郊鯀而夏郊鯀有以死勤事之功也至周則以礿為
夏祭而立祠以為春祭別出禘為大祭又有肆獻祼饋食享
肆獻祼饋食禮也行于禘祭饋食食禮也行於嘗祭（郊特牲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凡非常之祀周饗祖以禘者皆取于此故周人禘祫則行於四時（周官司尊彝云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追享先世之義朝享禘此合食有事于大祖之義）
饗食互用於非常（禘祫）又合禘郊祖宗廟亦不終然周公推嚴
配之禮以事天之禮事其先故以后稷配天而郊之祀不祀天

而祀稷以文王配帝而明堂之祀不祀帝而祀文王在周公時
宗文王而已及其後世乃祖文而宗武故孝經與祭法異

馬氏曰禘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禘郊者祭天於圜丘之郊
祖者所以祖有功宗者所以宗有德先王四時之祭則有常禮
以常禮爲未足以極其追遠之意而又爲禘以祭則及其所出
之祖先王宗廟之制則有常數以常數爲未足盡祭祀之意而
又立廟以尊之則及於所祖宗之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傳考之虞夏者黃帝之所自出也故虞夏禘黃
帝商周者嚳之所自出也故商周禘帝嚳

延平周氏曰禘者猶審諦之諦言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而祭於
喪畢之五年也故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配
之郊者即配天於圜丘而郊言其地也故曰於郊故謂之郊祖
者以其功之可祖宗者以其德之可宗故曰祖有功宗有德夫
舜禹殷周同出於黃帝由黃帝而後顓頊由顓頊而後帝嚳此世本之
所可推者也有虞氏夏后氏以其去黃帝之近故禘黃帝而黃
帝乃爲顓頊之所自出故禘黃帝而以其祖顓頊繼之殷周以
其去帝嚳之近故禘嚳而各推其祖以配之有虞氏夏后氏既
同以禪讓得天下則有虞氏郊嚳而宗堯夏后氏亦當郊嚳
而宗舜今於夏后氏反謂祖顓頊而宗禹何也舜之受禪止於
一世故就舜之身言之則不得不郊嚳而宗堯禹之受禪傳於
數世故就禹之子言之則不得不郊鯀而宗禹使就舜之子言
之則固亦郊瞽瞍而宗舜而就禹之身言之則固當郊嚳而宗
舜殷周同以兵戈得天下而其所以得天下者皆非一日之積
累然有契然後有冥有冥然後有湯殷人既郊冥祖契而宗湯
則周人當郊公劉祖稷而宗文王今反謂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何也殷人至湯即有天下周人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
武王繼之然後大統始集果以文王爲得天下而宗文王則公
劉爲郊后稷爲祖而武王之祀卒至於遷豈武王以戎衣之艱
難而大統始集其祀卒不免於遷則孝子慈孫之心其能安乎
且又以公劉而方於武王則公劉爲可廢而武王爲不可遷此
周之所以廢公劉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孔子曰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今以周人禘郊祖宗之
法推之則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皆爲配天於
圜丘而祖顓頊與契之類疑爲配帝於明堂然自黃帝而
后稷先於文王則后稷配天文王配帝可也而顓頊則先於帝
嚳鯀而契又先於冥今帝嚳與冥反配天於圜丘而顓頊與
契反配帝於明堂何也記曰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蓋
明堂之禮唯見於周頌者之與孝經是明堂之禮虞舜夏殷
之世未之有而唯起於周公則由殷而上所謂祖者固未嘗配
祭於帝也又虞夏殷之世其禮猶質而不若周之文故所謂祖
者郊大祖也而爲大祖者其廟不毀於萬世而其祭常行於四
時則尊而且親所謂郊者其廟不免於毀而又止配祭於圜丘
而已則尊而不親此虞舜夏殷之世所以用其先而尊者爲祖
後而卑者爲郊至周則有祖有宗而後有大祖故后稷爲大祖
而配天於圜丘文王復爲祖而配帝於明堂蓋文之極於周也
如此

嚴陵方氏曰禘於廟中所以示人道之近郊於邑外所以示天道
之遠以其示人道故推其祖宗之所自出而情有所不可忘以
其示天道故迹其功之所由起而理有所不可廢夫帝公天下
者也王家天下者也有虞氏所郊所祖不皆視瞽瞍之親而視
堯之親者凡以爲公而已夏后氏所郊所祖不皆視舜之親而
視禹之親者凡以爲家而已殷尚質故先後之序則因於夏而

從其略周尚文故先後之序則變於殷而致其詳至於禘之與
宗先後之序四代所同者以世之遠莫遠於所禘近莫近於所
宗世之遠近不可易故也虞夏殷之所郊者即周之所祖者
是也周之所祖者即虞夏殷之所郊者是也虞夏殷之所郊者
固嘗立廟矣及其世數之遠則毀之至於郊之祀則萬世不易
也周之所祖者固嘗配帝矣及其世數之遠則易之至於廟之
立則萬世不毀也其名雖異其實亦同而已觀虞之制若又不
相似然舜之紹堯猶父子也以是推之則同矣虞夏殷之所郊
則以世之近者所宗則以世之遠者而周則反之何也蓋虞夏
殷所謂祖者廟之大祖也周之所謂祖者祖而已則世之遠近
固可推矣周以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而又以之為大祖故也周
既祖文王矣孝經乃言宗祀文王者以周公攝政稱文王故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祭莫大於追遠亦莫大於尊尊追遠則仁
故有禘尊尊則義故有郊與祖宗蓋先王以謂吾之親出於其
祖而吾之祖又出於其所自出之祖故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者
而祭於喪畢之五年然後於吾追遠之心有所能盡此其所以
為仁也以吾之所尊者不過於祖考而物之所尊者不過於天
故以吾所尊之祖考推而配之於萬物所尊之天然天之精氣
則一而吾之祖考不可以同配故或郊之以配於圜丘或祖宗
之以配於明堂而後於吾尊尊之心有所能盡此其所以為義
也蓋黃帝者虞夏之所自出帝嚳者殷周之所自出故虞夏殷
周之世所以禘之高陽於虞夏為有德契於殷周為有功湯武
於殷周為有德故夏殷周之世所以祖宗之也虞夏殷周之世
以其先而尊者為祖後而卑者為郊周之世則以先而尊者為
郊後而卑者為祖何也蓋虞夏殷則尚質周則尚文尚質則其
所謂祖者即大祖也大祖之廟常存而不毀故與之以義之輕
重而不以世之先後此先而尊者所以為祖後而卑者所以為
郊也尚文則有大祖而又有祖大祖與祖其廟俱至於不毀故
必與之以世之先後而不以義之重輕此先而尊者所以為郊
後而卑者所以為祖也然舜受禪於堯禹授禪於舜禹生於鯀
湯生於主癸虞則宗堯夏則不宗舜而宗禹夏則郊鯀殷則不
郊主癸而郊冥又何也蓋舜之有天下止於一身夏之有天下
至於數世以是言之則其所宗者不得不及於禹也鯀則以死
勤事而猶可推以配天故夏所以郊之主癸則未嘗有功於世
而不及於冥此殷所以郊冥而已其所謂祖宗者蓋離而貳之
則有祖有宗合而一之則皆謂之宗故此以文王為祖而孝經又
以文王為宗也然則孝經以明堂始於周公則虞夏殷之祀祖
宗其亦有明堂乎蓋明堂之名雖始於周公而虞夏之祀祖宗
未必非明堂之類也方陳李長樂析周說至有發明今併錄之
山陰陸氏曰殷人祖契是以郊冥夏后氏祖顓頊是以郊鯀鯀
鄣洪水而殛死冥勤其官而水死其功烈皆在可以郊之域然
則祖非有功雖有功非其子孫有天下不郊故曰文武之功起
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橫渠張氏曰夏郊鯀以其祖也祀之郊禹者必須時王之命不
使郊鯀祀私廟猶可也宋之郊契若契殷之所出故郊之廟祀湯
亦可也契亦謂之玄王周改夏祭為禴尚云周人禘嚳而郊稷
則此禘設於何時蓋周以前歲有五祭四時祭與祫至周則歲
有六祭四時祭與禘祫也周既改夏祭為禴別為禘之禮周以
前因時祭遂禘必於大祖之廟至周則既脩禴祭於遂廟又致
禘祖之祭於大廟然則是禘祖之禮致於時祭而不於祫祭也
禘謂之追享祫謂之朝享追享者追遠之義朝享者朝於大祖
也於祭法不見祭嚳瞍而祭鯀以此觀之恐天子諸侯祖考為

庶人則不立廟然則嘗爲宗伯矣然貴爲天子豈可不祭其父其禮必有但不見其傳

清江劉氏曰祖非大祖言後世述之宗非宗祀言後世尊之也知非大祖宗祀者以文王非周大祖武王非周宗祀周人祖后稷周公宗文王也知祖者後世述之宗者後世尊之者以商有祖甲祖乙皆非大祖中宗高宗皆非宗祀也大抵非天子不禘非天子不郊非天子不建祖宗非有功德不爲祖宗非爲祖宗無不毁廟故夏后氏不郊顓頊而郊鯀者鯀無功食於廟則必毁故推以配天而食於郊則世世脩之此禹之孝也殷人郊冥者冥諸侯也未受命不可稱祖宗與於祖則必毁故亦推以配天而食於郊則世世脩之此湯之孝也因是見廟已毁雖有功不可復立故立武宫春秋剌之郊者祭之至尊者也或配以祖或配以父三代雖不同所以嚴父配天一也然則夏郊以鯀殷郊以冥而禮運云杞禹宋契不同者蓋湯於桀封禹後以上公還鯀而郊禹武王殺紂封湯後以上公還冥而郊契祭法言其始禮運言其終也

江陵項氏曰此蓋經生用其師說推次而上以爲當然非必有明文可據也禮記文體如此者多如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亦是以數相推後人必欲爲之考據難矣按此經作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嚳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爲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故聖王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此人之師說蓋謂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爾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君子何其可稽乎然即其所解以求之本文獨不見舜之祀則上文所載必有脫誤疑夏后氏當祖舜而宗禹也鄭康成以爲虞夏宜郊顓頊殷宜郊契此自康成之說以其世次求之又非祭法本旨也

秦溪楊氏曰按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世遠而迭毁惟禘郊祖宗四條乃宗廟之大祭世世不絕不可以宗廟之常禮論也禘者禘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之也郊者祀天以祖配食也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祖宗之廟世世不毁也禘禮見於大傳小記子夏傳郊禮見於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宗有德見於王肅賈誼劉歆韋玄成蓋禘與祖宗三條皆宗廟之祭無與乎祀天惟郊一條爲祀天之祭經傳明然不可誣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禘在郊上也鄭氏見禘在郊上便謂禘大於郊遂強分圜丘與郊爲二以禘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而以嚳配之以郊爲祭感生帝於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謂禘郊皆爲祀天矣遂併以祖宗爲祀五帝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輕肆臆說附經而行居之不疑王肅諸儒力詆其非不能勝也此無他王肅諸儒之說正矣又以禘爲五年殷祭之名其擇猶未精其義猶未彰也唐趙伯循生於二千歲之後獨得其說於祭法大傳小記子夏傳之中於是禘郊祖宗之義煥然而大明言雖簡約而義已該備故朱子深有取焉嘗以大戴禮帝繫及司馬史記考之乃知趙伯循之言確乎不可易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亦禘黃帝殷人郊嚳周人郊嚳者黃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至瞽瞍皆微爲庶人舜嗣帝位以帝顓頊爲祖實黃帝者帝顓頊之所自出也故禘黃帝於帝顓頊之廟而以帝顓頊配之也昌意生帝顓頊帝顓頊生鯀鯀生禹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故夏后氏亦禘黃帝於帝顓頊之廟而以帝顓頊配之也殷祖於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吞玄鳥而生契帝嚳者契之所自出故殷人禘嚳於契之廟而

以契配之也周祖於稷稷之母姜嫄為帝嚳元妃姜嫄出郊見巨
人跡踐之而生稷帝嚳者稷之所自出故周亦禘嚳於后稷之廟
而以稷配之也祭法有虞氏郊嚳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
稷者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生堯
帝嚳即堯之父也帝顓頊則舜之祖也有虞氏當以帝顓頊配天
為身嗣堯位故推帝嚳以配天而以帝顓頊為祖仁之至義之盡
也祭法曰禹能修鯀之功夫鯀治水九載非無功也但以厥咎自
用而績用弗成禹能修鯀之功則前日未成之功至是成矣故夏
后以鯀配天也冥者契六世孫也冥勤其官而水死祭法推其功
烈至與宗湯並稱故殷人以冥配天也禮以祖配天后稷周之
太祖克配彼天此則無可疑也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祖
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者帝顓頊
者有虞氏異代之祖以功德而祖之也有虞氏宗堯亦以功德而
宗之也國語注曰虞以上尚德若世貴夏后氏之祖顓頊猶有虞氏
也禹於黃帝既以顓頊為祖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至其後
世子孫乃以禹為受命之祖書曰明明我祖是也湯受天命為殷
之祖然殷之先始於契故殷人祖契而宗湯後世子孫乃以湯為
受命之祖詩曰衎我烈祖是也又其後殷有三宗祖甲曰太宗大
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亦有德而可宗周公作無逸舉殷三宗以戒
成王然則三宗亦為不毀之廟也武王革殷命為周之祖然武王之
功起於后稷故周以后稷為太祖不言周人祖稷者周人郊稷以祖配
天則祖稷不言可知矣文王受命作周故以文王為受命之祖所
謂文世室是也文王為祖故武王為宗當武王之身亦未有宗後世
始立武王之廟為宗所謂武世室是也凡此皆趙伯循已開其端特
從而推明之爾抑又聞之禮運記夫子之言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
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與祭法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之說不

同如何曰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此夏殷之初禮制然也其後杞
宋以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而有所改更者蹟以為時王所
命者杞郊禹宋郊契乃時王即其功之顯著者而命之與國語魯
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
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
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
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
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愚按祭法歷叙七代祀典綱
領大而條目詳凡聖帝明王尊天親地敬禮百神尊祖敬宗報功崇
德之大典無不具焉非一時問答之語也國語記魯大夫臧文仲祀爰
居於東門之外而展禽歷叙其事以正救之又稍易祭法本語而更
之以纖瑣輕弱之詞踳駁傅會既不可信其後也夫子以臧文仲下展
禽廢六關妾織蒲為三不仁以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為三不知聖人
之言無所苟也國語乃以祀爰居一事為不仁不知不幾於誣
乎祭法首章述禘郊祖宗四條乃祀典之大者先言禘郊者
禘之所及者遠郊之所配者天其義類相近也後言祖宗者祖
有功宗有德其義類亦相近也國語乃先曰禘祖次之郊次之
宗又次之禘祖郊宗義類不倫則其理窒而不通矣祭法禘郊
祖宗四條國語又別立報之一文並禘郊祖宗報為五夫禘郊祖
宗無非報本追遠之祭也禘郊祖宗又報本追遠之大者也禘
郊祖宗之外苟有功德之可報者則當如殷之三宗立廟而不
毀苟曰報之而不立廟以祭則於報之義何居夏殷周三代皆
數百年保天之祿其間令王功德顯著者多矣曰虞幕曰夏
杼曰殷上甲微則未之有聞也高圉大王則誠賢君也先公
如公劉之厚於民輩先王如宣王能明文武之功業獨不可
報乎其後南北諸儒論遠祖則以郊宗石室為正言禘祫則以

禘郊祖宗報爲據甚矣邪說之惑人而人之易惑也豈不深可
歎哉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鄭氏曰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炤晳也
必爲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
孔氏曰此經論祭感生之帝於南郊神州地祇於北郊也燔
柴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
案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註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
又郊特牲云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主南郊其北郊與天相
對故知俱用犢也騂犢之義已具郊特牲疏案禮器云至敬不壇
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義亦具禮器及特
牲疏
長樂陳氏曰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
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爲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爲圜言泰則
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爲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
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
則壇必設於圜丘之南坎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
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 又
曰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告設奠
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君薨而世子生大祝執束帛升奠幣
于殯東几上遂朝奠小宰升舉幣則宗廟之瘞在既事之後矣
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又周人尚臭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
則天地之燔柴在行事之前矣賈公彥謂天神中非直有升煙
玉帛牲亦有禮神者地示中非直有瘞埋牲亦有禮神者以爲
燔瘞在作樂降神之後而禮神又燔瘞之後則燔瘞之與禮神
固有二玉二帛二牲矣以宗廟之祭考之升首所以報陽則天
地燔瘞固用首矣漢用牲首蓋禮意也周官羊人凡釁積共其
羊牲犬人凡祭祀共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曰瘞謂埋祭
地曰瘞埋則燔瘞用羊犬矣此豈施於天地之從祀與夫次祀
小祀者乎周禮之間燔柴皆於祭末郭璞云祭天既祭積柴燒
之祭地既祭埋藏之恐先王之時祭祀事畢亦有燔瘞之禮其
詳不可考也書金縢稱周公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俟
爾命則禮神之玉其終固燔瘞矣 並禮書
嚴陵方氏曰燔柴則升而明瘞埋則藏而幽升而明者天道也
藏而幽者地道也壇爲高以見折之爲深折爲方以見壇之爲
圜圜而高者天形也方而深者地形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
地曰瘞埋是矣燔柴者積薪壇上置牲玉而燔之瘞埋瘞繒埋
牲於土也周官言禮天於圜丘禮地於方丘乃與此不同者蓋
祭泰壇乃用辛之郊爾非圜丘冬至之祭也泰折乃用甲之社
爾非方澤夏至之祭也
馬氏曰燔柴於泰壇所謂祭天於地上圜丘瘞埋於泰折所謂
祭地於澤中方丘謂之圜丘方丘以其出於自然也謂之泰壇
泰折以其出於人力也折旋中矩矩方也泰折即所謂方丘言
燔柴於泰壇則知瘞埋於泰折者故也
山陰陸氏曰此合祭也主天而已故雖瘞埋猶從祭天之牲即
祠北郊應用黝犢說者曰天地無合祭之理則春秋言郊何以
有三望中庸言事上帝何以有社稷周書郊祀亦及聖帝明王
荀子所謂郊者幷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是也蓋大報天神人
鬼地示皆與故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 又新說曰用騂
犢當進下埋少牢於泰昭讀爲一段蓋四時者陰陽之氣升降
出入於天地之中故用騂犢埋少牢以祀之少牢言埋則祭之
於泰昭之下也騂犢言用則祭之於泰昭之上也鄭解騂犢以

屬上句蓋祭天用蒼犢祭地用黝牲今用騂犢以天則非蒼以地則非黝非是也或曰祭天於泰壇大司樂又曰祭天於圜丘禮器又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三說不同何也蓋祭天之禮升煙於泰壇奏樂於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然後掃地而祭焉其說固未嘗異也樂者陽也其聲無形故奏於自然之圜丘煙者陽中之陰也其氣有象故燔於俟然之泰壇此制作之情也以是知郊丘牲玉雖異不害其爲同義也又曰古者郊祀天地蒼璧以禮天黃琮以禮地兩圭有邸以祀天四圭有邸以祀地如此而已未嘗有瘞埋之玉也先儒謂祭天曰燔燎祀地曰瘞埋俱有玉以降天神以出地示學之者相襲固久矣夫祭天之常祀歲有九則燔柴泰壇凡九玉祭地之常祀歲有二則瘞埋於泰折凡兩玉其用於常祀之外者不在焉何古之多玉也蓋肆師云大祀用玉帛牲牷雲漢云圭璧既卒皆謂禮神之玉耳此經燔柴瘞埋有帛而無玉明矣蓋祭天不燔玉而燔帛祭祀不瘞玉而瘞繒禮運云祭祀瘞繒是也正如諸侯之禮三帛二生一死贄則受之而五玉卒乃復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鄭氏曰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爲攘祈聲之誤也攘猶却也祈求也寒暑不時或攘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月壇也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幽禜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雩禜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四方即謂山川林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爲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四時以下諸神所祭之處及明天子諸侯不同之禮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摠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用少牢降於天地也自此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先儒云並不薦熟殺牲埋之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禳却之應至而不至則祈求之寒於坎寒陰也暑於壇暑陽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月明於夜故其壇曰夜明也幽闇也星夜出水旱爲人所吁嗟曰幽禜雩禜皆爲域而祭之也四坎壇四方各爲一坎一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此四壇坎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風雨雲露並益於人故皆祭山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澤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其全數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無也封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不祭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日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記謂周禮歲時常祀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祈禱之禮然案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謂日月食示戒懼人君先須脩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王肅用家語之文以此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宗孔註尚書亦同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爲六宗劉歆孔晁以乾坤六子爲六宗賈逵云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

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岱山爲山宗鄭
駁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禋
山川云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
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
風師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明矣

眉山孫氏曰六宗之義前代諸儒異同之論不可勝言皆各言其所見也或以爲乾坤六子或以爲天宗地宗四方之宗或以爲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或又以爲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天宗者六宗之神也此說盧植以之注月令摯虞以爲位祀六宗劉邵又云六宗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官謂之天宗三人之說雖不盡同皆以六宗爲天宗者諸說之外其最有據而得其正者孔安國之說也其傳曰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可謂善矣而司馬彪亦曲說以駁之王肅所解本諸家語與安國同而劉昭對魏明又以爲乾坤六子則自叛其說矣據孔傳唯引祭法殊不知安國所據不獨祭法也謹按孔叢之書載宰我問於孔子曰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祭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宗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安國之傳端本於此諸儒之論紛紛不已皆不見孔子之言故也

橫渠張氏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兆言王宮夜明幽祭之類皆指其祭位爾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註謂相近爲攘祈者非大雩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也有水旱則別有雩祭於社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耳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此理之盡也

山陰陸氏曰祖言明也據雖四氣和謂之正獨迎寒則與寒相近於坎迎暑則與暑相近於壇相近一作祖迎孔叢子說王畿千里象日一寸故其壇謂之王宮星言幽故月言明

嚴陵方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宮祭義曰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彼以形言此以名言也於月曰王以知月之爲宮於日曰宮以知月之爲宮於月曰夜以知日之爲晝於夜曰明以知日之爲光亦互相備而已然言其隱而小楊雄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故祭星之所謂之幽宗爲雩主祭旱言之兼祭水而主旱言之者雨以時至亦無水患也幽雩皆謂之宗示尊也祭祀無所不用其尊詩曰靡神不宗無所不用其尊之謂也泰壇泰折不謂之宗者天地之大不嫌於不尊也四方者四方萬物之神也方有四而位則有八若乾位西方艮位東北坎位正北震位正東皆陽也坤位西南巽位東南離位正南兌位正西皆陰也故有坎有壇而合以四爲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與王制言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同義

延平周氏曰月爲陰而盛於夜故曰夜明於星謂之幽者以對月而言則月爲明而星爲幽也水旱必謂之雩者以祭旱爲主蓋陰中之陽升則爲雨故雩祭所以助達陰中之陽者也四坎壇祭四方豈特祭四方百物之神若先嗇之類則祭於壇若水庸之類則祭於坎歟

馬氏曰四時有生物之功地主於成物此其所以埋少牢以祭之也攘者所以去其所不欲祈者所以求其所欲以意度之攘在於坎祈在於壇雩者吁嗟以求水旱之辭祭有去字意先王

之待水旱人力已至而猶有旱乾水溢則為雩禜以祭之是人力有不勝於天時者也山林川谷丘陵民之所取財用也而又能出雲為風雨而有澤以利於人見怪物而有感以警於人皆有不可測之神故皆曰神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

鄭氏曰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為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脩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

孔氏曰此一節論人死與萬物不同及五代七代變與不變之事揔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皆曰命萬物無知死皆曰折人為有識故死曰鬼此之名號從黃帝正名百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黃帝以下七代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及宗祖也除此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鄭註知七代通數顓頊及嚳者以上云禘郊祖宗有顓頊及嚳又易緯及樂緯有五帝六英是顓頊及嚳之樂故也不變必數所法者以五代以來不變至周亦不變法而象之數所法五代而已前七代變易更立至周亦變易法象故所變者通數顓頊帝嚳所不法象者謂之為七代也

長樂劉氏曰易稱乾元資始者萬物資於乾元以為性命之始也又曰坤元資生者萬物資於坤元以為形質之生也是以萬物有不資始乎天則無以為命以兆乎其生也故皆曰命焉萬物有命也有性也有形也有氣也及其死則折落殞墜斷而不可續故其死皆曰折焉人也者則與萬物異矣不為情之所遷則其性正矣克盡其性於禮義則其命正矣能正性命則神完矣神完則其存也節與未生同焉其沒也神與化不異矣故鬼者歸也歸其根復其元未嘗有夭死折之明也故其民之死無貴賤也皆曰鬼焉非教化之隆其能鬼之於既死哉故曰五代之所不變者謂唐虞夏殷周也後世教化不及於五代則有死而與萬物同折者由其變於五代之法乎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蓋受命而王各有所自不得不變也

長樂陳氏曰五代所不變者命與折鬼之名也七代所更立者郊禘祖宗之祭也名生於事之實祭出於人之情黃帝而上事有其實而未必有其名故黃帝正名百物以至堯也舜也夏也殷也周也於其三者之名當同之而不變此所謂五代所不變也伏犧而上有其情而未備其祭故伏犧佃漁以備其祭至於黃帝也神農也堯也舜也夏也殷也周也於其所祭之人有所更立此謂七代更立者也然名則起於黃帝而近祭則起於伏犧而遠者何也蓋事之實其漸及於後世而人之情固隆於上世此名與祭所以遠近之不同耳

嚴陵方氏曰折言其有所毀鬼言其有所歸不變者所命之名也更立者更立所祭之人也名既當於實後雖有作者弗能變人既異於世故必更立焉名之不變止自堯而下者蓋法成乎堯而已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容有變也更立不及於黃帝者蓋七代同出於黃帝黃帝垂統於上七代更立乎下也其命不變謂天地日月之類前先祖而後宗者遠近之序此先宗而後祖者親疏之序

馬氏曰人與物命於天則同其所以命則異皆曰命者荀子所謂大同名者是也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人物之始命於無而成形於有皆不同也至於死之名不可以不正是以物之死謂之折人之死謂之鬼物死謂之折則生足以自完而已人謂

死爲歸則知生爲行此荀子所謂大別名也夫名者聖人賓天
初有元無有無名至黃帝正名百物故人物之名分也
山陰陸氏曰五代不數堯堯舜一體也故堯典也而謂之
虞書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八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九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鄭氏曰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墠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大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宫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

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人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
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
孔氏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尊卑既異上祭祖廟多少不同之
事既王天下分九州之地建立諸侯之國王畿之內及諸侯國
中置此公卿之都立大夫士之邑設廟祧壇墠爲親疏多少之
數則下所云是也王立七廟者親廟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爲
七也七廟之外又立壇墠各一近者封土遠親除地示將去然
也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也王
君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曾祖也皇大也曾祖轉尊又
加大稱顯考高祖也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目之祖考廟者始祖
也五廟皆月祭之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廟在應遷之列故
云遠廟特爲功德而留故謂爲祧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
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祧爲壇
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行寄藏武王祧若是穆行寄藏文王祧
去壇爲墠者謂高祖之祖也高祖之父初寄在祧不得於祧中
受祭故曰去祧有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高祖之祖在壇而
今不得祭故云去壇有祈禱則就墠受祭墠有禱焉祭之者
在壇墠者不得享嘗有祈禱乃祭之無祈禱則不得祭也去墠
曰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墠者則此前在墠者遷入石函爲鬼
雖有祈禱亦不得及唯禘祫乃出也諸侯立五廟壇墠與天子
同無功德之祖爲一祧也月祭三廟顯考祖考止預四時皆降
天子也去祖爲壇去祖謂去大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
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大祖而不得於大祖廟受時祭唯
有祈禱則去大祖而往壇受祭也大夫立三廟二壇者異於君
故立二壇而不墠也顯考祖考無廟卑也大夫無主故無所寄
藏而高大二祖又無廟若有祈禱則爲壇祭之墠輕於壇今二

壇無墠爲重大祖故也去墠爲鬼者謂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爲
鬼不復得祭但薦之大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大祖之廟者義具
王制疏適士謂天子士二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也皇考無廟
曾祖也既無廟有祈禱則爲壇祭之曾祖若遷去於壇則爲
鬼不復祭也官師謂諸侯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一廟爲父立
之也王考雖無廟在考廟而祭也去王考爲鬼謂尊祖則不得
祭又無壇有祈禱則薦於廟也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賤
故無廟死則曰鬼亦得薦之於寢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是也鄭
註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者昭之遷主總合
藏武王祧中穆之遷主總合藏文王祧中故鄭註周禮守祧先
公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鄭必知然
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
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是毀廟在大廟祫乃陳之故知不宜以
下先公遷主藏於后稷廟也文武二廟既不毀則文武以下遷
主不可越文武上藏於后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廟也此遷主
所藏曰祧對例言之若散而通論凡廟曰祧左傳其敢愛豐氏
之祧彼祧遠祖廟也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註云曾祖廟
曰祧是凡廟曰祧也云享嘗謂四時之祭者秋嘗物之備具故
特舉享嘗以明四時之祭云鬼亦在祧祫乃祭之者謂去墠爲
鬼主亦如壇墠之主藏在祧顧以疏遠唯祫乃祭之引春秋文
二年說毀廟之主祫祭乃及也引魯煬公證鬼士恒在也云唯
天子諸侯有主禘祫者案王制天子諸侯有禘祫故知有主又
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三大祖即是大夫之祖考既
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
雖有百世之鬼不得禘祫無主耳大夫若無祖考秖得立曾祖
及祖父三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鄭既總舉有祖考之人於

前歷說無祖考之人於下庶士及庶人無廟故鬼其祖父與於寢中薦之官師一廟祖禰共之曾祖無廟故鬼其曾考於祖廟而薦之適士立祖禰二廟又立曾祖一壇唯高祖爲鬼故云鬼其顯考就曾祖之壇而薦之也云大夫祖考謂別子者以上云大夫有祖考故鄭明之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謂於周之世別子爲卿大夫後世子孫立其廟不毀謂之祖考雖於周之世非別子爲大夫但立父祖及曾祖三廟無祖考廟者則經中三廟是也若夏殷之世雖非別子但始爵者及異姓爲卿大夫者其後世子孫皆立之爲祖考此義已具王制爲輕於祭鬼踰於廟故知鬼薦而不祭也

山陰陸氏曰言天下嘗更衰亂今始有王其建設如此

嚴陵方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興事造業必有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者故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所以尊賢也設廟祧壇墠而祭之所以親親也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爲親疏之數尊賢不可以無等故爲多少之數爲有昭有穆有祖有考所謂親疏之數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二一所謂多少之數也分地者分天子之地建國者建諸侯之國置都者置公卿之都立邑者立大夫之邑分地建國畿外之臣所以酬也置都立邑畿內之臣所以祿也王立七廟即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是也由王考等而上之以至於祖考雖有尊卑遠近之異然皆有父道故通謂之考特異號而已至於父獨親而近故直以考名之王以業言大祖又父之父也故以大言之其生又謂之大父者以此皇者王之所自出曾祖則祖之所自出也故王考之父曰皇考凡物高則顯故高祖曰顯考祖考大祖也以其爲宗廟之始故曰祖考二祧蓋顯考之父祖也享嘗者四時之祭享以春言嘗以秋言於春曰享以見秋嘗之爲食於秋曰嘗以見春享之爲祀言春祠則以見夏之礿言秋嘗又以見冬之烝周官大宗伯四時之祭通謂之享而此止以春言之者享亦饗也以飲爲主而飲以養陽氣春者爲陽中得享之正故也魯語言嘗禘烝享釋者謂春祭曰享是矣諸侯立五廟即王制所謂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是矣月祭者三廟蓋視天子之親廟也享嘗者二廟蓋視天子之二祧廟也王制亦謂之大祖者以居廟中最爲大故也然則大祖果有功德矣亦有不遷之理焉凡此皆以降於天子故也於鬼亦言爲者蓋別而言之則有形名之異合而言之制其名是亦爲之而已故始於天子終於庶士庶人則言曰以別之其閒諸侯大夫適士官師言爲以合之也大夫立三廟即王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是矣

馬氏曰分地建國置都立邑雖其地之小大不同要之不出於孝敘而已說者以謂七廟之中祧廟二則爲文武之廟其說非也遠廟爲祧而二祧之廟止於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亦非先王所以尊祖宗之意也祧者有去之意說者以爲從兆者則以禮示之而兆者如孟子所謂爲之兆而有始之意也親盡而服窮祧所以去之以有可毀之理而毀之不可以無其漸故去祧爲壇去壇爲墠二祧廟享嘗乃止則有常禮也至於壇墠無禱乃止則無常禮也去墠爲鬼則與庶人同凡此者皆先王親親之殺也天子之廟其常數止於七而其功德之大則數有加焉至諸侯止五廟而已雖有功德而數不增雖無功德數不減先王之禮如此也王制所謂大祖則無可毀之理此天子諸侯大夫之廟而曰去祖爲壇則祖有可毀之理何也蓋祭法爲無功德者言之王制爲有功德者言之此所以不同

橫渠張氏曰夏殷有虞皆祭親廟而止曰考曰王考曰皇考曰

顯考天子諸侯同以其欲異散故天子別立二祧祧必以新遷
廟爲之故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
蓋夏殷以前大祖亦以世數而遷復於郊禘及之至周則大祖
常存當文武時則以后稷爲大祖至後世則以文王爲大祖稷
則郊祀以配天二祧則武王必居其一若武王是其德可宗者
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傳者言此周法蓋於古唯周有
大祖天子七廟謂大祖與二祧四親七也此且以周家爲然凡
廟須推始祖以爲大祖又須有一創業之主即所謂祖也又須
有一有功業致太平者所謂宗也其下則自高祖至禰爲四親
廟也祖宗爲二祧與始祖三廟永不祧也四親廟親盡則祧則
祧常存四親廟也雖然如此若後世之君有中興大勳業者亦
當爲不祧之主如祖宗也若漢高祖爲創業之主文帝爲太宗
武帝爲世宗此二宗者後世祧之猶可若光武復興後世安得
不立爲宗也又如東漢既滅劉先主復立漢嗣後世安得不以
宗事也以此言之則周之文武二祧蓋亦不可爲定數又如四
親廟自高至禰皆不可不祭若使一世之中各有兄弟數人代
立不可以廟數確定却有所不祭也雖數人止是當得一世故
雖親廟亦不害爲數十廟也假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上五并遠
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大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
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
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
爲大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祫之干祫者不當祫而特
祫之也孔註王制爲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耳天子諸侯有月
祭大夫以下但享嘗大夫祖考無廟疑雖壇祭亦止親盡則下
遷若始祖當有廟則當有祭矣大夫二壇有禱乃祭若干祫高
祖則於祖考之一壇而已去壇爲墠去墠爲鬼從廟數以至壇

墠皆有等差定數至於鬼只是鬼饗之者又非孝經所謂鬼饗
也此言鬼饗既不在廟與墠壇之數則并合上世一齊饗之而
已非更有位次分別直共一饗之耳只是懷精神也鬼者只是
歸之大祖故共饗之也既曰鬼饗又分別世數位次則後將有
至百世之鬼也孝經所謂鬼者只以人死謂之鬼猶周禮言天
神地示人鬼是也

長樂陳氏曰祭法言天子至士立廟之制多與禮異其言壇墠
等威之辨理或有之蓋先王之於祖有仁以盡其愛有義以斷
其恩近則月祭遠則享嘗在祧無寢去祧無廟此以義處
仁也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之設爲其無廟而不忍忘
爲此以仁行義也蓋有禱祈則出其主於壇墠而祭之既事則復
其主於廟而藏之唯禘祫與歲之出韞然後在祭告之列其他
不預也大夫之無禘祫禮之節然爾鄭氏謂大夫士無木主
誤也其言凡鬼薦而不祭賈氏申之謂大夫之鬼薦於大祖壇
士之鬼薦之於廟此尤無據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
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
廟魯於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
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
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
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相僖乎以爲桓僖親盡無
大功德而魯不毀故天災之其言雖涉於怪而理或有焉若然
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
皆謂天子祖德宗功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
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
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
特起於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嬖

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盍毀乎理必不然祭法曰遠廟爲祧則祧者兆也天子以五世六世之祖爲祧所謂有二祧是也諸侯以始祖爲祧所謂先君之祧是也鄭氏以祧爲超去之超誤矣既曰超矣又以文武爲不毀之祧何耶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武公之於魯循宣王立庶之非以階魯國攻殺之禍而豊功盛德不著於世自武至閔其廟已在可遷之列矣春秋成公六年二月立武宫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宫左氏曰季文子以鞌之戰立武宫公羊曰武宫者何武公也立者不宜立也蓋武宫立於成公之時歷襄及昭積世不毀故史得以大之欲以比周之文武也　又曰月祭者爲新之祭也月令獻羔開冰爲韭若含桃與夫嘗麥嘗穀嘗麻嘗魚皆先薦寢廟是也周官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所謂五寢者自考廟以至祖考之寢廟也王七廟而其寢乃五者爲其二祧將毀先除其寢所以見孝子孝孫之心不欲遽毀故去有漸也薦新止於寢廟則月祭不及二祧而及祖廟亦明矣享嘗者四時之祭周官大宗伯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及司尊彝所載彝舟尊罍是也有禱焉者求福之祭也周官小宗伯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凡王之會同軍旅田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國有大災故皆令禱祠是也天子巡守出則造乎禰歸則假于祖天子出征亦造乎禰又受命于祖皆有禱焉者也求福之祭非常祭也亦猶四時之間祀雖毀廟之主皆合食焉則禱之時廟之初毀者亦爲壇墠而祭之可知矣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又以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夫左陽也陽主發生

而其德則仁位宗廟於左則有生其親之意且有以致其仁故也辨其昭則一祧二廟是之謂三祧辨其穆則一祧二廟是之謂三穆廟則脩除以貴其寢之常新祧則黝堊以示其去之有漸則所謂遠廟者非不毀之廟也夫先王之立廟祧稱情而爲之耳故其廟之數亦視服之輕重傳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諸侯之德薄於天子故其立廟至於服窮而止天子之德厚於諸侯故其立廟至於親屬之竭而止王廟謂一祧一爲高祖之父則五世矣一爲高祖之祖則六世矣誠能明其言之意而不溺於文武之功德則通矣

石林葉氏曰周官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聘禮言不腆先君之祧言宗廟者亦或謂之宗祧廟與祧常通稱祧兆也廟親而祧遠則其兆而已而鄭氏以祧爲超超上去之意祧非毀之謂若是祧爲毀則自大祖而降凡無功德者皆當毀何獨此二廟乎

泰溪楊氏曰按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大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三親廟月祭高太二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三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爲請禱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無之祭法有壇有墠或二壇無墠或一壇無墠王制無之大抵王制略而祭法詳又按三壇同墠之說出於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爲之非宗廟之外預爲壇墠以待它日有禱也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墠爲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

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鄭氏曰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
孔氏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社之義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大社在庫門內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爲衆特置故曰置社註言百家以上不限多少此大夫所主立社稷則田主是也義已具郊特牲疏
橫渠張氏曰大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爲大社王社王自爲立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大社在唐只見一社　又曰天子立大社爲羣姓必不但爲城中之民爲天下也諸侯國社則是一國也郊者祀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祀社外無地祇之祀澤中方丘亦社也故凡言社者即地祇之祭如大社王社又分而言之大社祭天下之地祇王社祭京師之地祇五祀祭宮中之地祇
嚴陵方氏曰王曰羣姓諸侯曰百姓者羣則衆矣不止於百姓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以此羣姓之社曰大社則知國社之爲小百姓之社曰國社則知大社之爲天下矣大夫以下成羣則取數備矣故曰置社王氏釋周官封人云王社國中之土示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則知置稷者唯大社與國社而已
馬氏曰社者土神而有生物之功故王諸侯大夫立社皆所以教民美報而有反本復始之意也王謂之王社諸侯自君之道謂之國社謂之侯社至於大夫以下皆北面之臣則謂之置社

慶源輔氏曰社后土也自天子至庶人皆得祭之然非尊者立之則亦不可
長樂陳氏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人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喪國之社屋之失國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爲大此孟子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喪國之社天子所以爲戒則又次於王社矣以言安不可以忘危也書曰夏社禮與春秋曰亳社皆以爲戒而已然則諸侯有國社侯社與春秋之亳社亦三社矣天子之社在雉門之右而緜詩曰乃立應門繼之曰乃立冢土冢土社也則諸侯之社亦在門內也天子之牲大牢則諸侯當用少牢若郊特牲曰社事單出里丘乘供粢盛此大夫以下之社也社稷之重於古也如此而孟子曰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夫水旱者天事也人事不勝故天變見於時而社稷土示也豈其罪哉然則謂之變置者猶曰以變置諸侯爾
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祀不修而周公祀于新邑亦先用二牛于郊後用太牢于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祀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秦溪楊氏曰禮經天子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乃合祭地祭社二者而一之何也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極其地之所至無限界也故以祭社爲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凡胡氏所引皆天子社也但一而後世既立社又立

北郊失之矣此則未然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於南郊順陽時因陽位夏至祭地於北郊順陰時因陰位以類求類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所謂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社與祖對尊而親之若因事而告地則祭社亦可矣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之類是也說者曰類者依郊祀正禮而爲之也宜者有事于社求福祐也此所謂告祭也知祭各有義不可以一說拘則知聖人制禮精微之意矣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鄭氏曰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孔氏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以其非郊廟社稷大神故鄭云小神以其門戶竈等故知居人間以小神所祈故知司察小過作譴責以告之也司命者宮中小神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國門者國城門也國行者行神在國門外之西泰厲謂古帝王無後者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此七祀是爲民所立與衆共之其自爲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爲是別更立祀也諸侯減天子戶竈二祀故五祀公厲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故其鬼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義與天子同大夫減諸侯司命中霤故三祀族厲者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然鄭註曲禮大夫五祀爲夏殷法註云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五祀故知非周而王制立正廟故是周禮以彼推此大夫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地者也鄭引聘禮證大夫有門行引士喪禮證士亦有五祀云司命與厲其時不著者以其餘五祀月令皆著其時此二祀不著時也今時引漢時也漢時民家祠司命行神山神祠此三神門戶竈三神在諸神之旁列位而祭之漢時旣然周時必是春祠司命秋祠厲司命主長養厲主殺害故也漢時民祭有山而無厲故知山即厲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爲之於理謬也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何得爲厲也引春秋傳昭七年鄭子產辭證厲山氏有子不爲厲也

長樂陳氏曰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九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爲重該脩熙黎句龍之官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爲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記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也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之

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備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霤祀於中央竈祀於夏井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耦陰也故祀於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脩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軷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羊牲（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凡祭五祀於廟有主有尸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於廟可知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酳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酳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為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考也

橫渠張氏曰五祀戶竈門行中霤而已一畝之宮五者皆具故曰天子至于士皆立五祀之祭天子之立五祀見于經者不一（周禮大宗伯司服小子　曲禮月令曾子問禮運）士之立五祀見于士喪禮祭法有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法加以司命及厲而諸侯不祭戶竈大夫以下皆不祭中霤殆非推報之義又未嘗參見諸書及廟祧壇墠之法亦與經多不合恐別是一法非世之達禮社稷者土穀之神后土后稷古司土司穀之有功德者故以配之祭社則后土之功可以報矣井不在五祀恐水土之神已屬之社厲無後者也國無後者是亦仁術中霤恐是天窻漏明處詩所謂不愧屋漏是也蓋穴居之處亦必有以取明及其宮室當漏處仍有漏明之所爾雅指以為東北隅不必盡爾禮浴於中霤蓋就其明也然則又不可以中庭謂之中霤五祀曰門曰行以報功而言則門行豈大如井及不祭井

嚴陵方氏曰周官以槱燎祀司命者是矣厲即春秋傳所謂鬼有所歸乃不為厲是矣以司人之命祀之求有所延慮其為厲故祀之使有所歸也門行曰國而戶竈不言者以其在內故也大夫而下雖門行亦不言者以其所立者皆非為國故也是以亦不別言自為與為國焉諸侯曰公厲以有國言之大夫曰族厲以有家言之司命天神故首言之中霤土神也故次言之門在外也故又次於中霤行在道也故又次於國門厲之施毒不特在道而已故又次於國行戶雖在內特用於房戶之間而已故又次於泰厲竈雖則化飲食以養人非人之養也故以是終焉獨族厲先於門行者以厲之為鬼在天道則為卑在人道則為尊有國者有天道有家者有人道故或先或後以尊卑之辨七者之降殺諸侯則下去戶竈而立五大夫非特下去戶竈而已又上去司命中霤而立三祀於有家者所尊之族厲又去之而立二祀至於庶士庶人則卑矣故取七祀之最卑者或戶或竈而立一祀焉不使庶士祀戶庶人祀竈而或立之者以其人與祀皆卑不足以辨其隆殺故也大宗伯言以血祭祭社稷五祀則七祀之說非周制可知曲禮王制止言大夫祭五祀蓋以周制言之上得以兼下而五祀主於家故也

馬氏曰聖足以饗帝孝足以饗親至於七祀之微有所不廢者所謂禮措體之意也命降於五祀謂之制度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故王立七祀則諸侯立五大夫三士庶人一皆以其制度之所自出也命者所以司其生厲者所以司其過以至於出入起居飲食之際莫不有神以司之凡有形有氣者皆不能逃於此此其所以戶竈門行之間一皆有以祭之也七祀之祭莫不各以其時各以其儀月令所載是也

山陰陸氏曰凡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以是爲正曰戶曰竈則天子有加焉爾大夫於諸侯殺其上曰族厲曰門曰行是也士於大夫殺其上曰門曰行是也庶人或立戶或立竈取其親者立之而已戶所由也竈所養也戶近而門遠奥尊而竈卑大夫有家謂之族厲以此謂之置杜亦以此又新說曰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先王於四時祭焉加司命泰厲爲七祀蓋司命者萬物之命繫焉春官司命是也泰厲者萬物之性繫焉春官司中是也萬物受順以生者命也受中以生者性也正則中過則厲故泰厲一名司中司中以王言之也泰厲以反言之也司命泰厲本乎上者也其成象在天故以陽祀祭之自煙始春官所謂以槱燎祀司中司命小宗伯註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是也戶竈門行中霤本乎下者也其成形在地故以陰祀祭之自血始春官所謂以血祭祭五祀是也自司命至竈其序之如此何也蓋中霤奥內而其外爲門又其外爲行以司命總之者司命主生尊大之也戶小處也竈卑處也以泰厲總之者泰厲主殺卑小之也諸侯有君道故立五祀而去天子七祀之下者二大夫有臣道故立三祀而去諸侯五祀之上者二士賤於大夫故去其一庶人則民而已不取於士而取於天子一祀者庶人卑無嫌也王爲羣姓立七祀所謂祀於廟中是也自爲立七祀所謂祭於宮中是也曲禮曰天子祭五祀即春官五祀以司命泰厲天類不與也分禱五祀則大喪之祭於司命泰厲無所禱也禮運月令小子職皆云五祀不及司命泰厲亦以天類異之也此云大夫三祀曲禮王制皆云五祀何也蓋此經言其立曲禮王制言其祭若官師一廟曰考廟此以所立言之也又曰王考無廟而祭之此以所祭言之也若士既夕禮行禱于五祀則言其禱而已禱與祭亦異祭與立異固不同也

[illegible]氏曰王爲羣姓立七祀以及諸侯至庶人各以差次而祭之自爲立七祀則俱祭之諸侯爲國立五祀使大夫士庶人各以差次祭之自爲立五祀則俱祭之然則諸侯至士庶人雖皆曰立然非自立之也天子立之而後己立之耳前社亦然天子曰泰厲大夫曰族厲異其名者以其無形迹可辨故也司命亦無形迹而不異其名者命則一不容異也

金華應氏曰禮大夫祭五祀儀禮士禱五祀此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意者立祀則爲之位不得盡兼祭禱則爲之禮無所不徧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鄭氏曰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奥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祭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

孔氏曰此明天子以下祭殤之事鄭註王子謂王之庶子公子謂諸侯庶子不得爲先王先公立廟無處可祭適殤故祭於當祭之廟謂王子公子但爲卿大夫得自立廟與王子公子向者就其廟而祭之適殤其義已具曾子問

嚴陵方氏曰玄孫之子爲來孫以曰來者言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曾玄見小記解殤見檀弓解毋言適則庶殤在所不祭矣重本故也然以尊而祭卑故曰下祭且在王而下每殺於廟數之二焉曾子問所謂陰厭陽厭者是矣

金華應氏曰祭殤之數尊者所及遠卑者所及近澤有厚薄則禮有隆殺也德厚者流光既上及其祖又下及其殤祭及於五所愛者遠也祭止於適所重正統也不混殺也

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

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
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為稷共
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
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
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
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寛治民而除其虐文
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
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
在祀典

鄭氏曰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為上公祀為大神厲山氏
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弃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録而
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
也賞賞善也謂禪舜封禹稷等也蠢終謂既禪二十八載
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
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冥契六世之
孫也其官玄冥水官也虐菑謂桀紂也烈業也族猶類也祀
典謂祭祀也

孔氏曰前經明禘郊祖宗及社稷等所配之人又論天地日月
星辰山谷丘陵之等此經總明其功有益於民得在祀典之事
法施於民若神農后土帝嚳與堯及黄帝顓頊與契之屬是
也以死勤事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禹是也禦大菑捍大
患湯及文武是也厲山氏案帝王世紀云神農氏起於烈山即
炎帝也鄭引烈山氏左傳昭二十九年文農謂厲山氏後世子
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子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
也夏末湯大旱七年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故祀以為稷者
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也共工氏鄭註係漢律歷志
文案月令不載共工氏是無録又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稱炎
帝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皡氏以龍紀從下逆陳是在炎帝
之前大昊之後也又以水紀官是無録而王共工後世之子孫
為后土之官后君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為配社之神
帝嚳能紀星辰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故祀之
也堯以天下位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
宅是能刑有法也舜征有苗仍巡守陟方而死是勤衆事而野
死鯀塞水無功被堯殛死于羽山治水九載亦有微功故得祀
之世本云作城郭是亦有功也鄭荅趙商云鯀非殛死放居東
裔至死不得反於朝耳禹能修父之功故祀之上古雖有百物
未有名黄帝為物作名正名其體明民謂垂衣裳使貴賤分
明得其所也共財謂山澤不鄣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契為堯
之司徒掌五教湯放桀於南巢去民之菑謂伐紂自厲山氏
以下所得祀者皆有功烈於民也及夫日月星辰釋上文泰壇
泰折等祀也上有祭地祭天祭四時寒暑水旱此不言者舉日
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
以包之非此族謂非厲山以下及日月丘陵等無益於民者
悉不得預於祭祀之典也

長樂劉氏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者民賴其法成身者也伏羲氏
作八卦而民賴之以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義神農氏作耒
耜而民賴之以知耕種之益黄帝氏作衣裳而民賴之以知尊
卑上下之分堯舜執遜避之義而民賴之以知廉讓崇德之美
后稷立耕稼之規而民賴之以知粒食畎畝之法是皆功及萬
世而莫敢或違故有天下者祀以為報所以重民之生也以死
勤事者忠於國者弗顧其生義於君者弗惜其死祀之則忠義
勸于天下矣以勞定國者夙夜勞弃爾成王業如伊尹之相湯

升陑如呂望之應爲揚我舞如周公之坐以待旦也能禦大菑者
如禹水爲災而后土氏能平五土如懷襄民墊而夏后氏能滌
九源既免民之魚鼈又敷土以播殖也能捍大患者如玁狁猾
夏而宣王斥之管蔡亂國而周公征之楊墨亂教而孟子闢之
皆俾大患弗克興焉黃帝正名百物者謂垂衣裳而定尊卑
之法也爲舟楫而取諸渙也服牛乘馬而取諸隨也重門擊柝
而取諸豫也設杵臼而取諸小過也弦弧矢而取諸睽也作宮
室而取諸大壯也易棺槨而取諸大過也立書契而取諸夬也
皆其正百物之名以與天下之利而共其財用於無窮者也
長樂陳氏曰凡聖賢之有功烈於民者蓋皆應時而遺隨所著
見而已其内之所存豈止於此哉堯之道至於無能名而其所
以見祀者止於賞均刑法以義終舜之道至於無爲而其所以
見祀者止於勤衆事而野死以此推之則功烈者道德之迹迹

者祀典之所可載而其爲道非祀典之所可盡也夫法施於民
所謂民功曰庸也以死勤事以勞定國所謂事功曰勞也能禦
天之大菑捍人之大患所謂治功曰力也
嚴陵方氏曰聖王者言其有德又有位也有德而無其位有位
而無其德皆不可制祭祀既曰祭又曰祀者蓋祭者祀之事祀
者祭之道聖王之制祭祀豈徒事其末爲哉故下皆言祀而不
言祭也蓋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施則所以陳之也勤故能免乎
難定故能止乎一事欲免乎難而已故於事曰勤國欲止乎一
而已故於國曰定言以死勤事則不敢偷生以勞定國則不敢
白逸菑在天也可禦而已患在人也故可捍焉有一于此則皆
在所祀也故每以祀言之聖王之制祭祀凡以有功烈於民而
已故以法施於民爲首有民必有事故以以死勤事繼之民者
國之本也事者國之治也故以以勞定國繼之國有民事爲有常

菑患爲有變故以禦大菑捍大患繼之后土則句龍也平與地
平天成之平同后以言其能繼土事也與后稷謂之后同義厤
辰之運行固有先後自然之序帝嚳則固其序以著之衆使
知之而已賞均刑法者賞不均則至於徼倖刑不法則及於無
辜也鯀鄣鴻水所謂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也鄣謂壅塞之也
洪範所謂陻洪水是也殛之者以其九載績用弗成祀之者以
其以死勤事黃帝正名百物則不昧於理故曰明民物有其名
皆可取而用之故曰共財顓頊能脩之則以不廢黃帝之緒故
也契爲司徒而民成者司徒掌邦敎敎所以成民之性而已冥
即玄冥也以其爲水官故曰玄冥其見月令辭湯以寬治民即所
謂撫民以寬除其邪虐是也文武之所爲雖異皆以去民之菑
而已以紂之暴非人之所能爲也民所取財用者取物之財以
爲人之用也功烈也瞻仰也財用也皆以民言之者亦以民爲

國之本故也言日月星辰而不言天言山林川谷丘陵而不言
地者以天地之功至大祀典所不得而言故也
山陰陸氏曰於此言稷言嚳言堯言鯀言禹言黃帝言顓頊
言契言冥言湯言文王言武王以著四代禘郊祖宗非專爲私
恩也以義終終讀如受終之終言黃帝正名百物務以明民
且共財也蓋古人取材於物非特其利其義亦是也湯言除
虐武王言去民之菑菑甚於虐也書曰惟受罪浮于桀亦湯以
寬治民而除其虐若武王之事乃所謂武者也故湯樂謂之濩
而已
石林葉氏曰自夏而上蓋世以烈山氏主稷句龍氏主社而易
稷以代烈山氏者自殷以來爲之也故祀后稷爲稷祀句龍氏
爲社至于今守之吾讀禮至此然後知逸書作夏社之意書
序云湯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意者湯既黜夏殷人

有歸罪於社稷之不能保其國而易之者后稷之功在天下而人所共知故以代柱無嫌而句龍氏未有昭然如稷可代者則不可以苟易所以遷烈山氏而不遷句龍氏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九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

祭義第二十四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齋戒薦羞之義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嚴陵方氏曰陳乎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君子之於祭豈徒拘法之末爲哉亦以其有義存焉爾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非謂是歟此篇言祭則以義爲主故以是名之若冠昏射燕聘與鄉飲酒皆言義者亦此意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鄭氏曰忘與不敬違禮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爲感時念親也霜露既降脫秋字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爲一祭之間孝子不知鬼神之期推而廣之故其去來於陰陽

孔氏曰此篇總論祭事其事既雜義相附者結爲一節此節明孝子感時念親四時設祭之意禘陽之盛也嘗陰之盛也陰陽氣盛孝子感而思念其親故君子制禮合於天道案王制云春礿夏禘周禮大宗伯春祠夏礿今云春禘故鄭曰夏殷禮然王制春曰礿此云春禘禘當爲礿於郊特牲已註故此不言也孝子不知鬼神來去期節故祭初似若來故樂祭末似去故哀推此一祭而廣論一年於神之去來似於陰陽二氣陽主生長春夏陽似神之來故祭有樂秋冬陰似神之去故無樂然周禮四

時祭皆有樂殺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斁萬舞
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殺秋冬亦有樂義具郊特牲疏
延平周氏曰數與疏皆非中也唯中爲可以合之於天道故禘
於春嘗於秋疏數之中也一歲之內天時有四而宗廟之祭亦
有四故舉春以見夏舉秋以見冬殺人有大禘則小禘爲春祭
之名周人一禘而已則礿爲春祭之名履霜露而有悽愴之心
此秋所以有嘗而履雨露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此春所以
有禘
嚴陵方氏曰數疏言其時煩怠言其事不敬與忘言其心君子
之於祭自外入者因時以舉事因事以生心由中出者因心以
行事因事以從時凡以順中外之理合天人之道一歸宿於大
中而已由是合諸天道春禘而秋嘗也夫天道之大在陰陽春
爲陽中故則禘於春秋爲陰中故則嘗於秋故能時不失乎數
疏事不失乎煩怠心不失乎敬與忘也祭有四時凡以此爾以
時對月則時不爲近以時對歲則時不爲遠然朔月有薦者以
於禮爲小而不嫌於數也三年有祫者以於禮爲大而不嫌於
疏也止言禘則以怵惕之心感於陽之中而適當之故也止言
嘗則以悽愴之心感於陰之中而適當之故也禘非不送往而
哀也然順陽出之義故以陽來爲主而有樂嘗非不迎來而樂
也然順陰入之義故以送往爲主而無樂然則四時之祭一祭
之間神未嘗不來也亦未嘗不往也人未嘗不樂也亦未嘗不
哀也經之所言特各有所主爾亦見郊特牲解
馬氏曰先王制祭祀要之不黷不忘而已及其失中則黷之害
於誠反有甚於忘故先言數而後言疏傳說之告高宗止以黷
于祭祀爲戒蓋因時之弊而言之也夫君子之言有爲一人而
言者有爲天下而言者有爲當年而言者有爲來世而言者其

爲天下來世而言者則與夫爲一人當年而言者爲有異矣禘者
陽之盛嘗者陰之盛春者陽之中秋者陰之中禮以盛爲備烝
以中爲和故於時舉春秋而於祭舉禘嘗
石林葉氏曰思其親而祭之者人情也祭以時而疏數者天道
也本諸人情則秋而霜露降其情傷也故嘗祭春而雨露濡其
情思也故礿祭合天道則秋嘗者順乎陰也故無聲春礿者順
乎陽也故有樂
毗陵慕容氏曰祭之義敬愛而已敬則惕其獨而不斁愛則存
諸中而不忘不敬不愛雖備物盡禮詎於祭也數而煩爲無敬
也怠而忘爲無愛也愛敬忘於中動而僞爲無所不至矣先王
以敬愛出於誠心非可以僞爲也故因天道之自然而行禘嘗
之禮通疏數之宜非出於人爲故能盡祭之義雖天子之尊所
以刑於四海者不過此也霜露既降雨露既濡時乎氣化悽愴
怵惕生於中不知其所以然而然非有所期而爲之也情之感
敬愛之深矣凡天地之間莫不囿乎陰陽雖鬼神之幽亦順陰
陽以往來聖人明陰陽之理故能知鬼神之情狀可得而饗也
夫與陽偕來與陰偕往非特寒暑萬物然也鬼神亦從之禘
者陽之盛然其祭主飲以求諸陽故以迎來爲主嘗者陰之盛
然其祭主食以求諸陰故以送往爲主爲其迎來而樂也故有
樂爲其送往而哀也故無樂此禮以節情也聖人因春秋以深
探陰陽之情而爲二端之報也郊特牲曰春饗孤子秋食耆老
而曰其義一也蓋人生自幼而壯爲來自老而死爲往亦有迎
送之義焉故饗與禘同有樂食與嘗同無樂也
延平黃氏曰雨露既濡則萬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感
陰以死萬物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
來矣故樂以迎之萬物以死之時君子不敢致生於其親且謂

其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孝子之祭有送往之哀而不及樂是謂井仁有迎來之樂而不及哀是謂井智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祖宗迎來則樂作情在於樂也送往則樂闋情在於哀也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周之作樂先祖是聽樂以迎來如此則送往可知矣蓋一陰一陽天之道也一哀一樂人之情也君子合諸天道豈他求哉反吾情而已矣此主祭祀而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郊特牲兼饗食而言故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樂書

新安朱氏曰春陽氣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

慶源輔氏曰敬則自簡然所謂簡非略也適得其宜耳至於煩則不敬者之所爲也矯其數而失於疏則又將流於怠而至於忘矣不數不疏自有中道唯敬而無失者得之天一歲有四時人一歲有四祭此則不數不疏天理人情之至也君子之於親也終身弗之忘故祭序遷改自有所見則心有所感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豈曰寒將至而後思之哉秋陰中萬物衰德故君子履霜露而其心悽愴以悲哀春陽中萬物發生故君子履雨露而其心怵惕如將見其親也以一祭言之則始爲來而終爲往以一歲言之則陽爲來而陰爲往

致齊於内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

鄭氏曰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爲齊者思之孰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曰屈到嗜芰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前齊事之日五事先思其麤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思念其親精意純熟目想之若見其所爲齊之親也楚語云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

河南程氏曰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横渠張氏曰齊須是屏絶思慮至祭之日便可與神明交若如此思之却惹起無窮哀戚如何接神所謂思其居處笑語唯當忌日宜如此

延平周氏曰致齊於内散齊於外者以廟之内外言之也齊所以致一唯致一爲可以有見於祖宗

嚴陵方氏曰齊於内所以慎其心齊於外所以防其物散齊若所謂不[illegible]酒不茹葷之類齊三日則致齊而已必致齊然後見其所爲齊者思之至故也

毗陵慕容氏曰心之官曰思思有所至則無所不達夫不以欲惡哀樂二其心而致一於其所祭故無形之中視有所見無聲之中聽有所聞皆其思之所能達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齊之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言思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見與見其參於前見其倚於衡之見同

建安眞氏曰自此至終身弗辱也一章於人子之事親可謂盡形容之妙矣非誠孝之極安能至此而程氏乃謂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非齊也蓋齊與戒異當七日之戒粟然祗懼容有思焉及齊三日則湛然純一無所思矣此齊與戒之分也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者蓋愛慤之極儼乎其若存誠愨之極昭乎其有見此鬼神之常理也其可

不敢乎敬則有不敬則無矣故親在而養必以敬親沒而享亦以敬親之存沒有異而孝子之敬則同夫如是則終身弗辱其親矣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鄭氏曰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

孔氏曰此經明祭之日孝子想念其親也入室謂祭之日朝初入廟室陰厭時也僾僾髣髴見也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出戶謂特牲少牢主婦設豆及佐食設俎之屬是也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時必有悚息肅肅然如聞舉動容止之聲設薦已畢孝子出戶而靜聽愾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也案士虞禮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間注云如尸一食九飯之頃彼謂虞祭無孫行爲尸者則吉祭亦當然也

毗陵慕容氏曰前言致其深思於未祭之始故此又言祭之日也僾然者以愛之至則存不忘乎心故必有以見乎其位肅然言思之靜則其肅然於無聲之中而有所聞故曰必有聞乎其容聲周旋出戶者以親之在此不忍遽退故必周旋而後出戶必曰容聲者思至於佩玉之時也出戶而聽愾然者已祭出戶猶疑而聽爲悵親之將往而不得見也心絕志悲而已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若愾愾然矣又有聞焉則思不能忘也嘆息之聲遠而微矣此其所以爲至也孔子曰祭如在雖孔子之聖不過如此蓋誠之至則無餘事矣

橫渠張氏曰僾然見乎其位愾然聞乎其歎息祭之至則祭日自然如此

馬氏曰入廟而升於堂則僾然見乎其位薦腥而出戶則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已薦出戶而聽則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祭之序也僾然言其貌肅然言其容愾然言其氣

慶源輔氏曰僾疑其與愛義近不分明貌肅謂靜而后有聞也既曰必有又曰僾然肅然愾然蓋誠之不可揜也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者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鄭氏曰存著則謂其思念也

孔氏曰此經覆說孝子祭時念親之事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以嗜欲不忘於親故也致其端慤敬親之心則若親之顯著以色不忘於目聲不忘於耳故也如親存在常想見之何得不敬乎

嚴陵方氏曰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之際也聲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之際也愛言追念之思慤言想見之誠致其愛矣親雖亡而猶存致其慤矣神雖微而猶著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非謂是歟果如在則怠慢之心無自而入安得不敬乎孔子荅子游之問孝言不敬何以別於犬馬故此首言先王之孝而終之以敬焉

延平周氏曰致愛言其仁致慤言其誠存者亡之對著者微之對言致仁則能存其亡致誠則能著其微著與存不忘乎心則先王之所以敬也

馬氏曰內焉心志嗜欲不忘乎心故曰致愛則存存者有在乎內也外焉聲色不絕乎耳目故曰致慤則著著則有見乎外也

山陰陸氏曰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是之謂著

石林葉氏曰愛存以仁慤著以信主於內而已矣夫豈復得不敬乎

盧陵胡氏曰存著皆本於誠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
者寡矣中庸云誠則形形則著
毗陵慕容氏曰先王之孝終其身而不忘非特施於祭祀而已
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則耳目之所接心之所存常若親
之在其側夫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以己之耳目合乎父母之
聲色以己之心合乎父母之心志嗜欲則無斯須而不在敬矣
愛者惻隱之心而未見者是也慤者全實而未毁者是也皆根
於至性而不可僞爲故致愛則雖亡也而存致慤則雖幽也而
著以著存常不忘乎心則莫之能亡其爲愼獨也至矣
慶源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乃人之心也
先王能存其心故父母之容色自不忘於目父母之聲音自不
絶於耳父母之心志嗜欲自不忘乎心此固非勉強矯拂之所
能然也亦致吾心之愛與敬而已故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愛
則心也故曰存慤則誠也故曰著存雖若存於内著雖若著於
外然誠不可以内外言故終之以著存不忘於心者存不忘乎
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矣
安得不敬乎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
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
私也
鄭氏曰享猶祭也饗也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它事如
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
如喪時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終身念親不忘之事非謂忌日不善
别有禁忌不舉事也以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盡
其私情而營他事也

横渠張氏曰或問忌日有薦可乎曰古則無之今有於人情自
亦不害古之祭祀一事最是管攝人情如萃聚也渙散也皆言
王假有廟當其物之渙散之時收其萃聚則非祭祀何以能之
祭之義追遠反本此理之大者也不如是則幾於禽獸
嚴陵方氏曰生事之以禮所謂以養養也死祭之以禮所謂敬享
也然猶未也父母既没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故曰思終身弗辱也然則終身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且
養也享也或先或後各有時焉失其時則爲辱矣或隆或殺各
有度焉失其度則爲辱矣故敬養於生敬享於死凡以思終身
弗辱而已練祥則止於又朞而已忌日則比年有焉故曰君子
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以於是日志於親而有所至故不敢
盡情於他事
延平周氏曰君子無施而不敬者思終身弗辱也
石林葉氏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故養也享也弗辱
身也止稱君子
講義曰不以生養死享異其心而且敬則同此所以爲君子之
孝喪不過三年而君子有終身之喪者蓋三年者天下之通制
而終身者孝子之誠心彼其思親終身不忘故至忌日志之所
至獨在於親而不及於己之私事
慶源輔氏曰一息不敬則絶乎理絶乎理則辱其親矣故敬養
敬享是乃思終身弗辱也況又行險僥倖自投於罟擭陷穽之
中乎由此觀之則忌日當以喪禮處之也志有所至謂思念於
親必極其至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
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

其饗之也

鄭氏曰能饗帝能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也帝天也中心鄉之乃能使其祭見饗也色不和曰怍苴合盎設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勿勿猶勉勉愨愛之貌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祭祀欲親歆饗之意饗帝爲難故聖人能之饗親不易故孝子能之此本爲饗親而發欲與饗帝同也孝子歸鄉然後能使神歆饗曲禮云容無怍怍謂顏色變即不和之意繹祭故先獻後薦鄭引儐尸至菹醢是有司徹文上大夫儐尸即天子諸侯之繹也齊齊整齊之貌愉愉和悅之貌忠謂忠心也其皆語助

橫渠張氏曰祭祀之饗以此心合天意乃是交神明之道也

延平周氏曰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蓋鄉之以至誠然後能饗之也君牽牲而夫人奠盎角之盎齊君獻尸而夫人薦朝事之豆陰一陽之義也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皆事死如事生也

嚴陵方氏曰自下享上之謂享以幽饗明之謂饗唯其人自下而享上故神則自幽而饗明焉饗與享一也此篇有曰先王有曰君子有曰聖人有曰孝子何也曰先王者以言行之自古也曰君子者以言行之以德也曰聖人者以言有事之道也曰孝子者以言有事親之行也其爲言亦互相備而已怍者俯有怍於人故生於人而作於色也孝子之饗親鄉之以心而人道盡矣故臨尸而不怍焉自君牽牲而下皆言鄉之以心如此故終言欲其饗之也牲必君牽之者以君能生是物故也尸必君獻之者以君能主是事故也必能生之然後可殺必爲之主然後用獻君牽牲而夫人奠盎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者婦人唯酒食是誠故也盎則名其物而酌之者也故曰奠尸則象其德而事之者也故曰獻豆則制其器而饋之者也故曰薦別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若夫人薦盎若薦諸皇尸若周官獻豆亦可互言也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者所以備外內之官也推而上之則公之相天子夫人之相后可知矣然禮器言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明堂位言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曰相則知有爲之主者曰從則知有爲之先者曰贊則知有爲之正者其實一也凡此則祭統所謂夫婦親之是矣齊齊乎其敬者言敬足以有所飾而無慢心愉愉乎其忠者言忠足以有所順而無違志勿勿諸其欲其饗之者言制其怠惰而有所勉莫其神之饗吾誠也

馬氏曰饗帝饗親致其誠而已聖人體其道之盡也蓋德不足以與之對則亦非饗之之盡也聖人盡天道者也孝子盡人道者也

山陰陸氏曰唯聖人爲能饗帝格于皇天唯伊尹爲能與此若伊陟臣扈則於此庶幾焉爾孝子臨尸而不怍以尊臨卑以老事幼自非其以爲親則宜有怍容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此當朝踐之節鄭氏謂繹祭誤也凡祭主人獻尸主婦薦豆豈特繹祭而已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曰相如此主從如祭亦言之法齊宗廟之事愉朝庭之事

石林葉氏曰聖人具天道其德同乎帝故饗帝帝必有天也孝子具人道其仁篤於親故饗親親必有祖也推其祖以配天推其親以配上帝亦孝子之事雖而言之則異故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志之所鄉然後能饗故聖人推其尊尊之義以向乎天孝子推其親親之仁以向乎親

毗陵慕容氏曰聖盡人道也孝盡子道也唯盡人道爲能同於

天唯孟子道爲能順於親所謂饗者非道與之俱莫能盡其至
也天人一道也聖人曲盡心知至於知天故能與天爲一凡所
爲凡所行莫不通於天則天其有不饗者乎父子天性也孝至
矣則反其性之所本凡所爲凡所行莫不合於親非特生安之
死亦饗之理無二致也是二者豈竭力從事盡禮備物之所能
致唯忠所鄉出於至性則無所不通也書曰而稽天若而天所若
而不背所謂鄉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則其心之所鄉可知也
蓋凡與之同者必鄉鄉之斯饗矣異則違焉莫之饗也
江陵項氏曰以人而交於神非悃愊純至與之俱化者不能達
也故曰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仁人之心與天地爲
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爲一人也
講義曰饗帝爲難而聖人能之以其誠也饗親亦難而孝子能
之亦以其誠也聖人之於天非饗之日然後敬天也其誠心素
鄉之矣舉聖人饗帝以見孝子之饗親當如此也勿勿盡心竭
力之貌雖然此獨言國君而已何也蓋舉國君則上而天子下
而卿大夫士庶人亦莫不然此固天下之通道也
慶源輔氏曰德與天同然後能饗帝心與親一然後能饗親鬼
神之德其誠矣我以誠鄉則彼以誠饗矣祭祀之物牲酒爲上
故君牽牲敬以致其力也夫人奠盎敬以致其職也君獻尸
祭以獻爲主也夫人薦豆以副君也君牽之而夫人薦之夫人
奠之而君獻之以見夫婦相須以共成其事也卿大夫相君命
婦相夫人以見在上者盡其道則在下者各致其事以相助也
內直之謂敬盡己之謂忠內直則外自齊盡己則自無不順愉
者順也勿勿者戒止之辭戒止其他而專心一志以鄉乎親而
冀其饗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

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
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
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鄭氏曰如不欲生思親之深也如欲色然以時人於色厚假以
喩之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
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文王祭思親忠敬之甚文王思念死者意欲
隨之而死似不復欲生也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稱親之諱如
似見親也此文王祭祀之盡忠誠也故思念親之平生耆欲如
眞見親所愛在於目前又思念親之所愛之甚如凡人貪欲女
色然也唯文王能如此與與是不敢定之辭詩乃幽王小雅小
宛之篇而云文王詩者記者斷章取義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
幽王亦得爲文王詩也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者旣設繹祭之
饗而致於神其夜又從而思之也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者孝子
想神之歆饗故必樂又想及饗已至之後必分離故必哀也案
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猶繹是祭之明日爲繹也案
有司徹上大夫儐尸別立一人爲侑以助尸似鄉飮酒禮介之
副賓也繹祭與儐尸同故知二人容尸與侑也　王氏曰欲色
如欲見父母之顏色
嚴陵方氏曰事死如事生所謂祭如在也思死如不欲生所謂
至痛極也忌日必哀所謂有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所謂聞
名心瞿也明發者發夕至明也祭之明日猶且如此而況祭之
正日乎於將祭而齊焉則逆思其所以去故曰饗而致之又從
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者以其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故也饗
之必樂則樂致其來已至必哀則哀思其去前經言樂以迎來
哀以送往正謂是矣

毗陵慕容氏曰此言惟文王然後能盡饗親之義自事死如事生以下皆言至誠之盡非文王孰能之君子所性不加不損死生同之生者人之所欲也以恩死者至於不欲生則其至性可知矣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者心有所屬也凡此皆本於忠非由外作故曰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言非特見其身而已又如見其心之所愛如欲承順其顏色則言思之深益至其精微也如見親之所愛如生事之先意承志也如欲色然如生事之色難也沒而思之猶如此非文王其孰能之夫人夜寐而耆覺爲不亂其形思不亂其營則與陰俱矣今也不寐至於明發則以思有所至故也明發不寐言未祭也饗而致之言方祭也又從而思之言既祭也自未祭至於既祭思親之誠綿綿而不絕無須臾忘其愛敬之心乎也與祭之日樂與哀半孝子之饗親也喜怒哀樂不能自定既以愉而樂矣復愛而悽愴焉情不能自止也其饗也如見親之在焉故必樂已至矣則念其將往也故必哀饗之必樂申前文饗而致之之義已至必哀申前文又從而思之之義夫辰十二而成日月十二而成歲陰陽相推一日之間猶一歲也而鬼神亦如之故朝與陽俱來夕與陰俱往因其往來而哀樂從之朝踐主于饋孰主食亦禘嘗之義也一日而陰陽分焉故樂與哀半

慶源輔氏曰事死者如事生不以死生之異而貳其誠也思死者如不欲生忠與親一而不知夫生爲可羨也忌日必哀痛割如斷也稱諱如見親敬親之名也此古人所以制爲諱之禮也凡此者無所不用其至也盡已之謂忠而祭所以自盡也盡已之誠則其神著矣故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如見親之所愛言如見親之有愛於已如欲色然言已如欲得父母之顏色其義精矣非文王孰能與之明日不必言是繹祭也正祭之日既已饗而致其親之神靈矣祭畢而神去則又從而思慕之故至於祭之明日而明發猶不寐也由是言之則祭之日樂與哀半誠於饗則必來故必樂已至則必去故必哀

山陰陸氏曰言非獨如見親也雖親之所愛者亦如見焉如欲色然大學所謂如好好色蓋誠之謂也初言祭此言祀初言稱諱如見親此言如見親之所愛言文王之忠誠有加而無已

講義曰蓋欲色人情之真也其思如此非出於中心之誠者其能之乎古之人無非孝也何獨取於文王百聖一心與文王則從聖人可知也饗之則樂已至則宜亦樂而哀之何也蓋已至則必去安得而不哀樂以親哀以親然則孝子之於親果何時而忘耶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生事之以禮故事之之日喜與懼半所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也死祭之以禮故祭之之日樂與哀半所謂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是也已至必哀原其始也哀以送往要其終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愨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鄭氏曰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愨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偷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交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也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孰也薦俎饌與俎也慌惚思念益深之時

也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禮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
漆漆濟濟主人慤而趨趨
孔氏曰此一節記仲尼嘗祭之後說濟濟是容貌自疏遠漆漆謂
容貌自反覆而脩整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此賓客之事何得
神明之與交更覆結之言孝子何得濟濟漆漆之有言不得有也
初祭尸入於室後出在堂門尸更反入而設饋故云反饋卿士
大夫從饋孰始故鄭云天子諸侯或從血腥始言或者不盡然
故三獻爓一獻孰是不從血腥始也樂成謂設饌進孰俎樂成
畢薦俎謂薦其饋食之豆并牲體之俎也進饋之時與神明交
貴其誠敬進饋之後人事之盛故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謂
助祭之人於此時致其濟濟漆漆賓客之事若孝子自濟濟漆
漆賓客之事何得怳惚思念之有乎　王氏曰容也遠也容當
爲客
嚴陵方氏曰特言嘗則與月令言嘗犧牲祭法言享嘗乃止同
義奉薦而進謂子奉所薦之時物而進之於其親也慤言奉之
之容實而無文趨趨以數言行之之節收攝而不跡濟濟者
威儀之齊而遠則優游而不迫漆漆者威儀之飾自反則反覆
而不苟濟濟者之遠則異乎趨數者矣漆漆之自反則異乎慤
者矣濟濟之容所以爲遠故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之容以
自反故曰漆漆者容也自反也蓋容以遠若容以自反則致其
飾而於神明之道不及以交故曰夫何神明之及交反饋者既
往薦腥而反饋孰也反饋而後樂成則以周人先求諸陰故也
序其禮樂則先後得以不失其倫備其百官則小大得以各共
其事故君子於是致其濟濟漆漆也致其濟濟漆漆則非以怳
惚與神明交矣故曰夫何怳惚之有乎怳焉若無惚焉若有神
人之道幽明之際以誠心交之其狀如此

馬氏曰威儀飾而後可以濟濟故濟濟者威儀既飭之稱漆可
用以飾物故漆漆者飾其威儀之謂飾其威儀所以自脩也故
曰漆漆者容也反也威儀既飭所以遠於物故曰漆漆者容也
遠也
延平周氏曰濟濟之容遠也而漆漆之容自反也遠而自反非
主祭者之容特其助祭者之容耳故孔子之言祭則濟濟漆漆
而親耒祭則慤而趨趨者蓋言之各有所當也
石林葉氏曰交神明者非同於所安故奉薦之時不可以脩容
也故其進也慤其行也趨數及奉薦既事而禮樂有序百官
既備可以脩容矣故濟者自遠也非進而慤也漆漆者自反也
非行而趨數也
慶源輔氏曰慤謂誠實篤於誠者略於儀易曰有孚盈缶趨
數唯恐不及不暇爲容也漆漆濟濟則有容儀然濟濟有自莊
之意漆漆有自固之義故有遠與自反之別未反饋樂未成主
人自盡其誠敬與神明交故其意慤其行趨趨以數此易所
謂盥而不薦荀子所謂大廟未入尸之次也至反饋樂成則禮
數繁縟各致其儀故助祭之人濟濟漆漆然也此段與子游誤
認速朽速貧之意同然子贛能質叔聖人不徒執其言此所
以爲善學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
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
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
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鄭氏曰比時猶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也既脩既設謂埽
除及黝堊百官助主人進之也諭其志意謂使祝祝饗食及祐

尸也或猶有也言想其彷彿來

孔氏曰自此至成人之道廣明孝子祭祀之義虛中以治之言心中唯思此祭而已案廣雅洞洞屬屬敬也恭敬心甚如與物之弗勝心所奉持如似將失於物此孝子心敬之至極也既薦其俎於是使祝官啓告鬼神曉諭鬼神以己意其思念情深慌惚似神明交接庶望神明或來歆饗是孝子之志意也

嚴陵方氏曰若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此慮事之所以豫也若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此具物之所以備也豫則無不及之時備則無不足之用此事與物之辨也具之然後備也比時與學記言比年同義齊者心不苟慮必依於道凡以致其虛而已中其可以不虛乎脩則所以葺其舊設則所以飾其新曰脩曰設互相備百物既備則凡祭所用之物無所不備矣致齊三日之謂齊散齊七日之謂戒沐浴則澡雪其髮膚焉盛服吉服也洞洞則禮器所謂洞洞乎其敬也屬屬則禮器所謂屬屬乎其忠也如弗勝如弗勝是祭事也如將失之如將失其親而弗獲見凡此非孝敬之至者曷克如是故曰其孝敬之心至也與祝以孝告而諭人之志意於神嘏以慈告而諭神之志意於人神人之際既相諭矣故放其慌惚有無之間人可以與神交於幽神可以與人交於明也如是而祭庶幾乎神或饗之也然則孝子之志豈他求哉如斯而已故曰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庶者幸而不必之詞或者疑而不定之詞郊特牲言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正謂是也

毗陵慕容氏曰祭事不一周官所謂牲事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宰夫凡禮事莫非事也其事衆則其節煩非先有所慮孰正而素定之則散亂顛倒踰節失序非所以嚴祭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況祭者孝子所自盡也比時具物者蓋物以時而生成非其時物不可以具或當先祭期而具焉若養犧牲共蕭茅庀財用水草之實陸產之品陰陽之物莫不因時而具所謂比時具物也事既先慮矣物既先備矣又當虛其中以治之不以外物貳其心焉所謂虛中也然事不先備則亦莫能以虛其中矣蓋實則礙虛則通實則蔽虛則明非至於此則不能以交神明也先王所與事其鬼神者非特使之駿奔走奉職執事而已各欲盡其中心慌惚之誠以交於亡形荒絕之中如是而後爲至古者能事神然後爲祝神降之然後爲巫巫祝尚欲與神明交況與祭者哉清廟之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言助祭者率成王於穆之德而行之莫不肅雝而又至於顯相其祀事則其能交神明可知矣然謂之孝子之志者蓋非其所躬行以所望於助祭者其志如此也

慶源輔氏曰事不可以不豫慮物不可以不先備及祭則虛中以治之耳一有不豫一有不備則有以動吾之心虧吾之誠非與神明交之道也洞洞屬屬其虛中之象乎宮室既脩以下皆所謂豫也洞洞乎言其內之直而無蔽也屬屬乎言其誠之弗息也誠敬如此故自然如弗勝其祭事如將失其親意也孝敬之心至則誠矣慌惚謂若有若無無方無體所謂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時也此其精誠之極故可以與神明交重言庶或饗之者蓋言孝子之心志切至如此也前言孝敬之心至耳薦其薦俎而下此又言孝子之志也志謂其所欲也故曰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也

延平周氏曰洞洞言其幽深屬屬言其聯續備其百官者言助祭之百官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

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鄭氏曰言當盡己而已如君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

孔氏曰盡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其信與敬皆處內內有其心外著於貌禮包衆事非一可極云不過失則是禮也孝子祭時進之與退必恒恭敬如似親聽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

嚴陵方氏曰盡其慤所謂慤善不違身也盡其信所謂致其誠信也盡其敬所謂與其忠敬也盡其禮謂祭之以禮也不過則當其事不失則得其道

石林葉氏曰慤者信之始信者慤之著敬者禮之質禮者敬之文四者於祭祀無不盡而獨於禮不敢過失者明其誠謹與物爲稱也

毗陵慕容氏曰孝子之祭心至而貌亦至焉夫內有其心而未充其貌外飾其貌而未既其心皆非所以爲至焉故必盡其心而著於貌然後可以通於神明慤者性之至真全實具而未發者是也信所謂有諸己而不欺者是也敬者所以直內是也慤然後信信然後敬言所以奉祭者由本而漸達焉故也三者皆本於心而形於貌至於禮則見於薦獻動容之間者皆是也

講義曰欲親之饗不在乎他唯在乎盡吾中心之誠耳盡吾忠之慤則凡見於事者無不慤也盡吾心之信則凡見於事者無不信也盡吾心之敬則凡見於事者無不敬也盡吾忠之禮則凡見於事者舉無過失也慤信敬禮雖若不同一於誠而已

慶源輔氏曰孝子之祭所以自盡其誠敬也慤與前所謂仲尼親也慤之慤同慤與信皆誠也慤以其固言之信以其實言之禮見於進退容止器用牲幣之間貴在於中節故以不過失言之孝子自盡如此則其進退必敬如親聽命豈勉強頃刻之間哉其必有由也故曰則或使之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鄭氏曰詘充詘形容喜貌也進之謂進血腥也愉顏色和貌也薦之謂進孰也欲婉順貌齊謂齊莊固猶質陋也而忘本而衍字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之祭觀其貌而知其心孝子之祭可知也以下諸事是也其立之也言孝子戶前而立也已徹謂祭畢已徹饌食

黃氏曰敬以欲者欲其親之歆饗之也欲冀見其親之容顏也故下文云薦而不欲不愛也乃爲人子孝恭追慕之心見于形貌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孝子之祭可知者言觀其祭可以知其心也其立之者言方待事而立也其進之者言既從事而進也其薦之者言奉其物而薦也退而立者言其進而後退也已徹而退者言旣奠而後徹也蓋退而立則少退而已已徹而退則於是乎退焉詘則身之屈也愉則色之愉也欲則心之欲也退而立如將受命則順聽而無所怨焉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則愼終如始矣

毗陵慕容氏曰君子以所性爲本故能達而爲容貌猶之木也本固而末茂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有本者如是今無焉是忘其本也心勿忘則有本本存則有其容矣此表裏之符也凡此者雖皆祭祀之容無非本於德德者得於身也觀其容如此則知非有得於身也故曰如是而祭失之矣由前而祭則可知以循其本故也由後而祭則失之以喪其本故也君子務本所謂本者孝而已故其言必本於孝子

馬氏曰以其莫爲者先定於內則或使於外者當可知矣自孝子之祭可知也至不絕於面此所謂進退必敬也進也薦也退立也徹也皆進退之節也敬以詘敬以愉敬以欲其徹有敬齊之色皆敬之出乎信慤者也

慶源輔氏曰可知也猶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之意必如是然後盡孝子之心合祭祀之禮此即所謂進退必敬如親聽命也立以身言故曰詘進以貌言故曰愉薦以心言故曰欲退而立如將受命誠敬屬屬乎進退之間也已徹而退有敬齊之色誠敬屬屬乎終始之際也色非可以僞爲也

講義曰祭以敬爲主由敬心發於中故見於顏色者自然如此也强悲者雖哭不哀强歡者雖笑不和非敬心之發雖勉強不能也故立則不詘進則不愉薦則不欲退立而不如受命已徹而退則無敬齊之色其失如此由其心之不敬也以敬則如彼一不敬則如此孰謂見於顏色者可以勉強爲哉

山陰陸氏曰立而不詘以其恃親是故謂之固進而不愉以其憚親是故謂之疏薦而不欲若不得已而後薦也不愛莫大於是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始立如此是固也非敖也凡祭以齊爲本方祭嫌於不愉祭已嫌於不齊已徹而忘之是之謂忘本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鄭氏曰和氣謂立而詘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

孔氏曰言孝子對神容貌敬愼如執持玉之大寶如奉盈滿之

物嚴威謂嚴肅威重四者非事親之貌事親當和順卑柔也
嚴陵方氏曰愛者心也心動則氣隨之氣形則色隨之色見則
容隨之故言之序如此和也愉也婉也皆生於愛之深者也儼
則貌有所儼威則外爲可畏恪則内爲有辨如弗勝如將失之
則事親之道也嚴威儼恪則成人之道也夫爲人子者髪必髦
髦衣必青純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財不私
有也言不稱老也貴爲世子而齒讓必行於學尊爲大夫而車
馬不敢受於朝凡以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而已
東萊呂氏曰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愉色婉容從容不迫而誠意篤至
毗陵慕容氏曰此言孝子之事親根於至性由中而漸達於外
也君子所性本於仁仁人心也首言莫如仁則仁者心之端言
之首則孝子之所本本於深愛而已深愛則仁之心和則仁
之氣愉則仁之色婉則仁之容故曰仁人之事親
山陰陸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根於心其發見於外如此如
執玉如奉盈如弗勝言敬故曰愛敬盡於事親
延平周氏曰如執玉言其恭如奉盈言其愼與夫如弗勝之類
者非特孝子事親而已蓋成人之道所當然也
講義曰愛親之心深動於其心則發於氣也必和氣和而色愉
色愉而容婉表裏之符不期而然曰必有者以其自然而非勉
強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
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貴貴謂其近
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
於子也
鄭氏曰言治國有家道
孔氏曰自此至國家也一節論貴德及孝弟之事

石林葉氏曰道無不在而德者道之所形故貴有德以其近道
君爲天下貴而爵所自出故貴貴以其近君老非己親而事親
欲其壽老故貴老爲其近親長非己兄而推其所尊則無犯上
故敬長爲其近兄幼非己子而推其愛以及其所不愛故慈幼
爲其近子自老而上皆曰貴者以其達尊也故孟子曰爵一齒
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推其尊於
鄉黨故敬長同於貴老推其尊於長民故慈幼同於貴德
毗陵慕容氏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在順乎民所以順民者在
因其性不能因其性民不可得而順也不能順乎民天下不可
得而定也五者民性之所有人道之所先自上世以來未有能
外此者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尊無二上繼天而爲之子位莫
貴焉者君也道者所由而行君者所恃而治孰有大於斯五者
凡有德者能得道者也凡有爵而貴者佐君而理者也有德者
有天爵貴者有人爵天爵謂之良貴人爵謂之達尊二者皆可
貴也故曰貴有德貴貴爲其近而貴焉則所貴者廣矣親生我
者也兄先我者也子承我者也人之所以爲人盡於此三者於
親致其孝於兄竭其敬於子盡其慈人道備矣貴老則凡在己
上者欲其同於親所以廣孝也敬長則凡在己右者欲其同於
兄所以廣敬也慈幼則凡在己下者欲其同於子所以廣愛也
先王推其所爲至於如此則天下之大莫能外焉宜其可以運
諸掌孔子師文王敬周公則貴有德者也畏大人事公卿則貴
貴者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於斯五者可謂盡其道
焉使其不窮於末世其於定天下何有
嚴陵方氏曰先王治天下豈特五者而已哉然不過五者而已
先言治天下後言定天下者治之然後定故也德未足以盡道
也近於道而已凡列於爵者皆謂之貴貴不必皆君也貴在外

者也先德而後貴以内外爲之序也貴必在上者也老有在下
者也先貴而後老以上下爲之序也先老而後長先長而後幼
則以尊卑小大爲之序也貴有位而已老有年而已不必皆有
德則長也幼也又可知矣故於德特言有焉於長曰敬於幼曰
慈者蓋敬存乎禮慈存乎仁而已至於貴則不止於是也
延平周氏曰道出而爲德由德以入道道則聖也德則賢也故
曰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有德之與貴貴二者不可偏廢也
然貴有時而屈於德故貴有德所以先之也
延平黄氏曰人性之善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充之不足以事父
母先王引而充之慮其不充而害其本也故貴貴爲其近於君
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
慶源輔氏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定天下也君
臣父子兄弟人倫之大者而道又人倫之總也故先曰貴有德
先王之治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刑名法數有不與焉然其
所謂道者亦豈清虚寂滅之謂乎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
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鄭氏曰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天子
衰諸侯興故曰霸
孔氏曰以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故雖天子之尊必有事之如
父者謂養三老也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故雖諸侯之貴必有事
之如兄者謂養五更也因人心之孝弟即以孝弟教人是因而
不改案天子諸侯俱有養老之禮皆事三老五更故文王世子
註云三老如賓五更如介但天子尊故父事屬之諸侯卑故兄
事屬之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則霸非無
仁也特未若王之仁爲至爾夫孝仁也弟亦仁也孝足以盡事
親之道故近乎王弟止於從兄而已故近乎霸孝經言雖天子
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則天子未嘗無兄矣又以保其社稷和其
人民爲諸侯之孝則諸侯未嘗無父矣此止於天子言父於諸
侯言兄者以弟不足以盡天子之德而諸侯未足以盡孝之道
故也先王之教因而弗改者因其良知良能而教之也孩提之
童無不知愛其親故先王因而弗改則教之以孝焉及其長也
無不知敬其兄先王因而弗改則教之以弟焉先王有孝弟之
教如此則上足以承父兄下足以令臣庶而刑于四海矣故曰
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石林葉氏曰孝以事親父則親之也親之斯愛之矣故至孝近
乎王以王道主乎仁也弟以從兄兄則尊之也尊之斯畏之矣
故至弟近乎霸以霸假乎義也王有天下因言其孝則曰天
子必有父霸有一國因言其弟則曰諸侯必有兄近王霸者至
孝弟者也通神明者孝弟之至者也先王領天下國家有所因
者本於此而已矣
毗陵慕容氏曰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
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則孝所以爲仁弟所以爲義王者之
事以仁爲心霸者之事以義爲行仁主愛愛則親親
故曰必有父義主敬敬主遜遜則不敢處其先故曰必有
兄推是心也而推於其所爲其於王霸也何有夫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孝弟本仁義而始之也王霸推仁義而行之也至孝
可以王而王者之道不止於親親故曰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而
霸者之事不止於敬長故曰近乎霸王與霸本仁義而爲之
仁與義本乎孝弟而達之先王之教所因者本故曰因而
弗改

講義曰自昔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以孝弟之道爲先堯舜亦不過此爾況王與霸乎以天子諸侯而有尊有先則天下之有父兄者宜如何哉蓋二者非勉强難行之事特人性之自然者爾先王之教非有他術因人性之自然而無所改易所以領天下國家而人從之用此道爾以至孝爲近乎王至弟爲近乎霸天下必有父諸侯必有兄非以其有優劣也互見云爾

慶源輔氏曰孝弟順德也別而言之則孝生於仁弟生於義仁可以包義義未足以盡仁故有近王近霸之說焉至孝近乎王故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故雖諸侯必有兄此又推言其隆殺之義耳非謂天子之無兄諸侯之無父也先王之教因其可貴而貴焉因其可敬而敬焉因其可慈而慈焉使天下之人觀感以自遂其良知良能焉則天下國家雖大可得而領之矣領猶衣之領提其領則衣無不順也教非强其所無因其有以導之耳言天下國家關上天子諸侯也

江陵項氏曰禮記之文多若此類雖似可疑然皆古之遺言先儒口以相授其中多古之義訓不可忽也此章亦當以古訓解之古人謂事親爲仁敬長爲義王者以仁覆天下故至孝者近之君之道主於仁也霸者以義尊王室故至弟者近之臣之道主於敬也不曰君臣而曰王霸者極其至者而言之也王者君位之極霸者臣位之極也古之所謂霸者即伯字也諸侯之長也自孟子荀子推明王霸之辨而後學者以霸爲羞故此章遂不可通殊不知孟荀所闢謂春秋時五霸耳由威文以前堯舜之四岳夏殷之二伯文武時周召爲二伯成王時太公爲侯伯康王時召公畢公爲二伯是亦可羞乎學者考古不精多據後說以破前言不可不謹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鄭氏曰親長父兄也睦和厚也尊長出教令者

孔氏曰此一節明愛敬之道自此以下皆是轉相因廣明其事蓋記者雜録以事類相接爲次非本相因之辭也人君欲立愛於天下從親爲始言先愛親也已愛親則人亦愛親是教民睦也欲立敬於天下從長爲始言先自敬長已能敬長民亦敬長是教民順也睦則恩慈故云慈睦民既慈睦則貴所有之親民心和順不有悖逆故貴用在上之教命

延平周氏曰仁始於愛親而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故曰自親始義始於敬長而敬其長以及人之長故曰自長始教以慈睦則知教以敬順教以敬長則知教以慈幼

馬氏曰與伊訓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孝經所謂孝敬盡於事親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同皆天子之事也愛所以爲仁敬所以爲義事親者仁之實故立愛自親始從兄者義之實故立敬自長始

石林葉氏曰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推之則有殺故以愛親爲始君子無不敬也自長而推之則有等故以敬長爲始始乎親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敦愛而相顧也故曰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始乎長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上者莫不用命而相尊也故曰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親親長長君子所自立而效至於天下平故曰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嚴陵方氏曰愛敬之性存乎天愛敬之教存乎人存乎天者人皆有之然或至於忘其愛敬非天之降材爾殊也亦由戕賊其美質顛仆其善本而已則存乎人者其可廢乎故每以立言之也相親之謂睦不悖之謂順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則睦

固出於愛親矣孝經曰以敬事長則順則順固出於敬長矣能慈睦則相親而不離能敬順則從命而無逆孝以事親則知所謂順以聽命者敬以事長也順以聽命則知所謂孝以事親者睦以相親也其言互相備而已錯諸天下無所不行者則以人心所同故也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其言正與此合

毗陵慕容氏曰愛敬之道非可家至戶曉所因者本則從之也輕聽且速矣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人皆有之所謂本也聖人能自我達之天下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所謂立也

慶源輔氏曰錯猶崇尚也錯與推而放之四海而準之意同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鄭氏曰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

孔氏曰此一節論郊祀之禮以是吉禮大事故喪與凶服皆辟之

嚴陵方氏曰古禮莫重於祭祭禮莫大於郊故不敢以凶事干吉禮焉然非敬之至又安能如是

山陰陸氏曰天神言辟之以為敬人鬼言親之以為敬亦相備也

慶源輔氏曰人君郊天而人之有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廟而卿大夫序從敬事進退必虔非人君誠敬之至安能如是哉然則在我者雖敬而在人者弗肅猶非敬之至也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鄭氏曰祭謂祭宗廟也穆子姓也荅對也序以次第從也序或為豫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上也膟膋血與腸間脂也爓祭祭腥祭爓肉腥肉也湯肉曰爓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廟牽牲致敬君牽牲時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依次從君也牲以紖繫著中庭碑將殺牲卿大夫袒取毛牛薦之耳主聽故以耳毛欲使神聽之用鸞刀刲割牲體又取血及腸間脂血以供薦而膋以供炙肝及爇蕭也乃退謂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刲血毛膟膋薦之竟而退也祭有三節此一節竟故退薦膟膋之後以俎載爓肉腥肉而以祭祭宰而退是恭敬之至極也知穆是子姓者父昭子穆姓生也子孫是昭穆所生直言穆者文不備案說文云膟血祭膋是牛腸間脂也此腥肉即禮運腥其俎也爓肉即禮運孰其殺也此先云爓便文耳非先後之次云湯肉為爓者以鬼神異於生雖曰孰殺但湯肉而已若其他小祀則煮肉令孰故郊特牲云一獻孰是爓與孰又別也

延平周氏曰以君之尊而牽牲以子姓之親而荅君可謂敬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祭之日謂祭宗廟之日也父為昭子為穆故曰穆必以穆言之者以有事於宗廟故也荅君者對君而牽牲也荅君必以穆者以示父子合敬而致其力也卿大夫從君而在穆後故曰序從言不失先後之序也袒則示其用力之勞也毛牛則告全故也尚耳則欲神之聽之雜記周官謂之衈者正此之意祭特牲言肉袒親割此則言卿大夫者蓋卿大夫相君故也鸞刀以刲者取聲和而後斷也取膟膋將以爇蕭而焫之也爓則向乎孰矣腥則全乎生而已夫祭之日內之父子外之君臣周旋反覆從事至於如此故曰敬之至也

山陰陸氏曰凡在子列皆稱子姓也春秋傳曰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假令閔公牽牲僖公在列即穆矣言鸞刀以刲取

膟膋蒙鄉大夫袒而毛牛尚耳則鸞刀以刲鄉大夫也君牽牲卿大夫序從蓋然早矣至鸞刀以刲取膟膋燔燎祭腥然後退所謂敬之至也郊特牲曰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與此取膟膋不同彼羊也此牛也知然者以羊人云祭祀割牲登其首知之也祭義曰燔燎羶薌見以蕭光正言羶蓋以此鄭氏謂割牲進其孰體然則主言牲割言親割臣之事言君之事爓祭祭腥而退不言祭爓爓不足言也祭腥在下亦以此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白饋孰而後雖敬非其至也易曰觀盥而不薦則誠不在灌獻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誠不在朝踐矣言豈一端也顧所主意如何爾

石林葉氏曰牽牲而入廟門麗于碑所謂納牲詔于庭也毛牛尚耳者所謂升首於室也刲取膟膋以合羶薌所謂臭陽達于牆屋也祭爓腥而退所謂至敬而不享味也

賈氏曰宮必有碑案士昏禮聘禮云三揖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北面揖當碑揖則大夫士廟內皆有碑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據祭義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碑所以識日景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宮廟之碑用石爲之葬碑取縣繩繂暫時之間往來運載當用木而已儀禮疏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鄭氏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闇昏時也陽讀爲曰兩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

孔氏曰自此至天下之和論郊祭及日月之義此經止明郊祭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於此郊時大報天之衆神天無形體懸象著明不過於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尊以對日耳蓋天地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日得爲衆神之主也檀弓云大事非止是喪亦兼諸祭周人尚文祭百神禮多故以朝及闇彼季氏大夫之家禮儀應少亦以朝及闇故夫子譏之

長樂劉氏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者天之爲德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之也其可見者日與月爾故尊之以次于天以爲三辰之主而以月配焉

嚴陵方氏曰郊雖以報天然天則尊而無爲可祀之以其道不可主之以其事故止以日爲之主焉猶之王燕飲則主之以大夫王嫁女則主之以諸侯而已有其祀必有其配故主以日而又配以月也猶之祭社則配以句龍祭稷則配以周棄焉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蓋謂是矣闇者日既沒而黑夏后氏尚黑故祭其闇陽者日方中而白殷人尚白故祭其陽朝者日初出而赤周人尚赤故祭以朝及闇焉言闇則知陽之爲明言陽則知闇之爲陰言朝則知闇之爲夕以朝及闇則有陰有陽陰陽雜而成文又以見其尚文歟祭日謂祭之日也必於周言日者以一日之間以朝及闇故也先儒謂終日有事是矣

清江劉氏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言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稍後則譏其前則與殷人日中相亂故季氏祭仲由爲宰晏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禮也若曰周人之祭自朝及暮則孔子無爲多仲由仲由爲不知禮

馬氏曰周官掌次職云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注云大次始往所止居小次既接祭退俟之所是與諸臣代有事也唯其與諸

臣代有事故雖以朝及闇而不繼之以燭也
山陰陸氏曰以朝及闇終此一日正言祭日以此且言及闇則
非不得已也著無有司跛倚之事
延平周氏曰以朝及闇者猶言以朝與闇蓋或以朝或以闇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
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
天下之和
鄭氏曰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端正也巡讀如沿漢之沿謂
更相從道
孔氏曰此經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
月於坎謂秋分也月爲幽日爲明日在壇月在坎是殊別幽明
制定上下也日爲陽在外月爲陰在內今祭日於東用朔旦之
時是爲外祭月於西用鄉夕之時是爲內是以別外內以正其
位也陰謂夜陽謂晝夏則陽長而陰短冬則陽短而陰長是陰
陽長短也月之與日同行黃道其晦朔之日月與日同處自朔
之後月與日先後而行至月終日還與月同處是終始相巡也
陰陽和會是致天下之和也
橫渠張氏曰朝日夕月皆朝夕天非朝夕日月天體至大難以
出入而求日出於東月出於西如君之出視朝夕故大子於此
時朝夕所以訓民之事君
長樂劉氏曰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者此謂
春分朝日于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也春朝而後日向長夜向
短則晝夜差而幽明別矣秋夕而後陽消而下陰長而上則寒
暑分而上下制矣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
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者此謂
冬至大報天於圜丘而主日也位日於壇東以象其所出位月

於壇西以象其所生東爲主故曰內西爲賓故曰外日南至矣
由此而行北陸陽從之以長陰從之以消矣晝由之以脩夜由
之以短矣長則進於地上消則入于地中二氣之進退乃繫乎
日月之行也則其位不得不端焉雖然天運左旋日月右轉天
運之周二十有八轉而強月乃一周于天月十有二周于天而
日乃一周于天其行同軌而與月會于其次則謂之合朔
十有二朔而歲功成焉故朔也者月周天之終而日合月
之始也日月以象會合于上則陰陽以敘消長于下而
四時由之和焉萬物由之生焉蓋凡陽氣則主于日陰
氣則主于月天爲積陽之長此則郊而主日以致天下
之和
嚴陵方氏曰壇之形則圓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虧而盈也
坎之形則虛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也且封土爲壇
其形高而顯掘土爲坎其形深而隱一顯一隱所以別陰陽之
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上下東動而出西靜而入出則
在外入則反內故東西所以別陰陽之外內東爲陽中西爲陰
中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陰陽之位別幽明之道然後能制
上下之分別內外之所然後能端陰陽之位言之序所以如此
且壇坎者人爲之形東西者天然之方以出於人爲也故言制
上下以出於天然也故言以端其位而已日出於東言其象出
於天地之東也月生於西言其明生於輪郭之西也此又覆明
祭日月於東西之意也日言出於東則知爲入於西矣與於東
曰寅賓出日於西曰寅餞納日者以此月言生於西則知爲死
於東揚雄言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於東者以此日
之出入也歷朝夕晝夜而成一日月之死生也歷晦朔弦望而
成一月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陰陽之義配焉陽道常饒

陰道常乏故運而爲氣賦四爲形凡屬乎陽者皆長屬乎陰者皆短一長一短終則有始相廵而未嘗相絶故足以致天下之和者陰陽相濟之效也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同而已又何以致乎

馬氏曰日爲明月爲幽陽之極上陰之極下幽明者陰陽之道上下者陰陽之性故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别之陽則流故日出於東而之乎西陰則逆故月生於西而之乎東陰陽長短終始相廵與揚雄所謂明將相推日月逾邁歲歲相盪而天地彌陶之謂神明不窮類巳

山陰陸氏曰以制上下所謂君臣有等日外也月内也言外在上以此故曰日食則天子素服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脩六宫之職蕩天子之陰事夫如是内外有别而陰陽之位端矣日言出月言生月死而後生於此廵讀如字致自致也若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致之也其相廵也以相濟也謂諸君臣有可否焉是以政平而不干

石林葉氏曰日月旣以並祭不可不顧其方日陽也陽主乎闢闢則壇而在上以别乎明月陰也陰主乎闔闔則坎陰而在下以别乎幽此上下所以有制也日没於西而其出在東則一而已非有遡於月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月旣望則終魄于東則二也故有遡於日是月於西則常位於東則不常也東方主生而其用爲出西方主成而其用爲入出爲外入爲内此内外所以正也日出而陽爲精月生而陰爲魄相代晝夜以成長短晝終則夜始夜始則晝終迭相沿而不乖異此天下所以和也

毗陵慕容氏曰此言日月合祭兼獨言祭日故此又明分祭之禮所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也日昱乎晝月昱乎夜則日月以晝夜而分幽明日以陽爲尊上道也月以陰爲卑下道也則日月以陰陽而定上下壇出乎上而明坎出乎下而幽祭以類而求焉故可得而禮矣凡有形有氣類同則相應自然之理也鑑燧用而水火可取氣之所感也壇坎用而日月可祭形之所召也聖人以此知幽明之故而通乎陰陽之道也幽明以理見故先幽而後明上下以位言故上先而下後由小大言之必先日而後月也凡出者爲外入者爲内陽以生出爲功爲主乎外陰以入藏爲事爲主乎内東者陽之所也萬物於是出焉出者畢出萌者盡達是爲外也西者陰之所也萬物於是入焉榮者反本斂者就實是爲内也帝出乎震震東方也説言乎兌兌西方也則出而動爲外入而息爲内東謂之暘谷西謂之昧谷則暘者爲外昧者爲内北雖爲陽生之方然陰居其半則出而未離乎内南雖爲陰生之方然陽居其半則入而未離乎外故惟東西然後可以别内外也東南爲陽而東陽中也於陽爲純西北爲陰而西陰中也於陰爲純至於南北則陰陽雜矣陰陽雜則非所以正其位也故惟東西然後謂之端其位也 又曰日以陽而位乎東東者陽之所也故曰日出乎東月以陰而遡於日載魄於西而生焉故曰月生乎西日無待而明故謂之出出言無所因而特出也月有待而後明故謂之生生言無所因則不能生也生有漸而進之義書曰哉生魄哉生明與此同

長樂陳氏曰古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𥛠類於四郊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月令孟春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者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凡祀方明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五也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六也夫因郊蜡而祀之非止祀也類禜而祀之與覲諸侯而

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門之外秋分夕之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日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夕之也日壇謂之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以其見於夜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其牲體則實柴其服則玄冕玄端其圭之繅藉則大采少采禮之之玉則大圭邸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王祼十有二旒龍袞以祭玄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則龍袞玄端皆言其衣也衣玄冕之衣則用玄冕矣鄭氏改玄端爲玄冕不必然也虞氏釋國語謂朝日以玄冕然祀上帝以袞冕而朝日以圭璧與張次設帟一切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袞冕可知矣周禮於掌次之次帟案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繅藉五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殺乎此也 增書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鄭氏曰因祭之義汎說禮也致之言至也使人勤行至於此也至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物用物猶事也變和言物互之也微猶少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禮之大用凡五事若能行之得理則天下治矣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義謂斷割得宜讓謂遜相推讓反始報天是厚重其本祭祀鬼神是尊敬其上民豐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可立人紀義能除凶去暴故上下不悖逆合此五者以治理天下之禮雖有奇異邪惡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事必須和和能立事故云互也

長樂劉氏曰聖人正德以事天敬祭以迎氣是以大報天而主日其致者五焉一曰致反始者萬物成性必始于天聖人受命亦始于天將篤其末必厚其本此郊祭所以教天下反始之敬也二曰致鬼神者天地有神以司其化育也宗廟有鬼以基其治平也然而無形可得以瞻也無聲可得而聽也唯聖人爲能尊祖配天必致其饗以致天下敬於鬼神也三曰致和用者郊祭天地所以致陰陽之和而民人康矣所以致萬物之豐而邦用足矣四曰致義者天地者萬物由之以生也父母者子孫由之以生也聖人郊祀所以父母乎天地也兄姊乎日月也致人倫之義於天下而知所以勉乎孝弟矣五曰致讓者章治天下者聖人爲之也教化天下者聖人爲之也衣食天下者聖人爲之也革其悖亂之心而納之中和之域者聖人爲之也得其六極而錫之五福者聖人爲之也聖人具足五德天下莫與比其隆者也而弗敢有其功焉乃嚴郊祀讓德于天歸功于帝逆俾天下力行其善而弗敢有其善焉必致讓乎其所本者郊使之然也合此五者以爲禮之本則天下之禮不失其本矣在其微末不足道也

嚴陵方氏曰致反始則奉郊社之謂致物用則足衣食之謂御義則制事宜之謂所謂民紀者蓋民之所以能相治以有紀故也經曰紀散而衆亂是矣前言和用後言物用致和用所以致物用故也用之豐殺得其宜此物之所以和歟夫用志不至不能有致用力不至不能有致非有志則不足以立祀非有力則不足以行禮故每以致言之致反始致鬼神所以盡天道致物用致義致讓所以盡人道禮雖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要之不過盡天人之道而已故禮運言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也天人之道可合而不可離必合此五者然後足以治天下之禮且

禮之在天下未嘗或息乃有至於壞亂而不脩者豈禮之罪也
哉人無以治之而已此所以必以治爲言耶言其無常耶言
其不正

慶源輔氏曰致與事君能致其身之致同天下之所謂禮致此
五者以治天下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窮則呼天疾痛則
呼父母則其反始厚本蓋人之真情也致物以爲民用所以統
紀斯民之聚者也易曰何以聚人曰財記曰財散則民聚

山陰陸氏曰謂之天下著非一國之禮致和用所謂備物致用
以爲天下利是也致義以行之致讓以守之致鬼神以尊上不
言其尊無二上變和用言物用者所以明物天地之委和也合此
五者以治先儒讀屬下文誤矣

毗陵慕容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報天尊祖所以致反始
也齊明盛服致誠恪獨必用其極所以致鬼神也百物利用所
以養人者不侈於有餘不嗇於不足所以遂斂散各適其平所謂
致和用也物各有用用得其節所謂和用禮以節度民知止足
於分界則有紀而不亂所謂紀民若悉矣辨下上明尊卑定名
分別嫌疑所謂致義也義明而不可犯則民志定故無悖逆
之爭

馬氏曰貴賤有宜則上不慢下不逆夫先王順性命以爲禮則
使民誠意不欺而敬鬼神若敎之本也故周官十二敎亦始於
祀禮也禮之至則至於不爭而已故曰禮至則不爭微者衆而
未能無之爾然則有刑以敎之中矣

延平周氏曰言和用而復言物用者和用言其理物用言其事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一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二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
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
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
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
衆以畏萬民以服

鄭氏曰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合鬼與神而祭
之聖人之敎致之也陰讀爲依蔭之蔭言人之骨肉蔭於地中
爲土壤焄謂香臭也蒿謂氣烝出貌也蒿或爲藨上言衆生
又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耳明命猶尊名也尊極於
鬼神不可復加也黔首謂民也則法也爲民作法使民亦事其
祖禰鬼神民所畏服

孔氏曰自此至先王尤公敬之至也一節明宰我問鬼神之事
夫子答以鬼神魂魄祭祀之禮又廣明天子諸侯封藉及公桑
之事氣謂噓吸出入無性識也但性識依此氣而生有氣則有識
無氣則無識性識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靈而謂之神魄體也
若無耳目形體不得爲聰明人之死其神與形體分散各別聖
人以生存之時神形和合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生人而祭之
是聖人設敎興致之也物之羣衆而生必皆有死此本謂人因
及物也鬼歸也歸土之形故謂之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此
覆說歸土之義又申明人氣爲神人生則形體與氣合而生死
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魂發揚而升於上爲神靈光明萬物之
氣或香或臭烝而上出其氣蒿然人聞之其情有悽有愴人氣
揚於上爲昭明百物之精氣爲焄蒿悽愴神之著者謂發揚昭
明是人神之顯著也因物之精致爲之極者言聖人因人與物死
之精靈遂制造爲尊極之稱尊名人物之精謂之鬼神以爲

萬民之法則也鬼神本是人與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也黔黑也凡人以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史記云秦命民曰黔首漢家僕隸謂蒼頭以蒼巾爲飾異於民也百衆謂百官衆庶萬民謂天下衆民旣敬之以鬼神故下皆畏敬之也此經鬼神本爲人故下文築爲宮室設爲宗祧其實亦兼山川五祀百物之屬故禮運列於鬼神註云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樂記幽則有鬼神註云助天地成物者是百物之魂謂之鬼對則精靈爲魂形體爲魄故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是形爲魄氣爲魂若散而言之魄亦性識識與魄無異故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天奪伯有魄又對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散而言之通曰鬼神

橫渠張氏曰禮記凡言鬼神者大率以陰陽出入言之鬼神一物也以其歸故謂之鬼歸者自無形中來復歸於無形自有形中來者復歸於有形是歸也魂也者鬼之盛指有形體而言神申也鬼歸也物之所生即是神及其然則歸也　又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精氣者自無而有遊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爲物自有而無故隱而爲變顯而爲物者神之狀也隱而爲變者鬼之狀也大意不越有無而已物變而已物雖是實本自虛來故謂之神變雖是虛本緣實得故謂之鬼此與上所言神無形而有用鬼有形而無用亦相會

長樂劉氏曰人之生也稟乾元之氣以資性命之始稟坤元之氣以資形質之生性命有識也生則爲道德於人死則爲昭明於上故曰魂焉形質有精也生則爲聰明於體死則爲英靈於地故曰魄焉然則魂生於氣氣所以盛其魂者也聖人尊其親之魂乃稱爲神焉靈生於魄魄所以函其靈者也聖人尊其親之魄乃稱爲鬼焉人之死也魂氣發揚復歸于天形體變化復歸于土不可得以復合爲形而親旣亡弗可得以復見也聖人體知生死之本源究極鬼神之情狀將報本而反始也爲之祀饗合鬼與神復爲一體恐懼齊戒以事之乎信蠲潔以感之庶其饗之故曰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以言乎感氣於天則神可來報魄於地則鬼可合也是以爇脂及蕭致氣之道也莫鬱及鬯致魄之道也故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由是人人知所以事其祖考以致饗其孝敬追於幽陰仁義思于萬世爲教之大不已遂乎故衆物之生也雖氣充乎體而魄形於事必有死焉及夫骨肉入于地中則變化而復歸爲土土積其氣能生萬物其英而靈者人得之多焉此聖人所以求其魄於地也若夫其氣則發揚于上爲天之昭明結者歸于日星散者爲虛寂而充盈乎天地之間也其降于地而資始萬物則爲焄蒿馨烈純粹英華能使人喩而感動于人者皆是也此其神之著見不可揜者也故因物之精制爲尊極之號明以命夫天下謂之爲鬼神而使民祭爲祖考此所以爲黔首萬民之法則也

延平周氏曰氣者所以歸于天魄者所以降于地爲神者蓋有魄也然魄非神之盛也爲鬼者蓋有氣也然氣非鬼之盛也神譬則天道而鬼譬則人道而已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鬼神之爲德能使人齊明盛服而洋洋乎如在其上與其左右則人之所以有愧於屋漏而爲之愼獨者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鬼神之爲教同於禮樂而禮樂之教有所不至則鬼神又有以助之也精魄爲物故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者此百物之精也神魂爲變故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者此神之著也昭明言其燭於物者焄蒿言其達於上者悽愴言其感

於情者言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而獨言因物之精制爲之極
者莫非物也雖神之著亦可謂之物鬼者蓋人道者也神者蓋
天道者也天人之道黔首之則故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唯鬼
神有以爲之則故百衆畏其威萬民服其德言衆者不特民而
已言民則無知矣故屬之以服其德
嚴陵方氏曰宰我問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鬼神者何物故疑
而問之神者陽之所爲鬼者陰之所爲也言氣則知魄之爲形
言魄則知氣之爲魂魄爲鬼之盛而魂亦從之者言其有所歸
則一也郊特牲言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以是而已魂亦神
也此止言氣者以氣爲魂之本而魂非神之盛故也形亦鬼也
此止言魄者以形爲魄之本而形非鬼之盛故也以主其盛者
故止言氣魄而已有生者必有死故曰衆生必死悽愴言其情
以其斃于下故所感者如此以其爲野土故於精曰物以其爲
昭明故於神曰著物之精則麗乎形有形故其數雜而爲百神
之著則運乎氣故其道運而爲一此於精則曰百物於神則不
言也且天一生水於人爲精地二生火於人爲神水先精而後
神則以所生之次爲序故也或言精神以水火之性言之也或
言鬼神以天人之道言之也或言氣魄以陰陽之理言之也言
雖不同其義則一制爲之極因亦因神之著矣止言因物之精
者以悽愴之精感於物故也極之爲言至也名曰鬼神則尊敬
之至不可以復加是其所以制爲之極也且鬼神本無名也其
名則人命之爾故曰以爲黔首則是乃所以爲教之至也所謂
黔首不特兆於周秦素問曰黔首共餘食則黃帝之時固已
言矣
馬氏曰發言其申揚言其散昭者明之著明者昭之本焄言氣
之迎蒿言氣之出昭明焄蒿者狀也悽愴者情也此精氣鞠而

爲物散而爲游魂之情狀故曰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言物而
又曰百物者蓋囿於天地之間者未有能逃於天地之數者也
山陰陸氏曰魂亦神也氣其盛者也體亦鬼也魄其盛者也氣
有升而已魄有降而已唯聖人爲能求而合之以教天下故曰
教之至也衆生必死若非衆生有不死者莊子曰黃帝得之以
登雲天焄蒿陽氣也悽愴陰氣也昭明蓋其中正言黔首著先
王教民蓋蚤即老而後教晚矣亦老宜不待教而知者也
石林葉氏曰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物者其聚也變者其散
也郊特牲謂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歸于天者知氣升自上
也歸于地者知魄降自下也聚散者天之道故精氣猶謂之
物升降者人之道故魂氣亦謂之神蓋魂魄氣無不之無不在
則爲神之盛體魄有所歸有所化故爲鬼之盛鬼神皆潛於
幽而祭以合饗之使民敬畏此所以爲教之至也人之死亡其
魂魄皆潛於幽而不可見者物之精而已矣故聖人欲嚴其道
以明其教故明以命於鬼神於天曰神於人曰鬼此離而言之
也及合而言則凡在幽者皆不害其同名百衆則貴者也故曰
畏萬民服者也故曰服貴賤雖不同皆合黔首也故曰以爲黔
首則
講義曰大凡有生者必有死雖骨肉斃而化於下而其氣則發
揚于上其光焰爲昭明其氣象爲焄蒿或感動人於若有若無
之間則又使人悽愴而不能自已是孰爲此是聰明性識爲百
物之精爽而神之不可揜焉者也夫聖人既已尊其親矣而又
有所謂爲物之精而神之著者如此所以因而制爲尊極之稱
明命之曰鬼神以教天下而以爲黔首之法則百衆以是而敬
畏其祖考萬民以是而服從其教令則所謂鬼神者豈徒有名
而已哉

新安朱氏曰昭明焄蒿悽愴此言鬼神之氣所以感觸人者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鄭氏說云口鼻之嘘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此蓋指血氣之類言之口鼻之嘘吸是以氣言也耳目之精明是以血言也目之精明以血言可也耳之精明何故亦以血言蓋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聵矣氣爲魂血爲魄故骨肉歸于地陰爲野土若夫魂氣則無不之也易中說遊魂爲變却只說一邊精氣爲物精氣聚則成物精氣散則氣爲魂精爲魄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只說那升者如徂落之義則是兼言之 又曰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註曰嘘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爲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高誘註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此數說者其於魂魄之義詳矣蓋嘗推之物生始化云者謂受形之初精血之聚其間有靈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陽曰魂者既生此魄便有暖氣其間有神者名之曰魂也二者既合然後有物易所謂精氣爲物者是也及其散也則魂遊而爲神魄降而爲鬼矣說者乃不考此而但據左疏之言其以神靈分陰陽者雖若有理但以嘘吸之動者爲魂則失之矣其言附形之靈附氣之神似亦近是但其下文所分又不免於有差其謂魄識少而魂識多亦非也但有運用畜藏之異耳

建安真氏曰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莫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可見顯然示人也示古祇字人之神曰鬼謂氣之已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謂發出也鬼者氣之屈謂收回也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曰人死則曰鬼此死生之大分也然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魂遊魄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祀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姑舉人鬼一端如此至若造化之鬼神則山澤水火雷風是也日與電皆火也月與雨亦水也此數者合而言之又只是陰陽二氣而已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萬物賴之以生賴之以成此即所謂鬼神也氣之伸爲神如春生夏長是也氣之屈爲鬼如秋冬斂藏是也今人只以塑像畫像爲鬼神及以幽暗不可見者爲鬼神殊不知山峙川流日照雨潤雷動風散乃分明有迹之鬼神日出爲神入爲鬼雨潤爲神止爲鬼雷動爲神息爲鬼風散爲神收爲鬼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用 橫渠曰鬼神二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 又曰精者血之類是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爲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爲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爲者即氣之所爲也此之謂魂人之少壯也血氣強血氣強故魂魄盛此所謂伸及其老也血氣既耗魂魄亦衰此所謂屈也既死則魂升于天以從陽魄降于地以從陰所謂各從其類也魂魄合則生離則死故先王制祭享之禮使爲人子孫者盡誠致敬以焫蕭之屬求之於陽灌鬯之屬求之於陰求之既至則魂魄雖離而可以復合故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神指魂而言鬼指魄而言此所謂屈而伸也 又曰或問鬼神二氣之良能曰既有陰陽二

氣則自然有往有來有闔有闢有消有息有聚有散此其理之
然如此故曰良能此乃借孟子良知良能之名以形容二氣孟
子本意謂孩提之童莫不知愛親其長莫不知敬兄此本然之
性非出人為陰陽二氣屈伸亦是本然之理故借此二字以明
之往闔消散屈也來闢息聚伸也
慶源輔氏曰神以申為義則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以歸為義則
魄也者鬼之盛也合而言之則鬼與神一也故聖人合之以制
祭祀之禮而事之其為教也至矣魂生於氣魄生於體氣無不
之故曰游魂體則斃於下而已故曰體魄則降人亦一物也昭
明君蒿悽愴言氣之發揚如此不必分人物言之不言人而言
物者言物則所該者博也
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
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鄭氏曰自由也言人由此服於聖人之教也聽謂順教令也速
疾也
孔氏曰此經明聖人為鬼神立宗廟之事聖人以尊名鬼神為
未足稱其意故為宮室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也
古謂先祖追而祭之是反古也始謂初始父母始生於已今追
祭祀是復始也追遠報祭是不忘其所由生也
長樂劉氏曰所以別其親疏者立祖禰之名也所以辨其遠邇
者定宗祧之數也教民尊祖以時祭之故曰反古也教民親禰
以禮敬之故曰復始也不忘其所由生者其謂此乎衆之服行
聖人之德教而祀其先也速於置郵而傳命者各親其親出於
天性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明命鬼神則為之名而已然未致其實
焉為之略而已然未極其詳焉故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
為宮室則致其實矣設為宗祧則極其詳矣言宗以知有
祖言祧以知有遷宮室則土木之所成故曰築宗祧則
名號之所施故曰設親疏以倫言遠邇以時言觀祭法
立廟之數則宗祧以別親疏遠邇蓋可見矣古者今之對
今生於古始者終之對終生於始是不忘其所由生也聽
言其不拒速言教之所以神也所謂宮室者蓋廟之宮室
爾非人之宮室也與宮室既備之宮室同郊特牲曰作龜
于禰宮是廟亦謂之宮也又曰存室神也是廟亦有
室矣
毗陵慕容氏曰親而邇者為宗疏而遠者為祧此宗祧所以別
親疏遠邇也廟有寢祧無寢廟則脩除祧則黝堊此宮室所
以別親疏遠邇也祧則以教反本之道也祖則以教反
始之道也禰則以教不忘其所由生也民德齊厚而不忘

其本其服也出於中心之誠非有強之而為也則其從上
也捷於令矣其流行也非在於家至戶曉也得其心之所
本則速於置郵矣
慶源輔氏曰此堯舜以下至三代時事也反古復始即上所謂
致反始也不忘其所由生即所謂以厚本也先王制禮以教人
疑若強民也反而求之則知無非所以順民爾如制鬼神之祀
立宗祧之制是也衆之服自此謂人之服其教由是故也知其
順我而服之宜其聽且速也哉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
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
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鄭氏曰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二禮
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

謂饋食也見及見間皆當爲覸字之誤也焫當爲爇馨聲之誤也焫燎馨香覸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覸以俠甒謂雜之兩甒醴酒也相愛用情謂此以人道祭之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

孔氏曰此一節論氣魄既殊明設祭之時二禮亦異既立尊尊名立也報此氣魄以二種祭禮報氣謂朝踐之節也報魄謂饋孰之節也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此明朝踐報氣之義也朝事謂早朝祭事燔燎謂取膟膋燎於爐炭羶謂雜也燔膟膋兼雜以蕭蒿是雜以蕭氣此三者是報氣也此祭氣是古者尚質之義所以教衆反於初始總包上反古復始也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見閒以俠甒加以鬱鬯謂饋孰時薦此黍稷進肝與肺及首與心雜以兩甒醴酒加以鬱鬯言更加以鬱鬯然後薦黍稷也饋孰報魄之時始云加鬱鬯者言非但薦孰是報魄祭初所加鬱鬯亦是報魄也以魄在地下鬱鬯灌地雖是祭初亦報魄不當薦孰之時故云加也以報魄也言薦黍以下皆是報祭形魄也此饋孰時皆以飲食徧於燕飲是教民相愛上以恩賜逮下下愛上恩賜故上下用情至謂至極謂報氣報魄二禮備足是禮之至極也鄭註取牲祭脂者案詩生民云取蕭祭脂是取蕭與祭牲之時雜燒之一祭之中再度焫蕭郊特牲云取膟膋升首報陽也註云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是朝踐焫蕭也郊特牲又云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是饋孰焫蕭也云有虞氏祭首至祭肺皆明堂位文云兩甒醴酒者以士喪禮既夕等皆以甒盛醴故也此用甒蓋是天子追享朝踐用大尊此甒即大尊或可子男之禮禮器云君尊瓦甒謂子男也云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者焫燎馨香蕭光之屬是氣也黍稷肺肝之屬是實物也首本也報氣以氣是虛還以馨香虛氣報之報魄以實還以黍稷實物報之各本其事類也

長樂陳氏解見郊特牲

嚴陵方氏曰二端既立謂既立鬼神之名與宗祧之制也報以二禮謂報氣報魄之禮也建言立其禮設言陳其物羶天產之臭也薌地產之臭也燔蕭以膟膋故有羶合蕭以黍稷故有薌燔燎羶薌則蕭與膟膋黍稷并合而見矣故曰見以蕭光凡此皆以臭爲主臭爲陽故曰以報氣也氣以陽生而有所始故曰教衆反始也甒蓋瓦器有兩甒故曰俠即司尊彝所謂閒祀用兩大尊是矣言瓦甒之大尊則鬱鬯之爲虎彝可知不及時祭則舉大以該小爾以諸物見于俠甒之間故曰閒以俠甒又副之以鬱鬯言又副之鬱鬯故曰加以鬱鬯加與加籩加豆之加同義宗廟之祭灌而後獻此於鬱鬯言加者以尊尊而彝卑故也凡此皆以味爲主而味爲陰故曰以報魄也陰聚而有所愛故曰教民相愛報氣所以求陽乎上是用情於上也報魄所以求陰乎下是用情於下也上下用情則二禮之報無以復加故曰禮之至也於報氣言朝事則知報魄爲饋食矣蓋朝事以象朝事其親所進也饋食以象食時所進也於報魄言黍稷之類則報氣有血腥之類可知然瓦甒之所獻鬱鬯之所灌皆非饋食之事此則併言之時雖不同其爲報魄則一也上言反始則知下之爲成終下言相愛則知上之爲致敬凡此皆互言之爾

毗陵慕容氏曰前言氣魄爲鬼神之盛所謂二端凡天地之間莫不屬乎陰陽究其端不離乎二所謂以陰陽爲端也由二頒而求之不能外是聖人推本其所自始魂氣之爲陽形魄之

為陰明命之為鬼神所謂求其端也故曰二端既立於是禮綸事而立緣情而行本乎二者而為之故曰報以二禮特牲曰祭求諸陰陽之義禮運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蓋燔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所謂二禮也二者朝事之所行而鄭以為黍稷爲饋食之時失之矣夫求神必於祭之始而祭之始必合鬼神以嘉魂魄所謂其陰達於淵泉是也周人先求諸陰既灌然後迎牲至饋食而後報魄求諸陰不已後乎況灌用鬱鬯貴氣用肝肺首心與黍稷同為朝事之時所用非必在於薦孰之時也其所謂建設朝事以取膟膋而燔燎焉則膟膋爲羶黍稷爲薌故謂之羶薌也鄭以羶爲馨誤矣覵以蕭光覵以俠甒則求諸陰陽欲其氣之無不達故又雜之以二者焉蕭之氣芳烈而遠聞以魂氣無所不之也兩甒謂用酒醴以報魄取其近人者爲欲其同於生也

延平周氏曰魂氣在上體魄則降言報氣則知報魄為陰言報魄則知報氣爲魂燔燎羶薌雜以蕭光者氣而已故以氣報魂有氣然後有魄故報氣所以教衆反始也薦黍盛者牲體雜以俠甒之醴酒而加以鬱鬯者皆有成體故以體報魄有魄則有形有形則情生矣故報魄所以教民相愛上下用情

馬氏曰家語云建設朝事燔燎羶薌所以報氣也薦黍稷脩肝肺加以鬱鬯所以報魄也當以家語爲正子路問事鬼神子語之以事人問死則語之以知生宰我問鬼神之所謂則告之而終之以反古復始上下用情而已其告之則一也其語不同則以子路勇於所聞而宰我有所盡耳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蓋言殷禮殷人尊神先鬼而後禮方言明命鬼神故主殷禮言之殷人先求諸陽故此朝事爇蕭以報氣也饋食灌鬯以報魄也然則殷人祭首無祼事以樂侑獻而已

殷人尚聲蓋當此節故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閒也肴肝肺首心郊特牲言肺在上此言肝在上以方言殷禮故也明堂位曰殷祭肝周祭肺見閒蓋謂陳設中閒若喪禮所謂見以不見爲見也據禮藏器於旁加見又曰甕甒筲衡實見閒而後折入周人先求諸陰於朝踐祭齊加明水以報陰殷人先求諸陽於饋獻祭酒加鬱鬯以報魄其義一也據此周人有求有報殷人直報而已其報之也亦所以求之也故曰周人先求諸陰殷人先求諸陽凡祭朝踐尊而饋食親親亂可故曰教衆反始親故曰教民相愛

講義曰親既亡矣尚追魂魄而祭之如此則於生存者當如何此禮既行而民親愛之心油然而生上下之間率用情實而無澆僞之風職此之由也茲非禮之至也乎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

鄭氏曰從事謂脩薦可以祭者也

孔氏曰此申明反古復始竭力報親之事致其恭敬發其情性竭盡氣力以從其事上報於親不敢不極盡也

嚴陵方氏曰敬欲有所至故曰致情欲其無所受故曰發力之用欲無遺故曰竭事之來欲無拒故曰從致敬發情於內故能竭力從事於外凡此則所以報其親不敢弗盡故也如上所言報氣報魄皆報親之事也盡謂內盡志外盡物也

廬陵胡氏曰自致其敬以下所謂致反始之道也發其情謂發露其情如所謂用其情也家語大子之答止此卻繼以前文王之祭至必哀

是故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

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
之敬之至也
鄭氏曰藉藉田也先古先祖
孔氏曰以君子報親不敢不盡心以事之故古者天子諸侯有
藉田以親耕祭祀諸神須醴酪粢盛之屬於是乎藉田而
取之敬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藉即藉田也月令所謂躬耕帝藉是矣天子之田
方千里故為藉千畝諸侯之田方百里故為藉百畝亦各以其
稱而已見王制解耕必服冕則所以敬其事也躬秉耒則所以躬
耕也天地則指天子言之山川社稷先古則兼諸侯言之先古
謂若先公及先聖先師之類以後之所事故曰先以今之所承
故曰古醴足以為禮酪足以為酸以天子諸侯之尊而躬為之
故曰敬之至

毗陵慕容氏曰愼終追遠君子之所以致其厚身致其誠信不
敢弗盡所以致其厚之道也有天下有一國可以取安佚可以
役民力而必躬秉耒者以為祭不自致非所以事神明以此率
民而民孝敬矣王畿千里而藉亦千畝封疆百里而為藉亦
百畝首服莫尊於冕而冕以躬耕貴而自致莫勤於用力而
躬秉耒凡此皆自盡之道也
山陰陸氏曰所謂先古豈特先祖而已且先祖不應謂之先古
蓋若先嗇先牧炎帝祝融之類
長樂陳氏曰天子為藉千畝於南郊正陽之位也冕而朱紘則
朱者正陽之色也諸侯為藉百畝於東郊少陽之位也冕而青
紘則青者少陽之色也其時則中春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
而後耕是也其日則剛日月令曰乃擇元辰是也其祭則祈社
稷于内享先農于外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國語曰膳夫

農正陳藉禮是也其禮則后帥六宮贊事於内司空后稷大師
贊師醬人犧人膳夫農正司徒大師贊事于外周禮内宰詔后
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獻之于王國語曰大史告稷司空除
壇之類是也親載耒耜猶農者之出疆也載必措于保介之
御間又明勸農者也反執爵于大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命
曰勞酒此春耕之終事也若夫夏耨秋穫王又至焉國語所
謂耨穫亦於藉是也考之於禮蜡合萬物而索饗之則羣
小祀也其禮王先嗇先嗇先農也王以玄冕祭之則耕藉之祭
先農其服玄冕可知也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鄭氏
謂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則祭先農用牛牲可知也王之藉享
以甸師而諸侯亦有甸人則諸侯之禮與王略同矣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
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

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
至也
鄭氏曰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牲君朔月月半
巡視之君召牛納而視之更本擇牲意
孔氏曰此明孝子報親竭力養牲之事歲時謂每歲依時謂
朔月月半也躬親也既卜牲吉在牢養之而身朝之言朝者敬
辭也犧純色謂天子牲也牷完色謂諸侯牲犧牷所祭之牲
必是養獸之官受擇取之養獸之官周禮牧人也初擇牲時君
於牧處命取牛納之於内而視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
巡牲者即前言歲時朝之也巡行也皮弁諸侯視朔之服朔
月月半君服此衣而巡牲所以致其力也耕藉云敬之至養牲
云孝之至互文也
嚴陵方氏曰自養獸之官而下所云即牧人阜蕃其物之時也

自君召牛而下所云即充人繫于牢之時也繫于牢則芻之三月而已故朔望巡之卑善其物則不止三月也故歲時朝之以其完而無傷故謂之犧以其純而不雜故謂之牷犧言其體也牷言其物也犧牲所以為祭之牲故曰犧牷祭牲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所謂展牲是也擇其毛所謂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是也卜之吉然後養之所謂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也未卜止謂之牛旣卜乃謂之牲召之則未卜故曰牛巡之則卜之矣故曰牲未卜謂之牛而上言祭牲者蓋取之將以為祭牲故也齊戒沐浴者臣見君之禮也臣以見君之禮而朝之所以致其敬也皮弁素積者君視朝之服也君以視朝之服而巡之所以極其辨也先王父天母地則以子道自處焉推而及於山川社稷亦由是也故凡所以事鬼神之道皆稱孝焉論語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歲時各謂比歲比時也皮弁素積見郊特牲解

山陰陸氏曰始養言獻召而視之言牛巡言牲亦言之法君齊戒沐浴躬受養獸之官之朝鄭氏謂朔視牲誤矣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旣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旣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鄭氏曰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風戾之者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也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副褘王后之服而云夫人容二王之後與禮之禮奉繭之世婦也其率用此與問者之辭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孝子報親養蠶為祭服祀先王先公之事公桑為官家之桑於處而築養蠶之室近川取其浴蠶種便也築宮謂築養蠶之宮牆七尺曰仞牆之七尺又有三尺高一丈也棘牆謂牆上置棘外閉謂扇在戶外閉也世婦亦諸侯世婦前雖總舉天子諸侯此特舉諸侯互言之奉種浴于川言蠶將生而又浴之初於仲春已浴至此更浴之也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者所舉奉獻重旣擬君之祭服故夫人首著副身著褘衣受此所獻之繭因少牢以禮之接此獻繭之世婦也率法也夫人曰獻繭之法自古如此耶重事之義故問之也良日謂吉日旦繅之日明繅更擇日日至而後夫人自繅每淹以手振出其緒故曰三盆手夫人親繅三盆以手振出其緒說遂布與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旣據諸侯則大夫唯一人而云世婦之吉者雜互天子言之以天子有三夫人就其中取吉者若諸侯唯世婦之吉者無繅非一人擇其吉者主領而已前文耕藉男子之事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此云先祖養蠶是婦人之事婦人不與外祭故云以事先王先公其實養蠶為衣亦事天地山川社稷

長樂陳氏曰天子諸侯之禮文而有辨故耕於南郊東郊王后夫人之禮質而少變故皆蠶於北郊公桑蠶室近川為之以其便於浴蠶也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所以謹於蠶者也其始也天子薦鞠衣于先帝以告將蠶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以趨蠶事而后之首飾以編服以鞠衣屨以黃屨車以翟車貝

面組總有擇及郊耳先蠶然後東鄉而躬桑焉躬桑后夫人之事耳天子必薦鞠衣君必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使入蠶室者內外相成之義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祼獻后亞之賓客則王致酒后致飲以至王耕藉后獻種王射牲后舂盛則后夫人之躬桑王與諸侯不可不與之也躬桑不過鞠衣而受繭必以副褘者重繭之成也繅必三盆手者禮成於三也三盆手猶王藉之三推也然後布于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祭服猶庶人之終畝也禮書

延平周氏曰蠶與繅婦功也以婦功而責於夫人世婦則無不可者而必用卜以擇其夫人世婦之吉者蓋先王以爲躬桑所以爲祭服而又將以勸於天下則不可不決於神明者也示于君告其功之成也獻繭不於君而於夫人者別內事也夫人受之以副褘所以敬其將爲祭服也禮之以少牢所以勞其還也火在木則爲朱木勝土則爲綠

嚴陵方氏曰公桑猶公田也以其別於私故謂之公桑宮謂蠶宮牆也前曰蠶室此曰桑宮者蠶居於內故曰室牆圍於外故曰宮也仞者度土高深之所用考工記曰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故八尺爲仞也牆高於人長之外又有三尺所以防窺伺也又置棘所以防踰越也閉人自外閉其門以親蠶者皆婦人故也日欲出爲昕於時爲卯大昕則向辰矣此之所言蓋卯辰之月也故不言日月豳風謂之蠶月者以此言朔則以夙致其敬故也君皮弁素積則與巡牲同蠶雖陰事亦天產也卜其人之吉亦欲其事之吉焉也若冠之筮賓已天子六宮而曰三宮據三夫人言之也後言夫人繅三盆手止言諸侯之夫人而已言布于三宮夫人則以見王后之繅亦若是其事互明可知也以至副褘爲王后之服止言之於夫人先王乃天子之祀止言之於君者皆此之意蠶于蠶室則躬蠶事於其室也躬蠶事而謂之蠶則躬桑事亦謂之桑而已此以下言桑于公桑也奉種浴于川者以流水滌其宿塵欲其出之速故也風戾以食之者以蠶火畜而性惡濕故待風戾而後食之也蓋桑經宿不能無雨露之潤風至則乾矣戾至也自去歲蠶成之後迄今歲蠶成期一歲矣故謂之歲單若孟子以稱參秋亦此意蠶歲既單故繅言世婦卒蠶也繭則示于君而獻于夫人者示則告其成而已獻則欲其受之以繅也禮之以少牢則所以勞其還也

馬氏曰公羊傳亦曰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其祖禰者不若以所自親者也周官內宰職曰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蓋蠶於季春則詔於中春也宜矣天子躬耕於南郊后躬蠶於北郊南北陰陽之位也三推耕則后獻種稑之種后夫人將蠶則君爲之卜夫人世婦之吉者所以交相成也陽始陰者也故君爲之卜夫人之吉者陰則佐陽而已故謂之獻種稑之種也朱綠色之雜玄黃者色之正黼黻文章者正之間也以爲黼黻文章則又加之以績繡之事至此則祭服成矣故曰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山陰陸氏曰棘牆而外閉之者不專爲防也故曰外戶而不閉禦風氣而已若棘亦以爲煖今養蠶用棘鄭氏謂大昕季春朔日之朝然則餘日爲昕朔日然後謂之大昕言大以有小文王世子大昕鼓徵視學蓋亦朔日不然朝愈蚤異矣前言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後皆言君而已勞事也言諸侯以著天子亦言之法其言夫人不言后亦以此以二王之後故曰卜三宮之夫人蓋二王後亦得立三夫人特其嫡夫人不得稱后耳春秋書伯姬婦于宋後書

衛人齊人吾人來媵豈此所謂三夫人歟公羊傳曰三國來媵
非禮也是以諸侯之禮言之誤矣單言始衣單矣月令天子孟
夏始絺然後蠶事畢后妃獻繭詩曰八月載績蓋絲事
成於衣單麻事成於衣重之時豈直人事哉亦天地自然之
理也言世婦卒蠶不言三宮夫人始之者夫人卒之者世婦
少牢以禮之言因豈即朔月月半所食少牢禮之與據此奉繭
以示于君而已其獻主在夫人言三盆手而已則三宮夫人蓋
亦略矣然則蠶事之正在世婦故曰世婦卒蠶
毗陵慕容氏曰夫躬耕親蠶一則以教民致力於農桑而豐
衣食之原一則以爲齊盛祭服而盡事神之敬故先王以所
事者教民故民之聽命也速以所率民者奉神故神饗之也
易夫民神之主也成民然後可以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
耕以足食蠶以足衣生民之道於是乎在所以成民而致其和
莫先於斯二者故齊盛以告冕服以祀而成民之道蓋曾謂哉
可以陳信於鬼神若夫民則棄本飢寒是憂和氣不應災害荐
至則是觭舉以祭雖潔齊豐盛致美乎冕服神亦非饗矣
慶源輔氏曰蠶婦事也猶不敢專必待君之上吉而後親之則
他可知矣故曰地道代終而已此所以爲君服與其率用此與
皆記者述夫人之意而爲言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
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
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
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
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
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
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
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錯之無難矣樂也
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
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
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
樂之反其義一也
鄭氏曰斯須猶須臾也子讀如不子之子諒信也油然物始生
好美貌躬身也極和極順極至也理發乎外理謂言行也塞充
滿也減猶倦也盈猶溢也樂以統情理以理行人之情有溢而
行有倦倦則進之以能進者爲文溢則使反以能反者爲文文
謂才美報皆當爲褒聲之誤也
孔氏曰此一節已具於樂記但記者別人故於此又記之其義
已具在樂記故於此不繁文也
山陰陸氏曰謂之君子曰君子見微者也切觀世之人慢易
起於放肆而鄙詐常生於矯激然後知君子之言不誣也若
申屠狄輩不知致樂以治心者也若阮籍輩不知致禮以治
躬者也不曰塞乎天下而曰天下塞焉小在天下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孔氏曰自此至可謂孝矣廣明爲孝子之事大孝尊親即是
下文大孝不匱聖人爲天子者也尊親嚴父配天也其次弗
辱謂賢人爲諸侯及卿大夫士各保社稷宗廟不使傾危以
辱親也與下文中孝用勞一也其下能養謂庶人也與下文
小孝用勞一也能養謂用天分地以養父母也
黃氏曰曾子言孝道三自天子達庶人三等之行咸在其中謂
人子能立身行道有大功於國大德及民俾人稱美其先而尊
重之爲上也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全父母遺體
歿身無毀者次之生事父母盡其色養者爲下也言尊親

為大則弗辱能養菽之矣次言不能尊貴其親而唯能盡
能養為二也其下者謂不能尊親不辱唯能供養是孝之
末節矣但論孝行升降輕重不分別名位尊卑
石林葉氏曰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尊親
也脩身慎行不服闇不登危此弗辱也稱其無而啜菽飲水不
為薄此能養也
講義曰尊親者非必顯之以名位之崇也使吾身無愧於仁義
使吾親亦無愧於仁義則吾親尊矣弗辱者非必置其身於
罪惡也雖一𠦜笑之苟亦為辱矣能養者非以其養口體也
必養志焉斯可矣
慶源輔氏曰始於能養終於脩身達而至於大德必得其位若
武王周公之孝始可謂之大矣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
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鄭氏曰公明儀曾子弟子
孔氏曰先意謂父母將欲發意孝子則預先逆知其意而為
之也承志謂父母已有其志已當奉承而行之諭父母於道謂
或在父母意先或在父母意後皆曉諭父母歸於正道也
延平周氏曰於志言承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則使其身不失
天下之顯名而為父母者亦不失天下之顯名若舜之諭父母為
不格姦則君子之所謂孝者也
嚴陵方氏曰將有所感有逆知之者先意也已有所之而奉行之
者承志也有所感則隱而未見故於先言之有所之則見而不
隱故於承言之亦各以其類也然待先意承志而不能諭之
於道則是苟順其令而或陷親於不義者蓋有之矣此所以
又在乎諭父母於道也夫養將以為孝而所以為孝不止於

養親若參之事其親養其志而不止於口體固得其所以為孝
者矣豈直能養而已哉乃自謂如此者不敢以孝自居故也唯
夫不自居其孝茲其所以為孝歟
馬氏曰先意所以開其邪承志所以成其美此所以諭父母於
道
建安真氏曰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父母之志已形
而能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父母之心為心者不能諭者
開說曉譬之謂為人子者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無過之
地猶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視有過而後諫者
功相百矣故君子猶難之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
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
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
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
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
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
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
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鄭氏曰五者不遂遂猶成也願然猶而也
孔氏曰亨孰羶薌之美先自口嘗而後薦之父母此非孝也唯
是供養而已孝子百行皆美一國之人稱揚羨願然曰如此是
羨願之云此子父母有幸遇哉而有孝子如此令人羨願如此
乃所謂孝也衆之本教曰孝者言孝為衆行之根本以此根本
而教於下名之曰孝不能備孝之德唯行奉上之禮但謂之養
者也父母既沒以下解卒為難之事順從孝道則和樂自至違
反孝道則刑戮及身

嚴陵方氏曰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哀公問曰身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正謂是矣身者體之全體者身之別夫一人之身生於父母而別於父母者也故曰身者父母之遺體居處也事君也涖官也朋友也戰陳也皆所以行父母之遺體也苟唯不莊不忠不敬不信無勇則烖及其身烖及其身是及其親也豈孝也哉故毎以非孝言之如是則行身之道敢不敬乎先居處而後事君者內外之序也先事君而後涖官者尊卑之序也先涖官而後朋友者公私之序也先朋友而後戰陳者文武之序也亯言天產故其臭為羶孰言地產故其臭為薌嘗旨否而後薦之是孝之一端而已稱者曰稱其所為願者志願其如此然則子之之詞也幸哉有子如此言其有子如此乃父母之幸也孝者盡孝道而已人言如此故曰所謂孝也已則言其盡於此也教亦多術矣特為之本者孝也故曰衆之本教曰孝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正謂是矣論語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曰敬為難楊子曰孝莫大於寧親故曰安為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故曰卒為難哀公問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成其親之名也已故曰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所謂能終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夫孝所為德之本故仁非仁於孝不足以為仁之德也禮非復於孝不足以為禮之德也以至義也信也強也亦若是而已哀公問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然則居處不莊所以愛其親慮或傷之而已是以仁者仁此而居處所以莊也禮者履此而涖官所以敬也義者宜此而事君所以忠也信者信此而於朋友所以信也強者強此而於戰陳所以勇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况其身乎且哉者福之對福之所至樂必隨之烖之所至刑必隨之故曰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山陰陸氏曰我身非我有其行之者我也曾子所見與非孝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若孝者可謂本矣執一術而百善至孝之謂也其行曰養者孝之行自養親始孝經云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延平周氏曰居處莊禮也事君忠涖官敬義也朋友信信也戰陳勇強也凡此五者皆遂則烖不及其身烖不及身則是不及其親蓋吾之身即父母之身也居處莊者慎其獨者也能慎其獨故以之在上則事君忠涖官敬以之在下則友信戰陳者非君子之先務故其序如此能養不如敬能敬不如安能安不如能終仁先之禮次之義次之繼之以信繼信以強之序也信者成此三者而強者行此三者

石林葉氏曰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蓋誠身則能有得乎親是在我者也故為人道唯有義誠身未能順親是非在我者也故為子道唯有命以舜為聖人猶以瞽叟底豫為難則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君子亦不謂性也莊慎忠信災不及其親所謂能敬也不能安之則無以安其親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所謂能安也不能卒之則無以盡大事慎終追遠所謂能卒之也一人之身物所為備其先得者愛親此孝所以為本也故仁以仁之則曰仁此者也禮以體之則曰履此者也義有理則曰宜此者也信不欺則曰信此者也強者不息則曰強此者也五者備矣強而不變已志其倦則樂矣樂所以順而生者也小人反是則入於刑刑所以反而作也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而對於教民親愛莫善於

孝且言五刑之屬三千亦曰罪莫大於不孝皆與此意合也
慶源輔氏曰篤於孝者誠而已誠一不至則違乎孝矣非其時也草木不可妄伐當其位也戰陳不可無勇養不足以盡孝則該夫養矣成其身所以成其親者也唯誠實於孝進進不已然後知其等級如是之難安與安仁之安同言由孝而行從容中道也如舜之事親可矣至於卒則又誠不息也
馬氏曰此立身揚名所以爲孝之終而蠱之六五所以言幹父之蠱用譽也雖然名立於後世者亦曰行成於內而已愛親者能養者也敬親者能敬者也生則親安之能安者也死則鬼饗之能卒者也念祖而聿脩厥德能終者也愛者有未能敬敬者有未能安安者有未能卒卒者有未能終然愛者孝之本而親安之者孝之至慎脩其身孝之終始也孔子語子游以敬語子夏以色難蓋順其色則親安之矣告子游以粗告子夏以精也然則孝止於親安之乎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厎豫瞽叟厎豫而天下化盡非此乎蓋以行言之則愛者未必敬而至於能終孝之至也若以道言之則以敬孝易以愛孝難而至於親忘我則孝之至也
建安眞氏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然忠臣義士有不顧身視死如歸何也此與其它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殺身成仁則形雖虧其理不虧身雖隕其性不失乃所以爲孝也故曰戰陳無勇非孝也
新安朱氏曰耳孰穬䊸耳即耳煑之字俗加火作烹非是
建安劉氏曰孝爲百行之宗行純則性通行虧則性賊二者常相因焉同本故也孝以敬爲本而敬者脩性之門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孝之事雖不同同本於敬事親而不敬何以爲孝乎敬心之發孝於其親矣推於兄弟恭而友者是其應也推於夫婦和而順者是其應也推於親黨朋友恭而睦同而信者是其應也推於事君治人忠而恕廉而勤者是其應也是數者不一應焉非孝也故孝子之心唯一敬而已敬心既純大本發露虛明洞達躍如於兢兢肅肅中此所以行成於外性脩於內也曾子聞道最爲超詣死生之際粲然明白蓋由始則因孝心而致敬終則因敬心而成己驗其平日服膺念茲在茲而已啓手足則見於戰戰兢兢之時發善言則見乎容貌辭氣之際皆敬之謂也學者非不知此皆有愧於曾子由行之弗至也恭於昭昭者孝之名也謹於昏昏者孝之實也求其名於匹夫匹婦能爲於其實聖人以爲難矣故此經以敬爲難敬可能也能安能卒爲難蓋斯須之敬人能勉強至於能安能卒非確然自信毅然必爲未有能樂其常而至其至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二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三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鄭氏曰無朝夕言常行無輟時也放猶至也準猶平也

孔氏曰自此以前皆曾子之言自此以下異故更言曾子曰置謂措置也塞滿天地謂感天地神明也溥布也橫被四海言孝道廣遠也推而至於四海以為準平而法象之無所不從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詩美武王之德今孝道亦然故引以證之

嚴陵方氏曰直而立之則塞實乎天地之間專而散之則橫廣乎四海之內施言其出無窮故後世曾無朝夕之間推言其進之不已故放之四海而準放與孟子放乎四海之放同準言人以是為準而不差也前既言孝之橫乎四海後又言推而放諸四海蓋前言身之所行者如此後言人之所化者如此

石林葉氏曰塞乎天地所謂窮高厚也橫乎四海所謂極深遠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所謂悠久無疆也

講義曰孝出於人心人有賢愚而此心不異時有古今而此心常存天地之心亦無以異乎人之心此所以塞天地橫四海施諸後世無所不可

山陰陸氏曰夫孝出於同然故推而放諸四海如此即有不準是背類反倫者也

新安朱氏曰準猶齊也言無不同也

慶源輔氏曰曾子之孝至此所謂誠則明明則形形則著著則動動則變變則化矣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鄭氏曰夫子孔子也曾子述其言以云中孝用勞勞猶功也思慈愛忘勞思父母之慈愛己而自忘己之勞苦也無怨於父母之心諫而不逆順而諫之也必求仁者之粟喻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事亡親也

孔氏曰以語更端故云曾子庶人思父母慈愛忘己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心無勞倦可謂用勞矣匱乏也博施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職來助祭

嚴陵方氏曰王制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所謂樹木以時伐也又曰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所謂禽獸以時殺也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樹木見月令樹木方盛解慈愛者生育之恩也勞者奉養之力也於親生育之恩則思之而不忘於己奉養之力則忘之而不思故曰用力仁所以愛親義所以敬親愛敬盡於事親可謂用勞矣用力言事用勞言功不匱言德則大小與中其別可知矣用力則能養矣用勞則弗辱矣不匱則可以尊親矣故皆以孝有三題其事前以大孝為首此以大孝為終何也前以位言孝故自上以及下此以行言孝故積小以至大父母愛之嘉而弗忘仁之至也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義之盡也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親而已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蓋不逆之謂也巽而入之則雖諫而不逆也仁者之粟則有愛心存焉若夫子受仁人之餽則掃地而祭亦此之

意祭之以禮禮之終也此主言祀故曰禮終
石林葉氏曰孝者仁之實仁則能愛於物伐樹木殺禽獸故必
以時莫非勞也有勞於德有勞於力而忘勞者思親之慈愛也
未能無望於其親故爲小孝仁大矣則尊之義有埤則安之仁
義而已勤行而不惓未能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故爲中孝
博施則聖矣仁不足以名之孝至於此則達於天下四海九州
之美味莫不備至故爲大孝
延平周氏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無愛心以其無愛心
是以非孝也思慈愛忘勞庶人之孝也尊仁安義諸侯以下之
孝也博施備物唯天子乃能與此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然有所
謂怨者也故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然
有所謂逆者也故荀子曰從義不從父
講義曰夫自其異者觀之則草木禽獸與人爲殊類自其同者
觀之則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草木禽獸與人等爾君子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至於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謂之非孝
蓋自其同者觀之也用力者竭力以事親用勞者盡心以事親
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之勞苦則不愛其力矣所尊者仁所安
者義以仁義喻父母於道其心庸有不盡乎詩曰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錫予也類謂凡人子也穎考叔愛其母施及莊公舜致
瞽叟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孝子之道果有匱乎備猶周
徧也物即人也博施備物即詩所謂永錫爾類也父母之存也
愛之則喜而不忘思求其所可喜者以悅其親也惡之則懼而
不怨思去其所可惡者以安其親也
慶源輔氏曰孝子之心兢兢業業無一息或違無一物不體豈
有非時害理之事博施則用勞不足言矣備物則用力不足言
矣此聖人達孝之事也喜故不忘懼故無怨未行其入期父母

之順於理而不期父母之從乎我至於此則其誠至矣
山陰陸氏曰思慈愛忘勞對以慈愛然後忘勞小孝也以親尊
仁安義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以視不匱可謂用勞矣博施備
物若施及莊公亦其一隅老子曰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
已愈多其此之謂乎
廬陵胡氏曰用力所謂竭力耕田共爲子職也懼而無怨孟子
言舜怨慕何也曰小弁親之過大者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
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舜之怨
慕孝也不逆所謂又敬不違父母既沒雖貧困猶不敢惡人物
以祀親然則孟子之受與可以祀歟曰其交也以道君子受之
矣受之而以祀可也然孝子之心有所不安故必仁者之粟
爲孝
黃氏曰注謂必求仁者之粟以爲祭祀則失者遠矣況先王之
禮不耕者祭無盛自天子執耒三推下逮庶人皆從斯禮今曾
子所言乘孝子也謂父母既沒必仕於仁諸侯賢大夫之朝立
身行道以終祭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恐辱先也況曾子嘗敝
衣以耕於魯魯侯聞之致之邑曾子固辭聖人稱之能全節也
孟子云士三月無君則弔以其失於祭祀之禮也親歿者必居
於仁者之朝食祿行道以終祭祀之禮爲禮終也
馬氏曰此之謂禮終此言孝子之遭變也前言可謂能終此孝
子之常也遭變則嫌於非禮故曰禮終常則不嫌故曰能終而
已處常則易制變則難易者曾子之事也難者舜之事也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
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
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
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

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子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全矣

鄭氏曰曾子聞諸夫子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言頃步頃當爲跬聲之誤也予我也道而不徑徑步邪趨疾也忿言不反於身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且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樂正子春傷其足而憂因明父母遺體不可損傷之事天地生養萬物之中無如人最爲大非特體全又須善名得全跬步謂壹舉足道而不徑者謂於正道而行不游邪徑正道平易於身無損邪徑險阻或有所傷舟而不游者渡水必舟船不浮游於水上以舟安浮於危也此是不敢以先父母遺餘之體而行殆危之處也不辱其身不羞其親總結舉足出言二事身及親並不羞辱可謂孝矣

長樂劉氏曰樂正子春可謂能改其過者也矣之于初而戒之于終焉唯人之身秉以體全德以性全者也體懼而弗傷則氣無不全者也性存而弗拂則德無不備者也莫非父母之所遺者非禮不言非禮不動非禮不視非禮不聽是以言動中於禮樂之節而民瞻仰之取以爲模範焉不曰內全其德性而外全其氣體之道歟是可謂之弗忘其父母者也然則舍坦塗以由徑緩舟渡以游淵不慎其言不羞其辱者小人之事甚足爲孝其親者道哉

嚴陵方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者生養乎天地之間者人道最爲大孝經言天地之性人爲貴泰誓言惟人萬物之靈蓋天以言其道貴以言其性靈以言其德互相明耳父母全而生之謂生其形也子全而歸之謂歸於土也不虧其體所以全其形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故曰可謂全矣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動止之間也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語默之際也道大而徑小故道而不徑舟安而游危故舟而不游則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故也殆亦危也惡言不出於口者已之言也忿言不反於身者人之言也唯已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也以忿言不反於身故不辱其親而身者親之枝也不辱其身故不羞其親

馬氏曰天生生者也故曰天之所生地化化者也故曰地之所養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所以不虧其體立身揚名於後世所以不辱於身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言得全而歸之也今夫以一朝之忿忘其身及其親則不思甚耳

延平周氏曰周官之法禁不徑踰者禁川游者而此則曰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是以知周公之法不特有意於防微而又有以敎人之孝也

講義曰舉足而不敢忘固懼其危也而言何與焉蓋吾以惡言出於口人以忿言反於身爲身之辱而貽親之羞者甚矣全於出言而不敢忘則所以全其身以歸其親者斯無愧矣不徑不游雖若非難者亦曰充此心以往則凡所以求全其身者詎止不徑不游乎昔曾子啓手足之際然後釋淵冰之懼樂正子春門人也安得而不憂乎

新安朱氏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物己與人皆共以爲父母者也父母生我也四支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斯爲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

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為不負於天地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鄭氏曰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臣能世祿曰富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

孔氏曰前經明孝此以下至不敢犯又兼明孝弟此經論四代弟順尚齒之義虞氏帝德弘大故貴德德之中年高者在前故云尚齒夏后氏尚功功高則爵高故貴其爵則德雖下而爵高者亦貴之由道劣故也於貴爵之中年高者在前殷人又劣於夏累世有功世爵而富乃貴之殷人跡而富者猶貴之周人敬愛彌狹於己有親乃貴之亦皆年高者在前也次乎事親言貴年之次第近於事親之孝[illegible]鄭云[illegible]者皆班序在上故謂燕賜加於諸臣凡四代朝位班次皆以官爵為次而夏后氏貴者但以爵高加恩賜也尚謂德爵富親各於其黨類之中而被尊也鄭云後德則在小官者解虞氏貴德之意以舜時人皆有德德小先來者已居大官其德大後來者則在小官小官德卑虞氏貴之所以燕賜加於大官也

山陰陸氏曰貴尚之次也據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其道漸劣其德或毋貴也於是貴爵殷道俞劣於是貴富蓋古之諸侯有爵尊而地狹爵雖卑而地大貴富則地大者先周道愈劣是故貴親鄭氏謂舜時多有德後德則在小官言以德為後則在小官釋所以貴德也

馬氏曰貴以對其民為賤尚以對其等為下四代非相反也蓋有虞氏貴德則賢者固已在位能者固已在服矣故夏后氏承之以貴爵貴爵則賢而德似其先人者使之世官不賢而不至於不由禮者使之世祿矣故殷人承之以貴富貴富則尊祖尊祖則敬宗敬宗則收族故周人承之以貴親皆因其時乘其理為之也夏后氏貴爵斯所以貴德也殷人貴富斯所以貴爵也周人貴親斯所以貴富也然貴德以賢賢貴爵以貴貴貴富以明功貴親以厚本則四代一也齒取諸身年取諸物皆可以數言

嚴陵方氏曰四代之所貴不同由救弊之政異故也貴德之弊至於忘君故夏后氏救之以貴爵蓋爵所以明貴賤故也貴爵之弊有至於忘功故殷人救之以貴富蓋富者所以明世祿故也三者之弊有至於忘親故周人救之以貴親至於尚齒則未嘗易者以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萬世而無弊故也虞帝亦曰盛王者以舜之時五帝之所終三王之所始故也且堯猶務於動則以王稱舜不為過矣以王制考之四代養老或異其禮或異其所或異其服雖各不同所以不遺年之意則一而已或曰年或曰齒何也謂之年則以所歷為主孟子所謂歷年是也與此言遺年之年同謂之齒則以所序為主中庸所謂序齒是也與此言尚齒之齒同內則言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則五帝非不貴老也所謂憲者憲其德而已所主在德不特在年也

延平周氏曰蓋年之貴者弟也而事親者孝也

慶源輔氏曰有德者必有爵有爵者必有富此虞夏殷之所貴如此至於周則又厚親以反本焉此其世變使然聖人因時定制有不得不然者也若夫年齒之尚行乎萬世而不可變者蓋敬老慈幼人之性也四代之王不失其性而已即四王之事而反求諸一心則知年之果不可遺次乎事親之義明矣

慈湖楊氏曰祭義云殷人貴富而尚齒此非聖人之言也富非道之所貴也而家語謂孔子之言豈記者之差乎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

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鄭氏曰同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為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立於庭魯哀公問於孔子命席不俟朝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
孔氏曰官爵同則貴尚於齒四代皆然弟達乎朝廷言遜弟敬老之道通達於朝廷也燕禮大射君與卿大夫皆立卿大夫立於庭故鄭知朝位立於庭也又燕禮大射卿大夫立於庭北面君降自阼階南鄉爾卿卿西面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爾謂揖也於時老臣君揖則退不待朝事畢也案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是或不許也此經中所云是君不許者故異其禮若其致事則王制云七十不俟朝八十杖於朝是也
嚴陵方氏曰爵同故以齒為主爾爵異則以爵為上也孟子曰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蓋朝廷雖以爵為上然未嘗廢齒則此所言者是也鄉黨雖以齒為上然亦未嘗廢爵則後言三命而不齒是也要之朝廷以爵為主鄉黨以齒為主故孟子以為莫如也就謂就其家而不敢召也凡此皆朝廷禮敬之事故曰弟達乎朝廷也致事者無預於政故不俟朝而後優之以杖未致事者則猶預於政故優之以杖而後不俟朝
山陰陸氏曰祭義謂尊者也故杖於朝早杖於朝早故毋俟朝晚王制八十杖於朝七十不俟朝謂卑者也故杖於朝晚杖於朝晚故毋俟朝早
石林葉氏曰蓋力衰則助之以杖有問則席安之也不敢煩以禮揖之則退故不俟朝有問則就其室者尊之也安之以仁尊之以禮此弟所以達乎朝廷矣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鄭氏曰錯鴈行也父黨隨行兄黨鴈行車徒辟乘車步行皆辟老人也斑白者髮雜色也任所擔持也不以任少者代之也老窮不遺以鄉人尊而長之雖貧且無子孫無弃忘也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
孔氏曰行肩而不併謂老少並行肩臂不得併行少者差退在後則朋友肩隨是也不錯則隨者若兄黨為鴈行之差錯是父黨則隨從而為行也
嚴陵方氏曰車以言其貴徒以言其賤言見老者則貴賤無不辟也斑白者不以任行乎道路所謂斑白者不提挈也凡此皆道路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道路若者老安之之類所謂老若鰥寡孤獨之類所謂窮不遺謂養之有政也強弱以力言衆寡以數言凡此皆州巷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州巷
山陰陸氏曰行肩而不併言雖齊行遇隘狹猶不敢併不錯與隨鄭氏謂錯鴈行也鴈乃參差少邪故曰邪行為錯
石林葉氏曰先之則不錯不錯則隨敬之則車徒避愛之則斑白不以任此弟所以達乎道路強以力言衆以人言老而窮者猶所不弃則寡弱者固不患於無告此弟所以達乎州巷
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鄭氏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以為軍田出役之法五十始衰不從力役之事也頒之言分也隆猶多也及田者分禽多其老者謂竭作未五十者春獵為獀冬獵為狩什伍士卒部曲也少儀曰軍尚左卒尚右
孔氏曰作記之人在於周末於時力役煩重違周初之事故云

古之道也一甸之中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供田役軍案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唯田與追胥竭作若田與追胥竭作此末五十者猶在田役故頒禽之時多此長者也註云什伍士卒部曲者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士謂甲士卒謂步卒在軍旅之中時主帥部領圍曲而聚故云部曲

嚴陵方氏曰甸徒者甸獵之徒役也周官皆作甸先儒以爲丘甸之甸誤矣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即此所謂甸徒也雖曰竭作然五十者亦不從之矣頒禽長者先得之而多少者後得之而少故也凡此皆搜狩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獀狩周官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言軍旅衆莫小於旅莫大於軍故也尚齒止以什伍者什以外則齒有所不勝序故也凡此皆軍旅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軍旅

山陰陸氏曰不爲甸徒言以爲士司馬法成百井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石林葉氏曰獀言春田之始狩言冬田之終軍旅什伍所致者勇而爵同者猶尚以齒所謂軍旅有禮則武功成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鄭氏曰死之死此孝弟之禮

孔氏曰此經總結上文在上諸文但云弟此兼云孝者以孝故能弟弟則孝之次也孝弟之道無處不行故衆行孝弟雖死不捨也

嚴陵方氏曰先朝廷而後道路自内而之外也先道路而後州巷行乎大又盡乎小也獀狩軍旅則又以有事之時言之朝廷者政之所出故言發道路者人之所由故言行州巷則委曲而有所盡故曰至獀狩則馳騁而有所從故曰放軍旅則嚴飭而有所治故曰脩合而言之皆所以達之而已衆死乎孝弟之義而弗敢犯之也

山陰陸氏曰獀狩言放軍旅言脩亦言之法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即若申生伋壽之死猶爲犯故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教民禮順莫善於弟又曰敬其兄則弟悅所敬者寡而所説者衆蓋以弟而治天下則莫非禮順之行其操甚約而其效甚博故先王内則達乎朝廷而外則達乎道路州巷有事則達乎獀狩軍旅此衆之所以有義死而不敢犯也

廣漢張氏曰獀狩爭獲軍旅爭功弟道達於是則至矣無所不通矣以義死之非有所利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鄭氏曰祀乎明堂宗祀文王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孝弟之道祀乎明堂於周言之祀文王也樂記祀文王於明堂是也上文祀文王於明堂爲孝此以食三老五更爲弟文有所對也此西學鄭云周小學則周之小學在西郊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以祀先賢明於虞庠小學故大司樂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又云書在上庠以知祭先賢所通之經各於所習之學若瞽宗則在國虞庠爲小學者則在西郊今祀先賢則於西郊也

嚴陵方氏曰祀明堂所以享上帝而享之者必有配配必以父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貴老貴老爲其

近於親而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先賢則樂祖西學則瞽宗皆
宗殷學名學有左右之異而此止言西者殷之名也樂祖則有
道德者所以教諸侯之德也朝覲所以尊天子而致為臣之義
夫孝以事親弟以事長故始之以教孝而次之以教弟孝弟則
足以成德故繼之以教德有德則足以養人故繼之教養能養
人則足以事君故繼之以教臣此教之之序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於教豈必諄諄而命之也哉蓋行禮於此
而人得於彼而不知者乃教之至也故五者天下之大教而其
所以為教者如此而已矣五者以德為主養者孝之屬臣者弟
之屬故其序如此
馬氏曰明堂嚴父以配上帝故以之教諸侯之孝若祀賢則尚
德故以之教諸侯之德耕藉以供粢盛故以之教諸侯之養以
德為主故言德於中夫教萬民則朝廷道路州巷蒐狩軍旅皆
以教而其教止於弟諸侯則教之孝教之弟教之德又教之養
教之臣而其教止於諸侯者蓋萬民則治之詳故教之禮也略
邦國則治之略故教之禮也詳言教萬民而卒之以諸侯者蓋
化賤者易化貴者難化尊者易化侯者難此公子信厚如麟趾
國君仁如騶虞所以為周召之終也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
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
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鄭氏曰割牲制俎實也冕而揔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
侯之孝次事親也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文王世子曰行一
物而三善皆得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孔氏曰此明養三老五更及齒學之事牲入之時天子袒而親
割之食之時親執醬而饋食訖親執爵而酳子宥也親在舞位

持盾而舞以天子敬老鄉里化之故有齒也在下年老及周窮
者皆化上而養之不見遺棄故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所以致此
由養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當入學而大子齒於國人故云而大
子齒
嚴陵方氏曰由大學來者言教化之原出自大學也四學謂周
設四代之學即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殷之瞽宗周之辟廱
是矣
山陰陸氏曰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
辟廱則辟廱最居中其南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序其
西為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
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辟廱唯天子承師問道
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就焉當天子入大學則四學之人
環水而觀之矣是之謂辟廱學禮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東
序是也帝入南學尚齒而貴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尚賢而貴
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大學承師
而問道辟廱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大學也學記曰大學始教
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曰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蓋東
序之類若辟廱雖天子不得預故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
子齒又曰大子少長知妃色則入學學者所學之官也蓋辟廱
非其所學之官是以云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
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鄭氏曰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弗敢過者謂道經
之則見之
孔氏曰此亦明尚齒貴老之義巡守謂巡行守土諸侯八十九
十不可一一就見若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

九十者閭里之旁不敢過越而去必往見之若欲其論政敎雖
不當道路左右君卽就之可也
嚴陵方氏曰竟者疆土至此而竟也待于竟而不敢越則其所守槩可見矣先見百年者卽王制所謂問百年者就見之是也至于八十九十者其禮又有殺焉彼或在東行則此在西行者弗敢過之而弗見西行東行其義亦若是以不必人人而見之也若欲言政者雖非東行西行固當就而問之矣
山陰陸氏曰此言八十九十者若東行則西行之人不敢過若西行則東行之人不敢過卽上所謂車徒辟是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
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
鄭氏曰此謂鄉射飮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旣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承齒于族故言族爾不有大故不入朝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爲禮而后揖卿大夫士
孔氏曰此一節明鄉里之中敬齒之法身有壹命官者或立或坐齒與鄉人同再命旣高鄉人疏者雖復年高不與之齒但族內計長幼爲班序三命轉尊不復齒於親族特坐賓東若此飮酒時族內有年七十者令其先入此三命者後入故云不敢先也鄭註鄉射謂鄉人詢衆庶而爲射於時先行飮酒之禮是鄉射有飮酒者也云以年次立若坐者士立於堂下大夫坐於堂上案鄉射云大夫受獻訖及衆賓皆升受席於時雖立至徹俎卽坐又云旣旅士不入不見士坐之文明立于堂下云三命列國之卿據諸侯言之若天子黨正飮酒三命不齒謂上士也此經雖據諸侯亦謂黨正飮酒故云三命不齒若鄉飮酒諸侯之國但爵位爲卿大夫雖再命一命皆得不齒以鄉飮酒須賢其賓必少其得爵爲卿大夫者必年長於賓故在賓東西面而不齒若黨正飮酒以正齒位其賓必長故天子諸侯之國三命乃不齒知鄉飮酒爵爲卿大夫乃不齒者案鄉飮酒云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註云席此二人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乃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也其大夫坐於上士立于下謂諸侯之國若天子黨正飮酒一命下士立於下再命中士齒於父族坐於堂上三命上士席於賓東也云一人舉觶乃入者族七十者初飮酒之時則與衆賓先入此三命者爲將獻賓獻介獻衆賓之後至一人舉觶之時乃始入也故鄉飮酒鄉射記皆大夫樂作之前一人舉觶之後乃始得入也若然大夫之入依禮自當一人舉觶之時欲令無族人七十者亦當如此又族之七十者及鄉人少者於先已入今特云族有七十者不敢先己人之意以身有三命應合在族人七十者之先欲明敬齒上老故云不敢先爾是以鄭註云雖非族亦然
嚴陵方氏曰以周制考之一命則下士也再命則中士也三命則上士也四命則爲大夫矣於諸侯之國三命則卿再命則大夫一命則士也小國則又降於此矣一命齒于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知再命齒于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而齒之矣則鄉里又可知不齒者周官黨正以禮屬民于序以正齒位其言正與此合雖然此特貴貴之義稱至於老老之仁又不可得而廢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夫七十者君猶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豈族之三命得以先之五州爲鄉五鄙爲里於遠舉鄉則近至於五比之閭可知於近舉里則遠達於五縣之遂可知六鄉六遂足以互見之故也此言族周官所謂父族是也有天下者謂之王族

有國者謂之公族有家者謂之父族以傳世言之則曰世族以主祭言之則曰宗族其名雖異通謂之族焉不齒有二意此所謂三命不齒者人不敢與之齒也若王制終身不齒者人不足與之齒也

馬氏曰齒於鄉謂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鄉射禮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

山陰陸氏曰三命受位朝坐燕與進於鄉矣族有七十者弗敢先言族人齒雖高猶後三命荀子曰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此又尚齒焉爵齒更爲屈伸方其尚齒則降爵方其尊爵則降齒故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石林葉氏曰三命不齒貴貴也七十者不敢先長長也先王之道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

盱江李氏曰大司徒以陽禮教讓謂鄉射飲酒之禮也黨正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凡鄉射飲酒此鄉民雖爲卿大夫必來觀禮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尊也大哉先王之所以和鄉黨睦親戚有如此夫彼一命者天子之下士公侯伯之上士子男之上大夫也而與鄉里齒焉再命者天子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也而與父族齒焉三命者天子之上士公侯伯之卿也雖云不齒亦異席而已非敢居其上也然則貴而驕人少而陵長者不容於其間矣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鄭氏曰薦進也成諸宗廟於宗廟命之祭統有十倫六曰見爵賞之施焉

孔氏曰此經明有善讓於尊上示以敬順之道不敢專也

嚴陵方氏曰善者人所欲惡者人所惡於人之所欲而能推原於彼此善所以日進於人之所惡而能自反於此此惡所以日消古之君子能全其德用此道而已天子受命於天者也故有善則讓德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者也故有善則歸諸天子卿大夫受命於諸侯者也故有善則薦於諸侯士庶人既卑且賤其善亦小矣內則本諸父母外則存諸長老而已讓爲不受之詞自諸侯而下皆不受其善特於天子言讓者唯天子之尊其讓爲足道故也荀況曰積善成德則德固善之所積而人則有善而已天則有德也由諸侯而下皆推之於人故止言其善自外至內之謂歸自下進上之謂薦本以言其有所反存以言其無所忘父母內也故言其有所反而曰本長老外也故言其無所忘而曰存祿則施之及賤爵則制之以貴慶所以爲禮賞所以爲利成諸宗廟者謂必即諸宗廟之中然後得以成其事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其曰所以示順則示順之義盡於此矣

延平周氏曰天子有善讓於天則諸侯有善歸諸天子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則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有是天子諸侯則士庶人有善所以本諸父母存諸長老蓋上之人不有於我故其化然也

石林葉氏曰自天子而下其貴賤皆有所當由庶人而上事其祖考皆有宗廟故祿爵慶賞就以成之成言其所以終所以始也然必言示順者以其避遜之道至於此則順所以成也

講義曰天子有善則遜德於天如服以彰有德不自以爲德而必曰天命刑以罰有罪不自以爲威而必曰天討是也諸侯有善則歸諸天子如四方既平不自以爲功而必曰天子之功是也卿大夫有善則薦於諸侯如所謂君之命也非臣之力是也若士庶人則父母之所訓誨而親族鄉黨之長且老者又從而啓資成就之故有善則又本諸父母存諸長老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鄭氏曰立以爲易謂作易易抱龜易官名周禮曰大卜大卜主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孔氏曰此一節亦明其不敢專輒尊賢之事聖人謂伏犧文王之屬與建陰陽之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陰陽以作易占易之官抱龜南面尊其神明故也天子親執卑道故卷冕北面雖有明哲之心必進於龜之前令龜斷決其己之所有爲之志示不敢自專以尊敬上天也有善稱人有過稱己又教在下不自伐其善以尊敬賢人也周禮大卜三兆者玉瓦原也言兆形似玉瓦原之璺罅三易者連山歸藏周易三夢致夢觭夢咸陟也

嚴陵方氏曰陰陽天地莫不有情必待聖人建之然後能有所立焉然易無體也體之於言則其書謂之易體之於人則其官謂之易故曰立以爲易明吉凶之象者莫如易示吉凶之象者莫如龜有自知之明而又有知人之知則其事固可以無疑矣然猶斷之於龜者以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也前言建陰陽天地之情而後止言尊天者蓋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道則出於天而已故後言尊天以該之稱己之過所以教不伐稱人之善所以教尊賢伐與矜伐之伐同學者有其善而矜之祇所以自傷其善故也

山陰陸氏曰即言占人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則詞有不婉且名曰易則古之人以筮占爲尚矣君未有止言面者今此言面以龜言面故也據對文君每言南向臣每言北面

延平周氏曰聖人無非事亦無非教以天子之尊卷冕北面以聽於卜非特斷其一時之志而已又將示人之不敢專而且以尊乎天也

石林葉氏曰陰陽天地之情不可見其可見者易與龜也故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則象而易則數也斷其志則謀於己進而詔以吉凶則謀於鬼神而天道所以尊也過者人所畏善稱人則能尊人過稱己則能卑己非有志於仁者不能及之此其教不伐以尊賢也伐者自有其善以害於己則不足以爲賢舜稱禹之賢亦曰不矜不伐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鄭氏曰百事謂齊之前後也如懼不及愛如懼不及見其所愛者也奠之謂酌尊酒奠之及酳之屬也如語焉而未之然如有所以語親而未見答也宿者皆出謂賓助祭者事畢出去也如將弗見然祭事畢而不知親所在思念之深如不見出也陶陶遂遂相隨行之貌思念既深如親親將復入也術當爲遂聲之誤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將祭祀顏色容貌務在齊莊卑詘思念

其親存也慮事謂謀慮祭事服物謂備具衆服及祭物百事謂
齊前後凡百之事祭之日色必溫和行必戰恐身形必卑詘卑
靜以正謂孝子其立卑柔靜默正定心意以思念其親也愨善
不遺身謂思念親深之故精愨純善之行不違離於身也耳目
不違心者言中心思慮不違於親無時歇也思念之深結積於
心形見於色術述也省視也循述而省視之反復不忘此孝子
思念親之志也
嚴陵方氏曰服物慮其不備故以具服物宮室慮其不宇故以
脩宮室百事慮其不飭故以治百事溫以言其不暴也祭之日
其溫見於顏色爾及奠之也又見乎容貌焉祭之日行必恐爾
及奠之也又身必詘焉此孝子之心所以為有加而無已也終
言及祭之後則始言及祭之日為祭初可知先言其奠之也則
後言宿者皆出為饗尸之後可知於祭之日其迎來也如懼不
及愛然及既來也又如語而未之然於其往也如將弗見然及
既往也又如將復入然則是孝子之思其親無物足以懷其心
無時足以絕其念如懼不及愛即所謂致愛則存其矣如語而
未之然即所謂如親聽命是矣如將弗見即所謂如將失之是
矣如將復入即所謂又從而思之是矣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
內遂遂言思親之心達乎外愨言實而無僞善言愛而無惡蓋
所體者如此常不違於身也耳所聞者必親之聲目所見者必
親之容蓋所存者如此常不違於心也思言思死者如不欲生
慮言慮事不可以不豫蓋所念者如此常不違於親也不違言
不違戾而之他也不違於身故能不違於心不違於心故能不
違於親結諸心言齊莊之心不可解形諸色言敬齊之色不
可掩
山陰陸氏曰凡此四段皆以父母平生言之陶陶遂遂樂豫之

貌言孝子祭已其思慕之情少殺也故曰緣而概然祥而廓然
是故愨善不違身若後世學佛之徒有燃臂煉頂者可謂愨矣
非所以語孝也耳目不違心言不為聲色所移失其本心
石林葉氏曰顏色溫者有愉色也容貌溫者有婉容也卑靜以
正者言深思也蓋有愉色則若將及之故行必恐有婉容則若
將聽之故身必詘有深思則若將見之故立必正陶陶者其氣
和也遂遂者其志得也愨善其於內而言不違身者以其有應於
外耳目在外而言不違心者以其有主於內內外定而後為愛
親之至此其序所以與前相反也謹是三者而固守之則曰結
發是三者於色則曰形察是三者不失其行則曰術此先王所
謂孝也
慶源輔氏曰無是心則將何以為事也致吾之誠愛則見於外
者必和顏色必溫則和之至也動則恐其有失於愛故行必恐
愨善不違身故耳目不違心耳目不違心故思慮不違親結謂
誠實也形謂著明也術省之謂必有事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鄭氏曰周尚左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神位所在周人尚左故宗廟在左社稷在右
案桓二年取郜大鼎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
家右社稷尚尊尊此說與鄭合
長樂陳氏曰周官小宗伯禮記祭義皆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左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蓋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
陰也故居右陰故社稷皆北鄉陽故宗廟皆南向君祭社南鄉
於北墉下而祭社亦北牖則社稷北鄉可知廟所以象王之朝
而朝必南面則廟皆南鄉可知廟皆南鄉而昭南面而穆北面者
禘祫之位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王氏謂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所鄉則不死其親之意

馬氏曰素問曰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所以右尊而左卑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與此同先之以致尊後之以致親蓋先之斯外之矣後之斯內之矣外之斯遠之矣內之斯近之矣

山陰陸氏曰左宗廟不死其親之意三代共之先儒謂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左宗廟尚尊尊非是所謂左青龍右白虎雖質家亦爾文家亦爾也

丘氏曰按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向堂為正即左在西而右在東也凡堂及門外皆人臣之位故以向堂為正也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廟者則社稷在門東宗廟在門西也所以然者社稷所主之祀東方陽之發生宗廟主死者之祭西方為陰陰主死亡者各從類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三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四

祭統第二十五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長樂陳氏曰祭之為道廣矣大矣深矣遠矣雖載諸文辭莫可得以極其微隱也故有心有志有齊有敬有誠所以言其內者也有容有儀有法有制有禮所以言其外者也有大小之差有尊卑之用有貴賤之分有親疏之宜有外內之辨有陰陽之殊所以言其等也有報其本有反其始有旌其德有荅其功有迎而致之有送而終之有追而存之有招而合之有脉而顯之所以言其義也有尊彝俎豆簠簋籩篚宮廟垣屋之用假外物以致其誠也有牲牢葅醢圭玉幣帛明水玄酒鬱鬯燔燎之奠取精潔以復其本也在周之六官各有其屬分職禮典以奉祭祀兼六代之禮樂取三王之沿革以成其能或經或緯不勝其密矣故作祭統總序大綱穿貫百職統成一禮見其始末之謂也故綱舉而萬紀皆張統先而衆目必振此祭統所以始於心怵而終於觀政也

嚴陵方氏曰祭法非不及義然以法為主祭義非不及法然以義為主祭統則統而論之無所偏主也

山陰陸氏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則祭者其統也名之曰祭統以此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鄭氏曰禮有五經謂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為首也大宗伯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怵咸念

親之貌也怵或爲述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於禮中最重唯賢者能盡祭義凡祭爲禮之本禮爲人之本將明禮本故先說治人經常也案大宗伯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五禮之別總三十有六自猶從也言孝子祭親非假他物從外至於身使已爲之從孝子身中出生於孝子之心也孝子感時心中怵惕故奉親以祭祀之禮若非賢者不能盡怵惕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六典之有刑非不重也然不若禮之爲急五禮之有軍非不急也然不若祭之爲重禮有經義有權經言其常權言其變五經者禮之常也可以義起者禮之變心有所述於內故以禮奉於外而已蓋以其自中出非外至故也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發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石林葉氏曰禮者道所以成體故於治人爲急祭者人所以報本故於禮爲重感霜露之降此自外至而生於人心者亦非自外至也有悽愴怵惕之心此自中出而反諸天道者亦未必由中出中出則盡志凡在已者無不盡外至則盡物凡在道者無不順此賢者之祭所以受其福也

慶源輔氏曰祭吾之誠敬耳故曰自中出生於心也凡在外之物所以將之而已故曰非物自外至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外徇於物而內忘其心者有之矣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禮義固由賢者出也故下文言賢者之祭致其誠敬明薦之而已不求其爲者此所謂能盡此祭之義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鄭氏曰世所謂福者謂受鬼神之祐助也賢者之所謂福者謂受大順之顯名也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順出也明薦明猶絜也不求其爲爲謂福祐爲己之報畜謂順於德教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受福是百順之理世人謂福謂壽考吉祥祐助於身若賢者受福身外萬事皆順於道理故云非世所謂福也內盡於已外順於道釋百順之義謂心既內盡外又行善無違於道理也上則順於鬼神又廣大其順也鬼神尊故言上出則事公卿故言外不求其爲者言孝子但內盡孝敬以奉祭祀不求其福祥爲己之報案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此云不求者謂孝子之心無所求也但神自致福故有受祿于天之言若水旱災荒禱祭百神則有求也故大祝有六祈之義大司徒有荒政索鬼神之禮追養繼孝者養是生時養親孝是生時事親親今既沒設禮祭之追生時之養繼生時之孝畜謂孝子順於德敎不逆倫理可以畜養其親故釋孝爲畜

橫渠張氏曰百順之謂福和樂即是福也大抵無待於外則順自致若必待外以爲樂則常是不福君子則常受福者君子盡其力以備祭又其才之能豫故祭之日尤受福也接鬼神之道無他唯和樂即是交接也鬼神之道不違乎已又無物與之交秖自己存此心斯爲接矣故當祭賓卒百順實而直至於無以爲禮而不害交鬼神誠意在故也

嚴陵方氏曰名生於實者也受百順之名以已有百順之實則神有百順之報可知雖曰非世所謂福是乃世所謂福也孔子言祭則受福以是而已夫有衍而無耗之謂福故曰福者備也然而能順於上下或逆焉則不可謂之備能順於此彼或逆焉亦不可謂之備故曰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必曰百者舉其多且以成數言之猶百福百祿百祥稱百而已臣之盡忠子之盡孝所謂內盡於已也於君則順事君之道於親則順事親之道所謂外順於道也下又兼順鬼神而言之者亦所謂順於道也於鬼神君長言順則知所謂孝於親者亦順也於親言孝則順於鬼神爲敬順於君長爲忠又可知反復言之者以見無不順而備故也然祭有十倫而此止以三者爲備者以三者爲十倫之大故也三者備矣則十倫不期備而備矣致其誠則無偽行致其信則無疑慮致其忠則無欺心致其敬則無怠志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蓋物以將其意故曰奉禮以行其義故曰道樂以樂其來故曰安時以節其中故曰參雖其如此俱明薦之於其親而已不求其爲也明薦與明禮明饗同義不求其爲者或爲已或爲人皆未免乎有所爲檀弓曰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耳其言正與此合追養繼孝養爲事親之事孝爲事親之道追言追其往繼言繼其絕孝子之事其親也上則順於天道下則不逆於人倫是之謂畜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則孝之順於天道可知孟子曰內則父子人之大倫也則孝子不逆於人倫可知順則不逆矣不逆未盡乎順與論語於爲君言難於爲臣言不易同我

馬氏曰言福則未及於道言道則福從而備之矣循於道之謂備蓋循於道則無所不備故曰無所不順之謂備

山陰陸氏曰莊子曰循於道之謂備其本一也言忠即是孝孝即是忠非兩也言以孝於親者以上順於鬼神外順於君長二事孝於親也發言孝亦以此孝經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今其言更如此言出於孝者還以爲孝也唯賢者能備春秋責賢者備亦以此能備然後能祭所謂唯賢者能盡祭之義也西鄰禴祭可謂內備隨雖獨體[?]外備而已若致其誠信以下然後能備故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其謂之明薦蓋[?]亦如此孝者畜也臣畜君以忠子畜父以孝順於道不逆於倫若舜盡之矣書曰烝烝乂不格姦又曰夔夔齊慄瞽亦允若瞽亦允若於是爲至夫以下畜上可謂難矣雖舜不能頓至

石林葉氏曰聖人具天道則能饗帝具人道則能祭福若富也有愚不同之謂富故於道無所不順內既孝於親順而受福其在外也必忠於其君順而受位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其本一也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已所畏也君於國長於鄉皆在外已所尊也致其孝於內則上順鬼神外順君長人道此爲備矣故曰賢者能備指其事親而言之則曰孝子指其具人道而言之則曰賢者誠者信之成信者所以有諸已也故奉之以物忠者敬之盡而敬所以直內也故道之以禮樂以迎來則安之以樂合諸天道則參之以時孝子之心所以自盡者如此豈有求而爲哉生可得而養死不可得而養則孝幾於絕矣故祭則追養以繼孝養之至則上而天道以順於鬼神下而人倫以不逆於君長亦尊[?]神之大者歟

慶源輔氏曰必受其福以理必之也世所謂福則不可必也鄭謂孝子受大順之顯名非是名備名之名猶曰備者百順之

謂而已內盡於己外順於道則俯不愧天仰不愧人內不愧心
心安體胖是賢者之所謂福也不言外順於物物有不可順者
也能備然後能祭則祭之必受福可知也經之所謂福具於未
祭之前世之所謂福應於已祭之後前言心怵而奉之以禮者
禮寓於物也此云奉之以物道之以禮者物必將之以禮也不
求其如此然後能盡祭之義一有所求義不盡矣奉之以物以
物將其誠敬也道之以禮以禮行其誠敬也安之以樂以樂安
其誠敬也參之以時以時參其誠敬也奉之以物則不爲 虛
拘行之以禮則輔以威儀安之以樂則不爲勉強參之以時則
發必中節如此然後能盡其心追如追遠之追繼如繼明之繼

養在事孝在心

金華應氏曰古之論福者曰降之百祥曰降爾百福曰受天百
福曰百祿是荷皆自神降之於上而畀之於下此所謂福乃不求
諸神而求諸己不求諸外而求諸內故其名云備百順者即理
之無所不順也惠迪吉從逆凶順則爲福逆則爲禍皆在我
不在彼也誠信忠敬所謂忠信禮之本禮樂時物所謂義理禮
之文理則無所不順有致福之道也心則不求其福無幸福之
心也所謂祭祀不祈也追養者追其未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
孝也畜固爲畜養之義而亦有止而畜聚之意焉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
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
行也

鄭氏曰沒終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事親有三種之道

嚴陵方氏曰以養志爲上以養口體爲下此養之順也發於聲
音而見於衣服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神明者祭之敬也所以
節其疏數者祭之時也孔子曰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祭則
致其嚴又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言正與此合是三者皆孝
子之所常行故曰道行而有可見之迹故曰孝子之行也觀者
上下見之之謂觀其順則不順者亦可見矣觀其哀則不哀者
亦可見矣以至敬與時皆然也

石林葉氏曰養則致其樂而此觀其順者順爲樂之形也喪則
致其哀而此觀其哀者哀爲喪之本也祭則致其嚴而此觀其
敬者敬爲嚴之體也盡孝子之行不過此三者而其誠信忠順
皆在內者故曰孝子之心也

慶源輔氏曰順即前所謂順於道不逆於倫也故曰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數與疏皆非時也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
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
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
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
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
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鄭氏曰言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具備也謂所共
衆物也水草之菹芹茆之屬陸產之醢蚳蝝之屬天子之祭八
簋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實
菱芡榛栗之屬咸皆也

孔氏曰自此至祭之道也一節以上言孝子事親先能自盡又
外求伉儷供粢盛之事案醢人加豆之實芹菹朝事之豆茆菹
是芹茆也又有昌本深蒲治菹是水草故鄭云之屬醢人饋食
之豆有蚳醢蝝即蚳之類有兎醢醓醢皆是陸產故云之屬明
堂位云周之八簋蜩蟬也范蜂也此昆蟲之屬遂人加籩之實

有湊夫饋食之籩有棗栗榛實是草木故云之屬
嚴陵方氏曰既内自盡於己也又外求助於人求助之道莫大乎夫婦之際以夫婦而行祭祀之道則足以盡陰陽之義以夫婦而共祭祀之事則足以備外内之官故國君取夫人之辭以事宗廟社稷爲言也必曰王女者言其有貞潔之德也所以事宗廟社稷亦在乎有貞潔之德而已觀卷耳之詩后妃則輔佐君子求賢審官鷄鳴之詩則夫人夙夜警戒有相成之道然婦之助夫固不特在乎祭祀之時也此之所言亦以祭祀爲本故曰此求助之本也夫婦親之若君制祭夫人薦盎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外内之官也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菹以醢類也故周官醢人然以植物爲之則曰菹以動物爲之則曰醢水草之菹即七菹所謂茆菹芹菹之類陸產之醢即七醢所謂兔醢鴈醢之類然七菹又有葵菹之類不必皆水草七醢又有蠃醢魚醢之類不必皆陸產俎者三牲則八簋者五穀也言八簋則俎爲三俎矣言實則菹亦非虛矣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用三之奇簋所盛者地產故其數用八之耦於昆蟲草木言陰陽之物者蓋昆蟲以陰蟄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故也然草木亦陰物也陸產亦陽物也三牲以陽物也八簋以陰物也正謂昆蟲草木爲陰陽之物者以用至於昆蟲之異草木之實而陰陽之物於是爲備故也以陰陽之物於是爲備故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從盡物於外而不能盡志於内亦不足以盡祭之心矣故曰外則盡物内則盡志祭之心也
延平周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故先王以孝子自盡爲不足而又有求助之禮也内盡志而外不盡物者所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者也外盡物而内不盡志者所謂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者也内則盡志外則盡物其祭之心也故萃之卦曰用大牲吉順天命也
馬氏曰以夫婦親之以生事之也詩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享言其有至誠以將之也又曰苾苾芬芬神嗜飲食言有至誠必假外物以將之也蓋誠不盡不足以享神物不備不足以禮神詩曰濟濟蹌蹌絜爾牛羊言内盡其志外盡其物也
石林葉氏曰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所以外求助也蓋宗廟之際君牽牲夫人薦盎社稷之祭君耕以供粢盛夫人親蠶以爲祭服故曰共事宗廟社稷君治外而卿大夫相之夫人治内而命婦相之所謂備内外之官也動物天產所以作陰德故參之以昆蟲之異則陽之物備植物地產所以作陽德故參之以草木之實則陰之物備由陰陽而推之則凡天地之間可薦者皆其物所以盡也物盡於外而無志以將之君子以爲徒物故曰内之爲尊外之爲樂
延平黄氏曰君子之祭不盡志無以致敬不盡物無以致愛致齊於内散齊於外齊之日有所思祭之日有所見此盡志也内心也其備小物也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在焉其備美物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在焉其備陽物也昆蟲之實在焉其備陰物也草木之實在焉此盡物也外心也
慶源輔氏曰自盡實難事親若曾子可也心盡而誠行則内外之官不容不備内外之官備則凡祭之事物不容不備小物備矣美物或未備也美物備矣陰陽之物或未備也至於陰陽之物備則至矣盡矣無責矣又云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盡其至誠無有窮已之意故云此祭之心也孝子祭親之心何有窮盡但拘於禮束於財不得自盡其心焉耳矣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粢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

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
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
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鄭氏曰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繒色冕以著祭服東
郊少陽諸侯象也夫人不蠶於西郊婦人禮少變也齊或作粢
孔氏曰此覆結上文必夫婦親之及盡物盡志之事王者藉田在
遠郊甸師氏掌之內宰云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
註云婦人以純陰為尊故也天子大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
也然藉田並在東南故王言南諸侯言東后大陰故北郊夫人
少陰合西郊然亦北者婦人質少變與后同也莫耕莫蠶莫無
也言王侯豈貧無穀帛而夫婦自耕蠶乎以其欲致誠信故身
自親之鄭氏言純有二義一絲旁才古緇字二絲旁屯是純字
但書文相亂緇皆作純鄭註於絲理可知於色不明者即讀為
緇若此純服是也若衣色可見絲文不明即讀為絲
嚴陵方氏曰東南陽地而耕為陽事故於之以耕北者陰地而
蠶為陰事故於之以蠶而南又盛陽之地故天子耕於南郊冕
用朱紘者亦以此東者少陽之地故諸侯耕於東郊冕用青紘
者亦以此北又陰殺之別也夫有天下者四海之內皆臣妾耳
有一國者百里之內皆臣妾耳則天子諸侯非莫與之耕王后
夫人非莫與之蠶然且親耕親蠶焉則以身致其誠信而已以
神明之所饗者在誠不在物故也所謂神明則與事天地之神
明所稱同而與交於神明所稱異若所謂神位神號者神之也
若所謂明齍明燭者明之也
山陰陸氏曰純言服冕言冠天子言所服諸侯言所戴亦言之
法鄭氏謂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非是知然者以天子宜主
言郊諸侯言廟知之也荀子曰郊之麻絻一也蠶於北郊為宜

詩曰南東其畝則耕雖於東郊可也按蠶與馬同氣午宜南方
馬宜北方又蠶惡雨風此所以雖夫人猶蠶於北郊歟
廬陵胡氏曰非莫耕非莫蠶言非祭不耕蠶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
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
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
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
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
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
也
鄭氏曰訖猶止也定者定其志意
孔氏曰自此至夫婦親之一節明將祭齊戒之義并明君與夫
人皆致齊會於大廟夫婦交親行祭之義及時將祭謂四時應
祭之前未有時也方將接神先宜齊整身心故齊也未齊之時
心慮散蕩心所嗜欲有不齊整及其齊也止此不齊之事以致
整齊戒之道
嚴陵方氏曰夫齊所以致一致一則不齊者齊矣大事即祀事
也恭敬則人事也指人言之故曰恭敬耳防以防其外之來也
止以止其內之出也物自外入故曰防嗜欲由中故曰止前言
止而後言訖者止之而後訖故也後言邪物則前所言物者亦
邪物而已齊固不止於耳不聽樂然樂者人之所樂也則所以
散其志尤在於樂故也故又引記以為言焉此與學記引蛾子
時術之所言同不為物所貳故其德精不為物所蔽故其德明
致者致其至而已故先言致其精明之德而後言精明之至也
精之至矣故於祭之心則為精意精志明之至矣故於祭之道
則為明禋明粢焉散齊即祭義所謂散齊於外是也致齊即祭

義所謂致齊於內是也此以時之先後爲序彼以事之內外爲序也解亦見此以齊於內故又謂之宿以其宿於內也禮器所謂三日宿者以此以齊於外故又謂之戒言戒於外也禮器所謂七日戒者以此若心不苟慮與說其嗜欲之類則所以齊其內也若手足不苟動與防其邪物之類則所以齊其外也夫散者集之則一歸乎定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其至焉則未始不齊故致齊三日以齊之定言定於外齊言齊其內

馬氏曰揚子曰存亡形屬荒絶其唯齊乎蓋齊者致一以格神也夫瘉舍汨心則不足以致一故齊不齊以致齊也夫唯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於神明精者天德之至可以入神樂則志散而誠不存故不聽樂

石林葉氏曰聖人以道極其高明則無思也無爲也道中庸則莫不思也亦莫不爲也唯其有思故齊唯其有爲故戒然言齊而不及戒者以齊出於思故也君子致於事鬼神其戒則防邪物以治外其齊則訖嗜欲以治內內外治則耳不聽樂而志不散也志不散則心依於道道無形也手足依於禮禮有體也易言齊戒以神明其德而此則致精明之德者以其主祭祀而言則不嫌於不及神也要之精其思而已散一其思之始致言其思之盡而又夫婦親之其敬如此神明其有不交乎

慶源輔氏曰誠信則一一則盡二則不盡矣一而盡洞洞屬屬則敬也敬則與天爲一況於鬼神乎有大事故有恭敬恭敬故有齊固有臨大事而恭敬弗至者矣故其言如此變止言記記則遂止矣齊固不止於此於此猶不爲他可知也君子亦何時不然必於此言之所以致其愼且爲中人以下設依於道志以道寧也依於禮非禮不動也精明我之神明也神明神之精明也極其致則我與神非貳也故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鄭氏曰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爲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紖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絼芻謂藁也殺牲時用薦之周禮封人祭祀飾牲共其水藁涚盎齊也盎齊涚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嚌嚌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之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後迎牲芻或爲犓

孔氏曰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於正寢散齊亦然但此文對會於大廟故云然耳祭日君與夫人俱至大廟之中純冕純亦緇也上文已解冕皆上玄下纁其服亦然故通云緇冕若非二王後及周公廟則冕用玄冕而祭副及褘后之上服魯及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狄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鄭不云東西然下文夫人東酌罍尊則知在房謂西房也大宗主宗廟禮者亞祼之禮夫人親爲之此云大宗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下云夫人薦涚水薦豆顯夫人親行也各有所明不可一揆君執紖者紖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繫於碑卿大夫從殺之及殺與幣告皆從於君士執芻者芻謂藁也以其殺牲用芻藉之也宗婦執盎從謂同宗之婦執盎從夫人而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涚齊而薦之鄭注盎齊涚酌周禮司尊彝文彼注云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謂之涚酌鄭引此解薦涚即盎齊也夫人薦盎不薦

明水今經薦況之下更言水以盎齊加明水故記者因盎而連
言明水耳上言夫人副褘則此是上公之祭宜有醴齊盎齊但
言盎略耳亦容侯伯子男之祭但有盎齊也君執鸞刀羞嚌嚌
肝肺也嚌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
炭出薦之主前二謂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橫切
之使不絶亦奠於俎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一云羞進也謂君
用鸞刀制此嚌肉以進之祭少牢特牲薦孰之時俎有祭肺及
舉肺切之舉肺離而不提心二肺皆嚌之故鄭云嚌肺祭肺之
屬也

嚴陵方氏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及祭凡十日矣故先期旬
有一日宮宰宿夫人而詔之齊也戒其期故曰宿且經宿而後
致齊則謂之宿宜矣若世婦亦宿戒大司樂言宿縣皆以是耳
大宰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則於是日而遂散齊也
聽外治者君也故散齊於外聽內職者夫人也故致齊於內與
祭義所謂內外者異矣彼謂一身之內外齊於內外所以辨其
位會於大廟所以聯其事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
與明堂位所言同義以夫人言副褘則君純冕者袞冕也六冕
皆麻而曰純者孔子稱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當孔子時
固有純冕矣王氏釋服用之冕爲純冕者以此袞冕副褘蓋天
子王后之服容施二王之後與魯禮亦施諸侯之盛禮足之爾
衛宏二王之後而夫人之封則曰副笄六珈何也周官追師掌
首飾有副有編有次副爲首飾之上故以之配三狄編爲首飾
之中故以之配鞠展次爲首飾之下故以之配褖衣而已謂之
副則夫人之所同謂之褘則王后之所獨猶袞之九章則上公
之所同旒之十二則天子之所獨也男服以在上者異所以尊
陽道也女服以在上者同所以尊陰道也三狄雖同用副然以
配褘衣爲正故經未有言副褘者止曰副褘而已周官大宗
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則大宗伯有攝夫人
亞祼之理矣大宗即宗伯也君執圭瓚則親牽之故也宗婦宗子
之婦也經有言命婦從夫人而此言宗婦者宗婦亦命婦矣命
婦則不必宗婦也其從夫人則命婦之所同至於執盎則宗婦
之所獨齊有五而宗婦止執盎者攝君牽牲之時也祭義言夫
人奠盎止與此合然彼言夫人奠盎此言宗婦執盎者宗婦執
之夫人奠之故也薦涚水則郊特牲所謂明水涚齊貴新是也
酌齊則必用涚矣祭義不言者略也嚌者尸所嚌之肺也嚌則
必羞之以尸之所嚌故君執鸞刀而羞之也尸必嚌之君必羞
之者以周人所貴故也夫人薦豆則與祭義所言同義以上題
言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故此經言此之謂夫婦親之也

延平周氏曰祭義散齊於外致齊於內以廟之內外言之也此
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者以宮爲內以廟爲外蓋夫人雖
致齊亦不離於宮也此亦在中饋之意圭者象天用而半圭爲
璋示其君之於天用則全之而夫人則半之而已

金華應氏曰十日十干之一周氣序之小變也齊戒於一旬
之內示精神應乎氣之所周而無變也旬之數十天地二五之
合也散齊以七致齊以三皆陽剛而非陰雜也

長樂陳氏曰殷人尊神而交神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
禮而辨神於幽故先祼而求諸陰書曰王入大室祼祭統曰君
執圭瓚祼尸則尸入大室以圭瓚酌鬱鬯祼之后又以璋瓚酌
鬱鬯亞祼其祼尸也如祼賓客則王與后自灌之矣鄭氏釋小
宰謂王酌鬱鬯以獻尸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神受
而自灌非禮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考
之於禮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王人祼圭只有二

寸有瓚以祀廟又鬯人秬鬯之所用則社廟山川四方而已是祼不施於天地也然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以祼也行人曰公再祼侯伯子男一祼諸侯有祼而卿無祼則以酒禮之而已祭統所謂獻之屬莫重於祼者此也 讀書

山陰陸氏曰亞祼非獨容夫人有故攝焉亦容宗伯亞夫人祼蓋二王之後三祼君一夫人一大宗一

馬氏曰言士執芻則後於君言宗婦執盎則先於夫人者蓋芻所以用於迎牲之後而執盎必居於薦之前也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鄭氏曰君爲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

孔氏曰此一經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尸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以薦之抑又就舞位以樂之蓋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在諸侯則竟內之象也故天子冕而摠干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也諸侯冕而摠干亦與竟內樂之古者人君之於廟饗藉則親耕牲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爲過矣 樂書

嚴陵方氏曰舞位則綴兆也君於東上則以君爲祭主故也干戚武舞所執也羽籥文舞所執也止言干主武宿夜言之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正謂是矣上言執干戚而不言冕下言摠干而不言戚互相備也言摠干因知其爲不特執干矣祭義樂記所言同與天下樂之與竟內樂之言與天下竟內共樂皇尸也楊子曰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歡心是矣稱皇尸與詩楚茨所稱同義然詩於鳧鷖又稱公尸何也鳧鷖爲兼神示祖考而言之也故曰公尸公言衆之所共也楚茨指宗廟之祖考言之而已諸侯之尸亦稱皇者尊神而已

延平周氏曰有天下者能持盈守成有一國者能保宗廟社稷則祖考固已樂矣又況冕而摠干躬率羣臣以舞者哉然則天子之祭如是抑見其與衆樂之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得天下之驩心以事其先王故舞與天下樂之諸侯得百姓之驩心以事其先君故舞與竟內樂之冕而摠干大武之舞天子之禮也諸侯用之則爲僭豈晉之得用者與

金華應氏曰比干伐鉞乃武王當陣之容朱干玉戚爲大舞象
成之樂祭而用之於宗廟既以顯先王之功舞而象其形容又
欲使子孫知締搆之艱難而毋忘於持守故舞佾非不庶綴兆
非不備而君必親執干戚就舞位所謂揔干山立武王之事也
因其事而原其初旨敢憚其勞而付之有司乎先曰親執干戈
而後獨云揔干者以干長於戚而戚列可觀也以君之尊躬執
其事非樂皇尸也所以悅祖考也然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亦必
冕而揔干者祭先聖先師而用之猶祭之因以樂皇尸也晉之
有是舞以周公佐武王伐紂周旅軍旅之間因以歆其神靈也
皇大也皇尸猶皇考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
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
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
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
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鄭氏曰武宿夜武曲名也周道猶周之禮
孔氏曰此一經幷明祭祀之禮有三種可重之事此三種所重
之道皆假借外物而以增益君子内志祼則假於鬱鬯歌則假
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皆是假於外物故與志同進同退若内
志輕略則此等亦輕略内志殷重此等亦殷重矣 皇氏曰師
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
待旦因名焉
熊氏曰武宿夜即大武之樂也
延平周氏曰芬芳之氣足以下達者莫如祼自然之聲足以發德
者莫如升歌武功之所自成者莫 如武宿夜此三重者君子假
之於外而增之於内者也盡君子 之於祭也内則盡志外則盡
物物雖可以增其志然其輕重亦在志而已矣故君子以自盡
爲主
嚴陵方氏曰三者蓋周廟之所重故始言三重而終言周道也
祼所以求陰而貴氣臭周人則先求諸陰而尚臭也故重祼經
言升歌清廟清廟者文王之詩故重升歌大武者武王之舞也
故重武宿夜象成而爲樂故謂之大武獻有九而祼其一也故
以獨言之於獻言屬則聲與舞可知矣君子之祭也内則盡志
外則盡物然其輕重亦在志而已必自盡者所以明重也三重
之本在志禮則達之於外以承其志於内故曰道之以禮以奉
三重内既盡志外又盡禮則聖人所以事皇尸之道如斯而已
故曰此聖人之道也
長樂陳氏曰獻之屬有九而莫重於祼是以降神者爲重凡獻
卿大夫及羣有司皆其輕者也聲莫重於升歌是以貴人聲者
爲重凡見於下管象舞之器皆其輕者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是
以當時者爲重凡見於前代者皆其輕者凡此周道爲然若夫
夏商之禮則獻不必重祼聲不必重升歌舞不必重舞宿夜矣
祭之有是假諸物而在外者也君子之志資諸己而在内者也
德盛者其志重德薄者其志輕志重於内凡假於外者安得不
重耶志輕於内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耶祭有三重則周之所
獨天下有三重則夏商所同禮樂之道成於三謂之三道自由
而行者言之謂之三重自時所尚者言之
山陰陸氏曰詩曰會朝清明所謂宿夜前此一夕也假於外以
增君子之志苟脩諸外能有所增焉耳荀子曰假輿馬者致千
里然其所謂本者具也所以明盡者神而明之在祭者也
講義曰鬱鬯聲音干戚是假於外物耳而其輕重則在人之志
爲志重則寓於物者皆誠也爲[illegible]而不重志輕則是數者皆虛

物爾何重之有故唯誠其志以重其內尊其禮以重於外如此則為於皇尸神其與焉乃聖人所貴祭祀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與志進退與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意同輕其志而求外之重雖聖人不可得也故君子必身自盡以明其重然則所謂三重者亦非自能重也必身自盡而不道之以禮猶為未盡也猶非聖人之道也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

鄭氏曰術猶法也為政尚施惠堂當為餕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餕乃徹之而去所謂自卑至賤進徹或但為餕

孔氏曰自此至觀政矣一節明祭末餕餘之禮自求多福恩澤廣被之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而祭之有餕即是克有終故引古人之言證餕為美也餕其是已已語辭也又引古君子之言證餕義餕者人餕尸之餘也然王侯初為毛血燔燎是為於鬼神至薦孰時尸乃食之故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若大夫士陰厭亦是先為鬼神而後尸乃食也惠術也言尸餕是施恩惠之術法能施恩惠者即其政善故云可以觀政君於廟中事尸如君則君為臣禮君食尸餘是臣食君祿與大夫食君餘相似故云臣餕君之餘也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以下漸徧及下示傳恩也士廟中餕訖而起所司各執其饌具以出廟戶陳于堂下百官餕訖各徹其器而去之

嚴陵方氏曰尸猶受惠於鬼神人固當受惠於其君餕每變以衆故始則君與三卿共四人變而加以兩故大夫六人又變而加以兩故士八人又變則又加以百官蓋以示其惠之愈廣然非實數也百官謂中下之士以及於百執事者也祭法以官師為中下之士則此以百官稱之亦宜矣爾雅曰謖興起也由君而下皆言起獨於尸言謖者尊不疾而速者神也尸神象也故特以謖言之特牲饋食少牢饋食士虞禮有司徹皆言尸謖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餕者祭之末不可不知者此雖末其他或不知可也惠術也可以觀政言凡惠術此而已孟子曰是乃仁術也君起變設言起是起也非謖也坐而起為謖君初非坐者也百官進徹之進而後餕餕而徹焉百官益卑矣

石林葉氏曰餕雖為祭之末亦為祭之始為獻以祭鬼神以饗尸則是尸所以飲食乃餕鬼神之餘此謂祭之始也鬼神之惠餘以及尸而君卿大夫士每變以衆則衆所飲食者乃餕尸之餘此謂祭之末終始皆餕則惠之術施矣先王祭而惠及下者如此為政之道亦何以加之乎於君與卿而言君臣以卿之備於臣道也於大夫與士而言貴賤以爵至於士而止也於百官而言上下以其執事未必有爵也

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

鄭氏曰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也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餕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於竟內也

孔氏曰與起也初餕貴而少後餕賤而多皆先上而後下施惠之道亦當然也故云與施惠之象餕之時君與三卿用四簋之黍欲見其恩惠循整普徧於廟中也諸侯之祭有六簋今云四簋以二簋留爲陽厭之祭故也簋有黍稷特云黍者見其美舉黍則稷可知以四簋而脩於廟中如君之恩惠偏於竟內也上先下後謂君上先餕臣下後餕非上有財物積重不以施惠使在下有凍餒之民也由餕見之言民所以知上有財物恩惠及於下者祇由祭祀之餕見其恩逮於下之理

橫渠張氏曰廟中有竟內之象聖人無一事不示之教雖一身猶無限見法度況一廟中餕必不以祭器而食人不欲以神明之器而褻用又難使上下同器而食餘餕聖人因祭而設教也執事至宴朝則固已飢矣故廟中而食其餘

嚴陵方氏曰夫施惠之道不止於餕特由餕見之而已故曰象見乃謂之象也四簋之黍未爲多也特取其脩於廟中故爾廟中之惠未爲大也特取其象於竟內故爾諸侯廟中爲竟內之象則天子廟中爲天下之象可知餕之爲禮所由來尚矣諸侯特舉而行之使勿壞而已故言脩焉祭之爲澤幽足以及乎神明足以及乎人非澤之大者乎澤者德之所惠也上有大澤則惠及下則主人言之也由其先後有序上下有等顯上先下後耳非上重積之而不施使下有凍餒之民也周官職歲言以叙與職幣授之亦此之意由餕而見惠故曰可以觀政矣積重與老子所謂重積德之重積同言所積雖多而不能散也夫人與考工記所謂夫人能爲弓之夫人同猶曰人人也顧盡有但意

講義曰先貴後賤是有貴賤之等而自寡及衆施惠之道然也見其脩於廟中脩猶行也謂施惠之道行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鬼神之惠徧行於廟中猶國君之惠徧行於竟內也然則鬼神有於不獨饗之使人餕之恩若有財不獨利之使民共之待于下流者知惠之必將至初不待擅爲己有也豈非澤之大者乎由餕以見政固其宜矣

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鄭氏曰爲物猶爲禮也興物謂薦百品崇事崇猶尊也必身行之言恕己乃行之祭者教之本敎由孝順生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祭祀禮備具內外俱兼脩之於己然後及物是爲政之本也祭之爲物物猶事物所行皆依禮故爲大興物謂興造庶羞百品皆足故云備矣祭必依禮是順也百品皆足是備也聖人設教唯以順以備故曰教之本與祭既順備可爲教故人君以爲教焉外教謂郊天內教謂祭宗廟外教尊君長故諸臣服從內教孝其親故子孫順孝人君身自行之盡其道上之道又端正君臣上下之義則政教由此生焉上所施於己己所不安則不得施於下下所施於己己所憎惡則不得以事於上非諸人謂於也謂他人行此惡事如於己己以爲非是非於人己乃行此惡事而施人是行於己也若如此非政教之道言爲政必由於己乃能及物故下云必由其本順之至也

長樂劉氏曰上經以祭明人君爲政之道此經以祭明人君爲教之法政也者正其身而後正於人者也教也者行於己而人倣之者也易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

設教而天下服者祭以爲教而民服從者也故曰祭之爲事大矣其感動民心而忠孝吉善生焉是所與之事備也順民之性而備其百善者莫大乎祭非所以爲教之本歟是以聖人盡其性以爲道脩其道以爲教端其義以先民而教生焉是以爲之臣爲之民者雖未率性而忠恕之道行矣

嚴陵方氏曰爲物大者祭之體也與物備者祭之用也非體之爲大不足以致用之備非用之爲備不足以成體之大然則備者豈徒備其用而已哉亦在乎無所不順然後爲備爾故曰順以備其教之本與以上言順故此言外教以尊君長內教以孝其親教以尊其君長由其君之明而已故曰則諸臣服從教以孝其親在乎崇重宗廟社稷而已故曰則子孫順孝且祭所以嚴上固足以教之尊君長祭所以追養固足以教之孝其親盡其道者盡祭之道而無所遺也端其義者端祭之義而有所立也有道有義教之所由生也於社稷亦言順孝者與祭義言孝之至也同義必身行之者以身教者從故也教必以事君言之者欲明乎事上使下之道故也盡事上使下臣之事而已惡者好之對安者危之對好惡以情言安危以勢言上之使下以勢爲主下之事上以情爲主事上使下之道如此則所謂身行之也苟非諸人而行諸己豈所謂身行之哉故曰非教之道也君子之教必由其本教之本在乎祭祭之本在乎順故其言如此然上言事上使下以爲教者事上使下亦在乎順故也

石林葉氏曰祭者所以順備自內而興物則凡在己者無不盡是之謂備自外而興物則凡可薦者無不在是之謂備內順而備其教達於天下教之以尊親則生而知愛者也教之以尊其君長則生而知敬者也尊於君長則諸侯服孝於親則子孫順孝爲仁之本則人道盡矣故曰盡其道尊其君長則義舉而已矣

自上倡之則曰端其義先王之教所因者本也不因其本而強以使之則人不從故祭於親而順以備教之本也廣其順而因諸己以施諸人教之道也本言其所自道言其所成

金華應氏曰爲物指其事與物指其具與舉也能及於賤可謂備矣

講義曰君子之教人外則順於君長內則孝於其親誠以君親無二道事之一本於順而已順者人心之所同君倡其順於上則人安其順於下故明君在上不勞施爲而臣自服從尊事鬼神而子孫自順孝矣君既自盡其道又正其義於天下則教自此生矣非諸人行諸己非順矣不可以施於人況於事君乎不可以事君又可以事神乎必由其本身自順也身順而天下順豈非順之至乎

慶源輔氏曰君臣父子人之大倫教莫先於此也君之明者無不順也道不善義不端雖欲教人人不從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鄭氏曰倫猶義也

孔氏曰從上雖云祭其事隨此廣陳祭含十義以顯教之本

長樂陳氏曰祭所以交神於無而寓理於有致禮於幽而與物於明故其爲名則一而其爲倫則十此其以神道設教也由其父子之倫則有親疏之殺由其貴賤之等則有爵賞之施由其親疏之殺則有夫婦之別而終之以長幼之序由其爵賞之施則有政事之均而終之以上下之際鬼神父子親疏夫婦長幼五者皆內之倫也君臣貴賤爵賞政事上下五者皆外之倫也

內之倫則主於仁外之倫則主於義仁必推而達乎義義必反
而濟乎仁此所以內外交著而後相成之美盡矣
嚴陵方氏曰鬼神則變化有所通故曰道君臣則嚴謹有所守
故曰義父子則恩孝有所隆故曰倫貴賤則名位有所差故曰
等親疏則遠近有所間故曰殺爵賞則恩惠有所及故曰施夫
婦則內外有所辨故曰別政事則多寡有所一故曰均長幼則
先後有所次故曰序上下則情意有所接故曰際夫祭以鬼神
為主故於首言鬼神之道至於惠之道則祭之末也故以上
下之際終焉夫先後有序如此所以謂之倫也
石林葉氏曰祭祀以祀鬼神為主故先言事鬼神之道道言其
洋洋在上妙而不可體也鬼神無形而立尸以祭者安之也尸
在廟中則全於君在外則全於臣故次之以君臣之義義言其
有權也雖有內外之別而所為尸者子行也以父而事子則不
嫌於自卑故次之以父子之倫倫言其理之所在也入以明父
子則足以致親致親不可以無尊卑故與為獻酬者必五七而
終九故次之以貴賤之等等言其有節文也貴賤有等而昭穆
不可以不辨故次之以親疏之殺殺言其恩之有降也親疏有
殺不可以不知其所自出故凡出命者就於大廟則次之以爵
賞之施施言恩之廣也自交鬼神之道至於爵賞之施則愛敬
以備而所以事鬼神者必夫婦親之故次之以夫婦之別別言
其獻異位也為獻至於匪則祭將畢矣必及於賜爵故族姓以
昭穆為齒則次以長幼之序序言其先後有次也賜爵雖及於
族姓而惠未廣逮其惠至於賤吏皆得餕而食則上下交矣故
次之以上下之際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鄭氏曰同之言詷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告事於
口也出於祊謂索祭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一倫交鬼神之道詷共也人生時形體異
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于此故夫婦共几鄭註以某妃配
儀禮少牢文謂祭夫祝辭不但不特設辭亦不特設其几祝辭
與几皆同於夫也故鄭註同几筵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席
亦共之必云同几者筵席既長几則短小恐其各設故云同几
也詔告也祝祝也謂灌鬯饋熟酳尸之等祝官以祝辭告事於
尸其事廣也以總論事神故廣言之知非朝踐之時血毛詔於
室者以朝踐尸主皆在戶外暫有時之事非終始事神之道也祊
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於門外之祊郊特牲云索祭
祝于祊故鄭云索祭也
橫渠張氏曰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
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又曰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
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
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
長樂陳氏曰人道則貴別神道則貴親故葬則同穴而祭則同
几也同几所以依神然此依神而已而未至乎交也故詔祝於
室所以交神於陰而出乎祊所以交明於陽故曰交神明之道
嚴陵方氏曰生則出乎一而辨故生則異室死則反乎一而安
故死則同几鋪筵設同几使神有所依且神無方無方則無體
所謂依者人依之而已主陰陽之道言之則曰鬼神主幽顯之
分言之則曰神明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石林葉氏曰鬼神無形而依於有形故鋪筵則陳祭同几則配
祭鬼神無方而求之有方故詔祝則在廟中為祊則在門外几
筵祝祊祭祀之終始皆所以交神明而饗之也故言交神明之
道而事不足以言之

慶源輔氏曰鋪筵設同几無所不備爲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祊無所不盡爲求神也依之備其物求之盡其誠所以爲交神明之道也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鄭氏曰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

孔氏曰此經明第二倫君臣之義尸體既尊君宜自卑若出迎尸尸道未伸嫌君猶欲自尊故不迎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解別嫌事也尸本是臣在廟則尊直若未入廟其尊未伸君若出迎則疑尸有還爲臣之道故云疑於臣尸若在廟則君父道全也云全君不云全父者此本明君臣故略於全父也君若出廟門外則君道遂尊與平常不異是疑於君入廟門則臣子道全無所疑也今君以臣子自處不敢出廟門恐尸尊不極欲示天下咸知君臣之義君臣由義而合故云義也

長樂陳氏曰尸卑於廟門之外而尊於廟門之內君尊於廟門之外而卑於廟門之內尸之爲體貴其尊之而不卑君之事尸貴其卑之而不尊是以君出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別尊卑之義故曰明君臣之義也

延平周氏曰以君而迎牲可也以君而迎尸則嫌於以君而迎臣

嚴陵方氏曰尸者神之象君者人之主廟門之外以人道爲尚廟門之內以神道爲尚凡迎之禮必出門焉君迎牲而不迎尸者非重牲而輕尸也爲其有君臣之疑所以別其嫌也既曰嫌又曰疑疑固未至於嫌而嫌亦疑之所積也

講義曰夫君爲尸屈而尊卑之閒宜有疑焉非尊事鬼神之道矣故曰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全尸之尊全己之卑使無疑也以君之尊而執臣禮以事尸如此則凡爲臣而事君者宜知何也故以此明君臣之義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鄭氏曰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

孔氏曰此第三倫明父子之理主人爲欲孝敬己父故北面而事子行之尸則凡爲子者豈得不自尊其父乎是見子事父之道也少牢特牲禮尸皆在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無北面事尸之禮故知是天子諸侯也鄭知朝事者以郊特牲詔祝於室當朝事之節故知坐尸當朝事也

伊川程氏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以不思也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己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道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

延平周氏曰昭穆之不可亂天理也故爲尸者必順昭穆之列然以己之子而爲父之尸則己北面以事而忘己之爲父者以其爲父之尸也亦所謂斯須之敬在人

長樂陳氏曰尸於王父則孫於祭者則子以孫爲王父之尸則是以子爲祭者之父子忘其子之卑而事於父父忘其父之尊而事子凡此所以明祭者事父之道而已

嚴陵方氏曰十倫皆倫也止於父子言倫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故止以父子爲倫焉而

特言祭之道者以此
石林葉氏曰尸所以象神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於已子則疑於無別故爲尸者子行也雖以父事之不疑於父不疑則人倫明矣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鄭氏曰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四倫尊卑差等也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以齒此據上公九獻之禮凡祭二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故云尸飲五於此時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酳尸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及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鄭註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此特牲禮文明與諸侯獻賓時御不同案有司徹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
長樂陳氏曰卿之德隆而貴故獻以玉爵大夫之德殺而賤故獻以瑤爵至於士則德卑尤賤故獻以散爵而已
嚴陵方氏曰於尸言飲則主人酳之故也卿以下言獻則飲之可知君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故也尸飲之後獻則間之若隆殺之別也間之以五以七以九若飲陽事故用數之奇焉凡觴皆謂之爵此言玉爵瑤爵正謂一升之爵爾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則不特獻者然也雖受獻者亦然羣有司則前言進徹之百官後言燀胞翟閽者皆是也皆以齒者同爵則尚齒也前言貴賤之等此變言尊卑者其獻也以卿大夫士爲之等故以貴賤言之於卿大夫士之等又各以齒故以尊卑言之
山陰陸氏曰尸飲五若十二獻當朝踐亞獻之節尸飲七當饋食初獻尸飲九當饋食三獻即九獻尸飲五當饋食初獻尸飲七當饋食三獻尸飲九在酳尸矣七獻五獻尸飲三於是獻卿蓋先儒謂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尸飲一即獻卿非其差也瑤爵散爵不言洗略之也
新安朱氏曰古禮於今實難行當祭時獻神處少祝酌奠卒祝迎尸以後盡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賓衆賓等交相勸酬甚繁且久所以季氏祭繼以燭有聖人者作整理一過必不如古人之繁但倣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鄭氏曰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五倫親疏之殺昭穆謂尸主行列於廟中父南面子北面親者近疏者遠各有次序是無亂也祭大廟則衆廟尸主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故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唯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耳各以昭穆列在廟是不失倫類也殺漸也示親疏有漸也
延平周氏曰有事於大廟言禘祫也
嚴陵方氏曰昭穆固所以別父子而父子之行又各有遠近長幼親疏遠近以代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情言然而代之遠近齒之長幼皆以情爲主爾故下總謂之親疏之殺也夫有隆殺

後有殺別親疏則親者隆而疏者殺矣並言殺者言自隆降之以至於殺也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羣昭羣穆人之昭穆也首言祭有昭穆則兼神人而言之然昭穆以神為主故人於廟中乃辨之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鄭氏曰一獻一酳尸也舍當為釋非時而祭曰奠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六倫爵賞之施爵夫侯祿賞功卿大夫等既受策書歸而釋奠於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也君尊而爵賞共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由尊也鄭知一獻非初祼及朝踐饋食之一獻必為一酳尸者以一酳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尸食已畢始可行爵賞也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於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是也

長樂陳氏曰施爵賞者必於大廟示其不敢專所以明父祖之尊也受爵祿者舍奠于廟示其有歸美以明父子之賢也明乎父祖之尊則天下知所敬明乎父子之賢則天下知所遜故曰爵賞之施

嚴陵方氏曰爵者錫之以名祿者錫之以利有德者必有名有功者必有利爵有德祿有功亦從其類也史則掌書也策則書其所命之事也上言執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夫命有所稟則非君命也祖命而已故史命之也由君右焉非重史也重命而已

延平周氏曰君雖在廟中亦必南鄉者示其向明而聽天下焉不可易也臣雖在廟中亦必北面者示其答於君自北始

山陰陸氏曰一獻謂始獻爾始獻即發爵賜祿不嫌蚤者重愛命也史由君右執策命之所謂詔爵自右

海義曰周官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則爵所以表有德而祿所以報有功然爵祿者非人君所得而私君既於廟命之則受之者可不歸而釋奠於其廟乎如此則君必不敢以爵祿私諸人而人必不敢以君之爵祿自私而授受之際皆知有所本矣

金華應氏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也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為重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五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
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
爵明夫婦之別也
鄭氏曰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
鐙豆下跗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第七倫也此謂上公夫人故副褘也爵爲雀
形以尾爲柄尸酢夫人則執雀尾夫人受酢則執爵足夫婦交
相致爵其執之不相因故襲處因也主人受主婦之酢必易換
其爵特牲更爵酢鄭註男子不承婦人爵是也鄭註執醴授醴
之人者謂夫人獻尸以醴齊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
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獻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也
長樂陳氏曰禮器言夫人在房而東酌罍尊則在房者西房也
而此言副褘立于東房何耶蓋婦人貴於從夫又貴於辨位從
夫則立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辨位則即於西所以動而行事
也至於夫婦相受授不相襲處則異其所立酢必易爵則易其
所執故曰明夫婦之別
講義曰先儒謂爵爲雀形以尾爲柄恐非是爵之柄下有三戈
足則戈也以豆觀之校爲柄乃中央直者則爵之柄亦指中央
矣
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
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
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
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
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鄭氏曰殷人貴髀爲其厚也周人貴肩爲其顯也凡前貴於後
明脊脅臑之屬
孔氏曰此經明第八倫殷質賤肩之顯故貴髀周文賤髀之隱
故貴肩凡前貴於後據周貴肩言之助祭者賜之俎貴者不特
多而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隨其貴賤示均平也功立由
於分俎人君不可不知人君欲爲政教必須如分俎均平也前
體肩臂臑爲貴後體肫胳爲賤就脊脅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
爲貴脡脊橫脊在後爲賤脅則正脅在前爲貴短脅爲賤故鄭
總云之屬以包之鄭不云肩者以周人所貴故略之
長樂陳氏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則有所別而足以爲義
貴者不重賤者不虛則有所均而可以爲仁行於上者政也通
於下者事也政必有事而事不必有政故事成本於政行
嚴陵方氏曰俎者對豆之器俎大而豆小俎以骨爲主則豆以
肉爲主可知坊記觴酒豆肉是也骨陽也肉陰也俎之數以奇
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爲是故也夫祭以饗神爲主然貴
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所以明祭之有惠而已惠可以觀政患
不均耳故惠均則政行有政則有事有事則有功功所以立由
惠而已故曰不可不知
講義曰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則無不滿之患故人樂
於從上之政令趨事赴功唯上所欲爲矣此事所以成功所以
立也使爲政者惠下必均有如均此俎則何患事功之不立乎
於俎可以觀政爲俎見政事之均善爲政者不可不知也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
之謂長幼有序
鄭氏曰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衆兄弟也羣有司猶衆賓
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
孔氏曰此經明第九倫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君衆兄弟

子孫昭為一列穆為一列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鄭知賜爵為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為次此列昭穆故知為酬也

長樂陳氏曰宗廟之中以事則以爵而賜爵則以齒蓋致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隆於旅酬之後賜以主恩故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長幼之序也

嚴陵方氏曰司士所謂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夫齒所以序長幼故曰長幼有序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

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鄭氏曰明足以見之見此畀者也仁足以與之與此畀者也煇周禮作韗謂韗磔皮革之官也翟謂教羽舞者也不使刑人守門謂夏殷時

孔氏曰此經明第十倫畀與也煇胞翟閽四者皆是賤官於末與以恩賜是施惠之道也明謂君德昭明足以見惠下之義仁謂仁恩能賜與於下也作記之人見周刑人守門又何恩賜與之故明之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雖是賤人得與賜也際接也謂至尊與賤者其道接也韗人掌作鼓木張皮兩頭鞔之以為鼓故註云韗磔皮革之官也

長樂陳氏曰夫知及其大而不周其小不足以為明愛及其貴而不周其賤不足以為仁唯有德之君於煇胞翟閽之吏其明足以見之而無所遺其仁足以與之而無不徧則惠下之道斯盡而竟內之民所以無凍餒也

嚴陵方氏曰夫祭之有俎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以至尊之尸而畀至賤之吏然後見惠下也此政事之均與上下之際所以為異歟惠下之道有明足以見之而無仁以與之則惠或失於不行有仁足以與之而無明以見之則惠或失於無辨德者得也唯有德之君乃能兩得故曰為能行此

延平周氏曰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指夏殷而言也周之法墨者使守門而四夷之隷亦使守王宫蓋當時之為守衛者皆公卿大夫之子弟而又兼以刑人與四夷之隷則其勢足以相持而不至於為亂是又使刑人與四夷之隷者皆有所養則是亦先王之仁也

石林葉氏曰助祭則羣有司賤於族姓而煇胞翟閽又賤於羣有司明足以知其賤而用之仁足以惠其賤而畀之則上下至

矣自上下以及長幼皆曰惠以其賜爵飲食以是名之也自夫婦以及君臣則皆曰明以其為獻酬酢有所辨也至於政事則見而已矣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鄭氏曰謂夏殷時禮夏者陽氣盛而秋萬物成爵命屬陽田地屬陰發公室出賞物也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木成可芟艾給爨亨時則始行小刑也

孔氏曰自此至為民父母一節明祭祀之重禘祭在夏夏爲炎暑故為陽盛嘗祭在秋陰功成就故為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

秋成故不得以冬烝對夏禘記者又引前記之文云嘗之日發
出公室賞財以示賞也案左傳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以賞
對刑爲文其賞則四時之間皆有賞也
嚴陵方氏曰春礿夏禘以飲爲主故曰陽秋嘗冬烝以食爲主
故曰陰祭有礿禘猶生時有饗祭有嘗烝猶生時有食陽道常
饒陰道常乏饒故及夏始爲盛乏故於秋已爲盛矣以其爲陰
陽之盛故曰莫重於禘嘗若平秩南訛所謂夏政也若平秩西
成所謂秋政也爵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故爲順陽義祿食
之者也田邑制爲地若也故爲順陰義發公室爲因其物之成
而用之以行賞也草艾則墨者因其時殺而順之以行刑也弗
殺草亦謂艾之也猶采桑謂之桑數刑有五墨最輕以始行刑
故用輕者也
金華應氏曰代天爵人猶之天爵故於禘之陽分地與人盡
爲田邑故於嘗之陰秋政若有斂斷刑皆是其施罰也則必草
巳艾而後施墨刑之輕者夫發秋政則民亦弗敢草焉雖一草之
微不敢非時而斬艾之故不曰艾草而曰草艾者草自可艾而非
人殺之也
石林葉氏曰礿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則順乎陽陽於春
夏爲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則順乎陰陰於秋冬
爲用也然言其盛則止及於禘嘗而不及礿烝者蓋陽達於春
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
嘗對之亦舉其盛者觀爵以昭德服以顯庸仁之屬也國政則
有田邑致刑則爲秋政義之屬也仁用於夏禘未嘗不行刑要
之以仁爲主義用於秋嘗未嘗不示賞要之以義爲主仁義備
矣止曰禘嘗之義者指其並道而言之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

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
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
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
之祭也必身親莅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
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
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
鄭氏曰全猶具也濟成也發猶見也竟內之子孫萬人爲子
孫涖臨也君不失其義者言君雖不自親祭祭禮無闕於君德
不損也
孔氏曰義以濟志言禘嘗之義人君明之所以成就其志義者
是人君衆德之發也人君道德盛則令親志意深厚若能令
親深厚則事親祭祀其義章明顯著也若其志意敬民之子
孫皆化於上無不恭敬其親矣雖使人攝君有故使人攝之君
能恭敬則不喪失其義也若人君志意既輕疑惑於祭祀之義
欲求祭使之必敬不可得已
嚴陵方氏曰此非三年之禘其禮雖小以嘗之盛其義大也君
以道接禮故曰明其義臣以法守禮故曰能其事義曾乎禮志
存乎心苟有是心而無是禮亦不可以使行故義所以濟志也
濟與可否相濟之濟同有是義以行是志非有德之人則不可
以苟作故曰諸德之發也以諸德之發故德盛者志厚以義者
所以濟志故志厚者義章所稱不著則所積不厚所積不厚則
所成不章章猶文之成而可見也竟內必以子孫爲一者以祭
所以事祖考故也禮固所以爲義而義又可以起禮有故則使
人以義之所可故也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代之雖在
乎人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本乎義故曰雖使
人也君不失其義者明其義故也

山陰陸氏曰禘嘗之義大矣孔子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志厚者不造微不臻極不止也竟内之子孫謂其子孫受邑在其竟内者

石林葉氏曰君主祭者也故明禘嘗之義者助祭者也故能禘嘗之事能其事則盡物而已明其義於内不可不盡志盡志者唯有德之君可也故古之尊義者貴德之發而終至於竟内無不敬故曰治國之本也祭之義愛敬而已如知敬愛於親則雖不身涖之蓋猶祭也孔子嘗謂吾不與祭如不祭者以其無義而已矣不知祭之義則内不得於其親其使人祭也何以為敬乎

講義曰君明其義然後能任其臣臣能其事然後能任君之事以有故不得已而使人宜若不如身親之為愈也然雖使人也而於禮無闕於德無虧者君明其義故不失其義也君而不明其義則雖身親之亦何足貴乎德由志而發志以義而成自然之符也祭敬則竟内之子孫莫敢不敬者人君躬行子孫之道以事其先則凡為子孫者化之矣古之人使民則如承大祭以其敬也不足以為民父母而於祭之不敬見之其以此乎

馬氏曰元后作民父母故曰竟内之子孫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鄭氏曰銘謂書之刻之以識事者也自名謂稱揚其先祖之德著己名於下也烈業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傳著於鍾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順謂著名以稱揚先祖之德孝順之行也教所以教後世

孔氏曰以前經明事親致敬自此至所恥也一節明稱揚先祖之美論謂論説譔謂譔録言子孫為銘論説譔録其先祖功業勳勞慶賞聲名著於天下者也酌之祭器斟酌也祭器鍾鼎也有聲名徧於天下則斟酌列書著於君之鍾鼎也又自成己名於先祖銘下也以祀其先祖謂預君祫祭也禮功臣既得銘鼎則得預君大祫令先祖被銘預祫是尊其先祖也顯揚先祖以下釋所以必銘義也

嚴陵方氏曰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此鼎所以有銘而銘必於鼎也楚子問鼎而王孫滿以謂在德不在鼎則古之為此也亦因有所寓而已若湯之盤周之量晉公之鐘以至王之大常廟之金人凡杖杯鑑皆為銘焉其所以自名之意一也列於天下言陳列於天下而有序也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美而不溢也祭器即鼎也自名於祭器故曰自成其名上足以

揚先祖之德下足以成己之名故曰上下皆得

馬氏曰銘必自名然後可以稱其先祖故曰銘者自名也夫銘可以自名而非孝子之心雖然苟志於善而欲自成其名者先王猶不禁也

廬陵胡氏曰自名謂己能立身揚名以顯其先也能自揚名則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可銘也若身陷不義而無令名雖銘人誰信之酌猶酌古之酌祭器鍾鼎言刻先祖功善於鍾鼎而孝順之名成焉先儒謂自著己名於先祖之下非也若有心於自著己名何以為孝子比次也銘其祖而身名成焉是身比也

石林葉氏曰銘者刻於金石而銘其祖考之美以示後世雖有惡焉亦孝子慈孫所不稱也蓋唯賢者然後能此不賢則知惡必著於天下故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忠孝之道唯賢

者能盡言祖而不及考者舉尊以見卑也德言其得於身善言
其生於心功見於王曰勳功列於事曰勞慶賞在君聲名在人
皆列於天下者也然必酌之祭器者蓋孫爲彝鼎所以饗祖考之
器銘其美於上酌以饗之則祖考之德顯而孝道達矣故曰崇
孝自著其名於下而身得以比焉故曰順示天下之子孫不遺
其親之美故曰教上以顯親下以示教皆得於銘則君子美
其所稱者以其不遺上下而已
延平周氏曰名之曰幽厲者天下之公義也故孝子慈孫雖欲
改之不可得也自名先祖之美而不稱其惡者一人之私恩也
故孝子慈孫爲之可也德盡人道者也善人道之始也功者有
所興造烈者有所陳肆勳者言其達於上勞者言其勞於下功
者不若勳之大勞者不若烈之著德善者言其成己者也功烈
勳勞者言其成人者也慶賞聲名者成己成人之所終始者也
一物而二善得者於銘有之蓋銘者主乎論譔先祖之德而孝
也順也教也自存乎其間矣
講義曰爲先祖者豈能一無不善而銘之所稱特取其美而惡
則爲之諱者蓋孝子孝孫之心其欲崇其祖考者無所不用其
至況其有美詎可掩哉此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而君子不以
爲私且謂賢者然後能之也又況德善行於身功烈勳勞著於
國慶賞爲君之所報聲名爲人之所歸是其美固已布列於天
下矣則夫酌取其所宜稱者爲之論譔以銘之祭器而納之祀
事之間其可後乎孔子曰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稱
揚先祖非崇孝乎祭義曰士庶人有善歸諸父母所以示順也
明示先祖之美於後世使子孫有所取法承其祀者觀之蹙然
動心肅然改容仰思其先退察於己必期於無愧矣非教乎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
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
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鄭氏曰美其所爲美此人爲此銘也
孔氏曰造銘唯宜稱先祖之善上下皆得謂上光揚先祖下成
己順行又垂教來世也所稱謂先祖也所爲謂己身行業也君
子有德之士觀銘必見此二事之美也爲之者謂爲銘之人明
足以見先祖之美仁足以著先祖之銘知足以利己得上比先
祖也備此三事所以爲賢又不自伐是爲恭也
石林葉氏曰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祖考之善也美其所爲者
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故言明足以見之
知而不傳不仁也故言仁足以與之知之而能傳又誣其實則
亦不知也故言知足以利之知既利之而欲伐其善則必喪其
善故雖銘而其有敬者亦所謂賢而勿伐也
延平周氏曰美其所稱者功德而已美其所爲者明足以見仁
足以與知足以利然後能爲之也合是三者則賢矣既賢矣而
守之以無伐可謂恭者也
廬陵胡氏曰上揚祖下成己善行也所稱所爲上下皆得也見
見祖美也與猶許也已仁故上許與之銘其祖也利者義之和
謂義當得此銘也賢而不伐自下事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
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
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
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
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
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
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

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
恥也
鄭氏曰孔悝衛大夫也公衛莊公蒯聵也得孔悝之立依禮褒
之以靜國人曰固也假至也至大廟謂以夏之孟夏禘祭也叔
舅公爲策書尊呼孔悝而命之也乃猶女也莊叔悝七世祖衛
大夫孔達也隨難謂成公爲晉伐出奔莊叔從焉漢陽之川也
即宮于宗周後反得國坐殺牙叔武晉人執歸京師寘之深室
也射厭也言莊叔奔走至勞而不厭倦也周既去鎬京猶名王
城爲宗周也獻公衛侯衎成公曾孫也亦失國得反言莊叔之
功流于後世啓右獻公使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成子烝鉏
也右助也乃命成叔纂乃祖服纂繼也服事也獻公反國命成
子繼女祖莊叔之事欲其忠如孔達也文叔者成叔之曾孫文
子圉即悝父也作率慶士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事也言文
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而循其善事也若纂乃考服者猶女
也女繼女父之事欲其忠如文子也成公獻公莊公皆失國得
反言孔氏世有功焉寵之也對揚以辟之對遂也辟明也言遂
揚君命以明先祖之德也施于烝彝鼎施猶著也刻著於烝祭
之彝鼎彝尊也周禮大約劑書於宗彝此衛孔悝之鼎銘者言
銘之類衆多略取此一以言之也以重其國家如此言如莊公
命孔悝之爲也莊公孔悝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
也
孔氏曰案哀十五年傳蒯聵舍孔氏之外圃渾何姬氏迫孔悝
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於是得國是得孔悝之立己也夏之
孟月是周之六月諸侯命臣在於祭日故鄭注至於大廟謂禘
祭也案哀十五年冬蒯聵得國十六年六月衛侯飲孔悝酒而
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蓋命後即逐之也公曰至休哉是孔悝
父祖鼎銘之辭孔悝是異姓大夫年幼故稱叔舅成公爲晉文
公所伐及殺叔武並見僖二十八年左傳然左傳無孔達事傳
文不具也襄十四年左傳衛侯出奔齊是成公亦失國也奔走
無射孔達隨難漢陽及成公即宮于宗周常奔走無厭倦也
興舊嗜欲言孔悝之父圉能興行先祖舊德所欲爲也休哉言
功德休美悝拜至彝鼎明孔悝拜受君恩言己光揚先祖之德
勤行君之大命著於彝鼎也但休哉以上是稱其先祖公曰叔
舅以下至彝鼎是自書其名於下是以身比焉比先祖也
嚴陵方氏曰叔舅者莊公尊孔悝而稱之與曲禮天子稱異姓
之文同叔舅向宗周西周也其地則豐鎬也宗廟所在故謂之
宗周成周東周也其地則洛邑也以王道成於此故謂之成周
然文王作豐武王作鎬豐鎬皆西周爾豐謂之宗周以文王廟
在焉故也鎬謂之宗周以武王廟在焉故也君公所卜者洛之
上都周公所卜者洛之下都皆東周爾謂之成周者特下都也
前則頑民之所遷後則敬王之所遷者是矣而上都則謂之王
城焉前則九鼎之所遷後則平王之所遷者是矣自敬王遷都之
後止以成周爲東周而西周爲成周蓋成周在瀍水東王城在
瀍水西故也衛之所宮者王城而此謂之宗周者自平王遷于
此至莊公時宗廟亦在焉故也啓右者非特左右以助之而又
啓道之也纂乃祖服者繼女祖事也辟蓋辭避之也對揚吾君
之休而不敢自當焉故辟之也大命即大事也施于烝彝鼎者
施其銘于烝祭之器也祭器必以彝鼎則與震之守宗廟言
不喪匕鬯同義蓋匕所以載鼎實彝所以實秬鬯故也彝之祼
足以感神於幽鼎之享足以養人於明其德於是爲至矣銘於
彝取夫德有常而不變銘於鼎取其德日新而不窮必於烝祭
之器與司勳凡有功者銘於大烝同義彝亦有銘止曰鼎銘者

鼎重以該之也無美而稱之則不足以取信於人故曰是誣也
有善而弗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則其仁不足以
與之也爲人之子孫不明不信而且誣焉則辱莫甚矣
金華應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其先世之忠皆以憂君憂
國爲嗜欲慕尚而能興起之也作學謂奮起而倡率之慶
卿也古者慶卿同音其字司用故慶雲謂之卿雲先世纂
乃祖服今又纂乃考服者世濟其美也銘出於孔悝之意
而以爲公所予者示不敢專也循寶之作須必請于周既
銘功必請于君也對答也勤大命者殺勤重大之命也烝爲
冬祭而彝以爲酒鼎以爲肉則所用之器既曰對揚遂以君
命施于烝彝器也
馬氏曰周官司勳職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
蓋銘於鼎所以久其傳於神銘於大常所以示王之瞻視而不

忘也先王之善書如此祭必於烝者以烝所以告歲功之成而
示其功與歲功同詩曰綏我思成亦言祖考之成而祭之也
山陰陸氏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辟君也勤大命
言命大且勤對揚以君之勤大命猶言對揚天子之休命也鄭
氏謂莊叔孔悝雖無令德以終其事於禮是行之非然經引此
猶詩斷章取義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此言知不足以判
之孟子曰無若宋人然宋人揠苗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新安朱氏曰方馬之解儘有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如以
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爲句極其辭乃君也以君之命銘彝鼎
講義曰衛孔悝之立莊公特迫之於其母與渾良夫之劫而
莊公非令德之君亦何足道而記禮者引其銘以稱之何也蓋
其人雖非其銘是也特引此以見所以爲銘者大體如此故有
取焉耳然自其先皆能援其君以反國其亦有功於社稷乎

延平周氏曰鼎所以享先祖銘所以顯其所以享者而
有以顯之則先祖之所以饗也鼎以養人而有功德者以養人
爲主故銘之將以著其能養人也且又欲其爲子孫之所觀法
而寶之不在於傾覆此銘之所以必於鼎也然古之人圖神姦
必於鼎而銘功德亦於鼎可乎夫圖神姦者所以示人而銘功
德者亦以示人則其於鼎也宜矣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
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
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
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
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鄭氏曰言此者美周公之功也清廟頌文王之詩也
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

執也佾猶列也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
言之耳康猶褒大也易晉卦曰康侯用錫馬不廢不廢其此禮
樂也重猶尊也
孔氏曰此一節因上說鼎銘明先祖之美故此明周公之勳子
孫纂之特示於後因亦光揚之事昭僖以下常祭唯社稷以下魯之
祭社與郊連文則用天子之禮也祫祭在秋大嘗禘在夏用天
子禮則升歌清廟及舞大武大夏之獨所以爲大嘗禘也經云
八佾以舞大夏舞大武不與佾數則知亦八佾故鄭云互言之
至今謂作記時也
長樂陳氏曰禮以祭祀爲先祭以歌舞爲備郊社天子外祭之
重者大嘗禘天子內祭之重者天子秋嘗必享先王謂之大嘗
夏禘以享先王謂之大禘則諸侯嘗禘不得謂之大矣周公之
廟得用天子之禮雖祭祀以之可也清廟頌文王清明之德歌

於堂上以示之維清奏文王象武之事管於堂下以示之大武
武王之樂也朱干玉戚以舞之所以象征誅大夏禹之樂也
八佾以舞之所以象揖遜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樂雖歌舞以
之可也大嘗禘用天子禮樂如此則郊社可知矣周公封於魯
而不之魯魯之子孫爲之立廟不廢用之周公廟足以明周公
之德用之魯公廟雖欲尊魯以重其國未免爲僭矣孔子曰我
觀周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嚴陵方氏曰郊社所以祭天地故曰外嘗禘所以祭祖宗故曰
內禘爲五年之祭故謂之大嘗爲四時之祭亦謂之大者以天
子所賜禮樂比諸侯尤隆也四時之祭特以嘗言者物成可嘗
禮爲尤盛也故閟宮之詩言秋而載嘗者以是月令言嘗犧牲
於祭言享嘗乃止祭之義言嘗無樂者居中庸言郊社禘嘗皆此
意也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所以應八卦故每佾又用八人
合而爲六十四焉則重卦之象也自諸侯而下則取隆殺以兩
而已言舞大夏如此則大武可知康周公者康猶褒之也命之
者成王爾而上兼言康王者豈非成王之志而康王又能繼之
曲禮曰外事用剛日然不謂郊內事用柔日然不謂社而此以
郊社爲外祭何也以天地爲大故郊對社不可以內外言其事
以神人爲別故嘗禘對郊社或可以內外言其祭焉
山陰陸氏曰言康王嫌獨成王之意以明周公用天子禮樂爲
宜故賜之以重祭據此成康視公與祖考無異公亦何嫌於彼
哉大嘗禘言禘在下者非大禘也長發大禘祭天也言大以用
天子之禮樂言下而管象則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也即言下
管象嫌歌管同作祭統言而嫌明堂位下管象同作也仲尼燕
居言而嫌前下管象同作也然則文王世子何以不嫌遠也公
羊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則大夏有干戚與其

於大武者一階無文一階舞武故曰大夏文武備若干舞無羽
也羽舞無干也是之謂小舞即大舞干無羽者春秋傳曰將
萬焉而問羽數於衆仲毛詩傳以干羽爲萬舞是也然則籥舞
干羽于兩階亦武舞也而曰誕敷文德者格以武舞是乃所以
爲文也以人臣所不能爲之功賜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
是之謂康
河南程氏曰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以爲周公能
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
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乃所
當爲也子道亦然唯孟子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
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孟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六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七

經解第二十六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録屬通論　皇氏曰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云經解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爲本故記者録入於禮

横渠張氏曰經解文字明白人易見則喜人然所得少直取其大端使人推廣則所得多也

延平周氏曰此一篇蓋有先後之序夫人因知教而其所以爲教者出乎六經六經雖可以爲教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行之必資乎夫子爲天子者必有以求於性命之理而防於非僻之情既內有以求於性命之理而外又有以防於非僻之情則能知能仁能信能義而是四者而正國必以禮爲主禮既隆矣則天下從善遠罪而不自知至於從善遠罪而不自知則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然於其終也必思其始故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嚴陵方氏曰經若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爲常緯則錯綜往來故爲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之言道之變也故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鄭氏曰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失謂不能節其教者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

孔氏曰經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人君以六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各從六經之性觀民風俗則知其教也顏色溫潤情性和柔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詩教也書録帝王言誥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王之世是知遠樂以和通爲體無所不用是廣博使人從化是易良也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爲淫濫是絜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謹爲本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近也六經之教若不節之則詩主敦厚失在於愚書主知遠失在於誣樂主廣博和易失在於奢易主絜靜嚴正失在於賊害禮主文物恭儉莊敬失在於煩苛春秋習戰爭之事失在於亂此皆謂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否相濟節制合宜所以致失也詩爲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別者若以聲音干戚教人是樂教也君以詩辭美刺諷諭以教人是詩教也

長樂劉氏曰此經言周衰之時諸侯之國雖不能逮文武之世猶能各通一經以化其民故孔子歷聘之時入其國而其教可知言觀其君之爲人也詩有諷有刺不諂不傷是直而能溫柔而能立也有頌有美止乎禮義無過美也無虛頌也是敦厚也推此爲政以化其民則不愚愚謂不知其上之美惡而無以美刺之也二帝三王政治始末詔誥精微足以曉諭天下俾知所適則人人反情以復性棄塞以就通是疏通知遠而不誣也先王作樂所以悅民之心使之安行于禮義也故禮行然後樂興義著然後人安所以風俗移於禮義而不知其所自也其化之廣如天之覆其德之溥如地之載推其所自來莫非出於和易善良之心焉用此化民則樂於行禮豈有奢僭而踰矩者哉夫易極深而研幾盡性以至於命其德之絜靜也如空虛之不可汙

其化之精微也如陰陽之不可究則民不敢自欺於幽隱矣人可詐妄以自賊哉卑己以尊人恭也厚人而薄己儉也若誠而去僞莊也正心以脩身敬也以此教民則莫不自防其僞豈有煩瀆之尚哉古者編年之史皆曰春秋仲尼未作已列為經矣春秋之法書其實以寓褒貶以此教民則人知執其誠信動遵禮法雖敢紊亂於王綱而悖謬乎五品也凡此六者以言周道雖衰而諸侯之為國猶有如此者亦文武之餘風遺烈也若夫禮樂政刑以範其民於五品而致之中和乃出自天子而行之諸侯四海同風非有國異其教而家殊其俗也文武之道既墜于地諸侯之賢者皆乎六經以治其國其不賢者雖知用經而不免其失故其君與民不愚則詐不奢則賊不煩則亂此列國所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而春秋作於仲尼也

嚴陵方氏曰詩言其志書言其事樂言其情易言其道禮言其經春秋言其法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義正與此合六經之教先王之所以載道也其教雖有失然或不免於失者由其有淺深之異爾苟夫得之深則不至有失矣

馬氏曰先王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而國不異教者皆方觀民而不易其宜故也是故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教可知者知其所以為教之不同也蓋天生烝民莫不有善性循而達之者教也所以為教者六經而已六經者道德性命之理藏於其中而其體不同辭者事之文事者辭之實故屬辭比事則春秋之體蔽於溫柔敦厚而不知道之以權所以為愚蔽於疏通知遠而不知疑而闕之所以為誣蔽於廣博易良而不知禮以節之所以為奢蔽於絜靜精微而不知有以顯之則失之賊也蔽於恭儉莊敬而不知有以神之則失之煩也蔽於屬辭比事而不知有以謹之階其僭上之患則失之亂也雖然六經之道無所失也而其所以失者由上之教有以失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詩性情也故曰溫柔敦厚書政事也故曰疏通知遠以此洗心是謂絜靜春秋夫子之文章也事有不可勝言上下比義從可知而已尤在於此先儒曰春秋無傳而著甚微而明雖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詞是之謂屬詞比事故曰五石六鷁之詞不設則王道不亢矣詩之事近易之事深故詩之失愚易之失賊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經無失也學者之失而已書之失誣如孟子所謂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詩敦厚近愚樂廣博近奢禮恭儉近煩春秋撥亂多權宜故其失亂

石林葉氏曰教者上所以勉下經者所以助成其教也詩之規刺務美要使人歸於善而已仁之事也故其教則溫柔敦厚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古驗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教則疏通知遠樂能和同天人之際其教也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易能順性命之理其教也吉凶以同民患而退藏於密故絜靜精微禮節民心其教也使人飾貌以正其行故恭儉莊敬春秋言約而意隱其教也使人美不過實惡不損矣故屬辭比事蓋詩書以政教之本而為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妙而為序禮與春秋以治人脩身之事而為序六者之失蓋不深窮其理故也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長樂陳氏曰大樂必易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教者也大禮必簡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教者也然奢者樂之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救其失則禮樂之教常興而不廢然則入其國其教有不知之耶

講義曰周衰為諸侯者不能以經術教其國人故人不知經而國之所以不治也入其國其教可知者謂諸侯受命入其國而

爲君其敎人之道不難知也凡爲人欲知詩之敎則温柔敦厚是已以詩之作或美或刺其言皆温潤優柔而不迫而其意畢歸於忠厚故也書之敎則疏通知遠是已以書之所載皆古先君臣之事坦然明白可考而知故也樂之敎則廣博易良是已以雅頌之聲聽之則志意廣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故也易之敎則絜静精微者是已以易之書使人知吉凶悔吝而置其身於無過之地以造夫窮理盡性之妙故也禮之敎恭儉莊敬者是已以禮之所貫不在乎他在乎繁文末節之間而一本於誠故也春秋之敎則屬辭比事者是已以春秋所書皆當時事辭之實而是非善惡足以使人知所勸戒故也人不學詩則無所興發猶面墻然故愚不學書則妄意古人無所稽考故誣不學樂則姦聲亂色滔堙心耳故奢不學易則日用之間動必有咎是自賊矣不學禮則倫理不明事爲無序斯煩矣至於春秋之不學則又往往陷於惡而不自知爲得而不亂乎使爲人而知六經之道不可不學而無是六者之失未有不深於經者矣深於經而不爲賢人君子者未之有也爲君者誠能以是而敎人則國有不足爲者矣後世守一郡者尚能以其一二變巳夷而爲鄒魯則周之諸侯獨不可以施之國乎三綱五常之不舉而亂臣賊子接踵於天下由經術之不講耳矣謂不學也

金華應氏曰醇厚者未必深察情僞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寬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沉潜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屬辭比事易紊是非且或召亂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敎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敎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删定讚繫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夫子既廣其所傳而又慮其所敝故有此言然入其國即知其敎非見遠察微者不能也觀其敎即防其失非慮遠防微者不能也

延平周氏曰詩者人之所以興故先之既興矣則事之所以辨故書次之事既辨矣則和之所以成故樂次之既成矣則極乎天道之高明故易次之既極矣則必道乎人道之中庸故禮次之而必終於春秋者以撥亂反正爲餘事也

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鄭氏曰言深者既能以敎又防其失

山陰陸氏曰周官曰敎國子以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蓋兼之矣疏通知遠知也温柔敦厚仁也絜静精微聖也屬辭比事義也恭儉莊敬中也廣博易良和也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鄭氏曰道猶言也環佩佩環佩玉也所以爲行節也玉藻曰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韓詩内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

孔氏曰自此至則不成一節盛明天子霸王唯有禮爲霸王之器言禮之重也天地生養萬物天子之功與天地相參此鸞爲和所在謂朝祀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鑣也故詩秦風云輶車鸞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乘車鸞在衡也經引詩曹風鳲鳩之篇言善人君子用心均平威儀不有差忒故能正此四方之國詩之所云正聖人有禮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與天地參言其體敵也德配天地言其道同也兼利萬物言其化溥也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言其政術也　又樂書曰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序在閨門之內聽雅頌之音行步登堂有環佩之聲升車於道有鸞和之音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嚴陵方氏曰鸞和已見玉藻解三而成之謂之參言天子之成位也兩而合之之謂配言天子之合德也配言德而參不言位者曰天子固知其爲位矣與天地參故能德配天地兼利萬物日月並明故能明照四海不遺微小利欲有所周故言兼明必有所合故言並微者顯之對小者大之對言其理則曰微言其形則曰小朝廷則向明而治之時也燕處則向晦而息之時也向明之時所以成物故道仁聖禮義之序向晦而息所以成己故聽雅頌之聲如上所云則居處有禮矣進退有度矣百官化之而得其用舍之宜萬事從之而得其先後之序也故又引鳲鳩之詩以證之單出爲聲雜比爲音或曰聲或曰音互相備也禮所以體上下居處則有上下之位焉故曰禮度所以度長短進退則有長短之數焉故曰度見曲禮解

石林葉氏曰兼萬物而同之利萬物而和之所謂致廣大以極高也四海之內一纖埃一毫末皆明照而不遺所謂盡精微而極明也朝廷有所道燕處有所聽則曰居處有禮凡仁聖雅頌皆是也行步有聲升車有音則曰進退有度凡環佩鸞和皆是也尊賢使能俊傑在位故百官得其宜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故萬事得其序自天子與天地參而至微小不遺皆聖人與天地爲徒也自其在朝廷而下萬事得其序皆聖人與人爲徒也

馬氏曰朝廷者治道有爲之所在故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者燕息無爲之所在故聽雅頌之音心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故行步有環佩之聲以節之升車有鸞和之音以和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故居處則有禮進退則有度自與天地參推而詳之至於居處有禮進退有度其所以治己之道盡矣然而君爲之則臣行之上好之則下從之是故百官之貴賤各得其宜萬事之先後各得其序傳曰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其意同

山陰陸氏曰謂之環佩上玉也故以環該之傳曰衛南子佩環璆然引鳲鳩詩言雖有六經之教如上所謂又當有君如此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講義曰天地有大德以生養萬物天子有大德以兼利萬物則足以配之矣兼利者無所不利也夫心本無量固自有天地之德性本無蔽固自有日月之明然不有以制於外而養其中則邪得以入而私意且萌矣向之本無量者遂有所拘係本無蔽者遂至於昏蒙豈能兼利萬物而明照四海乎故自道仁聖禮義以下所以制於外而養其中也人君所用非一人所行非一事然其要不出乎吾之一心中既有所養以之觀人則邪正自判因而任之百官何往而不得其宜以之處事則利害自明舉而措之萬事何往而不得其序然則君養源於上而百官爲之

任事於下所謂利萬物而照四海者蓋在於此矣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鄭氏曰器謂所操以作事者也義信和仁皆存乎禮

孔氏曰明君在上民不須營求所欲之物自然得之是在上覆養也尚書傳稱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有何力是不求其所欲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是信天地之害謂水旱疾疫之屬及天地之內有奸寇害人是也欲作事物必先利其器霸王必須義信和仁也

嚴陵方氏曰發則令能散故於號曰發出則無反故於令曰出信則可必矣故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義則有制矣故除去天地之害矣衣食者民之所欲也先王井其田以使之足食畝其桑以使之足衣衣食雖得其所欲矣言求而後予之哉此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也除去天地之害若禦大菑捍大患之類是矣既曰除又曰去者人除之而後其害去也霸王之意主乎治民而已苟非四者以用之於外安能成其意乎夫相濟然後能相愛故先和而後仁可必而後有制故先信而後義左氏以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暴為霸王之器蓋親有禮所以為仁因重固所以為和間攜貳所以為信覆昏暴所以為義名雖不同義則一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為仁義和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知為之於此而不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則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乃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至於和信亦若是而已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之道以示所欲為及其有為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

馬氏曰號令之出適當人心而可否有以相濟和之至也親親者仁之始上下相親者仁之終上下之勢尊卑異宜而有以相親者以其上有恩以恤下下有力以衛上歡然有恩以相愛故謂之仁有餘則賂之不足則求之相滋以濕相濡以沫而以為信皆信之末也至於民不求其所欲安其居樂其俗至於老死而不相往來則信之極也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者有以與其利也有以與其利而其害不可以不去則又卒之以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孟子曰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而天下大悅周官言獸之害人者莫不有職凡以此而已

延平周氏曰義與信和與仁得其變者則霸之器也得其正者則王之器也發號出令而民說則上下相親上下相親則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則天地之害所以除去

山陰陸氏曰上下相親謂之仁而已仁不盡此其餘同義去其所不宜信與其所當得

天台陳氏曰按管子書曰發號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也其四字雖略異同亦不害義但霸王之器作帝王之器曰意宏矣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鄭氏曰衡稱也縣謂錘也陳設謂彈畫也誠猶審也或作成隆
禮謂發行禮也方猶道也春秋傳曰教之以義方
孔氏曰此一節贊明禮事之重治國之無若稱衡詳審縣錘則
輕重必正繩墨審能陳列則曲直必當規所以正圓矩所以正
方若詳審置設則方圓必得故皆云不可欺君子能審詳於禮
則姦詐自露不可誣罔也敬讓之道也爲下文而起從篇首至
此皆是孔子之辭記者乃引孔子孝經之辭以結之引春秋傳
見左氏隱三年
長樂劉氏曰隆禮者尊崇之以爲民表也由禮者蹈迪之以爲
民範也方者法也可以法者曰士無以法者曰民則敬畏尊者
所以使民表而範之之道與
嚴陵方氏曰衡用權以角物而權縣以絲言衡而不言權則以
縣見之故也繩之所彈墨之所畫故曰陳姦者不正詐者不誠
禮所以止邪去僞故不可誣以姦詐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
其中道無方也體之於禮則爲有方此以禮爲主故謂之方焉
士志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敬則不侵
讓則不爭禮雖經而爲三百曲而爲三千其道不過如是故曰
敬讓之道也宗廟尚嚴故以敬朝廷尚爵故言貴賤有位室家
尚親故言父子親兄弟和鄉里尚齒故言長幼有序奉者奉上
之辭入者入內之辭鄉里室家皆人之所君而已故每以處言
之安上治民者言上則知有下言民則知有君上下以分言君
民以名言也禮所以辨名分而已名分既辨而民不犯君則君
上者得以安而不危上不偪下則爲臣者得以治而不亂故曰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也
馬氏曰衡也繩墨也規矩也所以喻乎禮輕重也曲直也方圓
也所以喻人情爲國必以禮則民有樸心而事無失當猶衡於

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圓皆無失其當也大匠生規
矩而不能捨規矩以正方圓君子者禮義之所自出而不能捨
禮義以正國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夫人藏其心不可測
度也美惡皆在其心而不見其色欲一而窮之者在乎禮君子
審禮則有節於內而觀萬物之變則賢不肖之別其能隱乎哉
隆之者在於心由之者在於迹隆者本之也由者用之也
山陰陸氏曰衡不言權權義之事也繩墨言陳有卷而藏之故
也以君子審禮故敬言誣可欺不可誣也不隆禮言不隆禮不
由禮行不由禮朝廷尚爵禮於此位貴賤父子親仁也兄弟和
義也鄉里尚齒禮於此序長幼
石林葉氏曰繩墨規矩權衡用不以誠則曲直方圓輕重不能
無欺姦者設行詐者巧言雖於禮不可誣而君子用之亦不可
不審故其稱前權衡誠縣繩墨誠陳規矩誠設也隆言其推而
高由言其遵而行方言其有所向
廬陵胡氏曰權衡輕重之至繩墨曲直之至規矩方圓之至禮
爲中正之至故曰誠誠猶至也誠則不可欺矣方常也下云有
位有序是有常也易恒卦君子立不易方
延平周氏曰敬讓之道莫重乎宗廟不能奉宗廟則不能入朝
廷不能入朝廷則不能處室家不能處室家則不能處鄉里此
其重輕之序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
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
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
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
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鄭氏曰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禮今亡昏姻謂嫁取也壻曰昏

妻曰姻自亦由也

孔氏曰此經明禮之所用各有所主又明舊禮不可不用之意自此以下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義非復孔子之言也爾雅釋親云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昏據男女父母鄭註據男女之身壻以昏時而迎婦則因而隨之也由從也禮於亂生之處則豫禁之坊謂堤坊止約水從來之處則豫坊障之坊壞則水必來敗於產業也謂舊禮無用而壞去之則必有亂患

嚴陵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朝覲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相尊敬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酒之施於長幼昏姻之施於男女其義亦若是而已故曰禮禁亂之所由生也夫坊積土而成故以比禮水之為物小有浸潤之行大有淪胥之敗故以比亂揚子曰川有坊見禮教之至非謂是乎周官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故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三年之喪四時之祭臣子之所以報君父者盡於此故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

馬氏曰春曰朝秋曰覲天子與諸侯嫌於無分諸侯朝覲以述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厲以禮上有以字於下下有以承於上則不相侵陵而相尊敬也臣子之於君親無所不盡其敬尤見於喪祭之禮為其死者人之所惡而為喪以終之足以見其不倍遠者人之所略而為祭禮以見饗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所以尚齒故席則有上下豆則有多寡皆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所以重禮故執贄而後見敬慎重而後相親皆所以明別也

石林葉氏曰五者坊民之具雖更百世非為舊也要其文質不同則帝王有不相沿襲者亦以趨時也

講義曰自有天地即有此禮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人日用常行非有新奇特異足以聳動人之耳目則人以為舊而去之者多矣然亂患不生有舊禮而人不以為功去之而亂患生然後知禮之不可去水患不作有舊坊而人不以為功壞之而水為患然後知坊之不可無故曰禮之教化也微

延平周氏曰禮可以義起而古之人未嘗無損益至於大倫大要則不可以為無所用而去之也蓋去之則亂患之所由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

鄭氏曰苦謂不至不荅之類

孔氏曰此明禮若事不可廢廢則禍亂興也鄭註不至謂夫親迎而女不至若詩陳風云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是也不荅謂夫不荅於婦若邶風日月莊姜傷己不見荅於先君是也鄉飲酒禮明上下長幼共相敬讓今若廢而不行則尊卑無序故爭鬬之獄繁多矣喪祭之禮所以敦勗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生者常相存念若廢不行故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者禮遺忘如此者多故云衆矣倍畔謂據倍天子也侵陵謂侵陵鄰國此經雖說前經據人倫急切者在前先昏姻次以鄉飲酒乃至於聘覲也合言聘覲者以其君臣位失倍畔侵陵其惡相通

嚴陵方氏曰淫則為過辟則不正爭則不止其所鬬則互相攻治夫婦之道苦者言不和也詩谷風刺夫婦失道而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則甘苦固所以言夫婦之道也前則以朝覲聘問為之首而後及於喪祭鄉飲酒昏姻至此一皆反之者以明其禮之廢由失其序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明先朝覲使明自上始言發先昏姻使發自下始朝覲聘問前離而為二今合而為一著二者相為發與也

延平周氏曰言禮之行而有以明於天下則始乎君臣而及乎在內者言禮之發而無以明之則始乎夫婦而及乎在外者此行法所以始乎貴者而治天下所以本於家之意也

石林葉氏曰朝覲聘問在上者之事而民不與焉故言禁亂則始於朝覲者以安上者為序昏姻雖在上者制之而民得與焉故言發禮則始於昏姻者以治民者為序蓋天下治而後君臣得以正位其亂也常在於袵席此其所以成終而所以成始也朝覲聘問上下之禮雖不同尊讓之道一也故言倍畔侵陵而皆曰聘覲昏姻鄉飲內外之禮雖不同而親睦之道一也故言淫辟爭鬬則曰罪曰獄蓋民違於禮有罪而加以刑有訟而至於獄則可得而治在上者違於禮則有僭逼而已故倍畔忘君者也侵陵圖君者也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鄭氏曰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

孔氏曰引易繫辭文言事之初始差錯若豪氂之至小後廣大錯繆以致千里之大謬禮當防於初也

嚴陵方氏曰室家者人之所願也因其所願而為之昏禮則足以別男女飲食者人之所欲也因其所欲而為之鄉禮則足以序長幼以至喪祭雖有觀亦若是而已此教化所以為微也以其微故能止邪於未形以其止邪於未形故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先王隆之其以是歟

石林葉氏曰禮不體則其教化微微者形而未大者也教以使人傚之化以使人遷之故徙善而不自知其止邪也於未形未形者有形之兆也止於將兆則人知捨彼以就此故曰遠罪而不自知先王隆禮其效若此

山陰陸氏曰所謂刑者例也其於教化雜矣引易今無之蓋連山歸藏之詞差於近也微繆於遠也大所謂繆以千里其幾蓋如此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七

哀公問第二十七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此於別錄屬通論所問一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鄭氏曰不足以知禮孔子謙不荅也以此之為尊敬言君子以此故尊禮

孔氏曰自此至為禮也一節是哀公問禮之事以禮之[illegible]大故云大禮哀公曰否止其謙辭也

嚴陵方氏曰易曰知崇禮卑而此曰何其尊蓋其文雖卑而其義則尊故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非謂是歟禮運曰夫禮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自事天地而下皆有生者所用之禮記曰節故祀天祭地故於事天地之神則以節言之也於此言神則知下之所言者皆人而已君臣有貴賤之位上下有尊卑之位長幼有先後之位故以位言之男女也父子也兄弟也皆門內之治也故以親言之昏姻則二姓之所合疏數則朋友之所會故以交言之禮之所用如此其大君子安得不尊敬其事乎

馬氏曰禮莫重於祭故以祭為先祭莫重於天地故以天地為先事天地之神而以節言之者蓋事天地之神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皆有禮以節之也天謂之神地謂之祇此言天地之神蓋可以通言也外則君臣由君臣推之至於長幼上下皆有位而位則有等內則父子而推之至於男女兄弟皆有親而親則有殺禮所以辨異故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所以別之也

講義曰前之君子謂孔子也後之君子謂時君也莫尊於天地之神莫急於君臣上下長幼男女父子兄弟之倫必待乎禮然後幽明之間皆得其所一日無禮則必至生而禍亂作矣是民之所由以生者果有大於禮乎

廣安游氏曰自此以尊君微顯闡幽之義且以重哀公之疑而興起其敬天地之神與夫人倫之大者皆資於禮君子之所以尊敬於禮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鄭氏曰君子以其所能教百姓使其不廢此上事之期節有成事者謂上之三事行於民有成功乃繢治文飾以為尊卑之差言語也筭數也即就也醜類也幾附纏之也君子既卑禮民以為順乃語以喪祭之禮當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

孔氏曰人君既知所生由禮故尊而學之既能則以教百姓會由期也期節謂教百姓不廢天地君臣男女三事之期節也上三事有成功然後聖人治理其雕畫刻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使每事有尊卑上下文彩之異民既從順然後語其喪紀節數以教之既示服數後設喪奠豕腊之禮除服之限又教為宗廟以鬼享之以序宗族謂祭祀之末同姓燕飲序會宗族也就安其居謂隨其風俗之異而安之不使山者居川渚者居原也

節醜其衣服節正也醜類也正民衣服使得其類也卑其宮室者制使有度不峻宇雕牆也車不雕幾不雕鏤使有沂鄂也器不刻鏤謂常用之器不用采飾食不貳味謂不副貳有膳非唯敎民如此而君亦不奢節與百姓同其利猶古昔君子行禮如此上事剌哀公今不然

嚴陵方氏曰以其所能敎百姓者所謂以身敎者也不廢其會故能觀其會通而於禮有所行不廢其節故能爲之節文而於禮有所守有成事言敎之有成效也治其雕鏤文章黼黻治其器以嗣其道也器之不存則禮之道或幾乎絕矣故必以嗣言之治玉曰雕治金曰鏤雕鏤言治器之功也文章黼黻則言治器之飾也有曰喪紀有曰喪筭何也以日言之則曰紀以數言之則曰筭檀弓曰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此非數乎備其鼎俎言備其祭器也設其豕腊言設其祭物也脩其宗廟

言脩其祭所也物不止於豕腊器不止於鼎俎亦各舉其一端以互明之爾歲時以敬祭祀即孝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也以序宗族即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即安其居者即其所居而安之無事乎改爲也節醜其衣服者節之各從其類而不至於僭差也自即安其居而下至於食不貳味皆言其以儉爲德也儉者不奪人故能與民同其利也夫禮上至於節事天地之神下至於與民同利則禮之道盡於此矣故曰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馬氏曰君子之禮在己者有以致其尊敬而在人者不可以無其敎不廢其會節以成其敎也庶人遠於事而不可以致詳則不廢其會不廢其節而已不廢會節則治定以其治定然後制禮有成事而後治其彫鏤文章黼黻所以制禮也嗣所以嗣其微妙之意也制禮於治定之後則安順其道而不逆於命而後可以用之也故其順之然後言其器與其送死事之大也故以喪筭爲先祭又次之治定制禮而至於喪祭之重皆有以盡之則可以重色以衣之重味以食之役天下之勞以奠其供役天下之財而廢其貴獨將即安其居以至食不貳味蓋上有以致恭乎宗廟而下以與民同利而已

延平周氏曰君子非不尚文亦非不尚質文也質也順乎天命而已所謂有成事者猶曰有成功也所謂其順之者致天下之大順者也方其有成功則必尚文以繼之此萃之時所以用大牲吉而孔子亦曰如有用我者吾從周方其致天下之大順則必尚質以救之此既濟之時所以禴祭而孔子亦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故於有成事則曰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而於其順之則曰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也趣時之迹雖不同要之順乎天命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上以事天地下以別疏戚此其非尊敬之道也然禮者中庸而已中庸則不以所能者病人其敎人皆其所能也所用有等皆不廢其會節者亦從其所能而已矣敎不廢其會節則無遺事然不以文章形於外則事有時而不成故文章以雕鏤指車器而言也黼黻以嗣者指衣服而言也君子嚴於事鬼神而儉於奉己故事鬼神則以敬順爲主喪筭也鼎俎也豕腊也宗廟也旌旗也無所不盡至於奉己則以恭儉爲主故醜衣服卑宮室不雕車不鏤器不貳味以與民同利焉之克勤克儉而致美乎黼黻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蓋此意也

講義曰孟子以禮爲節文仁義不廢其會節是有其節矣嗣以雕鏤文章黼黻所謂文也君以禮之節文敎民而民順從之則生人之道亦備矣於是敎之以事死事生之道然而民不追要則行禮也易敎死不膳何暇治禮又貴乎上不奪民而與之同

利與民同利莫先於節儉即安其居無游觀之樂也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無淫靡之侈嗜慾之繁也夫民之貧以上下之多欲也故貧夫禮之廢以人之難行也故廢爲君者至於與民同利以相與周旋於禮豈非三代盛時之風乎故曰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慶源輔氏曰會與言禮之大分也於禮之大分不廢有成事焉然後治理其文飾使之忻然而安行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以序宗族使之由乎禮而勉強其所不及然後能損上以益下先民而後己皆獲其利也即安其居猶良之言止其所也安於其所止然後以人君之尊國家之富而自奉養者有節如下所云也不然何所不至哉

山陰陸氏曰宗族即安一句言如上所謂而後宗族即安也其居節一句言君子所以自安養之節醜猶惡也醜其宮室惡衣服菲飲食若此者居節也若夫致美乎黼冕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節上脩其宗廟等事不得以居節目之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鄭氏曰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

孔氏曰實謂財貨充實言今之君子性行貪婪好貨不知厭足使人財力於是盡竭專意自縱不順衆心是逆忤族類也守道者被害是伐有道也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不用其道

嚴陵方氏曰好實無厭言貪而不知足也淫德不倦言過而不能改也荒於事故其心怠敖於物故其心慢固民是盡者謂其或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或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也衆者

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已不顧於義也當所欲而已不循於理而若是則動皆失其所矣故曰不以其所也用民即君子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以用民言之

山陰陸氏曰金玉莫之能守今見以爲富其不見道遠矣淫德不倦莊子所謂駢拇枝指近之矣故曰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固民是盡若較民之力也詩曰自我人究究午之言逆陰道故也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謂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石林葉氏曰莫非好也從欲無厭亦謂之好莫非德也淫色不倦亦謂之德故好有邪正德有吉凶

延平周氏曰昔之用民若由前禮也今之用民若由後非禮也謂以行逆衆人之心以伐有道之人如左傳所謂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者也求得當欲如楚子伐荊以求吾之所大欲也充府庫闢土地苟未稱所欲則求之而不止矣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

鄭氏曰愀然變動貌也作猶變也德猶福也辭謙辭也君爲正言君當務於政

孔氏曰自此至國家順矣一節明哀公問政并問爲政必須親迎孔子對之三事侍坐謂哀公命孔子坐而侍之自此至終篇皆侍坐而言也

嚴陵方氏曰愀然作色者心斂而見於色也中庸曰人道敏政故人道政爲大論語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人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言皆出於此
山陰陸氏曰言徒問爾百姓陰受其賜矣家語德作惠其義一
魯自昭公娶同姓謂之吳孟子無政久矣故孔子於哀公言之
如此
慶源輔氏曰公問人道之大故以爲百姓之德人道之大固莫大於夫婦父子君臣矣夫子不直言而先之以政者對哀公言之也辭謂辭說政者事之正也事得其正則百姓從斯爲政矣此所以不遽言三者之倫而先之以政也
延平周氏曰君之所爲則好也既好矣雖罰之民不從也君所不爲則惡也既惡矣雖賞之民不從也故曰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
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

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鄭氏曰庶物猶衆事也無似猶言不肖也大昏國君取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興敬爲親言相敬則親
孔氏曰哀公謙退言己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人有禮則生所以治愛人非禮不可禮以敬爲主故治禮則先敬敬有大小若敬之至極之中天子諸侯之大昏又爲大也國君雖尊服冕服以自迎欲親此婦也所以親此婦人欲使婦人亦親己也興敬爲親言君子冕而親迎興起敬心爲欲以相親捨去敬心是遺棄相親之道也若夫不愛重不自親迎則夫婦之情不相親愛矣不敬於婦則室家之道不正矣親愛則仁也尊敬則義也仁義政教之本也
嚴陵方氏曰無似者言其德之薄如而無所象似也高宗之言弗類亦虞之言不肖也其意一也夫政在養人故爲政愛人爲大然而愛人無節則不足以生民之養愛而已又安能無亂乎節所以治之也故曰禮爲大禮以敬爲至而大昏又爲至焉故曰敬之至矣大昏既爲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之尊亦冕而親迎也迎必冕所以致其敬迎必親所以致其親己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己而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不由此無以合二姓之好豈非親乎故曰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親疏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愛敬之道其始雖本於閨門之內夫婦之間及夫廣而充之其愛至于不敢惡於人其敬至于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所謂冕而親迎者若天子以袞

冕諸侯以玄冕大夫冕而不旒夏后氏迎於庭殷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戶是矣
山陰陸氏曰所以治愛人禮爲大言君子篤於人而約之以禮敬之至矣大昏爲大敬苟不至則所謂大昏不大也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者言大昏之禮至矣則至大昏時冕而親迎可也請期用大昕親迎用大昏舍敬是遺親不敬則褻將以親之也乃所以疏之也
馬氏曰夫婦父子內治也君臣外治也大昏既爲敬之至冕而親迎所以行其敬也其行敬之際則親親之意寓於其中則是敬之存親斯存之矣敬之亡親斯亡之矣故曰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
慶源輔氏曰夫婦始也父子內也君臣外也問所以致三者之道則哀公亦善學之矣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

其親愛之意也是與敬所以為親也舍敬則是遺親矣彼以褻為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為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與敬則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

長樂劉氏曰古之君子之興敬於大昏者為其祖先之重付也舍敬是遺其親之所付矣否付以為孝乎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鄭氏曰已猶大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先聖周公也

孔氏曰冕則祭服也天子則袞冕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春秋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謂天子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上卿逆上公臨之許氏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之駁之云大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引此說爲證然詩文王親迎之時猶為西伯鄭駁未定以荅哀公所問故解先聖為周公又魯得郊天故云天地社稷之主若異義所駁則以先聖及天地據天子

延平周氏曰或者以親迎之禮止行於諸侯而孔子所以對於哀公者蓋諸侯禮也或者以親迎之禮必達於天子而孔子所以言於魯國者蓋天子禮也二者之說以為達於天子者是也夫天子者勢之不可屈者也親迎者禮之不可廢者也以不可屈之勢而行不可廢之禮則親迎所以重也且三年之喪者人道之終也故自天子達于庶人特其喪葬有遲速之別耳則所謂親迎者人道之始也亦必自天子達于庶人特其地有遠近之別耳何以知之詩曰文王親迎于渭之陽所謂渭之陽者是禮追美之而言其近也又曰韓侯親迎于蹶之里所謂蹶之里皆以侯禮而言其遠也及後世或侯於堂而詩人言之或其臣為之逆而春秋書之皆失也然而齊致女於讙魯受女於讙則亦書之者讙魯地也蓋亦非其所迎之地非遠近之別也此所以知其親迎必達于天子者也

嚴陵方氏曰夫氏以其子而求人之女婦氏以其女而從人之子然後昏姻之道成故曰合二姓之好昏姻之禮前世作之而有所傳後世述之而有所繼故曰繼先聖之後以其有所作故以聖言之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者為祭主也以其承先祖共祭祀故也其序先天地而後宗廟者神人之序也先宗廟而後社稷者內外之序也

馬氏曰天子無親迎之禮諸侯有之此言繼先聖之後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蓋因魯言之也

新安朱氏曰天地蓋通天子言之

慶源輔氏曰願有言然者猶似之意不敢以為是也孔子之言所以興起其敬重之意哀公於此而有興焉則冕而親迎非自外求也自有所不能不然耳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鄭氏曰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請少進欲其爲言以曉已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以下是也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

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
孔氏曰宗廟之禮謂君祼獻后夫人亞獻之爲天地謂日月也
夫配日婦配月注引禮器是也直言之禮詳引昏義是也　皇
氏曰固不固二固皆爲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言君不鄙
固則不問焉得聞此言哉
嚴陵方氏曰心有欲問之事而口無能問之辭故曰欲問不得
其辭請少進猶言請益也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月令曰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天地合而後萬物生
猶之二姓合而後人道成焉故曰大昏萬世之嗣也以其繼萬
世之嗣則親迎之禮不爲過矣已重與已蹙已蹙是言也固思天
地之神明不過一陰一陽而已宗廟之禮必夫婦親之者非特
以備內外之官亦以全陰陽之道而有所祀焉禮器曰君在阼
夫人在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禮運曰君與夫人交獻以
嘉魂魄皆配天地神明之意也上言宗廟之禮則知所謂直言
者朝廷之禮也下言直言之禮則知所謂宗廟者祭祀之禮也
言之直也則上無得下之令下無慢上之心矣故足以立上下
之敬然而婦人不與於外事而曰出以治直言之禮者蓋夫能
外治后聽內職家齊而後國治也則直言之禮非自內以治之
乎且二南之詩始正夫婦終言朝廷既治者亦以是而已治
至於此則有安富尊榮之道故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
也凡此皆禮所以施於爲政之效也故曰爲政先禮禮其政之
本歟
山陰陸氏曰寡人固句言寡人以固故得聞此言是若不固安得
聞此言也意至而不能問雖遂言之可也物以不振爲恥國以
不興爲恥
馬氏曰遂者讀如大夫無遂事之遂遂之爲言盡可也夫君子之

言必待問而後應也至於力不能問然後語之也物恥恥之小
也國恥恥之大也昔弛而今起謂之振昔廢而今舉謂之興
石林葉氏曰昏以繼萬物之嗣而爲先祖後與之共事宗廟社
稷以及天地所謂主也君共粢盛夫人共祭服則內足以治宗
廟之禮推而大之可以配天地天則神也地則明也故以配天
地之神明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
禮推而廣之凡君臣父子皆所正也故以立上下之敬至於事
之廢隳可恥若足以正之國之衰弱可恥若足以興之爲政之
本孰有先於此乎然而昏姻之禮人倫之常也其效若此者何
也蓋大王之所以興以其有姜女文王之所以造周者以
其有后妃武王之所以定天下也亦以邑姜而已王化之本取
諸家而推之則天下無不治
延平周氏曰直言者非[illegible]之言也然於內也治其禮則
足以配天地之神明於外也治其禮則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有
所恥而能振之國有所恥而能興之若是之迹其禮豈中才者
之所可爲然有大姒之心則不亦可乎
廬陵胡氏曰易於咸恒明昏姻夫婦之義於咸曰天地感而萬
物化生於恒曰天地之道是配天地之神明於咸男下女上於
恒男上女下是立上下之敬物人物也人恥卿大夫辱也國恥
君辱也
金華應氏曰物恥謂在物之汙隨國恥謂國體之卑辱是時魯
微弱甚矣哀公欲振而興之而不知禮之爲急故夫子以是告之
慶源輔氏曰哀公言此如齊宣王聞孟子之說而自謂於我心
戚戚焉之意孔子原其始要其終而極言之直言猶上辭之義
夫婦之道得則言之所出直矣若昭公之吳孟子謂之直可乎
言不直納侮之道也昭公之恥不以直故也本者本始之本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

鄭氏曰愾猶至也大王居邠為狄所伐乃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其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興焉

孔氏曰上經孔子荅哀公以問政之事此遂廣言三代明王為政之道敬其妻子及其身乃可施政教於天下有道者謂三代敬其妻子必有道理妻所以供粢盛承祭祀與親為主故云親之主也若愛百姓先須敬身及子及妃乃能及百姓故云百姓之象謂發己身則以及百姓之身子與妃亦然前注云云妻此喻

人君治國政故云妃也人君行此三事從近而能廣至於天下矣唯大王能然故云大王之道也既能愛百姓之身及妻子如似己身及己之妻子則天下懷德無不順從故云國家順矣鄭註大王居邠為狄所伐毛詩傳文毛詩所引皆孟子文不以其所養害所養取孟子呂氏春秋文也

長樂劉氏曰大雅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大王所以敬大姜而與其國恥者也又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此文王所以敬大姒而繼先聖也君子所以敬其身非為我而自尊也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之于親傳之于祖非己得以輕而辱之也故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猶傷其根本者枝幹必從之而亡敢不敬慎而培之以禮乎三者非君獨然也百姓亦然也故其身也妻也子也莫不肖象於我亦非有以異也

嚴陵方氏曰昏而親迎所以敬其妻也冠於阼階所以敬其子也敬其妻所以為下女之道敬其子所以為著代之道此皆敬之之道也為主於內者妻也故曰親之主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共體又非特為主為後而已此尤不敢不敬也故曰傷其本枝從而亡若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皆敬身之道也三者百姓之象言身與妻子者百姓之象也與禰中者內之象同義蓋能敬其身則見其能敬百姓之身矣以至妻也子也亦莫不然故繼之以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也自其與之齊言之則曰妻自其為之配言之則曰妃其實一也君能行此則能同天下於一體矣故曰愾乎天下言天下之應若吾一身之中心之所動氣之所止也此則同天下於一體之效也昔大王不以其所養者害人是亦同天下於一體矣故曰大王之道也

延平周氏曰妻者親之主子者親之後身者親之枝敬此三者非敬此三者也乃敬其親而已此三者有百姓之象故敬吾之身以及人之身敬吾之子以及人之子敬吾之妃以及人之妃然則大王所以推而至于天下者也孟子曰大王愛厥妃而當時無曠夫無怨女蓋此之謂也

馬氏曰為政之道未嘗不自內始所以治內者必敬其妻子敬其妻子者非篤於燕私而厚於衽席之愛而敬之莫不有道以身對妻子則敬身為大身者父母之遺體故為親之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能敬其身則傷之者至矣愾乎天下蓋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故也

山陰陸氏曰曲禮曰毋不敬然有所謂大敬身是也所謂百姓者也遠乎哉三者其象也愾乎天下言天下嗟嘆之不足大王之道如是也

石林葉氏曰三者君行於上而民儆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所謂慎乎天下也大王愛厥妃終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於政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鄭氏曰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為法

孔氏曰哀公因上言敬身故此問敬身之事孔子對以敬身之理

嚴陵方氏曰辭者言之成文則者動之成法言動之過而民猶以為辭以為則言動固可以不慎乎過言而民以為辭過動而民以為則則雖諄諄然命之又烏能無侮慢者哉故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也

馬氏曰言動者敬身之所宜慎也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議之而後動則無過動過言而民作辭過動而民作則以其貴者賤者之所矜式也上者人之所視傚也言而世為天下法動而世為天下則不命而民敬恭能敬身之效也能敬其身則能立其身能揚其名以顯父母故曰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

石林葉氏曰動者非所謂行而見於容止進退之間要在謹思而已故曰履善而動

慶源輔氏曰哀公猶問敬身善問者也慎言謹行以敬其身而百姓不命而恭敬焉所謂身以及身也故曰成己所以成物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鄭氏曰有猶保也不能保其身言人將害之也不能安土動移失業也不能樂天不知己過而怨天也物猶事也

孔氏曰孔子答哀公成親之意言凡謂之君子者人之成就美名已若能敬身則百姓歸己善名謂之君子之子是己之脩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是成親也不能愛人人則害之故不能保身既不能樂天謂天濫罰罪惡無所不為是不能成身夫子又荅成身之道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則諸行並善所以成身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者君國子民之稱也達則能居是位窮則能全其德如是則成而無虧矣故曰人之成名也祭義所謂不遺父母惡名者如是而已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一身無所容矣故不安其土安土則所居無所擇樂天則所遭無所怨不過乎物即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也不過乎物則性分之內成而無虧矣

馬氏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人之成名百姓得而歸之者國人稱願之意如此也不過乎物者設之皆當言動者物之大也

石林葉氏曰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以爵言之也無其爵而可以君國子民者亦謂之君子以德言之也能安土則下達者也樂天則上達者也求其所以樂天者必先成身明乎善而不過乎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官司徒以三物教萬民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子思曰不誠無物所謂物者凡吾身所具有者也其言不過則無以加之辭也蓋天地雖大不離乎物而人不能成其身亦何以位天地而成三才之號乎

延平周氏曰君子有君國子民之道者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

道然後爲能充其人道之成名然豈特成己之名耳又將成其
親之名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則凡在吾身者雖一毫髮之微莫不具性命之理則求其所以
成身者其能過此乎

金華應氏曰物者實然之理也易曰言有物大學在格物蓋性
分之内萬物皆備即物而觀其理尤實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即
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内而不過焉猶大學所謂止於仁止
於孝也違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
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循循然而不過耳

慶源輔氏曰名即實也有子如此則實爲君子矣周公告蔡仲
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身以及身故不能愛人不能有
其身也愛人者身之推也樂天成身之至也

横渠張氏曰愛人然後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
地而安蓋所達者天矣夫達於天則成性而成身矣愛人至于
成身亦無先後之次道達太原關不可在義忠恕違道一而天理具在

講義曰我與人本無有異不能愛人決不能自愛不能自愛則
雖有此身猶無有也所謂有其身者非有我之謂知有其身而
不至於自棄而已不能有其身則心隨放蕩豈能安土不能安
土則以欲惡而爲放戍豈能樂天安土者無適而不自得之謂
也樂天者以得喪禍福一歸之於天而順之者之謂也人能安
於平易之地至迫於利害鮮有不動者是未識夫樂天之理也
故唯樂天者而後身之成爲可必

新安朱氏曰不能有其身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於非僻安土
謂安其所處之位而無外求樂天謂樂循大理

臨川王氏曰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謂之安土所受於天者
不怨而樂之謂之樂天治民至於樂治之至也修身至於樂修之至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
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
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鄭氏曰已猶止也是天道也者言人君法之當如是也

孔氏曰孔子又答貴天道之事天運行不息如日月相從而不
已不閉其久言天生萬物不使閉塞不能久無爲而成言春生
夏長不見天之所爲而萬物得成已成而明言天之生物成就
而功明著人君皆當法之也

嚴陵方氏曰天道之不已不特在日月之相從此言亦據可見
之象而已且天道之大在陰陽日者陽之象月者陰之象以是
言天道又宜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君子所以貴
天道也不閉者不塞也凡物閉之則道閉之則塞能不閉其久
之道是以其久可久也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其謂是歟無爲
而物成以其自知自力自消自息故也物成而功可見故曰已
成而明蓋造物之道則神而莫測造物之功則明而可見故也

石林葉氏曰問成身則曰不過乎物成身者仁也仁者其人道
則過乎物者非所謂人道也問天道則曰貴乎不已不已者用也
用而有所已者亦非所謂天道也哀公以人道既聞命矣故以天
道次之日月東西相從者往來不窮則通矣故不閉其久言其
通也通則久可以成物矣故無爲而物成物成則其仁顯矣故
已成而明無爲而物成者不動而變也已成而明者不見而章也

講義曰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使天或
已則生物之功息矣然不已之妙非哀公之所能識故以明而
易見者喻之曰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知日月
之不已則知天之不已矣天固有常久而不已之道使閉其所
以久者則亦不能常久矣故曰不閉其久是天道也且萬物生

而成皆出於天求之於物則自生自成耳天何為哉唯其無為此物所以未嘗不生未嘗不成如其有為則雖天亦勞且倦矣又安得保其不已乎故又曰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萬物之未成不已之道無自而可見及物之已成則不已之功因物而自明故又曰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天之道如此而君子貴之豈徒貴之哉亦貴乎如天而已

馬氏曰不已所以進德不閉所以道變然後可以無為而成至於已成而明所以見其效此亦終始之序也

橫渠張氏曰天道之於萬物因無為而成然每一物雖纖悉之末莫不盡有精微之理聖人之於大道雖德無一事亦非事事經思慮一一能盡其直如聞一知十聞百知千焉有一不關心而豈能博識之哉能體之而能道之矣其不可道者未如之妙

公曰寡人未知其類子貢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鄭氏曰志讀為識識知也其順者言不能明理此事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識然敬親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聚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身既聞此言也者欲勤行之也無奈後日過於事之非何為罪辭

孔子告哀公及此言

孔氏曰哀公欲孔子陳所行何事能如天不已孔子各以所行不已之事答然思敬無所了解仁人事親以敬如事天亂似事天以孝愛如事親指似摭其泛愛則稱仁人據其事親則稱孝子

嚴陵方氏曰蒙悉言迷而無覺愚言昧而不靈罪則不辨於事煩則不當於物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夫有物必有則矣天人之際父子之間其能離是則哉故仁人孝子皆曰不過乎物也仁能盡人道孝能盡子道

馬氏曰孝者仁之始仁者孝之終親則適不嫌乎無愛嫌於無敬而已故事親如事天所以致其敬也天則遠不嫌乎無敬嫌於無愛而已故事天如事親所以致其愛也愛與敬兩得之而後孝子行全故曰成身成身者言其德之不虧也

山陰陸氏曰仁人不過乎物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仁遠乎哉不過乎物而已孝子不過乎物詩曰孝思維則是也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故孝子成身者此言成身所以事親事天孟子曰得乎親有道不誠乎身不得乎親矣

吳興沈氏曰不過乎物物卑目口耳百骸四肢物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物也仁義禮智亦物也舉天地萬物之理備于我者皆物也是物也各有則焉人皆有是物則性不可過也過則非天理也是故仁者之過至於兼愛則無父孝者之過至於勇者割股怯者廬墓皆過也

石林葉氏曰孝者仁之本指其成親則為孝仁者孝之達指其成身則為仁親者有我以物也天者命我以物也存其心養其性則足以事天而仁足以成身矣有親焉言不過辭動不過則以謹其身則孝足以成親矣有天焉推其事親之心以事天故始言仁人推其事天之心以事親故終言孝子

廬陵胡氏曰夫子之志是吾之心也事親如事天所謂事親孝故事天明事天如事親能饗帝則能饗親也罪謂有所而不能勤行前言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君以納言納諫為德此云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臣以諫行言聽為福

虞氏曰所以愛人者仁也所以愛親者孝也仁孝之道有生皆

足有形皆具出於自然其理固成不可增損豈可過乎物而爲仁孝哉詩曰有物有則夫有物斯有則則不離乎物之內所謂則者豈非仁孝之道乎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夫所謂因心而友者豈非所謂不過乎物乎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物之與民民之與親自有厚薄此吾分內自然之仁也所謂仁人者亦因此而爲仁而不敢過焉爲仁如墨子至於愛無差等過乎物矣不責其所難不強其所無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　至也此吾分內自然之孝也所謂孝子亦因此而爲孝而不敢過焉孝如役親至於爭相爲死過乎物矣

建安眞氏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略同先儒張氏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略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眞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望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愛感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張氏之論極其精詳當即全書而熟復之　又曰愛雲甘雨天之喜也迅雷烈風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也察之可不謹乎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八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九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仲尼燕居者善其不倦燕居言及於禮著其字言可法也退朝而處曰燕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長樂陳氏曰燕居言仲尼閒居言孔子蓋自其弟子所稱則曰孔子自其記者所述則曰仲尼燕居之言禮始之以恭勇之中禮以言其處己者也次之以郊社禘嘗之禮以言其事神者也又次之以饋奠射鄉食饗之禮以言其待人者也夫能處己於其內而事神待人於其外則自居處以至於政事凡衆之動咸得其宜矣若夫無禮而反於此則凡衆之動咸失其宜矣言得其宜者所以盡教言失其宜者所以盡戒教戒既備而又語之以禮猶有九焉蓋猶者亦可以已之之辭以子張子貢言游之才語之以賢人之禮則固可以已矣然猶語以聖人之禮者蓋欲言其妙而不絕人之進也凡此皆禮而已未至於樂故言禮而又繼之以樂脩身至於樂脩身之至也治民至於樂治之至也又言禮之所興所廢而終之以辨貴賤長幼遠近外內莫敢相踰所以導中庸而已

山陰陸氏曰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閒居稱孔子以此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鄭氏曰言游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居女三人者女三人且坐也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

孔氏曰此一節論問更端三子陪侍夫子欲語以禮之大綱周流謂周旋流轉無不徧於天下也

嚴陵方氏曰縱言與縱心之縱同心雖縱而不踰矩言雖縱而

至於禮周言其不虧於一方流言其不滯於一曲周流則其用
無所不徧
馬氏曰燕居者君子所以休息縱言至於禮所以示其血氣不
惰而須臾不離於禮之意也君子之所謂禮者非特能其事而
已將有以明其義也明其禮之義則橫六合而不逆而設之無
不當故曰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
山陰陸氏曰縱口之言言孔子也周流六虛夫豈特易而已達
於禮者蓋亦如此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
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鄭氏曰對應也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辭仁特言
仁者感子貢也子貢辯近於給
孔氏曰子貢問禮不讓夫子因戚論之言不中禮則於事爲失
野謂鄙野恭謂便僻足恭給謂捷給逆謂逆亂捷給之人貌爲
恭敬慈仁奪亂眞慈仁也
嚴陵方氏曰敬言其心恭言其貌心敬而不中禮則文辭寡故
謂之野貌恭而不中禮則文辭多故謂之給勇而不中禮則以
力而不以德故謂之逆給即論語所謂口給也辟席而對則與
辭讓而對同義越席而對則與率爾而對同義三人侍坐之序
子張爲首子貢爲次言游爲末子張未對而子貢對焉此所以
爲越席也至於子張之問政以其序居首固不爲越席矣言游
之問禮待子貢退而後進又不爲越席矣此所以特言之於子
貢
慶源輔氏曰越席而對已違於禮矣故以敬恭勇不中禮曉之
敬而不中禮不及也恭而不中禮過也勇而不中禮失之遠矣
敬恭勇皆德也然不中禮則皆陷於惡則人固不可不以禮周

流無不徧也子貢之違禮則給使之也故復以給奪慈仁敎之
徇外者忘內故曰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
馬氏曰恭而不中禮謂之給蓋能足恭未有不能巧言者也勇
而不中禮謂之逆逆者逆於道而不順於倫給奪慈仁言色取
仁而行違者也
山陰陸氏曰餘未有言也賜也輒當此語是故謂之給
講義曰孔子嘗謂巧言令色足恭鮮矣仁又以剛毅木訥爲近
仁信乎給之能奪慈仁也慈仁人性所有是誠實之道也以言
之捷給不實故實則無有是慈仁爲給所奪矣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敎也
鄭氏曰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衆人之母言子產慈
仁多不矜莊又與子張相反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與
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
孔氏曰此經明不中禮之人以義母慈父能敎而不能愛母
則能愛而不能敎鄭注子產約孟子
河南程氏曰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
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
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
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
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延平周氏曰子張之於中道則過而子夏則不及子產之惠猶
衆人之母則亦過也而又不能敎則亦不及也方其言子張子
夏之不得乎中道則必以子產參之者意乎子產之于中道猶
不免有類乎二子則中道之所以爲難也然子張既不得乎中
道而又當時門人未嘗列之於四科孟子反以謂得聖人之一
體何也夫其體而微者若仲弓之差於三子猶以爲不足而不

得與於其間得聖人之一體者若冉有季路猶以爲有餘唯游
夏在四科之末始爲得之子張者又列之於游夏之後則其爲
人固不足議也然必以游夏與子張同爲止得其一體者何也
蓋抑其文學所以進德行而駁其過與不及所以貴中道也然
子產之過與不及既類於二子則荀況以謂不如管仲不亦可
乎夫子產之不得中道則然而爲管仲者其能不失乎中道者
哉孔子於子產則曰惠人又曰有君子之道四焉於管仲則曰
人也又曰如其仁如其仁是二子皆有取焉然子產爲人則不
如管仲管仲爲己則不如子產
嚴陵方氏曰子產惠而不知爲政惠而已是能食之也然不知
爲政是不能教也故曰猶衆人之母
石林葉氏曰過與不及皆非中道而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則
琴張之狂狷或進之也食而不教亦非善政而孔子不得君子
而與之則子產之惠亦可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
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
然
鄭氏曰禮乎禮唯有禮也領猶治也好善也
孔氏曰自此至相示而已明夫子爲說禮之事凡有三節子游
問禮之爲體治去惡事而留全善事者與是語辭然猶如是
延平周氏曰惡而不以禮非仁也好而不以禮非仁也唯仁者
爲能惡而爲能好而禮者乃仁人之所以領惡而全好者也
馬氏曰中出於人之性而所以節性者在乎禮而已故曰夫禮
所以制中惡者人之同惡好者人所同好禮因人之情在好則
全之在惡則領之上言兩師子產皆領惡之事下言郊社食饗
賓客皆全好之事

山陰陸氏曰卒爾而對爾使之也越席而對知使之也子游見
所以語師與賜如上所謂故曰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
廬陵胡氏曰制猶裁也子曰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領猶理
也樂記云禮領父子君臣之節
慶源輔氏曰禮所以制中亦所以風子貢之給也子貢所問者
用其意夫子所答者據其極子游蓋因夫子之言而有得於禮
之用也然則好問者不如默觀者之易發也審矣
金華應氏曰領謂總攝收拾之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
斂而無餘則好者渾全而無虧矣夫禮之制中非昏昏然與惡
爲敵而去之也養其良心啓其善端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善
之道也下言祭祀聘享周旋委曲焉者凡以全此而已
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
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
所以仁賓客也
鄭氏曰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郊社嘗禘饋奠
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之善者也郊有后稷社有句龍
孔氏曰仁謂仁恩相存念也註稱后稷句龍解經郊社仁鬼神
之義鬼神謂人之鬼神饋奠謂人之初死設此饋食之奠射謂
鄉射鄉謂鄉飲酒
嚴陵方氏曰子游因知領惡全好在乎禮矣然未知所以謂之
禮者果安在哉故問鬼爲陰神爲陽天地主乎陰陽故郊社言
仁鬼神自禘而下皆言禮而特於郊社言義者蓋義者禮之所
尊故特於郊社言之死喪死言其事喪言其禮也射以賓賢能
鄉以序長幼鄉以大言之黨以小言之也食以養陰氣饗以養
陽氣賓以君言之客以臣言之也先郊社後嘗禘尊親之序也
先嘗禘後饋奠吉凶之序也先饋奠後射鄉重輕之序也先射

鄉後食饗衆寡之序也
馬氏曰郊社禘嘗饋奠之禮所以全好於其幽者也射鄉食饗之禮所以全好於其明者也仁者有推恩而及之之意郊社外之祭也所以仁鬼神嘗禘內之祭也所以仁昭穆嘗禘可以言鬼神而郊社不可以言昭穆事天地主於敬故於郊社言鬼神事宗廟主於愛故於禘嘗言昭穆饋奠之禮始死者之奠也始死而致祭之則不仁此饋奠所以仁死喪也習射尚功所以使之爭習鄉尚齒所以使之讓有所爭則非者有以勵有所讓則頒白不負戴而事徒避老者此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者盡矣故曰射鄉所以仁鄉黨食以示其愛饗以示其敬食饗所以待賓客者盡矣然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不及冠昏者蓋冠昏在我之事在我則不可推恩及之是以不言
金華應氏曰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既舉而是心達焉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雖施於治皆在是仁之中是仁之周旋暢達也
延平周氏曰君子之所以事天地者尊之也以其尊之故主乎義而其所以事宗廟者親之也以其親之故主乎仁爲雖然莫非仁也施之於神則仁於幽施之於人則仁於明
山陰陸氏曰夫如是可謂全矣若老莊所謂雖好而不全也蓋自不相往來觀之射鄉之禮仁矣自不相謁請觀之食饗之禮仁矣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鄭氏曰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焉辨別也三族父子孫也凡言得者得法於禮也量豆區斗斛也味酸苦之屬也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式謂載也所載有尊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體尊卑異而合同
孔氏曰前經明郊社等禮各有所因故此經廣明郊社嘗禘明而用之則有功又廣明諸禮所用有功諸事各得其所郊社祭天地嘗禘祭宗廟皆是事之難者能明其理則治國甚易了也三族族屬也鄭注昏禮云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與此不同者彼爲請期不有期喪廢祭故不同也宮室得其度謂制度高下大小得禮之度數量鼎得其象象謂法象也斛斗之量三牲之鼎各得其禮之法象故易繫辭云以制器者尚其象案春秋左氏昭三年傳云齊舊四量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註云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又律曆志云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味得其時周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又獸人春獻狼夏獻麋是也樂得其節謂樂曲之節車得其式言所乘之車各得其所載之尊卑鬼神得其饗謂天神人鬼各得其饗食也喪紀謂五服親疏各得其哀情也辨說謂分辨論說詩書禮樂之等各得其黨類不乖事之義理官得其體謂設官分職各得其尊卑之體猶若長官與屬官亦尊卑異而共掌一事政事言布政治事各得所施之處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合結用禮之功也錯置也衆謂萬事也以禮加身而錯之於前萬事動用皆得其所宜也
橫渠張氏曰知禘嘗之禮郊社之義治國如置諸掌經不正則於此必致疑不知所以爲大若庖器然苟能體經自然皆知是實學若觀於鄉必親行之乃知王道之易以爲實
嚴陵方氏曰郊社嘗禘莫非道也苟明乎道矣則治國之理灼

然可見如指諸掌豈爲過哉居言其常居處言其暫處田以所
取之利言之獵以所獲之物言之室有奧阼席有上下所謂居
處有禮也故長幼辨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所謂閨門
有禮也故三族和設官分職列爵分土所謂朝廷有禮也故官
爵序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所謂田獵有禮也故戎事閑進退有
度左右有局所謂軍旅有禮也故武功成或曰戎事或曰武功
何也以器言則曰戎以道言則曰武器之所用者小而道之所
致者大故於事則曰戎於功則曰武戎事閑然後武功成固其
序也然月令言兵戎不起者對兵言之則爲事對武言之亦器
而已戎事閑於無事之時故於田獵言之武功成於尚功之日
故於軍旅言之此小大之別也所謂閑者習也所謂三族者以
易家人言之故知其爲父子兄弟夫婦父子合尊卑而爲族兄
弟合長幼而爲族夫婦合內外而爲族合是三者皆有相與禦
侮之道故也鄭氏釋經與小宗伯皆以爲父子孫釋士昏禮又
以爲三者之昆弟釋莊子者又以爲父母妻之族皆失之矣宮
室若魯莊公之丹楹刻桷臧文仲之山節藻梲皆失其度故也
量左爲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爲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爲前以
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爲斗以象隱而有所庇外圓其形動以天
也外方其形靜以地也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受乎上足在下以
象有所立乎下大者爲鼐揜者爲鼒鼎足奇其數參乎天也耳偶
其數兩乎地也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蓋謂是矣然其器圜以
達者所以象春其器高以悄者所以象夏廉以深之象秋閎以
奄之象冬然固無適而非象也止以量鼎爲言者量鼎爲器之
大者鼎爲器之重者大者重者得其象則小者輕者從可知陽
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所謂樂得其節也車得
其式者作之乘之皆得其式也有六等之數此作車之得其式
也辨五路之用此乘車之得其式也式者用節之謂也鬼神得
其饗者若天神皆降地示皆出可得而禮是矣喪紀得其哀者
或發於容體或發於聲音或發於言語飲食或發於居處衣服
而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當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
在朝言朝之類是矣官得其體者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
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政之類各有其體是矣政事得其施者
若施典于邦國施則于都鄙施法于官府之類各有所施是矣
自宮室得其度而下皆以本於禮故能各有所得焉加於身則
以禮加於身也錯於前則以禮錯於前也無所不用禮故動皆
得其宜也所謂凡衆者與則不一凡則總而一之之詞也
馬氏曰郊社所以事天地而義嚴於其中嘗禘所以事宗廟而
禮陳於其外因其以及禮因禮以考義極而明之存乎人則治
國其如示諸掌乎推而通之以至於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
動無不得其宜也
石林葉氏曰人莫不有所居凡所適之地與所安之地皆居處
也其禮異於閨門故尚齒則言長幼尚親則言三族見於戰伐
攻取所謂軍旅也其禮異於田獵故皆其坐作進退則言戎事
獻俘執馘則曰武功至於朝廷則序爵下賢之地止於官爵序
而已矣宮室者居其身也有所居而不可無所養故量鼎與味
養其身也有其養不可無所安故樂安其心車安其行也自宮
室而車安其行則奉身者已備故幽而事鬼神饗則受福明而
治喪紀哀不滅性出而從辨說則不失人以至居官則不失爲
政之體政事則不失先後之施舉而措之衆動無不當於理亦
禮之達者歟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於天下未嘗不相爲終始故禮得樂然後
和樂得禮然後節故孔子曰樂也者節也樂得其節則政事得

其施樂失其節則政事失其施是故音之道未嘗不與政通也
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舍君子何以哉
山陰陸氏曰車得其式若式商容之閭之類辨說得其黨若非
眞質雖有妙斵無所施焉官得其體若宰相不親小事之類政
事得其施若上先下後之類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
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
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
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
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
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
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
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鄭氏曰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無
以爲衆倡始無以合和衆
孔氏曰前經明諸事得禮則有其功此經明諸事失禮則其事
有害夫子更自設問云禮者何也即事之治言萬物之治皆由
禮瞽謂無目相謂扶相言治國無禮譬猶瞽者無人扶相倀倀
乎何所之適以之居處以下皆謂無禮有失與前經得禮之事
別即辨也前云閑戎事失其謀則不能閑暇也武功前云成由
不成故失其制也失施若春行夏令之屬每事如此則爲君上
失德不可爲衆人倡始而使和合者也
嚴陵方氏曰即者取之以爲已之謂也取是事而治之以是禮
故曰即事之治以譬瞽之相幽室之燭爲相者相步也倀倀者
無所如之貌也手足在下故以錯言之耳目在上故以加言之
進退揖讓不可過故以制言之祖言有所繼洽言有所和經曰
禮爲可繼也易曰嘉會足以合禮
山陰陸氏曰耳目無所加不知所以給視聽也祖洽於衆祖讀
如祖迎之祖無以祖洽猶言無以合離於衆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
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
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
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
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
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
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鄭氏曰猶有九焉吾所欲語女餘有九也但大饗有四大饗謂
饗諸侯來朝者也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
立置於位也聖人已者是聖人也縣興金作也金再作者獻主
君又作也下謂堂下也象武武舞也夏籥文舞也序更也堂下
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采齊雍振羽
皆樂章也振羽振鷺及雍也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
也金性內明象人情也示德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
事相示以事也武象武王之大事也
孔氏曰前經子游問禮孔子特爲說之自此以下孔子總爲三
人說禮之大意但於禮之內大饗爲重故此經特明之言上經
所說禮外猶有九事之中鄰國兩君相見大饗有四四者謂賓
初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主人獻賓賓飲訖而樂闋一也賓
酢主人金奏再作主人飲畢而樂闋二也至工入升歌清廟三
也歌畢堂下管象武四也誠能知此四事其身雖在畎畝之中
衆人奉而事之立置於位戴以爲君則是聖人也縣興謂鍾磬
興而動作謂金奏作也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一句下文

既詳故略之夏籥序興謂初時管中吹象武之曲已後與夏籥文舞次序更遞而興故鄭云舞文武之樂更起也於是陳列為俎次序禮樂備其百官此重發揚在上之事君子見上大饗四焉知禮樂所存在也行中規至徹以振羽五事通前四事為九也前四事義廣意深故特明於上五事折旋揖讓其理淺露故別於下行中規謂曲行通前為五還中規謂方行通前為六和鸞中采齊采齊樂章名謂出門迎賓和鸞之聲中采齊之曲通前為七客出以雍雍詩篇名言客出時歌雍以送之通前為八徹以振羽振羽樂章名言禮畢徹器歌振羽通前為九無物不在禮言萬事皆在於禮也入門而金作覆上縣興之文主人敬賓而金作是主人示賓以恩情賓酢主人而金作是賓示主人以敬情是示情也升歌清廟亦覆說上文上文不載頌文王之德故云示德也下而管象覆釋前文下管象武也象謂武王伐紂之樂示王業之大事也古之君子相朝會不必親自以事相與丁寧而言但以禮樂微相示語依違而已　盧氏曰大饗有九者揖讓入門一也入門縣興二也揖讓升堂三也升堂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王氏曰大饗九者揖讓入門至升堂一也升堂樂闋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也下五事與鄭同

嚴陵方氏曰九禮大饗之所兼有然此止言有四何也蓋四者之禮饗之大者然後有之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者蓋知此則知禮樂之情者也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者之謂聖故雖在畎畝之中人之所事必以聖人事之也兩君相見其禮所以為大者若以饗禮養老之饗與春饗孤子之饗則其禮為小故也亦見大饗不問卜解揖讓而入門者接之以禮也入門而縣興者接之以樂也縣謂軒縣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者即郊特牲所謂卒爵而樂闋是也蓋升堂所以受爵也卒爵則升堂可知其言亦互相備也象即詩所謂象舞也武即詩所謂大武也亦見明堂位解夏即明堂位所謂大夏也以文舞必執羽籥故謂之夏籥此止言籥者主律言之故也後言升歌清廟而此不言者以升堂見之故也此言夏籥序興而後不言者以管象見之故也蓋升堂則升歌可知管象以示事夏籥亦以示事而已且象武者文武之樂夏籥者夏禹之樂先時王之樂而後及於先王之樂則自近以及遠不失其序故特曰序興也俎以薦牲體於上故謂之薦序其禮樂備其百官以見其有加而無已有隆而無殺也如此而後君子知仁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非謂是歟行中規者謂趨前而行也還中矩者謂轉後而還也趨前則疾疾或失於不曲故欲中規中規則圓而曲矣轉後則緩緩或失於不直故欲中矩中矩則方而直矣與王藻周旋中規折還中矩文雖同而意則異焉且行有動意圓者動故中規還有止意方者止故中矩也和鸞中采齊言聲之所中如此並見王藻解主人肅客客出以雍則客之出也猶歌以雍焉且見客之能雍非特於來時而已振鷺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徹以振羽則於器之徹也猶歌以振羽焉且見主之無斁非特於在此之時而已且雝禘大祖之詩也其用為大故歌之以送客焉振鷺助祭之詩也其用為小故歌之以徹器而已此重輕之別也二詩本以禘大祖與助祭而又用之於此者猶之鹿鳴本以燕羣臣而又用之於鄉飲酒也然論語言以雍徹其用與此不同又何也蓋彼所言者天子饗神之事此所言者諸侯饗賓之事故諸侯所用之大者天子止用之於小焉此所以不同入門而金作示情也與禮器

言金次之見情同義升歌清廟下而管象與明堂位所言同其示情者欲賓主以情相接也示德者欲賓主以德相謙也示事者欲賓主以事相成也夫始相見彼此之情慮難以通故金作於入門之時以示之示其情矣又不可不將之以德故升歌清廟以示之示其德矣又不可不輔之以事故下而管象以示之若是則目擊而道存聲不容而默喻矣故曰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所謂九禮者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一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二也餘同王肅

延平周氏曰揖讓而入門則從揖讓而升堂入門而縣興則升堂而樂闋何也禮本人之所強故以進爲文而樂本人之所樂故以反爲文也樂既闋矣則堂下奏象與武象與武既奏矣則執夏執籥而舞者皆以序興簡兮之詩先言方將萬舞次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其序與此同意如此而后君子知仁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是禮樂之所以爲禮樂者以其仁也今兩君相見以禮樂爲主則又將必禮樂以知仁也金主義而兩君相見其情亦主乎義故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其德之能東於天子也故詩謂秉文之德下而管象示其事之可致於禎祥也故詩謂維周之禎古之君子所以不必親相與言而其意自傳者以禮樂相示而已

山陰陸氏曰一清廟二象三雍四振羽五肆夏六采齊七武八夏九籥此無肆夏而知其然者以言行中規還中矩而王孫行以肆夏知之也熊氏云勺籥也則勺籥象舞勺武武也籥文也夏文武之中也大饗有四者一清廟二象三雍四振羽蓋唯魯與二王之後大饗而後有之故其言如此據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然則燕禮升歌鹿鳴燕清廟下管新宮舞象何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言聖人遠乎哉在乎鍾鼓管弦動容之間而已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者春秋傳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縣興是也升歌下管當此節今言管不言歌略二雅也據象武頌也以雍以振羽頌也升歌清廟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者言下而象武與夏籥序興知然者以下而管象知之也此兩君相見之樂也據此諸侯享盖下管象舞大武大夏而已燕禮曰下管新宮若舞則勺此大夫下管新宮舞勺而已傳曰萬入去籥若魯用王禮則以朱干戚冕而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故曰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諸侯之僭禮也唯天子以六樂六舞大合樂耳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者客出以雍徹亦或以振羽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則振羽同振鷺也下而管象示事者象維清之詩也其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文王聖之清者也清廟神靈在焉維清其緒餘也一則升歌一則下管以此

石林葉氏曰古之所謂聖人者非有間於畎畝之中要其德大而能化則雖在下亦元聖素王之事也金石之爲物叩之則應非有隱情也故入門則先鳴鍾磬既升堂聞鍾磬情也見矣故升歌清廟文王之詩始受命者也則在堂上大武武王之樂終受命者也則在堂下武舞而用干戚則武而已不可以無文故夏籥文舞則興於堂序禮備而樂聚矣然後牲牢饔餼以薦諸俎擯介詔相以備百官歡然有恩以相接也故君子知仁焉蓋仁以禮立禮行於燕則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禮行於饗則酒清而不敢飲肉乾而不敢食醉酒飽德者不蔽惠也不敢飲食者訓恭儉也恭儉慈惠皆爲之別而百官以備饗禮以終故行則

闋而中規方而中矩不失容也升車而出則和鸞中釆齊者
失節也旣出而歌雍詩以送之者不失儀也已事而後歌振鷺
以徹之者言其以禮終也蓋雍禘大祖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
皆大饗先王之時之詩也以饗先王之詩而歌於饗諸侯之際
則其訓恭儉者可知已
慈湖楊氏曰孔子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然則縣興而金作鏗
然而鳴即吾之情也何以言爲也又曰升歌淸廟示德也然則人
聲由中而發文德由中而暢即吾之德也何以言爲也又曰下
而管象示事也然則堂下管象武舞文舞次序而興又即吾之
事也何以身親之也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體也純然宮商節奏
皆吾之用也俎非外百官非彼行非行夫孰知其所以行而自
中規還非還夫孰知其所以還而自中矩和鸞非鸞之和鸞也而即
吾之中釆齊也客出以雍其徹也以振羽亂致知然之文何其
始始終終而不可致詰也畎畝之中無兩君相見之禮也而即兩
君相見之禮也無金聲之舉也而即金聲之樂也無官象妥籥
也而管象文籥之音舞未嘗不日奏乎前而昧者不見不聞
也耒耜之器耕耘之勤良苗之欣欣穮蔉之仁兩日散日月
之明四體運天地之神步中和鸞之節聲諧韶濩之音此豈說
合而強同之哉默而識之當自知自信也
長樂陳氏曰肆夏樂名叔歌文王之詩穆叔以文王爲兩君相見
之樂則諸侯相見歌文王而不歌淸廟也孔子謂諸侯相見歌
淸廟者蓋二王後諸侯之長禮然也 禮書 又樂書曰大饗之
禮兩國之君相見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揖遜而
入門禮也入門而縣興樂也揖遜而升堂禮也升堂而樂闋樂
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樂也陳其薦俎備其百官禮也禮畢方
揖遜而爲仁之容樂見於聞而爲仁之聲大饗所以仁賓之

者也接以禮者必樂之以樂樂以樂者必節之以禮苟明乎此
而後君子知仁焉至於行中規還中矩則饗禮之末儀也和鸞
中釆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則饗樂之末節也然則諸侯相見
之禮得用王者淸廟象武之樂何耶曰諸侯具王者之體而微
者也斯須之饗用王者之樂傳曰禮盛可以進取者此也書曰
羽畎夏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周官有羽籥之舞言籥則
知夏之爲翟矣翟雉五色備爲夏文言夏籥序興則羽籥之舞以
序而興所謂與羽籥是也以夏籥爲羽籥之文舞則武爲干戚
之武舞矣先武舞後文舞者周家以武勝敵以文守成之序也
金華應氏曰聖人與學者閒燕之時從容講論俾以禮周流固
欲則於有用也顏曲處雖必於我用世亦誠未易姑與畎畝之
中兆其用舍然苟知此禮而從事焉則亦可進於聖人之域矣
此篇言仁者凡三語子貢曰給奪慈仁以其辯給而或傷於仁
也子游曰郊社至禮者所以爲仁以其習於威儀而未深體
夫仁也告子張曰如此而后君子知仁以其堂堂而難與並爲
仁也各因其病而藥之使於禮而知其仁則其悟入益深而不
淺以虛文爲禮矣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
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鄭氏曰繆誤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
禮文也樂備所以實禮行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
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
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古之
人皆知諸侯之禮樂
孔氏曰以前經大饗有禮樂之事故此申明禮樂之義禮者使
萬事合於道理樂者使萬事得其節制詩能通達情意則行禮

審正不能習詩則情意隔絶於禮錯繆樂有音聲綴兆文飾於
禮不能習樂則於禮樸素內心厚於德則外充實者內德充溥
則外禮空虛此經雖禮樂並陳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別
故明禮須詩樂又德乃爲善也註引王制明上從天子下至侯
選皆須禮樂而成謂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也以前經是諸
侯禮樂之事故鄭註知此是申說前經也
長樂陳氏曰禮煩則亂非所以爲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爲節
也故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循理而動無動而非中
也應節而作無節而非和也故曰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一
動一作而禮樂存焉其小人所能與哉蓋詩出於人情禮緣人
情而爲之節文則與於詩者未有不及於禮故不能詩於禮必
失之無序能無謬乎樂不徒作必有禮焉則知樂者未有不幾
於禮故不能樂於禮必失之無文能無素乎人而無德焉以爲
禮則道以德者未有不齊以禮故薄於德於禮必失之無實能
無虛乎人之於詩樂有能有不能其於德則足乎己無待於外
非有能有不能也特所得有厚薄而已
金華應氏曰禮非樂以發越則如采色之素而無飾樂非禮爲
之質幹則如支體之偏而不全
嚴陵方氏曰唯君子能樂循理故無理不動唯君子能不踰節
故無節不作理以道言也故曰動節以事言也故曰作
馬氏曰詩禮有相通之理不能詩則不知禮之意故於禮繆樂
者禮之華禮者樂之質不能樂則不能成禮之文故於禮素樂者
得於中所謂文也得於中者薄則其發於外者有時而涸矣故於禮虛
山陰陸氏曰詩與禮不同禮嚴而詩寬若禮好色則禁怨誹則
禁詩不禁好色而禁人之淫不禁怨誹而禁人之亂司馬遷曰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也故君子以詩淑禮而
後不繆詩曰遠送于野遠送過禮也而詩不禁方是時皆以爲
非禮可謂繆矣據禮婦人送逆不出門薄於德於禮虛王文公
曰內以骨爲體禮以德爲體
慶源輔氏曰動則爲禮作則爲樂禮緣人情故通於詩有其序
故成於樂發於心故根於德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鄭氏曰文爲文章所在
孔氏曰此經明行禮在人
嚴陵方氏曰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其言
正與此合
馬氏曰制度者文爲之體文爲者制度之用簠簋俎豆所謂制
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爲也制度文爲皆禮之法也徒法不能
自行故行之在人
山陰陸氏曰制度在禮凡以爲節不豐不殺是也文爲在禮凡
以爲文不華不俚是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長樂陳氏曰樂之於天下稽之度數莫不有制度求之情文莫
不有文爲制度文爲雖同出於樂要其所以制度文爲實在禮
焉推而行之其不在人乎由是觀之凡禮樂之道未嘗不相爲
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成人歟 樂書
延平周氏曰文言也爲行也
慶源輔氏曰行禮雖在人而所謂人者必興於詩成於樂厚於
德然後可不然非所謂其人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
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
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鄭氏曰夔其窮與見其不達於禮素與偏俱不備耳

孔氏曰前經孔子稱唯人能行禮子貢唯問夔善樂不問夔達禮故越席而問夔於禮其亦窮與孔子言今人解樂爲全不知禮無是古之人與禮非全不知也素謂樸素偏謂不備具皆不得爲窮夔禮樂兼有但特通達於樂不特通達於禮是以質名流傳後世若全不解禮何以傳於此名更重美夔云是古之人與今之人別也虞書曰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知禮也

長樂劉氏曰素與偏者知其數而不知其義之謂也若周之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則其六鄉之民莫非達乎禮樂之義者也而況虞舜之庭而有不達乎其義者哉故曰古之人也言四代之臣無素與偏者適以其官傳名後世而不達乎其職外之所能其可謂之窮乎

嚴陵方氏曰有所窮之謂窮無所蔽之謂達前經所謂不能樂於禮素者不達樂也樂記所謂禮粗則偏者不達禮也傳此名者傳樂名也若倉頡之於書后稷之於稼

馬氏曰古之人與疑之之辭也古之人也審之之辭也樂以禮爲實禮以樂爲華素者質而無文之辭也禮者體也一體不備謂之不成人偏者有所未備之辭也傳於此名以言其聞望施於後世也夔謂之偏可也謂之窮不可也言傳於此名者而卒之以古之人者亦以其世之遠而疑其傳之者妄也

山陰陸氏曰古之人不朽者也言夔特以樂傳爾荀子曰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

石林葉氏曰禮以致中樂以致和中則無所偏倚和則不執一也素止於一色故達禮而不達樂則爲素偏而不中故達樂而不達禮則爲偏舜之命夔典樂非謂其不達禮命伯夷典禮非謂其不達樂蓋人之於道術各致其一而精者則有矣故舜之命官因其精而任之也謂夔不達於禮而爲窮則伯夷亦不達於樂矣爲舜之臣止於九官必皆達於此而窮於彼亦何以勝任乎傳曰知樂則幾於禮禮樂之情其相通如此而謂達於此而窮於彼固非也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道未嘗不相爲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成人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蓋達於禮不達於樂是直有質而無文以飾之也君子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是失之流湎而無禮以正之也君子謂之偏夔雖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不知制度文爲也謂之偏可矣謂之窮可歟觀夔教胄子以直寬剛簡之德達之以溫栗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樂禮教和亦不過如此子貢以爲窮惡可哉

慶源輔氏曰達如君子上達之達謂窮其義而無不至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鄭氏曰錯猶施行也言禮樂足以爲政也衆之所治衆之所以治也衆之所亂衆之所以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奧阼賓主之處也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昭然若發矇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

孔氏曰力謂勉力萬物服體服謂伏服體謂形體言飛走動植來爲瑞應也目巧言但用目準視巧思也古之義也者自古以來禮樂之意也由此塗出者言能使貴賤長幼男女殊別外內莫敢踰越者皆由此禮樂之道而出也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奧奧之外有賓位東皆謂之阼故鄭云賓主之奧

嚴陵方氏曰舉錯與樂記注同義蓋明於禮樂之道然後能舉而錯之於政也夫禮足以正人之身於外樂足以正人之心於內政者正也子張問政孔子以是荅之論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故此以不必鋪几筵之類然後爲禮行綴兆之類然後爲樂也言而履之所謂禮也是也行而樂之所謂安行是也力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施於有政也欲施於有政非明於禮樂而又有其位焉固有所不可故曰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萬物者萬事也服體者各服其體而不相侵也諸侯朝萬物服體百官莫不承事則太平之效也夫禮者衆之紀紀散而衆亂則衆之治亂係乎禮之興廢而已作室者工而工有巧巧之運存乎目故曰目巧之室紂之臣左強謗而目巧者以此隅有奧則尊者所處而別於卑階有阼則主人所歷而別於賓所謂室有奧阼也席或以南方爲上或以西方爲上所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法君在左勇士在右所謂車有左右也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南鄉而立自公侯而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事於文爲哉亦各有義存焉爾故曰古之義也踰越皆過也發瞭者若目不明爲人所發而有所見也

石林葉氏曰莫非政也舉禮樂以錯諸彼爲政之大者也然事有緩急而所施有先後故門人問政者衆矣皆不及於禮樂荅子張以及此豈用其爲色莊者乎禮之數可陳也其義則言而履之也樂之文可設也其實則行而樂之也子張能莊而不能同言行未必與禮樂稱也孔子所以及此若夫履其禮而達所履於天下行其樂而達所樂於天下則功成治定之時也故南而立而天下大平萬物之在天下凡其倫理者莫不有禮唯其變與主乎人則衆所由而治亂也故一室一席一車一行一立而幽明上下皆有所辨况貴賤長幼遠近之序夫理所具有哉

延平周氏曰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曰履德之基蓋言禮則以其所履者爲主孟子曰樂者樂斯二者樂則惡可已蓋言樂則以其所樂者爲主室之奧席之上車之左行之前立之東陽也室有阼席有下車有右行有後立有西陰也陰陽之辨者古之禮也以爲義者禮從宜而起於義者也

臨邛宋氏曰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與此經相爲表裏蓋莫難於言而履之行而樂之謂其取成於我也莫易於鍾鼓玉帛謂其取成於物也取成於物若可觀矣而非以致太平之道必欲致大平非取成於我不能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十九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褻猶使一弟子侍為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長樂陳氏曰閒居言詩則先之以為民父母而繼之以三王之德為民則在於致五至而行三無三王之德則在於奉三無私而先令聞蓋有為民父母之道而後可以行三王之德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故其序如此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鄭氏曰凱弟樂易也原猶本也橫充也敗謂禍烖也

孔氏曰此篇子夏之問大略有二從此至施于孫子問民之父母之事自三王之德以下問德何以參於天地以終篇末此詩大雅泂酌之篇謂成王行樂易之德為民之父母也五至三無通幽達微觀微知著豫見禍害使民免離故為民之父母然四方有禍亦先知之此主為民除害故舉敗言之

藍田呂氏曰禮樂之原在於一心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乃一心之用也人心其神矣乎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所以為神也君子之樂而易者蓋以此也是故能為民父母也

嚴陵方氏曰禮有節父道也樂能同母道也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以達外故曰行橫乎天下者以是道廣被乎天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言其道又足以幾於神也敗者成之對不言成而止言敗者蓋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則敗尤在所先知之故也

長樂陳氏曰凱者喜也樂之所由生也弟者順也禮之所由生也君子之於禮樂豈他求哉不過舉斯心措諸彼而已然則不達禮樂之原奚足為民父母乎蓋凱弟出於君子之德性而禮樂皆得所以謂之有德矣然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君子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君子謂之偏矣其不達於禮樂之原故也苟達禮樂之原則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自無不可矣

又曰五至者君子之德三無者君子之道五至言至則知三無之為大三無言無則知五至之為有五至以有而入於無故繼之以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三無以無而入於有故終之以施及四海施于孫子蓋其往反未嘗暫止於隱顯之間是以哀樂必相生則至於不可見聞由不可見聞至於充塞天地之大由天地之大則又至於三無此為民父母不可以不知也

馬氏曰凱以強教之則尊弟以說安之則親尊則與父同敬親則與母同愛達乎禮樂之原者蓋非特形名度數之粗而中與和是也中和之道體之足以定用之足以應致之以治己而所以治己者盡矣行之以治人而所以治人者盡矣積而上之至於先見之明先知之神皆中和之所致也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所以養其善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所以去其不善也養其善去其不善則為民父母之道

石林葉氏曰愷則強教而使民尊之父道也故必達乎禮弟則說安以使民親之母道也故必達乎樂孝經言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對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教民禮順莫善於弟而對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亦此意也

廣安游氏曰致者致之使來行者行之使達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蓋為民父母必知所以庇民有敗而

知之則知所以備之先事備敗使害不及民所以庇民也庇民則可爲民父母矣君子治心於杳冥之際而達之以及於天下則與天下爲慶譽吉祥之福使斯民富壽康寧然則居乎斯民之上非樂易之君子孰爲之父母哉

慶源輔氏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禮樂之本原也此非至仁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不能唯仁故可以作民父母

慈湖楊氏曰禮樂之原即五至五至即三無三無即五起五起即能先知四方之敗者道不可言孔子欲無言不得已而有言曰原足矣何必言五至五至多矣又何必言三無子夏沉溺於文藝之淵藪斷非一語所能曉敷而明之曲而暢之庶幾或觸其機也　又曰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貢以爲多學而識之聖人以爲非孔子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學者苟有意焉夫子必曰毋有必焉必曰毋有固焉必曰毋有我焉必曰毋微有意度如雲氣之蔽太虛矣四方有敗安能知之知四方之敗者必其不識不知者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亦自先覺何也意慮不作而本清本明之性自無所不照故也此非口舌所能道也此非思爲所能到也

金華應氏曰凱弟樂易藹然有禮樂之象而秩然有父母之心也必達於禮樂之原而後能充禮樂之用橫者充塞而橫流也父母之心惻怛懇至而赤子疴痒疾痛無纖髮不切於肌膚四方萬里微有禍敗必先知之蓋愛其民者切慮其事者周故不善之幾微萌芽者稍觸於吾身則無不覺知焉如此而後無愧於父母之名矣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鄭氏曰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心也塞滿也

孔氏曰此經子夏問五至孔子答以五至之理此五者君民同有感之在心外無形聲故目不得見耳不得聞

藍田呂氏曰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則此兩者皆出於禮樂故五至有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三無有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心不之道將何之矣詩以道志者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興於詩則必至於禮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立於禮則必成於樂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者樂也樂極則悲來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者也始乎志猶十歲曰幼學也終乎哀猶百年曰期頤也此五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其志氣塞乎天地可謂至矣非達於禮樂者不足以及此也聽欲傾耳視欲正目明字衍也

長樂劉氏曰天子居上而志在富壽於其民也皇作其極而民享五福則志至矣又何加焉民樂其富壽也則舞蹈形頌聲作故曰詩亦至焉詩至矣又何加焉富矣庶矣不教則亂是故倫其人以五品而序之以貴賤親疏尊卑長幼男女之別朋友之義四術之法行焉則禮至矣又何加焉曰五品克遜四術已明俗正風純王道極矣無樂以將之則不可以常久也於是辨五聲調六律陳八音與六樂而國風雅頌歌之鄉人焉歌之學校焉歌之朝廷焉歌之宗廟焉聞之者以感以化而久於其中矣又

何加焉曰樂極則哀生生窮則死至古今之常道也故爲之喪禮於上而民知所以仁於死喪也是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恤物物物皆其恤則哀至矣聖人無爲於上也而五者與於其民莫不至乎其極也爲民父母者必基本於是焉

横渠張氏曰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嚴陵方氏曰志之所之發乎聲詩者聲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言合乎法禮者法也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用貴乎和樂者和也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極存乎憂哀者憂也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然陰陽之理相爲倚伏周而復始哀既生於樂矣則樂亦生於哀故終之以哀樂相生也五至若是則夷而無象視之不可見希而無聲聽之不可聞也曰當前故曰正耳在傍故曰傾希夷如此則志氣塞乎天地豈爲過哉蓋志者心所之氣者體之充塞乎天地則以言其彌滿而無間也志之塞乎天地由其持之以正而已氣之塞乎天地由其養之以直而已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又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亦謂是矣

長樂陳氏曰致五至而至於志氣塞乎天地不亦大乎行三無而至於施及四海施于孫子不亦遠乎子夏可與言詩至於門人事洒埽應對進退之末是雖達詩人之意未必達禮樂之原也故孔子因其所問而告之以致五至行三無反覆以詩明之蓋所以長其善救其失也然言五至禮必先樂言三無樂必先禮何也曰五至爲粗矣致之必自此以至妙故先乎禮三無爲妙矣行之必自此以之粗故先乎樂　又曰樂者樂也樂則爲陽哀則爲陰樂極則至於哀哀極則至於樂哀樂者人之所不能免猶之陰陽者天道所不能無也夫惟明於哀樂相生之不窮則哀復於無哀而樂復於無樂矣孟子言塞乎天地者主乎氣此言塞乎天地則兼於志何也蓋志之爲物常先於氣而爲氣之帥氣之爲物常後於志而爲志之用孟子言持其志無暴其氣又曰直養而無害則氣之所以塞乎天地者豈非志哉

廣安游氏曰志也詩也禮也樂也哀也相因而生相尋而至者也詩猶情也情動於中而爲喜怒哀樂詩者喜怒哀樂之動而成章者也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情動於中而禮隨至以爲節故禮亦至焉節之以禮而誠心樂之然後可以持久而不厭故樂亦至焉樂猶自樂也哀猶慈哀也自樂於己而無慈哀卹物之心君子之所病也故哀亦至焉言在己有以自樂而於天下有所不忘也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君子之於道於其所當至者隨而至焉當其所感而其所當應者隨之而至此聖功也志至而詩不至則情有所感而喜怒哀樂失其和也詩至而禮不至則爲情所勝而無節矣禮至而樂不至則久而厭矣樂至而哀不至則不仁矣故此五者必有以致之而後可也是功也治心於屋漏之際致謹於杳冥之中雖明目傾耳不可得而見聞也

馬氏曰五至者治己之事也治己莫如志故以志爲先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興於詩則可與言而履之禮也故禮亦至焉立於禮則可以行而樂之樂也故樂亦至焉治己至於樂則治之至也治己之至則人所憂不可不憂故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者有出而與民同患之意也哀樂相生自然之勢也哀樂相生妙道也道之妙則以聲色求之其意愈遠矣志氣充於中則其精神與天地往來而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故曰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山陰陸氏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漸次之序若此五至言頓至也一事妙五事俱妙

慶源輔氏曰詩之所言止乎禮義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言
之不足則繼之以永歌舞蹈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極則
哀喜必有怒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皆心之所發而至於哀
樂相生其理雖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非耳目可得
而見聞也雖非耳目可得而見聞而志氣則充塞乎天地此又
指其體而言之也

慈湖楊氏曰何謂至人皆有心即志志之所至無所復至倏然
而思思無所起思而又思思無所止人自以為止所止者何所礙
思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由志而為詩詩亦然也
發於禮儀禮亦然也於是乎樂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則
樂亦然也人情豈能終月樂終年樂亦有哀焉有所惻焉
則必有所傷焉則哀或哀焉或樂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
戲至哉孔子曰此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
之不可得而聞也哀雖至於哭顏淵慟矣而不自知樂雖至於
孟子喜而不寐亦不可見不可聞也哀樂必有物非不可見也
哭泣必有聲非不可聞也而聖人斷然曰不可見不可聞衆人之
哀樂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自以為可見可聞也哀與樂
名也而實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志即詩詩即禮禮即
樂樂即哀志氣即天地謂之充塞非過論也謂天地之德可也謂
範圍天地可也其曰充塞乃因人心狹而井蛙不可以驟語海
姑為是言也詩與禮與樂類也忽繼之以哀何也深明夫一體
無二總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　又曰孔子曰樂之所至哀
亦至焉未有相生之言也而亦曰至者何耶至即不可見不可聞
彼惟不知可見即不可見可聞即不可聞故棄粗而求精棄一而
求二

金華應氏曰五至三無其目雖多不出禮樂之一者而已其曰哀

者乎無體樂之大積而樂自然不忍之心惻然自生而五至所謂志
與詩者特其感發之始而可以通禮樂之原耳其機交相貫通
而歸之則可見明之至者蓋周流乎精神之運者也其本極為深
潛而索之無有涉之無者蓋超乎形迹之表者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
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
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
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鄭氏曰子夏於五至未深求其類於詩詩長人情也詩讀其為
基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為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
有鍾鼓之聲也逮逮安和之貌也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
民效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扶之匍匐言君於民有喪
有以賙給之則民效之此非有衰絰之服

孔氏曰此一節子夏問三無夫子答以三無子夏更問何詩近
之夫子答以所近之詩以開子夏之意此三者皆謂行之在心
外無形狀故稱無也夙夜其命宥密此周頌昊天有成命之篇
夙早也夜暮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言文武早暮始信順天
命行寬弘仁靜之化以此化人此以求有謀為政教於國民
得寬和寧靜故為無聲之樂威儀逮逮此邶風栢舟刺衛頃公之詩
言仁人不遇其威儀安和不可選數凡民有喪此詩邶風谷風
之篇婦人怨夫棄薄之辭言凡人之家有喪此詩謂人君

橫渠張氏曰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

藍田呂氏曰先儒謂此三者皆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
蓋樂必有聲其無聲者非樂之聲乃樂之道也禮必有體其無
體者非禮之文乃禮之本也喪必有服其無服者非喪之事乃
喪之理也則此三者行之在心外無形狀可知也無聲之樂和

之至者也無體之禮敬之至者也無服之喪哀之至者也子夏雖聞此言而未深通以詩人之道長於人情故問何詩近之蓋欲通其倫類也夙夜基命宥密者君之所出以施于臣民也基者謀始也宥者寬也密者精密也文武之王基命宥密夙夜不息樂之若也此近於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逮本作棣言其威儀富而閑習如棣之華萼光輝相逮不可選擇皆盡善也此於五禮初無定體是謂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於喪者初無正服是之謂無服之喪也

長樂陳氏曰夫有聲之樂有體之禮有服之喪文也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情也有其文未必盡其情有其情無所事乎文此三無之所以爲天下貴也蓋宥則寬而不迫密則靜而不發　寬而不迫則無暴靜而不發則常樂此其所以爲無聲之樂也威儀之可畏可象則不離於有體至於逮逮而

不可選則歸於無體此其所以爲無體之禮也凡民於已則無服匍匐救之則爲喪此其所以爲無服之喪也

嚴陵方氏曰宥則寬以致和密則深而能靜威則有威可畏儀則有儀可象夫寬以致和所以爲樂也然深而能靜則爲無聲焉威儀逮逮所以爲禮也然不可選則爲無體焉匍匐救之所以爲喪也然凡民而已則爲無服焉夫三無之道豈止是哉詩之所言亦近之而已且聲固足以爲樂矣然所以爲樂者不在乎聲體固足以爲禮矣然所以爲禮者不在乎體服固足以爲喪矣然所以爲喪者不在乎服此三無所以爲道之貴也莊子曰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古之人未嘗不以無爲本以有爲末焉以威儀無可擇故曰不可選也

馬氏曰三無者所以治人無聲之樂和也無體之禮中也無服之喪哀也夙夜基命宥密則和之至也而未始有聲威儀可畏儀則可象威儀發於已乃其德之隅也以威儀之多所以爲無體之禮也凡禮之所謂體者亦見於形名度數之間而已匍匐救之者哀之至也而未嘗有服故謂之無服之喪也

山陰陸氏曰孔子言無異乎老子所謂無也故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於此言略而問之蓋商未喻也是以問其象類於詩至意難喻言有不能盡則所謂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引之以況至意而已非以喻無聲之樂盡於此也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倣此雖其基言其基之矣故能其之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異是矣以逮易棣著棣逮也

廣安游氏曰文王夙夜其基周家之命於寬廣靜密之地此陟降在帝左右與天爲徒之時也與天爲徒天下之樂孰大於此非無聲之樂耶禮不在升降揖讓之間而在和而不可選擇之際

非無體之禮耶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言其慈哀以仁存心也仁存於心之精微之地非無服之喪耶

慶源輔氏曰古人所引詩各以其意之所取而言之蓋不必同也讀者各隨其事以觀之而不以辭害意焉則得之夙夜其命宥密則無時不和威儀逮逮不可選則無動而不節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則哀不必見於服也

慈湖楊氏曰樂未嘗無聲必曰無聲非無聲也即聲也禮未嘗無體必曰無體非無體也即體也喪未嘗無服必曰無服非無服也即服也唯人徒執其聲故曰無聲徒執其體故曰無體徒執其服故曰無服無聲天下之至實也而徇名者聲其有感之聖人曰無聲所以破學者牢不可破之定見也非以無聲爲空論也又慮學者無從而求之使窮其本始得其始則得其終矣曰基命所以原始也無聲之樂曰聞四方果日聞四方矣無聲即

聲無體即體無服即服無本末無精粗威儀實無體其曰不可
選也是誠不可選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固無服之喪也即
齊斬功緦之道也於父斬衰於母齊衰兄弟期降而功緦哀誠
有等差皆一心之爲也即匍匐救喪之心以喪其親則爲齊斬
爲擗踊爲毀瘠一也非人之所爲也天也天即人人即天地即
日月即四時即鬼神即禮樂之原原無所本亦無所末本末之
名因人心而生本末之實不以人心而異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
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
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
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
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
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
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鄭氏曰言盡於此乎意以爲說未盡也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
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也不違者民不違君之氣志也
孔甚也施易也從順也畜孝也使萬邦之民競爲孝也威成也
將大也使民之斂禮日有所成至月則大矣起猶行也

孔氏曰此一節子夏既聞三無意以說義未盡孔子更爲說三
無猶有五種起發之事何爲其然然猶如是言何爲如是盡也
言其義猶未盡此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初言不違民但
不違君之志氣而已二云氣志既得者言君之志氣得於下
三云既從民所從也四云日聞四方及於遠也五云既起是興
起也是從微至著初時威儀遲遲但舒遲而已二則翼翼而恭
敬三則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興進也五則施
及四海所及遠也初則內恕孔悲閔親族之內悲哀其處近也
二則施及四國所被遠三則以畜萬邦皆爲孝也四則純德孔
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也

藍田呂氏曰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謂能起其意
也君子服習近於三無之詩能起其意者猶有五焉則所言固
未盡也無聲之樂在於氣志無體之禮在於威儀氣志與物不
違則固樂矣於理既得則尤樂矣於道既合則愈樂矣然則雖
曰無聲日聞四方矣是故天下[illegible]之氣志既起也威儀和而緩
則無急迫之態矣敬而肅則無怠慢之容矣上下同和則無乖
異之變矣然則雖曰無體而小者日就大者月將矣是故一人
行之施及四海也若夫無服之喪本由內恕孔悲則視人之喪
猶己之喪也既推是心施及四國以由是道以畜萬邦然今純
德孔明其後施于孫子此仁之至也氣志既充威儀既備而篤
於仁然後三無五起之義可得而盡矣

嚴陵方氏曰大言光輝于外美言充實于內盛言無以有加盡
言無有餘蘊起言有加而無已無聲之樂始以氣志不違者言
內無所戾也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得之於身則人從之故繼之
氣志既從人從之則聲聞于外故繼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
方興而未艾故繼以氣志既起無體之禮始以威儀遲遲者言
緩而不迫也緩或失之怠故繼之威儀翼翼威儀得中則無乖
離之心故繼以上下和同人無乖離則久而愈大故繼以日就
月將久而愈大則不特施于近又可以及遠故終以施及四海
無服之喪始之以內恕孔悲言以其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
之以施及四國以仁及人則所養者衆故繼之以畜萬邦所養
者衆則其德發揚于外故繼之以純德孔明德既發揚于外則
澤足以被後世矣故終之以施于孫子

馬氏曰志氣不違志與氣交養於中而無所逆不違未至於既

得得者得中也既得未至於既從從者積心之所念而無所拂
也由不違至於既從則實成於己未見其名聞於人故繼之以
日聞四方四方者有所聞而已未見其有所行故卒之以氣志
既起樂其有以發於外也無體之禮威儀遲遲言其舒而可愛
也威儀翼翼言且敬也上下和同則愛與敬兩得之無服之喪
始於內恕孔悲所謂視民如傷也內恕孔悲則哀在於心而未
形於外故繼之以施及四國繼之以畜萬邦由內恕孔悲至於
以畜萬邦則其德明於天下故繼之以純德孔明至於純德孔
明德及於當世而已未見其澤流於後世也故卒之以施于孫
子凡此皆先後淺深之序也樂由中出故無聲之樂以志氣爲
先禮自外作故無體之禮以威儀爲先哀則生於心也故無服
之喪以內恕爲先

山陰陸氏曰猶有五起孔子之言所以進商也董仲舒曰勉強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不違非所謂德既得在我而[illegible]
有在彼者也日聞四方又非特既從而已氣志既起至矣詩曰
如日之升如月之恒不騫不崩此之謂也內恕孔悲主近以言
施及四國四國遠矣以畜萬邦萬邦又遠矣純德孔明遠而不
純純而無以垂後尚非其至也能莊而不能同能同而不能和
非成德也日就月將言雖如上所謂猶不已也施及四海至矣
是之謂五起他皆此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無所不在
故氣志既得亦是氣志既從亦是威儀遲遲亦是威儀翼翼亦
是內恕孔悲亦是純德孔明亦是故曰道焉乎在曰無所不在

石林葉氏曰樂以志爲體以氣爲用志與氣不相違然後得於
心則氣志從矣氣從志則有主於內日聞四方則有動於外動
於外則人之志氣起此所以爲樂之終禮之綏則遲遲連則翼
翼綏連既得其節則上下和而無間無間則日就月將而不已
則施及四海矣所以爲禮之終也喪以仁爲主內恕孔悲則仁
愛具於中仁及則其德明而可施於無窮故施于子孫所以爲
喪之終也

延平周氏曰無聲之中獨有樂焉至樂也無體之中獨有敬焉
至敬也無喪之中獨有哀焉至哀也至樂不離乎氣志而氣志
既起者至樂之終也至敬不離乎威儀而施及四海者至敬之
終也至哀不離乎內恕而施于孫子者至哀之終也

慶源輔氏曰子夏因詩以識其意故贊其言之盛大如此雖然
義理無窮不敢以爲盡也故爲疑端以發夫子之言然則商可
與言詩蓋不特見於禮後之問前所云是其大槩耳咏歌其詩
可以識其體矣然服而行之則其次第興起又有五焉此所言
是也氣志不違則持其志無暴其氣矣氣志既得則志帥氣而
氣充乎體矣氣志既從則養而無害日聞四方則塞乎天地之
間矣氣志既起則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合乎沖漠之氣象矣歷
是五起則知夙夜其命宥密之詩眞足以爲無聲之樂矣威儀
遲遲則閑習而不迫也威儀翼翼則敬給而不惰也上下和同
則效乃見於外日就月將則理益進於中施及四海則四達而
不悖矣歷是五起則知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之詩眞足以爲無
體之禮矣內恕孔悲則惻隱之生於心也施及四國則仁心之
達於外也以畜萬邦則達於外者益廣而有以成物矣純德孔
明則存乎內者益大而充實光輝矣施于孫子則純亦不已萬
古一息而不可以限量言矣歷是五起則知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之詩眞足以爲無服之喪矣

慈湖楊氏曰子夏聞三無之論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
此而已乎是子夏未領吾聖人之旨也聖人之旨非美盛所可
得而言也亦非言所可得而盡也故孔子又啓之曰君子之服

之也又有五起焉服而念之惕而明之五起非有吾者之不同也繼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無聲之樂氣志不違氣志既樂既異既遲無體之禮威儀遲遲威儀遲遲不可度無服之喪內恕孔悲其恕其悲孰得而知無聲之樂氣志既得既有得亦既無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威儀翼翼順帝之則無服之喪施及四國三者一旨三者一德無聲之樂氣志既從何異何同昭明渾融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敬此恭何所不通無服之喪以畜萬邦有安無危有福無殃無聲之樂日聞四方人皆聞之而曰不知無體之禮日就月將不勉不強從容有常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皜皜精白禮樂同情無聲之樂氣志既起斯起即止變化不已無體之禮施及四海此道大通無遠弗屆無服之喪施于孫子禮亦如此樂亦如此三王之德如此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如此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鄭氏曰三王謂禹湯文王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為三也勞勞來也帝天帝也詩讀湯齊為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祗敬也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為政不違天之命至於湯升為君又下天之政教其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于九州謂使王也是湯之德者是湯奉夫無私之德也

孔氏曰自此至大王之德一節子夏問三王之德參天地夫子荅以三無私之事并明湯及文武三代大王之德詩商頌長發之篇美成湯之辭詩之本註言天命帝此殷家世世行之不違至於成湯乃與天心齊湯降下賢士能速疾不遲昭假假暇也湯以昭明寬暇天下之士心遲遲然舒緩天於是敬愛之命之用事於九州為天子也此記註意與詩註稍殊

藍田呂氏曰德可為民父母固已至矣又進而大之則參於天地其道要在無私而已矣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則是其德與天地參矣是故王道莫大於無私也先儒讀至于湯齊為躋詩本如字又讀聖敬日齊為齊詩本作躋當以本文為正帝之命殷不相違戾以至于湯而皆齊一湯之屈己下士敏疾不遲故其聖敬日以升進然其昭顯假至于天未嘗汲汲然凡以致天命而已是故天命用事于九圍也湯之德如此所以能參於天地也

嚴陵方氏曰彼兩而我三之之謂參天立乎上地立乎下人則立乎中所謂參天地者如斯而已曰三王之德又以見其德則不足以有所立也且立德以居體固已能參之矣至於與事以致用又有在乎奉之焉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陽之用方其參之以居體則止以天地為言及其奉之以致用故兼之以日月也其曰以勞天下則其為致用可知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又曰愛之能勿勞乎皆勞天下之謂也且以力營事曰勞勞天下所以營事而造業也曰勞天下則與在宥天下者固有間矣夫天之運轉地之生育日月之升降變化不停可謂勞矣為天下者得不奉斯三者以勞之乎雖然勞之而已苟有私焉人得無怨乎故其所奉者主於無私也天之高也凡在下者無不覆故曰無私覆地之厚也凡在上者無不載故曰無私載日月之明也凡容光者無不照故曰無私照詩之所言是湯奉天無私之德也而不及地與日月者舉大以該之也言湯而

下及禹與文武者舉中以該之也
石林葉氏曰所謂參者即協之所謂合也德合於天地則其明
必合於日月故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帝命不違先天者也至
于湯齊後天者也湯降不遲下人者也聖敬日躋人尊之也惟
其下人而人尊之故昭假遲遲惟其先天而不違也故上帝是
祗則命式之以九圍亦順乎人也
馬氏曰聖人無私故能成其私
慶源輔氏曰勤勞於天下無私之大者也禹之治水湯武之征
伐又勤勞之大者也無私之理一而已而見於致用者不同屢
言之者欲體之者之易也止於三者以是三者顯而易知也詩
之言湯其義廣也今取以證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如此然後可
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下所引詩皆同
山陰陸氏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正湯之詩也故曰是湯之德
也嵩高惟嶽峻極于天非文武之詩也故曰此文武之德也弛
其文德洽此四國非大王之詩也然大王於此猶有未優故曰
大王之德也三代之德倣此蓋言三代則非止禹湯文武
金華應氏曰商詩言先世積德之盛帝命相應而不違至于湯
而氣數適與之齊故湯生於此時而不遲也降猶自天而降也
湯雖應運不遲而惟急於日新之德其昭著感假遲遲不迫惟
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為法於天下也是其奉天而無私心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
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鄭氏曰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此非有所私也無非
教者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為政教
孔氏曰此經論天地無私聖人則之以為教風霆霆雷也地以
神氣風雷之等流布其形衆物感此神氣風霆露見而生神氣

風霆天地共有但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偏繫於
地春秋冬夏是天之神氣也
橫渠張氏曰窮理乃所以為學也舉一物皆有所從來無非自
大原中出常存諸心與己一本故可以盡性命之理孔子謂天
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
霆流形品物露生無非教也夫天地變化昭昭示人於覆載之
間人莫不見之然未有能窮其理安於不知冥冥以死謂之教
者使之感發開悟人也但其理儘有易學雖不可卒然盡姑
熟玩衆理驗之以聞見會歸既久一日沛然左右逢原必心得
而後已故窮神知化為德之盛天道至教凡見於造化者皆糟
粕然無非教者
藍田呂氏曰此衍神氣風霆四字蓋天有四時運行於上地載
神氣動作於下春夏秋冬風雨霜露所以釋天有四時也風霆
流形庶物露生所以釋地載神氣也衍此四字可知也春秋執
生殺之機冬夏極陰陽之用風雨霜露施于庶物者皆可取法
無非教也風之動蕩霆之震燁流形于下化育庶物使皆呈露
發生者亦可取法無非教也然風霆猶風雨皆神氣也降於天
載於地以成化育者也獨於地言之則以流形而可見也
慈湖楊氏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寂然渾然其教
我也昭然自地而上莫非神氣神氣之可指者如風霆風霆作
而牙甲形庶物露生寂然渾然其教我也昭然其在我也為百
骸九竅為視聽言動為氣志嗜欲寂然渾然又何其清明又
何其如神也即人即神姑曰如神何以驗其神宣王未出而臨涖
天下也而嶽先降神生甫及申何為其神至於此以此為一其
心其神孔子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萬物聖人實
發育之也天者宣王之高明地者宣王之博厚山川宣王之流峙

雲雷風雨宣王之震動散潤也崧嶽宣王之崧嶽申甫宣王之
申甫在古不爲先在今不爲後渾然寂然昭然不答治而常清
不思慮而常明

嚴陵方氏曰天以氣運乎上故其教以四時爲主地以形成乎下故其教以庶物爲主言天之四時則其序先於風雨霜露者四時以風雨霜露爲之用故也言地之庶物則其序後於神氣風霆者庶物以神氣風霆爲之體故也且四時之在天一往一來莫不有先後之序盈虛之數庶物之在地一動一植莫不有小大之別多少之分則聖人之設教豈能舍是哉故曰無非教也神氣者天氣也及其下降而得地載之故曰地載神氣神氣散而爲風薄而爲霆故曰神氣風霆風霆流行而成形故曰風霆流形形成而後物生可見故曰庶物露生夫風之行也植物之甲者莫不坼霆之震也動物之蟄者莫不蘇則庶物露生於此可見矣若雨露莫不物資以生然止以風霆言之者以風霆無方而莫測尤爲氣之神故也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揚子曰鼓舞萬物其雷風乎蓋以是也

馬氏曰天主於施而春秋冬夏風雨霜露所以施也地主於生而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所以生也所以爲教在其中

慶源輔氏曰天地之間物各有理人能體之皆有得於己是又不特奉三無私而已凡四時六子昆蟲草木無非教也又反而求之於一身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則是理固存於我矣蓋有不必求之於外者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又明是理所在天地人物無異致也故引嵩高之詩以證之十亂之生豈非天地之所以資文武者乎故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金華應氏曰是篇論禮樂之原至深至遠而貫以志氣爲之主始言塞乎天地末言志氣如神則充養之妙而無間也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也其中論五起而反覆以志氣爲言蓋持養用功者不一而足也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也夫子發其端而未究孟子闡其秘而無餘其源流深哉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鄭氏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耆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爲之生賢知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爲之先出雲矣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于四方以成其王功此文武之德也是文王武王奉無私之德此宣王詩也文武之時其德如此而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周文武之德言清靜顯著之德在身氣志變化妙如神也詩大雅崧高之篇崧然而高惟是五嶽其形峻至於天降此神靈和氣而生甫侯及申伯也文武所得賢臣唯爲四方蕃屏及四方宣揚威德不私爲己是奉天無私之德也案詩甫侯謂呂侯也穆王時訓夏贖刑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掌嶽祀有功故嶽神輔助宣王爲生申甫又詩烝民稱仲山甫之賢與崧高生甫及申全別蓋此鄭注在前故以甫爲仲山甫在後箋詩始得毛傳知甫侯申伯同出伯夷故與禮別也

橫渠張氏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此言聖人也耆欲猶言福祥也雨之將作山川須出雲蓋一氣耳

藍田呂氏曰清而明者天之德也以天德在躬故氣志如神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謂耆欲將至則有

開於興王必先以生賢有開於興王猶言猶天降時雨也必先以生賢譬猶山川出雲也崧高者生賢之詩也宣王中興之王也申甫間生之賢也故能爲周翰以蕃于四國宣于四方也文武之德如此無詩以言之故取類以明義也

嚴陵方氏曰有清德在躬不爲物所撓則其氣如神矣有明德在躬不爲物所蔽則其志如神矣耆言外之所著欲言內之所欲謂所願之事也將至謂有所由來之漸也其來也必有以開其端而爲之兆焉故曰有開必先

馬氏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則其養於中者妙矣養於中者妙必有徵於外故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所以徵於外也此宣王之詩而言文武之德者蓋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石林葉氏曰清明在躬則志所向氣所適其驗於外者如神也以其如神故耆欲將至有開必先中庸曰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之至則亦虛一而靜耆欲將至而先動乎四體者人也雨降而先出乎雲者天也國家將興而五嶽必生輔助者天人之相應也然以申甫爲文武之德則先王慶澤之深後世子孫其逢吉歟

眉山家氏曰天德清明而記曰清明在躬則知吾之所存亦天德也可不知自重哉

新安朱氏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此語却是切疑有物訛爲耆欲其兆訛爲有開

新定邵氏曰嗜欲二字古人以明可願之事不特孔子閒居言之也祭統載衛孔悝鼎銘亦曰乃考文叔興舊嗜欲

延平周氏曰申甫之所以生者以宣王也而必曰文武之德者蓋宣王之所以中興者以文武也

廣安游氏曰聖人能致五至而行三無志正而氣從其身湛然清明故志氣如神與天地相似心之嗜欲將至於己則已必先知之若有開之者爲之先也如天降時雨山川先爲之出雲也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至誠如神與此同意且天地陰陽剛柔之氣其行於天地之間皆其所當然者何從而至哉蓋其理生於至無而達於萬有起於杳冥而著於昭昭聖人之道能用力於杳冥之中故其所成就與天地相似至如此也天人之道不相合則其事若不相及聖人與天地相似則與天爲謀所謂甫侯申伯周之賢佐實由嶽之降神而生此言其與天通此雖宣王之詩然申甫皆四嶽之後受封於文武之時世有賢材以佐周故當宣王之時甫申皆爲周之翰孔子推本其所自蓋由文武積德感召而然也

臨邛魏氏曰孔子閒居一篇不知孰爲之而其言天地之神爲風雨霜露爲風霆流形凡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此義之至精者也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詩以明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此文武之德也蓋自天地山川之神氣鍾而爲人是心清明與宇宙之流行發見者實同一原又推本而求之有如甫申之生乃繇十世而上文武二王積德所感嗚呼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爲流通固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靈之會祖宗德澤之積是豈數數然哉眞有以關盛衰之運當消長之數矣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鄭氏曰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不已不倦止也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敢不承乎

承奉承不失隊也起育牆者所問覺辟後來者

孔氏曰所以王天下者必父祖未王之前先有令聞也以其無私故令聞不已詩並大雅江漢之篇矣王此記之意明明天子謂三代之王也詩本文弛作矢矢陳也言宣王陳其文德和協四方之國此謂大王施其文德和此四方之國居豳辟狄徙岐山之陽而王業起也

藍田呂氏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而得賢佐則必有令聞矣先以令聞慰服人心然後可以興王業故三代之王必皆先之也江漢之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以矢為弛以洽為協聲之誤也此亦宣王之詩而謂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為三代之德矢其文德洽此四國為大王之德皆取類言之也此蓋始論為民父母之道終論參於天地之德致五至行三無者為民父母之道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者參於天地之德也然王者必得賢佐有令聞然後可以施為故以崧高江漢之詩申言之也

嚴陵方氏曰必先其令聞由其有令德故曰三代之德也

馬氏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而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者令聞之實有以先之而已此周詩而言三代之德以其先於令聞之意則同也言三代之德而又繼之以大王者蓋周之興本由大王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也大王未始翦商而云爾者詩人推本而言之

山陰陸氏曰且崧高江漢宣王之詩也今更以為文武大王之德何也其揆一故無二也亦宣王不能如是不足以使周道粲然復興

廣安游氏曰修之於衽席之中若寂然而無聲及其發達而播聞則令聞不已此言其修之於至隱而發之於至顯三代聖人皆有此學皆有此德故曰三代之德也施其文德協此四國亦宣王之詩而孔子本之太王蓋文德由太王而來也詩書所謂文人皆言周之先祖也所謂文子文孫皆言其子孫也矢其文德言發之於外而粲然可觀也

慈湖楊氏曰子夏記先聖之言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先聖殆曰三代之王必令聞先著而後四方歸之于以明盛德之驗非以令聞為先務也先其字宜子夏記錄之差耶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之聞非雨盈溝澮涸可立待之譽是為實德之譽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一

坊記第三十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坊民舍禮何以哉故經解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當周之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多矣則坊之之道固不可以不記矣

龍泉葉氏曰先王所以坊民者大矣夫道散而難名民聚而無所定方當教化未明之初天下之人無有君臣上下尊卑長幼之節聖人制禮以先民立坊以示之凡所以使民安行於坊範之中得以遂其所欲然後飲食男女養生送死之具皆得安其所當然由是言之君子之爲禮非以禁其欲而行之乃是爲之坊以遂其欲也譬如人之一身自頂至踵皆有以自衛寒則有

寒之坊暑則有暑之坊方其身所自對所敵在外而有其坊方其燕居燕服在內而有其坊若使此身無坊豈能一日安養又即是而推之人之居室將以安其身也上棟下宇垣牆障設無所不至然後可安若其有一隙一穴之不備則一家爲之不寧聖人以天下之民病於無坊而不能以自立是以朝廷之上相與爲之制作有損有益有絕有存世變相從先後相續使大坊既立君臣上下尊卑長幼之序秩然而不可亂孰能自越於斯禮之外者當周之衰聖王不作所以坊之之道浸以廢壞始有悖先王之大坊自爲之規模者故國異政家殊俗權謀詐僞之俗成攘奪戕殺之禍起凡天下之民出私意任小智紛然出於制度坊閑之外孔子之徒號爲儒者之學深考古昔見後世風俗之變思先王之大坊以爲皆必有深意原其至微至眇制作於百世之前以爲百世之後苟廢而不治則大壞極亂將不可救然當世之人自越於法度之中而先王所謂坊者亦蕩然而不復有先王之坊既失自秦以後由漢及唐數百年之間其上之爲君者各自制作以爲吾之大坊足以安利天下休養生息此其弊雖不至如暴秦之已甚而率皆苟簡無復美意或以智力或以詐謀或以術數或以刑名又復有疏闊朴陋將使姦雄之人見其坊之不足恃始跌蕩於規矩準繩之外而爲干君犯上之事豪傑粗越之士以爲其坊之不足由而率意妄行無復軌轍至於自棄其身於異端邪說者有之矣古之聖賢所用以坊天下其爲纖悉不可以一端盡自夫率意自用而出於坊制之外者每每操切以坊天下先王之道常每病於難明學者能由是道而推之擴於自坊而寬於坊民於天下之事深察曲盡以之處朋友以之處家庭以之處鄉黨以之事君而治天下其間事變之難易人情之逆順要使坊天下於法度之中而無失

於先王之大端而已讀坊記一篇又知儒者見其本根考其源流其意甚善而其所採猶有未盡後之學者得其所謂本始者究心焉則古人錄是篇之意見矣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鄭氏曰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辟邪侈大爲之坊民猶踰之言犯其禁尚不能止況不禁乎命謂教令

孔氏曰此一節發端起首總明所坊之事此篇三十九章唯此一章稱子言之下悉言子云以此章一篇總要故特稱子言之也但此篇所坊體例不一或數經共論一事或一經唯說一事或引詩書結之或不引詩書皆無義例君子坊民之過譬如坊之壅水坊民之所不足釋古坊之義也由民踰德故設禮以坊民德之失制刑以坊民之淫邪設法令以坊民之貪欲

橫渠張氏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辟讀如嬖寵之嬖下云禮刑命即君子之道也命以坊欲命謂規矩制度禮以坊德德逸德也

長樂劉氏曰君子之道原於心者也心有非辟則害于其道必有禮以正其志然後非辟之心銷而德義之心作矣故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與者疑而未定之辭若夫凡民則不知用禮以坊其心是以非辟之意萌於中而害于其道而莫之知也形於言行悖于禮法觸于刑憲中失于內仁義不足于外矣故曰坊民之不足者也大爲之坊而民猶踰之此言其違悖禮教而觸乎刑者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有禮以坊德有刑以坊淫有命以坊欲其爲坊也可謂大矣然或失於德而犯禮或溺於淫而犯刑或徇於欲而犯命故曰大爲之坊民猶踰之若失於德溺於淫徇於欲者則所謂辟也

馬氏曰禮所以制中故禮以坊德刑所以禁過故刑以坊淫命所以知分而安之故命以坊欲禮以坊德所謂戒之用休也刑以坊淫所謂董之用威也命以坊欲則聖人道化之盛也

山陰陸氏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言君子之道以譬則坊也道民之所不足者也坊民之所不足者言民之所不足者坊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是之謂民之所不足命以坊欲孟子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慶源輔氏曰禮以爲坊則德小失故曰大德不踰閑人有所畏則不敢縱禮以坊德刑以坊淫略而言之也至於命以坊欲則又入深而言之是三者所謂上爲之坊也彼因一事設一禁者豈君子之道哉

金華應氏曰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欲動情勝人欲熾盛而有餘天理消滅而不足禮坊其所不足制其所有餘性之善爲德禮以坊之而養其源情之蕩爲淫刑以防之而遏其流出德則入於淫故出禮則入於刑聖人坊民之具至是盡矣然人之欲無窮非防閑所能盡聖人於是有命之說焉命出於天各有分限截然不可踰也天命至嚴人力莫施以是防之則覬覦者塞羨慕者止而欲不得以肆矣詩曰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苟不知命有貴賤則賤妾進御求逞其欲何能盡其心乎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鄭氏曰約猶窮也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也慊恨不滿之貌也慊或爲嫌

孔氏曰此一節明小人貧富皆失於道故聖人制禮而爲之節文也聖人制爲富貴貧賤之法不云貧賤略其文也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須有法度不至驕也爲貧者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此間相賙不令至於約也貴謂卿士之屬制其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慊恨君祿爵之薄也益漸也亡無也爲亂之道漸無也不云賤從可知也

長樂劉氏曰約謂愧恥乎其不足所以愧恥之極斯爲盜矣驕謂踰違於禮法所以踰違之極則爲亂矣聖人所以自天子至於子男爲之田制而差其禮樂之度數也自卿大夫至於庶民爲之祿制而定其食用之等降也上下既分民志一定而僭偪不興於其心故亂益亡者禮之致也

嚴陵方氏曰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斯約無德以守富故富斯驕約則不足有羨彼之志故約斯盜驕則不遜有犯上之心故驕斯亂凡此皆人之情也而禮則因人之情爲之節文以爲民

坊而已下兼言貧而上止言制富貴者禮之所難制尤在於富
貴故也富必繼之以貧言貴不繼之以賤者難制者在所詳
易制者在所略故也若家富不過百乘所以制富而不使之驕
匹夫受田百畝所以制貧而不使之約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
以制貴而不使之慊者是則各得其制而反相治矣
山陰陸氏曰貴不慊於上若上公如王之服是也故亂益亡然
亂每言益亡以亂易而難治然易而難使故也
石林葉氏曰貴賤尊卑者節也升降上下者文也有節以制其
等有文以別其位則富不驕貧不約貴不慊於上雖然禮之所
制者亦多術矣富貴獨先焉者以人道之大欲所存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約是氣歉驕是氣盈坊于於禮故此著言之作者
之謂聖故制富貴聖人之事也慊謂滿足貴不慊於上如滿而
不溢高而不危之意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
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
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鄭氏曰大族衆家恒多爲亂天下其幾矣言如此者寡也寧安
也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言民之貪爲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
也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
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
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一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
孔氏曰此一節明上下制度有限坊其奢僭畔逆之事貧而好
樂富而好禮家族衆而得寧如此三者天下極少故云寡矣引
詩大雅桑柔之篇刺厲王之詩也天下爲惡者多故爲限節諸
侯之國不得過千乘之賦卿大夫都城不得過百雉卿大夫
之富采地不得過越百乘於時卿大夫亦有畔而獨言諸侯者

舉其重餘可知也 皇氏曰案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
乘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註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
則爲十里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故云六十四井出車一乘註
云成國之賦千乘者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
滿千乘則爲成國是公侯之封也案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
六里有畸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
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唯千乘故論語註云雖大國之賦亦不
是過焉其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之法家出一人萬二千五
百家爲鄉大司馬云五師爲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是一
鄉出一軍又云天子六軍是出於六鄉凡軍制大司馬云五人
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其師
之制也凡出軍之法鄉爲正遂爲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故鄭
註小司徒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則知遂之軍法與鄉同其公邑
出軍亦與鄉同故鄭註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
則知公邑地制與鄉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
采地既爲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也故鄭註小司
徒井十爲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
十人十成爲終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革車百
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其王畿
之外謂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故費誓
云三郊三遂是諸侯有遂也其諸侯計地出軍則司馬法云九
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爲甸出長轂
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疋牛十二頭故成元年作
丘甲杜服俱引此文以釋之此皆謂天子諸侯兵賦也又異義
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
其間委曲鄉遂公邑細別不同也故魯頌云公車千乘謂大總

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出兵數也是國界計地與鄉遂數不同諸侯成方十里出賦之時雖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臨敵對戰之時則以鄉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之屬也故左傳云鄢之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兩之一卒適吳是臨敵對陣同鄉法也牧誓云武王戎車三百兩孔註云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則出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夫長謂對敵時也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還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疋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周禮馬質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云方五百步者六尺爲步五六三十故三百丈爲五百步云子男之城方五里者周禮典命云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以五爲節國家謂城方也是子男城方五里也云百雉謂大都三國之一者言子男五里積千五百步左傳云大都參分國之一子男大都三分國城而居其一是大都五百步爲百雉也經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謂侯之卿采地也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且云唯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爲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與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五里其子男之地唯方二百里以下小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案易訟卦註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大都無以言之案鄭註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者但春秋之時齊之強臣充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

嚴陵方氏曰制國不過千乘即孔子所謂千乘之國是也千乘之國即百里之國也井田之法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都城不過百雉即左氏所謂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都蓋公卿王子弟所食之采地雉則五堵也百雉則其城五百堵矣家富不過百乘即孟子所謂百乘之賦也千乘百乘皆以所出之賦言之也乘以車之多少言雉以城之廣狹言或言其多少或言其廣狹互相備也於國言制於家言富皆謂制其富也亦互相備而已所坊之事不止於民經每以民爲言者蓋民以不足於坊之之道故坊之設也以民爲主若夫君子能以禮自防則無俟乎人爲之坊矣

山陰陸氏曰天下其幾矣古曰其於治幾矣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如彼今如此其於治可謂幾矣制國不過千乘千乘之國舉成國也子男蓋不與故曰七命賜國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則自伯以上千乘之國百乘自縣內觀之亦七十里之國也地方百里爲車百乘則卿所受地蓋有元士之地附焉春秋傳曰唯卿備百邑先儒謂卿備百邑地方百里然則卿之地百里猶諸伯之地三百里也

石林葉氏曰貧而無怨難而好爭則處貧之至愚夫愚婦一能勝千衆而以寡者則處衆之至以紛處貧禮處富則寡衆者國處寡之事也有土地則有兵車乘者車之所以載也故制國則言乘雉之爲物守死而不移分有自衛之道也故都城則言雉諸侯雖其富貴不及而其勢不均千乘百雉在於大夫則其上亦

有君非備貴者也故上言家富而已先王辨其貴賤之分而諸侯
大夫等差如此者蓋坊民爲于其奪也諸侯倍畔以相篡所謂
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者此也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
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
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
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
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
姓以弒其君
鄭氏曰朝廷之位謂朝位也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
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
稱天子爲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
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皆辟僭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周禮
曰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
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況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
亂上下或衆也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
外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
孔氏曰自此至弒君一節明章疑別嫌恐萬民相僭使人疑惑
之事疑謂其非不決禮以章明之微謂幽隱不著禮以分別之
楚越書葬則當稱葬某王辟王之名故不書葬爲其欲反夜而
爲旦猶臣之奢僭欲反下而爲上也此逸詩僕及車右身衣朝
服故曲禮云乘路馬必朝服是也其朝服之內則有虎裘狼裘
故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衆也僖五年左傳云均服振
振取虢之旂又公羊成二年鞍之戰逢丑父爲齊頃公車右衣
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
長樂劉氏曰尊卑疑者辨之以親疏親疏疑者辨之以貴賤貴
賤疑者辨之以先後先後疑者辨之以德蓋此禮之章明乎其
疑也
嚴陵方氏曰昔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故不迎尸於門外以明其
疑茲非禮所以章疑者乎士唯說齊衰於公門以表其微茲非
禮所以別微者乎貴賤有上下之等衣服有隆殺之別朝廷有
乘車之位有等有別有位則各安其分而不爭矣故民有所讓
日者人君之象在天者既無二日有土者故無二王大而有土
者既無二王小而有家者故無二主凡此皆以尊無二上故也
故曰示民有君臣之別也盍旦即月令所謂鶡旦盍何不也何
不旦是求旦而已故名之以此人患之者以其亂晝夜故也君
臣之別晝夜之象也其可亂之乎故引逸詩以況之乘車之法
君在左僕在中央勇士在右
馬氏曰王祭賓客有族賓服王之服而攝節服氏服王服以維
王太常其在軍陳則射人分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而皆與其王
同車者
石林葉氏曰章疑異於決疑決疑者似同而異章言顯也決言其
成也別微異於明微明微者似有而無別言其有辨也明言其既
著也以其顯疑故貴賤有等以其辨微故衣服有別貴賤以爵
列也爵以詔德觀其貴賤則知德之有隆殺也衣服以功賜也
服以顯庸觀其衣服則知其功之有小大也至於朝廷有位則
爵命衣服所自居也民之視其位則知其定分而行遜讓矣故
曰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禮之別微則衣服有別至別嫌則親
疏異矣故同姓親也不嫌於爲同不同車所以遠之異姓疏也
雖與同車嫌於爲異不同服所以別之故民不嫌也因其爵之
貴賤而後推及君臣因其衣服之差而後推及於車其坊民如
此同姓猶有弒其君者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氏曰亂益亡亡無也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己則近貪己勝祿則近廉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貴秩異者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遇相怨貪爵祿者得無讓以至亡己

孔氏曰所引詩小雅角弓刺幽王之詩相怨一方共相怨恨各在一方不相往來引之者證上毋爭須讓也

嚴陵方氏曰賤不食貴貧不求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亡夫擇與之無餘不害爲賢者伐檀之素餐君子所不爲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此亦辭富貴之道也浮與行浮於名之浮同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觴酒豆肉以犯齒言之三命不齒席于尊東故衽席之上以犯貴言之殺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故朝廷之位以犯君言之禮以卧者爲衽坐者爲席合言之一也

石林葉氏曰富貴貧賤以道得之皆所不辭君子有時而辭者所以教民順也古者以功詔祿以久奠食蓋食與祿異也食浮於人則爲非義故君子寧使人浮於食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鄭氏曰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

嚴陵方氏曰貴人而賤己則不驕先人而後己則不爭故民作讓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揚子曰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皆謂是矣

山陰陸氏曰引此者著於君尚如此其他可知也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

鄭氏曰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矣引衛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偝死而號無告言死者見偝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冤無所告無理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坊人偝死鄉生之事利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供給先與死者而後生者則民皆不偝於死者也亡謂身爲國事亡在外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內存者則民皆仁厚可以大事相付託也所引詩邶風燕燕之篇衛莊姜送歸妾也言歸妾戴嬀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勖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記以勖爲畜鄭又以爲衛定公夫人定姜之詩與詩註不同者後得毛傳故也凡註與詩不同皆倣此

嚴陵方氏曰死謂死於國家死其事者亡謂爲國家亡而在外者利祿之所施不必及其身也錄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而已若周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禮言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之類皆是也以死者君之心猶所不忘則民勸於孝思矣故曰民不偝以亡者君之心猶所不絕則民勉於忠義矣故曰民可以託號無告者呼而無所告訴也

廬陵胡氏曰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此邶風燕燕篇衛莊姜送戴嬀令以婦道勉己也寡人莊姜自謂此以勖爲畜鄭又以爲衛定姜之詩令獻公畜孝寡人鄭之自相牴牾多此類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鄭氏曰言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祿賜車服則讓道興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言人尚

德不尚言也約與先互言耳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孔氏曰此一節明尚賢能重言行之事約言謂省約小人行在於後必先用其言君子則後言先行其行二者相互也

長樂劉氏曰君之所好民所趨也有國有家而尊貴賢人則其民莫敢不礪乎德也輕賤祿利則其民莫敢不志於廉也德充乎內而廉發乎外則禮讓興焉技巧者偷薄之俗所爲人君尚乎技巧之工則舟車之工賤而末藝興焉

嚴陵方氏曰貴人而賤祿尚技而賤車皆謂任賢使能錫予之而無所吝也人謂賢者技謂能者也言祿則爵可知言車則馬可知上之所化如此不徒事乎空言而已必有以踐其言焉

故繼之以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石林葉氏曰君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小人則務詳於言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小人務先以言

慶源輔氏曰人賢則祿優然國家之所貴者貴其人之賢不貴其祿之優則民興於讓也車雖工之所聚然家國之所貴者貴其技之聚不貴夫車之器則民興於藝也君子約言務實也小人先言尚華也

金華應氏曰以德以能而詔爵祿以功以言而庸車服此隆古定制也迨德下衰祿未必及有德車未必及有能或不稱而取禾或車其澤而人弃人君必貴其可用之人而不以祿之富爲貴貴其有用之技而不以車之華者爲貴則賞必當功而虛言飾貌者無所售矣記者又別君子小人言之蓋君子尚實以行而不事虛言小人無誠心而專尚利口此人主所當察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鄭氏曰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爲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愛之如天矣言其尊也涖臨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上取民言則民報禮重之事上不取民言違戾於下則民人怨怒以犯於上也下不天上施言下不仰君如天敬上之恩澤則禍亂之事起也所引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證上酌民言之事

嚴陵方氏曰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之所爲未嘗不以民也夫上酌民言則與天合矣故下豈有不天上施者乎言必曰酌者以言有當否斟酌而後行之也上不酌民言則事或妄行而失其所守故曰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民或肆欲而無以相治故曰亂也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上酌民言矣民之報禮重則下天上施矣

馬氏曰君子之於庶言同則繹之而已故曰酌猶所謂稽于衆也

山陰陸氏曰酌之於民還以治民是之謂天所謂兩蓋如此老子曰伐木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是之謂犯夫我無爲也順民而已豈有犯哉

廬陵胡氏曰民言蓋衛國之藥石也取以爲國則合天下之公願民被其澤戴之如天矣是下天上施也

慶源輔氏曰上酌民言則上敬其下也下天上施則下尊其上也上下一理而君者民之表也古人唯民是畏信則使民之可信讓則制行不以己致民尊君如天盡敬事之誠則報禮可謂重矣然民不能自爾也在上之人有以致之耳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一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鄭氏曰爾卜爾筮爾女也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為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也度是鎬京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也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嘉善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也大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善則稱人過則稱己之事凡三節上論與凡人次論臣於君下論子於親考卜惟王至成之此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經言稱考以龜而卜者惟是武王也歸美他人詩無其證故引此歸美於君以證之書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作蔡仲之命皆是父卒命子故疑周公之子於乎是惟良顯哉歎美君德良善顯明也

嚴陵方氏曰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可謂不矜伐矣故民不爭也汝且能無己矣故怨益亡民從其忠作言作而起之也

山陰陸氏曰履無咎言以履易禮言雖無咎言要以禮也苟非其禮適不敢知是惟良顯哉臣良君顯顯在下以良故顯也〇言明明自明也振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石林葉氏曰義之於君臣其盡應則民作忠忠者義之屬也仁之於父子其應則民作孝孝者仁之本也父子在內故以應則言本君臣在外故以應則言盡

慶源輔氏曰善則稱人與人為善之心也過則稱己自任以重之事也聖人不過如是大舜善與人同武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民不爭始之事也又進則怨益亡又進則民讓善怨益亡則不爭不足言矣民讓善則亡怨不足言矣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鄭氏曰弛猶棄忘也孝子不欲見父母之過無改於父之道不以己善駁親之過也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尚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也讙當為歡其既免喪天下皆歡其政教也微諫不倦君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

孔氏曰上承善則稱親則民作孝自此至其親廣明為孝之道以坊於民民猶有忘孝之事案其惟不言在尚書說命之篇言乃讙在無逸之篇高宗非書篇之名鄭不見古尚書有高宗之訓故也孝子不匱是大雅既醉美成王告太平之詩

嚴陵方氏曰子為父隱所謂弛其過也善則稱親所謂敬其美也莊子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所謂從命也事父母能竭其力所謂勞也

石林葉氏曰親之生也弛其過則幾諫以先志敬其美則順行

以承意親之亡也三年無改以終其憂三年不言以思其孝然
書言乃雍此言乃讙讙則樂之至也雍則和之至也雖從命而
有所謂不從命故曰從義不從命雖微諫而有所謂不微諫故
當不義則諍之雖無怨而有所謂可怨故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事親至於可怨則在己者已盡故次之以不匱

山陰陸氏曰三年無改可謂弛矣孝子不匱鄭氏謂孝子無乏
止之時是亦不匱也然自其大者觀之不匱云者老子所謂既
以與人己愈多是也故曰潁考叔可謂純孝矣愛其母施及
莊公

馬氏曰從命不忿愛也微諫不倦敬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
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
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鄭氏曰睦厚也黨猶親也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令善也
綽綽寬容貌也交猶更也瘉病也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
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也謂今與己位等

孔氏曰言親睦於父母之黨乃得爲孝故君子因以親睦之道
以會聚宗族爲燕食之禮所引詩小雅角弓之篇幽王不親九
族父兄刺之也鄭註與己位等者若尊卑縣絕不可傳通車服
故知位等也

嚴陵方氏曰於父母之黨猶且睦之況父母乎故曰可謂孝矣
族有遠近有尊卑然交相親不足以有合也衣於身最密則難
言君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亦以是而已夫孝所以事父也於父
之執猶且如此則孝之所及廣矣故曰君子以廣孝也

馬氏曰附而相親者睦也秦康公送晉文公至于渭陽親之至
也贈之以車乘惠之至也繼之以瓊瑰玉佩言其愛之無已也
此爲睦於父母之黨

慶源輔氏曰因孝以睦父母之黨因睦以合遠近之族未能孝
於其親安能睦其黨乎故曰可謂孝矣綽綽有裕故能合族也
交相爲瘉豈能合族乎

山陰陸氏曰宜於妻黨者慈也非孝也拘者以衣不可衣車亦
不可乘其肆者又或以謂車可乘則衣亦可衣唯君子爲能如
此故曰君子以廣孝也孟子曰諱名不諱姓

石林葉氏曰子之事親其道則主於孝其情則主於敬廣其孝
至於父之執不衣其衣嫌於近親也厚其敬至於父之位不同
所處嫌於瀆尊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
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鄭氏曰辨別也同位尊卑等爲其相褻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
爲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

孔氏曰引書大甲篇伊尹戒大甲之辭言爲人父不自尊嚴而
與卑下相瀆亦累其先祖因君見父也

慶源輔氏曰養而不敬有之矣未有敬而不養者也

嚴陵方氏曰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此言父子不同位曲禮言父子不同席席言所
坐之席也位言所立之位坐立雖不同其所以辨尊卑之義則
一而已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
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
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鄭氏曰孝上施言慈則嫌下[illegible]也孟子曰

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長民謂天
子諸侯也有事有所事也
孔氏曰祭祀有尸宗廟有主下示於民有所尊事也
嚴陵方氏曰父母在不稱老與曲禮恒言不稱老同義孝所以
愛親慈所以愛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故也
悅樂之者戲也感傷之者歎也閨門之內欲其和而已故戲而
不歎敬老爲其近於親而孝所以事親也故敬老則民作孝尸
用於祭祀之時主藏於宗廟之內故於祭祀言有尸宗廟言有
主也爲尸以象其生爲主以寓其存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
事存此所以言示民有事也追孝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義
石林葉氏曰稱老則嫌於近死言慈則嫌於望報有歎則嫌於
致憂自君子約言至良顯哉皆君臣之事自善則稱親至戚而
不歎皆父子之事其終獨言薄於孝而厚於慈者蓋謂事父孝
故忠可移於君老近於親者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必知
孝於下尸則斯須之謹也故祭祀則言尸主者庸謹也故宗廟
則言主此特見於有事而已若夫宗廟久而廢壞則脩之祭祀
立尸以敬之乃所以教民送終也故曰追孝
慶源輔氏曰孝慈一心也然人情多薄於孝而厚於慈者私而
已其所以慈者亦必不中節姑息而已閨門和樂之地也而有
歎焉則其處家者可知矣戲而已婦子嘻嘻則又不可敬老言
朝廷行敬老之禮也
長樂劉氏曰言孝所以盡子道也不言慈不敢責愛於其親也
河南程氏曰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
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

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鄭氏曰祭器籩豆簠簋鉶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
也盤盂之屬爲燕器禮主於敬廢滅之是不敬也東鄰謂紂國中
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此辭在既濟既濟離下坎上離爲牛坎
爲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
慢不若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信矣引詩者
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也
孔氏曰前經坊民以爲孝之道此經教民以爲敬行義之事菲
薄也沒過也君子不以貧窶菲薄廢禮不行不可以財物豐多
華美沒過於禮引易既濟九五爻辭鄭註互體爲離離爲日坎
爲月日出東方東鄰象也月出西方西鄰象也與此註異易含
萬象但得明義也引詩大雅既醉之篇
石林葉氏曰祭器所以事神非同於所安也致敬於賓客則用
之亦所以神事之也故大饗諸侯同於禮五帝少之爲貴以其
內心也故不以菲廢禮多之爲貴以其外心也故不以美沒禮
唯其不必美也故饋而後食既醉而飽以德唯其不必菲也故
殺牛而祭不如夏禴蓋君子無意於菲美者示其遂利有志於
飽德者示其思義民之反此遂至於爭利而忘義故不言坊者
以其事示之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以菲而過乎儉則禮之文廢而不存苟以美而至
於奢則禮之情沒而不見詩曰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不以菲
廢禮之謂也儀禮曰敝帚美則沒禮不以美沒禮之謂也祭其食
所以敬其主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蓋報施
之禮然也曲禮曰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
食與此同意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者則以在禮而不在物故
也故餓者不食嗟來之食人不屑蹴與凡以是而已食者利之所

存禮則義之所出故終言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此篇所
記凡十七節言以此坊者十六而於此獨曰示民蓋以示民則
民有所儆以此坊民則民無所踰示之將以坊之也此止言飲
食之際未足以盡利義故止言示而已後重言君子不盡利以
遺民則利義於是乎盡故繼之曰以此坊民民猶忘義爭利以
亡其身然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慶源輔氏曰以菲廢禮則失於吝以美沒禮則失於驕自處如
此則處神可知醉酒而已非君子事也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
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
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
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鄭氏曰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尚質不尚味
淫猶貪也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主人降洗
爵獻賓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言祭有酒食羣昭羣穆皆至而
獻酬之咸有薦俎也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謂祭時肅敬之
威儀也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
節也
孔氏曰澄酒謂澄齊也以其清於醴齊醍齊故云清酒也以此
三齊皆云酒故知澄酒為澄齊也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酒在戶
粢醍在堂澄酒在下彼陳酒事故鄭分釋澄為沈齊酒為三酒
以此云示民不淫故知非三酒以三酒味厚美故也禮運云醴
醆在戶此云在室不同者在戶之內則是在室也但禮運有玄
酒在室之文故云醴醆在戶爾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
賤厚示民不貪淫於味也鄭註主人至獻賓此儀禮特牲文在
堂上者觀望在室之人以取法在堂下者觀望堂上之人以為
則言上下內外更相儆法引詩小雅楚茨之篇言古之祭祀禮
儀合盡其法度笑語盡得其節制
嚴陵方氏曰七日戒三日齊並見禮器郊特牲解曲禮曰為君
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故云過
之者趨走也夫齊戒以承之趨走以避之則敬之至矣故曰以
教敬也自水言之則淡者為精甘者為粗若郊特牲所謂酒醴
之美玄酒明水之尚是也自酒言之則濁者為質清者為文若
此所謂醴酒在室澄酒在下是也其質在上其文在下則先王
之所尚固可知矣示民以此豈有沈湎之禍哉故曰示民不淫
也亦見禮運玄酒在室解尸飲三衆賓飲一謂祭祀獻酬之時
也尊者飲多而卑者飲少故曰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者因
祭祀之酒肉也聚其宗族者謂羣昭羣穆咸在也聚其宗族則
交相親矣故曰教民睦也
山陰陸氏曰澄酒沈齊也沈齊以能沈溺在下且雖澄猶在下
也是之謂示民不淫尸飲三衆賓飲一裸獻朝獻饋獻皆如此
非特酳尸三獻如此而已蓋裸獻王一裸尸於是昨王后一裸
尸於是昨后賓一裸尸於是昨賓周官所謂諸臣之所昨是也
昨言諸臣而已則王與后可知他獻放此然則尸飲一王飲一
尸飲二后飲二尸飲三賓飲一此尊卑之序也
石林葉氏曰齊酒則陰也酒清則陽也齊者鬼神所饗則醴醆
升而在上酒者人所飲則澄酒降而在下禮運言醴醆在戶此
言在室者蓋室以戶為啓閉言其內則曰室言其外則曰戶戶
神象者也賓助祭者也故其飲有上下助祭而羣昭羣穆咸在
其賜爵者皆以齒也故以教民睦詔祝升首皆在室故堂上觀
乎室羣宗酳尸皆在堂故堂下觀乎上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

户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鄭氏曰每加以遠遠之所以崇敬也阼或爲堂吾從周周於送死尤備

孔氏曰此一節明送喪漸遠弔哭有節使民不偝之事案鄉飲酒禮主人迎賓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每進以讓也殷人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大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乃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理備具故云吾從周也

嚴陵方氏曰每進以讓每加以遠皆所以示遠遠則所以崇敬也自浴於中霤而下皆喪禮示遠之事已見檀弓解弔於壙即檀弓所謂殷既封而弔也弔於家即所謂反哭而弔是也所弔雖異所以不偝死之意則一然而民至於死則其事盡於此矣人之於此其可以不盡乎故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從周者以其弔於家爲盡故也檀弓又曰反而亡焉失之矣則弔於家爲盡可知

石林葉氏曰賓禮所以接人欲其有文則每進以讓喪禮所以送神欲其至敬則每加以遠唯其進以讓故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唯其加以遠故事鬼神而遠之也殷人練而祔之遠也故近而弔於壙周人卒哭而祔之近也故遠而弔於家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周人尚文而送死尤備故孔子從周

山陰陸氏曰事合棺而後卒也吾從周者弔於家而後事卒

慶源輔氏曰賓自外而入故每進以讓喪自內而出故每加以遠然則喪有賓之道歟所以示遠以葬爲卒事也周人弔於家以既葬爲卒事也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

鄭氏曰升自客階受弔賓位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未沒喪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矣弒父不子之甚

孔氏曰此一節明民追孝於親諸侯未終喪不得稱君示民不爭之事也鄭知反哭時者以承上文薨而不葬也又既夕禮云乃反哭入主人升自西階是也案僖九年秋九月晉詭諸卒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弒其君卓子此卓子踰年弒而經書弒其君是踰年稱君

嚴陵方氏曰父既往而猶未忍升其階而居其位故曰教民追孝也未終喪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既曰客階又曰賓位互言之也

石林葉氏曰升客階不敢代父也受弔於賓位不敢爲主也不敢代父而爲主者不忘親也故曰追孝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則是君不言而冢宰攝之也以其不言故未終喪止稱曰子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鄭氏曰示民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爲政也卜之日謂君

有敬而爲之下也二當爲貳雖上之時辭得曰君之貳其爾示
民不疑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
也不敢有其身有尚尊也父母在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不
敢有其室臣亦統於君也車馬家物之重者
孔氏曰此一節明事君父之道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以恭
敬之情不敢自副貳於其君謂與尊者相敵隱元年左傳鄭莊
公弟共叔段貳君於兄是也君子謂國君之子君在若謀仕官
似欲速爲仕也
嚴陵方氏曰孝以事君者推事父之道以事君也弟以事長者
推事兄之道以事長也若是則臣不敢貳於其君幼不敢貳於
其長矣故曰示民不貳也不敢有其身者傳所謂爲人子者無
以有己是也不敢私其財者經所謂不有私財是也若是則上
之勢不分於下故曰示民有上下也自無家禮而下並見郊特

牲解曲禮曰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君之所賜且不敢受況
專之以授人乎故曰示民不敢專也饋即遺也自此遺彼則曰
饋自下獻上則曰獻
山陰陸氏曰孝以事君所謂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弟以事長
所謂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示民不貳言所以事之之道一孝
以事君非以孝事君蓋事君孝之餘事也君子有君不謀仕者
如上所謂則君豈容有二哉上之日卜仕之日也卜仕之日君
臣未定故稱二君以上若云泰可晉可也
石林葉氏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忠
孝弟順其本一也以其本一故有君不謀仕而其喪君亦如父
爲三年也君則統臣者也故天子無客禮君適於臣則爲主父
則統子者也故父在子不敢有其身私其財以爲饋獻
慶源輔氏曰有君則不謀仕無君則三月可弔也示民不貳則

忠孝無貳則忠示民不疑則君親無異事子不敢有其身臣不敢
有其室一心也貳其君謂不以事親者事其君也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
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
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鄭氏曰禮謂所執之摯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脩好也
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財幣帛也利
猶貪也無辭而行情辭辭讓也情主利欲也於有饋者弗能見
則不視其饋饋遺也不能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內也不耕穫
不菑畬凶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
取利者乎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賤行猶事也
言務得其祿不務其事
孔氏曰此一節明坊民使輕財重禮貴行賤祿之事先事而後

祿先相見是先事後幣帛是後祿也先用財而後行禮民則化
之貪於財與人相見無辭讓之禮直行己情則有利欲故民爭
也君子於有饋者不能見其所饋之人則不納其所饋之物引
易無妄六二爻辭證貪財之事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二歲
曰新田三歲曰畬鄭云三歲曰新田誤也
嚴陵方氏曰幣者帛之名帛者幣之實禮之先幣帛言物以禮
爲先也孟子謂恭敬者幣之未將是矣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
之象故曰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徇利而忘義
故曰則民利無辭與表記言無辭不相接之無辭同行情則檀
弓言直情而徑行是也無辭則失取予之名行情則失利欲之
節是非廉讓之道也故曰則民爭弗能見謂主人有故而弗能
見饋者也辭必相見而後伸行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慮其無名
次也蓋凡內物者必視其名義是否而後內之故也貴祿而賤

行者不以行事爲先也
山陰陸氏曰弗能見非特爲有疾而已若陽貨歸孔子豚亦弗能見者故曰非其義弗爲千駟弗視也夫禮豈可以一端言若孟子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是亦能者也
吳氏幸曰禮記六引諸經字多不合以坊記一篇攷之如引易不耕穫不菑畬凶今易無妄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不言凶也如引書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今書君陳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不惟字異文簡亦不同如引詩履無咎言今氓詩以履爲體引春秋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今春秋僖九年書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書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本非同時事也然亦有與今經合者如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則與今易合矣如曰予克紂非予武等語則與今書合矣如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等語則與今詩合矣如曰魯春秋猶言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則與今春秋合矣一篇之中如此他皆類是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鄭氏曰不盡利以遺民不與民爭利也遺秉不斂穧言穫者之遺餘捃拾所以爲利食時謂食四時之膳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無故不殺之葑蔓菁也陳宋之閒謂之葑菲蒿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并取之苦則棄之并取之是盡利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貴義輕利以坊民之事言君子不盡竭其利當以餘利遺與民也詩小雅大田刺幽王之詩陳明王之時田稼既多穫刈促遽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之穧束與寡婦捃拾以爲利謂以利遺民也不力珍不用力務求珍羞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己言采葑菲無以下體根莖之惡并棄其葉言取妻無以華落色衰相棄如此則道德之音無相乖違可與汝同至於死也此記者引詩斷章取義凡二意一則據其根善無得并取其根無盡利也一則據其根惡無得并棄其葉不求備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於利非不取也不盡之而已若九一以治野外什一以治國中周官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之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澤虞言頒其餘于萬民皆此意自仕則不稼而下亦皆不盡利之事也食四時所有之物不力求難得之品王制曰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有故則祭饗是也祭饗則皮毛並用矣豈可坐之坐之則是無故而殺之也坐若左氏傳所謂食其肉寢其皮是矣不言豕則以有剛鬣不宜坐故也

臨川王氏曰於物有所遺則爲不盡利於事有所遺則爲不盡察貴者之道也

石林葉氏曰仕則不稼者不盡利以遺民也食時不力珍者盡仁以愛物也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横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鄭氏曰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重

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也自獻其身獻猶進也伐柯伐木以為柯也克能也藝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

孔氏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末總坊男女淫奔之事夫婦重慎之義此一節明男女非媒非幣不相交見也鄭知淫非淫佚而云貪者若是淫佚當云坊民淫不云所淫也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謂使民無色欲之嫌疑以為民之綱紀也引詩齊風南山之篇刺秦襄公與妹文姜姦淫之事

嚴陵方氏曰恐民之惑淫故禮坊之使有限恐民之無別故禮章之使自明若是則天下之情無可嫌者是以為之紀矣禮器曰君子之行禮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非謂是歟媒所以通相交之情幣所以將相見之禮自獻其身則無恥乎媒幣矣

慶源輔氏曰淫過也別自然之分也防其淫章其別所以使民無疑也不曰綱而曰紀紀之事衆也交通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鄭氏曰厚猶遠也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衆物也士庶之妾恒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

孔氏曰此一節坊民取同姓為妻之事妾不知姓但避其凶害唯卜其姓吉乃取之依春秋例吳氏當云夫人姬氏至自吳薨當云夫人姬氏薨以諱取同姓故止云至自吳又曰孟子卒既死而字當云伯叔季若伯姬季姬今云孟子故鄭知且字也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鄭氏曰交爵謂相獻酢陽侯繆侯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大饗饗謂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

孔氏曰此一節坊男女非因祭祀不得相集會也特牲饋食禮云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非祭不交爵也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聞何國君大饗之時夫人與君同饗於賓繆侯及夫人共出饗賓陽侯是繆侯同姓之國見繆侯夫人之美乃殺繆侯而取其夫人又篡其國而自立故大饗不使夫人預其禮也以此言之則陽侯以前大饗夫人出饗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也此云非祭不交爵者蓋王饗諸侯及諸侯自相饗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故內宰職云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註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王以鬱鬯禮之后以瑤爵亞獻也自陽侯殺繆侯其後夫人獻禮遂廢並使人攝也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鄭氏曰有見謂睹其才藝也同志為友大故喪疾也

孔氏曰自此至於族一節更申明男女相遠又坊人同姓淫佚之事

山陰陸氏曰厚別仁也辟遠義也且言君子君子見微者也

慶源輔氏曰既辟之又遠之以色大欲當謹坊也色厚於德言好色厚於好德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

佚而亂於族

鄭氏曰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不下漁色不內取於國中也內取國中為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也男女授受不親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御婦人則進左手者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偕之也女子十年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遠別也寡婦不夜哭嫌思人道婦人不問其疾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亂於族犯非妃匹也

孔氏曰諸侯當外取不得下漁國中取卿大夫士之女若下取國中美色中意皆取之似漁人求魚無所擇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好色人之所欲也故經傳每以是況其所好之篤焉者祭義曰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論語賢賢易色此云好德如好色以言其所好之篤而已婦人疾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也凡此皆以遠嫌而已餘並見曲禮解

山陰陸氏曰所謂如好好色鄭氏謂此句似不足誤矣論語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則古之人好德如好色者蓋有之矣諸侯不下漁色鈞於他國可也宋三世內娶春秋譏焉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鄭氏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父戒女曰夙夜毋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

孔氏曰壻親迎之時見婦之父母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而戒之恐此女子於昏事乖違也

中山成氏曰父之姊妹曰姑母之兄弟曰舅此內之正名也名不正則言不順婦人謂夫之父母亦曰舅姑男子謂妻之父母亦曰舅姑但加外字耳此即假借其名非正也禮避嫌疑故須假借而言之舅姑是父母之倫類其名尊也夫婦齊體也父母互相敬也

嚴陵方氏曰昏禮父母戒女毋違命毋違宮事故曰恐事之違也不至謂違婦事而有所不至也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二

中庸第三十一

案中庸一篇會稽石氏集解自濂溪先生而下凡十家朱文公嘗爲之序已而自著章句以十家之說刪成輯略別著或問以開曉後學今每章首錄鄭註孔疏次載輯略即繼以朱氏然十家之說凡輯略所不取者朱氏或問間疏其失僅摘三數言後學或未深解今以石氏本增入庶幾學者可以參繹其旨意其有續得諸說則附於朱氏之後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

河南程氏曰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爲禽獸爲夷狄中則爲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明道 又曰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 伊川 又曰中者只是不偏偏則不是中庸只是常猶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是經也孟子只言反經中在其間 伊川 又曰中庸之言放之則彌滿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明道 又曰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 明道 又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伊川 又曰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爲是 又曰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雜子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卷書 又曰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

藍田呂氏曰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始卒不越乎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于篇故此書所論皆聖人之緒言入德之大要也 又曰聖人之德中庸而已中則過與不及皆非道庸則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常道欲造次顚沛久而不違於仁豈尚一節一行之詭激者哉 又曰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既以淺陋之學爲諸君道之抑又有所以告諸君者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者心存乎德行而無意乎功名爲人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學者有未及乎爲人而濟其私欲者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導之而不行教之者亦何望哉聖人立教以示後世未嘗使學者如是也 朝廷建學設科以取天下之士亦未嘗使學者如是也學者亦何必捨此而趨彼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亦用心於此乎用心於此則義理必明德行必脩師友必稱州里必譽仰而上古可以不負聖人之傳俯達乎當今可以不負 朝廷之教養世之有道君子樂得而親之王公大人樂聞而取之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徼幸一旦之利者果如何哉諸君有意乎則今日所講有望焉無意乎則不肖今日自爲譊譊無益不幾乎侮聖言乎諸君其亦念之哉

延平楊氏曰中庸爲書微極乎性命之際幽盡乎鬼神之情廣大精微罔不畢舉而獨以中庸名書何也予聞之師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推是言也則其所以書者我可知也世之學者知不足以及此而妄意聖人之微言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始二致矣謂高明者所以處己而同乎天中庸者所以應物而同乎人則聖人之處己者常過乎中而與夫不及者無以異也爲是說

者又烏足與語於聖賢之書哉

新安朱氏曰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　又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或問中庸二字孰重先生曰有中而後有庸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　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必信謹則其名篇之義以不可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

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　又曰中庸一書本只是隨時之中其所以有隨時之中者是緣有那未發之中在　又曰爲人之說程子以爲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爲人爲及物之事而涉獵徼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人者正指此下等人　若曰未能成已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己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爲窮理之地耳而謂之未發乃似聖人強立此中以爲大本使人以是爲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復而致思焉亦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雲川倪氏曰堯咨舜曰允執其中舜授禹曰允執厥中仲虺謂湯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中文王演易以二五爲中武王訪箕子箕子陳洪範以皇極爲中周禮以五禮防民僞而教之中而未有言庸者孔子始以中對庸言之其在易之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繼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猶分言之也至論語始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於是中之與庸始合爲一子思之名中庸蓋本諸孔子也

新定顧氏曰理有自然之則非過非不及聖人所以名之曰中理無所變更歷萬世如一日聖人所以名之曰庸易言大極書言皇極中之謂也易言正者事之幹又言常久而不已庸之謂也中也庸也聖人所以名此理之本體也中庸一書始之以此道之本體中之以此道之運行末復歸之此道之本體所謂無先後無彼此一以貫之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鄭氏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傚之是曰教

孔氏曰自此至育焉節明中庸之德必脩道而行

河南程氏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明道　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爲生養之生却是脩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則乃是教也明道　又曰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又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譬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又曰上

不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先生常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者蓋為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是義也若不消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致也 明道　又曰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性柔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伊川　又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是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脩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有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　又曰率性之謂道率循也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 伊川　又曰人須是自為善又不可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脩

橫渠張氏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藍田呂氏曰此章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性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循是而之焉莫非道也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同必欲為法於後世不可不脩

一本云天命之謂性即所謂中脩道之謂教即所謂庸中者道之所自出庸者由道而後立蓋中者天道也天德也降而在人人稟而受之是之謂性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人性所以必善故曰天命之謂性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蕞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遂至於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喪則何患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等差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斬至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故曰率性之謂道循性而

行無物據之雖無不中節者然人之稟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
則應於物者亦不能無小過小不及故喜斯陶陶斯咏咏斯猶
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
謂禮閔子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切切而哀曰先王制
禮不敢過也子夏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侃侃而樂曰
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將達之
天下傳之後世慮其所終稽其所敝則其小過小不及者不可
以不脩此先王所以制禮故曰脩道之謂敎
建安游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則天命也若遁天倍情則
非性矣天之所以命萬物者道也而性者具道以生也因其性
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在我矣此率性之謂道也若出於人
爲則非道矣夫道不可擅而有也固將與天下共之故脩禮以
示之中脩樂以道之和此脩道之謂敎也或敝於天或敝於人
爲我至於無君兼愛至於無父則非敎矣知天命之謂性則孟
子性善之說可見矣或曰性惡或曰善惡混或曰有三品皆非
知天命者也
延平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率性之謂道離性非道
也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
於此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
脩焉率之而已揚雄謂學以脩性非知性也故孔子曰盡性子
思曰率性曰尊德性孟子曰知性養性未嘗言脩也然則道其
可脩乎曰道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先王爲防範使過不及者
取中焉所以敎也謂之脩者蓋亦品節之而已　又曰性命道
三者一體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
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　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
以爲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
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又曰荊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
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然者可以爲命乎以命在
我爲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
二物哉如云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
說性命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
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又曰韓子曰仁與義爲定
名道與德爲虛位其意蓋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充仁義
而足乎己斯謂之德則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矣故以仁義
爲定名道德爲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
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
以盡道則以道德爲虛位者亦非也
新安朱氏曰自此至萬物育焉是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
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
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
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
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
之義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
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
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
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
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
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敎若禮樂
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
爲敎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
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

體而默識也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禀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知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瘁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之所得為哉脩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禀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唯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道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以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為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脩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　又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

爲而言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至是一節亦甚精密但
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形體又爲私意小知所撓故
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
爲道則所謂道者又在脩爲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子思
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
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至於脩
道則程子養之以福脩而求復之云却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
獨其一條所謂循此脩之各得其分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爲
得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之意
耳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但其本說
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旨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爲率性而行雖已
中節而所禀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
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脩道而立教焉則爲大緩複
而失本文之意耳改本文以時位不同爲言似亦不親切也
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曰王氏之言固爲多病然此所云
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真以爲有或使之者哉
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
悖於理者今乃指爲王氏之失不唯似同浴而譏裸裎亦近於
意有不平而反爲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爲順性命之理
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情爲非性則又不若楊氏人
欲非性之云也

北谿陳氏曰命猶令也天不言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便
生物似分付命令一般　又曰命有二義有以理言有以氣言
其實理不外乎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必有主宰之者
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
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不離乎氣而爲言耳
如天命之謂性五十知天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皆指理而言
天命即天道流行賦予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
天命如就氣說亦有兩等一等說貧富貴賤夭壽禍福如所謂
死生有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短長厚薄不齊上論
是命分之命又一等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
也之命是又就稟氣清濁不齊上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　又
曰性即理也不謂之理謂之性蓋理是汎言天地間人物公共
之理性是在我之性性字從生從心是人生具是理於心方名
曰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得天命之元在我爲仁得天命之
亨在我爲禮得天命之利在我爲義得天命之貞在我爲智仁
義禮智之實理便是信如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　又曰性
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程子曰天所付爲命人
所受爲性然不分看則不分明不合看則又離了須渾然一理
中看得有界分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抵性即
是理然人之生不成空有是理須有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
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此形得天地之理成此性所以橫渠
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就孟子浩然之氣塞乎
天地一句掇塞字來說氣就孟子志氣之帥掇帥字來說理人
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生人得五行之秀正而通所以仁義禮
智粹然獨與物異物得氣之偏爲形骸所拘所以其理閉塞不
通　又曰天命人以是理人所受以爲性皆本善而無惡孟子
道性善就大本上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禀一段所以
啓後世紛紛之論人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禀不同此氣只是陰
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
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人隨所值便有參差不齊然氣運往來自
有真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

逆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眞元之會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
時多眞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
不暑光風霽月之時極少難得恰好時節人生多値此不齊之
氣値陽氣多者剛烈値陰氣多者懦弱値陽氣之惡者暴悍然
戾値陰氣之惡者狡譎姦險有人性圓一般便時有性愚拗一
句善言說不入與禽獸無異卻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
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不是陰陽氣
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駁
粹便有賢愚然氣雖不齊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只
爲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子思言人一己百人十己千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爲此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以
性爲惡楊子言善惡混韓文公三品皆只說得氣東坡蘇氏又
謂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謂性無善惡皆只含糊摸捉不曾
說得端的直至二程得濂溪太極圖開端於本性之外發出氣
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
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此說不可改易　又曰氣質之性是
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
氣質之中只是就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爲言耳
此意學者又當知之　又曰道猶路也人所通行方謂之路一
人獨行不得謂之路道之大綱只是日用間人倫事物所當行
之理衆所共由方謂之道　又曰老氏以無爲宗佛氏以空爲
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眞體以天地萬物爲幻視人事爲粗
迹盡欲屏除一歸眞空乃爲得道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形而上者言之其隱然不
可見者謂之道自形而下者言之其顯然可見者謂之器其實
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此謂之器人事中

之理便是道如君臣有義義卽是道君臣是器父子有親親則
是道父子是器非於君臣父子之外別有所謂義與親　又曰
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卽陰陽
之理形而上者也此孔子就造化根原上論如志於道可與適
道道在邇之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就人事上
說惟此句乃贊易時說來歷根原

涑水司馬氏曰性者物之所稟於天以生者也命者令也天不
言而無私豈有命令付與於人哉正以陰陽相推八卦相盪五
行周流四時運行消息錯綜變化無窮庶物稟之以生各正性
命其品萬殊人爲萬物之靈得五行之秀氣故皆有仁義禮智
信與身俱生木爲仁金爲義火爲禮水爲智土爲信五常之本
旣稟之於天則不得不謂之天命也水火金木非土無依仁義
禮智非信無成孟子言四端尚無成信則非仁義禮智奚夫人
稟五行而生無間賢愚其五常之性必具顧其少多厚薄則不
同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厚於彼而薄
於此多且厚者爲聖賢少且薄者爲庸愚故曰天命之謂性

臨川王氏曰人受天而生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
不唯人之受而有是也至草木禽獸昆蟲魚鱉之類亦稟天而
有性也然則性果何物也曰善而已矣性雖均善而不能自明
欲明其性則在人率循而已率其性不失則五常之道自明然
人患不能脩其五常之道以充其性能充性而脩之則必以古
聖賢之教爲法而自養其心不先脩道則不可以知命易曰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易何以不先言命而此何以言之蓋天生而
有是性命不脩其道亦不能明其性命也是中庸與易之說合
此皆因中人之性言之也故曰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夫
教者在中人脩之則謂之教至於聖人則豈俟乎脩而至也若

則者其亦中人之性也唯能修之不已故庶幾於聖人也

廣漢張氏曰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純體也率性之謂道此言萬化之流行也脩道之謂教此言人所以致存察之功而有諸己者也一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而人自拘於氣禀之小耳苟能致存察之功則天性可得而全而萬化可備於己也然而非先識夫天性之大則無以見萬化之流行而工夫在我者亦無所施矣

海陵胡氏曰性之善非獨聖賢有之也天下至愚之人皆有之然愚者不知善性之在己也不能循而行之在上者當脩治充廣五常之道使下之民覩而效之故謂之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幼此教民以仁也制為廬井使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教民以義也郊社宗廟致敬鬼神此教民以恭也設為冠昏喪祭鄉飲酒之儀此教民以禮也發號施令信賞必罰不欺於民此教民以信也

廣安游氏曰性以天命言之言其本於自然與生俱生者也率者循也修者有所不至而修之也率性之謂道此亦自誠而明者言也自誠而明則其性自正特率循之而已若自明而誠則誠有所未至未能率其性則必修所未至而後可子思之意使上者循其性而無失下者資於教以修之天下之人不過此兩等而已

晉陵喻氏曰人之生天之命也有命則有性性出於天則天下之性一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始性能率其性則道在是矣上君子脩其道使天下遵其教循理而動不失所以得於天者則中庸之德行矣夫子未嘗言性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性與天道本乎自然天地之內何者非天天之所生何者非性苟不悖其則與天爲一性斯存也吾以爲言之天何言哉動靜語默何者非性道識子貢之不可得而聞而後識所謂天識所謂命識所謂性識所謂率識所謂脩識所謂道且識所謂教也中庸之篇無非教也孟子曰性善非孟子自言也古聖人之言也古之言性者有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厚即善也遷即習也有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靜者善也感者習也生之謂性性非善而何惟人萬物之靈靈非善而何萬物化醇醇非善而何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衷者善也恒非善而何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物則者善也秉彝好德非善而何

馬氏曰性在於我而令之者在天故天命之謂性道出於天而成之者在人故率性之謂道教在於彼而主之者在此故脩道之謂教自天命之謂性至率性之謂道則天人之理備矣自率性之謂道至脩道之謂教則物我之治具矣有以得於天而不遺於人有以治於我而不遺於物此其道所以具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

山陰陸氏曰王文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道法自然道有率而無脩脩教之事也佛氏言理性是亦性也老子言道德是亦道也然不可以入仲尼之域者以知率之而不知脩之之道也故曰佛老之道無之則昧理有之則害教然則所謂脩者何也曰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節之信以成之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也

延平周氏曰莫非命也凡天之與我而同然無間者皆命也莫非性也凡命之在我而各有儀則者皆性也率其性則性之全性之全故為道道則天也有人焉脩其道則道之散道之散故為教教則人也有天焉

吳興沈氏曰性不可言也大包天地闕掖太虛雖皇天上帝亦

與之同然於無何有之初豈復有使然者哉今曰天命之謂性非天諄諄然命之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凡言莫之爲莫之致者皆非人力所可能也是天命之說也惟易嘗言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窮矣性盡矣然後至於命則命爲天理之自然也果矣率非循也率然而動者無非真也性本無事苟率爾而有動則爲道也仁義禮智雖具於性非事夫仁義禮智者也乍見孺子入井而惻然之心生是性率而爲仁之道也簞食豆羹呼爾而弗受是性率而爲義之道也引而伸之禮智皆然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率性爲道之說也性非可修則道不可修也修之云者非有所增損也品節文飾之耳向也仁義禮智之動於性則爲道今也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禮行於賓主智行於賢者而父子君臣賓主賢者之教著矣自性而道自道而教中庸盡具於此章謂天命之謂性此中庸之體也脩道之謂教言中庸之用也率性之謂道兼體用而言之也造道者欲知中庸之樞會即茲三者而見矣

晉陵錢氏曰性道教三者一篇之大旨命猶畀付也天所畀付非人所能人所能者率性脩道此性無不善循而行之是之謂道道有品節脩而全之是之謂教自道不可離而下所以詳言率性之謂道自哀公問政而下所以詳言脩道之謂教自仲尼祖述而下所以詳言天命之謂性

臨卭魏氏曰成湯告民于亳曰民有常性周武誓衆于盟津曰人爲物靈凡皆立國之初是爲群言之首蓋大本要道無以先此大易聖人所以開物濟民者也首於乾坤發明性善之義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各正性命於天地間者未有不資於元元則萬善之長四德之宗也猶慮人之弗察也於繫辭申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猶曰是理也行乎氣之先而人得之以爲性云爾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又示人以知禮成性道義皆由此出也而終之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則易之爲書其大本要道顧有先於此者乎故子思於中庸撮其要而言之若曰天所以命於人則謂之性率乎性而行之則謂之道即是道而品節之以示訓則謂之教嗚呼聖賢之心後先一揆故中庸之首則易與誥誓之首也

蔡氏曰言性道教之所以名也性者天理之渾然道者循性之自然教者聖人因其自然而品節之使學者有所持循也

新定顧氏曰以中庸名書而發端之詞若此明中庸即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也此性本體清明廣大所謂太極者也良知良能具萬善出焉曰中曰庸聖人所以名此性之德爾人之生也均禀此性以形體言之天亦由此理而生由此理而運行今而曰天命之謂性不以形體論而以義理言之也自然之體謂之天天之有命理之所不容違者也人性本於自然不得不然故曰天命之謂性人僞不萌順理而動聖人之能事畢矣故曰率性之謂道由是而有所述作以綱理世變以啓迪人心故曰脩道之謂教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三

四明袁氏曰堯舜禹相授受曰中中者何非動靜而動靜由兆剛柔而剛柔具　又曰庸常也常中也上天下地萬象昭布往古來今萬變交錯所謂中者只如此而已　又曰太極未分包括陰陽分陰分陽太極在中一而萬萬而一故是書之作或獨

言中或獨言庸或並言中庸獨言中而庸未嘗不在也獨言庸而中未嘗不在也並言中庸而無所不在也　又曰率循也循性而行即中庸之道也人皆有此性則皆有此道道不在性之外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典皆道也而即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也此性此道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在我率而行之耳有所矯拂則不可以言率性委諸自然則亦不可以言率性不起穿鑿之意見不生支離之言論必有事焉而行所無事是之謂率性　續增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鄭氏曰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則惡乎從也君子雖視之無人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脩正是其不須臾離道也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爲雖於隱微若有覘聽之者是爲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爲之

孔氏曰人雖目不睹之處猶且戒謹況其惡事睹見而肯犯乎雖耳所不聞猶須恐懼況人聞之處恐懼可知也謹其獨者謹其獨居雖獨居能謹畏守道也

河南程氏曰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脩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伊川　或問游宣德記先生語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間則無聲無臭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至大自脩身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致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今學者須讀書纔讀書便望爲聖賢然中間致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爲偽性爲不善他自性情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見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先生嘗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甚鉏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只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

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　又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毁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於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之又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又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蜋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伊川　又曰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然其要只在愼獨 明道　又曰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這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愼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　又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唯愼獨便是守之之法　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 明道

藍田呂氏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飮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爲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于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愼其獨者知爲己而已　又曰道之爲言猶道路也凡可行而無不達皆可謂之道也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天立是理地以效之況於人乎故人效法於天不越循性命之理而已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絶類離倫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恩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非道者非天地之中而已非天地之中而自謂有道惑也

又曰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然所以愼其獨者苟不見乎此則何戒愼恐懼之有哉此誠之不可揜也

上蔡謝氏曰敬則外物不能易坐如尸立如齊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言動視聽須是如顔子事斯語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是不可須臾離也

建安游氏曰道外無性性外無道曾謂性而可離乎故惟盡性然後能體道惟至誠然後能盡性苟未至於至誠則當思誠以爲入道之階故戒謹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謹其獨而思誠也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謹獨是自欺也其違道遠矣

延平楊氏曰獨非交物之時有動乎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

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爲顯見孰加焉雖欲自
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愼其獨也蓋道無隱微之間於獨
而不謹是可須臾離也故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
衡　又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
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
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
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
而不知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
物可玩而樂之乎卽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
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一章第二節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
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
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
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隱
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
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
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旣常戒
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
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或問旣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
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
率性之道以明由敎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
不可離而君子必戒愼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
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
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愼其獨者所
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己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

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
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
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
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
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
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離而於事
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知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
所脩以爲敎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
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
守功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
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
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愼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
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
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
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
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旣已如此矣則又以謂
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己所獨見道
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己所獨聞是皆
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
皎如日月旣已知之則其毫釐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
之知矣又況旣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
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
而已也是以君子旣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爲
物蔽故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
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
間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爲己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

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爲言以
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愼不睹恐懼
不聞即爲愼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
耶曰旣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旣言戒愼不睹恐懼不
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愼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
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爲一事則其爲言又何必若是之
重複耶且此章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
首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愼獨是持養
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爲兩事當時
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爲獨乎曰其所不
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
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
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
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
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爲愼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
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
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　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及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正是說道之本體下面戒愼恐懼必愼其獨方
是人下工夫處故皆以故之一字起頭不可衮作一段看了
又曰必致其知方肯謹獨方能謹獨　又曰呂氏舊本所謂道
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爲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
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
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
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
遂執之以爲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旣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

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
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
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
心也豈不誤之甚哉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
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
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
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
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爲道而曰人不能頃刻
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唯昧於形而上下之別
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
之而不可得吾旣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
爲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
嚴陵方氏曰戒愼乎其所不睹非特人之所不睹也亦己之所
不睹焉恐懼乎其所不聞非特人之所不聞也亦己之所不聞
焉戒愼未若恐懼之至也不睹未若不聞之微也於其微而愈
至尤見君子之愼獨也獨者不與物羣之時也
莆陽林氏曰君子所以戒愼恐懼者豈有他哉謂莫顯見乎隱
微之際故也故鍾于宮聲聞于外雖居無人之境亦致其敬也
延平周氏曰戒愼者恐懼之理恐懼者戒愼之事隱非見也然
見生於隱則君子以爲莫見乎隱微非顯也然顯生於微則君
子以爲莫顯乎微見然後至於顯隱然後至於微乃其序也古
聖人之化行則賤者猶能愼獨故詩曰肅肅兎罝施于中林先
王之澤竭雖貴者亦不能之故詩曰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
廣安游氏曰中之道至精至微易失而難守故常有離失之
患而離失之患常存乎須臾之際不須臾離則用力至到極乎
精微而無毫髮之失矣隱也微也所不睹也所不聞也皆言心

之爲物至乎杳冥之中而難知此君子所不敢忽獨著此心隱
微未對物之稱
永嘉薛氏曰於所不見不聞之地有毫釐之差則失性命之正
失性命之正則去道遠矣隱見微顯本一道也未有動乎中而
不形於外者戒謹恐懼所以貫夫一也人之於道也造次顚沛
而不可違者也無入而不自得觀感之敎也
延平黃氏曰道之無不在也雖秭稗瓦甓之間無不在也道之
不可須臾離也雖蹞步跬踣之間不可離也惟其無不在故不
可須臾離
龍泉葉氏曰按子張問行孔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
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夫以爲我之所必見則參前倚衡微
孰甚焉以爲人之所不見則不覩不聞者孰甚焉其義豈相發
明學者若專一致力於此以愼獨爲入德之方則雖未至於道
而忠信篤敬所立堅實矣
新定顧氏曰道無方體猶太虛然有形之類無不倚太虛而立
無不在此道之中曰不可須臾離也非戒人以不可離也明此
道充塞無乎不在人不可得而離也如使人可以離則是此道
有在有不在非吾所謂道矣君子知道之不可以離也故從事
於謹獨之學　且夫世人矯飾於聲音笑貌之末而內心之邪
善者不之省彼特以爲吾心隱微爾抑豈知其爲至見而至顯
者乎天下之理無隱而不見者也無微而不顯者也奚以知其
然邪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見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則吾有念
慮見神知之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則吾有念
慮君子知之又曰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則
吾有念慮衆人莫不知之矣故念慮之誠善可也苟惟不善自作
孽不可逭豈不可爲戒謹而恐懼也哉是以君子存其心養其性

畏欲念之內起如畏兵盜之外作也夫是之謂謹獨夫子所謂
用力於仁者也
臨邛魏氏曰誠能於睹聞之外隱微之際已所獨覺而人未及
知隨其萌蘖之動以謹乎善利之幾則仰觀俯察前參後倚莫
有以見夫仁義禮知之則行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間皆吾
性所本有分所當爲而貫不容以須臾離也
蔡氏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以下言未發時也戒謹不睹恐懼
不聞者所以閑邪而存其誠也莫見乎隱以下言發時也謹獨
者所以審其念慮之初發也　又曰道者率性之謂學者於道
不可頃刻而離若其可離則非率性之道矣故雖不睹不聞至
靜之頃亦當戒謹恐懼而閑邪存誠也
錢塘于氏曰子思發此一章誠之一字固肇基於此
新定錢氏曰方其不睹也不聞也自以爲隱也而不知其莫見
於此焉自以爲微也而不知其莫顯於此焉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鄭氏曰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
孔氏曰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澹然虛靜心無所慮而
當於理故謂之中喜怒哀樂雖復動發皆中節限猶如鹽梅相
得性行和諧故謂之和情欲未發是人性之初本故曰大本情
慾雖發而能和合道理可通達流行故曰達道致中和言人君
能致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生成得理故萬物
得其養育
濂溪周氏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
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强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
爲無斷爲邪佞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

故聖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河南程氏曰呂與叔以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呂曰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事先生曰中卽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内別爲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爲一卽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呂曰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莫非道所以云中者道之所由出先生曰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卽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自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子居（和叔之子）對以中者性之德却爲近之呂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乃命名未當耳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呂曰聖人知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卽赤子之心（純一無僞）卽天地之心（神明不測）卽孔子之絕四（四者有一物存乎其間則不得其中）卽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心無偏倚則至明至平其察物甚於權度之審）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爲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純一無僞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呂曰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耳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恐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先生曰所論意雖已發者爲未發反求諸言却是認已發者爲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耳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

皆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唯觀其所見何如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
易差也 伊川　又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蘇季明問中之道
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
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
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
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
問呂博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莫
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
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
前更怎生求但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
中節固是得中時中之類只為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 伊川
又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
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
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
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
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
以道言之則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
發之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
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
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
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
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

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
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
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
所爲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
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
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
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
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
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
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某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
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
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

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
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
時雖見聞莫過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
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或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
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
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
鏡如止水 伊川　又曰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
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
往而不善發而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
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伊川　又曰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只是言一箇中 一作本體 既是喜怒哀
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麼只可謂之中如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
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 伊川 又曰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惸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其中節則謂之和

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 明道 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伊川 又曰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特傳之耳 明道 又曰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建安游氏曰極中和之理則天地之覆載四時之化育在我而已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然則三公所以燮理陰陽者豈有資於外哉亦盡吾喜怒哀樂之性而已

延平楊氏曰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中庸一篇之體要也

又曰怒者喜之反哀者樂之反既發則倚於一偏而非中也故未發謂之中中者不倚之謂也由中而出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一不中節則與物戾非和也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寂然不動之時也無物不該焉故謂之大本和也者所以感通天地之故故謂之達道中以形道之體和以顯道之用致中則範圍而不過致和則曲成而不遺故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忘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為無為則為出於不為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 或問正心誠意如何便可以平天下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心若正得心其效自然如此此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正要得常正除非聖人始得且如吾輩還敢便道自己心得其正否此須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平天下何有

河東侯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寂然不動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中也和也非二也於其四者已發未發之間辨未發之中非時中之謂乎中一也未發之中時中在其中矣特未發爾伊川先生曰未發之中在中之義是也譬之水也湛然澄寂謂之靜果其放行則謂之動靜也動也中和二字雖有動靜過半矣然則中謂之大本和謂之達道何也中者理也無物不該焉故曰大本由是而之焉順此理而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交達之天下莫不由之以之脩身則身脩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故曰達道致此者非聖人不能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河南尹氏曰呂與叔初解中庸世方大行伊川謂不識大本其說以赤子之心爲未發伊川則曰謂之發而未遠則可也且如今之小兒見乳母情則啼怒情則笑怒做得未發也近時人言中便說無一事如槁木死灰偶人久坐未發時便無一事得釋氏之說如此伊川只說一个不倚之謂中都覺問曰覺輙以二字形容

中字只是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不爲無發而不爲有亦不知如何尸
曰甚好只是个有無字使得釋氏然喜怒哀樂未發只是無所
倚便是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所着个中字別字形容便有病
寬又曰如顏子之不遷怒是中節亦只是中何故才發便謂
之和尹子曰雖顏子之怒亦是倚於怒矣喜怒哀樂亦然皆只
可謂之和與時措之閒中與誠只是一理意謂中即是誠誠即
是中曰非也誠者盡乎此者也中者形容乎此者也又問曰只
於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上體究得

藍田呂氏曰此章明命也和及言其效情之未發乃其本心元
無過與不及所謂物皆然心爲甚所取準則以爲中者本心而
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非中不立非和不行所出所
由未嘗離此大本根也達道衆所出入之道極吾中以盡天地
之中極吾和以盡天地之和天地以此立化育亦以此行

本云人莫不知理義當無過不及之謂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果何爲乎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語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孟子曰大人者
不失赤子之心此言皆何謂也回也其庶乎屢空唯空然後可
以見乎中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意小知
撓乎其間乃所謂空由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君子貢聚
見聞之多其心已實如貨殖焉所見有數所應有期雖曰富有
亦有時而窮故億則屢中而未皆中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
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之審其應物當
無毫髮之差然人應物不中節者常多其故何也由不得中而
執之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故理義不當或過或不及猶權度
之法不精則稱量百物不能無銖兩分寸之差也此所謂性命
之理出於天道之自然非人私知所能爲也故推而放諸四海
而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昔者
堯之授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雖聖人以天下授人所命
者不越乎此豈非中之難執難見乎豈非道義之所從出乎後
世稱善治天下者無出乎堯舜禹豈非執中而用之無所不中
節乎無過無不及民有不和世有不治者乎聖人之治天下猶
不越乎執中則治身之要舍是可乎故苟得中而執之則從欲
以治四方風動精義入神利用出入可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
本自中而發無不中節莫非順性命之理而已莫非庸言庸行
而已人心之所同然人道之所共行不越乎合君臣父子昆弟
夫婦朋友之交而已故曰和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者至誠盡
性之謂故與天地合德而通乎神明者致中者也察乎人倫明
乎庶物體信以達順者致和者也惟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
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人者與天地並立而爲
三盡人之性則人道立人道立則經綸天下之大經而天尊地
卑上下定矣人道不立則經不正經不正則顛倒逆施天地安
得而位盡物之性則鳥獸草木與吾同生者也不合圍不掩
羣不麛不卵不殺胎不覆巢此所以贊天地之化育猶致事
之所及而至誠上達與天地同流化育萬物者乃聖人致中和
之效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一章第三節言喜怒哀樂性情也其未發則性也
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
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
可離之意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

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
而天地位矣自慎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
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
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
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
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
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
結上文之意　或問此一節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
發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
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
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
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
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
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
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
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
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
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慎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
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
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
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
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
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
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
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而萬物
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

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
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
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　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
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
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
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
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
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而已為
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而已為不育矣
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
固以為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
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啟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
而理在其中之為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
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耶
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
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
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
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間
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為實事可也
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為破碎之甚耶曰世固未有能致中
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
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
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　有問若一
介之士致中和如何得天地位萬物育先生曰有此理便有此
事有此事便有此理且如一日克己如何天下便歸仁為有此
理故也　又曰程呂問答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大

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爲未當而來
呂氏問之之審而不字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
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
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爲定也其說中
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并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
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
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
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爲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爲
定論也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
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
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
答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旣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
以呂說爲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
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爲是也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爲
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
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者
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僞又不足以名之而亦
非獨赤子之心爲然矣是以夫子雖改夫心皆已發之一言而
以赤子之心爲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
固以聖人之心爲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爲未發者耶曰
聖人之心未發則爲水鏡之體旣發則爲水鏡之用亦非獨指
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
記錄多失本眞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
前旒黈纊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爲未有喜怒哀
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
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其言靜時旣有知覺豈可

言靜而引復以動見天地之心爲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
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
以才思即是已發爲比則未可以爲坤卦純陰而不爲無陽則
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則未可也所謂無時不中者所
謂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
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其答動
字靜字之問答敬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定之問以至若無
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
古之人制祭服而設旒纊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
一然非以是而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絇
以爲行戒尊之有禁以爲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
也若使當祭之時真爲旒纊所塞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
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
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值而可疑者大抵
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唯未了答者之
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猶幸其
間紕漏顯然尚可尋繹以別其僞獨微言之湮沒者不復傳爲
可惜耳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爲甚者
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中是又前章虛心以
求之說也其不陷入於浮屠者幾希矣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
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
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
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
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
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
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爲已發固

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爲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亂援引乖剌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爲不識大本豈不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則是以爲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爲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老佛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

涑水司馬氏曰喜怒哀樂聖人所不免其異於衆人者未嘗須臾離道乎居無事則心常存乎中庸及其既發則以中庸裁之喜不失節怒不過分哀不傷生樂不極欲中者君子之所常守也故曰大本和者君子之所常行也故曰達道

東萊呂氏曰自其天地之位而以中言之自其萬物之育而以和言之朱氏如此區別固未有害也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蓋有不可析者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龜山曰中故天地位焉和故萬物育焉參觀二者之論則無象自可見矣

臨川王氏曰人之生也皆有喜怒哀樂之事當其未發之時謂之中者性也能發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謂之和者情也後世多以爲性爲善而情爲惡夫性情一也性善則情亦善謂情而不善者說之不當而已非情之罪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則是中者性之在我者也謂中和者天下同其所欲之謂和夫所謂大本也者性非一人之謂也自聖人愚夫皆有是性也達道也者亦非止乎一人舉天下皆可以通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論中和之極雖天地之大亦本乎中和之氣天位於上地位于下陽氣下降陰氣上烝天地之間薰然春生夏長而萬物得其生育矣易曰天地交而萬物生其中和之致也

延平周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正性也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正情也故謂之和性以情爲用和以中爲體故以體言之則中爲天下之大本以用言之則和爲天下之達道中發言則貞也和發言則利也七情言其四者言喜則兼愛欲言怒則兼惡也

長樂陳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渾然在中及發則有中節有不中節而惟中節爲和和者與理會也渾然在中故爲大本發與理會故爲達道天地之所以變化萬物之所以生育皆中和而已故致其中和之極則天地可得而位萬物可得而育也

龍泉葉氏曰按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之紀統體用卓然百聖所同而此章顯示開明尤爲精的蓋於未發之際能見其未發則道心可以常存而不微於將發之際能使其發而皆中節則人心可以常行而不危不微不危則中和之道致於我而天地萬物之理遂於彼矣自舜禹孔顏相授最切其後唯此言能繼之中庸之書過是不外求矣然患學者涵玩未熟提持未審自私其說以近爲遠而天下之人不得

共由之非其言之過而不知言者之過也此道常在無間然之異無聖狂賢不肖之殊皆具於此章但不加察爾

高要譚氏曰中庸大要指出本心欲人存養而後發之乎外以應事物之變何謂本心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見矣欲見此心當極其精微不可少差蓋人生而靜是之謂性感物而動是之謂情曰未發云者以爲靜耶却有動意以爲動耶却有靜意既不可以動靜言但以未發二字識見性有覺知可以出而應物之意就此便見本心所在故指名爲中將使人精意求索默而識之也識得此中則性之理道之體昭然具在於是一意涵養須臾弗忘積久純熟胷中便有前定規模出而應物皆有準則聲量斟酌無不中節矣事事中節乃名爲和和即中之發也設使中之體一不先立則發之於外顛倒錯繆其能和乎故中者君子用力之處和特發用之可見者爾中爲體貫乎有立故曰大本和爲用見於有行故曰達道極中和之理廣大精微靡不該備故天地之所以奠位萬物之所以生育皆不外乎此理也

廣安游氏曰中有二義在内之謂中如樂在其中之中在兩者之間亦爲中如三亦有中五亦有中之中喜怒哀樂之未發爲在内之中亦爲兩者之中所謂在内之中謂未發而存乎胷臆之内也兩者之中謂其未發而本心純全至正至中無過差不及之患故也人之本心方其至靜而不與物交也本與天地相似及其感於物而動而喪其本心則失其中正而過與不及之患生矣惟發而中節則謂之和此言中之動而爲和也大本以本心言也達道言其道通達於天下也天地本有定位萬物本自發育所以失其位而不能育者人亂之也故聖人能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

建安真氏曰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此參天地贊化育之事也可謂難矣然求其所以用功者不過曰敬而已蓋不睹不聞之時而戒懼者敬也己所獨知人所未知之時而致謹者亦敬也靜時無不敬即所以致中動時無不敬即所以致和爲人君者但當恪守敬靜時以此涵養動時以此省察以此存天理以此遏人欲工夫到極處即所謂致中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箕子洪範所謂肅乂聖哲謀而雨暘燠寒風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則陰陽和風雨時諸福百物莫不畢至皆是此理

蔡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性也謂之中者以其未發而無所偏倚也發則情也謂之和者以其發而無所乖戾也大本者萬殊一本也達道者萬世常道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推極中和之妙而言也此聖人之能事問學之極功故子思子合而結之也　又曰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爲一篇之體要下言德者主中而爲言也言道者主和而爲言也言至誠者即致中和之義也

新定顧氏曰天地定位于上下萬物並育于兩間亦惟本於此中達於此和故非此中非此和天地無由而位萬物無由而育矣以知其然耶天地之所自出萬物之所自來惟此中也天地之所以順動物之所以化生惟此和也故舍中和則無以爲天地無以爲萬物矣推中和之極致乃至於此學者可不從事於此乎或曰子思以中庸名篇而此乃推言中和何也曰道無定名言有歸趣故道一也自其寂然未發形而言之謂之中自其悠久不變而言之謂之庸自其順動感應而言之謂之和豈有二道哉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四